徐公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宋明州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進徐騎省文集表

臣克順言伏以德必有言見稱於君子文之行遠用示於方來矧逢
熙盛之期茂闡
欽明之化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本惟寒族偶襲緒風
幼服佩於義方長陶烝於
孝治築室百堵介處於下鄉教子一經敢懷於素業旌閭雖慙於往
事
賜書寧謝於古人家藏稍多耳剽亦久竊見故散騎常侍徐鉉傑出
江表夙負重名逮事
天朝荐升近列特受
先皇之顧遇頗爲後進之宗師文律高深學術精博辭惟尚要思在
無邪克著一家之言蓋處諸公之右淳化之歲被病考終生嗟伯道
之孤歿慮若敖之餒而臣頃在場屋獲造門牆情篤鄉關禮鈞甥姪
永惟感舊適值送終臣家乃具扁舟載其靈柩直抵豫章之郡卜葬
西山之阿一掩佳城久荒宿草雖歲時靡輟爲修黃石之祠而翰墨
罕存難訪茂陵之札每思編緝尤懼舛譌數年前故參知政事陳彭
年因臣屢言成臣夙志假以全本幷茲冠篇乃募工人肇形鏤板竹
簡更寫無媿於前修綈几迴觀願留於
睿覽伏望
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清衷軫念
鴻霈延慈稍迴
虞舜之聰暫乙東方之牘
掄恩至厚俾朽骨以重榮
垂範長新耀遺編而增煥豈惟疎賤獨荷
照臨其新印徐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共一十二冊謹隨表上
進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天禧元年十一月日三司戸部判官朝散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
上護軍臣胡克順上表

批答

勑胡克順省所上表進新印徐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共一十二冊
事具悉徐鉉生於江介早著時名歷事
祖宗之朝嘗居文翰之任發揮誥命有温雅之風備預咨詢見該通
之學矧惟素履無謝古人汝克慕前修盡編遺札俾之摹印庶廣流
傳覩奏御之爰來諒悋勤之斯至覽觀之際嘉歎良深故茲奬諭想
宜知悉　五日

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序

祕書郎陳　彭年　撰

昔姬昌既沒文不在於兹乎韓起有言禮盡見於魯矣故尼丘降異
以產民宗闕里垂言用爲人極自哲人一往作者多歧則有孟子制
其橫流荀卿平其亂轍戰國之際百氏沸騰嬴秦之餘六經煨燼菁
華欲竭俎豆無歸故賈生談仁義於前楊子宗詩書於後魏晉名士
咸重玄言梁隋諸公始興宮體兹風一扇踰數百年唐氏儁乂爲多
比百王而雖盛文章所尙方三古而終殊於是韓吏部獨正其非柳
柳州輔成其事千齡旦暮斯豈誣哉俾大道之將行故由天意幸斯
文之未喪亦繫人謀其有道冠人倫才爲世表令名不泯百代攸宗
今復見之徐公矣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也鄰幾之姿生民之
秀滄溟沃日流作言泉建木干星植爲行囿英才茂德光映於前修
懿範清規儀形於來者弄璋之始屬唐室之多虞佩觿之初值楊都
之建號公文辭濬發不類幼童識量淹通已成大器彈冠入仕方居
終賈之年佩玉登朝即就嚴徐之列洎江東內禪文物初興廊廟之
珍獨當其任搢紳之望無出其先漢之賢臣蔡邕歷三臺之選魏之
俊士索靖馳二妙之名若乃毛玠之公清汲黯之正直王倫之知禮
張華之博物鄭當時之下士山巨源之薦賢以公方之綽有餘裕故
得觀孔光之樹久奉樞機寓荀勖之池常參獻替雖具瞻之重猶未
正名而乃眷之殊已同彼相及樓船南伐青蓋東來遂於艱虞之辰
克盡始終之節夫章臺之璧早屬秦求方城之材果爲晉用
太祖讀豫州之檄不責其非
今上聽上林之文屢言其美由是甘泉柏殿重奉宸遊瑣闥貂冠更
膺
天獎王公慕義如見古人名德在時目爲耆老李膺交友不異神仙
許劭言談是名月旦雖來於江左魯公於是贈詩寓彼漢中武侯以
之下拜無以踰也及運逢消長道或盈虛辭通籍之簪纓陪外藩之
罇俎語鬼神之事歸
宣室而未期留封禪之書臥茂陵而長往嗚呼惟公稟中和之氣挺
傑出之才風雨而不迷雪霜而不變瞻其絜白如珪如璋聽其風聲
如蘭如蕙自成人之始至縱心之年險阻艱難所經多矣功名富貴
皆自致之至若平仲事君一心無改展禽秉直三黜彌光百行立身
世談其盡善片言違道人知其不爲豈但王佐之才獲稱於士季公
卿之量見賞於林宗乎其有立言之旨學古之功究乎天人窮乎性
理文房逸勢楚國之三休筆陣雄風宋人之九拒昔者洞簫之賦誦
之者後宮劍閣之銘刊之者明詔賈誼過秦之作史臣置於篇中王
融曲水之辭鄰使求於座上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太丘之碑潘黃
門之所用工獨是荊州之誄公並窮其淵藪仍在上游掇其英華更
多餘力雖絲篁金石無以均其雅黼黻玄黃不足方其麗草太玄之
客徒欲載金述十意之人自將焚藁豈獨語其篇什宜升洙泗之堂
畫彼形容當在靈均之廟者哉矧復六書之藝少而留心二篆之蹤
老而盡妙研精不捨常惜寸陰尺牘所傳有同珍寶
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答
上帝之耿光朝諸侯而
東巡祀介丘而
降禪若乃以秦丞相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垂之不朽
求之輿議公即其人斯志未終大年行盡殲良之痛其可已乎公江
南文藁撰集未終一經亂離所存無幾公自勒成二十卷及歸中國
入直禁林制詔表章多不留草其餘存者子壻尚書水部員外郎吳
君淑編爲十卷通成三十卷所撰質論稽神錄奉詔撰江南錄修許
慎說文並別爲一家不列於此彭年越在幼年即承訓導通家之舊
與文舉以攸同入室之知方子淵而豈愧生平而承歎報德無階痛
音問之長違殞身莫贖聊存撫實用以冠篇時淳化四年七月序

徐公文集目錄

第一卷
文賦三首　詩三十首
第二卷
詩六十九首　歌一首
第三卷
詩七十五首
第四卷
詩七十二首
第五卷
詩七十一首
第六卷
制誥二十九首
第七卷
制誥二十六首
第八卷
制誥三十六首　祭告文二首
第九卷
冊九首　謚議一首
第十卷
碑銘五首
第十一卷
碑銘三首
第十二卷
碑銘五首
第十三卷
記七首
第十四卷
記三首　頌一首并序
贊四首　銘二首
哀冊文二首
第十五卷
墓誌七首
第十六卷
墓誌八首
第十七卷
墓誌七首
第十八卷
序八首
第十九卷
序六首　表四首
書五首
第二十卷
表四首　書五首
狀二首　文九首
第二十一卷
應制詩一十九首
寄送詩四十九首
第二十二卷
雜詩五十九首　文賦二首
第二十三卷
序九首
第二十四卷
序五首　連珠五首　贊四首
銘三首　論三首
第二十五卷

碑銘五首
第二十六卷
碑銘五首
第二十七卷
碑銘五首
第二十八卷
記十首
第二十九卷
墓誌六首
第三十卷
墓誌六首

頌德賦 木蘭賦
新月賦

東海徐鉉

頌德賦 東宮生日獻

惟先王之建國體皇極而垂制仰則觀於辰象俯則察於地義前星爲帝座之輔蒼震乃少陽之位非明德與茂親不足膺茲主器故萬邦以貞而本枝百世是必天錫嘉祉神輸百祥山河資其正氣日月分其融光膺期運以載誕配乾坤而永昌者也惟我儲后昭明俊德黃裳元吉沉潛剛克鉤深致遠曾莫揖其津涯問安視膳每或形於顏色在昔沖讓高追太伯乃剖麟符保釐東宅受道師傅稽疑典冊化自誠心風行邦國乃擁千旄南徐之城左撫句吳前封敬亭京師河潤感德日新其畏如夏其惠如春謝傅園棊靜一方之沴氣條侯高臥息萬里之驚塵令問孔昭元功莫二人情不可以久鬱皇統不可以終避乃畏天命允茲儲貳鳴玉軑以徐來與春郊而總至龍樓霧廓雞戟風生珍符疊委和氣交迎百度以之而式序多壘以之而載清史書有年衢傳頌聲豈人事之協贊信宗祊之降靈於是玄圃凝陰瑤山密雪宣猷之緹幕半下濛汜之會冰乍結爰書慶誕之日始過嘉平之節麗正晨啓重明夙設調護之客娛侍之臣峨冠煒煒佩玉璘玢咸稽首而再拜獻多福於萬春有宮坊之下吏乃捧觴而進稱曰自古聖賢率由輔導伊侚名與課實故成敗之異效粵若成王史佚周召左右前後惟仁與孝靡過不舉無善不告茲君臣之一體故風聲之克劭降及後代亦愼厥初實聘四老復延二踈咸由古道以佑皇儲若乃征和戾園有思臺博望之感貞觀承乾有玄齡魏徵之重或有其禮而無人或有其人而不用何擇禍之忘輕信非賢而罔共英英副君鑒古知今百揆在乎手萬務經其心朝廷之所寄者重蒼生之所望者深既賞興王之諫亦訪百官之箴故曰生民在勤好問則裕不躬不親人將孰信一游一豫樂有常度節八音以導其和平調五味以適其喜怒情義兼於家國故知無不爲愛敬極於君親故惟道是諭儉以足用而施舍不可不行仁以接物而刑罰不可不具冗官宜省而才不可遺疆事漸寧而備不可去居安思危覩災而懼上分一人之憂以成天下之務俾中外之禔福與宗祧而永固伊下臣之不佞蒙國士之殊遇實含和而吐頌豈登高之能賦願降鑒於芻蕘庶效誠於塵露

木蘭賦 幷序

頃歲鉉左宦江陵官舍數畝委之而去庭樹木蘭因移植於宗兄之家及鉉徵還席不遑暖又竄于舒庸吾兄感春物之載華擬古詩而見寄吟翫感歎謹賦以和焉雖不足繼體物之作庶幾申騷客之情爾

伊庭中之奇樹有木蘭之可悅外爛爛以凝紫內英英而積雪芬芬兮謝客之囊旖旎兮仙童之節仙人有紫旄節許蒲葦之竊比聽蘭牙之並列於是辭下土之卑濕歷上京之繁華恥衒價於豪門乃託根於貧家此樹木自歷陽移植於庭中資幽人之賞豫有好事之稱嗟一旦逐客程遠君門路賒削閨籍與印組豈獨留乎此花噫人屢遐棄花猶得地分兔苑之餘蔭向藩房而吐媚授簡多暇攀條屬思持香草以予比効騷辭而我寄感此生之百憂何斯物之足貴悲夫客館長吟山城夕陰想馨香之不改歎歡宴之難尋憑歸夢於飛翼寫商歌於素琴歌曰光景兮愁暮別離兮易久眞宰兮無黨貞心兮不朽誠知異日重滋田氏之荊但恐相逢共歎桓公之柳

新月賦 庚午歲宿直作

五月五日繁陰乍晴倬彼新月麗于太清映玉繩而絢彩撿銀漢以騰精對鳷鵲西南之影步明光東北之楹歷歷遲漏悠悠我情雖萬古之不易感一年而始生乃有騃女癡男朱顏稚齒欣春物之駘蕩登春臺之靡迤雜佩璀錯輕裾颯纚紛乎拜祝怡然宴喜人歲歲以潛換景年年而若此昔我當年胡云不然世路多故流光暗還易壯心於大觀變玄髮於華顚顧一毛之無濟媿兩綬之徒懸況乎萬象

虛明九門奥祕對宣室以方罷閱通宵而不寐憂心似醉旣慷慨於君恩怠景如馳更淒涼於往事想㴑月以長歌遂抽毫而見意詩

早春左省寓直

旭景鸞臺上微雲象闕間時清政事少日永直官閑遠籟飛簫管零冰響珮環終軍年二十默坐叩玄關

寒食宿陳公塘上

垂楊界官道茅屋倚高坡月下春塘水風中牧豎歌折花閑立久對酒遠情多今夜孤亭夢悠揚奈爾何

將去廣陵別史員外南齋

家聲曾與金張輩官署今居何宋閑起得高齋臨靜曲種成奇樹學他山鸞鷺終日同醒醉蘿薜常時共往還賤子今朝獨南去不堪迴首望清閑

將過江題白沙館

少長在維揚依然認故鄉金陵佳麗地不道少風光稍望吳臺遠行登楚塞長殷勤語江嶺歸夢莫相妨

登甘露寺北望

京口潮來曲岸平海門風起浪花生人行沙上見日影舟過江中聞櫓聲芳草遠迷楊子渡宿煙深映廣陵城游人鄉思應如橘相望須含兩地情

山路花

不共垂楊映綺寮倚山臨路自嬌饒游人過去知香遠谷鳥飛來見影搖半隔烟嵐遙隱隱可堪風雨暮蕭蕭城中春色還如此幾處笙歌案舞腰

京口江際弄水

退公求靜獨臨川楊子江南二月天百尺翠屏甘露閣數帆晴日海門船波澄瀨石寒如玉草接汀蘋綠似煙安得乘槎更東去十洲風外弄潺湲

早春旬假獨直寄江舍人

省署皆歸沐西垣公事稀詠詩前砌立聽漏向申歸遠思風醒酒餘寒雨濕衣春光已堪探芝蓋共誰飛

從駕東幸呈諸公

吳公臺下舊京城曾拚衡門過十春別後不知新景象信來空問故交親宦游京口無高興習隱鍾山限俗塵今日喜爲華表鶴況陪鵷鷺免迷津

重遊木蘭亭

繚繞長隄帶碧潯昔年游此尚青衿蘭橈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宦路塵埃成久別仙家風景有誰尋那知年長多情後重凭欄干一獨吟

賦得綵鷰

縷綵成飛鷰迎和啓蟄時翠翹生玉指繡羽拂文楣詎費銜泥力無勞剪爪期化工今在此飜怪社來遲

送魏舍人仲甫爲蘄州判官

從事蘄春興自長蘄人應識紫微郎山資足後抛名路蒓菜秋來憶故鄉以道卷舒猶自適臨戎談笑固無妨如聞郡閣吹橫笛時望青谿憶野王

題殷舍人宅木芙蓉

憐君庭下木芙蓉嫋嫋纖枝淡淡紅曉吐芳心零宿露晚搖嬌影媚清風似含情態愁秋雨暗減馨香借菊叢默飲數杯應未稱不知歌管與誰同

送史館高員外使嶺南

東觀時閑暇還修喻蜀書雙旌馳縣道百越從軺車桂蠹晨飧罷貪泉訪古初春江多好景莫使醉吟疎

春日紫巖山期客不至

郊外春華好人家帶碧谿淺莎藏鴨戲輕靄隔雞啼掩映紅桃谷參緣翠柳堤王孫竟不至芳草自萋萋

宿蔣帝廟明日遊山南諸寺

便返城闉尙未甘更從山北到山南花枝似雪春雖半桂魄如眉日始三松蓋遮門寒黯黯柳絲妨路翠毿毿登臨莫怪偏留戀游宦多年事事諳

賦得有所思

所思何在杳難尋路遠山長水復深衰草滿庭空佇立淸風吹袂更長吟忘情好醉靑田酒寄恨宜調綠綺琴落日鮮雲偏聚散可能知我獨傷心

贈王貞素先生

先生嘗已佩眞形紺髮朱顔骨氣淸道祕未傳鴻寶術院深時聽步虛聲遼東幾度悲城郭吳市終應變姓名三十六天皆有籍他年何處問歸程

春夜月

幽人春望本多情況是花繁月正明竟夕無言亦無寐繞堦芳草影隨行

愛敬寺有老僧嘗游長安言秦雍閒事歷歷可聽因贈此詩兼示同行客

白首柳禪者嘗談灞滻游能令過江客偏起失鄉愁室倚桃花塢門臨杜若洲城中無此景將子剩淹留

游蔣山題辛夷花寄陳奉禮（本約陳同游不至）

今歲游山已恨遲山中仍喜見辛夷饗纓且免全爲累桃李猶堪別作期晴後日高偏照灼晚來風急漸離披山郎不作同行伴折得何由寄所思

徐公文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東海徐鉉

和殷舍人蕭員外春雪

萬里春陰乍履端廣庭風起玉塵乾梅花嶺上連天白蕙草堦前特地寒晴去便爲經歲別興來何惜徹宵看此時鴛侶皆閑暇贈答詩成禁漏殘

寄蘄州高郎中

賈傅栖遲楚澤東蘭臯三度換秋風紛紛世事來無盡黯黯離魂去不通直道未能勝社鼠孤飛徒自歎冥鴻知君多少思鄉恨併在山城一笛中

寄和州韓舍人

急景駸駸度遙懷處處生風頭乍寒暖天色半陰晴久別魂空斷終年道不行殷勤雲上鴈爲過歷陽城

從兄龍武將軍沒於邊戍過舊營宅作

前年都尉沒邊城帳下何人領舊兵徼外瘴烟沉鼓角山前秋日照銘旌笙歌却返烏衣巷部曲皆還細柳營今日園林過寒食馬蹄猶擬入門行

景陽臺懷古 六言

後主亡家不悔江南異代長春今日景陽臺上閑人何用傷神

春分日

仲春初四日春色正中分綠野裴回月晴天斷續雲鷰飛猶箇箇花落已紛紛思婦高樓晚歌聲不可聞

寄駕部郎中 贍

賤子乖慵性頻爲省直牽交親每相見多在相門前君獨疎名路爲郎過十年炎風久成別南望思悠然

和王庶子寄題兄長建州廉使新亭

謝守高齋結 犯御名 新一方風景萬家情羣賢詎減山陰會遠俗初聞正始聲水檻片雲長不去訟庭纖草轉應生阿連詩句偏多思遙想池塘晝夢成

謝文靖墓下作 時閩嶺用師契丹陷梁宋

越徼稽天討周京亂虜塵蒼生何可奈江表更無人豈憚尋荒壠猶思認後身春風白楊裏獨步淚霑巾

觀人讀春秋

日覺儒風薄誰將霸道羞亂臣無所懼何用讀春秋

秋日雨中與蕭贊善訪殷舍人於翰林座中作

野出西垣步步遲秋光如水雨如絲銅龍樓下逢閑客紅藥堦前訪舊知亂點乍滋承露處碎聲因想滴蓬時銀臺鑰入須歸去不惜餘歡盡酒巵

送和州張員外爲江都令

經年相望隔重湖一日相逢在上都塞詔官班聊慰否埋輪意氣尚存無由來聖代憐才子始覺清風激懦夫若向西岡尋勝賞舊題名處爲躊躇

和明道人宿山寺

闇道經行處山前與水陽磬聲深小院燈影迥高房落宿依棲角歸雲擁殿廊羨師閑未得早起逐班行

晚歸

暑服道情出烟街薄暮還風清飄短袂馬健弄連環水靜聞歸櫓霞明見遠山過從本無事從此涉旬閑

月真歌 廣陵妓人翰林殷舍人所錄攜之垂訪鉉上贈此

揚州勝地多麗人其閒麗者名月真月真初年十四五能彈琵琶善歌舞風前弱柳一枝春花裏嬌鸎百般語揚州帝京多名賢其閒賢者殷德川德川初秉綸闈筆職近名高常罕出花前月下或遊從一見月真如舊識閑庭深院資賢宅宅門嚴峻無凡客垂簾偶坐唯月真調弄琵琶郎爲拍殷郎一旦過江去鏡中嬾作孤鸞舞朝雲暮雨鎮相隨石頭城下還相遇二月三月江南春滿城濛濛起香塵隔牆試聽歌一曲乃是資賢宅裏人綠窗繡幌天將曉殘燭依依香裊裊

離腸却恨苦多情輭障熏籠空悄悄殷郎去冬入翰林九霄官署轉
深沉人閑想望不可見唯向月真存舊心我慚闟茸何爲者長感餘
光每相假陋巷蕭條正掩扉相攜訪我衡茅下我本山人愚且貞歌
筵飲席常無情自從一見月真後至今瀛得顛狂名殷郎月真聽我
語少壯光陰能幾許良辰美景數追隨莫教長說相思苦

走筆送義與令趙宣輔

聞君孤棹泝荆谿雝首雲隨別恨飛杜牧舊居憑買取他年藜杖願
同歸

天闕山絶句

散誕愛山客淒涼懷古心寒風天闕晚盡日倚軒吟

除夜

寒燈耿耿漏遲遲送故迎新了不欺往事併隨殘曆日春風寧識舊
容儀預慚歲酒難先飲更對鄉儺羡小兒吟罷明朝贈知己便須題
作去年詩

寄鍾謨

看看潘鬢二毛生昨日林梢又轉鶯欲對春風忘世慮敢言罇酒召
時英假中西閣應無事筵上南威幸有情不得車公終不樂已教紅
袖出門迎

正初答鍾郎中見招

高齋遲景雪初晴風拂喬枝待早鶯南省郎官名籍籍東隣妓女字
英英流年倏忽成陳事春物依俙有舊情新歲相思自過訪不煩虛
左遠相迎

聞鴈寄故人

久作他鄉客深慚薄宦非不知雲上鴈何得每年歸夜靜聲彌怨天
空影更微往年離別淚今夕重霑衣

江舍人宅筵上有妓唱和州韓舍人歌辭因以寄

良宵絲竹偶成歡中有佳人俯翠鬟白雪飄颻傳樂府阮郎憔悴在
人間清風朗月長相憶佩蕙紉蘭早晚還深夜酒空筵欲散向隅惆
悵鬢堪斑

寒食日作

廚冷烟初禁門閑日更斜東風不好事吹落滿庭花過社紛紛燕新
晴淡淡霞京都盛遊觀誰訪子雲家

賀殷游二舍人入翰林江給事拜中丞

清晨待漏獨徘徊霄漢懸心不易裁閣老深嚴歸翰苑夕郎威望拜
霜臺青綾對覆蓬壺晚赤棒前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
草紫泥來

歐陽大監雨中視決堤因墮水明日見於省中因戲之

聞道張晨蓋徘徊石首東濬川非伯禹落水異三公衣濕仍愁雨冠
欹更怯風今朝復相見疑是葛仙翁

送吳郎中爲宣州推官知涇縣

征虜亭邊月雞鳴伴客行可憐何水部今事謝宣城風物聊供賞班
資莫繫情同心不同載留滯爲浮名

寄舒州杜員外

信到得君書知君已下車粉闈情在否蓮幕興何如人望徵賢入余
思從子居灊山真隱地憑爲卜茅廬

九月十一日寄陳郎中

我多吏事君多病寂絶過從又幾旬前日龍山烟景好風前落帽是
何人

和司門郎中陳彥

衡門寂寂逢迎少不見仙郎向五旬莫問龍山前日事菊花開却爲
閑人

賦得擣衣

江上多離別居人夜擣衣拂砧知露滴促杵恐霜飛漏轉聲頻斷愁
多力自微裁縫依夢見腰帶定應非

九月三十夜雨寄故人

獨聽空階雨方知秋事悲寂寥旬假日蕭颯夜長時別念紛紛起寒

更故故遲情人如不醉定是兩相思

寄撫州鍾郎中（時王師敗績於閩中鍾在建州）

去載分襟後尋聞在建安封疆正多事罇俎君爲歡都護空遺鏃明君欲舞干繞朝時不用非是殺身難

送歐陽大監游廬山

家家門外廬山路唯有夫君乞假遊案牘乍抛公署晚林泉已近暑天秋海潮盡處逢陶石江月圓時上庾樓此去蕭然好長往人間何事不悠悠

立秋後一日與朱舍人同直

一宿秋風未覺涼數聲宮漏日猶長林泉無計消殘暑虛向華池費稻粱

賦得霍將軍辭第

漢將承恩久圖勳肯顧私匈奴猶未滅安用以家爲郢匠雖聞詔衡門竟不移寧煩張老頌無待晏嬰辭甲乙人徒費親鄰我自持悠悠千載下長作帥臣師

和元帥書記蕭郎中觀習水師

元帥樓船出治兵落星山外火旗明千帆日助江陵勢萬里風馳下瀨聲殺氣曉嚴波上鷁凱歌遙駭海邊鯨仲宣一作從軍詠迴顧儒衣□不平

秋日盧龍村舍

罝却人間事閑從野老游樹聲村店晚草色古城秋獨鳥飛天外閑雲度隴頭姓名君莫問山木與虛舟

和蕭郎中小雪日作

征西府裏日西斜獨試新爐自煮茶籬菊盡來低覆水塞鴻飛去遠連霞寂寥小雪閑中過斑駮輕霜鬢上加算得流年無奈處莫將詩句祝蒼華

中書相公谿亭閑宴依韻（李建勳）

雨霽秋光晚亭虛野興迴沙鷗掠岸去谿水上堦來客傲風欹幘香菊在盃東山長許醉何事憶天台

寄饒州王郎中效李白體

珍重王光嗣交情尚在不蕪城連宅住楚塞並車游別後官三改年來歲六周銀鉤無一字何以緩離愁

寄歙州呂判官

任公郡占好山川谿水縈迴路屈盤南國自來推勝境故人此地作郎官風光適意須留戀祿秩資貧且喜歡莫憶班行重迴首是非多處是長安

宣威苗將軍貶官後重經故宅

將山南望近西坊亭館依然鏁院牆天子未嘗過細柳將軍尋已戍燉煌（史萬歲嘗戍燉煌）欹傾怪石山無色零落圓荷水不香爲將爲儒皆寂寞門前愁殺馬中郎

附池州薛郎中書因寄歙州張員外

新安從事舊臺郎直氣多才不可忘一旦江山馳別夢幾年簪紱共周行岐分出處何方是情共窮通此義長因附鄰州寄消息接輿今日信爲狂

寄江都路員外

吾兄失意在東都閑說襟懷任所如已縱乖慵爲傲吏有何關鍵制豪胥縣齋曉閉多移病南畝秋荒憶遂初知道故人相憶否嵇康不得懶修書

張員外好茅山風景求爲句容令作此送

句曲山前縣依依數舍程還同適勾漏非是厭承明柳谷供詩景華陽契道情金門容傲吏官滿且還城

送應之道人歸江西

曾騎竹馬傍洪涯二十餘年變物華客夢等閑過驛閣歸帆遙羨指龍沙名題小篆矜垂露詩作吳吟對綺霞歲暮定知迴未得信來憑爲寄梅花

送元帥書記高郎中出爲婺源建威軍使

寒風蕭瑟楚江南記室戎裝挂錦帆倚馬未曾妨笑傲斬牲先要厲威嚴危言昔日嘗無隱壯節今來信不凡唯有盃盤思上國酒醪甜淡菜蔬芡

游方山宿李道士房

從來未面李先生借我西牕臥月明二十三家同願識素騾何日暫還城

題畫石山

彼美巉巖石誰施黼藻功回巖明照地絕壁爛臨空錦段鮮須濯羅屏展易窮不因秋蘚綠非假晚霞紅羽客藏書洞樵人取箭風靈蹤理難問仙路去何通返駕歸塵裏留情向此中迴瞻畫圖畔遙羨面山翁

臨石步港

碕岸縈紆帶微風起細漣綠陰三月後倒影亂峯前吹浪游鱗小黏苔碎石圓會將腰下組換取釣魚船

病題二首

性靈慵懶百無能唯被朝參遣夙興聖主優容恩未答丹經疎闊病相陵脾腸對客偏愁酒眼暗看書每媿燈進與時乖不知退可憐身計謾騰騰

人閑多事本難論況是人閑嬾慢人不解養生何怪病已能知命敢辭貧向空咄咄煩書字與世滔滔莫問津金馬門前君識否東方曼倩是前身

寄江州蕭給事

夕郎憂國不憂身今向天涯作逐臣魂夢暗馳龍闕曙嘯吟閑繞虎谿春朝車戴酒過山寺諫紙題詩寄野人惆悵儒夫何足道自離羣後已同塵

和江州江中丞見寄

賈傅南遷久江關道路遙北來空見鴈西去不如潮鼠穴依城社鴻飛在泬寥高低各有處不擬更相招

和鍾郎中送朱先輩還京垂寄

分司洗馬無人問辭客殷勤輟棹過蒼蘚滿庭行徑小高梧臨檻雨聲多春愁盡付千盃酒鄉思遙聞一曲歌且共勝遊消永日西岡風物近如何

送郝郎中爲浙西判官

大藩從事本優賢幕府仍當北固前花繞樓臺山倚郭寺臨江海水連天恐君到即忘歸日憶我遊曾歷二年若許他時作閑伴殷勤爲買釣魚船

翰林游舍人清明日入院中塗見過余明日亦入西省上直因寄游君

榆柳開新熖梨花發故枝輜軿隘城市圭組坐曹司獨對芝泥檢遙憐白馬兒禁林還視草氣味兩相知

陪王庶子游後湖涵虛閣東宮園

懸圃清虛乍過秋看山尋水上茲樓輕鷗的的飛難沒紅葉紛紛晚更稠風卷微雲分遠岫浪搖晴日照中洲躋攀況有承華客如在南皮奉勝遊

柳枝辭十二首

把酒憑君唱柳枝也從絲管遞相隨逢春只合朝朝醉記取秋風落葉時

南園日暮起春風吹散楊花雪滿空不惜楊花飛也得愁君老盡臉邊紅

陌上朱門柳映花簾鉤半卷綠陰斜憑郎暫駐青驄馬此是錢塘小小家

夾岸朱欄柳映樓綠波平幔帶花流歌聲不出長條密忽地風迴見綵舟

老大逢春總恨春綠楊陰裏最愁人舊游一別無因見嫩葉如眉處處新

濛濛堤畔柳含烟疑是陽和二月天醉裏不知時節改漫隨兒女打

鞦韆

水閣春來乍減寒曉粧初罷倚欄干長條亂拂春波動不許佳人照影看

柳岸烟昏醉裏歸不知深處有芳菲重來已見花飄盡唯有黃鸎囀樹飛

此去仙源不是遙垂楊深處有朱橋共君同過朱橋去密映垂楊聽洞簫

暫別揚州十度春不知光景屬何人一帆歸客千條柳腸斷東風揚子津

仙樂春來案舞腰清聲偏似傍嬌饒應緣鸎舌多情賴長向雙成說翠條

鳳笙臨檻不能吹舞袖當筵亦自疑唯有美人多意緒解衣芳態畫雙眉

徐公文集卷第二

原稿缺此页

東海徐　鉉

貶官泰州出城作

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郭林泉已徧游唯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

過江

別路知何極離腸有所思登艫望城遠搖櫓過江遲斷岸煙中失長天水際垂此心非橘柚不爲兩鄉移

經東都太子橋

綸闈放逐知何道桂苑風流且暫歸莫問升遷橋上客身謀疎拙舊心違

贈維揚故人

東京少長認維桑書劍誰教入帝鄉一事無成空放逐故人相見重凄涼樓臺寂寞官河晚人物稀疎驛路長莫怪臨風惆悵久十年春色憶維揚

泰州道中却寄東京故人

風緊雨淒淒川迴岸漸低吳州林外近隋苑霧中迷聚散紛如此悲歡豈易齊料君殘酒醒還聽子規啼

得浙西郝判官書未及報聞燕王移鎮京口因寄此詩問方判官田書記消息

秋風海上久離居曾得劉公一紙書淡水心情長若此銀鉤蹤迹更無如甞憂座側飛鵩鳥未暇江中覓鯉魚今日京吳建朱邸問君誰共曳長裾

贈陶使君求梨

昨宵宴罷醉如泥惟憶張公大谷梨白玉花繁曾綴處黃金色嫩乍成時冷侵脾腑醒偏早香惹衣襟歇倍遲今旦中山方酒渴唯應此物最相宜

陳覺放還至泰州以詩見寄作此答之

朱雲曾爲漢家憂不怕交親作世讎壯氣未平空咄咄狂言無驗信悠悠今朝我作傷弓鳥却羨君爲不繫舟勞寄新詩平宿憾此生心氣貫清秋

王三十七自京垂訪作此送之

失鄉遷客在天涯門揜苔垣向水斜只就鱗鴻求遠信敢言車馬訪貧家煙生柳岸將垂縷雪壓梅園半是花惆悵明朝罇酒散夢魂相送到京華

陶使君挽歌二首

太守今何在行春去不歸筵空收管吹郊迥儼驂騑營外星纔落園中露已晞傷心梁上鷰猶解向人飛

始憶花前宴笙歌醉夕陽那堪城外送哀挽逐歸艎鈴閣朝猶閉風亭日已荒唯餘遷客淚霑灑後池傍

雪中作

賦分多情客經年去國心疎鍾寒郭晚密雪水亭深影迴鴻投渚聲愁雀噪林他鄉一罇酒獨坐不成斟

賦得風光草際浮

宿露依芳草春郊古陌旁風輕不盡偃日早未晞陽耿耿依平遠離離入望長映空無定彩飄逕有餘光颭若荷珠亂紛如熠火颺詩人多感物凝思繞池塘

寒食成判官垂訪因贈

常年寒食在京華今歲清明在海涯遠巷蹋歌深夜月隔牆吹管數枝花鴛鸞得路音塵闊鴻鴈分飛道里賒不是多情成二十斷無人解訪貧家

送客至城西望圖山因寄浙西府中

枚叟鄒生笑語同莫嗟江上聽秋風君看逐客思鄉處猶在圖山更向東

送寫真成處士入京

傳神蹤迹本來高澤畔形容媿彩毫京邑功臣多佇望凌煙閣上莫
辭勞

九日雨中

茱萸房重雨霏微去國逢秋此恨稀目極暫登臺上望心遙長向夢
中歸荃蘪路遠愁霜早兄弟鄉遙羨鴈飛唯有多情一枝菊滿盃顏
色自依依

寄外甥苗武仲

放逐今來漲海邊親情多在鳳臺前且將聚散爲閑事須信華枯是
偶然蟬噪疎林村倚郭鳥飛殘照水連天此中唯欠韓康伯共對秋
風詠數篇

寄從兄憲兼示二弟

別路吳將楚離憂弟與兄斷雲驚晚吹秋色滿孤城信遠鴻初下鄉
遙月共明一枝棲未穩迴首望三京

附書與鍾郎中因寄京妓越賓

暮春橋下手封書（海陵橋名）寄向南江問越姑不道諸郎少歡笑經年相
別憶儂無

鍾代答

一幅輕綃寄海濱越姑長感昔時恩欲知別後情多少點點憑君看
淚痕

亞元舍人不替深知猥貽佳作三篇清絕不敢輕詶因爲
長歌聊以爲報未竟復得子喬校書示問故兼寄陳君庶
資一笑耳

海陵城裏春正月海畔朝陽照殘雪城中有客獨登樓遙望天邊白
銀闕（天帝以黃金白銀爲宮闕）白銀闕下何英英雕鞍繡轂趨承明閶門曉闢旌
旗影玉墀風細佩環聲此處追飛皆俊彥當年何事容疵賤懷鉛晝
坐紫微宮焚香夜直明光殿王言簡靜官司閑朋好殷勤多往還新
亭風景如東洛邛嶺林泉似北山光陰暗度盃盂裏職業未妨談笑
間有時邀賓復攜妓造門不問都非是酣歌叫笑驚四鄰賦筆縱橫
動千字任他銀箭轉更籌不怕金吾司夜吏可憐諸貴賢且才時情
物望兩無猜伊余獨稟狂狷性褊量多言仍薄命吞舟可漏豈無恩
負乘自貽非不幸一朝削跡爲遷客旦暮青雲千里隔離鴻別鴈各
分飛折柳攀花兩無色盧龍渡口問迷津瓜步山前送暮春（去年三月三十日瓜步阻風）
白沙江上曾行路青林花落何紛紛漢皇昔幸回中道（昇元中屢駕東遊之路）
極目牛羊臥芳草舊宅重游盡隳荒故人相見多衰老禪智
寺山光橋風瑟瑟兮雨蕭蕭行盃已醒殘夢斷征途未極離魂消海
陵郡中陶太守相逢本是隨行舊乍申拜起已開眉却問辛勤還執
手精廬水榭最清幽一稅征車聊駐留閉門思過謝來客知恩省分
寬離憂郡齋勝境有後池山亭菌閣互參差有時虛佐來相召舉白
飛觴任所爲多才太守能撾鼓醉送金船間歌舞酒酣耳熱眼生花
暫似京華歡會處歸來旅館還端居清風朗月夜牕虛駸駸流景歲
云暮天涯望斷故人書春來憑檻方歎息仰頭忽見南來翼足繫紅
牋墮我前引頸長鳴如有言開緘試讀相思字乃是多情喬亞元短
韻三篇皆麗絕小梅寄意情偏切（亞元詩云借問小梅應得信春風新自海邊來此篇尤嘉）金蘭
投分一何堅銀鉤置袖終難滅醉後狂言何足奇感君知己不相遺
長卿曾作美人賦玄成今有責躬詩（鉉去春醉中贈妓長歌酷爲喬君所賞來篇所引故以謝之）
報章欲託還京信筆拙紙窮情未盡珍重芸香陳子喬亦解貽書遠
相問寧須買藥療羈愁只恨無書消鄙吝（子喬問藥物所要又問置新書故有此句）游處
當時靡不同歡娛今日兩成空天子尙應憐賈誼時人未要嘲楊雄
曲終筆閣緘封已翩翩驛騎行塵起寄向中朝謝故人爲說相思意
如此

送蒯司錄歸京

早年聞有蒯先生二十餘年道不行抵掌曾論天下事折腰猶悟俗
人情老還上國歡娛少貧聚歸資結束輕還客臨流倍惆悵冷風黃
葉滿山城

聞查建州陷賊寄鍾郎中（謨卽查從事也）

聞道將軍輕壯圖螺江城下委犀渠旌旗零落沉荒服簪履蕭條返

故居皓首應全蘇武節故人誰得李陵書自憐放逐無長策空使盧諶淚滿裾

還過東都留守周公筵上贈座客

賈生三載在長沙故友相思道路賒己分終年甘寂寞豈知今日返京華麟符上相恩偏厚隋苑留歡日欲斜明旦江頭倍惆悵遠山芳草映殘霞

送楊郎中唐員外奉使湖南

江邊微雨柳條新握節含香二使臣兩綬對懸雲夢日方舟齊汎洞庭春今朝草木逢新律昨日山川滿戰塵同是多情懷古客不妨爲賦弔靈均

表弟包穎見寄（此子侍親在饒州累年臥疾）

常思帝里奉交親別後光陰屈指頻蘭佩却歸綸閣下荊枝猶寄楚江濱千程山水勞幽夢滿院煙花醉別人料得此生強健在會須重賞昔年春

和

平生中表最情親浮世那堪聚散頻謝朓却吟歸省閣劉楨猶自臥漳濱舊游半似前生事要路多逢後進人且喜新吟報強健明年相望杏園春

寄蕭給事（蕭江西致仕）

危言危行古時人歸向西山臥白雲買宅尚尋徐處士飧霞終訪許真君容顏別後應如故詩詠年來更不聞今日城中春又至落梅愁緒共紛紛

送鍾員外詩序

歲辛亥冬十月天子命吾友德林爲東府亞尹太弟諭德蕭君洎諸客餞于石頭城雲日蒼茫園林搖落罇酒將竭征帆欲飛處者眷眷而不能迴行者遲遲而不忍去煙生景夕風靜江平君子曰公足以滅私子當促棹詩所以言志我當分題故以風月松竹山石寄情於贈別云爾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徐鉉序

賦石奉送德林少尹員外　鉉上

我愛他山石中含絕代珍煙披寒落落沙淺靜磷磷翠色辭文陛清聲出泗濱扁舟載歸去知是汎槎人

賦月　蕭彧上

麗漢金波滿當筵玉斝傾因思頻聚散幾復換虧盈光徹離襟冷聲符別管清那堪還目此兩地倚樓情

賦竹　孫峴上

萬物中蕭灑脩篁獨逸羣貞姿曾冒雪高節欲凌雲細韻風初發濃煙日正曛因題偏惜別不可暫無君

賦松　謝仲宣上

送人多折柳唯我獨吟松若保歲寒在何妨霜雪重森梢逢靜境廓落見孤峯還似君高節亭亭尠繼蹤

賦風　王沂上

靜追蘋末興況復值蕭條猛勢資新鴈寒聲伴暮潮過山雲散亂經樹葉飄颻今日煙江上征帆望望遙

賦山別諸知己　鍾蒨上

暮景江亭上雲山日望多只愁辭輦轂長恨隔嵯峨有意圖功業無心憶薜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醉笙歌

贈泰州掾令狐克己（文公曾孫）

念子才多命且奇亂中拋擲少年時深藏七澤衣如雪却見中朝鬢似絲舊德在人終遠大扁舟爲吏莫推辭孤芳自愛凌霜處詠取文公白菊詩

送荻栽與秀才朱觀

羨子清吟處茅齋面碧流解憎蓮豔俗唯欠荻花幽鷺立低枝晚風驚折葉秋贈君須種取不必樹忘憂

使浙西先寄獻燕王侍中

京江風靜喜乘流極目遙瞻萬歲樓喜氣龍蔥甘露晚水煙波淡海門秋五年不見鸞臺長明日將陪兔苑遊欲問平臺門下吏相君還

許吐茵不

常州驛中喜雨

颯颯旱天雨涼風一夕迴遠尋南畝去細入驛亭來蓑唱牛初牧漁歌棹正開盈庭頓無事歸思酌金罍

驛中七夕

七夕雨初霽行人正憶家江天望江漢水館折蓮花獨坐涼何甚微吟月易斜今年不乞巧鈍拙轉堪嗟

贈浙西顧推官

戚府賓寮八十餘閉門高臥興無如梁王苑裏相逢早潤浦城中得信疎狠籍杯盤重會面風流才調一如初願君百歲猶強健他日相尋隱士廬

贈浙西妓亞仙 筵上作

翠黛嚬如怨朱顏醉更春占將南國貌惱殺別家人粉汗沾巡盞花鈿逐舞茵明朝綺牕下離恨兩殷勤

迴至瓜洲獻侍中

紫微垣裏舊賓從來向吳門謁府公奉使謬持嚴助節登門初識魯王宮笙歌隱隱違離後煙水茫茫悵望中日暮瓜洲江北岸兩行清淚滴西風

邵伯埭下寄高郵陳郎中

故人相別動經年候館相逢倍慘然顧我飲冰難輟棹感君扶病爲開筵河灣水淺翹愁鷺柳岸風微噪暮蟬欲識酒醒魂斷處謝公祠畔客亭前

謫居館州累得韓高二舍人書作此寄之

三峯煙靄碧臨谿中有騷人理釣絲會友少於分袂日謫居多却在朝時丹心歷歷吾終信俗慮悠悠爾不知珍重韓君與高子殷勤書札寄相思 舒人以潛曉天柱爲三峯

和張先輩見寄二首

去國離羣擲歲華病容憔悴媿丹沙谿連舍下衣長潤山帶城邊日易斜幾處垂鉤依野岸有時披褐到鄰家故人書札頻相慰誰道西京道路賒

清時淪放在山州邛杖紗巾處處游野日蒼茫悲鵩舍水風陰濕弊貂裘雞鳴候旦寧辭晦松節凌霜幾換秋兩首新詩千里道感君情分獨知丘

印秀才至舒州見尋別後寄詩依韻和

羈游白社身雖屈高步辭場道不卑投分共爲知我者相尋多媿謫居時離懷耿耿年來夢厚意勤勤別後詩今日谿邊正相憶雪晴山秀柳絲垂

行園樹

松節凌霜久蓬根逐吹頻羣生各有性桃李但爭春

題雷公井

搶靄愚公谷蕭寥羽客家俗人知處所應爲有桃花

送彭秀才

賈生去國已三年短褐閑行皖水邊盡日野雲生舍下有時京信到門前無人與和投湘賦媿子來浮訪戴船滿袖新詩好迴去莫隨騷客醉林泉

移饒州別周使君

正憐東道感賢侯何幸南冠脫楚囚皖伯臺前收別宴喬公亭下艤行舟四年去國身將老百郡徵兵主尚憂更向鄱陽湖上去青衫憔悴淚交流

避難東歸依韻和黃秀才見寄

慼慼逢人問所之東流相送向京畿自甘逐客紉蘭佩不料平民著戰衣樹帶荒村春冷落江澄霽色霧霏微時危道喪無才術空手徘徊不忍歸

詶郭先輩

太原郭夫子行高文炳蔚弱齡負世譽一舉游月窟仙籍第二人時人故稱屈昔余吏西省傾蓋名籍籍及我竄羣舒向風心鬱鬱歸來

暮江上雲霧一披拂雷雨不下施猶作池中物念君介然氣感時思奮發示我數篇文與古爭馳突綵縟粲英華理深刮肌骨古詩尤精奧史論皆宏拔舉此措諸民何憂民不活吁嗟吾道薄與世長迂闊顧我徒有心數奇身正絀論兵屬少年經國須儒術夫子無自輕蒼生正愁疾

和集賢鍾郎中

石渠冊府神仙署當用明朝第一人腰下別懸新印綬座中皆是故交親龍池樹色供清景浴殿香風接近鄰從此翻飛應更遠偏尋三十六天春

送劉山陽

舊族知名士朱衣宰楚城所嗟吾道薄豈是主恩輕戰鼓何時息儒冠獨自行此心多感激相送若爲情

題伏龜山北隅

茲山信岑寂陰崖積蒼翠水石何必多宛有千巖意孰知近人境日暮含佳氣池影搖輕風林光澹新霽支頤籍芳草自足忘世事未得歸去來聊爲宴居地

送黃梅江明府（江前爲江夏令有善政今更宰小邑賦詩留別作此和之）

封疆多難正經綸臺閣如何不用君江上又勞爲小邑篋中徒自有雄文書生膽氣人誰信遠俗歌謠主不聞一首新詩無限意再三吟味向秋雲

詠梅子真送郭先輩

忠臣本愛君仁人本愛民寧知貴與賤豈計名與身梅生爲一尉獻疏來君門君門深萬里金虎重千鈞向永且不用（劉向谷永）況復論子真拂衣遂長往高節邈無鄰至今仙籍中謂之梅真人郭生負逸氣百代繼遺塵進退生自知得喪吾不陳斯民苟有幸期子一朝伸

和蕭郎中午日見寄

細雨輕風采藥時褰簾隱几更何爲豈知澤畔紉蘭客來赴城中角黍期多罪靜思如對蘖赦書纔聽似含飴謝公制勝常閑暇願接西州敵手棋

送黃秀才姑熟辟命

世亂離情苦家貧色養難水雲孤棹去風雨暮春寒幕府才方急騷人淚未乾何時王道泰萬里看鵬摶

送王四十五歸東都

海內兵方起離筵淚易垂憐君負米去惜此落花時想憶看來信相寬指後期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

和太常蕭少卿近郊馬上偶吟

田園經雨綠分畦飛蓋閑行九里堤拂袖清風塵不起滿川芳草路如迷林開始覺晴天迥潮上初驚浦岸齊怪得仙郎詩句好斷霞殘照遠山西

又和

抱甕何人灌藥畦金銜爲爾駐平堤村橋野店景無限綠水晴天思欲迷橫笛乍隨輕吹斷歸帆疑與遠山齊鳳城迴望真堪畫萬戶千門蔣嶠西

抛毬樂辭二首

歌舞送飛毬金觥碧玉籌管弦桃李月簾幕鳳凰樓一笑千場醉浮生任白頭

灼灼傳花枝紛紛度畫旂不知紅燭下照見彩毬飛借勢因期尅巫山暮雨歸

離歌辭五首

莫折紅芳樹但（平）知盡意看狂風幸無意那忍折教殘

朝日城南路旌旗照綠蕪使君何處去桑下覓羅敷

事與年俱往情將分共深莫驚容鬢改只是舊時心

暫別勞相送佳期願莫違朱顏不須老留取待郎歸

拂匣收珠佩迴燈拭薄粧莫嫌春夜短匹似楚襄王

夢游三首

魂夢悠揚不奈何夜來還在故人家香濛蠟燭時時暗戶映屏風故

故斜檀的慢調銀字管雲鬟低綴折枝花天明又作人間別洞口春深道路賒

繡幌銀屏杳靄間若非魂夢到應難牕前人靜偏宜夜戶內春濃不識寒蘸甲遞觴纖似玉含詞忍笑膩於檀錦書若要知名字滿縣花開不姓潘

南國佳人字玉兒芙蓉雙臉遠山眉仙郎有約長相憶阿母無猜不得知夢裏行雲還倏忽暗中攜手乍疑遲因思別後閑牕下織得迴文幾首詩

徐公文集卷第二

徐公文集卷第四

東海徐鉉

和蕭少卿見慶新居

湘浦懷沙已不疑京城賜第豈前期鼓聲到晚知坊遠山色來多與靜宜簪履尙應憐故物稻粱空自媿華池新詩問我偏饒思還念鷦鷯得一枝

又和

蓬蓬偶駐知多幸斷鴈重聯愜素期當戶小山如舊識上牆幽蘚最相宜清風不去因栽竹隙地無多也鑿池更喜良鄰有嘉樹綠陰分得近南枝

送勳道人之建安

下國兵方起君家義獨聞若爲輕世利歸去臥溪雲挂席衝嵐翠攜筇破蘚紋離情似霜葉江上正紛紛

送許郎中歙州判官兼黟縣

嘗聞黟縣似桃源況是優游冠玳筵遺愛非遙應臥理（許嘗宰涇縣）祖風猶在好尋仙（許宣平黟縣人得道）朝衣舊識熏香史祿米初營種秫田大底宦游須自適莫辭離別二三年

送彭秀才南游

問君孤棹去何之玉笥春風楚水西山上斷雲分翠靄林間晴雪入澄溪琴心酒趣神相會道士仙童手共攜他日時淸更隨計莫如劉阮洞中迷

和明上人除夜見寄

酌酒圍爐久愁懷默自增長年逢歲暮多病見兵興夜色開庭燎寒威入硯冰湯師無別念吟坐一燈凝

正初和鄂州邊郎中見寄

潦倒含香客淒涼賦鵩人未能全卷舌終擬學垂綸故友暌離久音書問訊頻相思俱老大又見一年新

送劉司直出宰

之子有雄文風標秀不羣低飛從墨綬逸志在青雲柳色臨流動春光到縣分賢人多靜理未爽醉醺醺

送從兄赴臨川幕

梁王籍寵就東藩還召鄒枚坐兔園今日好論天下事昔年同受主人恩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樹繁唯有音書慰離別一杯相送別無言

送龔員外赴江州幕

煩君更上築金臺世難民勞藉俊才自有聲名馳羽檄不妨談笑奉罇罍元規樓迥淸風滿匡俗仙春畫障開莫忘故人離別恨海潮迴處寄書來

送朱先輩尉廬陵

我重朱夫子依然見古人成名無媿色得祿及慈親莫歎官資屈寧論活計貧平生心氣在終在靜邊塵

送德林郎中學士赴東府詩序

德林始以才術優贍入參近司旋以地望淸雅寵登書殿會東鄙克復上以君有遺愛於淮海之都故輟侍從之班攝尹正之任吾一二親友共餞行舟鉉也不才請以言贈理大國若烹小鮮言不可撓之也況亂後乎德林當本仁守信體寬務斷大兵之後民各思乂聽其自理任其自營爲之上者導其蒙遏其淫而已示之以聰明則民益迷拘之以禁令則民重困棄仁則吏暴失信則衆惑急則民傷不斷則民懈愼此四者何往而不臧噫嘻吾黨皆忘形者也平生以來胥會者幾何思當雞犬相聞舟輿不接開口而笑攜手而遊在吾輩勉之而已忘身徇國急病讓夷德林此行宜減離戀盍各賦一物以爲贈乎九月十七日序

得江　奉送德林郎中學士　喬舜上

摻袂向江頭朝宗勢未休何人乘桂楫之子過楊州颯颯翹沙鴈漂漂逐浪鷗欲知離別恨半是淚和流

得酒　徐鉉上

酌此杯中物茱萸滿把秋今朝將送別他日是忘憂世亂方多事年加易得愁政成頻一醉亦未減風流

得菊　蕭彧上

離情折楊柳此別異春哉含露東籬豔汎香南浦杯惜持行次贈留插醉中迴暮齒如能制玉山甘判頹

得遠山　徐鍇上

瓜步妖氛滅崑崗草樹清終朝空極望今日送君行報政秋雲靜微吟曉月生樓中長可見持用減離情

得水　陳元裕上

上善湛然秋恩波洽帝猷謾言生險浪豈爽見安流汎去星槎遠溶來月練浮滔滔對離酌入洛稱仙舟

得新鴻別諸同志　鍾蒨上

隨陽來萬里點點度遙空影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辭絕漠無定似驚蓬我有離羣恨飄飄類此鴻

送陳先生之洪幷寄蕭少卿

聞君仙袂指洪涯我憶情人別路賒知有歡娛游楚澤更爲書札到京華雲間驛閣連江靜春滿西山倚漢斜此處相逢應見問爲言搔首望龍沙

送龔明府九江歸寧

茂宰辭官去扁舟著綵衣湓城春酒熟匡阜野花稀解纜垂楊綠開帆宿鷺飛一朝吾道泰還逐落潮歸

和江西蕭少卿見寄二首

亡羊歧路媿司南二紀窮通聚散三老去何妨從笑傲病來看欲嬾朝參離腸似線常憂斷世態如湯不可探珍重加飡省思慮時時斟酒壓山嵐

身遙上國三千里名在朝中二十春金印不須辭入幕麻衣曾此歎迷津卷舒由我真齊物憂喜忘心卽養神世路風波自飜覆虛舟無計得沉淪

送薛少卿赴青陽

我愛陶靜節吏隱從弦歌我愛費徵君高臥歸九華清風激頹波來者無以加我志兩不遂漂淪浩無涯數奇時且亂此圖今愈賒賢哉薛夫子高舉凌晨霞安民卽是道投足皆爲家功名與權位悠悠何用誇攜朋出遠郊酌酒藉平沙雲收遠天靜江闊片帆斜離懷與企羨南望長咨嗟

送高起居之涇縣

右史罷朝歸之官句水湄別我行千里送君傾一巵酒罷長歎息此歎君應悲亂中吾道薄卿族舊人稀胡爲佩銅墨去此白玉墀吏事豈所堪民病何可醫藏用清其心此外愼勿爲縣郭有佳境千峯谿水西雲樹杳迴合巖巒互蔽虧彈琴坐其中世事吾不知時時寄書札以慰長相思

宿茅山寄舍弟

茅許稟靈氣一家同上賓仙山空有廟舉世更無人獨往誠違俗浮名亦累真當年各自勉雲洞鎮長春

晚憩白鶴廟寄句容張少府

日入林初靜山空暑更寒泉鳴細巖竇鶴唳眇雲端拂榻安棋局焚香戴道冠望君殊不見終夕凭欄干

題紫陽觀

南朝名士富仙才追步東鄉遂不迴丹井自深桐暗老祠宮長在鶴頻來巖邊桂樹攀仍倚洞口桃花落復開惆悵霓裳太平事一函真跡鏁昭臺

贈奚道士 含象

先生曾有洞天期猶傍天壇摘紫芝處世自能心混沌全真誰見德支離玉霄塵閉人長在金鼎功成俗未知他日飈輪謁茅許願同雞犬去相隨

題碧巖亭贈孫尊師

絕境何人識高亭萬象含凭軒臨樹杪逆目極天南積靄生泉洞歸

雲鎖石龕丹霞披翠巘白鳥帶晴嵐仙去留虛室龍歸漲碧潭幽巖君獨愛玄味我曾耽世上愁何限人間事久諳終須脫羈鞅來此會空談

題白鶴廟

平生心事向玄關一入仙鄉似舊山白鶴唳空晴眇眇丹沙流潤暮潺潺嘗嗟多病嫌中藥擬問真經乞小還滿洞烟霞互陵亂何峯臺榭是蕭閑

步虛詞五首

氣爲還元正心由抱一靈凝神歸罔象飛步入青冥整服乘三素旋綱躡九星瓊章開後學稽首奉真經

天帝黃金闕真人紫錦書霓裳紛蔽景羽服迥陵虛白鶴能爲使班麟解駕車靈符終願借轉共世情疎

聖主過幽谷虛皇在蘂宮五千宗物母七字秘神童世上金壺遠人間玉篇空唯餘養身法修此與天通

何處求玄解人間有洞天勤行皆是道謫下尚爲仙蔽景乘朱鳳排虛駕紫烟不嫌園吏傲願在玉宸前

三素霏霏遠盟威凜凜寒火鈴空滅沒星斗曉闌干佩響流虛殿爐烟在醮壇蕭寥不可極驂駕上雲端

留題

瑤壇醮罷晚雲開羽客分飛俗士迴爲報移文不須勒未曾游處待重來

和陳洗馬山莊新泉

已開山館待抽簪更要巖泉欲洗心常被松聲迷細韻忽流花片落高岑便疏淺瀨穿莎徑始有清光映竹林何日煎茶醞香酒沙邊同聽暝猿吟

奉和七夕應令

今宵星漢共晶光應笑羅敷嫁侍郎斗柄易傾離恨促河流不盡後期長靜聞天籟疑鳴佩醉折荷花想豔粧誰見宣猷堂上宴一篇清韻振金鐺

又和八日

微雲疎雨淡新秋曉夢依俙十二樓故作別離應有以擬延更漏共無由那教人世長多恨未必天仙不解愁博望苑中殘酒醒香風佳氣獨遲留

和印先輩及第後獻座主朱舍人郊居之作

成名郊外掩柴扉樹影蟬聲共息機積雨暗封青蘚徑好風輕透白疎衣嘉魚始賦人爭誦荊玉頻收國自肥獨坐公廳正煩暑喜吟新詠見玄微（印以南有嘉魚賦及第）

和致仕張尚書新創道院

梓澤成新致金丹有舊情挂冠朝睡足隱几暮江清藥圃分輕綠松牕起細聲養高寧厭病默坐對諸生（尚書時有痞疾）

和尉遲贊善秋暮僻居

登高節物最堪憐小嶺疎林對檻前輕吹斷時雲縹緲夕陽明處水澄鮮江城秋早催寒事望苑朝稀足晏眠庭有菊花罇有酒若方陶令媿猶賢

和陳贊善致仕還京口

海門山下一漁舟中有高人未白頭已駕安車歸故里尚通閨籍在龍樓泉聲漱玉牕前落江色和烟檻外流今日君臣厚終始不須辛苦畫雙牛

京使迴自臨川得從兄書寄詩依韻和

珍重還京使殷勤話故人別離長挂夢寵祿不關身趣向今成道聲華舊絕塵莫嗟容鬢老詩句逐時新

陪鄭王相公賦簷前垂冰應教依韻

牕外虛明雪乍晴簷前垂霤盡成冰長廊瓦疊行行密晚院風高寸寸增玉指乍拈簪尚媿金階時墜礕難勝晨飡堪醒曹參酒自恨空腸病不能

送禮部潘尚書致仕還建安

名遂功成累復輕鱸魚因起舊鄉情屐聲初下金華省帆影看離石首城化劍津頭尋故老同亭會上問仙卿冥鴻高舉眞難事相送何須淚滿纓

和尉遲贊善病中見寄

仙郎移病暑天過却似冥鴻避尉羅晝夢乍驚風動竹夜吟時覺露霑莎情親稍喜貧居近性嬾猶嫌上直多望苑恩深期勿藥青雲歧路未蹉跎

池州陳使君見示游齊山詩因寄

往歲曾遊弄水亭齊峯濃翠暮軒橫哀猿出檻心雖喜傷鳥聞弦勢易驚病後簪纓殊寡興老來泉石倍關情今朝池口風波靜遙賀山前有頌聲

再領制誥和王明府見賀

蹇步還依列宿邊拱辰重認舊雲天自嗟多難飄零困不似當年膽氣全雖樹晚花疏向日龍池輕浪細含烟從來不解爲身計一葉悠悠任大川

送高舍人使嶺南

西掖官曹近南溟道路遙使星將渡漢仙棹乍乘潮柳映靈和拆梅依大庾飄江帆風淅淅山館雨蕭蕭陸賈眞迂闊終童久寂寥送君何限意把酒一長謠

和王明府見寄

時情世難消吾道薄宦流年厄此身莫歎京華同寂寞曾經兵革共漂淪對山開戶唯求靜貰酒留賓不道貧善政空多尚淹屈不知誰是解憂民

和方泰州見寄

逐客恓恓重入京舊愁新恨兩難勝雲收楚塞千山雪風結秦淮一尺冰置禮筵空情豈盡投湘文就思如凝更殘月落知孤坐遙望船牕一點星

文獻太子挽歌詞五首

國有承祧重人知秉哲尊清風來望苑遺烈在東藩此日升緱嶺何因到寢門天高不可問烟靄共昏昏

夏啓吾君子周儲上帝賓音容一飄忽功業自紛綸露泣承華月風驚麗正塵空餘商嶺客行哭下宜春

出處成交讓經綸有大功淚碑瓜步北棠樹蒜山東百揆方時敘重離遂不融故臣偏感咽會是歎三窮

甲觀光陰促園陵天地長蕭笳咽無韻賓御哭相將盛烈傳彝鼎遺文被樂章君臣知己分零淚亂無行

綵仗清晨出非同齒胄時愁烟鎖平甸朔吹繞寒枝楚客來何補緱山去莫追迴瞻飛蓋處擁袂不勝悲

送王員外宰德安

家世朱門貴官資粉署優今爲百里長應好五峯游柳影連彭澤湖光接庾樓承明須再入官滿莫淹留

以端谿硯詶張員外水精珠兼和來篇

請以端谿潤醻君水玉明方圓雖異器功用信俱呈自得山川秀能分日月精巾箱各珍重所貴在交情

奉使九華山中塗遇青陽薛郎中

故人相別動相思此地相逢豈素期九子峯前閑未得五谿橋上坐多時甘泉從幸余知忝宣室徵還子未遲且飲一杯消別恨野花風起漸離披

奉命南使經彭澤值王明府不在留此

遠使程途未一分離心常要醉醺醺那堪彭澤門前立黃菊蕭疏不見君

南都遇前嘉魚劉令言游閩嶺作此與之

我持使節經韶石君作閑游過武夷兩地山光成獨賞隔年鄉思暗相知洪涯壇上長岑寂孺子亭前自別離珍重分岐一杯酒強加飡飦數吟詩

閤皁山

殿影高低雲擁映松陰繚繞步徘徊從今莫厭簪裾累不是乘軺不
得來

玉笥山留題

仙鄉會應遠王事知何極征傳莫辭勞玉峯聊一息形骸已銷散心
想都凝寂真氣自清虛非關好松石九仙皆積學洞壑多遺跡遊子
歸去來胡爲但征役

廬陵別朱觀先輩

桂籍知名有幾人飜飛相續上青雲解憐才子寧唯我遠作卑官尚
見君嶺外獨持嚴助節宮中誰薦長卿文新詩試爲重高詠朝漢臺
前不可聞

文彧少卿文山郎中交好深至二紀已餘睽別數年二子
長逝奉使嶺表塗次南康弔孫氏之孤於其家覩文彧手
書於僧室慷慨悲歎留題此詩

孫家虛座弔諸孤張叟僧房見手書二紀歡遊今若此滿衣零淚欲
何如腰間金印從如斗鏡裏霜華已滿梳珍重遠公應笑我塵心唯
此未能除

朱處士相與有山水之願見送至南康作此以別之

憐君送我至南康更憶梅花庾嶺芳多少仙山共遊在願君百歲尚
康強

清明日清遠峽作

嶺外春過半塗中火又新殷勤清遠峽留戀北歸人

迴至南康題紫極宮裏道士房

王事信靡盬飲冰安足辭胡爲擁征傳乃至天南陲天南非我鄉留
滯忽踰時還經羽人家豁若雲霧披何以寬吾懷老莊有微詞達士
無不可至人豈偏爲客愁勿復道爲君吟此詩

和歙州陳使君見寄

新安風景好時令肅轅門身貴心彌下功多口不言韜鈐家法在儒
雅素風存簪履陪遊盛鄉閭俗化敦臨牕山色秀繞郭水聲喧纖絡
文章麗矜嚴道義尊樓臺秋月靜京庾晚雲屯曉吹傳衙鼓晴陽展
信旛一篇貽友好千里倍心論未見歸驂動空能役夢魂

和賈員外戩見贈玉蘂花栽

瓊瑤一簇帶花來便斸蒼苔手自栽喜見唐昌舊顏色爲君判病酌
金罍

光穆皇后挽歌三首

仙馭期難改坤儀道自光閟宮新表德沙麓舊膺祥素帟堯門掩凝
笳畢陌長東風慘陵樹無復見親桑

承樂留虛位長陵啓夕扉返虞嚴吉仗復土掩空衣功業投三母光
靈極四妃唯應彤史在不與露花晞

隱隱閶門路煙雲曉更愁空瞻金輅出非是濯龍游德感人倫正風
行內職修還隨偶物化同此畏軒丘

嚴相公宅牡丹

但是豪家重牡丹爭如丞相閣前看鳳樓日暖開偏早雞樹陰濃謝
更難數朵已應迷國豔一枝何幸上塵冠不知更許憑欄否爛熳春
光未肯殘

侍宴賦得歸鴈

夜靜羣動息翩翩一鴈歸清音天際遠寒影月中微何處雲同宿長
空雪共飛陽和常借便免與素心違

又賦早春書事

苑裏芳華早皇家勝事多弓聲達春氣弈思養天和煖酒紅爐火浮
舟綠水波雪晴農事起擊壤聽賡歌

薔薇詩一首十八韻呈　東海侍郎

太尉中書令鄭王　從善

綠影覆幽池芳菲四月時管絃朝夕與組繡百千枝盛引牆看遍高
煩架屢移露輕濡綵筆蜂誤拂吟髭日照玲瓏幔風搖翡翠帷早紅
飄蘚地狂蔓挂蛛絲嫩刺牽衣細新條窣草垂晚香難暫捨嬌態自
相窺深淺分前後容華互盛衰鐏前留客久月下欲歸遲何處繁臨

砌誰家密映籬絳羅房燦爛碧玉葉參差分得殷懃種開來遠近知
晶熒歌袖袂柔弱舞腰支膏嚼誰將比庭萱自合嗤匀粧低水鑑泣
淚滴烟霏畫擬憑梁廣名宜亞楚姬寄君十八韻思拙媿新奇

依韻和令公大王薔薇詩

綠樹成陰後羣芳稍歇時誰將新濯錦挂向最長枝卷箔香先入凭
欄影任移賞頻嫌酒渴吟苦怕霜髭架迥籠雲幄庭虚展繡帷有情
縈舞袖無力胃遊絲嫩蘂鶯偷采柔條柳伴垂荀池波自照梁苑客
嘗窺玉李尋皆謝金桃亦暗衰花中應獨貴庭下故開遲委豔粧苔
砌分華借槿籬低昂匀灼爍濃淡疊參差幸植王宮裏仍逢宰府知
芳心向誰許醉態不能支芍藥天教避玫瑰衆共嗤光明烘晝景潤
膩裛輕霏麗似期神女珍加重衛姬君王偏屬詠七子盡搜奇

和門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韻

暖吹入春園新芽競粲然才教鷹觜拆未放雪花妍荷杖青林下攜
筐旭景前(採茶須在日未出前)孕靈資雨露鍾秀自山川碾後香彌遠烹來色
更鮮名隨土地貴味逐水泉遷力藉流黄暖形模紫筍圓(茶之美者有圓撲紫筍)
正當鑽柳火遥想湧金泉(陽羨茶山有金沙泉修貢時出)任道時新物須依古法
煎輕甌浮綠孔孤竈散餘烟甘薺非予匹宫槐讓我先(槐芽亦可為茶)竹孤
空冉冉荷弱謾田田解渴消殘酒清神感夜眠十漿何足饋百榼盡
堪捐采擷唯憂晚營求不計錢任公因焙顯陸氏有經傳愛甚真成
僻嘗多合得仙亭臺虚静處風月豔陽天自可臨泉石何妨雜管絃
東山似蒙頂願得從諸賢

徐公文集卷第四

徐公文集卷第五 詩五

東海徐鉉

春雪應制

繁陰連曙景瑞雪灑芳辰勢密猶疑臘風和始覺春縈林開玉蘂飄座裛香塵欲識宸心悅雲謡慰兆人

進雪詩

欲使新正識有年故飄輕絮伴春還近看瓊樹籠銀闕遠想瑶池帶玉關潤逐麰麰鋪綠野暖隨杯酒上朱顔朝來花蕚樓中宴數曲賡歌雅頌閒

自題山亭三首

簪組非無累園林未是歸世喧長不到何必故山薇　小舫行乘月高齋臥看山退公聊自足爭敢望長閑　跂石仍臨水披襟復挂冠機心忘未得棊局與魚竿

和陳表用員外求酒

暑天頻雨亦頻晴簾外閑雲重復輕珍重一壺酬絕唱向風遥想醉吟聲

奉和右省僕射西亭高臥作

院靜蒼苔積庭幽怪石欹蟬聲當檻急虹影向簷垂晝漏猶憐永叢蘭未覺衰疎篁巢翡翠折葦覆鸕鷀對酒襟懷曠圍棊旨趣遲景皆隨所尚物各遂其宜道與時相會才非世所羈賦詩貽座客秋事爾何悲

憶新淦觴池寄孟賓于員外

往年淦水駐行軒引得清流似月圓自有谿光還碧甃不勞人力遞金船潤滋苔蘚欺茵席聲入杉松當管絃珍重詩人頻管領莫教塵土咽潺潺

右省僕射後湖亭閑宴鉉以宿直先歸賦詩留獻

湖上一陽生虛亭啓高宴楓林烟際出白鳥波心見主人忘貴達座客容疵賤獨慙殘照催歸宿明光殿

送孟賓于員外還新淦

暫來城闕不從容却佩銀魚隱玉峯雙澗水邊欹醉石九仙臺下聽風松題詩翠壁稱逋客采藥春畦狎老農野鶴乘軒雲出岫不知何日再相逢

孟君別後相續寄書作此酬之

多病怯煩暑短才憂近職跂足北牕風遥懷浩無極故人易成別詩句空相憶尺素寄天涯淦江秋水色

納后夕侍宴

天上軒星正雲間湛露垂禮容過渭水宴喜勝瑶池彩霧籠花燭升龍肅羽儀君臣歡樂日文物盛明時簾捲銀河轉香凝玉漏遲華封傾祝意觴酒與聲詩

又三絕

時平物茂歲功成重翟排雲到玉京四海未知春色至今宵先入九重城

銀燭金爐禁漏移月輪初照萬年枝造舟已似文王事卜世應同八百期

漢主承乾帝道光天家花燭宴昭陽六衣盛禮如金屋彩筆分題似柏梁

北苑侍宴雜詠詩

竹

勁節生宮苑虛心奉豫遊自然名價重不羨渭川侯

松

細韻風中遠寒青雪後濃繁陰堪避雨効用待東封

水

碧草垂低岸東風起細波横汾從遊宴何謝到天河

風

昨朝纔解凍今日又開花帝力無人識誰知玩物華

菊

細麗披金彩氛氳散遠馨汎杯頻奉賜緣解制頹齡

柳枝詞十首 座中應制

金馬辭臣賦小詩梨園弟子唱新詞君恩還似東風意先入靈和蜀柳枝

百草千花共待春綠楊顏色最驚人天邊雨露年年在上苑芳華歲歲新

長愛龍池二月時毿毿金線弄春姿假饒葉落枝空後更有梨園笛裏吹

綠水成文柳帶搖東風初到不鳴條龍舟欲過偏留戀萬縷輕絲拂御橋

百尺長條婉麴塵詩題不盡畫難真憑君折向人間種還似君恩處處春

風暖雲開晚照明翠條深映鳳凰城人間欲識靈和態聽取新詞玉管聲

醉折垂楊唱柳枝金城三月走金羈年年為愛新條好不覺蒼華也似絲

新春花柳競芳姿偏愛垂楊拂地枝天子偏教詞客賦宮中要唱洞簫詞

凝碧池頭蘸翠漣鳳凰樓畔簇晴煙新詞欲詠知難詠說與雙成入管絃

侍從甘泉與未央移舟偏要近垂楊櫻桃未綻梅花老折得柔條百尺長

奉和宮傅相公懷舊見寄四十韻

謝傅功成德望全鑾臺初下正蕭然摶風乍息三千里感舊重懷四十年西掖新官同買馬南朝興運似開天文辭職業分工拙流輩班資讓後先每愧陋容勞刻畫長慙頑石費彫鐫晨趨綸掖吟春永夕會精廬待月圓立馬有時同草詔聯鑣幾處共成篇閑歌柳葉翻新曲醉詠桃花促綺筵少壯況逢時世好經過寧慮歲華遷雲龍得路須騰躍社櫟非材合棄捐再謁湘江猶是幸兩還宣室竟何緣已知瑕玷勞磨瑩又得官司重接連驄漏分宵趨建禮從遊同召赴甘泉雲開閶闔分臺殿風過華林度管絃行止不離宮仗影衣裾嘗惹御鑪烟師資稷契論中禮依止山公典小銓多謝天波垂赤管敢教晨景過華塼翺飛附驥方經遠巨楫垂風遂濟川玉燭調時鈞軸正台階平處德星懸嚴廊禮絕威容肅布素情深友好偏長擬營巢安大廈忽驚操鉞領中權吳門日麗龍銜節京口沙晴鷁畫船蓋代名高方赫赫戀恩心切更乾乾袁安辭氣忠仍懇吳漢精誠直且專却許丘明師紀傳更容疎廣奉周旋朱門自得施行馬厚祿何妨食萬錢窗疎尚應勞獻替清談唯見論空玄東山妓樂供閑步北牖風涼足晏眠玄武湖邊林隱見五城橋下棹洄沿曾移苑樹開紅藥新鑿家池種白蓮不遣前騶妨野逸別尋逋客互招延碁枰寂靜陳虛閣詩筆沉吟劈彩牋往事偶來春夢裏閑愁因動落花前青雲舊侶嗟誰在白首親情倍見憐盡日凝思殊悵望一章追敘信精研韶顏莫與年爭競世慮須憑道節宣幸喜書生為將相定由陰德致神仙羊公剩有登臨興尚子都無嫁娶牽退象天山鎮浮競起為霖雨潤原田從容自保君臣契何必扁舟始是賢

相公垂覽和詩復貽長句輒次來韻

西院春歸道思深披衣閑聽暝猿吟鋪陳政事留黃閣偃息神機在素琴玉柄暫時疎末座瑤華頻復惠清音開晴便作東山約共賞煙霞放曠心

九日落星山登高

秋暮天高稻穟成落星山上會諸賓黃花汎酒依流俗白髮滿頭思古人巖影晚看雲出岫湖光逢見客垂綸風煙不改年長度終待林泉老此身

十日和張少監

重陽高會古平臺吟徧秋光始下來黃菊後期香未減新詩捧得眼還開每因佳節知身老却憶前歡似夢迴且喜清時屢行樂是非名

利盡悠哉

御筵送鄧王

禁裏秋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數程滿座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

和張少監晚菊

憶共庭蘭倚砌栽柔條輕吹獨依隈自知佳節終堪賞爲惜流光未忍開采擷久盈掌握馨香還解滿罇罍今朝旬假猶無事更好登臨汎一杯

送馮侍郎

聞君竹馬戲毗陵誰道觀風自六卿今日聲明光舊物共看旌旆擁書生斬蛟橋下谿煙碧射虎亭邊草路清應念筵中倍離恨老來偏重十年兄

又絕句寄題毗陵驛

曾持使節駐毗陵長與州人有舊情爲向驛橋風月道舍人髭鬢白千莖

陳侍郎宅觀花燭

今夜銀河萬里秋人言織女嫁牽牛珮聲寥亮和金奏燭影熒煌映玉鈎座客亦從天子賜更籌須爲主人留世間盛事君知否朝下鸞臺夕鳳樓

送蕭尚書致仕歸廬陵

江海分飛二十春重論前事不堪聞主憂臣辱誰非我曲突徙薪唯有君金紫滿身皆外物雪霜垂領更離羣鶴歸華表望不盡玉笥山頭多白雲

賦得秋江晚照

落日照平流晴空萬里秋輕明動楓葉點的亂沙鷗罾網魚梁靜臺登稻穗收不教行樂倦冉冉下城樓

奉和子龍大監與舍弟贈答之什

石渠東觀兩優賢明主知臣豈偶然鴛鷺分行皆接武金蘭同好共忘年懷恩未遂林泉約竊位空慙組綬懸多少深情知不盡好音相慰強成篇

史館庭梅見其毫末歷載三十今已半枯嘗僚諸公唯相公與鉉在耳覩物興感率成短篇謹書獻上伏惟垂覽

東觀婆娑樹曾憐甲拆時繁英共攀折芳歲幾推移往事皆陳迹清香亦暗衰相看宜自喜雙鬢合垂絲

鼎臣學士侍郎以東館庭梅昔翰苑之毫末今復半枯向時同僚零落都盡素髮垂領茲唯二人感舊傷懷發於吟詠惠然好我不能無言輒次來韻攀和　悅

憶見萌芽日還憐合抱時舊歡如夢想物態暗還移素豔今無幾朱顏亦自衰樹將人共老何暇更悲絲

再次前韻代梅答

託植經多稔頃筐向盛時枝條雖已改情分不曾移莫訝堦前老還同鏡裏衰更應憐墮葉殘吹挂蟲絲

太傅相公深感庭梅再成絕唱曲垂借示倍認知憐謹用舊韻攀和

禁省繁華地含芳自一時雪英開復落紅藥植還移（謂嘗爲翰林又爲史館）靜想分今昔頻吟歎盛衰多情共如此爭免鬢成絲

太傅相公以東觀庭梅西垣舊植昔陪盛賞今獨家兄唱和之餘俾令攀和輒依本韻伏媿斐然　鍇

靜對含章樹（漢有含章簷下樹）閑思共賞時香隨荀令在根異武昌移物性雖搖落人心豈變衰唱酬勝笛曲來往韻朱絲

鼎臣學士侍郎楚金舍人學士以再傷庭梅詩同垂寵和清絕感歎情致俱深因成四十字陳謝　悅

人物同遷謝重成念舊悲連華得瓊玖合奏發塤篪餘枿雖無取殘芳尚獲知問君何所似珍重杜秋詩

太傅相公以庭梅二篇許舍弟同賦再迂藻思曲有虛稱

謹依韻奉和庶中感謝

舊眷終無替流光自足悲攀條感花蕚和曲許塤箎前會成春夢何人更己知緣情聊借喻爭敢道言詩

太傅相公與家兄梅花酬唱許綴末篇再賜新詩俯光拙句謹奉清韻用感鈞私伏惟采覽　鍇

重歎梅花落非關塞笛悲論文叨接蕚末曲媿吹箎（毛詩云仲氏吹箎）枝逐清風動香因白雪知陶鈞敷友悌更賦邵公詩

和鍾大監汎舟同游見示

潮溝橫趣北山阿一月三游未是多老去交親難暫捨閑中滋味更無過谿橋樹映行人渡村徑風飄牧豎歌孤櫂亂流偏有興滿川晴日弄微波

又和游光睦院

寺門山水際清淺照孱顏客櫂晚維岸僧房猶掩關日華穿竹靜雲影過堦閑箕踞一長嘯忘懷物我閒

和張少監舟中望蔣山

谿路向還背前山高復重紛披紅葉樹閒鬬白雲峯盡日慵移櫂何年醉倚松自知閑未得不敢笑周顒

御札

新酒初熟偶與鄭王諸公閒嘗於清宴堂廡之閒既覽秋物復矚霜蕤因賦茱萸一題以遣此時之興卿鴻才敏思不可獨醒宜應急徵同賦前旨

茱萸詩　　翰林學士臣徐　鉉　進

萬物慶西成茱萸獨擅名房排紅結小香透夾衣輕宿露𩂯猶重朝陽照更明長和菊花酒高宴奉西清

奉和御製茱萸

臺畔西風御果新芳香精彩麗蕭辰柔條細葉粧治好紫蔕紅芳點綴勻幾朶得陪天上宴千株長作洞中春今朝聖藻偏流詠黃菊無由更敢鄰

蒙恩賜酒奉旨令醉進詩以謝

明光殿裏夜迢迢多病逢秋自寂寥（臣以病戒酒多時）蠟炬乍傳丹鳳詔御題初認白雲謠今宵幸識銜罇味明日知停入閤朝爲感君恩判一醉不煩辛苦解金貂

秋日汎舟賦蘋花

素豔擁行舟清香覆碧流遠煙分的的輕浪汎悠悠雨歇平湖滿風涼運瀆秋今朝流詠處即是白蘋洲

題梁王舊園

梁王舊館枕潮溝共引垂藤繫小舟樹倚荒臺風淅淅草埋欹石雨翛翛門前不見鄒枚醉池上時聞鴈鶩愁節士逢秋多感激不須頻向此中游

奉酬度支陳員外

古來賢達士馳騖唯羣書非禮誓弗習違道無與居儒家苦迂闊遂將世情疎吾友嗣世德古風藹有餘幸遇漢文皇握蘭佩金魚俯視長沙賦恓恓將焉如

明道人歸西林求題院額作此送之

昔從岐陽狩簪纓滿翠微十年勞我夢今日送師歸曳尾龜應樂乘軒鶴謾肥含情題小篆將去挂巖扉

送宣州丘判官

憲署游從阻平臺道路賒喜君馳後乘於此會仙槎綏酌遲飛蓋微吟望綺霞相迎在春渚暫別莫咨嗟

北使還襄邑道中作（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獨行梁宋道河流激似飛林葉飄如掃程遥苦晝短野迥知寒早還家亦不閑要且還家了

禁中新月

今夕拜新月沉沉禁署中玉繩疎間彩金掌靜無風節換知身老時平見歲功吟看北墀暝蘭燼墜微紅

觀吉王花燭

王門嘉禮萬人觀況是新承置醴歡花燭喧闐丞相府星辰搖動遠遊冠歌聲暫閱閬宮漏雲影初開見露盤帝里佳期頻賦頌長留故事在金鑾

棋賭賦詩輸劉起居 奐

刻燭知無取爭先素未精本圖忘物我何必計輸贏賭墅終規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視笑高詠兩三聲

春盡日游後湖贈劉起居 劉時方燒藥

今朝湖上送春歸萬頃澄波照白髭笑折殘花勸君酒金丹成熟是何時

送察院李侍御使廬陵因寄孟員外

繡衣乘馹急如星山水何妨寄野情肯向九仙臺下歇閑聽孟叟醉吟聲

後湖訪古各賦一題得西邸

南朝藩閫地八友舊招尋事往山光在春晴草色深曲池魚自樂叢桂鳥頻吟今日中興運猶懷翰墨林

送德邁道人之豫章

禪靈橋畔落殘花橋上離情對日斜顧我乘軒慙組綬羨師飛錫指煙霞樓中西嶺真君宅門外南州處士家莫道空談便無事碧雲詩思更無涯

送陳祕監歸泉州

風滿潮溝木葉飛水邊行客駐驂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鄉關賀監歸世路窮通前事遠半生談笑此心違離歌不識高堂慶特地令人淚滿衣

又聽霓裳羽衣曲送陳君

清商一曲遠人行桃葉津頭月正明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

又題白鷺洲江鷗送陳君

白鷺洲邊江路斜輕鷗接翼滿平沙吾徒來送遠行客停舟爲爾長歎息酒旗漁艇兩無猜月影蘆花鎮相得離筵一曲怨復清滿座銷魂鳥不驚人生不及水禽樂安用虛名上麟閣同心攜手今如此金鼎丹砂何寂寞天涯後會眇難期從此又應添白髭願君不忘分飛處長保翩翩潔白姿

徐公文集卷第五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卷第六 制一

東海徐　鉉

保寧王制　南昌王制
張居詠制　馬希崇舒州節度使制
馮延己加特進制　林仁肇浙西節度使制
鄧王加司空制　上太后尊號制
徐運授太子太保制　朱業江州節度使制
朱業宣州節度使制　劉從効檢校太師制
嚴續除司空制　改封江王制
謝匡加特進制　鄭王加元帥制
朱業加中書令制　馬在貴加官制
游簡言平章事制

保寧王制

門下昔先王聰明時憲文質載周親親之義莫之或改乃知封建之重宗社攸賴友愛之美風教攸先寅奉舊章敢忘循舉二十弟某稟質沖粹慎德孝恭出言有章好學不倦故我文考慈訓備隆而能踐修嘉猷惠迪前哲卓爾令器時惟老成粵予眇沖肇當纘服賴貽謀之啓後仰垂鑒之在天尚念多艱懼弗克荷是用睦懿親以佑涼德班宗彝以懷萬邦錫爾以山川表爾以車服師長之任申而寵之敦敘之恩於是乎在於戲苴茅侯社禮莫縟焉連華棣萼親莫昵焉履信思順可以無悔尊師重道事以多聞盡愛敬以奉親顔極惠和以厚宗室勿怵勿懥有初有終服我訓詞永光懿烈可

南昌王制

門下昔西周之分陝服則曰風聲所存南朝之治楊州則曰本根攸寄非親賢碩望不足以表東夏非輔相重位不足以副具瞻天下爲公百王不易肆予敷命匪敢有私長子某敦信厚之風秉孝恭之德允迪前烈率由生知自剖麟符往綏淮甸尊敬師保奉行詔條有所問而不干知爲善之最樂東楚之俗向風而安時以爲能朕亦自慰夫陟明賞善有國大典苟得其所雖親何嫌是用特就留臺寵開相府崇貴之數儀制存焉噫爲政無他勤則有繼舉德甚易終之實難無以安佚自居而忘夙夜之戒無以驕貴自負而忽藥石之言治亂善敗則有先聖之遺經憲章文物則有中朝之成式諮訪佩服身先行之敬哉慎哉無忝多訓可

張居詠制

門下昔在先王任賢尚齒出將入相所以任賢也尊師重傅所以尚齒也况乎擇藩屏之寄膺輔導之求高步承華誕揚師訓克堪其選我有人焉某負貞幹之材稟純厚之德亟更庶尹歷事累朝昇元始基賴其獻納故陟鑾臺之位爰立作相保大踰歲籍其綏懷故委龍節之權受脤之杜懋乃嘉績叶于朕心殿邦政成輯瑞來覲方圖位著爰得僉諧而昔自故相已嘗爲保重煩耆德俾傳東朝尊敬之儀典章斯在噫昔者叔孫疎廣善於其職克繼來躅可不慎哉勉著嘉猷以副時望可

撫州節度使馬希崇除舒州節度使制

門下姬周同德曹叔封於王畿炎漢功臣楊僕恥居關外是知藩翰之重所寄必同遠近之差以斯爲寵我有成命爾其敬聽某識度恢弘風猷茂遠家勳蓋世不怙貴以驕人多難薦臻每忘身而濟物智能適變仁足亢宗來庭不俟於七旬保境豈徒於五郡劉總舉全燕之地弘正輸雄魏之邦故實攸存懋章何恡是用加之鈇賜尊以上公陟負璽之崇資委建牙於列鎮虛襟而見前席與談言語有章威儀可則既叶跂予之望且堅戀闕之心藹爾誠明形于表疏愈歎忠勤之操宜更節制之權而永泰全軍舒庸舊國地望無懸於汝水封疆密邇於王城用諧日近之言尚資河潤之福俾迴新命往受中權於戲大義昭彰朝恩渙汗千里之地可以觀政三軍之帥可以圖功永樹風聲無忘多訓可

太弟太保馮延己落起復加特進制

門下爵賞之行憲章斯在急於務則適其變終其事則歸於禮將軍

重位足以奪孝子之情特進崇班自昔冠諸侯之上申爲懋典允屬公才具官馮延己儒雅積中機神應物風雲夙契魚水冥符處多士之朝副具瞻之望及移相府出鎮臨川封境綏懷聲猷茂遠頃集蓼莪之痛俯從金革之權露冕有誠輯瑞來覲疇咨舊德保佑東朝比踈傅之在前允諧擬議類魯公之拜後適就變除俾進崇階庶申優寵於戲將相之重資爾以惟聖儲兩之尊繫爾以成德知人則哲予用弗疑勉揚令圖無忝多訓可落起復冠軍大將軍加特進餘並如故

林仁肇浙西節度使制

門下建侯樹屏有國之攸先崇德報功百王之所共斯爲令典予敢忘之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濟南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林仁肇稟此星芒鬱爲時幹鼓鼙之氣指勍敵而愈高金石之心因時艱而益壯故能灼殊功於南部夷多壘於東門元戎所行績用昭著及總留務于浙之西戍師著無犯之威察俗有惟清之化屹爾京口殷然長城予惟汝嘉俾正藩守因爾才略樹之風聲雄師大邦所以屏王室尊官盛典所以懋官成惟惠惟和有嚴有翼使予無東顧之慮者繄其賴焉克堅一心以永百祿可依前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使持節都督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充鎮海軍節度使浙江西道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功臣散官勳封如後

紀國公封鄧王加司空制

門下宗子維城艮臣惟聖故有王社之數鼎司之權親親賢賢古之大訓也我有成命時惟至公第七子某識度淹通器質清粹就傅之歲威儀不愆出閤已來問望所著向由邦政入踐中樞內形將順之規外盡彌綸之業人知親附俗待和平邦家之基斯實悠賴今六騑巡守萬乘啓行方資匽蹕之勤宜有疇庸之典畫南陽而錫壤掌邦土以命官併加馭貴之資益峻具瞻之望於戲義極君父愛敬之道兼焉任綜文武弛張之政存焉爾其佩服前訓咨詢舊德勿驕勿惰有初有終永樹風聲以保元吉

上太后尊號制

門下膺昊穹之眷荷宗祏之重何嘗不嚴奉慈訓聿循孝理所以化成天下弘濟多艱親親尊尊教之大者也況沉潛之德丕顯於國風輔佐之勤光昭於王業今遺恩累洽靈鑒在天俾予小子恭踐大寶思弘任姒之烈紹恢三五之基彝章盛典敢忘祇奉宜上大行國主皇后尊號爲太后

太子少傅徐運授太子太保制

門下崇德尚賢推恩錄舊茲惟令典允屬時英子以眇躬嗣膺丕業戚藩之望羽翼之恩敢忘寵章用光師道某清直稟氣忠厚爲資實戚里之所宗歷累朝而見重敬慎卽保家之主恭勤無出位之思爰自京口臨藩克貞師律鸞臺作相足厚時風留侯旋務於退身疎受更聞於稱職純誠益著雅望攸高昨者預奉綴衣導揚末命忠貞以濟典禮無違顧惟沖人懼德弗嗣當此承祧之日益堅重傅之懷是用就改崇資仍加食賦於戲班崇一品秩視三師苟非賢臣孰克臻此永期納誨無替令猷可

朱業江州節度使制

門下古者諸侯之賢入爲卿士上公之寵出爲方伯故中外之任踐更攸宜我有勳臣咸曰名將藩維宿衛夾輔沖人肆予仰成是用伸告某家傳武略天賦純誠名因勇聞位以材致周旋數紀佐佑累朝由裨將以統元戎勳勞滋茂自百城而登連帥聲政洽聞寵益盛而若驚位益高而愈讓予纂服之始駿奔來朝且堅戀闕之心因處周廬之任忠貞彌固夙夜惟寅輦下肅清時乃之力永言舊德豈忘予懷會九江元侯入奉朝任中流之寄非賢不居是用輟蘭綺之權付金符之重往分巨屏更佇殊庸噫爾師旅以壯軍聲明紀律以宣庶政可畏可愛富之教之是汝所長無替前効陟明有典厥惟欽哉可

朱業宣州節度使制

門下車服之寵所以報功藩閫之權所以觀政茲爲令典允屬信臣

某智勇推高忠貞特立秉武經而致用服戎政以居多誠悃洞然終始一揆及分符出守持節主留恩信並行詔條畢舉肅連營而無犯視赤子以如傷所臨之方去思仍在向鍾多難入衛京師憂國忘家令行禁止羣情自固戎事以寧肆予仰成時乃之力今疆埸俯靜烝黎未康宣城奥區國家巨屏方當謀帥是用策勳資果毅以壯先聲假惠和而蘇疲俗付爾節鉞往鎮撫之惟爾慈儉足以安民剛正足以行法必當望風自理投刃皆虛宜弘寛大之規以集中庸之德勉茲具美永振嘉猷可

泉州節度使劉從効檢校太師制

門下望高於朝則享師保之任惠加於物則進土田之封所以啓佑沖人藩屏王室者也我有寵數屬於元侯某山岳儲精星芒稟異挺全才而應用激大義以致身而自際會先期奮揚奇策靜一方之多難越萬里以來庭故得倚作藩宣誓之帶礪而能恩威洽著紀律修明戎政有經理聲日遠黎獻有不欺之頌朝廷無南顧之憂茂績忠規古難其比粤予眇質嗣德弗明賴我友邦越乃賢帥推誠翼戴克荷景靈渙汗之恩唯恐不至是用增以井賦崇爲太師美號峻階併伸殊渥噫乞言之禮可以觀德殿邦之寄可以樹勳勉揚令圖永錫繁祉可

右揆嚴續除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門下天作司牧必生丞弼非君臣同體道則不明非律呂交感功則不濟粤予眇質負荷景靈不有時賢豈戡多難敬若先意疇茲舊臣某純粹炳靈惠和成性襲台鼎之慶連肺腑之親歷奉累朝亟更庶尹憂國家之事知無不爲經夷險之間中立不倚言必由於忠信行必自於誠明勞而弗矜謙以自牧先朝鑒其誠志任以腹心須當巡守之初俾貳主留之寄盡規竭慮夜思晝行京輔以寧時乃之力及奉揚末命以佑沖人送往事居禮無違者忠勳茂績人無間然今二后在天萬物思理予方乃眷民亦具瞻是用命作司空倚爲左相兼國史樞機之任進升階食賦之資豈曰寵章是同憂責嗚呼受遺作弼厥惟艱哉爾其崇遠大之謨布簡寬之政詢箴諫之士塞便佞之言滿假自賢則其智益蔽虛懷接物則其猷益光念茲在茲以底于道可

信王改封江王加中書令制

門下唐堯之聖也既以序九族爲先漢祖之隆也亦以守四方在念矧予小子弗堪多難實賴羣后共康烝民粤有賢侯亦在諸父庸勳表德敢或愛焉第二十叔某天賦機神生知禮樂肇開朱邸則孝敬之道升聞出建齋壇則威和之風遠振況五嶺之際俗雜地雄吏服其明民安其教煦如冬日隱若長城孤以不明祗奉丕今上御名咨乃庶尹至于友邦師保之規既自家而形國蓼蕭之澤當由親而及遠是用正左相之位崇三司之儀增賦進封併伸寵數於戲昔我文考並建懿親藩屏所繫社稷是衛燕翼之旨可不勉歟敬佇嘉猷以永繁祉可

謝匡策加特進階增食邑

門下王者均慶推恩無遠弗及矧有舊德居然將臣方申求舊之懷豈悋疇庸之典某素推勇氣夙負壯圖立功旗鼓之間發跡風雲之會出分符竹入守關防翼衛天門董齊蘭錡咸著在公之績可觀適用之材享此期頤保茲優逸臻富壽之福全終始之名比之古人不可多得孤以眇質嗣守慶基方資無改之規式重後凋之節俾升階序仍進戶封於戲二品崇資三朝貴仕人臣寵祿何以過斯勉荷朝恩永揚令問可

鄭王加元帥江寧尹制

門下睦親尊賢王者之盛業也中台上將有國之重任也是必疇咨公議稽若前經舉而行之謂之令典我有愛弟時惟宗英論道經邦勳德滋茂肆予有命允叶厥中某挺命世之才秉生知之哲機神穎邁器宇沖深自寶玉分封緇衣授職內藴清明之德外宣寅亮之功持謙下之資以親附百姓體勤儉之節以表率時風學問該通每諮詢而自益忠誠孝悌常將順以無違昔者三后叶心十亂同德允茲

古義非爾而誰粵予眇躬惠迪先訓獲守大業汔臻小康實繄手足之賢以集股肱之寄無德不報雖親何嫌是用誕舉渥恩就加名數夫元帥者民之司命中樞者國之宗臣尹京所以表則四方增封所以藩輔王室毗倚之重何以加斯於戲義兼國家權總文武動靜之際治亂繫焉所先者在乎弼諧所慎者在乎聽受清如止水故是非之說不可欺平如懸衡故善惡之徵不能惑有犯無隱非好異也不違如愚非苟合也唯公是務惟道是從所務必老成所親必端士服茲多訓永樹英聲可

朱業加中書令宣州節度使制

門下予嘗顧藩屏之重思黎獻之康欲使折衝之威迭行於封略惠和之化普及於方州既報政之屢聞乃改轅而敷寵咨爾賢帥聽吾話言某武毅致身忠厚成性踐更事任昭著勳庸倚若金湯誓之帶礪自持使節出鎮中流恢簡易之風立嚴明之令仁而有斷吏不敢欺故使萬井阜安連營輯睦藹爾殿邦之績叶予進律之文率是通才何適不可予以宣城列鎮甸服奧區久闕元戎未孚王化藉爾有成之政副吾共理之懷右相之崇宰司所重申爲殊獎以極朝恩於戲有惠於民有功於國中台貴位累鎮劇權苟非純誠何以臻此爾尚守益恭之節勵匪懈之心永懋嘉猷以光時望

馬在貴加官制

門下盡忠於國者其報深有勞於事者其澤厚方切念功之義仍當均慶之初不有寵章孰先懋典馬某深沉有勇質重寡言少推學劍之能早識擇君之舉自策名旗鼓受任疆場履險身先有功不伐向分符竹實制要衝化行於富庶之時節著於艱難之際純誠懿績時論多之入總禁營遂成優秩富壽之福無闕敬慎之風愈高予惟汝嘉思有以勸勵此推恩之際俾升掌武之資噫忠勳既明寵祿亦至終始之義今古所高勉揚令猷以享元吉

游簡言左僕射平章事制

門下昔在明王膺圖嗣統雖復格天光表繼文下武猶曰實相以濟又曰克艱厥臣矧惟寡昧疇咨庶尹若乃承弼之重毗倚之隆詢於具瞻敢或輕授游某世濟文雅挺生公器中興之始卽爲辭臣重熙在運亟更近署忠爲令德實浮於名譪然直聲允洽時望先皇帝省方展義分命羣司藉爾重臣輔予小子直躬無避正辭不詔翊從行闕克申其勞至於受命交兵之間抗節履危之際繇義以濟知無不爲此皆古之所以爲艱予之所以嘉尙者也間歲出於獨斷命長南宮議者但高其盡公之誠未許其理劇之用遂能正身而令當官不回厲風霜之威以糾其慢堅夙夜之節以率其勤請託不行紀綱自舉羣議由是咸伏六職以之孔修風雨不渝始終一致實爲國器想見古人而躬親簿領之間遽成勞勩從容廟堂之上未盡謀猷疇庸之典予所多愧是用命作左相陟茲鸞臺進金紫之崇階典圖書之祕府勳爵井賦併示寵名於戲釋細務足以導節宣之和參大政足以暢彌綸之業繄爾致君之効成我知臣之明往惟欽哉無假多訓可

徐公文集卷第六

徐公文集卷第七

東海　徐　鉉

李匡明御史大夫制　宋齊丘知尙書省制
劉崇俊起復制　馮延魯江都少尹制
王彥儔加階制　李匡明舒州刺史制
趙丕御史中丞制　陳褒制
杜昌業江州制　招討妖賊制
魏王宣州大都督制　王崇文等並本州觀察使制
高逸休壽州司馬制　李萼節度副使制
馮延己兼起居郞閤居常兼起居舍人制
王仲連米崇楷等制　查文道知雜制
張義方勤政殿學士制　劉彥貞觀察使制
外祖母追封制　刁紹工部尙書制
張義方左常侍制　李貽業宗正卿制
陳繼善工部侍郎制　蕭儼祠部郎中制
陳景進工部郎中制

李匡明御史大夫制

勑御史所職實爲紀綱百官之邪得以糾正衆目不理得以舉明使朝庭凜然罔懈于位玆朕之攸賴而和庶政也向者治刑不暇官業靡申遂用省其訊鞫之煩委以澄清之寄庶循理本諒在得人通議大夫守吏部尙書柱國賜紫金魚袋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李匡明學術優深德望清重可副丞相以鎭時風中散大夫守右常侍判御史臺事柱國賜紫金魚袋趙丕自掌憲司克勤于職而侍從之列朝夕論思期於弼違宜在專任今以庶獄移從理官可歸騎省以備顧問各踐乃位允期懋功匡明可御史大夫丕可守本官罷判臺事

宋齊丘知尙書省制

勑兩掖南宮樞機之地也元台上公股肱之寄也況親賢在位中外具贍式敘彝倫爰申明命夫真宰之重大政咸歸出納王言固當綜錄侍中壽王某向兼南省未叶舊章宜罷判尙書省便領中書門下兩省事太保齊丘雖道在經邦方資納誨而事殷會府兼籍允釐可知尙書省事大元帥齊王總納百揆以貞萬邦凡曰謨猷悉關獻替其三省事並取齊王參決朕允思恭己以荷景靈用一國之才敢辭則哲成天下之務庶叶無爲方俟沃心豈勞多訓

劉崇俊起復制

勑匡時啓運功臣威邊將軍濠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濠州諸軍事守濠州刺史渦口兩城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崇俊濠上觀風克昭祖服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劉佑晉陵守土允茂政經而皆夙練軍聲習知邊要方深朝寄遽屬內艱永言護塞之權宜舉墨縗之制俾加寵命改授階資勉抑孝心以從王事並可起復雲麾將軍餘如故

馮延魯江都少尹制

勑朝議郎行尙書虞部員外郎武騎尉賜緋魚袋馮延魯頃者尹縣留都首變田制克勤於事以利於人自歸朝行已踰周歲如聞衆庶未甚樂成矧彼浩穰所宜均一是用假爾亞尹往畢舊功其在條理得中厚薄無橈俾乃比屋咸遂所安止於刑讞之繁亦以公平爲用務令稱職無忝加恩可以本官判江都少尹公事

王彥儔加階制

勑王者旌董戎之功重殿邦之任疏寵之命因事有加所以勸能而佇効也佐時衛聖功臣建威將軍康化軍節度池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尉兼侍中使持節池州諸軍事池州刺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王彥儔作鎭方隅克揚威信師謀不撓庶政有常肅爾先聲宣我朝命向者起於哀制授以崇階禮適就於變除寄方隆於藩屛俾從增邑式示推恩勉揚令圖無替丕績可光祿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餘如故

李匡明舒州刺史制

勑通議大夫守御史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李匡明向緣時望命長憲臺旣歷歲時亦聞敬愼方佇茂績以光大猷遽覩拜章固辭重位俾全寵遇宜輟準繩尙賴分憂無忘守節可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使持節舒州諸軍事守舒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餘散官賜邑如故

趙丕御史中丞制

勑朕以御史未理庶政靡清思得良臣副吾愼選中散大夫守右散騎常侍柱國賜紫金魚袋天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趙丕再履憲署欽若攸司迭爲侍臣匡予不及俾授格心之寄宜膺獨坐之權夫才識兼通然後能得大體公正無黨然後能肅百司糾正失中則紀綱撓顧避不言則職業隳爾其欽哉無辱朕命可御史中丞餘官勳賜爵邑如故

陳褒制

勑出身事主忠之効也以年致政古之制也淳風將振斯道復行朕用嘉焉宜示優寵宣徽使某官陳褒以敬愼之操俊乂之才輔予潛九之初叶我司聰之寄出納惟允佐佑盡規勤勞王家數紀於是永念耆德方注虛懷遽從知退之言亟有懸車之請雖面諭難抑豈舊功可忘而司衞列卿秩崇務簡俾退辭近侍猶在立朝勉迴高尙之心式厚君臣之義可衞尉卿

杜昌業江州制

勑十連之帥百城之長藩屏王室其揆一也隨時省置何常之有焉朕祗荷慶基懋循古訓迭用舊德以頒詔條交修予違踐更爾位肆因大慶式舉朝章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京兆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杜昌業始以明敏肅恭服勞近密出納惟允固愼無違先帝用能委之邦政明九伐以恢王略堅一心以迪大猷六事允諧時乃之用將圖爾効且盡其才朕以中流之寄九江爲重控五嶺之衝要鎭百蠻之驛騷屬予相臣入總樞務惟爾公望克嗣其勳是用輟夏官之崇膺外臺之職尙虛使節以便理戎其往愼乃攸終遵我成憲簡易以申令恩信以卽師惟惠惟忠無忝朕命依前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本州團練觀察使散官勳如故

招討妖賊制

朕聞先王之靜人也四夷咸賓尙先愼德之誠一夫不獲則軫納隍之心是故導以仁聲浹之惠澤猶不可化遂威有刑昨者領表遺甿聚爲寇盜違其上命犯彼戰鋒而敢乘我國哀伺我邊隙侵軼我封部誘惑我黔黎保據谿山肆爲剽掠朕以肇膺丕業先洽德音矧彼狂徒皆吾赤子弗忍盡殺冀其自新所以雖命師徒且令招撫而兇愚不革結聚愈繁暴害吏民攻圍縣邑一至於此其能久乎國有常刑吾又何愛仍聞衆軍致討累有殺傷平人無辜曝骨于野興言及此永惻朕心況常賦及期三農失業特申矜恤更示懷來虔州今年應屬省租稅並可放免仍委諸縣長吏安存編戶宣示國恩防護警巡勿令擾動妖賊張茂賢首爲劫盜罪在難容若能束身歸降亦與洗滌收錄如聞命之後因循未賓卽令招撫諸軍分路進討如所在百姓及徒黨中有能擒斬茂賢者不計有官無官並賜三品賞錢一萬貫莊一區并已分產業並永放苗稅差役傳之子孫此恩不改若能同心計畫及數內或擒獲得稱王稱統軍軍使之屬幷次第首級止於一隊一寨頭領者卽約此例等降優賞放免苗稅差役或能自出身歸投有田畝者各令歸業仍放三年賦租無田者委本道錄奏各與逐便優穩安排及重加賞賚如兇惡不迴爲諸軍擒獲者不問人數卽便處斬明申威信汝自擇焉諸軍將士有能斬獲茂賢殺戮支黨官賞之制並越常規予不食言爾宜自勵朕永惟止殺許彼悛心且妖賊等燒毀倉儲蹂踐禾稼聚食則資糧立盡外取則穀實不收進則大軍扼其前退則領兵掎其後況烏合之衆本不同心緩則苟避征租急則各圖恩賞函首來獻翹足可期咨爾羣黨等自保家鄉共思寧息與其碎身於鋒刃孰若樂業於閭里咨爾將士等各奮驍雄早成功績與其暴師於境上孰若受賞於轅門體我深懷速清

邊徼布告本道咸使聞知

魏王宣州大都督制

勑惟先王體國經野建邦設都並立懿親以蕃王室當畿服之地則任輔翊之重有戎昭之績乃增督護之威是以王略恢而諸侯和矣宣城重鎮陪京之南制天險之津梁據三楚之襟帶境環千里邑聚萬民我朝以來戎寄尤切太師魏王受鉞先帝建牙是邦宣導皇風董齊師律生殖茂遂禮讓興行時惟懋功叶此時論粵朕小子懼德弗堪允孚大猷其在叔父雖師保之命已迪茂章而剌舉之名未極公望宜升大府式壯中權於戲立愛之恩予不敢怠敬保之義王其謂何勉啓乃心以底于道可升宣州爲大都督府以魏王爲宣州大都督府長史餘並如故仍編入冊命宣降

王崇文劉仁瞻張鈞並本州觀察使制

勑守邊之要在乎崇垣翰而重威令也任能之方在乎因善政而加寵秩也懋迪斯道時惟令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守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崇文儒雅飾身威猛宣用入奉旅賁之列出申剌舉之能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劉仁瞻沉厚有謀明斷能理護塞之略歷任弗遷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張鈞踐履班行昭著聲問守土之効一心靡違而皆克嗣乃勳誕揚我武協比成績勤勞王家朕以眇躬欽承鴻業實賴良將綏爰四方肆於布慶之辰而有加等之命就升使職並駕兼車仍崇馭貴之封增立將軍之號併申寵寄尚示克終無懈乃誠以底于理陟明有典予不敢忘崇文可光祿大夫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守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路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仍賜號威勇將軍散官勳如故仁瞻可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袁州諸軍事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賜號貞威將軍散官勳如故鈞可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進封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仍賜號武威將軍散官勳如故

高逸休壽州司馬制

勑朝議郎行袁州司馬賜緋魚袋高逸休立身謹行聞于朝廷負才好謙老於州縣先皇獎異錫以銀章優秩自居十數年矣其子熺秉乃直筆爲吾史臣適當均慶之初先有腰金之命而愛敬之切發於中誠乞循迴授之文庶遂顯親之義辭旨懇激覽之惻然俾允所陳且成其美仍加寵秩以就懸車噫望族舊人唯爾而已覩本朝之恢復拖紫綬以優游孝子克家耆年致養茲惟盛事足慰爾心可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壽州都督府司馬致仕賜紫金魚袋

宣州營田副使兼馬步都指揮使李蕚可節度副使罷軍職

勑王者官人之旨必褒賢能而均勞逸也列辟垂憲予弗之忘某官李蕚夙負壯圖少爲裨將餘勇可賈有勞不矜泗水剖符邊候寧晏宣城從帥連營輯和而將領之權久煩耆德毗贊之任未極初筵俾援尚齒之文就疏加等之命勉承朝獎無替忠誠可

駕部郎中馮延己兼起居郎屯田郎中闍居常兼起居舍人

勑朕凝旒端冕以臨萬邦而左右史臣執簡近侍言動得失注記無回故布政罔不臧承化罔不若惟聖攸賴慎柬難虛某官馮延己君子之儒多聞爲富發之爲直氣播之爲雄文某官闍居常行顧樞機學臻精博得廷臣之體多長者之言而皆踐彼周行奉予元子或奏記有翩翩之譽或罇罍多亹亹之談藹然清風叶此時望是宜兼領郎署咸躋掖垣於戲君舉必書朕敢忘於恭己無德不報爾勿怠於懋官各振公才副茲多訓可

侍御史王仲連可起居舍人監察米崇楷可右補闕

勑朕嘗思古先哲王所以致理區中垂憲萬祀者蓋有史臣以記其

過有諫官以弼其違或面諍于庭或舉書于冊故政令所及罔不化成而怠惰之心無自入矣將振斯典必求其人某官王仲連爰籍才能亟參秩序正己而率下盡節而向公某官朱崇楷早負時名尋升閨籍佩韋以臨事慎獨以修身而並服豸冠或司綱憲或立朝多按劾之奏或典刑有欽恤之心叶我懋章宜升右掖勉修官業以副簡求直筆正言無有所諱可

水部員外郎判刑部查文徽可侍御史知雜

勑秦漢以御史掌四方之記我朝以雜端正百官之邪其名則同所職實重副是慎選其惟通才某官查文徽克負美名早從交辟尋陟郎署升為王臣法讞之難俾其參決而察情無不當持議無不平俾上絕濫刑下知恥格率是幹用使持憲綱在能振舉霜威肅清朝序爾其直躬而處衆正色以當官糾謬繩愆無或顧避陟明有典可不懋哉可

左常侍張義方可勤政殿學士

夫珥金貂直騎省以備顧問非不重也而文學之選宜又加焉某是號名儒久登華貫臺閣踐歷聲實相符待極而來當官無撓朕祗奉先烈勤求大中諮訪闕疑籍爾稽古特加近職以示開懷順美弼違無忘讜直

楚州刺史劉彥貞可本州觀察使

勑懋官之旨非增秩不足以示寵行邊之任非進號不足以申威施之其人是為令典某寬厚得衆深沉有謀克荷家聲累膺朝寄百城觀政三郡底寧而長淮上游地雄師衆刺舉之職未極當官廉問之權實諧僉議因是敷寵更佇厥成噫千里之長三軍之帥任遇斯重勗庸是圖爾其敬哉無曠乃力可

外祖母追封某國夫人

勑昔帝欽明義先敦序九族既睦萬邦以懷矧乃推自業之恩疏漏泉之澤有光茂典式表孝心外祖母李氏麗德坤儀垂訓內則儲慶漸生民之什顯魂開石窌之田肆予眇躬弗忘祇稟而嗣膺鴻業若涉大川奉長樂以自寧過躍龍而軫念追遠之數宜有加焉是用進啓大邦載崇懿號昭示戚里知予永懷可

大理卿判戶部刁紹可工部尚書

勑周禮六卿皆有軍政漢制尚書奏事禁中歷代親重也如是今予有命亦屬其才某官刁紹始以幹能屢參繁劇向由卿等踐歷省垣制國用而無違登生齒而有羨丕顯成績是為才臣今朕祗嗣丕圖永懷司會俾率諸吏表于南宮爰陟冬卿式申慶澤爾其欽承彝訓修舉官司無忘克終以忝殊渥可

兵部侍郎張義方可左常侍

勑某珥貂服冕侍從獻替騎省之任也必以儒學大僚端方名士入膺茲選允叶茂章而爾義方可謂能矣踐歷臺省抑揚聲實純誠直道造次靡忘今予眇躬嗣守丕訓弗惠厥德思聞讜言乃均慶恩命為常侍從容左右敬佇嘉猷爾其念哉無渝乃節可

太常少卿李貽業可宗正卿

勑先王睦親也必求宗姓之賢者朝行之名臣為之表儀序其昭穆今我有命時惟舊章某官貽業學以潤身文以行禮貞以幹蠱直以事君有一於此是可嘉尚矧備四者非所謂名賢乎今朕嗣續丕基敷遵慶澤是用選於掌樂為我司屬使吾宗室有信厚之風非貽業而誰勉修厥官無忝多訓可

左司郎中陳繼善可工部侍郎

勑國有六職百工預其一焉我朝已來其選尤重矧自尚書郎而擢拜者不其鮮歟某官陳某以幹蠱之才克（今上御名）之美亟更庶尹遂歷省垣委之以繁雜之務而事益明兼之以摧筦之司而利不匱弘羊心計亦莫加焉屬朕出震嗣圖施令布慶二卿之任頗難其人今以繼善為之爾其可以稱職噫大僚之體存乎簡易興利之要在乎廉平無渝乃誠以撓吾法可

水部郎中判刑部蕭儼可祠部郎中賜紫

勑某官蕭儼夫王者之為政也任能舉直理刑懋功如斯而已矣今

秋官卿佐皆闕爾儀實專其司定法察情克舉攸職切言直氣屢聞於朝靡私厥躬何其愛朕之深也方將圖効適屬均恩是用就升名曹仍加命服俾耀省闥時予寵章爾其念哉無易乃心無回乃行決獄以寬簡當官以公平一心克終予慎嘉汝可

屯田郎中李景進可工部郎中

敕某官李景進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而不得何者非其人也今汝景進亦吾外戚而謹愿儒雅好學善言久爲臺郎頗副時望故均慶澤擢轉名曹彼漢推公而吾獎善兩得其道不亦宜乎

徐公文集卷第七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卷第八

東海徐　鉉

張援可司農卿制
李潯正授江都令制
潘處常可金部郎中制
高越可檢校水部郎中制
景逵檢校司空制
景迪可檢校左僕射制
鄭延樞可清江縣令制
艾筠可江都少尹制
閻度可江寧府參軍制
馮倜可秘書省正字制
李景述可虞部郎中制
趙丕可司農卿制
成幼文可主客員外制
袁特可浙西判官制
喬匡愛可浙西掌書記賜紫制
查文徽可樞密副使制
顧彥回可浙西推官制
周弘祚可池州刺史制
鮑濤可虔州判官制
閻居常可檢校司空制
韓熙載可兼太常博士制
張緯可句容令制
高越可水部郎中制
趙仁澤寧國軍都虞候制
高弼可元帥府書記制
孔昌祚可泗州刺史制
方訥可東都留守判官制
張師古可校書郎制
王崇昭可江西觀察衙推制
沈翱可大理司直制
李匡明可中書侍郎制
翟延祚可水部員外郎制
唐顯可監察御史制
馮延魯可勤政殿學士制
林廷皓責授制
告天地文

祭世宗皇帝文

太府卿張援可司農卿兼大理寺事

書曰任官惟人又曰惟刑之恤朕服斯道因舉而行某官張援爲性端方處衆和雅貞亮足以幹事哀矜足以得情亟更攸司弗易時用因予有慶期爾盡才命爲大農俾掌廷尉於戲庶獄之愼不可忘也單辭而行不可爲也平反伏念夜思晝行尙于措刑體我求理敬之哉

權知江都令李潯正授

勑四京令之重也其選惟一是必試可以進之均慶以寵之蓋欲愼厥官而安其政也某官李潯屢爲長吏綽有能名東夏之理不易其操事簡俗便予甚多之爰用加恩俾從真授勉欽朝獎無懈乃心可

和州司馬潘處常可金部郎中

勑先王之制官刑也過無所隱其肆大眚也善靡有遺無私之義於是乎在某早服時望亟更臺郎予在東朝列于賓席旋貳廷尉實奉邦刑偶違伏念之言遽貽一黜之命今朕祗嗣丕業誕敷慶恩豈以職事之愆遂忘罇俎之舊是用召自近郡陟于南宮勉承寵光以永無咎可

浙西判官高越可檢校水部郎中賜紫

勑王者之建藩輔也必命重臣以臨之又擇賢士以佐之政成當遷留而增秩古之制也高越以儒學淹雅見稱于時頃自南宮直于東觀筆削之言方勵弓旌之禮是求從事大邦率多婉畫有嘉令望爰屬慶恩俾假正郎仍紆紫綬服我加等之命無懈盡規之心

安陸郡公景逵檢校司空太府少卿

勑夫太上立德其次親親能兼之者鮮矣惟是具美屬于我朝某孝友資身貞幹爲質守樞機而無悔居富貴而不驕藹然善聲成此嘉器朕肇襲丕業廣覃慶恩矧有名臣近在宗屬是用假以空土列于亞卿仍進崇階併示優寵於戲行爲民則爾其勿忘愛克厥威朕不敢尙服我多訓永揚令圖

保定郡公景迪可朝散大夫檢校左僕射賜紫

勑朕歷選列辟見其睦親名器之難必當慎簡信不可私於其屬也故我疏寵務先推公保定郡公景迪靜惟端方動必孝敬佩師友之訓成信厚之風宗室之間問望尤著屬我嗣服之始叶于立慶之恩爾其率循令猷惠迪前烈勿驕勿惰以永乃成

左拾遺鄭延樞可清江縣令賜緋

勑夫邑令之有聲者入奉清列諫官之滿歲者出宰百里蓋朝廷憂民立政之意也某官早歷宦緒無廢官常擢參禁垣克服彝憲而南楚大邑長吏尤難命自周行往宣朝旨仍加朱紱以示殊恩無易乃心勉修所職

浙西判官艾鈞可江都少尹

勑天下之大建親分陝以尹之東夏之重選能設貳以維之茲用安民而政舉也某官艾鈞識量純素學術通明奉我東朝周知其善輟借侯幕載揚令名海隅之康鈞有其力夫以亞尹之難如彼而有適用之才若此俾膺慎選不亦宜乎勉勵公方更施勤績

閻度可江寧府參軍

勑鄉貢明經閻度士子起家而預清級者蓋亦有之自非才地兼茂則不能光朝命而叶時論矣以爾名父之子自強不息學業履行實浮於名屬予出震之初成我多士之世俾掾天府以漸亨衢無忘益恭更揚令問

馮倜可祕書省正字

勑五品子馮倜蘭臺圖書之府起家而預之自非有才孰克處此以爾早服嚴訓實揚令名勵學檢身如恐不及成爾嘉器富我士林俾授初資以漸清貫無忘詩禮之學以益刊正之勤可

舒州司馬李景述可虞部郎中

勑王者用士其要惟公苟得其才近親何避某官李景述承茂勳之後秉素士之風頗有美名聞于戚里郡丞之任爲久臺郎之位爲宜俾疏慶恩改授清級無忘師友之訓以奉朝廷之儀

江州判官趙丕可司農卿

勑王者之正百官也黜其有過其肆大眚也許以自新則邦典行而朝恩浹矣某官趙丕謹行以處衆克勤以在公臺省踐更誠心不替故先皇獎用寄以準繩而靡達官常自罹憲朕纘承鴻業廣布慶恩以其久列班行偶因迷謬特申渥澤俾授正卿勉勵乃心佇揚令望

江西推官成幼文可主客員外郎

勑諸侯之佐命于朝廷而治職有勞奏課稱最者則當升閨籍補爲省郎蓋勸能取士之旨也某從事大鎮于茲累年本以誠明濟之通敏論不阿諂政無頗邪一方允釐爾實有力今予寵爾以立朝之位命爾以司藩之官爾其敬哉無忝我陟明之典

洪州判官袁特可浙西判官

勑袁特朕以關輔之大控制要津出保傅之重鎮之以屏王室擇賓從之賢佐之以齊政經而特尹縣神州理甚簡便運籌威府言必端詳叶于東求宜授斯任夫潤之民固與洪無異而爾之操當與初不渝則官業允釐而朝獎無替矣敬服斯訓往勵乃司可

洪州掌書記喬匡舜可浙西掌書記賜紫制

勑喬匡舜朕以師傅之重敬而不違式遂便安俾臨關輔而軍旅之事不可無佐奏記之任不可非才聞匡舜以高文受知以直道從事歷歲斯久弘益居多故因其賓席之資加以紫綬之貴改轅東適從吾上公無替初心以忝朝命

知雜御史查文徽可起居郎樞密副使

勑秉記言之筆以侍左右受司聽之寄以典出納並居二職其可非才某官查文徽儒雅表文忠厚成質早踐華貫時爲名臣以南宮清望之資當憲府雄極之任提綱有序而衆目以理正身自處而周行以清物論與之予用嘉尚居中理極不亦可乎噫爲朕腹心注人耳目執節一懈悔咎隨之爾其慎之無忝吾命可

潤州丹徒令顧彥回可浙西推官

敇長人之吏親職爲勞觀風之佐坐籌爲異均其所任是曰優恩某官顧彥回以清節士風嘗參王府以耆年篤行出宰齊民課績尤異自當優寵驅馳州縣非爲所宜俾陟賓階奉我元老優游戚府足以光華

撫州刺史周弘祚可池州刺史

朕以將復淳風務先理道思得良二千石以安吾民儻副簡求迭授大郡斯蓋布政懋官之旨也某官周弘祚勳臣之子雅有父風自服佩恩華踐更事任訓齊武力能得士心綏懷邊戎克壯兵略俗阜秩滿序勞當遷朕觀其才可謂良矣青陽名郡控制中流前所任者咸屬重望今以授爾爾其欽哉進爵升階式示兼寵苟勤節弗易池人來蘇考績策勳吾有彝典

吉州判官鮑濤可虔州判官

敇虔之爲鎮俗雜地廣化不可一時生寇攘萑蒲既平閭井思乂可以佐吾良帥而寧吾齊民者亡聞某官鮑濤久倅列郡克舉官常從政以和理劇無滯況虔吉鄰郡聲績素彰便道之官率舊爲用副茲慎選誰曰不然爾其敬承無忝明訓

給事中閭居常可金紫檢校司空充廬州節度副使

敇王者推念舊之心申優賢之旨官序出處從其所安諒不可滯於一方也某官閭居常執心沖粹爲學精博修賢人之業多長者之言粵予纂承實重舊德俾掌駮議直于瑣闈而無妄之疾未痊貞退之請彌切重違誠願抑此朝恩俾佐藩方式便頤養金印紫綬邦士憲司併伸寵光以示優渥陟明之典當俟有瘳可

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熙載可太常博士

敇某官韓熙載朕以因心之感同軌有期嚴恭禋祀仍從此始求所以節豐儉而振廢闕者屬于禮官慎選其人必在時彥以熙載學問精贍辭氣亮直本以通識濟之奇文惟名與實咸副是命故輟自東觀列于曲臺使代稱禮樂之盛吾實有望於爾勉之哉

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張緯可句容令

敇爲政之要在乎安民長人之利在乎慎選故吾用古道擇尚書郎而命之某官張緯學問該通辭藝精絕自東朝載筆石室抽文朝論藹然以爲名士矧又洞識理體周知物情是爲通才何適不可王畿大邑既庶而富藉爾敏惠爲吾教之仍假臺郎以申朝獎苟聞報政豈恡加恩可

浙西判官高越可水部郎中

敇多士之世副臺郎之選者前代謂之賢乃知二署之屬例無輕授某官高越早踐朝序嘗爲史臣當官有聲聚學不倦頃屬上將出臨大藩輟參入幕之資備觀理劇之用府罷赴闕時名益高司川之秩俾從真授無忘職業以荷朝恩

左監門將軍趙仁澤可寧國軍都虞候

敇南藩之寄宣城爲最師勁而衆地近而雄故朝命列校以貳軍事所以重其威令也某官趙仁澤名將之子頗有父風在軍積年武略精練出寧大邑歸預禁營副予簡求俾隸宣部往綏乃績無替前勞

左司郎中高弼可元帥府書記

敇某官高弼王者之用師也必先以文告之命訓誓之辭故戎車之往記室爲重而朕前委愛弟實司邦政今命爾弼使典軍書任才責功其意斯在矧弼嘗參西掖尋履南省所歷之任籍籍有聲今能奮雄辭而塞慎選陟明之典予豈忘哉

左領軍將軍孔昌祚可泗州刺史

敇左領軍衛將軍甲仗宮城營造等使孔昌祚朕以長淮北偏隔閡戎夏惟彼泗口實當要衝凡爲守臣罔不慎選而昌祚以貞幹事以勤懋德周廬巡徼之政宮禁繁劇之司董齊典理靡有違者歷歲且久秉心不渝朕觀其才可爲邊將授以符竹付之臨淮爾其揚我武威修乃郡政登于考功之籍以塞任能之恩可

水部郎中方訥可主客郎中東都留守判官

敇某官方訥朕以分陝之任非親賢不可故迭用子弟以居守復以佩觿之齒唯訓導是務故慎選名德以從行而朕在東朝先皇命爾

訥列我賓席恭慎文雅抱其風度將順規諷揖其忠誠尋又奉子愛子益固是道今所授任非訥而誰客曹正郎留臺幕職往示兼寵爾其敬哉乃心不渝懋典寧忘

秘書郎田霖可東都留守巡官

勑某官田霖朕命愛子表正東夏管記之任罇俎之間唯才與行乃可是選而朕在儲貳則嘗知霖文藝直心綽有餘裕累參載筆之任近登祕籍之司列于王官頗叶時望故授以留臺之職副茲託乘之求爾往敬哉無忝予命

前山陽縣尉張師古可秘書省校書郎

勑王者之行慶也奬能振滯赦過責功如斯而已矣某前爲縣佐以公事罷免而聞其立身脩己有足多者故從其滌瑕之命升諸秘籍之司往服乃官勿重而悔

江州錄事參軍王崇昭可江西觀察衙推

勑某官王崇昭西南大藩庶政繁會獄訟之理欽恤是先重輕一隳手足無措必得朝士以典掌之而聞崇昭可當斯任往莅乃職無忘爲恭

前舒州錄事參軍沈翺可大理司直

勑某蔭藉從仕以儒術資身蓬閣曳裾早揚聲問侯藩載筆亦懋勤勞向事圭符實司綱紀州縣之職非其所長既失儀刑遂從罷秩今慶賞斯浹一眚咸矜復爾名籍俾參棘寺吾不記過爾其自修

前舒州刺史李匡明可中書侍郎

勑朕以不德恭承丕基思聞獻替之言以自開悟故以侍從之列尤用簡求矧乃職奉詔命地參公輔歷代精選可虛授乎某以風度爽邁克嗣遺（今上御名）以文章弘雅累踐清途先皇器之任遇尤重故其冠翰苑掌天官長憲臺肅千里靖恭於位績用有成舒人既康執璧來覲宜加疏等之命擢爲鳳閣侍郎敬之哉夫出爲諸侯非不貴也入首二品非無位也持重足以鎭物納忠足以報我匡正不逮予有望焉

歙州觀察推官翟延祚可水部員外郎

勑某以外諸侯吏入爲尚書郎者非推恩酬勞何以臻此聞爾宰百里佐廉車皆有政能宜當選任往祗乃事無忝予恩

大理司直唐顥可監察御史

勑某夫御史之列皆一時之清選而責任所由漸也聞爾執心有常從事以直持刑甚平允當官有勤勞故升諸朝廷俾之察視爾其懋乃才用脩我紀綱無傾側糾訐以爲能無依阿顧避以自守勿貽爾悔以忝予恩

禮部員外郎馮延魯可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

勑侍從庶職總同清要若乃參書殿之例備切問之重使如綸之命式光人文無詢之言不入吾耳所寄若是其選可知某惟望與才皆副是任況東畿亞府有理劇之用南宮禮典多伏奏之勤俾膺簡求必叶虛佇夫前言往行爾所祇服正辭讜議予之嘉聞無從非彝以忝多訓

筠州刺史林廷皓責授制

勑恥過作非言不顧行爲臣如此在法難容某頃自歸朝頗推有勇俾之爲將所以圖功及封疆多難之時車徒四出之際遂能激揚壯節指之師旅付以圭符而畏懦屢聞遁逃不暇震驚城守詿誤軍謀當此之時已宜行法予以義深罪己功在止戈既屈身以弭兵乃含垢而務德復移郡寄仍綰使權苟奏課之有聞亦在人而何棄未終考績爰掇訟辭猶且累上表章屢言（今上御名）陷洎遣制使明徵其辭乃自滁楊罷郡已來筠州移任之後侵漁公帑積數且多干犯詔條爲罪不一證據明具詞理並窮殊不省非更爲文過謂競厮養爲恥以對獄官爲羞欲蓋彌彰侮我何甚其武勇也既如彼其誠心也又如此儻猶弘恕何以律人尙以君臣之閒務全終始特從薄貶庶克自新勉荷寬恩無重而悔

告天地文

臣以寡昧叨嗣慶基對越上玄申養長樂側身恭己靡敢荒寧而聖

尊后自夏秋已來寢膳違裕醫藥備竭禱祠必至數月於是有加無瘳憂勞之誠不知所措敢陳蠲潔仰告威靈伏惟精懇上通玄恩錫祐哀臣烏烏之志憫臣欒棘之心使六氣惟和百祥荐降冀於旦夕速就康寧臣內顧眇躬弗明于道方深慈訓之益欲報劬勞之恩忝忝之懷區區於是瀝瀝肝膽以俟鑒臨

祭世宗皇帝文

稽古靈命造圖伊始聖人既生萬物咸理玄功格而高謝令問垂而不已通玉帛於無外執豆籩而萃止蓋百代之不易言皇猷之至美恭惟威德乃聖乃神爰初纘服舊邦惟新瞻顧函夏實始經綸三驅示禮四載彌勤濟之以武守之以文降鑒迴慮全國庇民既戢兵而禁暴咸服義以歸仁功成理定返朴還淳羣賢在位百度惟貞方將致宣王之薄伐楚老上之龍庭還師衽席檢玉云亭何祝壽之無感忽綴衣之在辰嗚呼哀哉神祔軒丘化流南國率感義以孺慕共銜哀而腷臆日月以之匿曜煙雲爲之改色痛輯瑞之長違恨攀髯而不得嗚呼哀哉汞惟下國獲嗣餘基奉天光而不早順文告以何遲仰霆電之震以警其失賴陽春之澤以赦其迷既賓禮之加厚亦恩情之過私大信有千齡之固承勸無再稔之期覽訃書而慟絕捧遺賜以漣而嗚呼哀哉集同軌於七月遏八音於四海喬山之冠劍長掩灞涘之川源不改敢薦忠信敬陳脯醢庶有感而必通願降神而如在

徐公文集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卷第九 冊書

東海徐　鉉

光穆后謚冊　封保寧王冊
追封許國太妃冊　蔣莊武帝冊
追封安王冊　追封豐王冊
劉仁贍改封越王冊　慶王進封陳王贈太尉冊
追贈留從効父冊　昭惠后謚議

光穆后謚冊

維年月日嗣國主某臣再拜稽首言臣聞體厚德而毋萬物存乎尊位騰耿光而蕃百世繫乎鴻名繼統廣業莫斯爲重顧惟小子懼忝貽謀對越祖宗敢揚公議伏惟大行聖尊后姜任顯族皇英茂德作合元聖長發祥符秉婦禮於儲闈正嬪則於四海孝心天賦惠問川流祚啓重熙尊歸理內率循陰教欽若皇猷順承利坤元之貞輔佐流周南之化慈撫公族仁懷六宮清淨廣於真風戒慎刑於外戚用能永錫蘩祉弘濟多難保佑沖人克荷丕(今上御名)仰繫慈訓方恢景福靈臺告祲永樂長違罔極之懷觸緒荒殞恭惟尊名節惠之典載考儒臣禮官之稱咸以爲光大孝悌之懿肅雍賢德之感昭映前烈垂示無窮列辟承式弗敢失墜謹奉玉冊琮寶上尊謚曰光穆皇后伏惟威靈如在鑒茲縟禮延九廟之積慶與二儀而長存嗚呼哀哉謹言

封保寧王冊

維保大元年八月丁未朔某日皇帝若曰稽古夷庚祇叶皇極建侯樹屏保乂王家用能乘運會昌歷世重光先哲所以啓後列辟所以時憲者也我思立愛宜有加焉咨爾二十弟某中和萃靈寬裕成德戲必俎豆之禮學無城闕之遊聰明仁智仰遵前訓孝友姻睦率由生知昭此玉音應于麟趾朕以不德凜乎丕承文武之功期無獨享契龜胙土抑爲舊章今使使某官某持節冊爾爲保寧王食邑二千戶敬之哉昔我文考對越上帝敷佑下民克儉于家無縱于逸再造之業與世無窮予以爾有邦膺受繁祉今爾尙迪遺烈保終令圖無從非彝無狎非正耆老是聽訓典是師綏寧乃封以永元吉

追封許國太妃冊

維保大三年太歲乙巳七月乙未朔某日皇帝若曰昔在徂后法象天明旁求淑女式敷陰教並建內職以麗外朝故其先德之舉顯魂之命比爰庶尹無不及焉蓋敬終貽後之吉也咨爾故汝南郡君周氏恭儉執中明智資性頃諧法相入奉先朝紘綖之勤夙著於彤史湯沐之寵竟飾於泉扃粤予纂承祇稟茲訓家道既正國風以理仰蹈成式永懷舊人是用釐舉闕遺追崇名數昆吾舊宅太岳全邦申晝四封以先懿德今使使某官某持冊封許國太妃嗚呼令問不忘盛典無替昭昭復魂聞予此言

蔣莊武帝冊

維年月日皇帝若曰稽古皇極訓民事神詔大號以崇正直之威垂大名以紀昭明之德牲幣有數典禮不忒政是以和神降之福莫不由斯者已若乃以死勤事沒而不朽流光儲祉蔣帝有焉惟帝冥符靈氣孕毓玄造嘉猷雄略昭映前人在昔潛耀大川躍鱗下邑著艱難之節所以事君彰變化之神所以顯俗惟德是輔感而遂通建福會昌以戡時難豐功厚德以享帝郊史臣執簡於無窮工祝正辭於不絕顧惟寡昧祇嗣厖鴻敢忘人謀以叶靈貺瞻言神岳作鎭皇州興運惟新禎符丕顯而位極於炎昊名謝於康惠墜典未舉予用慊焉濮陽諸姬寶纂服之舊邦剋亂除害乃庇人之盛業合爲縟禮申告祠庭今使使某官持節奉冊追謚曰蔣武帝嗚呼丹青懿烈光光如彼簡冊廟貌昭昭如此永爲民正無乏神主之望焉

追封安王冊

維年月日國主若曰稽古大猷啓迪來裔藩翰之寄重事也不以親屬爲嫌寶玉之分盛典也不以死生易節昔在有魏蒼舒早世降及我唐子雲無祿咸用追啓王社飾于泉扃垂爲憲章肆予遵舉咨爾某稟信厚之德持謙下之資在傅不勤爲善最樂烝烝孝敬之性恂

恂友悌之風及苴茅北藩授任殿省別六尚之名物參九伐之政令行以正直持之公平諸御知方羣校競勸職修事舉朕甚多之爵止極於公封位未登於六事流光不待時望慊焉申予有慟之懷加爾飾終之禮冬卿峻秩楚澤全封丕舉茂章永光餘烈今命使某持節冊贈工部尚書封安王嗚呼延吳之懷予用多愧閒平之德人其識諸簡冊無虧丹青不泯昭昭復魄亦克知之

追封豐王冊

維年月日國主若曰名器之重典冊之崇不以親疎爲嫌至公之舉也不以死生易節歸厚之道也先哲彝訓我儀行之咨爾某挺歧嶷之姿稟山河之秀亦既就傅時惟老成迪祖宗之猷不愆不忘奉詩禮之學惟幾惟勤公室所推藩屏攸寄秀而不實凋此妙齡天性所鍾永悼何已眞王異數護塞雄藩舉爲寵章飾彼幽壤今命使云云嗚呼分以寶玉苴以白茅弗及圖功猶足表德尚爾不昧知予此心

衞王劉仁贍改封越王冊

維年月日國主若曰忠臣之事君也歿且不朽王者之念功也久而弗忘故賢哲膺期風烈所及千載之下若旦暮焉矧先朝舊臣藩方賢帥雄名大節震耀區中粤予纂承敢忘褒寵咨爾故某命世英傑奕葉勳庸便蕃寵遇茂著聲實閒者輟自離衞鎮于壽春導德申威罔不率俾國步中梗邊烽載驚介然孤城橫制險地威略所奮以戰則靡亢恩信所加以守則彌固社稷是衞豈惟封疆嗚呼壯圖中奪而英氣動於二國奇表長謝而忠規流於百代肆我文考爰極寵章崇爲帝師建以王社大名備物無不及焉咨予小子敬想先正聞鼙之感斯極飾壤之禮未行是用越於彝章再光贈典山陰大國會稽遺墟申畫四封永旌懿烈今遣使某官持節改封越王嗚呼忘身徇國其至如彼愼終追遠其厚如此永錫繁祉子孫保之

慶王進封陳王贈太尉冊

維年月日國主若曰古稱王者之貴必有先也豈不以在原之助義切於邦家陟岡之恩情均於存沒自非贈飭之寵寧申敦敘之懷稽迪前經式揚盛典咨爾某受天正氣爲國宗英器量川渟機神秀出縱橫之智發爲事業儒雅之度播爲文辭自錫壞侯藩訓兵蘭錡行令惟一撫下惟仁周廬不驚宸極甘寢天覆形於鍾愛時望極於維城景命不融儀表長謝壯圖大略嗟時運之難弁遺文餘烈綿歲序而常在粤予小子祇荷丕今上御名奉慈訓於長樂頒分器於懿親友于之恩追懷何已是用修嚴縟禮申告九原以王有文雅之稱故改封於陳社以王有重厚之器故建號于上公光昭令猷永垂不朽今命使某云云噫花萼之遊宛成今昔寶玉之數遂隔平生尚想明靈鑒茲永悼

追贈留從効父冊

維年月日國主若曰立身揚名君子所以顯父母也愼終追遠王者所以厚風俗也政之大者其可忘乎咨爾清源軍節度使留某父贈鄜州都督彥雄行當于躬量韜于世修誠明而應物積善慶以流光實啓高門誕生賢嗣建節風雲之會致身藩翰之權清寧一方表率羣后歲勤職貢恭守朝經位崇帝師勳在王府向非稟訓有自膺期而生則功勳所昭何以及此雖褒贈之典已賁於九原而督護之名未光於太府俾加縟禮荐洽朝章今遣使云云持節冊贈爾爲潞州大都督於戲節鉞之貴命屈於生前典冊之崇禮符於不朽既足以光爾之有後亦所以表予之推恩昭昭有靈知我斯意

昭惠后諡議

臣聞廣莫極於坤元則含容光大擬議著焉尊莫隆於王后則窈窕思賢詠歌發焉是以上德無名而稱謂流於百代至道無象而儀形表於萬方此固天理出於自然聖人所以無避者也矧惟節惠之禮百王盛典述德之議史臣至公誕昭耿光敢揚懿德伏惟大行國后生商遺烈安劉積慶淑質奇相惠問英才光映台華作儷公族紹隆藩閫載輯儲闈世子專寢門之禮孝心不匱大君以家人之慶天覆有加誠由肅雍之德叶此睦姻之盛言內則者以爲美談及屬運飛天尊歸配地嚴恭匪懈稟母儀於上宮慈惠積中率婦道於天下澣

濯是服而六衣有煒環珮中節而九御有倫思脫簪之誡以成憂勤之政躬大練之飾以輔純儉之風陰教既孚王化茂遠方輿告變椒風承閟慟結長樂哀纏紫宸龜筮叶從攢塗將啓旌德之號彤管斯存若乃山河表德而文之以禮金玉其相而守之以恭垂訓以慈進賢以哲至於誦經習詩之敏審音知樂之明超然遠識敻絕終古勤行孝養下自從化故寬裕懷於六宮天資明惠學無不通故遺愛鍾於宸眷載稽具美實光前烈謹案謚法德禮不愆容儀恭美皆曰昭慈哲遠識寬裕遺愛皆曰惠仰惟實錄足表鴻猷謚曰昭惠后謹議

徐公文集卷第九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卷第十

武成王廟碑
蔣莊武帝新廟碑銘
武烈帝廟碑銘
重修筠州祈仙觀記
筠州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

東海徐鉉

武成王廟碑

下臣伏讀前史窮探政經莫不以兵戰爲危事目干戈爲凶器異達人之格論蓋曲士之常談若乃上考洪荒遐觀擬象九疇垂範何嘗棄從革之功五緯麗天詎可淪長庚之耀春生夏長非秋無以收成雷動風行非霜不能肅殺先王設教疇敢渝之垂衣裳以正其本爲弧矢以申其用坂泉戡難所以見軒后之神明丹浦庇人所以成帝堯之光宅七旬來格本由舞羽之仁八百同辭始自葬枯之惠故修文廟堂之上者武功之始折衝千里之外者文德之形好仁而忘兵則西夏偃王以之而殞恃力而棄義則夫差嬴政由是而亡乃知文德不修則武功不立武功不試則文德不昭相須而成其揆一也故立其教者謂之聖大其業者謂之賢聖則應天順人西伯受代殷之任賢則開物成務太師有佐命之功當其偃息朝歌盤桓渭水量恢宇宙旣處困而能通才冠生民亦俟時而後動雲雷之屯已（今上御名）天人之契冥符曆數有歸君臣相遇投釣而起同車以還尊爲王者之師我無慙德加之百官之上人絕異言大矣哉聖哲膺期無得而稱已故能式遏亂略大拯橫流把白旄而誓師操黃鉞而助斷解倒懸之困釋比屋之誅大統旣集天保已定然後軾廬表墓歸馬放牛申義風於東齊授成事於旦奭宏開四履高視五侯及其德澤將衰風流已遠猶使紀侯大去不遺九世之讎周室旣卑更賴一匡之業自非道充四表功濟三才孰能丕顯烈光若斯之盛者也其後聖人旣沒真風漸漓戰國如焚羣生殄瘁先王利器舉爲爭奪之資闕里諸生率用縱橫之說遂使中都憤歎聿興末學之詞杜史傷嗟始發不祥之論流遁忘返積習生常則我武護之音將墜于地夫至公所以應羣動上德所以綜萬殊達其旨則左右咸宜迷其本則弛張兩失自漢參霸道魏濟姦雄藐爾千年荒哉七德國家參墟發命扆水膺圖羣黎興徯后之辭八表有宅心之地高祖奉天革政扇牧野之高風太宗屈己師臣躡渭濱之盛軌施其法則致其報入其國則思其人貞觀年中始於磻谿立廟玄宗祇若先訓奮發神謀平內難於女戎嗣鴻圖於代邸永言遺範重事嚴禋開元中詔京師及天下州府並立太公廟著良辰於上戊抗縟禮於虞庠而復歷選前修式崇配享得其體者參入室升堂之列蹈其跡者儼樞衣函丈之容穆矣皇風煥乎甲令肅宗來朝走馬初嚴避敵之師九五飛龍遂荷在天之命澆戈旣戮商奄猶驕方資戡定之勤更舉褒崇之詔禮尊南面位極真王取其大告之稱以定易名之典歷代之闕文備矣聖皇之能事烝哉故得靈鑒孔昭羣臣競勸諸侯供職函夏同文中興之功配天齊古雖復運逢興替時有安危造周之德旣隆思漢之人常在烈祖沉潛剛完神武有徵靜氛癘於蕭牆功高庖正掃攙搶於丹徼業茂賓門由是四海樂推三靈眷命光復舊物洪惟至公大道將行皇猷累洽今上允文允武克長克君自出震見離發號施令雷行天下豐宜日中信及豚魚仁霑行葦若夫尚齒尊賢之教宵衣旰食之勤制禮作樂之文返朴斲雕之質固已紛綸帝籙掩映瑤編猶復叶比臧謀疇咨庶政以爲五材並用廢一不可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簡萬乘之人申九伐之令六官聯事百度惟貞副君以介弟之尊當撫軍之任威而不猛動必以仁大元帥齊王明德茂親由諸王而宿衛副元帥燕王敦詩閱禮以長子而帥師用能啓迪大中張皇下武其餘西京名將霧集星羅北府奇兵飈馳電騖並列雲臺之像咸開長水之營地利人和思深慮遠域中無事則用之於進賢興功四方有變則用之於弔民伐罪故出車甌洛則係以長纓鞠旅衡湘則舉爲內地皆所以拯其塗炭之患息其沉閼之爭非徒夸大兵威兼幷

土宇而已至於篁竹萑蒲之聚田昭屈景之宗或粗舉先聲或聊分偏校莫不厥角稽顙請命卽刑史不絕書野無遺寇斯乃聲明文物之外廟堂帷幄之間思未半之功已倍矣加以爲而不宰讓德於天潔粢豐盛靡違於時事春蘭秋菊遠被於無文乃顧戎韜式嚴邦政以爲三王四代之事罔不從師前哲令德之人必將崇祀列聖盛典實啓孫謀乃復舊章爰作新廟於是宗伯建位梓人授規入端門而右迴旁太學以西顧瞰康莊而列屏因爽塏而營基他山之石咸移中伐之材畢萃成之不日自比靈臺揆彼方中寧慙楚室崇堂屹以特起高門豁其洞開筵有籩豆之區階有賓主之位干戈在序鍾鼓在庭繹然觀藝之場藹爾致誠之地春秋二仲時和氣清醴醆交羞牲牷不疾鶡冠礧劍展告虔薦信之儀玉戚朱干儼象德達神之列中軍元帥出建靈旗六郡良家來登勇爵旆旌鐃吹桓桓推轂之威金石絲篁穆穆宴毛之序觀之者亂臣知懼比夫漢尊黃老詎臻清淨之源秦用刑名徒有刻深之弊中庸之德其在茲乎嗟夫聖人沒而微言絕王澤竭而頌聲息奚斯露寢諸侯之事何觀吉甫清風衰世之音孰尚豈若帝圖光赫聖作宏新人知鼓篋之方家識止戈之漸固可著之金石列在鼎彝微臣學媿常師用慙兼備承明再入固無經國之才宣室徵還幸對受釐之問將使延州聽樂長聞雅正之聲杞上受書世出帝王之佐敢揚丕訓敬勒貞珉其銘曰

於惟基命建用皇極實有武備以昭文德弗惠弗迪是糺是殛天地剛柔惟帝之則是則是効文王武王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匡正天下綏爰四方微禹之烈于湯有光肅肅犖牲皇皇表海簡禮從質因民不改難老曰壽專征爲大泱泱之風至今猶在大道既隱明王不遭走鹿爭逐赬魚告勞泯若四履紛吾六韜我思古人心焉忉忉天或愛民物無終否率此叛國歸于聖帝自葛初征至牧乃誓君子萬年本枝百世鴻圖再造二聖重光亦既大賚寧惟小康六事允釐四維孔張夢寐卜獵咨嗟釣璜虎踞之陽龍藏之涘爰作新廟畢崇明祀設枑交戟朱門納陛冕蕤穹崇重深奧祕名光大告禮重真王侑神祀食入室升堂威儀文物容貌采章列聖有作茲焉不忘膠庠既成教義既明三湘卽序百越來庭馬無南牧人怨東征烈烈政典洋洋頌聲商郊車騎灌壇風雨續用不泯威神若覩鏤金石以表德薦馨香而受祜春蘭兮秋菊無絕兮終古

蔣莊武帝新廟碑銘

臣聞南正司天授宗祝史巫之職春官掌禮詔犧牲玉帛之儀皆所以別類人神統和上下三時不害力嗇以之普存百物阜安薦信猶其多品用能舉明德而徼景福播和樂以致靈祇三五已還皆是物也若乃渾元宣氣山岳成形雲雨於是乎生財用於是乎取故有毳冕之服璋邸之符或以肆瘞垂文或以庪懸著法虞舜聖帝也而有徧于之祀周武明王也而有惟爾之祈至於枋田高邑之都藻茝桑封之秩稱稌有羨蘭菊無虧大典奇篇論之備矣後王徂帝聞斯行諸金陵山者作鎮楊都盤根福地峙天險之左次瞰臺城之北隅陽嶺前瞻包舉青林之苑陰崖右轉經營玄武之池絕巘嶔岑蔽虧日月深巖窈窕吐納風雲層臺累榭臨其嶺涌泉清池湛其下白鹿麏麕騰其藪鸞鶵孔翠栖其林豫章杞梓之材橘柚樝梨之實赭堊丹青之美錫銀金碧之饒固以事異假珍富兼諸夏登于軌物掌以虞衡矧復奇怪中潛絪緼上屬真人未應瘞雜寶以祈年智士攸同指盤龍而建國亦何必嵩丘發峻始號降神岷嶺騰精獨稱建福自時厥後代富靈游刺史還都卽有栽松之地諸生隸業非無講學之場岫幌雲關訪徵君於幽谷鹿巾霞帔集道侶於中林斯亦羣帝之密都先王之冊府者也在昔霜鍾細品猶淹耕父之居反景微光尚駐長留之駕況乎皇州列岳宅怪儲靈不有吉神孰司陰騭蔣帝孕清明之氣稟正直之資實九德之所生與五龍而比翼自西江考績謝聯事於玄夷北部申威輯庶功於黃綬于時祚終四百運偶三分夫懷墜炭之愁家有剝廬之痛帝則勤勞徇物慷慨憂時既授張敞之俘卽振李崇之鼓赤丸未盡執漢節以忘生青骨難誣降北山而受享飛蟲顯俗生民之舒慘焉依白馬耀奇平昔之威容如在故使中

都之印式報陰功長水之營旁旌同氣廬宮改命非因介子之焚廟貌崇壇詎比愚公之徙自是光靈茂遠代祀綿長或昭德而降祥或害盈而致罰黃旗紫蓋奉五馬之禎符朱鬣碧蹄殄高山之巨盜賢如謝傅猶繫草木之形親若始安亦假弟兄之助故得王封錫羨帝服歸尊追炎昊以齊稱躡虞黃而接武事光典冊惠浹幽遐任水木之遞遷顧高深而自改國家綠圖受祉黃鉞庇人分二牧於土中包九有於宇下雖十聯百里亟更守宰之權而四望五郊不易宗彝之數及威儀暫失龜鼎中遷瀛海飈迴坤輿幅裂而盤礴之際常奉周正封域之間獨爲漢守衣冠舊族宛洛遺甿咸趨懷德之鄉共免永嘉之亂終使皇天眷祐百姓與能克昌再造之基奄有六朝之地烈祖功踰嗣夏體濬哲而致中興皇上德邁繼文懋元良而恢下武格天光表慰率土之歌謠累洽重熙漸羣黎之肌骨所以珍符總至靈命畢陳極金篋以標年盡瑤編而紀瑞襲於六藝貫彼三墳矧復聖作無方神謀不測殷周損益文武弛張制在先機申於後甲百吏奉行而不暇兆民日用而不知帝典恢弘天文貞觀摛華發藻抉賾披聾丹浦非好戰之師兩階有誕敷之舞坐知千里廓清五嶺之氛役不踰時底定七閩之難國風王澤自北而南樹立之權由來尚矣康無專享止崇藩屏之封穆弔不咸但著急難之詠未有極至公之舉正太弟之尊大義鴻猷如今日之盛者也副君膺則哲之寄有聖人之資由上德而貞萬邦用英才而總百揆麗正繼明之業仰奉宸謀持謙敬客之心甫懷庶品則有齊藩上寄紆盤綬而握兵符燕邸真王珥貂冠而掌宮籥周公則武王之弟夏啓則吾君之子故能緝熙帝載寅亮天工晏平仲之論和北宮子之謂禮自家刑國草偃風行上下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如一黑齒奇肱之俗款塞來王碧嵩素滻之濱除宮望幸后夔典樂已播薰絃司馬進稱行陳祕檢功既隆矣德亦厚矣尚復往而未止謙以益尊政靡不修思無不及以爲無文咸秩訓誥之格言明祀是崇春秋之大義農祥晨正豐潔四馳密雲不雨馨香並薦載紆睿鑒爰顧遺祠詔曰蔣帝受命上玄奠職茲土力宣往代澤被中區所謂有益於人以死勤事者也今號位已極名諡弗彰闕典未申朕甚不取其以勝敵克亂之業爲民除害之功因姓開國追諡莊武仍令有司修寢廟備制度焉於是卽舊謀新審形面勢農工告隙營室方中或懸水以爲規或飭材而攻木塼埴之工釁至圬墁之伎星羅徑術常夷靡薙王孫之草荆榛舊闢寧誅宋玉之茅百堵齊興旬歲而畢繚垣十里重屋四周樹文玉於庭中交枝霍靡挺開明於閫外詭狀髮鬣納陛逶迤碧疊元州之石橫梁夭矯雪披後渚之梅豁朱戶之曈曨陽光不夕閟深宮之灑爵暮靄常霏堂上布筵楹間設奠笎磬鍾鼓羅于下邊豆簠簋肆于前再變之音克諧永貞之祝無愧神光倏忽褰服連蜷孔蓋翠旌若有來而罔覿蕙肴蘭籍若有去而不亡用是高揖靈玄永司純嘏魍魎魑魅豈煩夏鼎之圖風雨雪霜無待桑林之禱則知民和而後降福事理而後不祈人祇之間如斯而已者也粵若先王命祀神道教人前哲令德之流九魁六宗之類或以公族視秩或以戶邑奉祠子晉之爲帝賓真階匪極傅說之騎龍尾景耀未融斯皆地勢本高升聞易達詎有權輕五校壤狹一同而能比敬軒臺分光堯日縱質文之迭改代奉典章及聖哲之丕承更加崇飾故金簡玉字興王之統可尋兩騎五車受職之期斯在雖將歷選安得同年昔者崑閬窮游尙紀白雲之什燕然薄伐亦陳玄甲之銘孰與冥貺昭彰壽宮宏麗水通懸圃萃氣色於閶門路接白楊煥丹青於駉野此而莫述後嗣何觀微臣潤色無功討論奚取思問神於先聖姑欲事君苟獲罪於玄穹曷容媚竈惟於舊史想見英風適當罷役之初爰奉屬辭之詔西州作頌誠慙邑子見稱南國刊銘或望至尊所改庶使千八百國會執玉於茲峯七十二家配泥金於此地其銘曰

茫茫玄造萬物資始一經神怪一緯人理先聖則之以著綱紀仰觀俯察上天下地高卑既定品物咸宜宣氣者山配地曰祇三公是擬九德攸司天作金陵蔣帝荒之巖巖金陵作鎮上國陰林巨壑材生物植洞穴巖房逶迤詰屈隱士無言仙童不食洪惟廟貌奠此名區

位重天孫權傾陸吾薛荔之服辛夷之車若自空桑來游下都翼翼京楊馮馮輦轂運屬多壘聿祈深福峻殄堅夷勛亡景覆肸蠁玄功威蕤帝籙皇唐膺命和悅人神崇名則舊受職惟新祥圖雜集祀典紛綸終全王土以俟真人再造延洪繼文光大陰陽不測天地交泰沒羽梯航雕題冠帶成民致力祭神如在猶防闕典乃顧遺靈永懷簡冊欽若昭明克亂除害膺茲大名亦有制度備于祠庭式瞻昏定昏定既正爰揆農時農時弗虧虞衡肅給般爾交馳加之礱斲益以章施新廟既成神居既寧我有常祀蒸餚薦腥匪榮匪祈歆我惟馨三時不害大庖不盈昔在周家逮于漢室徒騁驥騄虛羅甲乙純嘏弗臻斯猷愈失載返真風爰歸聖日五衢植木四照栽花馳煙驛霧晦景韜霞方介十巫何憂一車行觀吉玉願折疏麻謝傳長逝王公不作獨我莊武先紆睿略魯墳無棘遼城有鶴刻此苕華永傳嵩霍

武烈帝廟碑銘

臣聞昊穹凝命玄化不宰司契牧民之重授以聖功益謙輔德之明顯諸神道玉燭景風之瑞所以報憂勤天時地物之妖所以警安逸是以古之聖人覩災而懼因敗而成撥亂反正之勳偃武修文之業延洪光大皆有幽贊者焉故禹奠九州受蒼水繡衣之命武師牧野接五車兩騎之神或假靈於五將三門或取象於長庚北落奇怪惚怳歷代有之然則潔粢豐盛崇名紀號欽若天意丕顯陰功元本元本政之大者也茲我后所以側身脩德允濟時屯武烈帝所以禦災捍患光膺帝服人神合應豈不偉哉惟帝才冠生民道高振古登賢能於鄉老論昭穆於本朝若夫忠孝文武之風信智言行之懿提綱案部之績夷兇靜亂之勤論道經邦之猷宮懸錫馬之寵忘身徇國之節驚愚顯俗之奇固已炳煥丹青鏗鏘金石用能高標明祀大庇蒸民犧牲玉帛數有加於羣望備物典冊禮遂縟於真王是知妙極無方數均不測告禎符於

獨能雖通幽洞靈實聖哲之所務而問神語怪非典冊之攸先故揚搉而論蓋史臣之職也主上以功成弗處無德不報增封進號厥有舊章乃下詔冊贈武烈帝備名數禮也於是正南面之尊窮大壯之勢耽耽新廟奕奕崇堂雉門兩觀之嚴左城右平之制龍旂鑾輅雲罕軒懸兼三代之盛儀抗五郊之殊禮與夫周人革命止陳玄牡之祈晉室主盟但用朱絲之禱報功之典不亦盛乎常州刺史何重貴初領前軍獨當強寇以忠貞為甲胄以恩信為金湯首挫賊鋒力全郡壘褰帷之任因以疇庸坐樹之風更成德讓皆足以光昭雅頌垂示來雲後之君子知天命不可以智欺大福不可以力勝幸災怙亂鬼得而誅背盟奸好人將誰與覆車斯在殷鑒匪遙類委土以為師樹豐碑而紀事下臣奉詔謹勒銘云

玄功不宰帝德無為化機冥運羣動交馳必有神道鑒而董之董之伊何惟帝之職惚怳有象陰陽不測如岳降祥配天輔德保我蒸民莫匪爾極偉哉間傑多藝多才名馳八紘位重三槐祀典光啓王封肇開人思邵樹俗畏軒臺洪惟我后積仁累慶運啓再造功宣二聖金鏡在握璿璣以正陰陽既和人神交應時災有數孰克違斯靈命自天疇能問之盜兵竊發玄貺冥期風雲鼓蕩氣厲殲夷蔣侯助順霍山啓道卑聽匪遠誠明則到上曰欽哉享茲昭告帝服加尊大名紀號多壘既平連營既寧奕奕新廟崇崇百城民罔疵癘年斯順成庭有備物時殷頌聲禍福何常惟人所擇棄信毀義恃衆與力上帝不蠲明神是殛勒石嚴祠敢告萬國

重修筠州祈仙觀記

筠州祈仙觀者東晉黃真君上升之地因為道館綿歷代祀互有增修國朝保大中元宗皇帝奉為吳讓皇再加營(今上御名)金石具刻此不備書夫言意假象故立朝修之所形器有壞故資繕完之工此觀當荆楚之要津實郵傳之便道過賓稅駕遊子解裝憧憧往來罕或虛月必葺之後二紀有餘閈閎垣墉頹落且半道士羅自正總攝真侶啓煥玄風以為道由人弘德以勤繼下飾不美人其謂何於是心謀躬行節用畜力授其徒之可任者會其士之好道者月省歲計經之營之即舊謀新興廢補闕十有餘歲其績大成凡建聖祖殿黃真君

殿各一區峙瑤壇範洪鍾造横橋于通津植茂樹而蔽野其修舊整壞者層樓重廊二十餘間其取材也時其擇匠也良程之以壯督之以固瓴甋瑌碱尙其密藻繪丹雘尙其麗帑廩不費工庸不勞煥然新宮峙此靈境君子是以知其能也夫神仙之事史臣不論豈不以度越常均非擬議所及故邪仲尼書日食星隕皆略其微而著其顯慮學者之致惑也又況於希夷恍惚之際乎然而載籍之閒微旨可得書云三后在天詩云萬壽無疆斯皆輕舉長生之明効也及周漢而降則事迹彰灼耳目不誣天人交感民信之矣於是通儒洪筆始著于篇至如許君黄君通幽洞冥窮神極妙逮爾姻族與夫家人乘景上隮超然絶俗故墟舊井真氣裴回至其鄉而思其人仰其道而踐其迹斯觀之盛豈徒然哉鉉頃歲扈從南巡有事于游帷之觀二宮相距兩舍而遥使指有程瞻望弗及逮今一紀無日忘之會羅君狀其功績圖其形勝見託紀述欣然而書開寶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記

筠州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

元氣既判天地乃位氣之清明靈粹者鍾乎洞天福地名山大川之間真聖之所戾也景福之所興也然則游居走望乃建道館焉通都大邑往往而在豫章之地實曰奥區帶豫章之通川據西山之雄鎮鬱映磅礴神異所栖高真十二震耀方夏方靈軌轍靡迆蟬聯保大庚戌歲詔復高安縣爲筠州析其北鄙爲清江縣而三清觀負新邑之左瞰長江之濵形勝高奇壇宇嚴淨聞諸故老云昔吴許二君嘗遊兹地夜覩青氣上屬于天相與嘆曰此非凡地當爲神仙之宅及二君登晨之後邑人追感前言共（今上御名）茅茨歲時薦獻衆目爲草堂道院函關紫氣事往名存鼇屋草樓人非郭是年世彌遠增修益崇開成中始詔賜號三清之觀自時厥後又踰十紀運逢治亂道有汙隆中興已還百度咸復官得其守人盡其能道士吴宗元允迪玄風克堪道任以爲朝禮之域颷欻所臨不飾不美衆將安仰於是月考歲計庀工飭材補廢扶傾無所不至建三清之殿造虛皇之臺設待賓之區敞飾賢之室範華鍾之鏗訇（今上御名）層樓之苕亭回廊複道重深奧祕於是飾儀衛備器用肅然必洽煥焉可觀夫其誠至者其禮修其守固者其事舉道

徐公文集卷第十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卷第十一

東海徐鉉

舒州周將軍廟碑銘
壽州刺史劉公神道碑銘
唐故德勝軍節度使扶風馬匡公神道碑銘

舒州周將軍廟碑銘

將軍諱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吳史列傳功炳乎丹青皖城遺祠頌闕乎金石嗚呼皇天有造物之柄有愛民之仁必待聖人而後行王者有承天之德有濟世之量必待聖人而後發故天人合應聖賢相須民之司命闕一不可雖復凌雲之今上御名非一木之材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然其建大號運長策總覽英傑弘濟艱難亦一二人而已故革夏者九有之師而伊尹爲阿衡翦商者三千同德而呂望爲尚父秦爲無道高祖誅之則鄼侯蓋于羣后莽據閏位光武正之則仲華冠于四七漢宗失御孫氏奮發破虜討逆繼志勤王而將軍傾蓋於千載之期濡足於百六之會策名江左宣力中朝殊勳盛烈曠代齊契何其偉哉于時王業始基羣兇方熾國難荐及人心屢搖將軍情發于中義形於色履艱危之際貞節彌堅率振蕩之衆伸威方厲推誠以明大義故逆折游說之鋒屈身以表至公故首定君臣之敬摧赤壁之陣勢動九州建漢中之謀量包四海於是強敵攝迹羣生延頸姦雄之智無所施焉漢室之隆未可量也嗚呼天未悔禍國之不幸倏塗止於偏師大命殞于巴丘流慟於當時遺恨於終古豈四百之祚歷數難移三分之基疆宇有限不然何雄才大略神授之如彼短命促齡天奪之若此忽乎茫昧不可得而詳也夫英聲由於茂實元功出於全德威稜所及非勉強之攸能績用斯存豈毀譽之可奪有吳爲新造之國柴桑乃觀望之師大帝非爭衡之才子布有私室之顧將軍投袂而起橫戈以出魏蜀二主天下英雄或垂翅而宵奔或俛首而求救降茲以往烏足道哉至於分財推宅之仁觀樂審音之妙知人先覺之哲存交服物之懷實天縱其能亦行有餘力矣嗟夫民墜塗炭真主所以膺曆天造草昧良佐所以驅馳非君臣同體不足以濟大業非帷幄共斷不足以制橫流將軍能沮幼生之譚而吳主亦能拒敵國之間將軍能畫不世之策而吳主亦能破羣疑之心故得丕顯霸功若斯之盛當此時也如趙士之碌碌漢相之齪齪徒使有若林之會安能施一繩之維又況於市道之交署門之客哉此義夫節士所以感激於風雲惆悵於時運者也嗚呼微管之績既耀於中區盛德之祀遂崇於東夏歷世逾遠善慶彌彰翼子謀孫徙封移社而支庶繁衍故在舒庸召樹猶存魯堂無壞光靈不泯實生太尉中書令西平恭烈王焉半千之運懸符祖德萬夫之望允濟時屯始爲定亂之雄終爲佐命之老而仁風所被多在故鄉王與嗣子鄴皆節制廬江今仲子祚復刺舉灊部過里門而載軾瞻廟貌而長懷命梓人以新其堂奧督里宰以除其徑術教祝史以潔其籩豆率宗屬以薦其孝思肇建豐碑以永前烈懿哉象賢之美共理之勤民用接和歲則大有戾夫不佞敢作頌云

皇天上帝敷佑下民既命賢主亦生賢臣有若將軍救時之屯仗義秉信資忠輔仁堂堂定策謇謇忘身雄飛夏口橫厲江陵將軍猶生漢室不傾將軍既歿天下三分盛德之享嚴祠未陻壯夫擊節義士沾巾猗歟舊國赫矣雲孫嗣勳纂服長戟高門壽宮有煥靈貌如存我紆蘭佩來挹犧罇懷賢慷慨用獻斯文

大唐故匡時啓運功臣清淮軍節度壽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使持節都督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威侯贈太尉劉公神道碑

聞夫郊圻內理牧萬民者是曰諸侯夷狄外攘守四方者其惟猛士然則安危異任文武殊塗故天下方爭韓彭英吳橫雕戈而震耀羣生待理龔黃寇賈擁皁蓋以從容及夫昭格寰區紛綸簡冊其歸一也代有人焉若乃總是全謨覃于奕葉流光受社潛齊累將之家崇德討功下視慙卿之族古難具美我則兼之公諱崇俊字德修其先彭城人高祖升調補山陽淮陰尉遂家焉卽爲縣人也岳峻洪基海

疏捧旅陽城相土千齡侯伯之封沛澤中興兩代帝王之胤懷實結
紫綸鼎甲以盱衡刻像圖形譬山河而捧袂國史家牒披卷可知遜
者黎運中微羣方鬱擾驪山之北犬戎興戲水之師踐土之庭天子
居河陽之召公路纔南陽之東晉號令家陶實擅隴右之圖坐論西
伯勳王閉界吳太祖始定楊州賜服專征昭皇帝遂加殊禮於是揚
旌先討壓寇遊於淮濱劉士西封謀守臣於諸將命我顯祖作牧鍾
離乃固堡障之嚴載施犬馬之備軍無秕政終期十萬之行師有見
糧郎聚九年之蓄方圖大舉已伏前殳承年不登未幾而歿長山羣
盜嘗與衆公西城故嘗願從班嘉復命烈考嗣膺使持不還淝水之
兵嘗卒龍門之託故壓城之戰斬獲過嘗汝陰之圍策勳居最先零
委質闕充國以無由維拾嘗兒射鄧都而不中時膺錫賚建清淮軍
以壯中權加禮慎終贈太尉公以光啓守節而鼓鼙僕貔部曲徘徊
家有遺愛人思世德帝曰爾倀惟爾恭儉孝友誠明惠和任則中軍
帥位則文昌長謨肇彼戢子惟汝嘉庸縱之邪控撫邊甿惟乃祖金
吾辦嚴始乃考仁規克慎厥中肆予命爾克成厥終往哉汝諧無廢
朕命公銜卹奉詔攝經即戎鋪陳政經討閱軍實思有以光大前緒
播揚國風初二先公之理也屬洛邑再遷陵郊作梗偽新職擾仍延
十五之期黃武開元始創三分之業大牙之地蓄尾常搖錐鋒縱橫
軍徒奔走權牙獸困尚遇匪復之謀蟻尾魚勞未暇綏懷之術逮公
之理也寇皆遠遁民得息肩千里風從四方嚮融以爲格物必在於
立制也故釐貢賦以息貪暴之端暢刑章以操姦宄之機賞不虛授
罰其必行以爲害邦必在於務本也故使民以時相從之利持未熟
之耜游惰自遷班再易之田兼并絕倖以爲邊塞不可以忘武備也
故遣斥候謹障隧竹與木而廩遺書與苫而舉給烽隍屹峙軍壘鱗
然以爲強兵必在於實王畿也故招懷遐邇講習戎事游兵翼爲俱
爲綠視之窺督勇齊雄並集還和之下歲捷精銳歸之京師其餘庶
政嘗經門見戶諸斯可略而言也高皇帝禮均元老體冠列藩受禪
之初則進上公之秩肆類之際則委廉使之權言必見從無再卸之

奏君嘗高枕忘北顧之憂皇上欽承寶曆率遵無改眦倚尤重親敬
有加初先太尉公之薨也西北小警戒嚴從便因詔執事移清淮軍
於壽春及是復立定遠軍即命公爲節度使仍以公少子匡符尚承
嘉公主留侯操印初膺上將之壇帝子吹簫即降王姬之館禮優伯
舅望重親賢于時公治壽陽十有七年矣米鹽皆序丞史嘗才閑閣
罕爭寒燧無警朝廷以公能光前烈雅得淮情清淮之師遺風仍在
傳盛一家之美載懷萬里之城改壽州刺史充清淮軍節度使鶴縣
縣去難鳴傳父老之心長者篤衆虎渡息郡閭之患能事畢舉考功
再著方將建大旆以風驅指函關而電掃雲中雞犬入公之迹徒存
學裏書盲二豎之妖遽作春秋四十保大四年夏六月十有六日薨
于壽春公署皇上輟朝震悼及穿壁方遣授綽就之瓜悲哀會日賜費
銀之帝懷愴悽樓輟朝二日中使護葬刻兵部侍郎李貽業持節冊
贈太尉賜謚曰威即以其年秋九月十五日備鹵簿鼓吹葬于壽州
鍾離縣大化里之原禮也前夫人李氏後夫人隴西郡君李氏皆太
師拂忠懿王女也頌嬪仙李郎開桂史之源象婦飛龍迭紀宗藩之
稱勳庸大鎮時高謝氏之門師範兩朝室有班姬之訓並嬰蘭蕙映
咸里以芬芳擁衿榮掃歸儀而昭晢門內之理夫人有焉子八人
二子幼長子節早亡次範滁州刺史次蘭次籛次覲時未仕次符祕
書郎或得公之政事或得公之兵鈐學禮學詩惟忠惟孝皆推麟趾
之味咸有芝蘭之芳所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惟公山河龍鳳
凝粹彩於神姿雄俊風雲集淵謀於霸府總公家之事不以身爲行
將軍之令每由剛克卒程獮之成業可謂韋偉藩牧伯之體章能無
虛授所以始終匪玷福祿攸歸同墓之閑朱輪結轍季父仁贍作鎮
夏口弟崇佔崇偉崇與皆踐其餘將軍列侯中郎校尉銀黃照耀光
浮通德之門斬將陸雞擊擢高陽之里苟非自天攸相與國無疆其
孰能與於此乎向使享大年數遠略鴻飛鵬舉功未可量也天命不
然能無永懷昔者荊州從事猶奉墮淚之碑大宰賓客亦有懷銘之
請況乎世功不顯揭日月以高懸帝命惟隆會雲龍而下濟敢壹萬

葉可不務乎微臣職典絲綸詞非清潤持赤管以承詔拂貞珉而投刃庶使蚩蚩萌隸觀迹而長懷眇眇來雲披文而盡信其銘曰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自天祐之後嗣其昌侯還魯縣帝隱芒碭猗那大族嵩華配長渢渢彭城與我遐祚顯顯山陽著我高祖高祖伊何仁而不遇慶鍾令孫聿來用武皇運中否諸侯起爭浚郊帖亂淮壖不庭吳王奮發受鉞專征命我顯祖守濠之城濠城嚴峻濠兵驍勇顯祖帥之羣兇振恐將軍下世邊烽亦聳乃命象賢荷時之寵荷寵伊何載大其功蠢蠢梁寇言言頹墉是馘是俘兵無頓鋒爰有奇略集于威公威公嗣侯不墜其訓戎事之隙民功是振爲之中典著之令問泗上風移京師河潤帝曰伯舅予嘉乃勳扞境則武安邦則文乃降王姬于爾慶門乃改乘轅于彼西軍西軍何在鎮彼衡霍威公來思式遏寇虐胡馬已遠將星俄落百身寧贖九原誰作明明天子惻愴聞鼙歲云秋止返旆遲遲二藩士女泣涕漣漣而賢侯逝矣吾誰與歸黯黯塗山湯湯淮涘駟馬悲鳴滕公所閉甘棠勿翦召伯攸憩是用刊碑永告來裔

唐故德勝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扶風

馬匡公神道碑銘

夫道被萬物處其中者是曰賢人功濟橫流讓其先者方稱君子施之則開物成務與廣業而同歸卷之則保族宜家垂令名於必大是以長沙吳芮繁祉邁於三雄南陽賈復貴寵隆於四七歷代已降靡不由之迄于我朝則扶風公其人矣公諱仁裕字德寬其先扶風人子孫或從官於徐方今爲彭城人也粵若萬邦作乂益有佐禹之功因封受氏奢有却秦之績公侯必復關西靡孟起之威文武未墜南郡被季長之德存乎譜牒無俟闡揚曾祖某祖某皆以鹵介之氣當屯蒙之運不履王侯之事歸全父母之邦考某少負雄名爲武寧軍裨將才高位下厥用弗昭累贈尚書右僕射傳曰有明德而不顯當代後必有興者故其餘慶集于我公惟公克稟粹靈夙彰奇應方娠而神貺協夢既生而異氣充庭宗族相驚里閭交慶識者謂之曰不意英物復鍾此兒天將啓之馬氏爲不朽矣長而爽邁輔以博聞善無常師器以虛受及皇圖中否赤縣淪災戰國縱橫爭求策士孔門堂奥半作家臣公負先見之明審擇君之義舉旗沛澤即授中涓定難京城仍參主簿而上方從歷試允懋臣功經綸草昧諮訪遺闕公親侍左右日奉謨猷能知四國之爲且掌賓客之禮勞無伐善夙夜不離於公美則歸君論議莫闚其際出入二紀懋肩一心車服以庸寵祿來假乃升朝序乃掌禁師以左領軍將軍兼總丞相之兵衛申令惟一任衆惟睦推以恩信先之勤勞周廬既嚴軍事以簡考績稱最帝用嘉之遷檢校司徒遙兼宿州刺史夫千騎之長可以圖功百城之權可以觀政中外迭處抑惟舊章即授楚州刺史本州團練使甸服之際邦賦是繁長淮之衝戎寄爲急公奉揚王略遵舉詔條人不易方計日而治徵爲右衛大將軍復領舊兵以衛相府董齊之略有踰於初明年改右金吾大將軍以扶風縣三百戶爲封邑執金之職歷代雄重綿祀虛位公首居之內訓却非之士外察苛留之禁能羆宜力轚轂無塵及上允膺內禪光啓建業寺府軍衛半存舊京委公留臺右師俾率東夏即還檢校太保改右天威副統軍進爵爲伯陝服從入公有力焉及參告類之儀益光求舊之舉寵開幕府遙領徐方進封郡侯定食千戶左輔之地王業所基藩屏京師惟公攸賴乃移使節往鎮京口公慈惠著於郡國威德洽於士心由是齊人向風朞年報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廬州節度觀察等使自南北分隔戎華交馳合淝之郊常制衝要故有台階之命以增外閫之威公於是謹斥候審號令習組練之士則聲如飆馳嚴堡障之備則勢若山立虜不敢[illegible]邊是以寧而察俗之方如南徐之理方當矢謨帷扆薄伐關河渡[illegible]之誓既陳斥渭之舟已具嗚呼良圖未展景命不融春秋六十有二昪元六年閏三月五日薨于廬州公署上省奏震悼廢朝三日即用玄甲之數式擬鐵山之功給於官司臨以中使奉常以視履考祥之義循貞心大度之美詳協公論易名曰匡即以其年四月七日備鹵簿儀衛葬于廬州合淝縣鄉里禮也公娶同郡萊氏

封彭城郡君麗穠李之華親采蘩之職理內協鵲巢之詠從貴有魚軒之華某年月日先公而逝嗣子右弓箭庫使光庭東頭供奉官光祚閤門承旨光紹皆稟義方無忝遺烈家承膏粱之後而恭順克修職在綺紈之間而雅素自若君子謂扶風公其有後乎夫碑頌之設有自來矣琬琰之細既垂於若華盤盂之微又參於警戒若乃道合天眷忠存王家累輔翼之功而鍾鼎之報罔闕享將相之賞而帶礪之誓弗渝時無間言沒有餘位故其宗廟之紀金石之銘昭示來雲不可誣也小臣不學奉旨刊文庶使計功稱德代遠而愈信披文相質事久而彌芬峴首之懷靡盡昆吾之烈長存嗚呼哀哉其銘曰

益作朕虞實曰元凱崇基締業明德攸在維趙于蕃封移族改祚實刊山源長巨海因枝別代覕渭來遷導德絳帳勤王跕鳶流光襲祉映後昭前懷黃結紫著簡成編誕發材英肇惟明懿鼎角膺奇龜文履異博容汎愛入孝出悌運有屯蒙器無凝滯爰初發迹雲從潛泉濯纓職幟拊翼中涓夏驥處服忘歸在弦樞機言行無競維賢繾綣從君匪伊履屐勤歲前殳周旋陛戟居國必聞在身無擇帝爰允諧胙乃丕績惟彼淮泗彊以獯夷維此京浙纘以邦畿封淮表浙惟惠惟威椒蘭在俗轅轍興思羣舒待理獫狁孔棘帝謂侯氏纘服新息式固爾猷惠此廬國乃陟台階俾藩于北龍旂四牡鉤膺鏤錫命服有煒光聲載揚穢狄弭耳蚩甿嚮方上儀像物下謐飛蝗梁木或顛通川有逝長城既嚴哲人永瘁像著雲臺風存遐裔輟舂盡思瞻山殞淚信結殊俗悲深上旻丹碑既刻列鼎書勳祁連不泯庸器長存丕顯百代惟子有臣

徐公文集卷第十一

徐公文集卷第十二

茆山紫陽觀碑銘
池州重建紫極宮碑銘
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之碑
袁州宜春縣重造紫微觀碑文
舒州重建文宣王廟碑序

東海徐鉉

茆山紫陽觀碑銘

臣聞太初之氣其生也無始衆妙之門其本也無名積而成形散而爲器乾坤運之而兩儀位王侯受之而天下貞是故斷鼇鍊石之功絶地通天之業衣裳軒冕之后干戈揖讓之君雖復遭罹異塗步驟一致莫不契協於神明之域飲和於道德之原廣無爲之爲執無象之象萬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迹也則格天光表化人而成俗其本也則收視返聽全真而養身至其玉檢登封蘿圖啓後游神象外脱屣區中鑄金鼎而乘白雲登寒門而立玄極閟宮清廟式嚴觀德之場玉洞金壇别啓下都之所由是靈符總集真籙歧分三元八會之文潛通髣髴七映九華之室密擬形容足以徵福應於含生致孝思於時事聖人繼作雲(今上御名)相望故茆山紫陽觀者今上敬爲烈祖孝高帝元敬皇后之所重修也爾乃星紀儲精下爲峻極河圖著籙懸示禎期自道氣融明真科流衍治化宏開於赤縣符圖廣秘於名山而華陽洞天實羣仙之都會金陵地胏又三茅之福鄉左憑柳汧煙霞韜映右帶陽谷川原隱轔伏龍靡迤鎮以雷平之嶺欝岡迴合浸以護軍之潭郭真人叩舷之池不還留岸許長史鍊丹之井自列寒泉白露紫烟照映其上飊輪鶴馭往來其間高真七人四處茲地其後貞白先生以玄德應世肇開朱陽之館以玉書演祕爰立昭真之臺堂靖疏基玄州之蹤可擬生徒廣業白龜之迹斯存金紉鳳羅代相傳授龍車虎駕世有飛升及玄靖先生以沖氣含和體庚桑之歲計玄宗皇帝以尊師重道屈軒后之順風由是天眷遐臨皇心密契惟新舊館再易華題丹鼎洞經潔修無倦芝泥龍簡投奉相望戶邑之民豈止奉明之縣樵蘇之禁寧唯柳下之墳故得雲物告祥芝英表瑞小周王之瑤水徒詠空歌異漢帝之猗蘭唯陳甲帳自茲厥後代有修崇上士名人時時解蛻雲軿羽蓋往往降靈皆著於金石播於謠頌嗟乎四時代謝天道盈虛雖九氣長存歷劫以資其融結而三階有象隨時因表其晦明則斯觀也將世運以汙隆與皇圖而升降赤明未啓猶多閟戶之悲白水方興始漸高門之慶孝皇帝猶龍孕德指樹垂陰應樞電之殊祥有天中之奇表甘盤就學和光於百六之初庖正分官利見於九二之際賓門納揆有大造於當時彤矢旅弓允至公於四海由是法堯受命祀夏中興補西北之不周應東南之王氣御明堂而揖羣后輯瑞玉而覲諸侯既治定而功成更憂深而思遠乘奔馭朽不以黃屋爲尊旰食宵衣唯以蒼生是念知無爲之無敗體上德之不德凝神姑射端拱穆清政舉其中事至而應愛民重法敦本訓農偃革消兵守好戰必危之誡卑宮菲食懼以人從欲之譏故得百寶効靈三辰薦祉遠無不屆邇無不安少康光武之功獨高帝籙貞觀開元之業更啓孫謀今上承續德之基法自然之道變化無方之謂聖神武不殺之謂仁學洞精微守謙光而沖用明昭隱伏體大度以包荒動則庇民不矜功而尚智靜惟修政恆務嗇而勸分聞善若驚每賞秋毫之細容光必照寧遺行葦之微化洽風隨時和俗厚常以天下者烈祖之天下憲章者昇元之憲章垂裕無窮永懷罔極衣冠原廟未足盡思聲樂娛神良非至敬緬慕在天之駕因嚴訪道之宮尋屬長樂上仙躍龍輿感戴詠生民之頌思弘十亂之功乃眷靈巖誕敷明詔發虞衡之吏集般爾之工執藝駿奔飭材麕至果園之奈供其礱斲北邙之土給其圬墁乃新祕殿祕殿孔碩黯其巃嵸屹其穹窿璇題互照以晶熒珠網交疎而窈窱震殷雷於滴瀝拖宛虹於循軒忽陰闔而陽開乍霞駮而雲蔚儼若虛皇之御穆然太上之容凝馭氣以迴隮眇凌雲而遐觀乃立高門高門有閌擬金闕之觚稜洞朱扉而渙照龍章鳳篆以之題

署霓旌絳節玆焉出入乃建兩序紛邐迤而重深乃起層樓邈若亭
而顯敞北彌郭阡之路南亘姜巴之衢赫光影以燭坤麗丹青而藻
野速如神運恍若化宮每至日薄星迴歲之云暮桐華萍合春聿載
陽赤城旋軫之初白鶴會朝之際都人士女舉袂成帷襲靈風而共
洽天和仰雲（今上御名）而方知帝力豈止百年猶畏獨識軒轅之臺三壽
作朋永閟姜嫄之廟大哉至矣無得稱焉夫妙本太無名垂不朽挺
窮神知化之盛然後顯通幽洞靈之微立尊道貴德之教然後致還
淳反朴之理漸於人爲富壽被於樂爲聲詩告於太史爲典冊著於
豐碑爲銘篆耿光不顯其在玆乎爰命下臣敬書令德其詞曰

邈矣至道悠哉妙門黽黽無物綿綿若存是生清濁爰闢乾坤乃生
之民乃作之君德盛惟皇功高曰帝訪道峒山求珠赤水下或知有
時稱至理三正循環鴻圖資始於惟基命赫矣皇唐運啓再造天垂
百祥玄德升聞既壽永昌時乘白雲至于帝鄉穆穆嗣君雄雄下武
禮極配天教明尊祖明發盡思僾然若覿敬佇仙遊式嚴靈宇靈宇
何在句金之陵丹霞夕映白霧朝凝重屋四注崇臺九層雲生窈窱
日麗觚稜三秀交陰五便分徑丹沙流液玄洲立靖柳谷絙煙雷池
飈輪倏忽晨蓋徘徊浮黎認土方丈凝臺昔在聖人建言敷教救物
以慈奉先以孝敬佩真契恭聞大道顯妙用於言象鼓淳風於億兆
薦純嘏於無窮仰皇猷之克紹

池州重建紫極宮碑銘

域中之大曰道百行之先曰孝故孝心充乎內必道氣應乎外於是
有聿脩之德追遠之懷揚名顯親之善集靈徼福之舉用於邦國則
臣節著施於家庭則子道光以之爲政則民從乂以之薦信則神降
福然則壇館之作焉得已乎池州紫極宮者本東晉之普明觀也浸
之以秋浦鎮之以齊山北望陵陽竇真人飛升之所南瞻九子費徵
君棲隱之鄉玄風徘徊精氣交感代有奇士居爲殊庭既奉玄元之
御因崇紫極之號治亂迭運隆替不常戊午歲太守陳公始臨此郡
歷塊垣而歎息步遺址而顧瞻役不徒興義將有屬公嬀水洪派太
丘舊族重世避地徙居建安祖德門風冠映圖諜王師拓境閩方卽
敘撫納歸附旌訪賢能惟我嚴君首奮奇節芟夷逋穢弘濟艱難偏
師所指無往弗克故十年之間由裨將歷郡守登上公建齊壇功名
之盛近古無匹及王室多故邊城不寧復遣公督舟師率諸將萬里
赴三年轉戰算無遺策兵不頓鋒威行軍中勳在王府舍爵再命聿
來是邦於是解甲釋兵頒條布政事從中興民用接和會文賦詩彬
彬然有儒者之風矣俄而王妣國太夫人凶問至公孺慕出次烝烝
永懷以爲柔儀慈訓寶大吾族鞠育仁愛兼倍諸孫嘗欒弗親執紼
且違欲報之恩王事靡盬思所以薦祉於冥莫求神於希夷非龜山
之宮必易遷之館然則琳房金闕瑤壇檜井迎列真之御資閬風之
游仙經不誣勝事可作於是瞻星揆日飭用庀徒散廡下之金出荆
門之絹人百其力工薦其能易其傾頹化以壯麗成於心匠不愆素
期自某年月鳩工至某年月訖事凡出錢若干萬築室若干間正殿
當陽三尊負扆享列宿之位于東序設三官之堂于西廂嚴饋奠之
室于艮維所以盡時思之禮敞閑宴之亭于乾位所以極坐忘之懷
矢棘翬飛霞駁雲蔚琁題行月煥城邑之晶光飛甍白日壯江山之
氣色如是則飈欻之駕不得不臨肸蠁之福不得不集想見武夷之
會足申令伯之心至矣哉善慶孫謀無得稱已嘗試論之曰神仙者
君子之所歸也故真誥云至孝至貞之人皆先受靈職次爲列仙歲
登降其幽明如人間之考績矣若乃盡忠於君純孝於親敷惠於民
歸誠於仙而不得與夫餌芝朮醮星斗者同躋真階吾不信也勗哉
夫子其惟有終鉞扈駕南巡致禮名岳假道過此仰瞻久之博我以
文輒不遜讓其銘曰

我經池陽池陽既康化以至道民知嚮方乃新閑館以奉虛皇君子
薦祉則惟其臧我登新宮新宮既崇深嚴耽耽丹彩彤彤九華散影
十絕盤空若在宣岳如游閬風至道不煩玄關甚邇孝享誠敬奉時
祖妣善慶純嘏施于孫子三茅二許夫何遠已流芳金石永永千祀

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之碑

原夫至道之先邈哉稀矣書契已降可得而云黃帝堯舜澄其源故垂衣恭己在宥天下伯陽仲尼導其用故建言立德憲章無窮赤松羨門神而明之故輕舉上賓留侯商皓變而通之故解晨滅迹順是已下莫不由之故有搢紳端委利萬物於廟堂之上葛巾蕙帶全陰功于塵埃之外隱顯殊致趣捨同歸其人有終其魄不死閬風玄圃羣帝之窟都赤城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肹蠁若在左右仁人君子往往至焉見之於貞素先生王君矣君諱棲霞字玄隱華宗繼世積德所鍾生於齊得泱泱之風長於魯習恂恂之教七歲神童及第十五博綜經史闕黨童子靡敢並行東方諸侯爲之前席而仙材靈氣稟於自然塵纓世網不可拘係每名山獨往神契感通奇怪恍惚衆莫能測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于壽春感四海之分崩想八公之遺迹於是解巾名路委質玄門問政先生聶君師道見而奇之授以法籙是日彩雲皓鶴翔舞久之既而窮方士之遐遊得東鄉之勝境道無不在善豈常師又從威儀鄧君啓遐受大洞真法玄科聖旨動以諮詢福地仙源因而棲託誅茅穿徑枕石潄流身既退而名愈彰道已寂而節彌苦桑田自改桂樹長留烈祖漢高皇帝方在賓門實來作鎮紫氣表真人之應青雲符好道之占君鶴書被徵褐衣來見談天人之際講道德之源靡勞牧馬之迷自契順風之問因從敦請來止建康有玄真觀者陳宣帝爲臧矜先生之所作也殿堂岑寂水木清華遊焉息焉以遂其好每竹宮望拜玉諜祕詞叩寂求真必君是賴嘉祥靈應世莫得聞聖曆中興恩禮殊重加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烈祖嘗從容謂君曰吾不貪四海之富唯以蒼生爲念君對曰夫古之聖人脩其身而後及天下天下待一人安而後安今天子勤勞萬機忘寢與食身且不能自治豈能治蒼生哉帝善其言以百金爲之壽其識度亮直又如此焉今上嗣清淨之基尊玄默之化諮諏賓敬有踰於前而君茅嶺夙心老而彌篤比年抗表請歸舊山優詔惜之又加貞素先生之號既而玉棺有命紫素告期葛洪見留不成大藥少君捨去先夢繡衣保大壬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于玄真觀春秋六十有二恩旨痛惜賻錢二十萬道俗嗟慕會葬數百人初君之處茅山也卽艮常洞之前相當平山之下披榛翦穢面壑臨流除地爲壇表朝真之位因丘設隧卜安神之室至是歸葬符夙願焉六月發自京師泝淮而上時畿內久旱川塗可揭是日大雨洪注騰波却流篙長隄踰重堰飄然利涉人不知勞昔周王有欒水之朝宣尼有四川之應校靈比德其殆庶乎君傳法度人數逾累百有若玄真觀主朱懷德名先入室道極嚴師首座孫仲之章表大德劉德光參受經□□□□□□□□□□願垂不朽之風威儀王可□□□□□□□□□□刊貞石鉉也不佞夙承教□□□□□□□□□途而誠心所感素交斯在徘□□□□□□□□□首之悲以俟遼城之歎詞曰

於鑠子晉上賓于天亦有令孫窮神體玄昔我來思世稱其賢今我往矣人謂之仙至道希夷孰知其然華陽洞府句曲風煙林芳橘葉地卽芝田披文相質億萬斯年

袁州宜春縣重造紫微觀碑文

若夫聖人有作沒而不朽畏其神而向其臺思其治而變其樹故尊道貴德玄化所以無窮高山景行後賢所以不乏妙門光啓上士勤行書契已還煥乎丹青者可數邦城之內表厥宅里者相望時運與弁人境交得教之大者其可忽乎袁州宜春縣紫微觀者蓋有晉鄧表真人上升之地也左鍾山之奇峯右洪陽之仙洞巉巖千仞蔽虧日月窈篠百里畜泄風雷迴岡層巒崇其基垌激湍澄谿宣其氣象真靈之所游集邑居之所走望皇統中否下國尋戈齊臺盡傾魯宅多壞鹿巾霞帔竄矣流離藻扃黼帳翦焉陻廢而周德未厭漢守仍存舊物既甄墜典咸復惟茲靈境將俟其人道士孫去華殖本康樂之川從師新吳之邑清心鍊氣絶粒忘形三十餘年其道彌固保大中自所居華林山館南游北鄉望佳氣之鬱葱躡垝垣之靡迆慨然歎息誓志終完於是面壑依巖披榛樂室勤身而感物應迹以化人

鄉閭風隨跣信日至節以致用時而命工二十餘年厥功克就紺殿特立重廊回合闢朱戶以暱野峙瑤壇而在庭至於像設之尊嚴仗衛之精麗廚廩之充牣居室之清閑洪纖必周奢儉中度美矣顯績昭哉素畝夫褒善稱伐春秋之旨雖在遐遠人其捨諸監察御史李君思義奉使宜春稅駕斯館覩厥成今上御名嘉其秉心碑而揭之以文求我言意難盡強為之銘銘曰

袁君之賢此州乃名鄧氏之仙此觀乃形春華麗絕真氣融明允矣奧壤居然福庭運逢交喪地有遺靈美哉孫師興廢扶傾重閣金籥還飛火鈴煙霞聚散飈欻逢迎精誠所感大道方行用刊樂石永告雲扃

舒州新建文宣王廟碑序

鉉嘗讀文中子所著書竊觀其建言設教憲章周孔有道無位故德澤不被於生民然而門人弟子如房魏李杜輩皆遭遇真主佐佑大化元功盛烈亦云至矣猶以為禮樂不興未能行文中子之道嗟乎使顏閔之徒遇貞觀之世舉聖人之業成天下之務豈不益大乎時運不並亨聖賢不世出可為長嘆息已矣夫大羹玄酒足以通神明而不能競適口之味大咸雲門足以和風俗而不能高娛耳之聲五常六藝足以興國家而不能勝捷給之數釋菜合樂足以祈永貞而不能掩福田之說李斯荀卿弟子也而為焚書之酷德彝文皇上宰也而沮王道之議況其餘哉故用兵已來郊庠鄉塾委而不修者有年矣皇唐中興之一紀天子乃崇學校養庶老舉六德教冑子旁達郡國靡然向風舒州古諸侯之封也其地廣其任重太博周公舊勳碩望來頒詔條武以貞師仁以行政動必資於前訓舉必順於人心前吏部郎鍾君頊登銓管之司實參侍從之列論思典治必以名教為先洎從左宦來為佐職神交主諾人無間然始一年而旱暵作二年而百穀登三年而上下和既富而教爰修廢典乃嚴社稷則播殖之功報乃祀箕畢則風雨之候時乃即黌堂謁先聖寢廟卑而將圮衮冕陋而不度政之大者烏得已焉於是庀功庸示儀制堂奧戶牖巍乎大壯山龍藻火煥乎有章重門以深之周垣以繚之俎豆升乎筵干戚由乎序侁侁衆賢是配是侑肅肅燕毛以銜以樂閭伍之屬者幼之倫惠澤漸乎肌膚風教移乎情性惜其所治者百城耳推是而往何所不至哉鉉也不才放逐至此蒙地主之惠接故人之懽博我以文宜無所讓屬役既具冠篇將畢會鍾君召還京師祖行之夕視草以送且曰敬教勸學非大君子不能行計功稱伐非大手筆不能任吾友紫微郎韓君即其人也託之銘頌以永清風

徐公文集卷第十二

徐公文集卷第十二

東海徐鉉

宣州涇縣文宣王廟記
復三茅禁山記
宣州開元觀重造中三門記
紫極宮新建司命真君殿記
楞嚴院新作經堂記
攝山棲霞寺新路記
常州義興縣重建長橋記

宣州涇縣文宣王廟記

昔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扶東周於已絶拯蒼生於既墜其迹屈而道愈大其人亡而教愈遠則生民已來未之有也其在祀典法施於人則祀之矧褒聖之祀其可忽乎然則中人不足以語上下士聞道而大笑故斯教也衰於戰國廢於嬴政漢魏以降續而復絶夫仲尼日月重昏于祀非聖人孰能廓之故斯教也興於武德盛於貞觀極於開元理自然也兵興以來大化陻替先王禮器委頓於勝廣之門闕里諸生恓惶於絳灌之下矧厥祠宇其存幾何天之愛人不當遂絶皇統再造六藝始修太歲丙午重熙在運宣城雄鎮帝之叔父在焉故幕府之選殊重尚書郎吳君光輔奉詔佐廉部兼理于涇既涖事乃被儒服謁先師闢荆棘歷垝垣以造于茅茨之間仰瞻俯觀喟然而嘆於是奉開元之成制采頖宮之舊章經之營之是卜是築惟新祕殿儼飾睟容入室升堂森然如在籩豆有位賓主由序表著咸列門衛肅然於是青衿雩服之子有從師觀藝之場鯢齒鮐背之徒識養老慈幼之節欣欣然其化之大者歟越明年秋君奏計如京師因得其實嗚呼聖人在上羣才畢舉使三代之風達于邑里得不其偉哉余承君之歡美君之志刊石紀事寘于祠庭後之君子無忘企及其餘理畝籍察庶獄闢汙萊遏陂塘則有考功之吏在故不書于時太歲丁未冬十月九日尚書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記

復三茅禁山記

華陽洞天金陵福地羣仙之所都會景福之所興作故其壇館之盛蔫享之殿修奉之嚴樵牧之禁冠於天下其所由來舊矣聖曆中微官失其守望拜之地多所荒蕪若乃真靈翔集玄貺肸蠁興復之迹必假異人天祐丁丑歲貞素先生王君棲霞始來此山恭佩上法徘徊地肺偃息朱陽永懷舊規期在必復先生潛德內映符彩外融名士通人道契冥會凡縞紵之贈貺信之資悉奉山門以成夙志於是由艮常洞至雷平山十里而近入于萌隸者盡(今上御名)贖之芻蕘不得輒至墟墓不得雜處蓺樹蔽野植松爲門川梁必通榛穢必翦建方壇於雷平之上造高亭於艮常之前朝修有致誠之地游居有稅駕之所姜巴古陌秦望舊封肅然清光復如開元天寶之歲矣先是紫陽之右有靈寶院焉真臺故基鞠爲茂草先生殫罄資用克(今上御名)殿堂有開必先無遠弗居都督武陵康王奉錢百萬梁王造殿一區向道之徒咸助厥事曾未周歲惟新舊宮皆先生之力也昔大隗致襄城之駕庚桑化畏壘之人是知道心惟微其應如響時則有若道士經若虛協規同志是攝是贊幹事以恪感物以誠績用不愆斯實攸賴先生以保大壬子歲夏四月悉書夫屋之數疆畔所經請命于京師申禁于郡縣以授茅山都監鄧君棲一能事既畢數日而化期命玄應昧者不知夫仙階感召諒非一揆若乃神清氣靈骨籙標映受之於天也心虛器沖玄德充蔚基之於性也昭真垂教啓煥靈迹行之於勤也故策名紫素飛步黃庭流功儲慶必參相合然則先生之道其殆庶乎雖歘駕不留冥升日遠而高風可述遺範在人進而紀之翰墨之職也鄧君企慕前躅見託直書己未歲秋八月日記

宣州開元觀重建中三門記

夫清淨玄默道之基也宮館壇墠道之階也生知者因基以成(今上御名)勤行者升階而覩奧故君子德業玄挺仁慈積中必廣馴致之方乃形兼愛之迹爲科誡以檢其情性爲象設以致其誠明情性平則和氣來誠明通則靈符集由是登正真之境入希夷之域曠矣無際藁

然大和斯實與化致理之方還淳反朴之本豈與夫延方士尙祕祝求長生以自奉者同年而語哉宣州開元觀遠擬清虛獨標形勝敬峯崇峻鎭其後句谿澄澈經其陽鍾一方淳粹之精結三素氤氳之氣當泰陵之尊道揭聖曆於華題藹爾殊庭居爲福地及運纏百六數偶三災雖棟宇不渝而制度多闕靈蹤必復有待而興主上嗣位之七年皇室再造之一紀今儲后徇臧札之操讓德承華體閒平之賢總戎藩服首台司而握師律鎭京口而領宣城其爲政也質以先正諮於耆老義以果斷仁以發生民力不偷闕政咸舉而斯觀路門久廢遺址將蕪非所以敬教尊祖會昌建福者也乃命執事即從經度民多暇日府有羨財勤而不勞成而勿亟巨棟山立層簷翼舒六扉洞開方軌並入重廊助其迴合祕殿表其深嚴十絶之幡拂文楣而絢彩九龍之駿軋金鋪而振響瞻之者有淩雲之氣經之者疑駕欻之游信足以勵上士之進修福蒼生於仁壽既而功宣納麓望集撫軍大壯之制斯成重离之位亦正貞符允塞戚德宜書道士孫洞虛素業淳深至誠敦慤發揚真迹啓迪嘉猷永爲不朽之功願紀宅山之石宮臣執筆以謹歲時戊午秋九月庚申記

紫極宮新建司命真君殿記

夫金闕琳房不可階而升也惟至誠能通之靈符景福不可企而望也惟至行能致之故君子行道於時宣力於國敷惠於民貽範於家此人之極致自天所祐也又況考集靈之地崇列真之宇薦納約之信勵勤行之誠然則希夷眇邈超言象之表矣有若故司空相國馮翊懿公承世功之緒襲重侯之業地親於副馬美繼於緇衣便蕃臺閣夷險中立不倚金石貫其心唯力是視風霜盡其節故四綜會府再踐中樞三殿方鎭一平邦土愼終如始沒有遺忠激楚之樂雖窮通德之門不改嗣子太僕少卿俊等祗奉慈訓弗敢失墜以爲公之純誠沖氣本道家者流而仁政令典近浹於三茅之境高齋甲第夙鄰乎玄元之宮故棲神植福必先於是爾其治城峻址西州舊署忠貞公之遺隴郭文舉之故臺九原可作勝氣如在乃相形勢補廢闕建司命真君之殿于宮之艮維披真蘊以立程集國工而考藝瞻星揆日不勞而成崇高壯麗重深藻繪煥如也凝旒端簡負斧仍几穆如也珠旛絳節紛披乎左右空歌洞章蕭寥乎晨暮真聖以之而臨御純嘏以之而蕃錫賢人有後孝子奉先無以加於此矣鉉始以事分通舊從子弟之游終以禁掖具員陪僚屬之末及公之啓手足也復忝國士之許辱寄託之任知己之厚何日而忘短篇敘事蓋感遇之萬一也

楞嚴院新作經堂記

君子才足以治劇惠足以安民見危致命以死勤事有一于此然後可以薦信於無方之神儲慶於必大之門噫楞嚴院經堂之作也其庶幾乎平陽柴君諱進思字昌美故太尉中書令尋陽靖王之孫也少而爽俊長而忠恪尤善騎射頗曉兵書靖王愛之出則典親兵居則專家政幹蠱之美宗族稱之王甍始爲公臣累遷旅師鴻圖再造金革寢威上以其材能可任故以爲內宴副使乘軺建節將命四方盤根錯節所至皆治改鄂岳觀察巡官知永興縣事縣有山澤之征榷管之利歲終考績倍於前人遷泰州軍事判官兼營田鹽監平蠹政決庶獄勞農督課潔己律人民不告疲公有餘利除勸農使復監池吉二郡護武昌軍千里晏安上流靜謐會梁人入寇我武未揚東鐵陷沒羣情震駭命君爲行營應援軍使率舟師數千鼓行而東平難濟口復海陵郡於是淮泗之地聲勢始通乘勝長驅因逼隋苑前茅接戰羣帥後期振臂奮身有死無二雖破竹之勢敗於垂成而東道清夷本由君之一舉也江都剋復歸葬京師天子閔焉贈左千牛衛將軍賻贈加等禮也嗣子殿前承旨廷遇等棘心在疚荼蓼兼倍以爲苴麻苫凷飾哀之期有終蒸嘗封樹追遠之禮有數復欲圖不朽之績徼無邊之福則金僊之教世之所崇宗旨在於經文威容存乎像設於是擇奇勝之地補闕遺之事今上御名經堂六間塑地藏菩薩像一軀几席什器之類華而備精而固耽然其質煥乎其章深嚴足以遠世喧虛明足以味玄旨其全節之風也如彼其集靈之所也如

此然則冥冥之祐綿綿之慶豈誣也哉余頃歲左宦海陵君盡傾蓋之分感忠臣之事主嘉孝子之奉親刻石紀事以聳善也援筆悽愴無心於文保大丁巳歲春三月日東海徐鉉記

攝山棲霞寺新路之記

棲霞寺山水勝絶景象瓌奇明徵君故宅在焉江令公舊碑詳矣高宗大帝刊聖藻於貞石紆宸翰於璿題煥乎天光被此幽谷先是茲山之距都也五十里而遙方軌並驅崇朝可至及中原(今上御名)亂多壘在郊野無牧馬之童歧有亡羊之僕義祖武皇帝潛龍茲邑訪道來游始命有司是作新路金椎既隱玉馱言還桐山之駕不追回中之道亦廢於戲聖人遺迹必將不泯微禹之歎夫何遠哉保大辛亥歲時安歲豐政簡民暇粤有寺僧道嚴名高白足動思利人百姓莊思悰家擅素風積而能散嗟亭候之不復閔行旅之多艱乃相與翦荆榛疏坎窞闢通衢之夷直棄邪徑之迂迴建高亭於道周跨重橋於川上鑿甘井以救暍立名表以指迷草樹風煙依然四望峯巒臺榭肅肅前瞻由是江乘之塗復識王畿之制矣余職事多暇屢游此山喜直道之攸遵嘉二叟之不懈爲文刻石用紀成功俾後之好事者以時開通隨壞完葺此碣有泐斯文未湮不亦美乎其年八月一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記

常州義興縣重建長橋記

聖人作川梁以濟不通舟車所及纚連棊布若乃形勝傑大名聞天下者亦無幾何陽羨長橋其一也夫英賢之所躔次邑居之所瞻望山川之精粹宅焉里城之神靈憑焉廢而興之圮而葺之豈惟備政足以徼福是橋也徵諸圖諜則後漢邑令袁君創造國朝永泰中令丘君新之其他無聞焉中興之初邑有義夫曰吳濛吳湞率以私帑備加營(今上御名)人賴其利踰三十載丙辰歲國步中梗百越寇邊邑人敗之燒營而遁飛焰旁及宏梁半摧甲寅歲著作佐郎劉君來爲邑長視其制度知非民力之所能濟乃狀其事白于有司上聞嘉之詔賜錢八十萬君信而好古寛而得衆尉盧蒨鼎甲餘慶俊造策名政是以知事無不舉乃相與數王澤因民心備物致用程功揆日器利工善材良事時戊辰歲冬而裁明年暮春而畢長五十步廣七步對縣樓而直出跨荆谿而横絶丹雘其飾偃蹇而虹舒崇高其勢邈若亭而山立朱輪方軌駟馬連騎營營市井憧憧往來有衽席之安無揭厲之患昔者乘車濟涉聖人謂之無教橋梁弗修賢相知其不能以今方古勝負分矣夫書云考績傳載稱伐庸庸善善其可廢乎刻之貞珉以示來者庚午歲春二月十五日記

徐公文集卷第十三

原书空白页

東海徐　鉉

重修徐孺亭記　喬公亭記
毗陵郡公南原亭記　劍池頌
九疊松贊　硯銘
野老行歌圖贊　四皓畫贊
許真人井銘　高侍郎畫象贊
文獻太子哀冊文　齊王贈太弟哀冊文

重修徐孺亭記

至矣哉天之愛民甚矣雖數有治亂而常生聖賢故得其位則功加于時舛其運則教垂于後雖銷聲滅迹全身遠害不德而德普逃名而名揚攡篗築宮禮重於列國式閭表墓道光於無窮舉善而教政之大者也恭惟我祖炳靈南國舊宅界乎仙館高臺峙乎澄陂孺亭之稱海內瞻仰名公良牧代加崇飾千載之下猶旦暮焉頃屬邦君非才敗我王度翦焉厝(今上御名)鞠爲茂草噫百世之祀誰能廢之庚申歲始建王都辛酉歲遂过清蹕肆覲羣后疇咨先賢餘基未傾偉人將至既而鼎湖在御桐圭錫壤丞相司空鄧王以茂親之重膺分陝之權思老成之典刑仰高山之景行同言而信不肅而嚴乃命經營將從締(今上御名)九成方起百堵未周甲子歲入秉國鈞以武昌運帥侍中濟南公代司宮籥公致用以武從政以文祗奉蕭規率由周禮再賡成制詳考舊基夷坎窞而就平裨崖岸而增固乃崇堂奧乃加藻繢右巖罇坫之序左設庖膳之區前臨康莊旁眺城闕平湖千畝凝碧於其下西山萬疊倒影於其中依然懸榻之塲想見致芻之狀與夫洪崖之館絢綵於煙霞滕王之閣騫飛於雉堞南州之物象備矣前哲之光靈萃焉嗟乎君子興一役建一事於時必可頌於後必可觀玆亭之作也都人朋悅過賓矚目紀于方國之吏播于樂職之詩鉉也幸承燕翼之謀獲參翰墨之任俾垂不朽敢憚蕪音

喬公亭記

同安城北有雙谿禪院焉皖水經其南求塘出其左前瞻城邑則萬井纚連却眺平陸則三峯積翠朱橋偃蹇倒影於清流巨木輪囷交陰於別島其地豐潤故植之者茂遂其氣清粹故宅之者英秀聞諸耆耋喬公之舊居也雖年世屢遷而風流不泯故有方外之士爰(今上御名)經行之室回廊重宇耽若深嚴水瀕最勝猶鞠茂草甲寅歲前吏部郎中鍾君某字某左官茲郡來游此谿顧瞻徘徊有懷創造審曲面勢經之營之院主僧自新聿應善言允符夙契卽日而裁逾月而畢不奢不陋既幽既閑馮軒俯眄盡濠梁之樂開牖長矚忘漢陰之機川原之景象咸歸卉木之光華一變每冠蓋萃止壺觴畢陳吟嘯發其和琴棊助其適郡人瞻望飄若神仙署曰喬公之亭志古也噫士君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未若進退以道小大必理行有餘力與人同樂之爲懿也是郡也有汝南周公以爲守有頴川鍾君以爲佐故人多暇豫歲比順成旁郡行再雩之禮而我咸選勝之會鄰境興閔戶之歎而我賦考室之詩播之毗頌其無愧乎余向自禁掖再從放逐故人胥會山水窮游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有一于此宜其識之立石刊文以示來者于時歲次乙卯保大十三年三月日

東海徐鉉記

毗陵郡公南原亭館記

人生而靜性之適也若乃廟堂之貴軒冕之盛君子所以勞心濟物屈己存教功成事遂復歸於靜用能周旋於道常久而不已者也有唐再造俗厚政和人多暇豫物亦茂遂名園勝概隱轔相望至于東田之館西州之墅婁湖張侯之宅東山謝公之游青谿賦詩之曲白楊飲酒之路風流人物高視昔賢京城坤隅爰其別館百畝之地芳華一新舊相毗陵公習靜之所也其地却據峻嶺俯瞰長江北彌臨滄之觀南接新林之戍足以窮幽極覽忘形放懷於是建高望之亭肆游目之觀睨多鳥於雲外認歸帆於天末四山隱見而屏列重城邐迤而霞舒紛徒步而右回闢精廬於中嶺倚層崖而築室就積石以爲階土事不文木工不斲虛牖夕映密戶冬燠素屏塵尾榧几黎

牀談玄之侶此焉游息設射堂於其左湛方塘於其下虛楹顯敞清風爽氣襲其間碕岸縈迴紅蕖翠荇藻其涘至於芳草嘉禾脩竹茂林紛敷翳蔚不可殫記凡廐庫之室廚廩之區賓燕所資不戒而具每良辰美景欣然命駕羣從子弟結駟相追角巾藜杖優游笑詠觀之者不知其爲公相也古人有言朝庭之士入而不能出況於輕鍾鼎之貴徇山林之心將相之權不能累其真肺腑之親不能系其遯道夙素範豈不美歟又以鉉無事事之情有善善之志見徵拙筆用勒貞珉是時歲次辛酉冬十月日記

劍池頌并序

歲次辛酉月躔仲冬王人徐鉉揚旌銅柱之鄉税駕劍池之廟嘅嘆靈迹徘徊故墟或曰龍泉太阿安得爲寶出也不爲當世之用佩之不免亡身之災天下固有虛名而無實効者歟愚以爲不然夫聖人之於天下亦物耳所稟受者異故能與造物者並而爲天下王是以聖人之作也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人謀鬼謀皆爲聖人用無功無迹豈尋常所能識乎然則集陰陽之英萃山澤之精窮爐冶之妙極鋒鋩之利宜其冥合玄造弼成聖功者也昔黃帝法月滿而鑄鏡用能照燭怪魅辟除不祥大禹收貢金以鑄鼎使民知神姦以遠不若漢高祖佩斬蛇之劍以撥亂除害奄有天下是以三者皆人力所爲也咸能輔佐興運與時隱見其可誣乎在昔三分叔世咸有昏德天命將改寰宇將同斯劍知之故靈發於下氣浮於上應帝王之符命矚識者之觀瞻亦猶伊尹負鼎於莘墟仲尼動色於魯相千載一會聖賢所以汲汲也向使晉武能誕若天意克明俊德判忠邪之路絀驕侈之心則賢能盡其才神靈効其用淳耀之烈可續七百之期不爽而王猷既鬱亂本既成百姓失望羣龍沮色於是斯劍也委質張雷之鑑一泄其憤遠迹劉石之醜復歸於潛其出也所以示神之不亡其去也所以示德唯是輔則其爲用也遠矣昔者周過其數秦不及期是知天命之精微可以人事而延促前哲論之備矣若夫精真之誠修于內感召之致應乎外自然而然有道存焉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言達王者得之則三五之功其餘事耳然則天下至珎本非人臣所服變化無方神物之事也忘身徇國忠臣之節也兩造其極求仁得仁復何怨乎廟在豐城故縣俯瞰池岸壯武侯雷府君之象祀焉去今縣四十里而龍泉太阿之廟别在中路棟宇綿久皆將傾積邑人朱惲等洽重熙之化感百世之祀奬率同志唯壽宮千載光靈煥然如在縣令孟賓于尉孫舉皆以文行之懿中賢良之選接武連事惠此王畿推誠於民篤信於神風雨不愆耕鑿咸若先賢遺躅其不泯也宜哉是池廣不終畝深才數尺父老云近歲旦暮往往有雲霧蒙覆其中惚恍之理不可測已今中興三葉聖政惟新豈非靈命孔昭玄貺將集天命不僭弘之在人使臣司言敢告有位乃爲頌曰

周室既衰仁獸來臻晉祚不融龍劍効珍神化無方天命無親德之不建與運俱淪歸潛厚載以俟真人惟劍之神惟賢之識湛湛靈沼綿綿廟食瑞氣長在玄符靡測垂茲頌聲永永無極

九疊松贊并序

同安郡南二十里古城南隅有松焉拳曲擁腫勢若九疊交柯聳幹無不蟠屈者其地高迥旁無壅閼莫知其何由如是或曰下有頑石根不得舒氣脈僨興故爲此狀好事者以爲盛觀焉余始聞其名今至其下睹之而貽曰嗟夫草木麗地稟天之和條暢秀茂固常也若乃原隰之宜失陰陽之候違柔脆之姿則離披枯瘁貞勁之質則鬱抑盤錯生理乖矣獨有瓌奇之貌嗚呼失其所乎昔在太古君臣強名賢愚同城洪洪洞洞是謂大和降及後代聖人有作顯仁義建功名扶衰整弊不得已也於是有愛惡則象生焉其甚者飭行以矯時執方以違俗考槃閭巷聲重王公上德喪矣獨有高世之譽嗚呼荀孟屈賈之徒豈斯松之類耶感物徘徊因爲之贊于嗟彼松孰爲而生天枉其性屈折其形人實我貴我非所營噫嘻淳風曷歸大道安行吾欲與汝各全其真作此好歌以告騷人

硯銘

宅山之石是斲是治荆藍表瑩雲露含滋執簡而至磨鉛在茲言出乎身文以行之噫嗟君子愼爾樞機

野老行歌圖贊

昔在陶唐光宅萬國下或知有帝將何力鼓腹擊壤嬉游無極自然而然忘適之適中古道薄親仁懷德末世政亂姦宄寇賊淳風不還可以歎息丹青志古存諸往則嗟爾有位鑑茲王式

四皓畫贊

君子道行必資其位邈哉四賢隱居救世皤皤之貌丹青假誌爾無素飡覩此知媿

許真人井銘

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茲谷鮒洌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真紫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琰求識銀牀噫嗟後學挹此餘光

高侍郎畫象贊

穆穆清真不淄不磷文高學富道直誠純昭質已邈斯猷愈新丹青畫象以永光塵棠陰峴首瞻仰霑巾

文獻太子哀冊文

維顯德六年太歲己未九月癸卯朔四日丙午文獻太子薨于東宮延春殿以某年十有二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遷座于文園禮也象輅差階龍樓向曙肅仗衛以將引儼鏄罍而不御主上感深守器念極賓天痛玉符之靡召悲銀牓之空懸詔下臣於信史載感烈於瑤編其詞曰

於昭我唐誕受帝祉舊邦惟新令問不已亦有積慶載生賢嗣平王之孫吾君之子越在綺紈芳若蘭蓀緣車表慶寶玉疏恩東平錫壤南昌啓藩耈老諮訪丘墳討論文以行禮時然後言敬愛表於天性信厚由於自然運屬重熙地惟明兩古尙達節吾先德讓剖符分陜居東作相封燕禮縟副戎業廣績著保釐道高寅亮敬亭南屏浙水東馳是惟關輔以衛京師乃移節鉞建此藩維擇其令典導以由儀

仁薰俗厚化洽風隨國步中艱文身怙亂鎭以高臥制之長算取彼鯨鯢戮爲京觀吳門載同輿詞協從天之眷命我豈矜功乃正皇統斯惟至公爰撫軍而監國亦納揆而登庸業彌盛而學彌廣望益高而禮益恭不言而信有感則通多壘以之而罷警四門以之而除兇反淳和於國儉致符瑞於年豐天亦艱諶胡寧不惠枉矢流蒼震之野火耀奄前星之次捨內竪之問安進浮丘而把袂九重增慟萬邦銜涕冥茫少海之波寂歷游雷之肆嗚呼哀哉感神飈之遠至歎芳歲之云徂違太學之齒冑啓佳城而下居建采章於綢練儼備物於塗芻經武帳之菿施據青龍之轇轕嗚呼哀哉苦霧閉塗窮陰殺節重雲之旭日如晦大壑之層冰似雪指京口而不臨背都門而永訣萬目愁而旆旌慘羣心感而笳簫咽嗚呼哀哉瞻搖山之落木聽玄圃之迴風臺思子以何極宮長男而遂空集荆門之故吏會商嶺之悲翁淚淋浪而洒袂氣怨結而盈胸嗚呼哀哉歷遂古以遐觀考令猷於三善孰仁孝之昭著復功名之不顯惟史筆與吐頌配天長而日遠寧騁麗於東田豈騁能於文選嗚呼哀哉

齊王贈太弟哀冊文代喬侍郎

維年月日天策上將軍太師尙書令臨川牧齊王薨于臨川府之正寢主上追先皇託付之意表叔父遜讓之風乃下明詔冊贈太弟卽以其年十一月日葬于江州某縣某鄉廬山之原從理命也綃幕夕陳虞歌曉引改兎園之賓館設龍樓之陛楯闃靈儀以愈遠窮哀端而靡盡愴永恨於宸襟俾誕揚於令問其詞曰

皇天眷祐錫唐良輔時惟宗英裔自文祖孝悌敦慤機神穎悟昔在中興爰當就傅申畫宛水錫茲茅土德望日躋邦家是毗鉤陳宿衛官籥攸司於惟淮甸實治皇基導之以禮董之以威俗賦甘棠之頌人歌樂職之詩運屬繼明業隆二聖首輯瑞玉來參大政乃爲左相其班上台乃封夏口其賦千乘赫矣元后蒸哉古風不私其子天下爲公並命叔仲奮茲顯庸或踐我舊藩或陟爾青宮辭不獲命處之益恭晉鄭之勳推而更融臧札之操久而彌崇若太伯之讓異周公

之東京江汝水旄節從容皇統既正靈符允答國步清謐羣生欣洽
復大道於三古永文昭於萬乘越我嗣君尊尊親親極以吕望之高
位崇以貞觀之舊稱賜書不詔贊禮不名曰予小子實繫叔父維藩
維翰宗社之故冰錫難老日新王度謂天蓋高命亦靡常台階殞宿
河月沈光慟東堂之哀臨輟南國之春相與聖賢而共歎獨天地之
何長嗚呼哀哉知生若寄臨凶奢於蠹炭舉士庶而均哀頌聲猷於
無間嗚呼哀哉歸虎節於王府靡鸞旌於雉門閑西園之風月慘綖
嶺之煙雲象輅迴兮遵塗遠歸帷整兮逝水奔賓友散兮霰雪積巾
箱故兮經籍殘嗚呼哀哉身歿壤存道悠運促贈今日之典冊閟當
時之寶玉全大義以經國激清風而被俗昭遺烈於千齡寄玄堂於
陵谷嗚呼哀哉

徐公文集卷第十四

東海徐鉉

唐故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君墓誌銘
唐故泰州刺史賈宣公墓誌銘
唐故泰州刺史陶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方公墓誌銘
唐故筠州刺史周君墓誌銘
唐故朝議大夫太原王君墓誌銘
唐故奉化軍節度判官趙君墓誌銘

唐故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君墓誌銘

公諱文蔚字君章其先濟陽考城人也昔高陽恢若水之靈光有萬國伯益獲箕山之護克成夏功故其子孫延祚丕顯茅土錫胤圭組流光在漢者爲孝子在宋者爲忠宰在梁者爲烈將在陳者爲詞臣長城既封淮水亦絶辭周粟而遠鶱避嬴亂而深藏徙籍建安世爲大姓至于我王考毗考泰皆以隱德清操垂爲門風惟公嗣弈葉之賢有生知之異幼挺奇表夙韜殊量殫儒墨之祕奧窮文史之菁英閭里歸仁宗黨稱孝于時天下未一遐方不寧公鄙尺鷃之爲從黄鵠之舉類延州之觀樂同太史之採書升名俊造從事河洛襃俗難佐天壞不支我烈祖孝高皇帝王業始於江京仁風被於四裔公杖策高蹈款闕來儀府朝肅以生風臺閣藹其增氣署宣州觀察巡官試祕書郎遷水部員外郎賜緋魚袋王國初建改比部員外郎知制誥于時天人協應獄訟攸歸舜禹相與言游夏不能措潤色之任我則無慙既受禪遷主客郎中知制誥如故俄而真拜仍賜金紫今上嗣位大禮事修徙公爲給事中判太常卿事時同軌胥會有司失職公與司門郎中蕭君（儼）博士韓君（熙載）協力建儀周行翕然由是祖功宗德之位定大行昭名之義允功署高廟與天無窮明年拜御史中丞矯枉持平無所顧憚坐廷劾宰相其言深切貶江州司士參軍初國朝自王羲之後曠數百年憲署之舉閒無廢職然未有危言激

論如此之彰灼者也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傳寫彈文爲之紙貴人心既爾天鑑亦迴前所劾者或免或黜公就加江州營田副使頃之徵爲衛尉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權知貢舉出納密命樞機靡失登進造士衡鏡無私聳禁署之清風著春官之故事薦賢之賞行及於台司曳杖之期奄先於朝露春秋五十有二保大十年八月二日卒于京師官舍皇上痛惜爲之廢朝送死卹孤一從公賜有司考行易名曰簡即以其年九月十三日葬于某縣某里之原禮也長子翥祕書省正字次子騫皆早卒今以從子翹爲嗣嗚呼哀哉公心平氣和貌古神正雅好玄理有方外之期尤善詞賦得國風之體去華簡禮不以位望驕人憐才誘善不以威名傲物操履堅正靡得動搖襟懷坦夷初無蔕介謫居江楚恬然自足孜孜色養烝烝孝心嘗爲詩云屈平若遇高堂在應不懷沙獨葬魚此其心也江州節度使賈公崇以武立功以剛肅物事公如師傅親公如兄弟時皆服公之重名而賢賈之樂善也既歸京寓居公廨無以家爲二子繼亡一慟而已齊死生於夢覺遺寵辱於錙銖古之達者何以過此嗚呼凡我僚舊均哀共戚入黔婁之門閱覽伯喈之經籍晦落日以流慟愬秋風而沾臆企景行於高山勒哀詞於樂石其詞曰

高陽之裔伯益之孫展矣君子載大其門爰翔爰集樂我樹檀影纓幕府振藻西垣禮儀卒獲風憲攸端道行在時業隆自我英英若人見義必果直指烈烈宮鄰瑣瑣死生以之何適不可允矣天鑒明哉主恩乃還宣室乃入脩門從容禁署密勿王言得才爲盛知人則難求尸宗伯載善其官人必有終古無不死嗟嗟若人風流永矣徐庶有母鄧攸無子闕里諸生荆州故吏謂之何哉啜其泣矣秋風落木逝水成川昨朝飛蓋今日荒阡一丘殘照萬古愁煙素車自返寶劍高懸高才兮直道共盡兮何言

大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泰州諸軍事兼泰州
刺史御史大夫洛陽縣開國子賈宣公墓誌銘

公諱潭字孟澤洛陽人也周先同姓卽列國之諸侯漢得名臣乃洛

陽之才子攀鱗河北豈須方面之功借節譙都自有旦平之策源長派遠德厚流光史不絕書後將必大當先天之內禪也我七代祖黃門侍郎平陽公曾實演丕命及至德之中興也我六代祖黃門侍郎晉國公至寶贊大猷曠古已還一家而已五代祖孫衡州刺史高祖穜司門員外郎曾祖和太子司議郎祖琛河南密令皆有韜世之量濟衆之仁大位不躋餘慶斯洽考姻以經術擢太常第以才用爲諸侯卿捍寇輸粟有勞王室於是佩金紫升朝廷上疏論邠寧節度王行瑜恃功恣橫坐貶愛州掾及行瑜就戮優詔徵還復出常州刺史鹽鐵江淮留後屬宗社中絕官司解弛計吏未上哲人其萎公有世德之資負夙成之器風神爽邁智術通明景福二年以學究一經射策高第釋褐京兆府參軍事還祕書郎侍從南遷進修不懈天祐丁卯歲居先君憂服喪過哀宗黨稱孝楚泗郡守宜城廉使虛左交辟三府馳名俄丁內艱感憂如禮藝祖武帝創基分陝側席求才素與公周旋即加禮命奏記書檄一以委之內贊謨猷外爲詞令出應盟會入陪罇俎霸功光赫公有力焉十有餘年任用無間既而楚雲告變穆醴不陳已酬國士之知亦得退人之禮改宣池觀察判官烈祖高皇帝受命中興不忘舊德徵拜祕書少監充儀禮副使還中書舍人崇英翰林學士周愼密命潤色王言公望無渝朝獎彌厚保大嗣統拜兵部侍郎知制誥學士如故充永陵儀禮副使同軌胥會大禮無違遷兵部尚書修國史考定郊廟之樂褒貶歸正擊拊允諧會六夷南侵天眷北顧命公持節使于契丹宣大國之威神得諸戎之要領及軺軒還軫而控弦出塞矣報命稱旨時論貝瞻於是避寵台衡就安關輔除泰州刺史視事數月丕變土風（今上御名）疾還京保大六年九月二十有一日卒于江寧永安里官舍享年六十有八皇上軫悼再不視朝飾終之禮務從加等太常考行賜謚曰宣以其年月日葬于某所與夫人楊氏合祔焉禮也長子朝散大夫行大理司直彬次子泰州司倉參軍穆少子修等咸負當世之才皆爲保家之主種德垂範未易可量長女用文適水部員外郎楊元鼎不幸早世次曰用柔適膳部員外郎知制誥張緯次曰用光適進士姜某少曰季芳尚幼惟公事業富壽昭映一時族望婚姻熏灼當代自非天監與善孰能若斯雖大用未光而能事畢矣鉉以世親之舊執隨行之敬服義承教惟公在焉刊勒論譔蓋感遇之萬一也其銘曰

於惟茂族實有世德七葉繼軌嘉猷允塞亶矣君子其儀不忒修辭立誠以匡王國言以文行兵由威克東畿之政爲邦之則天地長在春秋代遷今朝喪善何日生賢蒿里誰地佳城許年永安舊里門館依然寢丘傳邑京兆開阡勒銘泉石以配青編

唐故泰州刺史陶公墓誌

公諱敬宣字文褒其先尋陽人因官徙籍今爲合淝人也西京作相開國封侯於是貽孫南國主盟長沙公茲焉不朽離邊黃菊解縣印以言歸嶺上白雲挂朝衣而莫返光靈攸屬固無得稱之丹青所存可略而言也高祖復右監門衛將軍曾祖琳建州錄事參軍祖晟青州博昌縣令皆天縱其能世濟其美蘇韋君子屈迹於驍游搢紳先生折腰於州縣積善餘慶明德後興考雅武昌軍節度使贈太師楚惠公雲雷（今上御名）屯龍虎冥會橫琱戈而蕩寇功冠一時裂鶉尾以疏封禮優萬戶公即太師第四子也幼而岐嶷長而俊茂非禮勿動時然後言天祐中門廕起家太子校書遷至府長史賜緋魚袋丁先公憂時年十四孝心昭感喪禮無違釋服除都官郎中賜紫金魚袋改大理少卿青縑寓直時推伏閤之勤丹筆持平人絕署門之歎俄遷江都少尹趙張治劇由來表則之司淮海分疆自昔輕揚之地公處之貞固行以廉平愛民則忠事長以順一圻欣賴三載有成遷大理卿仍兼尹事烈祖孝高皇帝允釐百揆實總六師爰求鄭國之良以貳楚人之廣奏請君判左右軍事丁酉歲堯咨文禪禹迹中興徵舊德於角犀考官成於喉舌拜工部尚書今上嗣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會閩人作梗王旅欲南聲實所資豫章爲急故輟公副總判軍府及羽檄四出芻輓相尋民以悅而忘勞事有備而無患嶺表既定洪人亦康復移宛陵仍兼棣州刺史海陵郡甸服之地邦賦最

優歲比不登民用胥怨除泰州刺史公以清淨爲理仁恕積中視吏民其如傷守法令而畫一餘糧棲畝無庚癸之呼白駒過隙感辰巳之歲春秋五十有二保大八年夏四月十有八日卒于位上省奏傷悼輟朝兩日有司考行賜謚曰順卽以其年月日權窆于東都明年月日葬于江都府縣里與前夫人合祔焉禮也惟公沖和體質仁孝爲基立身有常與物無忤尤善聲聞音而知樂頗好篇詠下筆而成章身後不留餘財所任必有遺愛求之作者斯亦難能嗣子泰州司倉參軍崇鼎崇諒崇倫等皆勤修令名夙奉成訓君恩靡替家法如初鉉昔在朝行實惟舊好今從左宦仰醫東道痛死生之已矣感意氣以何報延陵挂劍願保於不欺峴首刊碑終慙於妙絕銘曰

淮淝之靈衡霍之精必有賢傑爲時而生乃伯乃仲乃侯乃卿望冠六事風馳百城人生有涯大命夙傾不見君子猶存政聲遠日既吉靈輀既行寂寞公館蕭條古垌哀哀郡人泣涕沾纓嗚呼彼蒼不知福善之胡明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少府監河南方公墓誌銘

公諱訥字希仁其先河南人也後世從官徙籍新安支派繁衍遂爲郡之著姓迨公數世皆以儒雅退讓播爲門風曾祖顒登州文登縣令祖亮左武衛兵曹參軍考穀榮王府司馬母聶氏追封河南縣太君問政先生師道之長女也公承積善之慶負夙成之智砥節勵行好學能文時然後言非禮勿動鄉曲之黨翕然稱之太師陶公來守新安撫納人士署爲郡吏委以典籤恪恭詳敏甚稱所職歷事累政其志如初烈祖肇基王業元宗實綜軍政管記之任勤擇其人聞公之名召致幕府王國初建署寧國軍節度館驛巡官掌都統表奏皇室再造慶賞遂行擢拜虞部員外郎掌元帥表奏數歲以皇孫就傅命公侍讀講道贊德勵裨益之誠端己直躬盡表微之節俄遷水部郎中明年皇孫封南昌王東都留守以公爲留守判官遷主客郎中參贊政務事無違者改司農少卿依前充職明年王移任宣潤二州大都督復以公爲浙西營田副使通判軍府六載匪懈庶職交修懋官之賞詔命疊委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封河南縣男俄拜泰州刺史充本州屯田監院使正身而令悉心爲理公無遺利民自從風屬強敵深侵東京失守而州兵盡出人心大搖於是士庶老幼盡室南渡公自歸闕下坐是除名數年除歙州團練判官上曰戰爭之際吾豈以武勇責書生哉軍法不得不爾卽召拜太子右諭德今上嗣位遷少府監丙寅歲正月十六日卒于京師美仁坊官舍享年七十七上爲之廢朝一日賜謚曰定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某所禮也前夫人謝氏早亡繼室施氏封沛縣君長子前宣州寧國縣主簿次子志饒州文學公以名教爲樂以矩矱自任行必中立居無惰容搢紳之間推爲純行公之外祖得道之士故公頗以朝禮修養爲務雞鳴而起孜孜不倦年俯悼耄體常康強及屬纊之晨無伏枕之疾斯亦力行之報也鉉也不佞早辱交契昔先君從事黟歙公適仕本部及公策名郎署鉉亦忝官聯既熟其素履願垂於不朽附于史氏以永令猷其銘曰

聖人四教文行忠信惟公似之光有令問秉筆贊畫登朝典郡寵至若驚道喪無悶年俯中壽官參列卿歸全委順終吉永貞宰樹長在高臺自傾用刊圓石閟此佳城

唐故客省使壽昌殿承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鈞州諸軍事鈞州刺史本州團練使汝南縣開國男周君墓誌銘

君諱廷(今上御名)字正材洛陽人也岐山至德綿瓜瓞者萬邦洛宅舊都守枌榆者百世簪組相繼譜諜存焉曾祖侃太常博士祖潛深州樂壽縣令避亂南徙因家廣陵考延禧明經擢第有吳之霸受辟爲淮南巡官累官至戶部郎中與殷文公游貞公同掌文翰無祿早世故大位不躋君卽戶部第四子也幼而岐嶷長而篤厚躬行孝悌餘力學文以蔭釋褐補弘文館校書試吏爲池州司戶參軍改宣州寧國縣尉烈祖在藩乃睠舊族聞君修謹復有吏能因表爲黃州長史寵

以朱紱置之府朝及受禪遷通事舍人鴻業肇興王澤遐布贊導之任實寄司聰護戎修聘觀風按獄受命而出動罔不臧歷事兩朝任遇彌厚賞賜既數階勳屢遷而通事之任如故蓋惜其能也保大七年轉將作少監判四方館事浩穰之地尹正為難復以本官判江寧府事其間監諸侯之典者十通四方之命者三攝州府之政者六按枉撓之獄者四或敷惠於新附之俗或投身於危亂之地本於忠而後動忘其生而後存元宗嘉之以為客省使今上嗣位深惟舊勞特加金紫光祿大夫台州刺史常御壽昌殿視事中外之人咸得引見又以君為壽昌殿承宣出為忠義軍監軍泉南等州宣諭使還遷鄂州刺史本州團練仍使充客省使君以備嘗艱危復逼遲暮懇辭繁劇恩旨不從丙寅歲十月二十二日終于京師某里之官舍春秋六十有六詔廢朝一日賜謚曰某明年正月日葬于某所禮也夫人天水縣君姜氏輔佐之勤率由婦禮訓誨諸子備有義方子大理評事崇儉太常寺奉禮郎崇素及崇順崇信等皆儒謹且不墜其先鉉家世通舊嘗接姻婭淡成之分終始不渝何以實懷是用刊德其銘曰

猗嗟周君世濟其名展如之人克嗣厥聲受任幹蠱臨難忘身居中處約全和保真與物皆化萬古同塵松楸勿伐蘭菊惟新刊石表墓于嗟善人

唐故朝議大夫行尚書禮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
王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也昔者諸侯共職起末運於髭王儲后上賓示靈期於簪史緱山維岳肇翦賁之崇基汾水遂荒導沈渾之遠派其後金行云季貴種言還行者制禮樂於土中處者保丘園於淮左世濟之德鄉人所宗故今為廬江人也曾祖廬江令祖洪州長史皆有廉讓之風純粹之行得祿於仕不累於高考吳尚書左司郎中贈太府卿負適用之才獲受人之譽應星辰而列位道邁朝倫河海以命官禮優贈典君則府卿之第三子也門風漸教天質孕和翼翼服勤真保家之主愔愔若訥多長者之言墨妙筆精固稟於性弈思琴德咸是所長幼有令聞獲鍾慈愛及加冠之歲以門子敘資漢室孝廉方從令史晉時英俊更屈下僚晨昏之養有歸州縣之勞靡憚乾貞二年自黃州司馬遷洪州都督府別駕治中懋績屏星煥其增華公府見知佩刀由其受賜俄拜尚書度支員外再遷虞部郎中皆判吏部兵部事夫當官匪懈伏閤之勤也照姦得情坐曹之能也前史所韙君皆則焉頃之以親累解官君雅好玄言夙尚閑適由是角巾私第閉關却掃交游罕得見其面窮達不以介其懷用晦而明居貞以利高皇帝受禪之始率復疏恩拜工部郎中轉禮部郎中寓直中書省預聞機密彤庭弘敞禁垣清切絲綸之出堯言於是惟行樞機之微省樹由其勿洩方將振鱗溟漱驟首雲霓而生也有涯仁而不壽昇元六年夏六月二十有二日卒于建康翔鸞里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一嗚呼哀哉惟君孝於事親悌於承長和以接上廉以在公胥史臣僕靡不被仁恕之惠家人妻子未嘗見喜慍之容學古觀書如恐弗及卹舊敬老周知其疲三德聿脩五福斯闕即世之日遺愛存焉卜遠不從旅殯京邑後四歲春二月五日嗣子延紹延貞等始備大葬之禮窆于江都縣某鄉里從先卿府君大塋與夫人李氏合祔焉禮也鉉以世親之舊承子妻之知怨明德之不當痛祖行之斯在退食自公薄送于畿刊樂石以爰紀無令明之不虧嗚呼哀哉其銘曰

汾川溶溶淮源渢渢與我宗兮世濟其美家餘其慶生我公兮靖恭正直言行名迹存南宮兮與義相扶知命不憂永考終兮刊城之右蜀國之陽馬鬣封兮道不虛行有令之子遵遺風兮

唐故奉化軍節度判官通判吉州軍州事朝議大夫檢校
尚書主客郎中驍騎尉賜紫金魚袋趙君墓誌銘

君諱宣輔字仲申其先天水人也累世從宦不常厥居曾祖全真工部員外郎滕州刺史祖倚太子校書考台歙州海寧令君即海寧府君第三子也生於廣陵長於江左幼而俊敏博綜羣書尤善身法之學烈祖輔政方申明紀律君以是中選釋褐補江都府文學直刑部

明年改信州司法參軍察獄詳刑號爲詳練久之召赴闕以本官權參元帥府法曹事踰年改大理評事元宗嗣服之初精心庶獄權要舉不附己者因中傷之君坐黜爲饒州司士參軍明年王師伐閩護軍查公表君才可煩使以本官判軍司事時頓兵深入自冬涉秋經束馬懸車之塗督飛芻輓粟之役事集師剋君有力焉師還加朝散大夫行常州義興令推誠率下民用協和丁憂去職復爲江州錄事參軍時連帥議浚湓浦以屯舟師詔從之君以無益戎備而勞民力乃指陳利害抗疏極論上甚嘉之卽命止役由是遷大理司直通判蘄州軍州事明年遷檢校水部員外郎充建州觀察推官通判軍府事會越人闚邊使間誘建民將以爲亂君廉得其實盡案誅之優詔褒美賜衣一襲遷檢校屯田員外郎三年徵拜守水部員外郎判度支時師旅荐興軍食不給命君爲沿江催運使軺傳所至轉輸如流朝議以姑孰居畿甸之間實供億之始徙君爲當塗令踰月復徵爲主客員外郎判大理寺賜紫金魚袋始君以理官得罪至是上知其無私故復任焉守官循理挺然中立轉工部員外郎仍判寺事今上嗣位上疏論時政以爲刺史縣令親民之先而考績掄材未盡其理上深然之遷朝議大夫戶部員外充宣歙常潤等道安撫使以刺舉無避爲權臣所排宸鑒昭明故得無咎使還以本官判兵部事廬陵羣盜充斥州兵不能制上憂之亟命君爲奉化軍節度判官判吉州事轉主客郎中擒姦摘伏克舉其職其年秋九月七日遇暴疾翌日終于郡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一明年春二月歸葬江寧府某所禮也夫人查氏吉王府長史昌之女工部尚書文徽之妹婉嫕之德閨房之秀內助著美士林所推子七人長曰鈞袁州新喻尉次曰錯樞密院承旨次曰鍾舉進士次曰銓前國子監三禮次曰鏗鉞鏌皆國子監生女一人適祕書省正字周希定君有孝悌之性聞於宗族敦然諾之信稱於友朋守己有常事君不諂位未達而知足祿雖優而彌貧其當官持事也必盡己所長不爲利回不爲威惕故屢失大臣意然好直之士亦以此多之鉉久塵近職熟君操行直筆聳善以告後人故銘其墓曰

英英趙君松茂蘭薰應用以法飾身以文道直詞正心平氣純如何不淑今也爲塵金陵仙鄉古多名人歸骨於是與善爲隣泉臺不曉壟樹空春勒銘挂劍慷慨霑巾

徐公文集卷第十五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卷第十六

東海　徐　鉉

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銘
唐故守尚書刑部侍郎喬公墓誌銘
唐故建州觀察處置等使陳公墓誌銘
唐故檢校司徒苗公墓誌銘
前虔州雩都縣令包府君墓誌
唐故常州團練判官檢校尚書左僕射劉君墓誌
唐故印府君墓誌
唐故御史中丞包君墓誌

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銘

公諱熙載字叔言其先南陽人傳稱武王之穆詩美韓侯受命晉以六卿升降漢以三傑重輕至東晉末征西從事延之以忠義之節踐艱屯之運避亂遠徙遂家昌黎餘慶流光最爲繁衍曾祖鈞太僕卿祖殷侍御史考光嗣祕書少監淄青觀察支使故又爲齊人公秉夙成之智負不羈之才文高學深角立傑出年始弱冠遊于洛陽聲名藹然一舉擢第同光之亂藩郡崩離公以國難方興家艱仍（今上御名）瞻烏擇木杖策渡江烈祖孝高皇帝納麓在辰側席時彥得公甚喜賓禮有加于時有吳肇基庶事草創公以俊邁之氣高視名流既絳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間不處以校書郎釋褐出爲滁和常三州從事公亦怡然不以屑意詠風月游山水而已中興受命上嗣撫軍以公有七子之才膺四友之拜徵爲祕書郎掌東宮文翰元宗深器之及踐位以爲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又以大禮繁壘加太常博士時有司議孝高廟宜稱宗司門郎中蕭君（儼）上疏論之公與給事中江君（文蔚）協同其議凡書疏論難皆成於公手由是廟號尊謚定於一言君子以爲真博士也頃之以本官權知制誥初公但以文章際會未嘗與政及其當惟新之運感知己之恩未及聽政章疏相屬或駁正失禮或指摘時病由是大爲權要所嫉竟罷其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又廷奏黨與詞旨深切天子優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旋貶和州司士參軍數年移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爲虞部員外郎還郎中史館修撰賜紫俄拜中書舍人從時望也公雖才識優贍而質性疎散凡在位者道復不同於是深居移病罕與朝謁時兵興之後國用不充公援古酌今請以錢爲幣時獻封者甚衆元宗獨以公議爲長即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今上踐位改吏部侍郎兼修國史初鑄錢之作也自宰執而下相與沮之故百司不供久未能就上爲之曉譬事理親加督責而公猶不勝其忿嘗因對見聲色俱厲因徙爲祕書監不逾年復拜吏部侍郎新錢既行大濟經費詔賜錢二百萬拜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及年位俱高彌自縱逸擁妓女奏清商士無賢愚皆得接待職務既簡稱疾不朝家人之節頗成寬易雖名重於世人亦訶其太過上不得已左遷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於是謝遣伎樂單車首路留之未幾復爲兵部尚書學士如故是時歲比旱歉主上憂勤公復論刑政之源明防救之術又上格言五篇手詔嘉納即拜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初上選近侍數臣直宿禁中常御光政殿召對夜分乃罷故命公此職以寵異之霖雨之望方深鍾漏之期遽逼春秋六十有九庚午歲秋七月二十七日沒于京鳳臺里之官舍上省奏震悼爲之涕流有司奏當輟朝三日手批天不憖遺碎我瑚璉辭章佇覽痛切孤心嗟乎抗直之言而今而後迨不得其過半聞聽者乎可別輟朝一日贈右僕射平章事仍官給葬事士庶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悲嘆有司考行易名曰文靖即以其年九月某日葬于某所禮也夫人隴西郡君李氏生簪纓之族有桃李之芳內則有光夜川先逝繼室北海縣君蔣氏長子疇爲奉禮郎早卒次子伉爲校書郎聰惠夙成無忝世德次曰佩曰份曰儼曰侹曰儔曰俛女四人或作儷公族或爲尼出家嗚呼哀哉公之爲人也美秀而文中立不倚率性而動不虞悔吝聞善若驚不屑毀譽提獎後進爲之聲名片言可稱躬自諷誦再典歲舉取實去華故其門人多至清列屢從讁逐殆乎委

頓俯視權倖終不降心見理尤速言事無避凡章疏焚藁之外尙盈編軸焉審音妙舞能書善畫風流儒雅遠近式瞻向使檢以法度加以愼重則古之賢相無以過也倖祿既厚賞賜常優忘懷取適不事生計身歿之日四壁蕭然衣衾棺櫝皆從恩賜詔集賢院編其遺文藏之祕閣凡所開卷可知也鉉與公鄉里遼夐年輩相懸一言道合傾蓋如舊綢繆臺閣契闊江湖區區之心困而獲雪一生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識彼陵谷其銘曰

猗嗟韓公有蔚其文俊才絕俗逸氣凌雲高名直道玉振蘭薰猗嗟韓公天賦忠規君臣之際言行俱危其身可辱其節寧虧猗嗟韓公屈亦能伸松寒益茂玉焚始眞乃感明主乃爲大臣送往事居不淄不磷嗚呼韓公胡爲而然閟此相印歸于夜泉茂陵遺簡京兆新阡斯文不朽此別終天哀哉郢匠已矣牙絃勒銘圓石永識桑田

唐故朝請大夫守尙書刑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喬公墓誌銘 并序

士有放懷夷曠介然中立外物無累於心沒齒不違於道吾友喬公嘗從事於斯矣

公諱匡舜字亞元廣陵高郵人也曾祖譚祖泰皆不仕考鴻漸本縣尉家世清操州閭稱之故其子孫必有興者公少好學善屬文弱冠游京都詞藻典麗容止都雅烈祖輔政見而器之補祕書省正字丞相宋楚公初獲進用位望日崇聞公之名辟置門下每爲文賦詩詠輒加稱賞由是名譽日洽而卿士大夫皆前席待之累遷大理評事司直監察御史屯田員外郎從宋公出藩爲江西浙西掌書記府公告老歸九華山公乃升朝爲駕部員外郎未幾守本官知制誥就遷祠部郎中中書舍人典掌樞機周愼靜默凡十餘年值邊境俶擾師出無功詔旨親征中外憂懼公上疏極諫坐沮撓軍勢黜居臨川頃之宋公獲譴又以故吏爲累由是累年沈廢今上卽位徵爲水部員外郎改司農少卿判太常寺轉殿中監修國史拜給事中權知貢舉又兼獻納使遷刑部侍郎公自徵還數年間聯歷淸望蓋舊齒直道上簡聖心至是以老病不堪朝謁聞上知其家貧詔以二卿之秩養疾壬申歲九月二十有三日卒于京師濱江里官舍享年七十有五遺命以周易孝經寘棺中太常考行易名曰貞卽以其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葬于江寧縣某所禮也夫人太原縣君郭氏代公玄孫晉陵令喻之女也餘慶所備門風甚高婦德母儀聞于宗族一子僧孺祕書省正字早卒孫諝亦爲正字公之爲人寬簡眞率常以詩酒自適不以勢利縈心毀譽讒慝之詞聞之晏如也從事楚公府殆二十年凡爲府公見知者皆詭譎傾側公獨淡然無營守政不諂故但以文義知賞未嘗任用烈祖下詔公卿舉可以親民者楚公所薦非其人烈祖甚不悅謂給事中常公夢錫曰吾望其薦匡舜也常公及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嫉楚公如讎而與公善嘗相謂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公之歷任奉法循理似不能言者及其臨危擊節抗詞忤旨侃侃然有古人之風黜官奪祿甘貧守約凡五年不形於言色恂恂然道家之流也故能享老壽保康寧歸全委順斯可貴矣公臨終數日舍弟往候之怡然言曰吾往矣君兄弟可各爲一詩哭我翌日復告門生曰吾已得徐君兄弟許我詩餘無事矣其忘懷死生也如此嗚呼祭酒之禮已隔平生挂劍之信永畀穹壤故以二章爲誌閟于九原所撰集七十餘卷編紀之任屬於門人此不備書也其詩云

舉世重文雅夫君更質眞曾嗟混雞鶴終自異淄磷詞賦離騷客封章諫諍臣襟懷道家侶標格古時人逸老誠云福遺形未免貧求文空得草埋玉遂爲塵靜想忘年契冥思接武晨連宵洽杯酒分日掌絲綸蠹簡書陳事遺孤託世親前賢同此歎非我獨霑巾

錯詩云

諸公長者鄭當時事事無心性坦夷但是登臨皆有作未嘗相見不伸眉生前適意無過酒身後遺言只要詩三日笑談成理命一篇投弔尙應知

唐故左右靜江軍都軍使忠義軍節度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右威衛大將軍臨頳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陳公墓誌銘

公諱德成字仲德其先頴川人也帝嬀餘烈侯滿崇封盛德之祀緜邈於百世光遠之慶蕃衍於萬國故我洪胄代雄建安王室中微閩方角立網羅英異弘濟艱難我曾祖茂新祖滔皆以雄才勇略奮揚忠力將領之任生表其策勳督護之名沒垂於飾壞父誨檢校太尉兼侍中建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謚忠烈殊勳大節有信史豐碑存焉公卽忠烈公之長子也鍾粹和之氣秉沖淡之心通習孫吳固其家法酷好墳典乃自天資就傅之年已著名譽先公剖符劍浦威信洽聞諍子之助實有其力弱冠爲本郡裨將先公以身守邊郡心存本朝累表遣公入宿衞卽擢拜右千牛衞將軍充殿直指揮使恭命畏法修身擇交先公每言邊事常密疏千紙遣公上啓默識強記敷奏閑習元宗甚嘉之累遷右靜江指揮使值淮上兵起王師不振公屢上書自奮詔隸西北面行營以舟師趣濟難破其屯戍遂入海陵與諸軍會勵兵固守強敵日益公連戰破之虜獲千計圍兵既遁乃涉長淮指下蔡別率戰艦分擊浮橋三中流矢神色自若自秋徂冬且戰且前凡五進軍壘皆以衆寡不敵之勢當輕捍卒至之師臨難忘身每戰必捷而元戎逗撓逆臣攜叛羣帥失道公全軍而還遷右宣威軍廂虞候制曰獨此一軍之衆堪爲百戰之師其見稱如此數月爲和州刺史又爲左天威將軍廂虞候明年改池州刺史是時疆埸俯定閭井未完公奉法循理正身率下庭無滯訟吏不生姦鐵軸牙檣無忘水犀之備輕裘緩帶常爲峴首之游賦詩紀頌粲然可述元宗南狩從至石牌上每登臨置酒必命公陪侍訪山川之形勢問風俗之美惡應對詳敏咸有條貫捧觴上壽進退由儀求解印扈蹕優旨不許今上嗣服屢表乞還徵爲右天德軍都虞候舊制常以舟師爲下軍至是詔旨以南國之用尚於舟楫今而後知非是乃簡練精銳置龍翔軍以隸親衞命公爲龍翔都虞候舟師之重自玆始也會先君來朝臥疾邸第公親侍醫藥躬執煩辱容貌瘠損衣不解帶客至問疾者不知其已貴也及丁憂制哀毀過禮扶護靈柩歸于建安詔起爲歙州刺史本州團練使視事三載其理如初秩滿復爲右龍翔諸軍都虞候遷都指揮使每仲秋講武訓兵仲冬而畢進退號令由公指顧威容嚴整覩者肅然頃之又爲虔州巡檢使知州事五嶺之際地廣民悍內據谿洞外接蠻夷告訐欺數習以爲俗於是申以刑政示以嚴明廣視聽審情僞吏以微文出入者皆面詰其狀莫不惕息而退弊爲之革人以之和於是浚溝隍嚴壁壘出私帑以助費因農隙而傭功凡書勞考績此其昭昭者也尋拜池州觀察使以其秩居虔州上以建安之地人思舊德且欲以晝錦之盛顯公之能乃除忠義軍節度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公以違奉歲久無以私爲抗表來朝固辭不拜改右威衞大將軍充左右靜江都軍使又轉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奉以建州之祿歲計千萬甲第廐馬賜與優渥俄而被疾自識終期申告理命備有規度中使問疾但曰世受主恩未有以報唯此爲恨耳又親問門吏草遺奏既成自益兩句曰苟游岱之有知必結草以爲報上省表震悼手詔答之公猶捧詔向闕稽首流涕壬申歲秋七月十有二日卒于建業濱江里之官舍春秋四十上痛惜之至再不視朝贈安南大都護遣中使監護葬事皆從官給有司考行易名曰烈卽以其年九月日葬于某所從理命也夫人信都郡君刁氏故昭武軍節度使能之女容德之美閨房之秀宜家睦族光此門風子倩孝友聰慧修詞好學以蔭起家授著作佐郎必大之慶其在於是嗚呼哀哉公生於戎馬之際長承鍾鼎之業修文習武全孝資忠風格端莊襟懷夷直嫉惡獎善如恐不及穆親念舊無有所遺先人之費公私畢給出入數載家爲之貧在公之餘手不釋卷篇詠詞筆皆傳於時近代儒學將唯公而已凡四典藩郡皆有借留去思之美民到于今稱之由是恩顧特隆委遇無閒儵塗方騁大年不登知與不知皆爲悲歎鉉與公非故特以道義相期雖復出處不齊班序致隔金蘭之分終始不渝寢門流慟痛生死之永已圓石表墓恵陵谷之靡常亦公之遺言以此見託豈非慷慨之氣思振發於知己哉故爲銘曰

龍泉之靈武夷之英生我儒將垂茲令名臨戎有勇察俗有聲爲臣之節與世作程位逼建牙秩參掌武才實膺時忠惟得主鬱此雄圖溘然中露謂天蓋高不可以愬悲哉俊氣永已荒丘鳳臺遺館梅嶺窮秋樹惟挂劍地即眠牛餘芳不泯淮水長流

唐故檢校司徒行右千牛衛將軍苗公墓誌銘

公諱延祿字世功其先上黨人昔者楚多淫刑賁始逃難晉賴謀主苗受其封高門之慶雄視欒郄綿綿瓜瓞翼翼孫謀存諸簡編可以揚搉延洪于我七代祖中書舍人延嗣光大于我六代祖太師晉卿源流繁衍蔚爲甲族中朝喪亂後裔播遷匿迹淮楚之間今爲盱眙人也先公諱隣生於兵戈之間長習鼓旗之用遭遇英主建功立事出爲泗州防禦使入爲靜江軍統軍世卿之祀衰而復振公即靜江之長子也弱不好弄壯而有立負雄勇之量不以驕人秉剛直之資未嘗忤物持重善戰默識寡言時輩推之以爲君子初先公奉王略領偏師南破山越西定江楚東絕滄海北捍徐戎弓不解弮兵不匣刃公年俯弱冠實參其間搴旗斬將所向披靡宣力用於君父舒壯氣於風雲然而職以序遷蓋歸美於先公也烈祖孝高皇帝中興大業疇咨舊人命公領泗上精兵入爲宣威軍裨將六卿之選以翼京師八屯之權實資宿衛歷紀授任一心靡渝今上祇嗣鴻圖益宣朝寄總千牛之士以爲心膂假五教之秩以崇班列會侍中燕王以帝子之重兼鎮兩藩詳求命卿以事大國俾公提步卒屯宣城凡甲兵壁壘之事皆聽於公夙夜惟勤燥濕生疾春秋六十一保大九年十月七日卒于宣州公署上省奏傷悼爲之罷朝送終之禮有以加等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江寧府縣里禮也夫人王氏淮南裨將唐之長女也先公負游俠之氣有征討之功勇冠三軍力制奔虎夫人麗桃李之質襲蘭蕙之芳婦禮聿修遺訓無墜君子以孝慈率教夫人以嚴正克家閨門之理實有內助以保大八年五月一日先公而逝今始祔焉子全厚全贍全節全義全海皆有父風苗氏爲不朽也鉉本自世親早爲姻族歎侯封於李廣發哀詞於杜篤刻翠琰於荒阡擬高陵於深谷其銘曰

才之俊兮將之雄位之侯兮壽未中天難諶兮人云亡川既逝兮歲將窮素車兮丹旐白草兮青松悲雄心與壯氣漸荆棘兮蒙籠

前虔州雩都縣令包府君墓誌銘（鉉序　鍇銘）

昔者鄭都溺產知懷仁之有誠孔門慟淵見福善之無驗遺恨千古可勝言乎君諱詠字義脩其先延陵人漢大鴻臚咸之後也曾祖章祖岌皆眷戀本土卒於縣寮考洎遇故侍中寶之亂乃去仕唐吉州長史入吳終和州歷陽令政有遺愛故家焉今爲歷陽人也君幼而岐嶷長而學問孝敬自律名利弗嬰安貧怡然綽有餘裕順義末丁先府君憂泣血絕漿杖而後起朝廷獎勸善政砥礪淳風即起君爲歷陽主簿秩未滿移知舍山縣令先是兵興之後循吏用稀君簡法紓刑約廉敦信縣無逋事吏不能欺莅官七考清嘯而已選授知虔州雩都令西楚之地南際殊隣本之以蠻蜒之風因之以敘數之衆長鯨之戮雖久碩鼠之刺猶繁君下車考政經察人病矯異俗均地征常爲諸邑之最吏民上書借替期求真命者無虛歲矣而懋賞弗臻成功輒去解印之日單車即塗君素多疾至是增劇以己亥歲秋九月十九日終於歷陽馴翟里之私第享年四十有一以其年冬十一月六日葬于本縣本鄉許思里祔先君長史之塋禮也君前娶頴川陳氏後娶樂安花氏皆良家之子淑德不爽二子曰德容德鈞二女皆佩觿丱角之歲君天資貞吉立性和雅尊敬師友敦睦親姻移之於官故所至皆理而位不參於朝籍年不登於下壽能無遺恨乎鉉兄弟少孤長於舅氏親承撫卹勉以進修門（今上御名）不傾君之力也嗚呼渭陽之贈已矣寧追逝川之歎哀哉何極故拂貞珉紀述遺德庶深谷以徙還見清芬之未泯其詞曰

懿哉華族鴻臚有聞家餘厥慶世濟其文祉祚鍾積實生我君惟君之生姿性天成清譚變馬寶思凌雲道光表式才中銓衡爰職縣符政閑務舉旋綏二邑鳧飛鸞舞天亦難諶俄悲物故驚波易逝陽露難收荒郊落日宿莽窮秋銘茲幽壤永樹芳猷

唐故常州團練判官檢校尚書左僕射劉君墓誌

夫資忠全孝含貞履潔君子所以沒身而守之聖人所以屈己而申之其道可傳其風可仰嗚呼劉君其殆庶乎君諱鄗字巨源其先彭城人徙居廣陵重世矣曾祖承澧州司戶參軍祖審不仕考瓌檢校戶部尚書贈右僕射君生而岐嶷有異常童五歲而孤卽稟至性年在幼學卓然老成初先君事吳實幹近職而太夫人王氏與貞穆皇后復有姻舊故宣帝命君使事丹陽公府公龍飛以君爲殿前承旨便蕃左右靖恭夙夜動必稱職人無間言二十年間累遷檢校禮部尚書充崇賢殿使及轉俯代謝衆或將迎君侃然正色有死無二游說之詞不能入權利之勢不能動於是閹豎希旨以飛語中之坐除名流池陽郡明年有唐受禪烈祖嘉君盡忠亟召之還除常州長史悉還其官階田宅未幾又改和州長史聽歸廣陵舊居初元宗方在膠庠吳帝使君召拜郎中賜以章綬自爾至于爲相每朝謁必先見君而後入及元宗卽位召至京師復命太夫人入禁中如貞穆之時謂曰吾受吳朝恩禮不敢忘也今猶數夢讓皇帝執臣子之禮吾觀當時近臣唯夫人兒爲長者帝意親之今復得在吾左右良足慰也君聞之遂稱足疾不任趨拜上仍賜第以居之歲時錫賚甚厚時使親近諭旨竟不能移上乃加太夫人封邑召君受命於朝固辭以疾上歎息曰此子至孝今以其母故召之不來是必然也此亦古人所難吾何爲奪其節耶久之以君爲常州團練判官不使之任優其祿而已今上嗣位加檢校右僕射君家承鐘鼎之富少居綺紈之職時逢革故年俯壯室而遂閉門却掃高謝人間孜孜色養怡怡自得姻族以之肅穆士友以之景仰名節終始清風邈然丙寅歲夏六月某日終于建安某坊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九初君葬太夫人于茅山良常洞之西因自卜塋地卽以其年月日葬焉禮也前夫人張氏早亡今夫人吳氏實有萊妻之賢能從伯鸞之操天資玉映令問蕙蘭子昭嗣女某等善慶所鐘家聲不隕愛敬哀感在禮無違嗚呼令人其必有後鉉家世通舊復連懿親常以君抗節遺世既近代之孤標而元宗推誠獎善又列辟之難事足以激揚薄俗垂示將來乃爲銘曰

忠於事君孝於養親逢時有道以義衛身隱不絕俗居能保真我承終吉誰爲古人地胏之原小茅之麓左盼 岡前瞻柳谷欒棘新吹松楸再卜令問昭顯流光似續刻此若華永芳蘭菊

唐故印府君墓誌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人也因官徙諜遂居建康曾祖知章無祿早世祖某官考某官君幼而勤學長而力行孝悌著於家庭信義行於州里弱冠明經擢第釋褐太子校書千里之行時輩推許會上國喪亂遂南奔豫章連帥鍾公見而悅之辟爲從事豫章府變始歸建康井邑更移親舊泯沒君慨然悲世難之未已感宦路之多艱於是抗志衡門息機世表樂山水寡言語極談不過經籍之事足迹不游卿相之門篤好六經歲誦再徧雖憂慘疾病未嘗廢也孜孜焉脩善如不及恂恂焉與人無間言保大丙寅夏四月日考終命臨終訓勵諸子備有嚴誡如魏顆之命無莊舄之吟春秋六十有九夫人徐氏通儒書有婦德先公而逝卽以其年月日合葬於某所禮也子崇禮崇粲舉進士崇簡明法及第爲舒州司法參軍秀茂之業聞于場中咸以爲印氏之門其後必大諸子以我宗之自出故銘譔是求銘曰

於惟穆氏代有君子恂恂若人亦既克似退不立壑進不朝市體道居貞全高沒齒俊造之學施于後嗣昭昭令名與石無已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御史中丞包君墓誌

君諱諤字直臣丹陽延陵人也粵我長源發于夏后分封受代著于會稽司農而後代有賢哲轉徙旁郡遂家延陵種德流光世爲大姓曾祖某丹陽令祖岌潤州錄事參軍考洎和州歷陽令業官之美播于岷頌公以廣明庚子歲生于丹陽長於戎馬之間遂好金鼓之政氣質慷慨而孝於事親材用敏幹而慎於畏法命不我與事多無成高皇帝兼總六師以輔王室署君牙門右職將進用之君以歷陽府君喜懼之年辭歸就養因隸歷陽軍中自是服勤祇役多在外郡家貧援寡仕不求聞三十餘年有勞無過養心知命以保遐齡交泰元

年春二月日卒于鄱陽舟中春秋七十有九夫人危氏故賀州刺史韓德卿之女也婦道以順家政以嚴內愼有光六姻是則子三人曰會宗曰穎曰銳皆敬述先志勤修令名號奉靈輀俯就成制則以其年月日葬于江寧縣某里禮也某感深自出名謝貴甥載悲渭陽之詩永痛西州之墅敬書遺懿以鏤貞珉其銘曰

猗歟府君世載其聞有道無命與俗同羣代耕得祿全和保真享壽八十下從先人乃整歸艎秦淮之濱乃卜玄宅句金之陵不可不識封丘勒銘悠悠餘慶永永芳塵

徐公文集卷第十六

徐公文集卷第十七

東海徐鉉

岐王墓誌銘
故平昌君孟氏墓銘
故昭容吉氏墓銘
唐故鍾氏太夫人太原縣太君王氏墓銘
唐故太原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墓銘
唐故隴西李氏夫人墓銘
唐故文水縣君王氏夫人墓銘

岐王墓誌銘

天地之靈氣發爲賢人邦家之積慶鍾于公族其或富老成之智促殤子之年感羣情者目出於天資垂英聲者非由於事業是以蒼舒軫悼於魏祖表行曰哀夏王鍾愛於明皇錫名爲一中興在運代有人傑見於岐王矣王諱仲宣今上之第二子也文武儲慶日月輸祥實太姒之子如魯桓之貴天質秀發神機內融亦既免懷未遑就傅問安長樂視膳寢門承歡愛於瑤齋極友悌於朱邸成人之量宛由生知三歲受封爲宣城郡公假大司馬之秩維城之望日以光矣不幸(今上御名)疾甲子歲冬十月二日薨于閤內年四歲主上痛幼敏之異極天慈之懷詔輟朝七日冊贈司徒追封岐王既而感上聖之忘情遵先王之從儉節哀簡禮以厚古風卽以其月十有八日備鹵簿鼓吹葬于江寧府某縣某里之原有司謚曰懷獻禮也惟王以襁褓之年蘊金玉之度異迹昭灼可得而言至如禁中娛侍常在左右或異宮一日則思戀通宵翌旦未明必親至御幄須奉顏色然後卽安其孝也如此上每罷朝稍晏莊色未迴王則儼然侍立不妄言笑須天顏悅懌則趨就膝下怡怡稚戲不失其儀中宮以上之鍾愛恐漸於驕故撫字之方威克於愛每加教誨過於嚴厲而王凜然祗畏初不壞容退或見上乃啼而自悔其敬也如此始二歲上親授以孝經雜言雖未盡識其字而每至發端止句之處皆默記不忘至于寢疾近數千言矣時聽奏樂必振袂擊節咸中律度工人試中變其曲王輟止之曰非前曲也雖周郎之顧何以加焉其惠也如此受封之日見於內殿音詞宣朗容止閑習觀之者咸歎重焉其敏也如此凡玩好之物意有欲者瞬目賞譽未嘗求索或識其意持以與之必再三推却不肯卽受其毅也如此上曰昔人謂王勣爲神仙童子今此兒近是乎及其薨也悼念之甚曰吾見佗人賢子弟猶惜之豈惟父子之性乎中宮哀慟至于加疾自非英姿感動孰能臻此哉議者以爲列宿淪精高真降迹表瑞王室今復還矣嗚呼凡我臣庶曁乎藩戚瞻飛蓋之何期慨神理之難測寧盡美於稱讚庶騰芳於簡冊詞臣奉詔謹勒貞石其銘曰

粵我仙源流光慶延公族之異惟王生焉禮詩仁孝斯之謂賢夙習非學生知自天旣與之智胡奪之年瞻庭蘭刈顧掌珠捐孟冬寒氣京兆新阡鼓吹簫簫旌旐翩翩踠逸躅於稚齒閟藩房於夜泉已焉哉庶彭殤之一夢豈沒世之無傳

嗚呼庭蘭伊何方春而零掌珠伊何在玩而傾珠沈媚澤蘭隕芳馨人猶沮恨我若爲情蕭蕭極野寂寂重扃與子長訣揮涕吞聲噫嘻哀哉

又銘一首

至尊所作上省庭蘭掌珠之句謂得比興之實遂廣其意發爲斯文親迂宸翰批于紙尾足以厚君親之義行孝慈之風是用勒石永光泉戶謹記

故平昌郡君孟氏墓銘

太歲癸卯五月十有九日大行皇帝諸妃平昌郡君歿于大內之別院享年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昔天保未定大東啓其疆魯道有蕩三桓紀其政實始孟氏代爲強宗德厚流光之符祥發慶膺之効宜乎來裔生此淑人曾祖某祖造父及皆以含道居貞遯世無悶克家垂訓式永門風郡君麗窈窕之容秉肅雍之德游依漢水氣兆河間乃膺八月之求入預良家之選璧門受職彤管服勤恭順之心奉坤儀

而得禮明惠之智導宮教而無遺爰屬造邦遂崇封邑路寢之後柔芳載揚既而千載上仙宮車晏駕號遺弓於萬國感餘香於九御沈哀共極美疹獨縈不延幽穸之期重惻上宮之念嗚呼哀哉即以其年六月日葬于江寧縣安德鄉德信里之原禮也青烏既吉覆斧斯營永光烈女之風盡紀佗山之石詞臣奉詔謹勒銘云

杳杳平野蕭蕭一丘原松積靄隴吹臨秋于嗟淑女於此藏舟委貞質兮厚夜奉靈駕兮仙游惟惇史兮未泯豈餘芳兮不休嗚呼哀哉

故昭容吉氏墓誌

天子建內官必先令德九嬪掌婦學以教六宮是故壼則成風漢濱流化者矣昭容吉氏麗瑤姬之質富班女之文治絲枲以服勤宮功有序徹粢盛而舉職祀禮無愆用能妙簡皇心光膺盛典頃錫粉田之賦因開左輔之封嗣服之初日不暇給視月卿而命秩近正朝恩閱逝水以成川俄悲異物春秋三十有二保大三年秋七月二日薨于別宮皇帝悼之廢朝一日遺奠之禮有加等焉即以其年月日葬于上元縣龍城鄉之原禮也昭容諱某字東海朐山人也曾祖徵朗州龍陽縣令祖黨壽陽縣令父彥輝海州懷仁縣令咸膺鄉里之選屈從州縣之勞有利物之能不享其位垂積善之慶克茂其宗著籍金門移家戚里昭映惇史不其美歟詞臣奉旨式揚懿德庶使高深自改長延丹砌之恩金石無虧仰慰壁臺之念其詞曰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儲慶炳靈實生昭容史曰明智詩云肅雍內職以理柔芳有融閱川宵奔燃膏曉滅西陸移景涼風殺節虞殯流聲遣車成烈茗華不磨蘭菊無絕

唐故鍾氏太夫人太原縣太君王氏墓銘

夫人太原祁人也因官徙籍遂居豫章自緱嶺肇基晉陽錫壤光靈繁祉蔚爲大宗圭組簪纓與世升降聖曆中否我亦不彰故祖考某皆蘊道居貞流謙毓德夫人有金玉之質桃李之姿柔順睦姻以奉慈訓組紃織紝聿勵家風宗族里閭莫不稱美先公司徒纘戎嗣服實臨我邦夫人誕昭四德之華用光九女之選門內之理實皆聽之

家人尚嚴婦道貴順主饋以敬均養以慈契闊夷險始終若一邦君內則皆取正焉嗚呼昊天不庸路寢即順夫人棘心蓬首率由舊章素尚空玄益所明習常齋居晏處諷誦真文雖祁寒盛暑未嘗廢也又以恭儉孝悌文學道義訓勵子弟皆成其名保大年詔封太原縣太君從子貴也二子長曰懷建由校書郎歷東府掾以羣從百口家于豫章於是辭祿公朝歸綜司政因除洪州都督府司馬次曰倩以屬詞敦行從事戚藩累登臺郎爲集賢殿學士會中令齊王避親讓寵授鉞臨川朝廷慎選英僚以光幕府除撫州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既拜而夫人疾亟交泰元年春二月十八日卒于京師嘉瑞坊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即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洪州某縣某里之原禮也嗚呼富壽戩穀天所以祐善也金石銘譔世所以垂範也二者無愧可謂賢哉鉉早奉世親晚連姻好景行懿德敢用直書其銘曰

緱山不傾清淮不湮故我王氏實生令人衛姬之智孟母之仁光昭祖禰垂慶來雲西山之陽章江之濱靈仙攸宅松櫝相因遐壽歸全以反吾真

唐故太原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墓銘

夫人麗窈窕之容蘊幽閑之德孝敬肇於天性明惠本於生知光乎六姻是謂賢女初我大父殷考遇皆立功興運蔚爲將臣婚姻之盛冠彼當代故夫人既笄歸于我府君君諱承進壽州節度使相國公之第三子也二族斯睦百兩是將婦禮之嚴家道爰正府君性疎直喜賓客理劇如簡不以世務嬰心行己取適不以家財爲重鍾鼎之族化爲簞瓢夫人雅性冥符怡然自足慈和待物恭儉飾躬子弟以之而克家僕御以之而服教及罹蓬首之痛擔全栢舟之節柔芬方遠景命不融春秋四十有九戊午夏六月某日終于京師濱江坊里第子某等俯就成制號奉靈輀即以其年月日葬于某鄉祔府君之塋禮也鉉幸參諸壻獲從外姻載陳執紼之儀仍奉懷鉛之託敢書懿範以鏤貞珉其詞曰

嗟淑女兮仁慈肅雍伊君子兮亮簡疎通合二姓兮五族之宗垂內

則兮素士之風悲秋霜與冬霰摧女蘿與青松念光塵之倏忽獨天長兮無窮

唐故隴西李氏夫人墓銘

夫人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故左司郎中贈太府卿諱潛之孫今太弟洗馬裔之第三女也伯仲世父皆踐歷臺閣抑揚聲實相糾以孝相高以讓芝蘭桃李閨庭粲然夫人襲圭組之英發爲秀色鍾姻睦之氣凝爲淑性柔而有則愛而不驕紃組之工翰墨之妙稟自天性能必過人及長歸于李君君名俛故楚州刺史諱承嗣之孫今禮部尚書度之少子也舅甥之故齊魯之匹好合之美潘揚之風夫人移天睦族率由典禮不恃舊以廢職不矜能而怠敬門內之理淸芬穆然嗚呼嚴霜春零蕣華朝墜享年二十有五某年月日卒于京師某里之寓居二族悲慟六姻悽愴仁而不壽古則有之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江寧縣某鄉里之原禮也東海徐鉉以世親之舊實維私之敬執紼永悼刊石爲銘銘曰

天之命兮不可知生此賢女兮鍾淑姿嬪于盛族兮昭令儀與之才兮不與之壽永凋落兮芳時儼黼翣道靈輀小江村兮長江湄千秋萬代兮草離離空餘初月如蛾眉

唐故文水縣君王氏夫人墓銘

夫人諱晼字國香其先太原人今爲廬江人也祖潛左司郎中贈太府卿考坦禮部郎中皆以貞幹純懿見稱於時夫人麗窈窕之容秉明慧之性幼失所恃事繼親以孝聞在家不違於姆師移天不失於婦順初先姑之治也嚴而有惠通而得禮夫人覩形稟教莫不率循故三十餘年門風家法凜然如舊性尚靜退不樂世喧始愚之在要職也夫人憂形於色及其居貶所反欣然忘貧此其所以爲異也雖門族素盛而世塗多故祿賜所入賙給無遺豐約同之親疎如一至於澣濯之儉組紃之勤蘩藻盡敬儒玄勵操環珮中節始終不渝少善秦聲長亦捨棄每晨興誦五千言而已享年五十戊辰歲八月一日終於京師舜澤里之官舍其年十月二十三日歸窆于西山洪崖

鄉鸞岡里從先姑大塋禮也有子曰夷直女曰神華林華嗚呼愚常以體道委命爲懷而情之所鍾不知其慟銜涕秉筆庶不泯其聲塵焉銘曰

緱嶺之靈生此淑人洪崖之濱寄此新墳生與道俱沒與仙隣悠悠精爽豈或爲塵嗚呼吾信積善之必爾故攄恨於斯文

徐公文集卷第十七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卷第十八

東海徐　鉉

御製春雪詩序　後序
御製雜說序　北苑侍宴詩序
文獻太子詩集序　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蕭庶子詩序　成氏詩集序

御製春雪詩序

臣聞堯尙文思書有詠言之目漢崇儒學史稱好道之名所以澤及四海化成天下其後迂闊王道蕩淫淳風正始之音闕而莫續魏帝浮雲之句不接輿詞王融曲水之篇無聞聖作將與古義允屬昌期我皇帝陛下常武功成右文業廣明踰日月不以聖智自居思撥雲天不以才能格物其或南薰有懌東作無憂民思秋稼之娛物茂冬蒸之禮恩覃在鎬調振橫汾天籟發音疇非聳聽乾文垂象寧隔仰瞻信可以暢列聖之謨猷變生人之耳目者也於是歲躔作噩序首青陽玄鳥司啓之明晨白獸稱觴之節日有唐中興之一紀皇上御曆之七年地平天成時和歲稔銜樽之味普洽玄風擊壤之聲散爲和氣同雲竟野朔雪飛空急勢隨風影亂東郊之仗凝華接曙光浮元會之筵星躔既移雲蹕乃啓太弟以龍樓之盛入奉垂旒齊王以鳳沼之崇來參變几霞軒結轍革履齊趨唯陳韶護之音無取魚龍之戲喜油油之既洽顧奕奕之方呈筆落天波言成帝典七言四韻宣示羣臣乃命太弟太傅建勳翰林學士給事中朱鞏常夢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殷崇義游簡言吏部尙書毗陵郡公景運工部尙書上饒郡公景遜左常侍勤政殿學士張義方諫議大夫勤政殿學士潘處常魏岑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喬舜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膳部員外郎知制誥張緯光祿卿臨汝郡公景遼鴻臚卿文安郡公景遊太府少卿陳留郡公景道左衛將軍樂安郡公弘茂駕部郎中李瞻等或賡元首之歌或和陽春之曲如葵心之曲日馭似蟄戶之向當門二十一篇咸從奏御皆所以美豐年之兆申萬物之情非徒載笑載言一吟一詠而已昔者白雲之唱七萃驅馳黃竹之詩萬人凍餒王猷且塞後嗣何觀孰若偃仰大庭優游六藝初筵有秩而六宮不移夜漏未央而百官已事被之樂府授以史官煥乎文章無得而稱也有詔爲序以紀歲月（御批云宿來健否酒醒詩畢可有餘力何妨一爲之序以紀歲月呵呵）天慈過聽猥屬微臣徐樂上書徒慙暮入（其日內宴臣鉉迫夜方赴）安國作序幸冠首篇狂簡僅成兢憂罔措謹上

後序

昔者漢宮故事著成王負扆之圖魯殿宏規紀黃帝垂衣之象用能昭文昭物雖十世而可知如玉如金更百王而不易況乎天統建寅之首皇猷累洽之晨上瑞方呈宸游載穆拱北極而衆星咸在祝南山而萬壽無踰明皇花萼之樓風流不泯德祖中和之節雅頌常垂實奕世之耿光爲中朝之盛觀固當騰之竹帛飾以丹青襲六藝以同明與天文而共麗皇太弟重離普照博望凝思敦古道以致君法前經而作事命千秋而指畫召立本以趨馳粲然後素之功焯爾彰施之象煦如就日肅不違顏萬國式瞻若奉衣裳之會羣臣仰止似聞輿馬之音盛德形容於斯大備者也初外朝既罷內宴方陳赴召者上自副君逮于戚里銅壺已晏聖藻爰飛或逡巡而載歌或蹈詠而不作既而有詔出示羣官臣建勳義方鉉等聞命在前援簡先就因承中旨入奉斯筵而兩省衆篇翌日咸集故奉和者二十一首而侍宴者十有四人前序闕遺被令重述謹上

御製雜說序

臣聞軒后之神也畏愛止乎三百唐堯之聖也倦勤及乎耄期文王之明夷也爻象周於六虛宣父之感麟也褒貶流於百代乃知功利之及物者與形器而有限道德之垂憲者將造化而常新是故體仁者必懇懇於立言務遠者必勤勤於弘道然則封泰山告成功七十二家正禮樂刪詩書一人而已大矣哉立教之難也有唐基命長發祥符舊物重甄斯文不墜皇上高明博厚濬哲文思既承累聖之資仍就甘盤之學鴻才綺縟理絕名言默識泉深事符影響自祗膺眷

命欽若重熙廣大孝以厚時風勵惟精而勤庶政宥萬方而罪己體百姓以爲心俗富刑清時安歲稔其或萬機暇豫禁籞宴居接對侍臣宵分乃罷討論墳典昧旦而興口無擇言手不釋卷嘗從容謂近臣曰卿輩從公之暇莫若爲學爲文爲學爲文莫若討論六籍游先王之道義不成不失爲古儒也今之爲學所宗者小說所尚者刀筆故發言奮藻則在古人之下風以是故也其高識遠量又如此焉昔魏武帝有言老而勤學而所著止於兵書吳大帝亦云學問自益而無聞述作風化之旨彼其恧歟屬者國步中艱兵鋒始戢惜民力而屈己畏天命而側身靜慮凝神和光戢耀而或深惟遂古遐考萬殊懼時運之難幷鑑謨猷之可久於是屬思天人之際游心今古之間觸緒研幾因文見意縱橫毫翰炳煥縑緗以爲百王之季六樂道喪移風易俗之用蕩而無止慆心堙耳之聲流而不反故演樂記焉堯舜既往魏晉已還授受非公爭奪萌起故論享國延促焉三正不修法弊無救甘心於季世之僞絕意於還淳之理故論古今淳薄焉戰國之後右武戲儒以狙詐爲智能以經藝爲迂闊此風不革世難未已故論儒術焉父子恭愛之情君臣去就之分則褒申生明荀彧俾死生大義皎然明白推是而往無弗臻皆天地之深心聖賢之密意禮樂之極致教化之本源六籍之微辭羣疑之互見莫不近如指掌煥若發蒙萬物之動不能逃其形百王之變不能異其趣洋洋乎大人之謨訓也夫天工不能獨運元后不能獨理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君無臣鄭公所以歎恨庶乎斯民有幸大道將行舉而錯之域中則三五之功何遠乎爾臣又聞將順致美鋪陳耿光布堯言於萬邦稱漢德於殊俗蓋詞臣之職也若乃嚮明而理負扆而朝慶賞威刑豫游言動則有太史氏存焉又若雅頌文賦凡三十卷鴻筆麗藻玉振金相則有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徐鍇所撰御集序詳矣今立言之作未卽宣行理冠皇墳謙稱雜說臣鉉以密侍禁掖首獲觀瞻有詔冠篇勒成三卷而三卷之中文義既廣又分上下焉凡一百篇要道備矣將五千而並久與二曜以同明昭示孫謀永光冊府謹上

北苑侍宴詩序

臣聞通物情而順時令者帝王之能事感惠澤而發頌聲者臣子之自然況乎上國春歸華林雨霽宸游載穆聖藻先飛雷動風行君唱臣和故可告於太史播在薰絃帝典皇墳莫不由斯者已歲躔己巳月屬仲春主上御龍舟游北苑親王舊相至于近臣並儼華纓同參曲宴時也風晴景淑物茂人和望蔣嶠之嶔崟祝爲聖壽汎潮溝之清淺流作天波絲篁與擊壤齊聲醆斝共君恩與醉乃命卽席分題賦詩睿思雲飄天詞綺縟文明所感蹈詠皆同既擊鉢以爭先亦分題而較勝長景未暮百篇已成自揚大雅之風豈在遒人之職奉詔作序冠于首篇授以集書藏之金匱謹上

文獻太子詩集序

鼓天下之動者在乎風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於風可以言者其惟詩乎粤若書契肇生雅頌乃作達朝廷邦國之際其用不窮更治亂興替之時其流不竭六義浸遠百代可知若夫王公大人居尊履正其行道也無迹其成務也不宰所以可則可象有功有親非夫詠言何以觀德周文陳王業之什召穆糾宗族之篇聖人輯之皇猷備矣子桓振建安之藻昭明總衆作之英體有古今理無用捨夫機神肇於天性感發由於自然被之管絃故音韻不可不和形於蹈厲故章句不可不節取譬小而其指大故禽魚草木無所遺連類近而及物遠故容貌俯仰無所隱怨則可戒贊美不誣斯實仁者之愛人智士之博物王室光啓人文化成上去刪詩緜二千祀其用益廣其制益精絕其流冗結以周密王言帝典炳蔚於縑緗詞人才子充溢於圖諜若乃觕練調暢則高視前古神氣淳薄則存乎其人亦何必以苦調爲高奇以背俗爲雅正者也殿下挺生知之哲有累聖之資道冠三才學兼百氏虞庠齒胄騰聲於就傅之年侯社錫圭底績於爲邦之際隨城封壤人歌召伯之棠浙右控臨時賴京師之潤戎機鞅掌曾不勞神閑館娛游未嘗釋卷深遠莫闚其際喜慍不見於容唯

奮藻而摛華則緣情而致意至鍾山樓月登臨牽望闕之懷北固江春眺聽極朝宗之思賞物華而頌王澤覽穡事而勸農功樂清夜而宴嘉賓感邊塵而閔行役沈吟命筆顧眄成章理必造於玄微詞必關於教化或寓言而取適終持正於攸歸著於簡編凡若干首及玉符來覲玄圃歸尊臨飛閣之華池即洊雷之講肆斯文間作盛德日新蓋曠代之宗英實一時之師匠以鉉幸塵贊論嘗典絲綸謂可言詩因令視草聽鈞天之奏徒欲動心酌滄海之波唯知滿腹敬抽短翰式繼頌聲謹序

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士君子藏器於身應物如響成天下之務者存乎事業通萬物之情者在乎文辭然則日月不知人亡政息瞻之則眇然在羲軒之上蹈之則肅然若旦暮之間自非遺文餘教則作者之道或幾乎息矣嗟夫天地長久英靈超忽鄴中才子與樂事以俱淪江左名臣及玄譚而共盡清流可揖勝氣猶生閱蠹簡以淒涼撫絶韋而慷慨斯文未喪何代無人濟陽江公鍾川岳之粹靈體角犀之奇相芳蘭十步本自天資建木千尋非求外獎弱齡聞道夙歲馳名竹箭稱美於東南來充王府天馬擅奇於西北入奉乘黃于時聖曆中興賢才間出公從容冠蓋之際頡頏臺閣之間文高學深職優理勝虛襟接物簡易多通正色當官直方無擾定祖宗之大號功補神明端風憲之直繩氣懾姦宄身可屈而名不辱用即行而捨即藏故叢棘三年雅懷自若承明再入時望彌高人無間然道亦光矣嗚呼運逢上聖年在中身人之云亡空嗟殄瘁死而可作誰與同歸詩所謂胡不萬年傳有云古之遺愛者也昔襄陽孟浩然年五十有一疾發背而亡公豈其後身歟何符合之若此惟公以進士擢第以詞賦馳名事藩邸參管記之司登朝籍專掌綸之任奏議表啓時然後言詩筆歌頌和者彌寡絶文場而遠騖橫學海以孤飛綜南北之清規盡古今之變體優游兩制不亦宜乎然而初無簡編文乃亡逸嗣子翺門生王克貞等或搜諸經笥或傳於人口或焚藁之外或削村之餘彙聚羣分凡得十卷授之執友以命冠篇鉉族近情親官聯迹密每西垣景晏北第風清忘形罇俎之間得意筌蹄之表西江東海俱爲賦鵩之鄉北門右掖並對受釐之問嗟乎相如既往空存封禪之書季子云來但有心期之劒寢門流慟已隔生平都門長送遽成今昔追託言於夙契申永悼於斯文援毫悲吒存諸梗概云耳

蕭庶子詩序

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遠鬱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爲詩詩之貴於時久矣雖復觀風之政闕遒人之職廢文質異體正變殊塗然而精誠中感靡由於外獎英華挺發必自於天成以此觀其人察其俗思過半矣此夫澤宮選士入國知教其最親切者也是以君子尚之蘭陵蕭君江左之英詩苑之精其爲人也樂易其處世也靜默忘形衡泌之下苦節戎馬之間其道日新其名益震諸侯虛左五府交辟今晉王殿下樹藩作相樂善愛才幕府初開君實首冠由典校書至儀曹郎出入兩宮官無虛授優游多士交必正人每良辰美景登高送遠適莫不存於心府勢利不及於笑談含毫授簡唱予和汝其性淡故略淫靡之態其思深故多清苦之詞大雅之士何以過此鉉與君爲友幾將二紀其間聚散窮達罕或寧居淡成之懷終始若一靜言投分想見古人丁巳歲撫王高讓承華出分陝服君以宮省舊德復踐初筵撰行之夕俾予視草鉉也不佞無足揚君之美徒欲申別恨敘交情故作斯文冠于篇首云爾

成氏詩集序

詩之旨遠矣詩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風俗故有采詩之官陳詩之職物情上達王澤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猶足以吟詠情性黼藻其身非苟而已矣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羅君章謝康樂江文通丘希範皆有影響發於夢寐今上谷成君亦有之不然者何其朝捨鷹犬夕味風雅雖世儒積年之勤曾不能及其門者邪逮余之知已盈數百篇矣覩其詩如所聞接

其人如其詩既賞其能又貴其異故爲冠篇之作以示好事者云戊

戌歲正月日序

徐公文集卷第十八

徐公文集卷第十九

送謝仲宣員外使北蕃序

東海徐　鉉

送贊善大夫陳翊致仕還鄉詩序

送張佖郭貫二先輩序

送武進龔明府之官序

送劉生序

游衛氏林亭序

送謝仲宣員外使北蕃序

自昔新都盜國撓我中州建武開元越在江左日月之照不及河洛之地者四十年矣主上方恢遠略弘下武聖作物覩有開必先故使僞邦失政胡馬大入山泉反覆羌渾沸騰五州遺甿二京故老引領南望庶幾撫予天子聞之憫然故命大司馬賈公使以觀變儀曹郎謝君副焉儀曹別予應曰美哉是行蒼生之福在斯舉矣始予及子同省予弟又與子同府交道深矣今子將之絕域無以爲贈請贈以言夫格天地充四方莫先乎禮昔我太宗文皇帝革暴隋一寓內屈己濟物虛心納諫故四夷君長歷代不賓稽顙闕下可謂德矣聲明文物垂三百年絕而復續可謂禮矣苟使踰百千代之有國家者猶當企聳下風奉行不墜況中興之嗣君乎周秦宮闕是本朝二宅貞觀德禮是本朝家法若棄之而不念委之而不修非天子之意也主上躬行於內而使二君順之於外今強胡入貢中原無主聖人不能違時時至不可失也子其勉之哉思聖意顧人心犬羊百萬以攻戰爲事不可以威武服也酋豪聚首以姦詐爲常不可以智力勝也子其將之以德慎之以禮衣冠餘緒必觀光於使臣一覩漢官威儀必感泣頓服宅心南向苟或不爾是絕蒼生之望也可不慎歟鉉自束髮從宦則聞長者之論咸言爲戰國者必以權道子視商周以降誰非戰國寧有以權道躋太平乎而言以人棄故事與願違今子王府元僚居可言之地遠使上介當可行之時勉之哉故人之願蒼生之望在此而已行矣文昌春風二月征塗萬里捨游宴之適就鞍馬之勞征虜亭下南朝送別之場臨滄觀側茂弘思洛之所敘離懷古寧無情乎矧軺車所經觸緒牽思渡長淮則想清流映月之景過睢園則思愁雲零雪之興望鞏洛則傷麥秀之詩指唐晉則感大風之歌綏懷之暇彈琴詠詩以祛鬱陶之慮還軫在邇不復多陳聊序鄙志爾

送贊善大夫陳翊致仕還鄉詩序

夫進退之機大易稱首止足之誡玄文所宗君子動必乘時故言行而事立靜惟體道故身貴而名全然則知之非艱行之不易去聖既遠引年益稀是以古之明君爰有戒式重辭祿之士優懸車之禮賁飾寵秩靡限常均所以崇德尚賢激貪厲俗者也皇風所及我有其人太子洗馬陳翊江浙炳靈鄉閭獲譽棲遲下位而升聞自高便蕃寵任而祗畏日積時方多難寄切司聰將命無私臨事能斷盤錯必解風雨不渝及少海告符搖山表慶天下之本既正四郊之壘亦罷於是詠遂初之賦決高謝之懷京口之西先有別墅前臨廣陌却枕長江田逾二頃桑都八百戴仲若軒懸之地不遠風煙蒲真人鹿迹之鄉依然川域誅茅築室素欲終焉其所闕者飛泉而已嘗因暇日策杖尋幽爰有道人指示高溜百步之內一道懸流其清可鑑其味如醴縈崖漱石滌慮蠲痾信山川助其好尚亦心府資其塋濯既而挂冠請命伏閤陳詞優詔嘉之竟允其請錫金紫之服升贊善之資輕舟東浮盡室而去副君執手流涕似宜都之別弘景羣公供帳祖餞若都門之送二疏知與不知莫不稱嘆殿下調高雅頌文動星辰賦詩一章以寵行邁掩鄴中之舊制流樂府之新聲足以厚君臣之情敦風化之本縑緗麗色丘壑增華自周行之人與觀光之士靡然投贈粲爾成章遠比河梁之篇近擬白雲之集夫其貞退之節樂善之風實教義之所臻亦詠歌之盛觀也鉉名參望苑迹本騷人敢言能賦之才濫奉言詩之賜敬序麗則冠于首篇

送張佖郭貫二先輩序

君子所以章灼當時焜燿來裔者必曰進士擢第畿尉釋褐斯道也中朝令法雖百王不移者也自聖曆中興百度漸貞能與此美者今始見張郭二生矣則知九仞之勢千里之行凝雲逐日未可量也鉉也不佞生於先賢之後進在二子之前此美不兼可以歎息然有事同而時異請試論之噫詞場陻廢五十年矣故老之言議殆絕後生之視聽懵然今百辟有司達于郡國吏徒見趨走公府中一尉耳焉知其餘哉而二君子調高才逸年少氣盛將以俊造之業自重責人以既廢之禮又將以堯舜之道爲用議政於俗吏之間如是將與時大乖矣嗚呼彼衆我寡或者難以勝乎君子之道無施不可舒之彌四海卷之在掌握日磾見奇於牧馬元楊知名於水磑彼二人卽公輔大器也豈以恥辱爲累哉愚願二君子反己正身閉懷戢耀無望人以不知無強人以不能如斯而已矣今天子重文好古諸生懷才待用所以蒼生未蒙福者上下之勢殊中有間爾大易之義物不終否否極必泰泰之時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君臣相合然後事業遠矣吾以爲斯道之復不遠吾子其勉之句曲仙鄉廣陵勝地多難將弭春物將華琴棊詩酒足以爲適贈言之旨盡於斯焉

送武進龔明府之官序

古人有言士君子志意既立名譽不聞蓋朋友之過也嗚呼予於龔生有之矣始予居獻納之地生已爲赤縣尉嘗竊議謂生宜參諫垣憲府之任而未果拔茅之志遽爲賦鵩之行生不旋踵亦左授天長用武之地朝廷置建武軍於其所使爲將者治之習兵與儒其志不通也處長與佐其勢不均也軍市之征日困於民王澤之流不被於俗及生之至官聯始舉删煩革弊丕變舊風踰年告歸舉邑之民相率遮道不聽去乃潛匿佛廟室中耆耋輩索而獲焉扶之上車擁之而還竟不得已中夜而遁異哉遺愛之風若此考功之吏弗聞丙辰歲予避兵于池陽遇生侍親郡中勉之東下是時甘泉有烽火之急天子下哀痛之詔予謂生必自致青雲之上以解天下之倒懸而出入三年始爲武進宰噫非朋友之過乎嘗試論之曰才不才在我用不用在時道之所存其人乃貴功名寵祿何足算哉苟澤及於民教被於物則百里之廣千室之富斯可矣與夫楊孟之徒坎軻閭巷垂空言於後世者不猶愈乎行矣龔生苟有良田何憂晚歲贈言之要其過此乎

送劉生序

彭城劉生爲南畿令天官侍郎昌黎公作序以送盛稱故歷陽宰楊員外光儒之爲政以勗之鉉與楊君有姻深知其內行君清簡仁愛心無適莫自妻子僕妾及家族吏民接之無親疎之隔求之於形骸之外蓋真純之氣充而感召之應遠民之好競者皆相與言曰衆若囂訟必撓吾員外矣嗚呼其古人乎今劉生才俊於楊學優於楊觀其政績等然生猶有耿介不平之氣觀吏部之勗子與予之贈言蓋爲是也子其平心藏用滔然與道合在古人上矣矧西山神仙之宅也旌陽其遠乎僕固倦談生停驂已久故揚搉以論之九月二十七日中書舍人徐鉉序

游衛氏林亭序

建康西北十里所有迎擔湖水木清華魚鳥翔泳昔晉元南渡壺漿交迓於斯今中興建都人煙櫛比於是其間百畝之地宮率衛君澣水之所也前有方塘曲沼之勝後有鮮原峻嶺之奇表以虛堂累榭飾以怪石珍木悅目之賞充牣其中待賓之具無求於外庶子王君諭德蕭君贊善孫君與上臺僚嘗游焉賢衛君也陶陶孟夏杲杲初日虛悅始闢清風颯然班荆蔭松琴奕詩酒登降靡迆闚臨駘蕩熙熙然不知世與我之爲異矣嗟夫天生萬物貴適其性君子有屈身以利物後己而先人或行道以致時交或効智以濟世用斯有貴乎自適者也朝市丘壑君得中道焉下罷道汙智劣無益於事山資弗給歸計未從每尋幽選勝何遠不屆一踐茲境杳然忘歸凡我同游皆爲智者徵文紀事其有意乎壬子歲夏五月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躊躇嘅嘆之所作也

徐公文集卷第十九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

東海徐　鉉

百官奏請行聖尊后冊禮表
賀德音表
謝詔撰元宗實錄表
謝賜莊田表
爲蕭給事與楚王書
又代蕭給事與楚王書
復方訥書
答林正字書　答左偃處士書
常夢錫行狀　薦處士陳禹狀
冊秀才文四首　祭文獻太子文
與中書官員祭江學士文　祭韓侍郎文
祭王郎中文　祭劉司空文

百官奏請行聖尊后冊禮表

文武百官臣某等言伏奉制旨以聖尊后冊禮奉令旨俟百日後上進者仰承嚴命固合遵行但以事有未安理須陳奏 中謝 伏以歷代已來嗣極之主禮之大者尊奉上宮儻或止儀未行庶事莫敢先舉所以陛下裁膺冊禮卽下制書長樂歸尊已先孝理百司承式將撰吉辰及金輅言還六宮卽敘惟憂典禮已屬稽遲遽覩絲言備聽慈旨在苴麻之次誠極感傷然凶吉之儀本無妨礙歷觀前載徧考儒臣法度具存事體至大況渙汗之澤普及諸侯簡冊之行便當相次未修大禮交慊羣情伏乞陛下再稟嚴慈俯迴聽允臣等幸塵有位庶免曠官冒瀆冕旒無任 云云

賀德音表

文武百官某等言伏覩御札崇尚儉約克己庇民節省服用去金玉之飾減放嬪御屏聲色之娛供進珍羞製作奇巧中禁賜與內門資用並從損廢以緩征傜宸翰章明德音流布凡百卿士至于兆人歡呼感動倍百常品 中賀 臣聞文武之政方冊存焉知之非艱行之不易故自三代已降繼體之君有師保之訓以制其情有諫諍之臣以救其失及其行也猶未臻焉豈有發自宸衷出於獨斷乾文昭煥至德宏新聳動四方如此之盛者也伏惟陛下重熙撫運下武膺期翼翼小心乾乾夕惕寅畏所感人神罔弗和仁明所加細大罔弗理然猶勞謙訪道虛己求才日照天臨山藏海納體唐堯之仁以親九族極虞舜之孝以奉上宮率天下之尊以承顏問安舉四海之富以扇枕調膳德既充矣化亦孚矣然後卹小民之艱食閔羣吏之急徵息澤虞之征釋公田之禁崇足用之本近取諸身致九年之儲無求於外斥靡曼之色咸遂物情除玩珍之飭率由舊典去淫巧以急用罷私積以歸公生人之耳目惟新風俗之澆浮立變先皇帝貽翼子之訓垂聖人之資言有所未宣行有所未遠陛下奉揚先志推而行之數年之閒盛美斯備向若非陛下之孝心廣達無以見先帝之聖作惟幾巍乎煥乎不可得而名已昔者成湯因歲旱而罪己周成動天威而責躬咸能卽致時雍永錫繁祉豈若陛下春秋方富中外方寧制於幾先行此難事宗社之降靈可見邦家之流祚何窮率土之濱孰不幸甚則臣向所謂知之非難行之不易陛下既能行之矣臣又聞行之甚易終之實艱願陛下愼而守之則登三邁五夫何遠耶臣等幸塵班列無補盛明徒慙充位之譏但賀蒼生之福措詞有盡順美難周臣等無任瞻天仰德歡呼踊躍之極 云云

謝詔撰　元宗實錄表

臣鉉伏奉詔諭以元宗皇帝實錄命臣修撰才微任重恩厚責深拜捧絲綸若臨冰谷 中謝 臣聞握圖御宇既憲章於在昔創法垂統亦啓佑於後昆然則至德無名玄功無迹惟日用而不竭豈淺局之能量是以良史之才歷代爲重以南董之直而無聞於成編如遷固之能而不絕於浮議則知鋪陳王業昭灼皇圖求之當仁豈易輕授伏惟元宗皇帝紹中興之統承累洽之基大孝邁於有虞仁恕逾於漢祖愛人節用得孝文之風重學崇儒有建元之烈東京則光武章明

以憂勤立政魏室則太祖陳王以文藻化人綜是全功允昭聖德對越上帝敷佑下民二十年間慎終如始陛下嗣膺寶曆欽若天明以累聖之資輔生知之哲導揚休命啓煥貽謀故得畏軒后之神更延三百配文王之祀承奉明堂必將著以丹青播於金石斯爲重任宜在鴻儒如臣者章句末流記問微學遭逢之便塵玷司言豈意天鑒不遺宸慈過聽猥加寵寄及此非才進退莫遑怔忪失次然臣祗事先帝常忝近司沐王澤以滋深欽皇風而永久報大君之厚德誠有愚心廁作者之清塵其如公議戴恩愈極揣分彌驚未識津涯徒知慶躍云云

謝賜莊田表

右臣伏蒙宸慈念及闕乏特降宣旨爲置莊田仍且於少府監賜熟米二百石者望外之恩莫知所自撫躬拜命終懼且驚伏以臣稟性顓愚觸塗疎拙幸緣際會早玷清華祿秩之資既爲過量吉凶之備皆沐優恩空費稻粱寧裨海嶽但以家傳清白族有羈孤雖欲居常終慙逼下蓋亦闇於世務非敢竊效古人伏惟陛下明極燭幽仁深廣覆親加寵諭曲軫殊私昔者葛亮薄田不聞君賜孫弘脫粟尙獲時譏如臣非才何以致此辭讓則有辜閔恤祗受則更覺貪饕徒承推食之恩轉積素飡之懼乾坤之施無可上酬螻螘之軀惟知畢命

爲蕭給事與楚王書

世事推移長塗圮隔違離軒砌二十餘年追念生平有靦心目伏承大王英謀奮發妙略宏施長驅伐叛之師克正奪宗之罪奉大朝之正朔慰全楚之謳歌成功上簡於帝心惠澤遠敷於疲俗風猷所及慶快同深儼早被恩私今通信問欣躍之極倍萬常情

又代蕭給事與楚王書

儼聞君子退人忠臣去國舊君有反服之禮交絕無惡聲之嫌以義始終古今一也某受性無術闇於事機佩師訓以周旋忘時態之險易追惟疇昔受遇先王國士之知何嘗暫忘某復曳裾侯館委質府庭松楸所依兄弟少長大義若此乃心如何而世事推移讒言交今上御名忠信獲罪干戈日尋某雖不才非敢愛死過君以求名則不忍苟生以失節則不能誠恐蕞爾之身終爲執事之累所以仰冒嚴禁逃還故鄉出會國以悲歌向西河而下泣子鮮去衞非欲立朝梁鴻適吳本期自質先皇帝恩深善貸義極綏懷采鄉曲之棄妻收荆岑之遺璞遂得服勤州縣歷職朝廷始望初心豈將及此但封疆夐隔玉帛不尋弈世君臣一朝胡越愧二州之父子羡五部之弟兄外靦交朋俯慙章綬每春秋代序霜露交零飛江南之羣鶯嘶岱北之朔馬悲興觸緒淚落霑襟自分沒身長懷永歎而天將厭亂人或與能大王以命世之資克清家難聖上以至仁之舉大濟橫流車書既同冠蓋相望方承大王念紉蘭之逐客哀叢棘之離人貺以恩光感之意氣乘軒食肉有若平時始聽音塵猶疑夢寐且悲且慰五情無主苟非大人之德不以細故介懷則惠好所臻孰能若是某又聞善父母者必推錫類之感善兄弟者必廣棠棣之風故能功冠生民道濟天下大王英謀遠略弘量深仁上國仰其嘉猷全楚被其渥澤如某昔年事分曾無蔕介之嫌今日支離合在昭蘇之數況東西一體道路無虞儻蒙閔以縣旌全斯大造兄弟子姪並許還朝存者荷二天之恩沒者釋九原之恨則生死肉骨未可比量瀝膽隳肝寧申萬一某以學古爲家業以感義爲素懷空言虛詞且非說客皇天后土實鑒此心猶覬拭玉張旃或從行人之末捧禽執贄重趨典客之傍丹懇獲申微願斯畢雖復身填溝壑猶望魂魄知歸攬筆陳詞悲來橫集

復方訥書

鉉以疎拙之性頑滯之資廁於人曹無足比數然以荷先人之業猥踐清貫讀往聖之書頗識通方累朝舊恩漸於肌骨至於行道濟物立身揚名報國士之知成天下之務竊不自揆頗嘗有心故膺耳目之寄當津要之路侃然受任不以爲憂而才與心違命與運背言出而不能寤主身廢而無足救時三年之中百艱備歷干戈擾於內地烽火照於闕庭奔走道路容身靡所當此時也苟得耕於南畝齊於一民以斯終焉尙爲幸也而副君將聖王道漸亨博采遺賢以濟多

難贊論之任首及非才拜命以來覦自憂媿何者儲后踐納麓之重而處於承顏之地有從諫之善而立於無過之場徒欲持稊米以實太倉秉爝火以助羲御恐不足以副上德之舉塞故人之望也但當正身潔己徇公滅私使內不媿於本心外不違於所學而已閣下德我太甚期我太深歷陽郡佐白君至京辱貺手札慶譽優渥勖勵殷勤知己之情無以過此然此日副君之垂顧乃昔時閣下前席題品之所致也緘藏佩服何日忘之今兵難少寧蒸民未泰頂踵利物斯實其時閣下高臥已久羣望頗鬱宣室之召斯在不遠勉慎興居以副翹企悽悽之意遲用面論不宣某再拜

答林正字書

十二月日復書正字足下辱貺長牋詞高旨遠循環捧讀欲罷不能見顧之深良足愧也吾子以老成之智蘊救世之心一言悟主俯拾初筮雖位未充量然升聞特達超然獨異亦古之所難也推是而往其道可知鉉也不才猥廁先達雖復識不能見之於未兆才不能濟之於已形然而振天下之公議舉天下之公器推轂後進心無適莫庶幾不下於昔賢吾子異日當知之不妄其古今之變安危之勢忽乎微哉未可一二以言語盡也謹俟暇日當接餘論聊奉還答伏惟鑒悉徐鉉白

答左偃處士書

日月東海徐鉉答拜稽首復書處士足下鉉讀聖人之書探作者之意出處語默信非徒然故高臥堯舜之代不為背時濡足楚漢之際不為趣利嗟夫天下兵起百年于茲立功名取富貴者有之貞苦節安徒步者何寂寞而無聞也愚常疑廉恥之風於是乎絕而足下負磊落之氣畜清麗之才褐衣韋帶賦詩自釋介然之操其殆庶乎悠悠之人尚未識其所謂惟韓君叔言知之以鉉愛奇好古者也故屢稱足下之行亟誦足下之詩相視欣然以為今猶古也然鉉才名地望遠謝韓君故望廬息心不敢當隱君子之厚顧足下德我太甚惠然而來咫尺之書則古人之道在其中百篇之詩則作者之序冠其首先以溢美之贈益以謙光之詞發緘欣慰不能自已又念昔之隱者消聲物外絕迹時人今足下高蹈如彼自屈若此得非以吾道久否思發憤而振起之爾鉉誠淺劣不足以堪願契素交歲寒然後感集續當歸納不宣鉉再拜

故朝散大夫守禮部尚書柱國河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常公行狀　曾祖不仕祖泓邠州宜祿縣令考脩成都府戶曹參軍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曹貴里

常夢錫字孟圖年六十一狀

公字量恢弘識度宏曠質重有氣博學多聞初舉秀才值世亂不克隨計西州羣后羔鴈交辟累為秦隴諸郡判官岐王茂貞據有扶風傳國二世承制除公寶雞縣令兼監察御史是時京洛屢變幕府驟更公審擇木之所宜乃瞻烏而來止烈祖肇基王業物色異人得公甚喜授大理司直今上初秉機務慎求賓從公實預焉允塞時望既授禪遷殿中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寓直中書預聞機密周慎詳敏冠于當時烈祖深器之擢拜給事中封駮奏議無所顧憚由是始為當塗者所疾今上嗣位恩禮甚優公以發號之初四海瞻望機微所慎宜在斯時盡規極言如恐不及於是大忤權貴貶佐池州明年徵為戶部郎中復拜給事中仍充翰林學士知貢舉天子以典司詔命最宜親密乃別置宣正院于內庭以先朝選授公為稱職俾以內任專掌是司秋霜之操歲寒不易凡敢言之士皆依賴焉甲辰歲諫臣皆貶公亦罷院事公深惟君臣之義思全進退之禮稍儲伏臘將卜優游又除吏部侍郎領御史臺事上復置文理院為司聰之寄以公為文理院學士承旨公以椒蘭不雜絳灌方隆從容中道守正而已明年以疾固辭乃還戶部尚書領商州刺史上以公問望夙重足以坐鎮雅俗強起令知省事而病久不復公私廢失為宰相所劾坐貶饒州上以羸瘵憂之詔留東都以便醫藥踰年小愈徵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改禮部尚書戊午歲冬十一月方與客談奄然而逝主上念藩邸之舊追亮直之誠罷朝悲悼贈送優渥以嗣子方幼詔中使

監護其喪惟公誠純性剛文高學富詞賦典麗而執筆甚稀名理精
覈而吐論甚簡多識故事洞明政體自昇元中至保大之初便蕃密
勿有犯無隱門絶私謁出則詭辭獨見先覺邈然靡及政先古義而
時方尚權論舉大體而人捷給彼衆我寡故不能克主恩方重莫果
歸田之心世路未夷竟鬱濟時之用恥爲狷介之行以邀皦察之名
畜伎樂飲醇酒怡然自得聊以卒歲啓手足之際無呻呫之聲古之
達者正當此耳丕以名法之學獲選丘門固非良史之才曷紀賢人
之德庶爲實錄以俟易名謹狀（此文與門生樹丕作）

薦處士陳禹狀

右臣伏覩國家裒采羣才搜揚片善其有上書言事者猶有可取必
加甄錄廣納之意遐邇知恩然臣竊嘗觀之率皆淺近止於采取金
寶檢攉賦租製作舟車斬伐材木巡察關禁收捕寇攘既利害相參
亦虛實略半食祿者衆成務者稀若乃先王教化之源朝廷刑政之
本謂之迂闊竟爾寂寥得人之盛未可致也去夏有布衣陳禹詣獻
納院上疏獨與衆異其言曰五常之教不立度量之器不均又曰江
鄉之民存不事之以禮亡不祭之於室斯實有意於教化而不汨於
流俗者也臣於是訪其爲人則鄉曲無過延之與語則靜默寡詞儻
使行顧其言才副其識則古之循吏何以踰之願陛下以親民之職
試其爲理考績之際自有常科臣忝預銓司顧慙則哲謬妄論薦俯
伏兢惶謹奏

冊秀才文四首

自三五以還文質迭變百王之法六籍渙然及周室既衰諸侯異政
俊賢之士分軌並馳至如管仲霸齊之功商鞅強秦之令申韓之名
法孫吳之戰陣李悝則務盡地力墨翟則崇尚節儉此其尤著者也
蓋百家之說雖其道不同奉而行之皆足以致理子大夫服膺聖道
必盡幽深試論其中孰得周孔之旨可爲當今之用者悉心極慮以
著于篇

夫君者民之表也天下取則焉故愼威儀定其聲氣時其憲令審其
好惡以此示之未有不化者也然而唐堯在上日用而不知聖祖立
言親譽者其次夫如是則寂然不動澹乎無爲使蚩蚩之甿何所則
象而能革其浮僞驅之仁壽哉舉要立中必有其說

昔太公理齊因其俗故報政速而後世強伯禽爲魯易其俗故報政
遲而後世弱然則商辛淫虐之風不可不去也周家仁厚之化不可
不被也修舊者未見其遷善之塗革故者豈傷於惟新之義遲速之
効強弱之由願聞嘉言以釋斯惑

肉刑之法明王之制著於周禮垂憲無窮何故三苗行之以爲虐秦
人奉之以爲暴漢文除之以爲仁乎自魏晉以還議論間出理竟不
決法竟不行豈時運之變有殊將聖賢之才或異願聞歸趣以正古
風

祭文獻太子文

粵惟上天降鑑我李文昭武穆神孫孝子赫矣謨訓昭哉圖史以濟
時屯以永千祀恭惟盛烈仰屬尊靈惟精惟一克長克君有信厚之
風以睦公族有孝敬之德以奉天經避寵崇讓以正流俗主留分陝
以樹風聲惠下之政爲民慈父平戎之績爲國長城聳多士之耳目
煥萬古之丹青儲闈既正鴻猷允塞雖主器而納揆更承顏而養德
四海無波百官成式光昭興運允答靈心宗祊之所託者重蒼生之
所望者深何國步之已泰忽神儀之永沈陽光爲之而晝晦萬籟爲
之而哀吟惟恩信之所洽孰憂傷之可任某等迹備三千義深凡百
或選自朝廷或仰由推擇或方列於宮府或嘗陪於賓席分曹著位
有先後之差辱顧推誠無高卑之隔徒歲月以滋深愧涓塵之靡益
今也徒御分散軒墀閴寂摧傷於望苑之前慟絶於華池之側實邦
家之不幸豈臣吏之空惜嗚呼哀哉寢園斯啓遠日將從儼象輅以
惟白建鑾旗而旐紅聽寂歷以無覩視杳冥而遂空撫躬吊影涕雨
號風敢寓誠於籩豆庶寫恨於心胸願賓天之下降鑑永慕之無窮
嗚呼哀哉尚饗

與中書官員祭江學士文

維年月日廣平游簡言隴西李貽業清海張緯東海徐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翰林學士江公君章之靈眇眇玄造茫茫萬有若明若晦爲夭爲壽顔子不幸仲宣無後豈同槩之能量實令名之不朽惟公之生俊德高名一日千里三頃五城乃邦之彦乃時之英藹然臺閣存此風聲惟公之沒音容倏忽二子繼夭高堂結髪有女垂髫摧心裂骨門館秋風階庭夜月哀從中來云誰能遏簡言固陋夙奉光塵廟朝之舊豈無佗人西垣並入禁署相因二十年中心同道親曾無間隙靡或淄磷貽業不才依仁仰德晚獲同舍因成近戚形忘累遣情深分密桱酒痛飲光陰一擲豈料歡遊遽分今昔緯在三川論交早年才力工拙詞場後先與之聲價借以騰騫徒欣踐迹敢曰差肩佗鄉胥會舊分依然倍成感嘆轉奉周旋鉉實後生幸爲同族聯事之好友于之睦以道相許以義相勗宦路迍邅天涯譴逐千里關山宅鄉心曲自帝里連歸周行並復税駕未安捨我何速嗚呼君章魂遊何方非巫陽之可招非祖洲之可望平時笑語舊日顛狂何夢覺之不識何悲歡之不常惟四友之分義成終天之感傷雖山公之無託豈延陵之可忘有脊在御有酒盈觴死生之會終于此堂願公如在來爲我嘗長號有慟迸淚無行薄奠云畢哀情未央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侍郎文

維開寶三年太歲庚午九月己亥朔七日乙巳東海徐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故中書侍郎贈相國昌黎公之靈天祐下民必生賢人數有治亂道或亨屯君子處之全名保真窮不易節達不私身嗚呼明公與道爲鄰其本也忠其動也仁折而不撓屈則能伸懋此成績揚于王庭名聞天下道合明君宜若張公上應台星宜如衛武享茲百齡如何不淑與世同塵城郢遺忠感深紫宸黔婁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知與不知孰無悲辛嗚呼哀哉某惟不佞早奉光容傾蓋之交繾綣相從公之知我如我知公何義不協何言不同寧懼觸鱗之忤豈防羸角之凶先號後笑無初有終霰雪既消陽光乃融海郡山城幾伶聠沫南宮西掖近見摶風豈主恩之可報幸吾道之非窮今也歲月遒邁悲歡一空平生氣宇夙昔心胸極視聽而無所與造化而冥蒙露泫門柳霜凋井桐物感於外悲來自中生芻表德絜酒申恭願貞魂之降鑒庶丹懇以斯通

祭王郎中文

維年月日朝議郎行祕書省祕書郎直門下徐鉉謹以庶羞之奠昭告于故郎中丈人之靈惟靈立身行己之規理職奉公之節聞於士友著在官司今以銜悲豈容繁述伏思頃歲獨奉深知獲承子妻之恩追序通家之舊豈和二族出入十年情不間於初終義實敦於骨肉去歲天恩舉善右掖登賢幸以王事僅同省垣不隔陪侍靡違於旦夕與居常在於見聞雖無光益之期且慰因依之望豈謂悲歡迭代光景須臾才周旬歲之間奄(今上御名)終天之痛追攀靡及哀慕何窮嗚呼哀哉昨聞訃之初方當臥病不得親臨易簀躬奉遺言徒奄淚於漳濱但痛心於夜壑嗚呼哀哉家存餘慶念屬帝心有後之期自符公議不孤之任豈在宅人嗚呼哀哉故國方遙良時未卜王畿寓殯遠日將臨霧昏而丹旐悠揚日落而繐帷蕭索涼風助慘行路同悲瞻望靈筵酸辛無地敬陳薄奠少道深懷髣髴明靈一賜臨降尚饗

祭劉司空文

惟靈氣稟沖和志推廉潔白璧蘊孚尹之美朱絃含清越之音操行純深性克全於天爵襟懷弘遠譽早播於人龍頃自奮迹清朝策名近侍既保後凋之節終諧貞退之心道因損而益光名以謙而更著優遊自得忠孝歸全求之古人我復何愧某等幸承事舊況預姻連眷分過私襟期莫逆歷歲時而彌固經夷險而不回揖淡水以無厭仰高山而何極今則佳城將啓遠日有期光容有隔於重泉醆斝聊申於薄奠仰惟貞魄俯鑒丹誠尚饗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東海徐　鉉

奉和　御製雪

豐登盈尺瑞物象九門深壁照環丹砌梅花滿上林茶香偏自得酒力詎難禁别有寒郊外銀河映玉岑

奉和　御製打毬

上閑精習渥洼驄玉鏤花鞍錦覆騣金埒無塵初裛露朱旗向日自生風雷傳畫鼓偏增氣星度飛毬欲映空共道　宸遊因習武凱歌猶似奏平戎

又五言

彩仗映花轉春庭散曙烟毬飛皆應手馬駿不須鞭仙樂飄雲外祥風起日邊籌多不虛發制勝在機先

奉和　御製春雨

祁祁甘雨正當春草樹精神一倍新勻灑農郊偏長麥緩飄花檻不驚人密隨宮仗環青輅普逐皇恩下紫宸霽後樓臺更堪望滿園桃李間松筠

冬至日奉和　御製

吹律政知寬迎長物倍安初陽殊勝臘積雪更添寒庭實羅千品珍符薦百般羣臣同偶聖不歎夜漫漫

奉和　御製寒食十韻

朝陽散宿烟登望思悠然簷影晴偏暖雲容晚更鮮共歡時景好不惜歲華遷旋試嬌驄步新調寶瑟絃宮花紅照耀御水碧潺湲歌吹清連夜輜軿麗滿川依林張幄幕夾道建鞦韆仙樂來天上祥光起日邊遊絲輕冉冉芳草綠芊芊　聖製如春色周流遍八埏

奉和　御製歲日二首

運曆三元正升平太古同五侯皆輯瑞四海盡占風聖政乾行內羣生壽域中撞鍾元會罷晃朗日升東

二七言

正仗臨軒萬國來漢儀周禮盡堪哈光浮雲蓋青龍轉香透椒花白獸開慶賜應時均億兆卜年從此數京垓羣臣共感文明運況是天言誡懋哉

奉和　御製上元燈

幔亭高敞九門前銀箭遲遲夜漏遷明月靜添華燭影和風時度御鑪烟朱輪繡轂車聲接玉勒金羈馬首駢一曲雲謠飛聖藻萬方歌詠仰堯天

奉和　御製烟

春晴纖靄映斜陽羃羃偏能覆水鄉濃似慶雲同馥郁薄如輕素自飛揚堤横新柳真成畫樓對遙山正好望誰見朝元香案上龍旂交影共騰驤

奉和　御製暑中書懷

浴殿晨開氣象清虛亭金井轆轤鳴陰成楊柳千絲密涼入襟懷一扇輕寒水乍沉朱李熟薰綃長有好風生高樓更稱頻臨望臺笠行歌麥隴青

奉和　御製聞早蟬

綠樹陰陰㥦豫游早蟬清韻遠還收喚迴晝夢和宮漏引起微涼助麥秋禁柳煙中飛乍覺御溝聲裏聽偏幽羣生遂性　宸章悅從此人間不識愁

奉和　御製夏中垂釣作

物茂時平日正長翠華停馭睠方塘文竿乍拂圓荷動頳尾時飜素荇香　睿賞只應從暇豫　聖恩寧肯間沉翔吞舟自是貪芳餌猶笑成湯一面張

奉和　御製殿前松兼以書事

長松脩幹列承明虎盼龍盤氣貌靈風度乍聞琴曲調巢高初見鶴儀形枝籠陛戟寒生檻葉帶鑪煙翠滿庭澗底山頭各生殖託根爭似在青冥

奉和　御製扇

齊紈新裂月輪全蟬雀分明彩翠鮮救暍自符　仁主意揚風須假
手中扇暫遮樓日霞光透半掩歌脣寶靨圓一曲　睿詞精比興好
將金石奉雕鎸

奉和　御製棋二首

制法精微自帝堯勢如天陣布週遭沉思迫覺忘千慮妙訣終須附
六韜急劫未分香印匝一枰初滿月華高御詞仍許羣臣和愁殺中
山玉兔毫

二

常嫌羣藝用心麤不及棋枰出萬途妙似孫吳論上策深如夔益贊
訏謨靜陳玉檻連琴榻密映珠簾對酒壺　聖智縱橫歸掌握一先
終不費多圖

奉和　御製早春

羣生遂性得天真陽景無私發秀勻堯曆永從新律正　皇恩散作
萬方春華林日麗紅苞拆太液冰消淥浪新天意分明啓昌運岱宗
即看報羣神

應　制賞花懷字

上林春暮紫英開組繡成帷蔭玉階艷逐晨光隨步武香和輕吹透
襟懷生成澤廣時芳茂魚水情通樂韻諧禁籞年年陪　睿賞何時
梁甫奉燔柴

和陳處士在雍丘見寄

衰薄喜多幸退公誰與閑高人乘興去相望兩程間卷箔有微雪登
樓無遠山清談勝題贈何日杖藜還

送湯舍人之陳州

尼父棲惶地離情向此偏家貧聊復爾道在肯徒然詩景明松雪鄉
山隔水煙三年須赴召莫戀frac頭眠

送阮監丞赴餘杭

楊柳依依水岸斜蠲舟東去思無涯坐臨棋局延明月行采詩題對
落花虛白亭中多宴賞錢塘湖上剩煙霞風光到處宜攜酒況有餘
杭阿姥家

送容州程員外端州吳員外

士生秉道義公論重才名美哉雙白璧高價等連城昔在南國時折
桂嘗抗衡今爲北朝客通籍齊振纓連鑣適炎徼並命典州兵地遠
乃寄重無爲憚遐征俗雜則才難當在通其情投香與還珠前哲有
遺聲君看奏諫者接武趨承明摻袂贈斯言斯言勿見輕

和頴川賈監軍

別離情緒兩難任消遣唯應有醉吟冉冉光陰玄鬢改勤勤書札舊
情深涼宵夢寐清淮月永日徘徊玉樹陰野鶴乘軒無所用角巾何
日返中林

和清源太保閑居偶懷

朝退閑齋落葉天道心真氣本仙源簾前風月澄秋景門外輪蹄任
世喧棋罷早寒生北戶酒醒黃菊滿西園時人自有思齊者踐迹觀
形不在言

又和寄光山徐員外

早年南國日追隨冠劍晶熒佩陸離匪石心誠徒自許浮雲蹤跡信
難知官閑從飲扶頭酒地僻誰同敵手棋門館舊恩今更重高齋遙
枉謝公詩

和徐祕書

年少支離奈命何悲秋懷舊苦吟多龍泉有氣終難掩荆玉無瑕豈
憚磨會偶良工收杞梓莫將閑夢挂煙蘿佗年得路摶風去肯念今
朝煦沫麽

送汪處士還黟歙

孤雲野鶴任天真乘興遊梁又適秦興盡却歸南國去黃山何謝武
陵春

和翰長閏西樞副翰鄰居夜宴

開筵別有鄰居興卜夜應憐禁漏長舊友不期爭命駕新姬憑寵剩
傳觴香煙結霧籠金鴨燭焰成花照杏梁京邑衣冠多勝賞鱸魚爭

敢道思鄉

和清源太保寄湖州潘郎中

老大離羣一倍愁谿山風物且淹留醞成春酒誰斟酌抄得新書自校讎莫似牧之矜曠達須教子重讓風流恩門舊分知難忘題取新詩上郡樓

送南華張主簿改承縣

適去莊生邑還臨孔父鄉仍聞舊隱處近在武夷傍道氣年長度儒風日以光何時看解組歸去事仙方

和白州錢使君上元夜侍宴

御宴宵陳斂百層君恩芳景兩難勝風傳天上九成樂月映樓前萬樹燈醉捧玉觴疑夢寐靜臨丹檻似飛騰因觀謝守牕中詠自媿瀛洲是濫登

送蘇州梁補闕

軋軋朱輪道路長虎丘山下剩春光軍城舊是吳王國郡守曾爲諫署郎祖席詠歌金玉振下車條教蕙蘭香青雲舊是高飛處三載徘徊亦未妨

和金州錢太保春雨

濛濛膏雨遠空迷點滴圓紋水繞堤柳帶喜如和醉舞花房愁似宿粧啼煙籠麥隴連天闊雲映漁舟掠岸低廉使解分天子念一篇騷雅慰蒸黎

送高秀才

龍門一上嫌輕進關塞西遊自愛山綠嶺春歸林影密津橋人靜水聲閑如今正得幽尋興佗日青雲不易還

送施州單員外

精金百鍊始知難何似仙枝兩度攀名逐鳳書歸故里身從鳥道入巴山詔宣遠俗皇恩厚惠洽齊民利刃閑珍重加湌順風土歸來高步七人班

送宣州張員外

故國干戈後憐君得意歸綺霞橫郡閣犀燭照漁磯天迥青山遠江平白鳥飛此行同衣錦況是老萊衣

和筠州談鍊師見寄

共歎崑岡火誰知玉自分寂寥人境外蕭索數峯雲真籙終年祕空歌偶得聞應憐霸陵上衰病故將軍

送吳郎西使戎州

所向皆爲道遐征豈足辭中華垂盡處別路正秋時高閣蘭臺筆閑吟板屋詩良工無棄物珍重歲寒姿

送下博陳員外

曠望叢臺路飄颻楚塞人琴堂無故舊何計免霑巾

送淨道人

北阜與西山前期夢寐閒羨師乘興去應擬此生閑喬木人誰在鱸魚我未還歸心寄秋水東去日潺潺

鄴都行在和刁秘書見寄

征袍結束從宸游邊上塵清見戍樓柏殿賦詩知是幸茂陵多病自堪愁清漳幽咽長流恨銅雀荒涼幾換秋深羨高眠全道氣姓名應已在丹丘

和旻道人見寄

戎服非吾事華纓寄此身謬爲金馬客本是釣鄉人引領梁園雪揚鞭輦路塵知師亦多病擁褐待陽春

和復州李太保詶筆

處處良工事筆鋒宣毫自昔最稱雄因思南國巾箱學願入蘭臺掌握中委質幸歸彫玉匣操詞曾侍兔園宮一篇麗藻真閑暇共仰才多道不窮

送蒯員外東遊舊治

百歲猶強健知君即地仙孤飛下華表太息問桑田故吏今誰在高名昔共傳伊余亦遺老相送一潸然

送王監丞之歷陽

歎息曾游處江邊故郡城青襟空皓首往事似前生綠綬君重綰華簪我尚榮年衰俱近道莫話別離情

送阮殿丞之靜海

聞子東征効遠官行行春色黯離魂中途輟棹尋吳苑西向登樓望海門鵬舍曾嗟經歲謫靈光空念巋然存陵遷谷變今如此爲我停驂盡酒罇

送周員外之達

之子敷王澤迢迢蜀棧東頒條有餘刃對酒與誰同身占賢良籍家傳道德風遠民思靜理即此是陰功

送長社胡明府

黃綬繫未穩桂枝香尚新琴堂寧久次諫署正求人皎皎涼秋月飄飄清路塵元常有遺翰求作篋中珍

送表姪達師歸鄱陽

故鄉禾黍世親稀中表相尋只有師惆悵離懷向何許鄱陽湖上葉飛時

送祕閣朱員外知復州

景陵山水舊知名珍重詩人建隼行未免簿書勞利刃省貪煙月縱高情楊雄閣下諸生送陸羽門前百吏迎　聖代羣賢皆得路三年傾首望鵬程

送淨道人東遊

身服竺乾教心爲鄒魯儒觀風遊稷下訪古入中都短景程途遠寒原店舍孤東州多俊造能賞碧雲無

送李道士南遊

雲水李道士曾爲中貴人綺紈終不戀松鶴自相親雲氣蒼梧晚芳華紫蓋春匏瓜老猶繫惆悵望行塵

送國子徐博士之澧州

多才適世用學者不違處新詞八詠樓更汎涔陽浦行當應列宿且復施甘雨高齋閑坐時清談孰爲伍

送錢副使黎陽發運

一盃寒食酒珍重送君行花影黎陽渡春風淩水聲汎舟無廢事騁驥有脩程應用方無暇何須愴別情

寄張階州

儀甫秉忠信神明自來舍絳灌雖不容蠻貊皆從化榮名任紛糾道性常閑暇傳語當途人無爲勞歎吒

送文懿大師淨公西遊

乘興西遊誰與同一囊詩藁一枝笻厭棲廬岳蓮花社却訪南山紫閣峯懷古有時應悵望尋幽何處不從容關中風物常牽夢老臥閑曹轉放慵

奉和武功學士舍人紀贈文懿大師淨公

舊國荒涼成黍稷故交危脆似琉璃高人獨喜湯師在手把新文數道碑

滿卷文章爲世重出塵心迹少人同騰騰自得脩真理不管浮生覺夢中

文似春華鋪曉陌思如泉涌注長江詩情道性知無夢頻見殘燈照曙牕

已潔心源起世表却緣詩句有時名初聞行業如耆宿及見容顏是後生

只有閑情搜景物不將容鬢惜流光京華才子多文會衆許清詞每擅場

惠遠禪師名素重維摩居士室皆空羣公竟有詩相贈組繡珠璣滿袖中

南朝人物古猶今只恐前身是道林處處經行常自適不妨譚笑不妨吟

往往冥搜宵不寐時時任性晝仍眠高情麗句誰偏重聖代詞臣李謫仙

霜鬢病叟掩閑扃禪客相尋有故情每憶江南初識面至今猶得愛

才名

詠史

京洛多權豪游服相追隨青牛中甸車白馬連環羈珩珮競照耀紳組舊參差騶鳴行人駐倏若流風馳名園不問主下輦輒成嬉秦官錫雕盤光祿假羽巵侏儒善爲優邯鄲有名姬坐客應餘論顧眄成恩私鹵簿留國門誰何不敢譏歸來臥華堂瑣牕承文楣武夫瑩庭階璧璫攢欒題列燭正晶熒噴香常透迆明朝入君門密侍白玉墀開言迎合旨羣公默無爲乍請考工地亦拜牀下兒吹噓枯稀生指顧千鈞移回瞻徇名士擐介爾可施朱雲折檻去梅福棄官歸寂寞楊子雲口吃不能辭著書述聖道徒許俗人嗤漢室已久壞往事垂于茲眇然千載下慷慨有餘悲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東海徐　鉉

送曾直館歸寧泉州

常憐客子倦征岐誰似曾郎得意歸廳瑣石渠封簡冊手持仙桂拜庭闈舟横劍浦凌清瀨馬過猿嵓㸃翠微却笑遼東千歲鶴下來空歎昔人非

送樂學士知舒州

憶在同安郡誰知是勝游仙山常獨往騷客自忘憂暫别經多難勞生已白頭羨君驅蒨旆兼得漱清流民俗長如古風光最稱秋短歌聊抒意爲我謝沙鷗

送愼大卿解官侍親

聖朝無事九卿閑藹藹東門釆服還舊日高名齊汲鄭今朝至行似曾顔更憐雙鬢垂玄髪猶恨深居遠舊山老鶴乘軒眞自媿徘徊空在稻粱間

代書寄泗州錢侍郎

起部紆兩綬恢恢刃有餘既爲侍中郎又復專城居無久戀鈴閣早應還直廬淩川春水滿珍重寄雙魚

寄舒州樂學士

皖伯臺前綠樹春吳塘初下碧溪分舊游風景長牽夢遥羨高齋望白雲

送吳支使之長安

幕府清貧新雨露高陽舊第久塵埃百年遺老知誰在應喜遼東鶴下來

和譚鍊師見寄

一别高人世事多歸山岐路轉蹉跎定知上藥延衰齒每憶玄談養太和任道人生如夢寐也從時態起風波錦囊眞籙遥相許只待颷輪更一過

和錢祕監與邊諫議南宫同直贈答

筵上詩題共筆牀罇前酒與話高陽心清自覺官曹簡院静先知節候涼南國少年推貴重東堂前輩讓賢良好看雙鳳追飛處胡粉新塗紫界牆

送周郎中還司

憶在廬山始識君當時唯擬共眠雲那知身計關前定却向人間逐世紛紫閣峯前欣獨往銀臺門裏歎離羣青囊舊有登眞訣莫遣閑人取次聞

太師相公挽歌詞二首

巖廊舊德漢儲師富貴優游自古稀四序不能違代謝九原誰可與同歸精神怳惚騎龍尾功業紛綸在虎闈惆悵鳴珂洛陽道素車丹旐奉靈衣

風流安石在東山曾許從容妓樂閒傾蓋算來能幾日逝川東去不知還北邙原上寒雲結鄭國門前曉月彎祖奠欲收賓御散滿衣零淚掩衰顔

送贊寧道人歸浙中

故里夫差國高名惠遠師君恩從野逸歸棹逐凌澌舊訪雖無念牽懷亦有詩因行過秦望爲致李斯碑

和元少卿送越僧

塵機息盡一眞僧唯有林泉捨未能蓮社故人今暫别稽山舊隱與誰登時清豈覺前游改道勝寧辭白髪增遥羨高齋吟望處孤雲野鶴是親朋

代書寄談鍊師

朱山松桂翠連雲中有清虚小隱君密養丹砂存正氣静披瓊蘊誦眞文壎篪金石心長在圭組煙霞路自分憑仗鄉人傳尺素山前鸞起白羊羣

送鄭先輩及第西歸

春晚緱山路華光滿翠微憐君持郄桂歸去著萊衣故國幾人在浮生萬事非唯當拭病眼看子九霄飛

原书空白页

送高先輩南歸

鄉國悲前事風光屬後生名從天上得身入故都行草色初裁綬鵬飛不算程自憐枯朽思相送剩含情

送嚴秀才下第東歸

世胄今爲旅多才嬾自營坦懷君子道惜別故人情歸棹春潮滿郊居海月明雄文不輕售須待最高名

送周味道秀才東歸見別依韻

庭闈勞夢想孤棹度江關駿馬猶論價荆藍且抱還晚花縈綵服踈雨映家山頻見春官說明年待鑄顔

送曾秀才

淦水神仙宅仙山夾縣樓吾孫好詩句歸詠故鄉秋紫竹遮書幌紅蕉拂釣舟東堂有平路莫謁外諸侯

寄玉笥山沈道士

珍重江南沈鍊師未曾相識久相思已全真氣能從俗不墜家風善賦詩玉笥共游知早晚金貂回顧覺喧卑多慚書札遙相問更望刀圭換白髭

和錢祕監旅居秋懷二首

祕監踈朝謁門前長綠苔未愁玄鬢改且喜素秋來獨坐翻棋勢閑行繞藥栽涼風入書幌時動水沉灰

閑靜無凡客開罇共醉醒琴彈碧玉調書展太玄經酒熟看黃菊詩成寫素屏晚來蕭灑甚山鳥下中庭

送元道人還水西寺

李白高吟處師歸掩竹關道心明月靜詩思碧雲閑綠樹寒凌雪飛泉響徧山自慚丘壑志皓首不知還

送李秀才歸建安

昔聞武夷士皆是帝曾孫李君即其人命舛道常存愛子已折桂華組耀閭門吾身可拂衣綵服歸丘園捧觴慶北堂其樂不可言清溪環幽居遠岫橫前軒彈琴詠招隱芳意飄若蘭老夫無此分何必矜彈冠

和李太保寄刁祕書

名位雖卑道自光訟庭無事俗平康簾開尙覺琴牀暖院靜偏聞酒甕香養性已知無病染持廉唯恐有名彰主人莫訝睽違遠千仞由來有鳳翔

又和刁祕書寄李太保

百里臨民自可憐青雲何必藉階緣家貧聊欲資三徑政簡無非草太玄處衆忘懷均物我程才不器任方圓江湖相望真堪喜聚散悲歡盡偶然

送坊州賈監軍

聖主欲東封憐君四護戎鄉心經霸岸詩思省豳風舊業今成旅朱顔已變翁忘懷一盃酒閑夜與誰同

送李補闕知韶州

南國求良牧中朝輟諫官君恩偏念遠臣節豈辭難騎影過梅嶺溪聲上贛灘曲江宜訪古韶石好憑欄詩景緣情遠民心逐政寬衰翁尋舊分爲致葛洪丹

送脩武鄭主簿糾郡梓橦兼寄王舍人八韻

杖策辭清洛驅車向梓橦棲鸞才乍展叱馭氣方雄暫割趨庭戀將伸糾郡功詩情衝密雪別酒剏寒風山水秦關外煙花錦里東府公名素重語接道仍同坐嘯新知洽隨行舊分通當今從此去不復歎文翁

和李秀才雪中求酒

雪英飄灑繞虛廊曉景沉沉朔吹狂銀闕晶熒摽帝里桂華紛糅認仙鄉少年風味新吟動老叟襟懷萬事忘自倒空罇酬絕唱書幃聊得泛寒光

送謝著作之濠梁

謝客乘軺去清和景物初淮流宜映月濠上好觀魚吏事應微撓吟情自有餘偏州莫留滯東觀待紬書

貢院鎖宿聞吕員外使高麗贈送

聖化今無外征塗莫憚賒揚帆箕子國駐節管寧家去伴千年鶴歸逢八月槎離情恨華省持此待疏麻

代書寄宋州錢大監

衰朽經煩暑慵將病共侵北牕時企足東望一披襟秘監清罇滿平臺綠樹深年來書信少何以慰離心

送錢先輩之虔州

子實東南美來參第一流從容持片玉談笑運前籌贛石連雲秀廉泉帶月秋可憐行樂地況從板輿遊

送阮洗馬之全州

望苑迴先馬山城駐使車塗中值歸鴈頻寄北來書

觀燈玉臺體十首

吳歌楚舞玉詩新華燈蘭焰動魚鱗臺前共道明如晝醉裏唯愁夜向晨

綺席金爐香正燃銅壺銀箭漏初傳天迴星月迷燈燭風過樓臺度管絃

雙闕重闈夜不關金車寶馬曉應還亭亭朗月臨瑤席灼灼華燈照玉顏

火樹燈山高入雲紅筵翠幄自成春游女有時還解佩青樓何處不留人

帝京風景不曾秋萬戶千門夜更遊玓瓅銀鞍連繡轂晶熒珠網挂瓊鈎

夜未央明月光熒煌九華燭交影照歌梁

斂麗譙披綺寮歌聲和夜漏火樹似花朝

星漢斜樂無涯明月千門雪銀燈萬樹花

撫雲敖吹玉簫豔舞迴羅袂香風閃步搖

日照花七香車歌舞平陽第經過趙李家

和季秀才端午日見寄

角黍菖蒲酒年年舊俗諳采衣君自樂白髮我何堪靜味瑤華句閑思玉柄譚報之長命縷祝慶在圖南

送清道人歸西山

嘗憶漱甘醴洪涯藥臼旁今來眇如夢此景未曾忘圭組老無味林泉路更長羨師從此去當暑扣雲房

送張學士赴西川

右蜀分憂輟近臣翩翩旄節下青冥單車唯載□機石夙駕長先使者星已有清風馳棧道猶酣別酒過長亭佗年報政徵黃入留取文翁舊典刑

和李宗諤秀才贈蒯員外

性僻時難偶神清壽有餘曾施卓魯政（翩累宰劇縣皆有善政）舊講老莊書賤更襟懷曠貧猶世利疏聖君將就見慎勿買山居

送德明道人還東林

每憶曾遊處東林惠遠房老來情更重師去興何長澗曲泉聲咽松深露氣香題詩寄楚老惆悵不成章

送馮中允使蜀

莫笑皤然一病翁百年交分兩家同今朝到屣迎王粲舊日清談賞阿戎玉壘無辭軺傳送金閨初喜姓名通青城山下逢仙客爲說心丹未輟功

送新除國博徐員外知婺州

憐君盡室泛安流職重官新未白頭楚老歡迎歸舊里春風留戀過楊州逢時肯更嗟庭樹屬詠還應上郡樓（殷仲文沈隱侯）宗黨故人鄉外少勤勤書札緩離愁

送望江張明府

之官別是榮詔許侍親行溫凊自爲樂煙波不算程山留丹竈室俗有故鄉情無使千年後空傳麴令名

送廖舍人江南安撫

上天本愛民治亂當有時傷嗟江表人三災迭擾之如何遭盛明不

能免流離王澤限遐遠孰云天聽卑賢哉廖夫子盡忠不顧私朝聞青蒲奏暮見軺車馳愚聞奉使者受命不受辭但使民瘼瘳無憂國賦虧貞觀笑割股文侯諭治皮學古平生事行行當在玆贈言聊執手願子副心期

送陳使君之同州

太守驅征旆翩翩西過關冰容先臘至膏雨逐春還綠樹游沙苑高樓看華山從來京輔地出入盡崇班

和元少卿雪

朔風飛雪徧遙天爲瑞偏宜在臘前有客棹舟將命友何人高臥共稱賢瑤花散亂紛臨席玉樹晶熒爛滿川閑想冰容比君子始知姑射有神仙

送顏道人還西山

嘗憶洪崖澗穿雲路萬尋曾經照玄鬢未得卸朝簪老去馳莊蝶年來有越吟羨師從此去舊隱翠微深

送歷陽方明府（方被召當授京官辭乞侍親因除歷陽令歷陽余外氏舊邑）

古縣横江北絃歌似武城善辭金馬召欣著綵衣行舊感吳山色離愁浚水聲外門廬井在相送幾重情

送李著作之漢陽

聞道驅征旆行行至漢陽初程微雨霽滿路落花香遠宦心常適青雲去未妨惟餘親戚分惆悵上河梁

賦二首

牡丹賦

伊牡丹兮灼灼其華擢秀暮春交光綺霞其氣則胡香楚蘭其麗則湘娥越娃向日爭媚迎風或衰爛如重錦粲若丹沙京華之地金張之家盤樂縱賞窮歌極奢英艷既謝寂寥繁柯無秋實以登薦有皓本以蠲痾其爲用也寡其見珍也多所由來者舊矣孰能遏其頹波

感舊賦送鄭殿丞西使

兩綬威蕤駟牡騤騤送子于行關中陜西惟天道兮回復嗟人事兮推移昔百二之形勝今尋常之藩維龍池閣道徒處所驪山仙館空崔嵬豈憐感舊之遺老心如灰兮鬢如絲喜使者之得人美大君之拔奇察爲政之善否求斯民之瘼疵庶吾奮擥轡澄清之志致國風於貞觀開元之時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東海徐鉉

重修說文序　韻譜前序
韻譜後序　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
文房四譜序　張氏子集序
鄧生詩序　進士廖生集序
廣陵劉生賦集序

重修說文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奉直郎守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臣句中正翰林書學臣葛湍臣王惟恭等奉　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幷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考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　皇宋膺運　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　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韻譜前序

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倉頡摸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飾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倉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乃草木魚鳥形聲相似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可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焉發然古法背俗易爲堙微方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檢閱而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

聲韻區分開卷可覩楚金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它故聊存詁訓以爲別識其餘敷演有通識焉五音凡十卷詒諸同志者也

韻譜後序

初韻譜既成廣求餘本孜孜讎校頗有刊正今復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並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殆無遺矣前序猶謂學者殊寡而今之學者益多家畜數本不足以供其求借頴川陳君文顥任當守土寵列侍祠習武好文憐才樂善見人爲學如己之誨子弟焉因取此書刊於尺牘使摸印流行比之繕寫省功百倍矣噫仁人之用心也因躬自篆籀庶祇來命序之于後以記其由雍熙四年正月序

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

君子之道發於身而被於物由於中而極於外其所以行之者言也行之所以遠者文也然則文之貴於世也尙矣雖復古今異體南北殊風其要在乎敷王澤達下情不悖聖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務如斯而已矣至於格高氣逸詞約義微音韻調暢華采繁縟皆其餘力也瑯邪王公負英俊之才稟耿介之氣世濟其美爲時而生遒文麗句冠縉紳而傑出純誠直道歷夷險而安貞故能奮厲羽儀抑揚聲實振清芬於臺閣浹仁政於藩垣潤飾典謨銓衡人物主恩時望終始不渝載籍所高何以過此鉉頃歲來自江左會公西適三峯客有以拙文示公者大相知賞擊節而喜曰此人必能知我及召還京輦惠然見尋亦以舊文爲貺觀其麗而有氣富而體要學深而不僻調律而不浮尋既返覆如四子復生矣由是傾蓋甚歡恨相知之晚也是時天子方闡文明之化闢俊造之場網羅羣才待以不次公則首冠綸閣標表朝倫前達後進莫不推仰猶以爲古道未盡復己用未盡伸每在談宴屢形詞色由是論者頗以躁競爲譏愚以爲不然夫古之君子莫不汲汲於逢時孜孜於救世汲長孺漢之賢卿也而有積薪之歎李令伯晉之名臣也而有中人之詩其有仰憚貴勢旁畏流議緘詞含意從容自全者不得已也如公則內無隱情外無飾貌遇事輒發胸中豁然此真趙魏意氣之士豈爲兒女之態哉上方注懷而公寢疾十旬既滿卽臥內拜兵部侍郎其恩禮如此嗚呼流運不停儀表長謝伯牙之絃已絕延陵之劍徒懸公平生所爲文未嘗編錄至是諸子緝綴斷簡得二十卷泣授故人鉉也不才無足延譽善善惡惡敢言褒貶之能一死一生粗達交朋之分後之知我者庶斯言之不誣端拱二年夏六月序

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下之務充格上下綿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於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歎於朱伯業今復見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數載翺翔青雲綵衣朱紱光映里閈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學之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

張氏子集序

觀夫賢人君子稟清眞之氣應期運而出故生而岐嶷幼而敏惠既成而負國士之器既立而爲天下之用康寧壽考繁衍流祚此其常也若乃秀而不實仁而不遇前聖所以興歎百代所以遺恨斯則神道忽恍萬化茫昧自古乃爾吾將奈何嗚呼張氏子秀而不實者也子名冉本字叔相今戶部員外郎洎之長子也年七歲博覽經史日誦千言十歲能屬文詩賦議論成於俄頃十二著禮上下二篇舊君吳王見之而歎曰此子天假之年佗日必爲國器矣乃至梁京翰長

李公功閣長李公移皆引之登門特加禮遇其道日以光矣其風儀標格蕭然朗徹觀者謂之玉人余甚重之以為四科之俊也故改其字師德于時天子敦重文學親考英秀海內士子靡然向風咸謂子必當振鱗附翼一舉凌霄而介然特立澹然貞退求聖賢之微旨以養親修心為先復探釋老玄言讀華陽諸真經飄然有脫落塵滓之志而况於榮名乎不幸羸瘵踰歲遽從夭折年十有六諸公聞之無不憫惜余以事舊之厚鍾情特深故求其遺藁集而為序又嘗覽前載見古之人如子之人物敏俊詞藻趣尙而促齡無祿者皆密契真籙蛻為列仙此乃靈篇奇紀非史筆所當言矣但用遣慈父之追念爾其草隸遺迹及佗著述皆藏於家此不備述辛巳歲冬十月序

鄧生詩序

古人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故君子有志於道無位於時不得伸於事業乃發而為詩詠南陽鄧君少而從吏服勤靡盬時命不偶淹翔末涂養心浩然不以為慊遇事造景輒以吟詠自怡悔吝不及終始無累至于皓首未見愠容家貧晏然惟詩藁盈篋太原王君武陵龔君好文樂善皆序而伸之愚亦與君有姻故復為之述嗟夫士君子樂道自娛貞節沒齒斯可矣悠悠世利曾何足云子其勗之無易爾守丙子歲秋九月左散騎常侍徐鉉述

進士廖生集序

端拱改元歲春官庀職俊造畢集有廖生者惠然及門以文十五軸為贄觀之則博贍淵奧清新相接其名理則師荀孟之流其文訓得四傑之體問其年則既冠矣覆簣之功往而未止也詢其爵里則閩方茂族組綬弈葉善慶之所及也佗日與之語則風骨清粹識度淹雅咸以為遠大之程可企而致不幸遇暴疾數日夭於逆旅士君子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悲歎嗚呼以生之詞藻俊秀蓋天假之也而促齡早世又天奪之也然則神理玄邈聖人猶復不論余嘗何言哉會其友生采其遺文著于編簡因為之序以示方來夏四月辛卯左散騎常侍徐鉉述

廣陵劉生賦集序

楚人孟賓于嘗謂予言其叔父工為詞賦應舉入洛贄文于學士李公琪公為之改定數處時中書舍人姚公洎知舉謂人曰孟生賦李五為改了不煩更書看也遂擢上第孟還鄉從事郡府亟歷危難唯以李公所改文綴於衣中曰吾家但存此足矣賓于每自喜其家門美事歎後來之無人今廣陵劉生奮衣衡門振藻文囿詞贍而理勝行潔而言方求己若不足好問如不及余之名不逮於李公何能振發於子乎聊薦所聞以答子勤學之志冠篇於首以伸我與進之心噫子家貧親老必將圖登龍之舉不暇從冥鴻之游文明之世羣才畢舉慎重足以全孝靜退足以知命此前達之務也子其勉之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東海徐鉉

送潘湖州序　送刁桐廬序
送高紳之官序　送汪遜序
送葉元輔秀才序　連珠詞五首
安金藏畫象贊　參政李公真贊
玉芝贊　方竹杖贊
筠州三清觀逍遥亭銘　虎谿銘
龍山泉銘　晁錯論
伊尹論　出處論

送潘湖州序

士君子所以貴於衆庶者以其能理民也理民者莫若二千石其地廣其勢重仁以字之義以斷之文以行之信以成之於是乎優游暇豫以平其心導其和數者闕一則不足以爲二千石矣吳興名郡新被大化延頸企聳以佇德音以成德之才之道將明主憂勤之旨而頒詔條當下車政成待箴諷況蘋洲霅谿天下勝絶緩轡縱櫂嬉游其間發之以詩詠參之以弈思名教之樂何以過斯豈唯吳氏民歡康固亦我曹企慕閣長隴西公敦義聳善賦詩寵行懷文之士靡不間作視衆君子之詞知成德之爲人矣某辱事舊之尤者是用冠于篇首

送刁桐廬序

陶彭澤古之逸民也猶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是知清真之才高尚其事唯安民利物可以易其志仁之業也元賓長官生鍾鼎之族處綺紈之間懿文敏行角立傑出雲心鶴態蕭然物外而世祿所及初筮實從策名蘭臺寓直宮省挂冠解紱至于再三終以地連肺腑時屬憂患黽俛從事出入十年及時移世改自以爲獲平昔之志矣而物有萬殊命不我與昔之朱紫盈門今則羣從無所庇矣昔之金玉滿堂今則簞瓢不常給矣乃慨然曰潔其身而忘其宗得爲孝乎於是濯纓清流投迹名路紆此茜綬涖于桐廬暮春三月飲餞都邑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嘗聞桐廬江浙之勝景也朱張顧陸遺墟邇焉王謝任沈舊迹存焉山水林壑應接不暇夫以天下之廣而首獲此邑非天從子之欲乎將惟新之化撫思乂之俗道在於己事至乃應誠接於物令行莫違彈琴詠詩角巾蠟屐推是而往所至必安朝市丘壑復何有異佗日豈失爲東方曼倩哉離羣之思亦宜裁抑慎夏自愛無假多談

送高紳之官序

高生以俊造之科中聖明之選清秩解褐尹縣南荊少年得途其道光矣復能追步前哲求以言贈愚也不佞試爲子妄言之觀夫閭里之民皆能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仰以事父母俯以畜妻子重生畏法蓋真性也其所冒沒詐僞由吏擾之也吏所以能擾之由賦役之煩也賦役之煩由爲政者從諛也大君之與下民其勢曠而不接故設守宰以代一人之耳目焉受百里之寄當以百里爲己任民之舒慘由乎己己之窮達存乎天率是道也其何往而不可此老夫平生之所守吾子以爲如何哉

送汪遜序

士君子懷道於己有志於時講學以聚之修詞以發之不苟且於名譽不隕穫於貧賤見之於汪生矣生家世從宦幼而孤子託迹于諸侯之門主人武夫不知其善輕田文之下客棄衛青之舍人迨余季氏司貢籍克日將涖職悉出羣士所贄文共詳之首舉一通乃生之文也相與驚歎曰此子文甚高而名甚晦是必守道寡合者也即與之上第既而主人大慙乃（今上御名）造誣謗布於用事者由是久不得調余時參典選事抗疏論事始得爲嶺隅一尉生亦怡然不以屑意歷佐二邑皆有善聲及至天朝復幹郡掾考績稱最遷秩新都白髮青袍惠然訪別君子曰士之處世不欺闇室不羞小官游心於自得之場措身於無過之地以此行天下雖蠻貊可也況右蜀之域列仙之都風景融和山水奇秀一時之遇誰克知之行矣自愛無假詞費仲

冬十一月序

送葉元輔秀才序

君子依仁據德讀書爲文孜孜於求己汲汲於待問蓋將以行道濟物勤身存教然而有不偶者焉人君側席求賢懸科取士昧旦丕顯日旰忘食蓋將以盡一國之才成天下之務然而有所遺者焉此古人所謂離合之由運命之謂也君子審其若此故退而無悶進而不矜豈以無可奈之命而撓不可奪之志間者愚及諸賢品第貢士於南宮其間高等者數年之中登第略盡今所遺者唯葉生而已苟有良田何憂晚歲先後之閒其與幾何哉行矣葉君蘋洲若下清風朗月一時勝賞矧復故鄉唯恐子青雲之志不得嘯傲於其間爾愼夏自愛無假多談己丑歲孟夏序

連珠詞五首

背時則棄不必論貴賤之殊適用則珍不必論精麤之異是以淳風既反抵金璧於山林考室已成閒泥塗於采萃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徂來不易其貞弓矢載櫜董澤不踰其利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疎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捨自殊

先王之道或拙於合變之謀萬乘之權或輕於衆人之力是以時逢革命夷齊餓而呂望封運偶愛才絳灌強而賈生絀

有用於物雖遠弗遺無功於時雖近猶棄是以楩柟在野見采於良工蒿艾在庭不容於薙氏

安金藏畫象贊

心腹腎腸所以爲人安公感激捨此求仁既已其亂不愆厥身眉壽高位惟天所報咨爾百世仰之愈新

參政李公至字言幾年三十八真贊

金玉其相君子之容廟堂之器多士攸宗謀先帷幄道合雲龍絶景横騖干霄直上黑頭三公風流宰相人具爾瞻惟肖之像

玉芝贊

天地粹和之氣交感化成鍾於人事爲仁孝鍾於植物爲芝英故以孝行感必芝草生以類至也宜春易君延慶先君徙籍來占臨淮清節考終因葬其郡君茹荼泣血廬墓終喪申周極之哀盡善居之禮里閭率化生植効祥乃有玉芝產于塋域擢本數十爛然叢倚柯條交今上御名玲瓏朗瑩樛枝俯映間以葩華雪英碧蘂紛敷玓瓅客有好事者圖之而來蓋耳目所及圖象所紀未始有也余與君遇甚邇而熟君伯氏聞君世家積善餘慶果生孝子且有奇應以振淳風昔天台之琪樹唐昌之玉蘂皆以珍麗見頌詩人比之於此曾何足貴乃爲贊曰

英英玉芝生彼丘墳交柯離婁揚葩敷紛神之應斯其意訰訰愷悌君子熒然泗濱孝心潔白孝德升聞撫翼亨衢振衣衡門勗增爾虔以永後昆

方竹杖贊

彼美者竹確乎貞堅峻節無撓虛心體玄用之扶老可以窮年所不足者其形乃圓誰謂奇標產于巴僰削成廉稜挺然端直既方既勁斯爲全德會吾素心寶爾無極

筠州三清觀逍遙亭銘

羽客吳君心馳窈冥輿隆道館陟降真靈綽有餘裕建茲幽亭下臨曲池甘泉清冷環植嘉樹羣芳苾馨俯矚長川滄波帶縈前睇仙山奇峯翠橫游者忘歸居之體寧君子修道物境與并必有福地居爲殊庭勤行不已可臻層城我聞其風用刊斯銘

虎谿銘

遠公宴居虎谿之陽將迎順禮步武有常斯須或違猛摯爲防其閑不逾其道彌光湯湯碧流與名俱長咨爾後學鑑之勿忘

龍山泉銘

達康城北有雞籠山焉傍帶潮溝却臨後湖宋元嘉中改爲龍山湖曰玄武紀瑞也雷次宗之儒學蕭子良之西邸遺蹤可識爽氣長留

東麓有泉至清而甘水旱不增減道人令隱(今上御名)精廬于其陽酷愛此泉以爲靈液因思前作皆有銘贊而此獨闕常欲補之無何夕次松下恍忽若夢見一人玄巾素衣謂隱曰此泉已有銘矣因徵其文卽高吟四句吟罷不復見觀其詞意無以加也余聞而異之因篆于石其詞曰

原發石中　派分塵外　如醴之味　與時而在

晁錯論

愚因讀李覯所爲文見其論晁錯盡忠於漢而袁盎以私讎陷之景帝過聽可爲王者之羞誠皆然也以愚觀之則盎之罪一也夫二子者才識度量不相上下遭天下初定文帝勵精求理能用善言故盡忠論事並獲聽用而皆欲功名在我莫肯急病讓夷故相與爲敵非素有父兄之讎也及七國兵起而錯遽欲按治袁盎宜知吳之計謀其吏不聽而止盎聞之懼遂反譖錯焉然則忘公家而務私怨其罪先在錯也夫古之君子爲而不有功成不居付物以能任之則逸故能成可久可大之業今二子者冒道家之所忌以智能爲身榮故終於惡是知道不可離也如此

伊尹論

伊尹放太甲論者多惑其臣節請試論之太甲在諒陰百官聽於伊尹太甲不明者蓋居喪之禮有闕修身之行不周伊尹訓而罔念慮不堪繼統故徙於成湯之墓使其親見松柏切感慕之心追思王業知艱難之迹三年之制纔終伊尹乃迎歸于亳非謂絕其大位幽于別宮也古之言質故與放逐同文亦猶君臣交相稱朕下告上亦爲詔也霍光憂昌邑王淫亂而不敢有異謀田延年感稱伊尹廢太甲以決大事宗社之故不得已也本非如霍光之廢昌邑也聖人舉至公於前姦雄躡陳迹於後自古而然非聖過也魏晉之後更相傾奪皆引堯舜揖讓爲詞亦當不可罪堯舜矣禹讓天下於益益知天下歸啓故不敢當苟天下歸益益則爲王亦無愧也如令太甲遂失德天下歸伊尹伊尹復何辭哉今天下未忘成湯故尹復奉太甲無傷於至公也夫古之有天下者一身處其憂責億兆蒙其富壽天下既理則辭之巢由是也天下不理則受之湯武是也後之人役天下以奉其私故比於騎獸不可下步驟之相遠如此豈可一概而論哉

出處論

人之爲貴與天地參者也是則有四人焉食爲民天故農爲政本工致天下之器用商通天下之有無此三人者交相養者也而士人者無所資於三人而坐受其養何也蓋爲之君師而司牧之教其不知卹其不足安其情性遂其生成爲之立上下之節正長幼之序闕一則亂故魯哀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是則資三人之最切者也故享天下之祿而無愧及世之衰也上之道不被於下下之情不達於上億兆困窮無所告訴在位者惠不及物徒以富貴爲身資君子恥之故逃之而隱於陵爲農輪扁爲工弦高爲商如此者不可勝數是皆失路之人也不肯無功而徼利故任力而自食以免貪冒之罪非其所欲也不得已也而後之人不本其意以爲高尚之士桎梏軒冕粃糠祿秩若爾則伊皋稷契曷足貴哉或曰伯夷叔齊當文武之世曷爲棄之而窮處也答曰聖人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天下至大非一人所能兼也力之所及擇處一焉當是時十亂協心以著翦商之業沛有餘力矣故夷齊不復措意於其間至於正君臣之大節垂百世之大統則十亂不能兼也故夷齊以是爲己任焉方知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夫以夷齊爲義則明己之不義矣故歸惡於己以成立義之志是太公知夷齊之心也夫積德累仁之聖因八百諸侯之心以滅獨夫之紂威業如此而義士猶恥之不食其粟乃知以臣伐君之惡也大矣則後之帝王罪未及桀紂諸侯之德未及文武敢有闚竊者乎故春秋之時周室微弱不絕如線以桓文之強大不敢自用乃糾合諸侯以尊王室則夷齊之功所及也逮至秦漢興替之際士君子濡足授手之時而南山四皓隱居自若夫四皓者知漢高之寬仁神武有三傑輔之足以安天下無待於己故也及太子之危留

侯不能正於是褎然而起以救其失若夫出處之分高尙之名皆不以屑意功成不有超然而去于以有應耀者與四皓俱徵應獨不至時人爲之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彼應生焉蓋知四皓足以安太子無待於己故不出也不然豈獨潔其身乎斯皆大人君子至公之舉而淺局者輕爲褒貶不亦傷乎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東海徐　鉉

大宋李公德政碑文
大宋新建上清太平宮碑銘
大宋重修蛾眉山普賢寺碑銘

大宋推誠宣力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齊州諸軍事齊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河隄等使關南兵馬都監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李公德政碑文

臣聞四岳疇咨帝堯所以光宅惟良共理漢室於是隆興然則運曆冥符風雲交感必有則哲之后乃有稱職之臣用能遠肅邇安刑清俗富其或久於其道課最于時行邊按部籍其能羣吏萬民浸其澤流芳金石舊典存焉公名漢超其先隴西人因官移籍今爲雲中人也柱下史之真源克昌厥後前將軍之壯氣不隕其聲世有哲人多爲名將備諸前載可以不書昔者同光之季莊宗失馭公烈考諱霸德實典親衛力扈乘輿奮不顧身有死無二忠顯于國慶鍾于家及公之貴詔贈左監門衛將軍夫人石氏追封本縣太君道不虛行沒而可作有後之報斯焉豈誣公方幼而孤嶷然特立英果之氣出於天資遠大之期志爲時用年未弱冠自奮從軍始負羽於魏侯復策名於鄆帥有周受命選入禁軍夫忘歸之鏃非逢蒙無以宣其利絕影之駿非造父無以騁其能

今上當歷試之辰受有征之任妙選比校公首預焉上黨之役名書勳籍奏發硎之刃起漸陸之程及眷命有歸飛天在運攀鱗之効捨爵攸先乃掌句陳式嚴徼道恩威洽著而七萃知方夙夜惟寅而九重甘寢朞歲考績較然可稱

皇上以文武之任中外惟一有和衆之略必著撫俗之能有衛社之勤必堪守土之寄越建隆二年拜齊州刺史本州防禦使爾乃海岱封圻虛危躔次歷下屯兵之地夙表要衝東陵聚衆之鄉素稱暴桀公本以簡易濟之強明恕己以兼容正身而可象先之以孝悌故其民和則爭訟息而囹圄虛矣示之以誠明故其民信則賦役充而儲廩實矣農時不奪故曠土闢而生殖滋關市無征故百貨通而財用足於是舉廢典正國容樹門反坫以備制度高閎厚垣以待客使蒸肴折俎以宴嘉賓椎牛釃酒以享軍旅出於私積無以家爲近悅而遠懷家至而戶到一年而宿弊革載稔而新政行郡齋肅然清嘯而已由是知董戎之用可移之於頒條露冕之風可推之於護塞乾德二年詔公以本官充關南兵馬都監幽都南際河間北壤守方之要慎柬爲難至則遠斥候審號令養士如子戢軍無私威聲飈馳亭障山立絕闚邊之虜有狎野之農而郡之大事亦皆聽命千里之內若指掌焉二職交修七載如一開寶二年召赴京師天言褒慰復遣還郡而戍士思慕甿俗繫戀故其年冬再爲關南監護公負倜儻之氣蘊沈厚之謀民已安而政益修邊既寧而備愈謹績茂而不伐寵至而若驚君子知福祿之攸歸郡人感惠澤而思報於是僚吏之屬耆艾之徒相與上言願旌不朽且曰任賢使能天子之明也計功稱伐先王之典也非有理世孰揚頌聲優詔嘉之克遂其請昔者考父循牆之頌非曰君恩當陽沈水之文真成自伐豈輿情欣洽令譽升聞播樂石於無窮等高山而可仰永惟懿美足煥文明爰命下臣勒銘紀實其辭曰

茫茫禹迹畫爲萬國建侯定守立民之極提封且千屬城以百惟威惟懷有典有則威懷伊何君子時中典則伊何三代同風以使則悅以令則從率是古道茲惟李公濟水之南東陵之下伏生荒耄盜跖狙詐嗟我蒸黎孰聞道化至魯猶遠尊周靡暇李公來思富之教之政先體要物必由儀夜犬無撓晨羊不欺歸民影附末俗風移天下雖平四方是守桓桓虎旅懾爾戎醜籍我兼資是率是糾道合舞干威行戴斗郡政既成邊塵既清侁侁比屋肅肅連營夫懷其惠人竭其誠欲報之恩思垂頌聲明明大君知臣善使舉必至公義無虛美用建隆碣永昭信史錫爾介福施于孫子晉稱峴首漢紀燕然風流

不續寥落千年猗歟良牧無愧前賢高深官改蘭錡常傳

大宋鳳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宮碑銘 幷序

臣聞鴻荒代序太極流形二儀肇判而猶通萬類交馳而未別巢居血飲孰知王者之尊物魅神姦尙作生民之患於是聖人繼統大化宏開畫八卦而序四時奠五山而分九服衣裳軒冕采章之制以庸動植飛沈性命之宜畢遂高卑既位幽顯既分蒸嘗雩禜致其恭宗祝史巫紀其秩猶或觀其道而設教依於人而後行通其變而不窮感於物而遂動未始有極無得而名其或數偶二災德如二季民懷慈衛帝念疇咨必有靈符允歸興運易著與能之旨傳稱觀政之徵史遇之論至哉左氏之書詳矣我國家受天之命如日之升御六氣而平泰階麗大明而照萬國清亂略於百王之季反淳風於遂古之初天瑞呈祥羣靈受職粤　御曆之元祀有神降于鳳翔府盩厔縣之望仙鄉其象不形其言可紀蓋玄帝之佐命禹強之官聯真位參於紫微靈職分於井鉞其稱述則儒玄之奧旨其敷演則禳禬之嚴科教義之深也則孝友姻睦之行興焉威力之大也則魍魎魑魅之害除矣由是秦雍之地尸而祝之

太祖神德皇帝聖智淵深睿謨默識饗之明德待以不祈方且奉天時而答靈心握玄符而齊七政故得皇猷允塞庶績其凝舞兩階而四隩來同正九伐而庶邦承式得遺珠於罔象協吉夢於華胥乃知玄告之不誣駿命之如響豈止五車兩騎來爲牧野之祥赤帝素靈出表芒碭之應而已哉

今皇帝千年應運二聖繼明恢大業而惟新浸深仁而累洽如周王之翼翼若夏后之孜孜聖作無方先幾靡測雲門大護綜六代之昭聲稷下淹中采百家之精義酌而不竭者衢罇之味仰之彌高者垂象之文王澤既流頌聲無斁而復念深徯后義切勤民睿眷春臨

皇威霆擊大禹會諸侯之地盡入隄封宣王逐獫狁之鄉率從稽服舉無遺筴役不逾時聊存尉候之官已戢櫜鞬之器瑤圖之盛也如此珍符之至也如彼深惟肹蠁益驗昭明而豐報未嚴壽宮不度非所以光敷景貺垂示方來者也夫庸庸祗祗爲政之要元元本本致理之端蓋神之命受於天天之造始於道是用歸誠衆妙訪制昭臺申畫福鄉聿崇仙館緬惟虛皇之真境參以聖曆之嘉名詔立上清太平宮於所降之地爾其星分玉井邑峙金城終南峻極鎮其前渭水清深紀其後鮮原靡迆接漢皇訪道之臺佳氣鬱葱對關令棲真之宅物皆茂遂風雨罔愆人盡淳和舟輿不用瞻新宮之爲狀也崇墉繚野絳闕凌空祕殿雲高俯軒檽而轉眩修廊繩直步欄宇而中疲極丹青黼藻之工窮銑鋈璧璫之飾玉几正御瑤壇在庭　帝座既嚴衆真畢饗鹿巾霞帔之士霓旌降節之儀空歌洞章揚其音紫煙素雲散其彩飇欻之馭縹眇於太虛氤氳之氣充被於羣有至矣哉元后之德與天地合真人之應將富壽幷亦何必定郟鄏以卜年禪岱宗而探策者也夫金石之刻雅頌之興所以示民不佻求啓厥後況乎尊道貴德廣清淨之風窮神知化超言象之表是宜告於太史副在名山爰命下臣式揚丕烈其銘曰

上天之載無臭無聲怳惚有象氤氳化成寄以神理發爲昭明惟德是輔惟皇作程赫矣元后悠哉遂古成有靈貺式昭天祚龜出清洛鳳臨玄扈赤字興堯玉書授禹降及商亳建于邠岐天子所啓神亦格思牲玉有秩馨香孔儀弈弈宗祝子孫保之道德下衰質文不復俗限楚夏運遷水木時歎陵夷民嗟慘黷必有真人應圖受籙

皇哉帝宋大拯橫流出自蒼震類茲九疇垂衣卷領端拱凝旒永言建福式協人謀有煒明靈降從玄極致帝之命觀政之德用薦忠信寧惟黍稷藉陋蕙蘭帳非甲乙運鍾二聖慶洽重光誕敷一德奄有八方時文載郁我武惟揚通幽受職罄宇儲祥乃眷珍符本乎至道肇建仙館是彰玄造前望終南旁瞻豐鎬泱泱平原崇崇新廟端闈特立祕殿宏開九華之室方丈之臺平闐列闕直寫昭回崆峒邈爾姑射遼哉聖靡不通道無不在靈場既穆祀典無改福爾蒸黎格于四海用刻貞珉永垂千載

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賢寺碑銘 幷序

臣聞聖人闡化必有脅附之資賢士膺期必垂不朽之迹是以顔回默識冠師門於洙泗之濱尹喜受經應真氣於崤函之右故得千載之下好學之徒入其國而知其教思其人而愛其樹聖賢相遇有如此焉在昔像教權輿能仁命世綜百靈而貫羣動歸向如流窮絶國而亘諸天感通若響爰有法王之子來從普勝之方憑翼真乘導揚宗極具大悲之願行綜十智之因緣從我立名斯爲上首及乎慈航既濟慧炬分華乃暨衆真俱承佛勑乘六牙之瑞獸降右蜀之靈峯將以協井絡之會昌鎮金方之勁氣猶且潛而勿用明而未融闍持摩頂之仁陰隲含生之命故使神嬰青縷肇建國都路闢金牛始通華夏沈犀息沴李太守之玄功噀酒救災欒尚書之妙用郡開學校文翁廣洽於儒風樂播中和四子誕揚於帝德藹爾褒斜之域穆然周漢之民非法力之攸憑豈人謀之獨得其後金人既應白馬斯來神開顯俗之徵家識致誠之所於是祥符煥爛靈變紛綸或則銀色浮空與朝陽而共麗或則燈光並列將夜魄以俱明聖衆盤旋真容隱見奇蹤萬狀不可勝圖瞻之者耳目咸新聞之者身心共肅一方欣賴歷代修崇遂於白水之源特建普賢之寺金土交運開閉不常白毫之相長存法鼓之音靡絶夫以導江遺迹天漢名區必有道之見歸豈三分之能久

太祖神德皇帝文修内禪武定中區正卿揚九伐之威遠俗致七旬之格納蜀王之土貢受劉禪之驟車重鈕坤維還銘劍閣于時皇風初被汙俗尚繁游魂篁竹之間假息萑蒲之際匪輕刑之可禁顧先甲以徒勤金地寶坊浸成藪澤田衣毳褐漸致流離妖禽既就於焚巢紺宇終悲於闃戶雖復葺其撓棟繕彼垝垣而陛序猶卑基扃未廣

尊號皇帝長君嗣統二聖重熙覆萬物以如天廓重昏而比日聿修成業欽若靈心尺書徵懷德之君折箠定畏威之地盡炎洲而極玄朔尉候徒存亘日域而浹流沙車書莫二然後勝殘去殺反朴斲雕包干戈以虎皮鑄劍戟爲農器定大護雲門之樂舉淹中稷下之儀慈衛仁薰時和俗阜天地應而慶雲甘醴律呂調而玉燭景風猶復成而不居勤則有繼一游一豫表玉度之惟常必躬必親示庶民之光聖慮極冰霜之誠皇綱畢舉睿思彌精以爲象外微言無生妙理修於心則圓通無滯被於物則福應來臻足以助王道之和平致蒼生於仁壽乃申明詔歷選精廬唯此蛾眉獨標殊勝天真人皇諭道之地楚狂接輿隱景之鄉封域之間氣象盤薄洪源奔注二江雙流沱潛之川峻岊回環玉壘銅梁岷嶓之阻況禪枝擢秀來自祇園法海餘波別疏定水慈氏所相疇能廢之忝哉聖謨待此玄貺五年春申命中使率將杍人伐貞石於宅山下瓌材於邃谷或子來而肆力或神運以標奇模制度於鷲峯極莊嚴於花界耽耽正殿巘巘飛甍玉甃丹楹金鋪瑣闥洞戶順陰陽之候中宸變寒暑之威揭以端闈繞之周廡鑄鴻鍾之萬石貫猛簴之千鈞桀孽凌空鏗訇震野其後則層樓入漢飛陛連雲彩檻離婁冠餘霞而上出旋題玓瓅綴列宿以旁迴神明之臺不足以語其高天梁之宮不足以矜其麗爍金爲字寫大藏之經祕于上逾五百函範銅爲像擬普賢之容設于下高二十尺味其文則如來之宗旨可得而觀禮其相則菩薩之威神於是乎在將使三蜀之地一切有情皆沖氣以含和盡革凡而成聖則知大雄之教漸於世也深焉元后之仁利於民也至矣昔者軒皇訪道歷襄野以猶迷漢帝祈年拜竹宮而無得恭惟盛美允屬皇猷若夫事以頌宣言以文遠作而不記後嗣何觀爰命下臣式旌不朽其銘曰

允矣象教洪惟法王如何不竭比目同光有情斯應無遠弗彰化自八國聲馳萬方爰有大賢是稱達者異境齊致同聲協雅闡道莫逆瞻顔不捨乃演真乘來儀東夏蛾眉之阻羣帝之庭作固作鎮棲真宅靈普賢至止潛耀千齡爾未我覿我疇爾形經教既孚神明乃作瑞相顯晦圓光欻霍萬變凌峯百靈溢壑信士歸依輿人駭愕崇崇梵宇於此宏開時還末運數偶三災焚如魯廟傾若齊臺淳風必復聖日斯迴赫矣皇圖忝哉二聖混一區宇受天明命與物皆春得人

為感式敘九疇迭修三正皇帝曰咨咨爾西人助我神化其惟正真為爾祈福轉茲法輪禪林則舊寶剎惟新祕殿耽耽高門弈弈脩廊四注層樓百尺尊經聖像金文寶質妙善周園福蠢繁錫乾光俯燭慧炬朝焞同開壽域共闢重昏貙珉之伍杜宇之魂乘是妙果俱登法門明明大君照臨下土墜典咸修靡神不舉彼都人士式歌且舞揭此豐碑永傳終古

巫馬大夫碑銘

大夫與宓子賤俱事仲尼迭宰單父宓子恢上聖之道舉任賢之明故有鳴琴之化大夫勤以繼德身親其勞故有戴星之迹從師則同行道則背其何故哉夫天下至大也萬物至衆也至大者不可以一概量至衆者不可以一術治故君子出處語默屈伸變化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其要在存至公於百代不私榮名於其身而已若夫上德無為玄功不宰知人則哲付物以能功成身泰神全理勝與夫勞心焦思臞瘠胼胝勝負之間較然可見徇名之士皆奔走之則將有智小而謀大行邇而志遠推是以往天下必有受其弊者子期知之故就而為其節制並分聖人之體以極萬物之變效伯禹之力師文王之勤夙興夜寐不遑啓處仲尼識其志故譽子賤而不譏子期以此防民而西晉王夷甫之徒猶祖尚浮虛望空署白以亂天下則子期之慮不亦遠哉夫君子道積於躬惠加於物事至而應時動則隨功之豐約視事之細大力之勞逸繫時之險易致理而已何常之有焉舉成績而較優劣難與言智矣決決舊國藉藉遺芳舊俗不偷頌聲未泯行太守事彭城劉君名察望高持憲寄重頒條以師古之學舉時中之政訟庭益簡祀典咸修永懷前賢願紀貞石鉉也不佞承命為文其銘曰

烈烈先聖侁侁衆賢升堂入室體道同玄其用無方萬化齊焉其教無窮百世賴焉文王既勤大禹盡力英英子期服勞繼德夙興夜寐自強不息苟利於後唯變所適季世道薄務華喪真居簡行簡不躬不親亂由是生俗以之淪思我子期亡己為人瞻言舊鄉魯道之首邈哉二賢佐佑先後同焉皆得通則能久千齡旦暮敢告邦守

江州彭澤縣修山觀碑

混元資始玄造權輿道以久而化成樸既散而為器聖人在位修之於天下則有明堂清廟表訓民事神之方賢者貞遯修之於身則有名山福地為朝真降靈之所小大則異宗致惟均江州彭澤縣有修山焉瞰天險而高標抗廬峯而特立氣雄而勢聳翠積而光寒峻屺深巖風雲蓄泄茂林穹谷材用蕃滋游居之所走望真隱之所棲息考諸圖諜昔靜節先生游憩之地也杉松交影猶懷種柳之風山水清音尚想素琴之意遺德所及仙祠以興梁大同元年有句曲道士尉文光靈氣夙成陰功將滿遐擇勝地以恢妙門聿來此山益廣基(今上御名)制度無闕標題載光越二年尉君白日登晨舉邑咸覩人民未改飈歘載還霓衣則殊鶴貌如故稅駕之地甘棠永存故今有尉駕池焉而中山丹竈香鑪松壇石室儼然奇迹若奉宴居歷代嚴恭有如旦暮唐狄梁公履虎不咥絃歌此邦企仰仙游重加崇飾又塑高宗大帝聖像以伸送往之誠朔望朝拜不失常禮復以錢五十萬為致田園廚廩所資至今猶賴季唐之世臨川宋震來為宰邑掘地得藥鼎藥合因見尉真人之室于東序設象以奉之秩滿還鄉逐入麻姑山為道士是知清心冥契玄鑑孔昭青天白日孰云其遠道士謝又能早參真籙夙負時名閑館靈場備嘗踐歷空談祕訣悉詣精微克享修齡言歸廬岳郡侯敦請付以修山闡教之心勤行匪懈棟宇之制日以增嚴端闈屹其穹隆周廡粉其回合煥然藻繪藹爾重深清澄之氣攸充汗漫之游斯在戊寅歲謝君解化弟子王省昂繼之方行才亦世出金石之刻僉曰其宜鉉也欽羨真猷因為之頌其詞曰

大道混成修之乃真必有勝境以居異人南楚之域玄風所臻邈哉修山棲靈降神陶令高名尉師仙卿狄公元臣矯矯三賢千祀齊聲是相是宅載經載營疏此翠巘列為殊庭響像玄圃規模赤城瞻之者肅處之者寧心之所至道豈虛行刊名翠琰永告諸生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原书空白页

楊府新建崇道宮碑銘
洪州奉新縣重建閻業觀碑銘
洪州西山重建應聖宮碑銘
驪山靈泉觀碑
洪州延慶寺碑銘

東海徐鉉

楊府新建崇道宮碑銘幷序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教化教之大者當由其本則大道是已夫道積乎中動合於真故能舉堯舜周孔之法奮禮樂刑政之用若道不在焉而守其籧廬則莊周於是糠秕仁義輪扁於是糟粕古書矣夫孝本因心而宗廟簠簋所以致孝也道本勤行而宮館壇墠所以尊道也爲政者有能原聖人之旨以垂憲崇列真之宇以薦誠其殆庶乎廣陵大藩四海都會制度之盛雄視諸侯土德既微三災斯今上御名井邑屢變城郭僅存

皇宋膺圖更造區夏雖天寶輔德亦世而後仁今上嗣位之六年詔太常博士孫君邁佐理斯郡君復膺古訓得意玄關以爲教之不興民之安仰於是相爽塏之地卽清曠之墟創朝修之宮奉玄元之御當崇墉之左次俯合瀆之東涯出俸錢以易置運心匠以經度班倕方集畚鍤既興未及侔功移典秋浦同聲之應千里非遙太子右贊善大夫潘君若沖負儒雅之才韞恬淡之量允膺朝選代撫斯民庶政交修能事畢舉惟茲靈宇既有成規於是揆日庀徒克終懿績若乃殿堂陛楯之制閈閎罘罳之列或躊躇以閑宴或辟襓而曼延晬容肅穆仗衛紛繹搖太霄之佩植紫旄之節拊洞陰之磬扣豐山之鍾歘若經閬風而歷琳房飄如排玄雲而揖丹露風亭月觀之地紫氣浮空歌臺舞閣之基芝英擢秀學者假筌蹄而有得游者甘樂餌而斯留藹然福鄉丕變浮俗既畢雲今上御名乃楊王庭有詔賜名白崇道大矣哉聖人在上墜典咸修自成崐崘之區何假崆峒之問是宜刻於樂石紀在方書某也素爲道民嘗學史氏以文見屬所不獲辭銘曰

大哉道原湛然常在其質無象其功不宰君子得之勤行不怠勤行伊何啓煥靈場乃闢隙荒乃築宮牆峨峨高門屹屹崇堂祀事孔明玄儀載光淮海惟楊九州之奧厥民伊何富庶而教夫仰靈今上御名人知至道咨爾二方是則是效崑岡北峙刊水南通聖日麗天真氣盤空煒煒煌煌魂魂熊熊道民作頌永播　皇風

洪州奉新縣重建閻業觀碑銘幷序

道之爲體也大大則衆無不容道之爲用也柔柔則物莫與校南方之強也故沖氣之所萃異人之所生壇館之所宅景福之所興相乎域中南楚爲盛先聖之論豈誣也哉洪州奉新縣閻業觀者案方志西晉邑人劉真君之故居也真君名道誠以經明行修仕至刺史郡守金行不竟仁獸非時知幾之賢有道之士卷懷而退修之於鄉玄德陰功昭受靈貺故真君辭張邴之祿追茅許之風單車還家勤行不息以永嘉二年八月十五日舉族上升藹爾福鄉依然舊址錦帷乍降玉舄長留後學瞻望若仲尼之闕里遺民思慕如召伯之甘棠梁大大同元年乃建爲觀爾其豫章垂蔭洪井儲靈華林蒼翠當其陽馮水清泠環其域煙霞韜映竹樹青葱居然人境之間自是仙游之地載祀四百朝市三移封域之間英靈不泯鹿巾霞帔之士往往冥升縉紳逢掖之流時時傑出存諸舊史是號名區土德既微羣方今上御名難城有復隍之患室多橈棟之凶乃眷殊庭俄悲闃戶而瓊蘊之所祕霜鍾之所懸屹爾麗譙儼然對峙有道門都監余守徽者翦除宿莽草創精廬苦節忘形五十餘載修心以化俗傳法以度人入室弟子龔紹元吳紹甄皆能肅奏真科祗稟遺訓惟鄉人之善者知歲計之有餘高士胡君名仲堯延慶簪纓息機丘壑師黃老之術以虛方寸躬曾閔之行以睦閨門博施濟衆斯謂智以爲集靈之館祈福之場陋而不度民將安仰於是揆時屬役卽舊謀新詢謀僉同龜信咸萃增湫下爲爽塏易卑室爲崇今上御名棟宇之設則因夫故基制

度之中則考於經法凡殿堂門闕居室廚廩延袤周徧殆且百區三尊衆真羽儀侍衛精嚴肅穆不可為狀履端閏造廣庭恍然如從汗漫之游卽瑤階瞻玉座竦然若奉武夷之會既而息徒已事日吉辰良明祀以告成功精意以答真祐舉紫旄之節搖太霄之佩然九華之燭奏空洞之章星斗迴光煙雲改色青天白日夫豈遠哉于時胡君以姻睦之行慈惠之澤里閭稱舉郡國升聞詔書褒美特加旌表揭以雙闕蠲其追胥江楚之間以為盛事是知玄風之被俗聖政之化人變魯至道見於今矣夫如是則可以傳芳金石垂裕昆雲俾乎好道之徒益勵齊賢之志云爾其銘曰

大道無名得之為真矯矯劉君知幾其神遜爾侯社上為帝賓維梓之地甘棠之人峙此仙祠章江之濱華表未歸桑田已改舊井誰渫高臺尚在不見芝英猶芳蘭茝佳氣鬱葱如將有待彼美胡君州閭之英世味道腴家傳義聲歸誠玉闕奉寶金籙易此積(今上御名)化為殊庭乃眷福鄉實惟南楚閑館相望飈輪交午真圖祕籙唯仁是與刻頌貞珉永歸終古

洪州西山重建應聖宮碑銘(幷序)

先儒有言曰山者宣也宣氣生萬物者也然則崇岳巨鎮蓋氣之雄者也其間靈峯奇岫又氣之粹者也是故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感而生聖賢宅而為洞天奇怪恍惚非尋常所能測已西山者作鎮荆楚雄視衡巫勢靡迤而崇高氣清虛而和暢動植滋茂樵隱閑安物軌之洪崖先生所居於此洪井之右㵎水之濱喬木森羅古壇猶在長阜回抱是謂鸞岡北隅特高仍有伏龍之號唐乾元初山人申太芝上言其地有異氣詔於此立應聖之宮抗玄元正殿於其前塑肅宗聖容於其上繚垣觀闕仰法於紫宮路門納陛取規於丹禁光靈煥爛薦獻精嚴上士勤行守臣涖職秩之盛莫之與京廣明已還三災在運望拜之地闃而莫修遼東之鶴徒還絳縣之人已老甲辰歲有道士王守玄者緱山仙裔茅嶺名流受命藩侯來膺道任翦荆棘於高閎之址(今上御名)茅茨於隆棟之基不出焦光之廬自化庚桑之俗善言彌遠馴致其功二十許年克甄舊制入室弟子劉德淳氣沖貌肅節苦行高恪恭以居次謙和以接物既嗣其業遂成厥終又十餘年締(今上御名)云畢凡內外殿宇百有餘區材用善良工藝堅密其藻飾也不踰奢儉之節其廣袤也足展朝修之儀祕殿深嚴靈壇博敞晬容穆若列侍參然鍾磬在懸苾芬具薦燦旭景於軒檻延夕月於甍題蕭寥空洞之音希夷飈欻之御邈哉真境無得而名鉉爰在弱齡服膺至道先君頃參戎乘嘗涖斯邦依然棠樹之人自是桐鄉之邑乃以庚申歲還奉松櫝卜兆於鸞岡之陽敢言折臂之祥願占維桑之地明年復以王事再至山中祠虛皇於游帷之宮投龍簡於天寶之洞所經靈跡實契幽尋又是山有寶光初至之夕卽見於中峯之上下至山麓倏忽聚散狀如野燎而精明眩目不可正視㵎中有盤石石有二藥臼歲端午日未曙前常有擣藥之迹餘滓在焉水流至此甘香如蜜取以灌漱心府瑩然斯皆載於舊經親所覆視者也此山登晨之士接武而洪崖為之冠列仙之墟連屬而洪井為之宗然則閬風玄圃之在人間者也宜其篆刻金石永齊穹壤鄙儒不佞敢作銘曰

江之右楚之區峙靈岳為仙都洪井濱鸞岡隅建清宮應真符廢而興神之扶宮既成道既行校三官朝百靈集景福薦皇明復淳化遂嘉生億萬年流頌聲

驪山靈泉觀碑

蓋聞遂古洪荒既表大庭之車皇猷炳煥亦尊軒后之臺是知聖哲相因比千年於旦暮質文迭用歷三正以循環斯之謂至公斯之謂不朽頌聲所作冊府存焉若乃天地絪縕陰陽孕毓神皋天府莫為王者之居靈液甘泉出奉聖人之用丹甑不炊而自熟溫谷不爨而自然神妙無方所以存而勿論蕩袤難老所以酌而不竭矧夫西都舊國東井垂芒終南太一寓其精洪河清渭均其潤湛然神井冠此崇山據九州之膏腴備萬乘之湯沐固可以蹄筌衆壑吠澮百川猗歟無得而稱已在昔唐之方有德也稟金壺之道訓受羊角之禎符

奄四海而爲家綿六葉而兪感教宗玄默心寄窈冥卷領結繩幾致華胥之俗鳴鑾弭節常從汗漫之期輿馬之音朝行而夕至玉帛之會天動而雲臻孝惟奉先仁不忘本乃於山之北趾建華清之宮玄元之御當陽而玉瑩五聖之象列侍而星環別館離宮連甍接棟朝元長生紀其號霓裳羽衣播其聲至誠所通純嘏來應太平之運五十斯年三代已還未始有也及夏庭兆釁戲水挺災因室之亂雖平厭世之游遂往金莖露掌但有餘基樂水雲謠聊無嗣響而巋然真宇儼若清都同光中初殄國讎永懷舊物載賡成制肅奉玄科因改命曰靈泉之觀芝泥龍簡時修精禱之儀雲錦鳳羅歲度勤行之士是知豐功盛業將歷運以有還道捷玄關與虛元而共久杲朝寅奉五紀于茲素雲紫氣以常霏白鶴青牛而狎至國家朱光繼統綠字膺圖受白環於龜山得玄珠於赤水雖三秦父老猶牽望幸之心而九服蒸黎重覩開元之日信皇天之輔德諒百祿之咸宜道士武又玄沖氣內充仙才外挺紀綱道任啓煥靈場薦享惟嚴羽儀若舊琳房浴殿如清蹕之時巡絳節珠旛想舟輿之下降幢幢御路弈弈宮牆或乘軺建節之賓或觀藝探書之客陟瑤壇而增肅瞻玉坐以長懷蓋仁風之所被者深故遺德之所加者遠是宜播爲雅頌告於神明敢摛紫素之文恭鏤苕華之玉其辭曰

天地之氣宣以名山陰陽之英融爲溫泉聖人用之益壽延年同出於道同謂之玄逖矣伊唐蒸哉六葉河圖帝籙鴻勳大業天秩孔明真符屢接雲蓋亭亭芝房燁燁歸功聖祖過享清宮周垣繚野反宇凌空孝思不匱道德惟公希夷有象肸蠁宜通數有推移世分今昔屹爾雲(今上御名)依然聖迹藹藹脩林湯湯神液備物莊嚴百祥繁錫至哉坎德效此坤珍酌靈上藥薦祉真人冥升自遠遺烈長新思玄之老頌德之臣冥懷靡所用勒貞珉

洪州延慶寺碑銘

若夫名區勝境真靈之所徘徊通都大邑游居之所走望故其府朝之制度里閈之延袤宮廟墠壇之肅禋祀薦享之嚴無不及焉必可觀也豫章古郡通楚要津萬靈所宗百寶攸集龍劍之氣炳耀於列星金冶之精騰光於峻岳飛錦帷於仙館植鐵柱於重陰方志所傳奇蹤可見而故老復言晉元帝即位之歲郡人有耕於東湖之艮隅者獲璃像焉其高三尺其狀殊異守臣上啓詔立等以處之歲紀迭更薦奉無絕至唐大和三年文宗皇帝以夢寐通感特詔修崇有僧普願者率勵衆力創造飛閣極高明之制盡臨觀之宜瞻仰之徒勝賞仍在會昌沙汰旋更殄夷時有寺主僧神確躬奉瑞容瘞于堂下大中改制將復修完像遂堙沈求不可得而靈迹所在羣心未忘咸通二年連帥嚴譔表請重建因紀誕聖之節署爲延慶之寺子來之力雲(今上御名)如初廣明中巢寇亂常羣盜蜂起三災所及寺復焚如光啓二年廉使王師甫即其故基又加營繕自時厥後百載于茲市朝屢更興廢不及名人上士增飾相因國家奄有寰區普恢教法人識修心之旨家懷祈福之誠此邦之人素多尚信千里之地頻致豐穰戶有餘貲居多暇日監寺僧智清勤行其道時省其庸推誠以化人節用以成務峻其卑庳緝其傾頹改作正殿及廊廡共七間疏楹廣廈雕甍藻棁瑣牕洞戶珠網金鋪蹇產鴻紛深沈煥爛闕政備矣能事畢矣觀其康莊旁達閭伍綺分西則崇山隱天煙霞韜映乎其上前則平湖瀰望魚鳥翔泳乎其中雖復觀雉接連車馬回合蕭然人外自遠世紛信乎棲息之場習靜之地也僧契緣攝贊其事不朽是圖伐石爲碑以文求我銘曰

至哉玄貺邈矣坤珍凝爲異像以祐斯民靈心所格精舍攸因其神或隱其迹寧淪廢興在運啓煥由人有美清師勤行其道彼都人士服義承教率是衆力完斯廟貌祕殿穹隆層軒窈窱勝事精嚴丹誠至到名山雄雄大江溶溶五侯之國千里之封靈場隱軫道氣明融神明所相有感必通刊名法宇永播無窮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原书空白页

東海徐鉉

洪州西山翠巖廣化院故澄源禪師碑銘
大宋舒州龍門山乾明禪院碑銘
大宋故天雄軍節度行軍司馬易府君神道碑
故唐大理司直鄂州漢陽令贈衛尉少卿樊公神道碑
洪州豐城縣李司空廟碣文
洪州道正倪君碣

洪州西山翠巖廣化院故澄源禪師碑銘

聖人設教賢者學之有能極深研幾剖疑析滯不背本以矯激不狥波而流宕世人宗仰時君褒異斯可以爲君子矣禪師名無殷姓吳氏連江人也昔泰伯獲讓肇啓南藩至德所及流光百代子孫蕃衍吳越爲多至今爲著姓焉累世隱德鄉曲推重道氣鍾粹而生禪師幼異常童不染俗態年七歲從普安雪峯真覺禪師出家二十詣開元寺受度真覺之道見重於時禪師默識微言盡得要旨而復博考往行幽尋勝迹江浙諸郡靡不經遊先達推稱後生請益結轍連袂虛往實歸禪師以道貴沖用性復虛靜所止之處學徒俯千人輒復捨去晚歲止廬陵之禾山其名益彰季唐先主召見之特加禮遇俾居廣陵之祥光院嗣君踐祚優禮有加賜號澄源禪師命移處豫章之上藍西山之翠巖院是皆都邑之勝槩高人之游集自非密行淳德不能鎮服羣情我迭居之綽有餘裕雖身在巖谷而恩注帷扆存省問遺使者相望享壽七十有七建隆元年春二月五日終于翠巖院甘露被樹數日不晞皓鶴盤空三周而去門弟子用西域之禮葬于院之巽隅封于其上恩旨褒飾名其丘曰大醫道俗孺慕會其葬者萬數鉉也趣捨異術聲塵致暌于時釋氏方盛師門卞啓嘗侍嗣君宴語從容上言曰古稱千里一賢猶比肩也今號長老者十數無乃多乎嗣君深以爲言因曰惟澄源禪師其殆庶矣無幾何以家門情禮請告至山會師已沒瞻仰遺像參迹行事乃信名不虛得亦表

君之知臣今來京都復與師弟子鑒琮相遇琮師志性端慤修習精勤肅奉成規博總衆藝慈惠救物時人稱之明詔賜號慧覺大師錫以紫服朝恩浹于累世實教門之榮觀也于時禪師委順二十年矣琮也思廣銘頌庶永遺風以鉉嘗學舊史見求直筆若夫褒善稱伐翰墨攸先載瞻西山實寄松檟敢抽祕思以告九原銘曰

芃芃東越武夷之區時生異人與古爲徒禪師出焉俊邁且都顯顯南楚西山作鎮真靈所宅教法斯振禪師居之允矣令問道無不在法非可名理超言象俗仰風聲豐碑載勒勝氣長生猗嗟來者用此爲程

大宋舒州龍門山乾明禪院碑銘 幷序

山岳極天莫雄於灊霍川瀆紀地莫靈於江淮盤礴縈帶中畫郡國幅員數千里舒皖居其陽真聖之所躔次景福之所興作必有高士來闢妙門以導精粹之氣以恢淳和之俗則龍門山乾明禪院所以建也是山東去郡九十里蓋灊岳之一峯山有龍井郡人雩禜之所靈應昭晢因以名焉深巖洞岫風雲之所畜泄湧泉清池瓊碧之所隱見涼颸爽氣五月可以披裘脩竹茂林四時未嘗易葉游方之士至輒忘歸有曉邁禪師者家本宜春幼捐俗累從師訪道歷抵湘沅探幽洞微得聖人之宗旨清心鍊行踵前作之風聲向道之徒靡不宗仰乾德五載始來此山顧瞻林泉有懷棲息邑人宋仁瑗輟其隴畝以奉宴居面壑臨流誅茅穿逕遠擬闕令草樓之觀近同焦光蝸牛之廬歲計有餘善言來應廬江人侯霸大施資賄以奉經營數年之閒蔚然崇（今上御名）複廟重屋瑣牕洞戶藻以丹艧緋以璧璫所以重威神也鑾堂講肆疎極高坐皓壁月皎層軒霞舒所以敷道義也前則端闈瞰野旁則脩廊納陛廚廩充牣居室閑安閟經籍於巖房息徒侶於奧寢棟宇延袤凡二百區蓋精誠之所憑實邑里之勝槩也今上嗣統像法大興禪師徒步神京對揚雲陛恩旨嘉賞賜號曰乾明禪院華題鳳篆降自慶霄聖日天光煥乎幽谷夫道之行也時與地并斯郡山水奇絕動植茂遂民情淳朴聖迹回環非明主至仁不

能恢清淨之教非禪師密行不能化嵎嶇之人示之以精修祐之以戳穀變會至道夫何遠哉鉉頃歲謫居此地思過三載閭里之見待也厚風物之愜志也深冥得喪之懷無憔悴之色及今三紀未嘗忘諸會禪師狀肇興之由圖不朽之作受簡秉筆欣然紀焉銘曰

教必有象待時而行道無不在因地而靈灊岳穹崇晥川清泠鬱鬱佳氣宜爲福庭有美遵師爲人由己人應物感風行艮止闢此叢薄化爲金地雲今上御名中開靈光四起君恩啓煥真聖回翔劉雷永遠接軫齊芳玄符靡測福應無方刊茲樂石用配無疆

大宋故天雄軍節度行軍司馬易府君神道碑并序

府君諱文贇字廣美豫章高安人也在昔有晉春陵令雄位不充量忠以亡身作流子孫繁衍荆楚其世祿種德則故老家諜詳焉曾祖暇祖崇皆不仕姚鄒氏追封范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君符彩爽邁質性深沈少遭時亂靜守家法剛而無犯勇而有節鄉曲之譽藹然於時有吳功臣劉公信節制豫章訓兵選士聞君名而召之君謂所親曰大丈夫當立功立事以大家門吾聞劉公剛毅倜儻有英雄之量必能申吾用也乃杖策從之甚見器重委以禦侮授之親兵出爲爪牙入參侍直外捍封略中清寇攘十年之間遂升右職劉公物故唐室中興君於是策名周行入典離衛于時戎事俯定國容載穆君止於拊循士衆恭守官常時其寒燠均其勞逸勤瘁徼道廉察何留不矜出位之思甚得爲將之體自宣威軍禆將累遷至左右天威軍都虞候自檢校右常侍至檢校太保及淮甸俶擾都邑震驚以君爲雄州刺史充建武軍使其理所即廣陵之天長縣也據衝要之地有士民之衆綏懷訓練其俗用和會周世宗親總六師志平江右於是濠泗攜叛楊楚摧陷君城小援絶堅守累旬世宗使降將郭廷謂臨城招諭君曰棄命以茍生不義勦民以全名不仁吾處申道而已乃間道表於本朝備陳形勢且論遠慮還旨嘉納諭以割地之謀君即開城請罪世宗慰勞數四錫賚加等即授衡州刺史封太原縣子充天雄軍節度行軍司馬皇宋啓運優奬有加改道州刺史進爵爲侯君以俯絳老之年有郤克之疾表求致仕優詔不許勤懇固請聽歸臨淮郡私第春秋七十有五開寶元年秋七月考終命三年九月葬于盱眙縣義和鄉西嵩里北團山禮也夫人會稽縣君謝氏亦江左之冠族作合君子克昭令儀箴管之勤夙彰於婦德湯沐之邑晚從於夫貴訓導諸子備全義方鍾蓬首之痛哀而知禮受高堂之養嚴而有慈春秋七十有六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終于臨淮私第某年月日合祔焉禮也有子五人曰延貴延祚延壽延義並克荷先業勤修令名或參藩郡或幹內職皆先夫人而沒唯第四子延慶獨稟粹和服膺儒教孝悌之至稱於州閭承顏先意侔曾閔之行居喪過哀有二連之風廬墓絶漿義感生植嘉木連理玉芝成叢遠近聞之莫不驚歎由是自前臨淮令拜大理丞及夫人卜葬違制臨赴爲有司所劾有詔勿問聽解秩家居惟府君之生也臨戎以恩信理民以慈惠事君全其節處身由其道故垂此家法推爲慶門是生孝子以永世祀美矣哉鉉聞風而悅之故勒銘於神道其辭曰

於惟易氏忠義之門德厚流光顯于後昆後昆之賢生我府君體道自居壯圖不羣輟耕永歎負羽從軍赳赳和門勇爵斯設靜則嚴重動則奮發臨難忘私處危全節名遂身泰考終無闕亢亢泗川永閟佳城哀哀孝子載感坤靈君恩賁寵樂石刊銘百代之下常流淑聲

故唐大理司直鄂州漢陽令贈衛尉少卿樊公神道碑

公諱潛字仲明京兆萬年人也昔者虞仲垂孫謀之慶肇啓我封山甫昭補職之勤實大吾族或則游聖門而稱達者或則冠先籍而號真人豐沛功臣經營於大業南陽外戚佐佑於中興傳祀百世流光萬國而我之占籍世茂西京樊川之居抗衡韋杜曾祖澄以七世同爨孝德升聞大中制恩特加旌表峨峨石闕至今存焉祖偁濮州司戶參軍考諭光化中補池州至德令時天下已亂因家池陽終潤州金壇令公中和稟粹形器夙成好學之勤本由天賦至孝之性不墜家聲始及弱冠併違怙恃絶漿泣血哀感州閭負土成墳終喪廬墓言子道者以爲美談于時唐祚淪胥宗室稱制江淮之地不失舊章

公以射策高等補潤州丹陽尉試吏之課書考爲優廬陵之民古稱多訟加以畝籍違制亂獄滋豐守臣上言求拯其弊有命擇堪其事者聞公之能因而命之公既至乃相五土之沃瘠察夫家之衆寡采古之制酌今之宜創爲新規衆皆悅服而復出械繫之者窮兩造之亂雪當死者數十人使還議賞增秩進等遷壽州壽春縣主簿既而廬陵之政日理南楚之人聳觀久之以公爲光州光山縣令加大理評事猶以前効也于時南北分裂縣臨敵境有爭桑之女多探丸之吏比閭之衆罕嘗寧居公於是糾集義勇分守要害推以恩信濟之彊明三載之中一邑用乂遷池州石埭令縣有大姓侵撓細民歲比不登俗乃重困公繩之以法董之以威豪右震悚相與逃匿於是啓請出官粟以賑乏絶省力役以濟農功慈撫仁薰視之如子歲豐俗阜政用大成就加大理司直旌能政也秩滿遷鄂州漢陽令未幾遇疾壬子歲某月日終于縣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以丙辰歲某月日葬于池州貴池縣永泰鄉保静里之原禮也夫人王氏鴻臚卿滔之女軒冕之族閨房之秀室家垂訓惠問風行長子若訥不事王侯自全高尚次子知古才藝畢給際會昌朝踐歷臺省交修繁劇今爲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揚名之業方茂顯親之數遂優公累贈秘書丞戸部員外郎衛尉少卿夫人封瑯邪縣太君惟公生而岐嶷長而學問窮九經之奥旨綜百氏之微言率是古道施於爲政行之以直守之以廉事親以孝飾躬以禮士元之器命屈於生前臧孫之忠慶貽於身後君恩飾壤世禄傳家咸京之舊表未堙秋浦之豐碑復立俗有遺愛吾無媿辭其銘曰

南山崇崇樊川溶溶翦商之烈補衮之功百代之後流光不窮爰有孝德克生我公猗歟我公顯允君子投此利刃行于百里有惠於民何必貴仕垂慶於後何必在己慶霄之澤自葉流根叕垂中佃生駕魚軒二子殊志俱大吾門優優愚谷英英諫垣九峯之下貴池之口覆斧馬鬣金雞玉狗民即桐鄉碑如峴首江水長流令名同久

洪州豐城縣李司空廟碑文

先王之制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皆得祀之然則非通幽洞靈之士有驚愚顯俗之迹亦不能臻此也李君諱承鼐字大用其先隴西人中葉因官遂家上黨先君諱神福避亂擇主來適維楊于時唐室崩離諸侯角逐吳武王奮桓文之舉我先君効關張之用摧兇略地所向無前功加于時慶鍾于後終淮南節度副使鄂岳招討使君即招討長子也幼而爽俊長而雄勇年始志學即從義旗善撫士卒生知韜略厲若鷹隼疾如風電時稱虎子敵畏馬兒以功累加檢校左僕射爲横衝裨將天祐丙寅歲從招討使秦裴平豫章敘功爲最新附之地屬郡未賓明年命君領偏師平餘盜戈船先進羣帥後期山越霧集漢矢且盡同玄冥之沒若杜畿之沉享年二十有三諸將嗣事逋殲克清迎君之喪窆于洪州豐城縣楊子洲惟君夙齡挺秀盡忠死節識與不識雜然推奇而英靈肸蠁若在左右如鄭人之驚伯有類吳俗之畏子文於是耆艾相率啓求立祠於墓側公議僉允因贈司空水旱禱祈無不即應鄉邑之際頻歲豐穰湍瀨無虞疾癘不作而君之家門亦康寧蕃衍焉及今七十年矣雖神道恍惚不可備論而忠誠報應良足爲勸猶恐年世綿邈流俗失傳或見祭於越巫將受譏於淫祀嫡孫仁昭願以事實勒於貞珉鉉素與君諸子游復連姻戚披文相質所不獲辭初君之長弟諱承鼎爲吳王之愛壻故國人咸謂君爲伯氏而忘其官稱焉今用明白之銘曰

嗚呼李君勇且有仁生徇國難沒爲明神南楚之郊章江之濱祠堂奕奕像設侁侁薦信以時降祐於民龍泉太阿校靈比珍衝斗之氣終天不淪

洪州道正倪君碣

君諱少通字子明其先千乘人也末葉避地徙居巴陵濯洞庭之餘波襲九疑之秀氣儒風繼世貞節自持垂慶炳靈先才是出君風骨秀整襟懷坦夷幼挺高情即依道楗弱冠遐舉來游九江悅廬阜之名區得董君之故静種杏之地榛莽森如慨然永懷誓復靈（今上御名諱）茅築室練行修身闇然而彰千里斯應于時唐運告謝宗室代輿江

左被玄元之風二葉恢清淨之教君以清心苦節升聞于朝癸丑歲賜錢三百萬即所居建太一之觀於是疏鑿舊址草創新規悅以子來成之勿亟十有餘歲清宮煥然凡建四殿五堂重門兩序內外棟宇總百三十區像設儀衛莫不稱是力闢汙萊爲良田者五百畝而飦賢之費有餘手植杉松成茂林者千餘根而甘靈之祥再降繇是牧守嘉尚道俗依憑爲本州道正乃知太一觀事享壽九十有一體力康壯淳化元年秋八月八日子時怡然而化容皃如生初君自擇葬地於蓮花峯下即以二年春正月窆焉君性質沖淡不耀其光表率教門正身而已嘉賦詠善鼓琴龍鳳之形皆由手製山水之操自洽天和所居之觀俯邇城郭登山之客必先造焉君將迎接待高卑如一絶跡朝市成樂林泉六十餘年慎終如始門人弟子先以慈孝爲訓有若李延照蔣守龍等近四十餘人皆以孝行爲時所稱親弟德規同學弟謝又能等叶力同心共復靈迹並先早世今謝君弟子王省昂嗣膺道任師孫錢知素繼知太一觀事師門之感論者美之鉉頃歲扈從南巡與師款接旬日傾蓋之分有如素交錢君以論譔見求不當爲讓其銘曰

太一董君上帝之賓遺方眇邈奮迹荊榛倪師慷慨復來清塵種杏之地林光再新異世神交豈其後身冥升自遠代劍非淪瞻言華表誰見千春刊銘翠琰道契攸親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東海徐　鉉

泗州重修文宣王廟記
邢州紫極宮老君殿記
洪州華山胡氏書堂記
江州新建侑公白公祠堂記
洪州始豐山興玄觀記
金陵寂樂塔院故玄寂禪師影堂記
撫州永安禪院記
潤州甘露寺新建舍利塔記
重建宓子賤碑陰記
邠州定平縣傳燈禪院記

泗州重修文宣王廟記

昔我先聖有周公之才無文王之時故憲章其道以垂萬世精神冥契夕則夢之是知千載旦暮蓋其道同也自時以降鴻儒碩生敷暢微言佐佑大化專一之志通于神明咸夢宣尼以著名實斯文間作來者不誣國家彰灼神功在宥天下禮樂刑政舉百王之中典謨訓誥用三代之式文學之士靡然向風臨淮徐君名某字某弱而好學壯而有立行敦乎族黨名聞於州閭條辭立誠躬儒者之業博施濟衆秉義士之規隨計春官再不中選會長子宗孟郡亦舉秀才君以爲名不可多取即欲退而求志無何夢游淮上倏有諭胥之厄衆君子拯之而置于宣聖之堂儼然逢掖之容若奉緇帷之會寤而神聳益用兢懷聞者奇之勉以西上明年春冕旒臨御親較羣才崇朝之間父子俱捷蓋古今未之有也君歎曰

天子廣孤平之路杜請謁之門先聖知之是有敦勉斯實至德感北鄙何有焉思欲昭答靈心丕顯玄貺惟茲泗上雄視百城學校之制我不在後王業伊始天下初平舟車輻湊之都郵傳旁午之地邦君丞掾日不暇給弦誦之所窺戶闃然君白于公府願補闕政於是出家積鳩國工即舊謀新瞻星揆日乃建路寢乃立應門闢講論之堂設東西之序廣袤合度奢儉中規像設增嚴繪素加煥凡祭器制度皆圖於垣墉俾夫觀藝之徒横經之侶居今識古慮往實歸三代之風由斯而致也錄事參軍張君繪綱紀之任夙夜惟寅嘗與同僚及斯而歎曰

振舉廢闕公力未遑當屬於好事君子非徐君不能也及茲締(今上御名)如宿契焉是知善人之言罔弗響答夫聖人之教也與天地常在將陰陽並運恍惚玄應昧者不知今徐君服之而成大名感之而臻介福咨爾後學可不勉歟金石之銘其無媿已于時歲次乙酉雍熙二年秋七月記

邢州紫極宮老君殿記

昔者老君伯陽憫大道之既隱傷周室之既微以爲清淨無爲道之本也非建言不能盡其意安上治民道之用也非設教不能永其成乃著書於函關以明清心之要授禮於仲尼以開垂世之統繇是教義之被於民如造化之漸於物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出入戰國經歷薄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則二聖人是賴焉故並享明祀格于寓縣雖百世不能易也邢州紫極宮者唐開元中所立老君像則琢玉石以爲之真靈所憑功用殊絶睟容奇表儼然若存瞻仰之徒莫不增肅王室剝亂郡國崩離三晉之郊戎馬孔棘崇堂隳落乃移像於北極殿之西偏數十年間不絶如綫皇宋膺運百度惟貞道風載陽真侶咸萃女道士陳體元江左右族夙挺玄符不從象服之華自結鳳羅之誓勤行匪懈真氣日滋乙亥歲伯氏從宦將之俱至峴嵎知化汗漫與期郡守賢之授以宮任亦既涖止慨然永懷嗟崇(今上御名)之傾積歎尊位之蹂雜程工度費即舊謀新知州事段公思恭仙派分源諫垣舊德嘉其偉志助以俸金郡僚而下歡然風靡即宮之西序建老君殿三間材用必良工藝必精廣袤中規奢儉合度旭景昇而丹彩煥清風襲而爽氣生肅然仙都復覩靈境粤某年月奉玉像而處焉霓衣致虔羽蓋成列几筵嚴肅香燭苾

芬鍾磬咸和煙雲改色非至誠感召孰能臻此者乎練師之家弈葉從公清白垂訓仲兄前鹿邑令省躬秉直忤俗退而居貞季兄邢州書記長參學古入官和以接物積善之報宜生仙才鉉知二君歲久故美其事而紀于石某年十二月二日記

洪州華山胡氏書堂記

士君子承積善之慶服聖人之道治身修心義之本也風行於家德之充也教被於俗人之周也疇克具舉吾其與之豫章屬邑世雲舊里山水特秀英靈所躔安定胡君籍於是君名仲堯字光輔弈葉儒學蟬聯簪紱曾門標舉煥列宿之華祖德韜映戢少微之耀至于我先人少好左氏春秋之學研幾索隱儒者宗焉及君之長克揚其業言斯出矣身則踐之揖讓周旋之儀孝友姻睦之行修乎閨門之內形于羣從之間少長有禮緦麻同爨鄉黨率義人無間然君以爲上古之風可以馴致由六經之旨可以化成也乃卽別墅華林山陽玄秀峯下（今上御名）書堂焉築室百區聚書五千卷子弟及遠方之士肄學者常數十人歲時討論講席無絕又以爲學者當存神閑曠之地游目清虛之境然後粹和內充道德來應於是列植松竹間以葩華涌泉清池環流于其間虛亭菌閣鼎峙于其上處者無斁游者忘歸蘭亭石室不能加也又案圖諜云昔陶丘公李八百皆修道於此是知人境相得其道乃光勤而行之古猶今也鉉欽羨其事道阻且躋故述斯文以垂不朽年月日記

洪州新建尙書白公祠堂之記

大丈夫處厚居實據德依仁豈徒潔身將以濟世故著於事業發於文詞而後功績宣焉聲名立焉蓋有其實者必有其名是以君子恥沒世而名不聞也若乃格于穹壤漸于蠻夷大則藏於金匱石室之書細則誦於婦女稚孺之口則古今已來彰灼悠久未有如白樂天者不其異乎故神明相之攸居不傾黎甿懷之餘風不泯士大夫神交道親若旦暮焉尋陽古郡昔公謫宦之所綿祀二百市朝屢變而司馬聽事之室巋然獨存斯益異矣聖運光啓崇古尙文三代之風傳遠萬里禮部郎中江南轉運使張去華述職按部聿來是邦弭節城闉攝齊堂奧以爲先賢所舍邑里具瞻與夫元規之樓惠遠之社崇飾祇薦我何後焉太子中允知州事梁君翊贊善大夫通判州事羅君彧皆叶規同心相視莫逆政有餘裕府多羨財卽舊謀新創爲祠宇傳寫廬山之遺像寘于北墉棟宇深嚴門序奧祕肅然廟皃想見其人凡游居之徒仰高山聆遺韻薦誠觀藝結轍於斯禮不云乎禱祠古之鄉士有益於人者觀樂天之文主諷刺垂教化窮理本達物情後之學者服膺研精則去聖何遠其爲益也不亦多乎尸而祝之固其宜矣某昔游廬岳獲拜儀形今塵騎省遙聞締（今上御名）喜儒宗之不墜嘉使者之得人故作斯文勒于貞石年月某記

洪州始豐山興玄觀記

聖人之言道無不在若乃域中歸其大萬物恃之生鴻化玄造無德而稱已至於顯神道之教挺方外之朝反之於身以固其本清心鍊氣保精嗇神湌霞茹芝修用者殊軌御風乘景游集者無方蓋眞階仙品之有差故洞天福地而區別奇篇所紀靈境可尋豫章始豐山者案圖諜第三十七之福地也爾其穹窿蹇產千霄蔽日凌空瞰野之勢嶔崟窈窕蒸雲泄雨儲神宅怪之奇陰林脩幹材用之所生也周飛湍激流利澤之所及者遠紫煙白霧隱映而紛霏靈風爽氣蕭寥而披靡醮享之數歷代相因爰有興玄之觀是爲薦誠之地士德云季三災迭興市朝貿遷堂（今上御名）隳頓幾歎遼城之鶴常栖楚幕之烏若夫眞氣所憑神靈攸相物無終否道不遠人道士聶紫庭襲玉笥之地英追九仙之夙契以勤行爲志業以訪古爲師資歲在玄枵來游此觀顧瞻祠宇慊慨傷懷徒侶敦請遂膺其任積行所應至誠易通游居之人莫不信奉以爲興作者古人之所慎因循者前哲之所宗足備制度何必侈大於是補其闕而葺其壞窒其隙而扶其傾集瓴甋塼埴之工加杇鏝丹雘之飾瑣窗鏤檻朱戶金鋪深沈靡迤虛明藻麗百年舊製一旦惟新日就厥功十稔而已己不病於費人不知其勞用此修眞眞其焉往又以方志漏略碑頌堙沈使夫來者

何所宗仰謂余爲好道者故求我以文是用直書以觀成績淳化元年夏六月記

金陵寂樂塔院故玄寂禪師影堂記

士有切問強記以修其內和光退節以晦其外而人自仰之名自歸之不知所以然而然見之於玄寂禪師矣師名澄玘姓陳氏番禺人既生而孤天骨奇秀岐嶷之態有異常童常端居靜念如學道者七歲復失所恃母臨終以託其姑曰此兒幼有奇應法當出家儻果斯願吾無恨矣年十一歲遂詣本郡從師十七歲詣韶州南華寺正度於是造詣先達請益質疑歷游名山無遠弗屆不違類於顔子起予同於卜商丁未歲來止舒州山谷寺徧閱經論師門之學無所不通然未嘗爲人言也是時季唐二葉像法大興凡聚徒講學者所在奉之以爲長老禪師徇狎鷗之志慕爭席之風雖衆人與居而羣望自集道俗敦請抗志不從郡守周公因人之心封章上啓嗣君嘉賞以詔書命之周公延至郡齋親爲致禮師不得已乃攝齊卽坐音詞宣朗寮吏屬目士庶咸歡還處精廬宴居如故丁巳歲避難南渡止于廬山嗣君召致建康累徵乃至迭處名寺咸敷講席恩禮優渥賜號玄寂禪師時之名流無不景仰至於誘進後學開導真筌激厲憤悱皆得所欲乾德五年冬十一月終于建康龍光禪院春秋六十有一後主遣中使護葬贈送甚優葬于都城東南隅鳳臺鄉門人弟子廬於墓次誅茅（今上御名）宇遂成道場儼設靈儀式觀遺愛鉉頃自禁掖放逐舒庸閉關却掃不豫人事時游灊岳因獲（今上御名）止容貌閑暇議論平淡言意相得有若舊交雖慚方外之期自叶忘形之契一生一死已隔於當年谷變陵遷復悲於陳迹弟子嗣昭等永懷遺範願勒貞珉因述斯文庶申夙分年月日記

撫州永安禪院記

教之大者其行遠利之博者其報豐自三代已還百家並騖炎靈之後釋氏特隆經法之盛參乎先聖祠宇之設廣於虞庠不知所以然而然非言象所及已撫州郡署之左一里而近有禪院焉乾符中署曰寶國天祐中改名永安方志失傳莫知肇興之始高人迭處咸爲宴坐之場夫經像之所居苾蒭之所薦必將據郡國之形勝襲川原之氣象斯郡也總楚越之都會斯院也浸章汝之清流逸少康樂江左名士而墨池經臺介乎比閭麻姑南真丹臺上列而仙壇閑館峙乎封域閈閎相望鍾磬交音神靈之所依憑煙霞之所韜映爾其棟宇之狀也則赫赫乎顯敞耽耽乎深嚴黼藻成文磨礱盡妙層樓對峙脩廊四通列講肆於崇堂安衆士於奧室動有擊蒙之益靜有寧體之娛儲峙必豐器用必給四方學者至輒如歸考績程功則住持禪師義韜之力也韜公道學精詣慧心朗悟以濟衆爲務以興教爲懷少游名都歷訪先達晚棲臨汝自闢師門甲申歲來詣京華褐衣請見對揚玉扆躬奉天言論難所及辭義響答聖恩嘉矚賜以紫衣登門之徒莫不增肅韜公以斯院制度崇麗修奉精嚴金石闕如何以示後惠然見顧求我以文辭讓不獲因爲之記年月日記

潤州甘露寺新建舍利塔記

維皇宋二葉改元五祀潤州丹徒縣令王紀改築縣牆掘地得石函驗其刻文梁大同五年道人法序瘞真身舍利於此函中銅龜一龜中銀合一合中銀瓶二舍利七粒存焉而銅龜復有刻文則唐貞觀十二年再加營奉掌役者張遇獲之以獻遇也感貞應之在己念妙道之可修因投郡之慈雲寺削髮爲沙門易名闍真精心苦行誓復前迹廣募衆施疇咨協心數年之間克果其願卽以端拱元年夏四月八日遷致于郡之甘露寺東隅建浮屠焉獻狀而來求志其績粤聖人在上欽若靈心政無不修神靡不舉玄貺交感坤元効珍用能使幽瘞之質煥然景彰騫崩之迹蔚然雲（今上御名）然則澤及微隱福被含生其可知也是郡也楊州之都會京口之重鎮六代之風流人物綜萃於斯三吳之山川林泉肇發於此高深自改氣象常存是寺也北固山之陰崖贅皇公之遺迹崢嶸飛閣迴闞滄江邐迤巖房周行數里植之作遠邇雲臻故真師因人之心相地之勝獲此空隙建茲崇封材用工役必求善良規模制度必據經法其高七十尺其周二

十步八隅瑩玉五盞淩霄冠星珠於觚稜海日先照圖雲氣於棼撩宿霧常棲中嚴晬容肅然月滿旁續靈變煥若霞舒游居之徒莫不稱歎愚嘗見釋氏子爲此役者多矣如真師者其涉道也淺其居處也卑上無許史之託下無猗陶之助苦節以感物績微而著功不恩民不愆素而能事以立亦可尚也故嘉而志之端拱二年二月一日記

重建宓子賤碑陰記

單父縣宓子賤舊碑賈至文梁耿書天寶十年四月四日柳載建始致於故縣北隅琴堂之上光化二年以縣爲郡署縣令李知傑移理於今所碑亦隨徙措置不謹風雨所摧因折爲數段扶置垣墻之間及今八十年矣皇宋撫運書軌大同人文化成清靜爲理縣令毛君名庶幾越自江左來撫斯民見賢思齊好古博雅以爲宓子之化人猶不忘賈君之文世共稱賞若棄之而不修非所以訓民事神也於是再建隆碣重書舊詞以鉉嘗學篆籀見求運筆梁氏之迹本自非工仍爲倒薤之勢非八書之正也而又字體譌俗大詞舛誤今以賈氏集校而正之遠擬秦李斯改爲玉箸立於宓君之祠庭事之宜也以改作之意附于碑陰云太平興國五年正月二十日記

邠州定平縣傳燈禪院記

乾維巨屏實曰邠郊其地險固其氣剛勁被宗周信厚之澤詠王業艱難之風是故人知徼福之方俗嚴慈氏之教精廬靜宇隱轔相望定平縣傳燈禪院者帶位署之左方據郭邑之勝勢四面環其趾湮水盪其胸却倚崇岡爰標龍尾之號上寫寒澗仍有天河之稱藹爾鮮原鬱然佳氣昔居唐室之季四海崩離中和四年有禪師從一者挺秀宗門從師臨海避難高舉擇地遐征萬里而來稅駕於此相其爽塏有志盤桓羣心翕然助成其事買地築室者咸集橫經跪履者亦臻十年之間百堵斯建守官嘉尚請命于朝景福二年詔賜題署天光所及道譽彌高一公化去弟子佐範克嗣其業範之弟子知信復繼其任守之以恪加之以勤感召益多法事增廣殿堂像設靡不莊嚴儲峙器用無乏供億而經典猶闕講誦弗聞以爲居今識古者存乎書觀象得意者存乎言金匱石室之宏規名山京師之故事此而不務何以爲能乾德四年秋肇啓精誠指期繕寫邑人石遷等聞風而悅叶比其謀日就月將惟力是視卷以緗帙貯之瑱函邑人高玘奉其家山以備（今上御名）室采伐之備夫役未充俄而暴雨猥至山溜奔激屹然巨石自至院前取以給用宛契心匠雖廬岳神運之殿石頭後渚之梁感通冥符無以過也既而信公復沒以屬弟子令熙熙也遵行弗敢失墜而民非兆萬俗空猗陶漸以化之靜以俟之二十許年猶未訖事會中使王君名素分權筦之職督關梁之征歸餘於終率籲衆力於是簡牘几閣卽日僝工俾下帷鑿壁者得肆其勤研精索隱者不愆其義真風無泯介福來臻緊高士四世之勤垂本宗百代之憲宜其篆刻金石永示方來知余有好善之心專舊史之學求我是用直書于時歲次壬辰淳化三年春二月記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東海　徐　鉉

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
大宋右千牛衛上將軍隴西郡公李公墓誌銘
大宋故處士贈太子少師李公墓誌銘
大宋故尚書戶部郎中王君墓誌銘
大宋故尚書兵部員外郎江君墓誌銘
大宋故陳留縣主簿贈太子中允李府君墓誌銘

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并序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淳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實宇將同故我舊邦祗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鄭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耇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時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祗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今上御名）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今上御名）疾薨于京師里之第享年四十有二

皇上撫几興悼投爪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異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頌宣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靈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綿綿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彊吳跨楚爰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佚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汙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游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今上御名）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謚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驤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裶裶驅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縯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大宋右千牛衛上將軍隴西郡公李公墓誌銘

公諱從善字子師隴西成紀人唐室之諸孫元和之近屬譜諜詳悉此不具陳若夫天祚之德大運有時而極積慶之祀百世無得而踰必生克肖之賢以承有後之應保姓受氏公實宜之昔者土德既微羣雄角立維我顯祖奄宅舊吳延祚四紀傳國三世公以天屬之愛膺寶玉之封始在膠庠已有名望姿儀秀出文學生知仁孝極於事君謙挹形於下士中外之論翕然稱之由是受任六官交修庶職彌綸舊典諮訪老成恪居無違所至皆理于時聖人出於中土正朔及於四方維我先君祗畏天命受盟請吏息民弭兵玉帛交馳冠蓋相望公親則介弟位則中台獨奉絲綸留參槐棘元戎駟牡分建節之權玄冕九章奉侍祠之列朝獎既厚臣誠益恭後凋之葉無渝萬頃之陂自若故得全名節於危疑之際保恩顧於終始之間環衛迭遷寄任增重盤根必解師律以貞十有餘年其志如一嗚呼脩塗方騁景命不融春秋四十有八雍熙四年秋九月九日薨于通許護軍之廨詔輟朝一日賻絹百匹卽其年冬十月十三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蘇里祔太夫人凌氏之塋禮也前夫人徐氏繼室周氏並早卒皆有肅雍之德窈窕之華宜家治內盡其規魚軒象服昭其盛子十四人仲顗仲翊仲衍仲華仲雅仲穎仲寧仲箾仲彬仲文仲猷仲玄仲羲仲端女十四人慕英懿卿奉蘋蘊蘭正容茂節穉仙惠昭如賓道崇鳳兆幼貞閨秀季真或嬪于盛族或待禮未行惟公生于深宮特稟異氣謙而得禮和而執中容納直言賓延素士經歷夷險雅度不渝大年未登終古同歎鉉登門斯久辱顧殊深忝惟知己之恩願表爲陵之谷其銘曰

真源引派仙李垂芳實生我公金玉其相非禮勿動出言有章忠信以濟終然允臧三代之姓倏焉爲庶九萬之程溘然中路吹臺北峙浚川東注不植刺草長瞻宰樹大雅君子隴西公之墓

大宋故處士贈太子少師李公墓誌銘 并序

道之泰也賢人振衣而濟物時之否也君子括囊以獨善其有修之家而孚教於俗無其位而博施於人角立傑出蓋亦難矣公諱某字某庭堅邁德百世流光源長派遠蕃衍郡國今爲常山真定人也祖某贈太子少保考某贈太子少傅公卽少傅第三子也幼而岐嶷長而純孝承顏先意實稟生知七歲丁太夫人憂泣血絶漿殆於毀滅宗族驚異謂之神童事兄弟人莫能間先是唐之叔世燕趙多虞故我先人累世貞遯公亦奉家法咸樂丘園躬稼敦本儉以足用百年之業是享素封既而天下兵興生民益否公盡出私積以均有無爲食以救飢歉微嗟來之誚焚券以賙乏絶非市義之求遠邇之人全濟甚衆懷仁向義者撫之既無矜色背惠棄信者接之亦無慍容襟懷曠然莫窺其際慈愛惻隱視人如傷昆虫草木無所夭閼故閭里率化風俗以和崇儒尊道墳籍未嘗釋手喜酒好客醒醉必與之同常以爲芳華易凋光陰不駐發於吟詠以寄其情藜杖角巾所至皆適是非擾擾若蚊虻之過前愚智憧憧若蜾蠃之在側至矣哉古之達者也開運末有晉失御獫狁孔棘公挈家南度居于胙城伯氏飛龍府君時在滎陽召公同處廣順三年夏六月日終于鄭州私第享年四十有三夫人清和郡太夫人張氏以謝女之淑德徇萊妻之高節宜家理內令問藹然威姑性嚴諸婦皆聳夫人順而得禮勤而無怨晨夕參侍獨被深慈凡飲食藥餌須經夫人之手然後卽御長姒亦頗嚴厲夫人事之如姑或被誚責怡聲致拜由是閨門之內不肅而成及罹恭姜之哀更全孟母之訓諸孤稍長教以學文爲之擇師友爲之致經籍凡學舍賓館之所須者輟衣食捐簪珥以奉之躬截髮之惠俾其親仁引斷織之言誡其中廢故諸子皆立門戶如初越建隆二年秋七月十日終于鄭州私第享年四十有五長子格大理評事次子至吏部侍郎兼秘書監吏部以文學冠時擢高第於聖鑒以才業膺世參大政於中樞以疾告罷復爲少宰天子秘御書于中禁命我專掌式恢文教時人榮之先是少師之葬也世猶多故禮或有闕及夫人祔也塋地逼隘介于羣冢之間君子曰非安神之宅也卽以端拱元年冬十二月十三日改卜于鄭州管城縣某鄉里原禮也鉉鄉里遼敻聲塵致睽竭來京師獲與吏部游處覿于公高門之

慼知臧孫有後之由公之行實皆聞於輿論或得於家老梗概而已不能備舉也金石之紀宜在鴻儒惠然見顧辭不獲命謹爲銘曰

天生賢人以佑生民生民數奇賢人隱淪修之於家富以其隣里閭率化宗族歸仁樂天知命全和保真鳳皇于飛以況嘉耦伯鸞之妻士行之母婉淑宜家嚴慈啓後金鉤鵲印魚軒紫綬令問無已流光不朽刻此貞珉高深共久

大宋故尚書戸部郎中王君墓誌銘

君諱克貞字守節其先太原人也緱山之冑本固源長淮水既微枝分派別所居占籍吳楚爲多今爲廬陵人矣曾祖某不仕祖某贈吉州別駕考某屯田郎中君弱不好弄幼善屬文風骨峻整器度閑雅年未及冠名聞於時自唐室之季詞場道喪江左延祚復覩舊章翰林學士江君文蔚典司春官詳求藝實取人至寡較文尤精君一舉擢第首冠諸子時人以爲追蹤元和之際矣明年以秘書省正字釋褐寓直樞近專掌文翰之任措詞典雅敘事詳審守位以慎當官以勤由是二十餘年累遷至中書舍人樞密副使未嘗佗任求之前載亦爲異矣及末葉多故時政浸衰唯吾守道中立不涉浮議及宗國淪喪策名天朝自太子中允歷戸部兵部二員外郎禮部戸部二郎中典漢滑襄梓四州事皆以寬簡爲務仁愛推誠當時之不名臣僕長孺之擇任丞史是故民以之睦政以之修端拱二年秋自梓潼還至京九月十八日今上御名疾終于興州之傳舍享年六十明年某月日葬于楊州某縣鄉里禮也夫人隴西縣君李氏早亡無子女一人許適鹽鐵使諫議陳某惟君有文雅之用有周慎之誠言行相顧光塵不異奉職無廢舉在私無惰容歷夷險而不回保始終而無吝初君始從鄉薦余已典綸誥謬爲先達屢辱請益及余消長在運而君金石不渝古人之風於是在矣已悲深谷更閱逝川發爲哀詞識彼泉戸銘曰

猗嗟夫君心冥氣純英英造士亹亹詞臣不愆於位有惠於民無悔無咎不緇不磷吉往凶歸道悠運促旋自九折復于左轂駟馬悲鳴市人行哭邈矣彼蒼云何不淑悠悠邦水隱隱岷岡慈親臨奠令季持喪旁羅宰樹下閟玄堂郊原掩靄雲日冥茫痛光塵兮永已念蘭菊兮徒芳

大宋故尚書兵部員外郎江君墓誌銘

君諱直木字子建尋陽人也廬九之地時生俊才忠壯之族世著南國末葉堙替與時汙隆儒墨退讓垂爲家法曾祖晃祖瓚考鵬皆不仕伯父夢孫與先君同隱廬山以經學大義自娛伯父後膺宰府之辟自求弦歌之任報政罷去復隱舊山孝友貞清鄉里推服先妣李氏方娠夢神人授以直木一本寤而生君故取名焉幼而穎悟生知經義七歲以神童擢第未幾丁先君憂至性孺慕宗族稱歎孜孜色養無復宦情學古屬文惟日不足爰及弱冠遂以詞藝知名其爲文清淡簡約自爲品格尤長於古風詩家居凡二十五年親友敦喻乃從常調釋褐太常寺奉禮郎轉江都縣主簿直以事上不失其恭勤以率下畢舉其職民從其化吏服其能府尹陳玄藻縣令路儀皆恃才傲物獨推重於君以爲不如也改江夏令其理如初鄂帥何洙武勳致位性復暴桀亦加優禮異於餘人嘗視君舉止迂緩車服朴野輒怡然而笑每責諸寮屬曰君輩稱爲儒生不學江令也秩滿改蘄州黃梅令議者以爲屈君以鄉曲俯接欣然而往踰歲遷歙州黟縣令會宗屬封建妙選府寮授君記室之任處平臺複道之地列瑇簪珠履之間清節素風凜然不改正詞直道動必盡規府公甚重之十有餘年累遷至水部員外郎賜緋而記室如故庚午歲府公奉使天朝留鎮兗海授君泰寧節度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數年遷司門員外郎判刑部今上元年加朝奉郎先君贈大理司直先妣追封隴西縣太君視事三載求外任以自效上以君恭勤詳慎宜久其職拜兵部員外郎仍兼刑部享年六十有四居常康寧微病數日奄從物故時太平興國五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卽明年二月十日葬于開封縣汴陽鄉豐臺里禮也前夫人封氏今夫人太原縣君王氏皆有窈窕之質幽閑之操叶此貞節蔚其門風長子敞京兆府醴泉縣主

簿次曰用成用明用澄用康用平用文用寧女二人曰慕昭用貞君生於季俗世全素業性純貌古行潔文高守道安貧非禮不動未嘗忤物亦不隨流真所謂鞠躬君子者矣夙惠之性稟於天資年十餘歲侍伯父食不過園蔬而已伯父戲之曰啜白薤之虀淡而無味君應聲對曰齧紫茄之蔕鏗爾有聲人知其當大成也余始聞其名晚乃識面察言觀行重其爲人藩房見選余所薦也亦既稱職頗嘗自多丙寅歲與君俱年五十歲日會飲酒相與賦詩君先就曰學易寧無道知非素有心余遂不復作也君有文集二十卷嗚呼契闊夷險咨嗟年發一生一死孰克忘情聊存挂劍之期故有刊銘之作其詞曰

嗚呼江君世濟其名生今之俗爲古之人閨門侃侃鄉里恂恂其實如秋其華如春握蘭有裕伏閤惟勤考終歸全邈焉清塵葬於所沒古稱達者浚水長源夷門迥野徒挂寶劍空馳白馬勝氣如存逝川不捨勒石垂芳千載之下

大宋故陳留縣主簿贈太子中允李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某字廣途其先隴西狄道人仙源帝系蕃衍萬邦隴西一族獨爲鼎甲中葉從宦因家雍丘今爲縣人曾祖巢祖禮皆不仕考洪蔡州長史府君清明稟氣才智夙成幼而屬文已洽時譽既志學通左氏春秋未冠卽爲講說橫經請益虛往實歸微言奧義別爲編錄年二十三舉進士再不中第後唐天成初宗人璩爲大宗正見而器之曰王室多故吾道未光得祿而已何必是也乃表爲屬吏委以牋奏丞相鄭公珏奇君之能特除蔡州汝陽主簿奏課連最改冀州南宮主簿于時期運告謝河朔多虞君內撫疲羸外給軍旅民安事集郡國稱之澤潞節度侍中馬公存節聞其名辟爲管記薦章連上制命弗臨君知命之不遭乃謝病而退閉門却掃以名教自娛漢氏初基羣心改屬親友敦喻復詣京師直道而行焉往無吝又爲興平河東二主簿秩滿以常調當遷望令時皇運肇啓多士徇名君之次子巨源已從鄉薦獲知於尙書陶公公時典選事謂曰丈人才高運否遭迴下位區區一宰未足爲光孰若復佐近畿以便吾子之舉事不亦可乎乃除陳留主簿乾德六年春三月四日終于縣署享年六十有八夫人追封琅耶郡太君王氏緱山仙派河洲懿德婦道以順家人用嚴睦族惟和訓子由義以乾德三年月日先逝俱權殯于縣之乾明寺至雍熙五年二月日合葬于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蘇村禮也子五人長巨舟早亡次巨源擢進士第今爲都官郎中鹽鐵副使次巨載以疾家居次巨川卿及二女皆早夭惟君懷恬淡之性秉貞介之規孝於奉親仁以睦族雅志宗道餘力攻文有孔墨之志無管樂之遇淹翔末路從容自若所至之處輒今上御名茅齋延高士談宴終日會無倦容嘗謂諸子曰吾志在大名非欲夸世欲行吾道爾時命不偶古則皆然汝輩宜勉成吾志也而巨源果能奮奇藻捷高科際會聖明騫翔臺閣長才利刃應用忘疲追遠之澤漏于泉卜宅之儀由乎禮積善之家斯在大名之應何憖仁人孝子正當如是鉉嚮風斯久傾蓋甚歡不朽之文惠然見託賢賢善善翰墨之任也故采家諜勒于貞珉其詞曰

才高位下古實有焉積善餘慶神寧捨旃邈哉李君一時之賢其身則屈其道斯全餘慶伊何實有令子孝之以孝葬之以禮蜃輅同載佳城雙啓九原與歸三廟而祀遺愛被俗沒而不亡貞珉頌美久而彌芳阡如京兆地卽桐鄉綿綿瓜瓞永永流光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

東海徐　鉉

故唐慧悟大禪師墓誌銘
故唐衛尉卿保定郡公徐公墓誌銘
故唐水部郎中崔公墓誌銘
故汝南縣太君周氏夫人墓誌銘
大宋故亳州蒙城縣令曾君墓誌銘
故唐內客省使知忠義軍尙公羨道銘
故鄉貢進士劉君墓誌銘

故唐慧悟大禪師墓誌銘并序

士有佩服聖道闡揚師訓進不累於軒冕退不滯於丘樊務勤身於濟衆不養高以絕俗其唯仁人矣大禪師名沖煦字大明姓和氏昔者帝堯光宅天下我祖世掌天官保姓受氏冠冕百代在漢則調鼎之重在晉則專車之賢末葉湮沈徙居固始先君從郡豪王氏南據閩方今爲晉安人也大禪師生稟異氣幼挺玄機年十有五詣鼓山與聖國師出家卽具戒品博覽經史雅好文詞郡多俊秀咸見推仰證無爲之理演不言之教綽爲先達端然妙門居城北之昇山于時王氏衰論亂臣專恣淫刑飛語虐及善人大禪師杖策去之適臨川郡中書令宋公齊丘作鎭南楚頗尙空玄聞師之來遠加延納言意不合拂衣而行下至池陽郡守王公繼勳鄉國之舊賓禮甚渥時季唐二葉像教方興嗣君聞其名召與之語移晷而罷眷矚殊優命居光睦禪院復還長慶道場俾與儲貳游處實羽翼也後主卽位恩旨加隆特賜法智禪師之號廬山開先禪院者嗣君所創真容在焉命大禪師居之精嚴修奉之儀以申罔極之感居數年召還建康止報恩禪院加號慧悟大禪師名其所化曰智度堂精廬櫛比選勝而處禮秩之數有踰於前出則居奉先道場入則居淨德內寺開寶七載夏六月寢疾旬餘乃大衆與論生死之理十九日清旦上疏告辭後主遣使問之至則化矣享年五十有九住法四十四年卽其月二十

五日從西域之禮收靈骨葬于鍾山之陽禮物官給中使監護至某年月日弟子省才遷于廬山某所遵理命也大禪師風骨秀整機神穎悟博該衆藝綜以玄談王公大人咸所欽尙鉉非學釋氏者不能言其道業徒以傾蓋之分久要不忘今京師復與才公胥會才公以文藝精敏見重於時永惟嚴師之義願刊不朽之迹嘉其偉志爲作斯銘銘曰

慧悟禪師釋雄之奇有文飾己有道膺時生延世寵沒有遺思歸舟翩翩九江之湄鑪峯勝境蓮社餘基門人稟訓遷神于茲衰翁懷舊勒銘誌之蘭菊無絕高深與期

故唐衛尉卿保定郡公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字昭用東海人也仁義之胄繁衍萬邦別族於太史者十家因封而占籍者四郡而有郯之邑鉅人實多著於簡編可以揚搉唐室云季天下崩離江淮之間獨爲漢守惟我大父首從義兵受遺戡難同伊尹之相太甲字孤立後如有虞之保少康故得勳銘鼎鍾世享茅土連姻合族與國存亡考諱知詢爲江西節度使公生於郡廨方孩而孤四歲免喪卽加五品之服幼學就傅遂疏百里之封立朝侍祠恩禮優渥自太子中允累遷至衛尉卿天姿嚴肅常持謙下之禮世祿隆盛每存恭儉之規不讀非聖人之書自爲保家之主思不出位時無閒言始終一心出入三紀嗚呼星迴日薄棟折榱崩命有所懸義無苟免享年四十有六開寶八年冬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沒於難明年春二月權窆于大塋之側至某年月始備大葬之禮卜祔焉夫人王氏張氏劉氏皆早世並南朝之名族享小君之命數壹儀婦順彤史存焉子太素太初太沖等皆修令名不墜前訓故能以淪胥之後具飾終之禮奉先之孝時以爲難宗人永懷是有紀述辭曰

於惟我宗昭時顯庸積德垂範爰生我公出孝入悌夷心直躬生能業官沒不忘忠是有慶靈鍾於令子不墜其訓葬之以禮謀卜謀筮維桑維梓神道永謐流光不已來者難誣斯文用紀

故唐朝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崔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用之其先清河人也周室大風肇洪源於公望漢庭明月抗忠節於季珪德厚流光謀孫翼子冠蓋之盛莫之與京我高祖翼亮有唐四至丞相曾祖蠡不仕祖遵吏部員外郎考億建州建陽令值天下亂因而家焉今為建安人也君少而不羈長而好學介然如石非禮不行鄉曲之名籍甚於世季唐嗣業博采時才君以鄉族之秀獻書求試補江州彭澤滁州清流二主簿改建州浦城軍判官所至有聲應用不暇再為建州將樂令其地巖險其民獷悍寇攘亡匿率以為常君厲以嚴明信其刑賞汙俗咸革比戶安居遂獲貞幹之稱又遷紀綱之任改常州錄事參軍連考善最擢拜殿中丞遷虞部員外郎郡國之政多使案治忘身徇節綽有能名無何都下受兵羣師入援以君為水部郎中實掌軍饋既而時運告謝宗社淪胥諸侯之師莫不卷甲君與其部將南趣建安中塗衆潰遂沒於難春秋若干嗚呼興亡之數聖賢安能免忠義之節顛沛必於是不然何以見伯夷首陽之風王蠋布衣之操也夫人吳氏克有婦德能緝素風藐是流離不墜門閥子憲寔定等皆稟庭訓咸修詞業憲在舊國以進士擢第入朝為穎州沈丘尉復從州里之舉　皇上臨軒親試又擢高科為隨州觀察推官所謂善人必有餘慶某年月日憲等始備大葬之禮號奉靈柩窆于某州縣鄉里之原禮也鉉素熟君行學因銘墓焉銘曰

嗚呼崔君百世清芬忘身徇國斯為貞臣種德垂訓斯為慶門芃芃故園峩峩高墳沒而不朽用勒斯文

故汝南縣太君周氏夫人墓誌銘并序

夫人諱某字某廬江舒人三國時吳將公瑾之後公瑾葬于舒之宿松今裔孫奉祀者百餘家雖降存畎畝而時生間傑烈考諱本幼而遇亂自奮從軍吳王創基功冠諸將季唐建業位列宗臣官至中書令封西平王夫人即王之第某女也天姿玉瑩淑性川渟孝德內融柔儀外映既笄歸于徐氏府君諱某即唐相司徒公玢之第某子也于時江左方盛二族齊榮婚姻之貴雄視王謝而夫人雅性謙謹率由禮經至於蘋藻之嚴佩環之節澣濯之儉織紝之勤必以身先罔弗由道宗族親睦人無間言府君仕為閤門副使殿中少監早卒四子皆幼夫人提攜教訓親授經書及其出就外傅已通孝經論語矣性曉音律而尚雅聲善絲竹而精琴瑟習孝經而宗玄言齋居諷誦未嘗懈怠雖閨門之內常以慈撫而家人之節有若嚴君故其門風肅然先業不隕豈非天和充己而道氣感物者歟春秋四十八開寶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終于建康瑞里官舍其年二月葬于江寧縣鳳臺鄉婁侯里長子某亦為諸司副使及入朝為京兆府醴泉令陝州錄事參軍公府交薦遂升閨籍太子右贊善大夫夫人始以子貴授汝南縣太君至是朝命復追榮焉次子繼宏舉進士次繼宇次繼宗初夫人之亡會宗國淪覆窀穸之事不暇如儀至太平興國某年月日繼崇等始改窆于某所附大塋焉禮也鉉與西平諸子辱為交遊及相府宗黨復敦事舊故得以門內之理為隧道之銘傳于無窮斯為實錄銘曰

侯藩之子相門之嬪道高萊婦德劭陶親猗歟彤管永世芳塵生榮沒哀何必眉壽粉田啓邑斯為不朽令子承家斯為有後狐郤降替二族依然陵谷遷貿松楸附焉謂天蓋高福善胡惑勒銘泉戶蘭菊綿綿

大宋故亳州蒙城縣令賜緋魚袋曾君墓誌銘

君諱文照字知章其先魯人百行之先垂為家法子孫蕃衍不隕其聲末葉因官徙居南楚今為廬陵新淦人也祖朴考福皆不仕君生稟異氣卓然老成六經之旨有若夙習于時江表之地唐室猶興憲章文物不失舊典君年七歲應州里之舉以神童擢第選滿補江州東流尉遷靖安句容二尉皆以清白敏惠承上率下和而有正能不自矜連考殊尤擢為吉州太和令桑梓之地瓜李多嫌君閨門之行素脩童艾之情已信而復臨事能斷盡公無私由是朞年政成就賜朱紱會宗國淪覆舉族入朝授亳州永城令舟車輻湊之地郵傳旁

午之塗盤根錯節發硎靡滯事無愆素民不告勞上疏論以一邑之衆供列郡之賦指引利害較然可分詔特許免其縣挽船夫歲省萬計改蒙城令其理益精頃之河南大蝗獨不入蒙城之境於是吏民相率詣闕借留優詔褒美許留三載會王師北討君督本縣運輸深入虜庭危而後濟既還遇疾以雍熙三年四月日終于永城傳舍享年若干初君之赴選也余遇之於建康察言觀行知爲良士因以表甥女姜氏妻之有子六人女八人君之從士世塗多故王事靡盬不遑顧私雅志未申中路早世唯第三子乾度再舉進士名聞場中有後之慶當在於此即以某年月號奉靈柩歸葬于某鄉里祔大塋焉禮也嗚呼姻舊之故豈無佗人援毫濡涕識彼陵谷其銘曰

有惠於民死事以勤嗚呼曾君永世清芬仙山之陰章江之濱考終歸全下從先人刻兹琬琰垂示後昆

故唐內客省使知忠義軍檢校太傅尚公羨道銘

公諱全恭字子初其先清河人也粤若天監代商文王受命渭濱卜獵尚父膺期實始華宗誕彰餘慶在漢則丘園之感德在唐則藩屏之名臣蕃衍孫謀著之家諜祖懃潤州館驛巡官因家焉考公迺爲昇州牙將爲郡守馮鐸使于淮甸與吳武王議疆事抗詞奮厲誓不辱命明年而馮氏兵敗悉衆歸于廣陵吳王得之甚喜曰汝爲馮公詬我眞義士也今事我無易爾心即以右職處之賜與甚厚由是感激知己竟死事于鄱陽以故三子皆獲敘錄累贈右千牛將軍公即第三子質性端慤容貌矜嚴吉人寡詞非禮不動季唐有國公仕爲客省丞旨先主器之特加任使凡所授職皆與先達長者侔勤以繼之所至皆理累遷至館驛副使嗣君即位轉閤門副使還客省引進使凡時務制獄多命公與焉循理持平甚獲時譽宣布詔命出納必信監護師旅威惠得中不從諛以取容不矯激以忤旨故考績無玷而主恩益深累遷內客省使後主即位兼領閤門使遙領婺州刺史初國之戈船皆屯于石頭城之後盧龍鎮下命曰龍安軍旅之重任也於是復兼龍安軍使明年改潤州監軍使權領州事善於爲政大洽民謠逾歲徵還遙領饒州觀察使兼左龍衛神武護軍公固辭兵柄閩嶺之地嚴險遼遠鎮守之寄常以爲難又命公知忠義軍兼建州事涖政三載建人安之會都下受兵羽檄相望公調發軍實應接舟師奔命之衆道路相望猶以不獲身先憂憤成疾朝廷方命公爲節度觀察等使留後檢校太尉使者未至甲戌歲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公署享年七十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建安縣某鄉某里前夫人蘇氏繼室安樂縣君孫氏皆早卒子三人審元審庸審能公以忠烈之風處親近之職守以周固齊以法度身貴而志遜祿厚而持廉凡同列者使于諸侯率多貪求浸以成俗公獨淡然無取出入垂橐士君子以此重之及邦國淪胥豪右降替向之聚斂者蕩焉無餘唯公令嗣克家門族如故識者知有天道矣鉉少參近密與公常接笑言道義相期有若寮舊聲塵永已慷慨長悲惜其風猷思有論譔昔裴子野之卒湘東王爲誌矣而邵陵王又銘於羨道羨道有銘自此始也故仰前躅追而銘云

表海之慶世載厥聲展矣君子心純道貞恭職軒陛申威禁營將命四方宣風百城哀哉不淑永矣忠誠舊國禾黍交情死生濡毫頌美愴愴霑纓

故鄉貢進士劉君墓誌銘

君諱翺字仲翔其先彭城人也炎靈之裔繁衍萬邦占籍廬陵蓋重世矣高祖滉祖珍皆不仕父雄嘗從九江辟司兵掾自免去職閨門之教不肅而成有三子君其仲也質性純素智識聰敏年十有五則知屬文未及弱冠馳名矣至於事親孝事長悌與朋友信接鄉黨讓動不違禮居常慎獨故州里者耋與時之名輩推重焉郡舉茂才擢升上第明年而宗國淪覆君慨然知時人不利也於是閉門却掃爲學益勤以爲今之文人率以詞賦取高先王之教化蓋蔑如也乃撫天下之務論古今變著法語八十一篇大抵宗尚周孔以質百氏之惑視其書知其人矣皇宋二聖崇古尚文郡國考秀親臨考覆君以詞場舊望復爲本郡升聞余與翰林學士賈公承詔先考第于南宮

買公重君之文以爲古人之俊也乃第爲高等而君徊難進易退之節稟外敏內愚之容及其歇庭復不中選退還鄉里篤行如初雍熙三年九月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二嗚呼有才有時命不我與自古同歎何勝道哉遺文累袠不朽之謂也即某年月葬于本縣化龍鄉折桂里之原禮也君娶郭氏先十日而亡子師望文綺皆得父風其有後矣二女長適太原郭方次適隴西李某師望以余爲父之知己也故千里號訴求誌其墓云詞曰

嗚呼劉生江楚之英才識兼茂時命難并沒于白屋閟此泉扃立言可法何必浮榮刻兹貞石永爾高名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

宋故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責授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徐公年七十六行狀

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東海郯人也周德之衰偃王以仁義所歸者七十餘國乃遯于江淮之南會稽太末里有廟存焉積慶所鍾令嗣蕃衍故自烈考已上皆生于會稽公所諆改卜合葬烈考太夫人於洪州西山墓誌詳矣公與弟鍇屬烈考即世年皆幼稚太夫人撫育教導資以生而知之咸以雄文奧學克振令譽公未弱冠以蔭釋褐爲校書郎直宣徽北院機命文翰實專司之以御名密稱先主即位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緋試知制誥辭達典雅智效勤恪嗣主初拜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後覩受命草詔者無所經據不根事實繇是駮議忤旨左遷泰州幕職途中詩云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遶郭林泉已遍遊唯有戀恩心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謫居二年嗣主知其無罪徵復本官仍知制誥公餘力攻篆書度越陽冰而與李斯爲等夷著質論十四篇極刑政之要盡君臣之際並傳於世斯爲不朽矣文章論議與故贈揆相韓公同志齊名時人謂之韓徐及江淮之平建州也而福州與越人拒命不服使陳覺馮延魯招撫之未報遂擅興兵攻取時軍帥不一聽而無上又出不以律衆敗績而退乃歸罪二使將誅之時陳覺之使國老宋公之所舉也於是上表待罪蓋欲救解之遂械二使以歸聽命公與韓公議赦此二人則萬姓謗讟之怨歸於上二使首領之惠在於齊丘辱國容奸斯爲巨蠹遂同上疏極言其罪追正刑書克協衆心式沮狂計嗣主親批答疏略曰昨陳覺之行實太傅舉之矣及師敗之後事下有司太傅無救拔之詞有自訟之表以是之故得不再思何者先朝舊臣國家元老不唯舉人偶失可得興言直是謀之不臧亦未有加罪之理昔魏武帝乘降劉琮之勢將兼幷吳國張昭時居朝右爲吳老臣一旦勸請其君臣妾於魏此謀不以爲拙曷以爲拙乎賴周瑜輩力爭而止之及魏師之敗昭亦晏然自處吳大帝亦不之見責彼二子孤若懷憤悱之意戮之久矣此際長流遠郡斥爲庶人五木被身一家狼籍永從流放與死何殊卿等憂國情深除奸意切諸所徵引批答未殫公與韓公同表謝略曰伏讀批答曰卿等憂國情深除奸意切是陛下知其奸也又曰永從流放與死何殊知陛下必不用也既知而棄雖在何爲公事君匪躬嫉惡好直危言危行始終不變率此類焉尋徵拜中書舍人公嘗誘掖後進苟有一善必延譽之潔己請益者亦誨導之不懈壬子歲翰林學士江公知貢舉始以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盡復舉場之故事獨由公左右贊成之江公即長與三年盧華下及第嗣主因問北朝取人何如卿此來江公對以北朝公薦私囑相半若此來唯以公道選材實無有此事嗣主甚善之中書舍人張緯聞之以爲皆大朝及第不本江公之意甚銜之時宰執皆非名第同力欲罷此科遂下制輟應舉焉明年公兼判文理院遂首言此事纔復不可遽止乃以進士張□仲尼□鳳賦朱觀老子猶龍賦郭貫無聲樂賦印葵石城虎踞賦寫之以進遂下制云去歲所司上言暫罷貢舉本難久廢況以經年其諸色舉人並宜依舊解送自此不復廢矣公之爲文長於典雅直而不迂以理勝爲貴其武成王廟碑序末云微臣學愧常師用慚兼備承明再入故無經國之材宣室徵還幸對受釐之問將使延州聽樂長聞雅正之聲圯上授書世出帝王之佐蔣莊武帝廟碑序末云微臣潤色無功討論奚取思問神於先聖姑欲事君苟獲罪於玄穹曷容媚竈唯於舊史想見英風適當罷役之初爰奉屬辭之詔西州作頌誠慙邑子見稱南國刊銘或望至尊所改又銘末云謝傅長逝王公不作獨我莊武先迂睿略斯皆披文相質立言邁俗豈惟情見乎詞而已矣時江南久興建屯田楚州常州尤甚聚斂掊克之輩侵奪射利民不聊生言事者累諫弗聽洎國老宋公上疏主者堅執不易於是命公往察訪一如親行可興可廢悉以便宜從事後奏公既行而羣黨已切齒矣楚州應非理還入屯田之產業盡還本戶百姓讙譁感泣如釋狴犴次至常州亦如楚州處置協比衆惡之徒太上御名以擅作威福徵還私第待罪蒼蠅貝錦膠固組織詰難問狀

不容自理鍛鍊深刻將置大辟其貶制乃張緯所草末云尚以年齡
方壯文學甚優特屈彝章宜從流放於是長流舒州時弟鍇任右拾
遺集賢殿直學士亦貶祕書郎分司東都公前左遷泰州弟亦貶爲
江尉及流舒州親友臨江相送韓相有詩云昔年悽斷此江湄風滿
征帆淚滿衣今日重憐鶺鴒羽不堪波上又分飛在同城三年唯游
覽勝境披翫典籍尤攻吟詠情性未嘗以得喪蔕芥于方寸譔周將
軍廟碑銘文宣王廟碑序喬公亭記九疊松讚皆足志之文刻于貞
石及疊移饒州未登途而周世宗之師過淮取舒蘄公遽攜家榜小
舟由皖口歸昇州公賦詩末云一夜黃星照官渡本初何面見田豐
其情發於中不顧言之太直如此明年授太子左諭德未幾復知制
誥拜中書舍人通署中書省事時周世宗弭兵脩好待嗣君以優禮
異數凡章表往復討論潤色多公所爲及世宗崩祭文實公視草嗣
主嘉賞時人傳寫爲之紙貴侍嗣主殂于豫章護喪歸建業後主即
位官職如故而訪聞詢謀無改嗣主之道其知舉也不獨考其文章
必先察其德行故難於得人出羣拔萃者最稱吳淑復以子妻之其
所問策五道盡時務政理之要後主並親答焉仍俾詞臣悉對之後
主以尚書省綱條弛紊官司怠棄積習已久思公正之人以糾劾提
振之徙公爲尚書左丞逾月而罷以尚書右僕射游公判六司拜公
爲工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尋以憲署曠職法吏侮文非委直清
不能嚴肅拜公御史大夫而佞用讒勝吾道不行於是奉身而退拜
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以先奉命脩嗣主實錄乃專以屬辭比
事爲務後主每有著述必令公兄弟視草而後編錄故雜說公爲之
序文集弟集賢舍人爲之序彼昔之二龍兩驥烏足以方茲令名焉
王師之吊伐金陵也公急病讓夷請使於天朝以釋後主之前事辯
疑分謗且服罪降名以鄰入爲請庶不隳奕世之國祀已行遂拜右
僕射同參左右內史事及覲
太祖敷奏忠懇執議誠信雖不得請
太祖亦甚嘉歎矣其秉節無撓既復命自以不能副後主之望雪泣
固讓不受其新命焉尋從後主歸朝授太子率更令
皇上登極素知公之文學優贍久司教令特授直翰林學士院拜給
事中侍從
鑾輿下幷汾襲僞之地巡狩魏博逐入寇之虜申威耀德因壘懷來
告至策勳詔示塡委雖翰林諸公盡熙帝之載而公亦豫有力焉數
年拜右散騎常侍慶恩升左散騎常侍末年公著靜齋自箴篆書刊
石寘于座右曰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風雨可蔽戶庭不出知足爲富
娛老以逸貂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匆疑永爾終吉後之君子觀之
有以見公名重益謙德成藏密與其一無所鑒而窺冀所不休者是
天之戮民不可同年而語矣惟公未冠筮仕名稱籍甚日彰夙習非
聚學辯問之所克也稟心忠正治身儉約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自幼
至老惡其聚斂貪冒未嘗微寘于懷俸祿所入不問多少隨時供億
而已居處求安不務顯敞但聊以蔽其風雨量家所受餘分貸親故
舊知寓止焉與人交有始有卒必誠必信久要不替雖中或不善人
無間然初與禮部尚書常夢錫給事中蕭儼之爲莫逆蓋以二公常
忿宋國老狃于締（太上御名）之業包藏凶慝每章言其罪公亦同力嫉惡
先主嗣主因審度爲虞故不任之以政及宋國老暮年因陳覺李徵
古協謀不軌貫盈事發同時殛死嗣主追念常蕭與公疇昔敢言果
今日之速禍也時常公已卒因言曰夢錫常欲殺齊丘恨其誅戮不
見於是贈右僕射焉適後主從容言及此事公且曰夢錫先卒不見
齊丘之敗嗣主已追贈矣唯臣與蕭儼之目覩朝典況臣塵忝官列
八座矣獨蕭儼之往爲理官以赦前失入貶黜吉州以老告退願以
臣今所居官授儼之旌其先見後主由是召蕭儼之至建業以公所
陳列慰勞特授工部尚書以年過懸車致仕居吉州給奉祿終身焉
公於內外族視無疎密待之如一其有孤嫠無告者皆糾合收養稱
家之有無隨事拯濟婚嫁視之如家人子雖讒口謗議紛紜盈耳公
自信不疑唯恤孤念舊是急不知其宅及左遷邠歧亦埀此獲譴矣
有子曰夷直朗州桃源令先公疾卒女三人長適左贊善大夫高（御名）

交次女適國子博士吳淑先公卒次女幼有才淑未笄而卒公享年七十六某年月日以疾終于邠州官舍恬然神氣不亂唯禁家人勿哭以爲怛化但囑以殯歸於洪州西山祔葬於烈考太夫人之墓卽以某年月日洪州胡某以舟至京護載公之柩歸西山從理命也公業隆儒行奉五常而不隳志嚮道風稟三寶而無玷故其立言蘊德久而彌芳繕性觀妙老而益壯實古之人歟克播遺風允資鴻筆謹狀

原书空白页

大宋故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工部尚書東海徐公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李昉撰

上卽位之元年冬以學士李昉獨直翰林詔太子率更令徐鉉入院分直視草是時昉與公以同道相知論交契之始也越四年春天子率六師親征太原幷壘既平遂北幸塞垣耀兵盧龍秋七月凱歌歸於　京師軍衞之中書詔塡委公援筆馬上應荅如流以扈蹕勞遷給事中直學士院如故又四年授右散騎常侍始罷文翰之職端拱元年　帝親耕籍田改左散騎常侍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敘勳至上柱國累封至東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戸以淳化二年秋九月檢校工部尚書出爲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明年八月二十六日晨時起方冠帶遽命筆硯語左右曰吾疾作矣手疏一幅約束後事又別署一幅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終年七十六陝西道轉運副使鄭適來邠州遂出家財竭力襄事卽以其年十月奉遷靈柩還　京師權厝於板橋東南之佛舍愛壻國子博士吳淑門生殿中丞杜鎬時皆典治中祕書遂以公凶訃聞　上覽表軫悼詔出內府錢二十萬賜其家父明年七月洪州奉新縣義門胡仲堯自豫章具舟檝迎公之喪葬于洪州新建縣西上之鸞岡原奉遺令從先塋也公字鼎臣其先會稽人自言生於楊州曾祖諱源祖諱徽皆隱德不仕父諱延休衞尉卿贈左僕射才高道直有名於時公幼孤與弟鍇俱苦節自立未弱冠以文行稱於時仕江南李氏周旋三世歷校書郎直宣徽北院尋直門下省三知制誥一遷司封郎中兩拜中書舍人再入翰林爲學士自貶官起爲太子右諭德由尚書左丞爲兵部侍郎爲御史大夫由大夫爲吏部尚書由尚書爲右僕射同參左右內史事堅讓不就王師下金陵隨後主歸朝以太子率更令奉朝請今諫議大夫張公佖說公在江南時奉太夫人慈訓不妄游下帷著書雖親族罕見其面年十六遇李氏先主霸有南土辟命累至釋褐連任書府繇是經史百家爛然於胸中矣其典誥命也落筆灑翰應用無窮皆混然而成有雅正之體當時名士如韓熙載者無敵尤長於制誥公與之齊名其豫機密也居中守正無所附會雖在家宴居如對君父其恭慎也如此當時用事臣有陳覺魏岑者樂禍好權多撓時政公嫉之如讎其掌貢舉也至公取人不受私謁先策問而後詞賦進德行而黜浮華當時舉場號爲得士公弟內史舍人鍇每主文柄亦以直道自持故江表後進力學未至者聞二徐爲春官多望風引退其精鑒無私也如此其持憲也當官執法無所屈撓姦邪爲之側目權貴因之斂手當時言風憲者惟公與故御史中丞江文蔚王師之渡江也公將本君之命使於朝廷且乞緩師以奉祭祀　太祖引見謂公曰汝主託疾不朝乖事大之禮況吾兵業已行無中輟之理歸報汝主善爲之謀公因慷慨鋪陳自古成敗之道表明後主忠孝之節　太祖亦爲之動容厚禮之遣歸初大軍已圍建業後主思命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公欣然請行後主謂之曰爾既往卽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公曰是行非全策今城中所恃者救兵奈何以臣此行止之後主曰比以和解爲請復用決戰卽是自相矛楯於爾得不危乎公曰今豈以一介之微而忘社稷之重但置臣於度外耳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節汝有之矣及歸朝　太祖盛怒責之曰吾向與汝言何謂弗達於汝主且拒抗之罪皆汝所爲公頓首謝曰臣爲江南大臣而其國滅亡抵此死有餘罪餘復何言　太祖於是歎息曰忠於所事者乎汝當事我如事李氏命坐存撫甚厚故相太子太師王公溥一見如舊相識每有經史異義多質疑於公繇是琴罇嘯歌筆硯酬唱無有虛日相得甚歡故工部尚書李公穆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兵部侍郎王公祐負才尚氣未嘗輕許人及見公常言於朝曰文質彬彬學問無窮惟徐公耳公亦曰王公詞如江海心無城府真奇士也今吏部侍郎李公至翰林學士承旨蘇公易簡皆當世英俊奉公以師友之禮公仕朝廷將二十年前後錫賜所得俸祿所入備伏臘外未嘗蓄聚一金所居之地僅庇風雨惟古木數株每夏秋之際霖潦爲患頹垣壞宇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晏如也江南故人子弟曁親族之

孤遺者來投於公歲無虛月公分廪祿以卹之虛館舍以安之殆於終年未有倦色有布衣蒯亮者老而多誕游公之門僅五十稔年九十猶矍鑠不衰每從江南來詣公公置之道院日與之碁未嘗語及佗事而待之如初公嘗言江南有處士朱貞白嘗語人曰令人或言不欺神明也吾嘗佩服斯言不敢爲欺心之事有故人謝岳嘗爲虢州盧氏令剌史與之有隙凡選舉之制過七十即罷去遂奏謝年過不堪其任時江東初下仕人有可疑者咸質於公謝因私請曰某之齒公實知之苟朝廷問公不敢望公言未七十但言不知其年即幸矣公曰君之甲子某具知之而云不知是欺天也苟或見問必以實對其至行無詖又如此公爲文智思敏速或求其文不樂豫作令其臨事見白立爲草之云速則意壯敏緩則體勢疎慢公愛壻吳淑言江南宰相馮延己常語人曰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不然率意而成自造精極時人以爲知言所著文多遺落今其存者編成三十卷又擬徐幹中論作質論數十篇集耳目聞見之異作稽神錄二十卷並行於世公文學之外長於篆隸其書札之妙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其書者無不寶之以爲楷法任常侍日奉詔與直史館句中正等重修許慎說文自撰韻譜一十卷學者伏其精博公嘗慕老子清淨之教莊周齊物之理故內不能以得喪動外不能以榮辱干然而爲學之心老而彌篤在邠州日以時俗文字爲謬乃親以隸字寫說文字體纖細正如蠅頭過數萬言年高目明洞見毫末其精力不怠如此夫人太原王氏子朗州桃源令東直並先公而卒長女適吳氏早亡次女適左贊善大夫高愼交幼女十七娠才淑過人未及笄年而夭自爲誌文辭甚悽楚噫孔門四科德行文學洪範五福壽考康寧在於古人鮮有兼美惟公高才懿行善始令終所謂登孔門之二科居洪範之三福也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惜哉銘曰

祖丘軻兮宗老莊奉三寶兮師五常生維楊兮仕建康歸皇宋兮老大梁歿幽土兮葬豫章儒林文人兮今也則亡嗚呼

祭文

維淳化三年歲次壬辰十月辛酉朔十八日戊寅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吏部侍郎兼祕書監上柱國李至朝奉大夫左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徽之張洎等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　故左省騎常侍徐公之靈惟公博識宏才懿文茂學如金之渾如玉之璞天然混成不加彫琢頃在江左已聞素履及來　天庭孰不仰止周旋清顯殆將二紀相如視草隱朋近侍篆籀稱絕典謨得體其馨如蘭其直如矢令問令望之才之美今也儒宗古之君子五百年來一人而已道屈於位遇　休明之世未盡伸才困於命當衰晚之年不得志嗟乎天地之間人生如寄自古迄今其誰不死矧素髮之垂領復何悲乎已矣可惜者淪於遠郡契闊千里鵩鳥之賦未成二豎之災奄至淳于意兮止一女鄧伯道兮終無子此素友清交門生故吏可以失聲而長號沈瀾而屑涕以爲天道難忱善人如是至受教文字執弟子之禮徽之洎有舊瀟湘敦故人之契迎旅櫬於西郊風切切兮雨蕭蕭靈筵慘兮素幃動疑髣髴於寂寥嗚呼臨奠一奠庶英魂之可招尙享

東海徐公挽歌詞　李至

吾道亡宗匠明時喪大儒傳家無嗣子封岳有遺書命劣長沙賈名齊鄴下徐不知千古後文行復誰如

執友韓夫子傳家弟楚金人稱聯璧重世慕二龍深鮑謝須慙德機雲亦醉心可憐黃壤下埋沒此瑤琳

海內才名重儒中學問高病猶不釋卷老亦自揮毫蠹簡披皆識亡書誦豈勞如能百身贖爭惜一鴻毛

說文修古篆質論著新詞尙父鷹揚頌周瑜水戰碑家藏爲世寶手寫作人師惜不歸宣室吾皇問受釐

薄暮邠郊遠何人不慘顏無兒見星往有妾護喪還舊宅猶臨水空車却度關平生衣上淚今日爲君班

左散騎常侍東海徐公（此五君詠中之一）

徐公真丈夫不獨文章伯江南兵未解主憂臣慘戚公願紓其難苦求使上國庶獲一言伸少息苞茅責其君驚且歎執手涕沾臆謂言知爾晚何此忠義激天子叱在庭詬讓雷霆赫公亦從容對曾不渝神色仁者必有勇斯亦古遺直書大略其小我有春秋癖所以此詩中不言公翰墨庶警事君心勉旃希令德

後序

徐公既沒門人等論次其文爲三十卷纂祕閣吳正儀今翰林穎川公並爲之序論之詳矣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早遊騎省之門深蒙鄉里之眷寶茲遺集積有歲時鏤板流行庶傳悠永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鄧師隴西公所作墓誌挽詠等列於左次用垂茂實俾題于後以記厥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　殊序

明州重刊徐騎省文集後序

騎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間尙書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編錄刊行且奉表　上進
章聖皇帝降詔獎諭參知政事陳公彭年爲之序引丞相晏元獻公復爲後序騎省在江南有重名仕天朝爲近侍以文翰忠直在當時諸公先既歿丞相趙郡李文正公實誌其墓所以稱述推尊之者甚至距今且二百年其英名偉節得以不泯而爲後學法者緊文集是賴年世夐遠兵火中厄鮮有存者偶得善本使公庫鏤板以傳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徐　琛跋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補遺

君臣論

持權論

御臣論

祖先生墓誌序

和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詩序

廬山九天使者廟張靈官記

君臣論 宋文鑑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為上而下降甚易為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甯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於京厲流於彘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己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疏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為腹心疏而憚之也以為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為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疏彼亦懷二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汩於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弒於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惛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疏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持權論 宋文鑑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己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遏其淫而已苟自為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己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己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勳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己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書見魏帝手敕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鬬其威名如此及其為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淵為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為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為而假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棄正義而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也止誅八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閒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惡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僶俛以至政隳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

以千里豈虛言哉

師臣論 宋文鑑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以教其不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三皇以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己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為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為義帝縞素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鄭忠之畫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祿豈為人臣所教者不能為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皆用忠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玄德不辦此必為人之所教斯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之主猶有斯論況常人哉夫為國譬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衆舉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有摧鋒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君人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豎子可為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哉嗚呼斯道之不明也久矣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祖先生墓誌序 會稽掇英集

門生彭泗江夏人既登第還鄉明年補本郡司倉掾嘗豫社祭宿齋於郡之延慶院獨處一室既寢而精爽不寧展轉至四更乃得寐夢一白衣書生入戶謂泗曰某嘗述少文詞在此室中司倉當見之邪泗辭以未見書生曰試為讀之言訖而去及寤猶四更也因呼僕秉燭周視牆壁間意有留題者而都無所見惟戶扇下有石方尺有咫泥上覆之就視彷彿有賀監字乃知此是也祀事既罷移置階前以水滌之文字依然卽進士許鼎所撰祖先生墓銘也問其人云十年前院側數十步官置瓦窯掘地得之掌役者軍吏也不能周知但見其有文因惜不毀而置於是按賀監以天寶二年始得還鄉既而天下多事遂與世絕至於吳越故老亦不能知其所終微彭子之夢則賀監輕舉之跡與祖君高尚之節皆湮沒矣夫史臣不書神仙之事先聖亦不以此為教然其清心鍊氣全神保精冥然與天地合德聖人出於自然賢人可以積習老氏之玄旨不可誣也真靈之意欲使殆庶之士自強不息故必存不朽之跡以示於世此許生所以見夢也彭子性恬淡寡辭安貧好學故能自奮於白屋之下而神交於古人亦可尚也愚甚奇其事因為之序

和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詩序 全唐文

夫政成調鼎寄重于蕃蓋欲聖主之恩均於遠邇賢人之業浹於中外故所以命丞相鄧王從鎰佩相印被公衮擁雙旌統千騎揚帆江寧之浦弭節敬亭之區若乃割友悌之懷輟股肱之侍所以示天下之至公也夙駕已嚴前騶將引既辭復召重賜餞筵所以極大君之恩也敦睦之義於斯有光申詔侍臣述敘賦詩云爾

廬山九天使者廟張靈官記 全唐文

開元中尊崇至道伸嚴祀典詔置九天使者廟於匡廬之山真靈咸秩率由科教應門左右圖五百靈官之像焉天祐初江西連帥南平王鍾公遣道士沈太虛設醮於廟太虛醮罷恍然若夢見圖像一人前揖太虛曰我張懷武也嘗為軍將有微功及物帝命為靈官既寤訪懷武之名無能知者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邑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某後至話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吏也頃甲辰歲大饑聞豫章獨稔卽與一他將各率其屬奔焉既卽路兩軍稍不相見進至武昌覺隙大構剋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戍樓去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哉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戰者以有懷武故也今我為汝等死兩軍為一無構難矣遂自剄於是士衆皆慟哭乃與和親比及豫章無逃亡者許某但懷其舊恩不知靈官之事沈君好道者也嘗以此語人鉉始在膠庠預聞斯論辛酉歲扈從南幸獲謁祠宮道士童處明出沈君所述傳求潤色之以刊貞石嗚呼古之君子體至公綜萬殊虛心存誠事至而應道苟行矣何必在己物既濟焉何必享利故有歸全以為孝殺身以成仁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非清貞之氣不能衞其義非靈仙之位不足甯其神昭報動乎上肸蠁應乎下然則天之愛民甚矣咨爾百代高山仰之於是歲次癸酉上元日記

徐公文集傳鈔本皆從南宋明州本出光緒間桐城蕭敬孚先生假余家藏明鈔本俾黟縣李氏刊之朱仲武先生任校事王蘭生先生復別為札記余亦為之正譌補脫今得宋本欣為重刊而諸先生先

後歸道山無自析疑攷信猶憶當時讎校奮筆路除遇有譌脫任臆
增改迹近專輒及今覆校有與宋本合者亦有宋本譌脫而增改爲
近是者因宋本而知鈔本之譌脫又因讎校宋本而知宋本之不能
無譌脫管窺所及別爲校記一卷復從宋文鑑會稽掇英集全唐文
等書輯得佚文六篇倂附刻焉明州本紹興十九年己巳知明州軍
州事提舉學事徐琛所刊中縫刻工姓名爲徐彥施章劉仲胡正洪
先朱禮施端王寶王伸陳忠蔣暉陳高方彥成洪茂施蘊王沔徐侃
陳珍毛諒洪坦朱芾等二十一人蔣暉當卽蔣輝台州本荀子中縫
有其名後爲朱子所按供狀云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因僞造官
會事發斷配台州爲唐仲友雕荀子上距紹興己巳居本州雕此集
已二十九年琛何處人史傳無攷惟乾道四明圖經卷十二太守題
名記徐琛右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到任二十年四月十日除知平江府范成大吳郡志卷十一牧守題
名徐琛紹興二十年五月到二十三年三月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則此書之刊在除知平江之前一年偶檢史浩鄮
峯真隱漫錄有代王知縣謝徐明州平海寇啓與浩同時知明州者
別無徐姓啓之爲琛作無疑琛知明州事蹟闕如除刊此書外僅得
平海寇二字非今覆刊此書琛之名幷無知者南陵徐乃昌

原书空白页

徐公文集校記　按原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校印者記

序
四葉一行　公下脫文集二字
七行　楊當作揚揚雄之揚古皆作楊宋本從木之字或誤從
手如揚棲操扎摽撩等是本集屢見不俱載
五葉十二行　季當作李
十三行　於字衍
二十行　縱當作從
七葉十行　豈下脫異字
目錄
十葉一行　表四首三字衍
二行　書五首三字衍
卷第一 此卷尾有缺葉佚詩九首各本並同
十一葉一行　上當作一
十二行　揖當作挹本集屢見
十四行　千當作干
十五行　封當作對
十三葉十二行　芬芬一本作芬芳
十四葉十九行　蕭當作簫本集屢見
十七葉十九行　日一本作月
十八葉十四行　柳當作栖
卷第二
三葉十二行　棲當作樓
七葉十八行　君當作若
八葉十六行　衣下全唐詩作自
十一葉一行　芡當作甘
七行　叚當作段本集屢見
十七行　賜當作傷
十二葉四行　戴當作載
十三葉十四行　幔一本作漫
卷第三
三葉七行　鍾當作鐘鍾鐘經典通用本集屢見
四葉十八行　注海陵上全唐詩有暮春二字
二十行　鍾代答全唐詩作代鍾答
六葉八行　佐當作左
七葉六行　梧一本作忤
八葉四行　和全唐詩作和徐鼎臣見寄收入包穎詩
十一葉一行　江漢當作河漢
二十行　舘當作舒
十二葉四行　曉當作皖
卷第四
一葉十八行　史一本作吏
二葉十行　睒當作睽本集屢見
十七行　籍當作藉籍藉本集互用屢見
三葉二行　仙全唐詩作山
五葉八行　閒當作開
八葉十七行　題下全唐詩有仙觀二字
十一葉一行　結句下全唐詩有注云幔亭亦號同亭
十八葉三行　玫環當作玫瑰
四行　加當作如
十二行　孔全唐詩作乳
十六行　僻全唐詩作癖
卷第五
四葉十四行　婉當作豌
五葉十三行　杜當作社
十九行　垂一本作乘
七葉三行　逢當從全唐詩作遙
九葉一行　嘗一本作同一本作時同
十四葉三行　王下全唐詩有從謙二字
九行　羸當作嬴
卷第六
三葉六行　之杜當作于社
四葉十行　具全唐文作某
五葉十三行　後全唐文作故
七葉十四行　綺當從全唐文作錡蘭錡見西京賦
八葉五行　俯當作甫俯甫本集互用
九葉十一行　須全唐文作頃
十葉十一行　緊當作槃本集屢見
十三行　邑下全唐文有制字
卷第七
一葉十二行　道當作徵
十七行　陳當作李

五葉六行　褒下全唐文有衞尉卿三字
六葉十三行　領當作嶺
八葉十八行　瞻當作贍九葉六行十八行均同
十葉十七行　職下全唐文有制字以下各首並同
十二葉十二行　止當作上
十三葉十四行　躍龍當作濯龍十二卷四葉同
二十行　等全唐文作寺
卷第八
一葉十行　爰當作舜
十九行　方訥一行下當增田霖可東都留守制一題
三葉五行　違王錫元日當作遺
九葉十四行　利當從全唐文作吏
十二葉十六行　以全唐文作於
十六葉二行　勸當作歡
卷第九
三葉七行　先全唐文作光
四葉四行　蔣當從全唐文作莊
卷第十
四葉十二行　洛李英元日當作駱駱爲西甌地名南唐實未嘗用
兵於伊洛也
五葉十一行　觀之句脫一偶句
六葉十二行　栨當作桭
七葉五行　底當作邸璋邸見周禮典瑞
六行　屐當作屐屐懸祭山也見爾雅
七行　枋當作祊
八葉七行　夫全唐文作人　墍全唐文作塗
十葉十五行　塼當作摶摶埴見考工記
十一葉二行　禠當作褫
十二葉十八行　榮當作禜
十三葉十二行　元本元本當作元元本本
十七行　顯一本作駭
十四葉　宋本闕全唐文作元后集景命於舊邦豈徒雩霜風雨禳
祈雩禜而已我唐之中興也南司天北司地命羲和而治
厤法鳲鳩以安民令行而風雨不愆澤廣而禽魚允若無
文咸秩墜典於是孔修有開必先百神於焉受職及運鍾
下武慶洽重熙二聖相承載光明德五材並用誕告多功
御名正而泰階平王澤流而頌聲作人將登於壽域時已
洽於淳風數或推移唐堯有懷襄之患天將警戒周成有
雷雨之災丙辰歲金革爰興師徒四出師屯細柳火照甘
泉蠢茲越人伺隙稱亂焚我郊保軼我封陲胥災御亭晨
圍武進天子爲之旰食東郊於是弗開於時令儲后以長
子帥師以九命作伯風行京口氣懾句吳激大義以推心
授成謀而警衆右武衞將軍柴克宏見危致命臨難忘生
總率禁兵星言赴援人懷國恥如報私仇軍政肅而上下
接和人心感而神祇助順若昆陽雷電之震耀淮淝草木
之形勝兵勢飈馳醜徒冰泮冥貺彰灼有如此焉當是時
也以承平之人鄰貢獻之國爟燧卒至溝隍未嚴首尾方
畏衆寡非敵摧堅如拉朽擒寇如拾遺崇朝之閒邊鄙克
定匪大君之昭感豈人力之
十六葉三行　氣全唐文作氛
十七行　繼全唐文作維　下全唐文作不
十八葉四行　方靈當作万靈
十九葉　宋本闕全唐文作不遠矣人焉廋哉宗元又以雲境昭回
祥符肸蠁思刻貞石以貽後人不遠千里見訪論譔嘉尚
其志故爲直書時甲戌開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卷第十一
五葉五行　域全唐文作域後十二卷十一葉十三行十四卷七葉
十九行並同
八行　郢當作郅
八葉十七行　帖當作怗
十葉三行　禪當作禪
十一葉二十行　斥當作泝
十三葉七行　彊當作彊彊或作疆見集韻
十五行　子當作孑
卷第十二
一葉十三行　一全唐文作殊
二葉二行　高下脫皇字
六行　汗當作汧
九行　列全唐文作烈
三葉五行　孝下脫高字
四葉八行　玗當作圬
十一行　循全唐文作楯

六葉一行　結句下全唐文有歲己未十二月一日建朝議郎守尚
書祠部郎中知制誥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徐鉉撰幷書
凡三十五字蓋當時刊石如此
十九行　赴下脫援字
七葉二行　姚下當有脫字
四行　鞫當作鞠
九葉九行　日下脫有字
十四行　漢全唐文作孝
十葉十三行　當全唐文作雷
十五行　月下全唐文有丙申二字
十八行　四川全唐文作泗水
十一葉一行　願上全唐文作法豫聞玄祕永懷在三之義
二行　刊上全唐文作德首座陳希聲並仰高山共
三行　途上全唐文作義雖復仙凡異迹靜躁殊
四行　首上全唐文作徊祠宇邈若山河敬書峴
十一行　戀全唐文作戀
十七行　池全唐文作洩　雷全唐文作雨
十二葉四行　北全唐文作此
六行　跪當作䟢䟢信本集屢見
九行　捌當作㓞
十三葉十四行　博當作傅
卷十三
一葉十六行　于全唐文作千
二葉十一行　得字衍
六葉二行　險下脫一心二字
九行　治當作冶　忘當作忠
八葉十九行　馱全唐文作馱
十葉一行　沼當作炤
五行　知當作和
卷第十四
二葉一行　同一本作罔全唐文作不俱非是同言而信見後漢書
宣秉等傳論
三行　運全唐文作連
十二行　吏全唐文作史
三葉二行　革全唐文作草
十四行　毗全唐文作毗

四葉十五行　繁全唐文作縈　若當作者
五葉一行　凨全唐文作風
六葉十七行　唯下脫新字
七葉四行　㬪當作僭
八葉二行　㺚當作獨
十葉十行　堅當作竪一本作侍
四行　于全唐文作吁提行　天當作夭
十一行　游當作荐
十一葉二行　逮全唐文作遠　駁當作較
十二葉六行　冰當作永
九行　凶下全唐文注闕字
卷第十五
二葉十一行　儀當作議
十四行　義下脫方字
十五行　舉閒全唐文作閒舉
五葉五行　出下脫爲字
七葉五行　封字衍
八葉十七行　聲下脫律字
九葉一行　醫當作翳
三行　妙絕全唐文作絕妙協韻
十三葉十六行　受當作愛
十七行　倫下脫視字
十四葉十三行　漱當作渤
十五葉二行　當當作當
四行　無當作庶
七行　刑當作邦　國當作岡
十五行　身當作名
卷第十六
八葉十二行　德成南唐書作德誠
九葉五行　千全唐文作于
十二行　捍全唐文作悍
十一葉十六行　襟當作襟
十五葉一行　蜓全唐文作蜑
十六葉十四行　轉俯全唐文作軍府
十七葉十七行　薰蘭全唐文作蘭薰
十八葉五行　盼下全唐文作崇一本作松

十九葉二行　法朱孔彰校作經
五行　立當作丘
十二行　某全唐文作章
卷第十七
一葉四行　昌下脫郡字
十二行　目當作自
二葉五行　禪祿當作禪祿
三葉十六行　又銘一首四字當與大行至尊連接全唐文題作書
岐王墓銘後
五葉六行　遺當作遣遣奠見儀禮
七行　字下全唐文有某字
十六行　烈全唐文作列
六葉一行　祖下脫某字
七葉十六行　擔全唐文作誓
九葉十行　給下全唐文有家字
卷第十八
二葉三行　變一本作弈全唐文作鑾
十行　喬下脫匡字
十四行　曲一本作面
十五行　當當作雷
五葉十七行　孫下脫善字
六葉十行　勤當作勤
七葉十八行　則一本作刺全唐文作惻
九葉十五行　鳴當作鳴
十葉十九行　此全唐文作比
卷第十九
二葉十二行　則全唐文作側
三葉八行　屬當作厲
五葉四五行　元楊全唐文作陽元案此句似用杜元凱造連機水碓
事而誤凱為楊耳
七葉十一行　水全唐文作沐
十五行　悅當作悅
卷二十
一葉二十行　止當作正
三葉九行　遠一本作逮
五葉十六行　圯全唐文作娛
六葉十六行　岱全唐文作代
九葉十行　日月當作月日
十葉九行　曾祖下全唐文有某字
十三行　字當作宇
十二葉四行　人下全唐文有工字
十三葉十四行　慎下脫其字
十五葉七行　惟全唐文作帷
十二行　海一本作河
十八行　髻全唐文作鬐
十六葉三行　柸當作桮
七行　族字疑誤
十七葉九行　眴當作煦卷二十一第六葉十七行同
卷第二十一
一葉四行　照一本作月
五葉十八行　鑣當作鑣
十一葉十行　稷一本作稷
十二葉十一行　悵當作悵
十三行　紀宋詩鈔作寄
二十行　起一本作超
卷第二十二
一葉四行　岐一本作騈
四葉十四行　淦宋詩鈔作塗
六葉十七行　浴當作洛　橦當作潼
七葉十二行　恨一本作限
九葉九行　載下一本作支
十二葉十四行　善之當作之善
卷第二十三
二葉八行　說文無考字
三葉二行　示說文作亦
八行　取下說文有者字
十行　廼說文作迺下同
十八行　集下篆韻譜有倉字
四葉九行　焉下篆韻譜有英字
十行　方下篆韻譜有今字
十八行　識篆韻譜作釋
七葉七行　朱文房四譜原序作袁與魏志文帝典論合

十二行　文房四譜原序無之字
九葉十四行　訓下脫則字李英元曰訓疑當作詞
卷第二十四
一葉十八行　待下疑有脫字
二十行　氏字疑衍
二葉九行　實一本作賓
六葉十一行　周一本作罔
十五行　遇一本作寓
七葉九行　冷當作泠
九葉十七行　故下脫伊字
十葉八行　君不君數句爲齊景公語此作魯哀公非是
十一葉三行　知字疑誤
九行　文一本作湯
卷第二十五
一葉五行　普賢寺碑下脫巫馬大夫碑銘江州彭澤縣修山觀碑
兩題
十一行　惟一本作三
二葉十九行　關當作闕
五葉五行　遇當作遷
七葉六行　求一本作永
十一行　成一本作咸
十二行　予當作之
十葉六行　玉當作王
七行　庶民句下似有脫譌
十一葉十二行　目當作日
十二葉三行　耽當作眈
五行　圓一本作圓
十五葉六行　粉一本作紛
十三行　響一本作想
卷第二十六
一葉三行　府一本作州八行同
二十行　復一本作服
二葉十三行　樂一本作藥
十五行　白當作日
三葉二行　刋當作邦
十六行　暮當作慕

四葉六行　奏一本作奉
九行　謂下有脫文
十五行　悅一本作恍
五葉十行　籯當作籯　穨當作穨
十九行　物軌之三字似誤全唐文作昔邑人
六葉一行　是謂鸞岡北隅特高仍九字全唐文作滄波縈帶奇峯
橫翠如虎踞之形
五行　秩下一本有祀字
九行　光全唐文作先
七葉五行　日當作白
十六行　車當作庫
二十行　莫當作奠
八葉十九行　捷一本作揵
十葉八行　等一本作寺
卷第二十七
二葉十五行　幾字疑衍
三葉十九行　沆當作沅
四葉十一行　景一本作京
五葉九行　春當作春
十行　作當作祚
六葉三行　異當作累
四行　優當作擾
十行　申當作中
八葉四行　先當作仙
五行　杞當作祀
九葉三行　九當作丸
十葉七行　殞垂中佃疑當作殞乘衷佃左傳哀十七年注衷甸一
轅卿車甸一作佃
八行　優優一本作優優
十一葉十三行　揉一本作揉
十二葉四行　先當作仙
六行　自當作阜
十五行　靈當作露
十六行　乃當作仍
二十行　嘉當作喜
卷第二十八

一葉六行　尚公當作尚書
十七行　咸一本作感
四葉五行　蹂當作糅
十九行　人一本作仁
十一葉十七行　里下有脫字
十二葉二行　績一本作續
十九行　大當作文
十三葉七行　四面二字似誤
十四葉二行　秩當作帙
三行　之一本作未
十三行　我下當有以文二字

卷第二十九

二葉十六行　師下似有脫字
三葉二行　牛下一本有衞字
九葉二十行　造一本作達
十葉三行　邦當作邪
十一行　辭一本作辟十三葉十行同
十三葉九行　羸當作嬴
十三行　吝一本作谷
十四葉五行　川下脫巨字

卷第三十

二葉十三行　乃下疑脫集字
三葉十八行　人字衍
四葉九行　業一本作棄
五葉三行　儉當作險
八葉十四行　士當作仕
十一葉十二行　則一本作即
十五行　人當作之
十七行　今下脫之字
十二葉五行　何當作可

行狀

一葉十一行　御名當作慎繆荃孫曰行狀字體迥別疑孝宗朝補
刊構均作太上御名慎作御名全書不如此
三葉十六行　鳳上空二格疑當作數
八葉二行　不下脫及字

後序

二葉一行　父一本作及一本作人一本無此字
三行　上一本作山
十四行　妄下脫交字
五葉十二行　意下脫思字
六葉二十行　省騎當作散騎諸家校作騎省非是
九葉五行　師當作帥

徐公文集校記

和靖詩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吳氏校刊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杭縣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林和靖先生詩集序

太常博士梅堯臣撰

天聖中聞錢塘西湖之上有林君嶄嶄有聲若高峯瀑泉望之可愛即之愈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是時余因適會稽還訪於雪中其談道孔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爲之詩則平淡邃美詠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主乎靜正不主乎刺譏然後知其趣向博遠寄適於詩爾君在咸平景德間已大有聞會朝廷脩封禪未及詔聘故終老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公一來語合慕仰低回不忍去君既老不欲强起之乃令長吏歲時勞問及其殁也謚曰和靖先生先生少時多病不娶無子諸孫大言能掇拾所爲詩請余爲序先生諱逋字君復年六十二其詩時人貴重甚於寶玉先生未嘗自貴也就輒棄之故所存者百無一二焉於戲惜哉皇祐五年六月十二日

宋史本傳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澹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跡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內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子大年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爲侍御史連被臺移出治獄拒不肯行爲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於官

林和靖先生墓堂記

元錢塘葉森撰

和靖先生墓在孤山宋紹興間建四聖延祥觀詔勿徙墓後賈似道葺祠宇命金華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表墓道林泳爲記元僧楊總統徙延祥祠墓無預至元己卯江浙儒學提舉余謙德撝命西湖書院山長陳泌汝泉同森脩葺之復言於憲屬以達憲到楊公翼飛各捐奉助森因偕士人陳子安王思齊朱信甫韓伯清朱晉齋莫景行張景仁僧本初如志道流王眉叟張伯雨作祠堂庖湢而西湖書院特建一亭錢唐尹趙名淵復建墓前屋始於是年四月念二日成於五月十二日是日祀以少牢名其軒曰鶴軒翼飛書扁又得張南軒先生梅軒二字揭諸亭植梅數百本於山之上下子安持一鶴爲山中榮因致告先生曰昔人以先生遊觀之所匪鶴不能今人以先生神遊之所亦匪鶴不能故獻茲禽方其號處士溝適集賢學士揭公曼碩奉詔祀南鎮弭節葛嶺捐助百千衆因名學士溝揭公遂書學士溝三字幷爲文記之於是開蕩地疏僕夫泉脩瑪瑙坡揭處士橋監察御史趙公宗吉書門額及堂復與御史張公國楨移檄請謚而春秋祭之于時行參知政事吳公彥弘偕廉訪司諸公幷士人僧道祭告不絕德撝命森書辭於石幷撰歲祀文仍檄森主奉祠事以邵壽方成亦嘗効力俾爲掌墓之職幷設門子二人取米於嘉湖宜興平江四學量給之焉至正七年杭州路總管趙公國器增葺一亭德撝又建巢居閣於亭後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和靖詩集四卷宋林逋撰逋事蹟具宋史隱逸傳其詩澄澹高逸如其爲人史稱其就藁輒棄去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茲集篇數與本傳相合蓋當時所收止此其他逸句往往散見於說部及真蹟中劉克莊後村詩話謂逋一生苦吟自摘出五言十三聯今惟五聯見集中如隱非秦甲子病有晉春秋水天雲黑白霜野樹青紅風回時帶笛煙遠忽藏村及郭索鉤輈之聯皆不在焉七言十七聯集逸其三使非有摘句圖旁證則皆成逸詩矣今摘句圖亦不傳則其失於編輯者固不少也是集前有皇祐五年梅堯臣序康熙中長洲吳調元校刊之後附省心錄一卷實李邦獻所作誤以爲逋今爲考辨釐正別著錄子部中而此集則削之不載焉

林和靖詩集總目

卷一
五言律詩八十二首　五言古詩四首
拾遺
五言律詩一首
卷二
七言律詩六十八首　七言律詩七首
卷三
七言律詩五十六首　七言絶句一首
逸句
卷四
詩餘二首
五言絶句五首
七言絶句七十八首

林和靖詩集卷一

五言律詩

湖樓晚望

湖水混空碧憑闌疑睇勞夕寒山翠重秋淨鴈行高遠意極千里浮生輕一毫叢林數未徧杳靄隔漁舠

秋日西湖閒泛

水氣并山影蒼茫已作秋林深喜見寺岸靜惜移舟疎葦先寒折殘虹帶夕收吾廬在何處歸興起漁謳

上湖閒泛艤舟石函因過下湖小墅

平皐望不極雲樹遠依依及向偏舟泊還尋下瀨歸青山連石埭春水入柴扉多謝提壺鳥留人到落暉

西湖舟中值雪

浩蕩彌空闊霏霏接水濆舟移忽自卻山近未全分凍軫閑清泛温鑪擁薄薰悠然詠招隱何許歎離羣

西村晚泊

弭棹危橋外霜村乍夕陰田園向野水樵採語空林白鳥歸飛遠青山重複深那堪遲新月誰復賞微吟

湖村晚興

滄洲白鳥飛山影落晴暉映竹犬初吠弄舡人合歸水波隨月動林翠帶煙微寺近疎鐘起蕭然還掩扉

湖山小隱

猿鳥分清絕林蘿擁翠微步穿僧徑出肩搭道衣歸水墅香菰熟煙崖早筍肥功名無一點何要更忘機

園井夾蕭森紅芳墮翠陰晝巖松鼠靜春塹竹雞深歲課非無秫家藏獨有琴顏原遺事在千古壯閑心

衡門鄰晚島環堵背寒岡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牀客遊抛郢杜漁事擬滄浪管樂非吾尚昂頭肯自方

小隱自題

竹樹繞吾廬清深趣有餘鶴閑臨水久蜂懶得花疎酒病妨開卷春陰入荷鋤嘗憐古圖畫多半寫樵漁

小隱

門徑獨蕭然山林屋舍邊水風清晚釣花日重春眠苒苒苔衣滑磷磷石子圓人寰諸洞府應合署閑仙

北山寫望

晚來山北景圖畫亦應非村路飄黃葉人家濕翠微樵當雲外見僧向水邊歸一曲誰横笛蒹葭白鳥飛

中峯

中峯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嶺聞長松含古翠衰藥動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思不羣

小圃春日

岸幘倚微風柴籬春色中草長團粉蝶林暖墜青蟲載酒爲誰子移花獨乃翁於陵偕隱事清尚未相同

春夕閑詠

屐齒徧庭深時爲擁鼻吟微風引竹籟斜月轉花陰靜賞應難極孤懷自不禁蒼然小池上煙露達青岑

春日感懷

衡宇日蕭寂高春猶掩扉春風似有舊社燕亦重歸覽照老已具開尊人向稀頹然此心曲持底屬芳菲

郊園避暑

柴門鮮人事氛埃頗相忘愛彼林間靜復茲池上涼託心時散帙遲客復攜觴況有陶籬趣歸禽語夕陽

園廬秋夕

蘭社裛衰香開扉趣自長寒煙宿墟落清月上林塘意想殊爲適形骸固可忘援琴有餘興聊復寄吟觴

山村冬暮

衡茅林麓下春色已微茫雪竹低寒翠風梅落晚香樵期多獨往茶事不全忙雙鷺有時起橫飛野過塘

山中冬日

殘雪照籬落空山無俗諠雞寒慵下樹人晏獨開門廢圃春榮動回塘霧氣昏誰家歲酒熟輟棹憶西村

旅館寫懷

垂成歸不得危坐對滄浪病葉驚秋色殘蟬怕夕陽可堪疎舊計甯復更剛腸的的孤峯意深宵一夢狂

出曹州

詩懷動數嗟驢立帽陰斜雨欒生新蘖茅叢夾舊槎午煙昏獨店岡路透誰家幾日江南興扁舟泊岸沙

盱眙山寺

下傍盱眙縣山崖露寺門疎鐘過淮口一徑入雲根竹老生虛籟池清見古源高僧拂經榻茶話到黃昏

留題李頡林亭

無琴枕鶴經盡日臥林亭啼鳥自相語幽人誰欲聽半闌花籍白一徑草盤青何必對尊酒此中堪獨醒

翠微亭（在金陵清涼寺）

亭在江干寺清涼更翠微秋階響松子雨壁上苔衣絕境長難得浮生不擬歸旅懷何計是西崦又斜暉

臺城寺水亭

金井前朝事林僧問不知綠苔欺破閣白鳥占閑池清楚曾經晉荒唐直到隋南廊一聲磬斜照獨凝思

汴岸曉行

驢僕劍裝輕尋河早早行孤煙開店道平野喝農耕老木迴堤暗初陽出浪明羈遊事無盡塵土拂吾纓

淮甸南遊

幾許搖鞭與淮天晚景中樹林兼雨黑草實著霜紅膽氣誰憐俠衣裝自笑戎寒威敢相掉獵獵酒旗風

聞葉初秀才東歸

高鴻多北向極目雨餘天春滿吳山樹人登汴水船吟生千里月醉盡一囊錢肯便懷鄉邑時清復少年

病中謝馮彭年見訪

老去已多病況當梅雨時山空門自掩晝永枕頻移晚燕巢猶濕新篁籜未披若非求伴至誰復問棲遲

冬日衛樞至

冷話復長吟俱非俗者心空齋留並宿幾夜夢相尋鳥亂槐枝折煙微雪氣侵如何急前去羸馬萬山深

偶書

閒看是斯文無秦僞自焚病來兼萬事休去負深雲直語時多忌幽懷俗不分如何麋與鹿猶此傍人羣

中峯行樂卻望北山因而成詠

拂石玩林巒曠然空色秋歸雲帶層巘疎葦際滄洲固自堪長往何爲難久留原將濠上想聊作剡中遊

將歸四明夜坐話別任君

酒酣相向坐別淚濕吟衣半夜月欲落千山人憶歸亂塵終古在長瀑倚空飛明日重攜手前期易得違

和梅聖俞雪中同虛白上人見訪

湖上玩佳雪相將惟道林早煙村意遠春漲岸痕深地僻過三徑人閒試五禽歸橈有餘興寧復比山陰

和黃亢與季父見訪

積水凝懸館船寬或結樓一窗方倚傲二巷忽同遊怨慕採菱曲蒼茫拾翠洲微風起蘋末歸路滿清愁

和史宮贊

門對遠岑青常時亦懶扃久貧慚嗜酒多病負窮經鶴跡秋偏靜松陰午欲亭蜀莊何足問惟解事沉冥

和天竺慈雲大師

林表飛來色猶憐久卜鄰沿洄一水路夢想五天人謝絕空園草沉冥滿几塵暮雲如有得寧謝寄聲頻

和朱仲方送然社師無爲還歷陽

歸路過東關行一錫閉破林霜後月孤寺水邊山頂笠銜殘葉腰裝歇暮灣香燈舊吟社清思逐師還

和酬杜從事題壁

弭蓋入衡宇相看情獨深蕭疎秋樹色老大故人心佳話頻移晷清標幾拂襟寥然長卿壁題此比兼金

夏日寺居和酬葉次公

午日猛如焚清涼愛寺軒鶴毛橫蘚陣蟻穴入莎根社信題茶角樓衣笐酒痕中餐不勞問筍蕨淨盤餺

僧院夏日和酬朱仲方

一院掩蕭森晨涼又夕陰鶴應輸靜立蟬合伴清吟著壁雲衣重通簾竹翠深臥屏來看否天姥雪千尋

送長吉上人

囊集暮雲篇行行肯廢禪青山買未暇朱闕去隨緣茗試幽人井香焚賈客船淮流遲新月吟玩想忘眠

懷長吉上人北游

青山日已遠香裓漸多塵應愛淮流上聊逢月色新孤禪安逆旅驚句語誰人復有傷離客中林病過春

春日送袁成進士北歸

春潮上海門歸鴈遠行分千里倦行客片帆還送君酒波欺碧草歌疊裛晴雲來歲東堂桂聊酬一戰勲

送茂才馮彭年赴舉

相送不覺遠離亭寒日斜川途分野色僮御想京華背水當公戰凌雲屬賦家前春得意處酣燕上林花

送史殿省典封州

馬援琉蠻邑銅標何可窮人煙時亦有海色自如空髭鬢拖分白旌旗瘴滅紅惟應蒔藥罷埋照酒醪中

送王舍人罷兩浙憲赴闕

上問還旌節明廷覲冕旒清談傾綺席蠹簡壓歸舟越俗今無訟閑田亦有秋公朝論爵賞當拜富民侯

送昱師赴請姑蘇

同載闔閭人衣囊覆氈巾新煙赤岸暝融雪太湖春鐘遠移齋候香遲上定身當知舉如意寶地雨花頻

送皎師歸越

林間久離索忽忽望西陵靜戶初聞扣歸舟又說登野煙含樹色春浪疊沙稜幸謝雲門路同尋苦未能

送越倅楊屯田赴闕

越中分治罷山水別來初詩景多留石船痕半載書野程江樹遠公讌郡樓虛看塞嚴徐召清風滿直廬

送思齊上人之宣城

林嶺藹春暉程程入翠微泉聲落坐石花氣上行衣詩正情懷淡禪高論語稀蕭閑水西寺駐錫莫忘歸

送僧機素還東嘉

康樂遺蹤地言歸已有期江流富春闊山沓括蒼危雪潤飛晴靄羅寒濾曉澌東巖有幽石應許折松枝

送僧休復之京師

金錫指歸鴻田衣獵曉風春江片席遠松月一房空新句別離後舊山魂夢中到京當袖刺館閣盡名公

送僧之姑蘇

被請閶門寺扁舟積水遙幾程衝臘雪一飯泊村橋岑色晴空映檀煙遠吹飄公台悉餘鎮講罷即相招

送聞義師謁池陽郡守

渺渺大江流沿洄過幾州登艫忽此別振錫未嘗遊九子尋真界千兵見假侯松枝談妙字鈴閣想遲留

寄思齊上人

松下中峯路懷師日日行靜鐘浮野水深寺隔春城閣掩茶煙晚廊迴雪溜清當期相就宿詩外話無生

寄吳蕭秀才 時吳在天王院夏課

肄業寄僧房暑天湖上涼竹風過枕簟梅雨潤巾箱引步青山影供吟白鳥行明年重訪舊身帶桂枝香

寄錢紫微易

睎髮起初晨中邱謝病身空持白雲意遙贈紫微人畫轂坊門遠蒼苔掖署春元和舊文體當許繼清塵

寄清曉闍梨

前時春雪晴林壑趣彌清幾憶山陰講兼忘谷口耕樹叢歸夕鳥湖影浸寒城還肯重相訪柴門掩杜蘅

寄胡乂

憶著胡居士長看古佛書衡門惟老母一飯共寒蔬墨跡多圖鶴山名愛話廬幾回曾會宿風雪滿庭除

寄孫仲簿公

低折滄洲簿無書整兩春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道併收閑藥詩高笑古人仍聞長吏奏表乞瑣廳頻

寄和昌符

家近太行居西歸壓一驢同儕多及第高論獨知書名跡收藏遍公門請謁疎離愁不可寫蟬噪夕陽初

聞越僧靈皎遊天竺山因而有寄

天竺秋重入招提隔翠林幾回聞桂子無復隔山陰峯曉雲衣破溪寒石色深捫蘿諸勝槩孤病負同尋

寄曹南任懶夫

闢門卻坐忘一爐隱居香午瀨懷泉瀑秋耕負曉岡道深玄草在貧久褐衣荒料得心交者微吟爲楚狂

途中回寄閭邱秀才

極目半秋色此情聊慘悽行人古道上落日破村西劍影無高會驢遊困解攜秖應風與月吾子有新題

淮甸城居寄任刺史

擾擾非吾事深居斷俗情石莎無雨瘦秋竹共蟬清劍在慵閑拂詩難憶細評寥然獨楮枕淮月上山城

寄輦下傳神法相大師

禁寺諸供奉如師藝學稀粉輕昏古本羅重折秋衣淨鐮生瓶暈連陰長竹圍算應支遁馬毛骨苦無肥

寄臨川司理趙時校書

遠宦風波隔歸期歲月頻天形孤鳥晚煙色大江春驛路向江郭船檣留賈人高臺望不極空使鬢華新

寄祝長官 坦

懷想與君勞區區未劇曹深心賴黃卷垂老愧青袍臨事終存道爲詩轉近騷廬江五畝宅歸去亦蓬蒿

寄茂才馮彭年

異代甘泉賦誰當頌太微無如擒藻妙所惜賞音稀漸遠江關樹方單客子衣扁舟艤何許霰雪暮霏霏

射弓次寄彭城四君

襟掩皂貂斜晴聲響水涯箭翎沉白雪貼暈破微霞氣爲傍觀壯言因決勝誇細鈒金捍彀更憶五侯家

贈金陵明上人

高社似東林脩行歲月深講多刪舊鈔齋早喚幽禽上國名流重諸方學者尋長因對清話山閣轉松陰

贈崔少微

賢才負聖朝終日掩衡茅尚靜師高道甘貧絕俗交曬碑看壁蠹蒸朮拾鄰梢卻憶楊夫子勞勞事解嘲

贈任懶夫

未肯求科第深坊且隱居勝遊攜野客高臥看兵書點藥醫閑馬分泉灌晚蔬漢廷無得意誰擬薦相如

知縣李大博得替

惠愛復公清二年報政成絃歌敦雅俗桃李藹春榮縣治嘗遊刃朝趨久影纓相門如有相他日願持衡

贈蔣公明

高亢近誰同心閑愛子慵居深避俗客睡起聽鄰鐘紙軸敲晴響茶鐺煮晚濃南齋屢招宿幽話數諸峯

喜馬先輩及第後見訪

肄業十年初蕭然此飯蔬何期桂枝客來訪竹林居香炷看新誥塵痕拂舊書回軒應睠睠將與嶺雲疎

贈胡乂

妻兒終儗棄舊識盡名賢高節嫌趨世常流笑學仙金方燒易得星度算來玄祗說尋山去相期已數年

詩將（贈張繪秘教九題）

風騷推上將千古聳威名子美常登拜昌齡合按行（瑠璃堂圖以王昌齡爲詩夫子）籠紗疑旆影擊鉢認金聲唱和知誰敵長驅勢已成

詩家

風月騷人業相傳能幾家清心長有慮幽事更無涯隱奧誰知到陵夷卽自嗟千篇如可擣聊儗當豪華

詩匠

詩流有匠手萬象片心通山落分題月花搖刻句風勞形忘底滯巧思出樊籠唐律如刪正斯人合立功

詩筆

青鏤墨淋漓珊瑚架最宜靜援花影轉孤卓漏聲遲題柱吾無取如椽彼一時風騷兼草隸千古有人知

詩狂

岸幘都旁若窮搜無道形寫嫌僧閣窄吟怕酒船停絕頂寒曾上閑門夜不扃興闌猶拍髀毫末視青冥

詩魔

花露濕晴春秋燈落燼頻祗知吟有味不覺坐勞神寄遠情無極搜奇事轉新此魔降不得珍重五天人

詩牌

矗方標勝槩讀處卽忘歸靜壁懸虛白危樓釘翠微清銜時亦有絕唱世還稀一片題誰作吾廬水石圍

詩筒（樂天早與微之唱和常以竹筒貯詩往還）

唐賢存雅製詩筆仰防閑（朱諒）遞去權應緊（詩權出許昌）封迴債已還（詩債出賈司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妨山酒篋將書籠誰言季孟間

詩壁

數題留粉堵還勝在屏風坐讀棊慵下眠看酒恰中僧房秋色冷山驛晚陽紅更有栖遲句家徒一畝宮

洞霄宮

大滌山相向華陽路暗通風霜唐碣久草木漢祠空劍石苔花碧丹池水氣紅幽人天柱側茅屋灑松風

宿洞霄宮

秋山不可盡秋思亦無垠碧澗流紅葉青林點白雲涼陰一鳥下落日亂蟬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聞

林和靖詩集卷一

原书空白页

林和靖詩集卷二

七言律詩

湖上隱居

湖水入籬山遶舍隱居應與世相違閑門自掩蒼苔色過客時驚白鳥飛賣藥比嘗嫌有價灌園終亦愛無機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秋深夢翠微

湖山小隱二首

道着權名便絶交一峯春翠濕衡茆莊生已憤鴟鳶嚇揚子休譏蝘蜓嘲潏潏藥泉來石竇霏霏茶藹出松梢琴僧近借南薰譜且并閑工子細鈔

閑搭綸巾擁縹囊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爲相雖無謂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劍壁雨敲松子落琴牀清猿幽鳥遥相叫數筆湖山又夕陽

西湖泛舟入靈隱寺

水天相映淡溶溶隔水青山無數重白鳥背人秋自遠蒼煙和樹晚來濃桐廬道次七里瀨彭蠡湖間五老峯輟棹遲迴比未得上方精舍動疎鐘

湖上晚歸

臥枕船舷歸思清望中渾恐是蓬瀛橋横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正晚晴翠羽濕飛如見避紅蕖香溺似相迎依稀漸近誅茅地雞犬林蘿隱隱聲

湖上初春偶作

梅花開盡臘亦盡晴暖便如寒食天春色半歸湖岸柳人家多上郭門船文禽相並映短草翠瀲欲生浮嫩煙幾處酒旗山影下細風時已弄繁絃

西湖春日

爭得才如杜牧之試來湖上輒題詩春煙寺院敲齋鼓夕照樓臺卓酒旗濃吐雜芳薰巘崿濕飛雙翠破漣漪人間幸有蓑兼笠且上漁舟作釣師

池上春日

一池春水綠於苔水上花枝竹間開芳草得時依舊長文禽無事等閑來年顔近老空多感風雅含情苦不才獨有浴沂遺想在使人終日此徘徊

池上春日即事

鴛鴦如綺杜蘅肥鸂鶒夷猶翠瀲微但據汀洲長並宿莫衝煙靄輒驚飛已輸謝客清吟了未忍山翁爛醉歸釣艇自横絲雨霽更從蒲篠媚斜暉

小園春日

草煙横碧露華微乘興春園懶欲歸聚散有情輪蛺蝶淺深無色比薔薇浮名莫惜千鍾貴急景須防百歲稀一事不堪身衣褐且偷閑眼看芳菲

夏日池上

蓮香如綺細濛濛翡翠窺魚裊水菼卷箔未生單簟月凭欄初過一襟風横欹片石安琴薦獨傍新篁看鶴籠沉李凍醪無寄與可憐瀟灑與誰同

西巖夏日

蕙帳蕭閑掩弊廬子真巖石坐來初爲驚野鳥巢間乳懶過鄰僧竹裏居新溜迸涼侵靜語晚雲浮潤上殘書何煩彊捉白團扇一柄青松自有餘

夏日即事

石枕涼生菌閣虛已應梅潤入圖書不辭齒髮多衰病所喜林泉有隱居粉竹亞梢垂薄露翠荷差

影聚游魚北窗人在羲皇上時爲淵明一起予

隱居秋日

行藥歸來卽杜門嘯臺秋色背人羣幽蟲傍草晚相映遠水着煙寒未分高亢可能稱獨行窮空猶擬賴斯文過從好事今誰是自笑何如揚子雲

秋日湖西晚歸舟中書事

水痕秋落蟹螯肥閑過黄公酒舍歸魚覺船行沉草岸犬聞人語出柴扉蒼山半帶寒雲重丹葉踈分夕照微卻憶青溪謝太傅當時未解惜蓑衣

城中書事

一門深掩得閑權純白遺風要獨全强接俗流終反道敢嫌貧病是欺天圜形古寺諳尋鶴照蘚秋廊擬疏玄從此免慚巖下者子眞高興未蕭然

深居雜興六首

諸葛孔明謝安石畜經濟之才雖結廬南陽攜妓東山未嘗不以平一宇內躋致生民爲意鄙夫則不然胸腹空洞讟然無所存置但能行樵坐釣外寄心於小律詩時或鏖兵景物衡門情味則倒睨二君而反有得色凡所寓興輒成短篇總曰深居雜興詩六首蓋所以狀林麓之幽勝攄几格之閑曠且非敢求聲於當世故援筆以題其事云

隱居松籟細鏘然何獨微之重碧鮮已被遠峯擎巙巙更禁初月吐娟娟門庭靜極霖苔露籬援涼生裛蒻煙中有病夫披白搭瘦行清坐詠遺篇

四壁垣衣釣具腥已甘衡泌號沉冥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花月病懷看酒譜雲蘿幽信寄茶經茅君使者蕭閑甚獨理叢毛向戸庭

薄夫何苦事姦姦一室琴書自解顔峯後月明秋嘯去水邊林影晚樵還文章敢道長於古光景渾疑剩卻閑多少煙霞好猿鳥令人惆悵謝東山

冉冉秋雲抱嘯臺一丘松竹是閑媒誰聞濟北傳兵略枉說山東出相才樵褐短長披搕膝丹鑪高下壘懸胎三千功行無圭角可望虛皇九錫來

上書可有三千牘下筆曾無一百函閉卷孤懷背塵世獨營幽事傍雲巖僧分乳食來陰洞鶴觸茶薪落蠹衫未似周顒少貞勝北山應免略相銜

松竹封侯尚未尊石爲公輔亦云云清華自合論閑客玄默何妨事靜君鶴料免慚尸厚祿茶功兼擬策元勳幽人不作山中相且擁圖書卧白雲

雜興四首

短褐蕭蕭頂幅巾擁書纔罷卽嚬呻耕樵可似居山者飲饌長如病酒人閉戸不無慵答客焚香除是靜朝眞前賢風槩聊希擬一刺偏多井大春

散帙揮毫總不忺病懷愁緒坐相兼苔痕作意生秋壁樹影無端上古簾一壑等閑甘汩汩五門平昔避炎炎惟應數刻清涼夢時曲顔肱與未厭

湖上山林畫不如霜天時候屬園廬梯斜晚樹收紅柹筒直寒流得白魚石上琴尊苔野淨籬陰雞犬竹叢疏一關兼是和雲掩敢道門無卿相車

掉臂何妨入隱倫高賢應總貴全眞次山有以稱

聱叟魯望兼之傳散人拂水遠天孤榜晚夾村微
雨一犂春不知圖畫誰名手狀取江湖太古民

孤山後寫望

水墨屏風狀總非作詩除是謝玄暉溪橋梟梟穿
黃落樵斧丁丁斫翠微返照未沉僧獨往長煙如
淡鳥横飛南峯有客鋤園罷閑倚籬門忘卻歸

孤山寺端上人房寫望

底處憑闌思眇然孤山塔後閣西偏陰沉畫軸林
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
事起寒煙遲留更愛吾廬近祇待重來看雪天

山閣偶書

逵舍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籟延
佳客常帶嵐霏認遠村吳榜自能淩晚汰湘纍何
苦屬芳蓀餘生多病期怡養聊此棲遲一避喧

孤山寺

雲峯水樹南朝寺祇隔叢篁作並隣破殿靜披蘿
臼古齋房閑試酪奴春白公睡閣幽如畫張祜詩
牌妙入神乘興醉來拖水突翠苔蒼蘚石磷磷

西湖

混元神巧本無形匠出西湖作畫屏春水淨於僧
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欒櫨粉堵搖魚影蘭杜煙
叢閣鷺翎往往鳴榔與横笛斜風細雨不堪聽

平居遣興

有甚餘閑得解嘲高慵時把几桯敲卑孜晚鳥沈
幽語歷刺煙篁露病梢草野交遊披褐見神仙書
史朱點鈔皇朝不是甘逃遁爭向心如許與巢

山谷寺

一入禪林便懶還衆峯深塢共孱顏樓臺冷簇雲
蘿外鐘磬晴敲水石間茶版手擎童子淨錫枝肩
倚老僧閑獨孤房相碑文在幾認題名拂蘚斑

峽石寺

長懷如練楚山青禹鑿招提四畫屏數崦林蘿攢
野色一崖樓閣貯天形燈驚獨鳥迴晴塢鐘送遙
帆落晚汀不會鬀頭無事者幾人能老此禪扃

池陽山居

數家村店簇山旁下馬危橋已夕陽驚鳥忽銜谿
藹破暗花閑墮塹風香時閑盤泊心猶戀日後尋
思興必狂可惜回頭一聲笛酒旂搖曳出疎篁

寺居

浩然巾杖立秋鐘院舍門門細逕通柏子有芽生
塔地鶴毛無響墮廊風閑樓已合稱高士清論除
非對遠公不厭浮塵擬何了片心難舍此緣中

采石山

危閣閑登日漸曛整屏晴雨枕江濆秋稜瘦出無
多寺古翠濃連一半雲坐臥不抛輪釣叟往來長
見屬鷗羣翻然卻怪宣城守是甚移將李白墳

易從上人山亭

湖水江灣隔數峯籬門和竹夾西東閑來此地行
無厭又共吾廬看不同靈隱路歸秋色裏招賢庵
在鳥行中屏風若欲相攙見合把巉巖與畫工

園池

一徑衡門數畝池平湖分漲草含滋微風幾入扁

舟意新霽難忘獨繭期島上鶴毛遺野跡岸傍花
影動春枝東嘉層構名今在獨媿馮闌負碧漪

林間石

入夜跏趺多待月移時箕踞爲看山苔生晚片應
知靜雲動秋根合見閑瘦鶴獨隨行藥後高僧相
對試茶間疎篁百本松千尺莫怪頻頻此往還

黄家莊

黄家莊畔一維舟總是沿流好宿頭野興幾多尋
竹徑風情些小上茶樓遙村雨暗鳴寒犢淺溆沙
平下晚鷗更有錦帆荒蕩事茫然隨分起詩愁

過蕪湖縣

詩中長愛杜池州說着蕪湖是勝遊山掩縣城當
北起渡衝官道向西流風捎檣碇網初下雨擺魚
薪市未收更好兩三僧院舍松衣石髮鬬山幽

無爲軍

掩映軍城隔水鄉人煙景物共蒼蒼酒家樓閣搖
風旆茶客舟船簇雨檣殘笛遠砧聞野墅老苔寒
檜看僧房狎鷗更有江湖興珍重江頭白一行

出泉水驛

曉城寒水共蕭蕭濕碧吹青路一條煙靄濃間出
山驛林蘿深裏過溪橋閑情謾會吟兼畫隱事猶
輸釣與樵多謝孤村人落外酒旗風急更相招

淮甸南遊

幽勝程程擬徧尋不妨淮楚入搜吟蘚沙籬落谿
莊靜松竹樓臺塢寺深數抹晚霞憐野笛一篩寒
雨羨沙禽腰間組綬誰能愛時得閑遊是此心

耿濟口舟行

環迴幾合似江干刺眼詩幽盡狀難沙觜半平春
晚濕水痕無底照秋寬老霜蒲葦交千刃怕雨鳧
鷗著一攢擬就孤峯寄蓑笠舊鄉漁業久凋殘

留題李休幽居

俗口喧喧利與名到君風品卽難評曾將五老關
秋夢祇愛南薰是正聲烏戀藥棚長獨立樹欹詩
壁半旁生公車便不能徵出搔首吾朝負聖明

園廬

柴關寒井對蕭晨自愛棲遲近古人閑草徧庭終
勝俗好書堆案轉甘貧橋邊野水通漁路籬外青
山見寺鄰懶爲躬耕詠梁甫吾生已是太平民

安福縣途中作

詩景紛拏且按鞭壞橋危磴走鳴泉雲根道店多
沽酒山崦人家亦種田谷鳥驚啼衝宿雨野梅愁
絕閉寒煙玉梁閤皂堪行徧回得臨江卽上船

雪三首

瓦溝如粉疊樓腰高會誰能解酒貂清夾曉林初
落索冷和春雨轉飄蕭堪憐雀避來閑地最愛僧
衝過短橋獨有閉關孤隱者一軒貧病在顏瓢
濕飄乾墮著谿林陣猛花尖聚砌陰曉沫平隨茶
筋薄凍痕全共藥鋤深慵多祇好披詩看狂甚無
如叩几吟更想天山兩三騎臂鷹拳蹬簇駸駸
皓然窗戶曉來新畫軸碑廳絕點塵洛下高眠應
有道山陰清興更無人寒連水石明漁墅猛共松
篁壓寺鄰酒渴已醒時味薄獨援詩筆得天真

春陰

似雨非晴意思深宿酲牽率卧春陰苦憐燕子寒相並生怕梨花晚不禁薄薄簾幃欺欲透遥遥歌管壓來沉北園南陌狂無數只有芳菲會此心

秋懷

惠連初擬賦秋懷病束慵纏幾未諧濕葉墮舟明晚塹破雲拖粉露晴崖先甘衰落歸雙鬢已覺清涼入百骸試枕離騷校閑品竹煙杉籟滿蕭齋

山園小梅二首

衆芳摇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翦綃零碎點酥乾向背稀稠畫亦難日薄縱甘春至晚霜深應怯夜來寒澄鮮祇共鄰僧惜冷落猶嫌俗客看憶着江南舊行路酒旗斜拂墮吟鞍

又詠小梅

數年閑作園林主未有新詩到小梅摘索又開三兩朵團欒空繞百千迴荒鄰獨映山初盡晚景相禁雪欲來寄語清香少愁結為君吟罷一銜杯

梅花三首

吟懷長恨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人憐紅艷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解將聲調角中吹

幾回山脚又江頭遶著瑶芳看不休一味清新無我愛十分孤靜與伊愁任教月老須微見卻為春寒得少留終共公言數來者海棠端的免包羞

小園煙景正凄迷陣陣寒香壓麝臍湖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畫名空向閑時看詩客休徵故事題慚愧黄鸝與蝴蝶祇知春色在桃溪

杏花

蓓蕾枝梢血點乾粉紅腮頰露春寒不禁煙雨輕欹着祇好亭臺愛惜看隈柳傍桃斜欲墜等鶯期蝶猛成團京師巷陌新晴後賣得風流更一般

桃花

柳墜梅飄半月初小園孤榭更庭除任應雨杏情無别最與煙篁分不疏比並合饒皮博士皮日休有賦形相偏屬薛尚書薛能有詩薄紅深茜尖尖葉亦有愁腸未負渠

山舍小軒有石竹二叢興然秀發因成二章

麝香眠後露檀匀繡在羅衣色未真斜倚細叢如有恨冷摇疏朵欲生春階前紅藥推詞客籬下黄花重古人今日含毫與題品可憐殊不愧清新

青帘有酒不妨賒素壁無詩未足誇所重晚芳聊在目可關秋色易為花深枝冉冉粧溪翠碎片英英翦海霞莫管金錢好行市寂寥相對是山家

新竹

粉環匀束緑沉槍裊露差煙嶁嶁長卷箬乍驚雙睫健倚闌尋覺百毛涼齊披古錦圍山閣背迸寒犀過寺牆堪笑數根蒼翠者强顔如立少年場

榮家鶴

種莎池館久淹留品格堪憐絶比儔春靜棋邊窺野客雨寒廊底夢滄洲清形已入僊經説冷格曾

爲古畫偷數豖稻粱無事外報言雞雀懶迴頭

百舌

柳條初重草初肥煙濕園林晚未晞百種堪憐巧言語一般惟欠好毛衣欺凌紅杏從頭宿諷刺黃鸝趁背飛誰道鬬鬬便多事更能緘默送芳菲

蝶

細眉雙聳敵秋毫冉冉芳園日幾遭清露宿花應自得暖風和絮欲爭高情人歿久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閑掩遺編苦堪恨不并香草入離騷

林和靖詩集卷二

七言律詩

送范希文寺丞

林中蕭寂欵吾廬亹亹猶欣接緒餘去棹看當辨
江樹離尊聊爲摘園蔬馬卿才大常能賦梅福官
卑數上書黼座垂精正求治何時條對召公車

送史殿丞之任封州

炎方將命選朝倫治行何嘗下古人擁旆肯辭臨
遠郡登艫還喜奉慈親水連芳草江南地煙隔寒
梅嶺上春若過中途値歸雁慰懷能與致音塵

送史宮贊蘭溪解印歸闕

杜若萋萋天似水一檣風信快吟懷春坊冠蓋還
朝籍寶婺谿山別縣齋訪舊約僧登北固破程乘
月宿清淮東南出宰才居最疇爲言揚向玉階

送馬程知江州德安

酒酣無復耿離腸一路之官盡水鄉公廨寒生對
廬阜客帆風定泊潯陽陂涵洲渚初收潦露浥蒹
葭未作霜到日何人先刺謁二林開士在琴堂

送楚執中隨侍入蜀 仍寄家洛京

嚴君將命之邛蜀令子和家且侍行洛汭好山歸
別業江南芳草動離情詩題寺壁雲根潤書檢松
窗野色明他日林間無所望祇求金榜看嘉名

送馬程員外之任烏江

空色青蒼寒日明遲遲攜手出柴荊長貧少得交
遊者漸老不禁離索情去櫂浦帆當晚落到官江
草已春生州監縣尹多才識當念吾宗負大名

送趙時校書之任臨川司理

南國古來風物好早時遊覽熟登臨青山滿路人
家遠丹橘隔江秋色深官況暫應勞折獄病懷終
自重分襟三年解罷當求試多草新文慰我心

送吳秀才赴舉

一戰詞場定策勳麻衣西笑仕紛紛風神已負青
雲氣藝業兼攜白地文輦下春華期縱轡野中林
色惜離羣明年新榜看看見第甲嘉名且認君

送陳縱之無爲軍

淮天時節少春寒幾蔕梅花雪欲殘水次軍城囊
劍入雨餘村塢鐙驢看名緣未出知誰異道爲深
窮卻自難第一京師早西入廟廊題字可無韓

送文光師遊天台

天姥山深搖錫杖野芳春翠共葳蕤松門過水無
重數石壁看霞到盡時閑避鳥啼應作觀忽逢人
跡自留詩秦中河朔嘗遊覽莫恨此方行脚遲

贈胡明府

一琴牢落倚松窗孤澹無君得趣長謁廟有時封
縣版坐衙終日著公裳爲收牌印教村僕偶檢圖
書見古方徵足稅錢人更靜卻揩吟策立秋廊

贈當塗朱仲敏

甚與時流道不同南朝臺閣是家風高閑几格圖
書畔冷澹門庭樹石中因寄詩牌尋勝景擬投文
卷數名公榮登顯達他年後應笑冥冥弋者鴻

舒城僧舍呈贈李仲宣文學

竹深淮寺雪蕭騷一壁寒燈伴寂寥瘦盡骨毛終

駸臭蝕來鋒刃轉豪曹宦情冷落詩中見談態軒昂酒後高莫爲無辜惜才術聖明求治正焦勞

贈錢唐邑長高秘校

幾萬人家山水中爲官古雅少人同疎簾衙退卷花軸曲檻客來憑竹風唯道簿書多傍俗自憐琴酒未妨公等閑呵止郭門近輕棹遶湖尋佛宮

喜靈皎師見訪書贈

金錫鏘然欵蠹關雲膏濃渚對跳巒清如霜月三五夕瘦似煙篁一兩竿舊社久抛魂夢破近詩纔舉骨毛寒池軒夜靜且留宿往往自將秋籟彈

寄解州李學士

解梁賢守古難同張蓋垂鞭自士風館職久銜疎舊地郡符重剖枉名公印廳孤坐琴尊外鈴閣清談易老中聞演絲綸徵詔近相如文學動天聰

寄薛學士（曹州持服）

飛徵偶未下天衢古郡寛閑且寄居曾許布衣通一刺每留蔬食看羣書高齋已想閑丹竈清夢誰同話直廬江外敢知無別計只攜琴鶴聽新除

寄傅霖

葛蔓煙枯束六經高廉渾與昔賢停黄牙稚子誇牛種白眼山人識劍形寒睡草傍林酒壯曉思河曲雨槎腥傳聞曾説平生事不要清朝夢武丁

寄岑迪（時黜官居曹州）

久辜才術向吾朝公罪應該洗雪條佐邑舊曾居府寺轉官新合入京僚門庭冷落閑中住僮僕生疎賤價招別後交遊合相憶酒燈棋雨數清宵

寄祁門梁進士

退隱無山進乏媒杜門芳草與蒼苔貧爲吾道應關命達似他途亦是才人静合尋衙北寺野涼還上郭西臺江干昨夜情多少風雨燈吹一夢迴

曹州寄任獨復

交結文章盡世驚城中幽隱更無營敢將古道爲吾事恥對常流語子名秋思病彈曾獨聽太玄閑寫待誰評清朝故實蒲輪在合爲高賢下帝京

山中寄招葉秀才

夜鶴曉猿時復聞寥寥長似耿離羣月中未要恨丹桂嶺上且來看白雲棋子不妨臨水著詩題兼好共僧分所憂他日榮名後難得幽棲事靜君

嘗茶次寄越僧靈皎

白雲峯下兩槍新膩綠長鮮穀雨春静試恰看湖上雪對嘗兼憶剡中人瓶懸金粉師應有筯點瓊花我自珍清話幾時搔首後願和松色勸三巡

寄宣城宗言姪

春水涵波綠渺瀰江南芳草又離離謝家元住青山郭郗氏近攀丹桂枝衣下香囊非爾好牀頭詩卷媿吾癡中林獨處仍多病早晚能來慰所思

寄西山勤道人

天竺山深桂子丹白猿啼在白雲間死生不出千門事坐臥無如一室閑誰伴錫痕過寂歷自憑茶色對孱顔志機亦有龐居士園井蕭疎病掩關

寄呈張元禮

君棲枳棘官將滿我住蓬蒿道正窮駟馬交遊從

此少一瓢生事不勝空衡門但指盈盈水羣木方
搖摵摵風若念故人兼久病公餘無惜寄詩筒

寄玉梁施道士

子雲遺搆住丹房天鼓時聞數叩霜真景截波尋
鐵柱怪書披月看銅牆氤氲顥氣朝胎息熠熠辰
輝夜步綱大靜入來諸事罷靈蕪無盤穗卷良方

寄太白李山人

顏如童子髮如鬖卜築深當太白西身上秪衣鸁
直掇馬前長帶古偏提鷓鴣懶擊三千水龍虎閑
封六一泥幾獨枕肱人跡外半窗松雪論天倪

歷陽寄金陵衍上人

蘚暈莎叢古石房寺和松竹背秋岡騷吟未斷雲
生褐梵偈重開月照香五老舊遊應悄默六朝閑
事肯悲涼西州獨客心搖甚抹碧江天鳥一行

春日寄錢都使

桃花枝重肉紅垂萱草抽苗抹綠肥正語暖鶯風
細細著雙寒燕雨稀稀亭臺物景兼飄絮宅院時
情漸夾衣指肯挾肩行樂事不甘離索向芳菲

寄題歷陽馬仲文水軒

搆得幽居近郭西水軒風景獨難齊煙含晚樹人
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紅燭酒醒多聚會粉箋詩
敵幾招攜旅遊今日堪搔首搖落山城困馬蹄

春暮寄懷曹南通守任寺丞中行

跌蕩情懷每事同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園圃陰
森下棋子廳堂寂靜中赤腳我猶無一婢黑頭君
合作三公江湖今日還勞結目送歸飛點點鴻

和西湖霽上人寄然社師

竹下經房號白蓮社師高行出人天一齋巾拂晨
鐘次數禮香燈夜像前瞑目幾閑松下月淨頭時
動石盆泉西湖舊侶因吟寄憶着深峯萬萬年

和陳湜贈希社師

瘦靠欄干搭梵襟綠荷階面雨花深迢迢海寺浮
杯興杳杳秋空放鶴心齋磬冷搖松吹雜定燈孤
坐竹風侵鏘然更有金書偈秖許龍神聽靜吟

追和彭城太尉夏月寄題湖上湛源大師房

碧蒲紅蓼白蓮房一片欒櫨撼水光海岸空聞有
孤絕山中休道更清涼鷺飛翡翠當軒鳥裹過旃
檀別院香最愛晚天吟枕上好雲遙聳數峯長

集賢李建中工部嘗以七言長韻見寄感存

懷沒因用追和

清絕門牆冷似冰野人懷刺昔嘗登新題對雨分
蕭寺舊夢驚秋說杜陵貧典郡符資月給老持臺
憲減霜稜開元文學鍾王筆惆悵臨風一燼燈

和酬周啓明賢良見寄

治世誰能弔屈平且披緗帙散幽經春陽盡吐芊
芊草霄極長垂兩兩星半壁煙嵐圖太華一筇風
雪訪支硎雅吟為惠將何比明月珊瑚海氣腥

酬畫師西湖春望

笛聲風暖野梅香湖上憑欄日漸長一樣樓臺圍
佛寺十分煙雨簇漁鄉鷗橫殘葑多成陣柳映危
橋未著行終約吾師指芳草靜吟閑步岸華陽

號略秀才以七言四韻詩為寄輒敢酬和幸

惟采覽

本無高量似陽城但愛松風入耳聲五畝自開林下隱一樽聊敵世間名交談不遠樵農客弄翰慵誇子墨卿異日青冥肯迴顧夫君門族舊和羹

壽陽城南寫望懷歷陽故友

楚山重疊矗淮濆堪與王維立畫勳白鳥一行天在水綠雲千陣野蕪平孤崖佛閣晴先見極浦漁舟曉未分吟罷騷然略迴首歷陽詩社久離羣

玉梁峽口懷朱嚴從事之官嶺外兩夕艤舟於此

蒼莽江灣盡入深數家村塢住山陰煙橫落木寒初靜水帶微陽晚未沉極覽定非他輩事不來終負此生心鱸魚斫鱠松醪酒曾屬騷人兩日吟

西梁山下泊船懷別潤州杲上人

畫圖行李是隨緣立別江頭雨霽天鐵甕獨歸三月寺銅缾輕挂兩朝船吟焚篆籀香初竭老擁雲霞衲已穿昨夜西涼山下月爲師懷想幾悽然

春日懷歷陽後園遊兼寄宣城天使

昔年行樂伴王孫事盡清狂是後園一榻竹風橫懶架半軒花月倒頑盆佳人暗引鶯言語芳草閑迷蝶夢魂今日淒涼舊春色可堪煙雨近黃昏

招思齊上人

兩槍未試泠泠水五鬣長閑淅淅風清會幾時搔首後病懷無復曲肱中寒雲片段浮重巘白鳥橫斜入遠空一帙逍遙不能解牛頭焚盡待支公上人嘗著逍遙別義

聞靈皎師自信州歸越以詩招之

天師蒼翠橫金錫地藏清涼掩竹扉千里白雲隨野步一湖明月上秋衣詩尋靜語應無極琴弄寒聲轉入微我亦孤山有泉石肯來松下共忘機

復賡前韻且以陋居幽勝詫而誘之

畫共藥材懸屋壁琴兼茶具入船扉秋花挹露明紅粉水鳥衝煙濕翠衣石磴背穿林寺近竹煙橫點海山微百千幽勝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洩機

詩招南陽秀才

莫因公薦偶失意便擬飄蓬作旅人志壯任存題柱事病多爭向倚門親危堤柳色休傷別上苑杏花長自春況有西湖好山水歸來且濯錦衣塵

謝馬程先生輩惠蜀牋

數幅丹霞夾白雲封題何事寄幽人虧君視草禁中客乞我浣花溪上春且與巾箱爲玩好更無篇什寫清新我來臥病還多感一筆蛛絲滿硯塵

讀王黃州詩集

坐吟行看對清秋懶架仍移近枕頭放達有唐惟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左遷商領題無數三入承明興未休紅藥紫薇千一古又添揚子伴牢愁

讀种先生丁密諫詩

舊草閑看卽自卑聖朝空道苦於詩高才敢望如明逸新句無因似謂之淮甸月華敧枕靜秣陵春色按鞭遲邯鄲獨步西施笑落得星星兩鬢絲

病中二首

坐釣行樵那不倦尋雲看月亦應勞煩襟入夜權

宜減瘦格乘秋斗頓高猿下任窺煎藥鼎客來慵動碾茶槽牀頭臥架直閑卻免有情慘揭悼騷遺編坐罷披三豕小軸行當倦五禽簾肆有徵常遇困刀圭無狀爲攻深長卿痟渴應難奈玄晏清羸已不禁約縛隱囊聊閣膝忘懷未得是微吟

喜姪宥及第

新榜傳聞事可驚單平於爾一何榮玉階已忝登高第金口仍教改舊名聞喜宴遊秋色雅慈恩題記墨行清巖扉掩罷無他意但爇靈蕪感盛明

傷白積殿丞

吏散門牆轉寂然疏狂投分向生前苦無名位高今世空有文章出古賢遺傳得誰脩闕下孤墳應祇客江邊池陽渺渺堪垂睫奠罷秋枝一叫蟬

傷朱寺丞

妻女飄零五嶺頭爲君南望涕橫流浮榮暫得衣朱紱遠宦尋聞喪白州天與聲名還自折瘴侵篇什有誰收朝中交舊知多少應惜無兒似鄧攸

弔薛公孟

未第身魂歿帝京東還長欠奠幽靈遺文盡合編家傳高行誰堪撰墓銘談柄寂寥塵久暗墨池荒廢草空青二招不見山巾濕擬畫軒昂太白星

林和靖詩集卷二

原书空白页

林和靖詩集卷四

五言絕句

閔師自天台見寄石枕

斲石自何許枕之懷赤城空廬復蕙帳日暮白雲生

西湖與性上人話別

秋山與湖水遠近如相送後夜宿扁舟知師有歸夢

送謝尉

試吏才未伸食貧同古人何以贈行色一酌湖水春

贈中師草聖

行草得三昧林間嘗與語秋風忽捲衣別我之何所

送僧之京師

皇城十二衢埃塵滿香衲何以待歸期山中桂花色

七言絕句

孤山隱居書壁

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

水亭秋日偶書

巾子峯頭烏臼樹微霜未落已先紅憑欄高看復低看半在石池波影中

水軒

日於詩雅轉沈迷尤愛凭闌此構題紛泊楊花春意晚黃鸝飛過水東西

池上作

簇簇菰蒲映蓼花水痕天影蘸秋霞分明似箇屏風上飛起鵁鶄一道斜

松徑

霜子落秋笻卓破雨釵堆地屐拖平不知何止長安客肯愛深穿冷翠行

竹林

寺籬斜夾千梢翠山磴深穿萬籜乾卻憶貴家廳館裏粉牆時畫數莖看

菱塘

含機綠錦翻新葉滿匣青銅瑩古花最愛晚來鷗與鷺宿煙翹雨便爲家

蓮蕩

楚妃臯女一何多裳似芙蓉衣芰荷幾夕霏霏煙靄裏競窺清淺弄重波

葑田

淤泥肥黑稻秧青闊蓋深流旋旋生擬倩湖君書版籍水仙今佃老農耕

僧有示西湖墨本者就孤山左側林蘿秘邃間狀出衡茅之所且題云林山人隱居謹書二韻以承之

泉石年來偶結廬冷挨松雪瞰西湖高僧好事仍多藝已共孤山入畫圖

孤山雪中寫望寄景山仙尉

瓊樹瑤岑掠眼新鮮飈時復颺珠塵此中自是蓬

萊閣何處更尋姑射人

春日齋中

空階重疊上垣衣白晝初長社燕歸落盡海棠人
臥病東風時復動柴扉

山中寒食

方塘波綠杜蘅青布穀投壺已足聽有客新嘗寒
具罷據梧慵復散幽經

氣象纔過一百五日持春酒養衰年中林不是不
禁火其奈山櫻發欲然

易從師山亭

林表秋山白鳥飛此中幽致亦還稀西村渡口人
煙晚坐見漁舟兩兩歸

秋江寫望

蒼茫沙觜鷺鷥眠片水無痕浸碧天最愛蘆花經
雨後一篷煙火飯魚船

乘公橋作

晚峯横碧樹梢紅數榜魚罾水影中憶得江南曾
看着巨然名畫在屏風巨然僧尤妙山水

宿姑蘇淨惠大師院

常愛人間此會稀話長終日重開扉孤山猿鳥西
湖上嬾對寒燈詠式微

偶書

一任塵欺古鹿盧聖經窮爛更何圖磻溪老叟能
閑氣八十封侯不似無

予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十餘筒其中復得
精妙者一二三焉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橫行
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
詩二篇以錄其功

江南秋兎老毫踈數字鍾王尚有餘因讀退之毛
穎傳可憐今日不中書

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勛日暮閑窗何
所似灞陵憔悴故將軍

清河茂才以良筆并詩爲惠次韻奉答

郊翰秋勁愈於錐筠管温温上玉輝聊爲夫君一
擔閣老來駑緩久知非張君行楷精妙因致服膺之意

初夏

乳雀啁啾日氣濃稚桑交影綠重重秋田百畝鵝
黃大横策溪村屬老農

秋日含山道中迥寄歷陽希然山人

村落人家總入詩下驢盤薄立多時霜陂一掬清
於鑑漱着牙根便憶歸

晚春寄示茂才馮彭年

頭上酒巾爲長物據梧微詠意無涯人生行樂知
能幾但見春風滿地花

山閣夏日寄黄大茂才

幾日無緣見叔度令人鄙吝不能忘新篁繞閣薰
風細還肯時來納晚涼

錢塘仙尉謝君詠物樓成寄題二韻

仙人多在麗樵居況對西山爽氣餘若向湖濱屬
佳句莫忘秋水落芙蕖

寄上金陵馬右丞

專席頃嘗居憲府擁旄尋亦別明庭金陵士著多

蒙頼分野二逥見福星

惠愛如春威似霜神明佳政藹餘杭集賢庭畔依
依柳無限行人比頌棠

盡道次公當入相江湖那肯久遅徊西湖春物空
凝意猶望方舟賞勝來

和唐異見寄

騷人新遺畔牢詞隱几微吟愧所知幾欲尊前論
欵客可能林下訪棲遲

和才上人春日見寄

俗外多將雲作裝花前惟以醉爲鄉瑶華伸玩情
何極高絶猶如登百常

寄題僧院庭竹

岑寂寶坊清夜月幾移疎影上跏趺更憐齋罷閑
看處一日還應不可無

寄蘭溪邑長史宫贊

溪上紅蘭露泫華谿波微動長人銜公餘即有扁
舟興幾弄潺湲到日斜

寄梅室長

君家先祖隱吳門即日追遊往事存若向明時奏
飛牘并將康濟息元元

閔上人以鷺鷥二軸爲寄因成二韻

閑颺粉絲荷葦外數聲惟欠叫秋陰虚堂隱几時
懸看增得滄洲趣更深

寄聞義闍黎（時在溪口）

平昔嘗聞溪口路重山複水去無窮禪餘試問舟
人看幾宿還能到剡中

李翰林寄松扇及詩乃答之

編松爲箑寄山中兼得紫微詩一通入手涼生殊
自慰可煩長聽隱君風

和皓文二絶

李杜風騷少得朋將壇高築竟誰登林蘿寂寂湖
山好月下敲門衹有僧

芳草誰能夢謝池但將心地喻摩尼千巖萬壑時
相憶明月清風兩自知

和王給事同諸宦留題

千兵欵戸迓紅旆四壁留題拂紫苔他日北山傳
故事願將猿鶴比雲來

和蒙尉見寄

開尊且醉聖賢酒理棹時乘日暮風懶爲躬耕詠
梁甫敢將高臥敵隆中

和酬周寺丞

門横野水席凝塵東組誰能問乞鄰除是平盧貴
游客中林時復訪幽人

和安秀才次晉昌居士留題壁石

岑寂衡門題鳳處嶺雲庭樹似無依湖濱佇立應
相望一信樵風晚未歸

和謝秘校西湖馬上

表裏湖山極目春據鞍時此避埃塵蒼蒼煙樹悠
悠水除却王維少畫人

又和病起

展轉匡牀乍起來縹缸緗帙亦慵開三年一尉湖
東住誰識神仙本姓梅（首唱云落盡中庭一樹梅）

答謝尉得替

牢愁漫想空階雨羈宦閑傷落日春未似青青河畔草客亭長短送離人

答潘司理

庭柯雪壓已如春乘興山陰亦少人岑寂園廬何所對酒中賢聖藥君臣

載答

官曹久已稱廉吏田里時來顧散人文戰談圍棋局外絳侯何事號功臣

送僧游天台

石梁天絶赤城深影落滄溟幾萬尋金策若迴聊爲說慰予終老愛山心

送陳日章秀才

閑卻清尊捲縹囊病來無故亦淒涼江南春草舊行路因送歸人更斷腸

送僧還東嘉

中林昨夜待微月因想謝公池上樓何意師言石門路一缾還自上歸舟

送慈師北遊

鬱鬱蒲茸染水田渡淮閑寄賈人船知師一枕清秋夢多爲林間放鶴天

復送慈公還虎邱山

孑孑歸檣五兩翻香林禪石抱雲根單囊想罷還應笑卻是青山不出門（虎邱林巒率在寺垣之內）

即席送江夏茂才

與君未別且酣飲別後令人空倚樓一點風帆若爲望海門平闊鷺濤秋

送易從師還金華

吟卷田衣歲向殘孤舟夜泊大江寒前巖數本長松色及早歸來帶雪看

送丁秀才歸四明

有似東浮滄海君乘槎泛泛逐歸雲蛟綃市得能爲寄擬寫清真隱秘文

送謝氏昆仲歸閩中

清邵才高雲與機林間文會忽相違南中草木正黃落但羨冥鴻兩兩飛

送逐良師遊嘉禾

貝葉松枝想暫閑半囊乘興幾時還船窗月上滄洲遠應有詩題憶舊山

送式遵師謁金陵王相國

杯渡當過白露灘石城春氣尚微寒公台謁罷如乘興試訪南朝事跡看

高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濃長綠苔丞相望尊賓謁少清言應喜道人來

天竺孱顏暫掩扉講香浮穗上行衣白猿聲裏生公石莫遣移文怨晚歸

送善中師歸四明

四明山水別多時老病心閑事事違夢想湖西古蘭若又和秋色送僧歸

送人遊金山

水煙霜樹矗層巒點破江心一簇寒見說天多剩得月爲予閑上上方看

送然上人南還

囊攜琴譜與詩稿寄臥船窗一榻深莫向雲中認江樹等閑驚起故園心

送人之蒼梧

側身南望但依依片席乘風去似飛莫謂蒼梧在天末帝鄉看逐白雲歸

送有交師輦下

濾羅閑佩疊巾輕秋籟隨身指去程輦下大僚多好事退朝誰着道衣迎

送大方師歸金陵

渺渺江天白鳥飛石城秋色送僧歸長干古寺經行了爲到清涼看翠微清涼寺翠微最爲嘉勝也

筆監郡吳殿丞惠以筆墨建茶各吟一絕以謝之

犀利鋒鋩敵五兵夢中青鏤未爲靈空山日午南窗暖擬寫黃庭内景經

墨

青暈時磨半硯雲更將書帖拂秋塵衰羸自顧空多感不是臨池苦學人

茶

石碾輕飛瑟瑟塵乳香烹出建溪春世間絕品人難識閑對茶經憶古人陸羽撰茶經而不載建溪者意其頗有遺落耳

野鳧

三三兩兩自相隨擅頸回看艷艷衣野水無波秋色淨不知何事忽驚飛

貓兒

纖鉤時得小溪魚飽臥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慚尸素在吾廬

鳴皐所養鶴名

皐禽名祗有前聞孤引圓吭夜正分一唳便驚寥泬破亦無閑意到青雲

呦呦所養鹿名

深林摵摵分行響淺葑茸茸疊浪痕春雪滿山人起晚數聲低叫喚籬門

小舟

舷低冷戛荷千柄底舲斜穿月半輪一笠一蓑人穩坐晚風蕭颯弄青蘋

槐木紙椎贈與周太初

入手輕乾是古槐幾聲清響徹池臺椎餘魚網如脂滑時寫新詩肯寄來

自作壽堂因書一絕以誌之

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

林和靖詩集卷四

原书空白页

林和靖詩集拾遺

五言古詩

閔師見寫陋容以詩奉答

顧我邱壑人煩師與之寫北山終日懸風調一何野林僧忽焉至欲揖頭方罷復有條上猿驚窺未退下

監郡太博惠酒及詩

塵事久謝絶園廬方晏陰鏗然郢中唱伸玩清人心況復對尊酒百慮安能侵何以比交情松桂寒蕭森

送牛秀才之山陽省兄

之子詠陟岡別我歲時晏後夜失羣鶴高天著行鴈楚山遠近出江樹青紅間尊酒無足辭離愁滿行盼

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寺寓懷

山巒氣相合日暮生秋陰松門韻虛籟鉧若鳴瑤琴舉目羣狀動傾耳百慮沉按部既優游時此振衣襟泓澄冷泉色寫我清曠心飄飖白猿聲答我雅正吟經臺復丹井捫蘿嘗徧臨鶴蓋青霞映玉趾蒼苔侵温顏煦槁木真性馴幽禽所以仁惠政及物一一深洒翰璘珣壁返駕旃檀林回睨窣堵峯天半千萬尋

五言律詩一首

孤山雪中寫望 盧文弨云此詩真跡見江村銷夏錄應補入

片山兼水遶晴雪復漫漫一徑何人到中林盡日看遠分樵載重斜壓葦叢乾樓閣嚴城寺疎鐘動

晚寒

七言律詩七首 盧文弨云陳本所無當删孔彰按前四首見咸淳臨安志梅花二首又見瀛奎律髓仍當録存

西湖孤山寺後舟中寫望

天竺橫分景色寬孤山背後泊船看林藏野路秋偏靜水映漁家晚自寒拂拂煙雲初淡蕩蕭蕭蘆葦半衰殘春鋤數點誰驚起書破晴雲粉字乾

小隱

魯望無來已百年又生吾輩在林泉唯知隱遯爲高尚敢道文章到聖賢月界曉窗琴嶽潤竹搖秋机墨雲鮮南塘一霎霏微雨更擁漁蓑上釣船

梅花二首

宿靄相粘凍雪殘一枝深影竹叢寒不辭日日旁邊立長願年年末上看蕊訝粉綃裁太碎蒂凝紅蠟綴初乾香蕤獨酌聊爲壽從此羣芳興亦闌

孤根何事在柴荊村色仍將臘候并橫隔片煙爭向靜半粘殘雪不勝清等閑題詠誰爲愧子細相看似有情搔首壽陽千載後可堪青草雜芳英

秋懷

霏霏煙露拂西窗細帙披殘臥縹缸林木細分山去削水波微動鶴丁樁涼沈睡欲何妨縱靜壯詩魔未易降搔首舊遊堪入畫一檣如練下澄江

和酬泉南陳賢良高見贈

湛盧生澀鞘秋塵方冊誰談禮樂因兩地貴遊無舊識五天清會有高人泉關茶井當猶惜火養丹鑪看獨頻揚袂公車莫相調浮名應未似身親

寄輦下莫降秀才

羣園古暗葦靴鳴楚楚衣裾白苧輕節概平時長獨立文章近日合雙行且看輦轂千蹄曉復憶溪山數筆晴一第臨臨杏花宴滿都春色叫遷鶯

七言絕句一首

風水洞 朱孔彰云此詩見咸淳臨安志應補入

平昔常聞風水洞重山複水去無窮因緣偶入雲泉路林下先聞接客鐘

句

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

句

隱非秦甲子病有晉春秋

水天雲黑白霜野樹青紅

風回時帶笛煙遠忽藏村

詩餘三首 盧文弨云陳本所無當刪孔彰按點絳唇一闋見苕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長相思一闋見樂府雅詞又並見花庵詞選仍當錄存

霜天曉月

題梅

冰清霜潔昨夜梅花發甚處玉龍三弄聲搖動枝頭月　夢絕金獸爇曉寒蘭燼滅要捲珠簾清賞且莫掃階前雪

點絳唇

題草

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煙雨　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

長相思

惜別

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

林和靖詩集拾遺

酬唱題詠附錄

寄林逋處士　范仲淹

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玉田耕小隱金闕夢高真罷釣輪生蠹慵觀鑑積塵餌蓮攀岳頂歌雪扣琴垠墨妙青囊秘丹靈綠髮新嶺雲明四望巖筍出諸鄰幾姪簪裾盛諸生禮樂循朝廷推薦鶚鄉黨不傷麟弔古夫差國懷賢伍相津劇談來劍俠騰嘯駭山神有客瞻冥翼無端預縉紳未能忘帝力猶待補天鈞早晚功名外孤雲可得親

又

蕭索遶寒雲清歌獨隱淪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一水無涯靜羣峯滿眼春何當伴遊逸嘗酒過比鄰

又

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為千鍾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等閑為雨出山來

同沈書記訪林處士和書記韻

山中宰相下巖扃靜接遊人笑傲行碧嶂淺深驕晚翠白雲舒卷看春晴煙渾共愛魚方樂樵爨誰欺雁不鳴莫道隱君同德少尊前長挹聖賢清

與人約訪林處士雨阻因寄

閑約諸公叩隱扃江天風雨忽飄零方憐春滿王孫草可忍雲遮處士星蕙帳未容登末席蘭舟無賴寄前汀湖山早晚逢晴霽重待尋仙入翠屏

林處士水亭　陳堯佐

城外逋翁宅亭開野水寒冷光浮荇葉靜影浸漁竿吠犬時迎客饑禽忽上闌疎籬僧舍近嘉樹鶴庭寬拂砌煙絲裊侵窗筍戟攢小橋橫落日幽徑轉層巒好景吟何極清歡話亦難憐君留我意重疊取琴彈

對雪憶訪林處士三首　梅堯臣

昔乘野艇西湖上泊岸去尋高士初折竹壓籬曾礙過卻穿松下到茆廬

旋燒枯栗衣猶濕最愛峯前有徑開日暮更寒歸亦懶無端撩亂入船來

山童籬犬迎人後野葛棠梨按酒時不畏尖風吹入牖肯教牀下覓鴟夷

贈林處士逋　龔宗元

高蹈遺塵蛻含華傲素園璜溪頻下釣蕙帳不驚猿養浩時清嘯忘機只寓言幾回生蝶翅明日在西軒

贈林逋處士　釋智圓

深居猿鳥共忘機荀孟才華鶴氅衣滿砌落花春病起一湖明月夜漁歸風搖野水青蒲短雨過閑園紫蕨肥塵土滿牀書萬卷元纁何日到松扉

弔林和靖處士　凌雲

孤山屹屹鎮西湖山上逋仙舊結廬地僻真堪供隱逸鶴馴全不費招呼旌賢賜粟來天詔踏雪尋梅入畫圖留得遺祠表清德斜陽古木自啼烏

書林逋詩後　蘇軾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

君子市童俚婦皆氷玉先生可是絶倫人神清骨冷無塵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没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兒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諸家詩話

夢溪筆談一則

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客至則一童應門延坐開籠縱鶴必棹舟而歸蓋以鶴爲驗也嘗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棋

墨客揮犀一則

李侍郎及性清介簡重知杭州惡俗輕靡不事遊燕一日微雪遽命出郊衆意當召賓朋爲高會乃獨訪林逋處士清談至暮而歸

姑蘇老農跋語一則

西湖風物固不還但無和靖輩人物耳覽之慨然

冷齋夜話一則

王冀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訪逋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鈐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重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東坡志林一則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墜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蓋村學究體也

葦航紀談一則

林詩暗香浮動月黃昏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爲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晝午後陰氣用事花房斂藏夜半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蕊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東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是此理

花史一則

林和靖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寫梅之風韻高季迪詩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狀梅之精神楊廉夫詩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道梅之氣節

沈括筆談一則

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歐陽永叔謂語新而屬對精切惜考失全篇耳鉤輈鷓鴣聲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郭索蟹行貌楊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龜溪沈詵跋語一則

和靖先生孤風凜凜可聞而不可見所可得而見者賴有詩存焉耳是邦泯然無傳豈不爲缺典哉因得舊本訪其遺逸且與題識而附益之刊置漕廨庶幾尚友之意云

秦觀史論一則

和靖臨終詩其卒章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識趣過人如此其風姿安得不清妙也

青箱雜記一則

天聖中丞相王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林逋唱和訪其廬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其略曰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和石一片拜世軒榮

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驚夫何至陋之窮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者淸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嘗顧丘園之側微念土木之衰病不過一枉駕一式廬而已未有迂回玉趾歷覽環堵當纓蕤之盛集摅風雅之秘思率以賡載始成編軸且復搆他山之堅潤刊羣言之鴻麗珠聯綺錯雕縟相照輦植置立貢於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淸輝發斗牛之寶氣者矣

黃庭堅集一則

林處士書淸氣照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

何養純林集附言一則

先生書法深入晉室惟停雲館二小柬流傳於世淸瘦遒勁語亦澄淡孤峭因附錄於此云逋奉白秋涼體履淸適大師去後曾得信未院中諸事如常否今送到少許菱角容易容易謹此馳致不宣逋小簡上詔兄座主暫倩一人引此僕去章八郎家又云逋奉簡二君數日前曾勞下訪屬以多故未果致謝感媿感媿榜名必已見了彼珍重者果爲兩手所揞矣呵呵如因暇時許相過否馳此不宣從表林逋頓首所託買物錢二索省是前人留下尚恐未足餘俟面致多感多感

楊升庵集一則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涴之後遂不設寒具齊民要術幷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饊子也蘇東坡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醮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壓匾佳人纏臂金蓋以寒具爲饊子也宋人小說以寒具爲寒食之具即閩人所謂煎餔以糯粉和麵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汚物具可留月餘宜禁煙用也林逋寒食詩云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慵復散幽經則寒具又非饊子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妮古錄一則

朱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

眉公筆記一則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謂和靖淸節映世遂以神像配食水仙王山谷題水仙花用此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林逋處士家

和靖詩集宋槧已微予家藏二本一爲康熙中長洲吳氏調元刻一爲乾隆中杭人陳梓刻又別見舊鈔本頃從瑞安孫君詒讓仲容借盧氏抱經羣書拾補閱中有校和靖集數紙係據明正統八年餘姚陳贄刻本以正吳本編次最善而未專刻全集予因仿宋巾箱本重付剞劂悉從盧校其不從者吳本增多七言律詩七首詩餘二首盧氏疑非和靖作并欲刪去予考宋人書多載之今編入拾遺辨證見注中逸詩句附焉有增校處如梅序中大年吳本年誤作言據咸淳臨安志宋史本傳改年六十一吳本誤作六十二據宛陵集東都事略改卷一中詩注瑠璃堂圖吳本誤作瑠琉舊鈔本誤作瑠瑜案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二有瑠璃堂墨客圖一卷列唐詩主客圖前當是瑠璃二字茲據改正拾遺卷中春鋤吳本作春雛據咸淳志改案詩疏鷺齊魯之間謂之春鋤詩寫秋景作春雛誤未敢與盧校淆故揭於此若苕溪詩話引和靖馬從同事借一聯並引浮生有定分四句係杜詩阮閱總龜直誤爲逋之逸句方輿勝覽引過蕪湖縣首二句爲郭功父詩考青山集不載實和靖作劉後村千家詩選載雪詩最愛僧偷過半牆二聯刪律爲絕句並改二韻皆宋人誤引竄易未便據校集本也卷首酬唱題詠舊鈔本有吳本無今并入編錄時隨增釋智圓一首脫誤者已補正之予又編年譜一卷點勘一卷箋釋二卷與孫君增錄宋人詩話一卷俟續刻焉同治十二年仲夏長洲

朱孔彰識

蘇學士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宋氏校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蘇子美文集序

予宦遊吳門得宋蘇子美滄浪亭遺址於荒煙蔓草中稍稍爲之起廢壁葺垣屋數年以來亭之樹石若歲益而古嘉花名卉若月益而娟妍而吳之人雅好事春秋佳日遊屐麕集遂擅郡中名勝我輩憑弔古蹟履其地則思其人思其人則必慨想其生平求其文章詞翰以髣髴其萬一蓋尚友之道然耳子美故有集若干卷久傳於世惜板已毀世之獲見其集者蓋少予幸得是本而卒業焉子美詩磊落自喜文章雄健負奇氣如其爲人以之妃晁儷張殆無媿色顧晁張繼起於古學大盛之日而子美獨崛興於舉世不爲之時挽楊劉之頹波導歐蘇之前驅其才識尤有過人者學者論宋初古文往往以子美與穆伯長並稱其實伯長不及也吳門徐子七來年少嗜古偕兄念修重爲開雕將欲與予之滄浪小志並廣其傳予喜亟取是集付之書成請予序予曰昔歐陽公言之矣歐陽之序蘇氏文集曰子美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又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嗚呼詎不有待於今日與康熙戊寅八月之朔滄浪寓公宋犖序

大中丞宋公命復校子美集讀之數日而乃恍然於公之重修滄浪亭之意也始亭之修也不知者以爲政有餘暇僅以供遊覽也其知者以爲愛慕其才不忍使其遺蹟之泯沒無傳也而公之意則大不然夫子美抱經世之學懷忠君之心觀其所爲詩文及論時事劄子雖未見諸實事然其議論侃侃慷慨切直皆有關于社稷生民之故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不可以區區文人才士目之矣使當日天子宰相知其賢而大用之殆無難澤被一世名垂於後而惜乎其以酒食之過至遷謫以死徒使後之人憑弔遺蹤爲之拊膺歎恨于九原之不可復作不大可惜哉公重其學問心術而惜其見棄于當時之君相又憫其亭之廢而不存是以修之也夫子美慶曆人也自慶曆迄今垂六七百年已無有過而問之者儻更歷幾百年其詩文必散失而無傳而所謂滄浪故址者亦且銷滅於榛莽之中而不可考將并不知子美爲何如人豈復有新其亭而珍其遺集者乎雖其生平行事略備宋史而所載之文僅二三首苟不睹全集卒無由論其世知其人則世亦不過與文苑諸人同類稱之而止矣此公既修其亭而又命復校其集之意也昔歐陽永叔序其集云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其猶此志歟復既承公命因與兄念修次第校之而付諸剞劂氏

康熙戊寅皐月下澣震澤徐惇復書于白華書屋

蘇學士文集原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五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折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昻然而卽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不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宋史本傳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上火疏（文載集中不錄）會有詔戒越職言事又上書（文載集中不錄）尋舉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極陳災變異常時政得失纚纚千餘言無所回避（文載集中不錄）羣小爲之側目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祀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閒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以書報之（文載集中不錄）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爲人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原书空白页

蘇學士文集總目

商丘　漫堂先生　宋　犖　鑒定

卷第一

古詩二十四首

感興三首

慶州敗

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

昇陽殿故址

大霧

藍田悟真寺作

興慶池

長安春日效東野

太行道

對酒

夜中

蜀士

己卯冬大寒有感

獵狐篇

難易言二首

大小言

了語不了語二首

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君

送李生

卷第二

古詩二十首

楊子江觀風浪

哭曼卿

吾聞

送安素處士高文悅

贈釋秘演

城南感懷呈永叔

吳越大旱

中秋夜吳江亭上對月懷前宰及寄君謨蔡大

越州雲門寺

和韓三謁歐陽九之作

城南歸值大風雪

出京後舟中有作寄文韓二兄弟永叔歐陽九和叔杜二

寄富彥國

大風

檢書

雜興

呂公初示古詩一編因以短歌答之

老萊子

往王順山值暴雨雷霆

卷第三

古詩二十首

依韻和勝之暑飲

答宋太祝見贈

送李冀州詩

和鄰幾登繁臺塔

依韻和伯鎮中秋見月九日遇雨之作

夜聞秋聲感而成詠同鄰幾作

和聖俞庭菊
答梅聖俞見贈
舟至崔橋士人張生抱琴攜酒見訪
穎川留別王公輔
維舟野步呈子履
滯舟
過濠梁別王原叔
和子履雍家園
尹子漸哀辭
天平山
奉酬公素學士見招之作
遷居
遣悶
苦調
卷第四
古詩十八首
若神棲心堂
郡侯訪予于滄浪亭因而高會翌日以一章謝之
送關永言赴彭門
寄題豐樂亭
夏熱晝寢感詠
哭師魯
和永叔瑯邪山庶子泉陽冰石篆詩
答章傳
遊山
寒夜
送施秀才
送韓三子華還家
觀放陏
金山寺
九月五日夜出盤門泊于湖間偶成密會坐上書呈黃尉
送張統尉嘉禾
秋夜
寄題周源家亭
卷第五
古詩十四首
黃雍於西安修水之側起佚老亭以奉親
送黃莘還家
和菱磎石歌
頂破二山詩
永叔石月屏圖
演化琴德素高昔嘗供奉先帝聞予所藏寶琴求而揮弄不
忍去因爲作歌以寫其意云
寄王幾道同年
丙子仲冬紫閣寺聯句
水輪聯句
薦福塔聯句
悲二子聯句
地動聯句
瓦亭聯句
淮上喜雨聯句
卷第六

律詩三十四首
和石曼卿明河詠
師黯以彭甘五子爲寄因懷四明園中此果甚多偶成長句
以爲謝
遊洛中內
送杜密學赴幷州
送家靜及第後赴官清水
串夷
靜勝堂夏日呈王尉
黎生下第還鄉
春日晚晴
代人上申公祝壽
有客
遊南內九龍宮
送陳進士遊江南
和馬承之古廟
和解生中秋月
宿太平宮
獨遊輞川
過下馬陵
覽含元殿基因想昔時朝會之盛且感其興廢之故
望秦陵
留題樊川李長官莊
宿終南山下百塔院
宿華嚴寺與友生會話
送王楊庭著作宰巫山
晚意
春暮初晴自御宿川之華嚴寺
次韻和師黯寄王耿端公
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黨人貶郢中歐陽九
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謫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
且慰其遠邁也
暑景
夏中
夏意
和淮上遇便風
先公之愛馬以病寄他廐今死矣
重過句章郡
卷第七
律詩三十九首
晚出潤州東門
無錫惠山寺
過蘇州
吳江亭
秀州通越門外八九里臨水多佳木茂樹以便風不得停舟
一賞愴然爲詩
秀州城外九里有竹樹小橋予十八年前與友人解晦叔飲
別于此今過之景物依然而解生已亡悲歎不足復成
小詩
天章道中
望太湖
大禹寺

杭州巽亭
宿錢塘安濟亭觀潮
使風
松江長橋未明觀漁
新開湖晚霽
九日汴中
淮中晚泊犢頭
韓忠憲公挽辭二首
詔獄中懷藍田高先生
湘公院冬夕有懷
離京後作
答和叔春日舟行
答子履
舟行有感
淮亭小飲
淮中風浪
壽陽閑望有感
阻風野步有感呈子履
過泗水
和丹陽公素學士晚望見懷
送子履
題花山寺壁
春睡
覽照
病起
秋懷
秋曉聞鶴唳一聲
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令之作
病中得杜丞相見寄詩感而有作
滄浪懷貫之

卷第八

律詩四十三首

和彥猷晚宴明月樓二首
依韻和王景章見寄
答仲儀見寄
雨中聞鶯
滄浪亭
秋雨
中秋三夕對月
懷月來求聽琴詩因作六韻
送黃通
秋宿虎丘寺數夕執中以詩見貺因次元韻
滕子京哀辭
寒食招和叔遊園
春日懷舊遊
春日感懷
夢歸
獨步遊滄浪亭
初晴遊滄浪亭
滄浪觀魚
遊招隱道中
揚州城南延賓亭

吳江岸
晚泊龜山
滄浪靜吟
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石刻
共作一亭以寶墨名之集賢伯鎮爲之作記遠來求詩
因作長句以寄
遊霅上何山
霅上
冬夕偶書
寒夜十六韻答子履見寄
獨遊曹氏園館因寄伯玉
小酌
送人還吳江道中作
題廣喜法師堂
詩僧則暉求詩
關都官孤山四照閣
清軒
某爲世所棄困居於蘇平生交遊過門不顧長安侍讀葉丈
不以秦吳之遠高下之隔閔此窮悴特貺以詩然韻險
句奇不可攀續仰酬高誼強扶蕪音
暑中閑詠
寄題趙叔平嘉樹亭
西軒垂釣偶作
夜聞笮酒有聲因而成詠
秋夕懷南中故人

卷第九

書七首
上三司副使段公書
上范希文書
應制科上省使葉道卿書
上京兆杜公書
上孫冲諫議書
上孔待制書
上集賢文相書

卷第十

書六首
答韓持國書
答馬永書
答范資政書
答李銳書
答杜公書
上范公參政書幷諮目七事
諮目一
諮目二
諮目三
諮目四
諮目五
諮目六
諮目七

卷第十一

上書疏狀九首
乞納諫書

諸匭疏
火疏
論西事狀
乞發兵用銀牌狀
論宣借宅事
乞用劉石子弟
投匭疏
論五事
卷十二
啓表十二首
啓事上奉寧軍陳侍郎
上杜侍郎啓
上執政啓
薦王景仁啓
京兆求罷表
杜公讓官表
杜公謝官表
杜公求退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第四表
第五表
卷第十三
記序雜文十六首
粹隱堂記
東京寶相禪院新建大悲殿記
并州新修永濟橋記
滄浪亭記
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處州照水堂記
浩然堂記
漣水軍新廨記
送外弟王靖序
送王緯赴選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王規方叔序
符瑞
復辨
杜誼孝子傳
題杜子美別集後
卷第十四
誌銘八首
先公墓誌銘
江寧府溧陽令蘇君墓誌銘
亡妻鄭氏墓銘
內園使連州刺史知代州劉公墓誌
處士崔君墓誌
太常博士宋仲達墓誌銘
屯田郎榮陽鄭公墓誌銘
歙州黟縣令朱君墓誌銘
卷第十五
誌銘六首

太原郡太君王氏墓誌
太理評事杜君墓誌
奉禮郎杜君妻張氏墓文
兩浙轉運使司封郎中王公墓表
大理評事程君墓誌銘
廣陵郡太君高氏墓誌銘

卷第十六

行狀哀辭祭文五首
韓公行狀
王子野行狀
哀穆先生文
祭舅氏文
祭滕子京文

蘇學士文集總目

原书空白页

蘇學士文集卷第一

感興三首

後寢藏衣冠前廟宅神主吾聞諸禮經此制出中古秦嬴食先法乃復祭於墓漢衣以月遊於道蓋無取宜帝尊祖廟失制徧九土孝元酌前文一旦悉除去魏帝樂銅臺遺令平置歌舞昏嗣竟從之此事狂夫阻唐制益紛華諸陵鎖嬪御曠女日哀吟於先亦奚補吾朝三聖人乘雲不可覿威靈已霄漢嗣皇念宗祖繪事移天光刻象肖神武徧敕舊遊地輸材起宮宇階墄釦以金牆壁衣之黼功既卽奉迎法仗疊簫鼓玩好擇珍奇目奪不可數三京佛老家已有十數處朝家雖奉先越禮古不許君不祭臣僕又不祭支庶丹楹豈非孝聖貶甚蕭斧大祀當以時寢廟卽其所惜哉共儉德乃爲侈所蠹痛乎神聖姿遂與夷爲侶蒼生何其愚瞻歎走旁午賤子私自嗟傷時淚如雨

在昔帝堯日光宅闢四門所賓無凶邪德教日益敦末世多淫姦九重嚴大閽扞掫主譏察誰何辨語言一關百力士列立甃石温設官按尺籍唱號於未昏唐末稍懈怠嘗值外史奔京城凶豪兒奮劍闖帝藩狂呼嘯虎豹便欲傾乾坤賴有宰相在不然神器翻我朝講制度門籍反不存近知賤丈夫突入犯赤軒陛官未暇執呶呶何其諠祖宗創業難愼重在後昆勇夫猶重閉況乃天子尊何羅猶宜察況乃外寇屯興語一及此舌出反自捫吾家本寒微世受朝廷恩欲奏鴟鴞詩當塗誰薦論

瞽說聖所擇愚謀帝不罪況乎言有文白黑時利害前日林書生自謂胸臆大潛心撫世病榮成謂可賣投匭觸諫函獻言何耿介云昨見凶星上帝下警戒意若曰昏椓出處恣蜂蠆安坐弄神器開門納珍賄宗支若繫囚親親禮日殺大臣尸其柄咋舌希龍拜速速伐虎叢無使自沈瘵陛下幸察之聰明卽不壞如忽賤臣言不瞬防禍敗一封朝飛入羣目已睚眦力夫暮塞門執縛不容喟十手捽其胡如負殺人債幽諸死牢中繫灼若龜蔡亦既下風指黥而播諸海長途萬餘里一錢不得帶必令朝夕閒渴飢死于械從前有口者蹜脰氣如鞴獨夫已去除易若吹糠粃奈何上帝明非德不可蓋倏忽未十旬炎官下其怪乙夜紫禁中一燎不存芥天王下牀走倉猝畏挂礙連延舊寢廷頑失若空塞明朝黃紙出大赦徧中外嗟乎林書生生命不可再翻令凶惡囚纍纍受恩貸

慶州敗

無戰王者師有備軍之志天下承平數十年此語雖存人所棄今歲西戎背世盟直隨秋風寇邊城屠殺熟戶燒障堡十萬馳騁山嶽傾國家防塞今有誰官爲承制乳臭兒酣觴大嚼乃事業何嘗識會兵之機符移大急蒐卒乘意謂就戮如縛尸未成一軍之出戰驅逐急使緣嶮巇馬肥甲重士飽喘雖有弓劍何所施連顛自欲墮深谷虜騎笑指聲嘻嘻一麾發伏鴈行出山下奄截成重圍我軍免冑乞死所承制面縛交涕淚逡巡下令藝者全爭獻小技歌且吹其餘劓馘放之去東走矢液皆淋漓首無耳準若怪獸不自媿恥猶生歸守者沮氣陷者苦盡由主將之所爲地機不見欲僥勝羞辱中國堪傷悲

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

十年苦學文出語背時向榮力不自知藝圍輒棹鞅薄技遭休明一第君所唱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霞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舊斂舉意有斯況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台府張宴集吾輩縱謔浪花梢血點乾酒面玉紋漲狂歌互喧傳醉舞迭闐伉茲時實無營此樂亦以壯去去登顯塗幸無隳素尚

昇陽殿故址

昔在開元中此名昇陽殿西通大名宮夾道直如箭至尊黃金輿乘春日幸宴翠嬪戛鐘鼓歡呼奏新徧巧舞風燕翻奴歌露鶯囀酒光

射錦幄上下花會炫雕盤堆毹英豔粉弱自戰天歡日無窮臣諫莫敢獻樂極哀繼之在理亦可見胡來塞宮闕腥羶汚香薦縱火寢廟平揮戈君臣迸庸嗣忽前醜泚巢福更亂冉冉竟覆亡返爲耕牧便瓦礫雖費犂土壤頗肥衍蓋由殺人多膏血浸漬遠髑髏今成堆皆昔燕趙面每因鉏耨時數得寶玉片今秋雨澤多穀穗密如櫛農惟喜豐稔吾獨閔遷變不有失德君焉爲穡夫佃大國尚如此小人易流轉道德可久長作詩將自勸

大霧

欲曉霜氣重不收餘陰乘勢相淹留化爲大霧塞白晝咫尺不辨人與牛羣烏啁啾滿庭樹欲飛恐遭羅網囚四簷晻藹下重幕微風吹過冷自流竊思朝廷政無濫未嘗一日封五侯何爲終朝不肯散焉知其下無蚩尤思得壯士翻白日光照萬里銷我之沈憂

藍田悟真寺作

旅食長安城迴遑奔走無停行清懷壯抱失素向胸中堆積塵土生偷閑得至玉峯下爲聞悟真之寺之嘉名杖邛赤脚渡藍水細流激激心骨清仰看蒼山高峯旁白雲明滅藏日光行人遥指置寺處正在白雲之中央逡巡緣棧更險絶攀蘿捫壁隨低昂明行咫尺乃相失已與雲霧相翶翔時聞啼鳥如吹竹數步一休還縱目行行未知高則危下視昏煙覆平陸滿巖佳樹尤樸樕赫赤如霞間濃綠是時八月初路旁已見芬芬菊貪奇戀景不知倦側睥又復心瑟縮神魂飛下大壑幽定省移時進雙足寺門高開朝日輝丹青黯澹唐時屋老僧引我周遊看且云白氏子詩乃實錄此詩疇昔予所聞殷殷更向碑前讀按言索像今無復惟有流泉數道如車輻我嫌世累欲暫居又云此地無留宿殿宇之後林莽中日暮嘗有虎豹伏鑿石龕邊崖至深近有浮屠於此相張觸快心宿忿兩不解一乃顛擠死其谷我聞爲之久顰蹙此向期將避煩辱不爲傷生事爭如平地隨流俗歎息回頭急出山始覺全軀已爲福

興慶池

餘潤漲龍渠疏溜連清漣助曉遠昏山浮秋明刮眼漁歸別浦閑鴈下滄波晚岸北有高臺離魂蕩無限

長安春日效東野

前秋長安春今春長安秋節物自榮悴我有樂與憂窮閻何卑漏時燕不見投門庭謝過從蘭萌舒綠柔燕託喜廣廈亦非善是仇蘭生靜愈茂堪將義爲儔芳香誠可慕對之蠲窮愁

太行道

行行太行道一步三太息念厥造化初夫何險此極左右無底壑前後至頑石高者欲作天朋黨深者疑斷地血脈夜中巖下埋斗杓日午陰壁風雪號攀緣有路到絶仞四望羣峯合沓如波濤忽至逼側處咫尺顛墜恐莫逃嗟乎古昔未開時隔絶往來人不思淳源一破山岳碎巧心遂去緣嶮巇嶮巇不窮甚可畏悼此二者亡其宜天地不自嶮嶮由人爲之彼車摧輪馬傷足中路勿歎勿慟哭世上安塗故有焉孰使汝行此道驅高軒喪墜不收宜爾然

對酒

丈夫少也不富貴胡顏奔走乎塵世予年已壯志未行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時愁思不可掇崢嶸腹中失和氣倚官得來太行顛太行美酒清如天長歌忽發淚迸落一飲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褫哀樂如摧朽讀書百車人不知地下劉伶吾與歸

夜中

夜分衆諠死耿耿抱真履中君湛以寧不爲外官使七兵乘間入攻剽勢向圮主將不謀陣敵惡蕩然失守遽藏避駭浪奔騰一刻萬里紛紛變化無窮已俄如獨繭絲忽復滿天地乳虎不受縛狂龍難馴致我思精甲以扞異類邪慝弗萌元辟復位輔以逍遥之至道爛然

光輝照無際

蜀士

蜀國天下險奇怪生中間有士賈其姓抱材東入關獻冊叩諫鼓其言蔚可觀願以微賤軀一得至上前掉舌滅西寇畫地收幽燕且云太平久兵戰無人言臣嘗學其法自集數百篇治亂與成敗密然不可删三獻輒罷去志屈心悲酸將相門戶深欲往復見攔負販冒日熱引重衝雪寒羇苦輦轂下以圖晨夕餐如此三歲餘夜夜抱郗歎義者或賑給遂復歸巴川嗟乎區宇大此徒亦已緜城市與巖穴隱默孰辨旃幸得出自鬻何惜置末班吾相柄天下處事當幾先古之設爵位蓋欲英雄躔次第立名級不使智慮閑稍有才器者必以祿仕牽所患在不出既出那棄捐放蛟入大水驅虎還深山失一故無害其類莫可攀

己卯冬大寒有感

延川未撤警夕烽照冰雪窮邊苦寒地兵氣相躔結主將初臨戎猛思風前發朝笳吹餘哀疊鼓暮不絕淹留未見敵愁端密如髮予聞古烈士自誓立壯節丸泥封函關長纓繫南越本爲朝廷羞寧計身命活功名非與期冊書豈磨滅然由在遇專醜類易翦伐訓士無他才賞罰在果決近聞邊方奏中覆多沈没罪者既稽誅功者不見閱雖使頗牧生勇智當坐竭或云廟堂上與彼勢相戛恐其立異勳欻然自超拔不知百萬師寒刮膚革裂關中困誅斂農產半匱竭我欲叫上帝願帝下明罰早令黠虜亡無爲生民孽

獵狐篇

老狐宅城隅涵養體豐大不知窟穴處草木但掩藹秋食承露禾夏飲灌園派暮夜出旁舍雞畜遭橫害晚登埤塊嗚呼吸召百怪或爲嬰兒啼或變豔婦態不知幾十年出處頗安泰古語比社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年少兒耽獵若沈瘵遠郊盡雉兔近水殲鱗介養犬號青鶻逐獸馳不再勇聞此老狐取必將自快縱犬索幽邃張人作疆界茲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羣小助呼嘷奔馳數顛沛所向不能入有類狼失狽鉤牙作巨頹髓血相潰沫喘叫遂死矣爭觀若期會何暇正丘首腥臊滿蓬艾數穴相穿通城堞幾隳壞久縱此凶妖一旦果禍敗皮爲榻上藉肉作盤中膾觀此爲之吟書以爲警戒

難易言劾章蘇州二首

擬把鉛刀伐丹桂欲坐眢井攀青天排羅嬰兒拒九虎未若以道干貴權

地上拾芥亦細碎掌裏數文猶苦辛脫使摘丸下峻坂未若以財而發身

大小言楚襄王登蘭臺命大夫作大言登陽臺命大夫作小言梁昭明太子殿鉤王規皆嘗作

彎弓射月落揮劍決天開何言四溟廣并合不成杯託身螟兩睫卜都牛一毛奔馳萬里外終不出秋毫

了語不了語了語劾晉顧凱之殷仲堪作不了語劾唐雍裕之作

公餗欲成忽覆鼎銀缾汲絶還沈井乳虎咆哮落深穽青萍一揮斷人頸

無言以手尋珮環寒暑迭運雕朱顏八駿踏地幾時徧六龍駕日何年閑

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君時得告之山陽挈家

扁舟迎春色東下淮楚鄉側身風波地回首英俊場顧我本俗材百事無一長濫迹入冊府舉動初不皇乍脫泥滓底稍見日月光峻閣鬱前起隱嶙天中央春風花竹明曉雨宮殿涼溢目盡圖史接翼皆鸞凰明窗置刀筆大案羅縑緗文字雖幼學鈍庸今廢忘不能溫舊習考古評興亡靦顏於其間汗下如流漿徒然日飽食出入隨羣行朝廷比多事亦合強激昂況有詔書在爛然貼北牆奮舌說利害以救民膏肓不然棄硯席挺身赴邊疆喋血鏖羌戎胞膽森開張彎弓

射攙槍躍馬埽大荒功勳入丹青名迹萬世香是亦丈夫事不爲鼠子量數事皆不能徒只飽腹腸有如鳧鴈兒啑唼守稻粱歲月今逝矣齒搖髮已蒼於時既無益自合早退藏諸君天下選才業吁異常願當發策慮坐使中國強蠻夸不敢欺四海無災殃莫効不肖者所向皆荒唐又不耐羞恥但欲歸滄浪濡毫備歌咏仰首看翺翔舟中稍無事思念益以詳恨無一稜田可以足糟糠出處皆未決語默兩弗臧莽不知所爲大叫欲發狂作詩寄諸君鄙懷實所望

送李生

李生以病廢東入徂徠峯志氣尚突兀形骸已龍鍾男兒生世間有如絕壑松誤爲風雷傷不與匠石逢哀哉千尺榦摧折以秋蓬

蘇學士文集卷第一

蘇學士文集卷第二

楊子江觀風浪

晚至瓜州渡繫舟泊西灣日落暴風起大浪得縱觀憑淩積石岸吐吞天外山霹靂左右作雪灑六月寒吁嗟至柔物威壯不可干若爲神龍憑氣勢非一端大艦失所操翻覆如轉丸高山雖有路轍險馬足酸居朝號安逸重祿多憂患爭得清靜交共騎雙翔鸞矯翅入赤霄不見此險難奈何蚩蚩衆共處天壤間因知古聖人立法萬世安濟川作舟梁鑄鼎窮神姦朝廷布禮度粲粲莫可刪後來漸破壞所向行路難凶邪得騁志物命遭摧殘視此念古昔杖藜空盤桓

哭曼卿

去年春雨開百花與君相會歡無涯高歌長吟插花飲醉倒不去眠君家今年慟哭來致奠忽欲出送攀魂車春暉照眼一如昨花已破蕾蘭生芽唯君顏色不復見精魄飄忽隨朝霞歸來悲痛不能食壁上遺墨如棲鵶嗚呼死生遂相隔使我雙淚風中斜

吾聞

吾聞壯士懷恥與歲時汲出必鑿凶門死必塡塞窟風生玉帳上今下厚地裂百萬呼吸間勝勢一言決馬躍踐胡腸士渴飲胡血腥膻屏除盡定不存種孼子生雖儒家氣欲吞逆羯斯時不見用感歎腸胃熱晝臥書冊中夢過玉關闕

送安素處士高文悅

皇天稔巨憝羌虜稽顯戮廟算忽小醜王師數傾衄秦民著暴斂慘慘生意蹙賊氣愈張王鋒銳不可觸帷幄監前敗降心問白屋尺詔下中天公車塞章牘策慮盡頗牧勇決過賁育先生胸臆大經術內自足逸韻脫滓塵素節抱冰玉獨恥論兵戰因時射君祿不唯吾志乖亦使王道局放懷但文史散髮自溪谷近臣上薦書天子渴高躅束帛三及門不免至京轂萬鍾非所好大議戛鈞軸孤鸞入紫煙網罟安可束天風萬里長沆瀣朝滿腹更期下翔集以爲蒼生福

贈釋秘演

高車大馬闐上京釋曰演者何聲名當年余嘗與之語實亦可喜無俗情作詩千篇頗振絶放意吐出吁可驚不肯低心事鐫鑿直欲淡泊趨杳冥落落吾儒坐滿室共論慇若木陷釘賣藥得錢輒沽酒日費數斗同醉醒傷哉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爲名卿數年不見今老矣自說厭苦居都城垂頭孤坐若癡虎眼吻開合猶光精雄心瞥起忽四顧便擬擊浪東南行開春余行可同載相與曠快觀滄溟

城南感懷呈永叔

春陽泛野動春陰與天低遠林氣藹藹長道風依依覽物雖暫適感懷翻然移所見既可駭所聞良可悲去年水後旱田畝不及犂冬溫晚得雪宿麥生者稀前去固無望即日已苦飢老稚滿田野斲掘尋鳬茈此物近亦盡卷耳共所資昔云能驅風充腹理不疑今乃有毒厲腸胃生瘡痍十有七八死當路橫其尸犬彘咋其骨烏鳶啄其皮胡爲殘良民令此鳥獸肥天豈意如此泱蕩莫可知高位厭粱肉坐論攙雲霓豈無富人術使之長熙熙我今飢伶傳閔此復自思自濟旣不暇將復奈爾爲愁憤多滿胸嶸竑不能齊

吳越大旱

吳越龍蛇年大旱千里赤尋常秔稌地爛漫長荊棘蛟龍久遁藏魚鼈盡枯腊炎暑發厲氣死者道路積城市接田野慟哭去如織是時西賊羌凶燄日熾劇軍須出東南暴斂不暫息復聞籍兵民驅以教戰力吳儂水爲命舟檝乃其職金革戈盾矛生眼未嘗識鞭笞血塗地惶惑宇宙窄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寃對結不宜衝迫氣候逆二年春及夏不雨但赫日安得涼冷雲四散飛霹靂滂霈消祲癘甘潤起稻稷江波開舊漲淮嶺發新碧使我揚孤帆浩蕩入秋色胡爲泥滓中視此久戚戚長風卷雲陰倚柂淚橫臆

中秋夜吳江亭上對月懷前宰張子野及寄君謨蔡大

獨坐對月心悠悠故人不見使我愁古今共傳惜今夕況在松江亭上頭可憐節物會人意十日陰雨此夜收不惟人間重此月天亦有意於中秋長空無瑕露表裏拂拂漸漸寒光流江平萬頃正碧色上下清澈雙璧浮自視直欲見筋脈無所逃遁魚龍憂不疑身世在地上秖恐查去觸斗牛景情境勝返不足歎息此際無交游心魂冷烈曉不寢勉爲筆此傳中州

越州雲門寺

翠嶂環合封白雲中有蕭寺三爲鄰雲門梁武帝所作今分爲三寺相連老松偃蹇若傲世飛泉噴薄如避人蒼猿嘯斷夜月古丹花開偏陽崖春盤桓數日不忍去舟出邪溪猶慘神

和韓三謁歐陽九之作

予方居憂艱胸懷積瘡刺昏明走日月慘慘絕生意杜門厭過從掩耳避時事韓子我所佳招我懃有謂城南訪永叔共可豁蒙蔽是時窮陰久泥淖沒馬鼻區區不憚遠飢渴奔高誼永叔聞我來解榻顏色喜殷勤排清罇甘酸飣果餌圖書堆滿牀措論極根柢伊余昏迷中忽若出夢寐劃然毛骨開精神四邊至既歸尚泠然數日飽滋味韓子歎不足作詩暢情義爛如珊瑚鉤光豔不可閉迫余使之和庶以同氣類自顧屯鈍極出語少姿媚抉剔雖強成徒使腸胃沸永叔經術深爛熳不可既雖得終日談百未出一二倉皇逼行役蕭颯包素志不日便乖拆安能訖精粹他年老門牆君子無我棄

城南歸值大風雪

一夜大雪風喧豗未明跨馬城南回四方迷惑共一色揮鞭欲進還徘徊舊時崖谷不復見縱有直道令人猜低頭搶朔風兩眼不敢開時時偷看問南北但見白羽之箭紛紛來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顋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偕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雖然外飾得暫好自覺面目如刀裁又不知胸中肝膽掛鐵石安能柔軟隨良媒世人飾詐我尚笑今乃復見天公乖應時降雪故大好慎勿改易吾形骸

出京後舟中有作寄文韓二兄弟永叔歐陽九和叔杜二

久居倦京城歸心日傾寫扁舟理棹楫已與峻流下斷岸如崩山遠樹若奔馬回頭雲閒闕出沒見圖畫還家快雖暫去國傷以乍況我二三友眷戀數返駕前夕南巷堤昨日東城舍論精如可收意密不見罅恍惚夢寐中蕭然已相捨他人所至樂惟我氣類寡迂僻不能鑴往往自嗟罵平生居京都君輩乃知者異鄉孰與言救謗定不暇柔軟衆所佳佞面誰可借中懷百憂集包釀似葅鮓身世苦飄浮歲月不可把後期浩難知高吟但悲灑

寄富彥國

自古猾者胡與羌胡羌相連動朔方姦謀陰就一朝發直欲截割吾土疆遣使持書至闕下四方物論如沸湯天子仄席旰未嘗相君日暮猶廟堂彥國感慨請奉使誓將摧折其鋒鋩受詔驅馬出都門都人走觀歎且傷猾胡聞風已厭伏聚聽大議羞亂常願如故約不敢妄脫甲爭獻寶玉觴旆旌威遲還上國所至觀者如傾江杖父奔蹶喜出泣婦女聚語氣激昂至尊虛懷坐赭牀中人催入見未央對久赤日下輦道翠華影轉熏風涼歸來堂上拜壽母賓車塞破甘泉坊衣塵未滌又出使往來絕域如門牆已知高賢抱器識因時與國爲輝光不煩一甲屈萬衆以此可見才短長彥國本爲廊廟器何秖口舌平強梁使之當國柄天下夷狄豈復能猖狂

大風

秋半收穫登郊原欹側小房愁夕眠是夜大風拔樹走吹倒南壁如崩山夢中驚起但呼叫病僕未動徒豗喧驅令燃火徧照燎瓦甓狼

籍滿我前披衣抱枕欲避去去此乃是曠野田况時風怒尙未息直恐涇渭遭吹翻露坐不免念禾黍必已刮刷無完根六事不和暴風作嘗聞洪範有此言昔時大風禾盡偃上帝蓋直周公寃方今天子至神聖惟恐臣下辜其恩是何此風乃震作吹盡秋實傷元元有能返風起禾者亦足表異知所存至誠皎潔固不昧時雖今古同乾坤

檢書

煩心思所持屏事入小閣蹋撲下塵梁侈哆張敗笈雨爛百數蓄蟲食三四夾軒昂醉墨鬧纖悉新書雜魚子或破碎蠹兒尙狎恰快心伯長文跋尾清臣搨幼辭反知進故句時自愜墜亡多玩愛存聚必券帖疎密交及戚前後生與殑誨東儼父師寒暑布兒妾謔淚笑忽還私匿情再接愴事涕涔涔憫時歎嗜嗜一餉誠寂寞千里遽會合遊心到句涌開眼見苕霅京華歷歷復節物忽忽涉恍爾驚異方遁去乃幾臘回頭厭鬓積舉體覺疲薾東閣聊欠伸夢斷風一颯高山扶層巔下與地盤結氣貫不變移澤枯乃朽裂有如善人交生死兩固節語默無異方黯沮在爲別世風隨日偸俗態逐勢熱負子好古心噓歎星斗滅近得鄰幾生胸懷貯霜雪飢渴入詩書趣向著羈絏又與斯人離先日心破折古也當貽言在子可捫舌奈何區區誠敢以御者說器成必刓琢德潤資澡刷空文謾徽墨古訓乃佩玦帝門急豪英濟物無自孑

雜興

虎豹性食人智者畜爲戲形影本相親愚夫見而畏疑同不疑異遠哉愚與智

呂公初示古詩一編因以短歌答之

覽君古風之章句兩謝不足以下顧長江走瀾天外來黃鵠軒風日邊去上有致君却敵之良策下有逍遙傲世之真趣惜乎志大名位卑明珠投闇人疑之昔時名價滿天下此日塞默趨塵泥古人但以才術喻富貴自餘之外胡足思公初之道既如此宜乎窮約而不悲媿無玉案報神藻聊此感激成荒辭

老萊子

常羨老萊子七十親不衰颯然雙白鬢尙服五綵衣戲游日膝下弄物心熙熙或時暫自跌輒作嬰兒啼清朝萬鍾祿不肯賣片時人生有此樂何暇外慕爲伊余生不造才壯蒼天虧摶膺念之子歎咏形諸詩想像且三復苦血下交頤

往王順山值暴雨雷霆

蒼崖六月陰氣舒一霆淫雨如繩麤霹靂飛出大壑底烈火黑霧相奔趨人皆喘汗抱樹立紫藤翠蔓皆焦枯逡巡已在天中吼有如上帝來追呼震搖巨石當道落驚嗥時聞虎與貔俄而青巔吐赤日行到平地晴如初回首絕壁尙可畏吁嗟神怪何所無

蘇學士文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蘇學士文集卷第二

依韻和勝之暑飲

九夏苦炎烈入伏氣候惡況玆大旱時其酷甚炮烙爭得羿復生射此赤日落欲擘青天開騰身出寥廓狂走無處逃坐恐肝腦涸不如以酒澆庶可免焦爍相呼坐僧居頃刻釂百酌佳瓜判青膚熟李吸絳膜尚嫌味不爽更與冰雪嚼裂耳發浩歌解顏縱善謔逕趨無何鄉回覺萬事錯不知余中虛外冷得所託真氣潛遁亡半夜忽發霍嘔洩不暫停迸筋走兩脚初如巨繩纏忽似秋蚓躍委頓體不支藜牀爲穿鑿君言暑飲佳但得一晌樂艱難踰旬時僅飲數斗藥快意事皆然遺殃慎無作

答宋太祝見贈

窮冬三日雪旅腸迫枯餓不免東郭行難效袁安臥我謁故所宜君來無乃左復貺長句詩如留萬金貨恣睢莫能名豪橫不可挫怒奔時旁出力翥復下墮使人但驚絕欲繼誰敢作況君名家駒少小聲已播丈夫氣剛精不必在長大譬如利錐末所向物已破余資本滯濁既壯困家禍區區走俗格僅若螘循磨詩枯實零丁文僻又坎坷翹然當路人顧我甚涕唾雅意返願交得無自卑涴俛首已內傾撫躬輒私賀無以荅高誼胸中強搜羅披豁聊短篇安足謂酬和莞爾當棄投毋留重吾過

送李冀州詩

冠蓋傾動車馬稠都門曉送李冀州綠髮三十一趯趯千騎居上頭眼如堅冰膕河月氣勁使鶻橫清秋不爲膏粱所汩沒直與忠義相沉浮干戈未定民力屈此行正解天子憂男兒勝衣志四海實恥坐得萬戶侯旆旌明滅朔野闊笳鼓淒斷邊風愁孤雲南飛莫回首下有慈親雙淚眸自古忠孝不兩立功名及時乃可收衆人刮目看能事著鞭無爲儒生羞

和鄰幾登繁臺塔

孝王有遺墟寥落千年餘今爲太常宅復此繁華都踊甓冠舊丘西人號浮圖下鎮地脈絕上與煙雲俱我來歷初級穰穰瞰市衢車馬盡螻螘大河乃汙渠躋攀及其顛四顧萬象無迥然塵坌隔頓覺襟抱舒俄思一失足立見糜體軀投步求自安不暇爲他謨平時好交親豈復能邀呼舉動強自持恐爲衆揶揄一身雖暫高爭如且平居君子不倖險吾將監諸書

依韻和伯鎮中秋見月九日遇雨之作

衆香愛春發枯荄我知惟動兒女懷天地昏酣醉夢裏人有爽思皆沈埋豈如秋風勁利劇刀劍刮破天膜清光開衰根危蔕掃除盡辨別松竹并蒿萊青娥供霜洗夜月兼以皓露驅纖埃常年此夕或陰晦今歲澄徹將快哉是時呼賓賞此景漸見照我白玉杯清輝向人若有意徑歷窗戶猶徘徊放歌狂飲不知曉爛熳酌客山岳頹時節飄流晦朔轉已覺九日來相催北軒隙地破蒼蘚帶花移得黃金栽倒冠露頂坐狂客擷香咀藥浮新醅最憐小雨灑疎竹爽籟颯颯吹醉顋君時傳詩頗精麗意若泥淖不得來開緘文采自飛動欲和但愧頑無才久之黽勉強爲荅嫌春愛秋真可咍

夜聞秋聲感而成咏同鄰幾作

八月天氣肅萬物日已闌庭前兩高桐夜籟如哀絃志士感節物中夕耿不眠起聽抱膝吟悲烈聲相干念此華葉改想見顏色鮮顧人生世間榮悴理亦然豈傷歲月速愧無功名傳少小學文章出值用武年儒官多見侮敢爲戰士先欲棄俎豆事強習孫吳篇迂鈍不可爲屈曲性亦難虛言盜祿食實又畏上天未能追世好且樂樽酒間九日近不遠同醉黃花前

和聖俞庭菊

不謂花草稀實愛菊色好先時自封植坐待秋氣老類糚翠羽枝已

喜金靨小嚴霜發層英益見化匠巧搖疑光豔落折恐叢薄少一日三四吟一吟二四遶賞專情自迷美極語難了得書所賦詩爛漫感懷抱朗咏償此花心清爲之倒

答梅聖俞見贈

自嗟處身拙與世嘗齟齬至於作文章實亦少精趣低摧朝市間所向觸謗怒夫子與衆殊琢飾貺佳句將然紙上動讀畢恐飛去自覺異平居怳忽忘世故迥如出泥塗熏滌失臭汚衣之青霞裾飲以紫藥露轄軒駕飛黄蹀躞上夷路古貴知者稀流俗豈足顧雅意雖可珍二復未敢報退慚百不堪尚恐君悔誤

舟至崔橋士人張生抱琴攜酒見訪

晚泊野橋下暮色起古愁有士不相識通名叩余舟鏗鏗語言好舉動亦風流自鳴紫囊琴瀉酒相獻酬余少在仕宦接納多交游失足落坑穽所向逢戈矛不圖田野間佳士來傾投山林益有味足可銷吾憂

潁川留别王公輔

得罪身去國犯寒挽孤舟親友舍我去乃獨與子遊子實飽文義辭閫入中州氣勁恥苟合半歲爲我留我窮不相棄同載適宛丘在困見人情此意不可讎解攜春波上會合知何秋

維舟野步呈子履

白日出高岡遠野春氣動倉鴂鳴相懽幽草色已弄繫舟大河曲登步目一縱逍遥玩物華所樂與君共已忘竄逐傷但喜懷抱空古人負才業未必爲世用吾儕性疎拙擯棄安足痛四顧不見人高歌免驚衆

滯舟

落照滿長河流水暖沖融中有鳧鷖羣上下隨和風捕魚沒淺浦矯翅入紫空嬉遊意自得肯顧冥冥鴻伊余何所適舟滯數見窮十步九暗灘咫尺不可通僚工裂吻噪捨檝將何從巨絙挽屢斷有如拔山峯夕憂寇盜至蹶弩映岸叢徊徨但搔首歎息無所容曾無鳥禽樂虛在人曹中

過濠梁别王原叔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隔余生性闊疎逢人出胸膈一旦觸駭機四向盡戈戟平生朋遊面化爲虎狠額謗氣慘不開中者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華席摧辱實難任官名亦非惜罪始職于予時情未當隙今來濠水涯日夜自羞惕高風激頹波相遇過疇昔白璧露肺肝晴雲見顏色乃知天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吁嗟四海窄

和子履雍家園

長橋南走羣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香撲地花氣鬱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質數聲清絶如哀彈我來踞石弄琴瑟唯恐日暮登歸軒塵紛剝落耳目異只疑夢入仙家村君之襟尚我同好作詩閎放莫可攀高篇絶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尹子漸哀辭并序

予昨得罪子漸數相過感慰激切恐予重得罪於朝廷也其意結括避慎非昔時子漸也與之劇飲則必作薤露長歌舉音淒斷坐中不忍聞已而又有厭苦世故之說予謂死者人之所惡子何樂焉對曰吾未嘗死安知死之不樂也生理局促不足樂見之矣既别才百餘日子漸化去豈其魄兆歟予始聞之怛然震爲出涕徐又追其緒言作哀辭以寄執紼者

漂流江湖外負罪氣慘悽況聞故人死驚呼不成啼當案舍匕箸緬懷大河西箴言尚在耳鑑若環珮隨志氣廓已失神魂飄何之昔云死者樂復以生爲悲予知達士懷將以二物齊今也果何如無乃往

意迷荆棘飽雨露叢蘭委汚泥紫鸞忽腸絶永年賊狐狸天理滯難問我意多乖睽哀吟蒼山闊注目白日低不得慟寢門雪涕江上隄

天平山

吳會括衆山峩峩不可數其間號天平突兀為之主傑然鎮西南羣嶺爭拱輔吾知造物意必以屏大府清溪至其下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豎立欲言語捫蘿緣險磴爛熳松竹古中腰有危亭前對紺壁舉石竇落玉泉泠泠四時雨源生白雲間顏色若粉乳旱年或播洒潤可足九土奈何但泓澄未為應龍取予方棄塵中巖壑素自許盤桓擇雄勝至此快心膂庶得耳目清終甘死于虎

奉酬公素學士見招之作

人生交分恥苟合貴以道義久可要薄俗盈虛逐勢利清風緜邈日已凋長吟宇宙獨引領浩浩萬古與我遙安得此身有兩翅颯然遠舉隨風飄近逢公素我同好厭憤偷俗常鬱陶君方調官鎮京口我以重罪廢本朝身雖俱在大江外不得會合煩相邀秋風八月天地肅千里明迥草木焦夕霜慘烈氣節勁激起壯思冲斗杓豈如兒女但悲感唧唧吟歎隨螳蜩擬攀飛雲抱明月欲踏海門觀怒濤念君住所近不遠江山蟠鬱氣象豪接頭陰明變霞霧檻下日夕鬬蜃蛟便將一往刷滯悶去興草茁不可　呼兒撲衣辦舟楫一日百里豈憚勞君方酒酣亦思我奔墨紙上為長謠上言風物麗復壯下述宴集樂且遨意我羈愁正無賴欲以此事相誇招此篇筆絶墨未滲我舟適到范老橋古人千里有神會以茲可信非相遼偶然不以窮見棄曠然不以位自驕開緘朗咏毛髮竦通夕噤瘁睫不交病膜誰將寶篦刮痒背恰得仙人抓長川奔渾走一氣巨鎮截嶭上赤霄又如陰雲載雷電光怪迸漏不可包驚呼歎伏已不暇焉敢有意爭其高却疑欺我老困頓故作大句來相鏖近罹罪辱舌雖在每避嫌謗口已膠更遭掀攪豈不畏欲取筆硯俱焚燒既承嘉命敢無報將吐復茹移昏朝留連日日奉杯宴殊無閑隙吟風騷看君岸幘卷大白有似巨浸吸百潮賓從傾頹尚未厭直恐潰爛腸與脬神迷耳熱眼生纈嚌盡寶壓狂醒消歡流樂極古所戒不免厭旦溜遁逃還家數日却愁寂夢中猶奉笑與嘲強為短篇答高誼鄙事軋軋空自撓覽之捧腹定絶倒幸為投棄無傳抄相思復思往相會予今豈復如繫匏行看雪夜景清絶更乘逸興飛輕舠

還居

前歲旅淮楚去年還上都上都一歲内前後七徙居歲暮被重謫狼狽來中吳中吳未半歲三次還里閭京師重騰移長物動數車江湖亦稍便一舟樂有餘破壞新器皿散亡舊圖書家人頗倦煩行路亦歎呼吾知人之生天壤乃蘧廬其間暫寄寓一世還須臾縱游極南北所歷足自娛猶恨苦濡滯舉動攜妻孥　出入極浩與元氣俱仰首羨日月晨夕苦奔趨二物本無情亦為氣所驅況我有血肉又生名利區手足日不閑在地無根株流宕固宜矣何必厭道塗此身亦外物安用傷羈孤庸人所見狹但以鄉井拘屑屑寸粒食何異雞在籔擬隨犯斗查欲上浮海桴寄語懷安者嗟嗟爾何愚

遣悶

隆冬雪跨月度日關門廬乘昏氣慘烈悲風吹江湖白鶴翅翼傷塌然困泥塗不入鶬鶊羣哀鳴憶雲衢夕飢乏粒食浩蕩天地俱何時闢重陰得見白日舒

苦調

陰闇必有鬼高明者惟天鑒應未始忽冥理有後先姦凶喜欺罔放意快目前虎狠嚼生人自適甘且鮮烈士共劍起忿髮如危絃人理已不勝神報豈泯然驚呼徹上帝洒血透九泉捫舌不敢語咄咄徒自憐

蘇學士文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蘇學士文集卷第四

若神棲心堂

予心充塞天壤間豈以一物相拘關放然一物無不有遂得此身相與閑上人搆堂號棲心不欲塵累相追攀冷灰槀木極潰敗雖有善迹輒自刪予嘗浩然無所撓與子異指亦往還卷舒動靜固有道期於達者誠非艱

郡侯訪予於滄浪亭因而高會翌日以一章謝之

荒亭俗少遊還客心自愛繞亭植梧竹私心亦有待昨朝十騎來趠趕擁林外水禽駭笳鼓野老瞻車蓋公餘喜靜境賓至因高會跋石已行廚臨流聊褫帶優游鄙情通放曠末禮殺酒醇引易醻肉美舉必嘬千蹠恣食雞二螯時把蟹開顏閑善謔傾耳得嘉話暮夜歡未厭裴回意將再跋已見懵騰跨鞍極倒載明日尚狂酲嘉貺不遑拜

送閔永言赴彭門

鄙性背時向處世介且迂自固以爲節人皆指爲愚少年宦京邑與衆頗異涂一朝被放棄漂然落江湖江湖信美矣心迹抑更孤永言金閨彥器識當世無機發弦上矢辯走盤中珠高風樂溪山恥與勢利趨殊科二十年不肯仕京都顧我窮悴者一笑情相與日日奉杯宴但覺懷抱抒瓊裾照坐席内顧瓦礫粗未飲心自醉相對氣已舒得忘羇旅憂蓋以道義俱雲間宿古寺花下招歌姝勝境尋已徧賞心未嘗孤壐書趣赴治候吏擁舳艫秋風卷大旆喧喧指東徐郊亭對別酒我獨增悲吁人生大塊間氣類有萬殊賢愚各有合惟予邈無徒君子誤見知交契若勘符一旦又睽索千里成闊踈期君早自奮佐時發雄圖功成速收身單舸還東吴白頭青林下尊酒相從娛

寄題豐樂亭

神物藏勝地深林隱蒼崒威夷渡淺嶺愛此泉一鍾古今未見賞荒然草苔封公來闢一逕疏鑿隨指縱揮洗落塵慮甘涼灑煩胸搆亭於其間四面開軒墉名之豐樂者此意實在農使君何所樂所樂惟年豐年豐訟訴息可使風化醲遊此乃可樂豈徒悅賓從野老共歌呼山禽相迎逢把酒謝白雲援琴對孤松境清豈俗到世路徒衝衝

夏熱晝寢感詠

盛夏日苦永解帶坐小軒對案不能食揮汗白雨翻軋軋過午景宛轉無由昏偃臥一榻上既覺復夢魂恬然世慮寂時被蒼蠅喧睡味勝仙去忽睍難俱論晨事如隔日半雜夢寐言人生貴壯健及時取榮尊夏禹惜寸陰窮治萬水源櫛沐風雨中子哭不入門況復庸下者不出強趨奔奈何耽晝寢嬾惰守壞垣念昔年少時奮迅期孤騫筆下驅古風直趣聖所存山子逐雷電安肯服短轅便將決渤澥出手洗乾坤文章竟誤身大議誰周爰捽首下牢獄殗殗如孤豚法吏使除籍其過祇一飧賓朋四散逐投竄向僻藩九虎口牙惡便欲膏其蹯上賴天子明不使鉗且髡此身自流浪豈能濟元元天下無所歸泛舟旅江邨春雨看秧稻落日自灌園殊鄉寡朋友孰辨石與琨卷藏經濟術強談奉狙猨閉困尚有待不忍沈湘沅大暑晝閉戶一徑惡草繁出嫌烏嘷噪行見蛇蜿蜒蠹書徒盈篋濁醪徒盈樽談笑誰可共道義孰與敦終日對稚立千里遠弟昆此心既無用不寢徒自煩況茲晝景長但厭枕簟温北窗無纖風返見赤日痕流光何輝赫獨不照覆盆會當破氛祲血吻叫帝閽爛爾正國典曠然滌羣冤姦讒囚大幽上壓九崐崙賢路自肅爽朝政不復渾萬物宇宙間共被陽和恩

哭師魯

前年子漸死予哭大江頭今年師魯死予方旅長洲初聞尚疑惑涕淚已不收舉杯欲向口荆棘生咽喉憶初定交時後前穆與歐君顏白如霜君語清如流予年又甚少學古衆所羞君欲舉拔萃聲稱日扶搜不鄙吾學異推尊謂前修今踰二十年迹遠心甚稠後會國南

門夜談雪滿樓青燈照素髮酒闌氣益遒昨君握兵柄節制關外侯予才入冊府俄作中都囚飛章立辨雪危言動前旒時雖不見省凜凜壓衆媮旋聞君下獄六月送滑州滑州舊治所昔擁萬貔貅堂中坐玉帳堂下生蚍矛令嚴山石裂恩煦春色浮讒生無根芽衆言起愆尤返來入狴犴吏對安可酬法官巧追拍刺骨不肯抽削秩貶漢東驅迫日置郵窮途無一響百口誰相賙諸子繼死亡清血漬兩眸貿然幾喪明憤苦結不瘳君性本剛峭安可小屈柔暴罹此冤辱苟活何所求人間不見容不若地下遊又疑天憎善專與惡報仇二豎潛膏肓衆鬼來邪廐棄局奔南陽後事得所投心膽尚卓犖精明已彌留生平經緯才蕭瑟掩一丘青天自茫茫長夜何悠悠萬物孰不死死常在嚴秋君齒方盛壯衆期樹風猷二邊方橫猾四海皆瘡疣斯時忽云亡孰爲朝廷憂予方編吳氓日自親鉏耰無緣匍匐救兀兀空悲愁時思莊生言所樂唯髑髏物理不可詰此說誠最優

和永叔琅邪山庶子泉陽冰石篆詩

一氣破散萬事起獨有篆籀舍其真周鼓秦山壞已久下至唐室始有人宗臣轉注得天法質雖渾厚氣乃振人間所存十數處豐疎異體世共珍其中琅邪石泉記比之他法殊不倫鐵鎖關連玉鉤壯曲處力可挂萬鈞復疑蛟蚪植爪角隱入翠壁蟠未伸近來俗眼苦不賞惟有風月時相親紫微仙人謫此守此地勝絕舊喜聞公餘往觀領賓從獵獵畫隼搖青春遠休車騎步泉側酌泉愛篆移朝昏揮弄潺湲玩點畫情通恍惚疑前身作詩緘本遠相寄邀我共賦意甚勤昨承見教久閣筆壓以大句尤難文（永叔近以書戒予作詩）高風勝事日傾倒安得身寄西飛雲

答章傳

廢官旅吳門迹與世俗埽構亭滄浪間築室喬樹杪窮徑交聖賢放意狎魚鳥志氣內自充藜藿日亦飽不圖名利場有士同所好南閩章其氏傳名字傳道清晨闖予門疎爽見姿表大篇隨自出爛熳風力老安敢當所褒讀之欲驚倒開軒延與語指亦有深到半生蹋京塵識予恨不早扶疎珊瑚枝本不自雕巧當珍玉府中何故委衰草秋風還故鄉無或難枯槁貴富烏足論令名當自保

遊山

上春遊南峯出自閶扉西崎嶇緣田塍時又涉狹磎午初至峯下先讀爛古碑僧廬頗新鮮丹青見朝曦云昔支公居石迹有馬蹄踰嶺到天平上觀石屋危蒼壁瀉白泉對之已忘疲西巖列窗戶玲瓏漏斜暉嵌然似飯飣人力安可施朝餐下木瀆市物俗所宜琴臺昔嘗遊回首憶舊題南向又渡嶺盤屈麋鹿蹊揩身趨寶華又到文法鞶松間見廣路平如隱金鎚寺壓兩山脚三面張屏幃夜闌宿虛堂清甚無夢思西向登堯峯俗云堯所基洪川不能沒上有萬衆棲中道舍籃輿從者亦汗衣關陸巧步趨健馬莫可追自傷幹軀大兩股酸不隨巖雨灑磴滑惟賴枯笻支四顧物象殊雖困強自持竹木互支撐小閣架險梯淩晨過橫山蹴踏雲霞低身如插翅翼下見鴻鵠卑却視衆壑林密若薺麥齊是皆樗櫟材春登綠翠姿一方紺碧瓦樓殿貼地飛右顧萬頃湖東與天相迷日炙白煙開風驅銀山移旁過折腰塔鐵輪盡顛墮近爲震霆拔火烈瓦甓糜未知天之意摧此將何爲迤邐看薦福愛此路側池清無一點塵鰕魚潛琉璃寶積仰修竹整如翠羽旗稜伽屋老朽是亦傳者非北渡千丈橋柱梟闌傾攲攬衣俯而趨愁爲溪風吹遇勝輒自留仰嘯巾屢遺永言喜謔浪把酒先嘻嘻杖屨閱奇怪瞪睨惟嗟咨及還城中居城人殊未知自疑身被留蹔此夢寐歸紛然著鄙事奔走爭自私向者却是夢反復又自疑神明日夜往內顧行者尸何由擺塵氛榮辱兩莫期清泉與白雲終老得自怡

寒夜

九河巨流凍長山山高微黯石色頑沙龍如煙吐朱灣中天榻鼓雲垂關壺炙不温乳烏死城上琴聲愁九子羅幕翻風花滿波玉塵灑窗濕明綺獸角消紅犀鳳乾縷生篆字香盤盤坐聆翰音拂南極馳念疆埸中已酸欲決沈雲叫陰帝虐滅不使天下寒

送施秀才

賤生罹凶喪日與死亡逼羈孤困猜嫌動步畏蚍蜮之子脱俗情平生未相識足繭千里來顧我喜顔色衣裘風霜凋顔髮塵土蝕開席揖之坐意勤語腷塞徐徐動辭氣突兀霹胸臆紺囊出文章發覆見寶璧自羞無所有曷以報相徳告行東風前花草正狼籍又無一尊酒澆汏慰遠客扁舟下長淮企立空歎息

送韓二子華還家

人在天壤間共為氣驅逐歲月自崩奔冉冉若轉轂榮樂隨雲煙凋零共草木亨屯固常物達者安可速奈何此軀骸未免混世俗前年奔大凶況復墮手足零丁旅山陽逐熟聚衰族相逢眼盡白閉戸甘退縮左丞鎮景亳相去路重複數遣令子來十里弔荼毒子華勇此行東下甚匍匐入門未及言相向且慟哭嗟我顔色枯鬚鬢蒼雙秃相別始踰年世事何反覆晤言出古衷但覺白日速勸書春雨靜責藥夜火續襟懷兩澄澹炯炯抱明玉時苦外物喧又嗟別期促和風送歸帆盎盎動淮氣緑早寄別後篇微吟慰孤獨

觀放牐

沈沈滄淮口植木限衆流啓閉固有時出納千萬舟卷子懷抱昏羈別相牽鉤觀此巨派注頗覺滯悶瘳喧豗怒霆起始駭久不收既前目眩轉足縮不敢留朔雪下噴薄散為白霧浮上懸赤油幕旁斷縹玉旒恐激地軸轉人有魚鼈憂驚嗟勢力壯孰謂此物柔吾思作至監竇以處上游又欲接之口沃蕩胸中愁俄然漸枯涸哮爾空泥溝渟滀既因人開洩豈自由立間見底裏咄哉為爾羞

金山寺

孤峯湧滄江突兀臺殿積驚波四面起日夜走霹靂陰壑滃風雲陽厓產金碧離披萬年樹根抱太古石修廊轉峻閣窈窕壓山脊寶像浮海來珠瓔冷光滴叩闌見黿鼉揚首意自得偃蹇互出没日此飽餘食又有翠羽禽羣飛喜賓客口銜紺蒂花近我若相識開軒心曠絶上下無異色氣象特清壯所覽輒快適予心本高灑誤為塵土隔不知人間世有此物外迹落日將登舟低回空自惜

九月五日夜出盤門泊於湖間偶成密會坐上書呈黄尉

紺油幰見黄金鈎貝璣磊落不流流澄澄媚影動波上的的遠勢横沙頭前山漸昏漁唱息唯有疎葦吟窮秋子方弭楫對此景時欲乘興長城遊青蛾蕩槳忽遠至雖有雅約猶嚬羞綵舟鮮明四窗闢蘭酎辛滑嘉賓留歌餘清冽貫衆耳笑動姿采生香幬玉盤膾鱸光一色飣簇殽核隨所搜河斜參倒氣逾洽我起飲子子必酬共知此會不易得邂逅得此難再求區區才知自勞役擾擾塵俗多悲憂已醉更歌更起舞明日分散空離愁

送張統尉嘉禾

濯濯桂枝郎尉邑上檇李青衫未足榮蘭衣應自喜(萊子衣荆蘭之衣)威聲入雀蒲吟思發山水美才仕云初令聞當日起

秋夜

新秋積雨後夜聞蚯蚓聲似爭絡緯鳴不讓蟋蟀情嗟爾微陋物身與土壤并藐然本無心天時使之鳴空庭雜稟木亦能感人情老蛟蟄污泥寂默不自驚一旦走霹靂飛雨洗八紘幽蟠孰可聞自有濟物誠歲若弗大旱此志豈妄行

寄題周源家亭

君家有虚亭跨澗復面山泉聲碎環玦清繞窗戸閑潛鱗俯自釣佳樹坐可攀我思醉其上與子開塵顔微吟對一枰放此白日閒

蘇學士文集卷第四

蘇學士文集卷第五

黄雍於西安修水之側起佚老亭以奉親

修水崩騰落雲端傾入羣山自縈轉山回水抱三百里邑號西安俯千磵四時夾磵花濛濛數步行人不相見但聞千珂萬馬横陣來石激驚湍自相濺忽然瀰漫爲平川遠近人家壓清淺其間有亭號佚老山水之間爲勝選黄氏有子樂其親締葺之勤由富善蓋憂高年厭家事力營此地欲自遣親意雖知風物嘉豈若有子常在眼君胡飄飄事遠遊手龜面黎兩足趼故鄉不到已踰年又非跼蹐牽仕宦何如輕舟早還家日對白雲奉遊宴

送黄莘還家

東風搖江波碧草日夜芳藹藹春物歸遊子思故鄉黄生士林華志業收精剛步虎南山隈氣立衆獸旁不步受羈縶但欲插翅翔顧亦念所親歸心劇風檣想當舍櫬初喜氣充門牆晨昏奉顏色以時薦豆觴雖享萬鍾祿此樂不可償予家白日下偶來戀滄浪因君江上別撩我歸興長

和菱磎石歌

滁州信至詑雙石云初得自菱水濱長篇稱夸語險絕欲使來者不復言畫圖突兀亦頗怪張之屋壁驚心魂麒麟才生頭角異混沌雖死竅鑿存瑯邪之郡偏且僻得石固可駭衆觀予嘗飛帆入震澤窮探異境登黿鼉太湖二山名最出怪石居民百戸石爲業日夜采琢山不貧山前森列戰白浪猶似萬百鐵馬羣雨昏浪打歲月古千株萬穴僵復奔自嗟才力本衰弱安敢抵敵爲之文況茲出產極易致鄉俗見慣不甚尊彼以至少合貴重胡爲久棄如隱淪偶逢積識見奬拔衆目今乃稱奇珍百人擁持大車載城市觀走風濤翻立於新亭面幽谷共爲澡刷泥沙痕涼泉下照嘉樹陰翠影澄澹留煙雲褒以篇章繪縑素積歲汨沒一旦伸苟非高賢獨賞激終古棄臥於窮津世人愛憎逐興廢使我吟歎傷精神

頂破二山詩

此邑有頂山下潛子母蚪其子去爲雨以救鄉人憂前擘穹峯開化出百丈湫後因號破山致祠獻庶羞歲來省其母風雹六月秋煙雲騰躍去不復經月留邑民賴其靈雖旱歲有收因成兩佛宇幽邃號勝遊磵泉走鸞車松桂擁石樓夜堂人襟滲陰壁風颼飅近年返暴雨頗亦傷田疇老農務祈禱梵唄日不休常爲釋徒利乃作生民讎嗚呼二蚪者其說何悠悠

永叔石月屏圖

日月行上天下照萬物根向之生榮背則死故爲萬物生死門東西兩交征晝夜不蹔停胡爲虢山石留此皎月痕常存桂樹散疎陰有若圖畫成永叔成之不得曉作歌使我窮其原或疑月入此石中分此二曜三處明或云蟾兎好溪山逃遁出月不可關浮波穴石恣所樂嫦娥孤坐初不覺玉杵夜無聲無物來擣藥嫦娥驚推輪下天自尋捉繞地掀江蹋山岳二物驚奔不復見留此玉輪之迹在青壁風雨不可剝此說亦詭異予知未精確物有無情自相感不間幽微與高邈老蚌向月月降胎海犀望星星入角彤霞爛石變靈砂白虹貫巖生美璞此乃西山石久爲月照著歲久光不滅遂有團團月寒輝籠籠出輕霧坐對不復嗟殘缺蝦蟆縱汝惡嚙吻可能食此清光沒玉川子若在見必喜不徹此雖隱石中時有靈光發土怪山鬼不敢近照之僵仆肝腦裂有如君上明下燭萬類無遁形光豔百世無虧盈

演化琴德素高昔嘗供奉先帝聞予所藏寶琴求而揮弄不忍去因爲作歌以寫其意云

雙塔老師古突兀索我瑤琴一揮拂風吹仙籟下虛空滿坐沈沈竦毛骨按抑不知聲在指指自不知心所起節奏可盡韻可收時於疎

澹之中寄深意意深味薄我獨知陶然直到羲皇世曲終瞑目師不
言忽言昔常奉主尊祥符天子政多暇詔求絕藝傳中閣紫宸伏退
霜日紅隨鞭入對蓬萊宮平戎一弄沃舜聰貂璫璧立亦動容紫蘭
之袍出禁府聲華一日千門通今來老病臥澤國賞音不遇前事空
一雙玉鶴天上飛人間但見枯死桐幸逢寶器愜心手因聲感舊涕
灑胸顧我踟躕不忍去將行更欲留悲風

寄王幾道同年

新安道中物色佳山昏雲澹晚雨斜眼看好景嬾下馬心隨流水先
還家步頭浴鳧暖出沒石側老松寒交加懷君覽古意萬狀獨轉澗
口吟幽花

丙子仲冬紫閣寺聯句

白石太古水才翁蒼厓六月冰昏明咫尺變子美身世逗留增橋與飛霞
亂才翁人間獨鳥升風泉冷相搏子美樓閣暮逾澄反覆青冥上才翁躋攀
赤日稜唄音充別壑子美墖影弔寒藤仙掌挂太一才翁佛壇依古層巖
喧聞鬭虎子美臺靜下飢鷹晴檻通年雨才翁濃羅四面翳日光平午見
子美霧氣半天蒸潭碧寒疑裂才翁鐘清遠自凝陽陂冬聚筍子美陰壁夏
垂繒有客饒佳思才翁高吟出遠凭雄心翻表裏子美遠目著軒騰岑寂
來清夜才翁沈冥接定僧宿猿深更杳子美落水靜相仍松竹高無奈才翁
煙嵐翠不勝甘酸收脫實子美坳隩布清塍北野才沈著南天更勃興
恣睢超一氣才翁黯默起孤鵬並澗寒堪摘看雲重欲崩行中向背失
子美呼處下高應庭樹巢金爵樵兒弄玉繩斷香浮缺月才翁古像守昏
燈乳管明相照莎髯綠自矜深疑嘯神物子美皷欲敵殺陵俯仰孤心
撓回翔百感登畫圖風動壁詩句涕霑膺先公有留題在澄心閣歲月看流矢
才翁心腸劇斷絕追攀初有象悲憤遂相乘故賞知無遁遺靈若此憑
依然忽回首子美愁絕下崚嶒才翁

水輪聯句十六韻

痛矣真源喪紛紜物象來子美水輪今若此世事亦宜哉才翁上下車交
輻周旋斗轉魁子美咸淵日微墮仙窟月初開才翁旁握從為用垂組重
亦回枘多初不曉機密暗相該子美圜外滄浪洩庭間霹靂摧玉飛千
仞表纓挂九泉隈才翁翻覆殊難定牽連巧自媒建瓴今比速抱甕此
相哀子美平眠曾無覺深窺遂可猜團圞釋子璧軋軋燕王臺才翁解見
陶埏運寧觀將轂推造端原有發汲用始知材子美本異道家意定遭
俗士咍轉圜非雅具　器有深災才翁持滿忘前監相傾自下催流風
無以復視此一裴回子美

薦福塔聯句

踴甓皇都壯才翁盤基紫宙雄山河供遠目緯玉簷戶發高風梯險三休
上子美輪開一氣中門當谷子午才翁影落陌西東韻鐸翻天籟緯玉危甑
駐夕紅側聆悲下俗子美仰面識長空絕若神擠至才翁深疑竅暗通人
寰如蟻垤緯玉身世甚秋蓬歎息興亡地子美沈吟製作工清思抱明月
狂欲把飛鴻去矣登臨興才翁巍乎造化功涼襟當爽塏幽意入鴻濛
頭角峯如揖緯玉丹青樹不同城郭回迤邐閣殿失穹隆可使孤懷放
子美胡為萬恨終何當得壯士提取出塵籠才翁

悲二子聯句 穆脩伯長 淩孟陽伯華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病疾初家事巨細缺鄰人苦其求才翁
醫師久以決案杯小大空布被旁午裂餘喘尚能鼓子美老憤知已結
目淒望羊泓髭斷反蝟茁憂酸繫餘生才翁嘷嗁留永訣語妻後日計
書策未可徹教子勤誦讀子美時命不復說吾屬何流離衆人方草竊
淩子久道路才翁十口著羈紲拾稆重江間正值大饑節既無裹飯交
子美疾走繼粗糲又無執飲人及時沃枯竭惜哉損天命才翁痛焉在親
經帝胡生爾身世復稱其傑胸伏氣萬丈子美腸貯怨百折艱難汨風
波顛頓墮霜雪久僕勤龍鍾才翁弱女癡甇甇文隨寒餓空道與煙燄
滅魂兮竟何歸子美去矣不得別中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

粟(才翁)莫解腹腸熱天子聖在上海內清欲澈伊人胡不宦(子美)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昂車與怒馬(才翁)門滿道不絕之子苟閉廁斯民迺食餮高亢世弗親(子美)方嚴鬼所掣敢言足才珍寧免否來罃思潛淚輒抽(才翁)慘舊面成壟舉目此牢落側身今鄙媟箴言耳空虛(子美)險論口餒瓢作詩告石粱聊以慰寒骨(才翁)

地動聯句天聖己巳十月二十二日作

大荒孟冬月(才叔)末旬高舂時日腹昏盲假(子美)風口鳴嗚咿萬靈困陰戚(才叔)百植嗟陽衰濃寒有勝氣(子美)天凍無敗期六指忽搖拽(才叔)羣蹠初奔馳丸銅落蟾吻(子美)始異張渾儀列宿犯天紀(才叔)預念漢志辭民蠻函鼓舞(子美)襟堞強崩離坐駭市聲死(才叔)立佈人足踦坦途重車僨(子美)急傳壯馬皷陵阜動撫手(才叔)礫塊當揚箕停汙有亂淚(子美)僵木無靜枝衆喙不敢息(才叔)沓嶂驚欲飛踊塔撼鐸碎(子美)安流蕩舟疲倒壺喪午漏(才叔)顛巢駭眠鵾居人眩眸子(子美)行客勞髑兒南北頓儵忽(才叔)西東播戎夷四鎮一毛重(子美)百川寸涔微斗藪不知大(才叔)軒幹主者誰共工豈復怒(子美)富媼安得為寧無折軸患(才叔)頓易崩山悲衆蟄不安土(子美)蠧毛難麗皮驚者去靡所(才叔)仆或如見擠轟雷下簷瓦(子美)決玉傾倉粢雙顛太室吻(才叔)四躍宸庭螭萬宇變旋室(子美)百城如轉機念此大菑患(才叔)必由政瑕疵勝社勇厥氣(子美)孤陽病其威傳是下乘上(才叔)亦曰尊屈卑夫惟至靜者(子美)猶不可保之況乃易動物(才叔)何以能自持高者恐顛墜(子美)下者賞鎮綏天戒豈得慢(才叔)肉食宜自思變省孽可息(子美)損降禍可違願進小臣語(才叔)兼為丹扆規偉哉聰明主(子美)勿遺地動詩(才叔)

瓦亭聯句

陰霜策策風呼攄羌賊膽開凶焰豪(子美)赤膠脆折乳馬健漢野秋毯黃雲高(才翁)驅先老羌伏壯黠裹以山壑鬼莫招(子美)烽臺屹屹百丈起但報平安搖桔槔(才翁)喜聞羸師入吾地主將踊躍士驕驕(子美)神鋒前揮擁勝勢橫陣立敵俱奔逃(才翁)不知餌牽落檻穽一揮發復如驚飆(子美)重圍八面鳥難度相顧無路惟青霄(才翁)地形窄束甲刺骨皆裂不復能相鏖(子美)棄兵衮衮今不殺部曲易主無纖毫(才翁)慟哭皇天未厭禍空同無色勁氣消(子美)狂童得志賤物命隴上盤馬為嬉遨(才翁)蒼皇林間健兒婦翦紙瀝酒呼嗷嗷(子美)將軍疾趨占葬地年年載柩爭咸崤(才翁)朝廷不惜好官爵絳窋刻印埋蓬蒿(子美)三公悲吟困數敗車上輕重如鴻毛(才翁)白衣壯士氣塞腹憤勇不忍羞本朝(子美)重瞳二顧可易得亮輩本亦生吾曹(才翁)窮居哀勞厭咄咄歲月奔激朱顏凋(子美)當年請行大明下今日頹墮思南巢(才翁)陽羨溪光逗蒼玉尺半健鯽煙中跳便欲買田學秧稻不復與世爭錙毫奈何三世奉恩澤肯以軀命辭枯焦(才翁)以知出處繫大義一飯四顧清如燒賀蘭磨劍河飲馬頸繫此賊期崇朝歸來天下解倒挂玉色藹藹宸歡饒(才翁)筆傾江河紙雲霧歎頌天業包陶姚(子美)

淮上喜雨聯句

江淮經歲旱春暮忽然雨(子美)亂點踰廣津散灑入原土(才翁)萬物氣稍蘇厲妖莫能聚(子美)羣山洗故塵紫翠坐可數(才翁)昏如龍纖紗媚若隱紺縷(子美)碧瓦南巘中重疊出迥覩(才翁)扁舟凌空飛白鳥入煙舞(子美)遙林動新滋顏色若可取(才翁)碧草弄微芳低昂欲來語(子美)繁聲過沙頭上下謳啞櫓(才翁)濃澹新畫成快愜久病愈(子美)念此時多虞豈得歲少阻(才翁)焦心閔疲農虛口待香稌(子美)縣吏事凶貪氣若解縛虎(才翁)惟於縱誅斂乃能奮怒武(子美)青天雖云明疑不照艱苦(才翁)此時忽霶霈知有神物主(子美)不然諸蒼生性命委草莽(才翁)本蹶邦豈寧皮去毛安附(子美)歌此告巨公行當視前古(才翁)

蘇學士文集卷第五

原书空白页

蘇學士文集卷第六

和石曼卿明河詠

八月銀河好天高夜自明樓臺通迥意風露得餘清幾爲浮雲亂都宜小雨晴離人強回首耿耿邈無情

師黯以彭甘五子爲寄因懷四明園中此果甚多偶成長句以爲謝

憶向江東太守園猗猗甘樹蔽前軒風搖玉蕊霏微落霜發金衣委墜繁枕畔冷香通醉夢齒邊餘味滌吟魂天彭路遠無因得猶賴君心記舊恩

遊洛中內

洛陽宮殿鬱嵯峨千古榮華逐逝波別殿秋高風淅瀝後園春老樹婆娑露凝碧瓦寒光滿日轉孤稜暖豔多早晚金輿此遊幸鳳樓前後看山河

送杜密學赴幷州

維帝私明哲遙遙世可論風流擅南國文采續高門才美趨賢路名雄出帝閽雍容初入幕烜赫已開藩黠吏腹心潰疲民襦袴温讞刑曾攬轡按俗亦飛軒倚注宸襟切淹回物論喧朔區官益峻憲府望彌尊除弊朝之急于時孰肯言議高心不撓補外衆爲冤西雍新恩重中臺故事存政行殊有體化洽密無痕尺詔來丹扆雙符換太原具裝明晚野大旆卷朝暾惠愛留關輔風威入塞垣印車行急召想望慰元元

送家靜及第後赴官清水

幾年塵土客京華一日春乘犯斗查夢好夜歸全蜀道眼明朝宴上林花白頭佐邑非爲晚藍綬還鄉亦可誇況有雄圖看悟主莫傷孤宦向天涯

串尸

區區黠虜敢狂呼遣使峨冠謁上都輒出封章辭國命妄傳聲勢困軍須閉之塞漠爲良策啖以民膏是失圖淳俗易搖無自撓每聞流議一長吁

靜勝堂夏日呈王尉

虛堂吏事稀吟臥欲忘機窗靜蜂迷出簾輕燕誤飛煩心傾晚簟倦體快風衣更想霜雲外同君看翠微

黎生下第還鄉

人云之子賢文采出巴川失意聲名在還家歲月遷離懷春色裏歸路夕陽邊無廢青箱學窮愁古亦然

春日晚晴

人言春雨好更好晚來晴樹色通簾翠煙姿著物明得泥初燕喜避弋去鴻輕誰見危欄外斜陽盡眼平

代人上申公祝壽

維神祚炎曆發蘊　含靈凝爾爲人瑞居然出相庭舜門登夙望韋氏繼先經積學方開陝當官已發硎純誠貫白日闊步上青冥才力回元氣胸懷納四溟八荒歸富壽萬象染丹青懇牘辭魁柄開藩密帝扃碧旌油重潤蒼佩玉明熒輿望知難轉王心幾不寧西羌動妖孽秦塞困羶腥羽奏飛關路兜烽照濁涇裴公辭激烈袁相涕飄零天爲移文象人思奉典型歡謠塞歸路召節下宸廷勝筭劘破竹威聲如走霆折衝千里定指畫衆心醒大議虛懷納訏謨前席聽玉關收舊地廟鼎續新銘復聳巖巖石增輝兩兩星川源流戚美岳鎮敵長齡有客慙才薄區區詠德馨

有客

有客論時事相看各慘然蠻夷殺郡將蝗蝻食民田蕭瑟心空遠徘徊志自憐何人同國恥餘憤落樽前

遊南內九龍宮

昔帝龍驤後因池大此宮簫笳疊終日旌仗展無窮繪塑神靈集飛潛爪角雄陰軒常隱霧暗堵亦含風巨盜來移國天王遽避戎蒼黃狩巴蜀倏忽陷河潼閣殿回看遠塵氛久見蒙歸來故基在不與往時同疊瓦煙間碧新蕪露下紅波春蕩初月沙晚發悲鴻世變今無復人愁杳莫終樹穿瑤甃裂碑碎玉樓空九曲皆遺石諸王秖斷蓬興亡何足問一一夕陽中

送陳進士游江南

昔也衣裾已化塵驅車今去涉驚津淮天蒼茫(二字並仄)背殘臘江路逶迤(二字並平)逢舊春時有飄梅應得句苦無蒸酒可霑巾歸來莫戀溪山勝楓鬼邪厭解笑人

和馬承之古廟

廟貌空山裏垣穨入逕斜尚應名竹素不復祭牲豭木暗鴞呼鬼庭荒雀啅蛇有靈從寂寞慎勿學凶邪

和解生中秋月

不爲人間意居然節物清銀堂通夜白金餅隔林明醉客尊前倒棲烏露下驚悲歡今古事寂寂墮荒城

宿太平宮

驅車長道久塵勞一宿清宮醒骨毛古檜有風天自籟石壇多露鶴爭嗥星河耿耿秋還迥樓觀澄澄夜更高吟對疎鐘俗機盡已疑身世屬仙曹

獨遊輞川

行穿翠靄中絕澗落疎鐘數里踏亂石一川環碧峯暗林麋養角當路虎留蹤隱逸何曾見孤吟對古松

過下馬陵

下馬陵頭草色春我來懷古一霑巾陵邊又有纍纍冢應是當年取酒人

覽含元殿基因想昔時朝會之盛且感其興廢之故

在昔朝元日千門動地來方隅正無事輔相復多才仗下簪纓肅天中織扇開皇威瞻斗極曙色辨崔嵬赤案波光卷鳴梢殿尾回熊羆驅禁衞雨露覆蘭臺橫賜傾中帑窮奢役九垓只知營國用不畏屈民財翠輦還移幸旻天未悔災羣心爭困獸回首變寒灰曾以安無慮翻令世所哀行人看碧瓦獨鳥下蒼苔雖念陵爲谷遙知禍有胎青編遺迹在此地亦悠哉

望秦陵

雄心雖蓋世竟亦棄羣臣役重傾天下時危啓聖人石麟空舉首銀海罷流春隴闕今無復應深行路塵

留題樊川李長官莊

杜曲東邊風物幽我來繫馬獨淹留門前翠影山無數竹下寒聲水亂流酒壓新醅常得醉花開番次不知秋主公堆案縈官事早晚歸來今白頭

宿終南山下百塔院

驅馬山前訪古蹤僧居蕭灑隔塵籠遶庭石甃谷間水入戶鳴鵶堆上風無限老松秋色裏數聲疎鐸月明中村雞坐聽三號徹去　前朝氣味同

宿華嚴寺與友生會話

危構岧嶢出太虛坐看斜日墮平蕪白煙覆地澄江闊皎月當天尺壁孤疎磬悲吟來竹閣青燈寂莫照吟軀老僧怪我何爲者說盡興亡涕淚俱

送王楊庭著作宰巫山

蘭臺舊漫郎爲邑上瞿唐地僻風煙古公餘日景長江聲通白帝山勢入青羌落筆多佳句時應滿錦囊

晚意

晚色微茫至前山次第昏羣牛歸徑遠宿鳥傍簷翻霜暮實粱熟杯餘白酒渾田家雖濩落猶得離塵喧

春暮初晴自御宿川之華嚴寺

春暮曾無事物心野行聊得據鞍吟路經廢苑情逾古水遶蒼山意共深殘日花閒浮暖靄斷雲樓外卷輕陰騷人自昔傷遷謫休苦風前送好音

次韻和師黯寄王耿端公

獬豸曾收柱後冠絲綸今來復鵷班青雲失路初心遠白髮盈簪壯志闌驄馬御衢聽晉訊鑒衣猶繫繡斑風流蘇尹多才思時寄篇章慰解顏

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黨人貶郢中歐陽九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謫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慰其遠適也

朝野竊多士貞然可歎伊人秉直節許國有深謀大機括嚴石危言犯采旒蒼黃出京府悽悴謫南州引黨俄嗟尹移書遽罷歐安避言得罪要避曲如鉤鄱路幾東下荊川還泝舟傷心乘山棄舉目大江流遠動家公念（[illegible]）深貽壽母憂（永叔有母[illegible]）[illegible]當路積仇歸衛上寧無術亢宗非所傷吾君思正士莫賦畔牢愁

暑景

渴暑倦幽森縱橫看亂堆風多廢秀麥雨密不黃梅乳燕並頭語紅葵向背開吟餘晴月上涼思入尊罍

夏中

院僻簾深晝景虛輕風時見動竿烏池中綠滿魚留子庭下陰多燕引雛雨後看兒爭墜果天晴同客曝殘書幽棲未免牽塵事身世相忘在酒壺

夏意

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當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和淮上遇便風

浩蕩清淮天共流長風萬里送歸舟應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滄溟始自由

先公之愛馬以病寄他廄今死矣

先君所乘馬其色白如銀蹀躞龍之種權奇世共珍獨嘶知戀望久步見精神方目照代夜拳毛剛滑澤（先公在日[illegible]常乘此馬）皇家知謝病歸駛不畏塵滄倒已伏櫪老賓仍借人餓傳歸繫信無復歸蒙親倚樺思神駿蕭然淚濕巾

重過句章郡

曾隨使旆此東歸日日登臨到落暉嘗昔侍行追鵲角如今重過合霑衣窺魚翠碧忘形坐趁伴蜻蜓照影飛風物依然皆自得歲華飄忽實心違

蘇學士文集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蘇學士文集卷第七

晚出潤州東門

京口古雄處昔年嘗此過風流看石獸人事共江波河轉路疑盡日斜山更多城樓鬱天半回首恣吟哦

無錫惠山寺

寺古名傳唐相詩三伏奔迸予何之雲山相照翠會合殿閣對走涼參差清泉絕無一塵染長松自是拔俗姿二邊羌胡日鬭格釋子晏坐殊不知

過蘇州

東出盤門括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鷺俱自得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人輕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櫂區區暮亦行

吳江亭

氣象清雄天與鄰世間不合有埃塵擬將累句酬佳景只恐江山解笑人

秀州通越門外八九里臨水多佳木茂樹以便風不得停舟一賞愴然爲詩

密樹重蘿覆水光珍禽無數語琅琅驚帆瞥過如飛鳥回首風煙空斷腸

秀州城外九里有竹樹小橋予十八年前與友人解晦叔飲別於此今過之景物依然而解生已亡悲歎不足復成小詩

當年共醉此橋邊道舊狂歌至暮天得句旋題新竹上移舟還傍亂花前君埋塵土骨應化我逐風波心欲燃落日長號感人事沙頭寂寞上漁船

天章道中

畫鷁低飛湖水平高低樓閣滿稽城人遊鏡裏山相照魚戲空中日共明盡是荷風香不斷忽逢溪雨氣尤清籃轝却上蘭亭步猨鳥雲蘿伴此行

望太湖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爲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爲停橈一楚吟

大禹寺

鑑湖盡處衆峯前寺古蕭疎水石閑殿閣北垂連禹廟松筠東去入稽山坐中巖鳥自上下吟久溪雲時往還我厭區區走名宦未能來此一生閑

杭州巽亭

公自登臨闢草萊赫然危構壓崔嵬涼翻簾幌潮聲過清入琴尊雨氣來疇昔江山何處好生平懷抱此中開東南地本多幽勝此向東南特壯哉

宿錢塘安濟亭觀潮

支肘聽潮聲喧豗久未停隨風過漁浦江東地名伴月出滄溟鰌穴浚時滿胥神果有靈連天卷雲霧徹曉下雷霆拾檝游心倦憑闌醉魄醒誰窮造物意擬訪酈元經

使風

長風天外來十幅健帆開仰首飛雲合牽心翠竹回閑觀水知性靜與睡爲媒始覺揚舲快疲駑亦可哀

松江長橋未明觀漁

曙光東向欲朧明漁艇縱橫映遠汀濤面白煙昏落月嶺頭殘曉混疎星鳴根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

新開湖晚霽

霽霞飛盡失西東水入天光浩氣中籍籍輕帆一遊鳥似乘風力上虛空

九日汴中

旅櫂出江湖漂然迹更孤風波數破膽時事一長吁聞說西羌使猶稽北闕誅欲言無上策且復醉茱萸

淮中晚泊犢頭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韓忠憲公挽詞二首

才發經綸地心開忠義源朝端遺盛業泉下閟英魂儲禁追封美儀曹集謚尊他年還駟馬餘德在高門

中臺典故明二府弼諧成車挂身方佚舟移世共驚霜風吹縞帳野月照丹旐寂寞都門路傷哉如昔行

詔獄中懷藍田高先生

自嗟疎野性不曉世塗艱仰首羨飛鳥冥心思故山剛來投密網誰復爲犨顏寄語高安素今思日往還

湘公院冬夕有懷

去年急雪灑窗夜獨對殘燈觀陣圖今夕悲風撼軒竹又來開卷擁寒爐禪房瀟灑皆依舊世路崎嶇有萬殊原本缺

離京後作

春風奈別何一櫂逐驚波去國丹心折流年白髮多脫身離網罟含笑入煙蘿窮達皆常事難忘對酒歌

答和叔春日舟行

幽人漂泊興無窮弄水尋花處處同春入水光成嫩碧日匀花色變鮮紅靜中物象知誰見閑極情懷覺道充寄語悠悠莫疑我五湖今作狎鷗翁

答子履

塌翼下層雲飄然江漢濆蒼蠅休聚謗白鳥已爲羣銀鯽晨魚美松醪夜酌醺生平同得失此日又逢君

舟行有感

忽忽賞節物區區何所歸天陰鳥自語水落岸生衣客況知誰念人生與願違東風百花發獨採北山薇

淮亭小飲

山氣復清淮亭臨亂石開旅愁無處避春色爲誰來酒賴啼鶯送歌隨去雁哀相攜聊一醉休使壯心摧

淮中風浪

春風如怒虎掀浪沃斜暉天闊雲相亂汀遙鷺共飛冥冥走陰氣凜凜挫陽威難息人閑險臨流涕一揮

壽陽閑望有感

維舟亭下偶登臨下蔡風流古至今遠嶺抱懷隨曲折亂雲行野乍陰晴幽人憔悴搔白首啼鳥哀鳴思故林觸處塗窮何足慟直回天地入悲吟

阻風野步有感呈子履

輕舟留滯已春殘攜手栖栖田野間盡日東風吹百草有時雙鷺下前灣古來少見如君困世上應無似我閑抖擻塵襟莫回首謗書終不到溪山

過泗水

五年六經此仰首歎勞生山是往時色人皆今日情機心去國少塵眼向淮明物理吾俱曉漂流安足驚

和丹陽公素學士晚望見懷

古郡登臨足勝遊使君才調更風流過雲送雨海山暗斜日催蟬江

樹秋履辱嘉招嗟放棄又傳新詠慰淹留霜天乘興當西謁共醉城尖四望樓

送子履

一舸風前五兩飛南還今去別慈闈人生多難古如此吾道能全世所稀幸有江山聊助思莫隨魚鳥便忘歸君親恩大須營報學取三春寸草微

題花山寺壁

寺裏山因花得名繁英不見草縱橫栽培翦伐須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

春睡

別院簾昏掩竹扉朝酲未解接春暉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嗒爾暫能離世網陶然直欲見天機此中有德堪爲頌絶勝人間較是非

覽照

鐵面蒼顏目有稜世間兒女見須驚心曾許國終平虜命未逢時合退耕不稱好文親翰墨自嗟多病足風情一生肝膽如星斗嗟爾頑銅豈見明

病起

吳天搖落奈愁何病起風前白髮多爭得松江變醇酒拍浮終日恣酣歌

秋懷

年華冉冉催人老風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皇城闕下江山何事苦相留

秋曉聞鶴唳一聲

落月銜栖露乍零竹閑孤唳入青冥未知蟋蟀緣何事牀下微吟不暫停

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令之作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絶冷光中雲頭豔豔開金餅水面沈沈臥綵虹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病中得杜丞相見寄詩感而有作

易毀唯還客難諧是俗情愁多怯秋夜病久厭人生委順聞之舊衰羸見者驚新詩如接侍吟罷涕淋纓

滄浪懷貫之

滄浪獨步亦無悰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林紅黯澹日光穿竹翠玲瓏酒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桐君又暫來還徑去醉吟誰復伴衰翁

蘇學士文集卷第七

原书空白页

蘇學士文集卷第八

和彥猷晚宴明月樓二首

溪聲來從一氣外樓閣插在蒼霞中豔歌橫飛送落日哀箏自響吹霜風低昂黛色四山黯凌亂纈紋疎樹紅憑闌揮手問世俗何人得到蟾蜍宮

落晚天邊燕席開溪山相照絶纖埃綠楊有意簷前舞涼月多情海上來香穗縈斜疑晝棟酒鱗環合起金罍自疑身是乘查客泛徹銀河却欲回

依韻和王景章見寄

歲律崢嶸臘候深一天風雪卷愁陰故人默默懷交意逐客棲棲上國心千里相望空盼盼當年下吏阻追尋咄嗟謗口聞高誼披豁羇懷見雅吟學道元將禦窮困浮生何必計升沈世間機盡知難避往者圖書可自任猶得雲山開醉眼可無俗物撓沖襟鵩來閑暇何須怪鬼見邪歈豈易禁楚客留情著香草啓期傳意入鳴琴夫君自上丹霄去莫忘雲泉寄好音

答仲儀見寄

前歲京都吏議誼勁弓摧翮兩連翩男兒窮困終歸道世路傾危自有天雲壑已通塵外意茅齋仍得自高眠寄聲吾舅無相念今作江湖九館仙

雨中聞鶯

嬌騃人家小女兒半啼半語隔花枝黄昏雨密東風急向此漂零欲泥誰

滄浪亭

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脩竹慰愁顏迹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秋雨

陰風攪林壑驟雨到江湖白日不覺沒蘇雲何處無樓吟涼筆硯溪夢亂菰蒲聞說京華感汚泥入敝廬

中秋二夕對月

三夕月俱好清光惟望多風應落桂子露恐減金波念昔歡娛極如今羇旅何窮獨不相棄夜夜伴吟哦

懷月來求聽琴詩因作六韻

正聲今遁矣古道此焉存商緩知臣僭風薰見帝尊雄豪尚餘勇淡泊忽忘言緜極殊無間來長若有源已能通變化直可探胚渾此理師應得西風獨掩門

送黄通

淚遊天下訪知音健節亭亭恥陸沈當日拜官隨鶴版此時孤宦入蚘林羇愁雖得著書樂風物能傷遷客心顧我冥頑入瓦石爲君分袂亦悲吟

秋宿虎丘寺數夕執中以詩見貺因次元韻

生事飄然付一舟吳山蕭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醁酒聊驅萬古愁峽束蒼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烟蘿還自羞

滕子京哀辭

雲霓收壯氣星象卷英魂賢去人何賴才亡世不尊論兵虛玉帳問俗失朱轓自爲知音絶低回慟寢門

忠義平生事聲名夸敵聞言皆出諸老勇復冠全軍冥莫知誰主賢愚豈更分江頭送丹旐哭向九華雲

寒食招和叔遊園

異鄉風俗傷嘉節久客情懷喜友人共挈一尊諸處賞誰家得似故園春

春日懷舊遊

羈旅怯春風風光上國同情如花有約愁與酒相攻雨外傷飄燕樓頭羨去鴻西郊遊冶地誰復醉芳叢

春日感懷

微物亦生輝輕風弄客衣花閑情脈脈蝶㛹喜霏霏望國勳名晚傷時歲月飛淹留伴猨鳥何日片帆歸

夢歸

雨隔疎鐘曉不知春風吹夢過江西雨聲破夢北窗響臥憶江西路亦迷

獨步遊滄浪亭

花枝低攲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宜時時攜酒秖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

初晴遊滄浪亭

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陰晴簾虛日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

滄浪觀魚

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沈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羣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

遊招隱道中

揚鞭望招隱塵思漠然收雲接青林合泉兼碧草流疎鐘傳別壑晚日動前樓嘉遁平生志吁嗟得暫遊

揚州城南延賓亭

亂蟬咽咽柳霏霏獨上危亭俯落暉江外山從林下見城中人向渡頭歸風烟遠近思高遁豺虎縱橫難息機出處兩乖空自撓傷哉吾道欲何依

吳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消鑠盡回首尚心驚

晚泊龜山

南灣晚泊一徘徊小徑山間佛寺開石勢向人森劍戟灘光和月瀉瓊瑰每傷道路銷時序但屈心情入酒盃夜籟不喧羣動息長吟聊以寄餘哀

滄浪靜吟

獨遶虛亭步石矼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盤青入破窗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沈江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醇醪不滿缸

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寶墨名之集賢伯鎮爲之作記遠來求詩因作長句以寄

山陰不是換鵝經京口今存瘞鶴銘瀟灑集仙來作記風流太守爲開亭兩篇玉樂塵初滌四體銀鉤蘚尚青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沈冥

遊霅上何上

今古何山是勝遊亂峯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石礙飛泉咽復流遍嶺烟霞迷俗客一溪風雨送歸舟自嗟塵土先衰老底事孤僧亦白頭

霅上

玉人攜手弄秋英尋徧池臺見月生小杜有靈應羨我今爲閑客此閑行杜詩云願爲閑客此閑行

冬夕偶書

謾走聲名二十年亦曾文采動君前玉顏皓齒他人樂獨守殘燈理斷編

寒夜十六韻答子履見寄

風雨夜寒新空齋感慨頻詩書窮不放燈火靜相親眺聽時懷土低

摧動畏人（魏文詩云客子常畏人）漫書成咄咄遠吠厭狺狺念昔離憂患唯君共苦辛漂流數千里會合十餘旬各閔傷弓翼聊同煦沫鱗誰知公冶罪衆笑伯龍貧隔絶今一水睽離將再春嘉篇數爲貺尺牘亦相珍倚伏時難定屯亨理亦循劍埋猶有氣蠖屈尙能伸邦國方登俊江湖且放神不憂知在命任重莫如身白首襟期遠青雲志業均陶然任元化愼勿損天真

獨遊曹氏園館因寄伯玉

去年把酒共徘徊今日尋幽獨此來竹密似嫌閑客入梅含應待主人開贊謀威府方投刃捍患長隄正展才早晚得歸如舊約伴君池上倒尊罍

小酌

寒雀喧喧滿竹枝驚風淅瀝玉花飛霜柑糖蟹新醅美醉覺人生萬事非

送人還吳江道中作

江雲春重雨垂垂索莫情懷送客歸不憤東風促行棹羨他雙燕逆風飛

題廣喜法師堂

我爲名驅苦俗塵師知法喜自怡神未知歡戚兩忘者始是人間出世人

詩僧則暉求詩

全吳氣象豪詩思合翹翹風雅久零落江山應寂寥會將趨古淡先可去浮囂好約長吟處霜天看怒潮

關都官孤山四照閣

勢壓蒼崖險可驚攀雲半日到軒楹旁觀竹樹回環翠下視湖山表裏清漸覺愁隨烟靄散只疑身有羽翰生他年君挂朱轓後蠟屐邛枝伴此行

清軒

誰鑿幽軒刮眼明湖中嘉處更禪扃龍聽夜講寒生席鷗伴晨齋暖戲庭水月澄明應作觀雲山濃淡自開屏我公亦爲留奇句此地人閒合有靈

某爲世所棄困居於蘇平生交遊過門不顧長安侍讀葉丈不以秦吳之遠高下之隔閔此窮悴特貺以詩然韻險句奇不可攀續仰酬高誼強抉蕪音

公鎮西都擁劇權遠嗟窮苦寄新篇氣雄迥出關河外句險空驚魚鳥前玉帳夜嚴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烟才愚榮悴皆殊絶自笑相酬更斐然

暑中閑詠

嘉果浮沈酒半醺床頭書冊亂紛紛北軒涼吹開疎竹臥看青天行白雲

寄題趙叔平嘉樹亭

嘉樹名亭古意同拂簷圍砌共青葱午陰閑淡茶烟外曉韻蕭疎睡雨中開戶常時對君子遶軒終日是清風盤根得地年年盛豈學春林一晌紅

西軒垂釣偶作

嘗以文章上石渠忽因讒口出儲胥致君事業堆胸臆却伴溪童學釣魚

夜聞筲酒有聲因而成詠

糟牀新壓響泠泠敧枕初聞睡自輕幾段愁悰俱滴破一番歡意已籌成空階夜雨徒傳句三峽流泉無此聲只待松軒看飛雪呼賓同飲甕頭清

秋夕懷南中故人

向夕依闌念昔遊蕭條節物更他州池平不動天深碧月色無情人

獨愁千里江山幽信絶一塲風露敗荷秋征鴻急急知何事斷續哀
鳴過不休

蘇學士文集卷第八

蘇學士文集卷第九

上三司副使段公書

某謂士之潔矩厲行施才業以拯世務者非祗蹈道以爲樂上者覬聲名次者倖祿賞至於餓寒其體膚枯槁巖穴之内犯刃兵塗裂肝腦彊於行陳者亦皆然惟知道所爲不妄矣其有挺然立事謝絶世嬰遠舉而不顧者幾希其人哉有誠高矣亦烏足著爲風教哉故朝廷張爵位君子以名稱重輕而沮勸之道行無狀行無狀一旦射合時利而位可得也名則遁矣蓋名之發惟精識者尸之不私不隱不以榮辱遷爲得符天下之正義雖小人好惡淆其間不能奪也某何爲者輒有此論竊自念幼喜讀書弄筆硏稍長則以無聞爲恥嘗謂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也者必歸於道義道與義澤於物而後已至是則斯爲不朽矣故每屬文不敢雕琢以害正然而法章民事一未知其牙蘖偶奏賦上前得及第命宰以蒙才兩月以家難離官下邑民遮道助嗥泣又歎息有若惜其去者念政無所及心頗媿之及幽居長安百口飢餓遂假貸苑東之田數頃躬耕其間故播斂之早晚塍畔之出入質契之昏明豪弱之交侵訟訴之搆官司之辨皆親嘗之而又律令詔敕奇請重複傳比之文無不偏見雖條目緐滋皆可類舉靜念忘之政必有悖於法不安於民者居常惻然及終喪還都下伯父至自東莞首言道遇閣下盛譚蒙邑之治某荒忽自失伏念閣下正峭明察重其許可一言之賞不可妄得是必有所過聽也嘗能竄一巨豪杖殺一黠吏此外特庸庸所爲耳閣下不以善小棄之特爲置齒牙間時尚或以謂操使權者故當察其屬之否臧而進退之私心未甚德也去年夏初又得京兆司錄孫甫所言如伯父時始至此邑鄙懷聳然自謂今職在甸内去京師不數舍朝有施爲而夕聞焉上府多士如段公之樂道人善者故有焉況法章民政稍貫於昔益勵精力以事事迄今踰年吏民雖信而當塗之稱道蔑聞焉而又符檄督責終日憔悴而救過不暇惘然自疑何智於前而愚於此會太公弟至云閣下前過邑所論如甫書始聞之如聵者之決得聽鐘鼓之奏喜過感極輒欲泣涕以知大君子勤勤奬借終始之不懈也李習之云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久則如勿譽閣下既知而又譽之譽而又久之夫何幸哉且世有獲薦寵推延之賜者必皆順顏承辭親被指役隆寒苦暑趨走左右未有上下相絶未嘗一拜稜威乃冐垂慈詢察因片善而稱道久而不渝者此爲難也使某之名一落人耳不至沈滅於時者閣下之賜也爾後知舉世見毀不足動懷也嘗欲特詣前以寫此懇爲邑事所繫不得勇往故憑文字以謝甓積之抱萬不一宜傾望恩德顛沛于是氣律兼潤炎暑差早伏望上爲社廟善保興居

上范希文書

某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顧之重不計己之能否事之重輕捐命無向而不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稗說皆轂之以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某竊謂其勇敢敦氣節則有餘至於成就大計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某自少小迨於作官所爲不敢妄必審處己之才能而傅會於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篤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絶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故閣下開置幕府收策志慮英舉之士以自廣益以兵者重器資羣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衂報之而閣下誤有聽采將引猥瑣置于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某非不知依閣下之重可以取光價而自振起設臨幾事不能有所建弼恥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恥也況於輕撓哉反是則不惟虧損閣下之望某終身可廢無所容焉是以上犯威意懇激避辭者蓋在此也然某雖至冥愚内荷閣下之顧夙夕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論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己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逸以就危

險雖古人不逮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二於人不能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塗未必中閣下之度以某觀之既白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授之制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為經略則自陝西以至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于一州於他郡不接矣他郡不接或可不能仰置關中事蓋關中之俗大抵彊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今方盡取鄉民籍之為兵得操弓兵以自肄習往來道路與寇賊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少歉父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柰何邪況朝廷前有意令其自衛不率以戰今條約煩細迫又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延安鎮戎殺害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亂陰陽之和今雖少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狠顧矣弱者流轉彊者化而為貪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閣下居延州雖能制昊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何救關中之事邪故某謂西羌不足憂於關中也近日竊聞鄜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聚積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得軍聲稍振士百其勇以某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牙市閉之沙漠之外使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與競寸尺之地非大國之體也某反慮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少思狃毫髮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況羌　常以伏奇包衆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小利以為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姦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況夫體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銳則令煩而墮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人以示信而又沈遠變動則何敵之敢先哉縣料古人所難況某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腷臆於內萬覬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幸甚窮邊寒苦乞加護練不任懇激之至

應制科上省使葉道卿書

三月日某謹齋祓百拜獻書于省使龍圖閣下某觀前古之士欻然奮起於賤庸之地建名樹勳風采表於當世者未始不由上官鉅公推引而能至也故儒其名者必奔走貴勢之門以希光寵而取重焉然有位之德望重輕亦因收士多少而後定設國有緩急則審處變故推擇門下士以屬任焉或資其策慮以自廣小則補吏大則同升于朝以故士皆雕琢節行緣以文采藹藹而進至使敵國異方聞風畏之厭殺未形之患此其所以為得也然奔騖誇鬻扇動流俗苟竊虛名以自耀高位者或私其所與朋比自植肆然攬爵賞之柄此又所以為失也本朝監其失進退天下士一決於上考文藝則謄書餬名衡文之學靡以行實相雄長公卿亦闔無所顧接蓋蔽賢之罰不及焉上下隔塞不交忘經遠之業此又今之所以為失也故近年賊羌暴逆節廟堂圖帥西攻思所以折衝制勝者惘然乏其人以至詔書數下猝猝求索而才者未甚出凡近之器往往入充其選蓋朝廷取士之路本狹在上者不以汲善為意下士又以造謁為之恥故驟閱而無得焉是古今得失相糾惟賢者為能折其衷某為性本迂拙不喜事人事名雖在仕版而未嘗數當塗之門竊服於道二十年矣前世之務當今之宜粗志其一二然雖與周旋者亦弗敢吐以自表見閣下以高文閎才都威位而某以吏屬時得趨蹌左右未始敢開詞動氣及於局事之外非唯輕肆是懼亦且束於世教也今幸天子下一尺書羣延四方特起之士某輒欲以空乏鄙陋之資冒然自進竊念科試甚重朝廷虛竚以須異人無似妄作虞為識者所不與今幸人未暴聞故敢以私習論五十篇上凂聽覽非敢希企獎引之賜但覬一言以斷進退之惑精識所嚮洞照不隔干瀆威重俯伏待教

不任惶恐激切之至

上京兆公書

某才到闕下數日聞河東地震壞廬舍殺人馬畜不可勝計始聞驚駭不自定徐念臺諫官必有極言時病以救天變者既而踰旬無聞焉又以謂河東守土臣必有上陳消殺之策使朝廷省悟而有所廢置者及是經月又無聞焉某雖迷暗於事不通古今竊謂天地災異莫大於此災異之作未嘗妄也今中外循嘿不以爲怪使陛下忽天戒而不答民畜橫罹其凶食肉者豈不畏懼而能忍也時雖欺之天孰得而欺之哉嗚呼其奈何邪又人以才業爲上所知自員外郎不六七年擢任至此天下所共聞雖所歷必盡精力夙夜孜孜不懈然未有赫赫報國之迹爲天下所共聞而稱道者今所屬有此災異故當憂思本朝建言時病以箴之不可懷忠不發默默緘口如常常者所爲蓋今爲上所知天下所想望號端直者惟丈人與孔諫議范吏部耳孔范皆以言得罪惟丈人昔在廷中議論必行擢拜又過二公度此不言則他事無足言者竊恐負陛下任擢之意而隳天下之望也君子之爲不畏時王之罰而畏衆人之議或衆議喧譁不可蓋塞則雖終日九遷亦足羞也苟有獻納愼無後於他人實區區之望也至於鈐束小吏期會簿書非大賢事業幸委之幕府進讜言以求殺災異宜在今日也況忠雖在畎畝不忘其君無以疎外爲詞謹馳此附聞幸留意某再拜

上孫沖諫議書

某嘗謂世之急者教也教之久則困弊而不流柄天下者必相宜以救之救失其宜則衰削潰敗而莫得收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詞生焉詞之削詭辯生焉辯之生也害詞詞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夫道也者性也三皇之治也德也者復性者也二帝之迹也文者表而已矣三代之釆物也辭者所以熏役秦漢之訓詔也辯者華言麗口賊蠹正真而眩人視聽若衞之音魯之縞所謂晉唐俗儒之賦頌也噫三代之際救得其宜故治多焉三代之後不知所以救故亂生焉然上世非無文詞道德勝而後振故也後代非無道德詭辯放淫而覆塞之也故使厖雜不純而流風易遁誠可歎息夫文與詞失之久矣烏可議於近世邪況敢言道德者乎然而典策之奧治詞之法不越此有言而又筆之者斯亦可尚某志此有素未嘗暴發於流俗前以召笑侮苟非遇大賢君子智識度越則縮跡避訕碌碌走趨之不暇也竊惟閣下宇量拂世業問追古放言遺懷剖昏出明銳然欲掌引大物以曉聾衆而起前弊某故敢繕寫雜文共八十有五篇求爲佐佑又用此本原原論以先之蓋叢殘屑淺之說不足詭聽覽也自公餘閒乞賜一閱實區區之願某再拜

上孔待制書

某月日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待制閣下某竊以自夫子沒迄今數千百年其教混淪閟誕充格上下斯須不可亡天地得之日星光明不鬭食山澤棣達而不童涸幽則治鬼神顯則嚴君親使萬物各安其分而無窘暴之心者誠至矣哉造物者宜世生哲人以熾厥後長國者宜不絕侯封以尊其本昔漢世韋賢家傳一經猶繼爲公相定國斷獄平允猶高大其門況聖人之後者邪故閣下幼而淑質長而令聞其學奧大而不雜其言謹峻而切事是天以明粹精剛之氣鍾於閣下將令紹述正教而衍大之天下士人實有望也觀乎自結人主冠映當世闊步臺閣端持紀綱弗顯諫以僥譽弗枉節以求黨姦凶之朋脰縮面汗鰓鰓然不敢抗法度閣下有力焉其典吏部也盡刮宿弊專以白黑善惡爲己任坐束吏手日隳濫階伸賢而屈不肖雖三公爲之不出於是奈何醜正多徒害能以謗既而去職識者韙之其使匈　也專對以禮嚴乎若神不妄言而謟笑不槃辟而雅拜尊本朝而抑外夸得古良使之風焉噫閣下之事業既已顯白而朝廷

之用未充天下之譽未洽留滯方屏浸移歲律某竊惑焉得非納士未廣介潔無助者乎夫有助者庸人可以獲聲稱無助者君子必也受訾辱古人詡詡而汲善渠渠而下士是致德義日益引望實日益隆憂患無自入焉如支體之護首目枝葉之蔽本根而籓垣之嚴室廬也晏子春秋曰夫子居處情倦廉隅不正季路原憲侍血氣爲疚志意未達仲弓卜商侍德未盛行未厚顏回騫雍侍又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吾有四友焉得回也門人加親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得師也前光後輝得由也惡言不及門嗚呼是人之助也誠益哉聖人且如是况不逮者乎閣下方以盛年壯猷將康濟天下而艮助猶鮮誠可憮然設或纖人搆讒天子投杼及是也能爲閣下奮不顧身明目張膽論列湔洗破羣毀而明忠節者果何人哉閣下其念之苟能上循先聖之法下恤愚夫之言清而容物介不拒善則士不遠千里而求爲助焉助且至登大　躋巖廊可拱而俟也某無似者想望風采爲日久矣敢輒獻言以爲謁見之具雖欲自述節行以干聽覽竊聞古諺有之虜自鬻雖哀不售士自眩雖辯不納顧惟大君子察其材之淑慝而進退之可也鄙心無所私幸焉某再拜

上集賢文相書

昨因宴會遂被廢逐即日榜舟東走潛伏於江湖之上困置羈索日與魚鳥同羣躬耕著書不接世故當日之事絕不歷於齒牙之間或親舊見過往往閔惻而言以謂某以非辜遭廢天下之所共知何窮居默處無一言以自辨浩然若無意於世者豈鈍怯不曉者乎某絕不酬應且止其說然內實有所待耳夫爲吏坐賄國典之所承棄人情之所不堪某心膂血氣人也家世受朝廷重恩廬墓在京師平生厲名節勤文墨未嘗一施胸中之才豈云銜冤恨困處無人之墟以終此身乎蓋被罪一二年間謗議洶洶尚未寧息相中傷者皆當路得志某雖欲力自辨雪徒重取困辱耳故若死灰槁木昏昏自放而內實有所待也去歲聞天子驛召閣下入政事府某久熟閣下之德望中懷油然始有蘖萌之望俄又聞甘陵卒叛結塢自守環師十萬踰月未誅議者謂暴兵日久紀律弗嚴必有他變相因而起閣下慷慨請行馳至城下威令一發士樂奮命即時破壁擒其凶魁使天下懦將驕卒聞之皆震栗竦動以自警飭聲壓夸　消殺異志嗚呼非偉烈明果烏能及此哉天子即時臨軒發策以大丞相印綬付使而往拜焉閣下抗章避讓言論堅正憤疾近世務相奔爭無廉讓之節因事見意以教有位風采凜凜震動萬方是閣下武足戡難文足表世雖處將相之地乃天子用之之明閣下當之之爲宜也况讓特一節未若因朝廷之寄舒事業以濟生民之艱也此古人之大君子之所留意也既而果然某雖在巖藪之間聞之不覺廢書而起彈冠攝衣西向引領思一侍几闔傾寫冤憤跡賤道遠未可得也敢輒以尺紙少布下懷蓋有所待積年累月得遭其時不忍自棄又幸當日搆陷者或死或出故敢縷縷而言以通左右某下吏之初喧傳四出好事多口者增飾其語聞者不得不惑時閣下在遠鎮必不甚悉也始者御史府與杜少師范南陽有語言之隙其勢相軋內不自平遂煽造詭說上惑天聽全臺牆進取必於君逆施罔羅預立機械既起大獄不關執政使狡吏鞫窮榜掠以求濫事亦既無狀遂用深文此會以常年醵率吏人燕集非類某思之以爲非便遂與同監院劉巽出俸錢十緡又於尋常公用賣故紙錢四五十索相兼使用此錢本由斥賣棄物兩曾奏聞本院自來支使不係諸處帳籍如外郡貨賣雜物以充公用之類也既以與祀神之餘與館閣同舍本局羣吏飲食共費之推按甚明具獄備在無一物入己而以監主自盜減死一等定刑法司前後斷獄體例及自有正條並不引用閣下察之蓋有由也某之偏言似不足信幸詢於衆論及曉法而公者噫國家制馭姦欺示信天下者今惟法律而已蓋法律著之於篇衆所共曉苟一傾

撓人皆具知故大上欽愼不敢自專豈容有司自爲輕重苟快己志以隳舊典汚辱善士戕害不辜况本朝自祥符以來一用寛典吏有姦贓狠籍未嘗致於深刑今上仁明愛物度越前古官吏一入人罪者往往十餘年未嘗升擢或沈於銓調不與改官此見聖心愼刑惡殺之至而某被此冤濫又有端由但未爲鉅公開陳而建白之天聽一聞玉色必悅閣下以英偉之量押領魁柄必以康濟民物湔滌冤滯爲己任故某不避冒瀆以鋪此言况某者潛心策書積有歲月前古治亂之根本當今文武之方略粗通一二亦能施設廢棄疎賤不信於時明公召而與言資相其質衡鑑之下安可妄欺斂之棄之俯伏竢命謹具手啓云云

蘇學士文集卷第九

原书空白页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

答韓持國書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于持國也然筆迹趨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為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于持國之口邪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疑嫌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蹟言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在卹者幾希矣故閉戶或竊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于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況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衣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今持國尚有此說況親也義也識也不迨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傲僕日棲棲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憫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為愁苦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官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邪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宦何以盡友悌之道也況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邪常觀棠棣之詩云凡今之人不如兄弟謂兄弟以恩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後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于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于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前得□子注意亦然未暇縷述今幷此以達子□予非躁而忉咄者察之

答馬永書

放廢幽居士友罕顧足下昧于平昔猥以長書見投充然其未盡士君子相見之禮竊觀書意論辨甚嘉然似孰予之迹而未燭其裏者也謂予不以得喪累其所守不為怨憤不懌之詞此固細節悔過避害者能為之又云巧辨飾說言悲貌蹙或舍其所修而小人是從此則夷狄之民之所為烏足道之哉夫士之學經術知道義非所以貿易爵祿之來無有以應之耳道勝而位喪于道何傷而不樂邪世有知道而居位者尚或為衆牽躓不得盡施其所學憂道之削處心甚危內負于己外媿于人畏時刑而懼鬼誅何所樂哉然賢者必欲推己之樂以樂衆故雖焦苦其身而不舍爵位者非己所樂也苟去其位則道日益舒宜其安而無悶也是施于衆則勞而足于己則易亦

物理之常勢周公大聖智也尙皇皇不暇食使其退居環堵之中鼓琴詠歌以味先聖之道何憂憤之可入也乃知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見用獨居畎畝樂以終身蓋亦多矣故韓退之謂顏子惡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雖樂不足稱也又觀其感二鳥賦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予年四十矣志於道亦有年豈一旦受譴而弁棄之舍其所樂自爲沮憤亦何益于事哉足下但見今之庸人得則軒然而愉失則枯槁而吟謂予當然而不者可取也殊不以聖賢之道策予所未至徒以衆人而望于予尙慮足下始以是合終將有所發焉故敢不默默

答范資政書

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兄封到閏月所賜手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深不可言喻某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人情之外而往往信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潛則不能快讎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無所歸始者意亦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老吳中既至則有江山之勝稻蟹之美充州有租田數頃郡中假回車院以居之親友分俸伏臘似可給豈敢更求贏餘以足所欲日甚閑曠得以縱觀書策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時苦奧處無人商論乃知君子理身格物之道自有本也險難以萌而不之見宜其悔焉况某性疎且拙疎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則臨事不敏無所施爲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苟致之劇地責其功績徒自勞困而無補于時也衣食之分秪此而已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人譏察而責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素亦留意今起居飲食皆自適內無營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遁生之刑者也歲餘來能飲冷而少病此其效歟某既廢于世本當于江湖之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蹤跡一至于人間因閣下之教丁寧委折不得不具道所懷幸問察焉

又答范資政書

去冬捧策問條目甚備深明憂患之故實之坐右一食三誦嚴然如臨師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志隕穫之苦專人至久承親筆伏審坐鎭之暇體力平裕且謂某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堂奧晏然自居得易艮象時行時止而其道光明也此閣下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而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伸非罪戾人之所可爲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于行蹈此機穽今既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閣下前視卿輔之地不欲處謙讓引去偃息藩鎭以閑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宜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于胸中因時而發大庇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語言有序悔吝稍亡不貽知己者之所憂念耳閣下察之

答李銳書

去年五月中足下相過遺書始愛文藻之美未甚悉其義退而尋繹乃謂予以道自公失而不憂有至高至難之節其言褒矣過甚不敢領覽但一詣門奉謝又不相見迄今將逾年矣嘗謂足下以予不相酬對見怒而絕前日復蒙相訪又貺之書乃以聲名不見稱道于士大夫間爲媿予欲以道相訓而又譬之文義稱重敢又不報其所說焉夫道無古今但時有用舍有志之士不計時之用舍必趨至極之地以學探求聖賢之意而亦其所行本原既明則將養其誠心而泯去異端也當其未知于人用于世則修之益勤守之益堅內自貴珍而有待也蓋先能寘身名爵祿于慮外然後乃能及此故君子雖被賊害顛沛其身不更所守豈慮外之物足顧哉今足下所爲之文皆希慕賢哲之業背衆人之所向取今世之所舍而反求聲名于其間不亦異乎是亦非予之所知也苟志于彼必失于此故莫得而兩全

也心既淆亂將求合之不暇豈道之能專乎孟子謂修天爵而人爵從此非必至之論乃誘衆人之說急于教耳志士烏能以聲利動之哉予所以廢棄于時而晏然無悶者此所得也以足下問之之勤安敢藏所得而不告也足下試思之

答杜公書

伏捧十一月十七日病告中所遺書教筆墨精勁慰諭曲折深開憂灼煩苦之抱所示夢有求解之勸此乃區區之心積誠有所止通也抑又有說焉丈人才略閎遠而躋位至此復值朝廷多事之時必將開發素蘊以尊主康民使天下想望風采謳歌德業而後世法則其所爲以拯弊亂雖數百千年赫赫不忘凜然尚有生氣此大君子之事業丈人之所以夙懷也古人常患天不與之全苟得其全逕可至此蓋或得其位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時者多矣丈人才位如此而又當有爲之時是天付之全而使施設才業之秋也設丈人有爲才逢此時而不得此位則某必當歎息泣涕而相弔今丈人其位其才其時而某反數數有求解之勸是不愚則狂矣然以丈人自入樞府于今二年餘矣雖天下共知丈人于朝廷謨謀論議日有所補然未厭天下之所以望丈人之意蓋賢者未甚進不肖者未甚退二邊猖熾兵帥數敗科率誅斂天下騷然丈人雖抱雄才處高位反爲人牽制上下躓疑而不能盡伸徒卷縮憂鬱成疾病于胸中內損天和外壞物望生平辛苦爲善得令名至此而削以此論之較其得失輕重是不若解之之當也或以謂其吸吸煩辭勸解者以丈人當塗而已不得進此庸人之說恐或有之若丈人得盡其才使天下和平某雖老死畎畝終身不入仕宦如在三旌之位也所可痛者丈人之心與古人通而其才可以治世成務而不得盡發以救艱急此義夫烈士之所感激而慟哭也日月可惜功名易壞處雖爲難退亦未易今雖能倖然引去無補於時亦安足以爲嘉事昔夫子孟氏無位尚屑屑走列國見其陪臣雖甚鄙惡者猶皆以言語感動庶乎一行其所言以休乎生民況今太上好諫樂善文人日對天光故未可與彼同年而語今若能挺然不顧竭力盡忠使言行榮施則天下被其賜與夫默默全身而去事萬里矣苟不得已則薦賢代己逡巡而退亦不失古人去就之道此必丈人昔夙之所在念然尚恐爲佞諛之言上慁高明故不避縷述也某再拜

上范公參政書

五月日某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下某伏觀自唐至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期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讒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弊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衆指以爲愚惟是險姦凶孅之人嫉閣下聲名出人甚于讎寇然驅于羣議喑嗚相次羌賊不庭西方用武策畫顛倒兵師敗沒衆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天下之議用閣下于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逆寇聞之不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陷者議者欲食其肉某嘗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美之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爲己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被也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踴躍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爲未及半年時某自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某既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煽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衆不復避人矣某始疑之是何知于前而昏于此邪既而又爲辨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某又當閣下之薦不復可與衆辨矣與之合倡實不

忍爲但惻然媿羞喑不敢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爲知己死者以此也某又竊觀閣下所爲于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甚爲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于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有高世之名未見爲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論議之衆皆云教訓醫工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餧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忿耳某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如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輒條數事布于左右非出于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于國甚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僥一時之利也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默顧望而不爲則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孅之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疑惑有名之人天子不肯采羣議而用人是不爲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于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爲天子將采天下責而免閣下若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久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含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絶異遠其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于朝廷之利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也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隳此古人所以珍重寸陰而皇皇于立事也若蹉跌失時則齎汨前志則抱恨萬世爲來者所笑戮無復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諮目一

方今儲貳未立國本不建此近臣所當念及也昔憲宗即位五年李絳已上言乞立皇太子今若以太上春秋鼎盛大臣未敢言則請于皇族中擇親賢而長十數人使于內殿日侍講席或時令近臣辨論經義及四方難決之事使據經而對以觀其才至十分領藩鎮是亦前世常行恐今未肯便行且令于京師內當三館國子監審官三班太常諸寺禮院之類得與士人參用知天下憂勞之事使之成立有過則罷歸宮邸有勞則優與遷秩陶染數歲漸可任用夫爲國之要在乎長育人才至于異類遠民不忍廢棄勤勞教化使就器能豈于宗族本支之間乃異于是幽閉禁錮僅如繫囚雖有教授之官備員而已縱有資性無由發揮豈足稱皇上敦睦之意愛育之心乎又無以示有衆而教天下也此由近世大臣畏縮避事不肯建言淵衷豈有疑間哉

諮目二

漢之亂由后族典北軍唐之亂由中人領神策禁旅之官不可不慎也近年不擇其才以寵近戚何以魁壯皇武備禦非常乎又都下經營之至僻遠者真宗亦常幸之親視其教閱而賞勞焉今上則車駕罕及也故今諸營教習固不用心事藝豈能精練蓋上不留意則典軍者亦不提轄將校得以苟且隳弛紀律加之等級名分往往不肯自異至于人員與長行交易飲博者多矣此則約束教令豈復聽從故出入無時終日嬉遊廛市間以鬻伎巧繡畫爲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習以成風縱爲驕惰若不更加嚴察緩急何以禦寇皆由主軍政者素不擇人所致也今宜建言選威重有才謀能訓撫者爲之嚴而不煩使之畏伏禁絶末作專一武事仍乞皇上聽政之暇時出巡幸別立賞罰著之明文庶使數年之間軍容復振外方取法不敢因循

諮目三

方今之急莫急于貨財主計者十餘年來相習其弊不務經久疏通之術日偷月削相蒙不知閑則懈怠于事急則侵暴于民外郡轉運州牧承望風旨以尅爲能不計時之豐凶地之出產民之有無一切

迫之以刑朝令暮辦雖是至多之物其價重增數倍大家居蓄以困下戶使弱者流轉強者爲賊尋其根本盡任三司也三司者國之計府當慎選才者主之運動四國權衡萬貨平準其價移有足無然後天下之務舉矣今但取高科及久在翰林者居其任他本不曉財利又知朝廷之意用之以爲資給但應副人情不復留心金穀多者踰歲少者數月已入兩府此不惟國之貨利用度日蹙亦使生民愁苦四海離怨可不思也今欲革其弊必知其本先令兩府與三司會計天下一歲之費幾何一歲之入幾何折其飢荒定其藝極所少之數當于何處節用緩急所須于何處取給又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校于今日何事不同往時四方用兵于何仰辦茶鹽二物爲利最大舊用何法歲有登盈緣何改更遂至虧少不須遠引前古利害盡見然後建白于上監而更張剗去煩細之條別定明白之制仍須自下拔取有才通曉錢穀者分立三部各建使名令自辟屬官更相求勝明下詔旨必使久任每歲終則考其耗登而升黜之若不如此改更坐見殘弊而潰亂也

諮目四

今二邊未寧軍須至急朝廷經費又廣過於前時今若大有所爲必先自王者減損示天下以儉嗇則民間縱有誅斂亦皆甘心知國家不肯枉費不得已取之備邊亦爲民也昨聞亦曾減省皇上服御之物所得不多不足動人今若請于嬪御之中去其冗食約祖宗之數留一兩倍其餘盡令放出縱之自便其大利者有四焉可以動天下之心知王者約己以便人去欲而惜費其德化大者無出于此一也又幽閉怨曠之人皆得匹耦攄散積陰之憤以召至和之氣二也又令宮掖之中室屋稍寬無填委之煩以生溫戾三也又庖爨者約可嚴火禁四也況復歲可省五七十萬緡以助軍須不亦大乎

諮目五

聚斂之事古皆爲之但不傷人情可謂之術漢之故事令天下出戍邊之緡雖丞相子亦皆不免所謂三品之更是也今財用頗匱故可舉行先自仕祿之家次及京師有屋之人人歲輸錢有差以助邊用必先有位則人自無怨不可多取則人自樂輸必令經歲則人復易辦又不可全依漢制人人盡取恐下戶貧民難以應給況鄉邨之間徭役已多只於京師仕宦及有屋業者取之歲入不啻百萬若用度尚少徐行外郡坊郭之中且事亦師古復不撓下民于掊斂之名最爲得術或謂之緩急恐非至論若倉卒之際得錢何用不如先取爲備可以建事立功消未形之患

諮目六

唐世宰相私第不接賓客及裴公受詔討淮西遂上言改去前制以延天下之士當時美之史氏書焉相國兩府自來私第見客自閤下入拜乃有新制皆去閤下厭苦候謁者衆遂令諫官上言不顧舊章自取安逸使人情鬱塞深爲不快緩急有事無所赴告此爲沽衆怨之本也故前志以人言喻川必當疏導壅之則有決溢之患況自古有賢智之才而處重位者必孜孜詢采不遺下議然後能成就功業周公卽其人也今人無周公之才而又自塗其耳目不欲聞四方多士之論亦已惑矣幸急建言罷去前詔不惟可以自明必當日有所得擇議之長者舉而行之故可坐照天下裁制衆務亦使賢不肖判然于前矣

諮目七

今朝廷之患患在執政大臣不肯主事或循嘿或畏避大抵皆爲自安之計也定策決議奮不顧身者未見其人設有敗事使天子無所歸責當承平之時固未見闕積至今日其弊乃彰近歲大務無如西北二邊前後論議改更紛然不定已數年矣迄今見成算絕無功效者以此也設有寇作定是敗衄廟堂之上每邊奏一至則聚首相顧

莫肯先開言而定議者意有數端或習于舊弊以寡言忽事爲持重得體或不盡知緣邊利害于偏見未敢必發或慮先言爲衆指執敗事受責或恐言而未見信用反有沮之者拘此數節則往往累日不決致失機會不然人人各述一端聱牙異同不可團合或以間隙疑忌不爲平心處決之固亦爲害大矣如此不改雖更百年終無成功之用也譬如舉一大器使數人共之有力盡心者必爲懈怠縱力者所累敗必矣況西鄙之事閤下所盡知北邊之事富彥國所通曉今宜白于上前乞二邊之事與彥國分領之每補紬邊吏裁制事宜各立一局得以專決仍辟署一二有才識曉邊事者使往來經畫于河北陝西庶知幾變隨時制宜蓋大臣不可數出而親臨苟置措乖方有所當責如此則不敢推避各竭其才一二年間必有成績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

乞納諫書

五月二十八日具官臣某謹上書皇帝闕下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于耳則天下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竄殛之禍不絕于心則百職可以無曠也苟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忘顛覆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遍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幾至煩事有習弊不可以獨覽故必求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人邪謨莫得而進也臣昨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者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本于宸衷蓋陛下卽位以來屢詔羣下以求鯁直故百寮皆得轉對又置詣匭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相違豈非大臣蔽塞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卽取好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深宮之內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諫臺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任之意虧臣子忠藎之節而皆競罹中傷竄謫不暇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怛伏望陛下霈發德音追寢前詔懃于采納下及芻蕘求覩四海之安危垂念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新又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牓未削欺罔成風則不唯堂下遠于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見于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于冕旒者非不知出口禍從為衆憫笑蓋欲陛下一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負蒼生之命亦已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

詣匭疏 景祐五年

正月十八日具官臣某謹頓首再拜昧死上疏皇帝陛下臣昨初到京師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方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狄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際頗異是何災變之作返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見未嘗妄也臣以為必無是事是亦傳言之濫耳歷問一二朝士皆曰有之因退思念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凡朝廷政教昏迷下受其弊積陰鬱不和之氣上動於天天於是為下變異以警戒之使君人者回心省修翻然向道則民安而災息是故古之王者逢天地之變則必避正寢徹樂省饌詢訪正議考求失德而更去之蓋以上帝聰明所作必驗苟弗知懼則非常之孽隨之今此異既告豈徒然哉則王者豈常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執事者豈有非賢才或專威福而侵君者乎其所施設之政豈有不便於民者乎深宮之中豈有陰教不謹或以媚道濫進者乎西北之夷豈有竊萌背盟犯順之心者乎念自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雖疑而口不敢道宮禁夷狄之事固未可知朝廷已然之失則聽輿論而有聞焉又訝朝廷知此大異殊不脩補闕政以厭天戒而安民心默然不怪如平常無事時諫官御史亦不聞進牘自見鋪陳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豈時與古不同今朝不宜倣古以為事耶又念有天下者未有不監古而治棄古而

亂也豈上位者務在鎮靜不須與民同憂也則又民為邦本未有本搖而枝葉不動者豈民愚暗不當憂而憂耶則地之震天之所為也民雖愚天豈愚哉反覆思之不覺驚怛流汗自以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便欲盡吐肝膽以封拜奏又昨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果罹中傷言不用而身竄謫甚可悲也是時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今苟務激切不避權右必恐橫遭傷害無補於時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夏之初雷雹暴作臣以謂國家之失衆臣無有為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也陛下極聖至明其肯忽之果能霈發明詔許臣寮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踊躍欣抃又謂雖有災異陛下能講求嘉言革去時弊故可變化而召善和也旬餘日來聞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絕不聞朝廷從而行之是亦示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上天惟實可以安下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此則未可知今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概舉今條大者二詣匭以聞伏望陛下少賜觀覽苟有所采乞斷自睿意即時行焉言或狂瞽乞付臣斧鑕以非所宜言罪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於己修己者先正於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也今則民間喧傳陛下數年以來多引俳優賤人於深宮之中燕樂無節賜予過度燕樂無節則志荒蕩賜予過度則心侈泰志荒蕩則政事不親心侈泰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逐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上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之故也今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明矣政事不親而用度不足斯大可憂也伏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而鑒物勤於聽斷舍其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效祖宗之勤勞惜社稷之廣大則天下之幸甚也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今陛下用人似不能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王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必鑒之又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謨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匈奴輕笑中國伏望即時罷免別建賢才臣又竊見方今以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此二人者皆登高第本望以詞華進用素履溫和輭懦無剛鯁敢言之才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而災異何自而生伏望陛下少留意焉非有難也臣不勝區區之至

火疏時年二十一登聞獻此疏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則上下之情不鬱政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留意焉臣伏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受瘤者幾於十九民情嗷騷如昏墊焉臣以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缺賞罰弗公之所致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獄濫冤之至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

不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爲濫冤則又加甚古者決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冤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淸宮震雨雜下烈燄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浹辰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討工役再謀興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無所貯藏乃作斯宮及其畢功而海內爲之虛竭陛下卽位未及十年數歲連遭水潦雖征賦咸入而百姓頗甚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貨耗於內征役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況天災之己爲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陛下弗悟邪豈知而故爲之邪豈再造祈天之祐邪臣不得反覆而量也今爲陛下計者莫若采吉士去佞人姑務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寬其征稅則可以謝天地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脩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元帝二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也白鶴館不大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爲是焉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繇舊章敬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而內省之省而旣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構亦天下之幸甚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苟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風指顧而可致也

論西事狀

臣竊見自西寇逆節天下言兵者不可勝計大抵不過訓練兵卒積聚芻粟而已其言泛雜無所操總又陳爛使人耳厭其聞而笑忽之況淸吏近輔自有上算故不當復有所獻也然臣卑居長安備見西邊事體其要在乎得人得人則練兵積粟之多不煩帷幄之議而自集也惟攻守之策必須中授何者此事至大不可輕舉近聞朝廷將議深討覆其巢穴此蓋憤其凶悖勇而不知思也孰不知羌氏之俗居不常處獸聚鳥散本無聚積若垂軍絕漠則跨歷險塗被甲裹糧操執兵械外疲而內懼一日之行有二日之勞曾未見敵先已自病險而遇伏則將不支矣昔趙充國之論兵詳矣故中國利守夷狄利戰從古然也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荒服者王不王則脩德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薄伐亦謂逐出之已而來則逐之去而勿追禦戎之善策也國朝五路興師亦遇敗衄前日劉平不能持重侯隙務於速戰身罹禽獲傷剝國威是知討之不如守之之利也明矣近者朝廷拜置夏竦韓琦范仲淹等此皆平定外夷人所屬望者賊昊姦譎故必疑畏疑畏則將以事驗之以臣竊料今秋必放兵犯塞以觀我師之方略當是之時尤須愼重若能堅壁淸野勿與之敵設伏用奇於險塞之地待其師老糧盡而反覆擊之不勞深討而可成功也方今之勢不患其來戰患守之之道未至耳議其功者恐銳而寡謀敗陛下軍事也愚者之說萬或一效以嘗預西事不敢塞默伏惟聖慮裁察之不勝懇懇之至

乞發兵用銀牌狀

臣謹按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漢世發兵皆以虎符所以嚴國命而絶姦端厥後給銀牌以爲信五代衰亂凡奉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國朝太平興國中以李飛雄之爲詐有詔復用銀牌其後又使廢罷臣竊見方今外郡兵馬只是三班使臣齎宣起發而無銀符之制況印之篆刻尋常官吏亦不能盡通姦詐或能爲之當用武之際必須大爲之防臣欲乞今後起發兵馬及乘遞馬者中給銀牌以復本朝舊制其規矩乞詔有司詳定之伏取進止

論宣借宅事慶曆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內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牒傳宣旨指射舍屋三十間已來與醫官副使柳堯卿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勳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宅無託朝廷方推此惠時論當然今茲醫卜庸流豈有求請頻瀆天聽從亂邦經況賞罰二端國之名器所以驅策豪傑示信四方若死行陳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羣帥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況柳堯卿自有居第極爲華侈者以其醫藥有效自可以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絶僥覬之望倖貪冒者萌其恥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豈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警上瀆宸嚴無任懇到之至

乞用劉石子弟

臣近到闕聞黄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已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沒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辨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辜二族未霑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舍爵策勳賞其深也此雖敗衂是亦勤勞於是伏望陛下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向舉哀故禮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軍不載囊韔蓋古者義也即日降册追贈贈其家族爵其子弟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烈士義夫聞之震激人人思爲陛下用也劉平子弟臣雖不識聞其頗知邊事用數西鄙必有成功況國取家餘異於他將則異用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

投匭疏慶曆二年十二

臣昨伏覩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廣延天下博習之士以大治本降詔之日識者喧然咸謂陛下張祖宗之基致億兆之福庶有所不逮政有所未舉雖碩輔盈庭諫臣滿署朝訪前王之謨夕講先朝之故事尚欲輔翼廣采髦哲此非唯羅才抱器者幸甚實亦天下之幸甚也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師者得舉賢良體用之目潛白屋者出赴沈淪高蹈之制州縣判等課以字數武舉策試兼之騎射臣敢謂陛下之詔體則正矣而綱條未至輒有譬穴顧鋪白而言之夫賢良之科肇於漢世故公孫弘相之徒多以褐衣射策而解中入仕其以居位者日週帝光出入禁掖志或未發則可畫奏而建言政有未安則可排闔而請見況其身輸命救已得爲朝中官則口銜舌筆鮮肯言天下事惟是拿帶縱樞之士賴磧禮隔場走塵土閒未嘗咫尺人主之顏面加以天閽九重交戟數里雖騁文陛鐘筆縮淬論而豈得一達旒纊之下哉脫欲擊鼓叩闕則有司必以任妄之罪罪之且身無一命志氣自得邦家闕政實亦敢言濮世兼采庶士者深有意於此也下至孝廉安譽前軌以謂民間不知帝王之勳靜俗儒不識朝廷之經法龍以官士者得應言科及我炎統勃興不血刃而得天下太祖太宗拓樹基扃鋪布鴻文而大學汚俗冀宗嗣二后敦信兩漢法笑那唐辭追還古風故詔賢良而草萊之士無覺也今陛下之詔有異於上是未至者一也次則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臣亦謂未至者何嘗聞帝者愼器與名不務虛假且遁逸之士不示見聞今陛下垂詔而離舉之是欲使之自昇聞也若出而赴陛下之

詔是其人非沈淪者若出而求陛下之試是其人非高蹈者則皆露己揚才干時諷進者也非唯失彼之行恐使人謂陛下設虛名無精求之意州縣判等亦未折衷夫錄人罪失務在淺要不過數字以見意數句以成文今限字二百束之對偶則皆漫誕而無功繁博而寡要不可施用是爲空言至如武舉策試兼之騎射竊觀詔旨既令先進軍機後即陛試是陛下取將帥材者也反使張一弓發數矢是陛下校一夫之藝取一人之敵也夫欲練將材而取一夫之技又何異考編鐘堵磬而求鄭衛之音伏願賢良之科使復兩漢真宗之制不以官士爲之限則國家之得失可聞也沈淪高蹈者則令諸郡守宰根索其名而籍奏之然後給傳續食達輦會試以文則蓄響埋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各罄其才而爲之文識高劣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之末而訪以機略之大則將帥之具鱗集矣若然則陛下之詔不虛下天下之人無異議四條明而十一科正矣臣碌碌者豈當輒述國家大事上干天子聽覽蓋以陛下開言路塞諱門采瞽說納愚慮是以析肝瀝悃而具述之若陛下責其犯上罪其錯議臣雖膏鈇轉壑不爲之怨伏願俯而察之干冒宸嚴無任隕越

五事景祐四年五月七日閤門下

臣聞重閉尙設於勇夫擊柝以待乎暴民是皆前籍立戒以監後人故國門九闔梐枑百重刑人以守閽下士以拂闌所以深嚴帝禁以備非常古者非有符節不得輒入君門降及後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之出入故東籍而西入者律令有文焉臣竊見國朝皇城宮門皆無名籍往來無閒甚非防微之意也臣欲乞今後內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仍差中官專切提轄

一臣聞事不師古傳說所譏必也正名仲尼之訓臣竊以國寺之監乃卿佐之局南省諸曹皆尙書之任近朝多差京朝官或員外專判於理不順且遠方一州一郡唯使相及僕射以上方得言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重地臣欲乞今後非有本官者但稱權及句當不令專判庶合前規

一臣謹按前志曰白事之吏民之仇讎又云急吏緩民則吏不可縱政之大功也臣竊見州縣之吏多是狡惡之人窺伺官寮探刺旨意清白者必多方以誤之貪婪者則啗利以制之然後析律舞文鬻獄市令上下其手輕重厥刑變詐奇衺無所不作苟或敗露立便逃亡稍候事平復出行案設有強明牧宰督察太嚴則締連諸曹同日亡命或獄訟未具遂停鞫劾賦税起納無人催驅近年以來習成此弊官長務從姑息恐失大計見其邪濫不敢以法繩之惟此輩凶人唯利是嗜每糾以嚴憲尙不悛心何況縱之使亂正法實政理之巨蠹黎民之大害焉人雖切齒無可柰何蓋緣國家別無敕條以加檢束臣欲乞今後州縣曹司有闕並於第二人戶上選差仍令每五人互相爲保或逃亡者立差官籍其家量取以充賞募人收捉或遇赦首身亦乞流配別郡如此則不敢公然作過以紊政經

一臣聞矜孤養老邦家之大政卹貧寬疾冊書之格言竊見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堂在長安中命使專領亦選名德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籍而用之開元中丞相宋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裕以悲田院出於釋氏遂易名而增脩國家富有四海生齒實繁山澤之閒舉無遺利賦税之外復有遠倉或水旱爲災則流亡相屬遇慈惠之吏必率斂而飼養逢苟且之政必枕籍而死亡墮本非慵多致歉乏又京兆之內丐乞者多飢寒所侵往往殘廢或自折支體困入泥塗號呼里閭呻吟道路聚爲祲厲甚傷風化陛下仁被草木惠及昆蟲惟此夭傷未霑王澤臣欲乞依有唐故事抝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官領之仍於高年擇信行可稱者三兩人與僧官同切管句二京給田十頃望鎮州七頃諸州軍等第給田以充粥食有羨餘官錢置本收利以備醫藥十歲以下八十以上仰

州縣察訪無家可歸者亦令看養如此則大益仁化無虧國風頌聲喧傳上資聖筭和風浹洽可召豐年

一臣聞巨壑雖深獸知所避烈火至猛人無蹈死故歷塊而蹶者皆是玩水而溺者有之古垂此言以喻刑辟者昔聖人惡殘賊之害良民也故明設嚴刑大張憲網必使易避而難犯防微而杜原約之不至煩苛威之以令畏懼奸兇之輩翻然革心固而行之自然刑省苟務矜貸則冒禁者緐竊見官吏多犯贓汚乃由朝廷法制稍寛貪鄙因緣爲弊凡中人之性本非大兇皆以禁約不嚴是爲貨利所没手提刑憲人不敢言心恣誅求下受其困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制也殺傷之害不過數人今貪官在官民皆受苦雖有轉運提刑位皆尊崇罕與民接詢訪官吏鮮得實情苟無訟端莫肯發摘知者或欲陳告又非干己臣欲乞今後官典犯入己贓許諸色人陳論得實者以其贓充賞如此則必畏多言之人亦防十目之視荀卿所謂威厲而不試刑嚴而不用此其得之矣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啓事上奉寧軍陳侍郎

某啓伏自台馭東上頗失依庇傾想恩德一食三起竊念古之烈士身積道義而往往伏窮閻之下棲巖穴之中雖裘葛不完糲糠幾廢亦未嘗造謁有位祈望恩奬顧血氣心膂豈異於人哉且非樂枯槁餓賤而惡榮利也蓋以被一顧之厚一言之飾雖沒齒不可忘苟不懷報則夷狄之民也是則知之淺益自負而道勝待之厚必自傾而心勞非局於險隘禍難薄身不可轉脫又安肯俛容撙意求出入門下邪舜欽性不及中庸之道居常慕烈士之行幼趨先訓苦心爲文十年餘矣高位齒牙之論故不及然未始趨蹌其門闌以翹知己顧材質雖無似竊以是自貴重焉不幸皇天降凶罹此大酷血屬百口嗸然無歸瀕於溝壑者數矣始荷高平侍郎定其僑居之計未幾而有河陽之行暨閤下開府首傳誨言嗣頒餽醴俄驅旌旆致奠几筵慰諭丁寧存暖孤苦力敦久要坐變偷風自爾家事細微必爲賙給使舉族免於流轉得專孝思其爲惠淺深以此可見每撫臆論報然後知身命之輕於鴻毛也比者閤下入鎮近輔曾未踰旬而輒辱書教辭旨稠重迥出常節益見大君子始終經緯之至也感中腷塞動成長嘷瀝血布言疎略不則秋夏之會氣候未調伏冀精保寢興輔以藥物哀情不任傾祝之極

上杜侍郎啓

某啓兩獲侍坐輒沐垂譽鄙言承言媿羞默不敢謝前又數有人言閤下稱道所聯含元賦竊惟大君子奬擢後進故不惜溢言以譽之然閤下爲世標矩人所仰屬坐鎮藩屏列邑承風舉動言論播爲儀法若舜欽輩才術甚疎無足稱道或當前時宜訓戒開扶使就成人之業至於諧言短韻無補於世不當置於齒牙間使人傳信蓋俗淬易扇染而難回非惟損明府之雅鑒實亦隳風化之一節也況提封之下千里而遠其間抱才行包道業者甚衆日希明府一言一顧以爲光價有未獲者蓋翹翹焉幸冀移意於彼以重所褒則蚩陋者甘心自屏安有所覬望哉所索崔處士墓銘承命不敢隱謹繕寫通上惶恐惶恐

上執政啓

近者被中宸之書叨上佐之命起於放廢仍獲便安是爲異恩曷勝感惕伏念某幼而向學長則多憂場屋十年閑關四舉才叨科級連被凶艱血屬淪亡生理凋盡僅存殘息勉就小官還臺之初辱上公之薦給筆以試預道山之游素爲憂患之所叢遂以畏慎而成性言皆三復動必再思且留邸之祀神緣常歲而爲會餕餘共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率會不肖之徒且醵飲吏人豈如斥賣棄物嘯聚非類豈如宴集同僚更出私錢以助公費餘循舊貫先即上聞豈意謗誼臺中章徹宸極因猜嫌而生隙謂猥褻以當徽進讒以動上聽持必以變朝論捽首就吏雖具獄而無他刺骨定刑終削籍而見棄素承清白之訓枉被盜賊之名近戚當塗陳冤無路徊徨去國舉動畏人儻爾羇旅之囚漂然江海之上出則鬼神覘而見笑居則鵩閑暇以相窺不及蟲鼠之生僅與草木爲伍三逢恩霈四換歲紀弗敢自述已分陸沈不圖特降命書復登仕版此蓋相公運斡元化翕張洪爐贊天地生育之私布朝廷寬大之恩慮一物之失適萬物之宜顧惟擯斥之微亦預甄陶之末謂誅意無害且論法太輕取宣尼觀過之言酌春秋原情之義度此釁累漸而收效古人覩道上之遺簪爲之泣涕匠者得溝中之斷木飾以青黃是爲不忍遐遺有所倡勸誓固困窮之節上酬提品之私

薦王景仁啓

某啓某資雖顓庸心輒喜善豈緣世契上布公言某昨任長垣縣有尉王景仁者性質惇淳所向通徹徇公之外好學不倦才行卓越可

以制事厲俗其文詞有梁唐蕭統孤及之風雅尚退默不高人以聲故沈頓賤仕未爲位上者所引拔閤下服天子之命專按舉之職寰內之吏賢不肖得以進退之敢以斯人置於門下幸賜薦籍以爲光寵足使列邑聞之竦然知勸亦閤下之所樂行也風威所臨洞鑒不隔安敢自任愚瞽上欺高明真慤之誠幸冀采察不任激切之至

京兆求罷表

臣某言臣聞佐機命者以訏謨爲先制兵鈐者以多算爲勝蓋安危之所係當議論之必精苟異於斯故難全度中謝昨者醜虜不庭齋壇命帥不能專閫外之事而乃求幄中之謨遣吏入朝列章來上臣本以孤直誤叨獎知久留滯於外藩忽引拔於近列凡有所見未嘗不言雖數被於沮傷且敢思於欺默報陛下非常之遇罄下臣無隱之懷比者將以重兵深入賊境衆謂當爾臣爲不然既練閱未精又餉饋不足士不習山川之險阻將不知巢穴之深淺臣兩在關中備見形勢既虞調發先搖民心復慮覆軍愈增敵氣向去邊鄙卒難支持是以悉心爲圖瀝懇上白雖淵衷廣納未欲加罪於瞽言而卑論弗臧安可尙居於厚位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樸拙曲爲哀矜俾出守於小邦或投置於散地進退有禮在國體以誠宜言行無欺於臣心而自足叫閽斯切得請是期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震懼之至

杜公讓官表

伏奉制書特授臣依前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承命震懼精魄播越俯伏廷陛進退靡遑中謝臣聞朝廷之尊本乎擇吏使才者進拜拙者伏藏至於小官必當其任況乎丞相之位上鄰於國君命出納之所先生民休戚之所繫一夫厥授衆懼其殃比於他官尤當精擇若臣者天資淺拙學無根柢叨竊廩食已將三紀心素知分得皆踰涯夙夜憂勞心膂耗竭早居侍從之列繼承屏翰之任尋被峻命入冠中臺出擁西雍之麾旋更大鹵之節雖極勤瘁無補涓毫暨乎誤進樞庭久尸重柄故當屢拜懇牘乞收殘骸敢煩淵衷恐失國體日企神聖之度下垂開可之恩豈意便升鼎司復領舊職內慚枯朽之質重增貪冒之名伏望皇帝陛下念授受之至艱奮剛明之獨斷收此成命別付偉人用適股肱之宜以增名器之重古者搜於林藪下及屠釣不間微陋務求賢能要乎成功不必次補況今近列不至乏才移於他人乃合公議刳心瀝懇退俟俞旨

杜公謝官表

兩貢露奏乞回命書沓降玉音不諒血懇勉爾璽紱安敢爲榮切以宰相之任臣實知之蓋以師表外廷丹青萬務天下之所想望王者之所仰成上則調陰陽之慘舒外則鎮蠻夷之桀猾置大器於顛危之外納生民於仁壽之中必惟其人乃可致此是故峻其名數寵之等威黃閣黑幡葱珩赤紱或延登受策或御坐爲起是國之所委者大則禮之所屬也隆遇任既殊責望宜厚臣立性褊直有不可移之資臨事迂疎必無能成之策塵汚近輔貽誚多方績效不揚譏議上徹居常悚栗日俟竄投而陛下收臣於賤朽之中拔臣於毀謗之內以謂石慶老而彌謹趙禹孤而能立掩闕失而不問惟忠鯁之是稱屢於中闈親被感指退自省閱但增震驚日月之光下燭於蔀室雲雷之澤遽發於枯荄雖至糜軀何報厚渥敢不盡疲駑之力宣寬大之恩絕纖介之私回講長久之利疚不敢惜死唯知自公苟晚節之或渝必神明之所殛上陳天覽安敢空言

杜公求退第一表

昨於上春屢貢丹懇乞解重柄以收殘骸霈澤過優俞旨不下臨遣中侍甫降德音聞命震驚不敢煩瀆伏念臣才雖至下性本不欺交遊朋友之間必以誠信自守況於事主安敢妄言實以年近從心體素多病自忝魁任於今累年當萬務之煩爲天下之筦雖健才利刃

猶或不支而皓髮羸軀安能集事當一人側席於上多士建議於下臣若肆然自處默無所爲清議不容素履將喪故嘗上犯天聽備寫血誠願踰誕聖之期以得退休之請金口曲加於撫慰玉色已形於開從伏望皇帝陛下霈成湯之至仁廓漢高之大度或假以近郡或留之本班庶使自安以全殘息

第二表

近以露奏仰於上聰明旨下頒過推勿貳之任丹衷內切敢避再三之瀆徊徨失措啓處不寧臣本以孤生濫塵上第踐履藩屏叨竊事權循分已逾被遇太厚不意便升近職復進樞司使預帷中之謨得聞天下之事憂太劇而疾作福既過而災生氣衰而步趨已艱齒墮而語言不正陟降左右則常虞蹶踣議論政事則莫能開陳貽笑外夷靦顏多士而陛下容此衰廢掩其過失豈不念國之大計何必私臣之一身況今西有貪毒之羌北有桀傲之虜包藏凶計窺伺中朝當得厭難折衝之才制勝非常之士寘之近列可消姦謀臣也少不如人老豈足任故非見險而止安敢容身而去但恐力不足而敗事死有責而堪羞伏望皇帝陛下垂閔螻蟻之誠下霈雲霓之澤免此劇任賜之殘骸以茲祿廩之優可待英豪之器休息老物是惟天地之常登拔俊賢實曰邦家之慼

第三表

近者沓貢囊奏願解劇權伏奉某日批答未蒙俞旨者葵藿之心希照於白日螻蟻之意未動於上天惴然危悰若集喬木臣粗知進退概見古今危及滿而乃傾月既盈而當缺事有必至理無足疑故前志垂文以爲懿戒後人仰止期無敗身臣久污樞司絕無遠略萬鍾之祿私情之所愛三旌之位物理以難當必量力以自思敢妨賢而取禍下喧物議上累主知既交謫之四來雖全度而安可恭惟皇帝陛下以至仁覆物以普愛牧民豈今左右之臣不令終始之分敢緣大義不避縷陳據疾弗遑裂肝以上仰回天照俯丞愚衷

第四表

伏蒙宸慈以臣累表乞罷重任復降批答不允者懇忠莫奪量分甚明顧當行命之由再露由衷之請臣聞罔上者臣之大咎飾詐者士之醜議吏議爲深舊章所禁臣器能甚薄名爵則崇既陳必退之言義無復寢之理十目可畏羣聽至明無疾而抗言是名罔上懷祿而僞讓則爲飾詐不惟受譏於世貽誚多方故當誅夷以戒姦慝臣實以量狹而位已過器重而力不任謨猷若斯陛下所盡悉形骸如此衆人所共觀既非僥幸於此身切恐曠弛於衆務況陛下富有四海樂育羣才豈無他人可當此任伏望照臣至懇容臣必去則纖毫之恩不敢授內外之任無所擇仰干宸聽俯俟俞旨

第五表

四拜封章乞罷密職薦頒明詔未賜俞旨誠切意專不避浼瀆臣聞天生庶民愛惜至甚必立君長使之教育故土地之所產雨露之所生君得用之亦不可濫則必分列名位以求賢能君出爵祿以養其臣臣竭才智以牧其衆故庶務交舉羣生安業天則報之以氣應錫之以瑞物苟異於此災害乃生故前志曰王者代天爵人不敢虛授雖是小官尚思精擇至於重任豈宜非才蓋天下治亂之所因國家安危之所係古今明效衆所共知早任外官粗免曠敗不思揆度實思進用以謂前世之陳迹可監本朝之故事可尋陛下以仁聖之資任遇兼至顧太平易致風俗必移暨臣召入樞司復遷上列數年之內百事無能關西之將帥覆亡京右之盜賊猖熾陷沒士卒殺傷平民經歲之間不可勝計而又地屢震於定襄之野星相凌於天垣之內螟蝗交作水旱不調故北虜移割地之書西羌遣求幣之使朝廷卑屈辭意厚納金繒幣藏空虛誅斂煩費延寇讎於帷幄之內陷民吏於湯火之中尙如餧飼飢鷹豢養乳虎更開後患未可偷安皆由

臣謀議弗臧職業不舉惕然內訟深媿初心若撻市朝如坐塗炭手足顛倒而罔知所措心膂枯竭而莫能爲謨敢玩歲時日俟譴謫雖陛下容之如地愛之欲生上天之鑒皎爾不可欺二聖之靈赫然在其上豈使臣虛食生民之肝腦竊弄公朝之威柄必有大禍將及私門設令臣族委溝壑命掛鋒鍔有利於國敢愛此身但恐因循益成頽弊伏望皇帝陛下察此迫切俯賜開可以茲重柄別授奇才必有魁卓之賢可贊隆平之化恢復藝祖神宗之業追還咸平景德之風君尊於朝民樂於下若未容臣去終無比功徒爾素餐但塞賢路陛下若責臣無效堅以疾辭願正刑書放還田里實爲優幸敢覬覦天高聽卑冀委成命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三

粹隱堂記

天之生蓄萬物紛綸渙散雖會四時之變而後成亦已衆矣必役之以人然後無所棄百工衆技機智纖悉海瀆之廣山壑之邃不能以自藏放乎其自然動乎其無知祕怪異類判然一出則必可羈括而就有爲是生之而不使廢於世也至於人也蓋物之大者也而又自相置次才者多不得其地皇皇於用者何哉此造物之意不可以理通也故耿介剛直之士一不與細合則颯然遠舉遁名匿迹惟恐有聞於人也惟儼者爲浮屠往來京師三十年獨喜吾儒氏之書當年少時誦數百千言經營世好嘗欲衣冠儒間搖撼當世取高位以開所蘊知其虀牙不當平遂閉戶不踐外庭謝絶過從有不樂見者雖貴勢不肯一接與語務爲異衆之行求棄於時自置其室爲粹隱堂雖在穰穰大衆之中一室截然斗清無纖喧微塵之可入所與往來相知言笑者不過三二人觀其議論使盡用其才故將有補於世今乃退縮汲汲以訖其身嗚呼其可傷也余謂造物之意不可理通者以此道之也

東京寶相禪院新建大悲殿記

京城之西南有佛廟曰寶相院中有層閣傑然以庇大像其像高數十百尺而閣又加是世傳隋大業中所爲蓋亦可信矣大業於今年祀雖遠閣與像甚完是必少壞後人隨而葺之也國朝祥符中有詔葺之完矣天聖戊辰歲浮屠慶祥者又欲於閣之陰以鐵範像號大悲而又閣焉事暴聞上上爲命入內押班江德明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德用入內高品鄧惟素三人往司之又詔有司給鐵及薪炭十餘萬斤明年夏五月慶祥卒德淮嗣之庚午秋始作巨冶大橐一鼓而就手目千數較無一闕侍衛趺坐嚴正森立如有神助陰爲之容雖刻繪之工所不能及明肅莊獻皇后崩閣廢不作已而又命入內供奉官趙用志朱文用易閣以殿景祐元年又罷之德淮隳懈自劾去衆以今智圓大師方益主之三年入內都知王惟忠列章以白上旨可焉以諫官言又罷之四年方益撾鼓以聞乃賜禁錢四百萬以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承吉入內黄門馮正己籍用之踰年遂就予始聞之疑其久而後能成也及觀其閎豁奥大然後歎息焉噫在昔聖人因人情而制禮也是故宫室服用必有度上下等殺各安其分限而無流暴之患此三代之所以爲盛也自漢以下無制作幸而識其流風監以自足乎一世故頗亦有所放矣佛氏之教入中國當其無制之世其宫室服用之作險者猶能上王者一等後世奉之益熾今民遠於三代而但見隋唐之事以爲古可法奔於夸勝之境莫知其紀是以朝廷殺閣以室屋而又滯留久之而不亟爲始於戊辰而訖於景祐戊寅十餘年間三以廢格是亦監而有意焉爾非中寺之贊方益之愨而事其事則烏能成之哉蓋欲識其始以永於後故求予文琢於石云時慶曆二年四月五日記

幷州新修永濟橋記

太原地括衆川而汾爲大控城扼關與官亭民居相逼切每漲怒則汩漱沙壤批步結反齧廉岸勢躁豪頗爲人憂今參政陳公前守是郡修巨防以障之乃西漸七廉反不復虞潰漏然而當數州之空音孔道傳遽商役日往來挑達不暇自朝廷置守餘五十年無梁構得以直捷流悍且淺復不勝方潃以爲濟行者苦於涉久矣往往中道遇暴不善游則溺焉常歲秋冬之交陽曲誅民錢妄三百萬役農人不翅數千權爲徒杠猶號便利春則撤去以避奔衝蠹勞相纏觸寒瘃墮者十八九吏緣姦永民則甚病衆謂當然不可改革庚午歲天子輟諫議大夫張公領鎮亦既至止悉條政務訪覽物害者得聞斯欲興遠謀默有成算遣牙吏秦謙助浮屠輩以諭郡中命行衆𢘅勇輸其有俾歸之縣官籍而領其事豪之頑嚚者市語於人以謂邊垠騷之則

急變生且礙詔句言寖淫滿道路間公所守益慇摯搖不解未幾計其貨登徒杠三倍矣公曰可矣乃卜期少者獻力老者餽餉斬北山之材編連宛委塞川下流百選堅直豎以爲楹長踰六仞半植水下巨棟上偃密楯對走左右支翼神不可拔中並四軌直亘百丈人忘劬瘽周歲告就騰突軒延蔚若變化民請徙市以落之絃竹歌謠舞手相交稚耋走趨既過復返賈販旁午以嗟以喜邑之叟用歌曰汾流湯湯不復濡我裳裳汾流瀰瀰武陵反不復溺我攜提不死不弔我公之造予聞子產爲鄭以乘輿濟溱洧人孟子謂惠而不知政公之力是物也以佚道使民絕子產遠甚故予敢琢文於石以監後明道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記

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右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情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遇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焉

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即登靈巖之顛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嶄然特起霞雲采翠浮動於滄波之中予時據闌竦首精爽下墮欲乘清風跨落景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紆然思於一到惑於險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膈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潏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泝洄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峯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谿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志者七十有二惟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樸歷歲未嘗有訴訟至於縣吏之庭下皆以樹桑梔甘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西北深遠處高聳出於衆山爲洞庭勝絕之境居山之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蓺捕采之勞浮屠氏本以清曠遠物事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湖山深遠勝絕之地壞斷水懾人迹罕至數僧晏坐寂嘿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介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喝然破散無復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傅之羽翰飛出於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三年其徒惠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見請攬

筆直述且敘昔遊之勝焉耳

處州照水堂記

括蒼郡署冠山之椒林壑蔽翳故當暑有蒸鬱之煩至者或神明不開則事務隳廢咸平初楊文公起凝霜閣下覽平曠得遙岑遠林之賞當時固已爲嘉處矣景祐中孫公元規以言事南遷移守此郡者政之始衆務畢舉乃歷訪雄勝之地以圖燕休又得西北隅絕巘之顛剗去叢薉化出異境溪山之勢奔放坌來始規地命名詔徙他郡後更三守泯然不尋李君然明之來刷剔隱滯綱條一新吏民曉然踰年甚便然後思有所以自適且將以風迹留遺乎後人景與意并止獲乎元規之地遂構廣廈且以照水題之㢊豁虛明坐視千里雖甚盛暑灑然如秋有長溪者源自閩來趨過檻下前向南明山蓋三平之舊隱也蒼峯古剎陰晴隱見又於東南創月軒稍却爲燕閣閣之右又爲風亭亭前啓軒曰夕霏是皆出於照水而出於斯意也華榱髹楯下上相煥易去榛莽與政俱新蓋根於元規成於然明使元規之久則然明樂其成矣然明之去速則來者其謂斯何二君默契遂亡異趣是政之所起故自有乎後先一日然明書來求予文其事予慨然東望神爽坐馳恨不能劇飲酣歌俯仰周覽於其上又不能具道其營建之勤山水之勝徒胸中耿耿終日有所思然明或能圖以爲貺使予對而銷憂尚可更發詠歌以足其未至者矣

浩然堂記

曾君將之杭官旅於蘇嘗登于滄浪之亭覽景四顧慨然有棄紼冕相從之意予始未以其言爲信也君遂周訪城中物境之嘉者又得閶南之圃焉罄囊中所有日夜自營緝築堂其間取孟子養浩然之氣以命名一日會予於堂求予文以道其意予觀世之仕祿者奔趨竭蹶皇皇乎病日月之速亡須臾之閑以自放顧安肯棄其貲裝易清冷深僻之地而爲適也又將均其志慮包蓄誠議以自廣不亦庶乎君子之道焉至於環池以步乘城以觀則竹樹江山之勝蕭然滿前表裏風物不可勝道至者其將自得之予但嘉名堂之意且能實其言故文以鑱於石

漣水軍新牐記

古之障川有防豬庸遂列澮之法以既見於經也塢埭堤閼作棚樹柵之制見於舊史也然未聞爲牐之說蓋精思者緣古而作興於近世通漕最爲便惜乎無所述焉被淮之邦襲貫爲之近有渠由郡東海尾受於淮其間縣官立四場幹鹽榷茗歲轉數十百萬民有鱻鱐蟹稻之饒以是舟相銜不絕淮口北走一里有埭以壅渠每潮汐暴至乃可過並海長落甚駛而又石沙填漬不可疏與淮等故多反壞以敗舟也至者必淹旬曠月不得遽去或謂埭下切淮轄木爲之牐使渟洩啓閉相潮上下則無復留行矣前人視習絕不置論司勳員外郎劉君署郡之日竦然念之以地褊役大稍難之會轉運使按部繼至令倡其利即時以聞上指可之於是規括旁郡羨材宂兵興於慶曆三年二月丙午踰月而成薪石一種之費不訹於民間東漢王景絕水立門去浚渠之患號省費役猶以百億計當時增秩史氏與之今三君之爲不勞於民而休於民事應古可紀表之宜無媿也

送外弟王靖敘

古之達者皆發於羈苦餓寒蓋必極困而後起孔夷之不試孟荀之讒屈平之竄管夷吾之窮且囚司馬遷之刑揚雄王仲淹之亂皆坎壈埋廢不自平然後極心窮精以入乎道術之淵策書其言播灑奧大師監於後世歷數千百年外道其名熇然可暴炙人今貴人之胄以緹紈肥味澤厥身一無達者之困肆焉自以爲勝物也習墮志覆安久質變不知誠性之日陷脫也雖瞬動言息戴威爵坐署位對之殗殗如在九泉之下吁可憫也外弟王君瞻叔者生相家未齔而官十歲而孤資性粹愿不羣戲弄好學少言若有所負今年如長安逆

婦李以歸索言爲別故敢告以古之達者之爲無習安以盜性庶震搖乃心起聞於世以爲先榮則達而求用之之榮不如不用之之達之榮也子其懷也

送王緯赴選敘

王氏世居雍並郭善田數百頃開第當衢宏邃靚嚴精構琢榱鉏之丹青前冠園圃嘉花美木奇石緐茂嵯峨實皆可賞地形窊隆以機激水上下環回無不通虛堂曲榭琴觴圖史雅具悉備中朝士大夫雖不識者亦寓章句以道其勝奉親之餽腆而不煩營資身之術曠而不須設故可任化而無係陶然天壤間以足一世顧高軒大冕安可蕩於中邪然而之子處之拘拘乎未嘗自適也今日幸天子講盛禮即時俶裝走都下不畏道塗之苦庶得投牒吏部調巴閬邊徼九品一職官噫州縣之祿日百錢月廩脫粟兩斛晨夕趨郡將庭下與牛馬並走寒暑不避食息失時視前佚勞之狀設庸童必知之吾子舍彼而即是其亦有意焉爾予謂凡厥蓄康物之才者雖湮沒負辱苟活而不恥雖靡衣鮮食宴安衍逸而不恃是皆思發其蘊以耀衆者矣苟若是則小官何足羞其有以漸也

石曼卿詩集敘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人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財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乃設官采掇而監聽之由是弛張其務以足其所思故能長久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志之所嚮故政化頗悖治道亡矣嗚呼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奧耳國家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秘閣石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時震奇發秀蓋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役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率其意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灑落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閾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性軒豁遇者輒詠前後所爲不可勝計其逸亡而存者才四百餘篇古律不異并爲一帙曼卿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敘我詩乎予諾之因爲有作於篇前後觀者知詩之原于古至於用而已矣

送王規方叔序

天之生育於物運動不竭而無疾者氣一而已人生其間百骸舉止營營有爲者亦氣也然有喜怒悲憂愛惡之情變以激其氣故滯逆悖亂失其經而不平由是疾痛生焉必當外假於物以養之養得其宜則無夭閼之患焉先王之制禮也以飲食夫婦之法爲之大故民未有不謹於禮而能安者此先王愛民之生也至矣今子自幼好學識所謂先王之禮典長而不飲酒不茹葷無嗣不再娶九年於茲果乎人之所難自是而不變反常好異以爲甚衆予甚嗟之而又聞善而聳見惡而惡未能寂泊於天爲徒使其心氣鬱律不寧而無所輔養索索然趨乎病癘之場而不還欲其保天年而立事功其可得邪予惜夫親友不以禮義中庸之道勉之使移其堅緻之心以學聖人之業徒獎其所難以傷厥生吁可悲也予因其行而告之以破異爲之迷

符瑞

柳子厚作正符詩謂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固皆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知聖人立極之本堯舜禹湯文武皆以正德爲受命之符至於陳大電大虹巨迹白浪流火之烏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所言大概如此夫天地漠然無所歸則皆說勝矣至神冥冥獨運而成功則吾將辨焉夫二曜五緯天地之精氣其本在下而大人統之出沒錯行晝夜不渝赫然與國政相

俯仰昧者視之習爲常然聖人參考其順逆而自監焉故黄帝有神明之官唐堯有羲和之任舜之璇璣夏之清臺皆此道也故至治之世則日星清明各用其行及夫政化蕩墮虐戕下民刑罰熾張頌聲寥寂則次躔告凶鬭蝕陵昏水溢旱蝗眚妖出焉是豈無尸之者乎蓋天不言以文象傳吉凶先儒爲之符聖人之興必有非常之物人弗能致者出焉以明有屬授若諄諄而告之非智力然也苟授而怠荒又下變異丁寧戒告以率之皆可名之符是天以吉凶之符付王者王者奉之不敢墜厥命故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唯聖人見異竦然引道德信惠以合之則瑞物可保而有也伏羲之圖禹之九疇周文之騶虞皆是也故武王周公鑾魚烏之瑞君臣祗恐動色相戒至於庸君覩之以爲德業已成懈於所修則雖瑞物化而爲妖孽矣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黄犀是也苟逢凶而懼反躬自敕則孽可更而瑞也商之桑穀成王之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也嗚呼天人相交氣應混幷密然相關爲表裏其可誣哉若桑穀不出大風不作熒惑不亂則三國安得保有其永年乎周末謝其德帝用降亂雖孔子生以聖而大命弗集於躬故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歎焉是上下相報雖桴鼓之應鐵炭之動不過也子厚謂受命不於天子其仁孔子何爲栖栖旅人也予懼後世拘子厚之作棄天弗徵背大道以自任顛迷無從靡所法則有瑞弗恭見妖弗警故定是論焉

復辨

案復卦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爲心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予討其意而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焉陽之始生則有孳育萬物之意故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是由陽生而見之也當羣陰隕剝極盡之際陰氣張王漠然無有生生之兆則天地之心何見焉及夫剛長天行陽氣下震初九之爻布而造物之意萌則天地之心雖微而已顯矣若謂以本爲心寂然至無是其本則變化之功何有焉彖曰剛反動而順行又曰朋來又曰天行又曰剛長也安得謂寂然至無邪安得謂動息也象曰雷在地中復蓋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既名下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無爲復斯失之矣夫復者剛陽始萌陰物衰謝初包化生之心潛而未運唯聖人知其太始而言之耳蓋神之所爲至精至變非聖人孰能見之然而地雖以生萬物爲心而萬物莫見其爲心之用是冥然無有經營之迹也故繫辭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之謂也及乎雷奮雨潤勾達甲坼其仁則著矣心則散而莫見矣是則蘊而妙用者之謂心行而成功者之謂仁在聖人則爲幾深及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則深與幾何有焉象曰后不省方者是先王察見天地造物之心而法象之不親煩務不專以沈謀研慮將以鼓舞天下之民以行乎事業也若云靜其動止其行至於無事則失之遠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不辨邪

杜誼孝子傳

台之黄巖有至行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苟惟信義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狷獨不良於誼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訶逐笞擊而後已日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邨之山下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冰沒於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築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暮

夜狼虎之迹交於廬側誼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澤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與他山爲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誼邑人數千迹誼所爲以詣郡郡爲上聞天子下詔書奬慰賜帛予謂衆父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澆薄乃有孝悌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於下爲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榛焉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軼不還時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爲念不爲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爲而怠焉耳不若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舉之使爲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向有所信而取正焉越俗浮薄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誼生於今世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能趨就此行故非教之習之之至者矣非掌於世尚以酤榮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親親者教自誼始余得實於台人故爲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題杜子美別集後

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爲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閔也天聖末昌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佑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三本相從復擇得八十餘首皆豪邁哀頓非昔之攻詩者所能依倚以知亦出於斯人之胸中念其亡去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今以所得雜錄成一策題曰老杜別集俟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又本傳云旅於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此詩中乃有大曆三年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將適江陵之作及大曆五年追酬高蜀州見寄舊集亦大曆二年調玉燭之句是不卒於永泰史氏誤文也覽者無以此爲異景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長安題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蘇學士集卷第十四

先公墓志銘并序

蘇鄭之附城昆吾受封而姓出焉其後周司寇忿生徙食河內漢將軍建起杜陵武葬武功世遂名其籍隋唐之際多偉人六葉之內四至大丞相襲封邳許文憲公之曾孫傳素廣明亂以其孥遜蜀生三子檢拯振孟還相唐仲以策擢官至容管經略使唐命革劉巖奄南海獨完國不與巖容民於今祠之季留爲銅山令卽我先公之高祖也先公諱耆字國老曾祖寓劍州司馬夫人龔氏大父協中進士甲科任陵州判官孟氏朝京師謫懷州司寇參軍雍熙中召對授光祿寺丞知開封府兵曹事累贈刑部侍郎大王母薛氏封河東郡太夫人皇考易簡太平興國中首登進士第才十年遂參大政贈太師尚書令母崔氏封廣平郡太夫人公生七齡以父任宣節校尉左千牛備身俄加振武副尉踰年大令甏恩授通直郎秘書省正字未冠謁文正王公旦公器之以息女歸章聖帝卽位改奉禮郎既冠舉進士時試條至嚴兩中優等廷校不得在高第詘所素志辭焉後一年以文奏御詔試玉堂賜及第東封轉大理評事從祀汾陰遷丞賜緋衣銀魚出知湖之烏程以文正公當國凡五載未嘗求代還時吳越大水平泉行舟既涸農盡以失畔訟公按籍收判質悉履邑田書而揭之狡豪宿隱摘以給下戶失職者民樂興頌無復訴郡牧制置使陳公堯叟薦充判官改殿中丞任終知開封縣既省政惡民物之薄且多貴人善田宅操勢威豪奪無告一切以法繩之皆帖帖俛首不敢相干犯因上書曰京師諸夏本根宜爲化首今流風甚微臣竊恥之謹條七事以聞還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歲以諫議大夫充契丹國信使將行太夫人寢疾公露奏牢辭未報夫人棄平居廷議以名業北走不可易公哀慟感疾還上信幣曰將死請遂改命終喪復除三司判官明年轉尙書祠部員外郎知明州郡有湖號廣德古鍾

水以溉旱唐季壞漏不補披爲田公復而浚之防四百里自是境無凶年郊慶緒階升朝奉大夫歸朝換度支充長寧接伴使既又判戶部案召入考進士第復詔使契丹初出疆每舍必作詩山漢之險易水薦之美惡備然盡任歸而集上之人爭布誦出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就改兵部又加直集賢院踰年移使河東兩河薦下旱蝗所在艱食公案行屬部不專計利務以息民爲急汰冗兵罷非業之作代之庚陳不能飼軍始廩者皆猖獗聚譟欲倉爲變有期矣公遽往焉列校先馬首以訴徐語之曰國之儲非久何以備凶若不食腐將誰食之爾見殍尸枕藉道上曾不得是而生耶命拘而鞭之以語籍其帥卒不敢動遷工部郎中籍田敘勳至上柱國移使陝西未落洛守移來求粟賙其饑公計調二十萬斛輸焉寮不可曰邊宜實之移中以自速固非謀也公曰臣民繫於君無內外忍知其垂死亡不可奇贏賑之他日苟無餽期不諉君以是遂定景祐二年正月十有二日得疾藥禱偏及而不逮翌日夜漏下二刻終於位春秋四十九嗚呼哀哉以先公之德之才天資誠敏而不遐其年頓於中仕利不布天下使有志於時者嗟癇而隕涕也孤舜元等慟踊泣血扶衛我公之靈輿歸上都考龜筮得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吉葬於開封縣宰輔鄉中書村之先域舜欽幼嘗戲祖母之几下聞語公初能言大令特愛之始令誦詩必自題之於果上踰時占數十百篇果終不食八歲侍官穫下據鞍吟詠不廢編而置於褚中大令密取視之駭其辭致前撫首而命以名又用是以字之明年罹大令喪至性過人號慟不絕聲行路爲之哀傷公雅好觀書經史禪說手鈔者數千卷無不盡誦所著計錄二篇閑談錄五卷次翰林志續文房四譜并文集二十卷並藏於家公六居內外計未嘗建言聚斂有語逸利者輒却之襟度軒闢不屑細務處事若不施慮其間無不妙當所至必尉薦才器未始案吏雖無狀者能使謹前無犯患性鍾孝友喪太夫人

體形瘠枯杖而後能興每臨必絕以弟叟久沒銓調上書乞徹官出之嫁三孤姪賈所有資送不足又舉倍息錢必豐後已平居晏晏以圖史自愉雖家無宿儲終不及資產事兄壽終水部郎中二弟宿終大理評事叟終溧陽令夫人雅尚惇素不喜與遊侈者相從專以孝承嚴姑禮弼先公二十有八歲封太原縣君明年召見賜冠服出入中掖進謁有規子舜元大理寺丞知開封府咸平縣舜欽光祿主簿知長垣縣舜賓光祿主簿知太康縣俱登進士第得以藝升不爲家羞者蓋積是訓厲使去怠傲而自進立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雍扶次適太常寺太祝韓維次幼孫十八淵渾注泂餘幼嗚呼昊天不弔下此酷凶尙賓賓徇禮經以嗣祭爲大苟延喘息不獲躬執杖履侍於九原已至於今矣忍復以鄙略不倫之詞上識宰壤靜念古人述先或以爲孝況斯言不敢誣傳可後信雖不足闡揚我先公之輝光庶盡人子之志焉爾延此巨創綴之銘云

世之望兮於鑠嚴考清風再張兮立於稚妙學根源兮不務剽造次之言兮卒蟠於道擢節義以貫中兮誠精光而外照哀哉不躋高齡兮神於何而能勞癉諸孤兮攀靈基而莫砌號蒼蒼之高兮曷余家之不造心膽隔裂兮血下涂於野草罔隰外鞏兮浚渠旁繞哀哀我公之靈兮寧此佳兆

江寧府溧陽令蘇府君墓志銘并序

季父諱叟字蟠叟先大令之少子免乳而大令薨既冠猶褐衣大中祥符初授太廟齋郎選岳州華容尉閬州閬中主簿陝府平陸令杭州錄事參軍江寧府溧陽令所歷未嘗有過謫然數命少會知己者輒死竄不及薦天聖末先公任兵部員外郎嘗上書曰臣聞手足偏廢是謂篤疾人生之苦莫此爲甚臣有隱痛顧切如之天高聽卑伏暨垂閔臣先父早以才業擢列近輔未及強仕奄淪盛朝嘗有治民不令以遺札任子故臣之弟叟冠爲白丁祥符行慶始補太廟齋郎自爾效官十有三考蹉跌顏髮淚咽寒餓賤位所束自拔無由每一疢中如伏沈瘵臣今幸以年績例當改秩欲乞以所奉新恩回授叟一京官伏望天皇厚□哀閔此懷以聞格遂罷之溧陽任終貧不能族歸寓家京口入選得疾力判試不如格不得調氣益失衛結澀乘於胸胃不防飲濫於膚絡之下血化而弁既亟舟沿還家而終享年四十五時景祐四年七月十日也嗟乎本朝執政子未有任銓調者又何獨湮塞若是之久耶世皆悲憐之季父亦不甚痛嘗語人曰天地氣數差變不可一其間才而厄於無津則無可爲每出門逢者十人八九不吾過一二愈者烏足動哉故常放意杯酒不喜間關於進取之地娶周吳張三夫人皆無子女嫁陽翟主簿楊組以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歸葬開封縣宰輔鄉鳳池原先祖兆下銘云

神之司禍福是宜吾先力善季父何奇仆於賤仕雖世之遺嗣覆而天豈神宜爲周號而冥其誰賴之噫吁已而柰何乎哀思

亡妻鄭氏墓志銘

蘇舜欽之妻滎陽鄭氏其父屯田郎中諱希甫母天水縣君趙氏生十四年而天水夫人歿又三年父喪又三年歸於我甲戌歲予登第授光祿主簿知亳州蒙城歸寧長安是年冬十月堂帖促之官一日泣相語曰子其攜三子以往願留以待姑嫜言寖布家人皆諭之曰凡仕無留孥所以典閨中遂偕至官下才兩月皇天降禍得先君之凶訃即日衰絰與之西走晝夜奔號登頓食寢失節方妊以馬駭墜地者三傷左股焉起即強自支不肯少休曰早得一慟於舅之柩前遂死無恨若或殞滅重爲姑憂大甚爲不孝也三月十三日至於家是暮產一子疾起所傷七日而逝時景祐二年三月十六也哀哉堂有壽母室有乳穉藉以奉育遽失其助余時待盡於苦次退而又哭於室中亦血氣者非勉徇於禮烏能勝而至是耶閒月火其櫬於萬年栖鳳原緘骨歸京師以年月日從於先域子曰泌一女幼銘曰

奄然不起怛然此止

內園使連州刺史知代州劉公墓志

公諱文質字士彬世占數於保州保塞縣曾祖延不仕祖昌後唐爲平州刺史幽薊墾田使者保塞皇家之故鄉也翼祖皇帝之在民間昌陰知其非常歸以息女今廟號簡穆皇后父審奇太祖創業之始倚以機事辟署汜水關令未幾卒今贈左千牛衞大將軍母張氏封清河郡太夫人夫人出入中闈太宗嘗以鄉黨之舊賜予頗衆一日問其爲後者因以公名上之卽特召爲供奉官寄班祗候入備宿衞雅以清慎自持上頗信嚮焉每外廷拜免必閒訪之公悉心謀論輒中旨時中人竇神福侍上顧謂曰文質朕之親舊言論有足嘉者因以白金百斤賜之至道初將命二浙按察民事進黜郡縣吏數十人立得報可議者愜之歸授左藏庫副使後以久任省闈上書願效死邊漠以報國寵上從容謂曰陪圖議於中所報亦大庸非其人哉遂掩其奏不下踰年出爲岢嵐軍使俄改麟府兵馬鈐轄戎人犯順兵宿塞下前後俘馘甚衆獲馬畜鎧甲之類慮一萬七千三百餘凡賜金者三詔獎者五咸平中移知慶州權董涇原儀渭四郡之兵時西虜竊入我境公蒐精甲兵百以乘其鋒寮有礙詔縮忸不時給軍須者公乃竭私緡二十萬以均分之士感慨增氣大破寇兵而還是歲充靈州清遠軍監兵復與虜騎戰於枝子平逐之絕漠而去璽書褒諭有錦袍上金帶之賜移典涇州爲師臣楊瓊之二寇陷清遠以逗衂謫南海遇恩放還起爲率府副率總兩浙諸州兵甲移齊州封禪岱宗命引兵邏護岳下還禮賓副使石隰沿邊都巡檢使又換秦州兵馬鈐轄公自負築版率梟銳士進小落門寨開邊遠甚詔書嘉之移知代州境與胡近我軍之芻牧者多爲誘掠返稱亡命東還以徼賞公原其情爲之上論報得貫珠死者數百輩轉內園使知邠州佐節度曹瑋出環州界築保障十餘處聚勁卒以壓虜衝迄今不敢犯除使持節連州刺史再知代郡天聖六年正月十六日寢疾終於位享年六十四賜賻甚厚權厝於弁之佛廟公作牧訓戎更任者二十有四乘傳操命者又十二焉出處必盡風力著績效他將爲多能以義斷物以惠役衆所賞賚不可勝計輒施散未嘗理貲產性忠鯁嫉邪喜評刺無所避詘當塗忌之故官不大進章聖帝嘗詢及保塞之舊因以簡穆事上聞又用宣祖太祖賜書函爲獻有詔編任屬籍天禧中章聖初不豫公懇求賜對進議數刻大率以慎任帷幄之臣爲意帝深嗟賞之今上在東宮凡五以書賜今藏於家兄文裕終容州觀察使夫人李氏保順軍節度使溥之女封隴西縣君生於公族慎淑有儀撫育諸子嫡孽無異心稟年不遐沒先於公子十五人長曰涓早世曰湛侍禁閤門祗候曰渙屯田員外郎知遼州曰渭蘇州吳江縣曰滬淳淵濬俱殿直曰汎沿瑾未仕曰沐泳泌源皆早卒女八人長適伊世昌次適高日宣次適田守德次適李智寶次適王宥次適王豐二皆夭屯田君高遠有識度嘗上疏乞莊獻后歸政由奉禮部擢拜右正言慶之所叢爲時聞人今自遼陽拜章賜告之太原扶護公之靈輿歸京師以景祐五年八月某日葬於雍丘縣百家邨之先域舉李夫人之櫬合祔焉枉道出長垣求志於舜欽謹用筆以銘云

予嘗觀前史見王者之興其鄉黨故人有起耕販而取將相世十數不絕者蓋其遇之之異耳今公才且逢勳舊較然不殊而位弗大擢以歿何哉此古人所以委之於數也

處士崔君墓志

博陵崔籍初命理獄於涼將改葬其先君以聞得報遂來求志於舜欽先祖中令之夫人則駕部郎憲之女視籍之先君則異母弟故能詳焉謹案君博學善談經術魁曠豪爽人也年十八舉進士有司申籍其名上之中令暨文正公丞相向公忠愍寇雷州雅與友善偕試

於庭中君文中格上指以年少時罷去其後中令連典貢部君以親嫌不出應詔書羇遊山東十餘年再至都下生平交游皆烜赫將相也往往託召終不肯一造其門下又兩貢御前不中第執政憐之爲建言其輩數十百人試以補武吏及期就席君感慨曰我素以卿弼自標置一旦不偶返栖屑執筆求爲賤役不亦鄙乎乃廢卷引去縱酒都市中極醉閑蕩徒步將出國南門方春大臣賜宴苑中暮罷騶呼止君辟道側仰視之依然皆故人也不覺涕泣霑下因呼自名曰老朽不得志去國決不復仕矣諸公面之亟遣從吏謝以去已而私自嗟曰吾道辟之是已今日不圖爲貴人氏所賤也遂行買田築室於箕穎間窮堪輿圖緯風角推步佛氏道家書以至筆墨圖畫方藥種藝之事畢精焉間引農樵共飲醉輒酣歌起舞以自快絶不迹城市亦不道平昔所爲鄉人以處士名之如是數歲一夕無疾奄然逝矣年六十有五時乾興元年秋八月也娶范魯公質之諸女早卒今卜合葬於上都開封縣之某鄉邨用景祐丙子冬十二月日封君諱遵用字藏器銘云

交游皆至輔相而卒不齒一命亦其命歟晚節用術埶劇飲以收其心哀哉

太常博士宋仲達墓銘

宋君仲達諱武也占太原籍祖縉不仕父韜以謀勇稱劉崇竊奄弁汾署爲通進使太平興國四年天王平晉君未冠侍朝中都寓於雒窮困篤學以文名兩京間性方介遠舉嫉非義與人交有失必面直之襟抱軒闢好樹大節不顧當世常欲引手取卿相位景德元年舉進士首河南薦書明年登第授校書郎知江寧府溧陽縣滿調相州觀察推官今吏部侍郎知樞密院太原王公隨時任御史早與之遊復嘉其吏材白見改著作佐郎知越州山陰踰年轉祕書知英州還太常博士通判同州同之郡將不謹法度其屬悉媚莫敢言君獨以理折其衡不能遂行或先幾絶其孽萌以是事多沮逆少合君亦悒悒不自喜未幾感疾終官下年五十有六有子長矣郡將以事牽繫獄中私黠吏脅其婺婜焉子聞之號慟搶地遂以狂失心乃出之使逸去死於道義者竊緘君之骨藏之佛廟後十餘年天章待制王公(舉)以都轉運使陝西樞密太原公別而屬之曰予生平交游與宋仲達善不幸死之日其孥流離人所聞也交所以託死生今仲達之骨旅而不兆我則媿焉敢仗高義因此行以求之且使寧魄九原示予不忘雅素也已而遇臨晉主簿顏太初之官過郡訪得之遂以禮葬於同之某縣某原君兩娶前弘農楊氏生一子亦卒君沒於天聖三年夏六月葬於景祐三年秋七月辛卯前葬期太原公自京師疏其族氏以函命能文者志其壙銘云

無子以似以藏以祭以直得交卒斂以義交乎無靦於後世

屯田郎滎陽鄭公墓志

公諱希甫字源明其先帝乙元子微子啓之後武王封之睢陽其本出焉厲王之子友宣王封之鄭子孫因王命氏故又爲滎陽人於唐皆顯大照耀末世喪亂逃患往之巴蜀曾祖儀導江令祖遵昴歛州刺史父先壽奉禮郎知蓬州伏虞縣以公累贈尚書郎母李氏封隴西縣君初國兵西伐孟氏去國詔俶遣來中都下還湯陰主簿遂占數焉公六歲就學十二失父鞠於伯氏年甫十七業文有成郡吏薦之春官文入冊得李夫人之凶訃徒跣號呼越宿至於家既葬廬於墓側漁於菱易饌具以爲祭如是者三十年咸平詔士爲鄉族敦睦出中進士甲第調尉建陽七月獲山寇四十有二人郡將高某連奏署爲司理參軍長樂郡二婦爭產連年不決外臺移公鞫之一訊兩服姦僞大破廢免前官數人詔授大理丞知吉州龍泉縣二年移知康州轉殿中丞將代郡人上書留借特授太常博士復領郡事歸出知安利軍三年轉運使李士衡寇瑊第其治狀上之就換屯田員外

即再任大中祥符八年夏四月暴雨十日不絶山洪客水鍾河於河弗勝兼任溢壇横逆大決於疑陽公聞不俟駕自往謀露坐風雨中三日夜課塞物輸積如阜陵役卒夫獻力者數萬長茭巨楗剋期乃下湍泛不定若將墊溺公奔其上立大呼曰皇天降災吏之無狀也民何咎焉願以身障之激流及骭不動役民爭負薪石鎮遏翼公登於陸遂成堅防水怒亦殺仆跌而死者百餘人六月再決於魚池塞如之以功還都官時宋亳間積潦瀦民田數百千頃寇丞相準上公名詔以便宜行相下鑿渠尾授於淮疏渫盡涸期年得墾田號上上由是改職方知澤州天禧末河潰東郡今相國張公士遜知政事魯公宗道薦公知滑州一日行隄至台山水齧南岸岸道崩碓而常之百餘尺不已公祭以一臧卽時浪折沙踊郡人頌公誠前官表城之東北隅以謀脩障公曰二道翼引猛不可中挫當彌其端柔其性就深故川使自習則庶可矣苟截奔衝以抑之沛然孰能禦也乃徙表西北山下未幾郡寮以私相訟黜官徙公知忻州公拜奏曰忻亦艮郡恥乎力役未施而又以罪去重貽上憂願竟其效而後之官朝廷業已除降璽書褒而遣之後卒如公畫而河平忻之邑民武鍾者嘗遇惡少五輩乞食焉弗與告以日而誓殺之及期夜有他盜過門鍾出詬且揮以刃不勝盜戕殺鍾及妻於室子踰垣以逸白於官官往擒惡少則亡矣得之別邑劾而具獄上公下之反覆七旬不斷官吏牢以讓公曰吾往以五聽審一囚且無隘況於五者乎數日代郡得真盜官居三年入改屯田郎請老還漳州天聖五年夏五月十日終於西伯里之私第享年七十二以明年二月九日葬於湯陰縣伯樂原從先兆也夫人趙氏封天水縣君沒先於公兄文甫中進士第終衛州判官三子曰昂昆昊一女歸於舜欽銘曰

鄭爲姓之著郎爲官之美少見稱於孝仕登最於治終老故鄉出處之分畢矣

歙州黟縣令朱君墓志銘

沛國朱處仁表臣少從予遊長又同登進士第表臣宦於楚予適越遇表臣喜語既且泣曰僕將葬祖父於真有期矣敢以銘煩於君其毋拒予諾之表臣遂狀其世維先君諱咸熙字某其先宣城人也曾祖訓唐末事李氏至歙州刺史生景勳弘毅尙氣節陰知世將有變遂徙其孥山東占營丘生保衡少明孔氏尙書太平興國中登本科授冀州司理參軍再選達州東鄉主簿時賊順騷兩川鄰城不守邑令呂棄印以逸主簿獨閉壁堅守勢詘遇害時先君侍年才十二度不能力遂挺身脫賊刃下日夜踔數舍冒沒於兇黨中變民居作蜀俚人語諜知官軍至閬州趣出主帥前泣曰我東鄉主簿之子不幸父以賊死而家有母妹在青州相去數千里不能自通幸挈出死境使歸奉偏親以養惠施大矣帥哀憐之使騎於後賊平道華之渭南逢呂令居焉語曰汝父戕於難今汝幼又孤能至此以遇我天也山東道阻當留無往必教育使汝成而後行可乎從之呂令嘉其謹強向學善視若諸子遂許以女妻之後六年同至都下自論敕賜同學究出身時咸平三年冬十一月也還家拜親喜極哀動乃侍奉赴調授濠州定遠主簿綿州司法參軍博州司理濠州錄事耀州淳化令五任十有五年据法平直不撓未嘗過差然不肯怡納上官故無有通薦者天禧三年秋罷官淳化因類刑書主司爲奏御求補法寺吏未報得疾踰年弗平勉授歙州黟縣令夏五月舟至宋疾甚歎曰吾出險艱得官以庇族潔躬奉法不敢以欺死固有命然子幼家無資何以奉母幸外舅官於泗可亟往以吾誠告之言畢而逝時五月朔也享年三十有九踰宿至泗遂稾葬於佛廟徒旅於真諸孤家白沙從呂舅之庇也夫人後君一年卒母李氏後三年亦歿四子長卽處仁泗州判官監楚州次處約登進士甲科知南安軍上猶縣處中處厚皆天子見前人罹禍患雖奴辱折屈苟活而不自羞卒能奮起以

成勳名蓋獨慮其亡軀耳長官幼齒而遂合此術嗚呼賢哉向使如常童悲慕不能自引去徒血兇鋒於禍無所轉則家君死難之節不表而朱氏之祀殄矣今二子皆成名幹而有文采赫大門閭安可涯涘長官沒踰二十年仁約以俸卜葬於真州某縣某鄉舉夫人以祔焉又復東鄉之魂以大王母李氏合葬於兆之北中與厚又屬其旁以某年月日之吉也銘曰

東鄉死官忠節皎然君脫兇難可以孝言命狹祿小世嗟其賢二子是似此其曰天葬得吉壤岡趨水旋濯濯靈魄安此萬年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四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五

太原郡太君王氏墓誌

太子少傅贈太子太保忠憲韓公繼室夫人王氏太尉文正公旦之長女也初文正公在重位夫人長矣久擇壻不偶日有戚族扳求而文正公輒却之時忠憲公初第上謁文正公一見遂有意以夫人歸焉族閒譁然以謂韓氏世不甚顯大而上有親老且嚴又前夫人蒲氏有子當教訓撫育於人情閒實難以夫人少爲族人所寵愛願於大家著姓爲相宜文正公曰以吾女性孝而淑賢必能盡力於夫族且其節行易以顯亦足見吾家之法度焉族戚者驕惰恣放多以後事相誇逐是不喜吾女之所向此非渠輩所曉知也遂以夫人歸韓氏果能上承尊嫜奉忠憲公恂恂然舉動無一不中容禮者撫蒲之生若己所出文正公每見必謂之曰爾遂能履踐吾言出家人子所見使吾無所恨也忠憲爲殿中丞封太原縣君及出守洋川留夫人寓外舍經時未嘗及閫外惟文正公召然後見歲時族人出嬉夫人亦獨留不往時諸子皆幼夫人課以詩書日使誦習文正薨召入中闈賜冠服名通宮籍以時獻見夫人以謂因緣遺恩又非從夫之寵每稱疾不行忠憲守青州急詔還臺署中夜有聲若盜將發戶者左右駭甚請呼邏卒入以視夫人曰乃公不家而夜呼卒非便設有盜寧以畏死卒不可呼也性本閑約所衣不過綈紵經歲未嘗有所更製晚節尤以清澹自樂日誦浮屠氏書其治家不尚嚴厲而事皆密有條記忠憲教諸子甚嚴夫人內以慈愛撫之閒又勖以義理之說嘗曰乃父方正有法則爲世所知汝曹若不效之外人將以爲類我是彰我不德也其善訓如此忠憲爲御史知雜時卒於京師享年四十四天聖五年六月二十日也景祐郊祀追封太原郡太君初夫人之喪藁葬於國門之南佛廟後十七年忠憲薨諸孤遂舉夫人之櫬合祔於許之長社縣某邨之原以慶曆四年十一月五日之吉也所生男子七人曰綜太常博士集賢校大理評事曰紘太常寺太祝四登進士科皆有文聞於時京師士人論世子姓之盛者以韓氏爲稱首非惟忠憲之訓肅嚴是亦夫人保育善誘之所致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寺太祝王整二幼未嫁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二人曾孫女一人某之皇妣爲夫人之妹故能詳夫人之行焉今又爲諸孤所託俾刻石納於壙中不敢誣飾爲之銘云

大理評事杜君墓誌

杜君叔温終於慶曆辛巳四月九日葬於慶曆甲申九月二日許州陽翟縣麥秀原卽其地君始生十餘歲能通誦五經稍長學文精筆翰效杜子美作詩其勁峭嚴密指事泛情時時夐至絕處常恐以詩見名於世不肯數爲使之有年而不息可勝言邪性灑然峻拔少所與合然外甚謙喣喜評論終日亹亹不倦在平陽幕郡將有率意放於治者君必以辨之雖老黠宿吏皆竦視莫敢移其說天章吳安道祕閣石曼卿皆當世偉人奉詔籍民兵於兩河獨延君計事君爲條其未便安者二公歎息稱道之奄忽之前數月慨然棄官歸膝下嗚呼其知命歟享年二十有五官至大理評事簽署建雄軍節度判官事諱誂今樞密使吏部侍郎京兆公之長子娶崔氏一子曰振祕書省校書郎予以叔温親而又以文義相周旋辛巳春予病甚叔温來升牀執予手語言而去予時爲病所毒不甚辨尚意己必死不復見叔温才三四日予稍閒而聞叔温逝矣不覺震起一慟予病復作今予乃獨存而復恙每一念之令人悲酸況又見吾叔温大葬且復誌其平生可勝悲哉

奉禮郎杜君妻清河張氏墓文

婦氏張靜而温承勖子文節孫十八齡婦杜訢睦族人孝所尊才三終長安後四載封秀原號慶曆直甲申秋季初實令辰地陽翟此寧

魂淑而夭孰可論乳女一今始言石鑱文誌沈魂

兩浙路轉運使司封郎中王公墓表

公諱雍字子肅世爲魏人自烈祖祐歷職中某始有第京師太尉文正魏國公遭時奮庸相章聖皇帝著在國史復此不書公即文正公之長子幼而惇懿不妄言矣以文正公任爲祕書省校書郎久之改大理評事時年已三十餘未始從政蓋文正公以清慎訓諸子而公亦恬於進取也文正公薨恩授光祿寺丞服除特授大理寺丞俄又遷太子中允同判太府寺故無同皆異恩也乾興中榮國夫人憂終喪入對賜五品服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嘗以疾聞兩宮命中貴人勞問將太醫以診視之改殿中丞通判鄭州代還召升陛占對甚久上嘉歎之擢爲郡牧判官累更主客金部司勳員外充開封府界提點踰年上計賜金紫判鹽鐵案寶元初升祠部郎中京西轉運使丁母永康郡太君張氏喪既闋再領鹽鐵又判理欠憑由司慶曆二年出爲淮南轉運按察使賜對便坐上美公效官保家之才翌日特還度支郎中詔留不行尋判戶部句院明年又還司封又明年春充兩浙轉運按察使是歲秋七月甲子考終於錢塘之官舍春秋五十八九月其子奉喪還都十月甲子葬於開封縣大邊邨之先塋公生平仕宦所爲必磬風力未嘗有一毫過差每改秩必抗章辭避若不勝任明道中府界提點時歲旱蟲孽近甸艱食中出縑帛五十萬科賣民間取貲以市粟公曰歲凶當發而斂民將不堪建議封帛中帑易緡錢坐倉以糴衆以爲便明年隕雹殺桑縷蠶弗孳公又上白用所封之縑以充常賦俾民納鏹以代焉許西之頓固歲誅旁民出薪木五萬餘以繕斗門公命伐官堤之樹以足用民是以休又時有餘稅不能輸者吏甚急之公請對具述京師天下根本當休養豐息之今不蠲貸是趣其流亡也上悉從之郡吏有捕蝗而暍（音謁）死者公爲出賻給其家屬提薦才吏未嘗言按人當世號爲長者其任討省也以都下府藏主吏歲輒一易往往匿其簿領用賂更他局新至者視物之浩繁弗能究知因循積十數任敗沒欺攘不可勝紀公奏擇他官按籍以察其交承以故物之耗登吏之姦廉盡可明不復如故時迄今以爲通制又天下嘗輸之貨郡吏部至京府有司必巧訾以動之至有蕩產伏辟而不能償之者公建言使定其竄濫逋欠之當理者令三司本判官覆察面辨之遂絕其弊民有貸息錢戶已絕而籍不除有司閱籍責恩不已及久年之逋皆錮其子孫什保數百輩寒窶愁痛願以死償而未得公條陳其狀乞一切縱去朝廷從之公之匯理事物窮姦恤隱如是者甚衆不可具道予自幼出入公之家接侍公之起居迄於今踰三十年其久且詳可知矣竊觀其舉動飲食皆有常度不妄評論莫見好惡終日高拱危坐冠服端整雖對近習未嘗有驕惰之色人或以事撓之終不慍見間或語言皆郁然有條以慎靖仁厚爲之主作事有本末不尚銛銳久而必立自文正公薨後數年文靖公入政府內外姻族之盛冠於當時公慤守家政以清約先已不爲浮侈隳其世法嗚呼其有常德之君子者歟國朝丞子稍有立雖無他才朝廷必擢之美官若公者績效著白而雅意沖退復不喜緣家世親戚以取恩澤故門閥計府沒於郎署士大夫爲之歎息焉公二弟沖任太子贊善大夫而卒宇量閎厚偉人也素見任刑部郎中知汝州剛峭善議論才敏過人臨事敢決無所屈予謂資賦雖殊各得文正公之一體而公淵然澄泊議者爲多二夫人皆先公沒前李氏大理卿湘之女後呂氏即文靖許國公之女也始封東平縣君許公薨進封安康郡君一子恰大理丞整太常寺太祝皆向學聞道久未可涯一女適殿中丞通判鄭州呂希傑公視予爲姊子公之亡予適在江外二弟以予知公之行驛求予文表於墓故爲直述以見世焉

大理評事程君墓誌銘

有以純孝篤行著於吳里中者聞程君焉親疾齋戒蔬食以禱後因而不茹葷二十餘年幼喜酒病酲而毋戒之自是終身不復飲既老得風痹之疾藥劑以有酒薦通行其力者家人白之君歎曰吾雖晚耄敢忘親言乎嗚呼食飲人欲之大君能因親之絕可謂純孝也歟里有駱生嘗以二寶帶密寄於君駱之死君卽歸之其子不敢取又願分一以爲遺公曰欺死受貨非吾所能爲也族人離其貲產君悉不受惟受諸女之孤鞠養之長歸士人吳人好鮮食君獨戒殺又樂賑人急難不間疎密凡鄉閭冠昏喪祭之法多取中焉君必隨其豐約而條處其事窶者或爲資給之每觀書史必擇仁厚之言書於門牆以誦服焉卒之日鄉老皆爲之泣下斯可謂之篤行也已君諱某字某於慶曆七年月日終于家壽六十八曾祖某仕錢氏爲營田使祖某徙籍於蘇父某皆高遯不仕夫人劉氏淵靜有法則奉承尊嫜接姻舊莊順之色夙夜不絕於顏內族人稱美之君之懿行聞於人夫人有助焉耳慶曆四年郊祀推恩以君爲大理評事夫人爲彭城縣君用子封也夫人享年六十有五先於君百日而終三子長某次某次師孟太常博士知南康軍才敏有聞所歷著治狀一女嫁桐廬令樂某孫男女十七人以明年某月某日將合葬於蘇之某鄉太常君與予同年登科授狀丐文以識其窆銘曰

士大夫可罔以名鄉人不可欺以行誠久乃著宜昌其感不在厥躬豈不有命壽弗夭閼嗣則淑令族尊理榮乃終有慶刻文於窆從世所證

廣陵郡太君墓誌銘

慶曆六年秋七月刑部郎中知制誥趙公概之壽毋終於蘇之官舍踰月取涂於佛廟卜於明年某月某日之吉護神輿還南都祔先侍郎之墓公疏其族氏見屬爲文識諸壙云夫人姓高氏世居青州之益都祖輦後唐爲王府記室以詩名於時父某少喜孫吳兵法事楊光遠爲帳下吏陰知光遠有異志遂逸去後光遠以逆誅乃閉居不復出仕宦東人高之生二子及夫人每歎曰此女若爲男子吾門戶復何憂耶夫人幼敏悟聞人誦詩書一過耳盡記不忘性澹泊不衣組繡不喜茹葷初侍郎通判密州夫人歸焉典訓閨中事皆有條緒始封千乘縣君侍郎先娶張氏有男女六人夫人煦育教誘過於己之所出生四子長曰明允博學有器識季卽公也餘皆先夫人而亡侍郎既沒家貲盡窶夫人每聞諸子之賓至必解衣爲貰酒脯使延之從容以講習道義故七子皆舉進士有聞於時公最幼自初能言夫人日自課以書使調四聲作詩賦十七歲舉進士既孤二十四年公登甲科後三年爲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恩封渤海縣太君又十年公知制誥拜章乞以一官及封爵食邑換夫人以郡封詔從爵邑之請自是遂爲著例進封廣陵郡時年八十一明年召中外親族當爲昏姻者爲處理辦給之又謂公曰爾當于近郡市居第以安族人及夏寢疾涉冬稍間因思食筍且曰可求補外南方地溼筍得早出也十二月公卽屢削章詔守吳郡二月侍夫人東下夏以霖晦卑溼感疾甚篤一日指旁室曰此可作孝堂弔者至爾哭于某處居喪之禮當然也後數日食飲如平時忽曰今日中元吾其逝矣俄卽瞑目嗚呼夫人有子如是婦節母道爲時所師非以文而不朽也銘曰

少愛于家擇賢以歸賓祭潔恭壼儀煇煇寡居教子卒覩雄飛睦族周乏楮無兼衣先識遠鑒審如神著疾雖沈緜不考筮醫緒言泠泠事物盡宜琢文陰壤庶永後希

哀穆先生文并序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北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孰評論之性剛峭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

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好詆鄉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郡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于道然恥以文章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常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爲旅人終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常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逷地如不省持者邸人猶聞其誦吟喟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臏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憐哀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之值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噫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踦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懦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存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閒作文哀之道不勝于命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爲

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甥蘇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大舅按察郎中之靈某放廢於朝旅泊胥臺殊鄉寡知動成嫌猜始未踰月舅以漕來連牽巨艘旆旌徘徊拜舅官亭羈顏一開語言煦煦閔慰兼該處以行署拔于荊柴異俗改眼驩然相陪曾不兩月遘茲凶災訃聞始至肝心裂摧百感惻惻淋漓淚頤慈幃之掩再更律灰觸事殞絕不能彊排惟吾舅親他親莫偕如母之存實慰此懷不意忽奄孤心頓乖相閱令器朝家淑才不登年齡豈天所差執牽西送長江之隈丹旐的的素帆皠皠死生隔絕今又獨回致此薄奠庶將告哀尚饗

祭滕子京文

武功蘇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致祭于知府待制學士之靈惟靈稟之剛明精于義斷學有根柢才無涯岸往在諫列讜論侃侃屢觸權要卒就貶竄提兵窮邊策畫貫穿士奮樂死戎讋而散謗起南逐曾不愁歎改麾于吳忽此凶變人已師保國失蕃翰月然公庭屢奉談宴今哭而趨循視斂棺光儀精爽爛爛如見無以宣哀是用酌薦靈其來下歆此微奠嗚呼哀哉尚饗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五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戸食實封八百戸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

韓公行狀

曾祖惟忠累贈太保曾祖母張氏江國夫人祖處均累贈太傅祖母李氏舒國夫人父保樞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信國公母郭氏越國夫人繼母周氏吳國夫人公諱某字宗魏其先世占貢定府靈壽縣之籍皇考以明經游京師遂家焉公以咸平五年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亳州永城縣其地舟車錯出號劇縣本縣吏部銓補令久不治始廷擇京師官宰之公既至刮剗宿滯去人所不便安者又爲興起其利未數月一邑驩然從之郡將皇甫選爲世吏師聞公治狀歎伏不能已又貽之書而稱美之自是他邑訴訟之不決者必屬公平處匈奴南牧章聖皇帝狩於澶淵太尉文正王公奏筦機事牘章緐委一出公手景德二年外臺表公永城之勞改大理寺丞通判陳州尋移通判鄆州未幾信國棄養護喪歸上都服除通判許州再移於陳時郡界河決害民計其補塞費鉅萬公馳至其地集瀕河丁壯就伐薪藁親爲裁畫一物不取於民而堤復完堅又去郡數十里有羣寇大浮艦而下將劫旁邑公廉知之自部十餘卒夜掩至命匽河絶上流舉火伐鼓以疑之賊棄舟送走盡束以付吏譚者伏其謀勇轉運使鄭文寶聞之走檄會公于許既至歎曰急欲識公之面顏耳秩滿上祀汾陰恩遷殿中丞因進文十卷上覽之加賞欲召試文正公避嫌例除遠郡守特召見改太常博士知洋州郡有公校李甲者豪於里中誣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奪以爲己子又醉其嫂以嫁之盡取其貲嫂流離歷訴於州及提刑轉運使每置對甲輒賂吏常掠使自誣服杖而去者前後十餘年公至復出訴察嫗色寃甚遂索舊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出乳醫示之甲遂伏辜母子復故八年還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時河北蝗旱轉運使固歲計覆不以實聞諸郡畏莫敢言公力抗章請蠲賦役州民賴以全活詔嘉奬焉郡伍伯誘民詐許以事禱主子舍者而陰受其賕公察知之盡捕繫獄表請御史推鞫獄成杖伍伯及同姦竄海島事雖驗白宰相與文正公有隙者言於上猶下遷公通判大明府時文節張公鎮魏薦公才中御史遂召爲殿中侍御史尋擢侍御史時淮浙蝗旱民飢殍流散命公爲安撫所至賑廩困蓄家罷諸役作舉良吏以牧養之合肥有陂可溉田久爲右姓專其利公決導以濟下戸得以衣食者不可勝數未還上嘉其稱職除開封判官一日奏事畢趨出至屏外復召賜緋衣銀魚歲餘除河北轉運使詔留監定故丞相向公諸子分財丁崖州當國勢懾天下私所親諭公欲市向公長安華嚴別墅又諷其子從之公至其家面戒曰土田衣食之源不可棄故餘財盡均而華嚴獨存不以分由是忤崖州意及赴河朔舊二使並移他道公先獨領其任會章聖御樓宴駕今上踐祚賞賚重沓常計不能支朝廷深以爲慮督責甚急又定州帥曹煒威名素著得士卒心爲崖州所惡以大將軍貶萊州朝議憂其拒命逗撓爲變詔公馳驛收其兵柄崖州又欲緣此伺公隙以危法中之公從容優裕處之甚閑無不得其宜者覃恩改司封員外郎又加直史館天聖二年移知青州才數月召爲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三年判大理寺遷工部郎中治臺雜幾二年時中丞闕久不補連鞫詔獄郡將有託所親納金于宰相文穆公又因牙吏審之公知執吏以聞詔付臺鞫焉郡將遂誣吏誤以聞所親之語達文穆欲滅其迹公平心窮治果郡將以疾懼廢求外徙金未達而言漏文穆大怒之時都下有告急變者中貴人夜開禁門捕卒百餘人付臺公一訊情得悉釋其縛中貴人卽付詔督促自以捕反者有功及文致獨坐告者誣罪誅之三司更茶法歲課比不登公承詔劾前與議者由丞相而下輕重有

法用法持平不爲權貴傾撓二宮稱歎時議難之俄兼知審官院四年授龍圖閣待制充北朝國信使副介匪人妄傳明肅皇太后旨于虜中寺人虜主問曰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公應曰本朝每遣使必謂之曰繼好之事傳示後世兩朝之臣毋相阻猜此乃平時戒使者語非欲達于北朝也虜主大喜即以語附公謝上時皆美公能以副介失辭更爲恩好之意還掌貢舉又編近制敕公曉析條義衆皆咨而後定仍乞以新書頒天下許所在條陳其不安者更之既而出知亳州未幾上以審刑案牘之繇召公領之公建言乞促日限以降斷敕及刑名當奏稟者亦乞裁定中典頒下自是無滯獄七年改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內銓八年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留侍郊祀乃行明道改元拜諫議大夫居益部二年值大旱薦飢力爲拯濟他郡流冗者歸焉故事每歲官糶粟六萬石與貧民公爲先常期增數以出之以故民不太乏久旱水涸苗枯且死公詢舊老得九升江口決以漑田訖今利之又移上供物於他州不飢處將代郡人遮轉運使言願上白留公二年手詔敦獎既而有旨召公參知政事宰相以益部遠方不可亟還須代歸以拜事緩遂力援他人補之故公命中格及召還止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入對建言維幾二州地接羌夷秦隴商賈交易蕃部驅馬至永康軍場以賣盡熟山川夷險道路所出宜徙場境上以絕其覘覦兩川之意又奏疏言時務者五事上深加納之景祐中楊尚二人以罪斥出掖庭公上章引古事爲戒杜其復入及依唐故事奏置御史裏行四員以廣言職馬季良在貶賂執政者求致仕遂遣家人撾登聞鼓命始下言事者以謂致政所以優賢季良既以罪廢安可得詔公劾登聞吏不當通其奏公以謂事行不行在丞相府登聞吏無罪何所劾納敕不奉行上韙之議者以爲有體不踰年授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公以天下久承平武備不戒願與二府各列武臣才任將率者試用之又乞纂兵法以授邊將上遂自集神武祕略頒焉嶺南蠻寇邊先時必自中發兵多不及事至是公奏置廣南東西路鈐轄司委以便宜專用土兵鎮守北兵不徒瘴癘之地而有以應猝夏賊稱藩日久歲遣人至京師貨易出入民間如家公深以爲不便請下詔推恩置館舍遣使接引官爲監其貨易若優待遠人者實羈防之也事既下會公參知政事不久且出不果行唃嘶囉與元昊交兵嘶囉來獻捷朝廷議加節制公獨以謂嘶囉之族俱藩臣縱不能諭令解仇又以獻捷加賞是激元昊之怒而爲中國生患固執不可遂寢陜西轉運使奏乞還土兵內郡以省轉餉公不可曰此兵世爲邊人樂自爲戰一旦徙去鄉里必怨不可用亦罷其議景祐四年授參知政事占謝之日召坐嘉歎西府之效尋遷戸部侍郎是歲定襄地大震星文見變公方在告力疾入對爲上陳災異之端且虞夸狄內侮宜下詔求直言消復之術上欣然從之有頃罷知政事改吏部侍郎知應天府三年以西羌擾邊復授北備授公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入境在道中使賫手詔問攻守方略公畫備禦之策甚詳延州陷沒邊城中人誣以降敵朝廷發兵監其家公求對力辨戰俗甚苦無降屈之狀上意釋然去守兵或謂貢定不當北衢改知澶州屬以控扼之計數以疾請便郡移亳州郡本多盜公始至諸邑日有剽劫民情騷然公爲設策刺取乃府大吏爲之囊橐以故益滋不敢密發卒盡捕得百餘人戸于市郡中震肅訖公去不復有盜轉運使歲斂民力不堪遲牙校賫輕貨即地所有市之民不知有賦而軍須以給慶曆元年還尚書左丞拜章固讓有詔褒答明年請老授太子少傅致仕四年八月十五日薨于京師之里第享年七十三以某年某月葬于許州長杜縣嘉禾鄉之先塋公累階自將仕郎至正奉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自伯至公疏封之寵三加焉公性方嚴質重雖笑言不妄每朝廷有大議論所持堅正形於顏色惟義所在不恤權忌一發于言衆莫敢奪雖燕居未嘗見其惰

容治家處身一以素約起微中至貴始終無少異者訓厲諸子蘩然皆成立遇物以誠不爲外飾視人困厄必欲力之葬外親貧無歸者二家蔭孤藐不自振者四人使以祿奉其先祀公先夫人蒲氏追封安定郡太君也再娶王氏進封太原郡太君相國文正公之女男八人長曰綱前水部員外郎次綜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次絳太子中允次繹次維次續太常寺太祝次緯大理評事次絢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寺太祝王整二人幼未嫁孫男十三人長宗彥大理寺丞次宗道太常寺奉禮郎次宗古次宗哲宗師宗弼將作監主簿餘幼未名孫女十二人長適光祿寺丞李壽朋餘未嫁曾孫女一人舜欽于公族爲仍親故稔公風烈敢錄其實迹納于太常謹狀

朝奉大夫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平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護軍賜紫金魚袋王公行狀

曾祖某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魯國公祖某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晉國公父某兵部郎中贈戶部尚書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占籍大名由晉公貴始居京師自幼好學不羣兒嬉太尉文正公即公之伯父祥符中爲大丞相蔭公爲太常寺奉禮郎稍長向學益篤一日以所著獻于文正文正覽之驚嗟親爲作詩以美之改大理丞尚未冠又以文聞奏御召試學士院考入進士第劉尚書筠在翰林與諸公交薦遂充館閣校勘轉中丞太常博士遷集賢校理改祠部員外郎時年始二十五風韻高灑喜辨論所交皆當世豪英未始敢以貴勢少年遇之俄丁尚書憂旅于南都與諸弟飯脫粟茹蔬至性孝睦族無間言服除同判蘇州郡守黃公宗且前輩有才望任氣自雄長以公齒未壯初未甚禮公事之至恪雖被譏嘲絕不讎應官事有未便者必乘間以白之不聽則力爲辨其枉直必于行而後已黃公初忿恨終感悟而加禮焉還朝賜緋魚改度支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改司封知蔡州蔡之圭田頗瘠民歲輸租甚苦之公至郡悉蠲除不取俗舊祠吳元濟公曰安有逆醜而廟食者乎長吏不能革舊俗之濫民何觀焉於是毀元濟之像以狄梁公李太尉有功于唐而德及蔡人遂建二公之祠號雙廟率羣吏往拜祀之而轉祠部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公兄雍時亦爲三司判官公曰是皆劇職吾兄弟並命妨寒士之進遂懇辭之出知壽州郡素號多訟而邑所部送囚雖重辟往往僞竄其名以上公摘其濫姦擒邑吏坐鞭而黥之自是肅然又多豪姓五等之籍久廢每斂率無科吏以賂爲輕重公將定其籍不問吏手吏竊相笑語曰是烏能周知吾民之產乎公一日會官吏坐府中自爲檄召隱豪而諭之皆稽首歎服餘之登耗纖悉無差一府震駭號爲神明又移廬州巨盜張雄殺其黨幷所貲而遁邏者獲之公以法誅之牘下大理法官引近詔盜殺其徒者原之雄不當死吏當坐罪公曰法所以戢姦而斷實原情今雄本罪當死而又殺人以取貲既非自首而捕得之盜無悛惡之狀法無破姦之術疏三上不省公曰吾不勝法吏矣又上疏自劾願不坐羣吏又不聽願自爲首乃聽遂左降監舒州靈仙觀他吏得減一等公襟上高爽有仙風道格日與二三逸人放意於江山之間笑歌盤嬉灑然得方外之趣夙有羸病藥劑未嘗去手既至舒數月而舊疾頗愈因採古今練形攝生之術著寶元總錄一百卷逾年今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公琦知審刑院上言前法頗濫因申明舊制請盜殺其徒者不首不原朝廷從之如公往者之議又今資政殿大學士鄭公戩翰林侍讀學士葉公清臣皆薦公才可大用而以非辜久黜遂起知泰州歲中改度支郎中入朝授荆湖北路轉運使賜三品服自西方用武領是職者務先掊下以爲事事爭以羨餘爲名貢予朝以助軍需其實誅于民也朝廷往往擢之好官號爲稱職公深嫉之常賦之外無一毫橫斂遠民賴焉富公弼爲資政殿學士常帶史館脩撰平生未

嘗識公面而素慕之薦公有賢業而恬不喜進願召還代脩撰從之又命同判吏部流內銓俄拜天章閣待制是時上方登用俊良剗革夙弊公雍容侍從之列以清風峻節為一時所畏或以公少所獻納為議者君子謂使子野于朝雖恬然不言士大夫仰其風采亦當競廉讓而忘鄙俗之心焉為吏部未一歲號為稱職嘗謂同列曰官局之設若權衡然險者妄自高下非器之弊也苟遇物持平輕重判然于中矣故貴豪者毋偉請孤遠者毋廢勞老吏手束脅息不敢搖動其法州縣巧黠吏有以賄得舉者於格當還公廉知之遂為密啓使使從中罷者甚衆俄出知陝州才一年寢疾慶曆五年終于官舍享年四十有五累階為朝奉大夫勳為上護軍爵平晉縣開國男公少以師禮事楊文公億文公深器之嘗以書譽于劉翰林曰子野英妙不衒文于進當世佳士也又以公詩句手寫扇上衆爭玩之由是名稱益大公剛峭介潔而性仁厚果于義斷論者謂之烈祖之風操靜退不喜進趨或與公同在館閣者皆去為達官當塗教誘公終不為屈以是益不見用公亦自適無所憾朝議嗟之公有女當嫁遂求廬州倅得裝錢二十萬將以為資送執政者諭意欲公往謁之公終不往遂不得公謫官靈仙至窘匱乃舉族蔬食數年未嘗食肉每得俸入輒厚享賓客數日而竭公年三十八為尚書郎每授命則惕然驚悸曰吾先君壽六十有八終于省郎吾今亦已老矣性純孝每道先君事則潸然泣下公弟素自淮南按察使被召帥涇原命下之日公通夕不寐召諸子謂曰吾弟母老且病子至幼詎可以禦戎窮邊乎吾無親憂而汝輩長矣明日遂上言乞留素而自代願死節以報國弗從又命其子規曰朝廷不免吾弟之行吾所憂也汝其往侍無怠焉公特愛於規其以多病未嘗使離膝下又幼弟端力學勤官十餘年未出州縣公當遷官拜章乞端召試遂賜進士出身公智識閎遠善譚名理雖庸人之善終身不忘為郡先化導不尚威罰主漕荊南也嘗權府事有媼訴其婦之見逐無所歸公召而詰之婦曰舅姑亡姑卽嫁去既窮而歸奉養甚謹後取之金又嫁今復窮而歸故不敢舍公曰姑雖不良獨不念若夫邪又謂其婦之子曰爾母薄于姑爾獨不念父邪遂切責媼諭以改行又取家人之衣以衣之與婦孫麋粟使以歸養於是皆感泣而去孝愛如初大凡民有犯法詆欺者雖末事必竟過誤雖大必貸之或良頑共罪頑雖辭勝若真可信者公必直指其隱善惡立決衆伏其明所至橫猾屏迹畏公之明不敢犯外臺非其人多暴斂于民者公悉不承命與之講辨或不決聞之于朝每多見從故數為惡吏撫事以中公亦浩然不校然不能害公治家嚴明有法度以道義訓子弟初文正為中書舍人家至窶與昆弟貸息錢約違期以所乘之馬償之公閱書得券召子弟而示之曰此吾家清風爾曹當毋忘此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親摹于石遍遺親友公喜士好施凡遇人危急平生仇惡皆一視若已未嘗問家有無唯聚書數千卷古琴數張出處未嘗舍去公既卒陝人哀哭塞道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家貧柩不能還先塋朋舊在要官者皆力之遂得還京師嘗語人曰吾思世故無所為忽忽欲熟醉以死幸矣厭以後事屬家人且笑曰人世一吷耳安可久期哉公之生也以七月二十六日亦以是日而亡娶周氏封襃信縣君故禮部侍郎起之女男三人曰岦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資政殿學士仲淹之子次尚幼謹狀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宛陵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繙宋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宋梅聖俞先生工於詩吳趨徐七來氏重刻其所爲宛陵集者以廣其傳請序於予至五六而不已可爲勤矣予遲久未有以應豈不以先生之友歐陽公知之深道之詳生序其集書其藁死祭以文葬銘其墓而予之荒文不能以有加也哉世欲知先生之詩讀歐陽公之文而可知也已雖然歐公謂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則學者不能無疑焉詩三百篇如武王周公成王宣王召康穆公尹吉甫衛武公之倫其所賦詩皆目爲古窮人之辭可乎非窮人也而遂疑其詩有未工也而可乎且康哉之歌載於虞書舜皋陶豈窮而工者乃曰愈窮則愈工世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必且以采薇天保清廟閟宮之作謂反不如桑柔菀柳北門中谷之感憤而悲涼是歐公斯言滋之惑矣何也先生既繫官於朝而爲尙書都官員外郎則非沈淪坻庶也史稱西南夸布弓衣皆織其詩名重於時如此豈窮哉然則歐公奚以云蓋嘗聞諸孔子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凡位不配德任不展才是皆所爲不得志而窮焉者之事也故歐公曰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而追商周之作者豈不偉與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也觀於是而歐公之言明先生之意得矣太史公謂詩三百篇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夫鬱結不得通豈非所謂窮人之辭哉韓昌黎亦云窮愁之音易工歐公之言有以夫周公聖相也成王宣王賢君也其人不窮矣然鴟鴞桃蟲雲漢諸作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而寫人情之難言是亦與窮人之辭何以異信乎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我故曰讀歐陽公之文而先生之詩可知矣歐公雖專稱其詩然誌又云他文章皆可喜今梓之共六十卷序既不獲辭聊書是以塞其請亦因以曉學者

康熙壬午仲夏商丘宋犖撰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詠歌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迺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六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次也輒序而藏之慶曆六年三月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事歐陽脩序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總目

第一卷
西京詩五十六首
第二卷
西京詩五十首
第三卷
西京詩六十一首
第四卷
池州後詩五十八首
第五卷
池州後詩上二十九首
池州後詩下三十三首
第六卷
池州後詩三十七首
汝州後詩十一首
第七卷
汝州後詩五十一首
第八卷
汝州後詩四十三首
湖州後詩六首
第九卷
湖州後詩四十六首
第十卷
湖州後詩六十五首
第十一卷
湖州後詩五十九首
第十二卷
詩六十三首
第十三卷
詩二十九首
第十四卷
詩十六首
第十五卷
詩四十六首
第十六卷
詩四十四首
第十七卷
詩六十四首
第十八卷
詩四十六首
第十九卷
詩三十五首
第二十卷
詩五十二首
第二十一卷
詩四十四首
第二十二卷
詩四十三首
第二十三卷
詩四十二首
第二十四卷
詩五十九首

第二十五卷
詩四十四首
第二十六卷
詩四十七首
第二十七卷
詩四十四首
第二十八卷
詩五十八首
第二十九卷
詩五十首
第三十卷
詩五十六首
第三十一卷
詩五十七首
第三十二卷
詩六十一首
第三十三卷
詩五十四首
第三十四卷
詩六十四首
第三十五卷
三十七首
第三十六卷
詩五十二首
第三十七卷
詩六十首

第三十八卷
詩四十七首
第三十九卷
詩二十七首
第四十卷
詩四十五首
第四十一卷
詩四十首
第四十二卷
詩三十八首
第四十三卷
詩六十三首
第四十四卷
詩三十八首
第四十五卷
詩三十七首
第四十六卷
詩三十二首
第四十七卷
詩五十二首
第四十八卷
詩四十二首
第四十九卷
詩二十八首
第五十卷
詩二十九首

第五十一卷
詩五十首
第五十二卷
詩三十七首
第五十三卷
詩三十二首
第五十四卷
詩三十三首
第五十五卷
詩三十四首
第五十六卷
詩二十九首
第五十七卷
詩三十首
第五十八卷
詩三十四首
第五十九卷
詩三十四首
第六十卷
記一首
序一首
賦十九首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一

和謝希深會聖宮

三后威靈遠層巒棟宇與衣冠漢原廟歌舞魏西陵日月融光𡻕山河王氣增叢楹琢文石連綱絡朱繩碧瓦寒鋪玉重欄瑩鏤冰粹儀神霧擁法衮繡龍升星斗羅容衛軒墀侍股肱宸蹤耀璇牓瑞羽集觚稜閟殿深珠箔雕垣界綺縢笙從緱嶺咽雲傍帝鄉凝黿組恭來詣貂璫肅奉承欲知歸厚意孝德自烝烝

右丞李相公自洛移鎮河陽

侯服齊三輔天臺聳百僚新章刻銅虎舊德冠金貂已作歌襦化方期執玉朝雙鞬辭洛宅千騎向河橋鼓角春城暮鶯花故苑遥瓜亭猶接畛棠茇自數條夾道都人擁迎風駟牡驕莫隨文學乘空望旆旌飄

上巳日午橋石瀨中得雙鱖魚

脩禊洛之濱湍流得素鱗多慚折腰吏來作食魚人水髮黏篙綠溪毛映渚春風沙暫時遠紫線憶江蓴

寒食前一日陪希深遠遊大字院

一百五將近千門煙火微閑過少傅宅喜見老萊衣晚雨竹間霽春禽花上飛禪庭清溜滿幽與自忘歸

遊龍門自潛溪過寶應精舍

遥愛夏景佳行行清與屬安知轉迴溪始覺來平谷古殿藏竹間香菴遍巖曲雲霞弄霽暉草樹含新綠時鳥自綿蠻山花競紛縟莫言歸路賒明月還相續

依韻和希深遊大字院白傳舊宅

夫君康樂裔顧我子真派湛然懷清機超爾尋虛界暫來香園中共憩寒松大先生醉復吟長老言不壞信與賞心符寧同俗士愛杖屨恣遊遨池塘仍感慨焚香露違泣聞磬霜飃邁青板今已空濁醪誰許載軟草當熊綑低篁挂纓帶不覺月明歸候門僮僕怪

傷白雞

我庭有素雞翎羽白如脂日所慮狂犬未嘗憂孽狸暝棲向檐隙朝啄循階基每先烏鳥鳴不失風雨時雖吾囷廩薄尚汝稻粱遺昨宵天氣黑陰物恣所窺潛來銜搏去但覺聲音悲開門俾馳救已過牆東陲呵叱不敢食奪然留在茲湧血被其頸嚌呷氣甚危皓臆變丹赤霜翅兩離披憫心欲之活碎腦安能治委瘞從爾命孰忍薑桂爲猶看零落毛蕩漾隨風吹念始託茲地蒙幸信可知充庖豈云患度日無苦飢如何遇凶獸毒汝曾不疑斯事義雖小得以深理推鄧生賜山鑄未免終餧而人道尚乃爾愴焉聊俛眉

尹師魯治第伐樗

伊人利營構思欲新其居匠築經舊址檐楹礙高樗且云忍不伐何以成吾廬人言此樹古百怪所憑依獨秉一定議自將羣俗違乃俾執柯者丁丁霜刃揮𡨴殞條百尺横仆株數圍從茲朝夕間不聞烏雀喧既能考子室而復高其門周也昔騁辯得以不材論工今誠匪度苟害安可存舟檝且非藉薪爨聊用燔莫比溝中斷區區望犧樽

尹陽尉耿傳惠新栗

金行氣已勁霜實綵林梢尺素走下隸一奩來遠郊中黄比玉質外刺同芡苞野人寒齋會山爐夜火炮犁慚小兒嗜茗億鱻官拋此焉真可貺遽爾及衡茅

和楊子聰會董尉家

董生方好雅茲日爲掃扉森爾延嘉賓歡然去塵機有客振雙袂敢言陽春暉聊停玉麈尾爲歌金縷衣古辭何稠疊無乃惜芳菲三閭不餔糟二子自採薇雖留千載清未免當時飢吾愛曹公詩古來不敢非人生若朝露捨醉當何歸四座驚此語未厭翠觴飛胡能後天地何可恃輕肥沉酣且長詠白首空歔欷

嶺雲

片雨過青天山雲歸絶嶺林際隱微虹溪中落行影還看隴首飛復愛山間靜

垂澗藤

寒松偃澗濱弱蔓垂纓綠波榮翠帶長水濺低花馥終日採蘋人攀條映巖曲

林翠

欝欝長條抽林間翠堪翦背嶺山氣濃幽人趣不淺

舟中遇雪
曉風鳴大澤春雪下長河沙草緣堤没楊花拂水多驚鷗不知遠候鴈幾聞過欲問邪溪轉今朝奈興何

田家四時
昨夜春雷作荷鉏理南陂杏花將及候農事不可遲蠶女亦自念牧童仍我隨田中逢老父荷杖獨熙熙
草木遶籬盛田園向郭斜去鉏南山豆歸灌東園瓜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競鳴蛙
荒郊人自樂頗足平生心朝飯露葵熟夜舂雲谷深採山持野斧射鳥入煙林誰見秋成事愁蟬復怨碪
今朝田事畢野老立門前拊頸望飛鳥負暄話餘年自從備丁壯及此常苦煎卒歲豈堪念鶉衣著更穿

塗中遇雪寄希深
方爲郡邑吏日與故人違極目千山碧馳心一鳥飛岸傍郊杳杳波上雪霏霏欲寄洛陽信泝流行客稀

妾薄命
昔是波底沙今爲陌上塵曾聞清泠混金屑誰謂飄揚逐路人悠悠萬物難自保朝看穠華暮衰老須知鉛黛不足論何必芳心競春草有再三榮顏無一定好曩恩寧重持徒能亂懷抱

秋日同希深昆仲遊龍門香山晚泛伊川觴詠久之席上各賦古詩以極一時之娛
落日川上好徘徊弄孤舟鳴根進山口清唱發渡頭淺瀨不可泝停橈信中流山樽對蒼翠溪鳥自沉浮濯足破嵐影采菱臨芳洲千龕晚煙寂雙壁紅樹秋細細石間泉搖搖波際樓澄潭若瀉鑑萬象已盈眸康樂足清尚惠連仍此遊摘景固無遺揮筆曾未休醉來同淵明興盡殊子猷歸傍漁梁靜行看夜火幽露華初滴滴夜吹何颼颼不犯嚴城漏誰言憐近丘

依韻和希深雨後見過小池
碧池新雨後清興一何賒有客過顏巷無貧似阮家白醪聊泛蟻黃菊未開花既至休辭醉君其奈歲華

依韻和子聰夜雨
窗頭光更迥宿霧晦層檐寒氣微生席輕風欲度簾颯螢依草没暗溜想池添況值相如渴無嫌魯酒甜

和趙員外良佐趙韓王故宅
開國勳庸大重城邸第寬枯楊映樓角蔓草被牆端不見分香妾空餘鬬鴨闌誰來悲孔雀金翠羽毛殘

春日遊龍門山寺
還邀二三子共到鑿龍遊陰竇泉初動春巖氣欲浮竹藏深崦寺人渡晚川舟始覺山風急歸鞍不自留

依韻和希深遊府學
東府尊儒日中州進學初牲牢奠商後典籍講秦餘大法存無外羣英樂自如時慚遊聖末來駕折轅車

傷桑
柔條初變綠春野忽飛霜田婦搔蓬首冰蠶絕繭腸名翬依麥雉戴勝繞枝翔不見羅敷騎金鉤自挂牆

觀理稼
穮蔉日已長恩恩芟薙初來時露霑屩歸去月侵鉏一腹餒猶甚百骸勤有餘吾無力畊苦謬讀古人書

新繭
露柘林初靜煙梯不復收春蠶吐絲足工女忌寒休翠薄時方獻清泉緒未抽閨中能自巧繡作玉釵頭

依韻和希深遊樂園懷主人登封令
竹映紅蕖水樹開門鬬乳雀下青苔伊人何戀五斗粟不作淵明歸去來

錦竹此草也似竹而斑

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

廢井

陘廢不知年石欄蒼蘚澀渴心空自煩長綆曾誰汲無復語滄波坎蛙奚所及

茶竈

山寺碧溪頭幽人綠巖畔夜火竹聲乾春甌茗花亂兹無雅趣兼薪桂煩然爨

緱山子晉祠以下陪太尉錢相公遊嵩山七章

王子居玉京故山空寂寞猶聞邀月笙尚想賓天鶴翠柏深古壇丹霞留迥壑芝庭誰款扉旌旗穿林薄

少林寺

紅旌過翠岑林際瞻蓮宇門對幾千巖花開第一祖禪庭松色寒石室苔痕古寂寂不逢人空檐燕方乳

少姨廟

靈祠古殿深少室羣峯碧行雨欲隨車望巖非化石常閑蘭氣蒸誰奠椒香液寄謝洛川妃淩波定何益

天封觀

車馬雲外來衣霑半山雨弭節叩真居捫蘿笑塵矩迴溪響石叢靈茹抽巖塢玉檻刻年華應無媿前古殿檻石柱上有唐樊宗師石鴻韓退之盧仝題名在焉今亦刻名於此

會善寺

杳藹隨龍節縈紆歷寶山琉璃開淨界薜荔啓禪關煑茗石泉上清吟雲壑間峯端生片雨稍促晝輪還

啓母石

曠哉嵩室陽神怪所棲宅蒼石不知年靈熊去無迹煙巖想桂宮苔壁疑椒掖不學舜娥悲瀟湘竹枝碧

轘轅道

險絶稱漢關晨躋瞻一室盤紆石路回迤邐雲峯出古壁挂青蒼天風起蕭瑟

洛城西首時望平煙密

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覺寺避暑時有僧鼓琴於座上

紺宇迎涼日方牀御袷衣清談停玉麈雅曲弄金徽高樹秋聲早長廊暑氣微不須河朔飲煑茗自忘歸

元政上人遊終南

雉節居杜陵南山常在目今兹羨行遊因以謝巖谷環錫恣探勝樓㚁方踐陸五門嵐翠橫人水秋陰覆雲峯多隱見林嶺乍回復若見採芝人余非戀微祿

寄河陽僉判富彥國

籍籍名方遠人知第一流翻同貴公子來事外諸侯地險長河急天高晝角秋仲宣應自樂寧復賦登樓

河南受代前一日希深示詩

我昔在桐鄉伊人頗欣戴今來佐洛南事事爲時背自媿居下流無能謝前輩固乏横草功當蒙及瓜代且遺牒訴還何用吏民愛洗眼看舊書怡然忘宇內

秋雨

雨後秋氣早涼歸室廬清既摧蚊蝇勢任壯蛩蟬聲石榴墜枝熟蒼蘚緣階生閉門且高臥畏向泥塗行

白雲和子聰

長憶江海間龍鳴向寒水藹藹蒼渚空悠悠白雲起是時在漁舟放溜看未已今來居洛陽埃壒生蹄軌羨君兹日心悄悵聊徙倚

同尹子漸王幾道訪郭三別墅不遇

秋野已澄曠偶來幽與多茨居隔寒水柴戶蔭喬柯看竹曾留鳳攜朋不爲鵝人歸碧苔徑應識屐痕過

水葒

灼灼有芳豔本生江漢濱臨風輕笑久隔浦澹妝新白鷺煙中客紅蕖水上鄰無香結珠穗秋露浥羅巾

黃河

積石導淵源沄沄瀉崑閬龍門自呑險鯨海終涵量怒洑生萬渦驚流非一狀淺深殊可測激射無時壯常苦事隄防何曾息波浪川氣迷遠山沙痕落秋漲槎沫夜浮光舟人朝發唱洪梁畫鷁連古戍蒼崖向浴鳥不知清夕陽空在望誰當大雪天走馬堅冰上

王氏昆仲歸寧

昨夜雪霏霏梁山吟未歸關河誰道遠鴻鴈自相依落日人煙少寒雲驛路微共將彭澤酒稱壽向庭闈

子聰惠書備言行路及遊王屋物趣因以答

自我河橋來清話殊未已亟言闋通曙晨駕遂違彼尺書忽見遺經由皆可紀草草始辭家悤悤渡河水前邮客心速入暮陰風起脩路隘且長疲驂未能止茅居聒夜舂寒犬吠墟里明發西北行岡巒蹁迤邐叢蓁但蒙密未見山中美谷開逢邑閭豈謂連都鄙冠帶一二同靈槩左右比問予奚所之俛眉聊啓齒嘗往登天壇煙雲隨步趾傍臨日觀低卻望嵩丘邇屑屑視塵埃紛紛若螻蟻便有林壑心期將榮宦委我昔愛青蒼無時常徙倚今朝羨君游勝事空聳企徒嗟黃綬身莫接青霞軌安得憑羽翰幽懷寄如此

環州通判張殿丞允

欲向蕭關外窮陰雪暗沙磧寒鴻鴈少氷合水泉賒自有從軍樂應無去國嗟春風曾不到吹角寄梅花

張太素之邠幕

應幕向豳郊晨裝辭郟鄏長亭欲少留飛鶻初成曲魯酒上離筵行塵生驥足悠悠關戍遙蕭颯煙雲屬塞邑多苦寒國風遺舊俗寄音文讌餘莫待霜條綠

孫屯田召爲御史

薦牘交車府恩書下建章輕軒辭瑞翟危弁學神羊祖酌方滋桂行威欲犯霜鳳毛仍襲慶雞舌更含香氣欝翔龍闕風清振鷺行今朝洛民思東陌盛壺漿

與諸友普明院亭納涼分題

岸幘清涼地脩然樂未窮竹陰過晚雨林表見殘虹花影平波上經聲小隝東還思醉吟者寧與此時同

梅花

似畏羣芳妒先春發故林曾無鶯蝶戀空被雪霜侵不道東風遠應悲上苑深南枝已零落羌笛寄餘音

依韻和希深立春後祀風伯雨師畢過午橋莊

青郊誰駐馬謝客思池塘野水微波綠江梅嫩蕊黃初從奠風雨遂此樂壺觴已愛幽禽語園林卽日芳

尹子漸歸華產茯苓若人形者賦以贈行

因歸話茯苓久著桐君籍成形得人物具體存標格神岳畜粹和寒松化膏液外凝石稜紫內蘊瓊腴白千載忽旦暮一朝成琥珀既瑩毫芒分不與蚊蚋隔拾芥曾未難爲器期增飾至珍行處稀美價定多益

初見杏花

不待春風遍煙林獨早開淺紅欺醉粉肯信有江梅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一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

依韻和載陽登廣福寺閣

過聞聯騎出登覽思踰清曉漲林煙重春歸野水平始看仙杏發已愛祫衣輕放溜下平波舟移不知遠稍回溪口風恣愛雲中巘水鳥靜相依蘆洲藹將晚歸路莫言賒何妨乘月返

路中月夕登灞景臺與唐英話別

風枝不動月光午況是高臺過新雨吳客方思千里歸不負洛陽塵與土到時水落鱖鱸肥香稻初炊鱠紅縷休言羊酪敵蓴羹我亦長行念東楚平胡馬嘶誰可留去去相望富春渚

依韻和歐陽永叔同遊近郊

誰見吟餘處殘陽上古城

張侍郎中隱堂

洛水橋邊春已迴柳條蔥蒨眼初開無人拾翠過幽渚有客尋芳上古臺林邃珍禽時一囀酒酣紅日未西頹知君最是憐風物更約偷閑取次來

依韻和永叔同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謝

去年君到見春遲今日尋芳是夙期秖道朱櫻纔弄蕊及來幽圃已殘枝飄英尚有遊蜂戀著子唯應谷鳥知把酒聊能慰餘景乘歡不厭夕陽時

依韻和王幾道途次杏花有感

馬上逢丹杏芳條拂眼過可憐荒徑少不道故園多豔蕚黏紅蠟仙葩綴薄羅客心知易感路遠奈愁何

遊園晚歸馬上希深命賦

輿盡夕陽天言歸躍杏驪新陰六街樹遠目萬家煙歌咽樓千尺吟餘月一弦花間有遊妓醉去墮金鈿

留題希深美檜亭

幽深有佳趣曾不減林泉衆綠經新雨殘紅墮夕煙栽萱北堂近夢草故池連乘月時來往清歌思浩然

留守相公新𠛬雙桂樓

藻棟起霄閒芳條俯可攀晚雲談次改高鳥坐中還日映城邊樹虹明雨外山唯應謝池月來照袞衣閑

和希深避暑香山寺

有客乘新霽雲林共扣扃輕舟過下渡遠水漲前汀原隰含幽藹岑嵐入杳冥誰知得深趣履齒石苔青

和希深晚泛伊川

嚀昔人歸老於茲望白雲門高知後慶賓至誦先芬草樹中園秀衣冠舊里聞寧同江令宅寂寞向淮濆

太尉相公中伏日池亭宴會得山字

何言避徂暑清宴水軒閑竹氣陰池鳳雲峯照袞山玳簪方映座綵服亦承顏樂奏寒波上杯香綠荽閒瓜浮五色爛簾卷半鉤彎今日賓裾盛袁劉豈足攀

送臧尉

藹藹神仙尉西風躍馬歸離羣賦黃鵠拜慶著斑衣雨氣連關黑槐花上路飛同爲洛陽客今日故人稀

新秋普明院竹林小飲詩序

余將北歸河陽友人歐陽永叔與二三君具觴豆選勝絕欲極一日之歡以爲別於是得普明精廬釃酒竹林閒少長環席去獻酬之禮而上不失容下不及亂和然嘯歌趣逸天外酒既酣永叔曰今日之樂無媿於古昔乘美景遠塵俗開口道心胸閒達則達矣於文則未也命取紙寫普賢佳句置坐上各探一句字字爲韻以誌茲會之美咸曰永叔言是不爾後人將以吾輩爲酒肉狂人乎頃刻衆詩皆就乃索大白盡醉而去明日第其篇請余爲敘云

得高樹早涼歸

翻然思何苦昨夜秋風高良友念將別幅巾邀此遨清梵隔寒流亂蟬鳴古樹誰知林下遊復得杯中趣池上暑風收竹閒秋氣早回塘莫苦留已變王孫草未墜高梧葉初生玉井涼愁心異潘岳獨自向河陽不減阮家會所嗟當北歸

厭厭敢辭醉明發此歡非

新秋雨夜西齋文會

夜色際陰霾燈青謝客齋梧桐生靜思絡緯動秋懷小酌寧辭醉清言不厭諧

誰憐何水部吟苦怨空階

秋陰

已過蕭蕭雨猶成黯黯陰登臨潘岳思慘慄楚臣心遠吹鳴高樹低雲冒晚岑

久爲關外客不忍聽疎砧

雨中移竹

荷鍤冒秋霖悤悤移翠竹欲分溪上陰聊助池邊綠中散林未開子猷心已足

青青謝栽培豈媿凡草木

希深所居官舍新得府相蔬圃以廣西園

楚相拔葵後蕭條三畝餘煙畦偶連畛蕙圃得增墟便欲開春沼何妨薙野蔬

始添臺榭美況近子雲居

和永叔柘枝歌留守相公南莊按舞

漁陽三疊音隆隆紅蕖亂坼當秋風披香擁霧出妖嫮嫵眉壯髮翻驚鴻鏘鏘

雜珮離芳渚珠帽紅韝振金縷相迎垂手勢如傾障袂倚歌詞欲吐最憐應節

乍低昂便轉疾徐皆可覩飄揚初認雪迴風躑躅還看繭縈緒小小寧聞怨曲

長盈盈自解依儔侶藝奇體妙按者誰金貂大尹宴清池綺茵繡幄粲輝映珉

簪珠履何委蛇是時郊原新退暑天清氣爽過林墅淮王載酒昔嘗聞謝公攜

妓那能數始知事簡樂民和不厭來觀柘枝舞

依韻和載陽郊外

近陂蒽蘢曙鶯烏睥睨啼日光林杪動吹騎管中嘶路遶寒原古煙橫遠戍迷

今來異賓孟誰復歎雄雞

奉和永叔得辛判官伊陽所寄山桂數本封殖之後遂成雅韻以見貺

團團綠桂叢本自幽巖得惠好知不忘青蔥寧改色香生蓮幕間花白萱堂側

月露夜偏滋瓊枝相翕赩

河陽秋夕夢與永叔遊嵩避雨於峻極院賦詩及覺猶能憶記俄而僕

夫自洛來云永叔諸君陪希深祠岳因足成短韻

夕寢北窗下青山夢與尋相歡不異昔勝事却疑今風雨幽林靜雲煙古寺深

攬衣方有感還喜問來音此二句夢中得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誦而韻之

聞君奉宸詔瑞祝疑靈岫山水聊得遊志願庶可就豈無朋從俱況此一二秀

方斸建春陌十刻殘晝漏初經緱氏嶺古柏尚鬱茂却過轘轅關巨石相撐鬬

夕齋禮神祠法衮被藻繡畢事登山椒常服更短後從者十數人輕齎不爲陋

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雲巖杳虧蔽花草藏澗竇傍林有珍禽驚聒若避彀

盤石暫憩休泓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窗蔪絶非可搆下玩擣衣碪焜燿金紋透

尹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狃歐陽稱壯齡疲軟屢顛踣競歡相扶持芒屩資踐蹂

八仙存故壇三醉孰云謬鄙哉封祝碑數子昔鐫鏤偶誌一時事曷虞來者詬

絶頂瞰諸峯隘然輕宇宙遙思謝塵煩欲知羣鳥獸韓公傳石室聞之固已舊

當時與稍衰不暇苦尋究東崖暗壑中釋子持經咒于今二十年飲食同猿狖

君子聆法音充爾溢膚腠嘗期躡屐過吾儕色先愀叶遂乖真諦言茲亦甘自

咎中頂會幾望涼蟾皓如晝紛紛坐談謔草草具觴豆清露濕巾裳誰人苦羸

瘦便即忘形骸胡爲戀纓綬或疑桂宮近斯語豈狂瞀歸來遊少室巉崒殊引

脰石室迢遞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邃仙屋何廣袤乳水出其間涓涓自成

溜凡骨此熏蒸靈真安可覯霞壁幾千尋四字侔篆籀咸意苔蘚文誠爲造化

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遘忽覺風雨冥無能久瞻扣悤悤遂宵征勝事皆可

復俚歌縱喧譁怪說多駁糅淩晨關塞陽追賞顏匪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

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酎所嗟遊遠方心焉倍如疚

送河清賈主簿歸任

不遠水雲間悠悠泝鷁還分亭接雞犬舉酒對河山殘雪依荒磧寒煙入暝灣

昔人鸞枳歎一skip在離顏

依韻和永叔雪後見寄兼云自尹家兄弟及幾道散後子聰下縣久不

得歸頗有離索之歎

常欲登芒嶺無由見洛橋雪飛關戍迥人憶剡溪遥廣隰嘶征鴈長河起怒飆
遠言歡友散能使去魂銷晚日窮幽藹愁雲暝泬寥縱令佳約在載酒定何邀

依韻和歐陽永叔黄河八韻

少本江南客今爲河曲遊歲時憂漾溢日夕見奔流齧岸侵民壤飄槎閡鴈洲
峻門波作箭古郡鐵爲牛目極高飛鳥身輕不及舟寒冰狐自聽源水使嘗求
密樹隨灣轉長晉刮浪收如何貴沉玉川與是諸侯

季父知幷州

捧詔出明光飛軒陟太行玉墀分近侍虎綬給新章笳吹喧行陌旌旗卷夜霜
鴈歸汾水綠城壓代雲黄土屋春風峭氈裘牧騎狂關山寧久駐剩宴柳溪傍

河陰中寨寒食

擊柝聲初絶爲魚夢已殘幽禽哢清曉宿雨度餘寒爨火明千竈風旗展一竿
歸心慚社燕自歎此微官

再至洛中寒食

西洛逢寒食依依似昔年千門方禁火九野自生煙飄泊梨花雨追隨杏葉韉
遊人莫惜醉風景滿伊川

同永叔子聰遊嵩山賦十二題

公路澗

我來袁公溪斷岸猶殘壘僵柳遠臨灣新蒲初出水行行古臺近兩兩鷩禽起
雞犬何處聞人家深塢裏

拜馬澗

王子昔淩霄國人兹拜馬依俙日夜笙聲入寒泉瀉空傳七日期飛鶴何時下

二室道

度嶺失羣山千峯出天際方欣左右看屢改縈迴勢勝事誰與同芬然有蘭蕙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税駕綠巖前攀蘿不知倦人從樹杪來路向雲端轉忽覺在煙霓回看峯嶺變

玉女窗

玉洞倚霞壁天窗露微明驂鸞去不返啼鳥空相驚萬木自虧蔽捫蘿復誰情

玉女擣衣石

幽石稱擣衣擣衣人不見雲纓白飄飄巖樹長葱蒨猶應寒夜中山月來鋪練

天門

古壁何蒼蒼穿雲玉梯出欻然起青冥却立觀少室前巖復後峯陰晴狀非一

天門泉

泠泠雲外泉的的巖光入靜若仙鑑開寒疑玉龍蟄時應下鹿羣迹印青苔濕

天池

安知最高頂清淺水池開有時片雲出倏忽生風雷誰羨雙黄鵠刷羽來徘徊

三醉石

相期物外遊共醉仙壇石舉手薄高穹清風生兩腋都忘塵世煩笑傲聊爲適

登太室中峯

日夕望蒼崖嶄嶄在天外及來步其巔下見河如帶半壁雲霧昏山根已霧霈

峻極寺

山高路已窮倏爾逢蘭若落日老僧閑支頤古松下緩步入禪庭苔蒼但蕭灑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鴛鴦羅薦開翡翠香幃寂解帶竟羞明移燈向東壁

攜手曲

攜手出中閨殷勤尅密期密期雖不遠迴顧步遲遲

雨中歸

來時雲冉冉去值雨霏霏莫怪羅衣濕荆王夢罷歸

別後

昨日日暮別今日日暮愁猶認縱裙色依依在石榴

夜夜曲

情來不自理明月生南樓坐感昔時樂翻成此夜愁

落日窗中坐

含情獨不語落日窗中時妾意與君意相思只自知

領邊繡

出門重新製織手行自整願作花工兒長年承素頸

無題

斗覺瓊枝瘦慵開寶鑑妝臨風恐仙去倚扇怯歌長綠桂薰輕服靈符佩縹囊

西鄰空自賦不解到君傍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

依韻和希深新秋會東堂

何必水周堂脩然萬木涼朋簪茲共樂節物自迎商巧笑承歡劇新詞度曲長驂鸞悲霧扇泛蟻酹雲漿並帶榴房熟連叢桂蕊香人初投轄醉客甚摻檛狂鬢約寒鴉碧衣輕舞蝶黃流波閑任注錯席豈依行亹亹談寧倦懨懨夜未央良時誠可惜清燕此無荒

客鄭遇曇穎自洛中東歸

禪衣本壞色不化洛陽塵獨有煙霞染況將山水親西風入關戍宿雨過城闉誰羨飄然迹吾車亦已巾

馬判官歸闕

與君歸洛陽仕宦頗相偶荏苒還歲時徘徊樂文酒今歸已及瓜為贈聊折柳亦將隨計書慘別寧嗟久

餞彭城公赴隨州龍門道上作

零雨送車輪初清遠陌塵歸藩漢東國遮道洛陽人伊水照虹旆楚山懷玉麟征軒不可戀梗淚返城闉

早行道中相逢

騑騑雨雲晦駸駸車馬緐唯憂不及見及見反無言

古意

故人留雅曲今與新人彈新人聽不足復使後人歎

送弟良臣歸宣城

喬木句溪邊秋光幾曲連將歸三畝宅遠寄下江船伴爾唯征鴈悲予有暮蟬親朋如見問貧外似當年

河南張應之東齋

昔我居此時鑿池通竹圃池清少游魚林淺無棲羽至今寒窗風靜送枯荷雨雨歇吏人稀知君獨吟苦

河南王尉西齋

官舍古城隅西齋何寂寂種竹幽趣深開屏翠光滴青山露南牆落日明東壁危臺起其傍平隰坐可覿歲暮野田空天高霜隼擊更憐風月時幾弄林間笛

劉秀才歸河內

君家太行下應復近蘇門河氣知寒早嵐煙覺暮昏犬鳴林外火笛響月中邨久作山陽客逢人為寄言

憶洛中舊居寄永叔兼簡師魯彥國

東堂石榴下夜飲曉未還絺衣濕浩露桂酒生朱顏君同尹與富高論曾莫攀開吐仁義奧傲睨天地間以此為朋樂衡門未嘗關自從北闕來擾擾時少閑登危欲引望尚不見雲山何由覿夫子客袂淚斕斑

武陵行

生事在漁樵所居亦煙水野艇一竿絲朝朝狎清泚忽自傍藤陰乘流轉山觜始覺景氣佳潛通小溪裏常時不見春入谷驚紅蕊幽與窮綠波翫芳心莫已花外一峯明林間碧洞啓遙聞雞犬音漸悟人煙邇捨舟遂潛行石徑劣容屣豁然有田園竹果相叢倚尨眉鬈髻人倏遇心顏喜尚作秦衣裳那知漢名氏自言逢世亂避地因居此來時手種桃今日開如綺更看水上花幾度逐風委競引飯彫胡邀歡酌瓊醴復呼童穉前綠鬢仍皓齒翻遣念還茅思歸釣鱣鮪將辭亦贈言勿道丘壑美鼓枻出仙源繁英猶邐迤薄暮返蒼洲微風吹白芷他日欲重過茫茫何處是

西宮怨

漢宮中選時天下誰為校寵至莫言非恩移難恃貌一朝居別館悔妒何由效買賦豈無金其如君不樂

夏夜小亭有懷

西南雨氣濃林上昏月色寒影不隨人寥寥空露白

外兄施伯侃下第赴幷門叔父招

共是干時者同為失意人言趨太原召如慰宛陵親笳鼓聽臨塞琴書未離身別君無斗酒當識士安貧

鄭戩及第東歸後赴洋州幕

郤生方得桂王粲始從戎一舸辭吳會單車入漢中亂山雲木古側徑野泉通

欲識風煙美心知故國同

施判官赴饒州

昔日里中舊今爲幕下英煙波歸楚國風月滿都城食有江魚美時無羽檄驚

他年儻行縣肯使折腰迎

楊畋赴官幷州

嘗聞地近湖寒氣盛中都車馬行臨塞關山見落榆吳鉤皆尙壯章甫幾爲儒

寄謝西曹掾能吟秀句無

歐陽寺丞桐城宰

葉落淮南樹青山徧馬頭人煙將近郭松竹不知秋夜虎林閒嘯溪泉舍下流

門前仲卿廟遺迹待君求朱邑冢祠在焉

祝熙載赴任東陽李都尉客

東陽美山水之子本風流稍去何平叔還追沈隱侯清江飛晚雨斜日半滄洲

縣道行無媿煙蘿有勝遊

彥國通判絳州

結友時未久情親心已照氛埃外自遣風月還同調復與任浮沉未嘗趨近要

以此雖處貧寧防俗者誚今將辭我去盡日來談笑窮巷敞茅茨高言出廊廟

且作朱轂行聊能發光耀當亦就銅墨遠之江海徼山郭寂無喧雲川不妨釣

所嗟胡越人千里煩登眺

餘姚陳寺丞

試邑來勾越風煙復上游江潮自迎客山月亦隨舟海貨通闤市漁歌入縣樓

絃琴無外事坐見浦帆收

明州推官鄭先輩

應幕海邊郡秋風千里歸隨潮吳榜駛轉浦楚山微野橘霜前熟江螯露下肥

還家候靈鵲人想罷鳴機

聚蚊

日落月復昏飛蚊稍離隙聚空雷殷殷舞庭煙羃羃蛛網徒爾施螗斧詎能磔

猛蝎亦助惡腹毒將肆螫不能有兩翅索索緣暗壁貿人居大第蛟綃圍枕席

嗟爾於其中寧夸觜如戟忍哉傍窮困曾未哀癯瘠利吻競相侵飲血自求益

蝙蝠空翱翔何嘗爲屏獲鳴蟬飽風露亦不慚喙息薨薨勿久恃會有東方白

賦秋鴻送劉衡州沆

秋鴻整羽翮去就自因時往春南方來遂止天泉池天泉水清泚鴛鷺日追隨

蒲藻豈不樂江湖信所宜今朝風色便暫向衡陽歸洞庭逢葉下瀟湘先客飛

渚有蘭杜美心無稻粱卑矰繳勿爾念鷹隼寧爾窺煙波千萬里足以資盤嬉

峯前想回日青冥生路岐

清池

泠泠清水池藻荇何參差美人留采掇玉鮪自揚鬐波瀾日已淺龜鼈日復滋

蝦蟇縱跳梁得以緣其涯競此長科斗淩亂滿澄漪空有文字質非無劖策施

仙李勿苦羨寧將盧蛤卑徒剖腹中書悠悠誰爾知聊保性命理遠潛江海湄

泚泚曷足道任彼黿鼉爲

弟得臣歸覲幷州

知君歸去心已逐秋風起明發登太行遙將望汾水藹藹白雲下吾親正居此

拜慶曷爲榮新除一官美

張脩赴威勝軍判官

青驪渡河水俠氣動刀環入幕沙塵暗臨風鼓角閑地形通柏谷秋色滿榆關

誰復輕儒者難淹筆硯閒

弔唐俞

通闤年最少才俊罕能雙鵬去塵棲室魂歸霧起窗慈親留漢水愛妾返荆江

一擢纔能語甇然寄遠邦

任適尉烏程

俛作程鄉尉折腰還自甘卞峯晴照黛霅水曉澄藍封上春田闢廬中走吏參

到時蘋葉長柳惲蓋江南

馬殿丞通判密州

晨裝辭北闕懷紱貳東矦地本全齊勝風仍變魯優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相送江潭客曾同十載遊

夏侯彦濟武陟主簿

懷縣曾余往風謠為爾知寒先太行近潤接大河卑賔酒材公秫晨蠢蓺露葵簿書行正委何似布衣時

余居御橋南夜聞祅鳥鳴效昌黎體

都城夜半陰雲黑忽聞轉轂聲咿呦甞憶楚鄉有祅鳥一身九首如贅疣或時月暗過閭里緩音低語若有求小兒藏頭婦滅火閉門雞犬不爾留我聞楚俗何苦爾云是鬼車載鬼遊鬼車載鬼奚所及抽人之筋繫車輈昔聽此言未能信欲訪上天終無由今來中土百物正安得遂與南方儔上帝因風如可達願今驅逐出九州

月夜與兄公度納涼閑行至御橋

夕月吐澄明陰雲淨如掃空庭引天翠爽氣生懷抱家近御橋頭因為橋伴遊倚欄波上影不共水東流思歸此清夜何處是江樓四望遠寂歷微風動颼飀

觀闕垂萬象山河趨九州壯哉帝王宅顧我一蜉蝣富貴非可取田園今向秋明當拂衣去試與問扁舟

隨州錢相公挽歌三首

築巖無往夢遊岱有飛魂隨淚隋侯國遺金漢帝恩文章留日域忠孝在王門天道何由問秋風徧九原

昔日傷歸國今朝歎舉輀憂愁傳楚些殄悴感周詩文草明時訪忠言故吏知居常嗚咽涕翻作衆人悲

去年伊水上傾府望雲岑路轉猶回首人誰不殞心可憐飛語後擕恨九幽深從此埋英骨空令淚滿襟

僧可真東歸因謁范蘇州仲淹

姑蘇臺畔去雲壑付清機野策過寒水山童護衲衣松門正投宿竹笠帶餘暉誰愛杼山句使君應姓韋

廖秀才歸衡山縣

千里倦為客秋歸烏榜輕過林湘橘暗收潦楚江清晚泊靚鷗鷺殘芳襲杜衡長沙幾日到天際見高城

魏屯田知楚州

淮南木葉驚淮上使君行天外高帆出沙頭候吏迎夜潮通廢埭秋月滿孤城正遲文翁化從來楚俗輕

張子野赴官鄭州

蓋室寄東里一官辭上都只應乘小駟寧肯躡雙鳧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梅山為余訪還有舊家無

擬王維偶然作

嵇康任天性傲散喜端居自云安卑者竊比老莊歟一月十五日頭面忘洗梳危坐恣搔蝨於時嬾作書一曲情自寄一杯歡有餘尙子志所慕阮生甘不如黃精可養壽廣澤宜觀魚不堪行作吏章服裹猨狙

蘇祠部通判洪州

飛鷁去江西秋飆滿桂旗蘆洲花白處楓岸葉丹時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高才屬滕閣家擅子卿詩

中秋與希深別後月下寄

薄霧生寒水寥寥檥畫船人傷千里別桂吐十分圓把酒非前夕追懽憶去年南樓足佳興好在謝林川

望芒碭山

出舟跳古岸林外見脩岡回頭問榜子前𪩘是芒碭其顛有高廟松柏鬱蒼蒼迤邐堆阜屬蕭條茆葉黃千古收王氣一川平夕陽人家纔四五雞犬自相望尙爾想新豐誰復思沛鄉臨流一舉酒可以喻悲傷

初見淮山

遊宦久去國扁舟今始還朝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斷嶺碧峯出平沙白鳥閑帶月出寒浦殘星浸水濆帆開風色正舟急浪花分霧氣橫江白雞聲隔岸聞天晴建業近鍾岫起孤雲

南歸不厭遠況在水雲間

旌義港阻風

清晨下長淮忽值秋風惡渺瀰雲霧昏掀合魚龍作方驚白浪高又以寒潮落遠渚時出沒輕舟自前却將投古戍迷偶得孤港泊下纜寄蘆林尋郵步芒屩儻有白醪酤聊爲野田酌茆屋何颼颼瓦罌空索索却持杖頭歸相顧還寂莫一夕不能眠孤吟當狂藥

依韻和劉六淮潮

汐潮如有信時向舊痕生始覺回波定還看曲渚平舞鷗隨下上寒日共浮傾後夜人無寐遙聽入浦聲

舟中聞蛩

秋月滿行舟秋蟲響孤岸豈獨居者愁當令客心亂展轉重與嗟所嗟時節換時節不苦留川塗行已半霜落草根枯清音從此斷誰復過江南哀鴻爲我伴

雙野鳧

野水雙紋翼雲羅謾自媒驚飛帶波起行唼拂萍開暖日浮還沒寒汀去復來王喬如可挹仙舃此徘徊

和才叔岸傍古廟

樹老垂纓亂祠荒向水開偶人經雨踣古屋爲風摧野鳥棲塵坐漁郎奠竹杯欲傳山鬼曲無奈楚辭哀

山光寺煬帝故宮

古橋經廢寺蒼蘚舊離宮柏殿秋陰冷蓮堂暮色空鳥啼山靄裏僧語竹林中寂寞蕪城近蕭蕭牧笛風

自急流口至長蘆江入金陵

始發碧江口曠然諧遠心風清舟在鑑日落水浮金瓜步逢潮信臺城過鴈音故鄉何處是雲外卽喬林

早渡長蘆江

采石懷古

青峯來合沓勢壓大江雄舟渡神兵後城荒王氣空山根魚浪白巖壁石蘿紅弄月人何在孤墳細草中

望夫山

亭亭千古質曾是念征夫一作山頭石畏看天際塗猶如託蘿蔓不似采蘼蕪時有江雲近仙衣挂六銖

泊牛渚磯所謂鼓吹山也有竹可作笙竽

落帆牛渚前便爲牛渚宿波搖殘照中采翠浮巖谷巖谷足幽篁石上羅寒玉裁作媧氏笙堪吹鳳皇曲楚客夕無眠獨將清籟續更看江月來還想燃犀燭

遊響山

久憶門前勝聊乘逸興遊寒篙進溪曲古木暗城頭鳥過空潭響船隨碧瀨流梅花三疊罷煙火起滄洲

蕪湖口留別弟信臣

少也遠辭親俱爲異鄉客昨日偶同歸今朝復南適南適畏簡書叨茲六百石重念我當去送我江之側溪山遠更清溪水深轉碧因知惜別情愈睽應愈劇

金霞閣

登臨無盡與清燕日徘徊霞影緣觚落嵐光入牖來離宮分碧瓦太液俯青槐好待邀明月瑤琴爲一開

送蟾上人遊南嶽

葉下瀟湘闊杯浮豈道遲賓鴻不到處危彴獨行時翠積祝融宅喬松虞舜祠雲霞遊徧日振錫更何之

王公慥東歸

行色上東陌秋槐葉亂飛囊無一錢用篋有古書歸羸駟嘶寒草荒城背落暉莫嫌牛馬隔走別八行稀

幾道隰州判官

淸曉赴國門西風生早涼天地大道出苑樹短亭傍相看車馬色共照池水光舉酒酒非淺明朝誰重觴話別語難盡去後空回腸計彼行路遠幾日至洛陽洛陽多舊友一一道相望失意非憔悴懷昔無悲傷無由戀中國不久之南方音書儻能問鴻鴈亦能翔此外念出處便爲參與商到官秋節晚塞近百草黃定隨劉武威校獵赤土岡余方楓林下野艇泛滄浪弄月江波闊冐衣菱荇香雖知各所適未免滯霓裳操袂却引顧煙蕪平夕陽獨回唯鳥影相與過林塘朋游頓茲減客心仍未央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

池州進士陳生惠然見過不日且行因以詩贈別

呼童具雞黍頗識故人期竹館忽枉駕山樽聊解頤醉歌返北郭春雨生東陂
便與千峯隔登高空復思

春陰

濃澹雲無定淒微氣宇寒鳩鳴桑葉吐邨暗杏花殘客子行裘薄春塘野水寬
輕雷欣已發謬作採茶官

春晴對月

雲埽魚鱗靜天開桂魄清梨花鑑中色杜宇晝時聲寥落將寒食羇離念故京
都無惜春意樽酒爲誰傾

植梔子樹二窠十一本於松側

舉世多植蘖而我學種梔顏色固不別艮苦誠異宜團團綠階側豈畏秋風吹
同心誰可贈爲詠昔人詩

百舌

天窗明未明颯颯過微雨已聞高樹頭百舌閒關語幽人枕上聽不聽變盡春
聲始飛去

提壺鳥

山路暗松篠幽禽語前後上言勸提壺下言勸酤酒但取醒復醉莫問升與斗
人生朝菌榮綠髮可無負

青梅

梅葉未藏禽梅子青可摘江南小家女手弄門前劇齒軟莫勝酸棄之曾不惜
寧顧馬上郎春風滿行陌

挾彈篇

長安細侯年尙小獨出春郊不須曉手持柘彈霸陵邊豈惜金丸射飛鳥金丸
射盡飛鳥空解衣市酒向新豐醉倒銀缾方肯去去臥紅樓歌吹中不管花開
與花老明朝還去杜城東

五日登北山望競渡

南方傳競渡多在屈平祠簫鼓滿流水風烟生晝旗千橈速飛鳥兩舸刻靈螭
盡日來江畔誰知輕薄兒

寄新安通判錢學士

昔人言訪舟江水賦清泚冬春常一色深淺皆見底崖日半寒潭登明動朱鯉
君懷素已高塵慮都應洗

得歐陽永叔回書云見來客問予動靜備詳

昨日使人回聞君與之坐君問我何爲但云思寡過寡過眞未能得便北窗臥
此趣今已深世間誰與和

建德新牆詩

山廨不營堵筠篁爲密籬初年固可蔽晏歲不能支已被巢蜂蠹復爲荒葛纍
夏雨久枯脆秋風遂傾攲雞鶩恣穿逸牛羊來踐窺我議欲板築羣走皆不怡
首吏先進白土疎不可爲潦雨忽暴集澗流如突馳我心韙其極斯語其見欺
用竹乃戶率破得緣而私冬斂葺西角春調完北陲循環日有壞煩擾無虛時
介決勿爾惑遂飭闢其基榛莽一芟去畚鍤能悅隨膏潤非朽壤峭削隱金鎚
荏苒未踰月屹如長雲垂疏壍備水害既圬復蓬茨豈唯禦貙豹亦以防狐貍
且有內外隔絕聞閭巷卑安然茲燕息來者勿吾隳

九月五日得姑蘇謝學士寄木蘭堂官醞

公田五十畝種秫秋未成杯中無濁酒案上唯丹經忽有洞庭客美傳烏與程
言盛木蘭露釀作甕間清木蘭香未歇玉盎貯華英正値菊初坼便來花下傾
一飲爲君醉誰能解吾酲吾酲已不解百日毛骨輕

九月見梅花

江南風土暖九月見梅花遠客思邊草孤根暗磧沙何曾逢寄驛空自聽吹笳
今日樽前勝其如秋鬢華

新安錢學士以近詩一軸見貺輒成短言用敘單悃

早事太尉府謬以才見掄身作邑中吏日陪丞相尊嵩山雲外寺伊水渡頭邨

泉味入香茗松色開清樽題詩人半醉馬上景已昏歸來屬後乘冠蓋迎國門

悠悠失貧賤苒苒歷涼温而今處窮僻落莫思舊恩終日自鮮適終年長不言

已覺人事寡惟聞雞犬喧東風有來信滿幅蘭與蓀深知故人意遺我滌冥煩

一章言罨畫谿好如目存何須到雲壑便若遊花源一一先造化可以輕瑤琨

成誦今在口願將醒病魂

答陳五進士遺山水枕屏

妙畫能成趣谿山迥得君漁舟長映浦巖樹半藏雲征鳥無時沒橫橋有處分

數峯來枕席曾不媿移文

謝賓客挽歌三首

位不登三事才宜列四科清名時自得華冕世空多望氣悲埋劍臨風歎逝波

吳阡蒿作里楚挽薤成歌會葬千人至來觀數郡過無由親執紼東首淚滂沱

自昔居門下游觀必許偕豈將千里別遂作九泉乖已恨霜松折行嗟玉樹埋

蒼生空有望丹旐不勝懷曩日言歸里飛章願乞骸今朝赤松畔烟壠對蒼崖

當年罷會稽還郡錦爲衣老作龍樓貴終稱鳳沼違英魂遊岱去右椁渡江歸

揚子春風惡南徐過客稀衆帆看覆溺素舸獨如飛始見中郎孝松門自有輝

往東流江口寄內

艇子逐溪流來至碧江頭隨山知幾曲一曲一增愁巢蘆有翠鳥雄雌自相求

擘波投遠空丹喙橫輕鯈呼鳴乃不已共啄向蒼洲而我無羽翼安得與子遊

代內答

結髮事君子衣袂未嘗分今朝別君思歷亂如絲棼征僕尙顧侶嘶馬猶索羣

相送不出壼倚楹羨飛雲日暮秋風急雀聲檐上集𢳀作千里愁愁極翻成泣

訪礦坑老僧

山深無外事日夕愛潺湲趺坐樹間石力耕溪上田解言南國事能詠碧雲篇

莫貰遠公酒余非陶令賢

除夕與家人飲

莫言寒漏盡春色來應早風開玉砌梅薰歇金爐草稱齒喜成人白頭嗟更老

年華箇裏催清鏡寧長好

立春在元日

新春與新歲時候不相先未肯欺殘臘何曾占舊年綴條花翦綵插戶柳生煙

獨坐空山裏唯驚節物遷

遊水簾巖

春山時獨往榛穢旋芟劚飛泉蔽幽巖杳藹疏朝旭光垂白龍額鳴漱寒潭玉

半壁生畫寒陰草潤秋綠穿藤出溪口流沫縈山足莫遣吏人來方歌白雲曲

詠官妓從人

少爲輕薄誤失行落優倡去作小家婦願同貧里裝無心歌子夜有意學流黃

他日東郊上誰人見採桑

夏雨

林梅初弄熟密雨閉重關潤裛衣巾上涼生竹樹間水聲通遠澗雲色暝前山

野鳥寂無語公庭盡晝閑

五日與陳真卿飲

五日逢南國三年別舊都招魂傳楚客撫節見靈巫蒿艾因時採蛟龍爲俗驅

清樽與鵝炙忻此故人俱

彼鴷吟

斷木喙雖長不啄柏與松松柏本堅直中心無蠹蟲廣庭木云美不與松柏比

臃腫質性虚朽蝎招猛觜主人赫然怒我愛爾何毁彈射出窮山羣鳥亦相喜

啁啾弄好音自謂得天理哀哉彼鴷禽吻血徒爲爾鷹鸇不搏擊狐兔縱橫起

況茲樹腹怠力去宜濱死

感遇

衆默痞莫辨衆寐盲不知間而使之對覺而使之窺痞盲自窮矣所感在一時

苟昧哲人理寐默定妍媸

雪詠

雪色混青冥寒幃宿酒醒龍虵緣古木鳳鵠舞幽庭密勢因風力輕姿任物形

公堂何寂寞橫案對玄經

臘日出獵因遊梅山蘭若

我與二三騎爭馳孤戍旁逐麇逢野寺息馬據胡牀鷹想支公好人思灞上狂

歸來何澹暮烟火照溪光

依韻和楊敏叔吳門秋晚見寄

方在洞庭上秋懷那得禁西風楚波急度鴈海雲陰洛客吟初苦騷人思已深

顛毛隨日減冉冉不勝簪

田家

南山嘗種豆碎莢落風雨空收一束萁無物充煎釜

陶者

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霑泥鱗鱗居大廈

縣署叢竹

裊裊幽亭竹團團自結叢寒生綠樽上影入翠屏中陶柳應慚弱潘花只競紅

方持雪霜操不敢倚春風

巧婦

巧婦口流血辛勤非一朝荛茶時補紩風雨畏漂搖所託樹枝弱而嗟巢室翹

周公誠自感聊復賦鴟鴞

聞歐陽永叔謫夷陵

共在西都日居常慷慨言今嬰明主怒直雪諫臣冤謫向蠻荊去行當霧雨繁

黃牛三峽近切莫聽愁猨

聞尹師魯謫富水

朝見諫臣逐暮章從謫官附炎人所易抱義爾唯難寧作沈泥玉無為媚渚蘭

心知歸有日時向斗牛看

寄饒州范待制

山水番君國文章漢侍臣古來中酒地今見獨醒人坐嘯安浮俗談詩接上賓

何由趨戚府徒爾望清塵

詠王右丞所畫阮步兵醉圖胡公疎新勒石

右丞筆通妙阮籍思玄虛獨畫來東平倒冠醉乘驢力頑不肯進俛首耳前趨

一人牽且顧一士旁挾扶捉鞍舉雙足閉目忘窮途想像得風度纖悉古衣裾

玉骨化為土丹青終不渝而今幾百歲乃有胡公疎買石遂留刻漬墨許傳模

白黑就髮鬚毫芒辨精麤千古畜深意終朝懸座隅誰謂盈尺紙不慚雲霧圖

猛虎行

山木暮蒼蒼風淒茆葉黃有虎始離穴熊羆安敢當掉尾為旗纛磨牙為劍鋩

猛氣吞赤豹雄威躡封狼不貪犬與豕不窺藩與牆當塗食人肉所獲乃堂堂

食人既我分安得為不祥麋鹿豈非命其類寧不傷滿野設罝網競以充圓方

而欲我無殺奈何飢餒腸

白鷴

喬木暗青山晴川下白鷴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巖間綠草張新翳柔冠總翠鬟

時哉養文素不是雜斑斑

後園桃李花

後園桃李花灼灼復皎皎南枝開已繁北枝榮尚少藹萼相輝映根本自鉤繞

無為驚風吹紛紛逐飛鳥

道傍虎跡行

朝履猛虎迹暮宿猛虎林猛虎終夜嘯陰風生遠岑我懷何所畏所畏在官箴

傷哉此遺體冒險輕百金

脩真觀李道士年老貧餓無所依忽縊死因為詩以悼之

唐室王子後黃冠事隱淪餐霞不滿腹披雲不蔽身八十不能死縊以頭上巾

始慕老莊術終厭道德貧營營求長生反困甑中塵

野田行

輕雷長陂水農事乃及辰茅旌送山鬼瓦鼓迎田神青皋暗藏雉萬木欣已春

桑閒偶耕者誰復來問津

水輪詠

孤輪運寒水無乃農者營隨流轉自速居高還復傾利纔畎澮間功欲霖雨幷
不學假混沌亡機抱甕罌

山邨行

征馬去不息幽禽隨處聞深源樹蓊鬱曲塢花氛氲澹澹平田水濛濛半嶺雲
長蕢弄春女溪上自喃語

鳴雉詞

雄雉鳴桑林雌雉雊麥隴結愛誠有宜別啄義亦竦哺雛深莽中摧頹錦翅擁
辛勤何爾爲應自念遺種

寄公異弟

池塘去後春一夕生綠草無由夢阿連詩句何能好

去春城

前日去春城今朝還故陌馬有甚煩意人多遠行色暫爾厭風埃邪堪爲久客

讀范桐廬述嚴先生祠堂碑

二蛇志不同相得榛莽裏一蛇化爲龍一蛇化爲雉龍飛上高衢雉飛入深水
爲蜃自得宜潛游滄海涘變化雖各殊有道固終始光武與嚴陵其義亦云爾
所遇在草昧既貴不爲起翻然歸富春曾不相助治至今存清芬烜赫耀圖史
人傳七里灘昔日來釣此灘上水濺濺灘下石齒齒其人不可見其事清且美
有客乘朱輪徘徊想前軌著辭刻之碑復使存厥祀欲以廉貪夫又以立懦士
千載名不忘休哉古君子

禽言四首

子規

不如歸去春山云暮萬木兮參雲蜀天兮何處人言有翼可高飛安用空啼向
高樹

提壺

提壺蘆酤美酒風爲賓樹爲友山花繚亂目前開勸爾今朝千萬壽

山鳥

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爲石山頭化石可奈何遂作微禽啼
不息

竹雞

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爲君應斷腸

讀漢書梅子真傳

子真實吾祖耿介仕炎漢權臣始擅朝忠良被塗炭羣下莫敢言上書陳治亂
是時卿大夫曾不負媿汗其文信雄深爛然今可玩危亡識禍機滅迹思汗漫
一朝弃妻子龍性寧羈絆九江傳神仙會稽隱廛閈舊市越溪陰家山鏡湖畔
唯餘千載名撫卷一長歎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

贈黃庭鈞舉進士

橘柚生南國幽林日葱蒨上有嘉禽鳴五色被餘絢彼美發華英厥包待秋薦
根本當自持無爲風土變

和滕公游穿山洞

洞口水石淺潺潺瀉綫蒲緣源進巖竇陰黑人境殊中言有物怪蟠蟄春未蘇
霖雨雖有意風雷莫肯扶風雷自鼓盪不久當何如幸欣禪林近鍾梵來有無
回策履幽逕衣香草露濡老僧長松下麋鹿與之俱溪雲時見起山鳥自相呼
羨爾得茲樂何用勞形軀

陳眞卿將有秋試倏見訪不日告行送於北門歌鵠庭爲五言以贈

送君北岡上舉酒歌黃鵠黃鵠去何高天池待棲宿寧復戀江湖聊茲混雞鶩
暉暉振羽裳不羨淵明菊

秋日詠蟬

羣蟲喜炎熱此獨愛高陰薄蛻聊依葉清聲已出林人閑感衰節風急雜遙砧
虛腹曾何覓常憂螗斧侵

范饒州夫人挽詞二首

聽飲大夫日止言京兆辰常憂伯宗直曾識仲卿貧萬里歸魂遠芝山旅殯新
江邊有孤鶴寥唳獨傷神

君子喪良偶拊棺哀有餘莊生慚擊缶潘岳感游魚夕苑凋朱槿秋江落晚蕖
猶應思所歷入室淚漣如

弔礦坑惠燈上人

生棲雲際巘沒葬寺傍邨破案殘經卷新墳出樹根松悲隔溪路月照舊山門
自昔多詩句而今幾許存

寄題石埭權縣樂尉碧瀾亭

遙知溪上亭秋水漾泠泠雲影無時翠嵐光到底清危樓喧晚鼓驚鷺起寒汀
聊作淵明飲臨流酒易醒

斑竹管筆

翠管江潭竹斑斑紅淚滋束毫何勁直在橐許操持欲寫湘靈怨堪傳虞舜辭
蔚然君子器安用俗人知

古意

月缺不改光劍折不改剛月缺魄易滿劍折鑄復良勢利壓山岳難屈志士腸
男兒自有守可殺不可苟

觀博陽山火

十月原野枯連山起狂燒高燄過危峯飛火入遐嶠玉石被焚灼誰能見輝耀
猨猱失輕捷亦不暇相弔長風又助惡怒號生萬竅炎炎赤龍奔劃劃陰電笑
願傾寒江潮勢逆難沃澆願傾天河水雖順雲衢遙青松心已爛蔓草根未焦
小農候春鉏寒客失冬樵誰知兼秆子平陸閑肥饒不易天地意長養非一朝

聞鴈寄歐陽夷陵

閑坐獨無寐鴈來更未闌聲長河漢迥影落戶庭寒荊楚橘包熟瀟湘楓葉丹
南飛過三峽試問故人看

送謝舍人奉使北朝

漢使下西清胡人擁道迎寒笳隨宿堡衛甲出孤城犯雪貂裘重衝風錦綬輕
山川辭國遠車騎踏沙行授館氈爲幄供庖酪和羹戎王拜天賜虜帥伏名卿
紫塞千烽靜黃雲萬里平甘泉歸奏日重見鳳池榮

觀放鶻子

白皙少年子秋郊臂蒼隼日暖飢目開風微雙翅緊草際鳴鶉驚蒿間黃雀窘
下鞲誠必獲得俊還復哂碎腦此非辜食肉爾何忍取樂在須臾我心良惻憫

食橙寄謝舍人

洞庭朱橘未弄色襄水錦橙已變黃玉臼擣齏憐鱠美金盤案酒助杯香雖生
南土名猶重未信中州客厭嘗欲寄白苞憑驛去只應佳味怯風霜

夜聞居人喊虎

猛虎豈云猛潛藏伺天昏行行出叢薄稍稍入孤邨孤邨何所利所利犬與豘

誰知仁者勇去惡義自敦

採白朮

吳山霧露清蘿草多秀發白朮結靈根持鉏採秋月歸來濯寒澗香氣流不歇夜火煑石泉朝煙徧巖窟千歲扶玉顔終年固玄髮曾非首陽人敢慕食薇蕨

寓言

寒燈不照遠光止一室明小人不慮遠義止目前榮燈旣無久燄人亦無久情誰言結明月明月豈長盈

送李尉子京之邵武光澤

母老不擇禄一官勤夙興長河未結凍去客已懷冰露蟬不飽腹志士甘曲肱遠方人所畏所畏非所兢

銅坑

碧鑛不出土青山鑿不休青山鑿不休坐令鬼神愁

朝日

日色纔出海曉月無光彩曉月在青空不與日色同誠知大君德照耀無不通

失鶻鵃

愛翫日已久開籠爲馴故點臆雪花圓連袪浪紋素鉤軥格磔鳴毰毸翻翁去誰知煙渚深綠水脩篁處

過小石潭

樹老石連潭潭深煙翠入䲆魚石下游獨鳥潭上立泉暖草長綠山高風自急徘徊與不窮苔屐雲霑濕

縣齋對雪

密雪夜來積起見萬物春山川忽改色草木一以新古邑失荒穢王路覆平均從兹慶豐年蹈詠慚小臣

對花有感

新花朝競妍故花色顦顇明日花更開新花何以異

山中夜行

孤客心多恐寒風夜度溪山長羸馬困月黑怪禽啼遠火生樵舍荒榛亂野蹊喜言林館近聞犬入猶迷

啄木

中園啄蠹蟲未肯出林飛不識黃金彈雙翎墜落暉

夢與公度同賦蕩華追錄之

吳王舊宮闕水殿芙蓉披濁泥留玉骨疑是葬西施西施魂不滅嬌豔照清池

和綺翁游齊山寺次其韻

蒼山南望截雲煙中有紺宇通諸天長橋直度清溪水寒湖收潦曠平田古木陰森大堤上千峯濃澹高樓前龍筍未迸角出縮虎石亂踞筋拳攣陰崖乳泉濕苔蘚陽谷暖氣留蘭荃澗戶曉闢煙的的松軒夜啓月娟娟聞有謫仙乘興入飄然欲拍洪厓肩玩游逐勝不覺遠露奇發怪工無全捫蘿但識康樂徑飲酒安問遠公禪清猨不到俗士耳香草已入騷人篇水鳥念佛次淨界野鹿銜花來象筵在昔探賞猶可數深景秀句今得傳辭韻險絶兹所駭何特杜牧專當年重以平澹若古樂聽之疏越如朱絃祕藏褚中爲不朽咨諏坐上皆曰然誰意纏官擭此䀹洗去鄙吝空池邊聊欲報言罕驛使春郊唯見鴈連連

范待制約游廬山以故不往因寄

平昔愛山水兹聞廬嶽遊遠期無逸興獨往畏湍流舉手謝雲壑棲心慚鳥鷗香爐碧峯下應爲一遲留

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鰕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徐元輿見邀與諸君同遊至峯山溪上作

春𨓆重行行行在墟里攄懷厭樓觀寓興欣山水斷壁翠連雲寒流清見底

主人開綠樽下馬臨芳芷澄溜瀉灣滑跳波生石齒園林始弄粤臯壟時鳴雉
談謔忘機心笑言驚俗耳曠哉玆日遊何羨稽山美

和元輿遊春次用其韻

乘閑多遠興信馬與君行碧樹斜通市清流曲抱城山花高下色春鳥短長聲
日暮吾廬近還歌空復情

留別李君君頗有歸意而未遂

酌我樽中酒知君羨北歸如何沙上鳥遠逐片帆飛

離蕪湖至觀頭橋

江口泊來久菰蒲長舊苗爭雛洲鵲鬬遺子浦魚跳宿岸欣逢戍歸船競趁潮
時時望鄉樹已恨白雲遥

馬祕書始約同行久而未至因以寄

渡江落我前入汴居我後日日是南風時時為回首逢船一借問遠櫂見來否
明朝儻相及閑步河堤柳

寄建德徐元輿

才子方為邑千峯對縣門靜寒琴意古閑猒鳥聲喧山茗烹仍綠池蓮摘更繁
訟稀應物詠庭下長蘭蓀

詠苜蓿

苜蓿來西域蒲萄亦既隨胡人初未惜漢使始能持宛馬當求日離宫舊種時
黄花今自發撩亂牧牛陂

汴河雨後呈同行馬祕書

雨霽晚虹收河堤淨如掃清陰拂人樹翠色垂流草漢漕走王都華言雜夷獠
時方同馬生野泊聊論道

夏日汴中作

倚櫂望平野低雲密未收黄鸝度高柳歸燕拂行舟濁水不堪照清江空憶遊
晚晴蒸潤劇喘月見吳牛

夢故府錢公

故相方來夢分明接座隅只知冠劍是不道死生殊西府看如舊東山詠久徂
遽然與寤歎不覺淚霑鬚

謝紫微以畫鷺二軸為寄

白鷺畫雙素粉毫幽趣多翹沙依折葦刷羽對衰荷浦思懸秋壁江情憶釣蓑
因君遠相寄詩詠對滄波

宿州河亭書事

遠泛千里舟暫向郊亭泊觀物趣無窮適情吟有託林中鶻舅獰席上蠅虎攫
雨久草苗盛田蕪瓜蔓弱香秔稗子慣脫粟家人薄少年都下來聊問時所作
新衣尚穿束舊服變褻博我今貧且賤短褐隨宜著

晚泊觀鬬雞

舟子抱雞來雄雄跱高岸側行初取勢俯啄示無憚先鳴氣益振奮擊心非懦
勇頸毛逆張怒目眥裂盱血流何所爭死鬬欲充玩應當激猛毅豈獨專晨旦
勝酒人自私粒食誰爾喚緬懷彼與魏傍睨當袁漢徒然驅國衆曾靡救時難
羣雄自苦戰九錫邀平亂寶玉歸大姦干戈託奇算從來小資大聊用一長歎

聞表兄施先輩上第

昔人事功名五十未為老而今君已及得桂誠非早所慰白頭親且將黄綬好
吾始日夜心望盡京關道拜慶早歸來莫變秋庭草

雍丘逢錢寺丞載陽

殷勤魏公子落莫吳王孫下客獨垂淚傷心思舊恩

廟子灣辭

廟子灣風俗云有白黿憑險日為波潮以驚異上下余過而作辭云
我之東萊兮過彼雍丘舟師奏功兮濁水湍流歷長灣兮勢曲鉤傾高斗折兮
若奔虬潛伏怪物兮深幽幽發作暴漲兮為潮頭土人立祠兮在彼沙洲老木
蒼蒼兮蟬噪啾啾輸卒引縴兮蓬首躶體劇縲囚赤日上煎兮膠津燮氣塞咽
喉胸溢肩挨同軛牛足進復退不得休竟持紙幣挂廟陬微風飄揚如喜收我
今語神神聽不何不歸海事陽侯穹魚大龜非爾儔奚必區區此汴溝驚愚駭

俗得肴羞去就當決何遲留

送蔡侍禁赴長沙

寒葉下瀟湘之官逐鴈行水經淩浦晩船過橘洲香二女竹林外三閭楓葉傍
平時息戎律物景助才章

送馬廷評之餘姚

越鄉知勝楚君去莫辭遥曉日魚鰕市新霜橘柚橋河流通海道山井應江潮
近邑逢鷗鳥先應避畫橈

送秀州海鹽知縣李寺丞

吳帆千里去邑屋富魚鹽霜鶴亭皐淚風烏海客占滄涼朝日近紫翠晩山尖
若過陸機宅寒蕪應不嫌

送馬廷評知康州

南去晉康郡風帆幾千里辭家上洞庭落葉過湘水瀧吏迎使君壺漿出蠻壘
問俗言未通觀風想先喜曾非異方趣頗與華人擬期子寄梅花無由問行李

過鳴鴈城

九月過鳴鴈斜陽上廢臺兵車千載會桑柘萬疇開代謝隨秋草英靈化死灰
我來空詠古寒鳥有餘哀

送余駕部江州

內史九江行潦收波已清何時鷁舟上遠見爐峯迎野色連葭菼秋香薦橘橙
寒潮如特送不肯過湓城

依韻和陳祕校見寄

鬱鬱東堂桂常期接袂攀羽翰殊不及蓬蓽却空還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
音塵能見問誰道隔雲山

送張子野祕丞知鹿邑

忽作五年別相逢雙鬢疎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公秫時爲酒晨庖日有魚
沛譙風物美聊以樂琴書

送王紫微北使

天子命儒臣遐方重專對持書下西閤擁節來窮塞貂服紫蒙茸虎旗光綷縩
將迎走氈騎衛從羅金鎧當宣漢恩德更使胡欣戴幾日過陰山南飛鴈相背

九月都下對雪寄永叔師魯

陰風中夜鳴密雪逗曉積誰言有蓬巷但見鋪瑤席忽憶在山中開戸羣峯白
當時吟不厭盡日坐巖石傍徨懷故人憔悴爲遷客欲泛剡溪船路長安可適

劉弟示詩一軸走筆答之

昔與伯氏吟青銅照人髮今又讀君詩寒冰徹人骨時時探古趣往往到月窟
清濟流不休終期至溟渤

劉十秀才見過辱以爲寄次韻和酬

放言破崖岸塵事盡磨刮況此氣澄明幽襟亦軒豁竟日坐衡茅同心異胡越
吾道今不孤長吟爲君發

依韻和劉敞秀才

安得采虛名師道欲吾廣雖然存術業曾不計少長孔孟久已亡富貴得亦儻
後生不聞義前輩懼爲黨退之昔獨傳力振功不賞舌吻張洪鍾小大扣必響
近世復泯滅務覺多忽怳今子誠有志方駕已屢枉自慚懷道淺所得可下上
正如種青松而欲託朽壤典冊皆可尋聖言皆可仰幸無增我過此語固不爽

依韻和劉十秋霖

秋草更綠秋霖衰長安遊客未成衣淒淒斗欲變寒色一夜獨語看燈輝

送劉十往荆渚

臨水一太息解舟當落暉上樓人已遠極目鳥空飛荆楚時方晏江湖客未歸
定知吟憶處林外月光微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六

祫禮頌聖德詩（以下池州後詩）

溥哉孝享將事于寧文武卿士冠劒在庭爰俟帝齋風霰其零風霰不已鉤陳豹尾龍旂太常立列比比帝居路寢百辟就次至于穀旦漫漫騶騶帝入靈宮左撞黃鍾陛階置玉日氣曈曈鴻鴻杲杲氛駮陰掃宿于太宮月星皓皓侍祠之臣鵠舉鷺振或捧其匜或進其巾輔相夾導俯僂鱗鱗圭瓚以陳登歌以均東向虛位發爵親親平明帝還紫宸序班望帝之顏穆穆閑閑檐步廊廊雪浮陽光大楹爛爛朱陛煌煌稱祝萬壽萬壽無疆却登寶輿以御端門揭雞肆赦雷動乾坤于時都人于時婦女于時蠻夸異口同語天子萬年仁聖之主臣時執冊與物咸覩敢播于詩庶聞九土

獎諭

敕梅堯臣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爾學優而粹行懿而淳以詩自名爲衆所服矧乃詠歌祖宗之功德述禮樂之聲容宜被朱絃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祫享觀禮二十韻

卜惟陽月吉孝享禮方脩齋幄嚴宮殿羣臣奉冕旒北風先集霰夜雪競侵幬羽仗天街立龍笳象魏流翌朝升寶輅夾道列華輈琳宇躬將款珠塵密未收撞鐘鈞奏合奠玉日光浮捧冊叨於左觀儀得以周帝來清廟下月欲大刀頭既祼還初次更衣戴遠遊黃麾轉槐路朱輦駕雲虬武士羅金甲中人著錦鞲千官入稱慶萬國與同休却出紫宸閤俄登宣德樓雞星傳巽令鶴馭作天郵肆赦通皇澤深仁被九州巍巍百世業坦坦四夸柔惠及高年叟恩差五等侯力田仍給復有道俾旁求何以歌堯美茲同擊壤謳

寶元聖德詩

齋誠羽衛陳庚戌推蓂莢靈宮容物備清廟威儀攝遲明導玉輿出宿戒清堞冥濛雲霧低泱漭乾坤接時雪凝九霄金笳競三疊來賓萬國會受職百神協中夜卽壇壝濃陰駮鱗鬣及爾圭幣升煥然星斗曄華鐘帝樂張法從天衢躡

端門清旭上肆宥歡聲浹寶圖增大號元曆開皇劫吉甫獨何人詠歌揚聖業

送胡臣秀才

汴水日夜淺歸船不可留天高雲就嶺地冷鴈迴洲江館魚堪食家林橘已收平生素業在莫見里人羞

送張秀才之淮南

聊爲楚客唱一送淮南行出汴遠心喜移舟孤岫橫危帆將進浦寒霧不分城枚乘舊居處向來秋草生

還文雅師書帙

編絶不加新于今十二春綠窗重展目靜几勿生塵豈愛吾廬日終將道者親莫嫌同刺字漫滅看難真

依韻和徐元輿讀寄內詩戲成

鴛鴦同白首相得在中河水客莫驚笑雲間比翼多

送賢良田太丞通判江寧

世爲燕趙客慷慨有奇才對策漢庭後拜官江國來舟從瓜步去潮自蔣山回心寄城頭月相隨上古臺

送邵夢得永康軍判官（且歸洛中明年春赴任）

言離洛陽日正值春風前伊水矯白鷺蜀山鳴杜鵑輕袍游宦去匹馬度關年若過君平肆窮通可問焉

送蕭監丞濬宰臨邑

羨君先拜邑殘臘見登車遠驛寒雲重長郊積雪餘行當勸民稼始信帶經鉏還到濟南日應傳古尙書

南鄰蕭寺丞夜訪別

憶昨偶相親相親如舊友雖言我巷殊正住君家後壁裏射燈光籬根分井口來邀食有魚屢過貧無酒明日定徂征聊茲酌升斗宵長莫惜醉路遠空迴首

讀司馬季主傳贈何山人

長安新雨後九陌少行人同輿有宋賈游市懷隱淪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鄰

來過季主室再拜語逡巡矍然悟辭貌何爲居埃塵捧腹乃大笑吾道非爾臻
驥慚罷驢駟鳳豈燕雀親筮占聊助上功利儻及民大夫與博士登車若喪神
今我見何遜始驗太史真順性誨善惡不離義與仁言孝諭爲子言忠諭爲臣
又得蜀嚴比寧將日者均京都盛龜筴坐肆如魚鱗噤口不正言唯能辨冬春
鴻冥復所慕安得雞鶩馴

臘日雪

風毛隨校臘浩浩古原沙寒入弓聲健陰藏兎徑賒馬頭迷玉勒鷹背落梅花
少壯心空在悠然感歲華

依韻和雍丘尉王祕校兆見寄

東瞻杞國城半日鳥飛程度鴈不曾下新文誰寄評舊年因使至秀句欲人驚
聊効題齋壁先賢亦以旌

送新安張尉乞侍養歸淮甸

天兵出塞日西尉去官初却衣老萊服曾無梅福書春郊欲回鴈寒水正沉魚
任意歸舟駛風煙亦自如

依韻和子聰見寄

嘗念餞行舟風蟬動去愁獨登孤岸立不見遠帆收及送故人盡亦嗟蹤迹留
洛陽君更憶寧復醉危樓

送何遜山人歸蜀

春風入樹綠童穉望柴扉遠壑杜鵑響前山蜀客歸到家逢社燕下馬澣征衣
終日自臨水應知已息機

寄衡山福嚴長老

衡山幾千里聞在湘川側雲霞不可到峯壑無由識方丈開其閒青松隱寒色
飛鴻尚莫過況寄雙鳧翼

曲渚橋送張祕校赴慶州幕

野客伐山桂橫爲曲渚橋勢危寧過馬徑狹欲通樵小艇何妨繫離魂正此銷
想君回首處虹影在林椒

南陽謝公祈雨

雲龍本職雨不雨其失職萬草欲焚如千疇幾赭色刺史爲民憂侵晨車競飭
揭來款宮祠豈不念黍稷霶霈隨輪軒霧霈徧畛域孰謂雲龍愚能成仁惠德
濯濯羣物新蔥蔥衆苗殖莫比邵父渠初慚用人力

西禪院竹

古寺帶脩岡青蔥萬竿玉春梢長舊林夏雨濕新綠幽禽嘯呼雜晚照陰晴續
解帶欲忘歸壺觴歡自足

新霽望岐笠山謝紫微坐中賦

北望直百里峨峨千仞青斷虹迎日盡飛雨帶龍腥陰壑煙雲畜陽厓草木靈
登臨終不厭時許到茲亭

師厚生日因以詩贈

龍驤產龍駒良金出良冶良冶無頑礦駒龍豈凡馬致遠在御徒作礪由工者
君子生慶門詩書未嘗舍進道期日隆無媿金馬下

晝寢

嘗聞晉高士時偃北窗風及爾寂無慮始知機盡空便便嘲已解栩栩夢何窮
一寤復一寐百年消此中

過白水

下馬獨懷古翛然臨渡風真人去來久流水自無窮雨闊沙痕漲灣平野色通
曾與漢家業今與百川同

泛舟城隅呈永叔

藤竹繞城陰煙梢拂濠水山禽時一鳴楚客孤舟裏孤舟穿綠荷獵獵雨新過
誰思暮江上只尺採蓮歌

送永叔歸乾德

淵明節本高曾不爲吏屈斗酒從故人籃輿傲華紱悠然目遠空曠爾遺羣物
飲罷即言歸胸中寧鬱鬱

代書寄歐陽永叔四十韻

始謫夷陵日當居建德年一書寃逐客四詠繼稱賢自謂臨江傲相逢莫我先
白醪封書榼素鯉餋泓泉戒吏收山栗呼童惜沼蓮只期東浦過共醉小谿邊
日日占風勢時時到水堧安知貪挂席不肯暫回船自爾皆無定歸歟亦未然
指程幾一月泝險歷三千魚鳥都難問音塵杳莫傳因之走羸僕試與訪南遷
比及過牛峽還聞迎璧田報言雖不獲吉語喜多全我解歸堯闕君移近漢淵
問塗曾未遠命駕亦何緣衰野今行矣隆中有待焉鄉亭瓜接畛風化蟻同羶
卽欲朋簪盍翻爲俗事牽愛嬰嬌啞啞嗜寢復便便雞黍煩爲具輪轅豈得前
寄聲勤以謝幸子恕而憐來貺誠爲望論情恐未捐嘗親馬南郡果謁謝臨川
遂得窺顏色重忻論餙編聊咨別後著大出篋中篇問傳輕何學言詩詆鄭箋
飄流信窮厄探討愈精專道舊終忘倦評文欲廢眠寧知主人貴但見左魚懸
所至同風月相歡憶澗瀍清歌嗟在耳素髮怪侵顛翠堞時登眺芳洲屢泝沿
難醒撥醅醁殊厭落頭鮮坐竹聽啼鳥臨流聒噪蟬孤亭起歸夢南陌去揚鞭
出餞陪雙旆方歡歷廣鄽始生山吏敬頗釋利塗邅會面辭何吐離膺事已塡
空餘郡樓望野色際平煙

漸嘉樓望雨陪謝守

冒雨上城頭淒淒欲報秋雲低密藏樹風急暗侵樓漸積荷珠重新添沼鑑幽
憑闌未能去公自念民疇

和謝舍人洊震

盛夏萬物當長養驕陽不雨誰爲憂天無纖雲野赬色草木焦卷如經秋南陽
太守自引咎不以天時爲怨尤齋精潔慮祠望內僚屬奔從無停輈謾取詩言
占離畢徒依風俗驗鳴鳩忽聞郡北直百里岑岑岐笠藏靈湫持牲遣吏詣其
下俎豆未徹升陰虬電光劃劃遶嵓壁雷聲隱隱生山陬擁雲馳雨自東上西
風斗猛雲還收神龍蓄志未發泄明日更與頑陽讎驕霾陰黑若卷海聯緜霹
靂能破仇沃然原隰洗妖氣浩爾溝瀆揚平流九穀有登百姓喜蜿蜒歆祀神
何羞

和謝舍人新秋

西風一夕狂古屋吹可恐微變蜻蛚吟斗摧蚊蚋勇朝驚露墜梧遠愛雲飛隴
還憶舊溪遊水清漁箔壅

中秋新霽壕水初滿自城東偶泛舟回謝公命賦（時余將赴襄城）

齋舫談經後官池載酒行斜陽鳥外落新月樹端生演漾思江浦夷猶繞郡城
東轅有遺恨日日物華清

陪謝紫微晚泛

積雨漲秋壕輕舟此共遨菰蒲斂鋩鍔蓮芡熟囊韜岸靜魚跳月林喧鳥避篙
歸時興不淺風物正蕭騷

奉陪覽秀亭拋堶

聊爲飛礫戲愈切愈紛如自是取勢闊非關用意疎誤驚花鳥起亂破錦苔初
童指拾將禿多慚賈勇餘

傷馬（此馬季父爲樞直日恩賜以遺余）

吾貧只一馬昨日忽云喪庭樹齧無膚秋郊誰復放空傷駿骨埋固乏弊帷葬
況本出天閑因之重怊悵

一日曲（此而下離南陽作）

妾家鄧侯國肯媿邯鄲姝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紃未嘗開戶樞
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娛自玆著樂府不得同羅敷
涼溫忽荏苒屢接朝大夫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目色曾不渝
結愛從此篤暫隔猶恐疎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塗郎跨青驄馬妾乘白雪駒
送郎郎未速別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鱗雙雙依綠蒲不如雲間鵠兩兩下平湖
魚鳥尚有託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怨日賒一心思杏子便擬見梅花
梅花幾時吐頻掐欄竿數東風若見郎重爲歌金縷

依韻和謝副閣寄新酒（以下汝州後詩）

聞道芳洲景氣新却輸鷗鷺日相親小槽酒熟玻瓈色誰憶高臺共賦人

送劉子思殿丞宰巫山

千里向巴東青山不可窮峽猨初入聽蠻語未全通暮雪思梁國朝雲識楚宮

吏人迎拜處蜥馬入丹楓

朔風寄永叔

朔風嗥枯枝遠鴈不能起日色寒無光原野澹千里所思在南國退路闊音旨
潛鱗亦安託冰結長河水峨峨既未泮獵獵終不已悠然傷我心歷亂非可擬

襄城對雪二首

風急夜窗鳴暗知庭下積曉幔忻以卷虛堂睡成癖飄飄初縈林淩亂欲侵席
擁扉人莫掃何似袁家宅

登城望密雪浩浩川野昏誰思五原下甲色千里屯凍禽立枯枝飢獸齧陳根
念彼無衣褐媿此貂裘温

雪夜留梁推官飲

晝雪落旋消夜雪寒易積燈清古屋深爐凍殘煙碧爲沽一斗酒暫對千里客
酒薄意不淺輕今須重昔重昔是年華飄飄猶過隙一醉冒風歸平明馬無迹

南陽謝紫微挽詞三首

忽驚南郊信半夜雪中來遂哭寢門外始嗟梁木摧文章千古盛風韻故人哀
憶昨臨湍水寧知隔夜臺

平昔聞嚴助承明厭直廬請章來未久捐館遽何如無復淮南諭曾成太史書
蒼蒼不可問揮涕望輀車

自古豈無死賢哉獨可悲家貧留旅櫬門慶有諸兒里社當存祀邦人定立碑
還同羊叔子罷市見遺思

永叔自南陽至余郊迓馬首訪謝公奄然相與流涕作是詩以寫懷

郭門臨汝水鏡色入高衢鞍馬過其上塵襟蕩已無及郊逢故友出涕各霑襦
神物喪頭角空存尾與軀溝木失匠斲誰施藍與朱並轡不能語斯文其已夫
歸來授子館自爲炊彫胡且勿厭茲會日月易以徂

贈琴僧知白

上人南方來手抱伏羲器頹然造我門不顧門下吏上堂弄金徽深得太古意
清風蕭蕭生脩竹摇晩翠聲妙非可傳彈罷不復記明日告以行徒與江海思

教授宋著作還

何以擬君子雲鴻肅羽儀將過上林苑先集孝王池唼藻有餘樂漸磐方得時
野塘歸莫晩白水遠連陂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六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七

夏日晚霽與崔子登周襄故城（以下汝州後詩）

雨脚收不盡斜陽半古城獨攜幽客步閑閱老農耕寶氣無人發陰蟲入夜鳴
余非避喧者坐愛遠風清

永叔寄澄心堂紙二幅

昨朝人自東郡來古紙兩軸緘縢開滑如春冰密如繭把玩驚喜心徘徊蜀牋
脆蠹不禁久剡楮薄慢還可咍書言寄去當寶惜慎勿亂與人翦裁江南李氏
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靜几鋪寫無塵埃當時國破何所
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輦大都府非珍瓌于今已踰六十載弃
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麤使供鸞臺鸞臺天官或好事持歸祕
惜何嫌猜君今轉移重增媿無君筆札無君才心煩收拾乏匱櫝日畏撦裂防
嬰孩不忍揮毫徒有思依依還起子山哀

聞尹師魯赴涇州幕

胡騎犯邊來漢兵皆死戰昨聞衛將軍賢俊多所薦知君慮不淺永對未央殿
天子喜有言軺車因召見籌畫當冕旒袍魚賜銀茜曰臣豈身謀而邀陛下睠
青衫出二崤白馬如飛電關山冒風露兒女泣霜霰軍客壯士多劍藝匹夫銜
賈誼非俗儒慎無輕寡變

夏日陪提刑彭學士登周襄王故城

聊隨漢使者一上周王城片雨北郊晦殘陽西嶺明野禽呼自別香草悶無名
誰復黍離詠但興箕潁情

王殿丞赴莫州日就余求釣竿數莖以往今因其使回戲贈

去日覓釣竿定能垂釣否若不暇釣魚釣竿當去取

詠蜘蛛

日結一尺網知吐幾尺絲百蟲爲爾食九腹常苦飢

宋著作寄鳳茶

春雷未出地南土物尚凍呼譟助發生萌穎彊抽共團爲蒼玉璧隱起雙飛鳳
獨應近臣頒豈得常寮共顧茲實賤貧何以叨贈貢石碾破微綠山泉貯寒洞
味餘喉舌甘色薄牛馬湩陸氏經不經周公夢不夢雲脚俗所珍鳥觜誇仍衆
常常濫杯甌草草盈罌甕寧知有奇品圭角百金中祕惜誰可邀虛齋對禽哢

觀水（幷序）

庚辰秋七月汝水暴至溢岸親率縣徒以土塞郭門居者知其勢危皆結菴于
木末傍徨愁歎故作是詩

秋水漫長堤郊原上下迷孤城閉板築高樹見巢棲耳厭蛙聲極漚生雨點齊
渚閒牛不辨誰爲掃陰霓

大水後城中壞廬舍千餘作詩自咎

不如無道國而水冒城郭豈敢問天災但慚爲政惡湍迴萬瓦裂楂向千林閣
獨此懷百憂思歸臥雲壑

依韻和李君讀余注孫子

我世本儒術所談聖人篇聖篇闢乎道信謂天地根衆賢發蘊奧授業稱專門
傳箋與注解璨璨今猶存始欲沿其學陳迹不可言唯餘兵家說自昔罕所論
因暇聊發篋故牘尚可温將爲文者備豈必握武賁終資仁義師焉媿道德藩
揮毫試析理已厭前輩繁信有一日長可壓千載魂末涉勿言淺尋流方見源
廟謀盛夔禼正議滅烏孫吾徒誠合進尚念有親尊

新霽登周王城

行行古城頭歷覽古城下水鳥傍人煙河流隔桑柘秋山豁晴翠野老親時稼
民訟今已稀閑登厭官舍

依韻答李晉卿結交篇

上交執正道下交守奇節當爲蘭死香勿作竹枯裂試看温玉堅何似春冰折
貴賤事乃見古今情不別平生相與親晏歲誰可決君能持此意足以表風烈

秋日屬疾

體羸易生疾況乃淩秋陰微寒薄膚腠飲藥增衣衾一日失所治百骸將不任
當從華氏學聊欲爲戲禽

田家

高樹蔭柴扉青苔照落暉荷鉏山月上尋徑野煙微老叟扶童望羸牛帶犢歸燈前飯何有白薤露中肥

苦雨

秋空幾旬雨四海低鵬翮晝不見日精夜不見月魄灑盡天漢流蒸爛女媧石塗潦將埋輪牛馬困負軛羣蟲無土蟄百果就枝拆安能誅陰虯坐使天地闢

聞永叔復館因以寄賀

東方有鍛禽已喜羽翰插重來金馬門莫忘黃牛峽黃牛無冬春淺水生鱗甲今非昔日憂賀酒特新壓

九月一日（去歲南陽與謝公別今謝已歿）

授衣念徂節闔棺傷故人故人昔送我把酒湍水濱只道後期易豈知無會因死生意不及欲語鼻先辛既乏羡門術安得如松筠寒暑更數十應亦同埃塵

弔李膺祠

陰蜺橫天長劍欲扶匣穎未露兮精鋼已折層冰塞川猛炬方烈凝氣未銷兮高燄已滅雖忠毅之有志兮當衰運之閉結嗟身禍之不免兮甘就死於縲紲何賢者之景慕兮或自表而謝絕惟荀公之獲御兮見顏間之氣悅奚服媚之若茲兮蓋操秉乎峻節風裁獨高而罕接兮號龍門而無凡轍允簡亢不容於時兮玉雖碎而猶潔痛漢綱之頹圮兮又何毀乎賢哲歷千古而可悲兮故余不得而面結叨此邦而長民兮過舊隴而增咽嗟異代之有遇兮若登履乎闈闃對風樹之蕭蕭兮想魂氣之未竭聊感慨於斯兮寫憂心之惙惙

送李康伯赴武當都監

城下漢江流滄波照鬢秋山川包楚塞風物似荊州試聽清砧發何如畫角愁遙知絕戎事水味有槎頭

重送

得朋如得寶何恨相知晚舊友貴來疎嗟君行復遠秋城隔寒水驛路入蒼巘古情深不深所祝加餐飯

田家語（并序）

庚辰詔書凡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用備不虞主司欲以多媚上急責郡吏郡吏畏不敢辨遂以屬縣令互搜民口雖老幼不得免上下愁怨天雨淫淫豈助聖上撫育之意邪因錄田家之言次爲文以俟採詩者云

誰道田家樂春秋稅未足里胥扣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板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韣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扑搜索稺與艾唯存跛無目田廬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

檢覆葉縣魯山田李晉卿餞於首山寺留別

我本山水鄉看山常不足自從到官來塵事便拘束嘗聞此山寺法宇深雲木無由一來過夢想向巖谷案甲趨鄰疆跨馬涉平陸良久送我行偶與賞心屬禪庭鳴白雞祖席歌黃鵠野氣逼人寒嵐光添酒綠言離非遠離但愛交情篤重游應有期君亦行車促

臥羊山

亂石若羣羊緣岡臥斜日曾非左慈化更想初平叱無羶穴蟻去有乳寒泉出誰憶灞陵原纍纍冢傍質

汝墳貧女（時再點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餘人自壤河至昆陽老牛陂僵尸相繼）

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攜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依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彊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尸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所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

昆陽城

試看昆陽下白骨猶銜鏃莫願隍水頭更添新鬼哭

老牛陂

吳牛行欲老漢馬焉得肥筋力不可恃遊子當念歸

雙鳧觀

山下溪流照城郭幽庭柏子風自落古壇蒼蘚少人行不見雙鳧見黃雀

葉公廟

兵物還見鷩從來人所悼今看古壁畫應合當時好

己卯歲紫微謝公赴南陽過葉縣陪遊興慶精舍題名壁間而去庚辰歲余求案田因訪舊迹蠹然於懷故作此謠以志其悲

昔與南陽太守行車騎休時訪庭柏今來重看壁間題太守已爲泉下客獨流清血是門人怊悵便令生死隔

觀扱兎

莽莽蒿萊下紛紛狡兎迷枯株坐守者若箇是忘歸

燈花

灼灼生寒燼終朝照席明從教占有驗然滅本無情

魯山山行

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好峯隨處改幽徑獨行迷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

游元紫芝琴堂

訪古歷荒城城孤落日鳴人琴兩不見破月高臺傾

至香山寺報秀叔

家近心還速川長馬易疲望山孤寺出渡水夕陽遲來向林間宿歸須月上時只應庭際鵲已報汝先知

寒草

寒草纔變枯陳根已含綠始知天地仁誰道風霜酷

送崔秀才二首

晨風無定巢遠寄鷦鷯枝天寒鼓翼健粒食寧所窺大澤多羣羽翱翔各有時今子振衣去焉能久迍羈

少年游太學著盡篋中衣獨劍自爲伴無家何處歸秋蓬隨野轉寒鵲遶林飛霄漢有知己行行寧久微

思遠寄師厚

馬蹄踐霜雪不畏道路寒游子重衣裘慈母懸心肝懸心幾千里冉冉歲已殘大河今漸涸遠目常不乾度鴈朝夕聞尺書寄亦難願同車輪復勿比弦上丸

送師厚歸南陽會天大風遂宿高陽山寺明日同至姜店

往日送子春風前春風酣酣杏正妍今來送歸秋風後秋風搣搣沙滿川馬鬣斜傾毛瑟縮馭吏噤唫足後先弊裘吹裂寒入骨枯株磨戛火欲然忽逢古寺出嵒腹與君下馬相留連殿堂高下就山勢松柏森聳侵雲巔長廊落葉卷若掃丈室垂幔翻如褰像塑神母乳九子抱攜撫玩皆可憐却令遠客自生念欲早幼穉心煩煎擁爐對坐日昏黑龕燈共借僧榻眠雖然覆衣冷如鐵不及在家貧無氈曲肱難寐要天曉兩股凍痺仍筋攣根根殘夜木魚響起看昴畢傾西躔怒號斗息東方白童僕肅整吾將還老僧掃壁持筆硯請予彊此題歲年出門並轡至山店茅屋揭盡餘尺椽又據胡牀一談笑君不解飲聊開筵程次都無五百里篋中可乏一囊錢拂衣頻起畏日昃應恐慈母心懸懸顧我便當江海去却思此地何由緣

疲馬

疲馬不畏鞭暮塗知幾千當須量馬力始得君馬全

依韻和永叔子履冬夕小齋聯句見寄

遙知夜相過對語冷無火險辭鬭尖奇凍地抽筍笴吟成欲寄誰談極唯思我學術窮後先文字少許可敢將蠡測海有似脂出髁必餞嘗見憂此病各又果弊駕當還都重門不須鎖到時春怡怡萬柳枝娜娜定應人折贈只恐絮已墮行橐且不貧明珠藏百顆永叔嘗見嘲謂自古詩人率多寒餓顛困屈原行吟於澤畔蘇武啗雪於海上杜甫凍餒於耒陽李白窮溺於宣城孟郊盧仝栖栖道路以子之才必類數子今二君又自爲此態而反有飢顛之誚何邪

古冢南陽道中作此以下汝州罷官再至鄧州葬希深

南陽古原上荒冢若魚鱗劍佩不爲土衣冠應化塵枯骸託魑魅細草沒麒麟何必問名氏漢家多近親

仲春同師直至壠山雪中宿稷亭

與子乘羸馬夜投山家宿風雪滿綈裘燈火深竹屋烹雞賴主人吠犬憎倦僕明發到巖前春蕪凍雲木

依韻和師直仲春雪中馬上

自倚春風暖輕袍犯雪來過塘迷綠水拂樹雜芳梅山蔽峯難辨樵通徑易開野行方有味緩轡不須催

和師直早春雪後五龍道中作

來尋谷口春正值陰雲結日暮冰霰緐宿亭孤飯設侵晨登壠去始見羣峯列草凍未抽心松枯猶抱節川傍認飛鷺林上墜殘雪何意待芳菲遲留未堪折

依韻和師直晚步偏覽五壠川

窮覽川源勝經行未厭頻樵深但聞斧谷暖自留春臨水何妨坐看雲忽滯人誰家煙塢裏竹樹遠相鄰

暮春過洪氏汝曲小園

三月花已休閑來羡叢薄河回地勢偏雨入灘聲惡綠草旋抽心青梅猶帶萼主人歸未歸誰省曾遊樂

留祕校入關擬官時將登舟過輦下

與君先後發同走向京華羡躍青驄去將乘烏榜賒著鞭辭宿雨渡水踏春沙聞道求為縣應當學種花

登許昌城望西湖

城望許西偏湖光浸曉煙岸痕添宿雨草色際平田夏木陰猶薄朱荷出未員人閑綠波靜幽鷺插頭眠

孫主簿惠上黨寺壁胡孺然書墨迹一匣

上黨佛祠何可觀開元瑞物圖高閣又有長廊古壁上復是名輩題丹雘當時泥用絲作筋意欲千載無剝落書奇畫妙了不識訛傳墨士能治平瘧寺僧不惜人搯取筆墨遂缺如烏啄後來好事恐磨滅寶刀裁劃泥如剝取之龜置綠板匣便寶箱楮同美璞拂拭還看體勢生盤屈蒼虬舞鸞鶩在昔不畏屋壁壞今也常恐兒童撲夫君知我心所重南歸贈以致誠慤此時雖喜落吾手老大腕硬無由學但當拜貺不敢忘莫為報言曾未數

寄永興招討夏太尉代人

寶元元年西夏叛天子命將臨戎行二年孟春果來寇高奴城下皆氐羌五原偏師急赴敵晝夜不息趨戰場馬煩人怠當勁虜雖持利器安得強二師覆敗乃自取豈是廊廟謀不臧朝廷又選益經略三幕賢俊務所長或取李悝備邊策或欲五道出朔方仲夏科民挾弓矢季冬括驢賫道糧官軍未進復犯塞搴旗殺將何猖狂遂令士卒愈沮氣欲使乘障膽不張我願助畫迹且遠側身西望空淒涼庶幾一言可裨益臨風欲寄烏翼翔所宜畜銳保城壁轉饋先在通行商守而勿追彼自困境上未免小敓攘譬如蚊虻嚼膚體實於肌血無大傷此言雖小可喻遠幸公采用不我忘誠知公慮若裴度聖上聽用同憲皇當時豈不歷歲月猶且衆鎮未陸梁況今鷹犬乏雄勇便擬馳騁徒蒼惶且緩須時勵犀卒終期拉朽功莫當

桓妒妻

昔聞桓司馬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主悍妒誰與俱持刀擁羣婢逕往將必屠妾時在窗前解鬟臨鏡梳鬒髮雲垂地瑩姿冰照壺妾初見主來綰髻下庭隅斂手語出處國破家已殂無心來至此豈願奉君娛今日苟見殺雖死生不殊主乃擲刃前抱持一長吁曰我見猶憐何況是老奴感怒反為喜哀矜非始圖嫉忌尚服美傷哉今亦無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七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八

夏日晚晴登許昌西湖以下許州後詩

新晴萬柳齊驚度水東西城上明殘照雲間挂斷霓烟蒲匀若翦沙岸淨無泥
果壓緐枝重人乘小駟低嵐光開翡翠湖色浸玻瓈只欠朱藤密如過罨畫谿

許昌晚晴陪從過西湖因詠謝希深蘋風詩愴然有懷

踈雲漏斜照殘雨葉間明飛蓋城頭去澄湖水正平荷感鮫客淚蔓濯野人纓
公獨思康樂臨流誦句清

故原戰

落日探兵至黃塵鈔騎多邀勳輕赴敵轉戰背長河大將中流矢殘兵空負戈
散亡歸不得掩抑泣山阿

故原有戰卒死而復蘇來說當時事

縱橫尸暴積萬殞少全生飲雨活胡地脫身歸漢城野貛穿廢竈妖鵩嘯空營
侵骨劍瘡在無人為不驚

西湖閑望

夏景已多趣湖邊日更佳園葵雜紅紫岸柳自攲斜雨氣收林表城陰接水涯
愛閑輸白鳥盡日立汀沙

寄謝師直

憶同仲春月冒雨過穰亭聊酌山酒別獨吟夜燈青明朝上嶺路羣岫張雲屏
忽入川谷秀固非平生經綠竹間紅蕚紫藤垂千局春塘水淩淩野老髮星星
田父相與至里言尚可聽始聞丹砂岑遂識五壠形傍瞻禹湯迹競信廟貌靈
邀我陟巉巉宿霧方冥冥暗霑衣裘濕時襲草木馨棟宇敞絕頂牲酒列幽亭
竹杯占禍福巫錦醉一嚀日晏別雲外月出至近坰僕夫疲不進鞭策無暫停
我馬忽顛墜君心同鶺鴒再駕體無傷扣關燭已熒自茲期莫逆未契心所銘
息息操行袂汎汎如水萍今來各一方安得同醉醒

感二鳥

雄雌雙好鳥託棲空樹中有虵出旁穴噴毒氣如虹半夜此驚飛辔去隨西東
有喙不能達啼雲復嘯風迴翔隔歲月老木高童童眼生衆禽噪雖近未由通
昨朝烟雨晦並翼向幽叢鷹鸇倘橫集颷颷意無窮

古相思

劈竹兩分張情知無合理織作雙紋簟依然淚花紫淚花雖復合疑岫幾千里
欲識舜娥悲無窮似湘水

舟次朱家曲寄許下故人

藹藹桑柘岸喧喧雞犬邨晚雲連雨黑秋水帶沙渾稍聽鄰船語初分異土言
雖嗟遠朋友日喜近田園

送曇穎上人往廬山

潯陽幾千里無不見爐峯蒼翠入衆目巖壑少行蹤高僧忽獨往杳杳懷遠公
嘗聞虎溪上醉令或來同而今競邀致幾里聞松風塵心古難洗瀑布垂秋虹

弔石曼卿

前時京師來對馬嘗相揖埃塵正滿衢笑語曾未及雖然恨莫親往往聞風什
星斗交垂光昭昭不可挹獨哦秋露中豈顧衣裘濕酒杯輕宇宙天馬難羈縶
今朝我還都但見交朋泣借問泣者誰曼卿魂已蟄堂堂豪傑姿遂爾一棺戢
君生寒月明君沒寒月入月入還復升精魄寧未集孤墳細草遍翠碣嗟新立

醉中留別永叔子履

新霜未落汴水淺輕舸唯恐東下遲遶城假得老病馬一步一跛令人疲到君
官舍欲取別君惜我去頻增嘻便步髯奴呼子履又令開席羅酒巵逡巡陳子
果亦至共坐小室聊伸眉烹雞庖兔下箸美盤實飣餖栗與梨蕭蕭細雨作寒
色厭厭盡醉安可辭門前有客莫許報我方劇飲冠幘攲文章或論到淵奧輕
重曾不遺毫釐間以辨謔每絕倒豈顧明日無晨炊六街禁夜猶未去童僕竊
訝吾儕癡談兵究弊又何益萬口不謂儒者知酒酣耳熱試發泄二子尚乃驚
我為露才揚己古來惡卷舌噤口南方馳江湖秋老鱖鱸熟歸奉甘旨誠其宜
但願音塵寄鳥翼慎勿却効兒女悲

汴水斗減舟不能進因寄彥國舍人

朝落幾寸水暮長幾寸沙深灘鼈背出淺浪龍鱗斜秋風忽又惡越舫嗟初閤
坐想披垣人猶如在寥廓

陪淮南轉運魏兵部遊穎州女郎臺寺

舊傳嬀氏女將適楚人時築館自臨水故臺空此基因爲楚宮媵來與使車期
樓上望湖上烟林晚蔽虧

望仙亭 并序

壽春望仙亭廣平宋公所作也宛陵梅堯臣之官吳與道出其下公命賦之
公來有餘樂所樂爲郡閒訟稀聊自適靜勝以紓顏清軒開曉幔歷歷見淮山
山色洗新雨佳氣如可攀代異雞犬去時平草木閑試望天衢近飛駕應此還

陪淮南轉運魏兵部遊濠上莊生臺

周當戰國時何爲守靜正干戈旣日尋仁義固不競天下皆跖徒寧知聖爲聖
是將萬物齊不顧千金聘所以忘形骸所以保性命安能小仲尼豈不識世病
我從魏公來訪古停烏榜聊識賢者心吁嗟一長詠

淮上雜詩六首

宿雲未全斂微雨入船疎問伴失前後暝行隨疾徐相親沙上鴈自樂水中魚
亭午日光透遠分林際居
暗聞淮水平遠見孤城出出舟問舟子遽對那能悉始聞莊生臺還想觀魚日
果得真隱心魚鳥情非密
輕舟晚投處聒聒渚禽嘶橡子隨薪束蔬科帶土攜岸幽雲滿石潮落蚌生泥
客思無憀極唯將魯酒迷
野鴈不知數翳然川上鳴曾無設羅意空自見船驚渺渺拍波去紛紛孤嶼盈
苦寒非塞外霜落夜淮清
漠漠晝烟披縱橫見魚艇輕橈上急水或與飛鴻並魚大釣絲微牽隨碧潭迥
向晚得志歸浩歌山月靜
舟閣下灘遲蒼黃暮灘上偏愁逆水風更駕崩沙浪落日看已昏漁燈遠相向
夜闌天轉寒坐待潮流漲

赴霅任君有詩相送仍懷舊賞因次其韻

湖山饒邃處曾省牧之遊鴈落葑田闊船過菱渚秋野烟昏古寺波影動危樓
到日尋題墨猶應舊壁留

過揚州參政宋諫議遺白鵝

曾遊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去將期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

金山寺 并序

昔嘗聞謝紫微言金山之勝峯巒攢水上秀拔殊衆山環以臺殿高下隨勢向
使善工摹畫不能盡其美初恨未遊赴官吳興船次瓜洲值海汐冬落孤港未
通獨行江際始見故所聞金山者與謝公之說無異也因借小舟以往乃陟迴
閣上上方歷絕頂以問山阿危亭曲軒窮極山水之趣一草一木雖未萼發而
或青或凋皆森植可愛東小峯謂之鶻山有海鶻雄雌棲其上每歲生雛羽翮
旣成與之縱飛迷而後返有年矣惡禽猛鷙不敢來茲以搏魚鳥其亦不取近
山之物以爲食可義也夫薄暮返舟寺僧乞詩强爲之句以應其請偶然而來
不得髣髴敢與前賢名迹邪

吳客獨來後楚橈歸夕曛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巢鶻寧窺物馴鷗自作羣
老僧忘歲月石上看江雲

瓜洲對雪欲再遊金山寺家人以風波相止

臘月海風急雪吹巖下窗輕舟不畏浪昨日過寒江渡口復夕興區中無與雙
忽牽兒女戀空聽遠鐘撞

金山芷芝二僧攜茗見訪

一遊江山上日日吟不足雙錫忽來過衣霜帶初旭況能持茗具向此烹新綠
中濡水若飴北焙花知粟還將塵慮滌自媿冠纓束何以報勤勤馳奴扣雲谷

淮南遇梵才吉上人因悼謝南陽疇昔之遊

久已厭宦旅故茲歸江南始時遽辭邑不及事春蠶殘臘猶在道險阻固所諳
扁舟次淮海喜遇釋子談契闊十五年尙謂臥巖菴偶見如夙期淹留豈亦甘
歎逝獨泫然懷悲情豈堪班班雲中鳥共看投夕嵐曷不念舊隱山水唯素耽

我從湖上去微爵輕子男

送櫟陽宰朱表臣

塞上備胡羌關中調兵食秦民尚苦輸漢吏勤求職君今喜懷詔馳騎寧暇息其邑嘗兩金於時豈能得行嘗經灞上故事猶可憶前代多戰爭鬼火弄陰黑蒼蒼路傍草憔悴希春色縣塗誠有政威惠爲令德

依韻和長吉上人淮甸相遇

淮上一相遇憶在京都時雖驚歲月換未改松桂姿童侍兩三人缾錫相與隨自言東越來篋中多好詩文字皆妥帖業術無傾攲前輩嘗有言清氣散人脾語妙見情性說之聊解頤始推杼山學得非素所師此固有深趣吾心久已知橫琴乃玄悟豈必弄鳴絲古樂衆少聽誰知彼吹箎師曠沒世後伯牙衆身悲願同黃鵠舉遠歸滄海涯老驥雖不病長坂安可馳天台況奇勝日夕勞夢思尚忝齒纓綏終年趨路岐俯媿淵中魚游泳水之湄仰羨雲間鷺淩厲辭縶維居嘗起斯念未去情不怡今朝吏道舊感愴各豐眉同遊謝公門遠想袂霑洟惜哉胡不仁碎彼東方琪又出數紙書手澤尚可披眷眷疇昔意於今當語誰復遺三百言玩味自挽髭序事盡成故慨吟良有資其詞何疊疊宛若對風規泠然聳心目不覺整冠緌重以超俗韻顧予賤職司是猶猨鳥情並此縶櫪卑報投仍勉強實謬匠者爲應哂不量力短兵茲已疲

歲日旅泊家人相與爲壽

舟中逢獻歲風雨送餘寒推年增漸老永懷殊鮮歡江邊無車馬鑑裏對衣冠孺人相慶拜共坐列杯盤盤中多橘柚未咀齒已酸飲酒復先醉頗覺量不寬岸梅欲破萼野水微生瀾來者卽爲新過者故爲殘何言昨日趣乃作去年觀時節未變易人世良可歎

寄題梵才大士台州安隱堂

巢禽託靜林潛魚戀深壑豈不能自安翔泳得所樂達士遠紛華於茲守沖漠堂前鳴松風堂後馥花萼好鳥時一呼澄明望寥廓詩興猶不忘禪心詎云著所以得自然寧必萬緣縛未能與之游懷慕徒有作

農難

根荄非所殖嘉禾共一田老農實惡之豈共時稼捐管蔡與盜跖同氣詎能遷周公不妨聖柳惠不妨賢賢哉彼薅矣取舍得其然

舟中值雨裴刁二君相與見過

江上滄淒淒天形接野低岸痕生舊水馬迹踏春泥風急侵衣重山昏卷幔迷誰驚二客論不媿巨源妻

題刁經臣山居時已應辟西幕

向不樂郡府遂云歸田園結廬復種藝草樹日已繁散帙理舊學了然無俗喧春雨一迴過覽耕登古原青山每自愛霽色當衡門故人苟來往名宦未嘗言趣適已不淺道心良亦存忽聞辟書至便令驅犢轅豈期同瓠瓜長繫蒿萊根始知古君子出處唯義敦

前者裴君雨中見過因以詩謝復承來章輒依韻奉和

主人門下客寂寞在江涘我昨謝銅章解組猶脫屣前日至朱方正值春雨起君時冒雨來曾不避泥滓林枝滴衣襟沙岸平履齒相歡了無間偶論通遠旨去逢親交問爲報心如水

甘露寺

曾非遠城郭寂爾隔囂氛尚有南朝樹能留北固雲川濤觀海若霜磬入江濆衛國丹青在孤堂綠桂薰

依韻和刁經臣讀李衛公平泉山居詩碑有感

當時植珍木豈是昧前規廢宅長春草故山存舊碑已嗟良璧毀安識古松姿叔子每懷慕此心空自知

春日舟中對雪寄刁經臣

誰道江南暖新春見雪飛鷗來親客艇花亂上人衣古郡地偏寂野窗寒入微戴家仍不遠欲去未能歸

依韻和達觀禪師春日雪中見寄

密霰來新歲春陽氣漸微侵庭草芽凍紛雜鴈行飛江寺誰開逕湖山我欲歸

雨花無六出休怪著人衣

和刁太博新墅十題

靜舍

野木扶疎重復重塘蒲涵水綠茸茸琴書尤古得爲樂休問前山有戴顒

西齋

靖節歸來自結廬稚川閑去亦多書請君架上添芸草莫遣中間有蠹魚

北軒

冬日迎暄此未宜苦吟聊對朔風時舐詩砌下留殘雪不看簷間斗柄垂

叢杉

植幹森然天在庭更憐相倚自青青翠姿且有干雲勢豈是孤生向遠坰

松阜

勾引風聲已可聽高陰仍更接岡形知君久欲平心氣早晚根傍長茯苓

小舫

小舫閑撐莫厭遲比於刳艇劣相宜漕河有處通陂水深入荷花人不知

移竹

遠愛檀欒碧逕開荷鉏乘雨破秋苔直須採作阮家趣更向煙林缺處栽

花隖

雜芳春發淺深叢曲隖逶迤紫閒紅色賤格微應不數少添蘭菊待秋風

綿檜

翠色凌寒豈易衰柔條堪結更葳蕤松身柏葉能相似勁拔緣何不自持

新井

淺淺清泉自鑑開鱗鱗寒甃未生苔山中亭午野禽渴不畏人驚欲下來

發陶莊却寄刁經臣裴如晦

方看梅柳春共別川河上移舟人已歸回首竹林望水渾不照影山遠猶相向

聞道欲西遊漢家今尚壯

發丹陽後寄徐元輿

別君忽五年相望非一日會合如夢寐欣喜對形質是時春已仲臨水柳未密

載酒相與遊輕舠劣容膝禪局竹下過乳井松間出烹茶覺暫醒岸幘情彌逸

興闌乘月歸及旦解行紼離懷更宿酲遠想都如失

胡武平遺牡丹一盤以下湖州後詩

疇昔居洛陽看盡名園花臨水復蔭竹豔色照形霞良友相與至競飲歡無涯

而今猶老翁鬢髮但未華昨日到湖上碧水涵蒲芽此情頗已愜薄宦非初嗟

況乃蒙見憐帶雨摘春葩雖無向時樂惠好仍有加

題滕學士九華山書堂

處山方畏淺曾慕結深廬要與雲峯近寧將野客疎澗苗來入俎林鳥或窺書

何事輕兹樂而從出塞車公今爲涇州

送劉成伯還都

余昔困川塗今非羨行者離心寄南風相送過平野既吹連葉舟更逐桂條馬

中州多故人懷抱幸君寫

送舍弟正臣赴都

吳兒能刺舟其駛劇飛鳥行行固莫留望進前山小家貧吾不憂身計爾自了

何當還里門拜慶期秋杪

訪報本簡長老

比泛苕溪來初逢下山雨雨收精舍出喜與高僧語門臨水若鑑萬象皆可覩

清淨欲誰鄰野蓮無處所

依韻和淮南祝祕校初春見寄

客有袖中書初憑春燕寄春燕不時來秋鴻今始至水落蒲藻寒悠悠江浦意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八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九

依韻和胡武平懷京下游好（以下湖州後詩）

南國易悲愁西風起高樹枯荷復送雨度鴈寧知數欲問北來音繫書復若故
冥飛杳無迹弋者徒有慕况在白蘋洲而懷石渠署石渠多故人鵷鷺方騫翥
鏘鳴尚可希綷翼何由附主人賴知己未變疇昔顧乘桴豈仲尼好勇非季路
幸依南郡帳不學邯鄲步自守終日愚都忘向時慮睠戀此江湖親年當喜懼
既獲庭闈近又多山水趣邀來對明月千里猶會晤長橋人絶聲舉酒逢秋露
迥聞孤舟笛烟水在何處俯檻意無涯跳波魚夜乳頗得真隱情奚須慕巢許
思寄梅枝香遠隔蘭溪渡緘之付好風精爽亦隨去

依韻和武平九月十五日夜北樓望太湖

東吳臨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練星辰澹布螢細烟沉遠水重露裛空庭
孤坐饒清興惟將影對形

依韻武平憶玉晨觀

世路多氛垢人間浪逐名是非還自喻寵辱固堪驚薄宦真何戀丹砂儻可成
終尋谷口隱鄭子豈其卿

凝碧堂

始至荷芰生田田湖上密復當花競時豔色凌朝日今來蓮已枯碧水墮秋實
更待雪中過羣峯應互出樽有綠蟻醅俎有赬壺橘可以持螯蟹逍遥此居室

送劉成伯著作赴弋陽宰

我昨之官來值君為郡掾當年已知名是日纔識面未久嗟還都始應羣公薦
遂除芸省郎出治江上縣縣劇素所聞其俗到可見水精製盤盂（去）冰瑩産郊
甸鳴箏斵桐梓雕飾雜寶絢有鑠化銅鉛方士多伏鍊君今齒尚壯好學常不
倦二者定非惑吾言亦狂狷絃歌將有餘幸可窮經傳歸來期著書篋楮盈百
卷莫學此疎慵無能守貧賤明朝君當行勉勉自出餞豈無一壺酒豈無一鼎
饌

冬雷

上帝設號令隱其南山下震發固有時曷常事憑怒春以動含生夏以奮風雨
冬其息不用藏在黄厚土我今來江南歲曆惟建午如何小雪前向曉疑鳴釜
蛟蛇龜蟲厄鱗裂口塊吐蝦蟆不食月深窟僵兩股天公豈物欺若此汨時序
或言非天公實乃陰怪主嘗觀古祠畫牛首椎連鼓黑雲雜狂颷相與為肺腑
是不由昊穹安能順寒暑吾因考厥事復以驗莽鹵市井欺量衡定知不活汝
元惡逆大倫弗加霹靂斧比豈曰無私故予未所取必恐竊天威似將文法侮
焉顧五行錯詎畏萬物覩欲扣九門陳恨身無鳥羽

劉成伯遺建州小片的乳茶十枚因以為答

玉斧裁雲片形如阿井膠春溪鬬新色寒籜見重包價劣黄金敵名將紫筍抛
桓公不知味空問楚人茅

冬日送暹上人

霜風刮地如刀鐮鳥不遠飛魚已潛何況削髮冷入骨草屨不畏冰雪霑緣山
涉水去幾里晝盌野飯誰來添毗陵舊寺苦欲到索我贈行無久淹

和壽州宋待制九題

熙熙閣

初日照城樓流暉及菌閣上收花霧紅下見春烟薄信美是殊邦而淹佐時略
自慚江外人敢慕淮南作

春暉亭

卉木日已發中園日已嘉歡言樂和景及此鬢未華春風實無幾淩亂枝上花
山陰况暮月俯仰誠可嗟

白蓮堂

蟋蟀在秋堂芙蓉出深水浩露同一色澄澈寒鑑裏佳人恥施朱欲與天真比
沙鳥閑且都誰將擬公子

式宴亭

從事誰獨賢而來均宴喜幽禽雜嘯呼珍木竟叢倚與將物色俱閑厭簫鼓美
寧同不聞問訟息時遊此

秋香亭

高軒蔵叢菊可以泛綠樽餘甘自同薺云憂寧用萱有木皆剝實何草不陳根
獨此冒霜豔芬郁滿中園

狎鷗亭

羣生自知機不可欺以異此雖鷗與馴鷗亦魚所避坐態臨碧水安得同一致
然此海客心還應無有媿

齊雲亭

城隅結危棟髣髴淩烟霓平觀飛兩來俯窺巢禽棲浩蕩孤思發冪歷蔓草齊
長安去不遠何言西北迷

美蔭亭

野材仍翦茅當此茂林下晴暉葉上明翠影杯中瀉鮮風時颼飀輕裾自蕭灑
固殊憇生鍛曷慕巖棲者

望仙亭

嘗聞淮南王雞犬從此去至今山頭石馬迹尙有處使君辭從宫終日絶塵慮
望望雲漢間想見賔天馭

依韻和僧説上人見訪

客從東國來山雲猶在屨是時正窮臘鴈落溪陰暮投宿古城隅雪迷松下路
衣楮足蘭荃相過寧厭屢

立春前一日雪中訪烏程宰李君俞尋有詩見貺依韻和答

粉絮先春拂面翔臨風躍馬到君堂縣民將喜土膏起令尹未驚農事忙疾呼
小吏具山酌便欲盡醉爲詩狂我牽塵俗不得久何意更煩投夜光

送劉比部

青山夜來兩溪水已潺湲侵曉桂旗動傷離蘋渚前百壺臨祖道兩槳破春烟
舊業西河上歸心向日邊

贈月上人彈琴

人閑溪上横剡木素琴寒倚一枝玉吳王城畔鎖深房月下空彈孤鴈曲

冬日陪胡武平遊西余精舍

侵晨霜氣嚴溪口冰已合烏榜將進遲寒篙旋摧拉遥看松竹深雪屋藏山衲
登臨與都盡薄暮沿清霅

依韻和武平苕霅二水

昔愛伊與洛今逢苕與霅南郭復西城曉色明於甲塵纓庶可濯白鳥誰來狎
落日潭上歸魚歌自相答

依韻和武平昇卞二山

北峯壓城蒼南岫緣溪綠誰知昔人遊尙想叢桂馥鳥獸安可羣呼鳴自爲族
儻聞羨門術一躡塵外躅

送崔主簿赴睦州清溪

舟輕不畏險逆上子陵灘七里峽天翠千重雲木寒古祠鳴野鳥亂石激春湍
正與高懷愜寧歌行路難

依韻和劉比部留别

春雲已泊簾濃簷半晴天沙草微抽綠林枝遠帶煙況兹逢晚景那更送歸船
苦酒聊爲酌無勞辨聖賢

送潘供奉承勛

與君迹熟情已親欲將行邁聊感人舉酒不能効時俗半辭苦語資立身長大
實好帶刀劍曷不往効清邊塵門戟雖高豈自有當思乃祖爲功臣所宜踴躍
發奇策嘉名定體庶得真儻以斯言作狂説乘肥食脆任青春

答新長老詩編

江東釋子多能詩窗前樹下如蟬嘶朝風暮月只自老建安舊體誰攀躋唯師
獨慕陶彭澤奇蹟仍收王會稽（嘗示余右軍書一軸）比焉趣尙已不淺更在措意摩雲霓

題劉道士奉真亭

降真沈水生爐煙扣齒曉漱華池泉心存崑閬未可到夜瞻北斗何聯聯顧兹
虚室如有遲一草一石幽且妍芝蓋雲軿杳無至不知誰更似羊權

依韻和烏程李著作四首

縣署西園

春入西園何苦誇我曾狂醉洛城花如今老大都無興獨坐晴軒看落霞

霅上二首

共愛霅溪風物美春來清可鑑鬟眉蘋生楚客將歸日花暖吳蠶始浴時臨水竹樓通市陌跨橋雲屋接川湄畫船載酒期君醉已是無謀助鷁夷

靚妝艷服遊川上簫鼓聲中俗自歡寄語春風休用惡恐教潭水起波瀾

早春遊南園

東國春歸早南園百卉宜萱芽開翠頴杏蕚破烟姿青壠將鳴雉喬林未囀鸝石尤風莫起芳物畏君吹

送僉判張祕丞赴秀州

江燕歸時君亦歸燕巢未暖君還去去去溪邊楊柳多正值清明欲飛絮競折贈行何所益時當長養傷嘉樹不如舉酒對青山酒罷移舟須薄暮嘉禾主人余久知迹冗不擬彊攀附儻或無忘問姓名為言嬾拙皆如故

送弟赴和州幕

夾河為郡不如古江北江南作冗官須記長傳一經訓雖貧莫改飲瓢歡歷陽況與吾廬近春穀休言問膳難此日停舟聊舉酌明當水驛自加餐

寄題徐都官新居假山

太湖萬穴古山骨共結峯嵐勢不孤苔徑三層平木末河流一道接牆隅已知谷口多花藥秪欠林間落狖鼯誰侍巾構此遊樂里中遺老肯相呼

送梵才吉上人歸天台

頃余遊鞏洛值子入天台當時羣卿士共羨出氛埃荏苒踰一紀却向人間來問子何為爾言與般若臺雖將發愚闇般若安在哉此教久已熾增海非一杯我言亦爝火豈使萬木灰蓋欲守中道焉能力損裁子勿疑我言遂以為嫌猜忽聞攜錫杖然向石橋迴城霞與琪樹璨璨助詩才嘉辭徧人口幸足息巖隈

公度以余嘗語洛中花品而此邦之人多不敢言花於余今又風雨經時花期遂過作詩以見貽故次其韻

去年三月來吳中欲擬看花無與從今年二月花偏早發作無節雨與風前時晴明要尋賞謂夸洛陽多不容我心豈是限南北美好未必須深紅姚黃魏品若盡有春色定應天下空因君見贈又及此莫怪還思澗水東

留題可及明心堂

秭雉已先號卉木蕚漸歇俯檻弄條枚因心悟生滅上人本高胄季父踐清列而能厭紛華樂彼方外說

陪武平游雅上人房卞峯亭

晚愛池上清羣峯對檐隙常恐雲氣生坐令蒼翠隔復繞曲塘陰映竇孤花拆誰知禪者居來伴使君適

送張舍人自安吉移宰同安

遠辭湖上山徙治海邊邑機杼吳俗饒魚鰕越人給操琴在更張殊土宜順襲何以贈勤勤薄言茲所及

劉彝秀才歸江南

鳳鳴不在籔麒麟寧受靮君思此二物中夜忽興歎況值南風來襲蘭歸楚岸

送胡武平

來見江南昏使君詠汀蘋再看蘋葉老汀畔送歸人人歸多慕戀遺惠在茲民始時繞郊郭水不通蹄輪公來作新塘直抵吳松垠新塘建輿梁濟越脫鞝仁言度新塘去隨迹如魚鱗從今新塘樹便與蔽芾均我雖備僚屬筆舌敢妄陳因行錄所美願與國風振

廻陳郎中詩集

嘗觀陳伯玉感遇三十篇矯矯追古道粲爾日星懸今公豈其後佳詠久已傳憶為童子日早誦錦繡姸茲來預官屬而許玩奇編明珠三百琲一一徑寸圓他人握中有未獲毫髮焉家貧敢懷寶況近驪龍淵又畏風雨作神物不得全再拜捧明月長跪還席前

依韻和武平別後見寄

溪遠檣危一望遙此焉悽絕府中僚已同鴈鶩依清淺共看鸞皇上泬寥別岸

無端縈細柳迴舟不忍過新橋醉來事事能生感誰道愁腸酒易銷

蘄州廣濟劉主簿

相識雖非久相親似舊年論文君豈後尚齒我慚先慣狎吳兒水將浮楚客船
安知不離恨高柳正鳴蟬

依韻和僧說夏日閑居見寄

城郭非清涼山僧抱微疾又況三伏時當茲一禪室炎飈正爍爍溪水徒瑟瑟
唯詠冰雪辭可以銷夏日

依韻和李宰秋思

一葉與風舞已知天地情將令百果實競振羣蟲聲陶令欲收秫豳人思晢酰
更吟君麗句誰爲寫鍾評

送儲令赴韶州樂昌

嘗聞韶石下虞舜古祠深至樂久已寂況持陶令琴炎方不道遠一去值秋霖

隱真亭爲程史尉署

作尉慕吾祖吾祖非得時誰似芙蓉國日見芙蓉披涼雨隨風來清香入酒巵
自得真隱趣不慚吳市爲

說上人遊廬山

夙懷高世趣固足林壑情欲遊名山徧遂爲廬岳行又訪遠公蹟東林氣象清
瀑布秋影落香爐曉煙生洗蕩萬古慮薰蒸千載名我今滯孤宦空羨缾錫輕

和元之述夢見寄

高秋枕席涼晝寢還清曠不嘲君腹便獨夢子爾訪豈忘相規言仍記羣小謗
始知端正心寐語尙不詿怡悅何譏人告子亦孟浪吾聞有尸蟲伺惡多相尙
耽睡受其惑子心恐成恙勉子守庚曹勿使茲物王魂交昧聰明寤後成清唱
誦玩自省循徒爾增怊悵不能檢細微遂使言屢恥雖然甚頑鄙內顧無過當
仲尼稱天厭季路猶行行何當謝勤誠爲子傾嘉醲

秋日臥疾恭上人來過不及見因以詩答

溪上秋霧多溪居曉寒入呼吸遂生痾嘔泄不下粒素知江南地大率皆卑溼
久從吳土居氣候非所襲伏枕欲經旬冠帶拈已澀女奚特扣關問疾提山笠
我非金粟身寄謝何暇揖屈性茲不能他時冀來及

依韻和守賢上人晚秋書事

秋霧鬱不開曚曨夾溪樹深枝尙宿禽寒葉時驚露我居溪之陰早景誠所慕
開豁吐初陽獨吟神與晤豈意方袍人而懷此焉趣忽枉瓊玖章無慚惠休句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九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

臧子文剡縣主簿以下湖州後詩

剡縣無淺深歷歷能見底潛鱗莫見窺壓紋聊堪洗古木潭上陰遺祠巖下啓應識道傍碑因風奠醪醴

余令之會稽新昌

越舸將渡西陵時臘雪欲作陰雲垂古岸潮迴夜冰閣冰上鯉魚紅尾鬐知君奉親聊自得窮冬涉險仍熙熙縣民但可觀此意休羨江邊孝女碑

傳神悅躬上人

握中一寸毫寶匣百鍊金鑑貌不鑑道寫形寧寫心古人固不識今人或所欽依然見其質儼爾恨無音子誠丹青妙巧奪造化深妍媸必盡得幻妄恐交侵

文曜師之南徐

班班上川羽薄暮未安巢擾擾方外士歲晏遊遠郊正值風霜急晚冰隨處敲何時居巖下都把塵事拋

送芝上人歸姑蘇

身衣竺乾服手援犧氏琴絲聲不願奏古意一何深晏景託孤艇倦飛還舊林闔閭城下寺幾里認鐘音

唐寺丞知南雄州

前林尙含凍南國史君行逆水春風峭孤舟挂席輕踏歌聞舊俗信鬼有頹坻當識朱衣貴壺漿擁道迎

依韻和孫秀才朱長官見寄二首同韻

古來富貴蹈危機樂性安貧莫謂非未及功名蒼鬢改欲從踈嬾五湖歸昔年同志逢時盡今日相親似子稀犀僕忽辭雲海上遠持雙璧扣吾扉

謝尉西歸

曾爲洛陽客喜見洛陽人每憶舊遊處相逢借問頻當時伊水上醉弄巖花春而今絕茲樂欲語已酸辛明朝君當去又復與誰親唯應有素月相照寒溪濱

陳浩赴福州幕

梅殘杏將坼楊柳都未堪欲贈無所贈春風吹酒酣遠山猶帶雪野水已如藍羽檄不應有詩書自可躭

示沈生

穉子每多疾始與藥物親由茲沈生迹遂歷吾門頻我居無鳥鼠乃知屋室貧舉世競趨利爾非閭井人

和潘叔治早春遊何山

泛泛寒溪流縈紆向山去淺石長蒲茸朝煙暖巖樹捨舟當禪扉踏蘚污野屨誰愛鮑參軍登臨多秀句

張法曹歸闕

海底日未上屋頭羣雀喧晨興溪館迥坐聽櫓聲煩出戶望行舸羨心如野猨暮春余亦去爲見故人言

送張叔展北歸

江南春候早水暖野芹生北客欲歸日故人持贈行莫嫌爲物薄言采幽蘭幷休惜臨流醉高帆去櫂輕

依韻和叔治晚春梅花

楚人佳處將爲援越使傳時合有詩常是臘前混雪色却驚春半見瓊姿笛吹遠曲還多怨風送清香似可期我欲細看持在手誰能爲折向南枝

僧元復院枕流軒

寺外寒流駃開軒靜者棲淺深看藻荇出沒愛鳧鷖一悟此中趣萬緣皆可齊誰來驚節物岸木長春荑

惱儂

期我以踏青花間儻相遇果然南陌頭翩若驚鴻度不語彊躊躇羞人映芳樹兩心常自憐兩目空相注依依不得親薄暮還愁去記取似丹葩知開在何處

相逢

晚日南城歸橋邊見郎去遠遠逐郎迴羅衣汙微污不惜污羅衣要與郎相顧留連芳苑中肯謝花夭嫭傍欄思晤言羞長情誰諭草草各還家幽懷是飛絮

檣烏

檣頭飛去烏夜夜啼聲碎猶不如水禽雙棲向煙外煙外少分張渚間多翳薈休同八九子反哺人誰愛

過華亭

晴雲號鶴幾千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當日宅而今何處不荒蕪

月暈

月暈已知風燈花先作喜明日挂帆歸春湖能幾里

逢謝師直

昔歲南陽道中別今向華亭水上逢把酒語君悲且喜流光冉冉去無蹤

回自青龍呈謝師直

共君相別三四年巖巖瘦骨還依然唯髭比舊多且黑學術久已不可肩嗟余老大無所用白髮冉冉將侵顛文章自是與時背妻餓兒啼無一錢幸得詩書銷白日豈顧富貴摩青天而今飲酒亦復少未及再酌腸如煎前夕與君歡且飲飲纔數琖我已眠雞鳴犬吠似聒耳舉頭屋室皆左旋起來整巾不稱意挂帆直走滄海邊便欲騎鯨去萬里列缺不借霹靂鞭氣沮心衰計欲睡夢想先到蘋渚前與君無復更留醉醉死誰能如謫仙

青龍海上觀潮

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迴如鼻吸老魚無守隨上下閣向滄洲空怨泣推鱗伐肉走千艘骨節專車無大及幾年養此膏血軀一旦翻為漁者給無情之水誰可憑將作尋常自輕入何時更看弄潮兒頭戴火盆來就溼

社前

欲社先知雨將歸未見花那能長作客夜夜夢還家

水次髑髏

不知誰氏子枯首在沙洲肉化烏鳶腹肢殘波浪頭曾聞南面樂寧有九原愁厚葬不為貴漢官其登丘

葉大卿挽辭三首

位列名卿重年躋賜几尊臧孫宜有後定國已高門舊族聲華遠名藩治行存秋風簫吹咽龍隧起雲根

自古賢才少滔滔豈足云善人安得見清譽久來聞器隕龍文鼎魂歸馬鬣墳豐碑幾當立籍甚著遺芬

終始為全德生榮歿亦榮里人悲畫翣郡吏拜銘旌石馬天麟肖松枝國棟成更看追孝意捧土作新塋

湖州寒食陪太守南園宴

寒食二月三月交紅桃破顆柳染梢陰晴不定野雲密𪏆𪏆鼓聲湖岸坳使君千騎出南圃歌吹前導後鳴鐃是時輒預車馬末傾市競觀民業抛竹亭臨水美可愛嗑哳草木皆吐芭遊人春服靚妝出笑踏俚歌相與嘲使君白髮體尤健自晨及暮奏酒肴爾輩少年翻易倦倚席欠伸誰得教公雖不責以正禮我意未容誠斗筲逡巡秉燭各分散小人爭路何呶呶

牡丹

洛陽牡丹名品多自謂天下無能過及來江南花亦好絳紫淺紅如舞娥竹陰水照增顏色春服貼妥裁輕羅時結遊朋去尋玩香吹酒面生紅波粉英不忿付狂蝶白髮彊插成悲歌明年更開余已去風雨摧殘可奈何

惜春三首

九十日春無幾日不堪風雨競吹花舞英逐水向何處泛泛斜溪伴晚霞

前日看花心未足狂風暴雨忽無憑此身不及深溪水隨得殘紅出武陵

春色斗空花亦休綠園深鎖更誰遊殘枝遺蕚不中看暮雨霏霏起暗愁

花孃歌

花孃十二能歌舞籍甚聲名居樂府荏苒其間十四年朝作行雲暮行雨格夫氣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適從江國來時因讌席相微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殷勤度寒暑去春送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已心傾自茲稍稍有期約五月連航並釣行曲隄別浦無人處始笑鴛鴦浪得名爾後頻逢殊嬿婉各恨從來相見晚月下花前不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幾迴雞鳴歸

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極情專易得猜前時南圃尋芳卉小忿不勝投袂起官私乘輿作威稜督促倉皇去閭里蕭蕭風雨滿長溪一舸翩然逐流水忽逢小史向城來泣淚寄言心欲死願郎日日致青雲妾已長甘在泥滓更悲恩意不得終世事誰憑何若此郎聞茲語痛莫深天地無窮恨無已我今爲爾偶成章便欲緘之託雙鯉

程山人歸歙州

新安固與吾鄉鄰山水清絕殊可擬我今暫來子亦歸空聽杜鵑雲樹裏

重過南園

誰作此園爲宴喜而今樂事已難幷佳人去後門長鎖蔓草離離上古城

送滕監簿歸寧岳陽

乃翁守西鄙胡騎敢馮陵撫士無餘貨吏以文結繩向聞來三堂今復走巴陵泝流幾千里雲夢苦炎蒸風檣易陣馬猶使勇氣增子今遠寄省寄謝余豈能江山可留詠燕許昔嘗曾

寄題千步院兼示諲上人

郊郭山林有美處皆爲釋子所棲託高閑不與時俗侵寂靜豈唯魚鳥樂朝望平田插稻苗暮看西郵收雨脚

早夏陪知府學士登疊嶂樓

高陵自可眺況復更層樓峨峨衆山翠活活寒溪流新篁未掃籜緣險已脩脩曲道出林杪飛宇跨城頭春餘衆芳歇子結䕡蔓抽庭空野鼠竄日暝啼禽留誰知郡府趣適有林壑幽主人易吾土惟襲是瀛洲伊我去閭井爾來三十秋昔望白雲下今從輕軒游

得孫仲方畫美人一軸

駿駒少馴良美女少賢德常聞敗君駕亦以傾人國因觀壁間畫筆妙仍奇色持歸非奪好來者恐爲惑

塗次寄羅道濟

去年五月君到官紅蕖正開湖水寬共酌汀洲不知暮扣舷月露濕衣寒今年我罷欲歸去朋酒久來無此歡移舟不忍便爲別競挈杯肴情未闌城闉欲閉各分散溪雲暗澹生悲端明日抱酲風雨急野蓮空看寄君難

和潘叔治題劉道士房畫薛稷六鶴圖

啄食

窮年見俛啄但有飢乏意雖存玉山禾不入丹青喙因思方朔嘲此豈優諸類

顧步

舉足徒有勢行沙遂無蹤迴頸誠已久未知竟何從安能見儔侶顧望自顒顒

唳天

引吭向層霄聲聞期在耳鼓吻意豈疎知音何已矣安得九皋同流響入萬里

舞風

如逢仙圃風飄飄奮雙翅拊節余欲助和歌誰爾類但看矯然姿固於流雪異

警露

孤標近仙壇依約聞墜露儼如舉止揚稍見神爽悟曉月坐清軒寒添壁間素

理毛

六鶴皆不同初生薛公筆況茲刷羽者奮迅如天質墨客懷賞心題詩仍我率

留題毗陵潘氏宅假山

人心本好靜世事方擾擾丘壑未去時庭中結山小長欲見蒼翠何須聽猨鳥有志同尙平當期昏嫁了

觀居寧畫草蟲

古人畫虎鵠尙類狗與鶩今看畫羽蟲形意兩俱足行者勢若去飛者翻若逐拒者如舉臂鳴者如動腹躍者趯其股顧者注其目乃知造物靈未抵毫端速毗陵多畫工圖寫空盈輻寧公實神授坐使羣輩伏草根有纖意醉墨得已熟權豪不可致節行今仍獨

和頼上人南徐十詠

鐵甕城

塹江以爲池增山以爲壁鐵甕喻其堅金城非所敵前朝經喪亂曾是輕鋒鏑

覽古一徜徉空聽漁浦笛

北固山

山勢自北來高城倚爲固當時偶登臨邇者遂淪誤微雲思作兩古樹嘗霑露

今非恃險艱草木藏狐兎

京口水

江頭潮正平日照土山口坐見遠來舟高帆忽前後將隨入浦風稍度遙圻柳

客無南北虞信是承平久

金山寺

山與衆山殊寺非諸寺擬無面不當江有林皆照水南泠隔吳會北渡通揚子

還看上下帆日日何常已

望海樓

嘗聞觀蹄涔詎識海水大浩浩與天同滔滔衆流會平吞江作練遠瀉河如帶

終日郡樓閒欲取長鯨鱠

季子廟

信如季子賢自昔知能幾依約有荒祠寂寥無奠篚壞梁生溼菌古木憑山鬼

英靈豈顧茲青史辭亹亹

鶴林寺

松竹暗山門颸颸給青吹傳聞宋高祖舊宅爲茲寺地以黑龍升經因白馬至

何必問與亡山川應可記

夫子篆

季札墓傍碑古稱尼父篆始沿春秋義十字固莫淺磨敲任牧童侵剝因野蘚

嗟爾後之人萬言書不顯

甘露寺

山頭百畝宮庭下千年樹在昔甘露霏嘗疑神物護陰連殿閣寒聲撼雷霆怒

瞻影衛公堂英魂想來去

范公橋

謂公天下才非專一方惠及此作輿梁力行無鉅細既異國喬爲將同傳嵩濟

礱石亘長川寧須伐山桂

邵伯堰下王君玉錢王仲儀赴渭州經略席上命賦

未破河西寇朝廷尚有憂淮南命儒帥塞上足封侯莫擐黃金甲須存百勝謀

昔嘗經黠虜今去正防秋

悼亡三首

結髮爲夫婦於今十七年相看猶不足何況是長捐我鬢已多白此身寧久全

終當與同穴未死淚漣漣

每出身如夢逢人强意多歸來仍寂寞欲語向誰何窗冷孤螢入宵長一鴈過

世間無最苦精爽此銷磨

從來有脩短豈敢問蒼天見盡人間婦無如美且賢譬令愚者壽何不假其年

忍此連城寶沉埋向九泉

淚

平生眼中血日夜自涓涓瀉出愁腸苦深於浸沸泉紅顏將洗盡白髮亦根連

此恨古皆有不須愚與賢

秋日舟中有感

天乎余困甚失偶淚滂沱世事隨時遠秋風順水多鰥魚空戀穴獨鳥未離柯

歲月都無幾存亡可奈何兒嬌從自哭婢騃不能呵已覺愁容改休將舊鑑磨

弊衣留暗垢殘藥恨沉痾斗厭驅驅役終期老薜蘿

書哀

天既喪我妻又復喪我子兩眼雖未枯片心將欲死兩落入地中珠沉入海底

赴海可見珠掘地可見水唯人歸泉下萬古知已矣拊膺當問誰憔悴鑑中鬼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謁雙廟以下湖州後詩

八月過宋都泊舟雙廟側永懷此忠良遺烈傳碑刻五位儼朝裾千年同血食當時多苟生貴爵曾誰識縱今有丘壙都已荒荆棘古人非輕死於義實罕得英骨化埃塵令名同鳥翼飛翔出後世景慕無終極豈若目前榮未沒聲已息西登孝王城王氣由邦國

送弟禹臣赴官江南

昔與子同歸夜向瓜洲泊持杯月正清端水平如削爾來蘆岸深須防虎潛搏行行無朋友遇事自斟酌

和永叔晉祠詩

幷州古來稱近胡山雄氣壯民足儲山根晉水發源處平若皎鑑潛決疏漸流漸急不可測以至虢虢鳴清渠豈惟俯可見毛髮況乃了了看龜魚下溉平田幾百頃稻苗穲稏曾不枯與亡莫問隨水遠廟深草樹空扶疎伊君持節過其下愛此佳趣聊停車北望故城無舊物泱漭野色連丘墟已向風前聽好鳥只畏落日聞蒼狐晉人須識漢使美冉冉青額似綠蒲

得李殿丞端州硯

鮫龍所窟處其石美且堅蠻匠斲為硯漢官求費錢持歸向都邑爭乞如瓦塼豈識萬里險謬竊好事傳

書謝師厚至

爾來哭爾姑清淚滴塵几一聞在目言不謂今則死而猶意遠行所念當至止秋風忽助號萬木欲摧毀

詠蘇子美庭中千葉菊樹子

生與衆草生不與衆草榮彼皆春爭葩茲獨秋吐英千葉共一蕚百蘤共一莖幽亭聳扶疎獨本非揩撐吾友蘇子美有酒對自傾香隨青陵蝶色映黃金鶯

新冬傷逝呈李殿丞

昨日偶來過頗與陶令情豈敢復言詩君家有子卿惡老今逼衰孤寂仍足悲寒風一夜起曩事無不思手澤在故物歘歷非故時夢寐猶平常反悟恨莫追人生苦情累安得木石為賴有同舍郎相語彊解頤

送趙升卿之韶幕

舟車歷盡險風物乃還君俎肉應多味虞韶不復聞林鳴異音鳥山冒欲晴雲若弔張丞相空祠舊近墳

蘇子美竹軒和王勝之

庭無十步廣有竹纔百个子時哦其間賓交或來和琴壺置于旁圖籍亦在左誰憐脩脩影只畏寒日過誰憐青青枝下有暗葉墮我期霰雪時來聽幽聲臥應當為設榻勿使賞心剉持以報主人此興不可破

偶書寄蘇子美

君詩壯且奇君筆工復妙二者世共寶一得亦難料我今或盈軸體逸思益峭有如秋空鷹氣壓城雀鷂又如飲巨鍾一舉不能釂既釂心已醉顛倒視兩曜吾交有永叔勁正語多要嘗評吾二人放檢不同調其於文字間苦硬與惡少雖然趣尚殊握手幸相笑

寄題洪州李氏涵虛閣

耳熟滕閣美未為豫章遊近聞東湖上可見西山頭朝愛雲氣生暮數鳥行幽主人趣向遠登覽日不休父兄已三人挂冠此遲留他年儻一往風物詠可周

送蕭祕校

比從江南來又從江南去孤舟隨鴈羣晚泊定何處霜橙可為齏冰鱠思下箸此與吾不知薄言聊所慕

送李殿丞通判處州

拜官將近親不畏千里險泝流上贛水石亂波驚颭舟人素已諳曲折就迴閃豈虞失便利倚慣憂亦揜昔余從平流悸夢尚成魘今逢子方去青絲新染沙頭有堠吏惴立板方斂鴻鴈正來翔競看朱服儼

古劍篇送蔡君謨自諫省出守福唐

生銅夜夜鳴剉鐵未嘗缺主人久提攜何事贈離別借問豈酬恩請看鐔上血

休慚補履功出處異施設

雜興

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雖云九客沮未足一客嗔古有弑君者羊羹爲不均莫以天下士而比首陽人

送逐客王勝之不及遂至屠兒原

犯霜出國門送客客已去猶意行未遠策馬過寒戍川長不見人沙没前岡路始聞雲木深忽逢朱亥墓金鎚一報恩義烈垂竹素何須文學爲寄語長沙傅

送周仲章太博之鉅野

仲月霜氣嚴朝來厚如雪鴻鴈各南飛羽毛將恐折征塗履以足侵骨寒於鐵得罪此爲輕君恩大懽悅

鄴中行

武帝初起銅雀臺丕又建閣延七子日日臺上羣烏飢峨峨七子宴且喜是時閣嚴人不通雖有層梯誰可履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美人曾不起五官褊急猶且容意使忿怒如有鬼自兹不得爲故人輸作左校濱於死其餘數子安可存紛然射去如流矢鳥鳥聲樂臺轉高各自畢逋誇寠尾而今撫卷迹已陳唯有漳河舊流水

親郊前三日大慶殿雪中皇帝率羣臣發章聖五后册

將郊先奉册拜立未央廷天表君心孝人驚曉雪零冕旒紛點綴劍佩溼晶熒曲蓋曾無用羣臣敢自寧鑪煙靜齋幄井氣凍宮缾明日來壇下中宵已見星

忠上人擕王生古硯誇余云是定州漢祖廟上瓦爲之因作詩以答

硯取漢廟瓦誰恤漢廟隳重古一如此吾今對之悲既寶若圭璧未知爲用時

讀後漢書列傳

漢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爲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

異同

吾聞聖賢心不限親與踈義殊目前乖道同異代俱堯舜及周孔千載趨一塗盜跖誚孔氏弟子將黨歟蹠自驅其衆日念殺不辜河濱捧土人海畔逐臭夫塞川豈量力同趣即爾徒爾既不自過反以此爲紂

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歐陽永叔

昔嘗得圓鯽留待故人食今君遠贈之故人大河北欲膾無庖人欲寄無鳥翼放之已不活烹煮費薪棘

雜擬

忽聞胡騎渡河水月魄夜脅陰貂寒獨侍金輿立城角龍蛇不展繞旗竿

答中上人卷

吹笛皆學龍吹笙皆學鳳又於笙笛閑高下不相中得其精者稀得其麤者衆況於真出音千歲不復夢爾爲學笙歟頗已臻妙弄

送蘇子美

勇爲江海行風波曾不懼但欲尋名山扁舟無定處南有鵬若鴞臉有石若鋸毒草見人搖短狐逢影怒不退尚苦乖更遠饒瘴霧東土乃濱海蜃鼉仍可怖殼物怪瑣屑蠃蜆固無數鹹腥損齒牙日月復易飫二方既若此往矣無久駐竟當西北來醉酎炙肥羜夏不厭漿酪冬不厭雉兎勿言專口腹口腹人所務天台信奇偉石橋非坦步廬岳趣最幽飢腸看瀑布此致雖爲高實亦難久慕君行聽我言不聽到應悟

晚歸聞李殿丞訪別言已屢來不遇

蕭條一陋巷頻日見馬蹄歸來穉子告有客云將睽始知君其南復歎我向西豈不懷念慕吾親書新齋曰吾五男子愛惜無不齊所要立門戶安用同犬雞齪齪守此客馴馴戀此棲二季留左右足以共挈擕身許遠就祿幸又奉阿嬰今年還都下路喪子與妻囊罄厭外役進退類藩羝終當改江邑儻得致音題

刁景純將之海陵與二三子送於都門外遂宿舟中明日留饌膾

人言汴水駛奈何已冬乾蔡雖平且慢臘月行亦難唯聽夜冰合爲君愁苦寒暫維青絲笮邀膾白玉盤行人反飫我於理殊未安所忻能自養不復道加餐

寄洪州致仕李國博

湖上悠然度幾春勇抛榮祿遂天真青蒲翠竹園華屋白酒黄雞命里人果下

有時乘小駟兒曹方見擁朱輪田園歲入千鍾美肯似疎家苦畏貧

同謝師厚宿胥氏書齋聞鼠甚患之

燈青人已眠飢鼠稍出穴掀翻盤盂響驚聒夢寐輟唯愁几硯撲又恐架書齧癡兒効猫鳴此計誠已拙

聞子美次道師厚登天清寺塔

二三君少壯走上浮圖巔何為苦思我平步猶不前苟得從而登兩股應已攣復想下時險喘汗頭目旋不如且安坐休用窺雲煙

謝師厚歸南陽效阮步兵

一日復一朝一暮復一旦與子相經過少會不言散我心終未極歲月忽云晏嘶馬思長道孤鳥逐前伴駕言慕儔侶懷抱若冰炭南臨白水湄風雪振高岸意恐慈母念疾馳節已換解劍登北堂幼婦笑粲粲弊裘一以縫征塵一以澣而我客大梁衣垢自悲歎

師厚明日歸南陽夜坐有懷

明朝子當去我若雲失龍龍歸雲未歸索莫將安從半夜出戶望參畢已正中倏然變陰黑烈烈鳴窗風窗鳴不得寐擁被一悲翁

永叔贈酒

大門多奇醖一斗市錢千貧食尚不足欲飲將何緣豈能以口腹屈節事豪權閉戶飽於齏作詩涌如泉一日復一夕醒目常不眠窮臘忽可怪雙壺故人傳呼兒欲自酌瓦盞無完全其能饗甘脆而況侑夭妍却令情懷惡分與富貴偏收拾不復嘗排置屋角邊儻宜嘉客至傾倒相與顛何暇問濃薄但覺窗扉旋誰識我為我賓主各頽然始得語且橫既醉論益堅曾不究世務閑氣爭古先畢竟兩未決辨吻空流涎嗟我儒者飲聒耳無管絃雖云暫歡適終久還愁煎自甘不偶死寧慕金印懸願頻致此物勿恤瘡擔肩

得山雨

急雨射蒼壁濺林跳萬珠山根水壅壑漫散若注壺

范殿丞通判秦州

天水出名馬多稱黃金羈正值羌已和邊草復離離乘肥固未失所蘊不得施主人本燕客寧獨事書詩志尚功名間管樂猶一時去去勿復道磊落為男兒

陳繹越州從事

母夫人老母兄黜夫人從爾之會稽恐傷爾心不敢泣春罔細雨聞竹雞時亦藏淚未出臉奈何相與頭傾低誠知就祿非獲已應欲退耕無舊畦

辛著作知西京永寧

躍馬西畿令家塋在洛陽衣霑寒食雨花發故宮牆吟澹鳩鳴屋寬閑水滿塘送君悲漸老空憶釣伊魴

依韻和師厚別後寄

吾與爾別未及旬吾家依舊甑生塵閉門不出將誰親自持介獨輕貨珍盤餐豈有鹹酸辛苦吟輟寢昏繼晨夜光忽怪來何頻採拾若在滄浪垠和者彌寡唯陽春

普淨院佛閣上孤鶻

我新稅居見寺閣金碧照我破屋前目看閣上聚鳩鴿巢棲飲哺忘窮年雕檐畫壁屎污徧以及像塑頭與肩寺僧不敢施彈射忽有蒼鶻張毒拳鴉鳴鵲噪鸜鵒叫怒鶻來此窺腥羶鶻心決烈不畏衆嘗碎一腦驚後先死烏墮空未及地返翅下取如風旋獨當屋脊恣撐磔啄肉披肝腸弃捐老鴟無藝又很怯盤飛欲近飢目穿逡巡鶻飽自飛去爭殘不辨烏與鳶群兒指點路人笑我方吟憶秋江邊

蜂

春風無主撩亂時分羣養子各守脾爭掇花䏡為臘蜜年年共割不我稽俄逢主人若過慮畏爾有蠆成噬臍密將惡物毒爾族爾曾不得同醯雞王雖爾名爾何補造甘為利乃自取

並遊

並出慚羸駕康衢嬾著鞭蹇驢能勝馬擘道去如煙何用嗟遲疾從來有後先所期皆一至我到爾應還

寄宣州可真上人

昭亭山色無纖塵昭亭潭水見游鱗長松碧篠入古寺石上高僧度幾春

元夕同次道中道平叔如晦賦詩得閑字

金輿在闤闠簫吹滿人寰九陌行如晝千門夜不關星通河漢上珠亂里閭間誰與聯輕騎宵長月正閑

正月十五夜出迴

不出只愁感出遊將自寬貴賤依儔匹心復殊不歡漸老情易厭欲之意先闌却還見兒女不語鼻辛酸去年與母出學母施朱丹今母歸下泉垢面衣少完念爾各尚幼藏淚不忍看推燈向壁臥肺腑百憂攢

同次道遊相國寺買得翠玉罌一枚

古寺老柏下叟貨翠玉罌獸足面以立瓜腹肩而平虛能一勺容色與藍水幷我獨何爲者忽見目以驚家無半鍾畜不吝百金輕都人莫識寶白日雙眼盲

送惠懃上人

遽告我行何所之東南爾土爾自知山水佛事不暇說去何速兮來何爲公卿貴人見爾喜爲爾買屋匂爾貲王城幸可樂歲月野鶴終是思陂池去去雲霞不容侶却應來此如前時

聞賣韭黃蓼甲

百物凍未活初逢賣菜人乃知糞土暖能發萌芽春柔美已先薦陽和非不均芹根守天性憔悴澗之濱

董著作嘗爲參謀歸話西事

予說頗驍勇築城收漢疆提兵無百騎偷路執生羌大將罪專輒舉軍皆感傷歸來出萬死羸馬亦摧藏

戲寄師厚生女

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雞狗何時某氏郎堂上拜媼叟

薛中舍宰閒喜

秦人宦于秦百事順耳目山川我已疎風物子所熟維美行邁時親賓祖車轂空將離別心欲出無童僕

聯句 附

古木含清吹池上增晚涼余懷本達曠 謝少卿 聯此傲羲皇孤鷗可與狎 絳 幽岸足以觴幸有彭澤酒 堯臣 便同永嘉堂潘生起爲壽 維 王子齊陳章林端見新月 衍 草際聞寒蛩照水螢影亂 堯臣 拂筵蓼花香徘徊戀嘉境坐使歸與忘 少卿

希深洛中冬夕道話有懷普慧大士因探得江字韻聯句

彼有上人者妙談心所降 希深 達空知不二觀行本無雙 堯臣 久阻飄花席因思響雪窗 希深 社中雖得遠方外自非龐 堯臣 夢幻慚他劫風塵厭此邦 希深 終期親道樹何必憶重江 堯臣

希深本約遊西溪信馬不覺行過據鞍聯句

有意訪西溪順塗吟思迷及茲詢野老已恨過芳蹊 希深 醉客但多與幽禽空自啼無由駐金勒林表日光低 堯臣

同希深馬上口占送九舅入京城親聯句

之子洛中來芳樽喜暫開人誇阿連少吾媿士衡才 希深 丹闕鳳皇去清川鴻鴈迴都門春色美相送思悠哉 堯臣

玉麈尾寄傅尉越石聯句

齋中獨何物持之想見君惟茲玉麈尾信美而有文夫子善談道亹亹詞如雲在握昔同色傾坐今離羣 絳 況託懷袖好曾親蕙蘭薰常許助閑放於焉探典墳既乃阻清燕復屈驅虻蚊自殊白團扇未畏秋葉紛 堯臣

風瑟聯句

簌竹漏天風張絃擬嶧桐佳名從此得妙響未曾窮 希深 夜靜危臺上人閑皎月中依依聽不足秋露滿蘭叢 堯臣

冬夕會飲聯句

與君數夜飲唯恐酒盞空今我苦欲淺 堯臣 語志難此同陳編侑歡適 謝景初

閒謔何魁雄婢子寒且倦堯臣主人哦不窮燈青屢結花景初煎響時鳴蟲穴鼠暗出沒堯臣風鴈高雍容冰霜覆瓦屋景初貂狐輸貴翁孤牀乏暖質堯臣苦語有澹工咀嚼患禹小景初煨炮驚𣪊紅落蟾斜入竅堯臣遠漏微遞風醉心欺睡魄景初細書刺昏瞳吽呀聞爭犬哮吼厭啼𩥇撥火亂粒豆附炙雙彎弓乾果硬迸齒堯臣寒齏酸滿胸枯蛤擘無肉澹脯燒可饔語必造聖賢樂已過鼓鐘紙窗幸未曙景初絮被令旋縫凍痹兩股鐵跑抓雙鬢蓬脬尿既嬾溺梡盌唯欲烘器皿足缺齵捧執無夭穠兒女寒不寢堯臣僮僕困欲瞀豈無貴富徒笑此飢寒蹤丈夫固有負道義久已充墨子不黔突齒輩且得封勉哉梅夫子塞者終自通景初

問答送九舅席上作

金鑿落希深問　留贈行人須滿酌銀缾況有宜城醪及取春風花照灼

小屏風問希深　座隔流塵素影融方牀六尺偃清晝慚無玉枕名通中

玉蟾蜍希深問　廁君筆硯誠有諸可愛亭亭寒月照瑩然四座凝冰壺

金錯刀問希深　連環交刃吹風毛美人贈我萬錢貴何必䕸犀誇孟勞

青雲梯問希深　尺木爲階行勿迷勤修道業生羽翼天門九襲須攀隮

鳳于飛希深問　差差粹羽今逢時桐花正美喬雪亂家庭玉樹須來儀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擬李益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窗前風動竹聲碎影仍緐衝扉忽自啓出誤初迎門驚雀枝未定乳蜂窠暫翻飄飄一舉袂聊更遲來轅

擬宋之問春日翦綵花應制

上林花未有中禁綵先成葉逐翦刀出蕊從妝粉生紅緐內人手香染侍臣纓不是將春競天心重發榮

郡閤閱書投壺和呈相國晏公

較量人世無窮樂羅列平生未見書聊奉投壺祭征虜休言擊劒馬相如畫樓晚去聞寒角縹帙看來落蠹魚日獲誨言皆舊學不慚貧賤帶經鉏

梅花

江南臘月前溪上照水野梅多少株豔薄自將同鶴羽粉寒曾不逐蜂鬚桃根有妹猶含凍杏樹爲鄰尚帶枯楚客且休吹玉笛清香飄盡更應無

擬張九齡詠燕

眇眇雙來燕長年與社違任從新曆改只向舊巢歸永日當人語輕寒逆雨飛自親梁棟慣不識海鷗機

遲雪

風號大澤晚雲覆女牆低驚霰夜將集廣庭朝復迷鶯鳴寒蔽日鴈泊凍生谿會待飄花密開軒意外題

欲雪復晴

陰雲不成雪碧瓦有緐霜日氣生簾額冰條結井牀飛烏鳴自樂古木晝仍殭誰意斗晴後苦寒勝北方

送蒙寺丞赴郢州

郢國當時唱猶傳白雪真問今非昔日和者幾何人客自射飛鴈漁能供躍鱗芳洲墮馬處吾祖漢名臣

聞角

一聲催客夢星斗轉西檐風卷梅花去愁從柳塞添馬鳴霜滿戲龍泣凍生顩高樹朝光動城頭落海蟾

和人雪意

凍雲低垂野遠樹昏未分朝來庭竹上摵摵霰已聞扣門有兵吏嘉命傳相君趨閤展熊席卷幔飄爐薰桂漿貯榼美馬乳薦實簣賓屬兩三人從容奉評文遠稽先儒言風賦可以羣密置筆與硯唯待雪雰雰雪既不可待日暮人半醺明朝獲方楮健思欲淩雲

詠楊高品馬廄猢猻

嘗聞養騏驥辟惡繫獼猴供奉新教藝將軍舊病偷聊看緣柱杪尚想傍崖頭更祝南州使如拳試爲求

和欲雪二首

貂裘著不暖牙帳曉初開朔氣還先及流風亦屢催擬聞人詠絮將見使傳梅公復憂民歃龍沙幾日來

雪欲漫天落雲初著地垂臂鷹過野健走馬上冰遲公子多論酒騷人自詠詩都無少年意只臥竹窗宜

梅花

已先羣木得春色不與杏花爲比紅薄薄遠香來澗谷疎疎寒影近房櫳全枝惡折憎鄰女短笛橫吹怨楚童墜蕚誰將呵在鬢蕊殘金粟上眉蟲

和十一月八日圃人獻小桃花二絕

當時開向杏花後今日綻當梅蕚前不畏雪霜何太甚緐英如火滿枝然

前占寒食一百六算到其時未合開丹豔已先灰管動不由人力與栽培

和梅花

時時不甘春著力年年能占臘前芳水邊攀折此中女馬上艱尋何處郎山舍更清栽作援鳳樓偏巧學成妝團枝密葉都如雪野雀飛來翅合香

再送蒙寺丞赴郢州

彎弓落飛鳥少也向幽州來作漢官屬恥爲戎國留身輕拋馬轡地暖厭狐裘

慣見顏如玉江邊問莫愁

擬王維觀獵（晏相公坐中探賦）

白草南山獵調弓發指鳴原邊黃犬去雲外皁鵰迎近出長陵道還看小苑城
聊從向來騎回望夕陽平

擬陶潛止酒

多病願止酒不止病不已止之懼無歡雖病未宜止且欲止人事事止不經耳
次誦止足言行當止田里田里止誰親止樂山水美既止何所助唯酒與止喜
以言止不止未必止爲是止酒儻不瘳枉止徒可恥止亦隨化遷不止等亦死
慎勿道止酒止酒乃君子

擬杜甫玉華宮

松聲溪色古中有鼫鼠鳴廢殿不知年但與蒼崖平鬼火出空屋未繼華燭明
暗泉發虛竇似作哀絃鳴黃金不變土玉質空令名當時從輿輦石馬埋棘荊
獨來感舊物煎懷如沸羹區區人世間誰免此虧盈

擬韋應物殘燈

照此寒夜中欲殘紅燼尾空堂滅復明獨宿擬山鬼

和十一月十二日與諸君登西園亭榭懷舊書事二首

冬日蕭條公府清獨將諸吏上高城而今何處異疇昔鐵墓下聞孤夜鳴
莎徑依然見莎葉蓮塘無復有蓮花更看白水滿城下說著當時龍骨車

和小雨

蛟龍潠白霧天外細濛濛霑土曾無迹昏林似有風卷旗妨酒舍濕翅下洲鴻
稍見斜陽透西雲一半紅

擬韓吏部射訓狐

黃昏月暗妖鳥鳴尨然鈍質纔毫聲憑凶自異立屋角潛事觜吻欲我驚豈知
慣聞此醜狡呼集鬼物夸陰獰夕盜雞雛無畏避曾遭彈射沉泥坑汝今病翼
未甚愈還作舊態侵平明陽烏曈曈出東海照汝宜喪膽與精何爲世人苦憎
汝汝常盜物資已槃儻有弓矢勿汚辱殺此非得去惡名養雛四三已相似眼
腦實異鸞皇生一朝車輪翅墮地狐鼠入穴梟黨烹

得韓持國書報新作茅廬

聞君作茅廬正在西軒西定移舊蔬圃稍改新藥畦其高如伯鸞況亦有隱妻
今方漢德盛不必之會稽

和新晴

雲開日照乾衣寒淨掃平沙路已乾吏散庭除少公事畦挑芽甲足春盤要聽
林上鳴禽變試步塘陰綠水寬誰詠陳根有微綠烏蟾易失似跳丸

清躬詩

所稟介且拙嘗恥朋比爲皎皎三十年半語曾未欺身微德不著尙使人見疑
省己當自責實負聖相知聖相雖明察不假柬蘊辭扣言已可罪引去豈非宜

嘗惠山泉

吳楚千萬山山泉莫知數其以甘味傳幾何若飴露大禹書不載陸生品嘗著
昔唯廬谷亞久與茶經附相襲好事人砂缾和月注持參萬錢鼎豈足調羹助
彼哉一勺微唐突爲霖澍疏濃既不同物用誠有處空林癯面僧安比侯王趣

糟淮白

寒潭縮淺瀨空潭多鮊魚網登肥且美糟漬奉庖廚昔聞漁父賢嘗勉楚人餔
楚人懷沙死葬腹千歲餘今茲有遺意敢共杯盤疎

和臘前

漢家戌日看看近雲景蒼茫已歲昏欲驗方書治百藥預調飛走獵平原土人
熏肉經春美宮女藏鉤舊戲存獨把凍醪驚節物草芽微動見庭萱

題臘藥（尙書晏相公臘日投壺輪詩七首便以臘日所用物賦先成四首上呈）

頹顏早覺衰乃藉藥扶持及此季冬日預脩來歲宜鼎成無犬見蜜煉有蜂知
借問月中兔長年何所爲

臘酒（韋氏月錄云臘日造四月成）

汲井轆轤鳴寒泉碧甕盛欲爲三伏美方俟十旬清夢憶黃公舍徒聞韋氏名
孰時梅杏小獨飲效淵明

臘脯

畋獵得封獸割鮮爲脵脩易甘非愛日不敗任經秋可用資賓豆何妨鄙薦膴考之新月餘美脆勝庖牛

臘筍

南山深竹養（去）下有鶡鴠鳴破臘初挑筍（呂氏春秋曰和之美竹越之箘簬）誇新欲比瓊薦盤香更美案酒味偏清馬援當時見曾將禹貢評（伏波至荔浦見冬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是謂也）

和挑菜（十二月十二日）

中圃本膏壤始覺氣候偏出土蓼甲紅近水芹芽鮮挑以寶環刀登之饌玉筵僻遠尙含凍安占春陽前造物非有意地勢使之然

和臘日

獵鼓逄逄奏寒冰巑巑消正憐風日暖不似雪霜朝敢問祠黄石休從擊皁鵰楚郊梅萼未隴麥已多苗

啄木二首（十二月十二日陪步後園所聞見）

城頭啄枯楊城下啄枯桑朝啄不停咮暮啄不充腸寒風正冽冽蠹穴蟲且殭況茲園林迥剝剝響何長

食蠹非嫌蠹聲來古木高誰將琵琶弄寫入相思槽

語鳩（此以上三首補前投壺所輸七首）

客語南方鳩啄蚍掀巨石遂令山中人多竊禹步迹誰云不可轉鳥啄猶能擲

和淮陽燕秀才

我官忝博士曾昧通經術前因辟書來亦不習文律循舊臨學宮虎革被羊質倚席未能講占牘聊置日朴鈍既若兹媿彼啖棗栗今者登俊賢充詔冠庭實邦伯乃宗公惟帝舊良弼置醴餞以行行季冬月騏驥入羈駕千里終不蹶慚予延陵人安得結子轍心雖羨名場才命甘汩沒祿仕二十年屢遘龍榜揭在昔見麻衣于今盡超越是以對杯觴謹嚴微敢忽寧唯畏後生自恨疎節骨肴羞羅食案包核備時物里婦或窺覰戶下紅裙出歸應願生男生男付紙筆乃信讀書榮況即服緼韠長歌食苹詩聲澹異鳴瑟

和石昌言求牡丹栽

昔年藥欄下已多香草名更移花本去聊助日邊榮莫問西都品存吾舊友評（歐陽永叔有花品）會應包萼吐可與魏姚幷帶土歸金谷封根近玉京謫仙方醉詠不倚錦宮城

和十二月十七日雪

窮冬勁臘已過半曉雪先春何處來豈是全資南畝麥多應不分北枝梅庭中未許野童掃林上唯愁狂吹催莫問兔園同賦客相如居右最爲才

建溪新茗

南國溪陰暖先春發茗芽采從青竹籠蒸自白雲家粟粒烹甌起龍文御餅加過茲安得比顧渚不須誇

送詹彥迪祕校之粤

夙懷山水心夢寐向東越聞爲會稽行獨此羨明發渡江信春潮泊館食野蕨平時異粱鴻但泛鏡湖月

謝人惠茶

山上已驚溪上雷火前那及兩旗開采芽幾日始能就碾月一罂初寄來以酪爲奴名價重將雲比脚味甘迴更勞誰致中濡水況復顔生不解杯

和立春

兹日何所喜所喜物向榮憏縷作翠柳意先新陽生塗金縷爲勝義不首時輕增年已歎老斗酒聊自傾

和謝仲弓廷評新理北園

國吏乘冬和荷鉏去宿莽主人因其勤築土載荒壤移枯復宂缺剗徑就平廣東北倚高城巘險不可上愛彼林木深便爲丘壑想更待春風歸日採花卉長但願多置酒應得時一往

和謝仲弓廷評栽竹

移得溪邊翠來爲庭下陰惜根存舊土帶筍助新林暗換蕭蕭葉知虛寸寸心東風莫搖撼培壅未應深

和歲除日

一年三萬六千刻玉漏唯餘十二時去日苦多誰會惜殘陰全少頗能知已驚顏貌徐徐改不奈烏蟾冉冉馳萬國明朝賀新歲東風依舊入春旗

明井在城東南

顯晦有難必孰云幽不明深井發寒泉光若月色盈陰陽信奇變曷用究厥情譬彼出炎火投薪丹燄成吾人勿驚異但自汲缾罌

楊公懿得穎人惠糟鮊分餉幷遺楊叔恬

頭尾接清淮淮魚日登網吳蔬芼囊美楚糟增味爽云誰得嘉貺會靡獨爲享乃知不忘義分遺及吾黨

和楊祕校得糟鮊

食魚何必食河魴自有詩人比與長淮浦霜鱗更腴美誰憐按酒敵庖羊

春雪

臘前望盈尺姦縮不忍乞萬物及向榮而反事凝凓與雨暗爭能不念傷彼苗雖然便消釋終是乖氣律新陽豈憚沮暴柳未爲屈隨風勢更巧著樹媚且密誰將背時弃乃欲逞果必摧花自作花旋積旋已失上天施命令冬春不相匹生物與死物其道安可壹嗚呼此飛雪何爲在今日

和謝公儀學士正月十七日雨後復雪

本祈春雨成春雪應誤小桃先次開西漢枚生誰復召南朝何遜自多才潑除燈火上元去挫却勾萌六出來前此解衣爭貰酒不知爲瑞與爲災先是七日祈雨九日霈然至于今

伐桑

二月起蠶事伐桑人阻飢已傷持斧缺不作負薪非聊給終朝食寧虞卒歲衣月光無隔礙直照破荊扉

夢登天壇

夜夢登天壇壇上兩仙人來時乘白鳳去時乘白麟我問不我語颯颯山中雨

寒食日過荊山

山郵雖禁火嶺樹自生煙嗚咽同歸櫓悲哀欲問天泣親非泣玉流淚劇流泉春黨橫刀膾何心更食鮮

過口得雙鱖魚懷永叔

春風午橋上始迎歐陽公我僕跪雙鱖言得石瀨中持歸奉慈媼欣詠殊未工是時四三友推尙以爲雄于茲十九載存沒復西東我今淮上去沙嶼逢釣翁因之獲二尾其色與昔同錢將青絲繩囊芼春畦菘公乎廣陵來值我號蒼穹失怙哀無窮烹煎不暇餉泣血語孤衷生平四海內有始鮮能終唯公一榮悴不媿古人風

歲寒亭

種花邀青春種柏要晏歲乃知風露前已辨雪霜勢時俗愛芳菲不妨鳴鶗鴂他年都門歸寧昧始終計

澄虛閣

菌圃隔囂氛閑來衣練裙檻邊生靜意水底見微雲斜照迴晴景幽芳襲薄薰主人多賦詠不減沈休文

舟次泗上逢黃令因以詩送

向曉入汴尾隔河聞人聲得聲不得貌問識舊時名泊舟忽來及袖詩多賢英言除丹徒宰暫作七閩行東南幾千里日夕挂帆輕渡江蔬已老未足助杯羹最知便道出先見縣人迎

依韻和許發運遊泗州草堂寺之什

入寺豈緣齋阮公方詠懷心將超紫府手欲拍洪厓雲霧波初淨塵埃鑑已揩但能傾玉斝不假列金釵遠客歸空速千檣密自挨醒論時事正醉戴野巾喎風俗通吳楚清渾見汴淮遙知香刹外獨與賞心諧

依韻和許發運真州東園新成

疏鑿近東城蕭森萬物榮美花移舊本黃鳥發新聲曲閣池傍起長橋柳外横河渾遠波漲雨急斷虹明雲與危臺接風當廣廈清朱鬐看自躍翠柏種初生香草猶能識山苗未得名南峯及西嶺常共酒杯平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禁中瑞竹同本異莖

孤竹二君子聖人知獨清但將奇節並何用首陽名

依韻和集英殿秋宴

殿幄陳金石宮梧集鳳皇侍臣嚴虎帳法衮被龍章九穀初登稔羣黎共樂康
宴盤犀作鎮舞綴錦成行玉盌威冰滑紗籠奏饌涼廡深容小語槐窈漏微陽
庭立衛兼霍坐尊蕭與張清塵汲瑤井泛宇藹天香獸躍緣橦地旗開踏鞠場
樓傳紅幘唱簾隱內家妝鵙攫曾無彈蜂來誤有芳門傍銅鑄馬帝所翠爲觴
萬國趨王會諸公佩水蒼螭頭左史筆陛楯半更郎雅著明時樂需言盛得光
添花慕平一賜菊異元嘗身已陪多士心寧媿下鄉薄才何所補歌詠播殊疆

啼禽

盆繭未成絲破袴勸可脫安知增羞顏赤脛衣短褐

汴堤鶯

古堤多長榆落莢鵝眼小其下迅黃流其上鳴黃鳥安知舟中人黑鬢日已少
千里歸大梁玉笙聞窈窕終朝不成曲幽響在林表莫羨沙路行金鞭馳裊裊

四月二十七日與王正仲飲

我來自楚君自吳相遇汎波銜舳艫時時舉酒共笑樂莫問罌盎有與無醉憶
曩同吾永叔倒冠落佩來西都是時豪快不顧俗留守贈榼少尹俱高吟持去
擁鼻學雅闋付唱纖腰姝山東腐儒漫側目洛下才子爭歸趨自茲離散二十
載不復更有一日娛如今舊友已無幾歲晚得子欣爲徒

四月二十八日記與王正仲及舍弟飲

孟夏景苦長與子舟中飲酒行三四巡病嘔聊就寢仲氏又發霍洞下忽焉甚
湯劑不能勝悶絕口已噤我嘔雖未平驚走豈遑枕叫號使呼醫子怪亦莫諗
遽白何至斯葛巾推小品且尤食物間羶腥失調飪所餉惟豬雞況此乏菌蕈
以子獨無恙未必因滑瀋稍覺陽脉回慄膚猶瘁瘁儻其遂不起孰肯謂素稟
吾鄉千里遙幸免成貝錦

紹巖上人寧親

爾教禁足不出戶盛夏畏蹈螻蟻蹤赤日去省已亡律曷若冠帶共甘濃

送許州知錄王殿丞

霜花如鵠毛萬里點枯槁曉入蓬池道寒侵蘇合袍重來社櫟長舊寄里門高
去事黃丞相無辭執板勞

慈氏院假山

風濤舂斷越山骨聚集奇險成千峯碧甃爲潭立涎石直疑嵓底藏蛟龍

夜與鄰幾持國歸

紅塵夜不息橫衢若煙霧朝見車馬來暮見車馬去軍中目炯炯馬上情遽遽
交相知是誰飛先無覓處

十月晦夢遊嵩山明日訪宋中道見次道寄宿岳寺

忽夢嵩峯下同遊失姓名山腰荒葦道嵓竇落泉聲黑石文難辨蒼苔蹟易成
他時傳洛詠知是陸雲兄

十一月七日雪中聞宋中道與其內祥源觀燒香

三日不相見逢人問始知同車侵朔雪臨水拜靈龜絮撲鴛鴦帶花團蛺蝶枝
如何東郭叟足迹自穿綦

和江鄰幾詠雪二十韻

十一月將雪寒誰計有無雲橫凍鵬翼霰集泣蛟珠萬里風爲使千門玉作樞
縞衣來自鄭濤驚卷從吳積甲聞熊耳觀鵝入越都庭槐高臃腫屋蓋素模胡
騁巧能藏醜論功解飾枯巢禽皆白鳳來獸必騶虞遼俗休誇豕燕丹久望烏
袒裘無壯臂附火念焦髗歌竹休王滿餐毛活使蘇亡羊何可問別鶴不應孤
靡密同脂網縈回似舞姝漸深由片片取重本銖銖日月方收照乾坤不辨隅
雖輕自相壓更潔亦終渝飢虎僵幽谷游龍脫勁鬚佳人調蜜蔗公子擁貂狐
共是空囊客曾非暖席儒黃昏特過我與與灞陵俱

送張遂州

華省名郎意若西相如橋柱舊曾題已將符節爲邦守不畏關山入馬蹄千里

過秦看素滻三年還蜀度青泥里門錦綬何爲樂外奏嚴君內阿曌

送周寺丞宰新鄭

仲冬吉徂征曉月在環玦京水生層冰梅山見殘雪縣庭槐已古堂壁碑未缺
惟吾故交意贈子以爲別尹師魯有志古堂記

送余郎中知鄭州

西接都門纔百里壓城殘雪照牙旗風煙古是諸侯國鴈鶩新來僕射陂餽食
且依當日具鑄刑無改昔人爲濃薰舊舍青綾被不越常衙睡足時

送胡都官知潮州

自昔揭陽郡刺史惟韓侯韓侯初來時問吏瀧水頭到官諭鱷魚夜失風雨湫
乃知抱正直異類尙聽謀潮雖處南粤禮義無遐陬勿言古殊今唯在正教脩
適聞豫章士勇往登犀舟不畏惡溪惡疊鼓齊歌謳遠持天子命水物當自囚
更尋賢侯迹書上揭陽樓

送晏太祝之宣城監稅

每愛昭亭傍清灘石可數兩岸脩竹林孤城嚴晚鼓自辨越人言難廋楚鄉語
郭門春聚船江賈無多取

送張正臣赴泰州幕

敲冰冰未泮寒河流玉段輕舸莫言遲古城滄海畔春皋蘭蕙茁晚井魚鰕亂
時平無羽書此樂異王粲

月下懷裴如晦宋中道

九陌無人行寒月淨如水洗然天宇空玉井東南起我馬臥我庭帖帖垂頸耳
霜花滿黑鬣安欲致千里我僕寢我廄相背肖兩己夜深忽驚魘呼若中流矢
是時與我懷顧影行月底唯影與月光舉止無猜毀吾交有裴宋心意月影比
尋常同語默肯問世俗子

頤嚏上辛祈穀爲獻官

猛虎不獨宿鴛鴦不雙棲虞舜遊蒼梧帝子夜向瀟湘啼時既禪禹妃亦老老
淚灑竹無高低流根及筍駮紅蘚此情乃與天地齊我今齋寢泰壇下侘傺頤

嚏朱顏妻

和司馬學士上辛祀事出郊寄馮學士

侵曉度南薫禁鐘猶可聞春郊微有霰上苑稍藏雲齋館人相望官橋路已分
寧同烏烏樂翔集自成羣

同蔡君謨江鄰幾觀宋中道書畫

君謨善書能別書宣獻家藏天下無宣獻既歿二子立漆匣甲乙收盈廚鍾王
真蹟尙可覩歐褚遺墨非因模開元大曆名流夥一一手澤存有餘行草楷正
大小異點畫勁宛精神殊坐中鄰幾素近視最辨纖悉時驚吁逡巡蔡侯得所
得索硯鋪紙纔須臾一埽一幅太快健檀溪躍過瘦的顱觀書已畢復觀畫數
軸江吳種稻圖稻苗秧秧水拍拍羣鷺矯翼人荷鉏陂塍高下石籠密竹樹參
倚荊離疏大車立輪轉流急小犢敭顧穉子驅令人頻有故鄉念春事況及蠶
桑初虎頭將軍畫列女二十餘子拖裙裾許穆夫人尤窈窕因誦載馳誠起予
予無書性無田區美人雖見身老癯舉頭事事不稱意不如倒盡君酒壺

上元夜雪有感

去年昭亭陽今夜苦風雪及雪在京城宵燈亦將滅石花廣袖輕梅蕊新妝潔
悤悤競還家陌上亂車轍

上元雪

春雪如胡蝶春燈如百花漫漫飛不已愁殺千萬家我今無復夢擁被讀南華

送李才元學士知廣安軍

楊柳未堪折柔條時倚風朱輪過灞上杜宇響褒中危棧愶春兩晴林發曉紅
不須言蜀政當自學文翁

送王推官宰上洛先歸關中

跨馬獨歸日春風隨度關客裘將欲綻社燕亦同還洛水源邊邑秦人隱處山
君家有兔烏切莫向雲閒

送信安張從事吉甫兼寄白使君

西洛故人少世家今亦稀憐君能及祿過我苦言歸游宦長城下生涯舊國微

使君應借問出處竟多違

送懷州張從事仲賓

行色在車馬西亭新雨過移家從上黨佐幕向三河阜莢林初暗黄粱酒未和七賢無復有舊迹尚應多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原书空白页

和李廷老家會飲

四序豈長停寒暄春𣻐和始愛衣裘輕相與車馬過車馬不畏遠風埃不畏多到門門有槐槐上時鳥歌時鳥歌猶澀主人當謂何南開石榴軒中置飲酒嬴食案施黄金饌炙厭白鵝漢糟槎頭美吳虀成咄呵既醉或放言抶莊引駱它縱論或好辯排墨同孟軻日將薄虞淵執策相交摩欲去舉大白酌我苦大苛

正月二十七日江鄰幾杜挺之劉原甫貢甫韓持國邀飲於定力院

昨日會飲我後至誰欲比我爲王戎笑知卿輩意易敗起誚便與俗物同似過黄公酒壚下嵇阮不見脩竹中杳爾山河隔千里此心正有古人風

送宋中道朝陵仍於西都省覲

西出虎牢關南瞻園廟戟漢殿拜衣冠魏臺嚴帳帟春風石闕冷曉氣田塗白早晚下朱陵先過洛陽陌

寄西京通判宋次道學士

當時交友都無幾欲問懽娛亦異今花接上林新木變水分清洛舊池深嵯峨嵩色雲常在窈窕宫牆草又侵脩竹千竿白家寺昔年題處可能尋

送晁殿丞鄭州僉判

朝離汜水上夕去野亭駼走馬日銜樹度河風卷沙關雲來雨脚陂岸長蒲芽共被方爲樂軍中莫摻撾

重送宋中道

隴草陳根發山櫻宿霧蒸將過周故宅先下漢諸陵傾道春經雨官溝暗溜冰蒓虀休定價羊酪易爲勝

送涇州皀原何鬲主簿

春風入邊磧二月沙草生胡馬自偷牧漢農寧廢耕薄田刈晚穀又餉防秋兵縣版固當重調輕無與程

依韻和永叔見寄

春風約柳一片西欲託烏翼傳音稽昨朝偶向東城去草草又逢驄馬蹄長纓御史威正峭沙堤來坐氣吐霓我乘小駟雖甚瘦喜見驂馭猶解嘶適聞南都接大尹笑我出處今何迷恥趨捷徑身已老欲至何用頻吹齏蛟龍失水等蚯蚓鱗角雖有辱在泥困居廢井誰引手豈得更望青雲梯筆鋒勁發若彊弩餘力曾徹七重犀倦禽雄雌不飽腹日暮徒念還巢棲大椿朝菌各有盡此物何怪莊叟齊誠知豪俠自快樂東郊南陌競鬭雞胸中有道無廣狹包括宇宙在一稊何時與公去頼尾湖水漫漫如玻瓈世間會合固不易況乃仕宦多相睽正似郵亭戀行者未到止息空歌驪我貧尚不給朝夕焉得負郭置稻畦筋骸幸且稍輕健山水縱好無路躋儻公他時買田宅願以藜杖從招攜吾兒詩書不足教亦以助力於耕犂

東城送運判馬察院

春風騁巧如翦刀先裁楊柳後杏桃圓尖作瓣得踈密顏色又染燕脂牢黄鸝未鳴鳩欲雨深園靜墅聲嗷嗷役徒開汴前日放亦將決水歸河槽都人傾望若焦渴寒食已近溝已淘何當黄流與雨至雨深一尺水一篙都水御史亦即喜日夜順疾回輕舠頻年吳楚歲苦旱一稔未足生脂膏吾願取之勿求羨窮鳥困獸易遯逃我今出城勤送子酤酒不惜典弊袍數塗必向睢陽去太傅大尹皆英豪試乞二公評我說萬分豈不益一毛國給民蘇自有暇東園乃可資遊遨

送知和州杜駕部

桐花欲開時羣喝爭哺兒但求黄口飫焉問丹穴飢常山有四鳥將飛昔已悲中間勿殞逝豈得安其枝一飲必屢顧每啄必遲遲今朝竟矯翼去向江之湄銜芹不自食欲遺孤與雌此義實已重莫爲梟所嗤世俗多嫌忌我胡爲此詩此詩美孝悌持贈杜挺之

送劉郎中知廣德軍

昔在少年時辛勤事諸父諸父爲桃州物宜皆可數事君勤職貢采茗先穀雨劭農井田桑科薅重鉏斧城西大靈祠措意初似禹將通吳境河身自同豕伍期婦來餉時壇上必鳴鼓一爲烏所誤愧恨去不覩至今存遺堤五丈立堅土

正如開轘轅黃熊慚啓姚功利欲及民血食宜奠蠶祠後有高山山頭攢棟宇此實諸父爲禾麻可就俯歲登有樂事或亦作歌舞賦詩當清明解褉思洛浦其言在黑石往往被樂府于今二十年追想漸成古公將乘朱輪去問民疾苦治術自有具薄言無所補缺將陳迹書又且劇莽鹵

送洛南周寺丞敢家在華山

將去洛南宰日聞庭下松亂山歸四隱舊墅隔二峯狹谷車能入春林雨易逢地多椒與漆貨必厚於農

賦石昌言括蒼石屏

括蒼黃石屏樹如濃墨寫根深稱條葉生意絶蕭灑或聞造物手立意先真假指是龜渡摹能同自然者天下莫復言物亦逢知寡

寄致仕張郎中代人

門桀世美高天下身退心閑住洛陽畫鶴能同薛少保愛書還比蔡中郎花陰小酌呼鄰父月下清吟埽石牀不問從來生計薄題籤盈閣是家藏

送錢駕部知邛州

細雨梅初熟輕寒麥已秋路危趨劍道夢穩過刀州秦栗非吳食巴粳類越疇當壚無復舊試似長卿求

文惠師贈新筍

劉累死龍不馴世間士不識真有真物實去人或在山亦隱鱗或多孫山出水瀆奮雷轟轟萬里春厚土坼裂窮蟄振牙甲戢戢不可數削掘誰怕天公嗔煑之按酒美如玉甘脆入齒鐵流津荆吳易得梁宋少二年不食思無因豈意今朝忽有遺不忍獨饗呼吾鄰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觀何君寶畫

燕馬易畫吳牛難圖馬骨隱細牛骨麤馬毛要密牛毛踈麤踈必辨別細密多糢胡乃知戴嵩筆能出韓幹徒幹馬精神在轡勒嵩牛怒鬬無牽拘昨日何家觀小軸絹雖破爛色不渝二頭相觸角競犄前脚如跪後脚舒尾株橛直脊脅聳筋力寫盡蹄腕殊一勝一敗又苦似勝者狠逐敗者趨卷窮赤印置小字置字乃是陶尚書尚書國初人愛畫收幾厨買時不惜金與帛帛載牛車錢載驢後世兒孫不能保賣人窮市無須臾凡目矜新不重故千錢酬直皆笑愚四牛遂爲何氏有裝背入眼天下無坐中吾儕趣已異又喜玄女傳兵符此本實稱閻令畫下筆簡細容顏姝三人鬼狀一牛首八女二十美丈夫黃帝中閒蔭葩蓋霞扇錯玳旌擁朱冠服難知歲月遠但見儀衛森清都復觀鹿臺獨夫受妲己不笑何由娛酒池肉林騎行炙剖心斮脛堪悲吁數幅吳王宴西子綵舟張樂當姑蘇宮娥數百簇高下鬟髻一一紅芙蕖危峯細浪得平遠前對洞庭傍太湖商紂夫差可垂誡歷世傳玩參盤盂鵬鷹草木不足記特詠此事心何如

送任太博歸省西都

人言少保持家謹載見西京萬石君子舍今歸浣裙切里門重戒下車勸田園一一能爲計僮僕訢訢亦有聞我貪洛陽山水久試因行色寄嵩雲

送少卿張學士知洪州

朱旗畫舸一百尺五月長江水拍天穩去先應望廬岳暫來誰復見龍泉閣經吏部重爲記山識吳王舊鑄錢往迹可尋軍士少賸書遺逸附青編

觀楊之美畫

天官乘車建朱旗赤旛前亞風卷披二龍緩駕蒼髯垂印箱傍挈文籍隨雙驂推軛如畏遲行從冠服多威儀水官自有真龍騎兩佐並跨鯨尾螭步趨羣吏怪眼眉雲生海面無端涯雷部處上相與期人身獸爪負鼓馳後有同類挾且挝次執電鏡風囊吹青蛇有角魚足鬐上下引導神所施地官既失不可知此畫傳是閻令爲設色鮮潤筆法奇絹理膩滑雖子皮吳生龍王多裂隳八軸展玩忘晨炊李成山水曉景移黃荃花竹雀擁枝韓幹馬本摸搭時神駿多失存毫釐日高腹枵眼皆眵邂逅獲見何言疲厚謝主翁意不衰他日飽目看無遺

李審言遺酒

大梁美酒斗千錢欲飲常被飢窘煎經時一滴不入口漱齒費盡華池泉昨日靈昌兵吏至跪壺會不候報箋赤泥坼封傾瓦盎母妻共嘗婢流涎鄰家蒲萄未結子引蔓垂過高牆巔當街賣杏已黃熟獨堆百顆充盤筵老年牙踈不喜肉況乃下箸無腥羶空腸易醉忽酩酊倒頭夢到上帝前賜臣蒼龍跨入月不意正值姮娥眠無人采顧傍玉兔便取作腊下九天拔毛爲筆筆如椽狂吟一掃一百篇其閒長句寄東郡東郡太守終始賢切莫汲竭滑公井留釀此酹時我傳

送邵郎中知潭州

張鐃疊吹洞庭外緣虎帶刀蠻師迎且諭漢家綏撫厚莫言湘守事權輕木奴洲近霜包熟斑竹林昏野鳥鳴賈誼宅邊寒井在暫留千騎漱餘清

送楊叔恬應北京辟

昔時見子宛丘下丞相待子知子賢子於文字實廣博海客謾估珠盈船欲賣明月一寸魄雖豪不肯售以錢通都大邑忽辨寶直取不犯驪龍涎遂作照乘物矜夸魏人前從茲十二車光彩生從先

送洪州通判何太博若谷先歸新淦

拜官江上客乘馬不乘船獨畏蛟龍浪將歸風雨天葛花侵野徑源水入腴田君住巴丘下西山道路連

五月七日見賣瓠者

老圃奪天時馬通爲煦嫗四月彼種瓜五月此賣瓠陽陂與糞壤功力且異趣瓜遲瓠何早豈不同雨露速利乃在人爭先無晚暮

和江鄰幾景德寺避暑

蛭蟻不應雨鳴鳶不生風鬱氣若甑炊初陽如火紅粿膚汗交流脂體膏將鎔龍頭費挹酌犢鼻彊遮蒙常畏俗物來去避青蓮宮廣堂鋪琉璃高檐蔭梧桐

廊壁畫地獄獄具鑊鋸舂鐵城何㸌㸌鐵牀亦彤彤誰知炮烙死活間傳自西
域黃面翁正類人世苦此熱聲利役使亡西東京師貴賃幾椽舍窮煎相似聒
欲聾屋頭朝爨作飲食枕底夕艾驅蚊蟲宜爾近巷江夫子賦詩特壓塵土中

送趙諫議知徐州及

鹿車幾兩馬幾匹軨建朱幡騎彀弓兩過短亭雲斷續鶯啼高柳路西東呂梁
水注千尋險大澤龍歸萬古空莫問前朝張僕射毬場細草綠蒙蒙

送邵戶曹隨侍之長沙

青袍會稽掾釆服湘江行水館魚方美犀舟枕自清鷓鴣啼欲兩螮蝀見還晴
風土雖卑溼醇醪可養生

晨起裴吳二直講過門云鳳閣韓舍人物故作五章以哭之

平生交友淚又哭寢門前魯叟不言命楚人空問天月沉滄海底星隕太微邊
莫恨終埋沒文章自可傳
使虜嘗專對江湖謫幾年始看還近侍遽此隔重泉沃酒酒空滿託詞詞謾傳
視予猶手足莫怪獨潸然
算數曾無據仁人亦莫聞狠愚多至老蘭桂苦先焚不竟千秋恨還如萬里分
臨風一號慟易散日邊雲
昔時賓宴地今見繐幃遮棲室那因鵩從杯不為蛇曾無越人術竟起漢臣嗟
明日東城陌悲涼後部笳
曉陌行車過交相歎且驚荀龍閒一蛻穆駿失全鳴不復中書直空餘左史成
緒言猶在耳尚想見平生

聞高平公殂謝述哀感舊以助挽歌三首

文章與功業有志不能成嘗以隮高位終然屈大名遺風猶可見逝水更無情
歸卜青烏壟韓城苦霧平
京洛同逃酒單袍跨馬歸明朝各相笑此分不為稀公既參鑪冶予將事蕨薇
悲哀無以報有涕向風揮
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
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俱

歐陽郡太君挽歌二首

夫人有賢子往歲謫夷陵欲使無愁鬱怡然見寢興外詞陽磊磊內畏實兢兢
隮壽復終貴共為時所稱
當時丈人歿雖少守孤兒以及成名譽何嘗厭蔟藜暮年終饗福陰隲不應欺
莫使碧江上獨傳陶母碑

依韻和石昌言學士求鼠鬚筆之什鼠鬚鼠尾者前遺君謨今以松管

代贈

江南飛鼠拔長尾勁健頗勝中山毫其間又有蒼鼠鬚入用不數南雞毛二物
緩急豈常獲捕刺徒爾操鑾刀舊藏已贈蔡夫子報君松管何蕭騷

邃隱堂

大梁車馬地塵土飛百尺賢愚走其間朝暮不見迹北望天波門垣垣宗室宅
宗室令王孫愛書輕玉帛華宇何深沉但閒列圖籍曲房有窈窕空自事眉額
體胖生粹和安石處嵓石古來為善樂豈以歌鐘適

讀永叔所撰薛雲衞碣

文章如塗金光彩發美器所宜玉石間摹寫傳千祀堅堅孝子心森森柏庭閟
豈與石麒麟原傍鬬蒼翠

和石昌言以蜀牋南牋答松竹管之什

鑾牋抽轉龍鱗細秋兎束毫雞距尖楊子校經聊以贈蜀麻江楮報何嫌

赤蟻辭送楊叔武廣南招安

南方赤蟻大若象潛荒穴洞人莫逢天公合兩不決兩從橫亂出將自封侵疆
淩壤壞城市戰鬬億倍南柯雄嘗聞穿山食此物此物既大非常凶張舌流涎
莫可餌枉啄不怕長戈舂今令智者以智取即見蚳醢傳太宮因而使知禍福
理天子下令雲從龍

走筆戲邵與宗

子魚一尾不曾有又諾昆陵蒼鼠毫細粒吳秔誰下咽尖頭越管底能操

送李中舍襲之宰南鄭

莫問褒中道路難襄陽直上幾重灘蒼煙古柏漢高廟落日荒茅韓信壇出水槎頭一絲挂穿虹兩脚兩橋殘土風大抵如南國期會先時俗自安

送王察推績之鄧州

昔向南陽憶洛陽秋橙初熟半林黄車過白水沙痕闊鴈落鉗盧稻穟長廢壘漢碑金刻字古原秦冢石爲羊太平羽檄何曾有賓主相歡菊薦觴

戲酬高員外鯽魚

天池鯽魚長一尺鱗光鬣動楊枝磔西城隱吏江東客晝日馳來奪炎赫冷氣射屋汗收額便教斫膾傾大白我所共樂仲與伯羨君赴約笑啞啞持扇已見飛鸞翩欲往從之雲霧隔

送何濟川學士知漢州

丞相初得君有志重儒術乃言天下士徒此占清秩遂懲街鬻人忝冒十八七進君天祿閣此衆爲第一又薦王張韓恬可與君匹吾儕宜慚羞空自預朝轉欲歸無田園彊仕枉歲日值君乘高軒西望函谷出當時迎長卿書史傳未悉車馳及襁負千萬今可詰老農喜君來田租不忘率織婦喜君來縑機當倏畢府胥喜君來督責去暴扶疾苦無不求前人唯法律晝錦榮既浄康民美方溢真爲丈夫志豈是名過實

依韻和達觀師聞蟬

飲餘晨露吸餘風噪遍高枝爲俗聾欲比伯夷清已甚不餐周粟腹常空

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

天子歲嘗龍焙茶茶官催摘雨前芽團香已入中都府鬬品爭傳太傅家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吳中內史才多少從此蒓羹不足誇

依韻和接花

唯是圃人巧非關元化偏折條違物理還黜得花權美女嫁寒壻醜株生極妍世間多妄合吾不謂之然

送石昌言學士

混混拍堤瓜蔓水軒軒銜尾挂檣船使君東下只朝夕父老走迎無後先古堞秋耕拾銅鏃長淮瀑雨入壕漣鳴猨舞鶴仍持去不憶承明夜直眠

書南事

大梁國南門驛騎方騰趨波波一何急蠻寇圍番禺番禺本無備前賴魏大夫大夫築子城今得守以須兵雖不滿萬閉壁堪指呼老幼轉木石壯健操矛弧廪庫得以完日月不易圖城中舊無井魏鑿安轆轤魏由飛語去不使立外郛古稱時有待淺薄皆謂紆曲突與爛額看取報功殊

送吳照鄰都官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赤蟲吳郎鬢絲蒼幾縷不羞月上扶桑東羞見清波照人影去時黑髮吹春風五年歸來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馮子都詩并序

漢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與梁冀嬖奴秦宫事相對唐李賀作秦宮長辭亦云子都當時已有詩予因補之

黄金畫車屋韋絮緣車輪牽以五采絲藉以刺繡茵出入長信宫晝夜將誰親所親美且少玉頰丹砂脣殷羅縫輕襦明珠攢緇巾半醉臥車中侍婢躡行塵憶昔廣明亭將軍愛憐頻便房不使殉易寵在兹辰嗣侯喜驅逐平樂多從賓青絲穿五銖累室貯百珍歡與子都異嬌與子都均用財糞土擲吐氣日月跂天地可齊久禍患豈有因秋風茂陵下蒼蘚上麒麟

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懷

白日落我前明月隨我後流光如有情徘徊上高柳高柳對寢亭風影亂疎牖我馬臥其傍我僕倦攣肘寂寂重門扃獨念家中婦乳下兩小兒夜夜啼向母問耶若箇邊天性已見厚不嗟覊枕孤不愧棲禽偶內有子相憶外有月相守何似長征人沙塵聽刁斗

采芡

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矗矗釘頭生吳雞鬬敗絳幘碎海蚌口出真珠明磨沙漉水舂𣪍滑斫桂煮釜風波聲齒如編貝嚼明月曼倩不復飢腸鳴莫論一斛

貴與賤堂上猥藉無由行

史氏南軒

庭中碧石盆上結三重山飛光入酒杯舞翠生髻鬟竹林眠黄犢莎徑欠白鷴主人無倦情窗戸不須關

送河北轉運使陳修撰學士

河隍多宿兵兵食固所須幸時不戰鬭畜養安可無古與十萬師七十萬家輸耕鉏今來歲調餉且與往昔殊不使民轉輓但使民歸租急緩實塞下商賈以利趨關西河東亦如此軍實雖足民實虚公乎抱長才當有所畫謨應不貸内府重錦象牙明月珠邊城預自足寧待臨畚輸莫令稱庭臣爲言桑大夫

奉和寄宣州廣教文鑒師

秋池對門蓮子枯野壁剝月蝸涎塗庭中兩株古楠樹上有山烏長相呼當時聯巢接飛者一落梁宋一海隅扶桑日枝幾千尺光彩不獨生陽烏

送陸介夫學士通判泰州

從來戎馬地饗士日椎牛介胄奉儒服詩書參將謀隴雲連塞起渭水入關流豈似瀛洲下窮年事校讎

送徐君章祕丞知梁山軍

蒼壁東江流孤軍水上頭蛟龍驚鼓角雲霧裹衣裘午市巴姑集危灘楚客愁使君才筆健當似白忠州

依韻和秋夜對月

陳王苑裏望空虚吳客風前憶具區横閣漸看河影轉繞枝還見鵲驚無蟲催織婦機成素露逼鮫人淚作珠才比陶潛無用處紗巾時任酒霑濡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和曹光道風拔三檜

飄風西北至樹苦萬綷牽君家三古檜繁根龍地纏其固謂不拔朱欄擁青塼今同秀林木摧倒誰復憐安得百力士扶持尙可全愼勿伐作薪豈無庭燎然

飲劉原甫家原甫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

主人勸客飲勸客無夭妍欲出古時物先請射以年我料孔子履久化武庫煙固知陶氏梭飛朱風雨天世無軒轅鏡百怪爭後先復聞豐城劍已入平津淵聊雠二百載儻有書畫傳嗢呼纔十一便可傾觥船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鐮形末環連文存半辨齊背有模法圜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其文如此）精銅不蠹蝕肉好鉤婉全爲君舉酒盡跨馬月娟娟

送嘉州監押曹供奉（側）

舊友尹師魯嘗作送子文文存人已歿行復我何云平時爲郡尉退方宜撫軍定過揚雄宅野鶴自成羣

答仲原太傅八日遺酒

陶潛九月九無酒望白衣何言先一日雙榼忽我歸借問遺酒誰天宗分日暉明當酌大斗黃菊羔醅肥李賀諸王孫作詩字欲飛聞多錦囊句將報慚才微

送張生還和州

山頭孤石望來久天外行人今獨歸藥囊自有留生術不管淮南木葉飛

李康靖少傅夫人挽詞二首

九月秋風急三川苦霧迷卜邙新隧啓度壟短簫齊寶劍知終合豐蟾已隕西

松門來會葬車馬幾千蹄

板輿曾至鄭靈輴此歸周行哭人增慕凝笳月正秋九原開祔穴故土覆新丘

歲晏寒松下茅苫孝子留

送韓文饒寺丞宰蕭山

吳會未探穴廣陵先看潮橫江百馬怒卷海萬鼙鼲舟楫凌湍發魚龍接浪跳

薄言增勇氣少當舉山瓢

蔡君謨示古大弩牙

黃銅弩牙金錯花銀闌線齒如排沙上立準度可省括箭溝三道前直岔其度四寸寸五刻鎣光歷歷無纖差蔡侯出此問誰得往年客遺來琅邪琅邪築城穿厚壤既獲磨洗爭傳誇莫知歲月孰製作精妙近世應難加發機高下在分刻今人妄射功仍賒願侯擬之起新法勿使邊兵死似麻

和劉原甫省中新菊

華省切星斗沉沉嚴燕房秋風茂陵孫種菊爛生光天晴胡蝶飛上下舞雙黃劉郎才筆豪移榻吟在傍日晚吏已散殘景上粉牆有酒無飲伴擬英襟裾香還思陶淵明棄官歸柴桑東籬獨此物盈把恨無觴賴有白衣來好事遺壺漿適意各一時豈乏同舍郎

依韻和仲源獨夜吟

秋鴻聲澀秋絃苦塗金博山煙夜吐寂歷虛堂燈暈生誰人共聽西窗雨

寄題周敦美琨瑤洞

仙人采玉驅雄龍列山剖璞青腔空因邃爲堂曲爲室石乳溜壁光玲瓏仙歸龍去草樹長蔽翳不復人蹤通指疆買墅下峯下洗斷務欲險怪窮地鱗鹿迹尙莫到安問樵老諸牛童古人未得今已得萬景付與由天公何當歸來斂頭角任從寶我生白虹陰溪淺水菖蒲綠下有蝦蟇雙眼紅及時佐酒斫兩股勿使更入明月中

許生南歸

大盤小盤堆明珠海估眩目迷精麤斗量入貢由掇拾未必一一無瑕纇不貢亦自有光價此等固知魚目殊許生懷文頗所似暫抑安用頻增吁倚門老母應日望霜前稻熟春紅稃歸來爛炊多釀酒洗蕩幽憤傾盆盂九卿有命不愁晚朱邑當年是嗇夫

得沙宛榅桲戲酬

蒺藜已枯天馬歸嫩蠟籠黃霜冒鞍不比江南查柚酸橐駝載與吳人看

寄題杭州廣公法喜堂

淘青研朱畫屋梁黄漆柏障連曲房日暉月色不須照了了自可窺毫芒夕陰花斂似欲病飛鳥不驚烏帽郎深山窮谷謾幽僻喜得吳儂是藥囊

題滿公僧錄西明軒

赤萍纔落鄧林外青銅半磨傍露明飛光斜入了不隔坐臥一榻琉璃平西方古胡黄金質貝葉傳寫烏行横謂曉此教居此軒滿壁圖畫遙峯生

寄題撫州戴秀才息心亭

蒼蒼開幽林峯巘日相對雲歸垂衣纓泉落響環珮仕宦雖有負耳目得以貸俯仰宇宙中晏然維進退

送臨江軍監酒李太博

三江卑溼地北客宦遊稀霧氣多成雨雲蒸易損衣白醪燒甕美黄雀下田肥未辨殊方語山歌半是非

道損司門前日過訪別且云計程二月到郡正看暗悉海棠頗見太守風味因爲詩以送行

蜀州海棠勝兩川使君欲賞意已猛春露洗開千萬株燕脂點素攢細梗朝看不足暮秉燭何暇更尋桃與杏青泥劍棧將度時跨馬莫辭霜氣冷

送雲竇長老曇穎

朝從雲竇請暮卷雲衲輕莫問居士病自從他方行吳霜點髭根海烏隨衆迎安隱彼道場萬事都忘情

送襄邑知縣杜君懿太博

霜落水未落令君將度河農耕休叱未女織罷鳴梭赤幘驅亭長丹砂挈印窠無慚浚儀政才比陸雲多

送晉原喬主簿

太守登車時我病不能出違期玩海棠度險馬屢叱唯畏行邁遲悉欲及春日何爲愛此花曾非桃杏匹生紅濃復淺瘦蘂脩且密翊傍幾十樹雕盤擁新漆酒傾琉璃盆月上歡未畢縣官同遠宦簿領無督詰刻意詠芳菲追補李杜失

十一月十三日病後始入倉

曾非雀與鼠何彼大倉爲狐裘破不温黄狗補其皮霜花逐落月綴在枯槁枝予年過五十瘦癯冰生肌

閔尚衣盜袴

昔聞廉叔度能使民多袴多袴非或貪持新不忘故嗟嗟亦王官奚自門閥汙中府中紋綾袖之呼馬去左右即其私邀索乃就捕三公出死狗訓導能有素今同竊鈇者見爾皆此趣

胡夫人挽歌子哲

已哉胡夫人其壽七十餘其子哀母死一夕髭皓如髭白髮亦白長號守茅廬扶棺埋吳雲來會傾市墟誰復向寒月臥冰求鯉魚

裴直講得潤州通判周仲章鹹豉遺一小缾

金山寺僧作鹹豉南徐別乘馬不肥大梁貴人與年少紅泥罨盎烏歸飛我今老病寡肉食廣文先生分遺微

贈裴直講水梨二顆言太尉答吳甘三顆以爲多走筆呈之

綠橘似甘來太學大梨如水出咸陽莫將多少爲輕重試擘霜包幾瓣香

送樂職方知泗州

長堤凍柳不堪折窮臘使君單騎行蘇合輕裘霜莫犯銅牙大弩吏先迎山旁楚賈連檣泊水上禹書寒磬清試向郡樓東北望煙波千里月臨城

和劉原甫十二月十日試墨

海神不朝雪不作大梁塵土蔽天高道傍牛喘復誰問佛寺吹螺空唱號相公跪香恬且伏陛下減膳心焦勞因君試墨偶有激勇辭壯筆揮長刀予無奈何亦恩飲飲竭罌甕從餔糟

十二月十三日喜雪

三日朔風吹暗沙蛟龍卷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大明廣庭踏朝駕雉尾不埽黏宮譁宮中才人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

送劉職方知汾州齊

西河風俗厚倘翅古所聞子夏有遺廟干木有遺墳太守下車日當先此二君不必汾水上秋風看鴈羣

十三日雷後晚過天漢橋堤上行

堤上殘風雪橋邊感酒樓據鞍衰意盡倚檻豔歌留海月開金鑑河冰臥玉虬當年洛陽醉偏憶董糟丘

送崔黃臣殿丞之任廬山

驊駒西行四千里直度經橋百尋水石上菖蒲未見花蒙頂茶芽初似觜采時應憶故園春故園開焙亦思人其閒杜鵑不中聽掩耳聊看錦雉馴青崖鞭垂瘦蛇尾仙人搯節隨鱗起斫取他年跨馬歸劍棧秦山多折箠

十九日出曹門見水牛拽車

只見吳牛事水田只見黃犂負車輗今牽大車同一羣又與驟驢走長陌印頭闊步鹿蒙蒙不似綏耕泥洒洒一一夜眠頭向南越鳥心腸誰辨白

吳太博遺柑子

太學先生歎綠橘裴如晦近有贈吳與才士與黃柑黃柑似日勝崖蜜帶葉初擘翠竹籃還料楚王曾未識徒將萍實託江南

和普公賦東園十題

橛芳亭

結宇東園中種花待春風口歌金縷衣手折枝上紅今日映綠髮他年羞青銅

清心堂

寂莫外物亂境清心亦清彼皆居深谷此獨處重城夷齊食薇蕨千古首陽名

石筍

削出青山根峭立碧玉垂不作湘竹老不染帝子啼不為盤中蔬豈與煙苗齊

待月亭

明月過三五飛出滄海遲佳人望清夜隔樹光離離不須磔蝦蟆寒魄自有虧

虛白堂

空堂絕纖塵虛靜自生白長風吹月來留戶如不隔漆園茲趣深赤水珠難索

假山

太山不可歷石齒畜人足聊集怪與奇蒼蒼都在目何須引寒流平地作溪谷

書齋

聖賢有事業皆在經籍中已愛牙作籤可輕山賜銅還來讀詩禮不用辨魚蟲

小池

小池依小山山晴翠光入無容羣蛙鳴閒有孤鶴立曾不起波瀾石鄭風自急

紫竹

西南產脩竹色異東筠綠裁簫映檀脣引枝宜鳳宿移從幾千里不改生幽谷

山茶

紅蘤勝朱槿越丹看更大臘月冒寒開楚梅猶不奈曾非中土有流落思江外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除夜雪

擊鼓人驅鬼漫天雪送寒臘從今日盡花作舊年看著樹多還墮隨風積更乾
明朝預王會畏濕兩梁冠

和吳沖卿元會

千官車馬闔闔來晝漏始上閶闔開峨峨左右升龍進昨夜雪飛雲作堆殿前
冠劍魚鱗立東風入仗旗脚迴黃鍾一奏寶扇捲玳簾卷起香霧排鳴梢未盡
霹靂響翠輦已退黃金階聖人端冕御法座大樂旅作聲和諧羣公抃蹈丹墀
下尚書奏瑞四夷懷乘輿却入更衣閣通天絳袍陛玉榻百拜稱觴萬歲聞兩
廊賜食簪裾帀曲傳大定舞綴疎波旋煙斂飭宮車衛官解嚴多士退日光停
午氣象舒吳君才華天下傑歸來作詩傳石渠石渠秘邃無凡愚石渠酬唱皆
嚴徐我慚短學復在後收餘掇棄聊以書

元日

頻年無入閤今日預朝元丹陛發金奏侍臣稱玉樽旗旌搖細仗雲霧啓千門
却出蒼龍闕衣冠萬馬屯

依韻和仲源暮冬見寄

曾未學黃庭衰顏已可驚詩能如阮籍評不媿鍾嶸玉軫調初美冰壺想更清
兔園風雪甚還聽鴈來聲

送韓子文寺丞通判瀛洲

嘗聞河間守介直天下無選才才且殊鐵網收珊瑚珊瑚得亦難鐵網取亦劬
況茲戎馬郊爲貳維多謨新春度滹沲冰上少馳驅

十七日和原甫風花偶書（用其韻）

風花不戀枝脫蕚亂翻飛自學空中雪寧同垣上衣繞庭回旋久無著衆鳥爭
銜何處歸

貽妄怒

飲食無遠近所美貴甘軟南方食蝦蟇密捕向清畎齒咀口且諱聞語輒忿喘
此物何醜惡猶勝螺螄蜆西蜀亦取之水田名穀犬彼士不爲慚吳人休獨愐
豈須若中州牛羊烹大臠

十六日會靈火

章聖皇帝與三宮三宮鼎峙何崇崇天聖七年六月尾玉清始災壇宇空于今
二十有五載上元後夜星軫中乃聞會靈五殿火丹燄赤天明月紅千楹萬棟
一夕盡赤煙奔突西南風先時二日車駕幸爲民祈福輸清衷大臣驕蹇不從
祀岳靈不歆爲不恭若此示變猶影響宜警陛下無惰容神非怒乙遂及甲天
意警聖不警凶不獨洪水累堯德堯仁未忍流驩共

送潘司封知解州（其父嘗守此州）

鹽池暗湧蚩尤血紅波爛爛陽烏熱岸旁遺老記南風五月滿畦吹作雪白徑
嶺上橐駝鳴太行山中騏驥茶古人射利今人同行商不困何由設朱轓太守
自東來先世大夫留故轍是非取與應不移秦人休銜張儀舌

飲酒呈鄰幾原甫

天地不爭行日月不爭明晝夜自顯晦冬春自枯榮夸父逐日死共工觸天傾
二子不量力空有千古名寄語賢與愚何嘗見長生我願會良友醉顏日常赬
東海爲酒樽五湖爲杯羹海罄湖且竭盡倒爲解酲苟死不復知苟生徒牽情
項籍乘牛車馳上廣武城強梁取秦鹿慷慨猶爲輕歸來臥酒家豈得慚公卿
樂亦但如此舉世任營營

寄渭州經略王龍圖

西城橐駝來賀蘭入貢美玉天可汗蕭關夜開月團團彈箏古峽鳴哀湍前將
軍不擐甲取大官今將軍能撫士尚盤桓河西五郡兵氣完駿馬躍棧無箭瘢
我嗟乘劣不受鞍焉得乞與都人看

二十一日雪中赴宿懷鄰幾原甫

正月東都雪多於舊臘時酒賓臨迥閣野雀集枯枝馬向西城度花從上苑遲
劉郎與江叟相對定爭棋

送永與通判薛虞部

灰宮盜玉秦樓空南山不老天無窮薛碑剝爛少文字兩耕拾寶牛蹏中其旁
築城聚貔虎黃土岌嶪如削銅西州吏人氣吐虹摧鱗斂角聽相公少年別乘
勤爾躬幕府甚盛瓊瑤叢

送宣州簽判馬屯田兼寄知州邵司勳

寒溪翠拖碧玉帶蒼山晴臥蛻骨龍水邊苦竹抽肥筍石上老蕨拳紫茸泊船
繫纜宿明鏡昭亭廟古攢瘦松陰風雨雷潭心起雲遮北嶺如墨濃田秧浸綠
白鷺立內史出喜嘉賓從昔時謝公來賽神蘭肴作椒金作鍾聯詩姓何名已
失板蠹粉落蟲鳥蹤我鄉復轉召南化磨鑱黑石君亦逢

觀拽龍舟懷裴宋韓李

截春流築沙坻拽龍舟過天池尾蟜蟜角岐岐千夫推萬鱗隨驚鴻鶬沉魚龜
春三月輕服時薄水殿習水嬉馬特特來者誰魏公子人不窺車轔轔集其涯
邯鄲倡士交馳銀缾索酒傾玻瓈用錢如水贈舞兒却入上苑看鬬雞擊毬彈
金無不爲適聞天子降玉輦當門。虎脚看大旗春風吹花入行幄紅錦百尺爭
蛟螭雲蓋迴綵纜維明年結客觀未遲

二月四日雪

前日春風初擺條昨夜雪飛深一尺北帝及臘不行令東皇發煦遭爾阨侵時
奪氣四時錯斷問上天何不責天高地厚語難通俛首下土徒叩額或言莫信
難可聞鶴鳴至徹猶不隔休問天問顏跖休看花看壟麥

答劉原甫

生早多交友常恨會遇稀每念相笑語昨是今或非重惜向時游出處苦乖違
從今儻有酒莫問梨栗微前夕呼我飲遣奴來叩扉暗犯風雪往醉脫冠服歸
夜來新霽月清吐萬里輝劉郎戴幅巾江叟披褐衣相過無百步誰虞竊訶譏
三家若循環但知具甘肥

閑語十方璉長老

舊居廬嶽寺新化給孤園還享國人供應無塵事喧有來聽喻筏一悟見吹幡
不憶爐峯下臨溪看飲猨

十一日垂拱殿起居聞南捷

二月雪飛雞狗狂錦衣走馬回大梁入奏邕州破蠻賊絳袍玉座開明堂腰佩
金魚服金帶榻前拜跪稱聖皇一朝嚴氣變和氣初令漏泄飛四方將軍曰青
才且武先斬逗撓兵後彊從來儒帥空賣舌未到已愁茅葉黃徘徊嶺下自稱
疾詔書切責仍勉當因人成功喜受賞親戚便擬封侯王昔日苦病今不病銅
鼓棄擲無鏢鎗

十五日雪三首

寒令奪春令六花侵百花塘冰膠燕觜野水澀芹牙擁柱輕於絮吹墀淨若沙
乳禽飢啄木誰誤撥琵琶
新雷奮蛇甲密雪鬬鵝毛正欲裁輕縠重令著弊袍沙泉流復凍煙萼圻還韜
只待鄰醅熟微聲聽酒槽
春風九十日一半已消磨準擬看花少依稀詠雪多官車猶載炭拖鵲不離窠
向此與都盡戴家誰復過

聞密賜

朝聞政府賀捷回夕賜明月五千枚巍巍聖皇德所該廟略付與何有哉況未
覆穴斬渠魁宜先戰士老與孩傾肝瀝膽謝不敏豈可便恃張良才

送衛真宰晏寺丞罷長安

捨琴辭苦縣解劍入函關鵲報遠人至馬銜春雨還荒榛郊北囿蔥翠國南山
歸見蕭何政條令舊鎬間

江鄰幾饌鰌

泥鰌魚之下曾不享嘉賓又嫌太健滑治洗煩庖人煎炙亦苦腥未嘗輒向脣
江侯昔南官家膳無此珍昨日邀我餐下箸勝紫鱗乃知至賤品唯在調甘辛

淘渠

開春溝畎春泥五步掘一塹當塗如壞堤車無行轍馬無蹊遮截門戶雞犬迷
屈曲措足高復低芒鞵苦滑雨淒淒老翁夜行無子攜眼昏失脚非有擠明日
尋者爾瘦妻手提幼女哭嘶嘶金吾司街務欲齊不管人死獸顛啼

蓬生麻中

麻畦無由本蓬質有樛莖所託倏仍直安能縱復横擇鄰聞舊母益友記諸生蕭艾從茲遠蒿萊不可幷何嗟蔣詡徑孰念衛人行儻匪緣其地秋風廣漠驚

賣鹿角魚

水中龍角而足海小魚角矗矗不擬龍乃擬鹿譬彼蝸抗繭犢漬以鹹鹵久且醭持賣都市參鼎餗此人何苦厭豬羊甘爾臭味不飽腹

夜與原甫江家步歸二十三日

丹砂漆盤盛井水冷浸半坼山櫻花始見春色不奈喜黃昏招飲夜還家劉郎居南我居北陌上泥開天正黑風吹蠟燭燒未明素絲作履惜不得

高陽關射亭

星弧射狼夜夜張角弓備寇不可忘將軍屯師古關下不尙武力何由彊日與兵官來會此弓須射硬箭射長更如羿中九烏𩑶獨見杲杲明扶桑

京師逢賣梅花五首

此土只知看杏蕊大梁亦復賣梅花此心還似庾開府不惜金錢買取誇

驛使前時走馬迴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荼蘼比只欠溪頭月下杯

憶在鄱君舊國傍馬穿脩竹忽聞香偶將眼趁胡蝶去隔水深深幾樹芳

曾見竹籬和樹夾高低斜引過柴扉對門獨木危橋上少婦髻鬟猶戴歸

此去吾鄉二千里不看素蕚兩三年移根種子誰辛苦上苑偷來直幾錢

三月五日欲訪宋中道遇雪而止

胡蝶飛時雪鬭輕滿街撩亂得人驚欲尋宋子東城去馬畏春泥不敢行

觀文丁右丞挽辭二首

預政公槐亞談經帝席陳儉恭齊國相清淨漢廷人去夢嘗爲蝶遺文不解麟一聞車馬幸豐賜及孤臣

春風百花發露挽九原歸白馬悲鳴駐黃鸝下上飛壠邊新柏盛門外弔人稀獨見東牀客攀車淚溼衣

廷老傳沛語戲作

夷門市裏侯嬴老公子時能釋禮過莫問孟嘗招致客薛中遺俗尙應多

送胥平叔寺丞赴洛

單車細馬出虎牢春雲䨴䨴百舌號轂兩已近花欲盡秉燭夜飲朝坐曹因君重思昔日歡醉筆狂掃嵩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載縱在各各歎二毛試採上陽何首烏刮切仍致苦竹刀俗情相望亦異此競欲折筍龍含桃

送婺州通判徐殿丞赴上當在後年夏

疾湍怒蛟龍不畏東風逆浤浤奔長淮千里在咫尺辭梁始及晨過宋尙未夕南州豈難到何處淹行迹

三月十日韓子華招飲歸成

清明曉赴韓侯家自買白杏丁香花雀眼塗金銀蔑籠貯在當筵呼舞娃舞娃取捧笑向客不顧插壞新烏紗朝來我舍報生子賀勸大白浮紅霞酒狂有持梧桐板暴謔一似鄱陽槎袒裼擊鼓禰處士當時偶脫猛虎牙禰衷不容又何益鸚鵡洲上空蒹葭

送下第親舊

花開風雨惡坐見紛紛落明日結子時又復有脫蕚莫嗟樹漸老樹老子亦著

燕

一避吳宮火千年楚屋春翅迎風雨健聲入戶庭頻掠水過長渚銜蟲落覆塵

共愛西枝繁不數東枝弱他年會有春却看西枝薄

雨

休將漢皇后故故比輕身

春雲易成雨一日幾迴陰燕濕飛猶快花寒色更深邀車愁客遠盤馬畏泥侵向晚晴光吐西窗綠影臨

晴

風掃天如鑑雲開日似萍苑花猶帶濕蔬甲已微青蝶翅粉應薄塘滑波更渟尋春不惜醉莫笑髮星星

送胡公疎之金陵

綠蒲作帆一百尺波浪疾飛輕鳥翩瓜步山傍夜泊人石頭城邊舊遊客月如冰輪出海來江波千里無物隔自古有恨洗不盡于今萬事何由白依稀可記鮑家詩寂莫休尋江令宅楊花正飛鮆魚多食膾舉酒謝河伯但令甘肥日飽腹詎用麒麟刻青石去舸已快風亦便寧同步兵哭車軏

送裴虞部知信州

攢青歷歷正面山刺史日坐雲屏間楚人競握水精璞漢女買作月珮環時惟產寶不重穀願當化俗無棄菅往辭丞相相有言物景清絕何由攀

送李推官之岳州

崑崙燕子五兩竿霧露薄水平湖寒風帆美滿八百里夕從岳陽樓上看魚跳鷺立月鉤下星斗爛爛垂闌干羽書不到樽俎裹蠻兵況去荊楚安試尋燕公舊賦筆磨圭刻碧獨可完

和和之南齋畫壁歌

終南下臨長安城峻欄高檻黃金贏嵩山亦近洛陽陌鮮車怒馬一日程大梁平廣帀千里不見雲峯來眼底其間自有高趣人掃室呼工嚴壑啓初疑巨靈勇擘華不比將軍能聚米暗雨輕煙滿室中塵事如脂一朝洗又將餘力作脩竹石上數莖風撼玉葉斜枝亞寒聲盡節老根獰生意足何須踐苔眠綠陰然後始爲嵇阮公三賢歌詠已見意舞女不看頻整髻

嬌婦

黃金一丸入雲端羣貧望逐滿長安衆人爲貴嬌不惜棄擲如泥責彈射藏身葉底有能鳴辜負春風拖兩翮不飛上天訢至珍幾人辛勤揀砂石

送端式歸漳州

來居天王都常夢苦竹溪乃識高僧趣不爲利物迷海燕乘華屋區區競銜泥安知矯翼鷗豈類斷尾雞性同而質殊何必莊指齊

送黃殿丞通判潤州

前年江州飛火龍樓殿化盡山將鎔今聞榱棟復華壯大閣渠渠出波上南徐別乘閒且閑下馬岸旁呼畫舫永日江風不長人檝師猱獰欺白浪衣上京塵莫厭多斗擻中流雲在望

揀花

紫絲暈粉綴蘚花綠羅布葉攢飛霞鶯舌未調香蕚醉柔風細吹銅梗斜金鞍結束果下馬低枝不礙無闌遮長陵小市見阿姊濃薰馥郁升鈿車莫輕貧賤出閭巷迎入漢宮人自誇

次韻和端式見贈

不爲阮步兵發詠怨朝陽不學屈大夫行吟思搴芳其兩豈無時細佩空自香吾道不苟合我懷固有常江南一畝宅近在句溪旁仕官且如此夢寐安敢忘以子論言多重歌木桃章

楊公蘊之華亭宰

月徑千里大中有神娥宮宮旁種玉桂柯葉垂瓏瓏蝦蟆穴其根出輒氣墨蒙光魄縱復吐血赤如頑銅不知從何時更使人蹤通年年折桂枝寬少尚易充今年拗都盡禿株立童童株禿莫爾攀墮雲雙手空歸來走海上買鶴問吳翁

端午前保之太傅遺水墨扇及酒

畫扇雙酒壺置前兵吏立言將國匠奇重以風義執樹石冰上看山河月中入便持菖蒲飲不畏青蠅及

送汝陰宰孫寺丞

蝙郎唱榜燕尾下穎水落日蛇鱗生綠蒲被岸漁網舉黃鳥啄葚繅車鳴吏無詬租官正來不借舫艥與吏烹饋吏人情見里黨官非喜慢知官清

和疊穎師四明十題

雪竇山

重雲不藏春深竇常有雪曉月號松猨晴壁挂海霓終悅無心人區區佩環玦

龍隱潭

老龍戀潭窟不雨亦不雲吐涎出溪滑吹腥隔林聞疾雷驅未去魚鼈競紛紛

含珠林

山爲驪龍蟠谷作驪龍頤珠樹存其間誰採明月來何須循海隅笑蚌未成胎

偃蓋亭

既將茅覆檐復有松爲蓋五里入山時憇此得寒籟曾無康樂遊但見雲衲會

雲外菴

山僧好寂靜入雲恨不深峯間一雨昏林表孤燈沈往來有猨狖呼嘯自成音

石筍峯

巨石如龍孫聳聳煙霧裏明明落溪口納納喧灘齒何當助齋盂菌蓄徒爲美

宴坐巖智覺禪師処此不睡

心危身亦危衽席尚顛墜如何巖石上來坐自安意能諭死生間無論寤與寐

三層瀑

山頭出飛瀑落落鳴寒玉再落至山腰三落至山足欲引煑春山僧房架刳竹

丹山洞

山無鳳皇飛洞有仙人迹蝙蝠大如鴉莓苔徧上屐自慚無道骨安問綠雲客

獅子巖

巖形若狻猊不能千里走豈無鳥獸羣當假風雷吼寄謝棲息人想像真妄有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原书空白页

依韻和原甫省中松石畫壁（富彥國爲省判日令許道寧畫）

山林與城闕事物不相對唯聞秉道義所處無內外趨煩而毀靜此理乃俗輩昔有天下賢喜得名筆會買粉塗南牆松石生屋內石怪如春濤松偃如起籟畫來二十年數偶未輒愛罕親憑按顏但覩抱犢背雖當省闥嚴晦昧欲何賴今逢茂陵人獨唱亦豪邁

依韻和原甫廳壁許道寧山水云是富彥國作判官時畫

山情水思半軒閒試問來居有底閑唯有才高方暇佚無論歲月自能攀

依韻和劉原甫見寄

憶昔游臨汝于時太守賢山尋順風處城得豢龍還民頸纍纍大池荷一一圓周碑嗟缺矣少室望嶄然羸馬居人後歸禽落我先事還如響答老去若波旋賦分都應定元功豈得偏不須天以問自可鑒於前王粲今方樂邊韶舊好眠漢宮聊擲彩梵學競通禪語道滔滔是論情往往牽平生二三友南睇不勝悁

醉和范景仁賦子華東軒樹次其韻（五月十日）

樹影落東牆影微人已醉休看枝上綠但對眉間翠

五月十四日與子華自內中歸

君注起居同左史我爲委吏退延和共經南陌東風急側帽偷看意已多

送傅越石都官歸越州待闕

越客舟從真定至夜夜鏡湖生夢寐曉度吳江百尺船洗眼重看會稽翠買臣負薪樵徑荒伯鸞賃舂苔臼棄綠橘黃柑帶葉收白秔紫蟹侵霜飲食蟹易矣秔易飽綠橘佐酒柑佐醉莫論仕官遠與近布被練袍何所利君恬不忍乞勾爲且返故廬聊以遲

吳沖卿出古飲鼎

精銅作鼎土不蝕地下千年蘚花羃腹空鳳卵留藻文足立三刀刃微直左耳可執口可斟其上兩柱何對植從誰發掘歸吳侯來助雅飲歡莫極又荷君家主母賢翠羽胡琴令奏側絲聲不斷玉箏繇繞樹黃鸝鳴不得我雖衰老爲之醉玩古樂今人未識

二十四日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錄其所見

五月秘府始暴書一日江君來約予世間難有古畫筆可往共觀臨石渠我時跨馬冒熱去開廚發匣鳴鑰魚羲獻墨迹十一卷水玉作軸光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又看四本絕品畫戴嵩吳牛望青蕪李成寒林樹半枯黃荃工妙白兎圖不知名姓貌人物二公對弈旁觀俱黃金錯鏤爲投壺粉障復畫一病夫後有女子執巾裾牀前紅毯平圍爐牀上二姝展氍毹繞牀屏風山有無畫中見畫三重鋪此幅巧甚意思殊孰真孰假丹青模世事若此還可吁

依韻和吳沖卿祕閣觀逸少墨蹟

奇哉王右軍下筆若神聖長戈與伏弩無不從號令賢豪雖林立帖斂孰敢競師徒氣揚揚龍虎旗正正勝聲塞宇宙自昔無此盛赫赫猶至今瑰瓚曷云並祟祟中祕書濟濟士游詠墨寶收盈廚來觀遇已橫始知前人蹟鑴多自失勁紙素儻未壞萬古傳莫竟一從歸人間夢寐不能更但媿將短才輒爾接高詠何嗟趙壹窮自有鍾嶸評嘗聞曹將軍尚請賦競病我生羣俊末貧賤亦足慶文成終媿君鉛刀值枯梗

同江鄰幾龔輔之陳和叔登吹臺有感

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黃土化珠翠當時秦兵強今亦歸厚地我與諸賢良舉酒莫言醉曾誰問孟軻空自有仁義

逢羊

予晨過北郭見羣羊有羝處前其卬然而偉腯其角拱然而聳其毛茸然而長自膞至腕觳觳與纓胡相若其羣很逐而擁趨如奉焉及其宰也羝存而羣死之予歸作詩示諸友云

牧人垂長鞭驅羊從北道老羝壓大羣毛比長鞭好暮歸同一欄朝出不擇草既肥當用烹從羝羝獨保狡誘以全軀角尾徒爲老

依韻和張中樂寺丞見贈

朝車走轔轔暮車走轆轆黃埃蔽車輪赤日爍車屋靡論遠與近安問䟽與熟
賢愚各有求往返相磨轂我馬不出門我蹟亦以蹋心慕中樂賢道義聞且宿
其言清而新其貌古不俗書可到二王辯可折五鹿往見未爲勞定交然後篤

依韻和原甫對月見還不至

惠詩何勁敏對敵射銅鏃穿楊有舊手驚雀無全目彊酬非所當宜將弓矢速
每愛孔北海樽中常不空今無酒與客唯有月兼風遠色曾何隔微涼亦已同
更期三五夕靜坐接談叢

依韻和原甫月夜獨酌

月下馬啼休擾擾夜涼蟲響競囂囂一杯獨飲愁何有孤榻無人膝自搖北斗
柄高天漸轉小冠簪冷髮微凋誰知靜對頹然影竟夕幽懷豈易聊

依韻和原甫早赴紫宸朝待旦假寐

月落西樓露氣寒大明將謁望清班燭房猶照衣冠上漏舍欲爲魚鳥間入仗
采旗開日月在庭公衮儼雲山我慚一似朝宗水亦得隨流到海還

依韻和原甫新置盆池種蓮花菖蒲養小魚數十頭之什

瓦盆貯斗斛何必問尺尋菖蒲未見花蓮子未見心小鮮不足烹安用芎餌沉
戶庭雖云窄江海趣已深襲香而玩芳嘉賓會如林寧思千里游鳴櫓上清涔

送施屯田提點銅場兼相度嶺外鹽入虔吉

江西采銅山未竭南越熬波海將結主人貪利不畏刑白日持兵逾盜竊銅私
鑄器鹽奪商死共吏爭蛇鬬穴姦豪乘勢倚蠻陬劫掠聚徒成蟻垤今雖驅翦
嶺下平尚恐根存更生孽因擇健才通便民付職與權將有設秋香亭上共爲
賓却作主人殊少悅徂東走北十五年只有山川看不別

依韻和江鄰幾癸巳六月十日同刁吳韓楊飲苑景仁家晚赴館宿覩
吳興太守章伯鎮題壁記辛卯仲秋初吉九月十一日十月二十二日
十二月十一日壬辰二月一日館直慨然有感

江翁多感慨飲散來直廬題蹤有舊友連蹇嘗與渠昨歸天祿下念昔悲有餘
未久復外補安能戀清虛得請向苕霅幽懷寄禽魚高城浸湖光面面當紅蕖
晚乘畫舫游四坐羅輕裾數杯已酩酊萬事應破除不愛趨時近不恤與世疎
百歲且過半冉冉將焉如誰慕八十叟猶在磻溪漁嗟哉再宿夕乃自仲秋初
清談固隔絕可見壁上書

送林大年寺丞宰蒙城先歸餘杭逋之姪孫

東方有奇士隱德珠在淵川瑩爲之媚草樹爲之妍歿來十五載獨見諸孫賢
煌煌出仕塗皎皎如淮蠙今爲蒙城宰歸問浙江船何時渡楊子夜入明月邊
有鳥不化鳧有琴何用絃真趣還自得治民唯力田

依韻和原甫六月八日曉雨

侵曉忽飛雨颯然戶庭涼滴階初聞聲濯樹暗有香吹燭燄閃閃鳴雞濕昂昂
稍已便衣冠喜氣眉宇翔安然如涸魚呴沫久已望塵纓自可潔何必念滄浪

送余中舍知漢州德陽

匹馬易爲秣單車長是輕秋風來棧道宿雨度關城石上樹林暗山根江水明
桐花鳳何似歸日爲將行

勉裴如晦

裴侯失嬰兒心腸如焚煎愛玩白玉玦墜地不復全收拾見顏色瑩澈猶自妍
鳳皇生九雛一卵破易捐況多令男子拭淚慰目前

送謝寺丞知餘姚（其姪師厚嘗宰此邑）

姚江千里海汐應山井亦與江潮通秋來魚蟹不知數日日舉案將無窮高堂
有親甘可養下舍有弟樂可同縣民舊喜諸郎政努力莫媿今爲翁

與蔣祕別二十六年田棐二十年羅拯十年始見之

我今五十二常若離別煎屈指數離別正去一半年三君異出處相見有後先
蔣最會遇早羅倍晚於田仕宦比我遲官資居我前此亦漫輕量無限歸荒埏
所喜笑語同各驚顏貌遷髮有霜華侵目有蜘蛛懸有酒易以醉有奚徒用妍
醒來念功名病蠙希蜿蜒安得有園廬寬閑近林泉養魚數千頭種薤三四廛
餘蔬皆稱此嘉果植亦然既無俗造請窮冬事高眠囷貯白秔稻酒沽青銅錢
飯過飲數杯令兒誦嘉篇仰首看赤日區區隨天旋朝見出滄海暮見入虞淵

畢竟將何窮磨滅愚與賢億億萬萬載筋骨非玉堅桐棺三寸厚在昔誰免焉
去去欲及時嗟嗟無由緣

別三十弟彥臣二十八日

朝辭都城裏暮止汴堤頭滿目非相親寂默對河流

依韻和雪竇山疊潁長老見寄

處山無獸山林鳥正關關月入潭心白花明谷口閑采薪能自至流水不知還
閑欲觀滄海高峯峻亦攀

送余中舍監韶州錢監

孤青水中石片白蒼梧雲虞舜不可見簫韶不可聞君爲漢錢官鑿山取銅鑛
韶石不生銅留爲千古景

七夕詠懷

織女無恥羞年年嫁牽牛牽牛苦娶婦娶婦不解留來往一夕光奕奕河漢秋
輕傳人世巧未知何時休喜鵲頭無毛截雲駕車輈老鴉少斟酌死欲同造舟
明月不到曉是夜曲如鉤天意與物理注錯將何求嘗聞阮家兒犢鼻竹竿頭
人生自有分豈媿曝衣樓

送弟禹臣

王都寓居樹陰少惟有牆隅兩株棗去年相見棗花開今年相別棗實好棗實
未剝風莫吹我鬢愁多似蓬葆淮南到時何所逢秋葉蕭蕭蟹應老憶昔共歸
江上初對飲蘆洲月如縞半夜魚跳鏡破光萬事脩然何足道自此重經二十
秋不改青青岸旁草

送叔昭上人附施屯田歸宣城

缾巾過江去遠託故人船惜問風濤勢何如杯度年

山茶花樹子贈李廷老

南國有嘉樹花若赤玉杯曾無冬春改常冒霰雪開客從天目來移比瓊與瑰
贈我居大梁蓬門方塵埃舉武尚有礙何地可以栽每游平棘侯大第夾青槐
朱欄植奇卉磨碧爲甕臺於此豈不宜亟致勿徘徊將看榮茂時莫嗤寒園梅

送吳照鄰都官通判成都

君家婦何賢捨舟具車轂五年夢在梁三年行向蜀迢遞今日同辛勤昔時獨
看花久莫留買錦慰不足歸來兒女大婚嫁應相續

依韻和原甫昭君辭

武帝常勤兵北登單于臺始欲以威伏竟亦慚懷來徒令出塞師萬里求龍媒
未弭後世患玉顏困黃埃丹青不足恨謀慮少徘徊月如漢宮見心向胡地摧
在昔李少卿聽笳動悲哀壯士尚如此蛾眉安得開情語既不通豈止腸九回
初冬皴難保死不如草萊

再依韻

一嫁異域去不復臨鏡臺念昔辭家時豈爲單于來適遐固亦命配醜非由媒
始欲並日月今嗟隨風埃僕侍共慘戚山川空徘徊鴻鴈爲之悲肝腸爲之摧
寧聞琵琶樂但聞琵琶哀休言羊酪甘誰喜氈廬開故國萬餘里此生那得回
乃知女子薄莫比原上萊

飲劉原甫舍人家同江鄰幾陳和叔學士觀白鷳孔雀鳧鼎周亞夫印
鈿玉寶赫連勃勃龍雀刀

主人鳳皇池二客天祿閣共來東軒飲高論雜談謔南籠養白鷳北籠養孔雀
素質水紋纖翠毛金縷薄大誇鳧柄鼎不比龍頭杓玉印傳條侯字辯亞與惡
鈿劍刻辟邪符寶殊制作末觀赫連刀龍雀鑄鐶鍔每出一物玩必勸衆賓酌
又令三雲髻行酒何婥約固非世俗懽自得閱古樂聖賢泯泯去安有不死藥
竟知不免此烏用彊檢縛開目即是今轉目已成昨歸時見月上酒醒見月落
怳然如夢寐前語誠不錯

次韻和永叔退朝馬上見寄兼呈子華原甫

公歸初退內朝班馳道南頭躍錦鞍欲雨浮雲猶復暗背陰殘雪愈生寒穿槐
已覺春禽語載酒重思結客懽吟寄侍臣知有意翠囊爭唱口應乾

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號蟾蜍硯其下刻云天寶八年冬端州
刺史李元德靈卯石造示劉原甫原甫方與予飲辨云天寶稱載此稱

年僞也遂作詩予與江鄰幾諸君和之

硯如刳蟆腹如月又若剖瓢萌彊發鐫題天寶年造之刺史李元傳自越刳蟆剖瓢我莫分稱載作年初辨君君雖能辨猶曰寶（原甫詩云李侯寶硯劉侯得）寶玆僞物吾何云仰天大笑飲君酒硯眞硯僞休開口願封漆匣還與侯請共江翁獨持守（江詩云劉侯寶此硯勿忘慎勿將心逐名轉）

送劉敞祕校赴婺源

雲木蔥蘢處雞鳴古縣城山高地多險源近水偏淸斫漆賫商貨栽茶雜賦征案頭龍尾硯切莫苦求精

送閻中孚郎中知磁州

簫管梁王臺風雪邯鄲道君行守趙城我向夷門老持麾邦寄重歌袴民欣早重岡古獵場驚兎離衰草

次韻和王景彝十四日冒雪晚歸

子猷多興憐飛雪向晚歸時又見飄拂馬隨人如著莫舞風吹面亦勝消閉門我作袁安睡呵筆君爲謝客謠記取明朝朝謁去彩裘重戴冷寥寥

和王景彝晚逢赴江鄰幾飲

殘雪晚生寒良朋邀我飲逢君三省歸交轡一相審乘興與未盡既杯杯太甚夜闌踏月迴火冷人已寢

次韻和吳沖卿傷何濟川

生愛虛名苦辯亡淪精竭智可哀傷誰將事附三公傳自有文誇古戰場壙土未乾還卜穴挽聲纔絕又新章是非從此方應定弟子猶爭左氏長

次韻景彝赴省宿馬上

烏紗帽底青䩠轉朱雀街頭玉轡搖燈火高樓吹短笛簾櫳斜巷隘初宵身歸蘭省唯看月心在天津欲倚橋枕上夜深應不寐羨他年少酒微消

送李獻甫

覽君南來詩如對江上景今忽告我歸東風生馬頭馬行日幾里到家梅萼逞重登石頭城爲我一引領

送周諫議知襄陽

藹藹荆州幾萬家竟持壺酒望高牙里兒尙唱銅鞮曲耆舊爭隨畫鹿車雄鴨綠頭看漢水肥鯿縮項出漁查鄉人應笑張平子只有歸田賦可誇

依韻和原甫廳壁錢諫議畫蟹

諫議吳王孫特畫水物具至今圖寫名不減南朝顧濃澹一以墨聱殼自有度意將輕蔡謨殆被鬡碁誤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次韻和酬裴寺丞喜子脩書

唐宋典冊競駢羅漢詔重令與削磨古聖規模猶可法衆賢馳騁必無蹉既除太史來爲尹遂用非才往補訛代匠只憂傷手甚君宜憐我不遑他

送趙虞部士宏知蜀州

春風跨臘至雪作胡蝶飛偏知蜀太守撩亂撲行衣何當海棠下歌管紅袖圍一飲一斗酒決訟如發機洛陽花自好聽從杜鵑歸

月蝕

有婢上堂來白我事可驚天如青玻瓈月若黑水精時當十分圓只見一寸明主婦煎餅去小兒敲鏡聲此雖淺近意乃重補救情夜深桂兔出衆星隨西傾

次韻和酬刁景純春雪戲意

雪與春歸落歲前曉開庭樹有餘妍楊花撲撲白漫地蛺蝶紛紛飛滿天胡馬嘶風思塞草吳牛喘月困沙田我貧始覺今朝富大片如錢不解穿

次韻和楊樂道待制詠雪

梁苑孝王跡灞陵遊客心牧羊來海上泛櫂向山陰與賞曾何淺羈棲亦以深移歌猶在竹郢曲自傳琴旗凍霑天仗槍寒拂羽林且爲豐歲慶休作苦寒吟掩帙都忘慮焚香靜擁衾晴明一登閣暮色徧高岑

次韻和景彝閏臘二十五日省宿

君嘗編史似吳兢又直甘泉馬踏冰重臘雪花方漫漫宿廳書架自層層案頭美酒初温火簾底微風欲動燈永夜未眠鐘已發此心閑寂是高僧

姪宰與外生蔡駰下第東歸

事莫必有勝必勝難可持邇來罕相見世上多誇馳黃金鑄佩印白玉刻佩龜朝見恃赫赫夕見同蚩蚩方得靡不羨既處焉所施此理非一日更後當應知志士無終窮斯言非爾欺

次韻和永叔

省樹高槐雪壓條沉沉古屋蔽疏寮每嗟守印如枯木欲棄明珠學緯蕭漸老但知貧賤樂向來徒用歲時銷新年不管魚龍躍安得乘風入剡樵

次韻和范景仁舍人對雪

三尺沒腰雪京華頻歲無高低相掩覆罅隙似封糊帖缺都迷醜增妍不問枯因時混貧富遇物得圓觚眩目曾何數流風不可圖冥冥山霧合浩浩海雲鋪未覺花飛葉先看霰集珠落機裁扇素獵野割膚腴粲爾娥奔月皤然叟赴酺薄才今揣稱少巧媿非夫

嘉祐己亥歲旦呈永叔內翰

階前去年雪鏡裏舊時人不覺應銷盡相看只似新屠酥先尙幼綵勝又宜春獨愛開封尹鍾陵請去頻

次韻和吳沖卿歲暮有懷

舊曆卷將盡慨然增永懷唯希步兵醉莫作太常齋孟浪從人笑疎愚共世乖定知當汩沒名不與功偕

次韻和沖卿元日

天心欲銷變元會罷來朝新歲起今日舊年猶昨宵凍雲低覆闕殘雪稍封條又聽驅儺鼓羣邪不可饒

次韻和景仁對雪

北風吹雪至浩蕩地疑無奕奕將如舞漫漫欲似糊沙場行不盡銀漢落應枯興發詩千首豪吞酒百觚山川容可改圭璧巧能圖花竟因酥點砧爭以練鋪未煩調鼎鶴全混蔽旒珠懷昔餐衣絮誰今食豢腴善歌知寡和醵飲遂成酺衆筆排堅陣多多困老夫

次韻三和景仁對雪

北度龍沙遠南來狗犬無玉階三尺峻粉壁萬重糊獸餕行迷穴禽寒立並枯長川平界限大屋竦稜觚稍見蓬萊闕初張雲霧圖受降鳌甲積罷獵羽毛鋪被褐思懷寶游都學賣珠車皆陳鋈轡人盡得瓊腴縞已贈吳札席將開漢酺鳳池批詔手特地逞工夫

次韻和永叔新歲書事見寄

尖風細細欲穿簾殘雪微銷凍結檐殘裏醇醪無限滿鏡中白髮不知添妍童喜舞開羅幕小吏愁嘶入硯蟾幸得從公持直筆定應無復歎齏鹽

送辛都官有終知鄂州

夜上大梁雪門前武昌車使君行有期將逢鳥隼旗車動自轣轆旗輕自舒舒去都越千里城在江上居黃鶴有高樓樓頭挂蟾蜍下見鸚鵡洲葭茁可以菹爲弔禰處士沉蹤異三閭憶昔我仲父五馬來峙躕願君訪舊跡因報八行書

次韻王景彝正月十六夜省宿過景靈街

宮街不閉東城月圓影纔虧夜色春自躍金羈來宿省從他錦帳欲誇人燈光遠近疑爭晝歌韻高低競起塵我老都無游樂意似君清枕睡侵晨

送韓玉汝太傅知洋州三首

函關見殘雪褒谷聞春禽禽響通朱輪馬嘶入青林花明亂石路雲抱寒泉岑

天外漢江來城下漁網沉庖供縮項鯿坐使宮娥斟農桑不須教古俗自通今

渭入秦宮古褒分蜀道難泉聲春雨後月色曉程寒蠶浴桑芽短禽啼杏萼丹從來稱邵杜民俗在君安

春風東來幾萬里相送入關如有情灞陵原邊柳條暗咸陽橋畔桃花明自古恨別此兩處十千美酒瑠璃傾日落未落車馬動子規滴血壯士驚行哉使君負膽氣蜀道雖險心常輕是時門前大桐樹爛漫紫萼啼流鶯弟兄同懷不可見應亦夢覺嗟遠程太白山前一尺雨桑下問蠶田問耕郡城夜開百姓喜喜從迓遞壺漿迎

李廷老祠部寄荊柑子

踏雪衝風馳小吏帶霜連葉寄黃柑擗包欲咀牙全動舉琖逢衰酒易酣書尾自題知遠意筆頭親答歎多談故人莫覓新詩卷都似嵇康七不堪

韻語答永叔內翰

世人作肥字正如論饅頭厚皮雖然佳俗物已可羞字法歎中絕今將五十秋近日稍稍貴追蹤慕前流曾未三數人得與古昔儔古人皆能書獨其賢者留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求不知前日工隨紙泯已休顏書苟不佳世豈不寶收設如楊凝式言且直節脩又若李廷中清慎實罕侔乃知愛其書兼取爲人優豈書能存久賢哲人焉廋非賢必能此惟賢乃爲尤其餘皆泯泯死去同馬牛大尹歐陽公昨日喜疾瘳信筆寫此語謂可忘病憂黃昏走小校寄我東郭陬綴之輒成篇聊以助吟謳

次韻和韓子華內翰於李右丞家移紅薇子種學士院

紅薇花樹小扶疎春種秋芳賞愛餘丞相舊園移帶土侍臣清署看臨除薄膚痒不勝輕爪嫩幹生宜近禁廬此地結根千萬歲聯華榮莫比茅茹

次韻和吳長文舍人即事見寄

莫問春風有後先但逢佳處去揚鞭桃花洞遠迷應久杏樹壇荒迹自傳放與饒寒能幾許即看芳意不多偏古來閑氣爭強弱謾費黃金拋楚權

次韻和長文社日禖祀出城

曉出春風已擺條應逢社伯馬蹄驕壇邊宿雨微霑麥水上殘冰壅過橋燕子飛來依約近雁行歸去試教調北扉西掖多才思相與飄飄在泬寥

次韻和長文禖祀郊外見寄并呈韓子華

鶺鴒知雨在桑中雄逐雌飛自不同胡粉未生輕蝶白燕脂先綻野櫻紅高高樹裏鞦韆月獵獵牆頭蓓蕾風曉下祠壇多寄詠衣冠方侍大明宮

送馬行之都官

昭亭山下送君時不畏西行劍棧危笮馬跨來身更健吳船乘去計非遲錢塘湖上尋雲屋巾子峯前種槿籬此趣已高天下士不須功業似鴟夷

和王景彝詠薜荔

植物有薜荔足物有蜥蜴固知不同類亦各善緣壁根隨枝蔓生葉侵苔蘚碧後凋雖可嘉勁挺異松柏

和江鄰幾省中賞小桃

年年二月賞花天唯有小桃偏占先初見嫩紅無不喜終知俗豔幾多妍鄰翁已折郊園裏貴客爭誇粉署邊可惜工夫吟向此會須留醉牡丹前

長歌行

世人何惡死死必勝於生勞勞塵土中役役歲月更大寒求以清
維鮫求以鹽維渴求以飫其少慾所惑其老病所嬰富貴拘法律貧賤畏笞榜
生既若此苦死當一切平釋子外形骸道士完髓精二皆趨死徒足以見其情
遺形得極樂昇仙上王京是乃等爲死安有蛻骨輕日中不見影陽魂與鬼并
莊周謂之息漏泄理甚明仲尼曰焉知不使人道傾此論吾得之曷要世間行

依韻和長文紫微春雨二首

年年潑火雨苦作清明寒梨花猶半綻塘水已迷漫愁看日更永冷漏夜未闌
酒沫起玉琖燭淚生銅盤春衣向來脫帶眼斗覺寬試問彼侯少何處跨金鞍
春雨固多喜雖多安得愁既能勒花苞又解滋耕疇池添痕痕漲渠有細細流
不同離婦怨一落不可收定知矜有年豈似斗粟賙西掖吳夫子吟觀意遲留
正聲隮雅頌高論等陽秋我慚才甚薄難繼東山謳

送滕寺丞歸蘇州

驅車入蜀時有弟母不往留婦侍母傍以子囑婦養昨得閶門書婦子死泉壤
此心那得安弃官提轡鞅東馳三千里驚馬求吳槳吳槳速如飛歸來拜堂上
堂前去時樹已覺枝條長豈無懷抱感爲壽酌春醠

次韻和酬永叔

春候倏已和林上鳴鳥譁前日是清明驟雨霑梨花初聞結客游愛此物景嘉
歌舞未終宴夕暮各興嗟所嗟歸路暗嘶馬自知家公家八九姝鬒髮如盤鴉
朱脣白玉膚參年始破瓜幾日苦霖霪當道跳魚蝦閉門飲濁醪鞦韆繫樹了
羣姝莫要劇爲公歌啞啞公當是日醉歡適不可涯孔氏有高第內自戰紛華
我公豈其然秉直異蓬麻果效歸田去願從招轅車

次韻和江鄰幾送客回同過金明池二首

送別西亭車馬塵天池回傍欲迷津畫船龍尾何時發丹杏梢頭漏泄春
風光猶未老於人獸口泉聲瀉碧津一洗塵襟無俗慮柳條開眼共看春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原书空白页

次韻和劉原甫紫微過予飲酒

所居汴水近未有鼓吹蛙昨日春雨晴車騎臨我家我家苦僻遠庭下無泥沙
爲撤甕面醅爲煎鷹爪茶乳蘂毛紫蒓蜜果飣乾瓜與我相對飲但恨諸友遐
笑語雖同昔放浪不少加忽觀壁間字坐歎目昏花公壯尚若此我老死豈賒
門前賣桃李呼買婀娜華東檐大槐樹上有烏雀譁恃舊無猜嫌醉弁已傾斜
將去還見規禮數何檢差後從江韓來褫帶歡莫涯

送湯延賞秀才下第歸

參差綠柳上撩亂黃鸎飛失意暫時屈獨嗟千里歸淮船行欲駛江鱭去應肥
謝朓吾鄉守欣欣見綵衣

送門人歐陽秀才游江西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西江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
鳳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

答來上人春日即事

南國三衣客王城一見春花明馳道遠雨漲御溝新茗憶山中物雲懷嶺上鄰
如何異鄉感却出解空人

送楊申職方通判信州

從來饒信吏愛寶襲侈越莫買冰玉盤蒼山斵明月明月有時生窮巖有時竭
君常抱清節歷職老無闕與我年齒同獨未變華髮又爲江外行畫舸羨明發

送勾諶太丞通判潁州

潁川倒灣流欄船曲轉鉤吏迎如太守民望亞諸侯芳園深通野寒湖半抱州
前賢多舊迹佳詠聽君留

和永叔六篇（并序）

嘉祐四年春御試進士翰林學士歐陽永叔韓子華集賢校理江鄰幾同爲詳
定官有詩六篇出而使予和焉

詳定幕次呈同舍

苑樹天邊雨露勻羣公偷看錦叢新眼穿欲折無由折賞到人間不是春

代鳩婦言

不如作鷸依蠶族以絲自裹還自足與爾爲婦過一生怒即分飛同轉目辛勤
哺雛寄鵲巢子母生離因爾逐羽毛曾未顏色衰飲啄不計豐儉時天陰輒遣
呼輒歸恩情紙薄誰信之朝爲夫婦夕行路世間反覆那能知仮妻白母非矣
事後代仿此誠堪悲

看花呈子華內翰

時不選數老獨嗟鬢毛未變目未花愛公深殿見桃李長才高詠無能加紅英
灼灼弄日色穠豔皎皎生鉛華長廊垂幕風不動映柳黃鸎吟未涯燕銜新泥
補巢缺蝸壓峻陛臨角斜是時唯聞鳥雀鬧盡日不聽車輪譁雖傳此景無分
到但訝習慣猶豪誇他年造物倘有意不使齪齪居貧家

禁中鞓紅牡丹（洛中花之奇者）

與公同是洛陽客今日論年皆作翁一見此花知有感衰顏不似舊時紅

和鄰幾學士桃花

深殿有春人到稀武陵雖說昧當時躊躇莫憶人間世恐至塵中悔却遲

啼鳥

提胡蘆提胡蘆爾莫勸翁沽美酒公多金錢賜醇酎名聲壓時爲不朽百舌子
百舌子春泥方滑滑泥雖滑滑聾道平莫學竹雞言易發深宮許爾來報春便
是好鳥同其羣清聲囀入君王耳安用穿叢苦避人桃李無言何所益畢竟有
謝須紛紛莫以榮華長不歇人間已見翟公門安不忘危誰可貴貴時能憶困
時聞

縉叔以詩遺酒次其韻（雜言）

君嘗謂我性嗜酒又復謂我耽於詩一日不飲情頗惡一日不吟無所爲酒能
銷憂忘富貴詩欲主盟張鼓旗百觚孔聖不可擬白眼步兵吾久師君多賜壺
能以遺向口滿盌傾玻瓈醇釀甘滑泛綠蟻從此便醉醒無期既以樂吾眞亦
以泰吾身莫問今人與古人

和范景仁王景彝殿中雜題三十八首並次韻

殿幕閑興

宮殿深沉處鶯花爛熳時關關哢清吭蒨蒨發朱蕤天上春應早人間日轉遲得賢如漢盛五字變周詩

游延義閣後藥欄

授經聞漢帝嘗此講秦餘一日承丹詔同時見子虛來游瓊閣外閑傍藥欄初柳絮輕黏履薇條澀惹裾解歸巢上燕思寄袖中書此鳥如矜慎飛飛與客疎

龍柏

花非龍香葉非柏獨竊二美誇芳蕤若練不分顏色近紫荊未甘開謝遲羣公莫以得地貴竟費佳句何足思

延羲閣牡丹

花中第一品天上見應難近署多紅藥層城有射干生雖由地勢開不許人看天子何時賞宮娥捧玉盤

奉呈諸君

參天朱閣峻拂地柳條垂太液綠波漲建章春漏遲長人執兵立小豎插花嬉但只逢人說無由預此時

細竹

森森漢宮竹託本異孤生玉砌緣根迸朱欄與筍平朝煙生密翠晚影漏斜明應待女媧采參差鳳琯清

夜賦

月從東殿生叢竹照脩竦葉間清露滴枝上寒禽動閑覺萬慮空靜聞嚴鼓重官燭觀更明相看應似夢

三月九日迎駕

前殿臨朝百辟回後宮庭閣九重開鳴梢已自金階出黃屋初迎玉輦來不問偷桃方朔飽誰知載戟子雲才羣官望幸無名姓只有窮吟許外陪

浹日

光陰天上早氣候日邊温懸蠟時過眼飛蟲稍入軒看花成子大聞燕養雛喧每覺瑤池宴風飄管吹繁

宮槐

漢家宮殿蔭長槐嫩色葱葱不染埃天仗龍旂穿影去鈎陳豹尾拂枝來青蟲挂後蜂銜子素月生時桂並栽我意方同杜工部冷淘唯喜葉新開

有折景福殿後酴醾花至者

有鳥銜花出清香不畏風初從上林發來過未央中蔟蔟霜苞密層層玉葉同誰將作美酒醉看月生東

詩癖

人間詩癖勝錢癖搜索肝脾過幾春囊槖無嫌貧似舊風騷有喜句多新但將苦意摩層宙莫計終窮涉暮津試看一生銅臭者羨他登第亦何頻

石詠

君王愛石醜百孔皆相通怪狀一如此補天有何功匪言不可轉安得來宮中女豈比柱礎瑩然受磨礱

逾旬

重說已經旬應懷獨寢人通宵彈玉枕白晝拂牀塵幾想迎雕輦何當快倦身門前車馬立疑是角生輪

晨起

月向西樓下天光候日開殘星明寶鑑百舌響宮槐玉井傳新汲金爐換宿灰黃門馳有詔唱第許卿來

金沙花

金有披沙得花應不可多栽培由地力豔色與天和玉座君王賞朱欄將相羅稱觴千萬壽繁葉奈香何

賜食

誰言出相是山東今日求賢欲致功玉饌滿盤來禁裏鶬羹分鼎下天中但知愷悌酬君賜舊訝權輿向國風曾笑侏儒飽欲死宜思薇蕨不忘忠

賜酒

時頒光祿酒花出漢宮牆湛露承天渥流霞落羽觴近親龍尾道遠襲雀頭香溺殿人誰見終知曼倩狂

賜書善經二字

選來金殿盡英豪帝筆親承始是遭就裏少年唯賈誼其間蜀客乃王褒善經有意尊儒甚推擇方知待士高歸付子孫傳百世深堂閑挂亦蕭騷

賜燭

天子賜燭昏夜時嫦娥閉月栽桂枝稱量高下唯妍醜相與盡心無附離求安去病如上池照耀不容毫髮私品藻一定何可移光燄奪晝貪爾爲宜王徒美庭燎詩魏帝自徹月殿披我朝好士萬古垂搜索賢俊登蒿藜孰不力吐肝膽脾枉用宴飲生脛脂雲龍將見升騤騤燃此必欲無所遺收殘喜氣如蒸炊蜜蜂慚媿空多知

賜果

前日宮醪賜玉樽今朝持果小黃門乾桃熏李非時物置案盈盤不次恩投以赤心思武帝握同玄璧詠劉琨嘗聞食菓陳王業知是豳公幾世孫

檜詠

文章老重欲追古便作帝宮蒼檜詩青蔥玉樹傳楊子盤屈洪桃見左思龍鱗已愛松身直珠實還看柏葉垂秀木豔叢那可擬但將霜雪定堅姿

柳絮

陶令生涯漉酒巾門前種柳萬條新花今吹作蓬萊雪曲舊得於關塞人應與殘英閑是伴不隨舞蝶去爭春可憐輕質都無定一落銀河莫問津

殿後書事

天子尋常幸直廬裏頭宮女捧雕輿紅泥已賜春醅酒黃帕曾經御覽書林果鳥應銜去後燕窠蟲有落來餘禁中事事能傳詠播在人間不是虛

雨夜

電光初照樹峨峨葉上微風與雨和玉腕愁聞無處奈庭花暗落不應多長楊靜響千重瓦太液寒生幾寸波洗濯青春如有意平明濕羽未離柯

景福殿水

宮井蛟龍天矯垂曉缾初汲渴禽窺清泠已向金盆貯甘滑還從玉椀知九醞酒醇由此得小團茶味爲留遲閤門地脈應相似翰苑曾邀詠昔詩歐陽永叔曾邀予賦閤門水

雨後

新晴殿閣曉初日霧煙中柳重宮腰弱花肥粉頰豐渥恩君自厚藜藿我纔充草木欣欣發誰知造化功

象戲

象戲本從棋局爭後宮龜背等人情今聞儒者飽無事亦學婦人閑鬬明堂上有奇誰可勝樽中賭酒令方行直驅猛獸如尋邑何似昇平不用兵

再觀牡丹

聞說偷觀近玉欄腸如車轂轉千盤無人憶著洛陽日走馬魏王隄上看

白牡丹

白雲堆裏紫霞心不與姚黃色鬬深閑伴春風有時歇豈能長在玉階陰

紫牡丹

葉底風吹紫錦囊宮爐應近更添香試看沉色濃如潑不媿逢君翰墨場

七寶茶

七物甘香雜蕊茶浮花泛綠亂於霞啜之始覺君恩重休作尋常一等誇

庖煙

羃歷庖煙出綵油欲通雲霧未能周濕薪燒盡日亭午試問霏霏何處浮

省中

漢相家人向苦疑不言温室樹何枝君今坦坦無猜忌夸說皇居盡入詩

天上

紫微垣裏月光飛玉佩腰閒正陸離天上去來知幾日蟠桃結子是歸時

明月

明月已生城上頭小星光滅大星流來朝放牓出宮去何處殘花轉入溝

再賦

誰人重詠大刀頭只願長明不願流縱使西傾必東出寧同寒水瀉宮溝

殿中柳絮

玉几當中寶作牀無端絮惹御袍香羣公唱第魚龍化列侍金階若堵牆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次韻景彝春宴

法座初瞻戸牖間衮衣垂處見雲山滿斟玉酒傳宣盞齊插宮花拜賜閑紅線織成庭下毯明珠結出耳中環鬬雞旗底逢逢鼓逐勝爭名利害關

次韻景彝三月十六日范景仁家同飲還省宿

種桃依竹似仙家邀對春風共泛霞席上未觀雙舞鳳城頭已覺聚啼鴉恩恩跨馬人歸省羃羃生煙樹斂花穉子候門知我醉東方明月照扉斜

次韻永叔試諸葛高筆戲書

公負天下才用心如用筆端勁隨意行曾無一畫失因看落紙字大小得疎密筆工諸葛高海內稱第一頻年值我來我媿不堪乞安能事墨硏欲效前人述嬾性真嵇康閑坐喜捫蝨是以持獻公不使物受屈果然公愛之奇蹤寫名實豈惟播今時當亦傳異日嗟哉試筆詩藏不容人乞

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

有芸如苜蓿生在蓬藋中草盛芸不長馥烈隨微風我來偶見之乃穉彼䕺蒙上當百雉城南接文昌宮借問此何地刪脩多鉅公天喜書將成不欲有蠹蟲是產茲弱本蓊爾發荒叢黃花三四穗結實植無窮豈料鳳閣人偏憐葵葉紅（嘲景彝獨愛葵花矣）

嘲江翁還接䍠（江鄰云嘗憶張籍詩有恐傍人偷剪樣尋常嬾戴出書堂）

何言恐偷樣自是君婦嬾五日縫一巾猶道苦未晚

次韻景彝閣後紫薇花盛開

禁中五月紫薇樹閣後近聞都著花薄薄嫩膚搔鳥爪離離碎葉翦晨霞鳳皇浴去池波響鳷鵲陰來日影斜六十無名空執筆顛毛應笑映簪華

送李太伯歸建昌

推天以知命自古豈不然桓魋及臧倉嘗毀聖與賢後人何蹈之其事實好還君居麻源谷學禮如鄭玄聲名久已大籍籍四海傳昨因丞相舉便謂升雲煙揭來太學館食貧向三年忽懷枌楡下歸思獨緜緜得告許暫往落莫求楚船拊髯滄江上仰看飢飛鳶誰識鶵雛志閑誦莊叟篇喜問里中兒重到舊林泉洗蕩俗塵垢焚裂跨馬韉不向世路去徒取愁腸煎雞豚粗可養禾黍亦足田不慚莎衣蟲以葉自包纏及其飽滿時曷異冠貂蟬君意我彊寫雖慕何由緣

送林大年殿丞登第倅和州

和靖先生負美才族孫今似漢庭枚敗亡項籍江邊廟應媿文場戰勝來

王知章尉河內

古縣太行下老槐三四株以言新作吏不似舊爲儒黃綬心猶壯青雲志豈無漢朝吾遠祖不道此官麤

送祖擇之赴陝府

古來分陝重猶有召公棠此樹且能久後人宜不忘君從金馬去郡在鐵牛旁山色臨關險河聲出地長樽無空美酒魚必薦嘉魴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勸桑

中伏日永叔遺冰

日色若炎火正當三伏時盤冰賜近臣絡繹中使馳瑩澈肖水玉凜氣侵人肌近日多故友分貺能者誰信都顧貧賤物物義不遺念我老且病赤痱生枯皮巨塊置我前凝結造化移畏冷不敢食有類夏蟲宜雖然已快意何必咀嚼爲天子厚於公不使熾毒欺公亦厚於我將恐煎熬隨我有舐犢愛自憐小子龜

次韻和永叔贈別擇之赴陝郊

古人相送贈以言今人相送舉以酒酒行殷勤意豈疎酒罷躊躇悲更有行當何之來者誰陝府兵吏爭迎走壺漿往往過函關翰林惜別方攜手自言老大遇知難願得公詩爲不朽公因索筆作長謠落落寓言誠十九我慚竹管厠宮懸縱合律度應非偶太守西行已不貧忽獲明珠盈大斗歸立蛾頭未是遲暫向棠陰問遺叟

送施辞秀才下第

君嘗老於敵輕彼羣兒嬉堅銳不可恃屢北還自疲胸中多奇祕既衄何所爲東走滄海上夏果采荔枝奉親樂無涯豈媿祿仕遲

送張山甫武功簿

洛陽舊交有七人五人已爲泉下塵各家生兒爲門戶唯子弟兄先立身我與
信都侯獨在喜見及祿知天仁昨日聞補武功吏氣調欲與南山親少年勉力
向職事莫學老貪文字新

送微上人歸省天台

釋子懷慈母吾儒未易輕不尋琪樹去肯向石橋行海近雲多潤山高日少晴
天恩新賜服書字欲傳名

寄天台梵才上人

常觀月從東方出想照石橋旁畔人試問當年與今日清光不改只如新

送李信臣尉節縣先歸湖州

梁王吹臺側五月多荷花荷開對翹鷺吳客還思家家在水中城四面如鋪霞
焉能長相守千里獨起嗟補官東海上物景莫言賒

送王巡檢之定海

休淬鷿鵜劍休調鸖血弓平時自壯大何所立戰功得兵不滿百防寇滄海東
駕船如飛鶻出入巨浪中苟能勇於此遇敵無廢忠

同梅二十五飲永叔家觀所鈔集近事劉敞

陶令一畝宅尤愛北窗風心遠地誠僻客來樽不空觀書太史氏全性市門翁
予亦何爲者於此清賞同

來上人歸宣城兼簡太守孫學士

李白不厭昭亭山看盡飛鳥雲獨閑我今相送一懷想想在謝公窗戶閒

始作燕子巾

褭髻不褭額自名燕子巾翼覆尾涎涎誰問巢由人

謹賦

避暑就高臺不如就賢人賢人若冰雪論道通鬼神自言信手書字字事有因
往往得遺逸烜赫見名臣是日劉夫子拍手氣益振重覩太史公吾徒幸來親
大笑舉玉杯陶然任天真內樂不復熱豈以身爲身

送侯孝傑殿丞僉判潞州

同在洛陽時交游盡豪傑倏忽三十年浮沈漸磨滅唯餘一二人或位冠夔禼
我今存若亡似竹空有節人皆欲吹置老硬不可截君自緱山來別我不畏熱
言作潞從事家貧祿仕切六月上太行辛勤非計拙天當氣候涼清風自騷屑
雖云數日勞斗與炎蒸絕君本公王孫才行實脩潔鏘鏘發英聲瑩瑩如佩玦
是爲君子器終見不渝涅相逢未易期夢寐歸鼓枻

送張子野知虢州先歸湖州

未赴虢太守暫歸吳興家吳興近洞庭橘林正吹花君當橘柚時摘包帶霜華
清甘不楚齒若酒傾殘霞谿山小女兒姹姹兩髮丫褭褭上氍毹嘈嘈弄琵琶
是時與之醉何似走塵沙

送尹瞻駕部監靈仙觀

天地如轉磨屑屑今古人一落大化手團品惟其新不幸積不用衰衰同埃塵
日月行何窮過盡千萬春人生占幾許百歲猶比晨君求靈山潛捨去兩朱輪
願效陶淵明翦紗爲破巾山前溪多鱗山下酒甚醇看雲舉大杓杓造舒州民
李白嘗愛之死生曾與均此志我亦有更將猨鳥親

送朱玠戶曹之廣德軍

南方小兒纔讀書往往得官訶路衢君今五十始作掾手板青袍非壯圖況來
桐汭水上城折腰彊顏休歎吁城西古祠能致雨歲不有旱民無逋民樂未央
君可娛舊俗不與吾鄉殊

次韻和永叔原甫致齋集禧

廟嚮靈祠屬二公齊心相望切朱宮綠渠繚繞壖垣水廣沼清泠漲殿風已詠
應麟來五時仍歌翔鴈雜殊翁遙知畢事期尋勝尙問衰羸未厭窮

送王司徒定海監酒稅

悠悠信風帆杳杳向滄島商通遠國多釀過東夷少懷鄉寄書遲見日知晨早
應聞有海花何必樹萱草

端明李侍郎挽歌三首

少年爲侍從名譽竟軒騰每吐胸中鳳寧容筆上蠅受釐延漢室被謗過周陵

今日泉宮啓師臣禮秩增
官豈不爲達其如望未充敏辭傾一代發問詘三公厭向承明直思行邵伯風
嗟玉嗟樹折埋沒彼蒿宮
秋樹無黄烏蟬聲亦自哀素車新隴去白馬舊賓來薤上朝陽露池中歲劫灰
短長何足較嗣子有高才

次韻和永叔夜聞風聲有感

月落夜正黑風起庭槐端窗間星動搖枕上人寤歎所歎吹陰雲苦熱彌不歡
當其氣莫出曷若無衣寒虛堂臥竹簟汗體如露溥驅蚊爇蒿艾寧復爇芝蘭
煎灼一如此衰枯誰可完消磨任寒暑安有不死丹三伏已過二炎赫應漸殘
試看蟯蛕蟲辛勤方轉丸焉得從釣舟逆上嚴子湍此事人所易謝榮爲獨難
誰顧萬古名黑石持鐫刊風聲不用撼淋頭閑素紈

次韻和永叔石枕與笛竹簟

溪上枕剖龍卵石斲匠簟製蛇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蒸青石抱雲磨沙
斲骨自含潤飽霜弔節無留塵京師貴豪空有力六月耐此炎蒸劇旱風赤日
吹熱來大廈高檐任雕飾頭顱汗匝無富貧雖有頒冰論官職官高職重冰則
多日永冰消難更得唯公掃室施枕簟迎涼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俗昏能
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赫赫我吟困窮不可聽晝夜蚊
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葛廚頂綻屋蝎墮菅席中裂麻
經橫平生賦分只煎炒安有祿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子美老走耒陽牛肉死
因思楊惲廢時言但願人生行樂爾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
睡足秋風來去奉高談揮塵尾

寄題朱表臣職方真州新園

青蔥江上樹杳靄宮前道道側有新園園中無惡草松隴方在望茅屋聞已考
朝廷正急才何得言歸老

次韻和原甫閣下午寢晚歸見示

殿閣風來夏日長青林抽嫩見餘芳筆供五吏詞休敏簟展雙紋睡正涼故事
早歸何獨晚舊交新詠尙無忘不言偃仰中園樂還愛眉間喜色黄

三十二弟寺丞歸宣城因寄太守孫學士

謝公下車日郡内一登望昭亭山蒼蒼寒溪水瀁瀁句清宛微渾三洲分細浪
小艇下灘來羣鷗舞潭上借問鷗何若水深魚莫向鷗餧猶識機魚樂不忘餉
子去見太守於我必有訪但寄此薄言樽前爲之唱

送刁景純學士赴越州

會稽迎太守舟屋畫粉艭前舟載圖書後舟載女樂月出鏡湖心長笛使孤作
還見漁者來曾令李謨愕吹裂比竹管士果不可度二分學宮妓豔色鬬京洛
嘗聞有西子菡萏不相若得郡考故跡精絶古所怍慎莫爲俗牽乘閑數斟酌

送宋郎中知商州孝孫

商於六百里太守二千石地廣任亦重車建旗仍赤嘗聞四老人采芝留舊跡
古廟藏空山曾無漢羽翼其事有圖畫家傳多典籍願君爲政閑案覽知疇昔

六月晦日定力院同原父賦送伯鎮景純樞言三學士

清秋三黄鵠舉翼東來飛鳴聲旣相呼煙水亦相依蓬池不暫止太液未言歸
酌酒望滄海飄飄思菊衣

次韻和景彝省闈宿齋二首

晝日南宮雨後涼齋嚴官重靜於常庭前鬬雀墮還起欄下秋花落自香看盡
雲容天漏碧讀殘書帙卷披黄九衢塵土莫能到蕭瑟微風葉響廊
新月斜光依約見夜蟬高樹有時鳴曲眉不想西家樣餧腹還思二子清迭代
物華何足較古今榮謝豈須驚靜來應覺能閑少人事區區逐日生

送刁景純知會稽

前有朱翁子後經王右軍至今風俗美自昔誦歌聞秦望臨丹戟邪溪漱白雲
只應絲管去驚動海鷗羣

次韻答王景彝聞余月下與内飲

仰頭看月見新鴻形影雙飛玉鑑中呼我作卿方舉酒更煩佳句賞高風

次韻和景彝對月

蕭蕭風雨變涼意索索晚雲開斗晴已洗浮埃天外靜忽生圓月樹頭明草根蟲月吟來久屋角星河落更清我媿西垣侍臣比景寒霜鬢兩三莖

和景彝新秋西閣獨直

池頭鳳皇寒井上梧桐老鳳寒浴已晚桐老脫亦早是時有詞臣獨直正視藁嚴嚴代王言落落奮清藻演成五色絲世作非常寶貶如市朝撻褒若華袞好四方號令施萬耳昏聾掃此職唯其才用居寧草草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次韻景彝奉慈廟孟秋攝事二十韻

閟宮初告饗駕駱已迎秋公袞惟時攝齋廬用爾休椒漿滋往奠鸞馭或來游
任姒徽音繼邦家故事脩前期嚴受誓侵曉肅傳騶雞狗藏深戶蚊蠅響暗溝
別祠緣相漢舊禮效宗周蕭氣接庭燎鼓聲通市樓樂章分廟奏牲物用毛柔
木主升新座牙盤列庶羞叩階除劍履宿羽動梧楸錫胙人移俎焚辭漏書籌
豆籩將降陛胥史劇奔牛事畢歸烏巷陰餘晦綵油驅車多叱咤負擔起歌謳
却直中書省重瞻十二旒詞供五更敏詔示四方優密議存王體斜封贊禹謀
勤誠酬異等潤色闡嘉猷彊擬鄴中詠我思康樂侯

次韻和景彝秋興

日月機上梭年華東注波未驚涼葉墜已見白髮多牧馬歸方健調弓力漸和
離邊騰曉菊陶令奈貧何

司徒陳公挽詞二首

位至三公有恩加賜謚無再調金鉉鼎屢剖玉麟符已歎鸞同穴還嗟鳳少雛
擁塗看鹵部誰爲畢三虞
公在中書日朝廷百事崇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爲忠富貴人間少恩榮歿更隆
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風

秋思

梧桐在井上蟋蟀在牀下物情有與無節候不相假寥寥風動葉颯颯雨墮瓦
耳聽心自靜誰是忘懷者

送葉都官赴蜀中倅 仲舒

每有人之蜀先憑問海棠徒知花底醉不報樹頭芳上馬秋風急登山古路長
西南生片月遙想見清光

次韻答吳長文內翰遺石器八十八件

山工日斲器殊匪事樵牧掘地取雲根剖堅如剖玉食具與果具待賓良有勗
亦將茶具并飽啜時出俗公何都贈予金多不入目我家固宜之瓦盌居漏屋
得此尤稱窮客來無不足唯應赤脚婢收拾怨常酷夏席堆青蘺冬盤飣旨蓄
竟無粱肉饌甚媿蕭家錄

送張君儀太祝僉判奉寧軍

社雨燕巢空古陂蔆葉老燕去春當還蔆枯秋不早莫以西風高於焉亂懷抱
指塗無幾里駛馬一秣草彼美賢主公文章爲世寶笑談樽俎間勿負風月好

寄題陽武宰王安之慶豐亭

官爲人父母身自奉其親結宇後園中散步以怡神寒溫適所適朝夕饋爾珍
諸孫同在傍嬉戲情各均庭下香草秀梁上乳烏馴乳烏名曰烏反哺豈不仁
香草名曰蘭相襲使之紉二物已可知百里風俗淳

北州人有致達頭魚于永叔者素未聞其名蓋海魚也分以爲遺聊知
異物耳因感而成詠

孰云北海魚乃與東溟異適聞達頭乾偶得書尾寄枯鱗冒輕雪登俎爲厚味
向來昧知名漁官疑竊位有如臧文仲不與柳下惠從茲入杯盤應莫憖飽肆

送柳祕丞大名知錄 瑾

言今魏都去聽我願少休地息戎馬牧民苦黃河流渾渾發西極奮奮入九州
自古患決溢于今爲瘡疣禹力順而東漢防築其陬完壞非一日利害經千秋
主印無切責治水莫輕謀府公山西種貴已爲通侯樽酒與歌舞十客共優游

送何都官通判虔州 若谷

楚越封圻接帆檣上下頻商通洲橘熟信到嶺梅春白紵歌脩頸金盤饋紫鱗
同勤太守職龔遂漢名臣

秋雷

春雷不發蟄秋雷不收聲向無一日雨今無一日晴昨夕玉女笑閃閃揚目睛
雷公與雨師自取號令明舒慘由上天誕妄推五行日月不粒食安問下土耕
雖然屋瓦爛還有地菌生損彼以益此誰能較人情堯時不無水用禹水乃平
黎民思堯仁往往見於羹猶吾大君意星火立水衡水衡雖努力豈將雷雨爭

送俞尚寺丞知蘄春縣

應見言風物于今有貢虵潛蹤遠鼉黿飲露上蒹葭清潔一如此傷殘都莫涯

君惟脩職業男耒女繅車

和劉原甫白鸚鵡 出注輦國注輦在西海去中州四十一萬舟行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也

能言異國鳥來與舶帆飄嘗過西王母曾殊北海鷂雪衣應不妒隴客幸相饒

因憶禰處士舊洲蘭蕙凋

送劉定賢良下第赴廣陵令

劉蕡不登科衆口誦其策得者爲之羞聞者爲之惜摧藏一時屈論議千古白

至今簡篇中一字不敢易其言究時病春刺若戈戟引經見大法非蹈春秋僻

我朝屢得人無不陞顯赫乃知所中否實命繫通厄中則首公相人情作冠幘

否則走仕塗人情作履舄秋風廣陵城千里吏門客壯心雖暫失美實有時獲

怊悵以送君致龍翻點額

九日永叔長文原甫景仁鄰幾持國過飲

秋堂雨更靜佳菊粲粲芳置酒延羣公掇英浮新黃心猶慕淵明歸來醉柴桑

莫問車馬之去迹亂康莊

送鮑都官錢塘通判

文鰩游西海夕飛向吳洲朱鼈生明月淵潛未可求由來有變化何能計沉浮

君子蹈出處誰將等隅陬臨水賦二者相送無離憂

送通州通判刁國博

古郡見郎山海雲遮一半陽烏出滄波光彩臨硯案小吏抱牘來磨墨爲點竄

豈以島嶼人百事皆漫漫朝廷通守任不使守專斷是恐繆其才民勞乃生亂

辛勤雖然多魚蟹莫知算夜月上蓬瀛偷閑舉杯看因行計較足少別休興歎

吳資政挽詞二首

天下文章老爲公地底銘平生懷道德鋪寫若丹青蒲市一朝罷洛人皆淚零

嗟嗟廟堂貴今以柏爲庭

峨峨陘土厚自古葬賢人百尺不逢水千年空閉春夜臺埋琬琰隴道刻騏驎

西望緣纓淚曾無幕府賓

九月二十四日大風

秋飈無蹤迹空中聲奔馳枯桑因已驗老病仍先知驚沙入破隙危葉墮綠枝

幽懷聒不寐山岳將恐移

二十五日雪

秋露未爲霜秋空已飛雪著樹增葉危壓叢憂菊折平明開戶看斗覺顏檐潔

天時莫倉猝誰預衣裘設

送唐待制子方北使

王命來天外閼氏坐帳中儀雖聘鄰國禮豈異和戎漢使方持節胡人自帶弓

唯應沙漠凜不減諫臣風

送劉元忠學士歸陳州省親

芸香閑祕秩蘇合著新裘公子言歸日天王賜閒優治分周太宰禮重漢諸侯

拜慶無如樂黃金作酒舟

送陳賢良忠正軍僉判

書對三千字恩科第一人鯤魚飛北海龍劍躍平津直悟聰文主深論險尅臣

已能明世弊枉作幕中賓

送韓持正寺丞知餘姚

君家二仲父連爲吳越宰錢塘與蕭山治跡應無改魚鰕莫厭腥網罟從人采

天晴姚江深縣鼓朝翻海

送周介之學士通判定州

相公秉文武視卒如嬰兒今往佐其軍豈不重撫綏我有愚者慮贈君臨路岐

相公居幷州拓土曾不疑羌戎起潛變一旦覆我師我師無不勇將吏實易之

常抱雪恥志此旨君所知兵家尤戒貪持重養以威正當土門路自昔屯虎貔

朔朝及旬望大校飫酒卮未若投簞醪共飲河水湄古人維其均今人意參差

臨事欲之死身往心已移上能同甘苦下必同安危願君因議論茲語何難爲

送番禺杜杆主簿

行識桄榔樹初窺翡翠巢地蒸蠻雨接山潤海雲交訟少通華語蟲多入膳庖

不須思朔雪梅吐臘前梢

還柳瑾秘丞詩編

吾友蘇子美聞昔許君詩子美今下世令人重嗟咨當其不得志泥水蟠蛟螭
未溦西海流安可氣吐霓吳洲逢朱鑑腹有百碧遺他時使我觀我觀顏忸怩
便欲焚筆硯奈何難爭馳

送張殿丞吉甫知資陽

單騎欲之蜀綵衣初過秦王喬鳧是舄陶令酒名巾灞上愁逢雪褒中喜見春
兩川風物美不似走京塵

丁端公北使

出聘天王使來乘御史驄馳車看燕婦貂扇禦胡風俗與華人似言從左衽通
罽庭觀拜舞不似未央中

張斯立遂州司理

自身買馬箠為婦置纍䍦將出咸陽門同涉蜀道危疇昔未祿仕日夕講書詩
不能青雲高乃作黃綬卑前人未遇時往往甘棲遲如築九層臺始起一板基
雖然用功深歲久終莫隳我今惜君行無力可致之去勿藉芳草世俗多夸毗

寄題哀賢亭馬仲龍圖墳前所刱立也

蒼蒼墓門樹亦有黃鳥哀賢者不在世常恨埋蒿萊山根入溪泉流響出夜臺
東方見子胥助濤高崔嵬

荅建州沈屯田寄新茶

春芽研白膏夜火焙紫餅價與黃金齊包開青蒻整碾為玉色塵遠及蘆底井
一啜同醉翁思君聊引領

送曹測崇班駐泊相州

知君鄴城去歷覽古時蹟峨峨銅雀臺其下遺瓦礫不化鴛鴦飛多近蟾蜍滴
哀哉魏武帝雄智圖九錫俄聞望西陵作妓向朝夕曾何百年間事往如霹靂
空餘幾仞土陰峭古蘚碧下有牧羊人上有牂與羝寒風吹枯草草短聲刺刺
珠翠為埃塵冠劍埋百尺顏回飲一瓢仲尼不暖席擁徒食人肝生莫如盜跖

令名今猶存焉在刻金石我輩當太平白首無戰敵又知為善樂尙媿苟仕籍
行行勸撫兵暨威酬德澤

十一月二十三日歐陽永叔劉原甫范景仁何聖徒見訪之什

夷門魏公子來過抱關人車馬立市中貴義不恥貧市人無不驚此老面黧皴
豈將流俗眼能辨玉與珉爾後幾千載此賢埋埃塵誰謂四君子蹈古猶比辰
上馬後苑門訪我東城闉為公開蓬戶沽酒焚紫鱗銀杯青石盤共飲不計巡
薄暮各已醉歡笑頹冠巾來既無猜嫌去亦無疎親曷若世上士惟顧勢力均

次韻和原甫陪永叔景仁聖徒飲余家題庭中枯菊之什

九日車馬過我庭黃菊鮮重來踰七旬枯萼無復妍自非凌霜操枝葉徒相連
衰敗未忍去根荄尙翹然不意憔悴叢猶為君子憐固值時節晚豈恨地勢偏
直如木上蘿緣蔓欲到天一朝風雪厲零落向暮年至此事乃等高低復何言
公休誇松柏彭祖與顏淵各不相健羨焉能論柔堅願公時飲酒周孔今下泉

次韻和永叔飲予家詠枯菊

今年重陽公欲來旋種中庭已開菊黃金碎翦千萬層小樹婆娑嘉趣足鬢頭
插蕊惜光煇酒面浮英愛芬馥旋種旋摘趁時候相笑相尋不拘束各看華髮
已垂顛豈更少年苔色綠自茲七十有三日公又聯鑣入余屋階傍猶見舊枯
叢根底青芽歎催促但能置酒與公酌獨欠琵琶彈啄木所歎坐客盡豪英槐
上凍鵶偷側目盤中有肉鵶伺之烏鳥不知啼䳨曲諸公醉思索筆吟吾兒暗
寫千毫禿明日持詩小吏忙未解宿酲聊和屬

送李獻甫寺丞知虹縣先歸金陵

今日歸為美塗金作馬纓願言膏沐婦相望石頭城得邑柳隄合還家梅野晴
里中多樂事州牧是名卿

衛尉邵少卿挽詞二首

位至九卿亞年過七十春桐鄉歸葬日棠樹去思人霧裏開蒿隧原邊起石麟
地遙徒有淚灑向北風頻
買得吳門宅歸來自種花春風未歌徹東岱已魂賒昔作千年調今為一日嗟

人將鐫美德磨石取江沙

次韻和永叔對雪十韻（玉月梨梅柳絮字皆不用）

紛紛何亂目凜凜自開門著莫風難定侵凌物已緐裝成新樹色遮盡古苔痕冷入梁王苑清乘衛國軒欺貧凍蓬蓽增險想轘轅小隙皆能及洪爐逼不温雲衣隨處積水甲等閑屯圍戲為丸轉堆雕作獸蹲豈愁穿破履幸喜有清樽誰問諸公子高樓與後園

寄題劉仲叟澤州園亭

城臨太行谷谷暖宜草木既移洛陽花又種阮家竹五色雜黃紅一林常翠綠其間廣庭開亦欲危樹築春歸百禽號搏黍及布穀桑上啄椹食林下窺果熟果收椹已盡飛去不須逐婆娑黃楊樹誰謂逢閏縮物猶有進退此理何用告余心當效君未有地可卜綴書豈貪樂且以苟微祿

送李瀨秀才南歸

乘驢雪中來別我千里歸江南梅花發身與越鳥飛幾年客大梁著盡篋中衣空餘一束書去恨知者稀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送刁經臣歸潤州兼寄曇師

古來山林士一往不復返區區世上名豈畢車自挽前有高山危後有落日晚未知所止息已慕田家飯愛君京口歸萬事不著眼乘馬飾鞍轡乘舟畫屋版長途與白浪健駃固莫限力殫風定時各各繫岸棧寄語老空人青崖勿鉏剗

贈狄梁公十二代孫國賓

雄雉飛上天牝雞白日鳴驅逐鳳皇雛百鳥不出聲豈無鵰與鶚至死莫得爭孤鶴獨不懼使風羽翼成鶴性本君子嘹唳通太清至今有其孫踉蹌田中行明時與稻粱重節亦貴名爾無沖天力且與鶖鶬幷慎勿啄泥穢坐使白鷺輕

寄金山曇穎師呈永叔内翰

江中峨峨山上有道人住風濤響殿閣雲霧生席屨道人如不聞道人如不顧誰能識此心來往只鷗鷺京洛三十年塵埃一相遇我與信都公已落衣冠故平生守仁義齒髮忽衰暮世事不我拘自有浩然趣未由逢故人坐石語平素

寄題刁經臣潤州園亭

新作城邊圃陂原上下斜竹多劉裕宅松接戴顒家山色不須買江流何處涯但邀東海月莫聽五更鴉

次韻和永叔夜坐鼓琴有感二首

夜坐彈玉琴琴韻與指隨不辭再三彈但恨世少知知公愛陶潛全身衰弊時有琴不安絃與俗異所爲寂然得真趣乃至無言期

舜琴曰朕有語舜鬱陶乎孝悌怨則否傲恨媿豈無我嘗撫卷歎歎此孟氏書此書有深意仁義豈久虛公今乃有感其不在茲歟魚躍與鶴舞物情曾未殊無情則無應何必問鳥魚

李尚書挽詞二首

相門三世貴家法百年同天子賜恩禮史臣書祖風笳聲穿苦霧壠穴起寒蓬自古焉能免於茲是始終

伊水西頭月青山北脚雲夜臺無復曉陰嶺有時熏龍劍雙埋沒庭蘭竟鬱芬不知門下客誰刻道傍文

送朱司封知登州

駕言發東門東方守牟城城臨滄海上不厭風濤聲海市有時望閭屋空虛生車馬或隱見人物亦縱橫變怪其若此安知無蓬瀛昨日聞公說今日聞公行行將勸農耕用之卜陰晴

送代州錢防禦

堂堂雁門行赫赫符節分紫塞千里障紅旗十萬軍世家王爵貴祖廟將臣勳鐘鼓陳牛酒衣裘論典墳呼鷹下青漢牧馬出黃雲竇憲何爲者燕然解勒文

寄題廬陵董氏桂林書齋

山東桑柘多江南松桂茂種桑事春蠶栽桂事華構嘗聞雲蓋下聚書爲大富往往見子孫緣天掇星宿掇星星若珠光彩出屋漏秋收萬種田作酒日爲壽亦有千里歸錦衣行白晝

次韻永叔乞藥有感

子厚論鍾乳要若鵝翎筒安取陷棗栗謂相出山東所産有所美慎勿憑郵僮公問我餌藥石臼將使礱我餌乃藤根得方非倉公曾聞李習之其品今頗同此物俗爲賤不入貴品中吾妻希孟光自春供梁鴻荏苒歲月久顏丹聽益聰雖能氣血盛不療貧病攻何如面黧黑腰金明光宮亦莫如學釣緡鉤懸香餌但知煙水樂寧計身瘠豐我生無快意豈異抱篤癃公乎忽我求略辯雌與雄

和王景彝正月十四日夜有感

雄赤而雌白由來不同功沙合固切似朋好殊未窮長年苟不遇笑殺渭上翁燈光煖爇夜催春天半樓開飲近臣馳道橫頭起山岳露臺周匝簇車輪隔簾豔色多相照下馬輕豪各競新我已暮年殊趣嚮濃油一琖案邊身

送雷太簡知虢州

牛車讀古書少作游秦客一朝起爲郎華省何赫赫若有南山雲時時生枕席雲潤不益老呼吸乘閑隙抱痾初駭聞既愈賴藥石遂請虢太守虢事簡且適況有三堂存韓詩猶可覿永歌復飲酒東平希阮籍

次韻和景彝元夕雨晴

春雲收暮城九陌灑然清星出紫霄下月從滄海明車音還似晝鼓響已知晴
靜閉衡門臥無心學後生

早春書局即事

薔薇結舊蔓天桃種新紅傷根桃不死著架蔓依叢要以玩芳物亦寧負春風
誰念太行下移谷學愚公

古意

林中即鹿人常爲虎所即虎豈援鹿者亦各求其食趨利不顧害禍患安可息
古來遯世上輕彼用智力

送李閤使知冀州

騕褭黄金絡春風北渡河將軍守漢法壯士發燕歌綠水塘蒲短晴天塞鴈多
家聲復年少矍鑠笑廉頗

郭園梅花二月一日

未逢柳條青獨見梅蕊好猶怯春風寒不比江南早清香拂酒杯素色欺蓬葆
佳人金縷衣唱徹嗟身老

送襄陵李令彥輔（李宋丞相妹壻承叔少居隨州常往其家）

公相爲近親翰林爲故人親舊各貴顯青袍未離身六十去作令豈慕要路津
又思漢東歸便置漉酒巾深希陶淵明澹然意已真食棗齒易黄昏俗誠自淳
倘不顧隋珠安肯與此鄰送君識君心埽迹向世塵（且歸漢東便欲致仕）

詠劉仲更澤州園中醜石

君家太湖石何從太湖得太湖天東南太行天西北相去三千里雖有何致力
古人煩舟車頑質無羽翼數引木蓮根木蓮依以植秋蛇出其中舌吐虹霓色
君常夸於我怪怪亦特特以醜世爲惡茲以醜爲德事固無醜好醜好貴不惑

送趙子淵知潁州

舊穀不棲畝新春原鹿飢野荒多寇敚詔發撫疲羸驛騎東風急菑田小雨遲
應同漢太守膏澤亦能隨

寄題楊敏叔虢州吏隱亭

賢哉虢略君守號事頗簡有亭後園中登覽早至晚了了松柏關氣象入醉眼
花草發瑣細禽鳥啼睍睆竟日人不來亦莫去杯琖

次韻王舍人憶省中小桃寄江學士

淺綻燕脂紫蠟芳深斟吳酎白瓊觴鳳池人憶去年豔雉省客無今日狂舁鼻
物華先上苑依俙歌吹下昭陽平明社雨莫催促應訝移牀欲近傍（去歲正閏禁中賞花）

次韻劉原甫社後對雪

社日遇羣飲北風歸馬驕陽烏雲斗晦來燕翅難調朝霰侵花冷春英到地消
宿酲無酒解薄被覺寒饒爐炭重燃獸衣裘更御貂蟄宮蟲復閉時鳥腹將枵
點綴何多思輕狂不奈飄唯知姸可玩寧恤氣爲妖剡客偶然興海神非次朝
唱高仍和寡公又作長謠

次韻永叔二月雪

春雪損萌芽未必摧杞菊我心無愛憎隨分樂自足桃李紅間白豈不悅我目
杞菊嫩且甘豈不飽我腹看花食蔬仍舉杯趁取衰遲鬢猶綠

聞王景彝雪中禖祀還

二月漫漫雪齋宮夜寂寥壇場祠乙鳥桑柘響陰梟履帶春泥重駒回廣野驕
還批五色詔池上踏瓊瑤（來帖云絃歌之外時復林梟哀鳴）

次韻景彝祀高禖書事

聞說郊禖喜氣翔曾由乙卯命封商今朝鐘鼓登歌祀何日熊羆作夢祥埽雪
野廬風凜凜陞壇公袞佩鏘鏘君門賜胙予何有不似矜誇鳳沼傍

次韻和永叔雨中寄原甫舍人

賴得春巢燕未歸高檐終日雨霏霏細籠芳草踏青後欲打梨花寒食時美景
已嗟空過盡名園猶許誤相隨錦鞍切莫九衢去拍拍一如鵝鴨池（社日曾慎赴北園）

毛君寶秘校將出京示予詩因以答之

古城踏成谷不見人馬蹤古人豈不行舊迹豈不重從何求故步往返自憧憧
觀君百篇詩善畫人形容毫髮無不似落筆任橫縱曷如握明鏡物物目所逢

贈以東南歸擲去手中笻

劉仲更於唐書局中種郁李

吟局少風景買花栽作春前時櫻桃過今日雀李新搦條紅蓓蕾婀娜含雨匀
舊來薔薇叢饒借與近鄰始移棣蕚密不斷車下椽日暮綴書罷暫賞舉杯醆

和劉原甫復雨寄永叔

階下青苔欲染衣晴光纔漏又霏微銜風燕子銜泥去隔樹鵓鴣嗔婦歸乍冷
乍陰將禁火自開自掩不關扉渾身酸削嬾能出莫怪與公還往稀

送正仲都官知睦州

每嗟相逢少常苦離別多行行復壯壯往往起悲歌古來易水上義士有荆軻
捐軀思報恩飲恨歌奈何況彼兒女懷牽纏如蔓蘿是以世間人鬢髮易番番
喜君得郡章東歸隨春波灘上嚴子祠繫船聊過經其人當漢興富貴不可羅
足加天子腹傲去釣于河冬披破羊裘夏披破草蓑心中小宇宙尤哂獻玉和
我慚賤丈夫豈異帶面儺未免爲鬼笑誰知懼揮訶安知如君行收迹已蹉跎
空將閑歲月塵埃浪銷磨正同三峽賈盡力向盤渦

續永叔歸田樂秋冬二首

秋風忽來鳴蟪蛄豆葉半黃陂水枯織婦夜作露欲冷社酒已熟人相呼坎坎
擊鼓坐林下醉去自有兒童扶壯男獵南山虎中子已扱荒徑狐田家此樂
樂有餘食肉緝皮裘豈無我雖愛之乏寸土待買短艇歸江湖北風如刀割寒
骨穀已成囷不蒼猝任從密雪落交加旋採乾薪燒榾柮鉏犁滿屋牛在牢鵝
鴨亂鳴雞亂發割烹炊黍待鄰叟飽向茅檐閑兀兀田家此樂樂無涯誰能一
生空汩沒公希平子定何如我效梁鴻終適越

和介甫明妃曲

明妃命薄漢計拙憑仗丹青死誤人一別漢宮空掩淚便隨胡馬向胡塵馬上
山川難記憶明明夜月如相識月下琵琶旋製聲手彈心苦誰知得辭家只欲
奉君王豈意蛾眉入虎狠男兒返覆尚不保女子輕微何可望青冢猶存塞路
遠長安不見舊陵荒

酬楊愈太丞之壽州見別

疇昔西州謝法曹聲名籍甚我徒勞升沉一府已荒冢憔悴兩人猶二毛眼見
榮華能幾日心知富貴只秋毫淮南魚美香秔滑飽去清吟豈不高

贈太子太傅王尚書挽詞二首

周原開隴隧鹵部葬名臣北極履聲絶東朝車迹湮藏舟移夜壑棲鵩去承塵
共看劉寬墓碑陰幾許人
平生性忠厚所守必尊君面實賢愚混心惟白黑分事光中執法書集右將軍
天意苦埋沒北邙松柏墳

送陝西都運彭待制

塞下兵難去關中粟未多君心同漢帝糧道得蕭何函谷馬蹄入渭橋車轍過
地形終險固山色舊嵯峨不媿先賢傳重聽得寶歌歸來奏天子安穩看鳴珂

送羅職方知秀州

陸雲嘗誇千里蒓便輕羊酪同埃塵君今得郡正千里已患無羊厭此珍乃知
南北各所樂乘舟不如乘馬惡水邊不見秦羅敷縱有西施肌肉薄使君事事
未稱意綠水芙蓉定何若

寄懷劉使君敞

昔我從仲父三年在河內春游丹水上花竹弄粉黛人誇走馬來盡眼看沒背
薄暮半醉歸插花紅簇隊使君今少年時往勸耕耒安行過樹下野杏正破纇
何不學山公酩酊還倒載令人知使君心膽不瑣碎切莫懲婦翁慷慨臨弁代
一朝由謗謫雖去民苦愛實計幸不幸豈較進與退因書寄此懷繩墨老且悔

贈僕射侍中劉相公挽詞三首

處外諸侯重居朝聖主知祅逢庚子日夢異武丁時歸櫬關山遠凝笳道路悲
欲傳千古迹佐世本無爲
古今皆可見富貴不常存歌者未離席弔賓俄在門朱輪空返轍綠酒尚盈樽
人事固如此令名貽後昆
歎此微末迹見公三十年貴爲天子相能擇大夫賢東第門闌在南州隴隧延

立碑思叔子墮淚峴山前

送胥平叔太博通判湖州

依依隄邊柳泛泛水中舟舟行無遠近柳影不隨流東風欲粉絮相逐江上頭正見紕魚來貫條尾脩脩使斫横刀膾便銷千里愁檣端燕暫語即飛入高樓樓中饒客飲共候風色柔明朝同挂帆直過南徐州吳地多平湖纜枕明鏡秋芙蕖拂兩舷女艇花底謳不羨乘五馬却逢羅敷羞此官當此時莫憶塵中游

寄題張令陽翟希隱堂

每讀陶潛詩令人忘世慮潛本太尉孫心遠迹亦去不希五斗粟自種五株樹曠然箕山情復起濠上趣今時有若此成豈不懷慕

李士元學士守臨邛日有穀一莖九穟者數本芝數本蓮花連葉並蔕者各一本因賦之

臨邛傳瑞物太守在郡時既多九穟穀復有三秀芝芝以保萬壽穀以豐東菑更看芙蓉葉並蔕照清池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郭之美忽過云往河北謁歐陽永叔沈子山

春風無行迹似與草木期高低新萌芽閉戶我未知忽聞人扣門手把蟠桃枝問我此蟠桃緣何結子遲但笑不復答問者當自推振衣向河朔河朔人偉奇以兹不答意遲予北歸時

讀蟠桃詩寄子美永叔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偶以怪自戲作詩驚有唐篇章綴談笑雷電擊幽荒衆鳥誰敢和鳴鳳呼其皇孟窮苦纍纍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爲宮揫斂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天之産奇怪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霜霜寒入毛骨清響哀愈長玉山禾難熟終歲苦飢腸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力盡猶勉彊嗟我於韓徒足未及其牆而子得孟骨英靈空北邙誠知非所敵但欲繼前芳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發我衰病思藹如得春陽欣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筆墨不能下悒悒若有亡老雞觜爪硬未易犯其場不戰輒自却雖奔未甘降更欲呼子美子美隔濤江其人雖憔悴其志獨昂昂氣力誠尚新勝敗可交相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鋩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傍快哉天子樂一醻宜百觴乖離難會合此志何由償

孫司諫知鄧州 甫

南陽漢名都其俗尚敦樸亡徒頃爲盜刺史安與角田野遂焦熬蒿萊思沃濯兹雖得甘露向已苦風雹更張固所重下令未宜數且觀道傍碑文字今已剝

史尉還烏程 宏

與君去年别君來竟悲喜乘馬夜訪君備陳昔行李五月辭吳中六月渡揚子七月行喪妻是月子又死買棺無橐金助貸賴知己嬌兒晝夜啼幼女飲食止行路況炎蒸悲哀滿心耳青銅不忍照憔悴鄰於鬼八月至都下少長疾未已一婢復溘然老媪幾不起君門日預朝僕乘貧可恥十月補王畿受代隔歲紀閉門陋巷中悶默閱書史初聞君至之如見湖山美今聞君復還爲我謝雲水故交儻相問懷抱今如此豈乏南飛鴈豈無東下鯉自同嵇康嬾作書懲把紙

薛九宅觀鵰狐圖

蜀中處士李懷袞手畫皂鵰擒赤狐猛爪入頰觜迸血短尾偶俠窮蹄鋪鵰爭怒力狐爭死二物形意無纖殊一禽一獸固已別硬羽軟毛非筆模入君此室見此圖如在原野從馳驅

寄汶上

大第未嘗身一至人猜巧宦我應非彈冠不讀先賢傳說劍休更短後衣瘦馬青袍三十載故人朱轂幾多違功名富貴無能取亂石清泉自憶歸

蕭著作宰豐城

王都二月花正開社雨作陰迎燕子人先春色向江南江南春色歸春水拍岸綠波生荻芽晨羞聊可助甘旨縣涂爲政子所諳不敢贈言言且鄙

董安貟外之信州鉛山簿

古岸綠蒲老春帆逆水輕烹鮮聊以芼泝險復兼程可用兹時樂無將遠道驚曾爲江上客因贈北行人

弟得臣殿丞僉判越州 前爲山陰宰

再爲會稽行聊問會稽美禹穴還所探秦望斯所紀年深已浸深書碑必亡矣剡溪有樵風其事恐非是買臣千載後得無負薪子黄庭昔換鵝道士儻不死行當訪其真願以鵝報爾慎勿笑我癡萬事難可擬摘笋復盈擔緡魚新出水此又食之珍因書悉條理

李舍人淮南提刑

啄木欲除蠹蠹去樹亦撓何須食微蟲爾腹豈不飽天下本無事自爲庸人攪君實知古深終慚用傾巧

吳殿丞代州通判

舉才不避世必也知其長王官誠濟濟豈得佐邊疆代郡實雄要昔已選帥良功名乃欲取叱馭登太行

和人喜雨

仲冬至仲春陰隔久不雨耕農將失時萌穎未出土帝心實焦勞日夜不安處
禱祠煩駿奔肹蠁杳無補帝時降金輿徧款靈真宇百姓知帝勤變愁爲鼓舞
和氣能致祥是日雲蔽午夕風不鳴條甘潤忽周普已見堯爲君安問誰爲輔

胥員外之復州景陵尉

城隅漢水闊正足槎頭鯿釆荇兼登俎施罛不貴錢江帆風勢美竹屋雨聲連
必有蒼苔碣留爲好事傳

李審言歸鄭州

嘗從京索閒躍馬望春山氣象歸王國丘陵接漢關長榆啼鳥亂細草牧陂閑
老厭行塗路因歌送子還

李舍人見過

春泥無處所窮巷少人行忽枉青絲騎曾非白面生笑言聊與適雞黍未嘗烹
莫歎余貧甚吾儕業本清

春鶻謠

春巢纍纍衆鳥哺兒衆鳥不出巢羣雛嗷嗷腹甚飢不出巢其謂何上有蒼鶻
窺其窠問鶻何仇鶻不我顧我巢有雛開口待哺一日不擊巢雛不食爾憂爾
雛衆鳥號呼又可吁

來夢

忽來夢我于水之左不語而坐忽來夢余于山之隅不語而居水果水乎不見
其逝山果山乎不見其徂覺而無物泣涕漣如是歟非歟

汴之水二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

汴之水分于河黄流濁濁激春波昨日初觀水東下千人走喜兮萬人歌歌謂
何大船來兮小船過百貨將集王都那君則揚舲兮以糺刑科汴之水入于泗
黄流清淮爲一致上牽下櫓日夜來千人同濟兮萬人利利何謂國之漕商之
貨寶所寄我送行舟于水之次春風吹雨旗君作天王使畧客自求魚清江莫
相避

宋次道一百五日往鄭拜墓

去不避春雨泣望松柏門颯然風悲響如感泉下魂沃酹向墳土空濕陳草根
人歸夜月冷石馬在九原

孫太祝亳州僉判

微風起船尾雨氣生日脚不愁春路泥正泛春波樂順去疾鳥飛問程殊我度
才名留守家更入尚書幕

寄靈隱通教僧

奇山若洗青草木生石上根萌不可窮條蔓自增王其陰有高僧日食惟一盎
世人久已疎猨鳥應相向

李少傅鄭圃佚老亭

莊生述天理老固當念佚舉世用自勞誰能以爲必我公謝鼎司嗣子都華秩
代言輟帝右作藩輔王室承顏向茲地園宇樂永日佳樹發已緐脩竹移未密
春禽時弄吭清景付吟筆朱金待金構榮美安與匹

令狐秘丞守彭州（挺）

前時草草別渺漫二十年從宦各所適非爲道路偏今始一相遇言媿少壯前
子有萬里翮尚不飛雲煙而復走隴蜀欲以條教宣將西過危棧葉暗聞杜鵑
未知爲郡樂預已抱愁煎再來與子辯當去復留連且念前期遠歲月實易遷

依韻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

一百五日風雨急斜飄細溼春郊衣梨花半殘意思少客子漸老尋游非戢戢
車徒九門盛寥寥煙火萬家微今朝甘自居窮巷無限墦閒得醉歸

依韻和張應之見贈

京洛多游好相與歲月深雖同執一籥吹曲各異音自微衆音響安感萬物心
我窮子來唁慷慨發長吟

哭尹子漸（其弟師魯守潞）

故人河内守昨日報已亡同氣泣上黨悲風生太行蠹爲衆所惜今復人共傷
阮籍本真率感慨壽不長

次道約食後同敏叔中道平叔如晦詣景德浴以風埃遂止

昔思春服成浴乎沂水上仲尼亦所志語此雖未向子今當是時有意同我尚
已邀二三友欲往期畢餉倏然風滿塗塵土阻清曠安得一振衣徒希舞雩唱

陳經秘校之信州幕

東吳海物錯南楚江味多家吳而宦彼風土去幾何既得風土樂可贊政治和
歸來識香草為綴楚人歌

朱武太博通判常州兼寄胡武平

昔我陽夏公嘗茲同郡治政餘作東園草木尚有意豈不務安養斯民歌樂易
是時有賢才鄉舉堪皇器今方居冢廬試質當時事願君思前人文雅庶未墜

師厚云蝨古未有詩邀予賦之

貧衣弊易垢易垢少蝨難羣處裳帶中旅升裘領端藏迹詎可索食血以自安
人世猶俯仰爾生何足觀

依韻和中道寶相花

嘉卉得所托植君之癭陽開榮同此春澹豔自生光不為露益色不為風盡香
節換葉已密尚可見餘芳

擬陶體三首手問足

共生一體中出處常相并所動輒有迹何不擇地行履舄雖可蔽步武豈無聲
嘗思汝為玉請刖見直誠

足答手

上下各有分同質實異支要用固爾先當念扶我危我刖爾獨安何以幸華夷
且願縮袖間操執自有時

目釋

我居元首間分並日月光左右各照曜盲一豈相妨尚恐有所瞥獨見不能彊
嗟爾手與足何為欲競傷捉馳自有職勿使心悲涼

贈葉山人

傾珍奉賓客傲物云珥貂貴來不以屈飲酒且逍遙黃金百鎰盡左右無纖腰
但存丹砂術有道在一瓢

李廷臣通判蔡州

夾路青青草隨君去未休亦將離思遠還共翠心抽細藉車輪穩薰牽野蔓柔
王孫歸不久冉冉莫經秋

朱櫻

明珠摘木末紅露貯金盤始見侍臣賜已為黃雀殘味兼羊酪美食厭楚梅酸
苑囿東周盛纍纍映葉丹

悼子 小名十十

舟行次符離我子死阿十臨之但驚迷至傷反無泣款定始懷念內若湯火集
前時叟爾母追恨尚無及邇來朝哭妻淚落襟袖濕又復夜哭子痛并肝腸入
吾將仰問天此理豈所執我惟兩男子奪一何太急春烏獨蔓延哺巢首戢戢

懷悲

自爾歸我家未嘗厭貧窶夜縫每至子朝飯輒過午十日九食齏一日儻有脯
東西十八年相與同甘苦本期百歲恩豈料一夕去尚念臨終時拊我不能語
此身今雖存竟當共為土

和中道雨樹

一旬苟不雨萬木昏蒼蒼朝見洗林葉動搖生輝光晚逢開疎陰枝上漏微陽
翠色固以好安得無秋霜

永叔寄詩八首并祭子漸文一首因采八詩之意警以為答

昔聞退之與東野相與結交賤微時孟不改貧韓漸貴二人情契都不移韓無
驕矜孟無靦直以道義為己知我今與子亦似此子亦不媿前人為北都健兒
昨日至扣門乃得所遺詩上言病中初有寄下言我詠蟠桃枝盛衰開落感殘
杏暮春無事羡游絲班班鳩鳴忽懷念一埽十幅無閑辭洛川花圃多品目闕
新爭巧始可疑讀書又憶石夫子似鑿作繭誠有之鎮陽歸夢北潭北吟此八
章誰謂癡最後有文弔尹子壽夭難問信所悲共書大軸許傳玩一日百展曾
忘疲報君亦欲賫滿軸恐費紙墨令人嗤

黃敏復尉新城

新城接桐廬山茗久所利江東亡命兒販不畏鯨剸堂上千金子捕以操凶器
恐非吾徒爲勇少乃可避

寄永叔

夏日永以靜渴烏方在枝張口不能言翕翕兩翅披庭中有井泉井深無綆縻
欲汲假其鄰鄰且非我知鴻鵠矯河上比爾得所宜得宜豈不樂胡然我念之

丞相二章

丞相之拜冠弁旒至乘馬載驅如彼鉅澔有鴈有鶩有龜有魚烝然來萃翔泳
嘯呼
丞相之去乃還印綬乃飭車輪如彼涸津時靡翔羽時靡游鱗寂兮寂兮豈有
嘉賓

閔讒狡二章

矯有讒狡讒以戕類狡以媚其貴謂不騫不墜謂人莫爾制而死制之誰謂無
鬼孰制之死
彼狡之將死若有以見既見既惡之引袂蒙面謂人莫爾辨而自辨之誰謂無
鬼孰俾之譴

薛八殿丞有遺

未嘗營貨貝貨貝寧爲來倖苦月不足貧死口肯閑好事忽我恤十千助晨杯
薪水已過豐不得如顏回

師厚與胥氏婦來奠其姑

雙裾來此室慟哭拜靈牀魂衣想髣髴薄酒湛其觴含悽拊孤穉拭淚問平常
我生都無如仰看燕在梁

諭烏

百鳥共戴鳳惟欲鳳德昌願鳳得其輔咨爾孰可當百鳥告爾聞惟烏最靈長
乃呼烏與鵲將政庶鳥康烏時來佐鳳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
以燕代鴻鴈傳書識暄涼鸜鵒代鸚鵡剝舌說語詳禿鶖代老鶴乘軒事昂藏
野鵶代雄雞爪觜稱擅場雀豹代鵰鶚搏擊肅秋霜蝙蝠嘗入幕捕蚊夜何忙
老鵄啄臭腐盤飛使游揚鵂鶹與梟鵩待以爲非常一朝百鳥厭讒烏出遠方
烏伎亦止此不敢戀鳳傍養子頗似父又貪嗓豺狼爲鳥鳥不伏獸肯爲爾戕
莫如且斂翮休用苦不量吉凶豈自了人事亦交相

弔裴易進士

力學未及仕口中已含珠賦命固所負讀書非所辜斂送有兄弟哭泣無妻孥
惟此靡薄厚必竟同一塗

閑詠寄呈次道

我閑日貧縛子閑數疾纏閑固不可常吾觀與子然吾與子嗜學豈獨閑窮年
安安者誰歟分亦似所偏

寄楚州呂濟叔

亭午鳥不下誰復過我廬忽聞扣門者偶出問何如云是山陽吏太守遣置書
自惟久窮困游子安念予淮陰況要津賓館無暫虛豈意有所逮委曲情未疎
報言媿不覶聊以謝與居

答中道小疾見寄

嵇康性彌嬾曾不廢養生子姑當妙年何乃勞其精老聃有至論身孰親於名
詩本道情性不須大厥聲方聞理平澹昏曉在淵明寢欲來於夢食欲來於羹
淵明儻有靈爲子氣不平其人實傲佚不喜子纓縈吾今敢告子幸願少適情
時能與子飲莫惜倒缾罌

五月五日

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何嘗奈讒謗徒欲却蛟龍未泯生前恨而追沒後蹤
沅湘碧潭水應自照千峯

送可教僧歸越

萬事厭尋常羨慕每不足居南多北思在遠慚近俗既來橘變枳但見空條綠
氣味誰復論孤根逗叢曲

和裴如晦雨中過其亡兄易居

人亡雨館寂車馬偶來臨濕衣添新淚故物傷夙心淒淒亭下樹萬葉起哀音

此地嘗對語在昔豈知今

雨中宿謝胥裴三君書堂

急雨射窗鳴燈殘我正寢穴蚓聲苦長流響入孤枕衆醉如不聞殭聒亦已甚夜短竟無寢困瞳劇塵磣

和中道雨中見寄

雨淫止復落雲暗不少開泥將沒馬脛思子日幾迴我既不可往子亦不可來屋漏又苦甚巾舄生莓苔安肯問農畝唯憂無酒材但能置醇酎莫負吾尊罍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送謝寺丞新賜及第赴扶溝宰

世所重登科如君特才選麗賦驚宗工妙譽動京輦行鵷路非遐雙旗風欲展聊閱民版餘應不負墳典

和李廷老三月十四日

三月日幾望士游溱水陽溱流已渙渙有美此翺翔偶來適此願月色同滿牀士曰陟少室女曰歸大梁及晨各異役悲喜竟回腸芍藥有遺風贈好期不忘固匪子能逮是焉繼新章

苦熱

赤日若射火林風不動梢羸汗尚流沛冠服豈堪包貴人諒有稟慣習非彊教竊觀行車馬坌蕩劇煨炮寧思山中人石泉浸兩骹

劉薛二君過予遇雨

猛雨迫好鳥止我屋室隅是時有劉薛亦既此焉俱我廄秣爾馬我廚飯爾奴二人乃可語因觀爾馬圖古筆得神妙俗工非所模收圖雨且止鳥飛當駕驅

答廷評宗說遺冰

仲夏遘餘閏屋室如炊蒸孰云窮處者言贈太官冰時靡有暍死實亦賴友朋定能涼一席既已却青蠅吾心久自信飲己不以矜

劉牧殿丞通判建州

平生交遊少海內寡與期識君且恨晚一見已將離人言何嗟別曾此非舊知答曰匪我舊亦既接音詞譬彼空林鳥止息偶同枝忽有振翮去尚爾鳴聲悲我今臨流送安顧俗所爲

和中道伏日次韻

伏日每苦熱古來亡事侵嘗聞東方朔割肉趨庭陰百職當早罷將畏赫日臨我無歸遺人懷念空霑襟

和蔡仲謀苦熱

大熱曝萬物萬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飛鳥厭其羽走獸厭其毛人亦畏絺綌况乃服冠袍廣廈雖云託呼風不動毫未知林泉間何以異我曹蠅蚊更晝夜膚體困爬搔四序茍迭代會有秋氣高

儆上人粹隱堂

十年不出戶世事皆剗鉏時無車馬遊焚香坐讀書有堂曰粹隱惟見安且舒心遠迹非遠歲月速輪輿寓目暫爲實過者即爲虛譬若開是室終日於此居欲問昨日事已覺今日疎明朝却視今復與前何如聊悟此中樂猶觀濠上魚

送鄭太保瀛州都監

秋氣入關河匈奴久已和琱弓聊可試寶劍不須磨草木將搖落牛羊自寢訛能知塞垣景持以贈吾歌

送刁安豐

嘗遊芍陂上頗見楚人爲水有鳥魚美土多薑芋宜寧無董生孝將奉叔敖祠舊令乃吾友寄聲於此時

劉八飲將散分得非休沐不得會閏五月晦日

君非休沐時茲會豈能得我無官局縈幸爾預歡適莫辭衝雨歸歸時烏帽側

贈張處士

聞爾閑於琴寢處未嘗輟抱之京城來豈與工師列一奏流水聲落指鳴決決既曰林壑人安事塵土轍

將行與蔡仲謀飲分席上果得桃

會無千歲人安見千歲實聊效昔所投瓊瑤報非一

答裴送序意

我欲之許子有贈爲我爲學勿所偏誠知子心苦愛我欲我文字無不全居常見我足吟詠乃以述作爲不然始曰子知今則否固亦未能無論焉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風成小篇辭雖淺陋頗刻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區區物象磨窮年苦苦著書豈無意貧希祿廩塵俗牽書辭辨說多碌碌吾敢虛語同後先唯當稍稍緝銘誌願以直法書諸賢恐子未諭我此意把筆慨歎臨長川

和張士曹應之晚景

遠空雲解駮南陌雨初收獨鳥去煙外斜陽明樹頭涼飈虛枕席漲潦起汀洲會有從軍役將離更暮愁

送楊浩秘丞入蜀

有才不得試志亦無所干有母不得養法當之遠官雖曰在民政孝心寧得安志願且未遂而趨蜀道難行思叱馭者勿復苦長歎

乙酉六月二十一日予應辟許昌京師內外之親則有刁氏昆弟蔡氏子予之二季友人則胥平叔宋中道裴如晦各攜肴酒送我于王氏之園盡歡而去明日予作詩以寄焉

性僻交遊寡所從天下才今朝誰出祖親戚持尊罍晚節相知人唯有胥宋裴所欠謝夫子歸穫尚未迴岸傍逢名園繫舟共徘徊嘉蓮如笑迎照水呈丹顋南庭蒲萄架萬乳纍將磓羣卉競瑣細紫紅相低偎尋常固邂逅孰辨落與開酒闌各分散白日將西頹城隅遂有隔北首望吹臺

開封古城阻淺聞永叔喪女

去年我喪子與妻君聞我悲嘗俛眉今年我聞若喪女野岸孤坐還增思思君平昔憐此女戲弄膝下無不宜昨來稍長應惠黠想能學母粉黛施幾多恩愛付涕淚灑作秋雨隨風吹風吹北來踸我袂哀樂相恤惟己知自古壽天不可詰天高杳杳誰主之以道爲任自可遣目前況有寧馨兒

寄謝開封宰薛贊善

予生多不偶事事相與背適從平川役乃遇河決潰舟膠在中野寸步使心痗誰知赤縣尹勤恤每外內文符飭亭長寇盜虞鼠輩仍能饋餅餌童穉仰所賚今又置酒壺惠問亦已再令我清夜飲是夕值月晦獨酌效謫仙而復無影對如何忘情游似亦有世態家人誠可同況我昨喪配雖曰預朝裾左右無粉黛兀然唯書史舊學厭瑣碎欲探文字工下筆語多礙却思君西齋新治虛可愛燕坐禽鳥寂吟哦簿書退此樂吾未如區區勞覆載

草木

草木無處所動搖知風形今日萬葉黃昨日萬葉青青既漸衰變黃亦漸彫零人生恃歲月種柏滿郊坰

夢登河漢 六月二十九日

夜夢上河漢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羅列爭光芒自箕歷牛女與斗直相當既悟到上天百事應可詳其中有神官張目如電光玄衣乘蒼虬身佩水玉璫丘蛇與穹鼈盤結爲紀綱我心恐且怪再拜忽禍殃臣實居下土不意涉此方既得接威靈敢問固不量有牛豈不力何憚使服箱有女豈不工何憚縫衣裳有斗豈不柄何憚挹酒漿卷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蒼何彼東方箕有惡務簸揚唯識此五者願言無我忘神官呼我前告我無不臧上天非汝知何苦詰其常豈惜盡告汝於汝恐不祥至如人間疑汝敢問於王叩頭謝神官臣言大爲狂駭汗忽爾覺殘燈熒空堂

寄宋次道中道

再來魏闕下舊友無一人或爲美官去或爲泉下塵晚歲相知者操節許松筠日世常山公伯仲文學均與我數還往以義爲比鄰屢假篋中書校證多讓真次述盈百卷補亡如繼秦中作淵明詩平澹可擬倫于時多驕佚黃卷罕所親昨以與西師往往劍射伸短衣誇走馬睥目語常瞋欲效西山勇遂笑東魯仁捨本趨富貴乃與市賈濱以此較於子素業固未泯前日之許昌別君已經旬偶然值河決窮坐如涸鱗臨風思有寄夜詠還達晨

日蝕

赫赫初出咸池中浴光洗迹生天東不覺有物來晦昧團團一片如頑銅前時蝦蟆食爾妃天下戢戢無有忠責罵四方誰膽大仰頭憤憤唯盧仝欲持寸刃去其害氣力雖有天難通是時了無毫芒益徒有文字辨且雄仝死于今百眵載日月幾度遭遮蒙有人見之如不見誰肯開口咨天公老鴉居處已自穩二足鼎峙何乖慵而今有觜不能噪而今有爪不能攻任看怪物嚙天眼方且省事保爾躬日月與物固無惡應由此鳥招禍凶吾意髣鼻料此鳥定亦閃避離日宮安逮后羿不乖暴直與審彀彎強弓射此買怨烏以謝毒惡蟲二曜久安

次災害無由逢南不由赤烏東不諂蒼龍北龜勿吐氣西虎勿嘯風五行不汩
陳虞舜生重瞳我今作此詩可與仝比功

寄王江州

休嗟謫官去山根勝窮邊當職言無隱他時事好還何嘗聞堠火唯是對爐煙
潮到盆城否猶期信可傳

薛九公斯請賦山水字詩

薛君堂懸山水字請我賦作山水詩呼童磨墨慰君意彊作安得有好辭昔年
曾是杜陵客東城水上横此碑字方數尺形勢健豈似取次筆畫為東城父老
語於我推本掀自開元時不知當時何所用費力劖刻為瓌奇我去長安十載
後此石誰輦來京師苑中構殿激流水暮春脩禊浮酒卮是時祠臣出不意酒
半使賦或氣萎日斜鳴蹕不可駐未就引去如鞭笞脫我幸得預此列玉階立
寫從然萁今雖下筆不稱意已書滿幅令君嗤

七夕有感

去年此夕肝腸絶歲月淒涼百事非一逝九泉無處問又看牛女渡河歸

過開封古城

荒城臨殘日雞犬三四家豈復古阡陌但聞新桑麻頹垣下多穴所窟狐與蛇
漢兵墮銅鏃青血為土花

通判桃花廳（自此詩許州起慶曆五年秋盡六年夏）

種桃西庭下有意延東風東風與雨至染出枝上紅花底有小鳥其字曰桃蟲
既於桃得名為桃言女工翦羅作舞衣奉君歡莫窮舉杯無媿者避世武陵翁

任廷平歸京（并序）

廷平任君往者登進士科入許幕後二年予被太原公辟與君為代君之嚴君
以太子少保致仕西都西都去許其道有三北趨鄭過函谷而至洛陽其塗而
遠西趨汝由關塞而河南其塗小艱然邇於北道西北趨登封歷轘而至洛師
其塗險惡不與二道比君之歸也捨二道之平易踐西北之險惡何哉是非急
於拜慶邪豈特與人情異歟噫人以為險在君為易由出於天誠不為難也出

天誠易險道可謂孝也乎及其行予故作詩以送之
言之少室西定陟轘轅險歸心不避危夕枕屢成魘秋聲故苑空野氣荒陵掩
獨念京洛塵曾將客衣染

和通判太博雞冠花十韻

神農記百卉五色異甘酸乃有秋花實全如雞幘丹籠煙何聳聳泫露更團團
取譬可無意得名殊足觀逼真歸造化任巧即彫剜赤玉書留魏丹砂句誦韓（魏文帝與鍾繇求玉玦書論玉云赤如雞冠韓文公鬬雞聯句云頭垂碎丹砂）
誠能因物比誰謂一時難有客驅辭穎
臨風運筆端嘗嗟古吟缺每惜此芳殘攡情苦精妙繼音慚未安

秋夜感懷

風葉相追逐庭響如人行獨宿不成寐起坐心屏營哀哉齊體人魂氣今何征
曾不若隕籜繞樹猶有聲涕淚不能止月落雞號鳴

依韻和通判八月十五夜招玩月二章

尋常圓魄豈不好競愛今宵分外明明極只知無隔礙誰言桂樹向中生
一年一見最堪惜百歲百夕能幾多縱有明年似今夕明年同會復如何

蚯蚓

蚯蚓在泥穴出縮常似盈龍蟠亦以蟠龍鳴亦以鳴自謂與龍比恨不頭角生
螻蟈似相助草根無停聲聒亂我不寐每夕但欲明天地且容畜憎惡唯人情

秋風

秋風不饒物斗至聲已惡青林葉尙稀雖好將恐落人意誠愛惜節候肯相若
白髮無再玄盛衰茲可度

韓宗彥寺丞通判鄧州

往歲陪祠泰壇下始一相見如相知我今入幕君有待喜得款語勝前時便嗟
陳事日侵汨雖欲數面曾無期忽聞兵吏已迎候馬有行色車將脂賀君有意
事清簡太守亦鄙尋常為騏驥步驟豈局促鳳皇羽翼多威儀漢家近親不復
有召父舊聞於今隳隳由狂者生利害曾未略究民閒宜秪言引水幸圭賦矯
請罷毀功何施千載厚惠一日去至今農畝空嗟咨夫子才高識且遠勿畏勢

力重扶持他年人作去思頌願以大字書長碑

韓欽聖問西洛牡丹之感

韓君問我洛陽花爭新較舊無窮已今年誇好方絶倫明年更好還相比君疑造化特著意果乃區區可羞恥嘗聞都邑有勝意既不鍾人必鍾此由是其中立品名紅紫葉緐矜色美萌芽始見長蒿萊氣燄旋看壓桃李乃知得地偶增異遂出羣葩號奇偉亦如廣陵多芍藥閭井荒殘無可齒淮山邃秀付草樹不產髦英產佳卉人於天地亦一物固與萬類同生死天意無私任自然損益推遷寧有彼彼盛此衰皆一時豈關覆燾爲偏委呼兒持紙書此說爲我緘之報韓子

夢感

生哀百十載死苦千萬春何爲千萬春厚地不復晨我非忘情者夢故不夢新宛若昔之日言語尋常親及寤動悲腸痛逆如刮鱗

秋鴈

秋鴈多夜飛前羣後孤來儔合鳴自得隻去音已哀哀音能感人腸酸非食梅共將形影對安得不早衰

依韻和通判把菊有寄

湖邊草樹多彫葉已少色唯菊不畏霜澹豔如有德自與蘭並生非因人所植愛貴曾未厭秋日短苦逼朋好各相望採持空歎息臨杯不能飲對案不能食借問君何憂節物感人極

曹承制知永康軍脩

鐵驄黃金羈年少蜀城守蜀城臨古江正在離岸口離岸李涼鑿其利實不久既避沬水害又以溉田畝大此百民宜遺祠奉牲酒行當謹厥事無乃爲政首

三鳥

翩翩三奇鳥各擇松桂宜二鳥同所向並立高高枝一鳥依別樹屈比二鳥卑嗟嗟天下鳥莫與三鳥期三鳥鳴少和萬聞多鶱斯頻頻徒爾黨三鳥安可欺

龍箕一首幷序

在昔賢人良輔之生也或山之神靈和氣之鄰或星之魄曜晶明之所鍾故詩有嵩高之作稱厥甫申傳說騎箕之說又得之前古公之誕日考之星曆月次于箕宜與說同也夫登翊王室爲宋鉅臣豈徒然歟依雅頌作龍箕一章十八句以獻

龍箕在天莫不孕靈我公生之既生既德曾誰與京爰弼帝右繼序其榮之贊我太平萬事其成之殿我輔邦庶民其寧之政靡薄厚百職其揚之宜言顯光永錫乎后王迺祝眉壽迺獻兕觥福祿其將之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李廷老自蔡州見訪云明日便歸鄭

故人夜相過秉燭為開席車馬立在門罇酒豈暇索疊疊別後言忽忽恨將適
既去暝色合不可見行迹

墨竹

許有盧孃能畫竹重抹細拖神且速如將石上蕭蕭枝生向壁間天意足戰葉
斜尖點映間透勢虛黏斷還續粉節中心豈可知澹墨分明在君目

江寧李諫議

滄江石頭下沄沄瀉天東寒潮日夕至不與廢興同陛下始封地氣象常鬱蔥
六代有舊迹物景付與公切莫負山水可追王謝風

方在許昌幕內弟滁州謝判官有書邀余詩送近聞歐陽永叔移守此
郡為我寄聲也

從事滁陽去寄音苦求詩吾詩固少愛唯爾太守知不敢輒所拒勉勉作此辭
山城本寂寞物色同淮夷淮俗舊輕僄未識遠博宜無將麟在郊使欲等文貍
爾去事太守當矯庸庸為伊人道義富當立天子墀我輩在蟻垤難謂太華卑
又若遊滁涔安見滄海涯况於爾實親告爾爾勿疑

送胥裴二子回馬上作

陰陰雪雲低遊子去將嬾豈唯遊子倦疲馬行亦款送罷我獨還回看鴈為伴
念此日暮時寂莫閉竹館

初冬夜坐憶桐城山行

我昔吏桐鄉窮山使屢躡路險獨後來心危常自怯下顧雲容容前溪未可涉
半崖風颯然驚鳥爭墮葉條蔓不知名丹實坼在莢林端野鼠飛緣撓一何捷
馬行聞虎氣豎耳鼻息歙遂投山家宿駭汗衣尚浹歸來撫童僕前事語妻妾
吾妻常有言艱勤壯時業安慕終日閒笑媚看婦靨自是甘努力于今無所懾
老大官雖暇失偶淚滿睫書之空自知城上鼓三疊

和平叔道傍竹

野田有脩竹叢踈飽於霜下上乏佳禽左右雜枯桑豈無行路子行路厭榛荒
忽見此翠色徘徊未能忘車馬去何疾迴顧隔山岡

答裴如晦

懷我歌我辭乃知行子倦音雖彼妙發想若此可見歌竟夜燈青野窗鳴濕霰
髣髴聞孤鴻飛急應有羨

夜酌趙侯家聞合流曹光道詣府遂訪之一夕縱談明日光道赴本任
邀予詩送因叙其言以贈焉

方與舊將飲談兵燈燭前聞有故交至心喜輒論邊跨馬踏明月往見競留連
且共語出處予懷予久然男兒太平時功業未可先故當守詩書道義躋古賢
苟復不得用卷以放林泉吾藴誠若此奈何貧所纏仕宦偶同郡文字可以傳
行行志茲語聊用樂永年

暮雪

暮雪止復落暗積如避人平明視庭中物物各已新草木一變妍枯槁忘其真
隨風來無迹高下得以均采薇歌卒章霏霏罨車輪今豈無是作勞苦不足陳

西湖對雪

獨玩湖中雪移舟水凍灣寒塘起孤鴈危樹失前山著物偏能積銜風不礙還
無慚子猷興都盡剡溪間

依韻和資政侍郎雪後書事

風旗冷落偃欹酒眾樹芳菲欲並梅人意不知南畝望只驚鴻鴈向川來

王龍圖知江陵

捧詔出荆州天心寄遠憂行車踐殘雪寒色犯輕裘祖餞山川闊歌驪道路愁
吏迎多越乘兵衛粲吳鉤地與蠻溪接江通溪水流風宜橘林賦俗尚竹枝謳
樽俎思晴日煙雲感舊遊終當勞侍從寧久渚宮留

依韻和通判太博雪後招飲二首

雪晴何所樂樂趣在杯中况復君家美雕盤膾縷紅
邀飲奏醴醪案杯烹蟹螯吾非獨醒者莫誦楚人騷

依韻和資政侍郎雪後登看山亭

湖上晴煙凍未收湖中佳景可遲留更臨危樹看羣岫雪色嵐光向酒浮

雪中通判家飲迴時一卒彈胡琴

朔風聲滿枯桑枝陰雲不動蛟龍歸凍琴聚立高樹時密雪萬里增寒威訪君留連舉酒巵胡琴奏罷歡已微小駒跨去沒四蹄飄花零亂霑人衣醉目遠望天地迷何暇更問孤鴻飛茅屋豈無單且飢平明共賀麥壟肥

雪後資政侍郎西湖宴集偶書

潭心不凍處鴈鶩自相依積雪正無際因風忽起飛初驚如避弋復下信忘機偶得從公飲聊書此景歸

近有謝師厚寄襄陽柑子乃吳人所謂綠橘耳今王德言遺姑蘇者十枚此真物也因以詩答

荊州持大橘亦自名黃柑忽得洞庭美氣味何可參遂生吳洲思恨不羽翼南

運使劉察院因按歷歸西京拜省

在昔志四海所遇非一塗朝以言悟主夕即被金朱于茲亦未幾用直升雲衢臺分東西屬御史從子除天馬日千里豈並局促駒朔北遏亂萌褒嘉賜璽書乃衣漢使繡威譽傾國都借問世上榮萬國與此殊明朝歸洛陽聊且餞高車亭堠況非遠春郊無疾驅

余之親家有女子能點酥為詩并花果麟鳳等物一皆妙絕其家持以為歲日辛盤之助余喪偶兒女服未除不作歲因轉贈通判通判有詩見答故走筆酬之

翦竹纏金大於掌紅縷龜紋桃作網瓊酥點出探春詩玉刻小書題在牓名花雜果能眩真祥獸珍禽得非廣磊落男兒不足為女工餘思聊可賞

元日

昔遇風雪時孤舟泊吳埭江潮未應浦盡室坐相對行庖得海物鹹酸何瑣碎久作北州人食此欣已再是時值新歲慶拜乃唯內草率具盤餐約略施粉黛舉杯更獻酬各爾祝飴背咀橘齒病酸目已驚老態豈意未幾年中路苦失配嘉辰衆所喜悲淚我何耐曩歡今已哀日月不可賴前視四十春空期此身在世事都厭聞讀書未忍退過目雖已忘寧捨心久愛何當往京口竹里翦荒穢行歌樂暮節薪菽甘自刈

通判遺新柳

園柳發新荑官居雪尚壅君喜持報春衰意非舊勇芳菲即可插予髮慚種種

送孫曼卿鏁廳赴舉

舊果豈非好截樹接新枝欲變明年花曾不根本移屈彼自然性曰茲山木卑子才實豔富久為人所推固當升高科我送作此詩

依韻和劉察院送客回過湨水馬上有作

車騎踏春堤翛然思如濯望聽人自避解凍魚方樂挐流古樹根跨岸枯薪杓煙雲澹澹天嫩綠生叢薄

不知夢

夢中不知夢但謂平常時相與共笑言焉問久別離有贈若有得及覺已失之人生在世間何異夢寐為

郟城道中

行行溪水邊鏡碧不可唾安知有沫流草木多偃臥潭鳥暫復沒灘沙淨如簸不獨荊州民居險頸癭大

汝州後池聽水

春水泉脈動分巖臨澗源津津出石齒泠泠繁竹根猶和野雲翠復落郡池喧心靜意自適不知朝市煩

春鳩

鳴鳩識陰晦聒聒雌逐雄鵲巢汝得共可蔽雨與風春物況不晚杏萼已半紅試看池館間燕雀隨西東

留別汝守王待制仲儀

來時柳未芽去見杏吐萼相歡無幾日節候已非昨邂逅二十年三遇三睽索會合信難常焉用計疏數

夢覺

夕夢多夢之覺來遂成憶憶子生平時事往無一得信若此夢寐豈不見顏色
復存來告言言虛音匪默是覺曷為真覺夢可以惑

汝州

主人少聽我為言風土殊美哉面有顙生此頸若壺瘻號無冬夏歲禱無嗟吁
只憐郡池上不異山林居

逢牧

國馬一何多來牧郊甸初大羣幾百雜小羣數十驅或聚如鬭蟻或散如驚烏
或踐麥無根或齧樹無膚牧卒殊不顧抱鞭人民墟欲酒與之飲欲食與之餔
日暮卒醉飽枕鞭當路隅茫茫非其土誰念有官租

寄滁州歐陽永叔

昔讀韋公集固多滁州詞爛熳寫風土下上窮幽奇君今得此郡名與前人馳
君才比江海浩浩觀無涯下筆猶高帆十幅美滿吹一舉一千里只在頃刻時
尋常行舟艫傍岸撐牽疲有才苟如此但恨不勇為仲尼著春秋貶骨常苦笞
後世各有史善惡亦不遺君能切體類鏡照嫫與施直辭鬼膽懼微文姦魄悲
不書兒女書不作風月詩唯存先王法好醜無使疑安求一時譽當期千載知
此外有甘脆可以奉親慈山蔬採筍蕨野膳獵麏麚鱸膾古來美梟炙今且推
夏果亦瑣細一一舊頗窺圓尖剝水實青紅摘林枝又足供宴樂聊與子所宜
慎勿思北來我言非狂癡洗慮當以淨洗垢當以脂此語同飲食遠寄入君脾

衛州通判趙中舍

我久在河內頗知衛風俗沙田多種稻野飯殊脫粟況聞別乘至佇望大河曲
飲罷何以贈桑條路傍綠

資政王侍郎命賦梅花用芳字

許都二月杏初盛公府後園梅亦芳因思江南花最早開時不避雪與霜主人
惜春春未晚遂命官屬攜壺觴酒行守吏摘花至素豔紫萼繁於裝夭桃穠李
不可比又況無此清澹香豈辭盡醉對顏色頻嗅競黏鬚蕊黃何時結子助調
鼎我心舊職不敢忘

歐陽永叔寄琅邪山李陽冰篆十八字幷永叔詩一首欲予繼作因成
十四韻奉答

我坐許昌塵土中山翠泉聲違眼耳公雖被謫守滁陽日少郡事窮山水東南
有風西北來忽得書詩連數紙幷寄陽冰古篆字字形矯矯龍蛇起其文乃只
題姓名大曆六年春紙尾報云此篆無人知野僧好事為公指公留巖下久徘
徊公剔莓苔汲泉洗點畫雖然未苦訛霜侵風剝多皴理公疑鳥迹蹈蒼崖山
秖愛惜將有以雲藏至今不近俗月伴古源清且泚此石公知石不知公與前
人定知己墨模幾幅許傳玩譬於玦玉終可喜況復為詩刻其下句奇字皴驚
山鬼何當少得從公遊為公揮筆寧非美

依韻答范天民

古今冠佩立朝人多作北山松下塵我愛蟠桃種來久開花結子不由春

樊推官勸予止酒

少年好飲酒飲酒人少過今既齒髮衰好飲飲不多每飲輒嘔泄安得六府和
朝酲頭不舉屋室如盤渦取樂反得病衛生理則那予欲從此止但畏人譏訶
樊子亦能勸苦口無所阿乃知止為是不止將如何

依韻和通判二月十五日雨中

仲春月既望物候恰分中窗聽五更雨花開前日風詩成止酒後病怯舉杯空
短髮雖然黑心如一老翁

感春之際以病止酒水丘有簡云時雨乍晴物景鮮麗疑其未是止酒
時因成短章奉答

東風固無迹何處見春歸土逐草心坼雨兼花片飛雖憐柔甲長只恐豔條稀
君但惜晴景休言止酒非

和永叔琅邪山六詠

歸雲洞

洞深豈不有神物朝朝但見雲飛還雲收雨歇草樹濕澗下流水空潺潺

琅邪溪

枯藤垂溪冰已消溪水濺濺石間亂潭靜鳥呼人渡時鳥驚人語來還散

班春亭

林下鳩鳴坼晴杏田間水漫春溶溶使君固自足風美時傍青山去問農

庶子泉

沙穴石竇無限泉此泉縁底名不滅庶子去來多少年依舊清心共泉潔

石屏路

尋常畫屏多畫山何意此山還作屏峭拂直上幾千尺下有石路莓苔青

惠覺方丈

松門隱者我未識一見君詩如已顱歲月任隨人事遷此身不動雲生壁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答宋學士次道寄澄心堂紙百幅

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舉簾匀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錢曾不疑江南老人有在者爲予嘗說江南時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窺城破猶存數千幅致入本朝誰謂奇漫堆閑屋任塵土七十年來人不知而今製作已輕薄比於古紙誠堪嗤古紙精光肉理厚邇歲好事亦稍推五六年前吾永叔贈予兩軸令寶之是時頗叙此本末遂號澄心堂紙詩我不善書心每媿君又何此百幅遺重贈吾赧不敢拒且置縑箱何所爲

二月雨後有蚊蚋

春夜一二蚊蚋飛久不見之尚可喜而今稍喧來聒人向後更暖奈爾觜

春寒

春晝自陰陰雲容薄更深蝶寒方斂翅花冷不開心亞樹青帘動依山片雨臨未嘗辜景物多病不能尋

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

聖人於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國風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不獨識鳥獸而爲文字工屈原作離騷自哀其志窮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邇來道頗喪有作皆言空烟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人事極諛諂引古稱辨雄經營唯切偶榮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藝充以巧比戲弈以聲喻鳴桐嗟嗟一何陋甘用無言終然古有登歌緣辭合徵宮辭由士大夫不出於瞽矇予言與時輩難用猶篤癃雖唱誰能聽所遇輒瘖聾諸君前有贈愛我言過豐君家好兄弟響合如笙叢雖欲一一報彊說恐非衷聊書類頑石不敢事磨礱

前以詩答韓三子華後得其簡因敘下情

前者報君詩妄說良有以昔予在京師多爲人所詆短章然無工實未甘藝比因君有過褒聊且發憤悱何言敢爲師乃是貴不韙平常遭口語攢集猶毒矢此論苟一出是非必蜂起偶爾道瘖聾多疑已竊指雖恃不欺衷恨未致速死安得二頃田歸耕苟爲恥誰能事州郡雞狗徒聒耳

過頹橋懷永叔

昔送之官東郡時夜闌對酒風揭屋君今淮海予再過古驛依依老槐綠

椹澗晝夢

誰謂死無知每出輒來夢豈其憂在途似亦會相送初看不異昔及寤始悲痛人間轉面非清魂歿猶共

靈樹鋪夕夢

晝夢同坐偶夕夢立我左自置五色絲色透縑囊過意在留補綴恐衣或綻破歿仍憂我身使存心得墮

汝州王待制以長篇勸予復飲酒因謝之

前因飲酒多乃苦傷營衞嘔血踰數升幾乎成病肺上念父母老下念妻兒穉不死常抱痾於身寧自貴樊子來勸我止飲良有謂公復遺我詩責我詞甚毅指以年齒衰非酒何養氣春飲景可樂夏飲暑可避秋飲心忘愁冬飲暖勝被醉歌人不怪醉言人不忌在酒功實多止酒酒何罪假如壽九十今子已半世不飲徒自苦未必止爲利胡汨妄與真恐乖達者意屈原吟澤畔方悟獨醒累子居今之時安免人病議是以告子勸子守亦謬計我讀纔一過不覺顏起媿自茲願少飲但不使疾熾書此以謝公公言誠有味

陪王待制清涼院觀牡丹賦詩

公言牡丹盛未覩古人詩品衆自爭貴葉多方見奇名因他姓著色爲別根移華髮我何感洛陽年少時

和王待制牡丹詠

誰移洛川花一日來汝海濃澹百般開風露幾番改傍欄人自醉惜翦春有待使君方少年共賞喜我在

洛陽牡丹

古來多貴色歿去定何歸清魄不應散豔花還所依紅棲金谷妓黃值洛川妃朱紫亦皆附可言人世稀

汝州登慈寺閣望嵩岳

崢嶸古寺閣蒼山插晴簷少室出天外巍巍何尊嚴王都在其下風露國所霑日暮飛雲歸已失中頂尖

睡意

少時好睡常不足上事親尊日拘束夜吟朝誦無暫休目眥生瘡臂銷肉今踰四十無所聞又況喪妻仍獨宿虛堂淨掃焚清香安寢都忘世間欲花時啼鳥不妨喧清暑北窗聊避燠葉落夜雨聲滿階雪下曉寒低壓屋四時自得興味佳豈必鏘金與鳴玉萬事易厭此不厭真可養恬無夭促且夢莊周化蝴蝶焉顧仲尼譏朽木人事幾不如夢中休用區區走榮祿

三月十四日汝州夢

我歸十九年飲不負升斗昨夕夢見之謂須多置酒雖慰魂來言定不復入口俟當返吾廬且爲貯罌缶夢寐何敢欺從笑愚所守

再別仲儀

前別歲月遠道同情相親三旬忽相見愈厚不厭頻昔云思數面今無媿古人睠然東去懷紛若陌上塵

夕發陽翟

我行陽翟道暮雨原上急麒麟冢相望霹靂碑下立農耕傍山去鬼火迸林入莫問泉下人馬隤衣更濕

缺月

缺月來照屋角時西家狗吠東家疑夜深精靈鬼物動儽㜸古莽無風吹

道次靈井

井面水不動傍分龍鱗激泉氣時生滬上湧光的皪深苔翠堪染石底清可覩旱歲或來祠彈絃屬靈覡

答江十鄰幾

蔡州非所遐作書素所嬾春風領燕來得君詞款款燕迴須在秋此報莫言緩何日見嵇康重彈廣陵散

喜謝師厚及第（時第一甲二十八人君名在二十三）

宿雨洗新綠朝日初聞鶯風從天門來吹下玉篘名列星二十八經緯何縱橫南方朱鳥目光燄令人驚其餘撒沙衆龜鼈爪觜明吾欣安石後世世有令聲

孟夏二日通判太博惠庭花二十枝云是手植因以爲答

前日已春盡夏卉抽嫩青唯君所植花餘紅猶滿庭常惜畀景逼贈未及飄零欲插爲之醉但慙髮星星

水丘於西湖得活鯽魚三尾見遺余頃在襄城獲數尾時歐陽永叔方自乾德移滑臺留待其至且有詩後居京師蔡仲謀者亦有以贈乃思襄時所留復有詩於今三得三詠之矣

襄城得圓鯽留以待吾友大梁又得之始憶終按酒今君復持贈重念滁陽守滁陽石瀨中此物豈無有三得實嘉遺我敢自私口口且不爭甘事亦難利誘

和江鄰幾見寄（自此許州起慶曆六年夏盡其年終）

清風當晝起吹我庭下槐軒軒枝上葉碎影亂綠苔左右無人聲時有啼禽來啼禽感所懷其音一何哀思歸無曉夕血滴山榴開曰予當是時爲之腸九迴江子方謫官復有擬古才遠寄平澹辭曷報瓊與瑰

雀奪燕巢生四雛

去年燕營巢銜泥入我廬秋歸春復來橫被雀所居翩然去不較義者欲與除毀覆必傷卵愛彼此何疎乃竢長黃口逐之寧曰紓果得生四雛卉色頭戢如後當還燕巢穿屋不害余

和歐陽永叔啼鳥十八韻

南方窮山多野鳥百種巧口乘春鳴深林參天不見日滿壑呼嘯誰識名但依音響得其字因與爾雅殊形聲我昔曾有禽言詩粗究一二啼號情苦竹岡頭泥滑滑君時最賞趣向精餘篇亦各有思致恨未與盡衆鳥評君今山郡日無事靜聽鳥語如交爭提壺相與來勸飲戴勝亦助能勸耕我念此鳥頗有益如欲使君勤以行勸耕幸且彊職事勸飲亦冀無獨醒杜鵑蜀魄哭歸去小人懷土愼勿聽城頭春鳩自謂拙鵲巢輒處安得平高窠喬木奚毛羽呀吭葉底無

如鶯口中調簧定何益下啄蚯蚓執曰清自餘多類不足數一一推本煩神靈
我居中土別無鳥老雅鸛鴿方縱橫教雛叫噪日羣集豈有勸酒花下傾願君
切莫厭啼鳥啼鳥於君無所營

和永叔桐花十四韻

湛湛碧井水其上酳梧桐春隨井氣生白花飛濛濛曉枝滴甘露味落寒泉中
結實待瑞羽歲晚半枯空桐既無鳳皇井豈潛蛟龍乃知至神物未易令人逢
當時集頳川偶值黃次公次公入爲相此鳥曷不從遂使神鷃雀竟用奇怪窮
我言非毁古欲遵平直蹤我願二千石但使德化隆有桐鳳不來於桐無媿容
有鳳政不舉於鳳何爲崇答君桐華篇聊以發我衷

和王仲儀詠癭二十韻

汝水出山險汝民多病癭或如雞精滿或若猨嗛並女慚高掩襟男大闊裁領
飲水擬注壺吐詞倂有鯁樗里既已聞杜預亦不幸秦人號智囊吳瓠繫狗頸
䐶䐖常佳頸伶仃安及脛只欲仰問天無由俯窺井挾帶歲月深冒犯風霜冷
厭惡雖自知剖割且誰肯不唯羞把鏡仍亦愁弔影內療煩羊靨外砭費鍼頴
在木曰楠榴刳之可爲皿此誠無所用既有何能辟（音屏）膨脝廁無首臃腫異
臚頂難將面目施可與胎胞逞賢哉臨汝守世德調金鼎坻俗雖醜乖教令日
脩整風土恐隨遷晨昏憂屢省儻欲便慈顏名城不難請

憶吳松江晚泊

念昔西歸時晚泊吳江口回堤邈清風澹月生古柳夕鳥獨遠來漁舟猶在後
當時誰與同涕憶泉下婦

使者自隨州來知尹師魯寓止僧舍語其處物景甚詳因作詩以寄焉

驛使話漢東故人還謫處所居雖非居有樹即嘉樹日膳或雞豘時蔬多筍芋
夜堂蛇結蟠晝戶鵲噪聚著書今未成愛靜已得趣予欲訪其人炎蒸未能去

夏日對雨偶成寄韓仲文昆弟

日日城頭雨還添湖上波窗中人自聽門外潦應多不畏車生耳唯愁麥化蛾
吾廬無所有頻看壁間梭

憶將渡楊子江

月暈知天風舟人夜相語平明好挂帆白浪須出浦此身猶在吳歸夢預到楚
今日念同來吾妻已爲土

秀叔頭蝨

吾兒久失恃髮括仍少櫛曾誰具湯沐正爾多蟣蝨變黑居其元懷絜宅非吉
蒸如蟻亂緣聚若蠶初出鬢搔劇蓬葆何暇嗜梨栗翦除誠未難所惡累形質

穉子獲雀雛

屋頭小雀雛氣力苦未長乘暄學調羽忽挂蜘蛛網其母不能救啁啾空下上
乃爲人所探不是蟲絲枉

丙戌五月二十二日晝寢夢亡妻謝氏同在江上早行忽逢岸次大山
遂往遊陟予賦百餘言述所覩物狀及寤尚記句有共登雲母山不得
同宮處仿像夢中意續以成篇

晝夢與予行早發江上渚共登雲母山不得同宮處何嗟不同宮似所厭塗旅
樹杪俯烏巢坼鷇方仰乳雄雌更守林號噪見飛鼠鼠驚豎毛怒裊枝如發弩
逡巡吼風雲遠望射巖雨東南橫虹霓萬壑水噴吐下尋歸路迷欲暮各愁語
忽覺皆已非空庭日方午

蜜

燕銜芹根泥蜂掇花上蕊帶雨兩股飛所取日能幾調和露與英凝甘滑於髓
天寒百蟲蟄割房霜在匕燕已成雛歸蜂憂凍餒死乃見萬物心多爲造化使

王德言自後圃來問疾且曰圃甚蕪何不治因答

幾日不行圃野草過人頭客怪苦荒穢誰與持鉏鉤雖然自蕪薙抱痾方告休
即當秋風高埽擁將遲遊

夢覩

閉目光不揚夢覩艮亦審既非由目光所見定何稟白日杳無朕冥遇嘗在寢
此恨不可窮悲淚空流枕

悲書

悲秋快於刀內割肝腸痛有在皆舊物唯爾與此共衣裳昔所製篋笥忍更弄
朝夕拜空位繪寫恨少動雖死情難遷合姓義已重吾身行將衰同穴詩可誦

合流曹光道惠鉅李知其炎酷中有此味味亦可樂也輒以詩寄

穎傍成蹊李其實小於拳誰知皴枝瘦生此紺玉鮮摘以筠梢籠沉以石根泉
濛濛粉未落粲粲葉猶連蔭樹咀甘液安有苦熱煎報君惜玆樂時詠逍遙篇

深夏忽見柰樹上猶存一顆實

纍纍後堂柰落盡風雨枝行樂偶散步倚杖聊縱窺林葉隱孤實山鳥曾未知
物亦以晦存悟玆身世爲

病雝在告韓仲文贈烏賊觜生醅醬蛤蜊醬因筆戲答

我嘗爲吳客家亦有吳婢忽驚韓夫子來遺越鄉味與官官不識問儂儂不記
雖然苦病雝饞吻未能忌

寄光化退居李晉卿

久無歸田人今喜子去祿移家漢水濱日見漢水綠川鱗可爲饗山毛可爲蔌
竟歲厭往還行堤樂風俗青巾艑上郎漆鬢顏如玉倚檣臨落照獨唱江南曲
聽若在江南歡然自爲足我心雖有羨未遂平生欲更期畢婚嫁方可事巖麓
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泉以濯吾纓竹以慕賢躅此志應不忘他時同隱錄

汝南江鄰幾云郾南並淮浮光山有張隱居種松檜於其上養母甚孝
時有猛獸馴庭中又郡西麻田山土沃泉美久不墾有劉叟者闢而居
之近董氏黃氏欲買土爲鄰故江有慕之之作予輒次其韻

峨峨淮山上中有隱者棲不知松檜下但見虎豹蹊人羣固已遠樵客入猶迷
且奉釆蘭養應無抱玉啼麻田異麻源石路春無泥高士不近俗更在西嶺西
石泉飲自足深壑無人躋不學淮南王安問犬與雞二人逍遙性所樂唯杖藜
復有來慕鄰他年寧答煞願君且勉職聖世未易睽

魏文以予病渴贈薏苡二叢植庭下走筆戲謝

媿無相如才偶病相如渴湨水有丈人薏苡分叢茇爲飲可扶衰餘生幸且活
安知惡己者不願變野葛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和資政侍郎湖亭雜詠絶句十首

遠山

插雲千萬重一望不可暫前嶺與後峯翠色濃復澹

蓮塘

不畏塘雨急鈿葉自相遮紋禽忽驚去銜落波上霞

漁潭

煙潭深不極鑑碧無蔆花日脚下波心澄江見魚鰕

稻畦

淺淺碧水平青青稻苗長偏知楚客愛白鷺飛下上

苔徑

林間夏雨滋復有斜陽照綠淨不搖風從教春草笑

流泉

石齒罥寒聲粼粼縈曲處有時浮落英又過城根去

小橋

伐桂向芳洲跨波灣勢小時愛游人渡游人在林杪

漁艇

古木刳爲舟野藤牽作纜釣人寒雨中遠望煙蓑暗

採蔆

紫角蔆實肥青銅蔆葉老孤根未能定不及寒塘草

汀鷺

食魚日已晚矯翼煙際還不與鴈鶩競風標亦自閑

王德言夏日西湖晚步十韻次而和之

雨餘殘照在塘靜獨行行荷積水珠重天收霓帔輕倦禽依臥柳聚蚓𠷺坳泓

帽側林枝礙裳褰野蔓縈芡韜園客刹蒲刃水袄驚決決流泉活濛濛夕霧平

榴房生蠹落蛛網害蟲成坎黽無時怒渾魚自樂清高臺從獸窟古道有根橫

寫景未能就娟娟月上城

新沼竹軒

作軒仍見竹瀟灑排青幢斜烏與落月靜影畫寒窗光沒影亦沒漱水自淙淙

夜深猶讀易誰更憶清江

麥門冬內子吳中手植甚繁鬱罷官移之而歸不幸內子道且亡而玆草亦屢枯今所存三之一耳遂感而賦云

香草葉常碧本生巖澗邊佳人昔所愛移植堂堦前自吳北歸梁復以盆盎遷

佳人路中死此草未忍捐與我日憔悴根不通下泉勤勤爲澆沃稍見萌穎鮮

終當置墳側長茂松柏埏

野鴿

孤來有野鴿觜眼肖春鳩飢腸欲得食立我南屋頭我見如不見夜去向何求

一日偶出羣盤空恣嬉遊誰借風鈴響朝夕聲不休飢色猶未改翻翅如我仇

炳哉有靈鳳天抑爲爾儔翕翼處其間顧我獨遲留鳳至吾道行鳳去吾道休

鴿乎何所爲勿汙吾鐺甌

孫曼叔暮行汴上見鶻擊蝙蝠以去語於予

野鶻性決裂所食唯獰飛小鳥不入眼拳發強弩機日暮未有獲豈擇大與肥

瞥下攫蝙蝠去以塡腸飢休笑老鴟飽銜得腐鼠歸

寄宋中道

爾書我不答爾怒從爾罵天馬新覊時氣橫未可駕儻我一日死爾豈無悲吒

唯知道義深小失不足謝

梨花憶

欲問梨花發江南信始通開應寒食雨落盡故園風白玉佳人死青銅寶鏡空

今朝兩眼淚怨苦屬衰公

畫竹枝扇

石上老瘦竹忽在紈扇中執之意已涼不待搖清風小節未見粉淚痕應合紅

日將炎暑退畏蠹生秋蟲

兩日苦風思江南

擺磨萬木聲朝吼暮不止吹沙作雲飛物狀顏色死還念江上山落瀑鳴幾里茅茨松竹間翠的門前水下窺石穴魚出入數十尾是時殘照微古路誰家子羸馬入煙林區區何若此昔笑今已迷薄宦正如彼何當却歸來臨流重洗耳

送謝師厚歸南陽

竹館蔭以風灑水坐猶熱念子遠歸時焦煙起車轍落日原上微烏棲人欲別我心明月在相照異盈缺

資政王侍郎南京留守

百世興王地乘時已建都離宮萬戸寄京邑四方模尹以名臣擇朝仍宿哲俞果資卿屬重將俾國人蘇迎餞車交轍奔馳士結塗許嗟人惠奪宋遲德恩敷日月天闈近山河地勢趨壓城隋柳密開苑漢池枯文物希前代謳歌得大儒鄒枚跡雖古賓從豈今無

送通判太博

相見不在久見久未必親無為歲月淺豈不膠漆均猶嗟欲別日事壘如排鱗安得獨攜酒遠送秋水濱

和韓子華桂花

莫以天下桂皆為月中物猶言月有兔野豈無狡窟空山桂花多黯色粲然發樵客不知貴奈何薪爨屈

宿安上人門外裴如晦胥平叔來訪

胥裴喜我至冒雨夜出城燈前相對語怪我面骨生為言憔悴志因意多不平亦見子領鬢長黑已可驚知子有所立毛髮隨世情子心且如舊後輩苦前輕

宋中道失小女戲寬之

宋子失汝嬰苦將造物怪造物本無惡爾責亦已隘且如工作器寧復保存壞收淚切忽悲他時多壻拜

刁經臣將歸南徐許予尋隱居之所及亡室墳地因走筆奉呈

欲居江上江試與問京峴常觀鮑家詩心慕已不淺行當卜結廬依農事清昳傍葬吾先妻同穴晚未免買谷勿險深求岡要平顯松竹應所宜蒿萊預教翦我志決不移君言幸須踐

尉氏縣阮籍嘯臺

古城多瘦棘莽莽連荒臺不見長嘯人黃土空崔嵬北顧蓬池上枯廢生蒿萊當時思大梁還望已徘徊今我復懷昔豈不傷且哀烏呼有遺響英靈同土灰

送趙仲寶永與乾耀提舉捉賊

知君少以勇曾向蕭關戰橫刀突虜圍奪馬傷胡箭當時獨免歸猛毅邊人羨今來提漢卒寇盜清秦縣未足賀功名功名他日見

合流河堤上亭子

隔河桑榆晚藹藹明遠川寒漁下灘時翠鳥飛我前山藥植瑣細野性仍所便令人思濠上獨詠莊叟篇

早至潁上縣

夜發曉未止獨行淮水西明知寒草露暗濕瘦驄蹄半滅竹林火數聞茅屋雞秋天畏殘暑不為月光迷

欲陰

鸜鴒知天風鵓鴣知天雨塗路厭塵昏車馬煩泥阻陰仍老易覺體質預辛楚安坐與壯年慎忽忘酒脯

正陽驛舍夢鄭舒州寄書開之即三山圖也

我來清淮側夢得鄭公書開書一把玩乃是三山圖山形雄且邃筆畫簡而踈紙幅不盈尺萬仞勢有餘卷置懷袖中意獲寤已無

新婚

前日為新婚喜今復悲昔閨中事有託月下影免隻慣呼猶口誤似往頗心積幸皆柔淑姿稟賦誠所獲

登舟

向起風沙地暫假烏榜還浩然起遠思欲與魚鳥閑景目洗已清詠句稱且慳時看秋空雲雨意濃澹閒

論鷗

翩翩沙上鷗安用避漁舟漁人在魚利何異爾所求

釣蟹

老蟹飽經霜紫螯青石殼肥大窟深淵曷虞遭食沫香餌與長絲下沉寧自覺未免利者求潛潭不爲邈

取蜮

東灣暖無沙有蜮淵泥下輕舠復翠竿預致曾誰捨刳肉不知數持爲楚鄉鮓耆味固足珍況亦椒橙假

穎水費公渡觀飲牛人

渡口飲牛歸郵墟夕陽裏黄犢未及羣抱帶過寒水利心乃如仁耕領破不止當時彼何高獨能譏洗耳

穎水

穎水苦流瀑淺平秋與冬岸深開地勢底碧寫天容道枉隨灣去郵淫盡日逢迷魚是潭曲寧見窟蛟龍

打魚

插葦截灣流寒魚未能越安知罟師意設網遮其闕不須芳餌懸何待清歌發所獲勝綸竿寧聞憂澤竭

八月就湖上會飲呈晏相公

明當是重九黄菊還開不先將掇其英秋逕未能有頽齡無以制但不負此酒紅頰誰使歌公憐牛馬走

九日擷芳園會呈晏相公

今日始見菊雖見未全開猶勝昔無酒持望白衣來破類浮金英雜蟻已盈杯何必探丹萸結佩上高臺自不媿佳節安聽飛鴻哀

謝晏相公

刻意向詩筆行將三十年嘗經長者目未及古人肩昔慕荀文若多稱王仲宣今慙此微賤重辱相君憐

道中謝晏相公寄酒

赬泥墨印幾壺酥將尉窮途阮步兵一夜臨流對明月舉杯愁聽鴈來聲

水苦

深苦何所若苦詠費毫尖繞繞水仙髮茸茸蛟客顩綠縈秋石淨嫩值翠篙黏尚芼參差荇薄言無此嫌

新鴈

塞鴈與寒來夜落汀洲宿泊船人不寐月下聲相續

依韻和晏相公

微生守賤貧文字出肝膽一爲清穎行物象頗所覽泊舟寒潭陰野興入秋菼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澹苦辭未圓熟刺口劇菱芡方將挹溟海器小已瀲灩廣流不拒細媿抱獨慊慊疲馬去軒時戀嘶芻秣減兹繼周南篇短棹寧及艦試知不自量感涕屢揮摻

以近詩贄尚書晏相公忽有酬贈之什稱之甚過不敢輒有所敘謹依韻綴前日坐末教誨之言以和

嘗記論詩語辭卑名亦淪（公曰名不戚者辭亦不高）寧從陶令野（公曰彭澤多野逸田舍之語）不取孟郊新（公曰郊詩有五言一句全用新字）瑑礫難希寶噓枯彊費春今將風什付可與二南陳

塗中寄上尚書晏相公二十韻

驚飇入林鴉亂飛舞空落葉相追隨秋權摧物不見迹但使萬古生愁悲登山臨水昔感别身作旅人安得宜單舟匹婦更無婢朝餐每媿婦親炊平生獨以文字樂曾未敢齒貧賤爲官雖寸進實過分名姓已被賢者知踈愚生不諂豪貴守此退縮行將衰穎州相公秉道德一見不以論高卑久調元化費精力猶且未倦删書詩唐之文章剔蕪穢纖悉寧有差毫釐謂其躭學可與語便語淵奥袪俿疑浮言近意不歷口直欲海窟掔蛟螭再拜膝前荷勤誨垂橐稛載歸忘飢解艇水驛無幾舍新詩又遣牙兵持上言行李覽物景聊可與婦陳酒卮下言狂斐頗及古陶韋比格吾不私相公貴且事翰墨我輩豈得專遊嬉今將蒿芹薦俎豆定亦不以微薄遺嘗令有詠無巨細當因川陸舟車貽日對順流

思疾置老魚姦怯潛鱗䰐

舟中夜與家人飲

月出斷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

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舟中行自採枸杞子

野岸竟多杞小實霜且丹繫舟聊以掇粲粲忽盈盤助吾苦羸苶豈必採琅玕

自異驕華人百金求祕丸昔聞王子喬上帝降玉棺此焉卽不免但願在世安

蔡河阻淺

陸乏百鈞駝水假孤艇進頗苦灣灘長曲折劇篆印蔡方阻淺涸寸步出慳吝

膠舟看在前暗磧疑難慎誰能使畁盪空自思禹濬丈夫少壯時必在馳騁駿

黃駮

維舟飯孤邨隔岸見黃駮瘦牧正苦飢瘡烏復下啄閔心無柘彈投塊徒自數

力小不能中汗顏慙且渥

入澤王河口

遠水路已别古汳未窮源定知前山雨瀑泳至且渾暗生秋草下稍復夏潦痕

更去待月上猶應可到門

西華逢李令子翼

適從頳水歸道逢西華長不見二十年顏鬢我非曩君問洛陽日舊友多泉壤

更别如前時應復少吾黨

合流值雨與曹光道飲

秋風號衰林秋雨阻歸客賴有故時交舉杯聊岸幘談兵與論文曾不涉陳迹

必竟無所施醉去思泉石

寄送謝師厚餘姚宰

我從淮上歸君向海溢去安知無幾舍邂逅不相遇頗知飛空雲到月不得附

月行既不留雲亦值風故誠知會合難豈是忘所赴我雖躡新屩心不捨舊屨

誰謂若世人食瓜思弃瓠君南我起北日見陽鴈度茲欲遠寄音鴈行高且遠

但誦金石言於時儻無忤

李密學遺苔醬脯云是自採爲之

淇流寒且急岸草已彫摧石髮尚堪把江人曾不來誰將烏榜去留採碧潭隈

持作吳鄉味能令案淥杯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陽翟縣城凝嵩亭

西北望嵩色憶上大室時陟彼已不淺坐此安能知今誰絕壁下但見前峯危正與曩未異目存迹焉追

王仲儀寄鬭茶

白乳葉家春銖兩直錢萬資之石泉味特以陽芽嫩宜言難購多串片大可寸謬為識別人予生固無恨

次韻和王道損風雨戲寄

小雪纔過大雪前蕭蕭風雨紙窗穿而今共唱新詞飲切莫相邀薄暮天

鬭歡鵓孫曼叔邀作

脫命秋隼下鳴鬭自為勇爭雄在數粒一敗勢莫擁慙將縮袖閑懷負歎而拱勝且勿苦欣猶驚辱與寵

和道損欲雪與家人小兒輩飲

陰雲濃壓野風獵樹高鳴寒禽並枝立顛以見物情目前兩穉子為慰豈異卿欲置一壺酒且獨對婦傾

韓持國邀賦鬭山鵲

俗有巧鬭心畜此巧鬭禽搏擊無迅節爪觜自相侵胡能知遠人角勝合百金鳳皇安在哉從此望丹岑

依韻和酬韓仲文昆季聯句見謝（予前與道損游西湖淨居堂因至其第）

冬日晴且暖林塘思淨居往與都未盡遂經韓氏廬韓氏兄弟賢各各趨異塗吾儕與之游何異田蘇俱經疑反此質學陋慚無餘況茲諸少年高論傾國都以及治民術縱橫無所拘又涉方外說於道曾不殊詩評杜兼李字法褚與虞毀著豈非好啗栗彊為娛久厭官局檢聊休體質舒次第極言笑左右排圖書終日欣博約貶異正則扶所賴存汎愛未以我為愚持歸接士論頗亦類販沽復聯長詩來味若餐瓊腴其辭多自損以欲大厥譽顏子乃庶幾仲尼稱弗如不厭會遇頻雲龍實相須最和躡麟趾舉步未敢渝

種藥

雲外陽翟山實與嵩少接山中採藥人能自辨苗葉當須斸其根以遂素所愜野鑱包舊土遠置風雨捷故本含新芽枯莛帶空莢植雖乖地勢培壅得專輒冬誰論臭香春定引蜂蝶豈唯識草木庶用補羸苶

答韓六玉汝戲題西軒

吾軒今於水吾居易為足誰與哦其間風窗數竿竹雖無泉石清尚不媿茅屋所樂違俗喧此趣大已熟

和韓五持國乞分道損山藥之什

不種東陵瓜不利千畦韭山藥數十本帶土移野叟故葉萎未醒傷根亦何咎既為君子好豈與騷人負騷人比畫工丹青出其口欲分欄下苗恥奴仍置宴主人可無忝所尚非獨有從茲各勤灌肯在園蔬後今雖勝曝耆畢意貧玉臼人事固已然祕方看繫肘

送長陵清辨師歸寧

山房古柏暗近在漢陵邊天供不為樂母心常所懸朝塗髮根冷暮野烏行先予道豈殊衆誰云絕世緣

依韻和李密學會流杯亭

園林固足勝景著必人賢將泛杯中物遠分湖水泉來從百花底轉向衆賓前易醉緣多病陪公媿少年

依韻和韓子華陪王舅道損宴集（韓氏兄弟八人而七人在坐）

雲低未成雪寒氣已侵席凍醪傾白濁乾果列紫赤風微時破面亭敞宜張帟來望野與通古城何額額邀射弓鈎開破的翦羽白坐中聲喧呼不覺屢傾幘醉驚一發功誰許百金易非等將帥能聊將賓友適中酒作暴謔心親語多劇吾徒固不羈安可限常格去忌無俗流起酌驚滅獲八龍觀諸韓頭角相戢迫參差玉峯前愛慕不知夕誰嗟短景移能使吝情釋為賀主人翁賢甥無久隔此會舉世稀頻頻奚所惜

飲韓仲文家

飲酒衆所嗜未若朋會樂終日不爲荒於時豈多作坐客十餘人七子實棣萼
杯行發嚴令孰不資善謔巧詞劇猱捷辨機如弩彍醉舌彊且遲罰觥奚屢酌
正言許詭譎餘禮去酬酢迭嘲果與蔬相呼花間藥是非不親親笑語何落落
夜歸歡有餘孩穉扶仍噱

玉汝贈永與冰蜜梨十顆

梨傳真定間其甘曰如蜜君得咸陽中味兼冰作質遺之析朝酲亦以蠲煩疾
吾兒勿多嗜不比盤中栗

王道損贈永與冰蜜梨四顆

名果出西州霜前競以收老嫌冰熨齒渴愛蜜過喉色向瑤盤發甘應蟻酒投
仙桃無此比不畏小兒偷

寄題滁州豐樂亭

泠泠幽谷泉近在青峯下使君去窮源林外留車馬一徑穿篠深蔽日復瀟灑
行盡逢泓澄翠影如可瀉雲樹陰其傍造物將有假引水開石池結宇覆碧瓦
乃知愛玩心朝夕未忍捨近移溪上石怪古蒼蘚惹芍藥廣陵來山卉雜天冶
春禽時相鳴賓從不應寡欲問淮南趣還思洛陽社勝事已不辜吟觴無倦把

和韓仲文西齋閑夜有懷道損舅及予

冬日每苦短方愛夜漏永積雲寒擁齋徘徊延月影獨能懷親友出門見參井
是時發清詠筆若天驥騁

前此諸韓來飲獨仲連以小兒病不至明日仲連有夜坐見懷之什因
成答章

夜與賢豪飲方聞默坐時我斟相樂酒君詠寄來詩莫恨殊喧寂真緣篤愛慈
何當因雪興過此未應遲

奉和子華持國玉汝來飲西軒

我誠官局冷終日事靡括每躭古人書似與世俗闊同道三四人來過慰飢渴
迭相陳語言曾未厭刀咀自中將過晡留飯具鱻糲薄酒繼以斟不覺寒日沒
愚妻方罷沐供飲媿倉卒凍婢昧煎和親調首忘鬒每食各驚顧誰謂不黔突
倦僕暖吾薪飢馬飽吾秣馬無歸嘶聲僕有顏色活安穩不知疲明釭仍爲撥
醉言實無次曾未窮本末諸君竟相先出口論莫奪復云天地間此能有幾達
我聞顏汗下恐後謗難遏其間常有言但未見疵黷終當輕有若悔目已屢眓
莫八反信哉羣玉林豈得依朽枿吾心爲之然收舌如斷割寄音謝豪俊茲蘊只
圭撮

和道損喜雪

密雪已迎臘隨風來拂巾偏知寒夜屋不管醉歸人暗積空庭合偷裝衆樹新
沃田將望歲壓癘且忘貧薄厚曾無意飄揚似有因既能先覆物乃見未饒春
作陣從天落何功得地均暫欣供一賞惜逐馬蹄塵

答持國遺鯊魚皮膾

海魚沙玉皮翦膾金齏釅遠持享佳賓豈用飾寶劍予貧食幾稀君愛則已汎
終當飯葵藿此味不爲欠

與仲文子華陪觀新水磑

湖壖此與塏許俗見仍稀激射聊因勢回環豈息機水如巖下過人悟雪中歸
坐想韓夫子心應不道非

與道損仲文子華陪泛西湖

冰消湖已綠渺渺鴨頭春船學吳兒刺吟稀楚老新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
誰念滄江上風柔採白蘋

和持國石蘚

石根雲常蒸老蘚密於毯毿翠連澗陰淨綠繞巖坎不異泉上芹丰茸猶可擥
安知山中客遠寄趣已澹

同諸韓飲曼叔家

富貴豐盤餐日可侑清角不與賢者俱飽食何所學吾友雖日貧邀賓不辭數
質衣爲酒肴出論輕管樂其饌精且甘刀几孰親握是時魯苦眩引去意頗確
羸馬雪中歸醉醒誰復較

和仲文西湖野步至新堰二首

決決堰根水層層湖上田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屐惜春泥滑衣從澀蔓牽
偶來成野望歸與自留連
潭上水容暖野中寒吹橫行塘人已晚吟步日難更凍地坼枯龜斷冰流破鏡
王都且不遠樂此林泉性

送韓奉禮崇道

將欲侍親去獨要予贈言世風還自有文體不須論稍愛春波急微生野岸根
行舟寧覺遠幾日到都門

諸韓來會別

諸韓行有日別思更依依獨歎從予少還看似子稀呼童聊奏酒泗水為開扉
蘇合染裘美雪中闔閭歸

送仲文

三年不出戶孝行閭井聞近俗遂知化豈非由所薰御琴趨國門何必長守墳
美哉若君子忠可移於君

送子華

識君雖恨晚說詩屢解頤吾徒固難合所合終不移冒寒躍馬來且言行有期
河上冰始坼輕櫂去未遲

送仲連

別緒如亂絲欲理還不可却悲嬌女詩寧戀更效左是時遠道懷紛紛上歸舸
憐君正如此豈任風兩俀

送玉汝

談笑去拘忌乃見相與深風騷得往返但見非知音明日車馬北豈不動離襟
春風靡蕪綠別恨生遙岑

玉汝遺橄欖

南國青青果涉冬知始摘雖咀澀難任竟當甘莫敵來從萬里外或以苦口擲
所投同木瓜欲報無瓊璧

和王待制出郊馬上口占寄兄損道次韻

日暖寒郊不起風使君車騎出城中遙知望處思兄弟鴻鴈連連下遠空

寄題蘇子美滄浪亭

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
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鄰竹樹種已合魚蟹時可緡春羹芼白菘夏鼎烹紫蓴
黃柑摘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隱詩嬾戴醉中巾憂患兩都忘還往誰與頻
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真曩予初去國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
今子居所樂豈不遠埃塵被髮異泰伯結客非春申莫與吳俗尚吳俗多文身
蛟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為道不計賤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

送河東轉運劉察院

塞郡屯師久飛芻始得人權傾擁旄將詔輟繡衣臣舊里過京洛辭家渡盟津
紫裘蘇合染驄馬玉環辰榆莢關頭兩梨花谷口春高車方陟險豐膳暫違親
山勢北臨岱地雄西隔秦行臺知不遠能使問安頻

依韻和玉汝對月見懷西軒

坐見沙頭月復憐衣上輝正如從我飲還欲照君歸相逐影徒是共嗟歡已非
夜深依岸落寒色入傷違

依韻和玉汝舟中見懷

遙聞出舟望始愛川原廣春冰未破時旋拉寒篙響鳴鴈似相隨遠日聊一仰
能知狀物工把筆獨見想

同道損持國訪孔旼處士

高廬當大道節士不肯過窮巷獨秉德車馬一何多勢力走諛諂禮義服委佗
是以被褐人長甘北山阿曰今豈有媿漁上有行歌

二月十四夜霜

欣欣東園杏忽值春飛霜粲然彼繁英萎若出沸湯既能與之榮而復使之傷
向來肅殺時已共百卉黃今同草吐心不似草心長天理固難測誰要必其常

送謝師直南陽上墳

躍馬清明前行將拜孤壟松吹送悲聲緣纓淚如湧三歲宰南方負畀阻親捧

山下獨徘徊雨來雲蓊蓊

奉和持國曼叔方叔送師直歸馬上同賦之什

郭外桃李花赤赤復白白爲君歌古曲行子在南陌衆人各已歸春風送無迹安知春風送到處花當客我病出獨難併請春風諭此情無遠近千里不能隔

和韓子華寄東華市玉版鮓

客從都下來遠移東華鮓荷香開新包玉臠識舊把色潔已可珍味佳寧獨捨莫問魚與龍予非博物者

喜雨

冬涉春無雨侵晨忽霈然燕曾知社後雷未發聲前細濕林花暗輕霑土脈全看看一百五風勢莫狂顛

送王判官之江陰軍幕知昜

往時初渡江頗愛江南美誰知坐臥間思及烟波裏絮逐鱭魚鯀豉添蒓線紫君行語風物到日應相似

送王龍圖源叔之襄陽

忽驚車駕臨乃是荆州長登堂語出處陳事猶夢想別逾二十年相遇今始兩爵位異禮數齒髮可下上但問我何有而獨不愛曩敢告守拙愚此道未嘗枉行當至峴山羊公存廟像簫鼓有時奠道德其可仰

依韻和持國新植西軒

開地臨廣衢崇崇十餘畝新軒稍偏北治圃亦西酉盎中植菡萏水不過升斗小桂未得地驗活徒栺朽上乏幽禽啼下多穴蟻走藥苗雖無補欲比山中有澆灌同一時萌芽或先後松株不滿尺廊廟色已厚稟性久且堅物理豈無偶椶櫚仍未大散葉纔八九夏綠與冬青各各自爲友吾軒還處西脩竹爾後取兩莫論是非但可吟對酒

送師直之會稽宰其兄在餘姚

天下風物佳莫出吳與越新罷吳官來又隨越舸發連宰吳越間皆邇蛟鼉窟伯氏復同郡邑境接民俗事將內隔外正以肉附骨姚江遺魚蟹稽山奉筍蕨足得相交歡高堂未華髮送予意不盡念逐有明月

西湖觀新出鵝兒道損持國曼叔請予賦之

春拖畏雷後鷇開形已完嫩毛輕染蘖小掌未全丹見物初能嚏浮波尚怕寒山陰無道士更長換應難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送李密學赴亳州

倦輸關內粟遂請頴川符治績可稱最士民將以蘇譙都君命重苦縣祖風殊仙檜留陰在甘棠即化敷行舟通遠水候騎溢長衢他日人懷望煙雲自滿湖

送樊秀才歸安州

開元有謫仙酒隱向安陸予嘗慕其人文字不拘束月下每醉吟落紙輒數幅今當安陸歸白酒郫中熟一名猶未成雙親淚盈目切莫苦銜杯無心不擇祿去去煙水閒野禽噪古木聞聲不得名將投山舍宿此趣自可嘉非如走塵轂

依韻李密學合流河口見懷

二水交流抱閶井清潭幾曲自淵回已浮畫舸遙遙去更愛雙鷖泛泛來

觀理蔬

野薺不堪食蕪菁今正肥夏畦人所病老圃方可窺乳雀爭銜蝶鳴雅各護兒於陵豈復有空學桔槔爲

哭尹師魯

謫死古來有無如君甚冤文章不世用器業欲誰論野鳥災王傳招辭些屈原平生洛陽友零落幾人存

泛舟和持國

綠源去未窮夾岸樹濛濛弱蔓低侵水殘芳不隱叢浣衣思越婦折筍擬江童薄暮迴船處潭魚動鏡中

欲晚訪韓持國忽道損見過不克往持國示詩因答

西雲沈日脚命僕駕我車我車已在庭有客方詣廬談笑不覺夕雞黍且煩渠重約勿以怪但當摘園蔬

送京西轉運李刑部移京東轉運錢

列藩環王都遂分東西道統制連別京守臣多碩老外臺持權綱才具必美好公今且更踐入用頗不早乃令山東粟餉饋歲可保古路趨汝陽長風吹綠草

送李庭老歸河陽

五月馳乘車歸心豈畏暑道上多清陰日中不遑處函谷自控帶大河無險阻時平獨往還拜壽觴屢舉

詠雙杏子其核亦然

子核成雙杏將寄同心人定棲鴛鴦魄爲物豈無因

和王仲儀楸花十二韻

春陽發草木美好一同時桃李雜山櫻紅白開繇枝楸英獨步媚澹紫相參差大葉與勁幹蔟蕚密自宜圖出帝宫樹聳向白玉墀高絕不近俗直許天人窺今植郡庭中根遠未可移但欣東風來不恨和煦遲山禽勿蹙踏蜂蝶休掇之昔聞韓吏部爲爾作好詩愛陰無纖穿就影東西隨公今亦牽此端坐曾莫疑

目昏

我目忽病昏白晝若逢霧窺鶩隻物雙書輒下筆誤來人髣髴是飛鳥朦朧度紜紜孰辨別此已忘好惡

送韓八太祝歸京師求醫

少年潔而腴茸茸頷有鬚胃熱跨馬去去去天王都借問去何謂就醫將疾驅客曰實誑我健壯其非夫敢告固不紿但怪所見愚瘠者未必病病者未必癯天馬不著肉日走萬里塗山熊豈無膏養體唯恐痡滯結在於內安得形肌膚厥貌雖美好厥疢勿須臾療之欲其漸熾之非愛軀此行不飲別安得持酒壺

記春水多紅雀傳云自新羅而至道損得之請余賦

赤羽異蒿鷃來自東夷國羣集成皋間翩翩皆一色舉臆發朱砂爲瑞應火德穿屋彼非類啄粟慚與食清聲殊啁啾所畜每陋逼應當放之去重展萬里翼

持國遺食

乞食非爲貧妻病妾且死晨爨不煖釜朝飯亦輟匕遺我我所恤食我我所恥我恥曾我求我恤寧我止應乏豈在豐赴意實未鄙漂母殊下鄉爲惠得終始

捫蝨得蚤

茲日頗所愜捫蝨反得蚤去惡雖未殊快意乃爲好物敗誰可必鈍老而狡夭穴蟻不齧人其命常自保

同道損世則元輔游西湖於卞氏借雙鶴以觀
塘蒲蔭緑水菡萏豔脩渚想像華亭野但欠鳴鶴侶同來三四人趣尚頗相與
思見此清禽無能覿翔羽城隅有大第世本官吳楚嘗同太湖石不惜持金取
欲作園林勝園林寧暇覩今當問其家借賞無吾拒果亦致之來奮毛如喜舞
雖生滄海心翅重不得舉還爾稻粱食祟丘在何所

送上虞孫主簿
稽山參雲深剡水與天碧行將啼鳥覩翫不游鱗隔況世住新安又嘗爲粤客
風物知所諳窮幽㮰翠壁

寄題金州孫御史處陰亭
有形則有影畏影當念形日月難久晦處陰乃暫停光照不復離疾走何所寧
當是誚尼父我輩爲忍聽結廬雖可託夜燭亦熒熒直躬觀罔兩將此同醉醒

石榴
榴枝苦多雨過熟坼已半秋雷石罌破曉日丹砂爛任從雕俎薦豈待霜刀判
張騫西使時蒟醬同歸漢

七夕
古來傳織女七夕渡明河巧意世爭乞神光誰見過隔年期已拙舊俗驗方訛
五色金盤果蜘蛛浪作窠

同諸韓及孫曼叔晚游西湖三首
晚日城頭落輕鞍果下涼野蜂銜水沫舟子剝蔆黄木老識秋氣徑幽聞草香
幅巾聊去檢不作楚人狂
爍電未成雨涼風先入衣青天忽開影紅日尚餘暉蛺蝶作團起蜻蜓相戴飛
嘲謔不覺夕跨馬月中歸
舟中演滿意不淺却坐林塘景欲昏翠色蜻蜓立蔆蕊青絲騕褭秣城根

韓玉汝遺澄心紙二軸初得此物歐陽永叔又得於宋次道又得於君
伯氏子華今則四矣
三得澄心紙吾嘗再有詩初能條本末不復語興衰堪入右軍迹慚無幼婦辭
君家兄弟意將此比烏絲

和王仲儀二首
麝香
游伏柏林下食柏遂生香空知噬臍患豈有周身防赤豹以尾死猛虎以睛喪
儻或益於用捐軀是其常

淩霄花
草木不解行隨生自有理觀此引蔓柔必憑高樹起氣類固未合縈纏豈由己
仰見蒼虬枝上發彤霞蕊層霄不易淩樵斧誰家子一日摧作薪此物當共委

七月二十一夜聞韓玉汝宿城北馬鋪
暗樹秋風擺葉鳴桃枝竹簟冷逾清孤燈澹澹短亭客半夜蕭蕭聞雨聲

夢過三陵
夢過漢陵聞秋風石馬閑當年侍臣淚泣盡向三山

詠扇
翦紈成薄質誰將擬月輪閔竭夏后德同我天王仁及至爲時用豈必美畫人
何憂秋風來退藏保其真

送曼叔襄城尉
昔君乘紫騮來獵荒城下復乘紫騮去不逢亭長罵溪風欲捗時山雪獨歸夜
此趣信所諳羈官莫悲吒

送吳給事自許昌移淮西
直道昔參輔獨將天下憂忠言悟明主退請拜諸侯坐閤政方舉移藩心所求
蔡人迎且喜許俗愛難留夾路車徒盛分疆禾黍秋穆陵無夜閉仁化自公脩

亳州李密學寄御棗一篋
沛譙有鉅棗味甘蜜相差其赤如君心其大如王瓜嘗貢趨國門豈及貧儒家
今見待士意下異盧仝茶食之無厭飫詠德曾未涯

九月五日夢歐陽永叔
朝鏡惡白髮夕夢對故人常恨道路隔忽喜顏色親相笑勿問年青銅早傷神

雖號天欲白向者猶疑真

自尉氏南至京皆水及人脛

陸行畏水深舟行畏水淺河流去時閤涂潦歸時踐事與時相違我慚行處蹇
人生莫爲客爲客此安免

九月十六日自許昌迴至京師胥平叔宋中道迓于郊外

今日至國門二子來迎我適遇信陵冢冢棘秋葉墮翩翩隨人飛拂馬右或左
謂此獨無情亦與吾意可

裴如晦赴河陽幕

號風一夜動作雪欲愁客客莫苦嗟行農望明年麥方來笑語同又是關河隔
主人賢且智不待子所晝

送韓子華十月拜掃

白露已變霜孝心竟悲惻薦衣如念存拜壟不遑息帶劍蓬池外兼程困馬力
禮畢便當還於誠乃爲得

送韓六玉汝宰錢塘予嘗訪林逋湖上

頃尋高士廬正值浸湖雪雪中千萬峯參差縣前列僧居或隱見岸樹隨曲折
驚鳧如避人遠向寒煙滅潛希爲子男儻得遂疎拙今逾二十年志願徒切切
方聞落君手與我曾未別景多詩莫窮歸載壓車轍

得曾鞏秀才所附滁州歐陽永叔書答意

客從淮上來往問故人信袖銜藤紙書題字遠已認既喜開其封固覺減吾吝
新詩不作寄乃見子所慎向來能如今豈有得觀覺南方歲苦熱生蝗復饑饉
憂心日自勞霜髮應滿鬢知予欲東歸曉夕目不瞬貧難久待乏薄祿藉霑潤
雖爲委吏冗亦自甘以進相望未得親終朝如抱疹

追詠崔奉禮小園

前此訪君時已覩堂宇邃安知中屏開自有幽林致花峯巖桂紅石壁雲根翠
正當秋風來不見搖落意日得吟其閒何須去爲吏

宋中道快我生女

爾嘗喜詛予生女竟勿怪今遂如爾口是宜爲爾快亦既以言酬固且殊眦睚
慰情何必男玆語當自戒

詠宋中道宅椶櫚

青青椶櫚樹散葉如車輪擁擁交紫髯歲剝豈非仁用以覆雕輿何惲克厥身
今植公侯第愛惜知幾春完之固不長只與齊本均幸當敕園吏披割見日新
是能去窘束始得物理親

詠秤

聖人防爭心衡權爲之設後世失其平有星徒爾列物物尚可欺銖銖不須別
將淳天下民安得必毀折

詠象韓子華邀賦

軀大力無用遠物賞馴柔食芻與飲水百倍於馬牛猶能絡金羈不可伏車輈
蒼舒曾智秤千鈞空壓舟

依韻答惠勤上人

釋子本樂靜宜不事物牽我慚姑蘇守復賞杼山然三歲與之別其學已增前
忽此有來贈老拙謬躭研

答顯忠上人

驅馬傍馳道歸自許西偏高車非舊貴立避槐樹邊心雖欲往謁僕餧行不前
是甘處窮巷晨突微生煙儻有好事者扣門與留連或出袖中詩語熟氣頗全
曾不類緇褐始可令勉旃京師百許寺知幾相差肩

送韓仲文奉使

往使兇奴國持節豈辭遙朔北正苦寒風汝與雪飄燕山何處是漢銘應已銷
前車渡冰河後騎鳴金鑣行行至穹廬尊我不敢驕玉爵親獻酬名裘進狐貂
禮成復命日菀抑舒楊條

送劉司勳奉使

授命出絕域北至單于庭駝鳴沙磧遙馬倦朔雪零幽州古道上胡笳應夜聽
嘗聞昔時語南看北辰星使回儻可託乃得驗天形

依韻和歐陽永叔秋懷擬孟郊體見寄二首

我居西北地秋無東南風木脫不塞望高臺空九重音塵安可得鴻鴈鳴霜中日看紫苔生乃見三徑窮一聞離騷篇寫盡楚客胸胸懷如寶匣夜夜吼生銅秋思公何高堆積自峪𡸣出爲悲秋辭萬仞見孤聳念我老於詩我髮實種種而後傷故人故人多作冢陰風夜木嘷窸窣聞鬼悚獨我忘形骸百事乃纖冗不眠霜月上霜月如可捧

裴如晦自河陽至同韓玉汝謁之

朝聞單騎歸徑走至其第扣門童僕頑拒我色甚戾不顧遂登堂有馬堂下繫辯詐大呼卿稍應西屋際逡巡冠帶出青綬何曳曳有似縮殼龜藏頭非得計況與二三子交分久已締恕爾避客尤新還復新壻

詠王宗說園黃木芙蓉

水中兼木末相擬有嘉花玉蕊坼蒸栗金房落晚霞涉江從楚女采菊聽陶家事與離騷異吾將搴以誇

二馬

舊馬十年跨老劣多緩行新駒三萬錢頗愛舉蹄輕不使異芻秣均養存其情君門趨早朝風勁力已生

依韻和發運許主客詠影

答影陶潛與長吟爲我聽與之相遇日曾不異於形動靜隨生趣存藏委曜靈莊周疾走意推本置諸銘

寄題周源員外衢州萃賢亭

昨朝江南客語子川上亭有時飛兩來不見前山青卉蕁人未識鳥譽日可聽既將遲賢者無使童僕扃

答楚僧智普始與吳僧顥忠來過今見二人詩進於舊矣

我初見子時子作楚人語復與吳客來音俱變齊魯乃知久處益薰猶可同舉更當富於學玆言聊以補

鴨雛

鴨雛日浮波羽冷難伏卵嘗因雞抱時託以雞窠暖三旬殼既拆乳毛寒脛短雞寧辨其雛翅擁情款款一日向水涯所稟殊未斷泛然去中流雞呼心悹悹人之苟異懷負義不足算有志在養毓勿論報德限

有覩十一月七日

來恨我馬遲去恨我馬疾馬蹄塵作雲已隔粲然質時時顧且遙亂緒如有失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杜挺之贈端溪圓硯

雪壓古寺深中有臥病客訪之語久清飢馬齧庭柏案頭蠻溪硯其狀若圓璧指此欲爲贈而將助吟席非意予敢貪既拒頗不懌大出楮中有素許當自擇強持慰勤心歸以示朋戚洒曰豈其然爲汲寒泉滌滌彼僞飾物紙乾見頑石清晨走髯奴無厭願求易拜賜遂如初明月懷吞蝕微分鸜目瑩尚漬墨花碧詞答謂我愚復悔料已逆明日未央朝執手笑啞啞

吳沖卿示和韓持國詩一卷輒以爲謝

葉公所好者熟已識頭角一日真物來駭汗沛且渥我初見韓子蜿蜒噴雷雹子復蛟龍文死象不可捉畏懷但驚顧得與前事較

新息重脩孔子廟記

新息古邑也自漢以來幾因亂而孔子之廟歲享不絕于今雖邑宰有賢否祀典繫國家也儻不賢屋隳不葺有矣祀其廢諸慶曆七年清河張君伸爲是邑始勤於治民謹於條約恪於事上既而民信訟且簡乃脩孔子祠及祭器予未知君之果學邪學而果知道邪以斯舉則君似有本者學者未必信奉如之嗚呼孔子之道與天地久與日月昭一郡一邑之廟不足以光顯厥德報厥功也略究爲郡邑之人少誦其書長就其藝遂得其祿忍負不爲一出口之勞完其廟至使瓦墮簷風雨壞桷釁缺階壓昏像犬豕穴牆垣往來其間哉新之無是患庶幾賢已然則苟因爲利廣爾宮俾不肖有說非予望於君也況邑隸蔡守吳公輔臣大儒名重天下聞君能是得不樂邪予思昔忝邑時見邑多不本朝廷祭法往往用巫祝於傍曰牛馬其肥癘疫其銷穀麥其豐瀆悖爲甚予卽草之君觀有若是者當改爲以從著式云

范景仁席中賦葡萄

朱盤何纍纍紫乳封霜厚今爲馬谷縣昔釀梁州酒乃知西土珍漢使傳應久

夜聽鄰家唱

夜中未成寐鄰歌聞所稀想像朱脣動髣髴梁塵飛誤節應偷笑竊聽起披衣披衣曲已終窗月存餘暉

宋次道得廣南金橘爲餉且有詩因和酬

越橘如金丸爛然已盈篋誰傳嶺外信尚帶霜前葉莫嫌道路遠得與樽俎接主人無吝心懷歸予敢輒

李廷老席上送韓持國歸許昌得早字

馬蹄踐霜華遊客歸何早重裘不畏寒况復非遠道誰言未顧期登第鬢如葆解裝喜可知月下金壺倒

送韓持國

曰予非才敏乃與世寡游三四洛陽友過半已成丘晚節五六人文行皆潔脩韓氏棣萼盛於我爲薰蕕君比衆最篤我唱君非酬昔我竹軒下破窗風颼颼君時不厭過逍遙談未休頗爲俗士憎恬不防吝尤邇來我還都君亦辭舊州舊州君所隱安得此久留雪晴命駕歸使我生悲愁誰見潩水上定更不驚鷗

遲月

遲月月已上清光在高木未能照我庭團團隔東屋

風笛

既殊出塞聲還非江上聽夜吹送悠揚高樓月方迥

霜鐘

昔向寒溪臥遠寺撞白雲今也趨早朝殘月馬上聞

鳴琴

雖傳古人聲不識古人意古人今已遠悲哉廣陵思

和曹光道詠直廬屏中六鶴

漢家爲瑞雙黃鵠只道飛翻太液池不似雲屏六畫鶴帝宮深處有人知

晚歸聞韓子華見訪

門外多車騎後迹亂前蹤誰識此來過塵蹄重復重歸有野僕言恨不故人逢豈無肴酒設所向乖所從未能一往見嬾拙其必容

送丹陽新守李國博歸洪州寬

蔡水冬不枯唯愁夜冰結歸船及暖下窮臘未飛雪淮潁地漸偏川上雲常泄幾日接春波南風楚江徹拜親懷郡章予慕嗟才劣

食薺

世羞食薺貧食薺我所甘適見採薺人自出國門南土蠹瘦鐵刀霜亂青竹籃攜持入凍地挑以根葉參手龜不自飽食此尚可慚肥羔朱尾魚腥羶徒爾貪

甘陵亂

甘陵兵亂百物灰火光屬天聲如雷雷聲三日屋瓦摧殺人不問嬰與孩守官迸走藏浮埃後日稍稍官軍來圍城幾匝如重鋂萬甲雪色停皚皚孰敢專輒但取裁黄土始堅難速頹

夜飲席上賦松子

風松有霜子吹落幽人庭幽人畏狼籍日埽出巖扃誰將稱遠物乃信涉滄溟

送李審言殿丞歸河陽

大河冬合時上可馳車馬歸子從橋安黄流在冰下況命使於家其美世爲寡是宜飭以行慰此懷慕者

送王宗説寺丞歸南京

晏歲欲飛雪滿天含凍雲犯寒單騎速獵吹紫裘薰庭鵲還先喜池鴻去始聞公因問貧賤爲説莫如君

李審言將歸河陽值雪遺金波酒

朔吹卷天吼遠郊無鳥飛忽驚開戶白昨夜打窗微閭巷我方嬾關山君獨歸翻能寄醇酎爲此解寒威

對雪憶往歲錢塘西湖訪林逋三首

昔乘野艇向湖上泊岸去尋高士初折竹壓籬曾礙過却穿松下到茅廬

旋燒枯栗衣猶濕去愛峯前有徑開日暮更寒歸欲嬾無端撩亂入船來

樵童野犬迎人後山葛棠梨案酒時不畏尖風吹入牖更教牀畔覓鴟夷

元日朝

萬國諸侯捧玉珂踏雲朝會雪初過欲聞鳳管天邊度數聽雞人樓上歌放仗旌旗方偃亞迴頭宮闕更嵯峨謬陪王屬曾何補泛泛慚同上下波

答祖擇之遺新羅墨

海上老松死霹靂燒瘦龍胡人犀皮膠團煤煙膏濃色奪陽烏翅來涉溟渤重君獲乃爲贈我謬蟲鳥蹤且作異土玩不媿西域筇

對殘雪懷歐陽永叔

窮臘一尺雪跨春氣逾嚴童僕苦病瘃庭戶無與枚日消夜復凍覈積泥相黏嬾出獨懷遠何由寄江帆

寄題時上人碧雲堂

望望佳人來未來雲已暮當時千里恨不獨看雲故何此啓虛堂定知迎秀句還會古人心古人非特賦

和宋中道元夕二首

結山當衢面九門華燈滿國月半昏春泥踏盡游人繁鳴蹕下天歌吹喧深坊靜曲走車轅爭前鬬盛亡卑尊靚妝麗服何柔温交觀互視各吐吞摩肩一過難久存眼尾獲笑迷精魂貂裘比比王侯孫夜闌鞍馬相馳奔

春風來解吹殘雪燈燭迎陽萬戶爇竟看繁星在平地不妨明月滿中天赭袍已向端門御仙曲初聞法部傳車馬不閑通曙色康莊時見拾珠鈿

李國博遺浙薑建茗

吳薑漬吳糟越茗芭越籜咀辛聊案杯啜味可奴酪但拜故人貺何言爲物薄我心易厭足不比填窮壑

送臨江胥令

初從桃源還却向竟陵去今作中州官山水不曾飫且當傳竹枝莫學乘籃舉雲木杜鵑時千巖響行處

寄題滁州醉翁亭

琅邪谷口泉分流漾山翠使君愛泉清每來泉上醉醉纓濯潺湲醉吟異憔悴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至但留山鳥啼與伴松間吹借問結廬何使君游息地借問醉者何使君閑適意借問鐫者何使君自爲記使君能若此吾詩不言刺

戊子正月二十六日夜夢

自我再婚來二年不入夢昨宵見顏色中夕生悲痛暗燈露微明寂寂照梁棟無端打窗雪更被狂風送

賜緋魚

蹉跎四十七腰間始懸魚茜袍雖可貴髮短齒已疎兒女眼未識競來牽人裾不知外朝衆君恩漸有餘

和答韓子華餉子魚

南方海物難具名子魚珍美無與并完鱗全乙異臭腥素鹽漬曝生花輕其頭戢戢筠篋盈出自通印時所評遠涉川陸來都城親賓交遺已見情食指嘗動吾竊驚果獲異味亦足明

和答韓奉禮餉荔枝

韓盛人所希四海饋名物韓復未踈予分珍曾不一莆陽荔子乾皺殼紅釘密存廿尚可嘉本味固已失遙思海樹繁帶露摘初日安得穆王駿能置萬里疾

閏正月二日夜張氏納婦太素子

婚姻貴及時周有摽梅詩雪後花將發人歸室且宜坐中傳漏鼓戶外轉星旗環佩遙聞出當脩廟見儀

酌別謝通微判官兼懷歐陽永叔

識君童穉時而今君齒壯不見二十年顏貌已非向親戚多零落欲語還悲愴更問平生交久從滁水上君又滁水歸寄音傾桂釀儻復二十年吾焉保無恙

和永叔郡齋聞百舌

轡舌能令百鳥羞聽時丹杏發山郵春雲不定雨來急濕翅蒼茫高樹頭

送陶太博通判廣信軍

平時易水頭不復起邊愁壯士去來久寒波空自流臨塘遺鷺羽隔戍見氈裘半似江南美軍和牘燕游

答王太祝卷整

朝迴泥塗不可出飢馬倦僕驅之頑閉門獨與古人語黃卷未終聞扣關賢哉公族肯來顧詩袖大篇令我刪珠光玉瑩絶瑕纇強欲指摘徒羞顏自同培塿最淺狹安得與子論丘山

雨賦

春雨之至兮風呵而雲導在上爲膏在塗爲淖被末漸本潤萬物者歟施及天下不收報者歟入波而隨流因積而成潦專好而失道者歟壞瓦漏屋蒸菌出木過而爲酷者歟朝使人愁夜使鬼哭迷而不知復者歟將告之兩兩無聽也將告之天天且宴也窮居知命是何病也噫

送張太博通判袁州

君非身尤謫南州南方尚鬼其俗媮蛇爲鄰虎爲阪丹茅苦竹深幽幽邑人祠鬼拜古樹竹杯一仰來烹牛牛死𧰼慢常不幸誰得禁止專鉏鉤借曰未信君且往民將語怪君聽不仰山頭有行舟

依韻和宋中道雨夜

暗驚料峭寒春雪兼春雨知勝早朝人閑眠不開戶丘壑豈無容泥塗還自取誰吟何遜詩不覺逢逢鼓

讀裴如晦萬里集書其後

君自萬里迴遂成萬里集其詩二百篇文字必已立定應倖前人未嘗有蹈襲古溪蠻鐵刀出冢土花澀誰將飾以玉鐔上光熠熠宋子序其端精悍孰鉗縶搜新造空蒙俗眼不得入示予要賦之短戈慚後執

見胥平叔

歷君門兮九重雲黕黕兮欲雨隱翠幕兮覿予心眷眷兮不語

宣麻

彬矣下一國曾無相印酬莫驚除拜峻自是戰功優壯士頗知勇諸儒方貴謀淮西封亦薄裴度死生羞

朧月

夜晴初見月雲薄未分明高樹尚無影遠鴻時有聲下階嫌履濕閉戶認苦生寂寂牆陰暝更長已漸傾

兵

太平無戰陣漢卒久生驕金甲不曾擐犀弓應自調嗟爲燎原火終作覆巢梟
若使威刑立三軍豈敢蹻

泥

一夜添春雨中衢長舊泥屐黏憂折齒馬滑畏顛蹄去啄從江鶴相呼任竹雞
朝來放朝請始與逸人齊

聞韓仲文使歸

傳道使車迴柳條黃未開曉寒非絶漠春色近章臺名馬北方至賓鴻南國來
明朝齋袚見天子始稱才

未晴

未晴初止雨蒸潤尙侵衣缺月如羞出荒雲不肯歸杏花朱欲綻梅蕚雪將稀
遠鴈來何急衝風濕翅飛

夜陰

月色明還暗雲寒散復濃古堂移魍魎積霧合蛟龍濕菌飛螢出蒼苔上朽重
獨吟嗟向老氣澀覺偏慵

夜晴

新晴月正明頻聽夜烏驚未向高枝穩時爲繞樹聲羣飛自紛泊衆鳥不屛營
躁靜於焉見誰能度物情

古鑑

古鑑得荒冢土花全未磨背蔆尖尙在鼻獸角微訛月暗蝦蟆蝕塵昏魍魎過
但令光彩發表裏是山河

橐駝

鳴駞出西域銜尾自連連漢驛凌雲去胡人踏雪牽常時識風候過磧辨沙泉
老覺肉封側猶蒙錦帕鮮

李庭老許遺結絲勒帛

紉絲作長帶正勝茱萸紋冉冉仍垂紼縠縠自有薰鮮華非稱我修飾未如君
曾不日來取賢哉知禮云

貧

生甘類原憲死不學陶朱但樂詩書在未憂鍾鼎無恥隨波上下難免鬼瞰盈
陋巷曲肱者終朝還似愚

行僧

風衣河揭揭有若飄蓬翻塵土不遠去白雲藏石門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送范景仁學士歸蜀焚黄

蒼山過秦梁山盡見川陸下馬古成都訪壠得喬木掃籜開奠席隕淚濕俎肉
當時相如歸徒自咸車轂不聞有是爲事乃今古獨還因閭耆舊亦莫遺隱卜
荒祠古柏下殘月杜鵑哭憑君約史筆書作西來目

送宋中道鄭州拜掃

酣酣道傍杏戢戢壠上柏不知煙火禁但感風露易開關掃塋隧向樹繫車軏
灑淚有餘悲麒麟高幾尺

送韓子華歸許昌

不值風雨暴杏過梨已開社後清明前燕與人歸來湖中水方漫誰共泛其隈
儻有問顛頳顛頳未忘杯

燕

涎涎隻來燕飛飛自舞空輕如漢家后斜避楚臺風斗折撩沙觜相高接草蟲
向人全不畏切莫入吳宮

送周衍長官知遼州

二月遼陽去遼陽草未生春風吹胡沙卷起黄雲平土人耕耨晚種黍何時成
塞地寒且薄百役子宜輕

寒食

墳冢徧青山高低占原谷向來路已荒今迷問樵牧涉水到雲林隔岡聞近哭
沃酒白楊下悲風何颯颯雨止梨園殘鳩聲在茅屋

依韻和太祝同諸君遊園湖見寄

陽春何處來客自商丘至一唱新詞工始見故人意園林誰與遊卉木欣已媚
花上有微陰水邊無近思遥憐數觴豆何必親歌吹牧馬憶當時招延遺舊地
不逢浮沼鴈但見銜魚翠日予謬詞律答句嗟蕪累安能接賢彥樂事聯輕騎
獨不負春風塵纓此懷媿

聞學士院試含桃薦寢廟詩擬作

交交鳴谷鳥粲粲熟荊桃寢廟此先薦離宫將以遨既同羞俎實且異獻溪毛
露顆明朝日朱光逼赭袍戴經傳自久漢令著方高天子從茲食羣臣賜亦叨

韓子華約遊園上馬後雨作遂歸

誰約玩春物狂風雲驟開擺叢多落蕊蔽路足昏埃逆水燕迎雨將生鵝怕雷
嵇康今轉懶騎馬半塗迴

大風

夜風晝不止天理何可常正當春木榮擺磨枝葉傷東皇務長養乃值此物狂
曷不訴於帝斥之出遠方風伯有罪五孰肯進皂囊往時歲苦旱救熱雨欲滂
吹之不使下雲雷遂深藏復搖江海波白日沉舟航又卷關塞沙千里塡河隍
拔木與退鷁書傳言已詳今者天柔和煦煦皆敷芳獨爾何不仁號怒事雄強
既其背天時誅殛固所當鳶鳴兼虎嘯助惡黨亦昌

春風

常愁春雲低誰料春風惡搖扇無定響折幹時聞落吹花擁細草送雨來高閣
江燕倚身輕逆飛前復却

送侯寺丞知鞏縣侯洛人

伊洛合河流正臨歸鞏路崖壁人畏崩芹泥岸長固山迴邑郭見馬入雲煙暮
宰茲雖所淹況與鄉黨附

宋次道家摘寶相花歸清平里

往歲見此花開遲手擷羣芳因醉襲今來須約爛熳看及過風雨又已後主人
爲我特殷勤架底深深掇孤秀密枝陰蔓不爭開薄紅細葉尖相鬬先時已落
已掃除最晚堪憐予所厚呼童歸遺不可緩金盤付與急奔驟暮還已見映雲
髻初拈尚覺香在袖官橋夜市正沽酒沽酒共賞莫待晝

送南京僉判寇中舍

東風莫迎船船下黄流急送車猶未動顧櫂已不及離宫佳氣盤賓幕平時入
因君報親舊將去江南邑

送韓奉禮隨侍之許昌

岸之側多菖蒲蒲之下多乳魚乳魚可以饌菖蒲可以葅羮君調膳去且樂因使無忘寄我書

金明池遊

三月天池上都人袨服多水明搖碧玉岸響集靈鼉畫舸龍延尾長橋霓飲入聲波苑花光粲粲女齒笑瑳瑳行袂相朋接游肩與賤摩津樓金間采幄殿錦文窠挈榼車傍綴歸郎馬上歌川魚應望幸幾日翠華過

和應之還邑道中見寄

向老思舊交欲見恨無翅前時君來都欣喜乃一至亦既勸我懷酌酒去拘忌自從離洛陽此會無三四謝尹最賢豪已嗟存沒異因酬馬上篇遂寫相逢意

送韓仲文知許州

孰不爲太守所榮歸故鄉僚官詫舊識邸吏窺新章前去別馬上今仰立道傍野老拜車塵里人持壺漿至家塤篪奏謁壟雲日光盛事難盡書且舉國門觴

送薛殿丞知達州

遠郡古通川雲煙秀重疊江從巴蜀來山與岷峨接啼鳥異方音青林四時葉使君當問俗市賈皆紅頰

依韻朱學士廉叔憶潁川西湖春色寄獻尚書晏公且將有宛丘之命

物景有先後春工無舊新追歡成杳藹寄詠苦逡巡湖水與濠接岸亭將寺鄰豔花爭舞鬢弱藻冐垂緡客奏桓伊笛人歌柳惲蘋何嘗煩几案自得去埃塵縱語曾忘倦從游未覺頻賦詩高壓古下筆敏如神每想魂俱往終知夢是因廣騷常慕屈感遇亦希陳借問擒詞者當時別乘人喜公移幕府連賞二州春

集英殿賜百官宴以雨放

春來無點雨三日始聞雷曉殿鳴簷急羣公罷食迴燕迎風翅健馬踏霧泥開晚覺微陽透飛光上綠槐

送陳太祝歸河陽

羸馬度關去夜向河橋歸水風來何急吹裂游子衣到家莫久留速書赴禮闈大對必有藴時哉無闊稀

送祖擇之祕丞知海州

驥有千里足不使千里馳人有抱長才亦復不得施去去作守長政化尚可爲勿云海濱陋豈無彼黔黎事舉訟必簡安能忘酒卮水物錯在俎鹹腥應自宜朐山日相對亦莫厭其卑蒼翠入畫戟濃澹若秀眉但向此中樂用舍乃繫時

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殤小女稱稱三首

生汝父母喜死汝父母傷我行豈有虧汝命何不長雅雛春滿窠蜂子夏滿房毒螫與惡噪所生遂飛揚理固不可詰泣淚向蒼蒼

蓓蕾樹上花瑩絜昔嬰女春風不長久吹落便歸土嬌愛命亦然蒼天不知苦慈母眼中血未乾同兩乳

高廣五寸棺埋此千歲恨至愛割難斷剛性剉以鈍淚傷染衣斑花惜落蘼嫩天地既許生生之何遽困

與用文師

師名學佛者何乃愛吾詩吾方嗟世人各各事奔馳蒼鷹絕海至不異攫鼠鴟所趨有遠近所向皆餒飢漱水對無語風動庭樹枝

小女稱稱塼銘

吾小女稱稱慶曆七年十月七日生至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死嗚呼鳥獸螻蟻猶有歲時之命汝不然也汝稟氣血爲人豐然皙然其目瞭然耳鼻眉口手足備好其喜也笑不知其樂其怒也啼不知其悲動舌而未能言無口過動股而未能行無蹈危飲乳無犯舌之禁愛惡無有情之系若是則得天真與保和何病夭之遽乎得不推之於偶然而生偶然而化偶然而壽偶然而夭何可必也吾將衣汝衣斂汝棺葬汝于野亦人道之常分汝之魂其散而爲大空其復託爲人不可知也其質朽而爲土不疑矣富貴百年者尚不免此汝又何寃瘞之日父母之情未能忘故書之塼非欲傳之久且以志其悲云銘曰

母孕而夢夢維虺蛇古占女祥夫其豈然邪復占我夢我遺我稱我名命汝平御妾媵既厲而乖胡然乎靡應

送吳沖卿學士歸蔡州

孟夏日南歸馬耳暨迎風急雨不及避斷霓明向東古城汝水傍化俗寄我公
君今去拜慶酥酪美將同

下土橋送刁景純忽大風韓子華先歸遺其小方巾明日持還副以此
詩

昨日汴水頭共餞東去人暴風吹黃沙對面不相親歸來乘大馬誤擲小方巾
平明持奴還偷樣古逼真

刁景純期水門再別以風雨不往

餞客客未云明朝當更來風雨尋船嬾車馬向城迴烏帽吹覺重清尊想誰開
終期江上見俗禮聊損裁

韓子華訪石昌言不遇石有詩韓邀和答

嘗聞載酒者去訪子雲居仍值徒御出遂令談笑虛爲黍寧乏具題鳳豈有諸
一聽負荊語還想藺相如

舟中夜聽汴河水聲

夏雨漲黃流夜鳴鄰船枕乘危冒險人不識西山餓

逢王公慥太博

駑馬不惜蹄出門莫畏泥泥中逢故友十載相乖睽但怪蒼鬢色班班俯鐵驪
少立不及語交策或東西向晚我還舟君來訪長堤對論出處迹存沒生悲啼
勿言少壯日志意吐虹霓而今七不堪嬾又甚於嵇

寄題洪州慈濟師西軒

西軒無落暉所賴西庭竹竹間有古葉竹上有緐綠夜雨一洗梢朝陽似晞沐
焚香愛此心自不同諸俗

送謝著作歸陳州

騏驥泥中行偶蹶未千里終當至高衢尙苦泥行恥今歸雨濛濛嘶鳴欲何止
乃念彼名駒近在清川涘他日見騰驤駑櫪此垂耳

和石昌言學士官舍十題

病竹

水邊移得已傷根枝葉如枯生意少主人不使荒穢侵遂長琅玕勝凡草

石榴花

春花開盡見深紅夏葉始繁明淺綠秖知結子熟秋霖不識來時有節竹

薏苡

葉如華黍實如珠移種官庭特蔥蒨但獨病渴付相如勿恤謗言歸馬援

石蘭

言石曾非石上生名蘭乃是蘭之類療痾炎帝與書功紉佩楚臣空有意

萱草

人心與草不相同安有樹萱憂自釋若言憂及此能忘乃是人心爲物易

葵花

此心生不背朝日肯信衆草能蘙之真似節旄思屬國向來零落誰能持

蔬畦

手自除荒手自鉏蔥韭已插蕹蘿本朝芸夕灌豈不勤比食藜苗閑且穩

水紅

江天濇濇江水平江岸有花紅作穗今日特向都城開晝時只合銜魚翠

甘菊

世言此解制頹齡便當園蔬春競種到秋猶得泛其英爛醉莫辭官有俸

蘭

楚澤多蘭人未辯盡以清香爲比擬蕭茅杜若亦莫分唯取芳馨襲衣美

勉致仕李祕監

淵明歸柴桑家貧食不足當其勇去時不待秫稻熟借問何以然實恥暫屈辱
公嘗爲近臣曾不輒媚曲一緣府舍災遂使還秩祿祿仕四十年內乏釜鍾粟
歸來託四鄰恓恓無片屋去就異前人其義已介獨譬之食嗟來應自甘退縮
當營負郭田漸可事水竹

送施景仁太博提點江南坑冶

楚山豈無銅楚匠豈不工大鑪常乏鑄碧井那得充積弊在鄉縣孰肯以利籠

君今承詔行諭民當得中苟能使之發亦莫取之窮此乃事可久山深山自通

夜泊虹縣同施景仁太博河上納涼書事

與君愛清風移榻就明月月落見星緐星緐如晝爇霑衣輕露墜響岸崩湍齧坐思都城時誰許脚不韈

施景仁邀詠泗州普照王寺古檜

來尋淮上寺老檜莫知年劫火已鎔像樛枝寧改煙根挐怪石入節駮蒼苔堅欲問浮波箭空嗟此獨傳

送王判官同提點坑冶

地雖不愛寶利在與民共務國不務民儻有安得用孟氏美王圉其說久已誦聊此陳薄言忉怛不能重

淮雨

雨脚射淮鳴萬鏃跳點起漚魚亂目濕帆遠遠來未收雲漏斜陽生半幅

舟次山陽呈王宗說寺丞

遠客雖有樂莫如逢故人夜懷夷門時月照楚水濱自居扁舟上隨處與船鄰宜將到此日因使報朋親

送崔黃臣寺丞宰臨海

補官桐廬時已飽嚴陵釣進吏六百石又得臨海嶠因之論出處足以見風調洪潮可登觀萬里漲川籔收縮尚何歸由來人莫料憑君能賦才庶或窮其妙

楚童

楚童能捕魚乃在水邊居手取眼不顧情知獺未如既挐不暇理歸來莫取渠

雜詩絕句十七首 自此寶應道中起慶曆七年夏

蛙行動萍葉誤覩作游魚稍稍引兩股已變科斗書

青草生水中日日隨水長水落何所依撩亂爲宿莽

有蟲託斷葑斷葑日夕流不知止息處隨天非自由

荒水浸籬根籬上蜻蜓立魚網挂遶籬野船籬外入

茸茸翦熟絲雨染胭脂暈滿樹斂黃昏槿花無此分

青青老鏡葉下有緐實尖浪頭撥船女刺手終不嫌

岸傍草樹密往往不知名其閒有啼鳥似與船相迎

青蠅何處來聚集滿盤閒誰知腹中物變化如循環

水上賣瓜女摘瓜陂上田長麻已不識滿把青銅錢

買魚閒水客始得鯽與魴操刀欲割鱗跳怒鬐鬣張

沙頭風雨來帖水野雲黑如觀曹公營萬弩射船側

前時雙鴛鴦失雌鳴不已今更作雙來還悲舊流水

度水紅蜻蜓傍人飛款款但知隨船輕不知船去遠

塘上挽船人塘泥深及脛落日望前郵心將道塗競

燕立茅屋脊燕銜芹岸泥巢成同養子薄暮亦同棲

鵲銜高樹蟬危脅繰車響露腹不曾肥殺之嗟已枉

河畔有釣翁團泥爲甕缶坐想秦人聲思傾杜陵酒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五月二十夜夢尹師魯

昨夕夢師魯相對如平生及覺語未終恨恨傷我情去年聞子喪旅寄誰能迎家貧兒女幼迢遞洛陽城何當置之歸西望淚緣纓

五月二十四日過高郵三溝

甲申七月七未明至三溝先妻南陽君奄化向行舟魂去寂無迹追之固無由此苦極天地心瞀腸如抽泣盡淚不續岸草風颸颸柎殭尚疑生大呼聲裂喉枕師爲我歎挽卒爲我愁戊子夏再過感昔涕交流恐傷新人心彊制揩雙眸未及歸旅櫬悲恨何時休

過茱萸堰

茱萸堰在吳牛死茱萸堰廢吳牛閑吳牛閑東南百貨來如山

詠歐陽永叔文石硯屏二首

虢州紫石如紫泥中有瑩白象明月黑文天畫不可窮桂樹婆娑生意發其形方廣盈尺間造化施工常不沒虢州得之自山窟持作名卿硯傍物

鑿山侵古雲破石見寒樹分明秋月影向此石上布中又隱孤壁紫錦藉圓素山祇與地靈暗巧不欲露乃值人所獲裁爲文室具獨立筆硯間莫使浮埃度

永叔進道堂夜話

海風驅雲來池雨打荷急虛堂開西窗晚坐涼氣入與公話平生事不一毫及初探易之奧大衍遺五十乾坤露根源君臣排角立言史書星瑞亂止由不戢巨惡參大美微顯豈相襲陳疏見公忠曾無與朋執文章包元氣天地得噓吸明吞日月光峭古崖壁澀淵論發賢聖暗溜聞鬼泣夜闌索酒巵快意頻舉挹未竟天已白左右如啓蟄

贈劉謀閤副

聲名赫赫在窮塞眉宇堂堂真丈夫腰劍臂弓輕赴敵無人不伏魏黃鬚

長蘆江口

風駕晚潮急浪頭相趁過水歸瓜步小船下秣陵多鷗舞不停翅燕飛輕帖波今來學楚客薄暮愛漁歌

金陵懷古

秦莫恃棧閣吳莫恃塹江不能恃以德二國竟亦降邇來屢興廢由險輕萬邦誰知荒涼城空存如刳腔我今經其下弔古語媿哤嗟哉石頭潮助怒常舂撞

江畔

江畔蔆蒲碧無主吳牛夜驟江干歸舟人不悟月已上花脚野蚊撩亂飛

慈姥山石崖上竹鞭

江水浸石壁峭直無鳥蹤穴垂青竹根瘦蛇愁作龍霹靂雨脚入濕點莓苔封

世人不得用八馬今乖慵

阻風

老魚吹浪不肯休一夜南風打雝響灘下輕舟未可行山脚盤渦似車輞

慈姥磯下

蘆汀泱漭外露斂見孤嶂行舟每出觀漸近已殊狀傍來認飲牛正去忽側盎水墊陰若舂野鳥時與相且待風色迴出口始浩蕩

早發

吳雞鳴隔山江月半在水齺齺出岸潮訇訇入蒲葦解舴泛明鏡接天知幾里我家今不遠正住句溪尾

望夫石

征骨化爲塵柔肌化爲石高山共蒼蒼臨水望脈脈青雲卷爲髮缺月低照額千古遺恨深終不見車軏

過褐山磯值風

山口風偏急磯頭水似煎喧聲殊倦聽逆上正難牽暗石誰愁礙長塗未擬前江心看白浪卷起大於船

褐山磯上港中泊

風惡舟難進聊依浦裏邨岸潮生蓼節灘浪聚蘆根日脚看看雨江心漸漸昏篙師知蟹窟取以助清樽

宿磯上港

夜深風浪息月正在南斗遠水生白煙疎螢出荒莽照蟹屢爇薪張魚未發笱
獨能憐野客游宦意何有

謁昭亭廟

連峯到溪止澄溜向潭瀉廟道走山腰雀雛鳴屋瓦古壁畫雲雷空庭儼輿馬
眷予來故鄉絜齋陳奠斝尚想昔丱童維愚託民社每從諸父賽竭至此祠下
今齒踰不惑雙親世似寡過此無所禱曷慕逢時者

昭亭潭上別

行舟晚解去親戚各還家淚落正濕衣腸翻如轉車偕是昭亭水相隨亦有涯
予今遊宦意曾不學匏瓜

宣州環波亭

冒暑駐輪轂徘徊北壕上棟宇起中央芙蓉生四向今吾太守樂慰此郡人望
雨從昭亭來水入句溪漲蜻蜓立欄角朱鯉吹荷浪岸木影下布水鳥時引吭
心閑不競物與適每傾釀薄暮詠醉歸陪車知幾兩

昭亭山

曰山何必高要在出雲雨昭亭非峻峯雄雄若蹲虎旱歲一來祠霈然隨瀝酤
有草牧爾牛有薪資爾斧有溪出其陰有潭在其塢獸則貛與狢魚則魴與鱮
山雞水羽聲下上相雜伍呼名如謙恭號叫若怒侮崖竹或節疎嶺松或腹腐
巨蜂結層房養子窟深土何事山中人采以爲市賈其容固已多其忍吾未取

泊姑熟江口邀刁景純相見時陳州晏相公辟

尾生信女子抱住死不疑吾與丞相約安得不顧期徘徊大江側念此親相知
欲留時已晚欲去情難持引領望軒車豈能慰我思願聞下士禮無曰屈非宜

見牧牛人隔江吹笛

朝與牛出牧晝與牛在野日暮穿林歸長笛初在髂面尾騎且吹音響未成雅
隨風散遠近舉調任高下我方江上來平溜若鏡瀉悠悠經醉耳亦足發蕭灑
苟能和人心豈必奏韶夏鄭聲實美好蠱情如剔剮況其荒敗迹亦又甚裂瓦

南箕成簸揚寺孟詠侈哆我今留此詩誰謂馬喻馬

依韻和歐陽永叔中秋邀許發運

看取主人無俗調風前喜御夾衣涼競邀三五最圓魄知比尋常特地光豔曲
旋教應可聽秋花雖種未能香曾非惡少休防準衆寡而今不易當永叔詩云仍約多爲詩準備共防梅老敵難當

與夏侯繹張唐民游蜀岡大明寺

秋葉已多蠹古原看更荒廢城無馬入破冢有狐藏寒日稍清迥羣山分辨蒼
田衣指白水此下是雷塘

寄麥門冬於符公院

佳人種碧草所愛淩風霜佳人昔已歿草色尚蒼蒼陸行載以車水行載以航
于今五六年與我道路長思人不忍弃期植寒冢傍我嗟復北去安得畢此喪
留植精舍中遠挈防根傷他時京峴下不比野蒿黃

送張唐民

楚甸有行客西風一孤舟遠隨淮月上若與星槎浮野岸襲幽芳氣清露已秋
得意美魚蟹白酒問沙頭

秋夜同永叔看月

青天有右目昏明不常開常時翳雲氣古鑑生莓苔秋夜特清徹乃顧漸西迴
靈兔不擣藥是夜無纖埃與君玩流景置酒臨層臺單衣濕白露鳴鴈方南來
以言歡未終鴈聲一何哀

中秋不見月答永叔

天嫌物兼美而使密雲藏已向石屏見何須照席光

和永叔中秋夜會不見月酬王舍人

王人待月敞南樓淮雨西來斗變秋自有嬋娟侍賓榻不須迢遞望刀頭池魚
暗聽歌聲躍蓮的明傳酒令優更愛西垣舊詞客共將詩興壓曹劉

觀永叔集古錄

古碑手集一千卷河北關西得最多莫怕他時費人力他時自有錦蒙駞

觀舞坐上作

誰憐嬌小好腰支老大而今莫邪伊太守風流未應淺更教多唱楚人辭

留別永叔

舊友競留連我征時已晚但言會合難豈道行路遠行路到有期別離未卽返明當各相思念此去且嬾

觀永叔畫真

良金美玉不可畫可畫唯應色與形除却堅明盡非寶世人何得重丹青

畫真來嵩

廣陵太守歐陽公令爾畫我憔悴容便傳髣髴在縑素只欠勁直藏心胸與我貨布不肯受比之醫卜曾非庸公今許爾此一節爾只丹青其亦逢

別後寄永叔

前日辭親淚又爲別友出愁極反無言欲言詞已窒荷公知我詩數數形美述茲道日未堙可與古爲匹孟盧張賈流其言不相昵或多窮苦語或特事豪逸而於韓公門取之不一律乃欲存此心欲使名譽溢竊比於老郊深愧言過實然於世道中固且異謗嫉交情有若此始可論膠漆

登揚州北門

樓上山如澹墨畫城中水似輕藍挼揚州今似刀州景似聽中和樂職歌

因目痛有作

已爲貧孟郊拚作瞎張籍詩句但口吟世事不眼歷既能分好惡難用變青白讀書聽吾兒且未廢朝夕

宿邵埭聞雨因買藕芡人迴呈永叔

秋雨鴈來急夜舟人未眠亂風燈不定暝色樹相連寒屋猛添響濕窗愁打穿明朝持藕使書此寄公前

寄許主客

昨日山光寺前雨今朝邵伯堰頭風野雲不散低侵水魚艇無依尚蓋蓬藕味初能消酒渴蓼芳猶愛照波紅揚州有使急迴去敢此寄聲非塞鴻

八月二十二日迴過三溝

不見沙上雙飛鳥莫取波中比目魚重過三溝特惆悵西風滿眼是秋蕖

牛背雙鸜鴒

牛背雙鸜鴒煙陂共入時草枯行解美日晚趁羣遲閑載寧辭遠相鳴不間雌初驚牧人去飛上野桑枝

廣陵歐陽永叔贈寒林石硯屏

礫礫石屏上濃澹樹林分隔水見寒鳥暗枝藏宿雲寶哉吾益友持以贈離羣琥珀不須問中心多化蚊

岸貧

無能事耕穫亦不有雞豚燒蚌曬槎沫織蓑依樹根野蘆編作室青蔓與爲門稚子將荷葉還充犢鼻褌

郵豪

日暮收田鼓時稱大有年爛傾新釀酒飽載下江船女髻銀釵滿童袍翠毼鮮里胥休借問不信有官權

晚雲

䨴䨴日脚雲斷續如破灘忽舒金翠尾始識秦女鸞又改爲連牛綴燧懷齊單伺黑密不瞽額額城未颭風吹了無物猶立船頭看

荇

荇葉光於水鉤牽入遠汀淺黃雙蛺蝶五色小蜻蜓老死懷江女飄浮笑楚萍西風莫苦急孤蕊有餘馨

晚日

晚日晴還暖人閑見物機葉枯蟲自裏窗響蜜尋歸林下見收柿水邊聞擣衣吾嗟久爲客却愧寄荆扉

寄酬發運許主客

淮上秋來物意閑又乘輕舸信帆還一浮一沒水中鳥更遠更昏天外山斜幅纔歸兵吏至濃金灑紙領珠殞欲酬已覺不能敵盡日臨風思自慳

前日

前日揚州去酒熟美蟹蜊秋風淮陰來沙暖拾蚌螄不言爾貧富只繫其鄙夷漢重二千石後世何忽之

淮陰

青環瘦鐵纜繫在淮陰城水脛多長短林枝有直橫山夔一足走妖烏九頭鳴韓信祠堂古誰將跨下平

哀王孫

泗水赤龍將欲飛瘦蛟在泥雲未歸冰鬬黃灰寒水擊長大王孫抱飢色誰知適自下鄉來日昃可哀猶未食孤飯白粲持與君王孫王孫何復云

沛公歌

赤帝醉提龍劍行徑草沒人壯士驚白蛇斷裂不可續神嫗哀哀夜深哭酒醒自負氣生虹從者日長天下雄秦皇玉輿來向東安知隱在芒碭中婦人自識雲氣從王命艱哉豈沛公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使風

跨下橋南逆水風十幅蒲帆彎若弓淮波帶日魚鱗紅岌岌飛上北斗中龜山始撞人定鐘岸草灑灑鳴秋蟲

田家屋上壺

條蔓屋頭綴大壺檐外垂霜乾葉猶苦風斷根未移收挂煙突近開充酒具遲賤生無所用會有千金時

九月二日夢後寄裴如晦

裴生安健否試問鴈經過處士賦鸚鵡將軍養駱駝食魚今飽未索米奈貧何昨夜分明夢持書認篆窠

昭信淮上

清淮渺然去白浪勢如奔同發已先遠獨行將向昏洲長寧辨路夜泊偶依邨燈火稍覺亂應聞人語喧

小邨

淮闊洲多忽有邨棘籬踈敗漫為門寒雞得食自呼伴老叟無衣猶抱孫野艇鳥翹唯斷纜枯桑水齧只危根嗟哉生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籍論

難知

自古難知不遇人朝為蚍鼠暮龍麟魏齊客溺簀中死亭長妻輕跨下貧白石夜歌誰與進黃金懷印自能伸丈夫只患無才業何恨區區逐路塵

九山

我經九山間野叟崔嵬一無安曰九且恐斷岸積瓊玖復意陂原多產韭又疑堆壟若柱灸四者未悟叟不言使我臨流獨搔首

淮岸

秋水刷土骨峭瘦如老石虛沙歸島嶼寒浪漱竅隙下過白魚尾上有蒼獺迹平岡自相連野鐸鳴風櫟

原有禽條鳴升遽默下

小禽不盈握羽翮自輕捷裊裊上雲鳴聲窮如隕葉雀懷啄粟娛鷃有棲蒿愜嗟嗟力甚微枉與鷹鸇接

浮來山舊說此山產雲母

秦鬼驅卯沙聚結無蒼翠誰云海上移能與潮浮至洞噓蛟鼉腥廟畫風雷異雲母今有無庶為仙藥餌

泊下黃溪

黃溪晚來泊得見田家微刺艇斜陽下耕洲載耒歸牛鳴向牢犢犬喜入人衣復有返樵者檐枯翹雉肥

濠梁感懷

天子昔封禪吾叔從金輿迴首泰山下出建雙隼旗來尋觀魚臺遂遠承明廬當時十五詠螢照墨石書

渦口

秋水見灘底淺沙交浪痕白魚跳處急宿鴈下時昏帶月入渦尾落帆防石根清淮行未盡明日又前邨

夢同諸公餞仲文夢中坐上作

已許郊閒陳祖席少停車馬莫催行劉郎休恨三千里樽酒十分聽我傾

過塗荊二山遇暗石

淮流兩山間勢束秋漲急聚石如伏兵斂斂波下立輕舟不可防而況昧所習暗值梔已毀後者戒前及同發去漸遙更愁寒灘澀

舟上釆菊

泯泯平慢流行當季秋月演漾過汀洲汀洲芳杜歇白露夜正霏黃菊寒更發釆以泛酒卮不獨映華髮

朝暮

氣候輒未定寒暄朝暮間挾纊水風生衣袷川陽還綠草藏邃岸枯櫟植高山且非天時異順理心自閑

荊山

和楚人茲楚地泣玉山無所記但見楚人誇產玉古廟幽幽無鬼哭儻有鬼定無足

塗山

古傳神禹迹今向舊山阿莫問辛壬娶從來甲子多夜淮低激射朝江上嵯峨荒廟立泥骨巖頭風雨過

曉日

出舟曉日升曈曨波上爛爛黃金鎔冪歷紫煙生鏡中釣船似畫分橫縱風莫從虎雲從龍變作霏霞重復重

雞聲

雞聲踏曉呼呼起扶桑烏含光如車輪碾雲蹤迹無誰教夸父逐遠向鄧林趨復從海底轉循環似轆轤

采杞

誰謂岸無杞條其長矣誰謂杞無實爛其皇矣掇彼征矣檐既盈矣捨棘與蠹造此宜酒維此宜酒我挹我注我飲我助以養我齡

泊橛澗觀渡

隔岸呼舟楫臨河立馬牛解鞍沙上憩沉網渚間收殘日銜沙尾孤帆落戍頭莫愁喧作雨晚水白煙浮

看山寄宋中道

前山不礙遠斷處吐尖碧研青點無光澹墨近有迹前林橫白雲復與後嶺隔孤舟川上人引望不知夕安得老畫師寫寄幽懷客

暮雨

水上魚吹白露山頭雲與龍附潭中水作潭中雨失籠飛道吳洲去鯉魚相隨不知數老蛤銜泥在深處

細雨樵行

蛟人困臥寒潭底帖波濛濛垂白綃波上女兒飛輕橈逆流自與郎去樵風吹鬢髮不及撩雅翅卷起薹尾翹濃纈羅帶長繞腰日暮下來吹短簫

晨雅

雲昏月黑雅不知鼓聲鼕鼕雞報啼睥睨未辨天東西凝雛喋舞羣翅低野桑葉卷風凄凄濃霧不起寒雨迷晨雅却歸巢上棲

會稽婦

食藕莫問濁水泥嫁壻莫問寒家兒寒兒黧黑面無脂驥子縱瘦骨骼奇買臣貧賤妻生離行歌負薪何媿之高車來駕建朱旗銅牙文弩擐犀皮官迎吏走萬馬蹄江潮晝起橫白霓舊妻呼載後乘歸悔淚夜落無聲啼吳酒雖美吳魚肥儂今豢養慚豬雞園中高樹多曲枝一日挂與桑蟲齊

九日次壽州

昔人把菊望青樝今我持酒無黃花自催屋裹紅鱗膾不彈牆頭白項雅壽春城高枕淮水綠蒲疎疎暮帆起登臨不學孟參軍帽墜山風費嘲紙

泊壽春龍潭上夜半黑風破一舟

盲風吼空來不識前山遮迴激入灣口暗浪騰水涯喧鬧破我船沈沒驚一家晦昧若塗漆心緒如亂麻燈光不出戶鬼火空照沙百物任飄蕩薄命誰怨嗟但存此空舟坐類鳥寄槎妻孥皆失色一夕鬢欲華膽惶俟天明頃刻抵歲遐雨寒雞唱遲況乃城上雅

潁上得鯉魚爲膾懷餘姚謝師厚

青蓑潭上老赬尾網中魚買作秋盤膾還思遠客書越齏橙熟久楚飯稻春初雖去故鄉遠不嫌爲鱳疎

丘家渡早發

曲潁若秋蛇屈盤鱗甲活閒戍得耕人拾魚逢祭獺草窠殘野燒樹挂經流沫百里相對看頻行媿迂闊

水次薛花

秋雨日霏霏碧花生疊疊水邊有神女妝去遺翠靨岸側小家婦不知所宜愜未得未還人自將渾面帖

夜行憶山中

青燐鬼火動不悟前山雨昏徑梟鳥鳴獨行毛髮聚榭葉枯綴林風動疑有虎
低迷薄雲開心喜澹月吐

邨醪

雨濕破荆籬風搖樹亞旗小槽聲不急挈榼問沽遲摘果野棠熟望人船火隨
燈前相對飲還似昔過時

川上田家

斜光隔河明入照桑柘下臯壟生麥苗青青尚堪把遠見牛羊歸相親童稚野
醉歌秋草間頗與世家寡

發句陵

秋雨密無迹濛濛在一川孤邨望漸遠去鳥飛已先向晚雲漏日微光人倚船
安知偶自適落岸逢沙泉

聞鴈

濕雲夜不散薄處微有星孤鴈去何急一聲愁更聽心應失舊侶翅已高青冥
幾日江海上鳧鷗共滿汀

牽船人

沙洲折脚鴈疑人鋪翅行奈何暮雨來復值寒風生濕毛染泥滓縮頸無鳴聲
爾輩正若此猶勝被堅兵

田人夜歸

田收野更迥墟里隔煙陂荒徑已風急獨行唯犬隨荆扉候不掩穉子望先知
自是一生樂何須闤井爲

行次頴州聞張甥宗亮不捷鄉薦以詩唁而迎之

風前汝陰道雨冷江南書始歎與意異何慚定鑑疎但能存楚玉切莫道黔驢
不負當時約馳迎一乘車

聞櫓

靜夜有舟下中流聞櫓聲隔窗燈已暗卷幔月微明漸向寒灣遠遥應宿枕驚
客心何苦急曾是不緣名

晚鷗

晴川帶微陽鷗鳥雙飛去雙飛如有歸並宿向何處汀寒霧幕歷永落沙沮洳
不避近行舟應知心寡慮

新晴

陰雲忽掃盡朝日吐清光萬里不礙日衆鳥欣哢吭草樹已搖落山川尚鬱蒼
百事擇佳日佳日唯晴陽

將次項城阻風舟不能進

逆水寒風急輕舟晩不前因來泊古渡聊且上平田草軟行方穩鶄鶖去曾然
却尋孤岸遠吹幘亂華顛

斫膾懷永叔

高河古穴深下有蒼鱗鯽出水獰將飛落刀細可織香秔炊正滑白酒美少力
但欠平生歡共此中路食

夜漁

夜漁歸自速短艇若飛雲水動月猶白挐音人不聞迴身明燭底撫卷至宵分
我以此爲足勞勞非爾羣

驚鳧

驚鳧雖避人終戀舊所泊盡背船頭去却從船尾落須知取勢高不是初飛錯

十月三日相公花下小飲賦四題

拒霜

木杪芙蓉花開非紅豔早常畏晚霜寒朱華競衰草

九月二十八日牡丹

香包已向青春發又見秋深特地開應笑菊殘無意思不能邀賦洛陽才

殘菊

零落黃金蕊雖枯不改香深叢隱孤秀猶得奉清觴

三日讌集

蕭然寒圃有殘芳吟遍朱欄向夕陽既許坐陪公袞貴却慚蒿羽接鸞皇

依韻許主客北樓夜會

一月能逢幾笑歡高樓紅蠟滴金盤吟餘隴首雲初散唱盡陽關露已寒不管星河漸西落自將煙水去程寬當時坐客各南北誰憶重遊泛木蘭

謹和相國屋上菊叢

屋上有叢菊結根深瓦縫既無地勢美又乏土力擁乃因塗明生不由人所種亦能應節開焉取入公用公來步廣庭聞鴈目始縱忽見粲然英降植合常從賓僚席其傍詠玩意已重物莫厭僻遠會遇良可頌

寒菜

畦蔬收莫晚圃吏已能供根脆土將凍葉萎霜漸濃不應虛匕箸還得間庖饔旨蓄詩人詠從來用禦冬

送裴節推歸京

遠水未生凍輕舟歸大梁岸迴初向月篙滑始霑霜清世豈淹俊上公存薦章行應重對策莫媿漢賢良

十月菊上蜂

黄蜂得晴日不道菊開稀向蕊晚寒起落叢無力飛輕輕難自舉帖帖一何微莫問巢房處斜陽奈欲歸

送江學士睦州通判

捗淮淮水淺泝溪溪水遲君到桐廬日正值采茶時試問嚴陵迹今復有誰知

和民樂

歲晚場功畢野老相經過有酒自斟酌適意同笑歌大兒緝牛衣小兒護雞窠囷廩見餘積息戍靡負戈林間落熟果屋裏鳴寒梭會待朔雪時狐兎生罝羅飫鮮持作腊贈乏不言他是非了莫問此理當如何

和晚花

春花莫厭早秋草莫厭遲各不相羨慕榮枯乃繫時芙蓉東籬英雖晚亦自宜霜前給給開霜後差差萎深處有孤萼寒月尚見披野蜂徒愛香凍翼不能支抱枝無力去惘然見恩私

聞進士販茶（自此宣州至和二年五月後）

山園茶盛四五月江南竊販如豺狠頑凶少壯冒嶺險夜行作隊如刀槍浮浪書生亦貪利史笥經箱為盜囊津頭吏卒雖捕獲官司直惜儒衣裳却來城中談孔孟言語便欲非堯湯三日夏雨刺昏墊五日炎熱譏旱傷百端得錢事酒肉屋裏餓婦無餱糧一身溝壑乃自取將相賢科何爾當

梅雨

三日雨不止蚯蚓上我堂濕菌生枯籬潤氣醭素裳東池蝦蟆兒無限相跳梁野草侵花圃忽與欄干長門前無車馬苔色何蒼蒼屋後昭亭山又被雲蔽藏四向不可往靜坐唯一牀寂然忘外慮微誦黄庭章妻子笑我閑曷不自舉觴已勝伯倫婦一醉猶在傍

烏毀燕巢

堂間兩胡燕哺雛銜百蟲老雅亦養子偷雛燕巢中燕巢忽墮地六七皆命窮赤身無羽翼腸斷彼雌雄來往徒鳴聲安得置室宮我閔樓竇鷇俄已彊雨風從今更生卵不若受女娀

五月十三日大水

誰知山中水忽向舍外流誰知門前路已通溪中舟窮蛇上竹枝聚蚓登階陬我家地勢高四顧如湖滮浮萍穿籬眼斷葑過屋頭官吏救市橋停車當市樓應念此中居望不辯馬牛危湍瀉天河漫漫無汀洲羣蛙正得時日夜鳴不休戢戢後池魚隨波去難留揚鬐雖自在江上多網鉤紛紜閭里兒踊躍競學泅吾慕孔宣父有意乘桴浮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依韻和正仲賦楊兵部吳與五題

雨過見虹明長橋欲映城窗間晴氣入空際晝涼生有扇徒看畫無冰自覺清
人知太守姓不滅漢公名

清風樓

在昔有佳句故人如遠來競生吳客袵不上楚王臺稍拂清樽動時吹翠奩開
長安在何處水鳥望中迴

明月樓

晉嚮前溪白蒼蒼後嶺巍人疑查上客星合蚌中暉影轉闌干迥杯行漏鼓稀
只知誇粉黛不向桂邊歸

碧瀾堂

虛雲臨滉漾橋勢對隆穹環珮佳人去汀洲翠帶空橘船過砌下蘭棟起雲中
欲問芳菲地吳王一廢宮

逍遙堂

江東有賢守好客似春申自構杏梁地不生珠履塵樂章思季子後俊得吳均
寢臥在其下知君學至人

依韻和行之都官芭蕉詩

看取有心常不展亦知隨分拆佳葩無端大葉映蓮幕却笑菖蒲罕見花

促織

札札草間鳴促促機上聲織女夜中起明河檐外橫一絲不入杼疏密工未精
豈知天孫巧衣脫六銖輕人間唯貴重暗蟲休催成

吳仲庶殿院寄示與呂沖之馬仲涂唱和詩六篇邀余次韻焉

次韻被命出城共汎

三驄忽出乘楚艘直氣突兀如吳濤大都智勇皆世豪橫身破浪親戰舠迴舷
受箭誰畏曹猛士心伏寒生毛風聲鶴唳傳九臯何用寶刀稱孟勞右持酒杯
左持螯功成各慕前人高不言大享烹太牢下與尺鷃翔於蒿

依韻游陳留禪寺後池

共逢香刹住萬景筆頭堆池水蛟龍盡汀洲鴈鶴來遠游情莫落去國意徘徊
舟子休敲鼓王程不爾催

次韻晚泊睢陽

日下繡衣客江南燕尾艎迹雖同鷁退心不假犀涼舊國旌旄去包原苑囿荒
臨隄一懷古柳上見微陽

汴渠

我實山野人不識經濟宜聞歌汴渠勞護綴汴渠詩汴水源本清隨分黃河枝
濁流方已感清派不可推天王居大梁龍舉雲必隨設無通舟航百貨當陸馳
人間牛騾驢定應無完皮苟欲東南蘇要省聚斂爲兵衛詎能削乃須雄京師
今來雖太平盡罷未是時願循祖宗規勿益羣息之譬竭兩川賦豈由此水施
縱有三峽下率皆蠹宂資慎莫尤汴渠非渠取膏脂

次韻臨淮感事

楚舸高帆未可開滿帆風暴作陰雷聖文璺璺傷漂溺世路紛紛自往來浮磬
猶聞傳激越沈妖不見鎖淵回連陂鼉黿鳴無數安得周官爲灑灰

次韻夜過新開湖憶二御共泛

出舟湖渺渺月白絕纖氛已見水如鑑莫生波上雲獨征何慕侶吟酌不知醺
露下清吟久同心本愛君

答宣城張主簿遺雅山茶次其韻

昔觀唐人詩茶詠雅山嘉雅銜茶子生遂同山名雅重以初槍旗采之穿煙霞
江南雖盛產處處無此茶纖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競收青蒻焙不重漉酒紗
顧渚亦頗近蒙頂來以遐雙井鷹掇爪建溪春剝葩日鑄弄香美天目猶稻麻
吳人與越人各各相鬭夸傳買費金帛愛貪無夷華甘苦不一致精麤還有差
至珍非貴多爲贈勿言些如何煩縣僚忽遺及我家雪貯雙砂罌詩琢無玉瑕
文字搜怪奇難於抱長蛇明珠滿紙上剩畜不爲奢玩久手生胝窺久眼生花
嘗聞茗消肉應亦可破瘕飲啜氣覺清賞重歎復嗟歎嗟既不足吟誦又豈加

我今實彊爲君莫笑我邪

送寧國軍宰崔寺丞移臨安

六月畏嶺險乃陟川程迂遙看雲中鴈不亂江上逸魚網離飛鴻我邑望何殊
鱗方懷其剖爲反值以刳爲言等王民豈限楚與吳是維見戀慕作詩贈路隅

辨疑贈獻甫

一客逢吠狗無箠制狗狂一客叱狗吠一客言狗艮艮狗豈妄吠好言已莫詳
言乃仁之趨叱乃義所當趨仁不顧義非是助狗猖吾今不疑仁仁義嗟何妨

盜儒

其衣乃儒服其說乃墨夷天生物一本今爾二本爲爾忍不葬親委以飽狐狸
吾心則孟子不聽爾矢辭

宣城宰郭仲文遺林檎

右軍好佳果墨帖求林檎君今忽持贈知有逸少心密枝傳應遠朱頰映已深
不愁炎暑劇幸同玉漿斟

自和

陶公種五柳華氏戲五禽達性與養生共得古人心佳果能御暑致之意何深
河朔存故事助飲莫憚斟

送王克憲奉職之彭澤

折柳贈子行況聞彭澤去將過五株下可與青青助渭城人唱罷羌管愁吹處
江上定多閑疏陰就箕踞

寄潘歙州伯恭

我貧性愛酒有酒無錢沽新安走牙兵六月至我廬手中持尺題肩上擔瓦壺
高山度青天救此愁腸枯開之聊傾樽渴肺如澆酥醉來欲學李白騎鯨魚又
思阮籍跨蹇驢上溪無健鱗下嶺無壯駒憶君南望空長吁

再寄歙州潘伯恭

青山截天去古路蔽雲中不有行人至安知與郡通高樓雖窈窕遠樹已溟濛
今日勞君問衡門一老翁

依韻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

退之昔負天下才掃掩衆說猶除埃張籍盧仝鬬新怪最稱東野爲奇瑰當時
辭人固不少漫費紙札磨松煤歐陽今與韓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石君蘇君
比盧籍以我擬郊嗟困摧公之此心實扶助更復有力誰論哉禁林晚入接俊
彥一出古紙還相哀曼卿子美人不識昔嘗吟唱同樽罍因之作詩答原甫文
字駃穩如刀裁怪其有紙不寄我如此出語亦善詼往年公贈兩大軸于今愛
惜不輒開是時有詩述本末值公再入居蘭臺崇文庫書作總目未暇綴韻酬
草萊前者京師競分買罄竭舊府歸鄒枚自慚把筆粗成字安可遠與鍾王陪
文高墨妙公第一宜用此紙傳將來

依韻酬永叔示余銀杏

去年我何有鴨脚贈遠人人將比鵝毛貴多不貴珍雖少未爲貴亦以知我貧
至交不變舊佳果幸及新窮坑我易滿分餉猶奉親計料失廣大瑣屑且沈淪
何用報珠玉千里來慇懃

依韻酬永叔再示

前歲守虞京城西有如勾踐巢會稽引杯嘗膽未雪恥怒蛙起揖當涔蹄海天
白日蔽光影霹靂一過收雲霓九皋澄明鶴翅濕欲暮刷羽聲嘶嘶客來東方
美鬢鬣夜光出袖行無迷授予照眼已希世自顧臭辣猶萍虀文章製作比善
塑物象變怪一以泥泥雖各用有巧拙巧之高絶非由梯又聞東夷蹈水底騎
頸直踞通天犀曼卿子美摟入室似使二嫂治朕棲舜歸在牀不可得此實素
分非能齊而今我獨向田里秋稼已熟烹黃雞自傾白酒坐溪上誰念往日無
粱稊鄰邦或有寄嘉釀瓦罌土缶感玻瓈昨喜得書書滿紙官尊職大憐我睽
怪我書亂苦簡略疲駑豈敢攀駿驪貴賤交情古來有胸中不欲置畛畦世間
百事厭著意但願無病年壽躋田園未多亦粗給兒女況足資提攜終當去閒
綿上叟自與野老月下犂

池州蕭相樓復建所

樓中九華峯天削水蒼玉公圭何參差來雲自聯續我思唐蕭家八人居宰籙

瑀謀華復俛激眞遺朱欄幾廢興下視寒江曲吳侯來爲邦百事無窘束新之以登臨風月詠玩足安得黄鵠翼一舉遺世俗

雜興

苦楝樹青鶺鴒啄鹽土鳴嗚嗚老雅銜茶子爭巢落嶺隅不覺茶滿山漁利入江湖鹽由鶺鴒起茶由老雅趨誘以觸禁網二鳥誰與誅

東家月吐明西家犬爭吠玉兎在中天曾何競窺穢姮娥雖夜行莫比淫奔廢呶呶籬下音胡不鈐其喙

夢後寄歐陽永叔

不趁常參久安眠向舊溪五更千里夢殘月一城雞適往言猶是浮生理可齊山王今已貴肯聽竹禽啼

送王著作赴西京壽安向翔

去作西畿令當趨大尹庭閑尋前代迹淨掃古槐廳未慣餐周粟還應憶楚萍但逢花木處知我昔常經

答了素上人用其韻

予心每澹泊世路多變詐梟鳴與鵩怪何用思彈射空山雖夜行猛虎終不怕功名未逢時壯士且出跨七尺無競軀市人應亦訝有香知害身抉臍見窮麝

送通判黄國博入浙

一朝珠出淵百金未酬價爾尋遠公去挈盋廬峯下我趨仁義急不解如陶謝

西風半空鳴且號吳天點破吳鴻高東溪車馬走送客白露衰蘭輕若毛客當西歸乃東去爲何欲及八月十五夜觀洪濤洗蕩生前邑邑不平氣付與滄海之水隨滔滔却來廣陵願相見拍手大笑傾新醪一飲一石無一錢莫管寒近脫弊袍脫袍準酒不惜醉天意未必凍我曹

烏啄棗

樹頭陽烏飢啄棗破紅遶地青蠅老青蠅雨濕驚不飛殘棗入泥人不掃西風落盡烏亦歸晉客齒黄終懊惱

真上人因送毛令傷足復傷吟二首

陶令歸時遠公送石苔秋雨步遲遲淩霄花在古松上也笑向人人不知

聞道山中出入稀偶來溪上坐談微野雲不管田袍薄寒逼瘦膚相伴歸

潘歙州怪予遂行與黄君同路黄先游浙矣依韻酬寄

未識潘岳貌已知潘岳名去年改藩屏暫此解佩纓一見意已合談笑僕屢更豈唯文學富況亦論事精溪邊昔欲罷屑屑秋雨零于今又聞蟬重起悲涼情作詩遠見招值我將西行譬彼矯翼鳥革然顧侶鳴蒼山不可陟空入江上舲黄君雖云約同泛明日自訪柳惲汀寒儒所向多不成或西或東車馬驚高樓登望酸目睛欲觀弄濤仍膾鯨新安太守空相迎舉手謝君江水清

潘歙州寄紙三百番石硯一枚

永叔新詩笑原父不將澄心紙寄予澄心紙出新安郡臘月敲冰滑有餘潘侯不獨能致紙羅紋細硯鐫龍尾墨花磨碧涵鼠鬚玉方舞盤蛇與虺其紙如彼硯如此窮儒有之應瞰鬼

八月七日始見白髭一莖

昔見白髭驚今見白髭喜人將拔去之我獨不然耳拔之既更生留之何所恥白日儻日拔日拔詎能已黑壯不爲貴白衰不爲鄙道德保於中任從髭髮齒

送僧了素游廬山

平生愛廬山夢寢不可去江上饒賈船偶來看已飫釋子言南游徘徊瞻瀑布月飛金熨斗光展千尺素嫦娥呼織女機杼勿復措必虞山鬼笑皎潔無纖汙爾若見遠公贈之爲坐具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原
书
空
白
页

送方進士遊廬山

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刹石齒水下排歷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懸蒼崖繫舟上岸入松徑三日踏穿新蠟屐路盤深谷出嶺望後山日照前山霾偶逢風雨恐衣溼側倚石脇人相乖雨收不覺在高處却見童僕提攜借水聲不絕鳥聲好藥草香氣侵人懷老僧避地去足跣野客就澗開門闔樹巖隱映見寺刹層層杳杳躋雲階塢田將穫烏雀橫秋果正熟猴猨鱗東林澹龕應似舊唯此足以待爾儕子心灑落撇然往我方塵垢難磨揩

讀日者傳答俞生

宋忠爲大夫賈誼爲博士同與休沐下訪卜長安市吾不如二人讀書無舉跬借曰當乘肥乘肥非吾指唯思泉石間坐臥松風矣

隱静山懷賢師自持柏栽二十本種於會慶堂

新作齋堂祠畫像又與高閣祕天蹤今朝還藉君移柏明日已因鵝種松近以羣鵝換松植於路傍

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紙硯

文房四寶出二郡邇來賞愛君與予予傳澄心古紙樣君使製之精意餘自茲重詠南堂紙將今世人知首尾又得水底碧玉腴溪匠長持如抱虺拜貺雙珍不可辭年衰只怕歐歙鬼

九月十一日下昭亭舟中

平生山野性坐臥愛流水適從昭亭來與自明河起小舟浮輕查身入星辰裏飲牛誰家郎照鬢誰家子隔岸心相望翻然洲鵲喜灘頭磷磷石欲贈長指毀留取自支機成都無卜士

和張簿寧國山門六題

山門按碑本軌轍作二軌雙峙作雙壁第六句作田外峯巒回抱兮陳卑尊當從碑本

青山中穴爲大門下通軌轍高莫論飛雲出納不計限雙峙平削無刀痕入門復見田園美田外峯巒回抱尊棲靈畜怪不可詰夔魖往往來守閽

紫雲巖

高巖日照雲常起吹作蘭花透紋綺橫爲步障看未收山雨一來風滿耳

夕陽巖

日脚射空金縷直下映壁間梭未織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朝望此重雲黑

朝陽洞

洞門雖向扶桑開洞深不放陽烏入古來道士今莫逢石壁乳流苔正溼

漣漪洞

流泉決決出洞底自有細浪非風吹山花逐水到山下漏泄人間春未知

碧雲洞

誰將萬古倚雲劍刺破蒼石天窗開下貯泓淵不可極有時月漏清光來

將離宣城寄吴正仲

吴均詩語多奇揭苦倩鴛鴦謝明月昭亭川上此禽閑爲寄吴郎吾西發西歸千里浮輕舟夜觀蟾光逆水流水流東海月西海各去雖殊意長在月偏皎皎隨人行水亦沄沄非浪改酒盆龍杓閑到吟梅花重葉將誰釆

湯珙祕校遺沈水管筆一枝

沉香細榦天通中束毫爲呼諸葛翁久從海上厭持握乞與阮籍書塗窮物珍豈宜賤子有更後應合歸王公虛堂淨几塵不到硯傍置架珊瑚紅乃知用遇自有處君今莫歎居蒿蓬

檥舟昭亭送都官暫歸錢唐

前枉大梁城詩賦嘉入幕茲對昭亭山將行還有作別離此與彼終始情不薄我爲解羈馬君乃高飛鶴塵蹄未能息健翅懷棲泊尋巢望吴田一傍華亭郭況多丹頂雛坐看翔寥廓

依韻公澤察推

君來何所聞君去何所見自古慕虛名往往輕既面竊常恃賦稟平直如勁箭是以五十年長甘守貧賤相逢嗟未幾遽遠劇飛電今雖行已晚多謝勤相唁

晏成續太祝遺雙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近詩六十篇因以爲謝

始於歐陽永叔席乃識雙井絶品茶次逢江東許子春又出鷹爪與露芽鷹爪斷之中有光碾成雪色浮乳花晏公風流丞相族以此五色論等差遠走犀兵至蓬巷青蒻出篋封題加紋栢冰磁作精具靈味一啜驅昏邪神還氣王讀高詠六十五篇金出沙已從鍛鍊出至寳終老不變傳幽退自惟平昔所得者何異瓦礫空盈車滌心洗腑彊爲答愈苦愈拙徒興嗟

留題開元寺仙上人平雲閣

背市面山色平目觀白雲漁舟溪上歌游客欄邊聞俯簷翠柏瘦蔓籬秋實蕢偶來心意靜塵慮如埽坌

送黄生

我本東西南北人窮塗不復淚霑巾亦知車馬有行色爲見長沮與問津

別張景嵩

我雖識君晚君能知我心我心昭亭水見底無尺尋照之不爲隱測之不爲深魚鰕既混混藻荇亦侵侵終當至滄海浴日開黄金君當下灘去石浪激寒音猶能洗君目病瞖雲銷岑

別鍾京

我憐鍾氏子冒雨爲求文暫以經兹邁與之書所聞野鷗窺筆硯舟子采蒿芹况有新炊飯簞漿可送君

江口遇劉糺曹赴鄂州寄張大卿

我同陶淵明遠憶顔光禄得錢留酒家醉臥江蕪緑故人已貴身獨賤離根枯死佳花菊孤鴻飛去鸚鵡洲寄聲高樓謝黄鵠使君本是洛陽人舊憐酩酊銅駝曲休將玉笛城上吹武昌老人聽不足已知清音通九霄定應悔説蘄州竹

送劉糺曹

溪邊前日君辭我江上今朝我送君自去蘆洲寄消息故人猶在武昌軍

寄題開元寺明上人院假山

石是青蒼石山非沓藹山諸峯生鏡裏小嶺傍池閒雨不因雲出門疑爲客關何須費蠟屐暫到此中閑

寄李獻甫

何言自我去眼前一似空城中豈無人過目猶飛蟲又厭塵事多枳棘生胸中安知秋江水凈碧如磨銅尚恨有世累不及垂釣翁望望當速來止琴視孤鴻

行路難

塗路無不通行貧足如縛輕裘誰家子百金負六博蜀道不爲難太行不爲惡平地乏一錢寸步鄰溝壑

題姑蘇豹隱堂

青山崔嵬藏古基文豹不見空斷碑華堂重構猶隱霧地今易主還好奇欲邀明月一去飲嫦娥將悔出海遲谿邊少年意氣在來往只借白鹿騎自稱山人具肴酒酒酣請我留此辭謫仙壙近何可問當日無詠亦所疑

雨還

雨濛濛兮欲暮路險絶兮深泥嗟予僕兮甚餒畏予馬兮顛蹄關已度兮心緩家將至兮渉溪喜膝前兮童稚餉燈下兮女妻

哭笑鳥

日月轉入地星辰蔽重雲夜色晦若漆怪禽巢未焚其音哭且笑哀樂詎能分方哭且笑時曾莫有以羣哭爲何所悲笑爲何所聞了不預人事吉凶誰復云

山行冒雨至郵家

雨急芹泥滑禽鳴苦竹秋野香生草木雲潤上衣裘入石纔通馬穿林忽隱牛山家多淺井下照碧峯頭

八月九日晨興如厠有雅啄蛆

飛烏先日出誰知彼雌雄豈無腐鼠食來啄穢厠蟲飽腹上高樹跋觜噪西風吉凶非予聞臭惡在爾躬物靈必自絜可以推始終

夜坐

夜久方慮寂空堂燈燭明落葉有暫響暗蟲無停聲力學不爲己甘貧且徇名聊爲詠懷篇還想阮步兵

八月十五夜有懷

天爲水蒼玉月抱潭面冰萬里絶瑕玷百文已澄凝山河了然在星斗光莫增
借問九州内豈無陰雲與細懷去年秋是夜客廣陵太守歐陽公預邀三四朋
乃值連連雨共飲陳華燈既醉公有詠屬和予未能彊賦石屏物固慙無所稱
今來宛溪上聊以故歲徵晶明正若此叆霴且何曾美景信難并康樂語足憑

題吏隱堂

新堂生虛明未悟追隱吏無乃隱非時唯應喧可避移花莫傷根種竹不改翠
牀中置素琴亦見陶潛意

詠嚴子陵

不顧萬乘主不屈千戶侯手澄百金魚身被一羊裘借問此何耳心遠忘九州
青山束寒瀨濺涙驚素鷗以之爲朋親安慕乘華輈老氏輕璧馬莊生惡犧牛
終爲蘊石玉寶古輝巖阪

與潯陽舍弟別

昭亭潭上水下與九江通去客解輕舸落潮乘順風迴頭迷遠樹沒背見飛鴻
寂寞還蓬巷桓彝宅近東

九月十八日山中見杜鵑花復開

山中泉竇暖幽木寒更華春鳥各噤口游子未還家云誰未及還對此重興嗟
何必因啼血顏色勝曙霞

記歲

買臣四十八猶苦行負薪我免以樵給貧居年與均道上不謳歌妻亦無恚嗔
三者固異彼異同雙朱輪

種胡麻

悲哀易衰老鬢忽見二毛苟生亦何樂慈母年且高勉力向藥物曲畦聊自蒔
胡麻養氣血種以督兒曹傍枝延扶疎脩莢緐槖韜霜前未堅好霜後可炮熬
誠非騰雲術顧此實以勞

達觀禪師曇頴住隱靜蘭若或言自此猢猴散走不來頴嘗哂曰吾知
是山枇杷爲多始至也未實故其去將實也必羣集後果然頴惡乎俗
之好異恐傳以爲人惑欲予詠而播之

隱靜山中寺猢猴往往過導師歸以去盧橘熟還多禪地寧求怖居人切莫訛
未嘗嫌此物任挂古松柯

頴公遺碧霄峯茗

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峯頂應多雨天寒始發芽採時林狖靜蒸處石泉嘉
持作衣囊祕分來五柳家

送達觀禪師歸隱靜寺古律二首

初逢洛陽陌再見南徐州所歷幾何時倏去二十秋今復振霜屨還山遠莫留
我詠阮公詩物靡必沉浮誰云西海魚夜飛東海頭世人嗟識昧豈是滯林丘
栗林霜下熟歸摘禦窮冬帶月涉溪水過山聞寺鐘未嫌雲衲溼已喜野人逢
且莫似杯渡滄波無去蹤

冬至感懷

銜泣想慈顏感物哀不平自古九泉死靡隨新陽生稟命異草木彼將漸勾萌
人實嗣其世一衰復一榮

冬至日得師厚宋次道中道書

水國欲爲雪野冰將合河人同一陽至淚向八行多朋意今猶在年華悵似過
看看四十九應笑此蹉跎

擬水西寺東峯亭九詠

垂澗藤

澗深連石壁石上生長藤孤猨來自熟緣飲下復登賴無樵人迹且免束薪蒸

嶺上雲

我來東峯下遠見西嶺頭白雲忽已合向此偶遲留人誰問何有自可忘殷憂

林中翠

萬木總柔翠況復新晴時日色照欲動山氣斂還遲望之如何攬舉袂隨風吹

棲煙鳥

班班遠林鳥極目波煙中各識時早暮不忘巢西東推物得真意吾將效陶公

古壁苔

陰壁流暗泉古苔長自好不改春與秋何如路傍草空山正幽藹淨綠無人埽

幽徑石

緣溪去欲遠磊砢忽礙行旁臨側身險下忽寒流聲幽客慣來往同此猨鳥情

寒溪草

青青色堪染欲辨不知名根陰託乳魚水底抽新萌康樂池上詠獨與春夢成

陰厓竹

背嶺斷厓下老竹生扶踈孤根石上引勁節松不如莫言霜雪多終見綠有餘

臨軒桂

山楹無惡木但有綠桂叢幽芳尚未歇飛鳥銜殘紅不見離騷人憔悴吟秋風

依韻和達觀禪師還山後見寄

雲歸在高嶺人見是無心矯矯將棲鳥遥遥傍故林南方雖有暖臘月易成陰惟恐多風雪幽期未可尋

九華隱士居陳生寄松管筆

春松抽瘦梗削束費長毫雖距初含潤龍鱗不自韜嘗為大夫後欲寫伯夷高一獲山家贈令吾媿汝曹

古柳

岸側古大柳誰種臨長江中自出蠹蝎百歲成枯腔忽值漲流沒槎牙綴旌幢腹膚藏蛟龍半夜雷砰䃔飛霆痕尚白如斬馬陵龐倏爾巨雹至萬弩聲裂缸又為狂風摧所殘惟朽椿臥幹越大鼎絕臏不可扛就爇以照漁駭鱗一何厖始知網罟細未足禁突撞隆準以脫去城下徒焚降我從洲上泊昏曉睨船窗始終覩變毀欲賦挑殘釭吾交評韓詩險韻古莫雙安得共詠此但嗟各他邦

放鷴并序

烏鷴啄豆于槽圈夫患之以機得鷴其羣噪如救為下上突掠甚急知不可脫聲益哀予閔之命釋縛放去因為之辭

鷴為禽之靈智兮胡蹈機而不知為庸皁以困束兮固性命之將危喜遠人之至止兮始屢驗以如期向何預覺兮此何自昏豈專心以謀食兮昧目前之禍根苟所履必慮患兮莫若去人遠以圖存屑餘秣以致死兮誠咎爾而無恥維羣鳴之苦傷兮使吾心之惻爾予惻孔孟兮爾自解則縶皁聽予言兮釋爾而還撫爾呪爾兮爾無甚頑後誰恤爾兮拓彈方彎

聞西山虎

猛虎畏白日孤客莫夜行彼以不暴衆此何獨忘生飢必見人食不食且無名麋鹿能遠遁安得逢怒獰由人不由常役役官有程

凍禽

高樹繞吾廬薄暮煙氣重將棲立傍巢已振窺落氄有來同栟枝亦各不偎擁颼颼陰風寒夜雪豈無恐

登乾明院碧鮮亭

餘喘不茍盡順俗來飯僧東嶺有上方脩竹蔽孤稜下有蒼石案旁挂孤蔓藤縶累向塵世更住殊未能

隱靜遺枇杷

五月枇杷實青青味尚酸獼猴定撩亂欲待熟應難

正月十日五更夢中

今年花似去年新去年人比今年老我勸厚地一杯酒收拾白日莫苦早

紅梅

家住寒溪曲梅先雜煖春學妝如小女聚笑發丹脣野杏堪同舍山櫻莫與鄰休吹江上笛留伴庾園人

寄文鑒大士

讀書夜寂冷無火捲卷遂成搖膝吟始憶高僧將偈去安知古寺託雲深寒塘正睡遠鐘發野鳥亂鳴殘月沈明日呼兒整籃輿欲煩重過小溪陰

海棠

江燕入朱閣海棠繁錦條醉生燕玉頰瘦聚楚宮腰曾未分香去尤宜著意描誰能共吹笛樹下想前朝嘗於宋宣獻宅見圖畫明皇於海棠花下臥吹觱篥寧王吹笛黃幡綽拍

送餘干李少府

作尉古來清况於干越城舟中雨新足溪上水初生蒼獺出還沒素鷗飛且鳴休將五色棒欲取洛陽名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原书空白页

與二弟過溪至廣教蘭若

溪水今尚淺涉馬不及韉岸口出近郭野徑通平田行行渡小橋決決響細泉
萬木陰古殿一燈明象筵長廊顏額碑字體家法傳空堂裴相真白額垂過咽
名迹兩不滅豈獨畫與鐫高僧鑿崖腹建閣將雲連祕此龍鸞迹足使臣僕虔
脩竹間長松森衞若被堅是必神物護禹穴空歲年飯訖過山後井傍擣茗煎
探幽偶轉谷忽視昭亭巔蔓草不識名步側時得牽幽禽聲各異可辨唯杜鵑
似驚俗客來聒聒兩耳邊弊廬隔城堞畏暮遽言還道逢張羅歸鳥媒兼死懸
遂同山梁雉令我復喟然聊追一日事書以爲短篇

晚坐北軒望昭亭山

少客兩京間熟游嵩與華歸來宛溪上厭往昭亭下何以厭昭亭衰遲倦驅駕
況復慚詠歌嘉辭前有謝咀嚼在人口甘美如食蔗方同陶淵明苦語近田舍
節行固不變出處亦多怕常防惡少年豪橫使出跨譬如故將軍尚被亭長駡
不若守弊廬讀書至中夜

與諸弟及李少府訪廣教文鑒師

山僧邀我輩置酒比陶潛紫蕨老堪食青梅酸不嫌野蜂時入坐嚴鳥或窺檐
薄暮未能去前溪月似鐮

至廣教因尋古石盆寺

古寺近田家山尋石益差化蟲懸縊女啼鸌響繅車僧坐樹間石馬行溪畔沙
野香無處辨歸路傍城斜郡人不知古石盆寺在此山之傍舊基存焉山中有井相去可一里豈圖經所傳裴休井歟近城有石盆寺其側亦云裴相井者恐非是何則杜牧有石盆山詩是寺因山名也從近城莫究其由呼盆爲盆必風俗訛也

觀王介夫蒙亭記因記題蒙亭

吾年將五十尚未暇讀易一聞蒙亭說乃見適所適維時明進退豈不在泉石
野服製升越山庖膩雞蹠牀頭龍脣琴案上科斗籍風物稍佳時把酒會三益
況以兄爲郎仕也人豈迫重之愛之深自匪逢時客

亢陽和欲行舟者

春秋書閔兩乃見先王制有意在黎民山川無不祭今者望雲霓青天絕纖翳
爲壇割舒鴈盤血陳水汭于時頗精虔奠爵必親洸向夕有微陰掃然還復霽
吾聞先儒言陽驕不能閉此時繫穹旻己力安所詣宣王雲漢詩曾不鑒上帝
恨無畀盪舟空自思躍蜧

黃鶯二首

內家初上翠微宮樹裏窺人在半空笑語漸高無約束侍臣偷望向雲中
西鄰少年今出遊東家女兒未識羞門前烏臼葉已暗日暮閒誰牆上頭

送懷賢上人歸隱靜兼寄達觀禪師

適從山中來復向山中去爲報山中人莫厭山中住近城塵土多亂爾煙霞趣
野蜂銜漆汁尚欲爲蔕固息此可以安其能忘我諭

送瑞竹長老歸當塗因寄徐著作

謝傅青山路春來蔓草生樵蘇猶不入缾錫莫能行朝上野船去宿逢溪兩鳴
多應見康樂曾重遠公名和師承嗣達觀觀徐君頗稱之

鶯

桑間小婦好聲音映葉穿枝意已深盡日呼郎郎不應蕭蕭風雨到前林

守宮

嘗聞漢武帝偶問東方朔臣擬作龍呼慚無頭上角

夏園

夏園甘果熟日覺樹林稀休笑道傍李無人摘自肥

孔子廟震宣城

霹靂下虛殿破楹非夢凶昔嘗瞻晝衮今實見升龍隱隱雷聲散疎疎霧氣從
予知仲尼廟不是蓄乖慵

寄酬睦州晏殿丞

渚潭吐明月杳杳及吾廬流彩滿懷袖託情非鳥魚朝因南澗兩暮入北畦鉏
豈不藉餘潤況茲方飯蔬

李仲求寄建溪洪井茶七品云愈少愈佳未知嘗何如耳因條而答之

忽有西山使始遺七品茶末品無水暈六品無沈柤五品散雲脚四品浮粟花
三品若瓊乳二品罕所加絶品不可議甘香焉等差一日嘗一甌六腑無昏邪
夜枕不得寐月樹聞啼雅憂來唯覺衰可驗唯齒牙動揺有三四妨咀連左車
髮亦足驚疎疎點霜華乃思平生游但恨江路賖安得一見之煑泉相與誇

送闞令之潭州寧鄉

秋風逆水急挂席飛鳥輕三江去雖遠一日行幾程朝辭洞庭岸暮抵巴陵城
長沙古建國地狹賦薄征邑宰愛民者選薦豈非精既曰處民上固當知民情
民居篁竹間山獠相雜幷教道苟未至毫髮心起爭太剛易斷折太柔難搘撐
貴在得中道於焉無近名聞多不祥鳥似鴞何足驚遠方此爲常愼勿心屛營
賈誼度湘水爲文弔屈平因君寄杯酒爲我酹賈生

乹明院碧鮮亭

壞衣削髮遠塵垢虵祖龍孫生屋後不等渭川千戸侯尺椽片瓦何嘗有方丈
東頭一畝餘中軒四面無窗牖青瓊作枝鈿爲葉丹鳳未食蒼鼠走細籐織榻
白晝眠寢濃鼻息如雷吼世間百事不歷心門外寒流徹溪口

得餘干李尉書錄示唐人于越亭詩因以寄題

餘水之千越之鄙築基相對琵琶尾琵琶日日有秋聲鴈過洞庭風入葦南斗
戛湖波不起長刀刻峯碧耳耳姮娥夜出在寒溪青銅瑩磨光幾里朝因吳客
幅蒲輕滿紙如蠶書可喜

南軒盆植重臺蓮移種池

彤雲赤霧生緒房朝霞爛蕊朱粉光白玉入泥不滿盎羽蓋裛露明月璫濁水
一石亂鼉鼉鼈池五丈如斗方萍根科斗得自在荷芰明年出水央

朝天行

大車高蓋徐方來天子雙日延英開犀韡踏玉陛東陛從臣賜對論宮市諫官
御史如指排捧土未能障濁水大夫言斡天關迴黄門白望顔色死始時暴奪
何縱横有貨晝日不敢行他時五方虵當酒誰道張郞臨井口

會勝院沃洲亭

前溪夾洲後溪闊風吹細浪龍鱗活孤亭一入野氣深松上藤蘿籬上葛葛花
葛蔓無斷時女蘿莬藂連古枝當年吾叔讀書處夜夜熠螢來復去

江南雜感

樹頭巧婦棲樹下秋蟲織壞衣游子心千里嘗相憶蕩子脚出門便作浮萍根
憂來凴五兆拜樹賽黄豚

依韻和達觀師山中見寄

豶豕在塗龍在澤豺狼食肉麏食柏蹄毛與角不對齒啄觜兩足副以翮既能
閑閑住深谷豈使于于佩鳴玉水邊看虹山雨霽夜與明月歸獨宿門前重嶺
後羣峯石樓朱殿藏林中銅絲緊轉轆轤響絡緯秋老號西風榮利澹薄無易
此彼飲甘醴玆飲水暫將分別向喉舌何異聲色亂眼耳孔孟久沒言可師千
古布散葉與枝今來閉戸自有趣世上沄沄非我爲

送萬諤昌秀才

志士不戀家安能坐吹咀儒冠難徒行馬骨瘦可數後僕隔山陂前林遇風雨
寒邨夜宿時寂默誰對語

訪石子澗外兄林亭

前日秋水漲昨日秋水落偶來尋隱居曾未乖宿諾竹底除舊徑藤蔓聚新杓
馬留岸傍樹風掃林下籜既能置魯酒又復餉楚鮓誰知北南澗照影似清洛
平生愛幽曠斂迹誠非錯

和端式上人十詠

幽谷泉

幽谷有飛泉入溪知幾里跳珠濺木葉激雨霏巖趾但無箕潁人曾不令洗耳

古木陰

古木少直枝其下多曲影豈不愛高陰奈此性所秉千重葉耆翳誰願憩日永

寒溪石

翠聳寒溪上半隱寒松下水鳥立稜角淵魚游穴罅尋常置庭檻瑣細不知價

孤汀蘋

瀟湘歸去人正值江南春始願逢拾羽今乃見採蘋寄語柳使君莫恨日已曛

雲際鐘

煙昏青櫟道風急隔溪鐘征馬未及息猛虎前有蹤尋聲欲投宿僮僕畏所逢

垂崖鞭

崖竹出石壁根瘦懸青蛇礫穎露老節斫骨點寒花少年莫翦去騎殺白鼻騧

天外峯

天外一尺峯國中千仞岳重雲不掩蔽萬里見頭角世人看遠碧誰識產美璞

秋原菊

不為潭上英不助籬邊醉獨占蘭杞鄰原頭自榮悴陶令與太鑿逢人豈無意

漁舟火

蘆洲一點明知有漁人泊江溟杳不分誰方在高閣是時孤鴈去應認光中落

春溪冰

春水冰欲開傍岸已微釋魚寒未動鱗獸渡時有迹篙師畏劃舟敲拉碎圭璧

十月二十一日得許昌晏相公書

哀憂向二年朋戚誰與書敢意大丞相尺題傳義廬從來鳳皇鳴不厭寒竹疎茂林多翔鳥要路盛高車窮巷一如此江深無鯉魚

訪施八評事

施兄今七十近郭隱茅廬嬾問齊民術喜看莊叟書竹間鳴澗水原際見郵墟識盡窮通理超然樂有餘

贈陳無逸秀才

良犬不取鼠其人苦尤之近識固未辨害相又能知在鹿忘守穴挃足乃焉而士有志功名局縮秉書詩憔悴未得展磬折忽言卑舉酒一以贈願無羞爾為

題陳宰戲綵亭

仕宦固已矣及親此其難況慕五綵戲而奉與居安翁喜君亦喜翁餐君亦餐嗸嗸園中禽口哺心違丸邑大歲幸稔衆賴仁政寬還思彼赤子如恐君不歡

永慶僧舍松風亭

誰按黃金徽滿指清風度但聽松上聲不知松間趣野僧何所樂樂此數株樹寧邀俗客來草綠澗西路

寄松林長老

大松五丈百歲餘小松五尺前時種俱有堅完不朽心莫以今輕古為重東溪一片寒玉光夜挂高枝何所用

題松林院

靜邃無塵地青熒續燄燈木魚傳飯鼓山衲見歸僧野色寒多霧溪痕夜閣冰吾非謝康樂獨往亦何能

永州守王公慥寄九巖亭記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說萬石亭也因為二百言以答願當留詠

天地磨今古賢愚為埃塵草樹易變改山川無故新眷言零陵守白髮駕朱輪閒來問遺老俯迹哀昔人昔人者誰歟元和前放臣下上窮幽荒憔悴楚水濱試觀當此記圖寫未必真最若來黃溪坐石數游鱗有鳥大如鵠東向立不踆始買鈷鉧潭鄠杜難計緡冉溪袁家洞亂石多磷磷深里與沸白若盡無窮津石渠連叢泓菖蒲被其垠窮勝得其詭衆美誰齊均西澗石為底豈無芹與蘋澗崖如堂席澗響如龍脣折竹掃陳葉羅榻同衆賓其言粲星斗百歲猶比晨萬石乃淺近尚可資覆巾而況前所說但恐煩鐫珉

潘樂二君對雪寄聲似欲予賦適方知之走筆奉呈

南方今見雪北客定思家任凍不斟酒競春先著花樓高休厭上山近未應遮誰問窮居日西窗壓竹斜

過永慶院

荒涼舊蘭若古屋兩三重庭下已無柏澗邊唯有松石階生薜荔香座缺芙蓉化俗似禪衲破來縫不縫

雪中廖宣城寄酒

輕舟泛泛昭亭灣春雪漫漫昭亭山寒沙曲渚杳不辨素鷗翔鷺空中還宣城太守閔窮旅雙壺貯醞兵吏頒任從六花壓船戶滿酌春色生衰顏醒時但愛

雲水好醉後但與天地閑世間取樂各有分何必舞娥高髻鬟

翠竹亭

種竹幾千个結亭三四椽遊人多寂靜啼鳥亦留連酒有陶公愛林希阮氏賢
我來歸路遠躍馬古城邊

彩霓亭

高出嶺頭樹俯窺城下溪半山飛急雨舉手弄晴霓曠望已無極萬緣都與齊
自嗟來獨晚征櫂苦言西

留別樂和之

雪消潭水綠輕舸下灘時漸轉青山去還將故國辭野林看欲動江燕欲逢遲
君語隨州體余慚晚始知

松風亭

冉冉竹連澗森森松蔭崖始聞清吹度似欲綠琴諧莫識主人意休論高士懷
春城百花發薜荔上陰階

雪中懷廣教真上人

蒼山去不遠日日起寒雲堂上看飛雪水邊思練裙銅缾生薄凍桂火壓殘薰
欲往有餘興林幽路不分

下赤山嶺過渡至石子澗別施八評事

三歲守廬次兩迴來澗邊臨塘愛魚樂近竹見人賢今我西歸日逢君小隱年
重將車馬去驚起野鷗眠

春日拜壟經田家

田家春作日日近丹杏破頮場圃頭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桑牙
將綻露蠶子未浴箱筐收今我還朝固不遠紫宸已夢瞻珠旒

將行賽昭亭祠喜雨

未生潭上雲空望山中雨湛湛陳桂樽坎坎奏鼉鼓蕭蕭靈風來蹲蹲祝郎舞
莫言春作遲但念寒灘阻何當發泉源綠水浸沙渚不與農者期自將舟人語
定作榜歌行暮投丹湖浦瞻祠草樹失認嶺煙霞吐平吞東南吳遠帶西北楚
川澤見陂陁龍蛇蟠鱗脊人經與寤歎事往成前古考碑何驗今塗馬立空廡
余知骨相貧豈敢望冥許願乘溪流深滂沛隨徹俎

若訥上人彈琴

祥哀已踰月遇子彈鳴琴安得不成聲子心異吾心十日成笙歌尼父非好音
先王禮有節不可過於今莫作風入松懷龍情未任一聞流水曲歸思在溪陰
此焉吾所樂目極送歸禽

發昭亭二月十三日

春泥深一尺車馬重重迹親舊各還城山川空向夕今朝水平岸不畏舟礙磧
始隨湍漲發已入青蒼壁落日未逢人孤邨望來客泱泱漫田流青青被壟麥
欲霽鳩亂鳴將耕杏先白我無農畝懃千里事行役寄謝昭亭神果不吝深澤

乘小舟訪松山法聰上人

我從溪口來正值山前雨濕衣逢梵宮有僧善吳語天寒蜜已空軒靜竹可數
歸楫難久留汀鷗自飛舞

過鴈洲六言

船從鴈洲北去鴈背春風亦歸但見平沙綠水閙蒿荻筍方肥

別達觀文鑒二大士

雲衲山中來晝橈江上發何日到山中山花應未歇

依韻和文鑒師贈

來見寒沙鳥長隨上下波乃知游宦迹不似施松蘿子語馬喻馬吾吟柯伐柯
清江挂帆去奈憶故山何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贈袁大監

人以祿爲榮當知身所重祿榮身且勞豈要權衡用達人唯止足曷顧百鍾俸今朝西山歸芝朮不須種莊生逸老言此必久已誦矩法況自持推年心可縱

依韻和達觀禪師贈別

平生少壯日百事牽於情今年輒五十所向唯直誠既不慕富貴亦不防巧傾寧爲目前利寧愛身後名文史玩朝夕操行蹈賢英下不以傲接上不以意迎衆人欣立異此心常自平譬如先後花結實秋共成趙壹雖空囊鄭子豈其卿二人貧且隱高譽動天京我蹟固尚賤我道未嘗輕力遵仁義塗曷畏萬里程安能苟榮祿擾擾復營營近因喪已除偶得存餘生彊欲活妻子勉焉事徂征徂征江浦上鷗鳥莫相驚

蕪湖阻風

春風任惡花自笑白浪不愁頭己白戢戢大船江浦邊崑崙五兩誰非客

次韻和達觀文鑒兩中見懷

出浦候波平石尤風未止密兩長蒲牙輕泥蹟燕子寒侵遠客衣岸起新痕水各各欲還山還山能幾里

讀月石屏詩自此起皇祐三年五月至京後

余觀二人作詩論月石月在天上石在山下安得石上有月蹟至矣歐陽公知不可詰不竟述欲使來者默自釋蘇子苦豪邁何用彊引犀角蚌蛤巧擗析犀蛤動活有情想石無情想已非的吾謂此石之蹟雖似月不能行天成紀曆曾無纖毫光不若燈照夕徒爲頑璞一片圓温潤又不似圭璧乃有桂樹獨扶疎嫦娥玉兎了莫覓無此等物豈可靈祇以爲屏安足惜吾嗟才薄不復詠略評二詩庶有益

暴兩

雲薄風回兩點麤日腥土氣隨吸呼蒸然襲汗猶揮珠屋瓦裂響波生渠森森斗覺涼侵膚毛根癢痒粟匝軀已知燠寒變須臾雷電不止投笑壺槐端漏影日向晡馬蹄莫惜行泥塗

和宋中道喜至次用其韻

予從江南來見子東涌橑閒子何不治子兄游洛瀕子素樂文字而復養慈親去年始陞朝差差陪縉紳今也與吾肩行立笑語頻未經鬢髮改喜預班綴新思如曩時會浩飮不計巡往謁持約史文辭媿彬彬謂將一乘粟欲敵千箱囷然而澤中蛇時得龍一鱗況復周孔教幸逢舜禹辰又究志所之玆學豈不臻誰其起予者視子爲席珍趨韓亦已工比孟猶欠淳愼勿驚怪奇怪奇世多擯吾慚遼東豕未見西狩麟汨汨塵泥間曷辨玉與珉昨來忽有知所索非所循使焉轉磨衡安得目不眴誠聞苑囿美難遣麋鹿馴自惟體衰茶寧堪事艱辛宜收蹭蹬迹却返江湖濱浸脛水活活漫灘石磷磷垂釣紅鬢登舉袂白羽振以此全吾性胡能往問津非同子少年柯葉正蓁蓁

齊國大長公主挽詞二首

賢行聞當世尊隆異故常每令夫結友不爲子求郎夜月初沈海姑星忽隕潢臨門親祖祭悲吹起倘罔

魯館當年盛秦臺此日遙龍歸終合劍鳳去不聞簫挽曲方傳薤行輀競奠椒空餘漢官屬泣送馬如潮

招隱堂寄題樂郎中

日哦招隱詩日誦歸田賦未嘗見芸人勇拋冠冕去今聞絳山陰身退效疏傅一旦從犢車歡言友田父復來釣澗邊誰問袁公路

貸米於如晦

舉家鳴鵝鴈突冷無晨炊大貧匃小貧安能不相嗤幸存顏氏帖況有陶公詩乞米與乞食皆是前人爲

送渭州劉太保

月黑見旄頭芒角漸西向八月邊草黃胡人馬初壯無奈我兵雄方爲漢偏將嘗聞登壇人亦未免得喪得爲凱歌還鐃鼓喧亭障千蹄使椎牛百甕令設醠喪乃軍之羞節制由處上進退從其呼何能求必當二事非己專願思古挾纊

送張推官洞赴晏相公辟

送子居大梁關中乃關外往者邊事繁秦民被災害今聞獨豐穰速堠無動搶
相公欲勤勞請以臨都會多選天下才佐佑如何賴決疑有全策何必用蓍蔡
雖病君彊行寶刀仍喜帶豈是為俗儒空言事夸大

送張著作器宰蘄水

予聞楚山竹肉好髮亦勻隴上風雪飽石根莓苔皴摎林蓊横吹龍子愁水濆
作邑尚簡易豈必蹈昔人願為季長賦安用瑤與珉

和癭杯

物以美好稱或以醜惡用美惡固無然逢時乃亦共棄則為所輕用則為所重
道聞癭木器愛賞互歌頌定應初得之買不論官俸醻面生光輝貯飲發狂縱
坐欲置於傍行欲挈以從其形何險怪曾不因藝種凹凸本自然出縮非鬭縫
薄才難究窮詆訶茲實恐

太廟致齋答韓舍人簡

齋舍隔牆東蕭蕭槐樹風聲顏雖不接翰墨遽能通未說涼堪飲唯愁賦少工
此焉知素拙試與問揚雄

送張著作孟侯宰上元

天衢車馬迹急若機上梭義雖平生篤不越一再過夫子累顧我言歸泛長河
得邑美建業風流猶可歌依稀江令宅秋草應更多五題誰復詠鍾蔣與嵯峨

劉原甫觀相國寺淨土楊惠之塑像吳道子畫又越僧鼓琴閩僧寫真

予解其詑

吾儕來都下將逾三十春不聞此畫塑想子得亦新茲寺臨大道常多車馬塵
設如前日手晦昧已惑人曷分今與古曷辯偽與真閩緇圖鳳姿越釋彈龍脣
但知五彩爛徒謂五音淳孰識商聲高孰驚眸子神不能評譜品索玉翻得珉
二君才調高言若羽翮振將令尋常工千歲傳不泯

依韻和裴如晦秋懷

老葉已足蠹風振猶在柯高高低低聲切切感我多不念四散飛尖圓競相磨
當茲思再春宛然同侯河莫驚衡山鴈莫問洞庭波徒聞漢武帝獨有横汾歌

送張諷寺丞赴青州幕

朝廷久清明賢相出賢牧賢牧又選賢森森備官屬是以邦政脩亙農播嘉穀
上無租賦逋下有囷廩蓄往者河朔飢奔送劇鳬鶩富公鎮青社有來咸鞠育
病者調藥劑起者飼饘粥老稚四十萬瘦骨生壯肉鄉縣將遣歸田園皆可復
為之置長塋為之置黃犢既完身上衣又付橐中粟庭下再拜辭望城皆感哭
他人守一方境內猶不足至今趙魏間食飲常酹祝富公離山東寇盜頗任觸
堂堂高平公德業人所伏幕府得才謀螻蟻不勞撲上體愛勤心掃滅得神速
張侯三十餘瑩若無玷玉八字分濃眉純漆點雙目昨日奉辟書氣貌寧近俗
言從必磊落事果無出縮他時為書功誰惜千毫禿

送徐祕校廬州監酒

淮南秋物感稻熟蟹正肥況身為酒官醇酎飲不非儻觀衆人醉徒自使世譏
與君伯氏好試以此言歸

韓子華江南安撫

韓侯出持節志在撫黔黎縣官負弩迎刺使躍馬隨千里宣德澤煦如春風馳
寒潮不起浪怗怗威馮夷借問何致耳試聽將所為立車呼父老勞以哀矜詞
我從大明宮天子親諭之憂汝歲屢凶吏不恤汝疲已輸又索羅囷橐無孑遺
此非陛下意恐使汝輩疑疾苦汝告我不憚為汝治父老必喜拜如餒得飼麋
我稱此大是一一無不宜南方二十州歡聲無幼耆壺漿擁大道婦女闖短籬
行聞江漢間復有宣王詩

周仲章通判潤州

昔過京口山斷厓知鞏洛抱谷黃芹泥百丈聳垠崿山嶺與江面地脈水可度
欲鑿無淺泉孰云南土薄君為別乘去便比北州樂已免卑濕憂仍離鶚鵬惡
況逢休明時秋堞罷嚴柝夜愛寒江潮月臨甘露閣置酒發浩歌萬里波欲却
霜蟹肥可釣水鱗活堪斫縱飲不須休未應滄海涸終當笑揚雄寂寞常寂莫
更知首陽人薇蕨事亦錯不若阮步兵醉鞍伸兩脚太守必吾徒儻能時就酌

弟著作宰南陵

新買紫騮馬欲歸清弋江去彈琴鴈獨來認舄鳧雙橐實收盈篚濃醅熟滿缸
弟兄相憶否風燭舊西窗

和江鄰幾有菊無酒

種菊將飲酒菊開酒無有雖不負爾目且已負爾口昨日三四人澹坐飢腹吼
徒與哦其傍誰能置升斗當時陶淵明籬下望亦久幸賴白衣人不媿采盈手
悠然事頗同必竟醉則否

五知堂（代人與任少傅）

履道坊中白家宅五橋莊北晉公堂昔年二老曾相樂今日五知名獨光舉事
是非都不問接花時節暫能忙清尊雅曲易爲厭自有圖書列在傍

贈陳孝子庸

康州水邊龍母墳草樹蒙蒙起風雨五色五虵時往來野鼠不穴墳上土嗟哉
異類猶厚親豈彼人兮忘恃怙果生陳子孝且仁終日劬劬在民伍天清天順
感其和嘉禾駢枝立如股退鄉歎慕爲爾鄰太守欣言出吾部中州士人傳以
夸照頑爍孽艮有補唯時火德君道明粤南祝融孝所生若然寧獨一陳生築
堠表廬從此數

和原甫同鄰幾過相國寺淨土院因觀楊惠之塑吳道子畫聽越僧琴

閩僧寫宋賈二公真

青槐夾馳道方巒下麒麟揭來游紺宇歷玩同逡巡吳畫與楊塑在昔稱絕倫
深殿留舊迹鮮逢真賞人一見如宿遇舉袂自拂塵金碧發光彩物象生精神
歲月雖已深奇妙不媿新驚嗟豈無意振播還有因乃知至精手安得久晦堙
二僧感識別請以己藝陳或彈中散曲或出丞相真覽古仍獲今未枉停車輪

李端明宅花燭席上賦

百兩禮將陳王家集上賓花光濃照席燭豔暖迴春已接冰壺潤寧辭翠斝醇
自慚持短調重對玉堂人

送李祠部知滑州

自古重名器未嘗輕授人煌煌東郡守燦燦兩朱輪父祖繼居此恩榮誰與鄰
秋風度河水馬足不生塵

送王正仲長官

汴渠泝復沿自可見遲速來時遲有糧去恨速無穀有糧安計程無穀不遑宿
霜高萬物枯源水縮溪谷黃流半泥沙勢淺見麼澳千里東歸船何日下清瀆
澹澹風雨寒長汀號鴈鶩將投孤戍遙四顧危檣獨彊語慰妻孥多虞賴僮僕
到家秋已收綴樹橘始熟折腰無慚陶懷遺焉媿陸我方羨子行送望不移目

廨後木芙蓉

託根地雖卑淩霜花亦茂物稟固不遷人情自爲陋幸與時菊開誰嗟發孤秀
楚人搴木末已見離騷就

傷驥

駑驥同一軛遲速能幾里當其被閑時舉策數耳耳馳騁心獨存壓抑頭不起
空傳八駿名未遇穆天子

陳丞相燕息園

少仕既勤勞暮節念君息小車辭漢庭緇衣賦衛國廣園樹嘉木鳴鳥來野色
京水魚可緡東陂鴈可弋豈不有秦聲酒酣歌在側寧同扶風人自去北山北

依韻和普上人古琴見贈

獨繭絲爲絃九敷珥爲軫彈風松颼颼聽水流泯泯欣者舉袖舞悲者欲涕隕
若此輒動人千時固能準虞舜今在上南熏思無盡

依韻和胡舍人見咭

西垣閣老號文雄辭體能兼兩漢風絳帳舊生雖授學灞陵歸將已無功校文
豈論居三上賦分由來本下中不恨早朝秋雨急猶陪鴛鷺大明宮

題三教圓通堂

處中最靈智人與天地參其間有佛老曷又推爲三共以圓通出誠明自包含
排楹壓文礎煥采塗朱藍而將置吾儒復欲籠彼聃二徒不自曉恬若均笑談
越鳥不巢北代馬不嘶南固亦辨殊土麟鶖唯時堪

設膾示坐客

汴河西引黄河枝黄流未凍鯉魚肥隨鉤出水賣都市不惜百錢持與歸我家少婦磨寶刀破鱗奮鬐如欲飛蕭蕭雲葉落盤面粟粟霜蔔為縷衣楚橙作虀香出屋賓朋競至排入扉呼兒便索沃腥酒倒腸飫腹無相譏逡巡缾竭上馬去意氣不說西山薇

杜挺之新得和州將出京遺予薪芻豆

魯公馬病不可出陶令言拙徒叩門舉家食粥焉用怪但願漉酒巾常存長安侏儒勝方朔水邊漂母哀王孫王孫功名立四極方朔詼談千至尊我才不及三二子摧藏自媿趨權閽前時丞叔寄秉粟一秋已免憂朝昏今君益之薪與菽老馬病骨生精魂昨聞新拜歷陽守王國久客蝨處褌都水借船輕復淺急趨寒汴流渾渾耳清眼明見野色一聽江鶴醒若噴餘糧遲鈍不暇惜均於朋契惟義惇設如河涸膠在步縣邑亦足供雞豚却嗟我甑有時匱莫與太倉黃鼠論

江鄰幾邀食餛飩學書謾成

老飢瘦腹喜食熱況乃十月霜侵膚與君共貧君餉我吹虀不學屈大夫前時我膾斫頳鯉滿坐驚睨卒笑呼誠知舉箸意淺狹一餐豈計有與無

幽廟

老狐依叢祠妖横起百怪巢梟助鳴聲穴兔資狡獪巫紿神靈言俗奏飲食拜三年空禱祈萬疾無愈差膻腥日已熾疑畏誰敢懈近者勇丈夫發揭窟乃壞始時驚其狂今盡喜其快尨茸毛尙存獨使尾徒大廟貌更一新願以邪為戒

十月十八日

霜梧葉盡枝影疎井上青絲轉轆轤西厢舞娥豔如玉東厢貴郎才且都纏頭誰惜萬錢錦映耳自有明月珠一為轆轤情不已一為梧桐心不枯此心此情日相近卷起飛泉注玉壺

送鄭宰王殿丞

君行問埼鮚殊物可講解一寸明月腹中有小碧蟹生意各臑臑黔角容夫夫願言寬賦刑越俗久疲憊

金陵與張十二傳師賞心亭飲

但嗟識君遲不恨春風惡風惡舟未前置酒共談謔漁歌還浦頭斜日下洲角明朝渡江去相望便成昨

阻風寄刁安國

江風裂瓦鳴浦口驚浪作君駕何不來客心空寂莫

阻風秦淮令狐度支寄酒

春風不獨開春木能變浪花高似屋江船百尾泊深灣鐵纜千環繫長軸遠客今朝愁未平主人贈榼飲還足前時共論酒可禁急世救弊且勿速我今正得杯中趣效陶種秫置心曲

江上遇雷雨

雷從燕尾來雨到江心急挂帆中路時望浦前舟入聲喧釜豆裂點疾盆繭立蕩搖魚鼈腥恐懼兒女泣稍聞人好語出顧岸已及蘆州有同行言噎氣吸吸

登瓜步山二首

瓜步山頭廟堂因魏武與亡歸從赤壁事去憶西陵軍井藏雲杪林根擁石稜微風認江水細甲幾千層

山上濃雲合江南暴雨來將歸林下嶺中路遇風雷心速灣猶遠行遲伴屢催舟師添繫纜兒女望人迴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韓子華遺冰

六月侍臣方賜冰我賦得之從友朋開盤一見水玉璞置坐百步無青蠅熱膚收汗起疹粟不有消渴同茂陵杜子每思赤脚踏韓老嘗苦如甑烝慚無二公才與學享此足與俗輩矜

二十二日起居退聞宣三館諸公觀瑞蓮

來朝十二旒將出未央殿微聞嘉蓮開獨許侍臣見嘉蓮其如何層樓擁霞片玉輦下天泉日昃不知倦恩魚應亦喜跳沫珠欲濺誰憐與衆歸博士臣疏賤

依韻吳沖卿秋蟲

梧桐葉未老露滴玉井牀秋蟲如里胥促織何苦忙苒苒機上絲入夜為鼠傷織婦中夕起投梭重徊徨那聞草根聲嘗入然肝腸天子固明聖措意如陶唐下民唯力穡不見田疇荒豈知裒斂人督責矜健強所以機中女心鬬日月光年年租稅在聒耳信已常哀哉四海人無不由此戕吳侯當聽時靜坐愛初涼方將同佳人歡樂舉杯觴繁鳴雜蟋蟀感愴情不皇況蒙朝家恩兄弟登俊良意慮宜恤物以慰衆所望今者秋蟲篇不異七月章

陌上二女

素手搴羃䍦柔纖明春荑轉盼動桂葉陽語啓瓠犀阿姊金感珠阿妹纓籍圭吹香襲行路豈獨下蔡迷

無悔

婦人未四十容貌已改前男年踰五十嗜慾固自偏勿以色敝心色衰心易遷勿以愛恃久愛移久多愆明鏡知惡看何須妒嬋娟

弔瑞新和尚

示化何悲戚俱焚只衲衣已隨原火盡空見野雲飛寫影誰方丈栽松舊翠微當年渡江盃弟子獨將歸

依韻和吳沖卿新葺南齋

移病新秋厭直廬自將僮僕治前除已栽楚客江邊草不學嚴陵瀨上漁紅穗拂欄何蒨粲綠叢無水亦蕭疎從今有月君須飲況與朋親共舍居

江鄰幾遷居

聞君遷新居應比舊居好復此假布囊家具何草草我貧無囊假來僮笑欲倒所笑還往人生計不足道非用僮僕知雖貧自懷寶

聞刁景純侍女瘧已

前時君家飲不見吹笛姬君言彼娉婷病瘧久屢治隔日作寒熱經時銷膏脂醫師尤飲食冷滑滯在脾次聞有鬼物水火陰以施乃因道士逐實得鬼所為手灑桃枝湯足學夏禹馳呵叱出門牆勿復顧嘔遺今雖病且已皮骨尚尫羸豈暇理舊曲未能畫蛾眉當期重相見風月臨前墀

景純以侍兒病期與原甫月圓為飲

古龍水底鳴素秋江雲不飛江買愁金陵舊族天祿游家有善笛能娛侯憶侯前年罷姑熟自買蘄州飽霜竹顋肥頂瘦裁青玉鑽鑿商聲五音足牛渚磯邊夜泊時平波不起月中吹老魚跳舞鼉出泥雌蛟怨泣雄蟲悲新還中都人罕知交親奏酒隔簾幃丹脣一發妙響馳醉客欲見寧非癡昨夜劉郎辭玉卮主人勸謝當勿疑渠今纏瘧尚苦羸他日海蟾圓未遲圓未遲涼肝脾畏肝熱生腦脂生腦脂不得窺

永濟倉書事

神武立四極收兵銷衆豪輸糧來萬國積庾下千艘貔虎肥於豢麒麟老向槽中州無殍餓南土竭脂膏黃鼠羣何畏青鳩啄且號古梁生菌耳朽堵出蠐螬樹腹懸蛇蛻絲窠挂鳥毛塵埃雖自汩朱墨亦能操直宿愁風雨經年弊褐袍仲尼猶作吏我輩勿為勞

依韻和磁守王幾道屯田暑夜懷寄

地厚天青冥故交榮謝弃何當一壺酒以昔相與傾君今二千石未往戀山楹山楹夜對月孤懷豈忘情貴者幾何逝賤者幾何生夏簟且安寢明星上東城

依韻和孫侔鴈蕩二首

海邊巉絕有蒼山怪怪奇奇物象閑百丈素流珠噴薄千重紅樹火回環遠尋

僧寺石屏下時遇野人雲屋閒今日京華見君說便思輕舸出東關
鴈蕩高高路莫通銜蘆秋翼入雲峯山頭水闊不見影巖下沙平時有蹤千仞
杜天何斂閉萬工揮筆漫輕濃葛巾蠟屐未能著空羨青蒼重復重

赴刁景純招作將進酒呈同會

日光如鎔金湧上滄海流一朝復一朝鑄出萬古愁大鑪石破碎世事安得休
明月只照夜時時如屈鉤嫦娥與玉兎擣藥何所瘳大患不自治更被蝦蟆偷
我思天地間二物最取尤措置尚如此細故曷用憂著書欲傳道未必如孔丘
當時及後代見薄彼將周功名信難立德行徒自脩勞勞於我生帶挂同贅疣
不如聽鄰笛就其舉杯甌笛不煩教養酒不煩取求從今醉至春從夏醉至秋
勿禁雞豚魚閒薦鶏鴈鳩況多南方物鹹腥美咽喉計較無以過試共阮籍謀

薛簡肅夫人挽詞四首

蕭公當貴日小吏引輕軒四德有遺美六親無異言立孤傳世嗣垂範在閨門
滄水終歸村秋雲逐去魂
嘗聞求子壻不似怒甘公莫以昔人比皆爲當世雄家聲新慶續國禮舊恩隆
必與齊姜墓千秋壟樹同
冠劒將朝去常知好直言戒辭猶可託先見久應存瑩白冰兼玉清芬蕙與蓀
堂塗從此閉何日卜丘原
美合周詩播魂先岱嶽歸空堂遷舊榻素月照靈衣珠翠香沈匣丹青影挂幃
百年親戚淚併作露霏霏

送淮南提刑孫學士

淮南木老霜欲飛順令恐縱諸侯威命書纔出邸掾謁已見衣繡車迎歸樂莫
我聽筵莫逆清如蟾蜍夜吐暉不須久作平反吏自合橫經親帝闈

八月三日詠原甫庭前林檎花

秋蠹無完葉疎叢有瘁莖偶來庭樹下重看露葩榮衆自守常理獨開偏見情
從今數霜月結子尚能成

送河陽通判張寺丞從富公弼子諒

張公愛神鍔佩服近玉麟又拭華陰土光彩一以新百里無惡獸千里無冤人
今朝欲何之去上延平津應當出匣飛騰波決秋旻

送淮南轉運李學士君錫

三都重兵廩命使總八方淮南舟車衝三楚籠利長惟時有才彥數計等桑羊
八月賜詔行朱旆插大航汴湍入秋漲東鼓下鏜鏜今日發大梁明朝過睢陽
睢陽授經地父老認道傍同業八十人或貴或爲郎先生歿大官弟子無荷囊
乃知詩書傳要在明三綱隋末聞仲淹來學去佐唐唐初稱名臣鮮及杜與房
親見慕義人專門起輝光我聞房杜流已顯惟王張雲漢幾萬里星宇爭耀芒
歸來立螭頭莫愛魚稻鄉君錫與王伯庸張端明同在睢陽希文講下

重送楊明叔幷序

行而有以賮者助所不足也車馬子有裘服子有貨貝子有所可贈者詩言爾
故先爲七言以送將以道彼美而樂乎往也予不爲重邀予以規又作五言應
其請

吾將會稽去舊蹟可以嬉予因狀其美贈子臨路岐子不以爲樂但願有以規
噫吾豈其說畏子未及裨既求不請子吾曷忍予欺前年予渡淮夜泊洪澤湄
有鬼稱使者來告風波期予時再拜謝乃被鄰船嗤逡巡鬼復至復附船家兒
怒彼慢嗤士明當使驚危船兒傍舷迴走若一足夔翌日各解舟出浦風動旗
子獨乘安流彼受橫浪吹此事非子傳焉得他人知昨逢令弟蘊備述果不疑
越俗素重鬼愼勿啓其私子口有仁義子腹有書詩子嘗談王道怪語固未宜
近聞蘇才翁問子辟者誰得非外戚侯子怒已豎眉今我儻得罪甘與蘇同之

送董傳秀才之汝陰

社燕已歸盡秋鶯猶繞林久爲梁國客不起灞陵心徒步赴朋館遠遊無橐金
江君丈人意莫入楚鄉深鄰幾常止此行

送張子野屯田知渝州

舊居苕溪上久客咸陽東歸來得虎符馳馬向巴中歌將聽巴人舞欲教渝童
況嘗善秦聲樂彼渝人風忠州白使君竹枝詞頗工行當繼其美貢葛勿悤悤

送楊子充愈知資陽縣

家近古臨邛聞多木蘭樹其人襲芳馨乃有相如賦成名三十年始見列鴛鷺出爲資陽長秋鬢已點素天子愛黔黎歸與蜀民諭當時同洛陽過半作丘墓屈指今所存無如君最故唯酒可餞行不飲車空駐

送司馬君實學士通判鄆州

君家世典史君復續祖爲蘭臺未成書汶陽從己知將行我何贈一誦溪堂詩聞彼多蒲魚可助鼎與卮在昔阮嗣宗初赴東平時醉扶乘蹇驢圖畫猶可披今見國門外徒馭不驅馳十里馬一歇五里車一脂不得同鴈羣相送過寒陂

送程殿丞知韶州從益

韶州使君行請問韶石名傳聞古帝舜石上奏九成鳳皇爲之下朱鳥不復鳴舊祠亡玉琯四序安得平至今南方熱臘月裘服輕事外共廢酒曲江風物清

寄岳州孫屯田琳

從來洞庭好都在岳陽樓明月一千里寒光三萬秋年華有時盡風物不知休太守憐予句應如沈隱侯

大愚

大愚不量能品藻輒已出朝以軻爲同暮以丘爲匹其人豈鷹雀鳩蛤化五日指鹿危二世師歆造新室雖云詐力尙終自殞斧鑕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寧陵阻風雨寄都下親舊

晝夜風不止寒樹嚎未休人言雨殺風雨急風未柔獨扶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有冬竭淚泉長在眸予生五十二再解官居憂昨者母疾亟骨肉相聚愁橐中無一錢緩急何可求母當臨終時囑我貧莫羞隨宜具棺斂厚貸壓人頭死事定無益生償且無由泣涕聽母言心腸如剜鉤小子雖不令長養恩曷酬旦夕期速平後事勿預謀願母強藥食更延百千秋固云莫望我我魂已飛遊語畢忽奄逝撫膺呼裂喉未能一物備迷亂將安投艱窘見風義乃有令朋儔致賻或錢帛最力李與劉（廷老原甫）禁省及石渠奠助日不周裴楊乞銘蓋文篆古復遒（如晦元明）潭饒兩大艦朝索暮泛浮哀憐荷君子才德慚未修三日達大梁兩宿此遲留聊書同些挽試託楚人謳

新霜感

前日衣上露今日衣上霜我母魂何之膏火糜我腸隔棺三寸地如在萬里鄉嚎呼不聞聲飲食空置旁昔時憂我寒縫衣紉綫長綫長必絮厚要與風霜當又每恐我飢橐臛自調嘗此身內外間莫得頃刻忘舉衣不忍著舉箸不下吭一念百感生欲問天蒼蒼

過淮

侍親數數來浮汴護櫬迢迢復渡淮㫖蓄曾無禦寒具細君唯有隱居釵月銜遠入魚銜浪潮退長汀蚌闔崖素服華顛色相似青銅不忍見形骸

淮陰

天下滔滔久厭秦英雄蛇鼠竄荊榛少年豪橫知多少不及沙頭一婦人

桫欏樹（李邕有碑）

桫欏古樹常占歲在昔曾看北海碑今日四方俱大稔不知榮悴向何枝

就野人買兎

霜濃草白兎初肥蒼鶻調拳獵犬攜剩付錢刀買庖鍊不須緣徑更求蹄

使風船

清淮直上水連天坐看高帆後復前自是乘風有遲速不由人力愛爭先

淮陰侯廟

韓信未遇時忍飢坐垂釣歸來淮陰市又復逢惡少使之出胯下一市皆大笑龍蛇忽雲騰蛭螾豈能料亡命乃爲將出奇還破趙用兵不患多所向孰敢摽功名塞天地翦刈等蒿藋千今千百年水上見孤廟驚銜葭下魚相呼尚鳴呌高皇四海平有酒不共釂古來稱英雄去就可以照

又平津一首

漢家天下將廟古像公圭百戰自忘楚一時空王齊鄉人奏簫鼓舟子賽豚雞不改寒潮水朝平暮復低

入滿浦

馬頭攙岸斗燕尾泊船齊風送寒潮急雲藏晚日低逢人多楚語問客責吳雞難覓枚皐宅蒼葭處處迷

許發運待制見過夜話

許公運國儲歲入六百萬上莫究所來下莫有剝怨十年無纖乏功利潛亦建昨除侍從官聊爲磨世鈍比於以舌得此豈媿物論較量多少間未足數劉晏大計苟窘費曷不使預算欲倍卽能倍但勿慼謗訕擾民可以奪食官可以竄要付與權衡一切出果斷嗚呼任智力長短固有限制財猶制兵太甚則生亂公譬淮陰侯多多自益辦我今聽其談夜去爲扼腕書之俟采詩咨訪不可緩

登泰山日觀峯（并序）

予泊瓜步山下夢王景彛問韋應物日觀峯詩予卽誦知語不屬謂景彛曰當爲檢韋集覺而亟閱韋集無此題尚記夢中所誦首句云晨登日觀峯遂續補之

晨登日觀峯海水黃金鎔浴出車輪光隨天行無蹤正視刺我目攢集如劍鋒照曜萬物與磨滅萬物凶草木既無命必聞石間松當時一避雨安得大夫封人而苟不遇抱關誦六龍

重過瓜步山

魏武敗忘歸孤軍處山頂雖憐江上浦鑿巖山巔井豈是欲勞兵防患在萌穎

我昔常登臨徘徊愛晴景片雨西北來風雷變俄頃疾行下危磴屨脫不及整霑濡入舟中幼子喜抱頸問我適何之衣濕不太冷昨暮泊其陽月黑夜正永雁從沙際鳴旅枕自耿耿平明夾櫓去廟樹聳寒嶺舉手生白雲飄搖水中影

發長蘆江口

篙師杝工相整衣龍女廟中來宰豨野祝擊鼓降神語老鴉銜肉上樹飛長江無風平似剗兩櫓夾舸行將歸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

龍女祠祈順風

龍母龍相依風雲隨所變舟人請予往出廟旗脚轉旗指西南歸飛帆疾流電長蘆江口發平明白鷺洲前已朝膳竹根杯玟不欺人世間然諾空當面

西施

濺濺溪流散苒苒石髮開一朝辭浣紗去上姑蘇臺歌舞學未穩越兵俄已來門上子胥目吳人豈不哀層宮有麋鹿朱顏為土灰水邊同時伴貧賤猶摘梅食梅莫厭酸禍福不我猜

金陵三首

恃險不能久六朝今已亡山形象龍虎宮地牧牛羊江上鷗無數城中草自長臨流邀月飲莫挂一毫芒

金陵逢曉雪撩亂逗雲來已失烏衣巷還成白玉臺山盤猶隱見江轉似昭回一聽高樓笛依稀認落梅

每入秦淮口風波更不憂重看後庭樹還起舊時愁故老都無有遺蹤莫可求何人能識意白鷺在寒洲

了頭石（此碑在金陵斷石岡上有吳文帝字焉）

了頭石雖斷文字未全訛年算赤烏近書疑黃象多幾時經霹靂異代見干戈更與千秋看松煤定費摩

漫書

蒲葵兩錢扇漫寫未嫌輕老媪持將去無端色不平

閔冢（吳天冊中）

盜發廣陵冢及扉開石樞中環走徹道高闊可通車五尺銅鑄人執兵冠服朱壁石刻位號列侍幽宮隅殿將將軍屬侍郎常侍俱啓棺見其尸鬢斑顏未渝白璧十雙藉雲母一尺鋪黃金塞耳鼻千歲不腐枯生為貴與富死與人未殊後世逢暴禍雖久將焉如堯舜及周孔豈不固形軀

雪中發江寧浦至采石

泊舟斫枯葭敲火石岸旁冒嶺雲冥濛漫江雪飛揚拖冰修綱澀出水朱簪殭曠然起遠懷風旗轉危檣千帆共辭浦攙錯逆水翔落星始前瞻瞬目已後相鶩魚何時來楊花吹茫茫沙草不可辨雁立知汀長山頭化石婦忽變素質光豈復顧聞笛莫逢桓野王

登采石山上廣濟寺

船從山下過直上見僧軒繫纜登磯石緣崖到寺門短籬遮竹淺危路踏松根却看滄江底帆歸烟外昏

效阮步兵一日復一日二首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昏來新去成故俯仰變涼溫有貴即有賤未若賤常存騂牛慕孤犢黃犬悲東門禍福相為基損益不復言吾祖入吳市應龍非伏黿

一日復一日一晨復一夕四序相感衰三辰運光魄下上有常理憂患何時易先爛泣金燃先焚歎薪積但願遠世網焚爛不能責麒麟出非時未免西狩獲鷗鳥浮洪波心已預海客

阻風宿大信口

東梁如印甏西梁如游魚二山夾大江早暮潮吸噓解舟辭姑熟速欲還吾廬風逆未可前泊浦近烟墟波中事網罟乘月多夜拏冰灘聚鳴雁霜葭正疎疎是時昴畢中曠渺天地虛靜坐人已眠我慮久洗如自起取美酒獨酌邀蟾蜍蟾蜍射白光入盞亦躊躇醉來不解舞欲攬常娥袪昔對謫仙人此意復在予既醒裂尺素立作數行書寄與青山家精靈其有諸

早發大信口

犬吠知船解郵墟尙閉門霜泥黏纜尾冰水閣潮痕撇撇鷗鶵去纖纖舴艋昏
梅湖到不遠寄信向田園

黃池月下共酌得池字

將歸謝公郡喜見阮家兒但對月和水那能酒似池衰形疑鏡照葆鬢怯霜吹
宿鴈不堪託鄉人知未知

泊昭亭山下得亭字

雲中峯午午潭上樹亭亭久作大梁客貧留小阮醒灘愁江舸澀祠信楚巫靈
日暮渡頭立山歌不可聽

送鹽官劉少府古賢

我祖南昌尉時危棄　仙劉郎從宦日天子治平年燥茗山中火煑波海上烟
吳民不爲盜唯此撓君權

太師杜相公篇章真草過人遠甚而特獎後進流于詠言輒依韻和

杜詩嘗說少陵豪祖德兼誇翰墨高蘇李爲奴令侍席鍾王北面使持毫(子美祖審言嘗自謂我詩可使蘇李爲奴我書可使鍾王北面)郊麟作瑞唯逢趾天馬能行不辨毛一誦東山零雨
句無心更學楚離騷

依韻和僉判都官昭亭謝雨迴廣教見懷

賽雨何從事高情苦愛山謝公聯句後(謝公有昭亭賽雨與何從事聯句詩)惠遠過溪閒笑處巖
相苔歸時酒在顏端憂守窮巷無力共躋攀

依韻和吳正仲屯田重臺梅花詩

桃花已滿秦人洞杏樹猶存董奉祠莫怪寒梅獨多葉只緣樂府有新詩

讀吳正仲重臺梅花詩(此樹在靈濟王廟)

楚梅何多葉縹蔕攢瓊瑰常惜歲景盡每先春風開龍沙雪爲友青女霜作媒
託根靈廟堂結子助鼎鼐吳侯本吳人筆力高崔嵬但詠同姓木予非梁棟材

依韻和正仲重臺梅花

芳梅何蕕蕕素葉吐層層近臘寒猶勁先春氣已承冷香傳去遠靜豔密還增
有意常欺雪無功合鏤冰早烟籠玉暖凍雨浴脂凝漢女新妝薄燕姬瘦骨稜
壓枝唯恐折簇萼似難勝神物終來護江鄉未解矜獨奇心豈欲寄遠客何曾
不見黃鸝度寧防粉蝶凌月光臨更好溪水照偏能畫軸開雲霧宮刀翦綵繒
都無筆可銜莫信巧堪憑丹杏塵多雜夭桃俗所稱故林嘗渴望大庾更愁登
重和陽春曲聲辭猥媿仍

正仲見贈依韻和荅

平生好書詩一意在抱槧既無鈌雲劍身世遭黮黯恥游公相門甘自守恬淡
妻孥每寒飢內媿劇宛憯時賴二三友乞米慰窮慘雖然情懷惡亦未廢誦覽
如負會稽辱欲雪效嘗膽作文持與人百不得一領聖猶嗜好殊獨取菖蒲歜
我愚希六義將使鬼神感譬彼捕長鯨區區只持簪青天挂虹霓蹻跂不可擥
太華五千仞妄學巨靈撼幸且同蛙黽近樂在井坎蒼髮況種種存非衞髦髧
吳侯琅玕姿而來視亂菼鳳皇五色毛曷羨未翅蝻染夏有正釆安用此淺黲
乃知叔度陂萬頃見澄澹孟軻患爲師薄劣亦何敢

正仲往靈濟廟觀重臺梅

玉盤疊捧溪女歸魚鱗作室待水婔竹閒山鬼入夜啼古廟久閉誰啓扉屈原
憔悴江之沂芙蓉木蘭託輿微賈誼未召絳灌擠香草嘉禾徒菲菲曾無半辭
助訶譏國風幸賴相因依

依韻和昭亭山廣教院文鑑大士喜予往還

山暖春烟重林昏古寺藏溪流過曉漲嶺樹見新行馬去侵雲蹟風來襲野芳
禪衣頻斗藪蠟屐莫趨蹌飛鼠時過擲飢禽或下頏憑闌何所適望堞正相當
捧膳溪童絜銜花鹿女香登臨無險絕不似畏巖牆

依韻荅達觀禪師穎公

霜露每懷感江山空復情老便林室靜坐厭巷童聲盡日都無語逢人亦強吟
浮生過半百安用此虛名

題姑蘇邵氏園居

積水夫差國閑居魯叟心石科雲起潤城角竹連陰燕入池塘晚花開島嶼深
應當效疎傅不惜橐中金

嘗正仲所遺撥醅

屈原自著漁父篇餔糟不及漁父賢世無功名多浪死劉伶阮籍于今傳邀來獨酌邀明月唯有青山李謫仙謫仙歿後幾百年市樓日沽千萬錢沉湎豈少當道眠文字不見空月圓吳均之孫何我憐雙壺貯醅持置前豈乏阮李詩與瀆淺飲强對春風妍

依韻和正仲寄酒因戲之

上字黃封誰可識俞傳王氏法應真清淮始變醅猶薄句水新來味更醇欲擬比酥酥少色曾持勸客客何人紅梅雖是吾家物老去無心一醉春清淮酒本王九傳法於山陽

春雨

春雨霽霽鳴百舌林花淡淡洗燕脂眼前耳底催人殺不醉三杯大是癡

春夜聞雨

風味正不寢驟來寒氣增簷斜滴野韠牕缺搖春燈孺子睡中語歸人行未能前溪波暗長定已沒灘稜

早春田行

風雪雙羊路梅花溪上郵鳥呼知木暖雲濕覺山昏婦子來陂下囊壺置樹根予非陶靖節老去愛田園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依韻和馬都官春日憶西湖寄陸生

時望前湖倚玉梯雲山横絶路東西只知遠目窮芳草不見高人在曲隄晝榼尋春應醉去舊朋懷昔欲魂迷海邊燕子來無數願託雙飛寄短題

送志來上人往姑蘇謁元曹

折取東橋柳青青向故人欲知閒館處要識舊溪春旋灑銅缾水休霑野寺塵吳門逢隱者必是漢名臣

温成皇后挽詞

鞏洛園陵啓函關鹵簿開素車迎紫氣靈䡖度青雲歌欲傳長恨人將問少君明年賀元日無復繡衣薰

和真上人萬松亭虎窺泉

南岡新路平東嶺新亭成嶺上松萬株嶺下泉一泓松未龍鱗老泉曾虎迹行虎去豈不渴松今豈不生泉無百尺綆安見甘與清松無百歲人安見千丈榮道人能喻道莫使世人驚我來開醉眼不似阮步兵

種碧映山紅於新墳

年年杜鵑啼口滴枝上赤今同萇弘血三歲化爲碧因移新冢傍顔色照松柏

邵郎中姑蘇園亭

吟愛樂天池上篇買池十畝皆種蓮薄城萬竿竹嬋娟藤纜繫橋青板船折腰大菱不直錢鵁鶄鸂鶒沙際眠水從太湖根底穿月出洞庭山上員公歸與客相留連秋風鶴唳春杜鵑班鱸斫膾紅縷鮮紫豉責蒓香味全我思白傅在三川吳船雖有吳饌偏當時九老各華顛裴令來過吟復聯至今怪石存舊鐫七葉樹蔭黄金田羨公有子勝昔賢高門通車千萬年

與正仲屯田遊廣教寺

春灘尚可涉不惜濺衣裾古寺入深樹野泉鳴暗渠酒杯參茗具山蕨間盤蔬落日還城郭人方帶月鉏

哭謝公儀學士

道路傳聞日驚嗟尚復疑疾因勤學得命不與人期賈誼年傷少相如恨見遲向來公輔器看取李家知

依韻和王介甫兄弟舟次蕪江懷寄吳正仲

楚客連檣泊晚風吳人江畔醉無窮少陵失意詩偏老子厚因遷筆更雄貫口信潮千里至平沙落日一時紅知君兄弟才名大我媿白頭遼水東

依韻和吳季野馬上口占

溪頭三月草菲菲城畔春遊惜醉稀莫信杜鵑花上鳥人歸猶道不如歸

邵考功遺鯊魚及鯊醬

已見楊花撲撲飛鯊魚江上正鮮肥早知甘美勝羊酪錯把蒓虀定是非

昨於發運馬御史求海味馬已歸闕吳正仲忽分餉黄魚鯊醬鯊子因成短韻

前欲淮南求海味緘書未發報還臺陸機黄耳何時至罌品分傳事按杯

正仲苔云鯊醬乃是毛魚耳走筆戲之未開誤認其器

折却毛魚一品資吳郎謦屈向吾詩若論鯊子無從著寃氣衝喉未可知正仲詩云鱘黄鯊子出蘇臺蘇臺非出鯊也

春日東齋

剡剡禽敲竹薰薰日照花耳中無俗聽眼底有閑誇迸筍過幽草吹香到别家吾懷方自得切莫問生涯

吳正仲遺新茶

十片建溪春乾雲碾作塵天王初受貢楚客已烹新漏泄關山吏悲哀草土臣捧之何敢啜聊跪北堂親

閑居

讀易忘飢倦東窗盡日開庭花昏自斂野蝶晝還來謾數過籬筍遥窺隔葉梅唯愁車馬入門外起塵埃

依韻和季野見招

悲憂如路去無程靜節終朝酒自傾苦苦來朝爲醉伴西山不使伯夷清

依韻馬都官宿縣齋

常愛陶潛遠世緣阮家仍有竹嬋娟夜深風撼蕭蕭響誰憶北窗人正眠

吳正仲見訪回日暮必未晚膳因以解嘲

永日無車馬閑坊有竹鄰雨中烏帽至門外綠苔新不殺雞爲具堪題鳳向人山公識墨在知我舊來貧

昭亭潭上別弟

從來潭上別先賽故山祠却入舟中飲無令琖盡遲須拚一日醉便作數年期落日馬嘶急岸傍人散時

夢後得宋中道書四月十九日

宵夢宋子語晝得宋子書書意與夢語曾不異往初昔我遭家難逢子亦在廬我南君大梁千里非隔疏念處天地中天地猶一車日月爲兩轂星辰隨徐徐晝夜轉不已載之將焉如冉冉趨死鄉萬古曾無餘其間乃有夢覺實夢何虛何虛亦何實及盡皆同墟身世既若此合離休數諸

送吳季野太博移蜀靈泉先至輦

葦箔蠶齊老桑林葉更生楚禽多異響蜀棧未堪行客散岸傍席馬還溪上城過都當有問爲語欲巖耕

至和元年四月二十日夜夢蔡紫微君謨同在閣下食櫻桃蔡云與君及此再食矣夢中感而有賦覺而錄之

朱櫻再食雙盤日紫禁重頒四月時昷朗天開雲霧閣依稀身在鳳皇池味兼羊酪何由敵鼓下蒓羹不足宜原廟薦來應已久黃鸎猶在最深枝

依韻和吳正仲赤目見寄

尋常不病眼青白看人多暫見朱成碧難逢扁與和金篦舊說在訶子古方磨我自苦風痺思君那得過葛洪治赤日翳膜方訶子一枚以蜜口磨注目中

雨燕五月五日

雨燕去還來銜蟲爲雛食雄雌飒已倦梁棟冷並息緣礎蚍蜉羣拾餕蜻蜓翼穀粟滿京囷任從黃雀得

夏蟲

物久必自化化之猶騫騰當看廁中蛆去作盤上蠅飛聲既混雜斂迹何疑冰寄言漆園吏已知鷃與鵬

秋雨篇

秋雨一向不解休連昏接晨終窮秋梅生不量仰天問神官夜夢言語周日月是天之兩目忽然生翳無藥瘳只知淚滴爲赤子赤子豈誤天公憂天公哭衆衆灑涕落九州地祇不敢安泥潦已沒頭乃因從容詰神官后稷今在帝所不從前后稷知稼穡曾以筋力親田疇曷不告帝且輟泣九穀正熟容其收蚤時不泣此時泣憂民欲活反扼喉神官發怒髭奮虬下士小臣安預謀恐然驚覺汗交流樹上已聽呼雌鳩

中秋月下懷永叔

有朋無明月秉燭光彊致有月無樂朋獨酌顏易醉往年過廣陵公欣來我值期玩秋蟾圓靜埽庭下地復邀高陽公臢作詩準備特特乃多違後池風雨至一夜看石屏怛吟無逸氣今宵皓如晝千里嗟離異固知理難弁把酒遙相寄當時出月石屏同詠

聞永叔出守同州寄之

冕旒高拱元元上左右無非唯唯臣獨以至公持國法豈將孤直犯龍鱗茱萸欲把人留楚苜蓿方枯馬入秦訪古尋碑可銷日秋風原上足麒麟

九日陪京東馬殿院會壘嶂樓

誰言天去遠山上有樓臺峯色引溪色共入茱萸杯行當登泰山雲埽日月開柏烏與城烏兩處休鳴哀

酒病自責呈馬施二公

李白死宣城杜甫死耒陽二子以酒敗千古留文章我無文章留何可事杯觴況承先子戒宜不著口嘗昔聞有田竇以此相滅亡禮飲不在多歡飲不在荒二公方逢時安得入醉鄉

宣城馬御史酒闌一夕而西因以寄之御史嘗留老馬與予僕

三更醉下陵陽峯平明溪上去無蹤乂牙鐵鑱謾橫絕濕櫓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筍欲剝玉　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埒老病馬塵沙歷盡空龍鍾

詠懷

西方有鳥鼠生死同穴居物理固不測孰言飛走殊雄雌豈相匹飲啄豈相須一爲枝上鳴一爲莽下趨茍合而異鄉世道當何如

荅仲雅上人遺草書幷詩

經月不出戶堂上多綠苔忽有方外客衣披稻畦來從青山下手把紈素裁筆草數行字瘦蛇起春雷渴墨未散霧屈角鱗欲開裴爲兩大軸置我幷瓊瑰嬾瓚長鬢奴挂壁不埽埃智永與懷素其名久崔嵬師今繼此學入神在徘徊未料輒以我便比和羹梅我心常苦酸得姓何可能

讀吳季野芝草篇

阮生存詠懷美彼曜朱堂一榮不復枯五色異衆芳衆芳發朝露俄以斂夕陽丹莖起瓦礫又匪媚楝梁此稟由至和君子要有常

送吳季野

贈言必有規無規固無言彊言茍無補何異秋蟲喧君行蜀道難不厭治輊軒毋殁未歸土女長未出門誰能力爲此勞苦游牆藩

吳季野話撫州潛心閣

高閣潛心所圖書暴蠹收青山隨宅轉遠水向門流迤邐看無厭潺湲聽不休一聞秦洞說便欲泛漁舟

詠懷四首

一身頭面間所用蓋有長兩耳主於聽兩目主於光維鼻主於齅維舌主於嘗以耳辨黑白以目分宮商以鼻識酸鹹以舌聞齅香各各反爾用安得無悲傷此能而兼彼自勞由不量寄言世上人欣欣蹈其常

東方有野父禳田一豚蹄復操一盂酒祝穀滿吾樓百金請救兵所欲奢所齎彼何滑稽生仰天獨笑齊

自余居田里未免病與貧常把神農書每以藥物親處方猶持法義比君使臣但恨無餘貲豈及療我鄰筆頭不中書聊可備急人昨日除吏來吾邦爲長民欲溺復燃灰敗筆前已陳

風驅暴雨來雷聲出雲背若決千仞溪迫奔下天鎧堂堂亞夫軍吳楚不足碎旱氣沃原田煩蒸洗闤闠深料生注射聚沫猶璀璨青蔥草樹鮮斷沒虹霓在向晚留霽暉夫容染新黛

送毛秘校宣城主簿被薦入補令

良驥不必大騰驤已超邁良弓不待寒調弦日勁快宣城古大邑聽訟易聾聵君能抉其塞幸與民共賴自當割難用刃必無鈍敗嘗聞開元時令長多賜戒戒石今尚存世異事不背以此贈行行無酒勿我怪

鴨脚子

魏帝昧遠圖於吳求鬬鴨乃爲吳人料重玩志已亟江南有嘉樹脩聳入天插葉如欄邊迹子剝杏中甲持之奉漢宮百果不相壓非甘亦非酸澹苦衆所狎千里競齎貢何異貴爭唼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八月十五日夜東軒

隔竹已見月清光度谿來移影上素壁與我相徘徊是夜正中秋天地霧露開人疑玉兎出藥杵不生埃嫦娥倚冰輪豔色若自媒他夕豈不好物意爲之摧

送楊辯青州司理

儒者服褒衣氣志輕王公一落該網中折節長俯躬山東多豪士片言不可窮青土饒嘉粟無以人鈍蒙彼知南楚輕强始必弱終矯志合其情乃是吾徒通行當問友生爲我舉杯空

隱靜山訪懷賢上人不遇

松上垂青蔓蒲根瀉碧泉高僧來不見却返五峯前

遊隱靜山

心在名山久積歲未及遊將過值風雨路不通馬牛丁壯四五人籃輿時更休轉谷逢煙火下隰多田疇偃穟黃壓畝刈麻東盈丘始覺山門深長松如騰虬直上百餘尺蒼髯葉翛翛五峯迎人來岑逼臺殿秋石泉出雲中引入舍下流緣源至巖口巖底魚可鉤天昏碧溪去果熟青猨偷草樹不盡識自起詩人羞濺濺澗水淺苒苒菖蒲稠菖蒲花已晚菖蒲茸尚柔靈根采九節試共野僧求逡巡能致之衰疾無甚憂昔聞有釋子渡江用杯浮棲心向玆地埋骨在林陬駁陰漏斜光徒欲窮巔幽夜還南陵郭幾落猛虎喉

路詠

五里十里消磨盡千蹄萬蹄來往蹤古今不是不經歷踏破青山重復重

書席語送馬御史

天意漫漫物自供聞香能至是喧蜂野人割蜜不須盡留與寒脾作御冬

送李南玉

小人貧於貲君子貧於時小人富於貨君子富於辭貧雖同寒飢富不同路岐彼富歿則已此富名不移丈夫專百變未死安可期明明趨財利莫卹前人嗤舉家如春蠶仰食不可遲況念宿債窘何媿賤士爲買臣書負薪相如猶滌匜君思此二人信吾所不欺邇者有趙壹窮憤自與詩乘驥抱美玉樂與和未知古來鮮逢遇後世無苦悲

代書寄鴨脚子於都下親友

予指老無力不能苦多書書苟過百字便覺筋攣拘京都多豪英往往處石渠作書未可周寄聲亦已疏後園有佳果遠贈當鯉魚中雖聞尺素加餐意何如

秋日家居

移榻愛晴暉翛然世慮微懸蟲低復上鬭雀墮還飛相趁入寒竹自收當晚闈無人知靜景苔色照人衣

昭亭別施度支

昭亭送客地來往四十年常視松端日每稽潭上煙風移虎旗脚寒入牛童肩待訪名山去相期廬阜前

潘歙州話廬山

潘侯話廬山落落尤可伏初云江上來遠見雲中瀑捨舟到雲外觀瀑已巖麓往往逢平田攢攢愛深木竹門懸徑微源水陰藤覆坐石浸兩骹炎膚起芒粟夕陽穿萬峯高下相出縮尋常杳不分但被煙嵐畜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風力豈能加日氣豈能燠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夜昏投僧居孤燈望溪曲忽聞清磬音漸近幽林屋止侯休多談已滿我心目懷遊二十年夢寐今固熟何當借輕舠一往如飛鶩

秋日郊行

谿霧晝又收山郊夜初晦飢禽來往飛遠樹青紅碎原上楚牛童屋頭吳婦碓雞肥酒已熟野老邀同輩

吳正仲遺蛤蜊

紫緣常爲海錯珍吳鄉傳入楚鄉新樽前已奪蟹螯味當日蓴羹枉對人

送潘歙州 潘過宣城而送之

一見新安守便若新安江洞徹物不隔演漾心所降遠指治所山已入鄰齋窗捧輿登南犢策馬懷舊邦養親將爲壽傾甘抱玉缸觀軍將勞士餚肥堆羊腔

下車談詩書上世擁旄幢勿窺淵游鱗無吠夜驚尨他日聞課第天下誰能雙

馬都官行之惠黃柑荔枝醋壺

粱霜胡甘熟烘日荔枝美橘柚未為精葡萄安可擬郭生始能賛魏文何謬比二果皆世珍乃遺及賤士而復副醇醯或乞自諸己豈唯享遠味終得為直矣（郭璞賛云厥包橘櫾奇者維甘魏文帝記云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葡萄石蜜）

前以相子詩酬行之既食乃綠橘也頃年襄陽人遺柑予辨是綠橘今反自笑之

昔辨荆州誤今為越叟迷黃柑與綠橘正似珷玞圭

新安潘侯將行約遊山門寺予以滯淖遂止因為詩以見懷

蒼山自為門呀豁異鑴鑱路通石壁盡潦起田塍陷傍嶺有結廬潛潭淨於鑑聞之固欲往久雨濕泥濫莫陪太守車然諾豈誑賺遙遙橋上去望望馬猶站畏滑不肯行非關惜韉韁

依韻自和送詩寄潘歙州

潘侯擅詩筆五色神授江世家有大勳佐舜同厖降子孫逢太平少小事書窗源流本慷慨吐論皆經邦量猶函牛鼎吾徒媿罌缸開口必典實省腹唯空腔作者過我門應笑無戟幢窮老在弊廬何異守戶尨有心希買交白璧無一雙

避為師依韻答李獻甫

蛟龍養鬐鬣當在浩浩潯虎豹養文采當在巍巍岑我無太山高我無滄海深斗水與堆阜恐未慰此心

送李逢原

禰衡負其才沈沒鸚鵡洲李白負其才飄落滄江頭後亦多效此才薄空羈囚文章本濟時反不能自周吾嘗戒吾曹慎勿異爾流臧倉毀孟軻桓魋迫聖丘雖云推之天未免皇皇求吾今重子學無力薦公侯行當思吾言非教子佞柔

重送李逢原歸蘇州

吳客歸從楚霜華著馬蹄倦童持弊橐呼艇過寒谿寂寞區中飯依稀日午雞張儀猶舌在不必媿於妻

黃國博遺銀魚乾二百枚

乾若會稽筍色比荆州銀熟宜煨栗火飲助擁爐人低陰欲飛雪酒微生頰熱海上使方來多饟不為餮

三和寄潘歙州

昔固聞陸海今復有潘江文章吞時英光芒瞻里降（爾雅曰降婁奎婁也）如游太室陽仰見玉女窗高才生大國試政來遠邦道傍一相顧冰壺臨瓦缸逸驥美豐肉老𤺥慚瘦腔藻詠答下俚玉鈴鏘寶幢尋言不悟言自笑趁塊尨終知將門豪射鵰常貫雙

送天台李令庭芝

吾聞天台久未見天台狀去海知幾里去天知幾丈峯嶺隱與出巖壑背與向雲雷反在下泉瀑反在上幽深無窮窺杳眇無窮望至險可悸慄至怪可駭喪石橋彎長弓跨絕絃未放當時白道猷平步入青嶂去為六百石亦見志所尚子欲廣異聞可以一尋訪

十一月十二日賽昭亭神

冷雨凝雪未成雪潭空魚寒歸石穴長篙扣穴倩鯉魚寄信山頭來奠設魚傳水鳥飛上山山大槎槎乾吹咽旋灰起角巫鼓鳴漆俎銅盤顫牲血琵琶嘈嘈神降言福汝佑汝無災孽西向啐飲東向迴谿心却望山崔嵬

依韻和吳正仲冬至

流光冉冉即衰遲物趣迴還似轉規長景已知今日至孤懷不比少年時阻陪上閤鴛鸞後且與南州父老期況有春禾新酒熟百分休放手中卮

施君挽歌

哀鐸悽悽褭銘旌杳杳中澗雲銷繐帳山雨入蒿宮世路行來久泉塗去莫窮素吟應共葬飲韻在松風

杜和州寄新醅吳正仲云家有海鮮約予攜往就酌逡巡又云幕中有會且罷此飲

淮南寄我玉醅酒白蚶海月君家有欲持就味明日期窮龔易覆已反手從事

開筵不可辭燕脂秀臉羅前後長頸善謳須聲謳只恐老來歡意休

依韻答吳正仲罷飲

君辭子家傾蟻醅自有嘉味須持來青篾絡缾方出戶紅妝侑席已邀杯窮愁

一飲猶關分側望羣賢不可陪靜坐紙窗無所得只將文字眼前堆

送王景憲奉職

清羸將家子苦節自寒儒四壁我何有一錢君亦無下灘船亦急聞雁日將晡

行愛青山口人烟事網罛

讀毛祕校新詩

毛公明於詩其系宜善續前示五長篇大須傾幾曲豈特元和間玅唾成珠玉

送允從上人還廬山

山高雲在下諸壑藏半空千重萬重翠正望落日中不知野僧歸石徑寒易通

松閉無人掃隕葉如斷髮獨行逢莫寒衣裂溪上風

依韻諸公尋靈濟重臺梅

梅要山傍水次栽非同弱柳近章臺重重葉葉花依舊歲歲年年客又來雖愛

千枝競繁密還嗟短髮已衰頹郎官博士留車騎擁蔽脩篁爲斫開

和正仲再和罷飲

吳味期君彊飲開楚醅因我破愁來何言合美將虛館却憶爭姸就捧杯夜霰

已先庭雪集單衣難與毳裘陪踐盟幾欲驅車去塵事無端日日堆

和韻三和戲示

笭箵畫蛤瓦缸醅海若淮壖各寄來將學時人鬬牛飲還從上客舞娥杯蓬蒿

自有蔣生樂珠翠寧容鄭氏陪莫計寒暄與風雪古來黃土北邙堆（鄭康成與盧子幹同事馬融融後堂有珠翠之會康成不得預焉）

嘉雪應祈呈權郡通判

臘近冬殘雲未合江南青麴麥休肥誰將太守隨車雨一夜從風作雪飛

依韻四和正仲

四和還如九酘醅更醇更美未嫌來相逢莫作兩般眼一飲不辭三百杯嵇阮

當時無俗慮山王雖貴亦能陪如今世態尤堪薄只把官資滿眼堆（褒招飲鄭云自早至暮三百餘杯）

雪

朔雲生晚雨臘霰集狂風不數花多出安知天更工漫階夜已積萬物曉初蒙

誰憶新豐酒乘驢灞水東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依韻和郭祥正祕校遇雨宿昭亭見懷

君乘瘦馬來骨竦毛何長下馬與我語滿屋聲琅琅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出沒筆林寺遠近數鳥行鬼神露怪變天地無炎涼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誦說冒雨去夜宿昭亭傍明朝有使至寄多驚俗章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送劉復

採石月贈郭功甫

採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魚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熟識汾陽王納官貰死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

依韻和郭祕校苦寒

噫風鳴悲鳶鳴哀雨霰枯木爲之摧昭亭山頭野火滅海水夜凍迷蓬萊燭龍以爪自掩耳酒戔生冰拈不起陶潛棄官屋無米兒號妻啼付鄰里

依韻和郭祕校昭亭山偶作

知君棄官後江上尋名山心既慣世內迹欲還人間昭亭忽來過覽古興長歎野寺拂塵壁丹陽已爛熳殿角虛寶鐸微風聲珊珊遺像與筆蹟始得觀裴顏淺井何泠泠前溪何潺潺幽幽隨猨鳥渾渾忘區寰裂裳不爲媿餌芝不爲難坐對寒雨中松上孤鶴還

送郭功甫還青山

來何遲遲去何勇羸馬寒僮肩竦竦昨日棄爲梅福官扁舟早勝大夫種負經不厭關山遙訪我猶將歲月恐得言會意若秋鷹反翅歸飛輕飽黏明朝到家年始開椒花壽酒期親捧何當交臂須彊行莫作區區事丘壠

送鄧生

哀哀彼鄧子扶柩歸長沙朝暮哭失聲驚聒牆上雅飛去復飛還相與棲水涯卜葬不當緩早晚能到家

送才上人還雪竇寄達觀禪師

春雪滿蓑笠海邊先燕歸千林新改葉百衲舊來衣谿水從何至山雲自解飛報言巖下客齋盔筍應肥

樂掾自淮南回示新詩

淮南歷覽還宣城囊多佳句何冰清入門先叫十年兄袖中大卷持來評我雖暗愚眼不盲要識合如劉長卿舉頭不言笑且驚此兒議論頗稱情我亦感君知我名阮籍從呼作老兵

蘇州曹琰虞部浩然堂

姑蘇臺上麋鹿號夫差城中樓觀高荒榛盡已付明月爲古憤怒空秋濤吳亡越霸能幾日後世擾擾猶鴻毛孟軻善養浩然氣充塞天地無飢嗸慕而爲堂亦有意不學屈子成離騷

紅梅篇

昨夜輕雷起風雨芍藥紅牙竹欄土南庭梅花如杏花東家殘朱塗頰顏蕚爲裳衣蕊爲組枝爲高居幹爲戶蛺蝶未生蜂未來赤身掩斂無金縷終然有子當助傅說羹落亦不學飛燕皇后迴風舞此意又笑麻姑與王母勾引何人擗麟脯是非方朔謾漢武只知此桃不知語樹不著口數而今言之已莫補放我渾丹鳳皇羽

依韻和吳正仲聞重梅已開見招

難開密葉不因寒誰覊鵝兒短羽攢猶是去年驚目豔不知從此幾人觀重重好蕊重重惜日日攀枝日日殘我爲病衰方止酒願攜茶具作清歡

寄送吳公明屯田通判秦州

一聞春禽婆餅焦竹林山木生蕭條憶君將向洛門去胡馬無塵塞路遙將軍本是漢丞相玉帳坐辨牙旗梟白面書生有肝膽少年曾過咸陽橋今雖老病由廬巷爲報緩制秦兵驕

吳正仲求紅梅接頭

君家梅溪上但見梅花白我家家樹紅求枝寄歸客翦接如交情本末不相隔明年舉酒時醉頰生微赤

初聞蛙

朝聞南籬梅暮聞北池蛙何時科斗生草根已吐牙只畏草葉長其下可隱蛇
游子且勿行科斗成蝦蟆

百舌

一冬常噤默乘春何多舌蒼毛無文章尖喙苦騰説曉升高高樹百鳥言漏泄
只未聞鳳皇有亦學不徹傷哉古辯士往往遭車裂

萬表臣報山房有重梅花葉又繁諸君往觀之

前時見多葉曾何數尋常今見葉又多移賞南澗陽寄言莫苦特更多殊未央

去臘隱靜山僧寄榧樹子十二本柏樹子十四本種於新壙

棐柏移皆活風霜不變青冢垣雖閟寂田客每丁寧不待爲書几常流作鬼庭
東邊夾路少更致儻能令

補題東都善惠師禪齋

香象紅蕖坐花盆白石臺上公金印去王子玉駒來心是寒缾水明無寶鏡埃
世人何擾擾時爲一言開

送萬殿丞虔州安遠軍

新雷動江雨百鳥響溪巖逆水送行客順風催挂帆過山唯廟敬團飯與烏銜
太守雖憐舊須防有嫉讒

野望

新晴宜野望最愛是山前遠近花兼竹高低水拍田呼名鳥無數問姓客多年
此地春耕晚吳牛樹底眠

泛溪

中流清且平捨楫任船行漸近鷺猶立已遥郵覺橫何妨綠樽滿不畏晚風生
屈賈江潭上愁多未適情

春陰

雲壓花房冷風開柳絮遲幽人宿酲在靜館晝眠時欲雨天無雨將絲鬢未絲
孔融過五十歲月已堪悲

新燕

前時春社畢今日燕來飛將補舊巢缺不嫌貧屋歸銜泥和草梗側翅過柴扉
豈比驚丸雀迎人欲拂衣

梨花

處處梨花發看看燕子歸園思前法部淚溼舊宮妃月白鞦韆地風吹蛺蝶衣
彊傾寒食酒漸老覺歡微

新筍

挑筍春雷後晴坡過雨時何言江外早已比洛陽遲園客自偷賣主人那得知
徒令養新竹待與作藩籬

海棠

要識吳同蜀須看線海棠燕脂色欲滴紫蠟蔕何長夜雨偏宜著春風一任狂
當時杜子美吟徧獨相忘

二月七日吳正仲遺活蟹

年年收稻賣江蟹二月得從何處來滿腹紅膏肥似髓貯盤清殼大於杯定知
有口能噓沫休信無心便畏雷幸與陸機還往熟每分吳味不嫌猜

老馬 馬御史所留

吳人惜燕駿燕馬臥吳家毛骨從前貴關山欲去賒草深閑楚澤力盡憶胡沙
御史乘來久時逢避路騧

自詠

閉戶無還往端居廢禮容花爲貧富發燕是舊過從持屐對人蠟綻衣看婦縫
非同叔夜傲切莫怪疎慵

鸚鵡

一入秦宮去千山隴樹秋能言依婦女學語類俳優玉鏁閑拘束金籠不自由
哀哀是黃鳥死爲穆公羞

曉

烏蟾不出海天地無明時萬國睡未覺一聲雞已知樹頭星漸沒枝上露應垂

人世紛紛事勞勞只自為

朝二首

鵝鴨出欄去兒童臨水驅欲開花泫露聚噪鳥窺廚秣馬刈青草買薪嫌五銖
錢刀豈今古村叟一何愚
木鐸初開水上城竹籬深閉日光生青苔井畔雀兒鬬烏臼樹頭鵶舅鳴世事
但知開口笑俗情休要着心行是非不道任挑撻唯憶當時阮步兵

宣州雜詩二十首

昭亭萬仞山古廟半山間賽雨使君去釣潭漁父閑蕨肥巖向日竹暗壠連關
北望高樓上南飛鳥自還
三洲灘口急兩水渡頭來下過（淵聖名）桓彝宅上通嚴子臺潺湲瀉寒月滉瀁照
春梅白鷺鷥起處魚多見底迴
一過響山畔常思路中丞開亭宴貔虎制賊象冰繩舊刻多磨滅今人少有稱
茸茸春草長時有牧牛登
伍員奔吳日蒼皇及水濱彎弓射楚使解劍與漁人抉目觀亡國鞭尸失舊臣
猶為夜濤怒來往百川頻
每見昭亭壁高璩筆墨存丹青虛格裏雲霧碧紗痕鳥屎常愁污蟲絲幾為捫
貴來曾改觀世故有誰論
信讒多見逐伐國豈無仁屈子行江畔昭王問水濱包茅曾責貢香草自持紉
莽蒼山川在漁歌屬野人
項籍路猶此力豪聞拔山八千提楚卒百二破秦關陔下圍歌合江頭匹馬還
却思諸父老相見亦何顏
細雨春岡滑無因駐馬蹄裘單懷後侶風急過前溪近寺聞魚鼓穿林聽竹雞
田家春正急炊飯待鉏犂
古有琴高者騎魚上碧天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摝遠人無弃捐
憑書不道薄賣取青蚨錢
諸葛久精妙已能聞國都紫毫搜老兎蒼鼠拔長鬚露筦何時淨煙丸事染濡
班超投此去死作玉關夫
大實木瓜熟壓枝常畏風帖花先漏日噴露漸成紅青箬包山舍馳心奉漢宮
誰將橐駞載辛苦向驕戎
竿頭注腐鼠水次野蜂知每視銜飛翅因熏斷取脾絳囊千里道乾蛹百鈞馳
盡入公侯第雕盤助酒巵
高林似吳鴨滿樹蹼鋪鋪結子繁黃李炮仁瑩翠珠神農本草闕夏禹貢書無
遂壓葡萄貴秋來徧上都
鳥命若楊葉夜棲雞翼間情知羽毛薄自禦雪霜難相託為溫煖終非學附攀
猶勝居鶻握憂懼得生還（柳子厚鶻說云）
高齋謝公殁此地即危樓不改窗中岫無停川上舟壁陰緣薜荔城暝笑鵂鶹
萬井曉煙合素霓橫樹頭
北客多懷北庖羊舉玉巵吾鄉雖處遠佳味頗相宜沙水馬蹄鼈雪天牛尾貍
寄言京國下能有幾人知
五月黃梅肥終朝密雨微綠苔侵竹閣潤氣裛人衣背隴罷牛去銜蟲溼燕歸
高山發瀑水夜漲入吾扉
斫漆高崖畔千筒不一盈野糧收橡子山屋點松明只見樹堪種曾無田可耕
兒孫何所樂向此是平生
傳道零陵守兹亭暫解裝分羣同鴈鶩幾日到瀟湘班竹思虞舜頳萍憶楚王
殷勤吏部句今亦誦無忘
宛水過城下滔滔北去斜遠船來橘蔗深步上魚鰕鵝美冒椒葉蜜香聞稻花
歲時風俗美笑殺異鄉槎

打鴨

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
況鴛鴦羽翼長

暝

杳杳鐘初發昏昏戶閉時巢禽投樹盡疲馬入城遲醉唱眠茅屋燒光透槿籬

荷鉏休帶月亭長豎毛眉

夜

日從東溟轉夜向西海沉羣物各已息衆星燦然森蝦蟆將食月魑魅爭出陰阮籍獨不寐徘徊起彈琴

東溪

行到東溪看水時坐臨孤嶼發船遲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短短蒲茸齊似翦平平沙石淨於篩情雖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疲

呂大監餉鯊魚十尾

日暖楊花四散開江邊鯊魚無數來伊魴洛鯉不堪憶丙穴漾陂何可咍賀監休思鏡湖去應如李白跨鯨迴

香爐李獻甫惠

鐵鑄小香爐壁環平口鋪爵焚葵葉大獸齧竹根趺淨几羣書外閑堂一物無中間任灰燼終與蕙蘭俱

茶磨二首

楚匠琢山骨折檀為轉臍乾坤人力內日月蟻行迷吐雪誇春茗堆雲憶舊溪北歸唯此急藥臼不須擕

盆是荷花磨是蓮誰龔磨石洞中天欲將雀舌成雲末三尺蠻童一臂旋得自三天洞吳氏

送白珙秀才

谿上桃花發山前桂舸移水流過峽急風逆出江遲南國魚鰕厭東都夢寐思逢人若有問不似在朝時

送閻丘殿丞

每有西歸客誰無滿袖詩都忘將別意競媚向官資憑在屋頭月照君牆上旗不同山一定更遠更相隨

獻甫過

幾樹桃花夾竹開阮家閭巷長春苔啓扉索馬送客出忽覺青紅入眼來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寄維陽許待制

當時永叔在揚州中秋待月後池頭約公準擬與我敵是夜二雄張利矛我時小却避其鋭風愁雨怛嫦娥羞主人持出紫石屏上有朏魄桂樹婆娑而枝虬作詩誇詫疑天公愛惜光彩向此收四坐稽顙歎辯敏文字響亮如清球更後數日我北去相與送別城門樓誰知康成能飲酒一飲三百杯不休雞鳴各自便分散山光寺側停畫舟我來謁公公未起臥索大白須扶頭而今倏忽已八載公領府事予居憂歐陽始是玉堂客批章草詔傳星流問公可憶羊叔子雖在軍中常緩帶而輕裘寄聲千里能信不

紫微亭（在池州）

江雲如旗脚墨點飛鴈行平圃釆芳菊上水酌桂漿爲言此何時杜子逢重陽醉思莊生達哂彼齊景傷至今孤亭間獨有九日章昔我來齊山山僧迎道傍騎馬到寺門亂石屹若牆值雨不徧歷但取山泉嘗牧之舊游處苔滑屐莫將却返弄水涯隔溪望青蒼絶頂見茅屋洪波日湯湯雲霞與鴈鶩還動秋客腸去逾十五年游宦韓陳梁哀哀遘禍殃乃再居南方欲往尚未可追吟寄支郎

聞臨淄公薨

至和癸巳十二月兮友人語我火犯房芒射鉤鈐而拂上相兮禍非弼臣誰可當昨日聞太宰悟天道而畏忌兮歸臥其第三拜章太宰既不得請而賜黄金百兩以爲壽兮諫官御史猶擊強明年孟陬臨淄公薨兮果然邦國榱棟梁豈無神醫善藥以起疾兮固知稟命有短長公自十三歲而先帝兮謂肖九齡宜相唐後由石渠鳳閣禁林以登樞兮俄佩相印居廟堂出入藩輔留守兩都兮其民詠歌盈康莊官爲喉舌勳爵一品兮經筵講義尊蕭匡年踰順耳不爲夭兮文字百卷存縑箱子孫侁侁同鴈行二女貴壻富與楊未知歸葬何土鄉臨川松泊安可忘我爲故吏摧肝腸灑淚作雨春悲涼精魄其歸於天乎必爲星宿還高張骨肌其歸於土乎必爲蕙芷不滅香墓碑墓銘誰能盡其美我爲欲傳萬古須歐陽

吳正仲遺二物詠之

金錢（鍾傳令公謂之醒酒花）

鍾令昔醒酒豫章留此花黄金錢何小白玉盌無瑕始入吳郎宅還歸楚客家從茲不能醉只恐賣流霞

疊石

十片寒湖滑千秋白浪根蒼蒼古崖色壘壘老苔痕欲象巨鼇頂俯當科斗盆唯愁作險說平地起崑崙

依韻和宣城張主簿見贈

韓子於文章所貴不相倣譬彼古今人同心不同貌吉從志久慕亦以重名教鳴鐘與亨鼎易厭非苦樂祿仕不及親揚名可爲孝君方佐大邑美錦同剪鉸遂令吾鄉民綢直無曲橈既暇乃作詩欲與前人較朝來忽有贈捧若管窺豹又如捕鯨魚空自持網罩心降醉且睡昏昏不知覺

送吳正仲娶倅歸梅谿待闕

山水東陽去未去朋親茗嘗朝復朝更無越相逃名舸猶看吳王送女潮海燕歸齊聲滿屋谿梅開過子生條明年十月吏迎處七里灘前櫂奏簫

再送正仲

擬君杜鵑花發當杜鵑時朱袍照白日光彩生路岐自比青鼠爪中心如亂絲絲亂復不理況復遠別離傾觴恨不深立馬恨不遲千山從此隔三歲或前期爾後各寄書空識滿紙辭非如笑言樂但有牽懷悲念昔蘇與李徘徊問何之

鐵獺（新買小馬也）

朝乘鐵獺上青山最滑春苔亂石間出入白雲勝臘屐玉驄雖貴未應閑

送回上人（因往湖州謁吳正仲）

雲出任西東飄然意莫窮山川生眼界巾屩徧區中去去曾無著勞勞本是空梅谿人可見重爾似泓公

送徐綘秘校罷涇尉而歸

去年茶熟君得補今來茶熟君已去心曾不計茶有無隼在高風自騰翥昨日

我送吳侯歸未忍重臨離別處不若羣公憐禰衡相逐縱横唯柳絮

志來上人寄示酴醿花并壓塼茶有感

京都三月酴醿開高架交垂自爲洞素葉層層紫蕊香釀歸光祿春生甕東陌西池走鈿車芳林廣囿飛朱轄二年不到大梁城江邊淚滴肝腸痛況兹齒髮漸衰老已是憂愁不如衆宣城北寺來上人獨有一叢盤嫩蕤去歲遊吳求不得今朝還喜自持送眼底雖同往日看樽前所憶皆成夢又置新茶釆兩前烏觜壓塼雲色弄對花却酒煑香泉彊詠才慚非白鳳

聞鶯

最好聲音最好聽似調歌舌更丁寧高枝抛過低枝立金羽脩眉墨染翎

杜鵑

蜀帝何年魄千春化杜鵑不如歸去語亦自古來傳月樹啼方急山房客未眠還將口中血滴向野花鮮

依韻和李察推留別

我學猶肥腱一食輒易厭君何以名虛每來車馬淹經術素所淺道義安得漸獨有寒苦吟可與前古兼今者抱悲哀憔悴居窮閻愁鳴無好音亟別空顧瞻詩言留彼美欲和慚無鹽短兵當長戈焉得不盡殲又如握枯蒿逆風乘烈炎膏肓靡自療誰復望鍼砭

送李節推挈內歸寧池陽幷李察推往南康軍嫁妹二君同行

江上雙畫舸風帆或先後晚共泊蘆洲欣同幕中友一過長風沙一住貴池口當時驄馬客今是憑熊守每憐諸女賢與壻來爲壽上去至南康嫁妹事箕帚不畏楊瀾險不爲廬峯秀二君情義著我送何須酒

新開墳路

古徑約城斜鉏荒可過車直穿深篠去不比繞邨賒伐樹侵籬脚裨塍掘澗沙欲爲蘭若處松柏屬吾家

送鄒秀才游浙

鞍傍帶劍魚皮鞘馬後攜童越葛衫度水緣山君底急區區爲荅古千巖

四月三日張十遺牡丹二朶

已過穀兩十六日猶見牡丹開淺紅曾不爭先及春早能陪芍藥到薰風

依韻和唐彥猷華亭十詠

顧亭林（顧亭林湖在東南三十五里又有顧亭林傳是顧野王居）

鄉林空林木不見古人居猶尋古人蹟更與古人疎昔爲賢豪里今作魑魅墟湖邊夜夜月光彩波上餘

寒穴（金山有寒穴出泉甘清）

山頭寒泉穴淨若鏡面平熨齒敵冰冷貯缾微玉聲傍有野鹿跡上啼林鳥清何由一往挹況復方病酲

吳王獵場（在華亭谷東今其地爲桑陸）

孫氏有吳國四海未息戈獵以耀威武平野萬騎羅英雄魏與蜀猶虎一何多世事異莫究但見桑麻坡

柘湖（在南七十里吳越春秋海鹽淪沒爲柘湖吳地記秦時有女子入湖爲神今存其祠）

柘土久陷沒千歲嗟水濱不復吳鹽邑空有秦女神浩蕩吞海日曠闊迷天津扁舟誰能往旦暮逢漁人

秦始皇馳道（在崐山南四里有大道通吳成）

秦帝觀滄海勞人何得脩石橋虹霓斷馳道鹿麋遊車轍久已沒馬跡亦無留驪山寶衣盡萬古空冢丘

陸瑁養魚池（在縣西今名瑁湖云陸瑁所居也）

來觀瑁湖水乃是陸生居春塘草幾變誰膾此中魚莫容科斗應亦有魯王餘不隨蛟龍飛神鼈未可除

華亭谷（在縣縈紆三百里入松江）

斷岸三百里縈帶松江流深非桃花源自有漁者舟閑意見水鳥日共泛觥籌何當騎鯨魚一去幾千秋

陸機宅（華亭谷水東有崐山即其宅機詩云彷彿谷水陽婉孌崐山陰）

我思陸平原噿宅荒草深才高乃速禍事往不可箴飢烏噪樹顛野鼠竄庭陰

黃耳亦已死家書無復尋

崑山 華亭谷東二里有崐山陸機祖葬而生機雲人以崐山出玉以擬其美焉

陸氏幾世祖葬此生令名猶如產美璞遂爾傳嘉聲寒巖畜奇秀源水日東傾何言千載間二子不更生

三女岡 在東南八十里云是吳王葬女爲三岡

吳王葬三女因留此岡名已化被髮質合有蘭蕙生嬋娟夜月照畹藹朝霧平古魂如未泯不遠閶闔城

李獻甫於南海魏侍郎得郴子見遺

魏公番禺歸逢子蕪江口贈以越王頭還同月支首割鮮爲飲器津掇若美酒我獨媿先生饌致崇師友應知愈飢渴況是懷思久 齊民要術云其俗爲之越王頭

時魚

四月時魚逴浪花漁舟出沒浪爲家甘肥不入罟師口一把銅錢趁槳牙

烏賊魚 黃馬二君餉

海若有醜魚烏圖有烏賊腹膏爲飯囊鬲冒貯飲墨出沒上下波厭飫吳越食瀾腸夾雕蚶饋貢入中國中國捨肥羊啗此亦不惑

依韻和行之枇杷 予送紅梅與之

五月枇杷黃似橘誰思荔枝同此時嘉名已著上林賦却恨紅梅未有詩

送紅梅行之有詩依其韻和

綴綴紅梅肥似蠟濛濛飛雨灑如脂吳郎齒軟食不得翻憶張公大谷梨

送王宗望罷宣城尉歸京

南土梅已黃北人舟競發去意方若渴望林殊未歇言歸向梁宋獨歎滯楚越行聞拜卿屬恩下蒼龍闕

寄題南陵息亭葉閣

竹裏有清館池中多藕花日光穿岸脚水影射簷牙柱穴蜂歸甕爐檀火過窗已知民訟息擁酒貰巾紗

讀問月

我讀太白問月詩乃知白也心太癡明月在上爾在下月行豈獨君相隨白兔擣藥亦何療嫦娥孤棲欲嫁誰古人今人被磨滅休問有來都幾時唯有長照金樽裏此言萬世不可移但能自醉月自落夜夜如此誰復疑一月二十二三日半是風雨相乖離常願晴明對以飲耳邊流水勝鳴絲

五月十日雨中飲

梅天下梅雨綏綏如亂絲梅生獨抱愁四顧無與期妻孥解我意草草陳酒巵檻外百竿竹新筍高過之竹色入我酒變作青瑠璃一飲眼目光再飲言語遲三飲頹然兀左右歎我衰有鳥從東來引頭闚深枝發聲醒我醉提壺美無疑典衣不直錢唯是布與絺安得如古人車傍挂鴟夷

次韻和吳季野游山寺登望文脊山 山屬宣城

楚客好山水五月上高峯峯頂望文脊草樹皆有容身既近猨鳥必欲追喬松石壁出雲背苔磴千萬重下視霹靂飛忽起枯株龍却還僧居宿暮蹊樵子蹤作詩留粉牆削藁爲我封美璞世未識獨令和氏逢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五月十七日四鼓夢與孺人在宮庭謝恩至尊令小黃門宣諭曰今日社與卿喜此佳辰便可作詩進來枕上口占

同謁未央殿共䠶明主恩冕旒親日月蹈舞荷乾坤龍尾三重峻螭頭幾級尊德音欣社日撫語走黃門陰會皆如實陽開不復存空餘破窗月流影到牀垠

次韻和吳季野題岳上人澄心亭

空山舊逕綠苔滿古寺齋盂白雉蒸暑雨坐中飛漠漠野泉林外落層層從來勝絕皆離俗未有幽深不屬僧唯愛溪頭一尋水莫聞流浪莫聞澄

次韻和馬都官宛溪浮橋

在昔當陽候建橋臨大川洪波不爲阻馳道南北連何此小溪上擬象坦且平馬頭分朱欄水底裁碧天白雨緊大笮斷虹生横舷游魚不可見車騎久臨淵

寄隱靜山懷賢長老

山有枇杷樹樹多獼猴羣高僧心不著一似五峯雲隨飆來溪口石上起氤氳果熟獼猴去自向瀑澗分

次韻和馬都官苦熱

日光亭午時赫若鎔黃金鳴鳶不生風流雲不成陰赤地有焦土烈野無沃霖涸潭深幽幽枯嶽高岑岑火龍將焚鬣陽烏多渴心肌膚非木石絺綌煩衣襟冰盤不可見空對瓊玖吟

歷陽過杜挺之遂約同入汴

滄海瀉玉自天外牛斗傍邊客正迴人說維摩居士病我同王子雪舟來汀沙沮洳潮新落山日曈曨霧始開去約河隄春柳動與君吹紫步徘徊

和胡公疎送嶼師移居寶光寺

宋日天王寺梁時太子園地猶隨世變物豈與人存欲問移居意還應避俗喧相期唯有月夜夜在高原

胡公疎示祖擇之盧氏石詩和之盧家擘

袁州太守蓬山客來過盧家尋怪石盧家百物今已空唯石難移留舊蹟埋沒尚存三四分兩淋日炙如皴皵太守惻然呼健兒荷鉏秉鍤爭來役健兒掘土不爲堅旋旋剜沙見圭隙漸奇漸異人忘勞更索更深知幾尺瘦峯削出嵩華骨虛竅鑿破蛟螭額千指曳繩車四輪擊鼓助力歸東陌東陌東頭湖水傍黃泥洗盡何蒼碧故宅愈冷東湖喧貴賤競觀無礙隔太守自憐堅直心愛少憎多屢遭謫南至蒼梧及桂林名山徧訪無窮僻所宜厭慣不入眼向此歌吟尤愛惜我思永叔滁陽時大誇古翠蕤溪獲作詩遠寄予與蘇高唱相隨無節拍今知賢人趣向同玩好託情忘俗格建康從事胡公疎一見詫君如李白雄才落筆瀉天河綴韻孤清仍險窄入探虎穴誰爲難辭通造化方能敵殿後吾雖膽力強獨鞭疲馬終無益

逢曾子固

前出秦淮來船尾偶攙燕遽傳曾子固願欲一相見順風吹長帆舉手但慕羨楊子東園頭下馬情眷眷昔始知子文今始識子面吐辭亦何嚴白晝忽飛霰我病不飲酒烹茶又非善吟坐對寒流蕭然未知倦

真州東園

國賦有常計計者豈不賢日夜疲精神自鑒晝火前新春力有餘鉏荒東乳偏壘土以起榭掘沼以秋蓮竹柏爲冬榮桃李爲春妍役役吳楚艘來泊常留連下江忘其險入漕忘其遭許公作此意吾亦見其權不獨利於已願書棠樹篇

行吟二首

持轡趨代北妄意希名馬代北馬如雲由來重取舍王官待才能高下不苟且行都未脩飾黃金誰變瓦吾當保吾真甘歸事田野

實蟻橘林下正在結實時附緣與出入安可責於斯養大不問細使遠不問遲遠遲必有報細大必有期休哉豢龍氏終自辨蛟螭

僧子思以卷來見

明珠與翡翠中國反好之詩書出鄒魯誦學無蠻夸服彼而習此養驊安問犂古者耕釣士處心殊處卑譬彼乃可語吾病彊扶持

依韻和揚州許待制竹拄杖

楚竹翦霜叢何慚漢使邛鳩形殊用刻馬筆不同功挺特生難變支離分已窮輕肥思比鶴短髮任如筆倚以爲高趣持之見素風步郊聊實下行樂偶從東履剌莓苔破深穿苑圃通辯繁時畫地默意或書空古血有湘跡舊林無阮蹤將渠誰覺老要此豈關慵莫駭傾巢鳥須虞蠹穴蟲誰能求道術跨作上天龍

遇畫工來嵩

朝來又入揚州郭千萬中人識者誰唯有來嵩曾畫我依稀見似昔年時

省符上人

春秋一萬八千字不問吳人楚人事佛衣儒談世已罕節行又與其徒異往來揚州三十年曾見華堂荆棘地獨聞依舊坐焚香尚把殘編討遺意

沈學士景休知真州

太守牙旗近國門州民迎望若雲屯家風自有東陽詠主道新移北海樽紅錦臂韝觀粉質塗金珂勒駕朱軒他時儻取春秋對莫以周襄出鄭論

送杜君懿屯田通判宣州

京兆外郎稱善書當時相與集江都日書藤紙爭持去長鉤細畫如珊瑚自玆乖隔三十載始駕吾鄉別乘車吾鄉素誇紫毫筆因我又加蒼鼠鬚最先賞愛杜丞相中間喜用蔡君謨爾後仿傳無限數州符縣板仍抹塗鼠雖可殺不易得貓口奪之頗叱驅若君字大筆亦大穿墉瑣質無長覘君到官治事餘呼諸葛試聞渠

張聖民學士出御書并法帖共閲之又一軸蔚子美書杜懿病焉

冰膠楚衕歲將窮廣陵別乘憐老翁殷勤來邀彊一往虛堂肴酒羅甘豐我病胃寒不下咽匕箸謾舉叨席中主人欲客心意歡出以飛帛騰龍鸞刑政二字布楷法古今書帖未足觀坐間杜子好弄筆詆譏前輩無全完一見寶蹤天下妙稽首贊仰舌吻乾如此別識已太險我不須詠還應難

讀黄莘祕校卷

嵇康昔彈廣陵散商聲高與宮聲緩託名山鬼未傳人古桐紉絲絲不斷一聞偃臥竊其音世間雖得能亦罕賢明以之知盛衰愚昧以之爲妄誕頃年過我在燕城忽聽長拍去欲媚鳳皇養雛飛未高雞鶩成羣翅終短龍章秀骨苦輕時繼作五言須款款

贈許待制歲旦生日

天曆重更端哲人玆命世嘗聞月旦評況是高陽裔椒花作壽杯爆火通爐桂穹龜及蒼鶴尚以千年係曰惟五行秀復與明時契他日求老成不須從渭汭

答宣闐司理

六經義趣深傳訓或得失後人語雖淺辨識猶百一歐陽最知我初時且尚窒比以爲橄欖迴甘始稱逆老於文學人尚不即究悉宜乎與世士橫爾遭詬唧誓將默無言負暄方抱膝非非孰是是都莫答問詰歲暮宣參軍辭如鮑昭逸粲然傾明珠褒我頗過實便言楚江萍光彩侔旭日自慚流浪蹤不得蒿芹匹復爲苦硬句酬報彊把筆

答鵝湖長老紹元示太玄圖

鵝湖有鵝吾不問鵝湖無鵝吾不疑道士須換黄庭經釋子自明太玄辭噫嘻兮此意迥與山陰別我亦曾非逸少爲

新韻曾子進早春

新雷歲旦發聲嚴冰管寒銷細滴簷花甲將看枝上拆蛇鱗不復地中潛黄河分派來應早白首歸朝意自恬彊欲擬君爲秀句便無才思似江淹

依韻和馬都官齊少卿酬和

同時沈宋稱二豪曾說龍門奪錦袍我對前流接清唱泰山輕重於鴻毛

贈江寧王高士

自古江南風俗美喜君高趣慕先賢藥無遠近寧論報家有圖書不計錢已仕秦淮借風月遍尋吳國舊山川塵纓我繫未能解每一來過駐畫船

答蕭淵少府卷

君先大夫臨終時夢中嘗賦曉寒歌騎龍跨魚不是誕直對上帝傳吟哦才如李賀天亦少宜其在世尤難多文章父子不相似君今平易祖襲邪錮鐵錦裝各有用高下安得與等科大都精意與俗近筆力驅駕能逶迤野雉五色且非

鳳知時善鳴雞若何

答孫直言都官卷

具深相割啗不如無勇人以詩而酬詩徒用多少均我言雖至簡意切誰見親汲井欲到深磨鑑欲盡塵寒泉與青銅光潔靡故新臨觴報嘉貺醉語是天真

依韻王司封寶臣答卷

王家再見仲宣詩魚目盈車換斗璣自媿不從鼉蚌吐誰教相並夜蟾飛暫增光價千金重終覺枯陳一芥微已屈至珍來彈雀恩蛇銜報此能希

高士王君歸建業

風雨起春寒乘潮曉帆送目看瓜步雲心近茅家洞忽覺柳已青來時枝尚凍羡爾向江南正開新醱甕

呂寺丞家膳

春雨薄無泥野苗青入俎深堂閑晝圖飛鳥驚寒渚名筆今寂寥嘉賓競推許主人何太勤不異具雞黍

趙祕校見訪

文學儒家子儒本通天人蠨蛸尚先喜吾黨何迷津津亭一相過不笑復不嚬應此識恬泊曾匪慢爾賓

答張令卷

嘗聞甥似舅似舅詩尤少古意得河源新聲變春鳥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顛倒文字間使吾心擾擾

依韻答泰州王道粹學士見寄

君同黃鵠游海嶠我學白雲歸帝鄉已愛健翅自鼓舞誰憐孤影猶飄揚安得相從在霄漢于今留滯嗟縶韁欲隨輕風挹君袂滿野春雨生迷茫

依韻和孫浦二都官展墓由大明精舍而歸

新松煙翠入衣巾雨後岡原不起塵霜露悲懷今正切曾非結客去尋春拜壠忽生寒食心應緣春入感啼禽淚霑宿草根仍凍馬立荒沙跡已深野老輟耕風料峭山房閑晝日陰森歸鞍却望原頭路羃歷輕煙物景沈

張聖民席上聽張令彈琴

一聽履霜霜滿足再聽綠水聲緣谷我行日月　春波嫩苔沙雨侵魚目漁歌晚唱泛水來天浸滄浪光可掬坐中此意自絃生中郎五弄人難熟人知難熟獨善彈彈拍未終脂駕速鄭衛古來多喜聞卒章爲我歌淇澳（時聖民赴齊少卿家會）

走筆送王琪

江南二月草青青送子歸時已滿汀誰信而今有忠義秖知七日哭秦廷

宣司理餉蒸鵝

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饟以蒸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原书空白页

依韻和許待制春雪

密雪犯陽和寒階覆短莎條芽摧不展鳥舌噤應多變令已爲失易消如未苛桃花禹門水早晚見通波

送廣西提刑潘比部 伯恭

白麻新拜大丞相黄紙首除南省郎欲使平刑安遠俗莫辭乘傳歷炎荒桂林地險通椎髻陽朔峯奇削劍鋩自有王門舊勳業且須稀作上書囊

大明寺平山堂

陸羽烹茶處爲堂備宴娛岡形來自蜀山色去連吳毫髮開明鏡陰晴改畫圖翰林能憶否此景大梁無

次韻和王平甫見寄

尊王與霸國古莫重齊桓仲尼書大法亦莫重更端文章草浮澆近世無如韓健筆走霹靂龍蛇奮潛蟠颶風何端倪鼓蕩巨浸瀾明珠及百怪容畜知曠寬其後漸衰微餘韻猶未殫我朝三四公合力興憤歎幸時構明堂願爲櫨與欒期承宗廟器願備次玉玕謝公唱西都予預歐尹觀乃復元和盛一變誰爲難行將三十載衣被劇織紈後生喜成功往往舞朱干君家兄弟賢挺拔尤堅完譬彼登泰山孰辨雲徑盤忽在高高巔兩腋猶插翰我久知子名曾未接子歡前者和君詩薄言慚兒肝淮南喜子來袖刺字未漫明日聞渡江留書特相安今又獲嘉辭至味非鹹酸

依韻和丁元珍見寄

我從江南來挂席江上正輕舟自行速不與風力競乃省少時學彊勉無佳興初如弄機杼未解布絲經利器昧其持或反授人柄及覩賢豪游所尚志已定不厭朝市喧不須山林靜不爲煦煦妍不爲嚴嚴冰遇物理自暢區處劇操令仍類楚野篙忽從孤根迸便成翠琅玕久與風霜硬雖然逹吾真誰復究畢竟世間忘坦塗盡欲求密徑哂我是　疎宜乎今蹭蹬蹭蹬誠可嗟所偶亦已併晚逢二三友喜飲恨多病道路何邅迴季秋越春孟平生景慕者邂逅出天幸接迹猶謂榮況此馨顏並實慚寡時用又顧無奇行愛之不忍去自旦還至瞑在昔濁世賢徒知清酒聖但用醉爲娛一老少不更稍思桃源人嗣爾乘魚艇尋花逐水往豈念衰與盛歌謳非俗情山響自答應以此謝君勤微言期略聽衮衮不足爲試共幽人評

泰州王學士寄車螯蛤蜊

車螯與月蛤寄自海陵郡謂我抱餘酲江都多美醞老來飲不滿一醉已關分甘鮮雖所嗜易飫亦莫問嬌女巧收殼燕脂合眉暈貧奩無金玉狠籍生恚忿妻孥喜食之婢妾困埽拚行當至京華耳目飽塵坌此味爽口難書爲厭者訓

張聖民席上賦紅梅

吾家有嘉樹紅欒開朝霧笑杏少清香鄙梅多俗趣江都別乘居似見句溪圖坐中勿苦疑結子看春暮

平山堂雜言

蕪城之北大明寺闢堂開爽趣廣而意庬歐陽公經始曰平山山之迤邐蒼翠隔大江天清日明了了見峯嶺已勝謝朓齯齯遠視於一窗亦笑煬帝造樓摘星放螢火錦帆落檣旗建杠我今乃來偶同二三友得句欲霜鐘撞却思公之文字世莫雙舉酒一使長咽慢肌高揭鼓笛腔萬古有作心膂降

自感二首

左目忽昏花愁心亂劇麻文書都莫見藥物近憑他眸子終何似形軀且願嘉唯期一開泰再望日中雅

我不嫌髭白白髭何自落雖然失醜衰將恐日疎薄有生無不老歲事看秋籜一身憂已大毫髮誰能度 二月二十八日

依韻和孫都官河上寫望

河上風煙愛此邦吳艘越舸不相降魚罾矗矗橋邊市花暗深深竹裏窗蹴踘漸知寒食近鞦韆將立小雙年光取次須偷賞何用功名節與幢

依韻和試筆偶書

洗硯開書几拈毫喜子巢不爲微物撓自向小欄敲已逐游絲末還緣翠葉梢

因知生理大不必在重爻

和張民朝謁建隆寺二次用寫望試筆韻

荒臺殘壘舊名邦曾說王師此受降西漢衣冠拜原廟五天龍象護經窗蜀岡井味人猶品隋帝宮基䦨尚雙自古興亡不須問風鈴閑聽響幡幢

躍馬侵星去啼雅未出巢春裘風易裂從騎鐙相敲紅日雙行柳黃金一抹梢乾坤功力大默誦易中爻

依韻和許待制後園宴賓

春來無處不幽芳誰復樽前歎異鄉繞榻綺羅觀舊豔傍池桃杏照新妝柳條拂拂牽絲嫩蕊粉輕輕落酒香聞道主公偏愛客翻思當日醉莎場宛丘城頭有莎場臨淄公每飲於其間

依韻和許待制偶書

曉雨射船珠瀉盤平明水上舞英殘鬬雞蹴踘輕泥濕調馬蹄翻軟土乾深屋燕巢將欲補密房蠶蟻尚憂寒為言楚客甘蔬薮白芷香牙長嫩珊

閨思

望日赤如橘游梁音信稀愁心常似醉春絮等閑飛江鱖看將爛芹牙吐尚微何時憑燕子寄取錦書歸

代書寄王道粹學士

已具扁舟訪使君忽逢春雨起淮濆花寒蛺蝶猶相守水冷鴛鴦不暫分況約他時來寄蹟何須今日去論文解裝無復山陰興且對荊釵與布裙

依韻和許待制病起偶書

桐柳陰陰翠色參幔房深邃靜於巖疾疑不是因蛇影方祕曾傳白玉函煉蜜有時蜂競至墜羶無數蟻來銜女奚困觸屏風響林鳥飢尋蠹木鴿趨吏喜聞開便閤舞姬排北翦春衫嘉賓入幕金樽抹賀客衝風席帽攙談出古人非騁辯詩成王化不言讒提綱勿用銖銖較列局緣從物物監龍腦篆香盤屈曲虎頭彫枕剔空嵌年踰五十惟躭易能格神明莫若諴

依韻和孫待制新栽竹

斸破煙叢帶筍移映軒臨檻特為宜龍孫已見多奇節鳳實新生入翠枝不向阮家林下集還思渭北水邊窺一花一草公休詠慣作蘭臺侍從詩

依韻和戲題

揚州太守重交情我欲西歸未得行寒食尚賒花水近妻孥煎去到天明

依韻和孫待制春日偶書

甕面春醅壓嫩藍盤中鵝炙亦肥甘正宜醉夢輕為蝶苦怕酬詩密似蠶病起羊公方隱几歸來陶令只乘籃河隄古木欣欣暗野水新秧拍拍滄已向官資隨分足莫將忠憤等閑談況於世上諸般厭不作人間一例貪陋巷自知當退縮擁門誰解更趨參高低趨向難為合冷暖情懷固飽諳勉意妻兒猶苟祿彊顏冠冕未抽簪唯公恩遇留連久頻對樽罍也負慚

依韻和禁煙近事之什

狂風暴雨已頻過近水棠梨著未多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墮閑牽白日游絲颺細纂黃金舞帶拖小苑芳菲花鬭蕊華堂嘲哳燕爭窠西州駿馬頭如剝南國佳人頸似瑳結客追隨傾晝榼分朋游樂藉青莎鞦韆競打遺鈿翠芍藥將開翦纈羅我病乞求新火炙無心更聽竹枝歌

依韻和春日見示

春雨孄從年少狂一生憔悴為詩忙不能屑屑隨時輩亦恥區區憶故鄉白玉笛聲親府席六幺花拍動衣香龍咽嘹喨留行月鳳翼趨蹌巧定場粉色酒容歡四座花光燭影照西牆虛榮浪費知多少安得知君展肺腸

依韻和偶書相留

在昔有言無不讎故於嘉詠豈宜休出奇吳國將能戰探隱漢宮人戲鬮吹笛夢來猶記曲愛歌老去未忘謳車中變服為秦客頭上南冠學楚囚日永歡呼遺博齒夜深談論廢更籌海陵已有從游約今欲西歸且榜舟

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

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澹難譬身有兩目瞭然瞻視端邵南有遺風源流應未殫

所得六十章小大珠落盤光彩若明月射我枕席寒含香視草郎下馬一借觀既觀坐長歎復想李杜韓願執戈與戟生死事將壇

送寧鄉令張沇

長沙過洞庭水泊風搖矴青山接夸蠻白晝鳴鵶鶻竹存帝女啼夔學林雍鑿不嫌卑濕往教令民須聽

依許待制送行詩韻詠燕以寄

江燕銜泥日深堂拂玉琴不教關閤戸乃見主人心掠水飛殊捷迎風去已禁短書猶可記聊影託微吟

依韻和酬邵不疑見答

君才若巨買既富仍深藏遂兼碌碌貧共處安可量滔滔大澤陂淼漫入幽荒徒欲窮端倪憑高何相望一日以文繡被此糞土牆門徒三千人起予唯卜商薄言昧纖悉懷憂思萱忘美璞委雕琢以未知我祥但念故時朋所樂來遠方愼勿以愼勿名使取敗非相當

贈張伯益

張伯益風義自足常遊遨醉彈琵琶聲嘈嘈雷車急輥蛟龍號曲終放撥解紫絛勇氣索筆作小篆李斯復出秦碑高不數宣王石鼓文快健欲敵橫磨刀奕棋絲桐且置之衆善多取精神勞

依韻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觀畫聽琴之會

彈琴閱古畫煑茗仍有期一夕風雨來目喜農畝滋中河不阻澀舟楫亦所宜況聞新疾愈當與嗜好睽何須顧小約豈不有他時澹泊全精神老氏吾將師幸因答來章敢不以此咨此咨有深理願君勤且思

依韻和不疑寄杜挺之以病雨止泠淘會

邵杜二艮守相逢欲霑醉促膝一開顏衮衮言有味或歎季路宜或語伯夷是各懷忠義心要終豈同異我實踈賤軀政治未使試預茲高古談懦志生勇氣明當饌湯餅疾雨晦天地一日不見君何止如三歲口腹尚乖期榮華可推類嗟嗟勿復問安恬固無媿

獨酌偶作

東路歸梁嬾黃流下汴深眼穿南去翼耳冷北來音風雨昏斜日乾坤入醉吟不憂貧且老自有伯鸞心

答杜挺之遺鰍魚乾

百年蠹柳根半浮揭屋顛風吹欲倒寸步泥深登岸難鰍乾助飲鄰船老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古畫

野性好書畫無力能自致每遇高趣人棠許出以視邵侯多奇玩留我特開笥
首觀阮與杜驢上瞑目醉阮籍杜甫韓幹貎四馬臨流解鞍轡花驄照夜白正側各
畜意繫衣穿袴韡坐立皆廏吏精神宛如生于顋復穿鼻梅雞徐熙花竹間寒
雀睡逸少自寫眞對鏡絶相類數本失姓名古胡弃老驥山水樹石硬荊關藝
能至荊浩關㺯巨然李成者落筆愈奇異人物張僧繇雖傳恐非是其餘又莫究模
搭似未備周秦已來書行草楷篆隸聲名舊烜赫一一果可喜邵侯愛我曹咸
使紙尾記況侯有古學小字刻珉翠各贈墨本歸懷寶誰肯忌

先至山陽懷杜挺之

與君同川塗舟發偶後先順風吹我帆已過飛鳥前寄聲託飛鳥微意或可傳
定逢檣上烏暫向彼留連薄暮楚城下踟躕問來船

絶句五首

風過已午未肯正酒病嬰我心無繆船頭拍翅野鴨浴水上擺子獰魚跳
岸邊穉子戲把釣蚯蚓作餌青條長上去下來船不定自飛自語燕爭忙
夜欲三更飢鼠鬬燈殘一點小星紅邨邊坎坎賽神鼓船底抨抨驚浪風
葑田青灰博弈局島樹墨楹煙雨圖已去揚州百餘里回頭還隔幾重湖
蝦蟆號沫爲科斗蜱羸銜蟲化細腰蠹穴荒陂有多少乾風濕雨各飛跳

淮南轉運李學士君錫示卷

李時世能詩落落爲時豪漢陵唐太白始競二雅高益端正封賀才各傾吳濤
于今幾代孫手持切玉刀功利既及民又將薄風騷示我照乘珠光彩生褐袍
曾非貧家有懷歸徒增勞神物必難祕恐隨風雨逃

觀王氏書

先觀雍姬舞六幺妍葩發豔春風搖舞罷英英書大字玉指握管濃雲飄風馳
雨驟起變怪文縚畫飛明珠跳席客聚立驚且歎筆何勁健人柔夭昔時裴旻
能劍舞丹青助氣精神超藝雖不同意有會世事相假非一朝

書二客論呈李君錫學士

我慕杜挺之磊落高世談又愛王平甫才雄天馬驂二人相議平最重李淮南
踐跎文館彥委曲部政諳能蘇袁海民變使供租甘雖持使者權不作自裏蠶
諄諄無威慠雍雍激廉貪書戒易滿人縱愚須起慚始時邊海鹽亭民常官逋其錢往往給窩米爲直弃之而去浸久亭民無本多逃者今俾中戸就邑納租給亭民民乃大利逃者復還

留別李君錫學士

淮南尙喜風流在客有殷勤載酒過不醉不歸情可見相看相笑意如何睽眸
自解持高論長頸稀逢鈌舌歌舊愛陽關亦休唱西還從此故人多

過山陽水陸院智洪上人房有蘇子美墨蹟

十載七來此每嗟多異今池灰休辨劫川月解明心遺墨悲蘇倩高情想遁林
能閑常似舊翹立水邊禽

淮陰侯

功既高天下身何不自防已能成漢業無復假齊王復恥噲爲伍安知呂所忘
空名流未竭淮水共湯湯

閏三月八日淮上遇風杜挺之先至洪澤遣人來迎

曉出淮口時夜來風已止半路逢怒號客心愁欲死忠信雖可仗魚鼈將異此
但慕前行舟漸入孤汊裏猶能有餘力遣助良可喜

宿洪澤

舟子起添纜夜潮同雨來寒聲相亂急遠夢自然迴水鳥鳴還睡風燈暗復開
宦游嘗作客未息爲貧催

泗州郡圃四照堂

官爐客艑滿淮汴車馳馬驟無閑時豈有餘力事棟宇後園荒草長離離朱侯
下車百職舉亦治宴豆頻遊嬉梁冠爵弁各得禮道路溢譽士高卑因隙作堂
名四照虛光轉納娥與羲面面懸窗夾花藥春英秋蕊冬竹枝射堋寬闊習武
事鏡沼淸淺吹文漪侯之此意寧自樂夷情勞士俱忘疲後來出口勸灑掃莫
作廏埒生蒿藜

泗守朱表臣都官拊北園

樹藝北壕上直對高城陰使君朱輪來歌管樽酒深風雷生淮雨雲物冒楚岑戰艘習追逐飛凌捷水禽不獨耳目觀乃見預禦心事閑賓從樂景美臺榭臨今人忘羈旅灑慮起微吟

依韻和誠之淮上相遇

一別逋翁久不逢亦知諸葛臥龍中幾年三致千金富今日重追二謝風形槁已能同散木鬢霜從聽著寒蓬飛光入酒舊時月來照狂歌猶未窮

泗州觀唐氏書

唐氏能書十載聞誰教精絶向紅裙百金買書蒲葵扇不必更求王右軍

同朱表臣及諸君游樊氏園

五年前上去乃從許公過舊物此君在後生新筍多朱櫻繁且熟黃鳥啄仍歌一一如當日乘高奈與何

七里灣得朱表臣寄千葉樓子髻子芍藥

誰稱爲近侍宜與牡丹尊霞綷千千葉香撩黯黯魂紅樓思俠少寶髻奉王孫幐插不堪照顏衰汴水渾

併日得朱表臣酪及櫻桃

昨日酪將熟今朝櫻可餐紫蒓休定價黃鳥未新殘甘滑已相美齒牙仍尚完應知消客熱遠贈益盈盤

阻淺挺之平甫來飲

泛淮忌水大我行浩以漫泝汴忌水淺我行幾以乾偶與困滯并將獨爲此難窮隄有來客芬芳可與言共休綠榆陰置酒聊慰安主人雖倉卒猶得具甘酸酸漬楚梅青甘摘夏櫻丹引觴呑日光耳熱不復歎俛仰已陳迹未可忘茲歡誰思費生術幻惑寧盤桓

依韻和表臣奎野亭

淮光抱城去山翠落樽前會叟欲浮海楚人休問天野雲將拂幔水鳥不驚船歷覽誰能賦今聞太守賢

依韻和表臣先春亭

雜花紅間白遠樹短參長天近春歸疾城高地易涼千尋浮遠水五兩動連檣置酒未終樂山煙生暝隍

和表臣河南庾署西軒

飛鳥欲下簷生時斜光冷魄常相隨右山左水清洗目虛簷曲檻生揚眉白魚甘肥網可得公酒美滑杯可持臨淮使君有閑佚長橋直度來莫遲

依韻和表臣見贈

中間會與別不啻二十年向來君之官我必贈以篇今過臨淮郡惠好情聯聯訪我車騎都宴我驚花然此當舟航衝旅泊逾百千迓高而撫下酒壺櫃食連使予一日爲立可見華顛遽行恐勞君數里不得前三月汴水淺蹇滯無我先君乃遺我詩盛稱我爲賢比之少陵豪望我何太全又令入時用目堪事高眠安能事孔聖終學美周宣勤答以明懷矢辭敢欺天

依韻和表臣聞與挺之宣叔平甫飲

舟淺不能進反羨車馬馳同行各在野有酒相與期隄上聞禽處桑間落日時使君羊筍贈更飲更追隨（表臣是日送蒸羊筍束）

表臣惠蜀牋偕玉硯池

蜀牋珉硯池爲贈知雅故慚無右軍書亦乏左思賦環水象辟雍紋花如織素願傳君德政況已聞行路

表臣以阻水見勉次其韻

野叟津難問賢人酒不空行吟同去國退翼欲乘風憂已先天下窮方坐井中予生一如此安得免衰翁

聞宣叔挺之圍棋

人以棋銷日我觀棋輒寐未必盡死生何茲較愚智只將多勝少復取生爲利不若酒之賢悠然共醒醉

五倩篇（奏方響琵琶）

倩然五蛾眉妙曲動金絃犀椎玉鈴鈴龍撥雷輷輷響急能愈靜意閑情常專

主人昔結客一醉百金捐觀濤來吳都遇我泗水邊夜飲向明月非同聞鄰船

釋悶（呈挺之平甫）

燕丹未歸馬未角卞子抱玉無兩脚孤城食盡兵未却度笮中懷挂一索我輩於此酒宜酌百歲千秋奈何樂

釋滯

帝在蒼梧妃泣竹蘇武餐毛海西曲窮山遠道車折軸深井渴汲綆不續我輩於此酒正緑貴無奈何歡且足

依韻和表臣憶遊竹園山寺

山攜謝公妓竹似阮家林花發日初暖鳥啼春欲深朱櫻連葉摘緑酒帶酤斟猶想聞歌吹僧房未暇吟

依韻和挺之晨起見寄（時阻汴淺）

淺水不堪泛暗灘時激聲晨都望迢遞窮旅思屏營芳草同誰藉投壺自喚名得君晨起詠遠遠見交情

李宣叔祕丞遺川牋及粉紙二軸

蜀人擣玉屑楚客調金粉製牋君有贈草疏我無藴宜書揚雄辭莫寫屈原憤誰識此意微曾非事揺吻

錢志道推官遺紗帽

遠贈烏紗帽能無白也詩山花不更插野客莫驚窺

次韻和表臣惠符離去歲重醞酒時與杜挺之李宣叔王平甫飲於阻水仍有筍醬之遺

贈以榴花酒沉清貴隔年不憂航滯磧為汎琖如船加品盈盤內無花到眼前還招李杜醉野釀莫稱賢

表臣齋中閲畫而飲

嘗觀韓幹馬人物亦如生君收四病骨無肉只崢嶸二匹痒磨樹二匹縱其情意思若不任千里未可行古絹蠧已盡彩色無精明歎惜傳至此幾人金帛輕隋時有名筆獨寫嚴君平猶持杖頭錢罷肆心莫營魁然中貴人坐榻不知名畫中有畫屏山石倂天成今時長沙叟獼猴檞林橫疏毛與設色前代何角爭餘存品雖高我未易敢評主人愈好事緘笥酒壺傾

寄送許待制知越州

喜公新拜會稽章五月平湖鏡水光菡萏花迎金板舫葡萄酒瀉玉壺漿雲歸秦望山頭靜雨洗若邪溪上涼天子不能煩侍從可將吟詠報時康

依韻和王司封離白沙途中感懷

淮雨夜飛氛祲銷星纏歷歷轉隨杓黃童謾對日如月賈誼休悲鵩似鴞市骨已知求駿馬輶車何用載田驕不唯忠憤心如此王佐才高賦小鷦

將赴表臣會呈杜挺之

莫怪去遲遲予心君亦知膝前嬌小女眼底寧馨兒學語渠渠問牽裳步步隨出門雖不遠情愛未能移

醉中和王平甫（用其韻）

王瓜未赤方牽蔓李子纔青已近樽我最年高雜年少風流還有杜陵孫

將解舟走筆呈表臣

昨夜謳吟瀉春酒今朝波浪下黃河主人不暇悤悤別為倩流鶯寄語過

答再和

舟行纔及二三里已復淺流如凍河君有短書誰遠寄時因燕子拂檣過

非意篇呈表臣

人言廚傳繁乃是郡久例一日茍不脩未免衆吠睍餉尚謗所與飢必愠不細損之禮漸隳存之禮未替心莫忽賤微義莫徇貴勢我將取是然敢以為君計

依韻和錢深推官見寄

無才不敢學陽秋嗜酒時能問大酋前日偶從河上飲文章何可並英遊

依韻答宣叔行舟相隔見寄

汴漲濺濺費挽牽輕舟難若上青天只知乘駛及先去不意遲留落那邊

力漕篇呈發運王司封寶臣

兵外肢強兵內體壯斂之盡歸歲以多餉東南軸艫銜尾而上浮江浮淮泝汴

之湍汴湍不常水衡不官惟虞盜毀靡虞舟檠舟檠糧覆糧孰爲足大計之數萬百惟六帛幣錯貨三倍其穀曰主厥漕王之藎臣日憂河涸運智煩神以舫實土約流東津百步之間若牙與齟朝漲夕降滯舸次觽亟乞于朝朝不卽報下上經營風犇日曝其躬其勤秉心有操士豈無祿視此則冒彼以榮佚此以勑耗願答其勑錫命錫誥

四月十三日唐店寄錢推官

昨夜月如水君能攜酒來破除愁悶去洗蕩肺腸開露氣林間落河聲地底迴相知不須早語合自無猜

徒步訪李宣叔宣叔有詩依韻答

渡河誰道去我重子雲才鴻鴈汀洲去牛羊井落徠乍行初覺倦暫語不能該日色看看暮將歸意復徊

答高判官知唐君夜飲

露宿勤王客相從月下來黃流何日漲綠酒暫時開風定燈花爛天高斗柄迴醉言多脫略吾黨不須猜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依韻和劉原甫舍人赴揚州途次贈子翮翮河中船

我船緩而西君船迅而東緩迅各所向不意中路逢驤馬方騰雲野鶴還就籠

亦言出處異同是天地中我豈不知命人空嗟其窮何當遂逸性川上作釣翁

聞禽

禽鳴脫破袴定無新易故此語莫相譏善貧知有素

表臣都官至十三里店

風雨催車騎駸駸來自南道傍有茅屋寧容使君驂不謂忽下馬溼衣逢我談

田家已刈楚田婦正好蠶既將國漕急復與民事諳他年此茅屋便比棠樹甘

泊徐城寄杜挺之王平甫

十里五里一值淺千愁萬愁過徐城王君論與河流阻杜老談思月色清岸若

屹牆空自面樹如張蓋欲誰傾二人黨及親朝夕更晚更遲何計程

至第四鋪二首

第四鋪前風雨急搭河過盡不憂灘却愁蓬溺空征橐始信人間行路難

輕舟已過第四鋪憶著陽關末尾聲怊悵杜公行底急白醪何處得同傾

倡嫗歎

萬錢買爾身千錢買爾笑老笑空媚人笑死人不要

過青陽驛使風

天應憐逆旅乞與順風初不假卒添力任從帆自疎燕攙舟尾健鵠漱水花餘

會與王都近何須問疾徐

蠅

乘炎出何許人意以微看怒劍休追逐疑屏漫指彈與蚊更晝夜共蜜上杯盤

自有堅冰在能令長不難

蟬

柳上一聲蟬沙頭千里船行經朝雨後思亂署風前物趣時時改人情忽忽遷

感新猶感舊更復幾多年

鶯

綠柳陰猶薄黃鸝囀已清年年舟上客處處樹頭聲彷彿佳人語依稀太子笙

夕陽聽不足飛入舊荒城

雞

昂然大雄鷄高冠紫沉羽星占太史局樹棲丞相府知時不失晦得食曾呼伍

幸無終夜鳴須防人起舞

鶴

何時別遼海俛啄雜庭鶩去作仙人駕來乘衛國軒雲中晴引唳松上舊能言

俱說長千歲予非學羨門

挑燈杖

油燈方照夜此物用能行焦首終無悔橫身為發明盡心常欲曉委地始知輕

若比飄飄梗何邀世上名

蛙

陂蛙怒目生科斗亦縱橫自得君王揖能為鼓吹聲越人嘗入饌秦客不須驚

誰解緣明月徒誇兩股輕

鳩

一世為巢拙長年與鵲爭欲知雲脚雨先向屋頭鳴頸上玉花碎臆前檀粉輕

何時將刻杖扶助老夫行

蚊

向晚化污積羣飛來戶庭蟭螟許巢睫琥珀為留形夜色偏容蔽雷音亦感聽

猶矜負山力血食也[illegible]醒

鹿

羣處空山中跡在深松下周穆得同狠秦人指為馬驚顧遠世網脫質去田野

誰思充腹脩自是全無者

犬

常隨輕騎獵不獨朱門守鷹前任指蹤雪下還狂走人思上蔡遲書寄華亭後

莫將呼作龍粱肉纔經口

豕

司原豢俗豨日晁容陰昵喜比爲白麟惟憂不豐溢烈飆澤兩作真聲向人出

司原悔何由肝膽空駭慄

蛟

橋邊三尺劍江上六鈞弧漢武帝何處周將軍已無織綃深有室泣淚自爲珠

誰爲九淵害人猶能爾圖

兎

迷蹤在塵土衣褐戀蓬蒿有狡誰窮穴中書惜拔毫獵從原上脫靈向月邊逃

死作功勳戒良弓合自弢

魚

洛水美頳鯉入河西去時三春登玉浪一日到天池垂釣豈容羨小鱗應莫隨

腹中無匕首已不助吳兒

龜

玉府有寶龜名存骨未朽初爲清江使因落豫且手白玉刻佩章黃金鑄印紐

辭聘彼莊生曳塗誠自有

鰕

自生江海涯小大形拳曲宮簾織以鬚水母憑爲目貴將蔽其私賤用資不足

於物豈無助況能參鼎肉

至靈璧鎮於許供奉處得杜挺之書及詩

去冬過尋歷陽守江沙半遮當利口口頭沙壓浪如山浦漵排舟魚貫柳却畏

浪高難苦留閒解符來時不久平明挂席入揚州主人釀成百斛酒酒上玉蛆

如笑花一日倒空罍與缶主人亦欲君舊友請我遲君同此首清明君果渡江

至與君繼舳曾無負過淮風緊到洪澤使人助我如臂肘暮春泝汴汴流澀自

假輕航去如走千憂萬阻經靈璧留書津吏情何厚副之佳句二十言文昌光

芒夜侵斗平時相恤以此稀緩急求之更難有風牽月挽望符離水館野亭能

駐不葛巾輕服約登步葱雁吟淘誇甚滑書中不說王平甫應又先行君在後

我今趁君君趁王趁入大梁須執手

永城杜寺丞大年暮春白杏花

孤素發殘枝非關比衆遲殷勤勝葛葉重疊爲農時

午日三首

有酒不病飲況無菖蒲根空懷楚風俗角黍弔沉魂

佳人五色縷道士絳囊符瘦臂不中繫百邪何用驅

百草堪爲藥舟行不及收岸傍蕭與艾從聽到寒休

晚得菖蒲

薄暮得菖蒲猶勝竟日無我焉能免俗三揖向樽壺

祭猫

自有五白猫鼠不侵我書今朝五白死祭與飯與魚送之于中河呪爾非爾疎

昔爾齧一鼠銜鳴遶庭除欲使衆鼠驚意將清我廬一從登舟來舟中同屋居

粮糗雖甚薄免食漏竊餘此實爾有勤有勤勝雞豬世人重驅駕謂不如馬驢

已矣莫復論爲爾聊欷歔

依韻和酬太師杜相公 衍

相國推心本至平欲揚蕭艾作蘭馨孤根易變終微賤美澤難霑漫晦冥楚客

嘗聞紉若若王孫誰復顧青青東風已與生成足不敢希冀在帝庭

依韻答僧圓覺早梅

江南自寒苦花不與時同清向三冬足香傳一國中雲湖藏舊市雪樹認新豐

未有虧冰素隨妝入漢宮

雍丘遇雨

日暮風雨急逆水舟難牽波波入杞國悄悄誰憂天闐闐陂中雷纍纍隄外煙

驟然沃大熱蒸飫如炊煎飲水徒脹滿渴喉殊未蠲搖蓬已煩倦汗額常不乾

如何一席地長少皆在前衣巾不敢去又以禮數纏安得化嚴石兩脛沒流泉

每暑起此念念之凡幾年終當遂逸志奚必事華顛

廟子灣下作

廟子灣下百尺船杞人楚人相雜牽水底老蛟倚以怪樹頭挂紙吹作錢江蛟海賜千萬里軒風鱍日鬱島邊長安舊去天尺五此在大梁眉睫前高冠長劍乃不畏沙雨夜起噴腥涎

留侯廟下作

貌如女子心如鐵五世相韓韓已滅家童三百不足使倉海君初去相結秦皇東從博浪過力士袖椎同決烈曉入沙中風正昏誤擊副車搜跡絶亡命下邳圯上游老父墮履意未別顧謂孺子下取之心始不平終折節舒足既受笑且去行及里所還可說可教後當五日來三返其期付書閱他日則爲王者師果輔高皇號奇傑留國存祠汴水傍迷途簫鼓賽肥羊赤松不見天地長黃石共葬丘冢荒

高車再過謝永叔內翰

世人重貴不重舊重舊今見歐陽公昨朝喜我都門入高車臨岸進船篷俯躬拜我禮愈下驕徒竊語音微通我公聲名壓朝右何厚於此瘦老翁笑言啞啞似平昔妻子信說如梁鴻自茲連雨泥沒脛未得謁帝明光宮冒陰履溼就稅地親賓未過知巷窮復聞傳呼公又至黃金絡馬聲瓏瓏紙袍寶帶照屋室飲水啜茗當清風邀以新詩出古律霜鬚屢頷搖寒松因嗟近代貴莫比官爲司空仍侍中今成冢丘已寂寞文字豈得留無窮以此易彼可勿媿浮榮有若送雨虹須臾斷滅不復見唯有明月常當空況我學不爲買祿直欲到死攀軻雄一飯足以飽我腹一衣足以飾我躬老雖得職不足顯願與公去歡樂同歡樂同治園田穎水東

李審言相招與刁景純周仲章裴如晦馮當世沈文通謝師厚師直會開寶塔院

自君命我飲朝暮雨傾瓦城東與城北大道泥沒馬敢忘主人勤顛撲困馭者衆客亦如期陳肴藉蘭若馮裴與沈謝辯論過終賈刁周事老成危坐言語寡酒半時謔劇揣狀類摹寫或譏項髮禿或指舌端傻或將冠帶身勸作梁武捨謂我大耳兒此實已見假又效井市態屈強體非雅順風手沙沙逆風口唆唆竟席屢絶倒去忌肝膽瀉規規豈無儕達識高天下

送周仲章都官通判湖州

溪水日雲雲弁峯日峨峨中有水精宮此名其謂何湖水傳玉孃攝光邀嫦娥昔人美清夜高樓發微歌風流百年餘所歷才彥多我嘗居其下醉舞或傞傞君行貳郡事結騎黃金珂容儀苦白皙度橋鳴橐駝士女夾道看秋風吹縠羅言是公侯家大體儂弗過問儂底未辨撐船入芰荷應莫歎蠶織生計非杼梭

依韻答吳安勗太祝

我於文字無一精少學五言希李陵當時巨公特推許便將格律追西京卞和無足定抱寶乘驥走行天下老王已累人馬不逢皇皇何之飢欲倒還思二十居洛陽公侯接跡論文章文章自此日怪奇每出一篇爭誦之其鋒雖銳我敢犯新語能如夏侯湛于今窮困人已衰不見懸金規呂覽乃遺吾子求琢磋珠璣獲斗奈我何

吳沖卿學士以王平甫言淮甸會子予久未至沖卿與平甫作詩見寄答之

老馬力盡道路長豈若壯驥思騰驤項窮臨流歎不逝燕骨埋沒庸可傷我今六十趨南北飢腸不足面黧黑少年心志一點無千里區區安所得往居閭門乏經過閉戶讀書多廢食便從冠帶向仕途彊顏希祿非貪職昨逢王倩昧平生一見如舊心相傾談經樹下任日炙酒狂便欲騎長鯨誰意同行有遲疾先入大梁凡幾日大梁故人憐鈍衰迭爲寄唱辭嚴密卒章言買羊與酒雖齒動搖能飫溢亦知紅頰教新成更願舊朋邀六七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寄題絳守園池

老柏麝不食古色侵青冥淺沼龍不入秋水生浮萍屋屢圬壁幾太守壁上彪蔚遺丹青黑石鐫辭澀如棘今昔往來人不識酸晴欲扶無聲形既不可問不可聽懸泉瀉竇晝未停飛玉貯藍光入屏芭潭梁島甲癸丁蔓刺交綴垂組綎蒼官屭槐朋在庭風蟲日鳥聲嚶嚀卉葩木果黏枝條集臺脫熱昏痾醒　文韓詩怪若是徑取一二傳優伶仍寄河東薛太守更與斟酌無閑扃

陸子履見過

劉郎謫去十年歸長樂鐘聲下太微屈指故人無曩日平明騎馬扣吾扉論情論舊彈冠少多病多愁飲酒稀猶喜醉翁時一見舉炎附熱莫相譏

重送周都官

水上朱樓畫角鳴濛濛雨裏榜舟輕未逢甫里先生謁多見吳興太守迎荷葉半黄蓮子老霜苞微綠橘林明十年不到風煙改君去將詩與畫評

送李載之殿丞赴海州榷務

瓜蔓水生風雨多吳船發櫂唱吳歌槎從秋漢下應快人憶故園歸奈何世事靜思同轉轂物華催老劇飛梭茶官到有清閑味海月團團入酒贏

和吳沖卿學士石屏

吳太子佩銀龜乘天馬素怪奇忽得號略一片石其中白色圓如規又有樹與烏畫手雖妙何能爲吳乃持問歐陽公比公囊獲尤可疑疑不爲辨賦以詩詩辭粲粲明星垂復遣齎來使我和坐上鉅公旁睨之范侯實有揚雄學咸云此理難究推我歸滌慮反覆思義雖不經聊解頤月與太陽合朔時陽烏飛上桂樹枝枝上作窠生羣兒人不知天公天公欲俾世間見影著石面如黏黐烏既不得去月亦不可移留爲千古作好玩慎勿傾樸同玉碑時在唐書局與歐陽永叔王原叔范景仁會食得所示詩

永叔贈絹二十匹

鳳皇拔羽覉鶺鴒鶺鴒幸脫偪蒿蓬昔公處貧我同困我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既貴我尙窘公有縑帛周我窮古來朋儕義亦少子貢不顧顏淵空復聞韓孟最相善身仆道路哀妻僮生前曾未獲一飽徒說吟響如秋蟲自驚此贈已過足外可畢嫁内禦冬況無杜甫海圖坼天吳且免在褐躬瘦兒兩脛不赤凍病婦十指休補縫廚中餧婢喜有望服鮮弃垢必所蒙梁上君子切莫下吾非陳寔何爾容

依韻奉和永叔感興五首

泉上有君子齋祠達主誠向來霖雨暴觸處蛟鼉鳴既祈致日出杲杲紓民情天子遣以報固匪媚取名因成感興章庶用語平生蹈道久已熟情田不須耕既負天下望必憂天下責每聞諫諍辭苦意多矯激心存義勇赤氣與虹霓白所論言必從豈若水投石陰邪日已銷事理頗已得莫將經濟術抑鬱向胸臆忽驚年齒遲勿歎時節晚寒松翳林麓射干生隴坂野蓬隨飄飄秋實綴纍纍萬物更盛衰有益必有損損益皆自然曷增鳧脛短人爲智慮役白髮安得免利澤欲及時唯恐不行遠後世豈皆愚計校徒勉勉日出各馳趨皆爲利所迫秋蟲至微物役役網自織古來高世人林下遺憂責扛鼎絶臏者乃自恃以力積金苟如山何異魚貪食喞喞復喞喞長沙何太息秋風入破衣瘦婦思補刺手中把長線無帛縫不得夜夜憂向寒斗柄漸垂北嫁夫欲夫富歡樂要終極歡樂既未能鬢髮霜花易

依韻奉和永叔社日

玉卵不吞龍嗜肉燕子成兒去華屋老櫪半黄田鼓鳴樹下宰平誰似玉茂陵常說泣秋風王母惜傳雙鬢綠東方伏日思早歸長飢不及侏儒腹穢豕新烹白醪熟奮衣地坐無拘束驪山夜寒坑底哭漫把漆書留冢竹

社日飲永叔家

雨未雨濛濛野田擊鼓賽社翁折條跨馬社翁去醉叟臥倒梨葉紅遨頭主人邀客飲玉酒新賜蓬萊宮彭宣不預後堂會康成一舉三百鍾更邀明月出海底爛醉等是歸蒿蓬

八月十三日觀長星

長星彗雲出天狗欲墮鳴狗掃不見跡昭昭河漢橫河漢秋轉淨箕斗垂光晶勸爾長星酒收祲看太平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太守車煌煌莫如還故鄉昔登蜀郡籍今得臨邛章過家禮耆舊接境跪壺漿寒經道路遠春入山川長俗將樂其化詔亦美其良相如有遺跡誰復酒壚傍

弔仲源

世家吳季子皇籍漢諸孫嗟管行車失虛堂隱几存枝摧從玉樹星隕自天垣寧復下貧賤停驂來里門

送梁學士知襄州

騎吹荊州去喬林漢水前鄉亭逢故老牛酒問高年翠巘臨關路黃柑逐賈船習家池館在賓從與留連

送薛氏婦歸絳州

在家勖爾勤女功無不喜既嫁訓爾恭恭己乃遠恥我家本素風百事無有侈隨宜具奩箱不陋復不鄙當須記母言夜寐仍夙起慎勿窺窗戶慎勿輒笑毀妄非勿較競醜語勿辨理每順舅姑心況逆舅姑耳爲婦若此能乃是儒家子看爾十九年門閫未嘗履一朝陟太行悲傷黃河水車徒望何處哭泣動鄰里生女不如男天親反由彼

送劉繼鄴秀才歸當塗

鵷雛始出巢欲矜五色羽乃見郡鶵盤壤中將有取梧桐與竹實安得在平土所趣固已殊而何不遠舉幸失網羅日宜還蘭蕙圃故鄉有嘉林其下可以處會待朝陽鳴賀變成律呂

送裴如晦宰吳江

吳江田有秔秔香舂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膾堪切炊秔調橙虀飽食不爲餮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跳明鏡裂誰能與子同去若秋鷹掣

送撫州通判袁世弼寺丞

帆疏疏纖綵蒲二十四幅輕江湖高秋逆水上天去朝過瓜步暮濡須長風沙頭問鯉魚大孤山側鳴寒烏魚腹無書報家信憑烏爲到西山區西山松柏應更好及取之官來拜掃

送石昌言舍人使匈奴

燕然山北大單于漢家皇帝與璽書持書大夫腰金魚飛龍借馬出國都胡沙九月草已枯草上霜花如五銖白裘貂帽著不暖莽莽黃塵車款款野廬邊月出隴來風靜天遙鴈聲短聞到穹廬尤苦寒譯言揉耳不識彈公於是時已觀禮踏雪再拜辭可汗

依韻和宋中道觀八月二十八日車駕朝謁景靈宮

都人夾望禁槐傍閶闔初來旭日光彫玉翠鞍牽騕褭盤龍朱輦爛文章焚香閟殿開嚴帳汲水寒溝灑廣莊一見天顏萬人喜却迴宮禁樂聲長

度支蘇才翁挽詞三首子美同葬

二十識君貌交游非一朝魄光沉碧海志業隕青霄洛客舊爲社楚人今作招素車京峴路應不似嵩嶢

盛世雖多士唯公與眾殊高才飛健鶻逸句吐明珠未入周官采爭持楚璞模莫悲泉骨朽青史見賢愚

自昔愛春物樽深眼底紅日斜花在落身醉客西東歿數千年隔生悲百事空君嘗知此理不悞學陶公

重送袁世弼

臨川內史謝康樂貝葉翻經有故臺春草生塘猶夢句秋蕖出水似君才融雞肥脆聊供膳甕酒甘濃可薦杯亦說右軍遺蹟在墨池科斗喜風雷

留題景德寺吉祥講僧

我講異爾講我書非爾書彼將希白馬此亦猶大車皆行國都內轍不入委閭世人日擾擾來慕清涼居

閤門水朝堂嘉祐元年九月九日宿齋歐陽永叔張叔之孫之翰命賦

宮井固非一獨傳甘與清釀成光祿酒調作太官羹上舍銀缾貯齋廬玉茗烹

相如方病渴空聽轆轤聲

朝堂宿齋

玉𤦺陪祠日宮廬寓宿時鍾來建章遠月過羽林遲寒入青綾被風牽翠鳳旗

賈生誰復召安問鬼神爲

送杜挺之郎中知虔州

大庾嶺邊無臘雪惟有梅花與明月月光如水來向人太守得閑杯耳熱吹香入酒望梁宋正是苦寒緜可折亦當念君君行南南方無冰地不裂此身不到五侯門肥羔釀酒槐槽咽玉色少年生頰春解笑吟腸冷如鐵衝風冒霰入廣文老與諸生開反切重嗟君遠隔江湖難得豐甘牙已缺官娥執樂一千指倏頸慢肌衣錯纈定逢賓客彊排娖舞徹六幺紅袖掣人競羨君君愈疲夜歸坐閣思子說

送吳辯叔知鞏縣

言爲西邑宰本是洛陽人送驛往歸魏迎車來入秦山川成鞏固陵廟壯威神好學河陽政栽花作縣春

當世家觀畫

冰蠶吐絲纖纖紈妙娥貌入聲玉輕邯鄲曲眉淺臉鵶髮盤白角瑩薄垂肩冠銅青羅衫日月團紅裙擷暈朝霞乾手中把筆書小字字以通情形以觀形隨畫去能長好歲歲年年應不老相逢熟識眼生春重伴忘憂作萱草

送韓僉判玉汝還南京持賀大禮表

天子甘泉祀歡聲浹九圍綠章馳騎入朱服佩魚歸賦雪上賓席買甕更舞衣清池無限鴈莫道信音稀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原书空白页

桃花源詩 幷序

嘉祐元年予在京師邂逅與都官員外郎張侯顥遇于書肆中張語往時相識於唐俞家今二十三年矣因各言出處張曰實居武陵武陵舊蹟可具道始時陶潛爲記與詩其後往往賦詠不絕君之仲父昔嘗有作聞君能詩多爲公卿大夫諷誦願得一章夸咤遠土亦當買石刊置巖下旣重其意許其錄幼時所爲五言歸閱故稿則頗不愜心遂別爲一章以塞張侯之請

鹿爲馬龍爲蛇鳳皇避羅麟避罝天下逃難不知數入海居巖皆是家武陵源中深隱人共將雞犬栽桃花花開記春不記歲金椎自劫博浪沙亦殊商顏采芝草唯與少長親胡麻豈意異時漁者入各各因問人間縣秦已非秦孰爲漢奚論魏晉如劃瓜英雄滅盡有石闕智惠屏去無年華俗骨思歸一相送愼勿與世言雲霞出洞沿溪夢寤覺物景都失同迴槎心寄草樹欲復往山幽水亂尋無涯

永叔席上分韻送裴如晦 得黯字

霜華夜夜濃汴水日日減行邁唯恐遲離懷不須黯遠輕吳江潮乃見丈夫膽君意應洗然吾方困塵慘

永叔白兔

可笑嫦娥不了事走却玉兔來人間分寸不落獵犬口滁州野叟獲以還霜毛荸茸目睛殷紅縧金鍊相繫攖馳獻舊守作異玩況乃已在蓬萊山月中辛勤莫擣藥桂傍杵臼今應閑我欲拔毛爲白筆研朱寫詩破公顏

直宿廣文舍下

前夜宿廣文葉響竹打雪昨夜宿廣文窗影竹照月賴此數竿竹與我爲緩熱上有寒鵲棲拳足如瘦蕨平明欲飛去唶唶若告說我無喜可報煩爾弄嘴舌亦嘗苦老鵶鳴噪每切切爲學本爲道窮變令素髮但能得酒飲終日自兀兀

送宋中道太博倅廣平

行役無冬春車馬無南北急若機上梭離別腸自織其間走聲利晝夜不能息

晚得二友生胸蜺吐五色各思强祿仕安肯坐仰食一之毛遂鄉一之太伯國豈無穎脫才可邁古風力明當隔大河去路指斗極誰念平原君能於衆中識

裴如晦時亦宰吳江

送宋端明知成都 其兄相國新鎭河陽

伯仲俱邦棟朝廷倚以隆出爲周九牧入是漢三公歲易星辰轉天均雨露同威聲滿河北事業出山東賦壓臨邛馬文高益部雄英靈當自伏教化已先通轂騎花川隘壺漿錦里空道途來筰馬都邑貴郫筒刀夢殊祥後鋒車急占中春江須愛賞花鳳在梧桐

戲作嫦娥責

我昨旣賦白兔詩笑他嫦娥誠自癡正値十月十五夜月開冰團上東籬畢星在傍如張羅固謂走失應無疑不意嫦娥早覺怒使令烏鵲繞樹枝啅噪言語誰可辨徘徊赴寢褰寒帷又將清光射我腹但覺軫粟生枯皮乃夢女子下天來五色雲擁端容儀彫瓊刻肪肌骨秀聲音柔響揚雙眉以理責我我爲聽何擬玉兔爲凡卑百獸皆有偶然白神靈觸冒由所推裴生亦有如此作專意見責心未夷遂云裴生少年爾謔弄温軟在酒卮爾身屈强一片鐵安得妄許成怪奇翰林主人亦不愛爾說爾猶自惜知不知叩頭再謝沈已去起看月向西南垂

送李涇州審言二首

古章乘一障不過提千兵今握數萬衆獨自制名城諸將俯聽命莫敢輒吐聲堂下選驍麥帳中圖崢嶸山川在目中虜寇來必平誰人識謝艾只是一書生

漢家舊日回中路天子新除太守行牙將握刀趨遠驛羌人下馬拜高旌雲間白草開邊隴山上朱樓壓郡城勇脫區區簿書內壯心應欲請長纓

送刁景純學士使北

嘗聞朔北寒尤甚已見黃河可過車驛騎駸駸持漢節邊風慘慘聽胡笳朝供酪粥冰生椀夜臥氈廬月照沙侍女新傳教坊曲歸來偷賞上林花

送馬仲塗司諫使北

每逆龍鱗司諫諍又持旄節使陰山貂裘不見風霜勁鴈磧遥知道路艱冰膾芥虀非楚味玉茗蘭茁說燕顏單于不敢輕中國名馬新調爲送還

重賦白兎（永叔云諸君所作皆以嫦娥月宮爲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别作一篇庶幾高出羣類然非老筆不可）

兎氏穎出中山中衣白兎褐求文公文公嘗爲穎作傳使穎名字存無窮徧走五嶽都不逢乃至瑯邪閒醉翁醉翁傳是昌黎之後身文章節行一以同滁人喜其就籠紲遂與提攜來自東見公於鉅鼇之峯正草命令辭如虹筆禿願脫冠以從赤身謝德歸蒿蓬

王祁公北園

園林多高椽園丹多芳柔紅紫經幾春青枯經幾秋我至每懷浮觴之鄉翁但見浮觴之水汨汨流水流日夜曾未休高門世世生賢侯不比平泉碑缺花木記又非家䳍嘯鳳皇樓洛陽城中亦有園與宅常同歐陽翰林攜酒遊竹閒池館遺翠羽戸外楊柳繫紫騮今嗟齒似舊屐作博士嘉趣只與心相仇彊騎瘦馬往城北二十三年如轉頭歸來作此辭且應主人求

觀楊之美盤車圖

谷口長松葉老瘦澗畔古樹身枯高土山慘憺遠復遠坡路曲折盤車勞二車迴正轅接軫繼下三車來蠖蟒過橋已有一乘歇解牛離軛童可哂黄衫烏巾驅舉鞭經險就易將及前轂輪傍側輻可數蹄角攙錯卷箱聯古絲昏晦三尺絹畫此當是展子虔坐中識别有公子意思往往疑魏賢子虔與焉皆妙筆觀玩磨滅窮歲年塗丹抹青尚欺俗旱龍兩日猶賣錢是亦可以祕疑亦不可捐爲君題卷尾願君世世傳

寄許越州

開元冠蓋裏無若賀知章乞得鏡湖水洗出明月光行坐鏡與月身衣羽人裳心存黄庭經目視白烏行歲時忽已古高韻抗彭莊今聞許子春來守稽山傍稽山風月在鏡水菰蒲長臘市閗梅蕚臘雪凌早芳卧龍生茗舌鼓角催新陽焙邊可以啜樹閒可以觴賀老於當日必定無此嘗唯有李白詩酒船芙蓉香安得放白也騰載借艅艎與君同醉翁智慮收肝腸

永叔請賦車螯

素唇紫錦背漿味壓蚶菜海客穿海沙拾貯寒潮退王都有美醞此物實當對相去三千里貴力致以配翰林文章宗炙鮮尤所愛旋坼旋沽飲酒船如落埭殊非北人宜肥羊啗爾塊

寄題郢州白雪樓

楚之襄王問於宋玉玉時對以郢中歌歌爲白雪陽春曲始唱千人和再唱百人逐至此和者纔數人乃知高調難隨俗後來感慨起危樓足接浮雲聲出屋中古客應無怊悵鯤魚孟諸宿樓傾復構春又春酒瀉琉璃烹錦鱗青山繞欄看不盡眼穿盪槳石城人去知何在寒花兩斂自生嚬今聞太守新梁棟試選清喉可動塵

和永叔答劉原甫遊平山堂寄

黄土坡陁岡頂寺青煙羃歴浙西山半荒樵牧舊城下一月陰晴連嶼閒人指廢興都莫問眼看今古總輸閑劉郎寄詠公酬處夜對金鑾步輦還

平山堂留題

蜀岡莽蒼臨大邦雄雄太守駐旌幢相基樹楹氣勢厖千山飛影横過江峯嶠俯仰如奔降雷塘波小鸂鶒雙陸羽井苔黏瓦缸煎鐺瀉頂聲淙淙兩牙鳥爪不易得碾雪恨無居士龐已見宣城謝公陋吟看遠岫通高窗

送張子卿秀才（公武）

茫茫九土中天網該時秀有鳳不收羅有麟不攫狩賢豪爲咨嗟都邑誦瓊琇而我當是時欲見恨未遘忽過廣平居遇子乃邂逅懷中二新篇幸出洗昏瞀一美韓公才（稚圭也）一語南方寇鏗然青瑱玕交戛風雨驟輒用告衆多亦未甚便售固知至珍物不入市井貿昨朝驚扉鳴始悟子來扣鉅編高貯襟細卷仍函袖麻衣踏犀韉再拜謹以授因之重感愴世德實有舊文體古爲徒家聲喜能又其閒贊愚辭愧累將恐詬磨拂李杜光誠與日月鬬退之心伏降安得此孤陋豈能造春榮豈解易星宿一身猶寒飢生未飽藜豆高高河漢流肯下饋湔漱蟲魚儳無施捉撮不乖繆聊此慰窮愁文章終莫就庭前枯石榴寒雀並

清晝逍遥獨詠歌寄翼與報詶

江鄰幾學士寄酥梨

興平烹瓊乳咸陽摘冰枝秦女點山日張公開谷時刻破玉䃜壺泛融金酒巵
適從關中寄不見博士卑

答劉原甫寄糟薑

名國萬家城千畦等封侯斷當燕去前醃牙費糟丘無筋偃王笑有味三閭羞
寄入翰林席聖以不撤優又寄蓬門下作賦誰肯休唯我廣文舍免爲鳌鹽仇
劉公漢家奇才學歆向儔胸懷飽經史辨論出九州曾不奉權貴但與故人投
贈辛非贈甘此意當自求

銅雀硯

歌舞人已死臺殿棟已傾舊基生黑棘古瓦埋深耕玉質先骨朽松棟爲埃輕
築緊風雨剝埏和鉛膏精不作鴛鴦飛乃有科斗情磨失沙礫粗扣知金石聲
初求畎畝下遂廁几席清入用固爲貴論古莫與并端溪劚紫雲空負世上名
韓著毛穎傳何獨稱陶泓儻以較歲年泓當視如兄

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同過弊廬值出不及見十二月七日

枯竹爲門扉不可容車騎況如鄭廣文無氈藉賓位窮冬月破七貴客聯玉轡
傳騶肅里閭下榻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牆上字兒愚不知誰金章言照地
既屈卿大夫恨莫親帚彗星躔回已高麟趾寧復至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喟
豈料瘦老翁能令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元忠示胡人下程圖

單于獵罷卧錦紅解鞍休騎荒磧中蒼駒騧駱六十匹隱谷映坡分尾鬉九䭾
五牛羊頗倍沙草晚牧生寒風貴賤小大指五百執作意態皆不同二鷹在臂
二鷹架駿大當對寧爭功氈廬鼎列帳幕擁鼓角未吹驚寒鴻土山高高置烽
燧毛囊貯獲閑刀弓水泉在側挹其上長河杳杳流無窮素紈六幅筆何巧胡
瓌盡妙誰能通今日都城有別識別識共許劉元忠

送李太保知儀州

出塞開牙帳論兵啓玉鈐漢泉思白馬秦冢弔蒙恬族本西山大聲從渭北兼
相如嘗學劍文士亦何嫌

劉元忠遺金橘

南方生美果且體橘包微韓彈有輕薄楚萍知是非甘香孪華俎咀嚼破明璣
欲換鳌鹽腹盈匳忽我歸

王原叔內翰宅觀山水圖

石蒼蒼連峭峯大山嵯峨雲霧中老松瘦樹無筆蹤巧奪造化何能窮古絹脆
裂再黏續氣象一似高高嵩上有荆浩字特歸翰林公願換廷圭一丸墨誰言
賣錢須青銅范寬到老學未足李成但得平遠工黃金白璧未爲寶文人師臣
無不通

送廖倚歸衡山倚來爲其兄求集序於歐陽永叔

雌猨夜啼別湘東曉尋故人背孤桐孤桐有聲彈不響絃絶曲在埋蒿蓬知音
萬古期必逢今日已聞天下雄陟山涉水不辭遠文章大名居禁中扣門一見
顏色喜抱琴三歎含徵宮九疇不汨微禹力堯舜豈無明與聰推根致本賢意
合敘述況值太史公留金得玉莫忘寶却過洞庭乘朔風猨休啼月月色好還
來舊山伴狙翁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原书空白页

還吳長文舍人詩卷

松液花茯苓又因爲琥珀遇物必得形毛髪曾不隔君子亦豹變其文蔚可觀个者逢吳侯滿腹貯經籍噴吐五色霓自堪垂典冊詩教始二南皆著賢聖跡後世竟翦裁破碎隨刀尺我輩彊追仿畫龍成蜥蜴有唐文最盛韓伏甫與白甫白無不包甄陶咸所索侯初守二郡山水多助益升高觴嘉賓賦筆速鸞翮葺書成大軸許我觀琮璧真物固易辨恨無百金易借從懷袖歸誦玩廢朝夕譬如遊國都惝怳失阡陌苦吟三十年所獲唯巾幗豈比夸受降甲齊態耳積重見元和風珠玉敵海舶自慚寒餓爲何張空避席

和正月六日沈文通學士遺温柑

禹書貢厥包未知黄柑美競傳洞庭熟又莫永嘉比適觀隱侯詩獲此殊可喜誦句擘露囊香甘冷熨齒明朝鏁禮闈何暇醉鄰里

史供奉羣鶴

出珥銀貂侍太清迴看雙鶴舞中庭翩翩曾是仙人驥兩兩尙儀君子形静夜欲還緱嶺月終朝思唳太湖萍莫將樹上雞相並會待歸飛向杳冥

雪竇達觀禪師見寄依韻荅

巖竇常留雪山雪不有心禪衣百衲重香刹四明深馴鹿來銜果栽松去作林自緣冠紱累未解遠公尋

和孫端叟寺丞農具十三首

田廬

結廬野田中其高足以覘坐臥劣自容巢棲未嘗斂但能風雨蔽何惜茅蓬苫

颺扇

終當收穫畢寂寞懸山店

田扇非團扇每來場圃見因風吹穅秕編竹破筠箭任從高下手不爲暄寒變去䆉而得精持之莫肯倦

樓種

農人力已勤要在布嘉種手持高斗柄嵩瀉三犂壠月下叱黄犢原邊過廢冢安知俠少年玉食金羈擁

樵斧

適從伐枯桑莫悟刀已缺鑑工向欲迫田事不可徹丁丁背谷聲役役持柯熱積薪高於山焉用先後別

耒耜

古聖通物宜揉斲資粒食稼穡盡民勤墾耕窮地力推化本神農維時思后稷我老欲歸田玆器已先識

錢鎛

詩稱庤錢鎛南畝與農作寧唯務芟薙豈不在刈穫收功尙嘉穀託用隨芒屩太平玆所重坐見銷鋒鍔

耰鉏

蕪穢或不治良苗安得長薅來露未晞荷去月初上侵煙濕鵝頸近茇翻蟻壤生具自有餘何辭汗霑顙

襏襫

上襏與下襫青蓑苦能織曉披春雨來晚曬陽披側蔽身常自足衝濕曾爲得任從野風吹已敵寒蓬色

臺笠

力田冒風雨緝蘀爲臺笠寒蓑相與用陰野低迷入足屨固易濡鬢葆何嘗濕斯須未可去赫日實乃急

水車

既如車輪轉又若川虹飲能移霖雨功自致禾苗稔上傾成下流損少以益甚漢陰抱甕人此理未可諗

田漏

瓦罌貯谿流滴作耘田漏不爲陰晴惑用識早暮候辛勤無侵星簡易在白晝同功以爲準一決不可又

耘鼓

挂鼓大樹枝將以一耘耔逄逄逺近汨汨來田里功既由此與餉亦從此始固殊調猨猴欲取兒童喜

牧笛

牧人樂下牧背騎吹短笛聲穿吳雲低韻入楚梅的誰嗟苦調急自與幽意寂應同堯時民歌將土壤擊

和孫端叟蠶具十五首

繭館

漢儀后親蠶採桑來繭館雲母飾車上鉤籠載車畔援條露已乾受葉日將晏爲言天下婦玆事不可慢

織室

常聞漢皇后織室數來觀宮女豈不勤帝衣得以完亦將成纁黃非用競龍鸞意在奉宗廟後人其可安

桑原

原上種𡕒桑桑下種茂麥雉雊麥秀時蠶眠葉休摘空條漏日多餘椹更誰惜會待黃落來洒壚燒斗石

高几

桑柔不倚梯摘桑賴高几每於得葉易曾靡憂枝披躋陞類拾級下上異緣蟻閑置草屋傍鳴雞或棲止

科斧

科桑持野斧乳濕新磨刃繁枿一去除肥條更豐潤魯葉大如掌吳蠶食若駿始時人謂戕利倍今乃信

桑鉤

長鉤扳桑枝枝間挂桑籠南陌露氣寒東方日光動少婦首且笄幼女角已鬈競以採葉歸曾非事梳櫳

桑筥

采采向桑郊盈盈自持筥挂鉤帶月往穉葉和煙貯一心恐蠶飢搔首促儔侶到家傾嫩綠刀几爲㕮咀

蠶女

自從蠶蟻生日日憂蠶冷草室常自溫雲髻未暇整但采原上桑不顧門前杏辛苦得絲多輸官官莫省

蠶簇

冰蠶三眠休作繭當具簇漢北取蓬蒿江南藉茅竹蒿疎無鬱浥竹淨亦森束競畏風雨寒露置未如屋

蠶槌

三月將掃蠶蠶妾具其器丘植先挦（音摘）括辟室亦塗墍衆材疎以成多薄所得寄終老歸簇時應無㸑弃置

蠶薄

河上緯蕭人女歸又織葦相與爲蠶曲還殊作筠篚入用此何多往售獲能幾願豐天下衣不歎貧服弁

繅盆

朝漬一盆繭繅就幾絇絲絲成繭已盡盆亦誰復持道上有墮甑車傍有鴟夷二物且莫笑顧藉各因時

紡車

蠶月必紡績絲車方挑擲燈下絡緯鳴林端河漢白纖縷自有緒虛輪運無跡腕手已爲勞誰經用刀尺

龍梭

給給機上梭往返如度日一經復一絲成寸遂成匹虛腹銳兩端素手投未出陶家挂壁間雷雨龍飛出

織婦

織婦手不停心與日月速常憂里胥來不待雞黍熟但言督縣官立要斷機軸誰知公侯家賜帛堆滿屋

上元從主人登尙書省東樓
閶闔前臨萬歲山燭龍銜火夜珠還高樓迥出星辰裏曲蓋遥瞻紫翠閒轣轆車聲碾明月參差璉琰競紅顔誰教言語如鸚鵡便著金籠密鏁關

自和
沉水香焚金博山杜陵誰復與車還馬尋綺陌知何曲人在珠簾第幾閒法部樂聲長滿耳上樽醇味易酡顔更貧更賤皆能樂十二重門不上關

又和
康莊咫尺有千山欲問紫姑應已還人似嫦娥來陌上燈如明月在雲閒車頭小女雙垂髻簾裏新妝一破顔却下玉梯雞已唱謾言齊客解偷關

和公儀龍圖戲勉
五公雄筆廁其閒媿似丘陵擬泰山豈意來嘲飯顆句忙中唯此是偷閑

再和公儀龍圖
千重海浪漁人醉百戰沙場野叟閑豈向鬧中還得靜乃知朝市即青山

放鶬
獸烹羊豬鳥烹鴨雞唯鶬不殺置奴而攜公坐堂上見而悲悽急令開籔還故棲其閒無力飛不齊公只知魚之洋洋鵝之鶬鶬噫兮噫兮

莫登樓
莫登樓脚力雖健勞雙眸下見紛紛馬與牛馬矜鞍轡牛服軛露臺歌吹聲不休腰鼓百面紅臂韝先打六幺後梁州棚簾夾道多夭柔鮮衣壯僕獰髭虬寶檛呵叱倚王侯夸妍鬬豔目已偷天寒酒醲誰爾儔倚檻心往形獨留有此光景無能遊粉署深沉空翠幬青綾被冷風颼颼懷抱既如此何須望樓頭

莫飲酒
莫飲酒酒豈醼顔回不飲不白頭千鍾稱帝堯百觚號聖丘定國數石無滯留康成三百杯未休阮籍作詩語更遒聖賢在前誰與謀喉乾舌強須潤柔照見文字勝膏油

依韻和永叔勸飲酒莫吟詩雜言
我生無所嗜唯嗜酒與詩一日舍此心腸悲名存實大不輒思甑空釜冷不俛眉妻孥凍飢數恚之但自吟醉與世違此外萬事皆莫知王公謁請衆去早既衰愈嬾身到遲日高倦僕顔色沮況騎瘦馬兩耳垂厭此勞苦不喜出唯有文字時能爲諸公尙恐竭智慮勸勸勸飲莫我卑再拜受公言竊意公矯時只愛詩謂余癡

和永叔内翰
來時擘繭正探官走馬傳宣夾路看便鏁青春辭上閣徒知白日近長安思歸有夢同誰說強意題詩只自寛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

和公儀龍圖憶小鶴
聞憶華亭雙鶴雛蒼毛未變頂微朱閑情且與稻粱飽寄語休將雞鶩驅丁令再歸移歲月王褒端爲約僮奴主人必欲看雙舞太液池寛肯放無

和永叔内翰思白兎荅憶鶴雜言
醉翁在東堂爲他栽桂樹待將枝條與人折憶著家中玉色兎夜看明月海上來光彩離離入庭戸且問嫦娥一借觀翁家雖有來無路嫦娥對面幾萬里不聲漸漸西南去是時翁生懷抱惡却恨陸機先憶鶴致令亦念眼迷離不似傍池能飲啄始憂免飢僮失哺又恐白毛塵土汚仍不如鶴有淺泉自在引吭時刷羽花前舉翅鼓春風只待翁歸向朝暮我聞二公趣向殊一養月中物一養華亭雛一畏奔海窟一畏巢松株我雖老矣無物惑欲去東家看舞姝

和永叔内翰戲荅
從他舞姝笑我老笑終是喜不是惡固勝兎子固勝鶴四蹄撲握長啄啄任看色與月光溷只欲走飛情意薄拘之以籠縻以索必不似纖腰夸婥約主人既賢豪能使賓客樂便歸膏面染髭鬚從今宴會應頻數

二月五日雪
二月狂風雪寒威曉更加省闈輕妒粉苑樹暗添花有夢皆蝴蝶逢袍只紵麻凍吟誰料我相與賭流霞（聞永叔謂子華曰明日聖俞若無詩倂輸一杯酒）

和公儀龍圖小桃花

三分春色一分休始見桃花著樹頭霰雪斗來如約勒爲公留作上林遊

感李花二月九日

重門雖鏁春風入先折桃花後李花赤白鬬姸思舊曲舊聲傳在五王家五王不見留華萼華萼壞來碑缺落當時李白欲騎鯨醉向江南曾不錯

琴高魚和公儀

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觴吾物吾鄉不須念大官常膳有肥羊

嘗茶和公儀

都監撝具向都堂碾破雲團北焙香湯嫩水輕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長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盧仝走筆章亦欲清風生兩腋從教吹去月輪傍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刑部廳看竹效孟郊體和永叔用其韻

蒼蒼庭中竹事莫歎遲速不同欄下草一歲一迴綠朝開花照曜暮落風相逐何如飽霜雪冬夏森寒玉誰將種官舍本合近巖屋不可一日無瀟灑看未足阮生豈其愚林中醉醽醁我當明月時移牀來此宿

較藝和王禹玉內翰

分庭答拜士傾心却下朱簾絕語音白蟻戰來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力搥頑石方逢玉盡撥寒沙始見金澹墨牓名何日出清明池苑可能尋

再和

廉纖小雨破花寒野雀爭巢鬬作團手卷白雲光引素舌飛明月響傾盤羣公錦繡爲腸胃獨我塵埃滿肺肝彊應小詩無氣味猶慚白髮廁郎官

謝永叔答述舊之作和禹玉

天下才名罕有雙今逢陸海與潘江筆生造化多多辦聲滿華夷一一降金帶繫袍迴禁署翠娥持燭侍吟窗人間榮貴無如此誰愛區區擁節幢

較藝贈永叔和禹玉

今看座主與門生事事相同舉世榮並直禁林司詔令又來西省選豪英飛龍借馬天邊下光祿供醪月底傾食葉蠶聲句偏美當時曾記賦將成

戲答持燭之句依韻和永叔

盧仝只有赤脚婢吏部曾吟似笑仝紅燭射眸從結客清歌帖耳苦憐翁歸時雖已過寒食芳物猶能逐暖風但點紗籠續清夜西園遊與古何窮

重答和永叔

我家唯有一團月挂在颼颼草屋東玉兔已爲公取玩更休窺望桂叢中

又依韻

多病相如不復云更何曾有卓文君他時我向會稽去只是荆釵如布裙

刑部廳海棠見贈依韻答永叔二首

搖搖牆頭花稍稍有好色高枝笑粲粲低枝明皪皪但與風相撩不與風相得風吹莫苦急游子歎日昃彭祖與顏回相去猶瞬息每觀形影篇曷在神所釋不可廢我吟畢竟焉免白

搖搖牆頭花一一如舞娥春風買豔逸豔逸此何多不爲游蜂撓即爲狂蝶過日光苦紿紿奮叟白波波人生若朝菌不飲奈老何揚雄寂寞居豈若阮生歌

春雨呈主文

蛟龍上漢魚潛動梁棟生雲燕未知風點稍聞寒瓦急玉條初向畫簷垂何郎夜聽應逢句謝朓朝觀必有詩老大莫將文字困爲公牽彊不勝疲

謝鶻和公儀

聞有白鷴夢遂作白鷴詩詩記白鷴語意公於鶴私公意無薄厚爾將聽我辭朝給一瓢水晝給一盎糜曾不令爾渴曾不令爾飢事事不異鶴安得於鶴疑鶴鳴爾不和鶴舞爾不隨無以一供悅飽食番頑癡公所念爾久李白當畜之白固有篇詠公偶未暇爲遺爾心不平謂此鈍見遺我持爾此意請公吟莫遲公便納我言濡筆灑淋漓書爾在南方野羽霜雪披弄啄紅豆實飛上桄榔枝翡翠不敢顧孔雀不敢窺將擬是白鳳脩尾晝連漪尀頸而難首峨峨如有儀而今與鶴爭此識固已卑公初待爾厚鷴兮知不知

較藝將畢和禹玉

窗前高樹有棲鵲記取明朝飛向東家在望春門外住身居華省信難通夜聞相府催張牓曉聽都堂議奏中龍閣鳳池人漸隔猶因朝謁望龍宮

送白鷴與永叔依韻和公儀

致鷴猶恐鷴飢渴細織筠籠小瓦缸玉兔精神憐己久金鑾人物世無雙休爭白鶴臨清沼且伴鳴雞向綠窗美羽奇毛有多少爾身高穩勝他邦

書事和韓子華舍人

見憑蝴蝶過牆飛却夢翩然入綺闈欲撲翅輕縈不住覺時疑有粉霑衣

明經試大義多不通有感依韻和范景仁舍人

明經與進士皆欲取公卿自是俗儒陋非於吾道輕昔由羔鴈聘今乃草萊扞不措一辭去緣何祿代耕

出省有日書事和永叔

辭家綵勝人爲日歸路梨花雨合晴庭下皷鼙應未拆籠中鸚鵡即聞聲千門
走馬將看牓廣市吹簫尚賣餳已是瓊林芳卉晚不須遊處避門生

定號依韻和禹玉

言出君門日遙聞紫禁鐘詔書中使降駿馬上閑供天下持平手毫偏不置胸
文從有司較卷是近臣封勝陣無容敵精兵已善攻明朝當奏號鴛鷺看歸雝

寄桂州張諫議和永叔

桂林太守幾時行泛汴桃花浪已騰目極雲陰低遠樹夜寒風急亂春燈巢鳴
翡翠愁無限水宿鴛鴦冷不勝陽朔山前好峯嶺爲公憐愛萬千層

觀張中樂書大字

芝旭馳名世有孫大書如曉過秋原長松怪柏皆成炭豫氏觀傍不解吞

張淳叟獻詩永叔同永叔和之

張君獻詩詩詞巧美女插花嬌醉春公答七言夸筍笋我無千里學騏驎夜吟
謝朓澄江練露濕陶潛漉酒巾歸去應將錦囊貯已勝珠玉莫愁貧

上馬和公儀

煙火千門曉欲開五花驕馬肯徘徊井閭已是經時隔親舊全如遠別來帝闕
重看多氣象天街新霽少塵埃振冠浣服無容久便見池門放牓催

太師杜公挽詞五首

國佐三公進師臣一品歸接賓忘素貴還綬遠危機憶奉追尊冊當觀副輅旂
生榮人莫及無恨掩泉扉慶曆中改謚章聖五后公奉冊乘副玉輅出宣德門
既老仍開國因歸得賜金念懷知主意堅介見臣心筆札尚存紙性情猶託吟
向來門下客東首淚盈襟前歲因侍講王內翰歸省其兄於睢陽上賜公金
莫怪霑襟血無由作弔賓故池歸去鴈春信見何人已寫虛堂影猶鐫守冡麟
門生與舊吏將立道傍珉
言爲當代法行不古人慚天子貴元老史官傳美談名高漢亞相學嗣晉征南
有子即家寶未嘗金玉貪

見錄尋常詠親裝復手題言從永嘉後重與建安齊自古難知己孤生每擇棲
春風寄黃鳥爲向墓間啼去歲同在植郎中謁公公出手裝僕詩一軸

送方云秀才下第

從來釣者意豈不在得魚餌寡魚口多曾非投竿踈向登百金貴首尾必吹噓
竭澤古所戒但保腹中書風雷變有時且復歸孟豬

送張待制知越州

滄海東邊會稽郡朱輪遠下相臣家已同雲漢星庭轉不與鑑湖風月賒越箭
抽萌供美茹秦山堆翠照高牙買臣嚴助前時貴破盜論功未足誇

送甥蔡駰下第還廣平

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已遺俗棄擲妄意堪憤惋他時有識別終必爲寶玩
懷之歸河朔慎勿輒鎔鍛改作毛遂錐穎脫奚足算

送唐紫微知蘇臺

洞庭五月水生寒盧橘楊梅已滿盤泰伯廟前看走馬闔閭城下見驂鸞吳娃
結束迎新守府吏趨蹡拜上官曾過揚州能慣否劉郎盞底勸須寬

韓持國遺洛筍

龍孫春吐一尺芽紫錦包玉離泥沙金刀璀錯截嫩節銅駞不與大梁賒持寄
韓郎綠蒲束莫令膩女苦思家韓郎才調偏能賦分餉唯思楚界差因之善謔
誦淇澳欲學報投無木瓜

萊宣遺酒

白日對芳樹靜夜愛明月我飲雖不多杯杓安可闕破屋有空缸冷竈無黔突
投餐聞韓辱乞食使陶訥鑒此不求人終身其鏤骨儻有佳客過未免貰袍笏
風從東南來語向西北發西北多鳳雛枝間報清越玉壺盛曉露贈置酹莫歇
却少可飲人爲告月休沒

送王正卿寺丞赴睢陽幕

廢囿孝王國離宮天子都古今雖且異文物未嘗無族有栽槐美名從得桂殊
應聞漢丞相待士倒樽壺

韓玉汝遺油

朝讀百紙書夜成幾篇書明明白晝有陽烏黕黕暗室無蟾蜍目睛須藉外物光日月不到卑蔀居君能置以滑油壺暝照文字燈燄舒婦將膏髮雲鬟梳缾底濁濃留脂車所益既如此所感當何如

王幾道罷磁州遺澄泥古瓦二硯

澄泥叢臺泥瓦斲鄴宮瓦共爲几案用相與筆墨假賦無左思作書媿右軍寫初從故人來來自邯鄲下物因人以重謬當好事者

送咸陽主簿王秘較

昔見蘭叢芽今見連蔓瓜持入咸陽市本出故侯家五色相鉤帶秦人應自誇行當七月薦乞巧雜盤花

和楚屯田同曾子固陸子履觀予堂前石榴花

堂下一匹鄭虔馬欄邊兩株安石榴但能有酒邀佳客亦任狂花落素甌俗女紅裙無好色主人白髮自侵頭欲歌翠樹芳條曲已去洛陽三十秋

送史供奉汴口都大

河爲中國患亦爲中國利其患齧隄防其利通糧饋分流入浚汴萬貨郡城萃積淫或暴漲旱暵或滯壅疏導欲其宜經度有所異曩者多邀功用之殊未至十私而五公歲久害愈熾潰溢必歸尤廟堂難決議明明聖天子自選中常侍銀璫插在貂身小勇且智上從廣武城下及淮與泗迴險帖鑿繁所晝由所寄嘗以勤厥身又能和衆吏前日有盡心于今病憔悴此職方藉人加餐當自爲

呂晉叔著作遺新茶

四葉及王游共家原坂嶺歲摘建溪春爭先取晴景大窠有壯液所發必奇穎一朝團焙成價與黃金逞呂侯得鄉人分贈我已幸其贈幾何多六色十五餅每餅包青蒻紅籤纏素縈屑之雲雪輕啜已神魄惺會待嘉客來侑談當晝永

送畢甥之臨邛主簿

自我歷官三十年有脚未曾行蜀川李白嘗言道之艱險長嗟難劇上青天烏悲猨號馬蹄脫苔梯兩棧愁傾顛蒼崖下窺不見底但聽雷聲輥石懸湍濺曉盤青泥上高煙暮盤青泥到下泉劍閣如劍巉然割腸刺恨今古連爾去三千九百里巴山小馬烏皮韉一婦一奚行李單家具日貨能幾錢人皆畏避不敢往此獨敢往何所便況是初宦無遠適心意自許非由銓異乎哉我今送爾徒哀憐

依韻和公儀龍圖招諸公觀舞及畫三首

落花淨掃青陰長野蝶閑飛綠草閒侍從退來看鶴舞便將樽酒欲招閑陰森園圃牆東地擕挈兒童樹下吟便約天邊鳳皇侶閱書觀畫味尤深初約看花花已盡重新邀客客應歡真花既不能長豔畫在霜紈更好看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原书空白页

送王介甫知毘陵

吳牛常畏熱吳田常畏枯有樹不蔭犢有水不滋穊孰知事春農但知急秋租太守追縣官堂上怒奮鬚縣官促里長堂下鞭扑俱不體天子仁不恤黔首逋借問彼爲政一一何所殊今君請郡去預喜民將蘇每觀二千石結束辭國都絲韉加錦緣銀勒以金塗兵吏擁後隊劍撾臧前驅君又不若此革轡障泥烏

款行問風俗[illegible]情靡不達略細舉其麤曾肯爲衆異亦罔爲世趨學詩聞已熟愛[illegible]

送曾子固蘇軾

屈宋出於楚王馬出於蜀荀揚亦二國自接大儒躅各去百數年高下非近局鈞陳豹尾科登俊何炳縟楚蜀得曾蘇超然皆絕足父子兄弟間光輝自聯屬古何相遼闊今何相邇續朝廷有巨公講索無遺錄正如唐虞時元凱同啓沃何言五百載此論不可告二君從茲歸名價同驚俗

送建州通判沈太博

昔聞醉翁吟是沈夫子所作今聽醉翁吟是沈夫子所彈聲如冰澌下石瀨嚼齧碎玉逺齒寒四坐整衣容色端醉翁雖醉無慢官其音正以樂其俗便且安何害酩酊頹渥丹沈夫子邂逅相遇必已歡玉琴能寫人肺肝人所爲難君不難平明解船建谿去輕齎快意不長湍谿東白茗象月團來奉至尊龍屈盤餘爲帶銙與鬭片散在六合雲漫漫況君五臟清如水宜飲沆瀣采木欄更留瓦硯贈我看鄴宮鴛鴦誰刻刓

送王平甫擬離騷

識君兮不早君尚少兮我老蘭與蕙兮多蕪薉雜佩兮芳芬蘭倏往兮蕙隨心俯仰兮徘徊與識吳兮吳樂嘗適楚兮楚悅君何爲兮我闊麒麟縶兮不馳鳳皇蔽兮挑達均莫悲兮別離悵公子兮何之絕大江兮無波奉赤鯉兮藉荷芼蔬糈兮陳羹覩意得兮忘榮世反是兮從貴聊送君兮傷情

送僧遊廬山

欲遊廬山去將託楚舸梢暮行長河曲月上黃公坳悠悠幾千里身世非繫匏恣觀瀑布虹不畏潯陽蛟誦經東林下小宇結香茅

韓持國再遺洛中斑竹筍

牡丹開盡桃花紅斑筍迸林犀角豐兩株遠寄川上鴻韓郎斲口贈楚翁便令剝錦煮荆玉甘脆不道簞瓢空小謝舊城昭亭下侵天筆竹谿西東螳蜋生後出牙茁羅列滿地爭強雄是時楚翁所食寡朝飯暮飯唯其充今來得此謂過分一貴一賤物苟同

送僧惠思

大車高馬塵塞軌弄石洗泉人不喜慨然擺落還吳都歸心勁於弦上矢強弩發復開矢往不可廻常應笑燕子時能海邊來

送魯玉太博挽詞三首

射策志何遠闔棺人共疑奠觴朋友去泣血母兄悲霧氣窗間盡車聲戶外知玉樓成作記此語可能欺

自昔稱王謝于今亦臧門尚看珠樹秀應見玉麟存書史辛勤學文章苦死論都然莫施設恨向九原吞

試問於天下誰從百歲心短長從所盡禍福乃相尋只以名賓實那論古至今未能忘物境空復歎人琴

蘇明允木山

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靂夜落魚鳧洲魚鳧水射幾千秋蠹肌爛隨沙蕩流唯存堅骨蛟龍鍬形如三山中雄酋左右兩峯相挾翊尊奉君長無慢尤蘇夫子見之驚且異買於溪叟憑貂裘因嗟大不爲梁棟又歎殘不爲薪槱兩侵辟瀯得石瘦宜與夫子歸隱丘

哀國子黃助教

儒者務欲博誦說窮冬秋衣裙未及解含珠以見求閩稱黃夫子常恐學不流有徒如浮萍匝匝圍刳舟聚書將萬卷載行無馬牛去年來京師滿篋分寄投半在吳楚間半入趙衛陬昨日大官薦青袍變綈裘今朝爲異物寸祿與命讎

獨聞邯鄲公哀之使斂收曷其粟賻安得被王侯旅殯欲焉託定將葬何州
生爲四方遊死當不擇丘豈必歸故鄉萬里過山頭

沅江李氏書堂

船從洞庭來非買即遊宦宦買事風檣誰能樂清晏不如蓄書史萬古無與閒
上觀堯舜仁下覽魏晉篡善惡彼既殊智巧徒以辯君心於此得用舍不自慢
堂中羅高廚戶外望鳴鴈菰蔆可釆掇魚鼈可釣汕卒歲身多餘世俗莫習慣

張堯夫寺丞改葬挽詞三首

洛陽交舊裏過半已凋殘在昔義投漆最先悲闔棺誰知二紀水重卜九原安
聞說塞門路白楊風更寒
當時嗟遽歿二子未能言頻歲折丹桂買塋遷陸渾重銘太史筆不替故人恩
爲善有終慶此焉天意存
舊壙爲潤齧新冢得山深斬木來荒路移松出近岑黃鸝啼棘上玉女閟泉音
彊作挽人唱儻知哀感心

讀黃節推卷

磊落黃從事清吟古氣多少年知任俠欲老解登科辦起公卿坐時爲慷慨歌
又持珠玉贈將奈老貧何

得陳天常屯田斑邛竹二枚

客初西蜀來遺我雙邛竹上有紅淚斑斷非湘娥哭嘗聞帝魂哀號血滴草木
春露灑更鮮殷痕侵粉緑截爲扶衰杖萬里出洛谷今來入我手君勤意有囑
區區四十年重趼生兩足冠丱三男子且與詩書讀翁雖文章窮尚以字遮目
忍弃不以教擕歸事樵牧故茲九節贈用助老追逐楊朱非爲岐賈誼非爲鵩
及其悲慟時豈不罷盈掬揮之儻著物無迹染林麓因持此竹紋勿歎前人獨

送余少卿知睦州

青山峽裏桐廬郡七里灘頭太守船雲霧未開藏宿鳥坡原將近見燒田養茶
摘蕊新春後種橘收包小雪前民事蕭條官政簡家書時問霅溪邊

夜直廣文有感寄曾子固

日暮蛛絲動月暗螢火明方茲步庭戶浩然懷友生友生將東歸泛若赴海鯨
已從龍門出不慕朱鼈輕朱鼈過吳洲飛飛就東瀛沈浮未可問名有萬里程
須憂小水魴勞勞將尾赬

重送曾子固

楚澤多年一臥龍新春雷雨起鱗蹤誰知天上爭騰躍偶落池中雜喚喁且自
摧藏隨涙去何當駕馭使雲從劉累只說古來有暫屈泥蟠莫便慵

寄題沈比部江州齊雲樓

遠目不高不可極朱樓要與浮雲齊江流萬古平泱莽山雨一過寒凄迷賈客
檣下望吹笛漁郎浦前看斷霓佽飛射蛟水花伏高士種柳煙條低羣鴈有時
至自北洪潮到此不更西君家隱侯有八詠風雅未盡留人題

雲間月

明明雲間月皎莫可指雄烏與牡兎萬歲不生子三旬後乃合徒用成甲癸
焉見下土物長養各私己蛇蝎滿窟隙嗣毒自未已天地豈有意感德名不死

依韻和梅龍圖觀小籙

四百鸞皇羽翼成高低輕重出權衡他時俱作公卿去誇是王家門下生

送鮮于祕丞侁通判黔州

壺頭山下俗巴婦曲中聽汲井熬鹽白燒田種穀青巖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
事簡能談者揚雄所草經

依韻閤中季職方暴雨幸涼

天津赫日欲焦拆西北風來斗減威太帝宮庭無暑入大明冠佩退朝歸泠泠
冷襲瑠璃簟奕奕涼翻翡翠幃交扇不須煩素手淋漓誰復汗頻揮

愛月

終夜每愛月見月常苦稀不雨即雲晦何能藉光輝儻有一夕明豈畏露濕衣
素娥領玉兎孤寡命亦微堂堂罕開耀多是半掩扉曾負萬家望空似隨人歸
一歲復一歲白髮思釣磯

呂縉叔云永嘉僧希用隱居能談史漢書講說邀余寄之

奈苑談經者蘭臺著作稱吾儒不兼習爾學若多能每愛前峯好閑穿弊屐登定將修史筆添傳入高僧

依韻和王景彝馬上忽見槐花

六月御溝馳道間青槐花上夏雲山退朝側帽驚時晚近樹聞香暗詠閑新雨買生車喜出舊年潘岳鬢添斑老慚太學無經術空飽齏鹽彊往還

送家靜寺丞知洛南

秦愛商於地信美洛水南銀鉛與丹砂鑿山民爭貪蜀客善製錦當先務桑蠶衣老以及少使煦如春酣摘蔬有筍蕨釣庖有巖潭頗同故鄉味將喜獲所諳

和王景彝省中詠孤竹

愛此孤生竹碧葉琅玕柯結根甘泉裏豈必泰山阿曾莫學兔絲徒以附女蘿風爲埽庭戶夜月誰與過

永叔內翰遺李太博家新生鴨脚

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若橡栗韜鴨脚類綠李其名因葉高吾鄉宣城郡每以此爲勞種樹三十年結子防山猱剝核手無膚持置宮省曹今喜生都下薦酒壓葡萄初聞帝苑夸又復主第褒纍纍誰採掇玉椀上金鼇金鼇文章宗分贈我已叨豈無異鄉感感此微物遭一世走塵土鬢顛得霜毛

陸子履示秦篆寶（其文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號爲皇帝乃詔丞相斯綰法度量則不一嫌疑者皆明一之）

秦既并諸侯斯乃一度量鑄寶以永傳萬世俾勿喪精銅不生花小篆著丞相一歿咸陽宮千秋事更王陸君居洛城客有來渭上曰因農人耕發壞破古藏遂獲此物還文完字何壯始號爲皇帝立語已超曠意將愚黔首釁起危博浪其後同玉璽不隨驪山葬今蓄於君家徒爾資奇尚物以用爲珍異時皆似妄

王屋高送王屋知縣孫祕丞

王屋山高無猨猱下有黃河水滔滔天壇半夜見海白光動古邑雞先號雞先號絕吠獒嚴居林棲吏莫搔山膚有時得虞獵不比豢肉烹連毛聞君今去將效陶縣前種柳芟蓬蒿不問公田問民俗民安事簡教兒曹河南太守喜愷悌如此可以無獸勞

聽文都知吹簫（晏虞部遣求一見之）

虞舜已去蒼梧野秦女驂鸞無復下簫管人間不解傳帝樂部中能亦寡欲買小鬟試教之教坊供奉誰知者晏識文公始致來勸接賤生宜彊且乃呼側坐吹一曲驚顧頓嘶堂下馬吾妻閨中聞不聞稺女扳簾笑嬌奼未敢多聽便遣還贈飲單杯向身瀉

雜言送王无咎及第後授江都尉先歸建昌

白袍來黃綬迴來跨蹇驢迴跨馬麻源三谷桂花開江都作尉入風埃主人劉向西京才心如明月無不照恐君已到還鸞臺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依韻和王景彝憶秋

隴首欲看飛去雲槎頭安得卷輕輪流烏不轉西邊日乘馬猶知果下人空渴魏臺氷在井從悲楚客淚緣巾炎炎赫日偏憎老眼耳昏聾半塞塵

七夕永叔內翰遺鄭州新酒言值內直不暇相邀

詰朝持鄭醖向夕望星津俗意願添巧古心思變淳予窮少陵老公似謫仙人獨對金鑾月宮詞付小臣

依韻和永叔久在病告近方赴直道懷見寄二章

浴堂深殿近皇居秋夕詞臣直宿初宮女穿鍼爭落月官奴持燭看殘書萬家乞巧心無盡斜漢飛光望有餘枕上江山夢猶熟五更寒雨過簾踈

玉鑾瓏瓏出絳宮青槐馳道曉烟中塵頭尚裛洗車雨馬耳前趨吹鬣風聞說自將身許國不須仍以醉爲公我今才薄都無用六十棲棲未歎窮

文豹篇贈黃介夫

壯哉南山豹不畏白額虎澤霧毛雖雜鼪鼠朝將具鬚暮爲乳文章子雲久已許還笑大夫贊五羖天子仗中儀勿舉尾與旂常願看取

送韓欽聖學士京西提刑

王朝慎常刑恐民陷非辟分命遣使車謬枉得舉摘兼之勸農桑欲野無曠隙韓侯夙所志功利豈止百莽莽唐鄧閒荒土無牛跡邵闕廢未久柘陽仍舊白二地儻復營萬世不可易昔在漢家時近親多占籍茍或非膏腴當應徙畿赤每念輒歎嗟未能俾盡畫天將富斯民事與願不隔其易謂何如拾芥由琥珀我今送韓侯書以贈無責

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

雷雨初過草木新汴堤楊柳綠陰勻已看畫舸逐流水不惜長條折與人淮境秋傳蟹螯美郡齋涼愛蟻醅醇雖南莫久留才子宣室歸來問鬼神

得福州蔡君謨密學書并茶

薛老大字留山峯百尺倒插非人蹤其下長樂太守書矯然變怪神淵龍薛老誰何果有意千古乃與奇筆逢太守姓出東漢邑名齊晉魏王與鍾尺題寄我憐衰翁刮青茗籠藤纏封紙中七十有一字丹砂鐵顆攢芙蓉光照陋室恐飛去鏁以漆篋緘重重茶開片銙碾葉白亭午一啜驅昏慵顏生枕肱飲瓢水韓子飯甕居辟雍雖窮且老不媿昔遠荷好事紓情悰

韓子華吳長文石昌言三舍人見訪

當時載酒客共過草玄人今日一寒士能來三侍臣竹門容大馬金絡照諸鄰雖瘦莫爲具阮家依舊貧

送吉老學士兩淛提刑

重本恤刑天子聖舟車持詔使臣賢部中漢吏無冤獄封上吳人益美田重過故鄉逢故老一聞鳴鶴記山川不須歌管唯詩酒況有餘杭白樂天

永叔內翰見訪七月二十六日

內相能來顧爲郎樂有餘兒童爭拂榻門巷劣容車掩扇知秋意窺牆省舊書經年三枉駕未與故人踈

送石昌言舍人還蜀拜埽

紫微星宿何煌煌掖垣華閣上相當舍人亦與泰階近兩兩聯裾如鴈行其閒飛星入王壘天子賜告歸故鄉錦韉金鑾照棧去文園渴令難可望揚雄位卑纔執戟豈有爵祿多文章石公官顯職且貴還家展墓酹椒漿太守趨塵里人避岷山松柏風淒涼椎牛行酒與耆舊耆舊醉歸呼此郎公置名分共其樂敦厚世俗時陶唐郎呼只作曩日視安知鏘玉侍明光歸來却向鳳池直詔言一出稱廟堂廟堂蕭曹不草草潤色鼓動辭瑱瑱鼇頭蓬萊便可到蜀人更賀烹猪羊

送劉元忠學士還南京

昔見相公登瀛洲今見公子爲校讎鯤鵬變化三千載我生安得不白頭君前拜恩父前慶暫向南都乘順流南都留守頗爲喜將吏入賀鞾聲遒酒與銀甕羊鬱炙上下和煦移涼秋歸來却上柳堤路西風健馬控花虬

送潤州通判李屯田

過江始與風沙隔京口山連北固牢刺史丰儀於體重邦人全伏此名高宴盤
紫蟹方多味古寺青林不厭遨定挈傳家舊圖籍漕河應莫費吳艘

寄題知儀州太保蒲中書齋

中條插遠近黃河瀉直斜蒲坂之城在其涯渠渠碧瓦十萬家官商工農共擾
擾侯獨理齋窗照紗侯方守邊聽胡笳滿屋蓄書凡幾車他年不接清商樂亦
莫學種東陵瓜老繫戰馬向庭下廚架整妮齊籤牙朝聞鳴雞夕聞鵶眼昏秋
匣生銅花兒孫誦習且盈耳客來休論常山蛇

哭孫明復殿丞三首

魯國先生歿夷門吉士哀因讒君席遠時賻帝恩該寂寞蒿宮啓悠揚茜旐迴
昔賢皆不免松下作寒灰

舊業居東岱中年謁紫庭要塗無往跡至死守殘經詔許求遺稿朋鄰與葬銘
世人無怪我涕淚爲之零

自古春秋學皆知不可過生前恩禮少歿後薦章多妻子將焉託田園有幾何
汶陽秋樹裏黃鳥謾聽歌

程文簡公挽詞三首

嘗預巖廊政終爲社稷臣作藩安舊俗飲酒得賢人葬禮鐃簫咽明儀幣馬陳
泉堂一經掩原上只麒麟

將相榮難及唐虞世已遭名將官愈大節固位同高哀悼王朝輟鐫埋史筆操
空山伊水外松柏冷蕭騷

關塞秋雲冷伊川苦霧陰離歌金鐸碎蒿里石宮深燃漆爲長夜栽松作茂林
空留舊冠劍家廟四時心

送李殿丞通判蜀州

嘗聞蜀國海棠盛因送李侯宜有詩日愛西湖照空錦醉看春雨洗燕脂郡無
公事中園樂民喜羣遨匝樹窺望帝鳥啼空有血相如人恨不同時晨鮮深淺
非由染解賦才華未得知聞說趙高今已老試教圖畫兩三枝

八月十夜廣文直閣永叔內當

聞向蓬萊宿鼇峯第幾層秋聲暗葉雨殘夢空堂燈推枕感孤鴈抽琴彈壞陵
誰知廣文直桃簟冷於冰

和公儀龍圖新居栽竹二首

八月竹根移要雨逢陰便向阮家求請公靜聽蕭蕭葉斗變江南一夜秋

都城有地誰栽竹只見寒樗與老槐聞種琅玕向新第翠光秋影上屏來

贈京西陳郎中

忽枉乘軺車鏘然響金鑾駐軫與我言琅琅有深意乃知故相家事業已不墜
信哉渥洼種千里可立致顯祖實令君名聲取高位伯叔與懿考聯榮重當世
于今多昆孫朱紫紛曳地勉勉崇令德蘇李何難至

送董著作知北海縣

君嘗佑王屬議平天下刑出宰得古邑農鉏多帶經素琴伴飲酒綠蘚生訟庭
舉手望海鴈高懷在青冥

送王微之學士知池州

秋江淼然生寒潮北風吹帆上青霄旗脚舒舒戰紅纛旗心閃閃交阜鵰檣下
健兒發金鐃屋上鸞童鳴紫簫岸傍舟人望且拜溪口直入當高譙正聞鼓角
波動搖齊山舞翠挹岩嶢郭西猛虎夜莫入太守號令如怒飆長戈椿爾喉長
刀斷爾腰牙兵將吏無敢囂新威烈烈野火燒

讀永叔集古錄目

古史書不足磨璞鐫美辭周宣石鼓文已缺秦政嶧山字苦隳西漢都無半畫
在黃初而上猶得窺下及隋唐莫可數奇言偉迹恐所遺信都力黏大小軸集
十爲秩仍第之隨目證訛甲癸推青編是非皆究知有益於古今不疑碑雖滅
絕事弗移後人覽錄尚若披信都用意無窮期天灰地燼乃終畢信都信都名
愈出

依韻和永叔秋日東城郊行

郊原物老莽然中寓輿驅車向國東夾道名園迷屈曲壓枝秋實亂青紅寒畦
覆綠將收菜野蝶雙飛尚繞叢田父欣來問行幸依稀還似豳雞翁

送王景彝學士使虜

持節共知過碣石銜蘆相背有飛鴻地寒狐腋著不暖沙闊馬蹄行未窮隴上牛羊銜密毳帳前徒御立酸風歸時莫問程多少却到河湟杏蕚紅

哭王幾道職方三首

前罷邯鄲守孤高與世違青雲舊知在白首故園歸既歿無兒女元貧只帳幃平生洛陽友從此更應稀

我今過五十萬事日消磨熟識世間寡故交泉下多葉秋知易隕松耐竟如何嘗亦悲前哲荒墳野鼠窠

得君音信近安穩在緱山不是國醫悞寧辭蜀道艱終然有脩短猶免歷閒關便作千秋別霑襟涕淚斑君嘗入西川官雖抱病無由免待闕於緱氏因衄血國醫以藥下之乘虛而卒

依韻和楊直講九日有感

也持黃菊蕊時望白衣人首蓿從來厭茱萸却乍親護霜雲不散吹帽客何貧莫要悲搖落秋花更勝春

王侍講原叔挽詞三首

衣冠今盛族蘭玉舊嘉聲博古無遺悞遭時有重名魂輿臨水發靈馬向郊鳴歸葬商丘外森森柏已成

稽古逢堯舜鏘金侍冕旒生員尊鄭學子舍預夔謀翰苑事猶著岱宗魂已遊無情是天地玉樹掩蒿丘

丹旐秋風急清笳曉月寒明衣褒草露素士挽桐棺行哭賓徒盛觀儀里巷殫空餘舊編在千載莫能刊

送公儀龍圖知杭州

在昔漢中微我祖入吳門公今領名都千騎擁高軒與古異出處素節古本原江觀白馬潮水花長鯨奔山飄月桂子天香一國繇壯奇已若此纖侈尚亦存舊聞其風俗色易而柔溫太守朝駕車閭巷焚蘭蓀太守暮還府燈燭照旗旛清歌延冠蓋廣湖浮酒樽成都與餘杭天下莫比論彼爲公故鄉此爲公偃藩吏民宜寡事愷悌有謠言

和楊直講夾竹花圖

桃花天紅竹淨綠春風相間連溪谷花留蜂蝶竹有禽三月江南看不足徐熙下筆能逼真璽素畫成纔六幅蕚繁葉密有向背枝瘦節疎有直曲年深粉剝見墨縱描寫工夫始驚俗從初李氏國破亡圖書散入公侯族公侯三世多衰微錙貿擔頭由婢僕太學楊君固甚貧直緣識别爭來鬻朝質綈袍暮質琴不憂明日鐺無粥裝成如得驪頷珠誰能更問龍牙軸竹真似竹桃似桃不待生春長在目

送李端明知河中府

才業人終服聰明帝所聞來希段干木去識大馮君金絡鳴津口朱旗點鴈羣山河虞舊國簫鼓漢橫汾古堞臨秋月高樓等白雲應同羊叔子緩帶隔囂氛

依韻和永叔內翰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見寄

晝惜日易沈夜惜月易曉重陽種菊花此意爾大好所嗟時節晚又失澆培早開榮獨是遲造化徒費巧霜前擁繁蕚籬下同隕槁微根發再綠復笑王孫草莊生語鵬鷃樂不計大小能齊乃有餘但恐知者少常愛阮嗣宗遇酒醉則倒杯中得賢趣世上逐金㚉

依韻和丁學士陪諸公城東飲

黃花秋草滿荒臺聯馬鳴珂未欲迴上苑自將馳道隔高林空望白雲開薦肴已去紗籠幂賜醞新從蟻甕來天氣正清風景好重門雖禁不辭杯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次韻和池守王微之訪別

君樂初出守我老未東歸病眼生花早蒼毛似葉稀往還從更少談笑暫相依不及秋鴻翼能隨向楚飛

寄題資州錢固秀才道勝堂

醮壇舊山下高臥一儒生有室羅經籍無心取組纓芊肥收歲計柑熟摘霜晴暫向京都見添書入蜀城

送黃國博知撫州

逆水乘風上蒲帆滿挂檣日行知幾里江渺不分疆宿浦隨潮入逢人問路長臨川十萬戶勸勞執壺漿

觀韓玉汝胡人貢奉圖

時世重古不重新破圖誰畫舊胡人臂鷹捧盤犀利水鐵鎖獅子同麒麟翹翹雉尾插頭上深目鉅鼻青搭巾塗朱點綠筆畫大筋骨怒露蠻祠神茜袍白馬韓公子從何得此來祕珍定應海客遠爲贈中國未覩難擬倫公子自言吳生筆吳筆精勁瘦且勻我恐非是不敢贊退歸書此任從嗔

送韓文饒贊善宰河南

退之曾作河南宰韓氏于今又見君縣政從來人有望家聲不墜世多文後池分洛貯藍水高檻看嵩迷嶺雲主簿堂前七葉樹手栽應莫已刳焚

送刁祕校授漣水主簿歸四明省親

桂得嫦娥枝婦得黃姑女直歸東海頭翁嫗笑相語何當却之官古縣入平楚莫嫌簿書緐百事由區處

依韻和永叔戲作

琵琶轉撥聲繁促學作飢禽啄寒木木蠹生蟲細穴深長啄敲鏗未充腹攏絃疊響入衆耳發自深林荅空谷上絃急逼下絃清正如蝍蛆捕蟬聲坐中賓歡呼酒飲門外客疑將欲行主人語客客莫去彈到古樹裂丁丁內賓外客曾未聽乍聞此曲無不驚還憶昭君入胡虜烏孫帳下邊馬鳴安知如今有樂事能使女奚飛玉觥女奚年小殊流俗十月單衣體生粟言事關西楊廣文廣文空腹貪教曲曲奇譜新偷法部妙在取音時轉軸翰林先生多所知又笑畫圖收滿屋不肯那錢買珠翠任從堆插階前菊功曹時借乃許出他日求觀龜殼縮我嗟老鈍不如渠幸得交朋時借娛但樂休計有與無

送吳仲庶殿院使北

漢朝重結單于好歲遣名臣禮數增紫鼠皮裘從去著飛龍廄馬借來乘天寒將遇磧中雪鼻息暗添髭上冰定見南鴻起歸思家書欲寄不堪憑

送呂沖之司諫使北

虜人多竊朝廷禮譯者交傳應對辭羊酪調羹尊漢使氈堂舉酒見閼氏曚曚白日穿雲出漭漭黃沙作霧吹知去燕京幾千里胡笳亂動月明時

送孫隱之都官通判秀州

柳條枯落盡不折意徘徊泛汴趨殘水到吳看早梅無躭聽鶴唳有信寄鴻來聞說閶亭改靈光化劫灰

依韻和王平甫見寄

兄爲太守兩輪朱仲泛吳人燕尾艫且看洞庭多橘柚莫懷江國有枌榆少游山水殊非俗老愛詩書又似愚百事輸君休問我風沙不比在雲湖

得王介甫常州書

斜封一幅竹膜紙上有文字十七行字如瘦棘攢黑刺文如温玉爛虹光別時春風吹榆莢及此已變蒹葭霜道途與弟奉親樂後各失子懷悲傷到郡紛然因事物舊守數易承蔽藏搜姦證繆若治絮蚤蝨盡去煩羹湯事成條舉作書尺不肯勞人魚腹將魚沈魚浮任所適偶爾及我爲非常勤勤問我詩小傳國風纔畢葛屨章昔時許我到聖處且避俗子多形相未卽寄去慎勿怪他時不惜傾箱囊知君亦欲此從事君智自可施廟堂何故區區守黃卷蠹魚尚恥親芸香我今正值鴈南翔報書與君倒肺腸直須趁此筋力強炊粳烹鱸加桂薑洞庭綠橘包甘漿舊楚黃橙綿作瓤東山故游攜舞孃不飲學舉黃金觴豁如罨畫水泱泱刺船靜入白鷺傍菱葉已枯鏡面涼月色飛上白石牀坐看魚躍

散星芒左右寂寂夜何長烏棲古曲傳吳王千年萬年歌未央莫作腐儒鍼膏
肓莫作健吏繩餓狠儻如龔遂勸農桑儻如黃霸致鳳皇來不來亦莫愛嘉祥

司馬君實遺甘草杖

美草將為杖孤生馬嶺危難從荷篠叟寧入化龍陂去與秦人采來扶楚客衰
藥中稱國老我嬾豈能醫

逢雷太簡殿丞

長安初見君君領微有鬚後於河內逢秀俊美顏胡又會在桐鄉談詩多孟盧
學書得天然鐘王不能奴荏苒三十載邂逅遇京都朝接北扉飯暮應西垣呼
坐中如夢寐相語故人無昔由處士召胸懷開廟謨今看鬢已白議論恥非夫
拜章陳時事皆與相意符其識固不淺其用當亦殊人多惜老大我復歎羈孤
終朝重相笑為君傾酒壺

雷太簡遺蜀鞭

蜀道山之峭壁兮如快刀一削平無痕其間春雷驚龍走竹根迸石垂虺尾骨
節瘦密風霜吞野夫采之絙縣蔓分寸脫死持還奔他人不可得此物乃重太
守公侯孫獻來一錢不肯要只乞斗酒抱歸村太守立性豈諂貴將贈故人唯
義存我騎瘦馬固莫稱破韉爛韂沙塵昏明日試執趨君門孰不怪視竊笑言

得雷太簡自製蒙頂茶

陸羽舊茶經一意重蒙頂比來唯建溪團片敵湯餅顧渚及陽羨又復下越茗
近來江國人鷹爪夸雙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覽省蜀荈久無味聲名謾馳騁
因雷與改造帶露摘牙穎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頃湯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
初分翰林公豈數博士冷醉來不知惜悔許已向醒重思朋友義果決在勇猛
倏然乃以贈蠟囊收細梗吁嗟茗與鞭二物誠不幸我貧事事無得之似贅癭

送呂寺丞希彥邠州僉判

自有仲宣樂從軍仍近親關河歷周鄭風雪過咸秦原上方驅馬鞍傍忽起鶉
世家傳釣玉重問渭川濱

送施司封福建提刑

命使得才臣欽刑聖主仁銅苗休問發田種去教親白茗出溪上紅蕉連海濱
輕車莫道遠詔意重生民

江鄰幾暫來相見去後戲寄

低頭拜我蒼顏翁來如飛烏去如風一夕共飲斗柄北平明已向函關東衆中
舊騎跛鼈馬塞下新買連錢驄疾驅似逐鄧林日不肯暫住行何窮

送徐無黨歸婺州

吳蠶吐柔絲越女織美紈機杼固已勤刀尺誠獨難裁縫失分寸長短為損殘
嘗聞仲山甫能補帝袞完袞完民衣足天下無苦寒徐從信都學染翰宜弃冠
彼寶山甫徒爾亦非綷剜東歸道自勝人誰故時看

依韻和永叔內翰酬寄揚州劉原甫舍人

東望淮海間恨無鴻鵠羽鴻鵠日已飛風雪歲將暮憶聽談老莊達生無恐懼
我今齒髮疎何異樹有蠹辭別不必道俛仰已成故書問雖惟為夢寐則往屢
乘桴思仲尼好勇慚季路願希隆中臥不是邀三顧二公廊廟才酬寄封尺素
臯夔久相稱舜禹時已遇舉杯向明月此意聊可寓

和韓欽聖學士襄陽聞喜亭

亭欄下望漢江水淨綠無風寫鏡明日脚穿雲射洲影槎頭攤子出潭聲檣帆
落處遠鄉思砧杵動時歸客情使者徘徊有佳與高吟不減謝宣城

許仲塗屯田以新詩見訪

許氏世工詩渾棠格力微獨能兼古律無不是珠璣捧卷光蓬室停車照竹扉
陽春復高調自昔和人稀

荅祖擇之惠黃雀鮓

李白勸爾莫逐炎洲翠亦莫近吳宮燕爾不聽我言禍患今乃見吳火時雖無
越羅日生變空知稻粱肥豈悟杯盤薦我不聞爾聲謬成先生饌咀嚼勿言非
雉臈猶充饍

覽顯忠上人詩

昔讀遠公傳頗聞高行僧廬山將欲雪瀑布結成冰尋跡數百載歷危千萬層

師來笑賈島只解詠嘉陵

依韻和吳長文舍人對雪懷永叔内翰

紫禁低雲拂綺櫳西垣人憶玉堂翁撚髭覓句方傳詠著樹成花尚舞空不管

因風吹塞外任教飛片落杯中曉來城郭遮無路阮籍驅車莫歎窮

送王嚴夫祕校通判滑州

昔聞信都侯嘗作晝舫齋空戸兩向闢尊席長對排左顧樹若岸右盼堵成崖

旣無風波虞但與物景諧一從信都去來者趣意乖屋室改庫廏花木爲薪柴

君當訪其蹟更葺安舊碑記石儻尚在塵土加洗揩然後釀井泉吟醉前人偕

寄言靈河守高此別乘懷

和宋次道荅弟中道寄懷

陸家兄弟苦西東黄耳傳書近已通共歎流年同轉轂各驚華髮似飛蓬河冰

夜合知霜勁塞霧朝開見日紅臘盡春來又相遠江南江北望歸鴻

元日閤門拜表遇雪呈永叔

六花隨表拜東廂庭下遥呼萬歲長王會圖中陳璧馬漢官儀裏濕旍常因風

亂絮霑螭首似鵠輕毛落井牀素髮垂冠少顔色衆人休笑老爲郎

王樂道太丞立春早朝

近臣頭上黄金勝殿前拜賜東風應蓼芽䟽甲簇春盤肉抹長絲何亘亘寬衣

武卒擁至庭人歸下箸殊難稱我家無火甑生塵條柳綵花空著與空著與將

底爲但願得米資晨炊不管飛霙與麥宜千官隊中身最卑五日一謁前旒垂

上元夕有懷韓子華閤老

一歲老一歲新年思舊年東樓嘗共望九陌聽爭先白髮更中笑舞姝應轉妍

追隨都已倦強對月明前

錢君倚學士日本刀

日本大刀色青熒魚皮帖欛沙點星東胡腰鞘過滄海舶帆落越棲灣汀賣珠

入市盡明月解絛換酒琉璃缾當壚重貨不重寶滿貫穿銅去求好會稽上吏

新得名始將傳玩恨不早歸來天祿示明游光芒曾射扶桑島坐中燭明魑魅

遯呂虔不見王祥老古者文事必武備今人褎衣何足道干將太阿世上無拂

拭共觀休懊惱

依韻和杭州梅龍圖入懷見寄

東都車馬苦飛羅南國桅帆喜過淮船背插旗風自展沙頭迎浪雪相排白魚

已薦糟增味紅稻新炊粟獸懷定似謝公迎遠岫錢塘應合有高齋

送周直孺祕校和州都曹

箭頭破賊棄不爲筆端射策取桂枝殿前脫袍改舊色庭下折腰甘去時歷陽

郡小太守好督郵官閑衆吏嬉江邊竹園啼竹雞竹裏種花春過遲東望望夫

雲脚垂煙雨隔岸風檣𢽾濕鴈不起沙上嘶君思歷亂如盎絲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送謝師厚太博通判汾州

噸官吴越飽秔稻況住南陽多水田北登太行入汾曲正穫穲稏秋風前晉人朴厚自寡訟軟炊玉粒何鱗鮮君方少壯齒頰健甘美不負經腹便有意南飛寄我信滿川鳴鴈下連連

依韻和永叔都亭館伴戲寄

去年鏁宿得聯華二月牆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家

送李君錫學士使契丹弔慰

昨日匈奴來告哀殿門不識桃花開今聞君去作弔使正值鴈嗥從北迴風卷黃雲無遠近山留白雪猶枯荄歸看車馬汗流沫逃暑爲傳河朔杯

送邵裔長洲主簿

姑蘇城頭烏哺時長洲草緑春袍歸魯桑葉小蠶出遲吴田水暖牛耕肥里胥爭迎縣寮喜入門先自易綵衣拜親然後及王事簿書豈得長相羈

送薛公期比部歸絳州展墓

風雨梨花殘松柏墓門晚嗣子千里駒羊腸九折坂春裘不畏寒行路未爲遠舊來河内守父老將衣挽

送次道學士知太平州因寄曾子固

春浦楊花撩亂飛春江魮魚來正肥采石新林兒女去芟白蒲芽艇子歸歸令煑魚不得熟已望使君船上磯上磯亦不待潮應爭牽篾纜泥汙衣姑熟溪頭槌大鼓紅抹韡刀趨俯僂牙兵可擬岸傍蘆森森甲立雄南土更得西州謝法曹新詠定多傳樂府

依韻和劉原甫舍人揚州五題

時會堂二首歲貢蜀岡茶似蒙頂茶能除疾延年

今年太守采茶來驟雨千門禁火開一意愛君思去疾不緣時會此中杯

雨發雷塘不起塵蜀崑岡上煖先春煙牙才吐朱輪出向此親封御餅新

竹西亭

結雨竹西若若川揚州歌吹思當年劉郎若向風前唱夢入青樓事惘然

春貢亭

夢谷浮船穩且平泊登岡頂看茶生始從官屬二三輩時聽春禽一兩聲

蒙谷

茗園葱倩與山籠一夜驚雷發舊叢五馬留連未能去土囊深處路微通

崑丘寺即煬帝離宮

隋家宮殿昔初成不道荒涼獸迹行今日知來高處望山川與廢使人驚

送江陰僉判晁太祝

去無珠履爲上賓進船申浦憶春申江田插秧鶬鴣雨絲網得魚雲母鱗青天折桂香未滅紫豉煑蒓甘更新平時況可樂風月吴物信美聊前陳

送晁質夫太守知深州

蕪蔞閒古亭春入饒陽城豆粥君王遠壺漿刺史迎地涼宜牧馬塞近慣調兵爲寄井泉石老來思目明

送少卿知宣州先歸雷上

汴水清明下宣城太守行鴨頭吴蕩緑燕尾楚船輕族本三陽重詩從小謝清州民還最喜門下舊通名

送朱表臣職方提舉運鹽

蜃竈煑溟漖航鹹播楚越官榷利言盈盜販弊相汩連艘以轉致攙灰或沈沒雖使日鞭騬未易窮姦窟朝廷用朱侯提職欲無闕侯因許專畫拜跪陳其說曰臣有更張敢以肝膽竭荊湘嶺下城恃遠不畏罰堂堂事私買遮吏遭驅突願使商自通輸金無暴猝淮江且循常約束備本末國用必餘貲亭民無滯物事下丞相府論議不可拔從之東南蘇拒之財賦遏聽侯侯往施所便黔黎活五味既和調萬里銷狂悖汴水桃花時犀舟順流發過淮逢絜魮泊岸採蘆蕨挂帆趨淚頭應不勞歲月

依韻和李君錫學士北使見寄

行色見車馬爲之具壺觴暫辭甘泉宮遠奉左賢王蒙茸春裘薄匼匝金絡光

唯知君命重不數沙路長魯酒雖入脣胡笳易迴腸歸來立螭頭言動書不忘

送張山甫祕校歸緱氏

去年來折桂今年來娶婦得意春風前還家寒食後蓬巷鬧雞犬藤花蔭井臼緱山白醪醇重酌高堂壽

送江東轉運楊少卿

世言楚使者乃是漢名卿曾欲綮黃綬但能勤列城江山無改故草樹幾更榮有意息民甚不同求羨盈

宜春宴射篇李駙馬請賦雜言

風雨未過桐華時宜春苑中梨蕚披天子賜宴羣臣嬉少年都尉方追隨暮歸遲喜聯留後兄弟雙弓射熊皮侯宗戚族坐上少伯仲相顧驚恩私鳳皇樓高玉簫吹金絡駮馬不肯騎自戒危溢作後規何郎莫媿書與詩

送王樂道太丞

相如既擊劍仲宣亦從軍二人當其時皆以能賦聞韓公守武垣犀兵若屯雲幄中欲寄畫才智莫有君請之天子所朝奏夕離羣為沽斗酒飲為買赤鯉焚魚盡酒亦盡醉起衣袂分

送楚屯田知扶溝

客亭多少路花信幾番風折柳贈新翠種桃思舊紅淵明節已異潘岳趣還同政治有餘力歸來辭賦工

呂山人同荆供奉見過

街上春泥踏始開山人忽同供奉來老奴行遲報我晚怒氣欲拔庭中槐聞說道心調伏久等閑休要起嫌猜

觀劉元忠小鬟舞

桃小未開春意濃梢頭綠葉映微紅君家歌管相催急枝弱不勝花信風

次韻奉和永叔謝王尚書惠牡丹

大梁有公子洛陽有游俠昔時意氣相憑陵不問與亡事栽插栽紅插紵鬭青春春風與開春雨颯雨都富貴不相殊走馬尋芳何合雜只聞年少竟爭先摘葉皺花身更捷安知遺愛舊留守馳獻百葩光浥浥尚書最重歐陽公盈盤分去蜂偷蠟但能為樂飲醇酒何必署名黃紙牒翰林職清文字稀不比外官煩應接曩公為花曾作譜端相用意隨蝴蝶擬王擬妃姚與魏歲歲年年千萬葉還將顏色定高低綠珠雖美猶為妾從來鑒裁主端正不藉娉婷削肩胛舊品既著新品增偏惡妒芽須打拉嘗憶同朋有七人每失一人淚緣睫唯我與公今且存無復名園共攜榼公因尚書戴紅紫白髮欺公生匼匝磨墨揮毫與不衰作詩坐使劉曹怯副本能傳幸一觀口誦舌搖徒囁囁

送王郎中知江陰

持歸漢省青綾被去看吳都白馬潮疊鼓渡江寒浪伏鳴鐃入境野雲飄魚穿楊柳誇鮮膾人采芙蓉學細腰家有二槐為太守弟兄誰似李文饒

送闔仲孚郎中南游山水

蜀山難於上青天聞之李白為舊傳蜀客往返曾又然奇峯又與三峽連巫陽神女暮為雨飛入楚臺王夢旃相如揚雄不道此宋玉景差其賦偏西州才子邯鄲守懷章往代尚踰年家住岷峨多此宦乘閑因借下江船未浮洞庭沅湘去還探禹穴希馬遷春申樓觀已不見子胥怒濤猶滿川錢塘太守同鄉里一見君來顏已喜甘饌香脆與君游詩貯篋囊攜不起浣沙溪頭西子家自尋錦石葛蒲花掃歸成都與士誇君平曾已悟星槎

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

自從陸羽生人閒人閒相學事春茶當時採摘未甚盛或有高士燒竹煮泉為世誇入山乘露掇嫩觜林下不畏虎與蛇近年建安所出勝天下貴賤求呀呀東溪北苑供御餘王家葉家長白芽造成小餅若帶銙鬭浮鬭色頂夷華味久迴甘竟日在不比苦硬令舌窊此等莫與北俗道只解白土和脂麻歐陽翰林最別識品第高下無欹斜晴明開軒碾雪末衆客共賞皆稱嘉建安太守置書角青蒻包封來海涯清明纔過已到此正見洛陽人寄花兔毛紫盞自相稱清泉不必求蝦蟆石餅煎湯銀梗打粟粒鋪面人驚嗟詩腸久飢不禁力一啜入腹鳴咿哇

次韻再和

建溪茗株成大樹頗殊楚越所種茶先春喊山掐白萼亦異鳥觜蜀客誇烹新鬬硬要皺盞不同飲酒爭畫蚰從揉至碾用盡力只取勝負相笑呀誰傳雙井與日注終是品格稱草芽歐陽翰林百事得精妙官職況已登清華昔得隴西大銅碾碾多歲久深且窊昨日寄來新䕺片包以籜篛纏以麻唯能贈毀任腹冷幸免酩酊冠弁斜人言飲多頭顫挑自欲清醒氣味嘉此病雖得優醉者醉來顛踣禍莫涯不願清風生兩腋但願對竹兼對花還思退之在南方嘗說稍稍能啗蟆古之賢人尚若此我今貧陋休相嗟公不遺舊許頻往何必絲管喧咬哇

送許當職方通判泉州

乳鳥不遠飛乳獸不遠遊異類尚有戀人獨安所求許侯恰爲郡乃甘貳一州得以奉雙親時物供膳羞竹箭水順疾紅旗插歸舟歸舟莫苦急睢陽多舊儔丞相正喜士尊酒應爲留清源六千里到日魚蟹秋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送葛都官南歸

不羡新爲赤縣尹惟羡暫向江南歸江南羃羃梅雨時風帆差差並鳥飛晉竿

夾岸長若桅水籠畜魚鮮且肥家在千山古溪上先應喜鵲噪門扉

楊樂道留飲席上客置黃紅絲頭芍藥

洛陽賣牡丹江都買芍藥賣與富人歡買爲游子樂萬絲必同心千葉必同萼

五色相淺深百金相厚薄栽培動經年風雨便成昨蕭條洛陽城索寞江都郭

賴有一春花能無十千酌朝看門擁車暮見門羅雀嘗聞月底人欲把月桂斫

要使清光多四海意開廓我亦愛明月常滿不願落上弦過楊侯乃值寒雨作

共飲三四人不覺傳嗚柝持葩金谷豪朱黃何灼爍還思溱洧上士與女相謔

寶此香草芳請我賦其略酒闌爲追詠思拙筆屢閣

項羽

羽以匹夫勇起于隴畝中遂將五諸侯三年成霸功天下欲滅秦無不慕强雄

秦滅責以德豁達歸沛公自矜奮私智奔亡竟無終

送陳郎中知和州

藹藹尚書郎出爲二千石伯父歷將相兄弟皆烜赫前罷永嘉守民俗遮阡陌

獨將海松歸夸與都下客今去烏江邊寂寞空舊跡當求虞姬草無風舞隨拍

城頭可曠望千里波月白俱助使君歡平時遣吏責

送薛十水部通判幷州

幷州自古近胡地牛酒常行十萬兵少尹曾爲五府辟將軍況有舊家聲桑麻

故已知風俗丘隴何須訪姓名聞說至今猶好馬試求安穩衆中行

寄題西谿致仕張比部靜居院四堂

張侯歸靜居堂宇結四隅堂中何所有書畫羅籤廚四堂各異名名異義亦殊

夷心與會真內以道德娛清白及金蘭外爲子孫模西南夜落蟾東北朝生烏

天門風相通盛衰理可無舊爾松檜樹間之花石株雨晴氣候佳隣里或來俱

遣摘班林筍共持香粳盂飯畢循徑行不使僮僕扶所至舊衣坐遍歷日過晡

時遇園果熟甘擬而粉膚就枝掇鮮美咀味銷冰酥以此樂歲月豈是忘形軀

禮法不我棄勞吝不我紆上不愧二踈下不泛五湖自有逍遥趣幸世遭唐虞

送洪祕丞知太寧監

三峽蠻溪上千山楚俗兼婦人樵入市官井貨專鹽魑魅或爲患獮猴常可嫌

君能厚風化男子使腰鐮

送江西轉運馮廣淵學士

五月江南行南風江惡遡乘潮雖有信不過湓城去船經香爐峯峯前須暫住

三年少尹勞始得看瀑布到官未必閑舉察憂財賦迴思廬山傍壓士已生慮

尚存滕王閣無忘一登顧

依韻和永叔景靈致齋見懷

翰林文字本雄强況復齋祠向靜坊高樹黃鸝無去意深廊朱幕動微涼不嗟

門外塵沙苦只覺壺中歲月長庭下陰苔未教掃榴花紅落點青蒼

雜言送當世待制知揚州 馮

廣陵老人爭持壺酒朝言送少年使君暮言迎少年太守少年俱是玉墀人文

章快利生銅吼莫作蕪城賦事往復何有莫聽嵇康琴商聲豈堪久今當太平

非不偶星宿煌煌羅北斗揚州古富變荒涼萬俗一心依父母地包淮海江湖

寬貨走荆吳楚越厚開釀封羊願遇賓天下沄沄不輕口

送蘇公佐屯田知單州

柏上有羣烏一烏飛向東方棲城頭與人司吉凶八月禾已穫九月黍已春竟

持美酒相慶樂年豐借問何能爾時平無困窮

王平甫惠畫水臥屏

臨流別君時羨君觀吳潮君行識我意遺畫一幅綃畫作繞牀屏滔滔隨驚飈

前浪雪花卷後浪白馬跳宛然千萬重不似筆墨描岆亞亂我目坐臥疑動摇

夜燈照河漢如有織女招朝日下天窗東海無秦橋秦橋不可度織女不可邀

但慕乘桴公空能誦唐堯嘗聞挾柘彈意必在食鴞終當五湖上歸去學漁樵

送萬州武寧段尉 希元

相見三十載喜君始成名新袍照江綠白髮愴鑑明臨水必觀魚獨傷魚命輕
朝為淵底游暮為釜中烹彼方路艱遠其民亦夭堐餧之則為盜非是惡厥生
捕多勿夸能能在不犯兵

次韻答黃介夫七十韻

春風不擇草萬卉皆發萌盛夏一長養秋實俱與成春粒以蒸炊刈枯以煎烹
工師調五音不問咸與韺自取衆律和黍谷動華英可以薦祖廟可以陳帝庭
良將統萬卒所向若驚霆戰鬬衆益勇號令夜益明破敵必拉朽不見堅陣橫
我觀欲物際亦在農力與我觀合奏時亦在考擊幷我觀成功日亦在閒得情
草木有美惡造化無喜憎五聲有高下一致不可評三軍用貔虎不較蚊睫螟
大君設時網廣海無漏鯨磊落黃夫子為學不自輕四十登賢科良賈售百朋
得志豈計晚成名等衆榮舊交半存歿新知慕徒傾老鶴晴一唳隨風無近聲
好論古今詩品藻笑鍾嶸欲掃李杜壇未審誰主盟我衰百事倦白首聊窮經
兩目生昏花猶勝張籍盲讀書愛日永秉扇自驅蠅但惡亂我思非與小物勍
清飈颯然來喜得如弟兄散帙空堂上垂冠髮星星載誦堯舜篇幸今時太平
不學遁世士投竿泛東溟不襲貪生人煉氣噏日精不羨富貴翁歌吹滿重城
獨守螢火光莫擘蟾蜍晶人生轉頭間未免一銘旌區區逐甘鮮鼎鼎夸佩纓
安知西山餓熟識綠上耕彼勿歎鳳衰此正歌鴻冥分合歿窮巷迹躐蹈高閎
妻子易為飽粟帛不足營豈乏一器飯豈乏一杯羹肯為濁河濁願作清濟清
韓愈嘗有言百物皆能鳴特稱孟東野貧篋文字盈到死只凍餧何異埋秦阬
今我已過甚日醉希步兵神仙多羽翼一一飛蓬瀛乃知無道氣難可強留形
鄙性實樸鈍曾非傲公卿昔隨衆一往或值謗議騰曰我非親舊曰我非門生
又固非賢豪安得知爾名是時聞此言舌直目且瞠俄然我有答賢相持權衡
喜士同周公其德莫與京我去豈不送我往豈不迎自為筋力寡路遠艱於行
未若歸教子遺金徒滿籯歲月苦易得顏貌日可驚身雖厭役役心亦遠硜硜
歸思吳州橘夢憶楚江萍試看兩圍棋白黑何所爭朝脫泥塗困暮失雲衢亨
物理既難常達生重飛觥曾以文豹章遠喻子懷能囊者恃貴勢悔說烏烏靈
烏靈反見怒終恨屈此誠當時語頗錯盍呼為大鵬於茲儻遇之應解頸頰赬
韻盡意未盡且用此報瓊

永叔內翰見索謝公遊嵩書感歎希深師魯子聰幾道皆為異物獨公
與余二人在因作五言以敘之

昔在洛陽時共遊銅駝陌尋花不見人前代公侯宅深堂鏁塵埃空壁鬬蜥蜴
楸陰布苔綠野蔓纏石碧池魚有偷釣林鳥有巧射圜隸見我來朱門暫開闢
園婦見我還便掃車馬跡何以掃馬跡實亦畏他客我輩唯適情一葉未嘗摘
他人或所至生果不得惜又憶遊嵩山勝趣無不索各具一壺酒各蠟一雙屐
登危相扶牽遇平相笑噱石樓雲衣輕巖裂天窗窄上飲醒心泉高巔溜寒液
下看峯半雨廣甸飛甘澤夜宿岳頂寺明月入戶白分吟露氣冷猛酌面易赤
明朝循歸塗兩脛痛若刺日旰就馬乘香草路迫阨却望峻極居已與天外隔
薄暮投少林漱濯整冠幘碑觀巡幸僧指古定空壁暫將新詠章燈前互詆摘
楊生護己短一字不肯易明年移河陽簿書日堆積忽得謝公書大夸遊覽劇
自嵩歷石堂薛花題洞額其文曰神清固非人筆畫乃知二公貴逆告意可賾
遂由龍門歸里堠環數驛我時詩已答或歌或辨責責我不喜僧性實未所獲
凡今三十年纍冢拱松柏唯與公非才同在不同昔昔日同少壯今且異肥瘠
昔日同微祿今且異烜赫昔同騎破驢今控銀鑾革昔同自謳歌今執樂指百
死者誠可悲存者獨窮厄但比死者優貧存何所益

送謝師直祕丞通判莫州兼寄張和叔

河湟宿兵地勁勇天下聞侵疆古甚熾薄伐詩所云往今勢且異利害理頗分
遠以塘設險遂輕甲屯雲昔傳嘗膽國能破怒蛙軍越雖隔大江吳遭若枯焚
實由恃阻懈抉目悲伍員夫子負美才議論高不羣況有令兄弟今亦貳河汾
助守戒不虞慎勿倚和獯張侯為刺史大族獨此君法明而不奇可共飾以文

送白秀才福州省親

士憂行不脩不憂祿不及之子久好學何患名未立聖時開賢科子獨不肯入
固非遠仕進服期難赴集南歸慰親顏道路正暑濕悠悠幾千里赤日薄行笠

暫憩青林下頼有寒泉汲漱齒去塵埃土風須漸襲

送温州楚屯田

鴈蕩山頭鴈如隨太守來秋風既與至春日定同迴上宰無忘舊明時必用才
白於章句老經冊向螢開

送僧在己歸秀州

前歲嘉興火僧居化刧灰四方持鉢去千里渡江來心向王城講緣從海客迴
水天聞唳鶴不復有塵埃

送祖印大師顯忠

黃紙賜祖印鑄名不鑄金力笑蘇季子責望小人深渡江見海月秋光上遙林
團團冰玉盤瑩然如禪心

題譯經院同文軒

有書無異文有車無異軌貝多得旁行白馬來萬里清軒延高僧一歲譯幾紙
譯罷坐焚香庭草灑寒水

和江鄰幾學士得雷殿直墨竹二軸

昔見雷子之小篆今見雷子之墨竹節瘦已似蛟龍孫葉暗曾無鳳皇宿江翁
得之尤愛憐作詩寫意酬雙軸挂在空堂坐臥看如玩蕭蕭叢畔綠莫疑昏黑
眼生花松煤濃色切寒鵶不問主人兼客至明朝騎馬到君家

永叔內翰見過

我居城東隅地僻車馬少忽聞大尹來僮僕若驚鳥入門且坐笑豐頰光皎皎
問我餐若何依舊抱糜麫問我詩若何亦未離纏繞我庭有蔾莧不堪秣騕褭
我壺無醪醴不能犒介侶乃喜百事稀來此與世矯固非傲不往心實厭擾擾

韓子華內翰見過

但見公軒過未見我馬去我懶宜我嫌公曾不我惡秋雨天街涼蕭蕭入槐樹
遙聽高車聲騶導門前駐僕夫驚入扉遽曰能來顧度量何其宏始終不改遇
索以新詩章徧覽日欲暮誠慚兜離音唐突韶與濩明朝當負荆人莫譏貴附

送董祭推赴江寧

金陵從事去不歎食無魚尺鯉日登俎故鄉時得書衰荷摘短袂秋薜曳長裾
若見府公問年來嬾更疎

次韻和司馬君實同錢君倚二學士見過

棲棲太學官日厭塵坌積朋游絕經過都未昧相識幸得養疎慵不能事役役
天京二賢佐向晚忽來覿笑我似盧仝環然空四壁只欠長鬚奴訴尹惡少摘
移榻近簷楹談詩俄至夕迴車閭巷隘跛馬愁所歷平明看蒼苔已覺生轍跡

次韻和錢君倚同司馬君實二學士見過

府僚忽方駕乃知決訟餘大尹不苛察羣吏不牽拘嘗稱二三賢助治無偏隅
新晴乘此涼行行過我居何以延君子唯有滿牀書何以解君頤淡句無足娛
何以留君久燈燭已照塗登車莫言遠騶從美且都夾道行人止按轡寧馳驅
我老焉所羨送子立躊躇

送閬州駐泊荆供奉

青天不可上蜀道未嘗行每說褒斜險唯聞猿鳥聲去爲千里客自握一方兵
所重恩威立無將遠戍輕

江鄰幾沈文通二學士見過

東城車馬多巷無蹄與轍如何二賢豪侵晨顧衰苶喜言雨後涼早暮脫炎熱
愛子屋室靜塵土都已絕不唯清耳目亦粗養愚拙江碑讀頭陀沈賦賞雌霓
固知世德高學問冠時哲我慚於其閑荆華參蟻垤然推鵬鷃分自足不少别
君歸邀此吟把筆強搜抉

送壽州司理張元輿

清川夜流明月光城上有烏啼女牆月明不掩斗與氣烏啼未歸雲點霜霜寒
月冷古時獄下有苔蠹之雄鋩水方軒眉大靈智見我西北天門傍自言昔有
切玉寶嗟今非後百鍊鋼用之補履亦何益頼脫未如錐處囊誰能爲封華陰
土背負七星生焜煌君去味我書此意莫歎淮水來湯湯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吳長文紫微見過

豈敢以貧賤而輒傲賢貴但恨門闌遥赫日去可畏瘦馬汗常流寸步出無謂是以逾十旬景慕腸欲沸近因秋雨來纖纖有涼氣九陌可以行輕服可以衣方將事請見瘡足痛若跰忽枉騶騎過顔厚言莫既尚期新醪熟還往襲經緯乃知君子德曩分替則未

范景仁紫微見過亦謁不遇道上逢之

朝游翔鳳池暮直中書省無由見顔色況乃當畏景退朝八月朔因得修造請高閎一何新未歸閭巷靜版刺留姓名不遑佇軒屏驅馬返我廬道逢騶從整斂轡莫敢行顧望立俄頃還家稚子言有車來炳炳傳是紫微人將迴猶引領如何互相乖徒自想形影更待秋風高緩步時往省

送王道粹學士知亳州

古者二千石高車駕青驪車前陳曲蓋車後建朱旗金鼓鳴兩旁壺𥿍擁通逵所付重威惠所仰撫惸嫠景亳實鉅屏往俾國相之國相稱疾還正值民阻飢朝廷急恤養選守莫與宜君嘗典海陵政績爲衆推今授輒辭命大夫多飛緌屢上不得請飭馭俄輕齎既體堯舜仁又答稷禹知八月風漸高木葉將披披郊原稟已剝場圃黍可治必期寬賦斂無乃息疲羸何當過苦縣肯暇觀舊碑

和江鄰幾學士畫鬼拔河篇

蒲中古寺壁畫古畫者隋代展子虔分明八鬼拔河戲中建二旗觀却前東廂四鬼苦用力索尾椽斷一鬼顛西廂四鬼來背挽雙手磓下抵以肩龍頭魚身霹靂使持鉞鎮立旗左偏拔山夜义右握斧各司勝負如爭先兩旁撾鼓鼓四面聲勢助勇努眼圓臂梟張拳擊捧首似與暴謔意態全當正大鬼按膝坐三鬼帶𩮜一執旃操刀擐囊力指督怒髮上直筋舊纏虎尾人身又踣顧蔟藜短挺金鎚堅高下尊卑二十四二十四鬼無黃泉角錐競強欲何賭曷不各各還荒埏

送制置發運唐子方學士

本以諫諍稱今以財賦用所爲各有能何必於茲重東南周萬里海陸竭貢種斂之爲公上豈是與民共民方苦久弊將缺太平頌有利得設施無不可抑縱大都守繩墨曷異虱處縫從來許國心曾未苟祿俸願無輸羨餘終亦歸侍從

次韻和司馬學士慮囚

縲囚往慮問勤恤意不息猛虎在陷穽挑尾尚求食常憂有詿誤非罪罹暴迫藹藹萬乘都憧憧四方客一遭纖微釁鑑垢莫磨拭是以大君心惟恐橫抵摘前法著以律後法編以冊每當炎蒸時獄器用刷滌應無古冤血地下化爲碧我今因牽吟聊以肝膽瀝刑人皆得辜不似尤地脈閒歸即解鞍浣手嫌控靮昔言善烹魚必先漑釜鬵願言保兢慎切勿厭此役夜月可留翫清尊可獨適一榻寬且平羣動都已寂可用休其勞不休庶終夕

和吳沖卿江鄰幾二學士王景彝舍人秋興

我謂蓬瀛客清切不畏炎及觀秋興篇無遠此窮閻乃知天地大節候無愛嫌寒不爲富減暑不爲貧添向者遭蒸炊靡不同炮燖西風吹雨至涼氣何纖纖霈然沃萬物不更畢宿占紈扇捉苦倦盤冰得仍厭蠅癡驅又來蚊噆喙猶尖絺衣不復浹酷醪壓初甜客有憎壁蝎（吳詩）客有困韡襜（江詩）一以磔爲喜一以孏自謙唯有蟎頭人朝立宮殿簷戚誇樓觀高又極星斗瞻（王詩）予慚異羣公歸意如陶潛自念菊將坼復思禾可鎌春禾作釀熟獨邀影與蟾此樂雖易有彼榮安得兼

送覺上人歸湖州（富相國與紫衣）

古寺一盂飯弊衣三歲塵相應維帝祝子已得袍新苑叔復何望原生甘自貧歸看五湖上終有泛舟人

送閔郎中知池州

一送池陽守頗懷當日遊青山臨岸盡翠水入江流楚舊茅爲貢燕來鴈報秋牧之登覽處故事待君修

和吳沖卿學士省中植菊

園果未熟實未墜野卉已老葉未瘁菊叢是時方發榮潭上籬邊俱有爲一從

潭島輔長年一自離根圖暫辭今將移近省中蘭壅培早與陶潛異黃土肥濃沃井泉朱欄屈曲侵階地勁風不到何動搖清露能霑誰著意看看重九各登高金蘂滿頭無所忌及此頻邀同舍歡向來莫羨鍾繇賜我家蓬蒿不足云強對嘉章顏起愧

張仲通追賦洛中雜題和嘗歷覽者六章

伊川

山斷瀉伊流灘聲朝暮急東渡馬將登西堤人已立日看東西舟爭塗如不及誰見捕魚郎寒蓑雨中濕

洛州

上陽宮樹影不隨寒波流天津橋下石激響無時休至清自照物遇險豈能柔東過白馬去凡經幾千秋

潛溪

寒溪隨山迴脩竹隱深寺頗逢老僧談能憶先到事白栝聖君憐緋花土人蒔不到三十秋依稀猶可記（真宗嘗駐蹕白栝樹下花譜有潛溪緋一品）

石樓

山腰古石樓杳藹石梯上低窺巖際樹對見龕中像簷中萬雲飛檻邊伊湍響同遊已零落歲月成俯仰

大字寺

庭中兩大樹池上千竿竹竹有紅淚斑樹無衆鳥宿昔日白傅歸愛吟裴令續閱流水西園翻然入他族

蘄竹

題肥節腦瘦蘄水長笛材洛陽袁氏塢此竹舊移來雪霰飽已久斅星誰爲開與君作龍吟吹發江南梅

次韻任屯田感予飛內翰舊詩

二十四年君日哦翰林風韻郢中歌歲華荏苒都如昨世事升沈亦苦多燕國駿蹄猶待樂荊山美寶已逢和牓求海內多何用爛醉人閒理莫過歷覽昔賢皆泯泯尋思魯叟自波波我今不敢希高躅蹇步年來任跌跎

次韻答德化尉郭功甫遂以送之

江南有嘉禽乘春弄清吭流音入我耳慰愜若獲貺朝聽已孤高暮聽轉幽曠何多燕雀羣聲跡不相傍始聞汾陽生文行衆所諒獨哦青山閑悼古或悲愴弃官不屈人頗學陶元亮是時子愛之顏采莫得望倏然能見過遠涉丹湖浪袖攜一卷詩行橐更無長固與俗人殊於焉識敦尚嗟嗟二千石不知子所向駭子發論高萬仞聳孤嶂又如決河湍捧土安可障吾方歎壞材恨未逢良匠信哉騏驥駒誰用伯樂相自從昔還朝汨汨走俗狀未嘗寄子書子言今行行亦似昧相知曾非事高閑把筆誠不勤強意乃爲妄茲晨去盜城聊以和子唱子辭猶瀑布敢挹不知量

送李師錫太博通判懷州

洛陽古道登北邙河內碧山橫太行朝騎快馬暮可到風物人心皆故鄉竹林無蹤懷阮籍路傍有冢嗟宣王別乘差同二千石教民唯在親耕桑

送潘士方建昌

軍壘近仙山麻源第三谷靈運詩亦存魯公記可讀幸時無寇擾閑日望雲木儻見西王母白麟如白鹿來尋鳥爪人神光生石屋無念癢背搔還恐僱怒扑學道我未成鍊氣不飽腹安得羽翼生下上同黃鵠送君想君遊星斗壇邊竹

次韻和吳仲庶舍人送德化郭尉

蒲葉高帆十二幅秋風逆水滿檣開是時不畏浪頭起到日定將船尾堆用捨東方言虎鼠賤踈梅福比萬莢少年才辨無如美廬岳峯前莫滯迴

和劉原父舍人樂郊詩

太守東平來固殊阮步兵步兵醉乘驢太守整佩纓事物既已遺駕車出東城園荒久不治道路生棘荆地僻人馬入草閉狐兔驚舊池堙猶窳遺址歸不平窳者使之瀦歸者使之營博野高樹起陳漁危臺成樹前東山秀臺下盧泉清傍塢梧竹密驛水芹藻并渠渠有深堂燕賓飛玉觥芍藥廣陵美謔贈鄭女情公子莫言歸古人未以輕欲知學山簡倒載去攲傾

送張聖民學士知登州

慕君才行美風義亦倜儻在遠恨未逢既近不屢往非以近爲輕恃易遂成曩倏爲東牟守別我駐征鞅又作千里遙依然復懷想昔聞之罘山秦碑元有兩一存東頂中一在西頂上篆實丞相斯缺剝不可仿願言試歷覽聞見欲以廣海晴望石橋神仙事惝怳始皇安得長陰怪役罔象橋斷水無涯焉知有方丈邇者地出金發掘壞沃壤良民皆逐末茲事誰用長凡爲二千石唯在勸耕紡幸君經術高教化人所仰

送王言秀才歸建昌

來時槐開花去日木隕葉作賦未得薦著書已盈篋舊居近仙壇獨往遇農饁莫問烏爪人欲取月桂捷

次韻和劉原甫遊樂郊贈同遊

積歲阻顔色何以慰我思聞初遊樂郊頗慕登望詩下車未幾日倏見白露滋月弦不常滿星畢屢已離幸無風雨晦時從寮寀嬉大喜酒客難莫顧尚書期獨守詩書愚未悟朝夕疲引領君子風東首自忘移但當觀魚鳥辟去旄與麾優悠民亦康何必苦吏爲

次韻和王尚書答贈宣城花木瓜十韻

百果各甘酸或由人所植木瓜聞衛詩贈好非玉色投此瓊玖報蓋重車馬飾貴賤今既殊凌紙字翁艶一一如明珠自得見安格復何備國風庶亦見王澤捧之爲重賜誦已乃忘食幸資藥品用少助宣調力南土加文章中州異肥瘠公將和鼎餗微意願尋繹

九月晦日謁韓子華遂留邀江鄰幾同飲是夕值其內宿不終席明日有詩予次其韻

乘輿驅車偶一來旋呼江老舊遊陪驚風送雨寒初動舉酒浮蛆撥不開騏驥韉時聞內宿琵琶彈急怨虛催接籬帶去令傳襆自此逢歡未便迴

送王省副寶臣北使

紫服黃金帶銀鞍翠錦韉犯寒辭漢省持禮入胡天左衽通華語名王接右賢舊山迴可記碣石與燕然

送李學士公達北使

萬里使窮域山川入馬蹄駞鳴沙水凍鵰擊雪雲低食飲羊兼酪供迎虜雜奚禮成迴近日喜聽早朝雞

送祖擇之學士北使

燕山常苦寒漢使涉窮臘路長人馬愁風急沙霰雜宿造氈廬開行逢獵騎合獻鮮禿髮馳問譯華言答每食冰生盤欲飲酒凍榼見其酋長時國禮何勤納中朝厚仁恩四海望閶闔乃知日月光照必蠻夷匝歸來易輕裘賜對延英閤

送許璋監簿歸泰州

木枯鳥不巢泉涸魚不游我非魚鳥情貧縛路阻脩高陽有令子嗣世學已優前日來京城問恤忍涕流今失王府薦命奇言非讎家聲喜未墜辭我還海陬爲酌一壺酒敘懷心如抽子之伯父歿遺奠固莫由豈欲寡恩義力薄難置郵因寄緣睫淚灑向君衣裘

送棣州唐虞部

人持左符去馬逆北風行古路草初白大河冰未成暖科桑柘美寒織杼梭鳴風俗已如此憩棠無訟爭

金陵有美堂

李白愛山如洛陽三盃爲歌愁日長廢基臺殿不可識玉燕舊樓王謝堂公來碧瓦起棟宇羅列圖畫牙作牀池頭古月城下江照見萬里冰雪光江流不盡月不死寒浪素影東西翔願公樂此殊未央慎勿區區思故鄉

送張中樂屯田知永州

畏向瀟湘行不入洞庭去鞍馬踏關山衣裘冒霜露零陵三千里楚俗未改故王澤久已覃國刑亦當措皆聞柳宗元山水尋不飫其記若丹青因來問潭步石燕飛有無香草生觸處仙姑異麻姑歲月樓中度不食顔渥赭言語神靈預莫將車騎喧獨往探幽趣有信報我知惡欲驅塵慮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陽武王安之寄石榴

安榴若拳石中蘊丹砂粒劃之珠落盤不待蛟人泣舊友大河濱作宰實鐵色嚴霜百果熟爲贈忽我及始時童稚嬌爭取猴猿集老夫所食微何暇更收拾聊答君意勤作詩恨短澀

寄致仕余少卿

仕苦戀朝廷多爲老所逼朝廷雖愛賢不欲竭其力君歸頗得宜湖上遂偃息男能智自謨孫亦俛就職人事當置之自可樂胸臆

和吳沖卿學士冬日私居事

人知何晏宅近住白楊頭車馬不還往詩書多蓄收風庭吹落葉霜樹立鳴鳩頗與市朝遠閉門凡幾秋

和吳沖卿藏菜

霜前收美菜欲以禦冬時備乏且增品挑新那復思葛菹嗜西伯薑食語宣尼未免效流俗竟將罌盎爲

依韻和王景彝學士紫宸仲冬早謁

朝開閶闔九重深望拜珠旒照玉簪霜氣稍迴龍陛峻日光微轉鳳樓陰庭中細仗穿旗脚案外薰爐對殿心我預千官少裨補欲將歌頌播堯音

依韻荅景彝謝予訪其居

日暮乘羸馬因過太史家竹窗談脫塵槐樹暝棲鴉邦瘁稽前詠人亡起彼嗟夜分歸不寐猶照角巾斜其日聞石昌言卒

哀石昌言舍人三首十一月二十日

朔日望顏色衣冠朝帝閽西壘未生魄東岱已收魂弔哭新居啓封題舊篋存奮人吾不見何可問乾坤

聖賢無不死壽夭復何云唯有名常在其餘理莫分朝榮金玉寶暮殞蕙蘭焚今日寢門哭緒言長絶君

賈誼過秦畢相如諭蜀歸二人名既大一日命何微痟似爲常渴災成鵬不飛百年今已矣冰結淚霑衣

鄭州王密諫漱玉齋

渠渠梁照日泯泯水分京激作飛巖勢流爲雜佩聲圖書無近蹟草樹有冬榮景落人間處漂花出古城

書李學士北使集後

蘇武艱窮只四篇五言風格到今傳節旄盡落都無詠枉在胡中十九年

送李學士河東轉運

重持使者節北上太行行未注螭頭筆來賙塞下兵朱轓邦伯至黃綬縣官迎臘雪臨關密宵烽出堠明山川壯分晉戎馬說幽幷此部多才俊其人不易輕

次韻和吳仲庶苗蔡二君村墅閒居

聞說江南庚子山卜居泉石愛孱顏古來得喪何須問世上榮枯只等閑高闕浮雲徒有戀夕陽飛鳥亦知還予貧不及三君子老愧朝紳進退閒

送艮玉上人還崑山

來衣茶色袍歸變椹色服孤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煙晦琴徽山月上巖屋野童遥相迎風葉鳴橡槲

依韻和宋次道學士紫宸早謁

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與禼文章全盛馬兼班耽耽玉宇龍纏棟藹藹金鋪獸齧環却出常衙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和次道省中初直

江南太守歸夜直省中闈霜氣冷侵被月光斜入扉官奴休執燭侍史正薰衣展轉不成寐幽懷吟更微

去年宋中道自洛州以書令魏殊來謁予魏遂託主第後辭歸予因中道之兄次道有孔雀賦以送魏生

置從南海桄榔林籠入西州鷃鵡地聳冠翁翼脩尾張鱗鱗團花金縷翠一身燦爛文章多引聲笙竽奈遠何五侯池館不可戀桂樹深枝自有窠鳳皇樓頭鐃燕雀入屋穿簾非爾樂非爾樂去何之北方佳人或歌号

依韻和宋中道見寄

歲在涒灘初別子子適廣平裨郡理廉頗臺傾有遺址今逢四方弓久弛時不用兵皆樂鄉念我貧居天子庠抱經臨案空循行貌垢不洗顔蒼蒼得時少壯相揄揚獨行無侶心泮涙腸如轆轤轉井牀內飢外寒膚粟芒若此煎妙何心腸王都浩浩多球琅懷珉安可爭焜煌舊朋升騰皆俊良歿不發語生括囊魏魏堯舜開明堂大調金石來鳳皇鴛鴦戢翼方在梁福祿其宜無不臧已甘老死塡溝隍殭尸闔棺猶目張仲尼生世尚徨徨豈能強聒爭蹌蹌未由見子舉以觴北望大河衣袂攘牽牛橫漢不服箱欲往乘車無可當天駟有星名曰房又欲乘馬行幽荒牛雖蹄瑩馬眼光既不我駕路阻長我懷炳炳何日忘半夜攬琴彈履霜寫意緘辭無雁將低雲作雪正蒼茫

雷逸老以仿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公

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攻既良射夫其同弓矢張舫舟又漁鱒鱮魴何以貫之維柳楊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刻藏歷秦漢魏下及唐無人著眼來形相村童戲坐老死喪世復一世如鳥翔唯閔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歌且詳欲以氈衣歸上庠天官婞阿駞肯將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碓牀亡鼓作臼剜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臼易臼庸何傷以石補空恐舂粱神物會合居一方雷氏有子胡而長日模月仿志蓍強聚完辨舛經星霜四百六十飛鳳皇書成大軸綠錦裝偏斜曲直筋骨藏攜之謁我巧趨蹌我無別識心徬徨雖與乃父非故鄉少與乃父同盃觴老向太學鬢已蒼樂子好古親縑緗誰能千載師史倉勤此冷淡何肝腸而今祭酒禪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我欲效韓非癡狂載致出關無所障至寶宜列孔子堂固勝朽版堆屋牆然須雷生往度量登車裹護今相當誠非急務須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聾已嘗於此豈不同粃糠海隅異獸乘舟航連日道路費芻糧又與玆器殊柔剛感慨作詩聊激昂願因諫疏投皁囊夜觀奎壁正吐芒天有河鼓亦焜煌持比負鼎干成湯

和宋次道奠石昌言舍人

金羈白馬曉朝天嘒管行車暮已傳上帝樓成何遽召青霄路絕不應還飄階隕葉聲淒若隔幕孤燈夜寂然來奠一觴空湛湛却思平昔淚漣漣

和王景彝寄呂縉叔

白盡髭鬚史未成不知能賦易登瀛三冬足用腐儒飽千里從看跛鼈行知有清名在公議自無餘力到高閎磻溪八十猶垂釣祖例推來亦後生

依韻和宋次道荅弟中道喜還朝

白首謬陪兄弟閣阿連初喜客兒還池塘夢句君能得咳唾成珠我未閑陋巷閉門誰扣扣茂林飛鳥自班班歸來又接同袍會月下朱閎不用關

依韻和荅王安之因石榴詩見贈

當年仕宦忘其卑朝出飲酒夜賦詩伊川嵩室恣游覽爛熳徧歷焉有遺是時交朋最爲盛連值三相更保釐謝公主盟文變古歐陽才大何可涯我於其間不量力豈異鵬摶蒿鷃隨見君弟兄入太學俊譽籍籍聞一時而今兩鬢各已白偶因贈酬言及斯升沈是非休要問百歲歡樂誰能期

陽武王安之寄兔魚

原上一雙兔河中兩尾魚兔皮空被褐魚腹不藏書長跪置遠意故人情何如二物本潛伏誰言罝網踈崢嶸歲亦晚將駕歸吾廬

依韻和王景彝對雪

天雪霰成先暴集地中陽復已如期穿林陡覺縈風急入袖初驚學舞遲樓上温貂方貫酒竹間寒雀未辭枝平明君向螭頭立玉座爐煙細細時

依韻和荅永叔洗兒歌

夜夢有人衣帔蜺水邊授我黃龜兒（生男前一夕夢道士贈龜一枚）仰看星宿正離離玉魁東指生斗威明朝我婦忽在蓐乃生男子實秀眉自磨丹砂調白蜜辟惡辟邪無寶犀我慚暮年又舉息不可不令朋友知開封大尹憐最厚待酒作歌來慶之畫盆香水洗且喜老駒未必能千里盧仝一生常困窮亦有添丁是其子

重送祖擇之北使

文章世德已能傳得桂高枝二十年持節欲同蘇武勁下帷曾似董君賢衣裘

袵領無嫌左飲食盃盂暫厭羶一過菀陽應感慨歸來圖畫彼山川

題老人泉寄蘇明允

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淵中必有魚與子自徜徉
淵中苟無魚子特翫滄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雛鳳皇百鳥戢羽翼不敢言文章
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祥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

景彝率和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兩壁美人虹已收蒼崖纖手蘚痕秋和親只道能稽古沉略從來不解羞漢月
明明掌中照胡塵漠漠指間留昭君歿後更多恨彈作琵琶曲未休

觀黃介夫寺丞所收丘潛畫牛

丘畫吳牛希戴嵩吳牛角偃彎如弓老牯望犢犢望母母下平坡離牧童牧童
吹笛坡頭坐古樹蕭騷葉戰風黃君買畫都城中不惜滿貫穿青銅賣從誰家
不肖子傳自幾世賢卿翁今時貴人所尚同競借觀玩題紙窮紙窮磊落見墨
妙東府西樞三四公應識古人丹青蹟又辨古人於物通一毛一尾不取次豈
以後代爲盲聾願推此意佐國論況乃聖德同堯聰

題嘉興永樂院檇李亭

土化吳王甲骨朽越王兵五月菖蒲草千年檇李城蒲根蛙怒噪城上烏夜鳴
吳越滅已久客心空屏營落日孤亭閑悠悠鐘磬聲

吳沖卿鼓契猶是唐時契有司嘗欲昌耕上不許

暮契出朝契歸出入未嘗逢日暉雄雌曾不離鍾室百年刓弊知者稀時移世
異不改易俗眼厭舊君前非君王萬年千年壽獨憐古器與衆違昨日霜華厚
如雪百官凍韡朝紫微吳王偷就温漏火始一識之增歎唏不知逢逢六街鼓
自此發號通帝闈人閑鍾鼓有多少多少亂鳴誰肯譏

江鄰幾寄羊羓去歲爲翊造者

細肋胡羊臥菀沙長春宮使踏霜羓蒺藜苗盡初蓄息苜蓿盤空莫歎嗟自乏
良謀甘更鄙猶能大嚼快無涯磨刀爲削朝霞片時引清盃與轉嘉

周仲章都官示卷因以贈之

赭白西北來本是天馬種朝秦暮至吳蒿華如歷冢伯樂曾未逢垂頭牧青隴
今朝顧我鳴振鬣耳聳聳聲生秋風悲已喪荆軻勇誰牽駕鸞車高躡雲勢擁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原书空白页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覽翠亭記

郡城非要衝無勞送還往官局非冗委無文書迫切山商征材巨木腐積區區規規襲不爲宴處久矣始是太守邵公於後園池旁作亭春日使州民遊遨予命之曰共樂其後别乘黄君於靈濟崖上作亭會飲予命之曰重梅今節度推官李君亦於廨舍南城頭作亭以觀山川以集嘉賓予命之曰覽翠夫臨高遠眎心意之快也晴澄雨昏峯嶺之顛也心意快而笑歌發峯嶺明而氣象歸其近則草樹之烟緜溪水之澄鮮銜鱗翩來的的有光掃黛侍側嫵嫵發秀有趣若此樂亦由人何則景雖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計其事簡計其善決樂不計其得時計其善適能處是而覽者豈不暇不適者哉吾不信也

林和靖先生詩集序

天聖中聞寧海西湖之上有林君蔪蔪有聲若高峯瀑泉望之可愛即之逾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是時予因適會稽還訪於雪中其談道孔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爲之詩則平淡邃美讀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譏然後知趣尚博遠寄適於詩爾君在咸平景德間已有大聞會天子修封禪未及詔聘故終老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公一來相遇無不語合慕仰低回不忍去君既老朝廷不欲强起之而令長吏歳時勞問及其殁也謚曰和靖先生先生少時多病不娶無子諸孫大年能掇拾所爲詩請予爲序先生諱逋字君復年六十一其詩時人貴重甚於寶玉先生未嘗自貴也就輒棄之故所存百無一二焉嗚呼惜哉

紅鸚鵡賦

相國彭城公尹洛之二年客有獻紅鸚鵡籠之甚固復以重環縶其足遂感而賦云

觽而毛翼而羽以形以色别類而聚或嘯或呼遠人而處在鳥能言有曰鸚鵡產乎西隴之層巒巢於喬木之危端其性惠其貌安與禽獸異爲籠檻覩吾謂此鳥曾不若尺鷄之翻翻復有異於是者故得以粗論吾昔窺爾族喙丹而綠今覽爾軀體具而朱何天生爾之乖邪俾爾爲爾類尙或弗取况爾殊爾衆不其甚與何者徒欲謹其守固其樞加以堅鐷置以深廬雖使飲瓊乳啄彫胡以充飢渴鑄南金飾明珠以爲關閉又奚得於烏鳶之與雞雛吾是知異不如常慧不如愚已乎已乎

述釀賦

少居楚鄉楚多釀者故牁識酒之然夫酒之作也必良其器必香其泉法式具舉酸敗罕旃取有豐約味有醲泊則曰聖曰賢和神懌氣積日彌年自時厥後兹道寖隳昔飲其醇今飲其醨昔也熙熙終日不亂舒暢四肢今也冥冥迷魂倒魄不知其醒吾觀於世未始達此夫以天下爲壚甖兆庶爲粱米君臣爲麴蘖道德爲酒醴酣仁漱義四海熏和莫知所以逮乎率土澆弊材不授矣君臣乖異法不施矣道德遂薄酒弗飴矣餔詐啜僞昏然而無歸矣安得滌其具更其術時其物清其室然後漬以椒桂侑以棖橘吾將霑醉乎窮日

靈烏賦

烏之爲靈者何噫豈獨是烏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爲世所趨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於修塗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其堅軀鳳不時而鳴烏鵶鵶兮招唾罵於邑閭烏兮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爲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龜自神而刳殼駒負駿而死行智鶩能而日役體劬劬兮喪精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汝聽結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啄兮爾自遂同翺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南有嘉茗賦

南有山原兮不鑿不營乃產嘉茗兮囂此衆坻土膏脈動兮雷始發聲萬木之氣未通兮此已吐乎纖萌一之日雀舌露掇而製之以奉乎王庭二之日鳥喙長擷而焙之以備乎公卿三之日槍旗聳擎而炕之將求乎利嬴四之日嫩莖

茂園而歛之來充乎賦征當此時也女廢蠶織男廢農耕夜不得息晝不得停取之由一葉而至一掬輸之若百谷之赴巨溟華夷蠻貊固日飲而無厭富貴貧賤不時啜而不寧所以小民冒險而競鬻孰謂峻法之與嚴刑嗚呼古者聖人爲之絲枲絺綌而民始衣播之禾麰菽粟而民不飢畜之牛羊犬豕而甘脆不遺調之辛酸鹹苦而五味適宜造之酒醴而燕饗之樹之果蔬而薦羞之於茲可謂備矣何彼茗無一勝焉而競進於今之時抑非近世之人體惰不勤飽食粱肉坐以生疾藉以靈荈而消腑胃之宿陳若然則斯茗也不得不謂之無益於爾身無功於爾民也哉

鳲鳩賦

時人謂鳲鳩癡拙禽也茲禽然癡且拙猶能以喙寫心布于辨音者焉曰我智不如燕鴈識氣候之早晚隨陽而來知社而返勇不如鵰鶚鷹鸇恣搏擊於秋天下無全物落不空拳惠不如鸜鵒鸚鵡入崇堂兮陞夏屋事言語以如人餌果粱而飫腹巧不如女匠挂巢室於枝上畏風雨之漂搖紩茅莠而密壯年不如鸛鶴絜羽毛於寥廓希霖雨而鳴垤和氣類而靡爵茲五者實無有於羣鳥兮馴馴於林表癡亦誠多拙亦不少雖不能趁暄暝之時亦毛翮而自持雖不能決爪吻之利亦飲啄而自遂雖不能弄喉舌之辯亦呼鳴而自善雖不能理窠之完亦棲處而自安雖不能適變赴情亦隨宜而自寧噫唯癡與拙天之所生若此而已矣又烏足爲之重輕

麈尾賦

野有壯麈兮懼虞人於廣原其身已殺其肉已燔其骨已棄獨其尾之猶存飾雕玉以爲柄入君握而承言聊指麾之可任雖脫落而蒙恩噫譬諸犬豕其死則均其肉與骨亦莫逡巡自古及今若此泯沒者日有億計曾不一毫以利人是以生若蚍蜉死若埃塵生無以異於其類死不爲時之所珍故仲尼疾沒世而名滅子長亦著論而有因乃感茲獸而用告乎朋親

擊甌賦

余觀今樂愛乎清越出金石之間所謂擊甌者本埏埴異琳球入伶倫兮閒齊優其可尙者嗚非瓦釜律度合鼓非土缶音韻周和非塤篪上下應作非鐘磬節奏侔而又冰質瑩然水聲修然度曲泠然入耳瀏然猶有非之者曰善則善矣未若豔女之歌喉何則是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自然之氣況此曾何參於樂錄之目乎余辯之曰融結合於造化堅白播於陶鈞發和於器導和於人可以樂嘉賓可以暢百神安得絲竹謳吟之匪倫也哉

哀鷓鴣賦并序

余得二鷓鴣飼之甚勤既久開籠肆其意其一翩然而去其存者特愛焉鷓鴣於禽最有名頃未識也思持歸中州與朋友共玩之凡養二年呼鳴日善罷官至蕪湖一夕爲鼠傷死遂作賦以哀云

物有小而名著亦有大而無聞吾於禽類得鷓鴣兮不羣其音格磔其羽爛斑其生退僻其趣幽閑飲啄乎水裔棲翔乎竹間往咨羅者求之於野生致二雛形聲都雅愛之畜之籠之服之爲日已久言馴熟兮縱晞朝旭一逸而不復兮謂之背德非我族兮戀而不去尤可觳兮晨啼暮宿何嗟獨兮固當攜之中國爲士大夫之目兮不意孽鼠事潛伏兮破敚嚙噬何其酷兮嗚呼翻飛遠逝不爲失兮安然飽食不爲福兮焉知不爲名之累兮焉知不爲鬼所瞰而禍所速兮哀哉誠不如禿鶖鶢鶋兮凡毛大軀妖鳴飫腹何文彩之佳何名譽之淑前所謂大而無聞其自保而自足者與

問牛喘賦和人鄧州六首

客有感前史問牛喘廣而賦義有由余得摭遺辭掇遺韻索遺意而用以酬夫寒爲冬燠爲夏和爲春肅爲秋和以發生則物萌而抽燠以長養則物盈而周肅以登就則物實而收寒以閉結則物藏而休是則陰陽之道順而燮和之職修若乃當春而燠是爲行夏令而火侵於木時則有雨水不降艸樹早落火訛相驚疾疫多作故丞相當是月而見牛喘恐天令之愆錯問從來之遠邇兮或力或曠而可度匪賤人而憂畜實原微而意博所以元化日調萬彙時若及其後世我自我物自物天自天人自人胡爲乎冬胡爲乎春孰謂差忒孰謂平均曰吾委佩而端冕服美而食珍上奉天子下役烝民夫何預於我哉我亦無媿

於茲辰

凌霄花賦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質布葉兮敷苗朱華粲兮下覆本榦蔽兮不昭嗟乎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豔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蘭蕙自芳芙容出汙而自麗芝菌不根而自長或紉珮帶或采頃筐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爲馨爲薦爲嘉爲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木老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爲朽荄不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矮石榴樹子賦并序

襄城縣庭下生矮石榴往來者異之余作賦寫其狀因以自勵云

有矮石榴高倍尺中訟庭嚴戒石訪諸走胥云非封植忽此生榮三傳歲曆密葉如蓋繁條如織萎蕤下垂疲軟無力緗苞貯露纍纍仄仄下人俯視顛本可識雀娩卑棲而不肯集兮故啾唧以矯翼偃偃盤盤若屈若鬱紉紉結結非曲非直榦不足攀陰不足息夫何挺質之可感耶意爲異與爲妖與人以爲異我不知其異曰殊衆人之類類人以爲妖我不知其妖曰乖衆木之翹翹然而不生樊圃臺榭遊觀之所產茲堂下其有以警而有以覩因形戕義庶將有補當草蔓衍之多枝無若輭柔之不舉勿俾苞苴之流行勿使吏氓之輕侮勿澳涊以自抑勿猶豫而失處勿闒茸以接卑勿上下之不撫夫如是則異也妖也固弗取維戒懼斯主

風異賦并序

庚辰歲三月丙子天大風壬午詔出郡縣繫獄死罪已下夫風者天地之氣也猶人之呼噓喘吸豈常哉若應人事之變則余不知故賦其大略云

吾因迓勞適於郊憩亭舍日昃時羣輩外囂曰火來音懼火來喔呼噫嚱出屋遠望西北之陲亘天接地混混赫赫不見端涯逡巡則赤埃豬霧突盪奔馳陽精失色白晝如晦號空吼穴揚砂走塊衆心驚惶廣衢騶昧莫辨誰何執手相對其少頃也稍明故歸人未寧兮相與而爲隊順前者措足之不暇逆進者舉武而愈退睇山川兮安陳趨城郭兮安在所可視者五六步之内越翼日四方恬霽乾坤黯慘物色憔悴牛復馬還絶銜鼻屮靡木折莢實墜禽鳥墮死泥滿喙几案傾攲塵覆器民廬毀壞商車顛躓既而衆曰此何景也伺彼往來兮問遠邇之所自或曰起浚都播許鄭歷洛汭以及唐鄧漢隋之地稽厥時厥狀無與此土異未迨旬浹德音退暨是知本聞之不僞聊綴辭也若此言變咎則非愚者之能議

乞巧賦

孟秋七日夕戸未扃余歸自外見家人之在庭列時花與美果祈織女而丁寧乞天巧之付與惡心手之鈍冥余既寢而弗顧又烏辨乎列星兒女前曰故事所傳餘千百齡何獨守拙迷猶未醒遂起坐而歎曰吾試語汝汝其各聽夫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而有形形而有生生而有靈愚愚慧慧自然之經賦已定矣今反妄營則何異高山之木兮不能守枝葉之亭亭欲戕而爲犧象兮利塗飾乎丹青且復天巧與人巧將不同也天孫又安得此而輒私天之巧者總陰陽運四時懸日月星辰而不忒其璇璣鼓雷風雨雪而不失其施生萬物死萬物而物物得其宜此天之所以任大巧而不虧人之巧者非宅直心口手足也心巧於慮口巧於詞手巧於技足巧於馳亦各有極不可強爲故慮之巧不過多智謀使爾多謀多智則精鶩而魄離詞之巧不過多辯言使爾多言多辯則鮮仁而行遺技之巧不過多能藝使爾多能多藝則藝成而跡卑馳之巧不過多履歷使爾多履多歷則速老而筋疲如是則吾焉用而乞之吾學聖人之仁義尚恐汲而無知肯乞世間之輕巧以汨吾道而奪吾之所持吾決守此而已矣爾勿吾疑

思歸賦

祿有可慕祿有可去何則移孝爲忠曾無內顧則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顏以喜以懼故祿可去而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尙爾爲吏奠焉退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誰訴惟秋之氣至憀慄而感人日與愁思側睇江濱憶爲童子當此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

心綠蔕之柿獨苞黃膚之栗青芋連區烏椑五出鴨脚受彩乎微核木瓜鏤丹而成質素乳之梨赬壺之橘蜂蟳淹醡榠樝漬蜜膳羞則有鵁鶄野鴈澤鳧鳴鶂清江之膏蟹寒水之鮮鱗冒以紫薑雜以菱首鱐浮萸菊組薦菁韭坐溪上之松篁掃門前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其茲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褊衷恥折腰於五斗蓋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侍傍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貽恨於厥後

鬼火賦

放舟於頳水之上夜憩於項城之野陰氣四垂而雨微下左右望之若無覩者有光熒然明於水邊人皆謂之鬼火吾獨未爲然焉噫謂鬼爲無吾不敢謂之無謂鬼爲有吾不敢謂之有但觀韓氏之言舊矣曰鬼無形鬼無聲既無聲與形又安得此而明嘗聞巨浸之涯百物皆能發光而吐輝又草木之腐亦能生耀而化飛爾知彼是而此非曰若電者因形乎因勢乎苟因形因勢則此何疑而弗及嗚呼昔人有論電者陰陽之氣相薄而成何須形勢將就此妄名謂爲物光可也謂爲鬼火則吾不敢聽

鬼火後

吾既爲鬼火賦客有謂余曰嘗觀舊說鬼火曰燐前人有述子何不信言未畢余遽辨曰爾不熟究吾旨耶吾豈忽而不知且聞兵死之血久而化之既云血化安有鬼爲比夫艸木之腐固合其宜宜曰物光又豈爲過此論確如牢不可破尚恐未然更聽吾言彼燐燐者胡可以烹煎彼熒熒者胡可以燠暄彼熖熖者胡可以炎上彼熠熠者胡可以燎原蓋無此並蔓說徒繁客慚忸無辭而起余方掩乎衡門

魚琴賦并序

丁從事獲古寺破木魚斲爲琴可愛玩潘叔冶從而爲賦余又和之將以道其事而寄其懷

爲琴之美者莫若梧桐之孫枝夫其生也附崖石遠水涯陰凝其胺陽削其皮曾士漫戾而沈實之韻賁噫始其遇匠氏也有幸不幸焉故未得盡厥宜其於不偶若陷於夷刳中刻鱗加尾及髻宛然而魚日擊而椎主彼齊衆之律令則聲聞囂爾而四馳粵有好事者揭來睨之取爲雅器製擬庖犧徽以黃金紘以壓絲音和律調乃升堂室嗚呼琴兮遇與不遇誠由於通窒始時效材雖甚辱兮於道無所失今而決可以參金石之奏焉無忝在昔爲魚之日

針口魚賦

有魚針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人競取之一掬不重乎銖杪其爲針也穎不能刺肌膚目不能穿絲縷上不足以附璺而愈疾下不足以因工而進補以口得名終親技女大非膾材唯便鮓滷烹之則易爛貯之則易腐嗟玉色之可愛聊用實乎雕俎過此已往未知其所處

靈烏後賦

靈烏我昔閔爾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唾罵於時不容覆巢彈類驅逐西東余是時作賦以弔汝非乘爾困而責爾聽今也主人悟彈者去豐爾食於太倉置爾巢於高樹晨鷄不鳴百鳥爭慕傍睨鳳皇下窺鵷鷺爾於此時徒能縱蒼鷹逐狡兎不能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而復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猶秦漢之豪俠遠己不稱昵己則譽夫然吾分足而已矣又焉能顧

宛陵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謂余曰郡學請鏤版印書公留意否乎乃問其目曰梅聖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昔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余殿此邦之初學官諸生以學校為言今客又以聖俞梅公詩集為言客其吾之任棠也與聖俞公以詩聞於當世實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余先庠序之教而借梅文以為論余固淺陋雖不足以發揚幽光敢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乃命學官董其事鏤版既成請序於余余豈敢辭聖俞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癯涵泳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陽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敘鏤版之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汪伯彥後序

右宋都官員外郎宣城梅堯臣聖俞宛陵集六十卷今宣城太守袁旭廷輔所重刻也何為刻之表先賢以儀後進者太守職也始宣城郡政久弛袁君至單志竭慮薙姦滌穢朞歲之間横民以戢良民以妥修舉學政爰興教化表章先賢風勵多士於是修都官之墳率學諸生行展謁之禮而詢求其文蓋郡人莫或知者及訪都官之後始得此編遂刻以傳聖俞當仁宗朝與韓范富歐諸公游聖俞詩名特盛於時最初王文康公曙覽之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而見知歐公尤深相與尤密時蓋有疑歐梅於韓孟者非宣城山川靈秀之所鍾歟今天下學士君子皆知聖俞為宣之傑出顧宣之人有不能如此袁君之心所不容已也聖俞平生所著又有唐載廿六卷詩小傳廿卷注孫子十三篇又嘗編修唐書此亦後來宣之人所當知也因并及之正統己未冬十一月乙巳朔光祿大夫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士奇題

司馬温公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陳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司馬文正公集序

温公文集十四卷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時所刊也後爲楚人某截其板至荆之沙市今夏江右書賈載之來滸灣趙省𦵏明經購獲之剔補其漫漶者復据國史暨蘇氏行狀朱子名臣言行錄輯爲温公事略列之簡端將摹印以公諸世集首有清恪序序中未詳舊刻原委蘇長公稱公博學無所不通所著文集八十卷他書又二十種玆集所登皆文集之類或全集散佚清恪所得止此抑或擇其精要者重訂授梓將與全帙八十卷並行序云約爲若干卷者蓋由博而約之云爾省𦵏鏤板訖工屬予言爲序予惟温公德業聲望炳燿今古奚待末學之表述哉惟念幼時家君錄先正格言訓示內有云劉安國問温公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始體志嘗佩誦自是出入族黨語未敢妄今讀其遺集見公樸摯以事上寬裕以容衆其形諸章奏書劄者肫切詳明閎深透闢極人所難言欲言之隱莫不披肝瀝膽出之惟情之至者其文遂以獨至熙寧之世新法病民忠言蔽塞公不苟利祿退居於洛者十五載田夫野老皆知爲司馬相公至遮道號呼願公勿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洎起而執政期月之間撥亂反治俾天下驩欣鼓舞若慶更生上下交孚不疾而速此豈倖致哉蓋誠之所積者厚故其感召者神耳乃知公之教安國者皆其素所自立者矣公在政府開言路請詔舉經明行修之士並立十科取士法殫慮旁求廣儲國用可不謂能以人事君者乎惟欲復差役法爲期五日蔡京知開封府獨如約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厥後紹聖崇寧間以公爲姦黨使禍延搢紳毒痡黎庶者皆京爲之倡論者病公不知人愚按京知開封非自公用之京首先如約公僅賛其奉法卒未引京以參大政公於京殆亦有權衡矣夫命世英賢不數覯其餘或賢或否要視上者爲轉移有大賢出挈大中至正之模以樹之鵠令懷材抱器者皆得就範圍以自効久之潛移默化不賢者亦從而賢使天假公年久握政柄雖章惇蔡確輩亦當思自新以圖晚蓋矧京姦惡未著惡知不砥礪修飭與范蘇諸君子同保令名以終乃秕政初除哲人其萎匪特爲宋室惜使京等失所則傚僥倖一時遺臭千載是亦京等之不幸也烏得以京之不幸者爲公病哉是集雖非公全書而盡思偉論隱括於是省𦵏復汲汲增葺事狀俾集中條理皆可按節以尋其意匪獨表章先哲蓋欲使天下之讀其書者知所奮興矣光緒辛巳仲冬射洪後學鍾體志書於金谿權次

司馬文正公集序

炎宋之代號稱多才而朱晦翁獨謂温公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晦翁此言其深得温公也哉夫當熙寧之世新法病民海內騷擾忠言讜論沮抑不行端人正士擯棄下位聚斂之臣日進而民之倒懸者幾二十年矣方是時温公退居於洛若將終身而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至有遮道號呼願公勿去朝廷此豈易得人望者與公起而爲政毅然身任天下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漸次務去之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袵席之上天下驩欣鼓舞有若更生而元祐之治以成識者謂公有旋乾轉坤之力豈不信哉顧嘗論之人臣當屢進屢退之際不無懷疑顧忌之思公歷事四世或在朝或外出而勤勤款款於章奏之間切切偲偲於卿大夫往來之際祗此憂國憂民不避艱險未嘗以中外少異席可卷石可轉金可鑠玉可磨而公之精誠不可奪夫是以卒能悟主救弊補偏以次第而成功也余讀其遺集而竊有感矣夫人生天地間須有此濟世救時反敗爲成大手段庶幾不與草木同腐以公之嘉謨嘉猷昔有成效君天下者得之可以鑒治亂而隆景運爲人臣者得之可以歷常變而勵匪躬士庶人得之亦可以寡其過而保其身公之被當年者只一時而公之垂萬世者且更無窮也因爲重梓其集約爲若干卷以公於世仰其人景其功慨然而與是所望於尙友之士也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夏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文光堂

參校受業姓氏

陳正朔牧亭　晉江　　鄭　開子明　莆田
鄭亦鄒居仲　海澄　　余祖訓田生　南平
徐　恕近齋　臨清　　薛士璣仲箕　福清
吳瑞焉象真　福安　　史大範子疇　晉江
范士麟衡持　商丘　　施松齡青侯　古田
陳夔臣作梅　閩縣　　林　縉子紳　閩縣
張文炅峴玉　侯官　　鄒祖頊帝賓　光澤
蔡世遠聞之　漳浦　　黎致遠寧先　長江
張福永次脩　南靖　　李丹桂月階　晉江
張福昶季長　南靖　　方　矩艮炳　侯官
陳　仁子容　閩縣　　翁葉岐維幾　福清
林中桂永繼　閩縣　　蔡其默緘三　福清
祝欽宸戴參　福清　　胡　慥思若　閩縣
楊振綱明憲　古田　　陳兆蕃茂衍　晉江
何維嶽禮宗　晉江　　劉鴻略渭三　尤溪
蔡衍鋧宮聞　漳浦　　陳紹廉尚友　羅源
周九華其蓮　晉江　　林起渭伊仲　永福
張　煒彤伯　侯官　　林正泰章厚　侯官
葉日燦藻卿　閩縣　　陳舜任爾光　侯官
陳嘉璧以安　福清　　鄭三才廷瓚　侯官
劉兆基開周　閩縣　　趙　洵又蘇　閩縣
廖鳳翽長傅　侯官　　嚴夢雨伯任　長樂
蔡　鏊同溪　漳浦　　黃　裳坤五　建寧
卓如松特峙　莆田　　李榮芳桂馨　建寧
陳夢林少林　漳浦　　林元之又儕　莆田

張如蕙蒔百　海澄　　張萬年進玉　侯官
蔡徵温叔玉　漳浦　　黃　衍元度　邵武
藍鼎元玉霖　漳浦　　吳振蛟層三　南安
閔一達希上　晉江　　余祖蔭仲槐　南平
蔡鳴珂唐里　漳浦　　李載詠聲遠　晉江
耿繡彝用中　太康　　連　青柳邨　建寧
趙孟熿幼和　龍溪　　汪奇猷嘉仲　平和
徐文燦衣雲　建陽　　吳　濂元一　福清
李光墺廣卿　晉江　　李光型儀卿　安溪
柳　瑃荊石　壽寧　　陳　瀾肅雨　連江
黃　漈庭聞　莆田　　原　敬元功　撫州
吳光珠亦什　福安　　張可定維求　寧化
郭人麟家瑞　福清　　林正青洙雲　侯官
蔣　苞則九　福州　　張夢芳岐伯　順昌
李松齡鱗薈　漳浦　　郭元疊慶伯　南靖
陳　漢廣生　閩縣　　吳諒朋爾錫　惠安
原徵麟天石　撫州　　周　永祈聲　永春
陳石鍾非蘊　晉江　　張朝剛明毅　建安
徐章貞南史　興化　　王天楫君寶　莆田

原书缺此页

司馬温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表
爲龐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爲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爲龐相公讓官表
爲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爲龐相公謝官表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進瞻彼南山詩表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進通志表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知永興軍謝上表
遺表
謝提舉崇福宮表
進資治通鑑表
謝宣諭表
謝門下侍郎表
上皇帝謝賜生日禮物表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上皇帝辭免正議大夫表
上太皇太后辭免正議大夫表
上皇帝謝轉正議大夫表
上太皇太后謝轉正議大夫表
謝起居減拜表
奏彈王安石表
謝賜銀絹表
卷之二　章奏
爲孫太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論夏竦謚狀
論夏竦謚第二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乞虢州第一狀
乞虢州第二狀
乞虢州第三狀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陳三德上殿劄子
言御臣上殿劄子
論赦及疎決狀
薦鄭揚庭劄子
薦劉庠劄子

卷之三　章奏

論舉選狀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進五規狀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論勸農上殿劄子
論燕飲狀
論兩府遷官狀
論夜開宮門狀
乞建儲上殿劄子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
論制策等第狀
論蘇安靜狀
論公主宅內臣狀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論諸科試官狀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論正家上殿劄子
乞優老上殿劄子
言張田第二狀
論李璋知衛州狀
辭知制誥狀
辭知制誥第二狀
辭知制誥第三狀
辭知制誥第四狀
辭知制誥第五狀
辭知制誥第六狀
辭知制誥第七狀
辭知制誥第八狀
辭知制誥第九狀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上殿謝官劄子

卷之四　章奏

論寺額劄子
言王逵劄子
言王逵第二劄子
論赦劄子
言陳烈劄子
上皇帝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上兩宮疏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言醫官劄子
言醫官第二劄子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言遣奠劄子
論虞祭劄子
論虞祭第二劄子

乞放宮人劄子
上皇太后疏
上皇帝疏
乞開講筵劄子
言程戡劄子
言後宮等級劄子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言奉養上殿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卷之五　章奏
言兩府遷官劄子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
上皇太后疏
陳治要上殿劄子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乞譴尚書劄子
言除盜劄子
言備邊劄子
言蓄積劄子
言舉官上殿劄子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乞降黜第一狀
乞降黜第五狀
言西邊上殿劄子
卷之六　章奏
上皇帝疏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言濮王典禮劄子
留呂誨等劄子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乞責降第二劄子
乞責降第三劄子
乞責降第四劄子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乞御殿劄子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言王廣淵劄子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言賑贍流民劄子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言王中正劄子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議貢舉狀
論風俗劄子
上體要疏
卷之七　章奏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請自擇臺諫劄子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
薦范祖禹狀
再乞西京留臺狀
乞開言路劄子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乞開言路狀
請更張新法劄子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卷之八　章奏
進孝經指解劄子
辭轉官劄子
辭轉官第二劄子
辭轉官第三劄子
辭轉官第四劄子
辭轉官第五劄子
辭放正謝劄子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辭位第二劄子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論賑濟劄子
辭接續支俸劄子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辭入對小殿劄子
乞進呈文字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起請科場劄子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辭大禮使劄子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薦王大臨劄子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進呈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
僕射白劄子
卷之九　書啓
謝檢討啓
謝校勘啓
又謝龐參政啓
上宋侍讀書
與薛子立秀才書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答謝公儀書
與范景仁書
與李子儀書
答閻喜馬寺丞中庸書
與東阿張主簿書
與范景仁書
答范景仁書
答陳祕校充書
與夏祕丞倚書
答劉太博忱書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答劉賢良蒙書
卷之十　書啓
答周同年源書
答孔司戶文仲書
與王介甫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與王介甫第三書
上許州吳給事書
答胙城郭大丞書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答張砥先生書
答陳監簿師仲書
答李大卿孝基書
與吳丞相充書
答蔣中舍深之書
與王樂道書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與呂晦叔簡
與呂晦叔第二簡

答彭寂朝議書
答程伯淳書
三省咨目
卷之十一　序　祭文
百官表總序
顏太初雜文序
呂獻可章奏集序
并州學規後序
張共字大成序
諸兄子字序
序賻禮
送同年郎景微歸會稽榮覲序
送李揆之序
送李子儀序
送孟翱宰宜君序
送丁浦江序
送胡完夫序
送通山令郝戩序
送李公明序
諸廟祈雪文
祭黃石公文
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卷之十二　賦　詩　頌　贊
稷下賦
贈邵興宗
送崔尉之官巢縣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太常致齋韓廷評維見過闔人不時內韓去乃知爲詩謝之
送守哲歸廬山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禹玉爲之求詩於朝之士大夫以紀之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夜坐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獨樂園詠
讀書堂　釣魚菴　採藥圃
和聶之美二貧詩
和之美雞澤官舍詩
西齋　題廳壁　縣樓　柳　向城路
超然臺詩寄子瞻學士
今古路行
示道人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
逍遙呈欽之堯夫
戲呈堯夫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駿堯夫
和堯夫見寄
送人爲閩宰
送蘇屯田知單州
和趙子輿龍州吏隱堂
和潞公真率會詩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亨杞下第作詩示之
夷齊
效趙學士體成口號獻開府太師
顏樂亭頌
河間獻王贊
卷之十三　論　議　記　傳　跋
功名論
十哲論
四豪論
管仲論
荀息論
廉頗論
致知在格物論
葬論
李僕射謚文恭議
錢中令謚宣靖議
迂瞻堂記
獨樂園記
范景仁傳
圉人傳
書孫之翰墓誌後
卷之十四　史剡　迂書
孔子
蕭何營未央宮
迂書序
釋迂
辨庸
士則
無怪
事親
事神
寬猛
學要
文害
求用
負恩
羨厭
無爲贊
諱有
斥莊
兼容
指過

原书空白页

司馬温公事略

公名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祖炫知耀州富平縣事父池充天章閣待制公生七歲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衆皆棄去公持石破甕水迸出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登進士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除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還官求簽判蘇州以便養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累遷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幷州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公按視公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公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歿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可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公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均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幷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繫天下望疏三上一留中二付中書及知諫院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幷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公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鼎盛何遽爲此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明年立爲皇太子又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子臣大義責之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及即位以哀毀得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公疏曰昔章獻明肅太后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詔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公以帝必當追隆所生因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此萬世法也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谷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爲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上之與大臣意殊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治平二年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帝嘉納之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公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文而不學或學而不文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舉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也竟不獲辭遷御史中丞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論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言臣獲事三朝皆以此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成其書至是帝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名之曰資治通鑑自爲製序俾日進讀西戎部

將蒐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極論不可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今歲南郊兩府勿賜金帛公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耳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公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公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公於邇英閣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進講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帝問公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一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乃以他語詆公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公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狠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紳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事也帝曰然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公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陳升之爲相帝謂公外議若何公曰升之誠有才智但恐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又問安石如何公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因論及臺諫公曰臺諫天下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長短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帝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朕舉其人公退而舉蘇軾王元規趙彥若等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臥家不起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公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無所裨益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言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患耳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又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

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谷專行青苗他日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委死溝壑壯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辭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授命則猶侍從于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公遂求去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本路宣撫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及市井惡少爲奇兵調民造乾糒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公一切不從而上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永興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若乏軍興臣當任其事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不赴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不報公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既歸洛自是絶口不論事熙寧七年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乃復上陳其尤病民者凡六事請先罷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又以書責宰相吳充曰天子聖明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帝嘗謂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即位以來惟見此人又云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帝感疾既安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其知之深如此公歸十五年天下望其爲相田夫野老皆知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于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而大臣有不欲者于詔中設六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請改詔書從之于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數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后已令散遣脩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閒戶馬寬保馬限旨皆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詔除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是時民日引領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公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戶部錢谷皆領之尚書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或謂公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閒上則禍作矣公正色曰天若祚社稷必無此事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官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無赦又以人才難兼長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循資序未必皆才奏立德行文學吏事武略等十科侍從以上每歲于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書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効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其舉主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時公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公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請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選舉而于通判中舉轉運判官皆從之詔免朝謁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公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贈太師温國公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馮宗

遣護喪歸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告人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陜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財利紛華淡然無所嗜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酌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蔽風雨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與兄旦友愛尤篤旦年將八十公奉之如父母保之如嬰兒初赴闕時蘇軾自登州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遼夏使至必問公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公誣謗先帝盡廢其法蔡京章惇請發冢斵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仆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時蔡京擅政撰黨人碑以公爲首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公之修資治通鑑以劉攽劉恕范祖禹等爲屬官十九年方成合三百五十四卷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云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表

爲龐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叨榮過厚揣分非宜制命益嚴懇辭不獲中謝伏念臣顓愚無術孤陋寡徒起家衡茅致位機近此皆出於天幸斷自宸知非才伎過絶於人豈朋援陰爲之地是以每循涯知止以寵爲憂獲一官若負譴訶進一位若懷疾眚非敢厭薄高爵希慕榮名誠以居三府之崇贊萬機之大久留不去妨廢實多況祿厚者衆之所趨勢尤者人之所疾不獨力綿任重失職是虞亦將智淺跡卑處躬可畏方自謀於遜避以深遠於譏嫌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濬發清衷述修盛禮合祫天地之祀嚴配祖宗之靈茂典既成鴻私勞洽謂臣屬當扈從與在駿奔疇其執事之勞均以受釐之慶遷地官之亞列增帝傅之寵名悉非庸虛所能堪稱是用力陳危款冀寤殊恩葵藿之心徒自傾而無隱雨露之澤非已降而可收雖祇佝於詔文實內慚於靈府敢不益堅苦節愈厲樸忠當官而行蹈水火而無避惟力是視竭筋骨以爲期

爲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命發宸庭文成禁署澤及存歿榮動邇遐中謝竊以金石之傳久而彌茂風樹之感貴而自悲諒知爲子之心咸有顯親之願伏念先臣策名休運接武辨朝陳力當官服勤沒齒臣荷析薪之業紹作室之功雖資性甚愚曾無肖似而義方未墜少追謹尤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過聽菲才遽加大任寘彼官師之首列於丞弼之司非藉世榮曷膺國寵頃以歲時得卜宅兆圖新將論譔於豐碑用表章於大隧豈意睿明曲照優渥沓臻紆彼神翰揭諸螭首仍詔代言之職直書傳信之辭著琬琰以無忘與松楸而並列聲光不朽永蒙庇於昆孫精爽有知潛拜嘉於幽壤荷恩益腆撫己知輕且身體髮膚皆仰資於顧復而股肱心膂敢有愛於生成未識津涯徒知涕泗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臣省躬甚明揣分已熟非敢外飾以邀上知天恩留連未見識察物意專懇期於感通中謝伏念臣本以諸生親逢盛世行能無出於萃類學術不際於幾微所期解韋布之衣竊斗石之祿竭簿領之效免耕稼之勤安敢企踵帝庭許身王佐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嘉其木訥亮以孤忠課以近小之功粗能稱旨役以煩縟之事不至敗官乃謂榱桷之才可勝棟楹之任錡釜之器足兼鼎鼐之容遠自西州驟叨重任躋密地則不踰中宿參大政則曾未期年遽越等夷直登佐弼靜言遭際熟察基緣寧左右先爲之容豈朋援陰爲之地莫非睿鑒特振寒蹤雖以草木之微猶知雨露之澤況於有識豈敢忘恩豈欲違去旒扆之前遠離闕庭之外棄萬鍾之秩辭四輔之崇顧以義不可留情有所迫大易存覆餗之戒詩人著在梁之譏任重難勝位高多懼雖人主含貸未賜於譴訶有司因循不加於繩治臣敢不捫心自愧顧影知非乘疵吝之未形保名迹而先退必使愆尤增積謗讟流聞致陛下失終始之仁愚臣受遠邇之責非止謀身之過抑亦負國之深是用寢食震驚夙宵悸慄視金章於芒刺等黃閣於焦原苟未去身何能慊志伏望燭臨危款矜恤苦言聽避位於上司得保躬於散地博求儁傑光輔休明則臣俯就下陳若獲九遷之喜出居外職無殊三接之榮干冒冕旒不勝惓惓之至

爲龐相公讓官表

恩出非常位遷不次內循空薄交集震驚中謝臣識昧疏通學非殫洽依憑時會叨假國靈薦更要劇之權遂躋通顯之地陪侍帷幄參與機衡雖盡股肱之勞不遺餘力訖無毫髮之效克厭衆心居常自思敢忘內訟方且俟清閑之燕竭悃款之私力辭宥密之聯退祈冗散之秩庶逭官責少息人言豈期志願少從寵光愈峻遽以朽疎之質猥當佑弼之司承命以還措躬無所竊以緝熙帝術寅亮國成翼戴萬機統和三極得人則羣生蒙福失職則百度乖方詎可妄居豈容虛授臣雖欲冒榮不顧懷祿苟安儻衆庶責望之深誠朝廷倚毗之失是用夙宵愧恧寤寐兢憂不知列鼎之榮悅若臨淵之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從危款曲照孤蹤矜其驅策之勤爲日已久察其避讓之固於心不欺俾祇

服於舊官特寢除於新命旁求儁德式副輿情

爲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需奏仰陳冀安於涯分綸言俯及未照於悃誠蹐地載驚履冰逾畏中謝臣聞量能授職者人主之通術陳力就列者臣下之令圖義或此違治何由立臣是以退居深念申旦伏思竊惟佑弼之崇實繫安平之本總領衆職鎮撫四方下遂萬物之宜上序三光之統凡將圖任豈易輕言至若黃霸循良朱博銳敏始爲郡守皆號能臣暨陟宰司遂隳威譽或受嗤於鶡雀或召咎於鼓妖豈前智而後愚蓋任盈而量溢況臣空薄詎敢擬倫必欲使用不違才舉無敗事則莫若委之藩服俾敷寬大之條寘以邊方得奉綏懷之略庶幾展效不敢憚勤儻以服役有年居官無過不欲捐之草莽尚將留彼闕庭則願且守故棲未遷佗職私自寧於密地得時望於清光忝幸已深感慨何極豈敢使巖廊曠位九鼎失和竊食一日之榮不虞四海之責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曲垂矜恤靡賜忽遺察底吏之無欺全始終而可保特收渙命俯徇愚衷少安據蒺之憂尚免在梁之刺內惟懇迫期獲允俞

爲龐相公謝官表

荷恩逾分瀝懇敷言成命莫回愧顏無寄中謝伏念臣賦能甚薄探道未深習詩禮以爲儒師法令而補吏適際亨嘉之會誤膺濬哲之知亟陟顯塗荐膺煩使監邊則盡護羣師侍幄則協贊萬幾密邇清光訏謨基命固已任逾器表榮溢望涯居無終食之閒少忘素餐之責何意天恩横被宸睠曲成猥掄樗散之才專委棟隆之任靡由階漸遽爾直登冠冊府之華資總史臣之善志翻經演法進律加田甫聞出綍之言殆失措躬之地力陳丹悃仰黷邃旒雖堅不奪之誠難變已行之令威顏甚邇私願莫從俯僂若驚徜徉自失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用人道廣愛物義深不求純備之功姑委燮調之職爰從隗始俾奉蕭規敢不祓飾厥心耀明其志識慮所及不敢顧私筋力可任期於盡瘁少助緝熙之化仰酬覆燾之仁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避辭公鼎雖弛負擔違離天闇倍深眷戀中謝伏念臣材非出類識不先幾逢辰休嘉致位通顯謹司斥候亟守於邊隅虔布教條荐更於方鎮訖無聲迹可聳傳聞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明燭幽微仁覃疏遬遽選掄於退服俾陪貳於中樞曾不浹旬遂參大政未能周歲爰陟上司念遭際之非常求比倫之蓋寡雖瀆隕越豈謝生成是用杜僥倖之門窒奇衺之徑激揚廉讓抑止浮華苟有利於公家固不爲於私計然而力非其任智實有涯羣心萬殊理難稱愜衆目環視動成詆訶紛如鋒矢之衝浩若波濤之沸從之則懼傷國體違之則立致身殃進退靡遑起居無所屢以清閑之侍力陳退避之誠蓋揣分之甚詳恐敗官而爲辱貴全終始不蹈顛危陛下察其愚衷必非緣飾愍其孤迹易致怨憎俾述職於近藩得逸譏於尸祿仍進天官之秩復升殿幄之華禮數甚優恩輝愈洽脫呂梁之險亟就安瀾去焦原之危更遵夷路非曲叨於庇佑豈自信於保全惟許昌之奧區乃昆吾之故壤土毛豐衍民齒夥繁敢不志在拊循勤加訓導奉承寬大之詔期臻富庶之風少副憂勤茲爲報效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嘉祐八年九月初三日

臣光言今月二十五日有詔詣崇政殿觀交州所獻異獸曰麒麟者臣愚不學不足以識異物竊以麟瑞獸也曠世而不可覿其於經有名而無形傳記有形而去聖久遠衆說紛揉自非聖人莫能識其真況承學之臣固不能決其是非也臣光中謝竊以王者道威德至格於神明則有仁獸不召而自至不羈而自馴此其所以爲瑞也今是獸也生於遐荒拘之檻櫝載之方舟輿曳萬里致於闕庭形質詭異不應經傳真僞之閒未易究測儻其真也則非自然而來設其僞也徒爲遠人所笑殆非所以發揚聖朝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臣竊以爲延見使者賚之金帛賜以詔書嘉荅其意歸其麒麟使復故壤然後登俊傑之才修政治之實使家給人足禮興樂行四海賓服天瑞自至以遵旅獒之意不亦盛乎臣不勝憤悱謹述交趾獻奇獸賦一篇奉表投進以聞

進贈彼南山詩表

臣光言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乾下坤上謂之泰豈非陽不下陰則無以行其施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飫燕之豐鐘鼓筦磬之樂車服旌旗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雖然人君不以誠心加之則此四者雖美無益也故鹿鳴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此言君臣之恩不由外來也中謝伏見尊號皇帝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再幸天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觀瑞物及先帝御書御集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并御墨紙筆以賜羣臣又賦詩命羣臣屬和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醪殽蔌羅花金器多出禁中於二十七日仍面諭羣臣以前日之燕辦於造次未盡朕心故欲重與卿等爲樂今天下方無事毋惜盡醉以稱朕意是日凡爲燕之具又加厚於前其所以勞徠存撫羣臣莫非出於陛下之志者是以羣臣膏沐寵光被服德音熏蒸條鬯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固不待飲食而先醉飽矣退而詠歌聖德流布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爲陛下之於羣臣可爲無負而羣臣實負陛下多矣苟有可以死於其職補益萬分莫敢愛也中謝竊以羣臣前後受陛下爵位廩祿饗燕賜予固已多矣未有如今日之歡欣感激深厚切至上下如一者其故何哉此非外物豐衍所能致也正由陛下加之誠心而已矣陛下方將推廣此心以被天下至於朝廷之政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無不盡誠以求之臣見四海之內如殿堂之上無不沉酣於茂恩饜飫於盛德矣不勝鼓舞抃蹈之至謹成贈彼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文采鄙野不自揣度羞污盛時伏惟陛下察其狂僭而裁其罪罰焉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嘉祐元年作

臣光言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畜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云爲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以爲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禽馘姦桀肇開王迹并州者太宗皇帝所以芟夷僭亂混壹九圍澶州者真宗皇帝所以攘却貪殘億寧華夏皆大勳懿業威靈所存遂命有司分建原廟圖繢聖容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恭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茲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夫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爲無不成求無不給榮名之彰炳如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乂安四海懷服草木禽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爲職竊覩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註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綫是敢不自揆量妄以所聞爲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言得少關省覽則糞土之臣榮願足矣其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謹隨表奉進以聞

進通志表

臣光言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中謝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取其要爲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茲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緒留意藝文開延儒臣講求古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佗書於七國興亡之迹大略可見文理迂疏無足觀采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進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令臣讀所修資治通鑑仍面賜御制御書序一篇者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粗涉羣史常欲芟去蕪雜發揮精儁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鑑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微言俾摭舊聞遂伸微志尙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簡已泣遺弓陛下祗服駿命丕承前烈臣以屬稿有緒不可不成受詔所爲不敢不上銓次無法牴牾實多仰污覽觀伏須罪戾豈謂皇帝陛下赦其狂僭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於佗書焜耀於羣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末迨此清閑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帙

發言爲典肆筆成書炳蔚互變如虎豹之明灝噩無涯逾商周之盛況復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一賜指陳渙然冰釋至於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實何人克堪此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援貞觀而爲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中謝竊以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曲蒙奬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樕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螢爝末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款之至

知永興軍謝上表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循撫吏民敷宣詔命中謝臣識慮闇淺規爲闊疎唯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以齒髮寖衰疾疹交集曾靡論思之效久污侍從之班既無補於本朝祈自安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竭來就道甫爾到官惟此咸秦昔爲畿甸山川秀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爲樂土在於今日適直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腐黑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藏之粟襁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姦猾蓄萑苻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於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謹當策勵疲駑彫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答大恩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遺表元豐五年秋吾苦語澀疑爲中風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救乃豫作遺表自書之常置臥內傒且死以授范堯夫葉夢得使上之八年三月五日宮車晏駕此表無用留以示子孫欲使知吾事君區區之心耳

臣世受國恩常思補報但以性識愚贛不合聖心是以比年以來屏居杜口不敢復言今衰疾日侵將塡溝壑敢以平生忠懇一達天聽庶幾陛下知臣無求於朝廷而未嘗忘國家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天縱睿哲燭物精敏踐祚以來銳志求治圖任奇傑恢張洪業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人有沮毀之者責而逐之雖周成王之信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樂毅蜀先主之託諸葛亮殆無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石既愚且愎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聰明佐佑丕烈乃足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己如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異則怒喜則數年之間援引登青雲怒則黜逐擯斥終身沉草萊凡人之情誰不喜富貴而畏刑禍於是忠直遠屏姦諛競進爲之腹心羽翼以干祿徼利遂使中外權要之任非其黨與不得處也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盜賊然後逞其胸臆變亂舊章興害除利捨是取非其尤病民傷國者略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分命使者誘以重賞強散息錢朘民求利取新償舊負債歲多官守空簿實無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強應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死凡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今皆不取專責以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又迫於期限不得平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糇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主可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安敢復議用此顧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爲姦急則逃竄處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長征之兵賦農民穀帛以給其衣糧農固已困矣今穀帛稅如故又使捨耕桑事戰陳一身兩任民何以堪又罷巡檢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畎畝之民尚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擒盜不亦難乎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四曰市易遣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麵駔儈所得皆權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稱貸於民恣其所取使無賴子弟得醉飽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傾貲破產十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逆人情違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從安石乃以峻法驅之彼十惡盜賊累更赦令猶得寬除獨違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是其所犯重於十惡盜賊也安石苟欲遂其狠心無顧治體此其屬階至今爲梗也又有姦詐之臣如种諤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徼倖懷諼詐也　罔上輕動干戈妄擾邊

境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諤等苟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進次深入自潰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弃捐於異域昔王恢爲馬邑之謀單于覺之遁去時漢軍無所失亡但無功耳武帝猶以爲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今潰敗失亡狼藉如此而建議行師之人晏然曾無愧畏或更蒙寵任竊見國家至仁重惜人命諸州論囚有法應流而誤入死者舉州府吏皆坐停廢奈何使數十萬人無罪就死反無所坐乎此所以使狂躁貪冒之人競爲嘗試之說而無所懲艾者也若舉事屢如此其於國家豈可不憂乎臣聞堂上不坌（糞通）則郊草不瞻曠芸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內而後外安近以服遠故書曰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下至齊桓晉文亦先富教其民然後用之陛下何不視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羣臣之智能何如百姓之富樂何如士卒之精銳何如乃遽從事於遠方也臣所惜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漢武之所爲借使能踰葱嶺絕大漠鑿皐蘭焚龍庭又何足貴哉自古人主喜於用兵疲弊百姓致內盜蠭起或外寇覬覦者多矣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漢隋唐之季然後悔之固已晚矣夫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安可一日無之書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塞耳跣而疾趨前遇險阻安有不顛躓者哉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爲諱大臣偷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戾閭閻之民憔悴困窮無所控告宗廟社稷危於累卵可爲寒心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之而訖無一人敢發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聞諛臣之言以爲天下家給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勝憤懣爲陛下忍死言之庶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願忠之志廓然發日月之明毅然奮乾剛之斷悔既往之失收將來之福登進忠直黜遠佞邪審黃髮之可任諓諞（音編巧便之言也）言之難信罷苗役廢保甲以寬農民除市易絕稱貸以惠工商斥退聚斂之臣褒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使貪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兆亂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使衆庶安農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於存死榮於生瞑目九泉無所復恨矣臣不勝瞻天戀聖之至

謝提舉崇福宮表

臣光言伏奉勅命宜令再任提舉西京崇福宮者囊葵上陳始虞報罷黈聰垂聽亟沐頒恩祇荷寬優伏增兢悸伏念臣非適用學不知方被遇三朝忝塵二禁紆天光之顧問侍經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訖無報稱擢陪樞府不敢叨居剖竹雍都蒞閫於治效分臺洛邑幸養於沉痾仍再領於祠庭遂十更於歲籥頃自受命先帝俾刊舊聞逮陛下之纘圖發德音而繼至而臣擒槧在外奏篇未經蓋簡冊之浩繁致歲時之淹久雖官守無事慙四體之不勤而史學紬書實寸陰之是惜懼先溝壑以負恩私久去班行顧其他而無補坐糜祿廩嘗自訟而靡遑倘或無厭復求自便輒披私懇輕冒宸嚴豈謂皇帝陛下大德包荒至明燭遠罔責再三之瀆曲垂開可之私蓋特出於異恩故不拘於盡法乾坤至大雖萬物皆遂其生雨露新霑或一夫獨被其澤惟顓愚之無狀容僥倖以滋多臣敢不深戒宴安祇勤夙夜畢精撰述圖報生成

進資治通鑑表

臣光言先奉勑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書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佗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中謝臣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謝宣諭表元豐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上

元豐八年三月奔國喪太皇太后遣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宣諭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沖幼同攝國政公歷事累朝忠亮顯著毋惜奏章贊予不逮

臣光言今月二十二日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傳太皇太后陛下宣諭以臣歷事累朝令毋惜奏章者中謝臣文學政事一無所長蒙仁宗皇帝擢寘侍臣英宗皇帝引爲學士大行皇帝初登宸極召入翰林繼處憲臺又承人乏俾貳樞府臣荷累聖大恩無以爲報惟竭惷愚時進狂瞽祇知推誠不識忌諱每荷矜容未嘗譴黜屬者大行皇帝遘疾彌留深惟萬幾之重請陛下權同處分上天降禍奄及大故陛下建立聖嗣綏寧中外民物咸若神祇協從此皆陛下之淵謀羣生之厚幸臣以進懷先帝盛德奔赴闕庭止欲一望梓宮少展臣子之哀誠即退歸洛邑復就冗官不意陛下過有聽采特降中使曲加獎飾待以耆舊許之盡言臣聞商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陛下實有聖德知所先務聽政之初首開言路臣本何人齒髮衰朽精力昏耗有何才識克堪茲任但冀天下之士由此識陛下之心嘉言嚮應正論輻湊民間疾苦何患不聞國家紀綱何患不治斯乃宗廟社稷之靈四海羣生之福豈伊微臣獨爲慶幸

謝門下侍郎表

臣光言近上表辭免新除門下侍郎恩命伏奉批答不允者母慈臨御嗣聖亮陰登進孱臣眷求舊物才非稱任辭不獲從中謝伏念臣出自諸生幸承素業守泥古之樸學乏經世之遠猷逮事仁皇備員諫署容逆鱗之愚直無補衮之嘉謀會英宗之纂承進河圖之近密最膺異禮深亮孤忠及先皇即政之初被內相代言之命委司天憲擢貳樞鈞終獲遂於懇辭蓋曲成於志守而臣涓埃罔效精力蚤衰出守無能分臺得請留連祠館荏苒歲華不圖仙駕之升永絕清光之望伏遇皇帝陛下丕承洪緒寅御中區訪落之謀亟先於羣辟賜還之詔屢出於中宸起於林壑之中處於廟堂之上矧今始初政事綏靖邦家四方翹首以向風萬姓傾心而聽上斯乃君臣儆懼之日宗社安危之機必得非常之才以濟維新之治臣避命弗獲居寵爲憂謹當承元首之明竭股肱之力庶圖薄效仰答鴻私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上皇帝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使車傳命宸檢頒恩乃眷微生特推異數中謝伏念臣本由孤進歷事先朝屬睿哲之統臨承贊襄之乏使無嘉謀之云補有素食之深譏適當生育之辰倍切劬勞之感累茵列鼎思負米以難追立身揚名在顯親而何有敢煩君賜下逮家庭雖邦禮之有常在臣愚而曷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優近列仁育羣生隆餼廩之多儀廣雲天之麗澤先事後得顧慚錫與之榮移孝爲忠誓竭糜捐之節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靦中謝伏念臣器能淺陋術學迂疎仰膺簡注之隆進備弼諧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於茲日致禮有秩蒙

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頒廩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上皇帝辭免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正議大夫者中天霈澤近輔書勞亦及罔功豈宜虛受中謝伏念臣素無他技惟繫孤忠誤蒙累聖之知寖服近僚之列頃因人乏進貳宰司先帝審訓羣臣靡預誓言之末陛下嗣膺大寶曾無翊戴之勤豈弗畏於名言詎敢當於懋寵矧乃方任人而立政惟卽命以記功將深戒於官師宜先從於近始伏望皇帝陛下愼司名器申勸臣鄰收出綍之過恩亮循牆之愚懇爵惟馭貴免上累於至公賞必及勞蓋率由於舊典

上太皇太后辭免正議大夫表

人惟圖舊賞貴及勞義所當辭情難冒處中謝伏念臣蚤緣末學被遇累朝乏稽古之令猷無致君之遠業入陪經幄久親日月之光出領祠宮實荷雲天之庇會慈宸之御極登嗣聖以承祧徒殷乏使之求進預同寅之列屬寵褒於近弼特序進於文階顧無橫草之勤均被出綸之渥輿情共駭內忸音中靡遑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洪造聽卑至明燭隱愼守馭臣之柄無輕出器之名昭示大公駁已行之成命少安愚分息被己之深譏

上皇帝謝轉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告命授臣正議大夫上表辭免奉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離明繼照兌澤旁流祗受已還震惶無措中謝臣聞以資詔爵則民與忠誼眂音時功爲賞則下絕覬覦故德盛者其位隆力勤者其報厚勸沮斯在授受靡虛伏念臣學不適時才非經世謬塵近列最後諸臣辱體貌之兼隆竭股肱而無補屬舉懋官之典咸疇衞上之方績用蔑聞褒章誤及雖微誠之備列終成命之莫回居寵無名在顏有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馭臣惟禮厚下以仁優其進等之恩責以致身之節乾坤至大均覆載以不遺日月無私委照臨而盡及永圖報塞惟誓糜捐

上太皇太后謝轉正議大夫表

明綸誤及渙汗難收弗獲懇辭終慚冒處中謝伏念臣自陪機政無補聖猷雖夙夜以自強惟事功之匪立每流年之是惜加衰疾之所嬰敢以瘝官復當懋賞是以歷陳故實備述悃誠荐奉詔音兩紆使節對天威之咫尺煩睿訓之丁寧循走無從強顏祗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勤施大德兼容推均一於鳴鳩昭忠厚於行葦體乾坤之覆育品物不遺並日月以照臨光明下濟誓殫駑力仰答鴻恩

謝起居減拜表

臣光言伏准閤門告報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與呂公著近各推恩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餘免舞蹈仍於執政官班次後別作一班及自今後凡遇前殿應干大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起居恩出非常禮加異數優假太過慚負愈深中謝臣猥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內惟恩紀之重天地所不能踰退思績效之微絲毫未嘗有立欲避位則爲罪益大欲就列則強力不前朝夕爲衆目所觀啓處無措躬之地敢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仁霑枯朽明燭幽微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臣詢諸故老或謂有舊章然彼皆位躋宰輔之崇德著耆明之美豈臣幺麼所敢比方欲辭則實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跼蹐心悸戰兢汗流惟仰賴於寵靈冀有瘳於藥物病庶端已禮得如初期於竭忠不敢愛死

奏彈王安石表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臺上疏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姦詐熒惑聖聽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喻履霜示爲君制臣之術書戒作福明凶國害家之常易書之義其知幾乎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失而臣不姦欺蓋知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卽位以來日愼一日聞過則喜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美化其以用安石爲相斯見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石備

政府必當輔國以伊周之道致時爲堯舜之民發政施仁俾合輿意而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僞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爲民賊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姦言徒有嗇夫之辨談拒塞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或備近畿或居重任窺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則安石爲禍不小夫書易之戒正急於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師保之尊故舊之恩俾爲相臣使預政事昔漢尊桓榮徒閑設几燕貴鄒衍惟見築宮豈有俾居顯重而妄使改爲若不正其罪惡亦難以順乎衆意臣職居御史身爲諫官非不能希意苟合以求寵榮蓋以立君朝者當勵己以去邪食君祿者必輕身而爲國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狂瞽心既爲國寧復愛身苟今日蒙鈇鉞之誅勝異日死賊臣之手伏願陛下獨奮乾剛專行夬決一遵祖憲無用邪謀誅逐亂臣延納正士上以順皇太后之意下以慰億兆人之心則臣等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謝賜銀絹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編修百官年表成書特降詔獎諭仍賜臣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者奏篇甫上褒詔爰頒荷寵若驚省躬無措中謝伏念臣淺才末學庸識卑辭久塵侍從之班曾乏猷爲之補頃因睿旨俾纂舊章恭惟祖宗創業垂統之難邦國立政任官之要必表年而紀月可鑒古以驗今略舉宏綱庶存成式淹留累歲銓次終篇仰稽乙夜之觀方虞曠職之咎豈期温詔發自淵衷錫外府之兼金加丘園之賁帛載惟虛受彌切靦顏此蓋皇帝陛下順考百王丕承列聖剛健而篤學緝熙於光明眷執簡之微勤形贊書之重獎寵踰華袞既稽首以拜嘉賜厚百朋實無功而冒賞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同校

章奏

爲孫太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臣昨自滑州簽判就除本州通判未及半歲今又蒙恩授前件差遣於臣忝冒實踰涯分供命陳力豈宜復辭嚮若止臣一身崎嶇困苦雖更遠役靡不甘心敢以微誠輕煩聖聽念臣二親垂白思戀鄉里兩任滑州去家差近迎侍朝夕往來如意甘脆供須頗爲私便一日離側倚門致念況復貪榮遠從吏道其在人子何心自安轉運判官國家近置推擇委任務在得人以臣愚踈恐難堪稱伏惟聖慈詳求幹敏授以此職令臣且充滑州通判終滿一任庶得官政無廢侍養不缺君親之際恩義兩全棄骨殫身曷云補報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皇祐三年十二月上）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下却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爲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爲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瓜而其愛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萎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爲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爲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陰氣太盛壅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異陛下性資純孝嚴恭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知也獨奈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輕祖宗之爵祿違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爲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厭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闢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歡然歌誦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爲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堯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爲末減以慰其心夫人主所欲爲人臣豈能強變之哉顧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噤嘿拱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猶朽木陛下猶雷霆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論夏竦謚狀（皇祐四年七月上）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有得失職所當言不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考功勘校下太常禮院擬謚訖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羣望不欲委之有司概以公議且將揜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于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材不敢兼取況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爲豈不素聞迺欲以恩澤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以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怨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爲此耳伏乞陛下留

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謚以爲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

論夏竦謚第二狀（奉聖旨改謚文莊）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諭旨臣等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居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述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以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戇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之臣故也嚮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竦爲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揜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爲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爲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爲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儁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爲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採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是歲仁宗違豫不臨朝者累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爲諫官首建此議光聞而繼之第一狀留中第二狀第三狀降付中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爲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爲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爲之太子中外又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爲憂羣臣愛身莫以爲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疏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爲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疏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況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爲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爲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睿意早定大議則竊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爲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

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閎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為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為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倘以為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倘以為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冀毫釐之倖也虞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明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疎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無此為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閒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鬬蓋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為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頤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臥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為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嚮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閒取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眾庶喜於下而奸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臣先曾奏陳爲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奉朝旨今竊知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爲非龐籍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籍先已指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敵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戡夏夷等雖建此策因臣至彼傳道其言方得達於龐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今龐籍等先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實內慙無以自處況臣在并州日受經略司牒管勾本司要重公事龐籍凡處置邊事未嘗不詢及於臣采用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爲朝廷之憂下爲龐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脱不即大誅是臣以蕞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釁愈重不容於死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末事理嚴賜誅譴以正刑書臣不勝幸甚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衞衞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爲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育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絶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爲之送終鼓吹簫鐃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乞虢州第一狀嘉祐三年上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丘壟宗族俱在彼中自先臣亡歿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未嘗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墓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一官又爲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陝州側近州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已降勑命授臣開封府推官於臣之分誠爲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至披陳加以稟賦愚闇不閑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長必慮不職以煩司寇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灑掃先塋或上件處所無闕乞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賜差除

乞虢州第二狀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爲久不曾到鄉里及自知才性疲駑不任劇職曾奏乞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奉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踰半歲體素多病牽強不前竊知虢州即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即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尙書省閑慢司局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曠敗

乞虢州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曾乞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尙書省閑慢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勑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局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爲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貪榮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僥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尙書省閑慢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閑慢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勑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淺循塗乖進猶懼不稱況記注之職士林高選若以敘進則先達尙多若以才升則最出衆下豈敢不自揣度貪冒榮寵內猶愧怍人將謂何承命震恐殆無容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更擇時彥以副羣望所有勑臣不敢祗受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不許辭免便令受勑者臣聞人主度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官下無竊位臣雖愚戇粗識此義今修注之官日侍黼扆瞻望清光仕進之塗無此爲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疏賤顧以駑下之質不相當稱苟強顏爲之不惟取四方觀笑爲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愚所慮正在於此是以傾輸悃愊昧死自陳今制旨益嚴未賜開可臣夙夜震懼不知所圖豈辭語拙訥不能著白將誠信未昭無以感發俛仰惶惑若懷冰炭是用再有披露仰達天聽不敢避煩黷之誅庶幾逃忝冒之罪所有差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乞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勑者臣區區之誠屢塵天聽言理鄙拙未蒙采納退自悼懼置躬無所臣雖愚陋豈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輕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以冒犯雷霆祈請不已者誠以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鄉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館之員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役未嘗敢以片言避免煩浼朝廷蓋以解摘章句校讎文字考尋儀典編次簡牘苟策勵疲駑庶幾可以逃于罪戾是以聞命之始即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以來皆慎擇館閣之士必得文采閎富可以潤色詔命者然後爲之臣自幼及長雖粗能誦習經傳涉獵史籍至於屬文實非所長雖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強勉儻不自惟忖貪冒榮寵異時驅策有所不稱使四方之人環目譏笑以爲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其爲聖化之累豈云細哉如是則雖伏質橫分不足以補塞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且臣前後所陳剖心析膽莫非懇到而朝廷棄置其言曾不之省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使臣言出於誠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僞陛下亦因而許之足以沮奸回警媮薄臣竊爲朝廷計之二者皆未爲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拒之愈堅督之愈急使拳拳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坦然推心相信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受勑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使受勑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於三四而臣偃蹇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而不敢避者誠以罪有大於此者故也臣聞虞書曰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私非其人況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罰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粗知自愛雖日遷九官所不願也臣嚮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勾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即時就職豈以材力爲足堪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煩多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覩王安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臣乃追自悔恨嚮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臣今所以煩瀆聖聽不能自已雖加重誅所不敢逃況王安石文辭閎富當世少倫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懇惻固讓終不肯爲如臣空疏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愧恥以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內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爲士大夫所羞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且令循守舊職更賜推擇當今俊異之人可與安石爲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則賢不肖各當其分能不能各適其宜下情獲安衆心爲允所有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右臣先奉勑差同修起居注臣四曾上奏乞更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勑供職者臣腰領如草芥不足以待斧鉞軀命如螻蟻不足以膏鼎鑊今屢違明詔當伏重誅然臣區區之情亦冀朝廷少賜寬察臣自知材能不足塞職歸情上聞煩瀆聖聽至于四五刳肝瀝膽盈卷溢幅臣之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殫矣雖欲重復稱引無以復加而朝廷以臣賤微終不之聽臣晝夜憂悸無以自存俯仰三思進退維谷夫詔命至尊微

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至辱今臣以卑違尊去榮就辱原其本志豈有佗哉正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臣之幸亦可以少有補於國家若章奏煩多而詔旨不移豈惟使臣獲頑愚不度之罪不容於菹醢抑亦恐四方之人謂朝廷乏於賢材如臣之比尚足固留也不勝迫切之情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嘉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是歲果大雨不見日食不復稱賀自後踵以爲常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爲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中外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迺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湎於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以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尙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浸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譴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乃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勑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陳三德上殿劄子 得旨留中三劄並初除諫官上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愼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言御臣上殿劄子 得旨送中書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益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

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迺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于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顧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望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赦及疎決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上

右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怙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幷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奸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疎決猾吏貪縱大為奸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勑使愿慤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疎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奸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預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疎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薦鄭揚庭劄子

臣竊見近世以來搢紳之士專尚辭華不務經術先聖微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奬以勵來者伏見幷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譔著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隱蔽輒取進呈伏望聖慈略垂省覽苟有可取量加旌異貴使學者有所勸慕取進止

薦劉廱劄子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邊策者不可勝紀其間夸誕迂闊不切事情鄙陋膚淺無可觀采者甚衆蓋緣邊鄙之事非士著之人耳目習熟則不能真明利病非學古之士歷觀成敗則不能堅定是非竊見幷州鄉貢進士劉廱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不敢隱蔽謹具進呈伏乞少賜省覽如有可取欲乞朝廷略加甄奬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二

原书空白页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章奏

論舉選狀（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上）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迺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祫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久爲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既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誠贛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保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猶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遽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人或舉於魚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爲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既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祿茍不嚴爲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爲古法今之爲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即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籍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即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闕若舉主數同者即以發狀先後爲次設若俱有三人舉主則取第三狀日月在前者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爲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與告身前及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入己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未舉及爲人屬請並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即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敦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爲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爲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疏略者爲粗餘並爲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爲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辨給亦降爲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若合格人少即並取粗多者合格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爲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爲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浮僞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上乞改知衛州叔詹遂乞致仕朝廷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叔詹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爲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況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

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爲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況叔詹資性庸下老而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爲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爲害伏乞朝廷直命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幽明白無損政體

進五規狀嘉祐六年閏八月初七日上

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愼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餠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蘙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五規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慉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墮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顚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寇乘釁作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鎭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頹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愼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

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佗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車水則資舟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儁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

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外寇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于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預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盜賊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遠謀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踧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足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佗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

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佗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内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繇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弃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辯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摶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恩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炫耀愚俗之耳目哉

論勸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上得旨依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爲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糴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畮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糴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糴入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羡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

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沿邊穀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取進止

論燕飲狀 嘉祐六年與王樂道同上

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省禮蓄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尙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迺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羣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忘死惟陛下裁察

論兩府遷官狀

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爲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横流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曆災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問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爲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爲德澤愈厚矣

論夜開宮門狀 有旨劄送皇城司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送殯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爲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關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勑魚符其受勑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勑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剩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絶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閒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卽乞陛下親降手勑加以御寶受勑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勑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卽時下鏁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勑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勑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勑御批不參驗及不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乞建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閏八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三曾上言乞陛下蚤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鄉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尋有詔以濮王子宗實知宗正寺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卽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地神祇保祐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

月未有所閒阻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卽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卽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嘉祐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依行）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愼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坐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羣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閒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洩大爲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遇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踏道下祗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檢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勘罪施行取進止

論制策等第狀（既上而執政以轍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弃也乃降一等收之卽蘇轍也）

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固轍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轍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鎭同議以固爲第三等轍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爲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轍爲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爲賢轍所試文辭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轍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主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轍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轍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論蘇安靜狀（嘉祐六年十月初二日上）

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爲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已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迺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隳壞竊爲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新命以存典法

論公主宅內臣

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勾兗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爲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穉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愼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爲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嘉祐七年正月十九日上）

臣聞聖主之教尚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既醉行葦美宴好之相樂刺乾餱之失德禮有幣帛饔餼行於邦國贄獻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吏議著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鄰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抵以峻法嚮聞知鎭戎軍曹修受鄜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密院劄子

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并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准盜論今曹修因陳首雖免書罰尙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正謂珍異見錢今曹修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媮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爲曹修除雪贓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准律文處分即贈遺人而受其還答入己者准盜論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爲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論諸科試官狀

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所解之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以求通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弊法竊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更於弊法之中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於設科本意不亦遠乎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幷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棄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伏望朝廷更取本處解發上件諸科試卷委官覆考其通粗合格者特與免罪不合格者乃依法坐之仍勅貢院將來科場選擇通經術曉大體之人充諸科出義官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如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取勘本處解發考試官依前後條貫施行如此則彼皆無辭於罰論者亦不以爲冤矣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衆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臝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温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污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爲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寮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寮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爲導上爲非禮也

論正家上殿劄子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

臣先曾上言爲前管勾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勾當外議讙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未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繇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導王爲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尙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

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勑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乞優老上殿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遵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則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昪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昪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昪者則使昪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昪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爲衆所服知治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累敍而爲之也取進止

言張田第二狀（嘉祐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尋改差知湖州）

臣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爲始國家尤宜慎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佞其可佞真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爲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以爲嗇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怪其無張昌齡王公謹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爲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爲之其飾僞行險躁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爲湖南之吏民亦爲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荊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別賜擇人

論李瑋知衛州狀（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公主降封沂國）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兗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祗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虞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匳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爲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祗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偫（音治備也）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繇公主縱恣胸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淩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辭知制誥狀（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近蒙中書召試制誥竊聞聖恩已除臣本官知制誥續又令兼侍講數日之閒寵命相繼在人爲榮於臣甚懼竊以二職文士之高選儒林之極致古之英儁尚或難兼況於微臣愚陋無比一身二任力所不堪豈敢冒居以取顛覆聞之震恐瞀憒失據臣自少及長章句之學粗嘗從師至於文辭實爲鄙野鄉者辭免修起居注非謂不能記錄言動正恐循次而進典掌誥命取嗤四方爲國大辱是以披心自歸至於四上誠懇不著不蒙開允雖黽勉就職而夙夜惶懼未嘗少安近者被召之日再欲具此奏陳又以比來朝廷擢用數人雖辭避懇至未嘗得請而或者不諒其心以爲采名恐復虛發如前所爲是以躊躇彷徨不免赴試除命既降強顏忍恥亦欲就職以俟瑕咎布彰自當退黜今者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同時被召公著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臣迺始自悔恨輒以愚心妄意朝廷當伏重誅臣雖無知若使廉讓有恥者棄置不收貪冒苟得者進受華顯不惟虧聖朝風化亦使微臣受四海

之責將不得單斃其死所有除知制誥勑告臣未敢祗受乞更擇文學兼茂與職業相稱之人以代臣庶幾克叶遠近之望寬愚臣之罪其侍講恩命臣更不敢辭

辭知制誥第二狀

臣今月十四日曾有奏陳以知制誥之職非臣所堪乞更擇人未蒙允許臣夙夜惶恐不知所措臣與呂公著同時召試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讓而臣無愧恥也臣雖甚愚誠不忍以身居下流蒙受衆惡爲世汚澤雖獲美官將何榮之有且公著沈厚淵懿士林推服文學行能非臣之比名位寵祿臣安敢先之昔施氏卜宰皇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皇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臣今自知不材請釋美官以授能者雖不足比迹大賢庶幾得從皇句須少室周之後其榮多矣伏蒙朝廷察其區區特賜矜許其除知制誥勑告臣不敢祗受乞授公著或別擇人不勝大幸

辭知制誥第三狀

臣今月十四日十七日兩曾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未蒙開許臣聞明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要莫尚於斯臣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塡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又貽聖朝愧恥謂之乏賢故爲公家之謀則莫若用其所長營一身之私則莫若避其所短夕寐晨興慮之已熟始敢披陳干浼天聽披肝瀝膽莫非懇到自修注以來前後非一而昭昭之誠無繇上達屢觸報聞不蒙省察或者謂臣修起居注自應知制誥與呂公著不同公著當辭臣則當受凡自修注知制誥者非有祖宗法令著於方冊特近歲相承之例耳祖宗之時但取庶官之中有辭藻者即知制誥不必皆以修注爲之其修注或改他官不必皆知制誥也夫以資塗用人不問能否比例從事不顧是非此最國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又謂臣就試已畢不當復辭臣就試之日以爲公著辭未必免臣試未必中是以不辭今公著獲免而臣忝恩命則今日辭之亦未爲晚也且過而能改猶愈於迷而不復見賢思齊猶愈於受爵不讓況臣修注之初已嘗辭免至於四五而朝廷不允伏望聖慈特賜哀察使臣服勤他役惟力是視其知制誥勑告臣不敢祗受乞更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四狀

臣昨三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誥勑臣鄉者承乏諫官首曾上言以爲致治之道任官最急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以稷契皐夔之賢皆守一官終身不易況今羣臣固非其比當度材而授任量能而試職奏牘具存事可案驗今臣自知文辭鄙野不足以充知制誥之職若止以修起居注資塗相值循例序進恬而有之曾不愧畏是臣但能譏評他人曠官竊位而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迺欺罔天聽靜言庸違當伏共兜之誅以淸唐虞之治臣雖甚愚決不敢爲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特賜允從其知制誥乞別賜擇人所有勑告不敢祗受

辭知制誥第五狀

臣先曾四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令便受告勑臣幼嘗涉學粗知臧否豈敢以譎詐之心上欺君父顧人之材分各有所宜若貪榮冒居使職業廢墜則探囊胠（音區發也）篋迺竊盜之微者皆不足誅也臣雖小人實不敢爲是以鄉者不辭於召試之初而辭於呂公著免試之後誠欲果於得請不爲虛發故也今若因循苟且復往就職則臣進退之迹自可猜惑況於世人誰不譏笑如是則臣出入禁闥何心自安陪接搢紳何施面目顧視僮僕何以爲容是以違犯天威不敢避死決求自免而詔命愈堅終未置捨臣誠愚憯不識所謂意者朝廷以臣所言皆爲矯僞不足聽察邪若使臣言出於矯僞當正典刑以警姦回若出於至誠當從其所請使上無曠官下無竊位奈何前後奏章上者直加屏棄不復省察區區之志何以自明若以近例修起居注者必知制誥不可改易則臣竊觀先朝以來修起居注不因罪累譴黜及親嫌相避而去爲他官者劉隲知衛（一本作衡）州潘愼修遷考功郎中許袞判吏部

南曹劉曄改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丘雍充淮南都大制置發運使徐奭充兩浙轉運使蔡齊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鄭向充兩浙轉運（一本有副字）使高餗罷守本官陳詰充三司戸部副使葉青臣充兩浙轉運（一本有副字）使趙槩充天章閣待制楊察充江南轉運使蔡襄知福州以是觀之雖近例亦不盡知制誥也臣今悃款迫切無以復加伏望聖慈特賜哀察若使臣得遂其志是去罪辱而就顯榮雖日遷十官未足方其幸也所有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六狀

臣先曾五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者臣聞晉王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還尚書令其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臣竊重述知爲人臣陳力就列之體心常慕之臣自勝冠以來投牒應舉入朝求仕豈偃蹇山林不求聞達之人邪顧力有所不任則不敢盜國家祿位恐職事廢闕陷於刑辟耳故自度材分可以策勵雖高位不敢辭不可強勉雖小官不敢受鄉者蒙聖恩除館職諫官侍講皆不敢以一言飾讓蓋以館職掌比校文字諫官掌規正得失侍講掌講解經術皆不專以文辭爲職故也今臣自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章十餘上止爲文辭鄙惡不堪典誥命而已終未蒙朝廷賜察是以奏牘煩多喋喋不已頗爲時人所怪其愛臣者以爲讓榮利惡臣者以爲飾虛詐要之二者皆未得臣之心夫有諸中而辭諸外然後謂之讓若臣者無諸中而不敢爲者也安得謂之讓哉譬如使羸夫負百鈞之重而予之千金羸夫必辭非不欲金也力不任故也夫飾者內欲之而外不取將以有求也今臣不就美官屢違詔命上怒下怪將抵罪誅尚何求哉且苟能其官而固讓不止則是朝廷百官皆無人可爲非天下之通法也臣故謂如王述能則爲之不能則止爲得其宜臣雖才非古人願附王述之志若始者可受則不若勿辭亦既辭之則不可復受伏望聖慈特加矜察其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七狀

臣先曾六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勑告者臣天性樸騃無佗技能惟守信誠是爲操履平居與等輩語言猶不敢欺罔況以奏牘聞於朝廷苟有毫髮不實不惟陛下睿聖憲章嚴明天地鬼神亦所不容臣之愚意但以知制誥之職當取天下文章高妙逾衆絕倫者以充其選如臣野陋實不堪稱竭懇自歸前後非一而聖恩確然終未開察臣竊自傷悼幸生盛明之世而昭昭之心無以自列若黽勉包羞奉承詔旨則天下之人皆謂臣已試而復辭已辭而復就蓋習知朝命重於改移因欲飾讓以盜虛名如此則臣生負大罪死負餘愧雖進極榮顯不若啜菽飲水長爲布衣也臣今若得請於朝則不肖之迹庶幾猶有以自明如其不然則矯僞之名至於身沒骨朽不可湔洗臣夙夜念此寢則不安食則失味進退遑遑身無所措是敢不避煩瀆冒犯天威伏望聖慈哀其窮迫特寢恩命使得服役佗官以報萬一死不敢辭若朝廷以臣頑蔽不恭乞治臣之罪削黜流放靡不甘心所有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八狀

臣先曾七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者臣竊聞去歲權御史中丞王疇上言近年以來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論辯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爲妄談輒形奏章皆心語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意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爲小人之行陛下聖度慈仁包荒蓋隱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欲望朝廷應今後臣下有要君作僞如前所陳者並出宸斷便賜聽許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己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奉聖旨命後臣僚所陳如有似此情涉詐慢者令中書樞密院取旨施行凡疇所言實近歲之大弊臣亦疾之如疇之志今臣自差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十有三次若朝廷以臣爲誠則何惜曲回大恩從臣所欲使臣不肖之迹稍有以自明若以臣爲詐則罔上邀利章奏煩多無臣爲甚臣願以身就譴

諭以彰前令之必行庶爲陛下清此頽俗亦臣報國之一效也所有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九狀（尋蒙恩改天章閣待制）

臣先曾八次奏陳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者臣以愚戇煩瀆天聽前後非一聖明確然終不聽許臣誠戇昧不識所謂豈此職非臣不可爲邪將從臣之請則隳紊綱紀敗壞風俗邪何請之之勤而拒之之堅也若以爲非臣不可爲則方今詞臣滿朝英俊比肩舉而用之無不稱職者以爲隳紊綱紀敗壞風俗則臣之微志正欲朝廷無曠官羣下無竊位而已於綱紀風俗亦無所虧損不然者臣之所爲果誖理傷道朝廷令之不從諭之不入至於四五至於八九侮慢威命無此爲甚則當投之四荒以禦魑魅豈有但已者也臣不勝迫切之誠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或賜允從或加譴責其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伏見三司度支判官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浩修己以謹與人以誠端良無邪恬淡不競居常處衆敦大有容臨義據正堅彊不奪久在文館屢更任使比材量德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上殿謝官劄子（嘉祐七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光伏蒙聖恩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臣竊以爲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而已行道之人粗有知識者皆知之患在朝廷不盡聞雖聞不力行耳朝廷不盡聞此諫官之罪聞而不力行則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數事臣前忝諫官已嘗略爲陛下言之今陛下寘臣於侍從之列留臣以諫爭之職恩施愈隆責望愈重臣有生安敢愛有言安敢隱伏願陛下擇其事之要重者特留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臣雖朝夕侍前徒污名位而費廪祿於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進止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三

原书空白页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章奏

論寺額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臣伏覩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已前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為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勑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為民所信而游惰不能為姦也取進止

言王逵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逵近降勑差知萊州逵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為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汚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為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逵年紀及察逵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言王逵第二劄子 尋改除逵西京留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逵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逵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為政者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為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勑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勑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令逐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取進止

言陳烈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鄉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為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為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汚險詐行無纖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為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

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僞沽釣聲利則朝廷鄉者以爲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爲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幷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取進止

上皇帝疏（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衞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悃款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一本作十一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嘗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鄉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偫素皆有備今

改卜佗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卽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寛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塼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寛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聳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卽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温良謹潔正直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實好學有文修身愼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取進止

上兩宮疏（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闚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搆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繇此者也今雖叡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愼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温凊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佗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關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

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廹切之誠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大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廕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嚮來減省奏廕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皐陶賛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維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鬱邑嚮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生不勝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別本作淮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殽發言進藥更相倚仗前跋後疐左瞻右顧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脉氣平和臟府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脈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為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脈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為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聞鄉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粗取合格者以為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繇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前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胸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槩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侯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惛良藥而不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為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為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尋得旨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菆音鄒聚也謂聚木蓋櫬而殯也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其失禮或默有譏誚瀆嫚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進止

言遺奠劄子

臣聞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承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威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長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上

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尙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疏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尙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論虞祭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為輕以為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為陛下設親祭之

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繇臣惷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强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乞放宮人劄子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炟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擇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鄉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待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温仁動繇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茍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已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齠齓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

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有變更蓋嚮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瘁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有旨使開講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傅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取進止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

臣伏覩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羣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爲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憒尤甚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爲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庭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取進止

言後宮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顧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專人臣怠慢以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繇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絶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隳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殽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隳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屬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與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於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於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偷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沉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繇進見顒卬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啣冤失職者何繇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繇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上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鄉來文字敘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卽位將近朞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時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時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睿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鄉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駑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疏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懼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鄉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繇和洽萬幾之務無繇治辦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基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己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己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鄉者卽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閒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閤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

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與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踈遠未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即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盍進與言如允所奏即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爲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尚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即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祚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鄉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鄉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蹔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勑百姓閒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聞奏刑統參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勑裁朝廷近年務行寬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恥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正法勘鞫斷遣者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初七日上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

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
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
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
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
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
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胸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
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
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
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祗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
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治平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上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别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
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
祖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
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别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
側置寺㫁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
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
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
恭儉好生惡殺恩洽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别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
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
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
之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
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
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與此無名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
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羣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
修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倖之路臣竊爲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
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
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别置取進止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四

原书空白页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章奏

言兩府遷官劄子（治平元年閏三月四日上）

臣伏覩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期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戮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率正佗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止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拆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糇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謟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佗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機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氂謬以千里陛下雖踐阼期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試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嚮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韞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嚮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搆間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與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

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奸犯禁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方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為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疏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慍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於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構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掇拾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

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泣涕拜伏感激摧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温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絶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内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横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宫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跼蹐而不敢進雖内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悦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陳治要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臯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叢脞爲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奸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虚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奸罔上諂佞貪惏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爲讒慝交搆兩宫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教中宫爲不順謟陛下爲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奸使内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宫禁久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别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已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奬拔榮禄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詼諧諂諛苟求悦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悦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禄賞賜亦爲不少而資性貪惏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胸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

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爲
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丐奪財
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
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
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
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
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
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
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
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纘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
奸謀闚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
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至有負恩之謗交搆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
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與豈可具道其罪八也
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答
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斗(陡通)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
陛下之計爲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
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怏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
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爲皇后畫策
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
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己身收其重
利爲臣奸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
其餘欺謾爲奸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
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奸慝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治平元年上)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鏁廳舉
人試卷袞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
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考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
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
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
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
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
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
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
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
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
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
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
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
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
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
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
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
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
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
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
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
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
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
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
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
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
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

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尙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彌封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外國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閒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啓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疎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啓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尙以爲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爲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短長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衮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乞講尙書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伏覩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尙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幾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既畢令講說尙書取進止

言除盜劄子 治平元年十月十日上

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愼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勅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

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言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恥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戎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言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爲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貲之數欲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亳陳蔡曹濮濟單等州霖雨爲災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他方餓死溝壑強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尙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賑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曏時有司之罪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此弊豐凶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糴則遣人編攔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劫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顚錯之所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常平廣惠倉斛斗之處按籍置曆出糶賑貸先救農民告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爲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糴價平卽止如本路闕小錢物卽委三司於佗處擘畫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閑錢可以趁時收糴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用數百錢糴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糴一石不知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佗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爲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聖意取進止

言舉官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羣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繩之此百王不易之

遺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人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忭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人資敘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副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舊資敘人外應係陞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等資敘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佗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贓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為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頹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為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為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為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明出勑牓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搖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為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更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邊寇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臣累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揀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即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面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勑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疎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作非今雖勑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長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原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顧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為平民其為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即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為

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勑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況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既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今後朝廷號令有過誤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温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北敵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四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覔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識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已可知矣況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觧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荊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甌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寇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關弓彍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外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驚擾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

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外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美以爲真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外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外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外寇敗退今既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外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爲稍有可采即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勅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搔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忝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取進止

乞降黜第一狀 治平元年十二月五日上

臣近日累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章奏相繼至於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尚居諫列伏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降黜

乞降黜第二第三第四狀闕

乞降黜第五狀

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於衹樞密副使恩命臣鄉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公輔密啓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行之後公輔奏章止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五次進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

言西邊上殿劄子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奸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荒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緣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謾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爲臣雖愚駑不習邊事竊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與販貿易三則欲使朝廷不爲之備也其所

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戸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戸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鬬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蓄公私貧困旣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奸謀得成竊恐其爲國家之患未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卽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外寇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一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外寇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陳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節目治兵禦寇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卽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有可取者卽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雖北取燕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外寇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取進止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章奏

上皇帝疏（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爲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祗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洪範九疇以五行爲本言王者當祗順五行之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閒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閒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耋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佗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廝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請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僞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既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己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爲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讓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惠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爲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餓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爲牲粉骨爲藥庶祈早瘳以觀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恨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爲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閒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閒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閒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人之子安可較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鄉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愬及陛下卽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予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易差除非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猶己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

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踈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踈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爲美所惡者視善以爲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踈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佗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較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效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無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擥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萬邦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閤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真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績景德元年六月内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覽即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爲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取進止

言濮王典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昨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三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

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猶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爲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勅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爲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取進止

留呂誨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體所損不細閭里之間心非竊歎者多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爲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　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則且爲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上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閣直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今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況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尚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二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濮王事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臣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遣遂於次日具錄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具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於陛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豫戒追

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宗大祥別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大祥卽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況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鄙所上疏竊慮年月稍久禁中遺失今別錄進呈取進止

乞責降第四劄子（次日中使劉温直宣赴邇英閣上面諭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未蒙開允今又准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參供職者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未安是以不敢苟貪榮祿須至重有敷陳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臣一人尙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慚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御殿劄子（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尉羣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況今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痊癒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羣臣若有奏事久不退者雖諭以近新服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羣下略得瞻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遍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尙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既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得賢爲本而資序爲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末而遺其本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尤稀近日以來爲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高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者則又未必賢矣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上卽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卽且充裏行不復更須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取進止

言王廣淵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三日上

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奸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閣寵賢彥邇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卽位以來未聞放黜奸邪以警羣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爲奸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臣累日前上殿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爲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鄉使陛下卽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爲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蔕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戇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奸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閹闥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憸人而尙足爲之隱乎且居簡奸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爲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當日罷居簡御藥院除供備庫使

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錄臣實無顏尙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爲拙直則居簡爲奸邪若以居簡爲忠良則臣爲讒慝臣與居簡勢難兩留況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累曾陳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取進止

言賑贍流民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鄉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襁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聞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禾苗既傷於旱蝗蝻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其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靡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

下偷安莫爲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則糇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擕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竊聞其佗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取進止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才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頹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言王中正劄子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勾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迺以防微杜漸貽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既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閤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完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壤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佗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奸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一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勾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案奸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閒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卽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勾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與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還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岳衆言

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封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幃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當御藥院或奸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等事得之於何人可密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爲御史中丞惟懼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賓客前後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爲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辜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敢不令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取進止

議貢舉狀熙寧二年五月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欲立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行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奬勵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爲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爲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爲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実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卽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毁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毁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毁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淆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爲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訛謬而不寤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身藏之於心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鄉黨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

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聞奏乞嚴加朝典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主曾有贓罪及見停閑身亡或在合舉人數外者並不使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申狀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考試其試官或朝廷臨時添差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疎闊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即不滿舊數亦聽　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爲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罪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原初舉主人數姓名若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尙經術重惜操履風俗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閑官員以爲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來在仕官員及井市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刻以夜繼晝習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疎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衆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爲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筩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不問不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謂自內舍高等降爲中等中等降爲初等初等降爲外舍生外舍生無等可降者勒出學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姓名近上即爲優等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爲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爲中等生中等生升爲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解額有奇數者入高等生額假若解額三人則以二人爲高等生額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某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開封府舉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

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所有高等生至省試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嚮經術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爲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

論風俗劄子熙寧二年六月上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業遂使紀綱大壞禍患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取進止

上體要疏熙寧二年八月五日上

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刱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爲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

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
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
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
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
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
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
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
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
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
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
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
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
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
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
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
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
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
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
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
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奸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
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
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
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
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
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
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
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
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
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
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
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
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奸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
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
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考察與目前之毀譽精
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
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
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
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媢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
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
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
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
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
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
司自爲奸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
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
按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
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
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
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
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
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
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

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在陛下鄉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羡宜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意也若乃奸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異域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

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

上疏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六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章奏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熙寧三年二月六日上）

臣先曾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為無益不惟其間有墻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僞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太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太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朞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為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為比哉臣竊以為茲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為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熙寧三年二月十九日上）

臣前者兩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能然後受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為儒臣自髫齔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為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曏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曾辭後除脩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朝廷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曾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祕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即時受命未嘗輒辭所以然者自度駑鈍可以策厲不至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為不慕榮貴或以為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邪臣若陰有營求陽為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嘗有此豈飾詐邀名者邪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愚淺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質（通鑕）橫分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曠闕況以衰病當茲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於再三觸法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不勝憂慹危切之誠臨紙叩頭俯伏俟命取進止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熙寧三年二月二十日上）

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

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吏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因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食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而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兗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畀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餓殍滿野加以西北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

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於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臣竊觀方今荒服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争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掊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錢顧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爲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與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遑遑不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勾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兹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縷縷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請自擇臺諫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十六日上

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朝廷之意無他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官以爲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憫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爲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諛不知廉恥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闥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己者存之異於己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爲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爲之黜逐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爲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唯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爲羣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怨讎之手猶賢於竊祿偷生者也取進止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熙寧四年正月上

准提舉陝西常平廣惠倉司牒

右謹具如前本司勘會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今來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乃依見今饑饉之歲在市貴價將本倉陳次斛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麥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詳向去夏秋五穀有豐有儉其穀麥之價固難預定今將陳色白米每斗紐作見錢七十五文若折計作小麥價錢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計得小麥一斗八升七合半則是貧民於正二月間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却將來納著新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計作粟錢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計支則一斗白米價錢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則是貧民闕乏之時只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却將來共納著新米三石若只送納見錢即又須賤糶斛斗以償官中本利使貧下之民寒耕熱耘竭盡心力所收斛斗於正稅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盡不問歲豐歲儉常受饑寒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爲民害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自借貸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陳米散與饑民却令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納粟三斗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并之家乘此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國家爲民父母置此二倉名爲常平廣惠豈當如此今邊

鄙用兵軍糧闕乏既無餘剩可以賑貸伏望朝廷憫此農民遭値凶饑困窮憔悴鄰於死亡直將上件常平廣惠倉斛斗依先降朝旨借貸與第四等以下人戶更不取利若不能如此須依作青苗錢俵散之時卽乞不以元糴價貴賤更不紐作見錢只據所散與人戶石斗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每散得一斗米者納一斗二升細色或依倉式例折作粗色如此細民猶不至窮困官中取利雖薄亦不減二分元數如允所請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熙寧七年四月十八日上）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晻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卽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鄉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聽閒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叡之性希世少倫卽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閒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旣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卽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禀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脣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牓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

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嘆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外域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敘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米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惟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何如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

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詔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煥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己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倣也依也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薦范祖禹狀（元豐七年十二月上）

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爲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爲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下位曾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間罕遇其比況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爲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祕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繄自聖衷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狀（元豐八年二月上）

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勑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今月此任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粗嘗從學平生所守不敢忘信雖遇布衣未嘗妄語況於朝廷豈敢欺罔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舉錯云爲動多差謬使之臨繁處劇實所不

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但臣前後提舉崇福宮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有求匄實自愧心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宮觀粗有職業伏望聖慈俯加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內除授一任庶使竊祿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始終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開言路劄子元豐八年三月二十日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故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鬧處出牓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爲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元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爲纍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爲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爲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稟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果賢能雖讎必用其人苟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爲不才雖見喜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賤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憐爲楊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鎭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敝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

忘其功魏太祖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爲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豎牛殺孟丙仲任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丁公脫漢高祖於阨高祖以爲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幡綽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爲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爲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今並治平肆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錄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淸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沈溝壑專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縉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務爲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爲愛民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賖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爲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徼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榮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既竭狼狽奔潰築塞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窮困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嚮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辯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爲罪仍蒙寵擢寘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爲國不爲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圖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踊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己受悞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爲新法若新法不動臣尚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覩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阽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之志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自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調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歎之聲如出一口溢於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

草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蠱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爲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横爲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今幅員之內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言路狀元豐八年四月上

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疎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踊躍相慶以爲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即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爲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嘗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維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己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爲聖爲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

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毋得習以為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為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於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為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為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荷知於累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辜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內自傷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

請更張新法劄子（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祿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返正混壹區夏規摹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職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幷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鄉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費勞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覽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為而不可哉取進止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元豐八年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牓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源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迺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扇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是日中使梁惟簡賜手詔云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不多免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想宜知悉再宣諭前日所奏乞引對上殿訖赴任其日已降指揮除卿門下侍郎切要與卿商量軍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遂止不上）

臣伏蒙聖恩差御藥吳靖方宣召臣令受新除門下侍郎告身者聖恩重復惶愧愈深臣性質愚魯學術淺短徒以素仗忠信竊慕公直偶為時俗被以虛名

誤蒙累朝甄奬承乏侍臣熙寧初王安石說導先帝置三司條例司始議新法臣以爲財聚則民散下怨則上危力嘗開陳稱其不可言語拙訥不能感悟尋蒙聖恩除樞密副使臣貪慕富貴無異於人顧以君無虛授臣無虛受先帝用臣必以爲有益國家苟言無足采臣何敢叨居其位是以累上章奏終辭不拜既而請補外郡又乞散官兩任留臺四任崇福臣區區之心惟望先帝察其何故辭貴就賤一賜召對訪以新法於民間果爲利害臣得輸肝瀝膽極竭以聞退就鼎鑊死且不朽飲食寤寐不忘此志幽明難欺天實知之不圖先帝奄棄天下臣隕心泣血謂積年所懷生死莫伸及來奔國喪伏蒙太皇太后特降中使宣諭令無惜奏章臣不意愚誠復有所攄發千載一遇不勝踊躍遂首以開言路爲請及其佗新法之不便者略舉數條今蒙恩差知陳州又詔令過闕入覲到城之日蒙降中使以開言路詔書賜示臣芻蕘之言遽荷采納且喜且懼無地自容然詳讀詔書中間六事有所未安似名爲求諫其實拒諫恐士民見者未達聖意莫敢進言方欲上殿論列不意忽奉恩命俾貳左省臣以非才未敢祗受及以言路不通新法爲患皆當今切務遂於今早入一劄子辭免恩命幷所准備上殿劄子二道同於通進司投下未審聖意以臣前後所言果爲如何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斷力賜施行則臣可以策勵疲駑少佐萬一若皆無可采則是臣狂愚無識不知爲政豈可以污高位尸重任使朝廷獲曠官之譏微臣受竊位之責他日有誤國事罪不容誅伏望聖慈特寢新命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元豐八年九月十五日上）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七

原书空白页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同校

章奏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沖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顒顒卬卬有老成之德遐邇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脩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鄙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爲一冊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辭轉官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

臣伏覩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事轉遷以臣爲正議大夫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佑聖躬濟于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啓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閑居在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酬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祗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覩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啓迪神宗皇帝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閑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祗受自後未聞降出至十四日准閤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庶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止因祔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佗人所有新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三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祚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爲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等各遷一官臣時爲諫官猶嘗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即政之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佗人之幸進者恐宿衞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能執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況臣既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已臣竊以爲政之要惟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鄉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屏居閭閻今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爲陛下抑徼幸惜官職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他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爲國家愼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准閤門告示以臣累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答不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祗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即政之初褒賞

大臣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祔廟禮畢臣既非定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伏乞早賜寢罷取進止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閤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内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宫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還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宫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恐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爲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巵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況進一高位加之寵名榮動縉紳澤流苗裔豈可卽安私室專養沉痾不造王庭坐受圭組不獨爲海内之所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違顏不出咫尺隕越蹩踖爲聖朝羞臣雖至愚粗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矜憫候臣所患稍痊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宫福寧殿神御前恭謝庶使差可自安其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取進止

隨乞宫觀表辭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稍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堂室況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則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内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聰乞除宫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取進止

辭位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宫觀差遣特命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陳衍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念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寘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天恩銘心鏤骨願竭駑蹇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沉痾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肌骨羸瘠氣力疲乏腫足骭瘍餘毒方熾旬月之閒必未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廉恥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宫觀差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爲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幷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

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論賑濟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煑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曆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曆頭有餘則并給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曆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并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取進止

辭接續支俸劄子 元祐元年三月上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宮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復言自爾日望痊平入覲丹扆面陳至誠庶得極竭疲駑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臟府雖寧瘡瘍未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參計在假不管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況臣嘗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臣依條百日外住支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取進止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五月三日尚書省劄子光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省治事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臟腑畢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亦未敢祗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責於微軀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内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内東門扶掖入對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覩中書省錄黄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閤門告示許肩輿至内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光何如人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惜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幷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即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聖旨許權乘轎子出入及入内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内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太重不敢輒當只乞於延和殿引見以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竊慮閤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一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閤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並乞准此取進止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聖旨且令入都堂尚書省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元上劄子今卻令封還幷賜食二合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恩差入内東頭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尚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不堪勞苦欲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然臣既參假治事若不以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參假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已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支梧即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門下尚書省治事候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梧即乞每遇垂簾日許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閤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謨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徒憫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盡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爲私計豈不願宴安在家若顧公議豈得内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徇國之心況以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鄉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今不免冒犯無厭之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男康扶掖仍乞傳宣閤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軀優假已極於公家

之務亦無所歷臣今欲乞如臣前奏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取進止(此劄子若降付三省再假進呈則八日以前皆值假故不坐八日入朝不及如允臣所奏乞直批降指揮依奏)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祕書少監劉攽等奏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祿乞依黄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勅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攽等衆共推先以爲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預降爲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攽等所奏用黄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取進止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元祐元年上尋依此行)

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愼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知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以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中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計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堪充某科(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位在下者不得舉在上之人)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佞邪險躁智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昏闇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疏牆面文章典麗而鄙拙紕謬善聽獄訟而冤濫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練習法令而屢致出入)及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二人專切收掌仍十科各置簿臨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舉某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刻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勾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科人臺諫有闕即用節操方正科人之類)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己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爲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馬牧等處之類)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愼所舉官皆得人取進止

起請科場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爲精愼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爲之苟非其人則爲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教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僞致富貴者不爲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

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爲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
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爲英俊以儒生爲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
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
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晝
腐脣爛舌虛費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懵若面牆或不知句讀或音
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
賦格詩取舍過落(猶優劣也)擿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
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蹻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
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剿剽以取科
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
至者不能無之其爲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
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
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
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
異端若己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弃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
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
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
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
而可行然後爲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
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
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
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
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
又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
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舊本有某甲字)有何行
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朝

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錄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
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令本州亦如貢院置簿抄錄准備開科場日考
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
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
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
若朝廷必坐舉主毋有所赦行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
之居鄉居家獨處闇室立身行己不敢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
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
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修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
會簿上合同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三人
以上自相結爲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
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程試之日嚴
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己毋得移坐位相從託商量相聚傳義傳
本懷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
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
精詳理長文優者爲通其次爲粗援據疎略理短文拙者爲否三通以上爲合
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
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尚書試周禮試儀禮試禮
記試春秋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
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
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
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並於進士前
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
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
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
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

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于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爲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嚮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爲此說欲以動揺科場制度爲己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爲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即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某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爲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榜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爲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於團教之時民間勞費雖什減六七然猶有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閱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既深資用不足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繇是邀結黨友羣行攻劫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不甚饑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横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如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爲優假使人歆慕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員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爲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下名次或選有部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即補充正節級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遷一級若未有闕且爲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累功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強盜三人從來不曾犯贓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遇有強惡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中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若第一第二等戶情願以一丁爲弓手餘丁充重役者亦聽）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之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懦弱者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者許令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今鄉差弓手之數即且令鄉差弓手相兼祗應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即替鄉差弓手一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百人以上即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敢凌犯本轄人員者杖一百毆者徒一年雖權管亦同本轄人員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罪犯

贓罪杖者若係管轄權管即降充長行下名若係正人員即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兩人始當一人罪至徒者不以權正並降充長行下名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始當一人雖許還資並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地分內曾爲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爲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地分作過須在他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往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贓則絶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緣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無所忌憚日益昌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爲州縣沮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數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勘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即移牒出賊州縣勾追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壯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均攤限一月催足津般赴給賞州軍補塡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關牒折兌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則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羈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累及身不敢蔽匿景跡之人被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窘無所容身稍冀衰息取進止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己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爲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爲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爲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准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訴狀內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爲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罪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爲貢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爲執政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衆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責率屬羣臣審愼所舉取進止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彥博年齡位望皆遠踰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爲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彥博入朝與之同班不入朝即別爲一班依羣臣例常起居況臣自揣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爲難伏望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取進止

辭大禮使劄子 尋改差

臣先奉勅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脚膝無力拜起艱難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臆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取進止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爲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爲晚取進止

薦王大臨劄子(元祐元年八月八日上大臨除太學錄已卒)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鄉嘗有詔敦遣固辭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置之學官爲士類矜式取進止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爲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亡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建儲貳子由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取進止

進呈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尋得旨依)

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體不至大者並委六曹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改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即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揮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留可退即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住滯不決即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無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乞令監司州縣公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元祐元年上)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並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爲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謂安民利物衆所畏愛非疲軟不立曲取人情者)二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內私外公實佞詐直者)三曰明敏(謂深察情理應機辦事非飾詐掠美利口矜功者)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詐清釣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殘虐踰法者)二曰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者)三曰昏懦(謂不曉物情依阿無守者)四曰貪縱(謂饕餮無厭任情不法者)凡監司州縣於所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效則漸加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縣體量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確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

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即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鞫見實自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八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同校

書啓

謝檢討啓

仰戴龍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并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天球赤刀之寶閟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載浹洽舊聞稽古侔倚相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訪逸事于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丕績蔽天壤而亡窮俊乂隆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瘝曠如光者行能褊淺器質迂疎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零丁苫凷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覬榮階俄承乏於訾宗遂參華于天祿慶霄清晏蓬渚邃嚴縑素牣盈率多未見英豪坌集叨與並游顧瑣陋之無容每怔忪（音征中懼）也而自失所虞揚汏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辨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惟累洽之辰方詠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庸才靖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奬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材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處躬冀少答於生成庶無慚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鬱滯是以國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執事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魯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尙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兄提攜授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遊聖人之藩籬嚌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媮獲于一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禍服衰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洎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蕪爲荊榛私心恨然每用嘆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鎛誅治荒穢庶幾免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駑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闕蹈紫臺倏去蓬蒿頓頫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慄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勤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眄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袞章之榮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敕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又謝龐參政啓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于近世益以衰薄甚者旦爲好言暮而反之況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姓名識其遊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卵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寀獲友高明道同志合出處如壹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髫誨導俾之就學以至冒竊科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罰崇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譔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燿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儒自守謂其寡過每賜袚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額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暨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勸惻愈甚閒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扆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疎果暴嗤鄙方自踧踖以須譴絀不意天恩曲成引內祕府遽使頡頏禁闥依光紫霄校讎羣書參奉遊豫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糠粃小生何階自致御恩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汙鐫（音虔）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媮者日淳薄者日敦誠有以贊

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寤寐訓辭進益所長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教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所為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為其皆不能及廐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賣玉於趙者為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握髮飧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蓽之下者是以鐘石筦絃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鄙者倘以己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曄曄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闥四表仰聲而響集羣士希光而景附眄睞（音面賴邪視也）所被温於春陽咳唾所沾重于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疎文陋羣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絀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由獻馬於燕賣玉於趙也執事倘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為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贄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為贄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錄舊所為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為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歎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為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為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為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以薦之于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資之吏未嘗不以民為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為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況得位耶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為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劖刻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疎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罪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為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陷入大辠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為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即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為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為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辠惡無狀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能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豨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為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其餘皆迫于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郛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為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倡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飜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罪待以不死或為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為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為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

超賚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徇於城下使足歆慕以焜燿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于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皦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于安定而已今誠貰其脅從之辠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即日殄滅使其内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然後分别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辠賞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況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絶焰焰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寖久辠寖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破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于胸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辠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感意恐悚愧懼於兹未忘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覆之又有退者然後解其布衣而禄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楮中不十年必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爲舉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絶於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于朝廷賀于衆庶知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寖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兹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贄啓以造於僚友之門誾誾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兹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嘆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赫赫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兹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于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蓽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兹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沉絶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旻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于媮則後來之士無自入于敦出于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于媮況始仕于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傾耳而聽之乃獨不出于媮而出于敦是則及物之利緜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鄉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

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即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于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關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誰望哉且景仁以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稿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于義理合于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宦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子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茍爲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湔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遊最久竊觀士大夫間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譏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閻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況於語先賢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尪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托于顯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酣飫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辠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佞足下之求也今乃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嘆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己不宜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鄉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污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鄉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人不爲之慼嘿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皦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

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洗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宜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絶矣比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艮玉易疵清水易污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污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行者之金隄行在朝夕怱怱不能盡所懷

答陳祕校充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竝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竝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己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己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爲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與夏祕丞倚書 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爲開述敵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燄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鷦鷯漸羽以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嘿然陽應腹非背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竝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敵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賜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下則佗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暨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章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

此是明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令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投筯輟餐夜則擊席嘆咤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慚怍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概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佗日面談方盡覼縷也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媿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偲偲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盡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闕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隱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迺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佗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輯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闚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鄉者年二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中外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謫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傷之鄉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而蹈之豈能不懼且媿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鄉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於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慚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旦欲詣閤門受敕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況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閒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

今弁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嘗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既不獲面陳因辭抒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傑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重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楮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踰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己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䄄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宜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九

原书空白页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書啓

答周同年源書

十二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比承賜書并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陋目所未嘗睹如登崑丘閱衆寶顧盼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貺至大宜即時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置之侍從居常自愧今同年賜書迺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脣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鉏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威怒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耶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羣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唯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羣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贏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宣光惶恐再拜

答孔司戶文仲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爲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尙奚足慕光方歎服企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

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鬭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傜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踈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皆去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鷄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

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論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温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

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為明白介甫或更有佗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願無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為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為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為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光皇恐再拜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為書生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嘆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粲然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誓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以受一言之教使皦然睹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己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裹其所為文以為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為根柢言為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以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苫由衰絰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壈坎過闕門上逆旅爨未及然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既為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跡汙辱門下之塵稱道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為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祿位而為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進以煩將命非為輒自疏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州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暫鎮治之光然後敢復敘昔日之知而求畢其戇愚之志夫肝鬲之所崇聚而欲抒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為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為文也貢露下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感德永永為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宣光惶懼再拜

答胙城郭大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唯置太守都尉令長自佗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為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牘為賜辭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繼為書啓布之左右乞停此議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愈固雖

於感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迺者韋城張祕丞亦然光具此意因書請焉韋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炤愚款祈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沾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若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率從翦削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復跛踖幸之大者不宣光頓首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忽忽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疎懈也鄙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戢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閑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侯七十即如禮致事久絶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黽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黄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虚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佗人者也光再拜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祕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儁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違别已來汨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鞅掌以學之不講爲深憂光也聞諸宓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賛日之有感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爲禱不宣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彦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諭以古之爲士易今之爲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倅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況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誠不敢以此爲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揉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註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偏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猝問之酬對無滯滚滚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寳之況賢守倅哉詩云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魚在於渚或潛在淵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己而徐於人爲之不止光見異日爲賢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爲哉詩何爲哉不宣光白

答張砥先生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嘆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戹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己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虚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

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白

答陳監簿師仲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爲恨光實何人敢受此賜反仄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爲亦知耻之但恐未能免耳曏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污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擢寘樞庭譬如有人舉萬金之重加稚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尙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閒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擬借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佗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辠是敢輒自陳敘冗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答李大卿孝基書 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爲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爲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爲寒燠雨暘在國爲禮樂賞刑在心爲剛柔緩急在身爲饑飽寒熱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爲災是故過寒則爲春霜夏雹過燠則爲秋華冬雷過雨則爲霪潦過暘則爲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饑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沉濡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藏府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偏身生瘡疥手足時瘛瘲疑有風邪尙欲以烏頭治之光雖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蕈乳腐麪滓豆炙性大寒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沉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爲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佗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爲羸瘠面瘇外熱客於肌膚則爲瘡疥流於筋脈則爲瘛瘲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尙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

與吳丞相充書 熙寧十年四月作

光啓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游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

民迫於誅歛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歛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燃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敝口瘏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與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蠭蠆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郢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曏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況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光惶恐再拜

答蔣中舍深之書 深之祖洽淳化中爲永康軍邦官死蜀寇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爲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爲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師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既敘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爲表裏者也光再拜

與王樂道書 元豐三年八月作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頹樂道姑自保養勿爲過慮凡人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即以極熱極寒疏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必不得已止服參苓之類扶助胃氣可也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饑粟米性溫作薄糜如藥強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腑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沉聽內視藏心於淵恬淡逍遙歸於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自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爲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廙相知爲日固久近蒙貺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

顏伏惟先相國閎才茂勳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爲兒未齔時固已誦相國之詩況於今日瞻仰遺文譬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鯈鮒歷渤澥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廙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廙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廙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爲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敢受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閟藏先集以詒子孫俾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遽相與驚怪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戇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遂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佗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尚以莝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紖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諭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利邪光胸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勸黜懲皆決於掌握爲人臣者身非己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爲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駑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甚幸甚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寀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愊雖日夕接武猶隔闊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覿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況至交益友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慎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論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皆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寂朝議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不迨人齪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污衣潛逃逾遯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爲己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僶俛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駑馬聞騏驥嘶鳴不自量度踴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罩四海雖市廛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章事足下位爲朝大夫任爲部刺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

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即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顔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什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即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立一州一縣勅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叶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爲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職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與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致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爲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蚤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爲易守格爲難既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隳壞始爲有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豫爲之備國家所賴爲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多作糪鬻散米賚粥徒聚爲餓殍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椿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曆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爲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却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即一切住支却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搔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擒之者賞以班行今既擒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爲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簾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事光有看詳封事曆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異以成聖志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十

原书空白页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同校

序

百官表總序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機至衆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於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衞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多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寖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並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註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緹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代等第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衞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閤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刪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爲百官公卿表云

顔太初雜文序 寶元二年作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耶執簡伏冊呻吟不息謂之儒耶又況點墨濡翰織制綺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捨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顔太初字淳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寖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或薦太初博學有文詔用爲國子監直講會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狷不可任學官詔卽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晉主簿太初爲人實寬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學卒於睢陽舊制判司簿尉四者無殿負例爲令錄雖愚懦昏耄無所取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年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蓋年四十餘噫天喪儒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犬吠所怪猘猘者必見鋤也何其仕與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賤而夭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由是言之爲益豈不厚哉

呂獻可章奏集序 熙寧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作

歐陽觀文有言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與宰相等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論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

官也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失職者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策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誠哉是言也然士之居其任果能不失職者亦鮮矣獻可爲臺諫官前後凡若干年遇黜者三皆以彈奏執政確切不已天子重傷大臣意不得已而黜之其直聲赫然振動天下自餘百官之愆違政事之闕失苟與之同時無強弱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獻可者於其職業可謂無所愧負矣古之人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是也然文仲之言傳於今者無幾蓋時人不能存錄遂使遺逸豈不惜哉光於獻可忝備僚友獻可生平造膝之言固不可得而聞今既沒其子曰庚等搜求章奏遺稿得二百餘篇光請而序之俾後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獻可之心然則獻可身雖沒其心長存也嗚呼獻可以直道自立始終無缺而官止於諫議大夫年止五十八彼不以其道得者或位極將相壽及胡耇從愚者視之則可爲憤邑從賢者視之以此況彼所得所失孰爲多少耶後之人得是書者宜寶蓄之當官事君苟能效其一二斯爲偉人矣

幷州學規後序 嘉祐二年作

天下所以化在於學百官所以治在於法然則學爲化原法爲治本兹二者又可忽歟前牧韓公既徙學而廣之又取法於太學及河南大名京兆府蘇州除苛補漏以爲新規今牧龐公懼學者寖久而寖忘之也迺命刻著于石嗚呼是規也存雖屋不加多食不加豐生徒不加衆猶爲學與也是規也亾雖列屋萬區糗粻如陵生徒如雲猶爲學廢也後之人司是學者可不慎與

張共字大成序 嘉祐元年爲越州張推官作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睽睽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服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之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于蔽功不免于楛名不免于辱利不免于亾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修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澗東光辱與張君爲同郡人習其爲人固久竊以爲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必附名而爲義焉光是敢輒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克充其名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諸兄子字序 皇祐二年作

余兄子十四人大抵未字皇祐二年告歸過家徧爲之字皆附其名以寓訓焉京字亢宗京大也孟子曰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爾如大其德乎然後宗有所亢矣亮字信之孔子稱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信者行之本也稟字從之從順也君子在家則稟於親出則稟於君無所不用其順焉夫順者天之所助也元字茂善元者善之長也勉善不已能無長乎育字穉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況其邇者乎良字希祖詩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君子修德以爲祖也可不勉乎富字希道智者富於道愚者富於賄爾其勉於智乎齊字居德齊中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居德以中奚適而不利哉方字思之方道也孔子曰道不遠人苟思之精行之勤則道何遠之有哉爽字成德爽明也明敏辨智天之才也中和正直人之德也天與之才必資人德以成之與其才勝德不若德勝才故願爾勉於德而已矣衮字補之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異日爾仕於朝當以仲山甫爲法乎章字晦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則欲道之章者其惟晦乎奕字襲美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奕世之美將待爾而襲之可不勉與裔字承之爾於昆弟中爲最幼承祖之美者捨爾尚誰任哉嗚呼朝夕不離於口耳者名字而已爾曹苟能言其名求其義聞其字念其道庶幾吾宗其猶不爲人後乎

序賻禮 元豐六年十一月一日作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閒爲甚至有初喪親家各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

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於人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有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文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嘗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他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也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亨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元豐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涑水迂叟序

送同年郎景微歸會稽榮覲序

進士比科見重於時久矣自兩漢而下選舉之盛無與爲比迺至販鬻給役之徒皆知以爲美尙是以得之者矜夸滿志焜燿於物如謂天下莫己若也亦何惑哉賢者居世會當蹈仁履義以德自顯區區外名豈足恃邪郎景微與余周旋甚悉余備知之其爲人剛不可犯和易以爲樂節正以爲禮由七品官舉進士一上中選可謂美矣然未嘗有偃蹇之容自滿之意或未識者卒然遇之尙不知其爲舉人又焉知其有科級邪所謂以德自顯者殆無過此乎家君與尊諫議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最名相善余又與景微以蔭籍同官偕舉進士送名於天府覆試於南廟以至登第未嘗異處古人有言朋友世親如我比者固不疏矣今將泛舟南下拜親于越謂余必以文序別余誠荒陋非不知辭顧以非余無能紀其實美者故直書以贈之時景祐五年季夏司馬光序

送李撰之序

古者朋友將別必有言以相贈與處也近世多爲之序序者其亦贈處之道歟然世俗失之往往崇虛辭相歎譽曾無一言以爲規是豈昔人贈處之道哉愚以爲朋友之道譽其善規其過專譽而不規路人而聚處飲酒於市道者耳光於撰之非直同官而已實朋友也於其行又可無言以贈之撰之名相子孫聰達有美才習於時務觀其行能殆無所復擇矣然爲之友者猶舉其毛髮之闕而告之誠欲就其全也夫人非至聖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長至愚之難值亦猶至聖之不世出也故短長雜者舉世比肩是也是以君子之取人也不求備稱其善不計其惡求其工不責其拙如此故人竭其用而悅從之怨憎不至而功業榮焉然則垢面而瞸音蚩目汁凝也眥亦作眦目際也操耒而胥靡者尙未可輕辱而易視也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堯禹以爲難則凡人安得謂之易人事常不可測識又詎知操耒者不爲阿衡而胥靡者不爲傅說若之何其可以心目斷也竊嘗聞之夫智者攘患常於至微著而攘之則無及已昔智伯一會而辱二主一臣以成鑿臺之禍以智伯之强人莫之害失一言於樽俎之際其禍章章如此況無其勢取悔易矣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足下行矣愼之智或召災敏或買禍愚不可忽鄙不可侮是皆無損於人不宜於身勉之哉時思鄙言光之贈盡此而已未知足下復何以處我也慶曆乙酉歲二月庚戌序

送李子儀序皇祐三年作

寶元中光從事在蘇子儀僑居州下始得從之遊竊嘗與僚友議曰人之裕于才者或褊於行豐於行者或歉於才要之不能得兼若子儀者才如是行如是他日吾屬其敢望乎閒二年子儀升進士第名聲暴灼於薦紳閒光聞之喜曰所期果不負矣又五年光與子儀俱官太學日夕相從講道甚樂不幸子儀遭先府君憂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他官雖不得亟見然慕重其爲人常若在

旁也皇祐三年丞相文公出鎮許昌士大夫願從後車以自效於幕下者甚衆公無所取獨與子儀俱夫以文公之明且公而子儀獨應其選其不輕而重可知矣論者猶謂子儀不當舍中都游外方夫玉巨用之則爲璧爲圭細用之則爲環爲玦玉能明潔潤澤而已矣璧與圭環與玦唯工者之所爲玉豈能自制哉行矣子儀君子之道猶玉也亦烏適而不見貴乎

送孟翺宰宜君序

天之所以賜人賢不肖之分曰心知而已矣故他可能也心智之叡明强識不肖者竭力無以及焉仲習爲夏縣尉封域之内山澤之夷險道途之遠邇邑落之踈密無不歷歷詳其名數吏卒數百人民踰萬室性行之善惡家貲之豐約居處之里囷倉之數皆能條例而詮次之凡人居官朞歲不能悉吏卒之名氏而仲習小大畢舉如指諸掌抑可謂叡明而强識矣國家謂親於民事者無若令於三王之世伯子男之職也而以資秩久次爲之甚無謂乃詔二千石舉明達政事者充其官仲習以是得宜君令夫爲政者患於不知民之情僞下之得失上蔽下壅故賞罰糾紛而不知今仲習之精力乃如此以從小邑之政是猶激疾風以振濡毛委洪波以滅炬火何足言者異日居相府立柱下總天下之圖書承明主之顧問應答如響晝地成圖亦誰得居其右哉戊寅歲僕與仲習同登進士第辛巳歲僕以憂去官歸鄉里日從仲習游睹其强識未嘗不恣嗟駭服故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送丁浦江序

始僕爲兒時家於壽之安豐浦江以年少氣儁誦書屬文聞於縣中家之父兄皆祝僕曰他日得如丁君足矣及壯侍親之吳浦江爲掾於潤州州人稱曰丁君爲治精敏肅給凡州之僚吏無與比者僕乃知丁君非徒以文自高又能以政自力信乎其才之周也謂其去此而升美仕若巨河之決駿馬之逸沛然莫之能禦也間九年復相遇於京師則猶服故時藍衫守銓門求一官磌（音賢 難貌）然久之乃得婺之浦江同時輩流及後來者仕宦率居其右僕然後喟然嘆曰才乎才乎信不足恃者邪抑又聞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浦江近是乎况浦江齒尚壯志尚鋭以斯之才而濟之以無倦則德業之涯未易前知也於其行聊序以勸之

送胡完夫序

舜之取士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己不爲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耶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乃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爲下之勞而熟於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置以爲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誰發哉乃大舜之業也晉陵胡完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庭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完夫之文辭可知矣其試于有司也光不佞尸其事得竊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迺能發明聖人之淵源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既中于道矣自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完夫能擴其道以充其言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迺巍巍如是豈不偉歟噫是道也不難至在完夫勉之而已矣

送通山令郝戩序

通山郝明府年四十餘父嘗舉進士老而無成以其志之不獲也雖子登進士第仕至長吏終歉歉不自足明府亦以親之不怡也不以仕爲榮乃詣闕上書請致仕而爲其親匄一官朝廷雖嘉其意以無故事不之許明府將之官戚戚若受讁者且曰通山道險遠吾親必不肯行將留妻子侍吾親而單車之官至則復請期於成吾志焉明府於光母黨也光聞其言瞿然懈曰嘗聞古人之仕以爲親非爲身也若明府之仕其真無意於身者邪如光者禄既不及于親而又無補於君役役然秏廩食以飽妻子久留而不能去得不爲君子之罪人邪嗚呼明府誠可頌而礪世人矣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涑水司馬光序

送李公明序（柬之李相迪之子）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公明得謝於朝以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謝辭徑歸其家天子謂公明歷事四朝清慎公方進

退以禮不可與他臣比特召入對賜之坐慰勞久之又特置錢宴於資善堂唯講讀之官及記起居者凡七人得與焉比終宴天子六遣使者存問勸侑加賜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殯不欲自爲詩凡與宴之官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聞自前世稱告老而榮者莫若漢二疏當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有恩禮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耆壽優崇有德勤厚周密誠古今所未有也公明少爲丞相子長爲臺閣顯官迄今老而去位耳目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爲九卿牧守而性皆孝謹洛陽佳園宅此數者又二疏所不能備也然則公明福祿完美顯榮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先皇帝時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光嘗侍坐從容問曰近年雖七十而康寧如是獨不可強爲天子少留邪公明曰所貴于致仕者欲及其身之無恙自樂于鄉黨耳必待不任朝謁輿疾而歸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光忻然服其言益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先子登進士第先相國爲舉首故光於公明兄弟行也資善之會光以新去經席不得與焉於其行也僚友復設祖道供張于西郊光又以御史之職不得與焉其恨恨可言邪故聊序其事以爲別從表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涑水司馬光序

祭文

諸廟祈雪文

竊以雪霜不時神實職之編室流亡吏當坐之今者自秋徂冬天澤未浹麰麥既寡又將槁枯意者吏不職歟民無告歟胡爲困苦使至此極也惟神哀民之窮寬吏之辜使雪以時降而麥猶有收敢不牲酒鼓舞以承神休尚饗

祭黄石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敢以香酒告于黄石公之神惟公稟天至靈與聖同契幽贊人傑光啓漢家廟食于今千有餘祀惟是鄆土居神宇下曠冬無雪宿麥將枯舊廩既罄新場無望老稺遑遑濱于溝壑上聖夙夜苦心焦思中外百吏憂愧失圖惟神導天之和寬上之慮救民之死赦吏之罪使膏澤下濟土脈僨興回枯爲榮變凶成稔敢不祗率所部遠邇之民以承事神永永無斁尚饗

諸廟祈雨文

間有旱暵病于稼穡得請于神貺之甘澤來麰以登民以粒食荷神之休永久無極今茲禾黍尚穉菽麥未蓺土壤已槁霶潤無繼川澤將涸螟蜮方熾婦子遑遑憂猶未艾神宜監民之窮憫物之沴沃灑嘉生導迎和氣庶幾豐穰克終大惠敢不鼓舞以承神事尚饗

諸廟謝雨文

間以旱暵有謁于神神享其衷錫以嘉雨雖高下未浹遠邇未均田畝小濡民意差緩蒙神之惠不敢寧居選牲潔酒亟伸報塞惟神嗣降豐澤克終顯德尚饗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十一

原书空白页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賦

稷下賦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横閌(音亢高門貌)夏(大屋也)屋長檐罇罍明潔几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横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分非榮譽樵株為之蓊蔚訾毀理美化為瑕玼譬若蘭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洳鴻鵠鵜鶘鼓舞於渤澥(海之別名)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自喜謂稷下之富盡四海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珷玞亂玉魚目間珠泥沙漲者其泉慁(音混)蕡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失敘行者多岐而喪塗今是非一概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羇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修列讒邪放踈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粱齧肥而餐驕君之祿不若荷鉏秉耒而為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閑室鳳藻鵷儀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為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五言古詩

贈邵興宗

窮達有常分得喪難豫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軒裳彼自榮舉俗同崩奔鎦銖校重輕水火殊涼温君子固無愧立身明本根度矩苟不忒寵辱徒喧喧有如清濟流横貫長河渾景公馬千駟南面雄東藩陶青劉舍徒位為丞相尊當代非不顯磨滅何足論顏回在陋巷藜藿甘盤餐原憲結敝衣蓬蒿塞其門當時豈不窮至今榮名存況君齒方壯德業素所敦安知搨翅歸不作凌雲翻要之白首期壯烈施元元為君畫善策灑掃清前軒長舒四五榻客來輒開樽羣愁喜伺人稍醒必煩冤拒之亦無佗體中常昏昏

邵興宗南園草盛不翦僕過而愛之為詩以贈

君家在何許遠與南城鄰車馬不甚繁門前無俗塵有園廢鉏治繞舍皆荆榛入夏益滋蔓鬖鬖(音參)高没人豈無舊桃李蕪雜與之均謂言彼草木於我奚踈親於間置取舍豈得完天真不若任自然同受雨露仁物性且不違人心何緇磷閉戶不迎客箕踞無冠巾苟忘軒冕心何異巢居民

送崔尉(堯封)之官巢縣

弱歲家淮南常愛風土美悠然送君行思逐高秋起巢湖映微寒照眼正清泚低昂蘷荷芰明滅藥葭葦銀花鱠肥魚玉粒炊香米居人自豐樂不與佗鄉比況得良吏來倍復蒙嘉祉君為太學生氣格已英偉登科如拾遺舉步欻(音旭暴起也)千里毋嫌位尚微觀政此為始尊公久場屋上國困泥滓豈不重相離念子勉為理當令佳譽新籍籍滿人耳高堂雖在遠聞之足為喜何必羞三牲然後稱甘旨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太常致齋韓廷評維見過閽人不時内韓去乃知為詩謝之

端居太常署寒日淡孤清取酒呼諸友談笑方縱横韓君士林秀四海依高名家襲鍾鼎貴身無簪組榮逍遙風塵外萬物秋毫輕未嘗妄過人所過以為榮如何枉玉趾及門失相迎主人豈傲客事有迷誤幷追延既不及相視徒嗟驚威鳳顧修梧不下還孤征景星欻呈彩旋有流雲生靈物固難覩俗眼真不明投謝有何物珉石從雙瓊

送守哲歸廬山

哲公金陵來神韻自孤秀京華三十春高節愈幽茂烜赫公卿門道路日奔走自非趣尚合一息不相就慷慨賢豪士波谥千金富蔬飯苟有餘秋毫未嘗受囂嗷(音囂譊喧譁也)不可變堅白如瓊琇居然倘愁寂終厭塵土臭忽思香爐雲蒼蔚

冠孤岫振衣尋昔遊煙霞宛如舊絡木藤蔓長攫（音矍爪持也）石松根瘦瀑泉響夜
壑乳管添春竇茅茨蔭方丈宴坐度清晝几席雨奇花階除馴猛獸方知物外
樂回視人寰陋愼勿露聲光愚迷將輻湊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
禹玉爲之求詩於朝之士大夫以紀之

靈珠蟠泥沙積水不能掩賢人畜美德豈必自標檢陳生世同財百口共豐儉
遠居嶺海間天質非陶染邦人慕其行鬬辨日衰減祥木幷殊柯童童植軒檻
或欲揭其門令人識儀範愚公私不然外奬由內歉已能孝悌著默致神靈感
何必賜牛酒然後明褒貶況茲詩詠末瑣瑣事鉛槧才薄不敢辭適能爲汙點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萬物壯必老性理之自然我年垂四十安得無華顚所悲道業寡汨沒無他賢
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視此足自儆拔之迺違天留爲鑑中銘晨夕思乾乾

夜坐

春陽氣未勝重爲陰所乘涔涔積雨闋慘慘餘寒增流雲鬱不開烈風尙憑陵
夜闌閉戶牖青暈生昏燈僮僕悉已眠書几久欹凭涉獵閱舊聞暫使心魂澄
有如行役歸丘園悅重登又如遠別離邂逅逢友朋嗟嗟宦遊子何異魚入罾
奪其性所樂強以所不能人生本不勞苦被外物繩坐愁清旦出文墨來相仍
吏徒分四集僕僕如秋蠅煩中劇沸鼎入骨真可憎安得插六翮適意高飛騰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窮秋直省舍大雨吁可畏九河飜層空入夜愈恣睢置床東壁根時有塗墍墜
颯颯勢將摧怵惕不成寐中宵抱衾立呼燭久方至徙之近西偏裯帳不能備
飛蚊胡不仁忍此加啄噬避煩只深藏悒悒面蒙被須臾漏轉劇枕褥亦沾漬
雖起欲何之室中無燥地展轉遂達旦耿耿負憂悸因思閭井民餬口仰執技
束手已連旬妻兒日憔悴囊錢與盎米薪木同時匱敗衣不足準搏手坐相視
予今幸已多敢不自知愧無謀忝肉食念爾但增欷（音戲泣餘聲亦作唏廣韻唏也）

獨樂園詠

讀書堂

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
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釣魚庵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旌豈非貴不足易其介
奈何夸毗子斗祿窮百態

採藥圃

吾愛韓伯休採藥賣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價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復知姓字
驚逃入窮山深畏名爲累

和雍之美二貧詩

君子尙仁義寶用爲身資其人苟不賢富饒亦胡爲所以回憲徒不厭糠與藜
當時萬金產令名傳者誰之美初解褐爲吏長河湄月得數斗祿僅足供饘糜
謂言家無寶不必修藩籬囊衣不自暖乃爲偸兒窺穿墉入其室探取無纖遺
從事借之帶同列乞其衣日高服未具不敢踰門幾蕭條四壁寒獨立空自嗤
援毫引幅紙書作二貧詩上言運命邅逼飫無時期下嗟職事勞舊學日以虧
乃知賢者心不獨憂寒饑𡏖坎雖益多志業終無衰我實甚貧者視君猶白圭
行年三十餘碌碌無佗奇庇身太學官旦夕唯鹽虀讀君二貧作我事借君詞
君誠士林秀不免青衫卑滿腹豈無才抱蓄未有施不用固爲小用之活蒸黎
如君有此富豈必藏珠璣財貧非道貧已矣何嗟咨

和之美鷄澤官舍詩

西齋

明府學既優所聞今得施四境已澄清還以書自怡西齋幾黃卷治原俱在茲

題廳壁

百里有民社古爲子男國苟有愛物心稺老皆蒙德爲身不爲人鄙哉陶彭澤

縣樓

孤樓雖不高足以瞰四遠餉婦陌頭歸田夫桑麾飯敕吏省追胥勿令農事晚

柳

驛道苦車馬田廬悲斧斤誰栽官舍前老朽完天真所願明府心庇樹如庇人

向城路

村路煙欲暝行人殊未稀借問往來者營營皆有爲乃知市朝客趣務良可悲

超然臺詩寄子瞻學士

使君仁知心濟以忠義膽嬰兒手自撫猛虎鬚可攬出牧爲龔黃廷議乃陵黯萬鍾何所加甑石何所減用此始優游當官免阿諂鄒時守高密民安吏手斂乘閑爲小臺節物得周覽容膝常有餘縱目皆不掩山川遠布張花卉近綴點筵賓殽核旅燕居兵衛儼比之在陋巷爲樂亦何歉可笑夸者愚中天猶慘慘

今古路行

出門道路多縱横不我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曾行客徐徐逢路人咨問青松側客曰君何往答曰遊京邑客乃指要路而言行有益古路雖大道不如今路直但行今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客別我去獨自踟躕立爲見今古路無乃須差忒今路足輪蹄古路饒荆棘欲行今人路恐背古人迹擬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又擬不出門奈有饑寒逼哀哀於此情悠悠蒼天色不避今人嫌路須行古陌古陌雖然遠且保無厥失勉哉自勉哉前古難知識不復見楊朱萬古凝愁魄

七言古詩

示道人

天覆地載如洪爐萬物死生同一塗其中松柏與龜鶴得年稍久終摧枯借令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説駐童顔

五言律詩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景昌字子京

樸學居人後清塗忝衆先瓠因無用棄木爲不才全比得林泉趣仍依邑里賢自慚頭半白方解賦歸田

逍遥呈欽之堯夫

閉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兩儀仍似舊萬物互爭新軒冕榮何在簞瓢樂最真衆人俱我笑我亦笑其人

戲呈堯夫

近來朝野客無坐不談禪顧我何爲者逢人獨懱然羨君詩既好説佛衆誰先只恐前身是東都白樂天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駿堯夫

官閑虚室白粟飽太倉紅朝夕掃三徑往來從二公兼葭徒倚玉燕雀豈知鴻相過輒同醉惟愁尊酒空

和堯夫見寄

仁政如慈父黷人得所依教條前後接風迹古今稀試郡纔書最還朝必奮飛西臺舊班列猶望繡衣歸

送人爲閺宰

萬里東甌外溪山秀出羣鄉人皆嗜學太守復工文政用慈良化居無牒訴紛誰云遠京國佳政日相聞

送蘇屯田宋字公佐知單州蘇先君書知單父縣

佳郡望都城相聞擊柝聲賓朋纔執別耆舊已前迎綵服當年戲驪駒此日榮絃歌應盡在琴調不須更

七言律詩

和趙子輿龍州吏隱堂

四望逶迤萬疊山微通雲棧落塵寰誰知吏道自可隱未必仙家有此閑酒熟何人能共醉詩成無事復相關浮生適意即爲樂安用腰金鼎鼐間

和潞公真率會詩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繼主人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世間榮利無窮物奔走勞勞何所之仕宦爲郎非不達功名有命待無時橐中雖乏千金直膝下常攜兩綬兒細校人生能此少好從閭里樂期頤

五言排律

亭祀下第作詩示之

清白君家舊文章時態新何妨偶蹉跌未必遂沉淪莫歎科名晚惟憂道誼貧進修專在己得失盡由人孝友亦爲政簞瓢足養親那將少年淚容易輒傷春

七言絶句

夷齊

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名日日新餓死溝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何人

效趙學士體成口號獻開府太師

八十聰明強健身況從壯歲秉鴻鈞功名富貴古亦有無事歸來能幾人

頌

顏樂亭頌幷序周翰孔子四十七世孫名宗翰邦直李清臣子瞻蘇軾也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爲昔顏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搆亭其上命曰顏樂邦直爲之銘其言顏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子瞻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寬爲哲人之細事以爲君子之於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互爲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爲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爲細事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聊因子瞻之言申而盡之頌曰

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贊

河間獻王贊慶曆五年作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述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薙滅先聖之道響絶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鐍擠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尙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皎皎其不熄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尙則褻奸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屬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曈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奢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響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遊觀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賢於文景遠矣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耶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十二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論

功名論 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繇是觀之天下焉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譬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將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閒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爲漢擒

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閒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修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閒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縲

紲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卿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慄慄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苻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主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乎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鄉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兵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繇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十哲論 慶曆二年作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以爲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爲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爲不肖耶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彫於予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爲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爲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爲之一概耶

四豪論 慶曆二年作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貨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至公概於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聞歟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爲誅首孟嘗君養士賴匿亡命廢公法樹私恩婾采名譽以竊國相之任迹其行事皆爲身耳非能爲國與民謀也至其晚節遂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進書春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僭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造姦僞之謀亂其國嗣洿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爲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倣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於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諭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詘而不恥勞而不倦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詘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惴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一戰却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翻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

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游俠則彼三人者蔑以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爲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脣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斃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強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爲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爲置守冢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管仲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廉頗論 慶曆五年作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彊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彊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彊豈非廉頗在其位邪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彊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彊暴逞其毒螫菹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爲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敵人侵豳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倘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伐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赫然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致知在格物論 元豐六年作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仇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

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霑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汩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況富貴之汩其智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爲不然己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粱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爲宅遵義以爲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爲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爲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葬論 元豐七年作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弃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音覲瘞屍曰殣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貳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玆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議

李僕射謚文恭議 稷

僕射稟秀美之氣涵純一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越自衡華舊本作泌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遂贊大政咨命不永奄忽遷化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問休暢渙然未息紳弁之士流爲美談謹案謚法忠信接禮曰文不懈於位曰恭夫事親盡誠與人不欺行有標的言有規括忠信接禮之謂矣光輔神宗乂安四海邁其懿德倡率士民不懈於位之謂矣請謚曰文恭

錢中令謚宣靖議 若水

令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寬裕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撓不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尙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矣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贊國謹案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論譔帝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燭耀無窮是不亦宣乎關領樞機謀謨帷幄六師輯睦四海乂安是不亦靖乎請謚曰宣靖

記

竚瞻堂記 元豐六年作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於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勳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蒸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竚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明年相與構堂於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竚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徹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書抵光曰公再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周而在洛爲多今吾人日灑掃茲堂而奉事之至於子孫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吾人之恥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於石以傳告無窮光謝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爲士者須一守令且猶秉筆不敢輕爲況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是乃使如光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乎西都縉紳之淵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諸君不往求之顧惟不肖之求能無慚乎願置我而更請於他衆皆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久然則記茲堂也子於何避之夫登岱華者固不能盡其高廣游滄海者固不能窮其幽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言矣光既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如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神膏雨之仁固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也姑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爲穎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贍故用有所不周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觀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何如是者殆不可勝算也至於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淵擊鐘鼓於宮種草木在土達於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其上下得也上下得者其惟禹稷與皋陶乎佐舜禹以阜安斯民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此爲之記

獨樂園記 熙寧六年作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碁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

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傳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奇之爲人和易修敕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絶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安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汙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闊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辨其不然深救前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眞負國吾不忍也卽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况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卽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卽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卽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奸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卽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

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興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圉人傳 慶曆五年作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弃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騶疾之謁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隱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己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己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與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僄悍何憂哉汧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題跋

書孫之翰墓誌後 元豐二年十二月作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俱在館閣公於光爲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熟公之爲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示光以歐陽公所譔公墓誌光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嘗言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爲時所重在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所覩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爲高深哉蓋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十三

原书空白页

司馬温公文集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史剡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

剡曰晏嬰忠信而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剡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剡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爲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爲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爲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弊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蕭相國肯爲此言乎

迂書

迂書序（嘉祐二年作）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懦而不能進然勤亦至矣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噫我窮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迂惟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云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閎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邃奧而不能邇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嚮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惛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士則

或曰爲士何如迂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天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閑靜

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儽然而白首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奚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齷齪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於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適也何嘗捨其分而妄爲哉

無怪

迂叟曰有兹事必有兹理無兹理必無兹事世人之怪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事親 元豐四年作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神 元豐四年正月十六日作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寬猛 元豐四年十月作

迂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學要 元豐六年五月二日作

迂叟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文害 元豐六年七月十八日作

或謂迂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乎無文以發之迂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求用 元豐六年作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爲士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迂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爲上者亦何利焉

負恩 元豐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

迂叟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羨厭 元豐七年三月十五日作

迂叟曰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無爲贊 元豐八年正月十九日作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愠矣柳下惠之和人謂之迂不怍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智井而幕綺繢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奚容之不兼迂夫曰沈潛之於江也榛楛之於山也兼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冰之於火也欲兼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迂夫曰君子也或曰曷若無過而指諸迂夫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四